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二年（一九一〇）一至十二月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預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爲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國民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之

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別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庚戌・西曆一九一〇年）

一 月

一日（二月十日） 孫先生文自紐約、芝加哥抵舊金山。

孫先生文於本日抵美國舊金山本埠。

孫先生文本日抵舊金山時，華僑歡迎者較芝加哥尤盛。有少年學社者，金山華僑青年組織之愛國秘密社團也。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清學部派侍讀梁慶桂赴美，勸令舊金山（San Francisco）、砵崙（Portland）、西雅圖（Seattle）、芝加哥（Chicago）、波士頓（Boston）及紐約各中華會館，設立中華學堂，以國文及普通科學，教授華僑子女。聘朱兆莘、程祖彝、張藹蘊、黃芸蘇等爲教員。張、黃主革命，未幾即辭職，與李是男、溫雄飛、黃伯耀等在金山結成「少年學社」，創辦美洲少年報週刊。及孫先生蒞舊金山，藹蘊進謁曰：「革命事業，首貴宣傳，尤貴實行。今美洲華僑方面，徒有報紙之鼓吹，而無實事之經營，宜羅致海外有志之士，結社加盟，以成黨勢。」孫先生頷之曰：「所見略同，此行正爲此耳。」旋租屋崙（Oakland）德國教堂，發表熱烈演說，又在加州大學所在地田克蕾（Berkeley）「求是



學社」演說，聽衆皆留美學生。又先生旅居舊金山時，清總領事許炳榛遣人私啓其箱匣，欲盜竊秘密文書，以報清廷；事發，許親往謝罪，孫先生斥之而退。孫先生初抵埠登岸，由黃伯耀、李是男等照料，寓粵東旅館，爲華埠一廉價旅館，空氣光線雖足，惟地方頗狹，僅容牀一，小桌二，椅三四而已。孫先生行李簡單，嘗自洗濯內衣，自奉儉約如此。（註一）

廣州新軍與警察繼續互閤，新軍搗毀警察局。

廣州軍警自昨晚發生衝突後，本日元旦，新軍繼續與警察互閤，新軍搗毀第五、六兩警局。

先是革命黨人黃興於去臘至香港，初與胡漢民、倪映典等議定於本年元宵節起事，後以孫先生文約匯之款尚未到港，漢民有意將起事日期延至元宵節後，黃興則認爲命令既發，不宜草率改期。詎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月七日），廣州新軍二標士兵因刻名片事，與警察發生衝突，風潮擴大，倪映典（炳章）急赴香港，告以不及制止，應提前發難。胡漢民與黃興、趙聲審議久之，決改爲正月初六日舉事，並即通知省城各部分負責同志積極準備。除夕竟夜，胡漢民與倪映典計劃臨時部署事。本日元旦，新軍放假，二標兵士入城，途遇警察，又復衝突。先在育賢坊警察第一局互相鬥毆，繼則雙方攜械互相戰鬥，新軍搗毀第五、六兩警局。粵督袁樹勛聞變，一面密令將標營子彈，一律繳交督練分所，一面飭協統張哲培及一標標統劉雨沛取消初二、初三兩日之假，改開運動會，藉免士兵外出滋事。各營軍士聞之，譁然鼓噪。（註二）倪映典本欲趕返省城部署，適因年假港輪不開，至二日晚始成行。

此次廣州軍警互閤，警察傷者二十餘人，死者一人，新軍受傷者二三十人。（註三）

西藏活佛達賴與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商妥川軍入藏問題。

本日，達賴與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相見於布達拉山，達賴面允三事：（一）將各處阻兵藏衆，立刻調回。（二）渥荷朝廷封賞，咨請奏謝。（三）仍尊聯大臣（按：駐藏大臣聯豫），一切供應照常規復。

溫宗堯亦允四事：（一）川兵到日，自必申明紀律，維持安寧秩序，不致騷擾地方。（二）諸事均和平辦理。（三）達賴固有教權，不加侵損。（四）決不殺害喇嘛，焚毀寺廟。（註四）

按：達賴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受封領賞，十一月廿八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離京。陸見時令其入燕坐次，跪迎跪送，待以臣屬之禮；滯京期間，又着達賴、張蔭棠當面詰問有無煽誘川邊番亂，（註五）致其滿懷疑懼。在返藏途中，即有意聘請俄國教練，顯然已有攜貳之心。（註六）

宣統元年三月，清廷於西藏亞東、江孜、噶大克開埠設關。達賴竟遲不歸藏，反嗾令藏人內犯，初則攻打平崖，繼復窺伺巴塘、鹽井等處，迭由駐藏大臣轉飭退兵，達賴並不遵從。六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九年八月十一日）川軍自成都起程入藏，達賴更遲疑不前。至八月初三日始抵哈拉烏蘇，二十五日到達埡微寺，去拉薩值三日路程，遲遲不歸，名義上雖爲靜坐，實際上在等候俄人的回信，同時指揮藏番阻止川軍的入藏。九月，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切實開導達賴，以川兵入藏，原爲保護開埠，綏靖地方之用，達賴不惟不照章供應，竟密令藏兵沿途抗拒，既焚掠江達存糧，劫殺兵民，又派兵赴墨竹工卡，希圖攔截。十一月初九日（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達賴始行返拉薩。當晚，駐藏大臣聯豫及幫辦大臣溫宗堯曾往迎候，惟此後約晤，均以無暇見辭。十二月，其使者到俄京聖彼得堡，嗣後印度總督亦接達賴之乞援電。當初，溫宗堯以藏地人心洶湧，恐生急變；且中藏交惡，英人將收漁人之利，頗主張調解，建議將入藏之兵，分批開行，以免邊民的疑慮。到藏後改作巡警，以保護商埠。後來藏番在江達、堆達等處迭次敗退，達賴知道難以抗拒，始有悔意，即於本日與溫宗堯會於布達拉山，商討和平辦法。（註七）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九六，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臺北中央黨史會出版。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二日

四

註二：李雲漢撰：「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二—一五三，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六二年十月廿五日出生。

蔣永敬撰：「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一〇六，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六七年十月出版。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一—。

註四：「西藏達賴喇嘛逃遁餘聞」，「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四—五。

註五：「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五九六，頁一二；卷五九七，頁六。

註六：「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三，頁一二。

註七：呂秋文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三年五月初版。

二 日（二月十一日） 廣州新軍事變擴大。

本日，新軍革命黨人楊鳳岐、趙珊林、趙宗培、黃洪昆等爭往各營奪取槍械，搜尋彈藥，一面派人飛報省港機關部，請趙聲、倪映典、徐維揚等速來指揮，一面出隊襲取省垣，至則城門緊閉，旗兵及巡防營已嚴密防守于城上及各要地。攻之不克乃退，而扼要佈防，以待接濟。蓋是時僅得子彈數千，前協部與各標營所存子彈十餘萬，以同盟黨事洩（新軍士兵參加同盟會之證書，不慎於去年十一月為一標三營隊官羅嗣廣查獲，袁督得知，於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密將標營子彈，一律繳交督練公所），早已暗運入城，至是陸路襲攻，清軍已佈置完備，防守嚴密矣。（註一）

蘇州軍隊與日人衝突，搗毀日本商店。

駐蘇州第四十六標軍士於昨日元旦，循例放假，夜晚多未歸，該營統領及值日官，關閉營門點名，見第一營兵額缺少，即將軍官以次棍責，兵士不服，已有在營滋鬧之事。本日，十二點鐘時，遂有兵士十數名，至閶門馬路東洋戲館，與日人發生衝突，兵士立即號召同隊，入內混戰，將劇場搗毀，日人之

演劇者，傷三人，遊客傷五人，兵士亦傷一人。同時各兵士聞風齊集，搗毀日本商店三家，並向中國戲園一家，商店十數家滋事，又毆傷由上海往蘇遊歷之西人二名。（註二）

註一：「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一編，十三冊，頁五一—五一三。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二期，頁一五。

三月一日（二月十二日） 廣州新軍起義，事敗，倪映典（炳章）殉難，是為孫先生文第九次革命之失敗。

廣州革命黨人倪映典，本日號召新軍起義，為水師提督李準所敗，映典死之。是役主持者為黃興、趙聲、胡漢民、朱執信等。

革命黨人原議定於本年元宵節起事，後以廣州新軍士兵於去歲除夕卒然與警察衝突，翌日元旦，軍警繼續交關，事變擴大。斯時新軍同志楊鳳岐等派人飛報省、港機關部，請趙聲、倪映典、徐維揚等速來指揮。初新軍滋事，青年軍人燥急，有主張乘機發動者，映典不及制止，急至港告漢民曰：「此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余料新軍運動已成熟，經此事故，勿論如何，殆難抑制，應提前改期，勿待元宵。」遂決改為初六，即時通知各部同志之有職責者。映典於議事時，神氣雍容，至徹曉不倦。初二晚，映典由港返省，翌晨登岸，則情勢大變，張鳴岐、李準已嚴為戒備，八旗兵運砲登城，李準更以所部精銳趨牛王廟，該地為燕塘至省城之要隘。映典登陸，即入諮議局，不見同志，取手槍二枝懷之。突入新軍營壘，遇營管帶齊汝漢，偽與賀年，出手槍擊殺之，即吹號集諸軍士。時衆方擾攘，不知所措，見映典，皆大喜。映典為演陳大義，及所處情勢，計惟即舉義旗，否則俱死。衆乃推映典為司令，搜各團部子彈，得萬餘發，遂宣佈舉義，進攻省垣。李準偕其統領吳宗禹，率管帶李景濂、太永寬、李得銘、童常標

及各防軍等所部二千人，由大東門、大北門、小南門三路進兵，滿佈於牛王廟、貓兒岡、三望岡一帶。與起義新軍遭遇於東門之茶亭附近。李準遣李景濂至，說緩師。映典曰：「君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以衆來，奈何不響應義師？」景濂詭稱馳歸時，請以衆從，遂逸去。竟歸報李準從速進攻，雙方猛烈接仗。映典着藍袍，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之革命旗，縱馬馳驅，督師前進。清將吳宗禹督所部分佔牛王廟一帶四山，以步隊遮其前，而以砲隊接其後，槍砲齊發，映典中槍墮馬死。新軍仍勇猛衝鋒，然傷亡枕藉，遂潰。計被擊斃百餘人，主要同志黃洪昆（充砲二營右隊正首）、王占標（一標二營後隊司務長）、江運春（一標一營左隊司務長）等均被捕遇難，死事極爲慘烈。清防營復在東門外捕獲危宗源、林廷傑、勞謙、林傑等十四人，交南海縣審辦；宜安里、清水濠兩處機關亦遭破獲。翌日，清軍以新軍多向牌東圍、白雲山一帶退兵，仍分隊四出追查，復有多人被捕，餘衆皆潰散。是爲孫先生文領導第九次革命起義之失敗。（註一）

關於此役之經過及失敗之原因，胡漢民曾於本月初十日致函南洋同志李源水、鄭螺生、李孝章等，說明如下：

「此次軍事竟致挫失，殊出意外，不惟弟所不料，即共事諸同志亦所不料也。新軍運動已至成熟，祇待會黨同時而舉；會黨之中，能集槍千餘，惟要求碼子（按即子彈）十萬，此節辦妥，即可於臘底二十五、六舉事。以會黨千餘襲城，而新軍應之。底定全粵，在於○○○○外款之來，不能如期；且復未足，是以按兵不發，而新軍熱度已高，一觸即燃，遂有初一、二日與警兵交關之事。虜以風聲，得預爲備，新軍則勢成騎虎，進退維谷，倪君炳章乃強出而部勒之。以槍碼全無，扳機復缺之故，遂一戰而敗，言之具堪痛心！使吾等發於歲除以前，則黨軍一擁入城，彼虜百事不備，二十六、七新軍之扳機及碼子俱未被收，所謂旗兵彼臨時布置不及，戰可全勝無疑；又或使新軍無與警兵交關之事，則新軍既西，虜亦不復戒嚴，初六、七後，便當復發槍碼，而我等於會黨一面預備，恰好同時並發，亦勢如破竹。今乃一一反此，譬如百尺樓臺建築將成，而忽爲二三錢炸藥所轟壞，傷哉！」

倪君炳章，平日專任新軍運動之事，其才至大，而氣至勇，不待一年，而新軍來歸者百之於十九，其力洵偉。初三之晨，倪君以一人挺身入軍，而二標及砲工輜等營猶復成軍，冒死而前，此等氣魄，求之於中外古今，皆未易得。今則猶未知倪君之存亡。以事勢卜之，則殆無幸矣。此日之時機可惜；失我黨最得力之健將，尤可惜也。此次猶幸二、三標四營無事，其他會黨之力，亦尚含蓄如故，將來事機，仍大有可爲；惟急切當難下手，而彼處經此必稍加戒備。吾人若欲發動，尤必加倍以前之力量耳。天下萬事，無非經濟困人。弟前次已有非既籌集鉅款，不復着手之主義；乃以省中機會日進千里，不復可止；又以所需並非甚鉅，宜可湊集合會黨與新軍所需不過二萬一、二千金，則事事俱辦。吾等預備之點，則力不止一省城，西而梧州，東而惠潮，北而韶連一帶，皆可應發。不圖仍蹈且辦事且籌款之覆轍，致於失敗，此弟與辦事諸人不得不共任其過者也。弟等一日不死，此志不忘。目今專爲善後之事，日不暇給。新軍多自省逃來，或招留，或遣送他處，此爲目前最要辦之事，俟各事稍寧，弟或再來南洋，詳爲將來遠大之策畫。」（註二）

事後，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報告鎮壓廣州新軍起事之電如左：

（1）袁樹勛致民政部電 正月初六日（二月十五日）

「民政部鈞鑒：申密。粵省籌辦新軍，本極困難。去臘拿獲三點會革命黨孽供，有散票牽涉梧軍情事。密飭該將領查拿，旋在標營起出票紙數張，正在審訊。除夕，二標兵與警兵冲突滋事，當經解散。元旦，二標兵又結黨尋仇，拆毀警局，毆傷警兵，亦經彈壓息事。乃凌晨，砲工輜各營及一標全營，藉報復警兵，同時謀變，炮營管帶齊汝漢不從，立爲排長倪映典槍斃。復逼二標全營、三標一營，幸各營槍械全繳，不致從變。協標統不能壓制，經樹勛持令示諭，各叛兵口出逆言，不肯回營繳械，負隅抗拒，不得已于江辰派吳道和禹督防營進剿。叛兵分路來撲，我兵槍炮齊施，當場殺斃叛兵百餘名，並降斬騎勇頭目五人，生擒叛兵黃洪昆等四十餘人，奪回快槍千餘枝，軍械子彈無算。各叛兵紛紛逃竄，復遺火焚燒一標營房，我軍正在追捕，不及救護，追至狗頭山一帶，時已昏黑，始行收隊。星夜飛檄水陸各路，四面先後拿獲三百餘人，復有陸續繳械來投者六百餘人，餘已星散。據黃洪昆供稱：頭目倪映典即在降斬五人之內。現仍分飭各路搜捕餘黨，地方安靜如常，中外商民及各國教堂，均無損害。各段巡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八

，亦得照常出勤。惟初一日二標營兵拆毀老新城一局、五局，並滋擾六局及東南關一局。又初三日戰事方殷，竟被匪徒乘間焚毀西關六局。統計損失甚巨，刻正分別除辦，料理善後，合並聲明。樹勛。魚。」（註三）

（2）袁樹勛致軍機處等電 正月二十九日（三月十日）

「軍機處、軍咨處、陸軍部、民政部鈞鑒：申密。粵省新軍滋事，繼復昌言叛變，遵旨剿撫兼施，擒獲首要，解散脅從，節經電達並請代奏在案。連日將捕獲各兵研訊，直認革黨到各省運動，有運動章程拾條，散放票據，則刊有天運年號，不用元年二年，用己酉、庚戌字樣，因尚未推定總統之故。票內並有恢復中華等四言句，並稱該革黨運動軍界尤力，利用其有軍械，且易于煽動。革黨軍制，亦有協統、標統各級官長名稱，別有干事員名目。此次倉卒起事，以為兵警尋釁，有隙可乘，致接濟不及而敗。又據黃洪昆親筆供詞，均昌言悖逆不諱。似此蓄謀不軌，擾害治安，斷不能不執法從事。前接在籍粵紳鄧紳華熙及咨議局議長易紳學清等十餘人公函，亦有該兵形同叛逆，罪無可逃之語。是當日情形，本屬共聞共見。事定以後，乃復議論紛紜，報館復為之鼓吹，自系未悉內容所致。昨由樹勛將起事始末及供詞大略，剴切宣告，並飭巡警道傳諭各界申明不得擾害治安之定律，並籌辦一切善後事宜，正在分別奏咨。竊意整軍經武，原所以圖自強，乃若輩無知，平素既誤于獨立自由之說，而外來之誘脅，得以乘之，故有觸斯發，幾于不可收拾。該兵等既供各省均有運動，則思患預防，自應互相稽察，嚴切根查，以絕禍萌，而固軍志。應否由鈞處、鈞部密知練軍各省份，嚴密查察。總以有革黨實據，不以空言誣蔑，致啟邀功為斷。至粵省經此巨創，懲前毖後，仍應于力圖恢復之中，嚴加選練，參照定章，另案奏咨辦理。知關鑒念，謹合電達。樹勛叩。鮑。印。」（註四）

附錄：

一、徐維揚、鄧慕韓合編：庚戌廣東新軍舉義記（註五）

緒言

自孫中山先生以革命主義號召國人，適清廷練新軍於各省，軍中有志之士，聞風嚮慕，乘時而起，由是而戊中

有安慶之役，庚戌有廣州之役，辛亥有武昌之役，雖成敗各殊，而見義勇爲則一也。廣州新軍舉義，紀其事者衆，然類多摭拾報章以成，求其知黨中內容者無一焉。維揚爲當日密謀運動之人，特將此事始末詳述，復經庚戌廣東陸軍首義紀念會同人審定，特爲紀錄，使編革命史者有所參考焉。

革命之遠因

丁未（民國前五年）黃岡之役，總理派胡漢民、江精衛至香港，設立機關，主持其事；派胡毅生、朱執信至廣州秘密進行，與軍界同志姚雨平等聯成一氣。未幾，雨平與張豫村、劉古香等因倡革命，觸當局之忌，被革退，乃在廣州暗集同志，與朱執信、鄒魯等聯絡進行，各因所知，分途運動。陸軍速成學堂、虎門講武堂學生多表同情，而陸軍學兵營尤爲活動。蓋是時清吏派黃士龍設模範學兵營，遣人至惠、梅及北江等處徵兵，士龍則親至花縣勸導演說，有組織救亡會之詞；維揚投筆應徵，而各屬黨人亦多屈身應募，趙聲爲陸軍第一標統帶，又從而提倡之，陸軍之中，因而布滿革命種子。適欽、廉兩屬人民因開捐聚衆抗官，尋與黨人合，清吏派統領郭人漳、統帶趙聲各帶軍隊前往鎮壓；總理聞之，乃命胡毅生隨趙聲營，黃興隨郭人漳營而游說之，使贊成舉義，二人皆首肯，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反戈相應，於是有防城之役。義旗飄展，中外咸欽，然戰雖勇猛，軍實未充，郭人漳亦以黨軍實力薄弱，未能反正，事竟失敗。時倪秉章適抵粵，改名映典，投入新軍學兵營砲隊充見習官，與維揚深相結納，彼此知心，日謀革命進行。映典者皖之合肥人，原任新軍第九鎮砲兵隊官，與趙聲、柏文蔚等在江南提倡革命。戊申春，由寧調皖，任騎兵管帶，各同志欲乘時大舉，爲江督端方所覺，立命皖吏撤倪職；倪至粵，乃由趙聲介紹與胡毅生、朱執信等結合，時相往來，積極進行，俟時而動，日與維揚等向軍中宣傳革命主義，聞者皆感動，爭相附名黨籍，新軍之革命思想，遂益蓬勃。冬，清曾載湉母子死，安慶舉義，趙聲、倪映典、鄒魯及維揚等擬乘時發動，以與安慶相策應，于是決議以鄒魯、姚碧樓主持巡防營發難，趙聲、倪映典、維揚以新軍應，朱執信以綠林應，維揚且回鄉號召民衆以爲聲援；事洩，譚馥、葛謙、嚴國豐等死之，事遂中止。

事前之運動

己酉春，砲工賴各營成立，訓練漸熟。五月端午，倪映典與維揚等復謀再舉，密議於息轅亭，時倪任砲二營右

隊二排長，旋調左隊二排長。自是每藉率兵散步，密以革命主義鼓動之。無何，倪被嫌疑，告假暫避，維揚乃與朱執信密謀繼續進行。會砲一營中隊頭目姚焯盛與管帶官齊汝漢相遇，忙未行禮，被攔，姚性亂，誤以惡言報之，齊大怒，執法嚴懲，正目黃忠等憐之，爲之緩頰，齊發令週番官李可簡，將黃嚴治，並即革除，于是激動公憤，羣起毆之，秩序大亂，維揚勸止之。維揚以時機可乘，遂到省城豪賢街與朱執信密商，圖謀大舉，旋在華甯里知遇隆約倪映典等會議於白雲山，依期蒞會者數十人，即席舉定幹事員擔任運動，並宣布革命方略之軍律及其賞卹各章，俾資遵守，而事激勸，倪乃各給盟票二百張，以便分途進行，自是不旬日而軍界舉手者甚衆。七月由東莞及各屬徵集新兵補充各營，尤多革命份子，黨人陳哲梅、張立壁、潘林雄等均於此時入伍，隨同維揚秘密進行，尤爲活動，遂設機關於天官里寄園巷，倪映典、朱執信、維揚等主持之，積極進行。嗣以人多往來，倪爲避偵者耳目起見，乃別租住所南關餘慶坊，秘密絕不使人知。于是香港同志以各地黨勢日盛，建議于香港分會上，添設南方支部，以擴大組織，遂推舉胡漢民爲支部長，汪精衛爲秘書，林直勉爲會計。林東莞人，與莫紀彭、李文甫於己酉三四月入黨，因藉先人遺產，資助革命，遂于九月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設會所于黃泥涌道。倪映典自廣州至香港，報告運動新軍成績，支部乃電邀黃興、譚人鳳、趙聲來港，共圖大舉。總理自美滙款接濟，而趙聲親到省垣，居中策畫，莫紀彭亦至省機關部助理一切，鄒魯等則任巡防營佈置，陳炯明、朱執信、鄒魯、古應芬等則任聯絡諮議局及學報界人才，朱與胡毅生並任民軍響應，姚雨平、林樹巍、李濟民、羅熾揚、蘇慎初、鍾德貽等則暗中聯絡新軍速成畢業之隊官、排長、見習官等，維揚、巴澤憲、趙珮林、楊鳳岐等專任運動新軍幹部士兵，以備發難。南方支部乃分發革命運動章程十條（章程另錄），而巴澤憲於十一月十六日昧爽，因事洩潛逃，維揚負招待幹部同志之責，特設機關于雅荷塘，然辦事需人，乃與陳哲梅運動砲一營右隊排長譚瀛，司務長梁耀宗加盟，並與之結爲蘭交，使譚夫婦同居之，以便助理一切。而清水濠機關則爲機要重地，胡漢民之妹寧媛、林直勉之妻均常居於此，而趙聲則時到此處策畫一切。如是佈置就緒，猶恐計畫未周，乃由維揚擔任選擇新軍勇敢誠實者，編爲發動員。九月下旬，維揚復與莫紀彭入花縣，組織番花同盟分會，招羅同志，擇其善戰可靠者二百人，編爲敢死隊，以備趙聲率其一部入北較場，倪映典、維揚率其一部入燕塘，協同新軍動員一齊發難之用。于是定期庚戌正月初六日起義。

軍警卒然衝突

不意十二月三十日新軍步隊二標二營兵士胡英元，因先期在城隍廟前繡文齋定刻圖章、名片，託同營兵士華宸表代取，爭論價值，彼此口角，遂被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不容分辯，竟至用武；適有假目兵王冠文、祝雨清、鍾國良、陳煥光、彭厚光、溫安邦、王玉英、吳昌禮等八名先後行到，見華宸表受辱，因向警察理論，警察遂鳴哨集衆，不分皂白，舉棍亂毆，並將該日兵等同拘入局，加以鎖押。時假出士兵甚多，一聞此信，同抱不平，咸趨此局，詰其所以，愈聚愈衆，憲兵彈壓不止，一局巡士遂嚴陣門前以待。晚十時，環警局而譁者數百人，三標管帶戴慶有趨前領保，警官不見，衆益闐，將擁入局者數次；警道高觀昌聞之始懼，乃邀督練公所吳參議錫永及廣協李某、二標統帶王餘慶等，率同官長數員前往彈壓，至則有第二標第一營管帶周占魁先行到局，將所拘日兵八名，向局領回，分別受傷重輕，妥爲安置，其餘新軍見有官長到場，亦解散歸營。此三十日第二標兵士與警察起釁之情形也。

元旦軍警交關

庚戌元旦，新軍放假，二標兵士入城，途遇警察，又復衝突。先在育賢坊警察第一局互相鬥毆，新軍人衆且憤，警察不敵，遂由後門編繹公司遁。繼而大東門警察第五局又有新軍與警察相鬥，警察竟開槍，新軍怒極衝毀第五局，延及第六局，于是警察傷者二十餘人，死者一人，新軍受傷者二三十人，新軍憤然曰：「彼乃用槍，我安可無槍。」遂歸營爭取槍彈。水師提督李準率親軍百名，會同警道高觀昌、參議吳錫永等前往一局、五局彈壓，至則新軍已散回營矣。吳錫永又欲往二標查問情形，途次遇王餘慶、周占魁馳報新軍回營取去槍械、子彈情事，吳即飭令王、周回營鎮壓，隨入營請示于粵督袁樹勳，面受方略，遂與總辦吳晉急赴二標，會同協統張哲培，集隊演說；派員密將二標、三標各營槍機拆卸，子彈收檢，由後門送至城內，以防其變；並決定由張哲培親往一標暨砲工轎各營演說，依法收繳槍械子彈。時已昏暮，未至，黨人聞之，于是迫不得已，先期發難。此初一日二、三標兵士與警察交關及被繳械不能舉義之原因也。

二日之交鋒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吳錫永、張哲培等既將二、三標槍機繳去，又復密令一標統帶及砲工輜各營管帶先行秘密收繳，且傳令初二日不准放假，初三日閱操，劉雨沛等以事難辦到，正籌畫間，復接張哲培電諭：「明日各營目兵禁止外出，如違定以該營官長是問。」各營軍士聞之，譁然鼓噪，憤而怨曰：「警察與二、三標開事，于我等何干？」不知其大有陰謀在，實欲除盡而後已。斯時新軍同志楊鳳岐、趙珊林、趙宗培、黃洪昆等已偵知各營將槍機或彈簧繳去，且將運往城內，而李準又調集大兵來攻；與其坐待而死，孰若揭大義于天下而死。于是急不及待，爭往各營奪取槍械，搜尋彈簧，一面派人飛報省港機關部，請趙聲、倪映典、維揚等速來指揮，一面出隊襲取省垣，至則城門緊閉，旗兵及巡防營已嚴密防守于城上及各要地矣。攻之不克乃退，而扼要佈防，以待接濟。蓋是時僅得子彈數千，前協部與各標營所存子彈十餘萬，以同盟黨事洩，早已暗運入城，至為可惜。先是步隊第一標第一營管帶胡兆瓊，于去年十一月中旬，聞有革黨在營中散票，隨即密告各隊官嚴為防範，探得在隊排長巴澤憲之散票入黨等事，當即派該隊官胡恩深認真查察，搜有實據，密稟懲治；正在查察之際，適三營步隊官羅嗣廣，搜獲目兵黃昌徽有盟票二十餘章，查係左隊二排正目林機由巴澤憲所發；巴等聞風，乘夜先遁，林機又遁。此已酉年十一月十六日事也。臘月廿七日，胡兆瓊又以見習官林樹巍、譚璋、陳雄才及外營見習官數員，時聚時散，情形不無可疑；旋據後隊正兵王德三報告：本日有多數士兵，向彼等借錢均能應手。遂密稟統帶，一面具稟撤差，而二營管帶于如周又派有排長黃桂忠等四員入黨，偵探細情，一面密稟廣協請為幫辦，而將可疑之官長報告協統張哲培，乃于二十八日將一、二標及砲、工、輜各營撤去林樹巍、徐從遠、段新榮等十數人，並即將協部及各標營子彈共十二萬餘顆，秘密繳送城中軍械局內存放。二十九日，二標一營正兵劉茂昌又因散放同盟票被捕，而陸路提督秦秉直乃先于十二月中旬密電粵督袁樹勛報告，內開「據線密報，有會匪由外洋運有毛瑟槍四千枝，小手槍一萬枝到省，欲于年底在省城起事，潛向軍學兩界煽惑，並派黨羽分派銀兩、會票、槍械，聞有不知姓名在省留學生係惠州嘉應州人，分派銀兩、會票」等語；經袁樹勛函囑水師提督李準秘密防範。李準亦以上年冬間緝獲匪首盧子卿，有革命黨勾通新軍，欲圖起事之供，此時亦聞新軍有分散同盟會票，及革命黨南方支部運動軍隊章程等事；當以省城巡防營太少，商請袁樹勛調大兵回省鎮攝，乃于二十八日，以無線電調集原紮豬頭山之親軍中營，原紮順德之中路巡防隊新軍副中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

侵晨抵省，而大崗墟之先鋒衛隊，西海太平之巡防新軍右營，虎門之親軍左營及第四、第十兩營，並惠州之親軍右營，亦于三十日元月先後調至，分途扼要防守。陸路提督秦秉直亦準備大兵來援。至是陸路襲攻，彼已佈置完備，防守嚴密矣。新軍迫得退守，清吏乃遣黃士龍出面招勸。近東門新軍方與城兵相攻擊，錢局左近之陸軍亦向城上猛攻，李準、吳錫永自北門巡城至東門，方行雉堞間，飛彈從頭上飛過，嗤然作聲，幾嚇死之。又一彈掠清將軍增祺頭而過，增祺怒，命守城兵力戰。黃士龍招勸新兵後，馳馬回至東門，增祺着擊之，士龍傷，新軍暫退。士龍曾任一標統帶，頗得軍心，清吏疑之甚，故欲擊殺之；惟傷未重，得不死。此初二日新軍步兵第一標及砲、工、輜各營突起進攻省城之情形，實清吏對於新軍已存一網打盡之計。蓋趙聲曾任第一標統帶，黃士龍繼之，趙爲革命主要人，早爲清吏偵悉撤職，而此次又爲其主動；士龍非革命黨，然頗得軍心，籍廣東，恐爲所利用，故殺之，而必欲解散第一標及砲、工、輜重者，以除後患也。不如是，雖繳槍機、子彈，終亦必變耳。此清吏之陰謀也。

發難及作戰

初三早七時，李準令統領巡防新軍吳宗禹，會同協統張哲培督隊進攻新軍，以先鋒衛隊管帶童常標率所部爲前衛，巡防新軍右營管帶太永寬率所部爲右側隊，副中營管帶李得銘率所部爲左側隊，吳宗禹則率同李幫帶景濂，以親軍中營爲本隊，左營管帶薛治和、巡防第十六營管帶劉啓璋，各率所部爲本隊接應；先派偵探隊，後派連絡兵，步步爲營，浩浩蕩蕩，由東較場沿路直向燕塘進發，以諮議局爲根據；後路大營留呂管帶鎮凱、蔣哨弁坤率大隊駐守，並造飯輸送軍火一切，爲後路預備；於是進至東明寺一帶，擇要駐守，相機進攻。倪映典早已知其陰謀，歎曰：「半生心血，敗于一朝，我新軍諸同志真無噍類矣；李賊真陰險乎，吾安可坐視我親愛之新軍同志獨死。」遂即潛入軍中，至一砲營，振臂大呼曰：「事急矣，我親愛諸同志其速起，戰亦死，不戰亦死，誓與李賊同死。」于是新軍發動員劉廣榮、黃大偉、馮啓治等百十人齊聲高呼曰：「誓與李賊同死！」是時管帶齊汝漢正集隊演說繳械投誠，尙欲阻止，倪映典槍殺之，於是全營歡呼曰「可！」左隊官黃景和誤被微傷，右隊官周景臻、排長陳鼎強、莫國華、司務長梁耀宗等均力爲贊助，整隊出發；倪令集於操場，時已九點鐘矣。倪乃率隊入砲二營，有開槍向林管帶金鏡示威者，倪止之曰：「林管帶待人忠厚，不可打他。」林曰：「已知忠厚，不該到二營來。」倪答曰：「各

有責任。」遂大呼歸隊，發動員黃洪昆上前叫站隊，潘林雄、徐禮、姚春榮、譚啓秀等遂踴躍爭歸隊，中隊長張軍、右隊官鍾德貽，排長羅熾揚、陳本一，見習官黃昭榮、黃啓楨等均異常出力。羅排長熾揚首先督隊出營，倪乃派隊到工程、輜重營會同各該營發動員一齊發動。無何，工程營、輜重營亦整隊出集合於操場，倪至是乃率隊數百人疾趨第一標，將至門，執事官劉祥漢擬閉門，一營右隊一排長趙珊林拔槍止之曰：「今日何日，切勿糊塗。」倪率兵蜂擁入門，執劉祥漢以索統帶劉雨沛，意欲促其反正也，劉支吾，言在標部樓上，不得。蓋是時劉雨沛已由二營管帶于如周派前隊官羅宏鍵保護出營去矣。

倪乃派兵入第一營，用手槍射擊管帶胡兆瓊，不中，隊官胡恩深在側，擊傷腹部左脅，趙珊林舉手一揮，大呼漢軍歸隊，前隊官王天佑閃避，擊之，傷左手；于是第一營官兵爭相附議，右隊官林子斌尤爲熱心，該營士兵多服從之。第三營排長楊鳳岐等，先已帶隊出營集合，惟第二營未至，則親自帶隊入二營，向官長勒令站隊，並云今係我革命起事之實際，你們速速站隊，隨響四五槍示威，該營官長乃請管帶于如周出而相見，倪映典曰：「齊管帶已被我槍斃，今天係革命起事，請管帶帶隊幫我。」于云：「本想幫你，奈無子彈何？」倪云：「到小東門即有。」于云：「不可，請你速速將我打死。」倪云：「你係全協之老管帶，吾何忍出此，請你爲一標統帶，去佔領新城。」

于又云：「佔新城亦可，但無子彈，總不能行。」倪即向前行禮曰：「你老人家不要糊塗，若再延遲，時間誤了。」于亦還禮曰：「請你速速打死我，聽你帶我兵出營便是。」倪即怒曰：「你真糊塗。令速將于管帶之馬牽來。」于見馬來，即向倪云：「要我出營尚可，惟我幫你做預備隊可矣。」倪即怒形於面，向隊頭兩手持槍大聲曰：「今天誤我們的事，係于管帶也。」于急逃，該營官兵遂欣然出營，死心革命。于是步、砲、工、輜七營合三千之衆，公推倪映典爲司令。倪司令乃當天宣誓曰：「願爲革命戰死。」衆亦歡呼曰：「願爲革命戰死。」事機緊急，迫不容緩，即率大隊分三路向省垣進發，以砲、工、輜四營由馬路前進，以一標大部分繞廣九鐵道前進，以工、輜一部由橫枝崗向小北襲擊。師至茶亭，則發見敵人滿佈于牛王廟、貓兒岡、三望岡一帶，乃令砲、工、輜四營分作四大隊，分佔馴高岡、鴨舌岡及茶亭各岡，嚴陣以待。旋據前衛報告：敵軍有人高聲宣言，謂我軍爲好意來，請勿開槍，有話相敘等語。倪司令乃率同羅熾揚、楊鳳岐、趙宗培、王占魁、趙珊林、汪兆明、黃洪昆、甘永宣、甘思恩

等策馬上前而見，則有童常標、李景濂、太永寬、劉啓章與哨弁四人出至陣前，脫帽搖手，傳呼請見，而童常標則以槍交哨弁，徒手迎來；倪司令乃前與爲禮，童亦還禮。倪司令曰：「君與我故舊交，當以誠告，今爲我革命軍起事之日，君當助我以共光漢族；君如許我，則交誼益親，吾黨亦必推重，建功立業此其時矣，請速圖之。」童曰：「新軍有槍無彈，不足以舉事，何必陷衆兄弟於死；且今日之事，全在於君，望爲三思，轉禍爲福，及今猶可也。」倪司令曰：「君以我無子彈耶，我有香港接濟，早至，已派人運至軍中矣；君以爲防軍子彈多，便可恃耶？革命大義，早已深入軍心，遲早必倒戈相向，尙祈審擇而處之，毋後悔。吾之來，非盡恃武器也，所持者主義耳；且君既知新軍無子彈也，而其皆肯死，且皆願速死，是其心之苦，亦可知矣。君豈非羈縻烈者乎，甚望君即請軍門刻日贊成革命，宣佈獨立，以拯我漢族於沉淪；否則我新軍決不退，任君等屠殺可也。」言罷，痛哭流涕，童乃慰之，且曰：「待我回去稟知軍門統領，贊成獨立，」遂旋去。倪司令見李景濂謂之曰：「君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以衆來，奈何不響應義師？」李詭曰：「嚮者吾謂軍隊爲無意識之舉動耳，不然，吾何以至此，吾馳歸，請以衆從。」李歸則報于李準曰：「孰云新軍滋事，率兵者均黨人，今方來攻，其志不小，速禦之。」于是李準即命吳宗禹督率所部進攻。無何，槍聲響矣，砲聲隆隆矣，司令倪映典首中彈，因傷被斬矣。我軍分三面進攻，勇猛衝鋒，血戰數時，彈盡無援，傷亡枕藉，竟失敗矣，嗚呼痛哉！計被擊斃者，有李仕傑等百餘人，喪失槍枝千餘桿，紅旗一面，戰馬十七匹，而烈士黃洪崑、王占魁、江運春被執遇害，甘永宜、尤龍標、蘇美才遞解回籍，永遠監禁，古振華、林開盛監禁八年，林國盛監禁五年。尙有傷者數人，由十字會醫生伍漢持及西醫駢三氏等分別醫治，其在東門外爲防營所獲者十四人，交南海縣審辦後釋放，而鄭魯用廣州自治會名目在華林寺收容甚多。是日徐維揚病且危，聞訊即令徐進坤等率敢死隊馳省，至則已失敗，遂退（此隊翌年三月廿九任選鋒進攻督署者十八人）。而黃俠毅、方楚翹等所住之宜安里機關被火後，搜出黨旗一面。初四日，我軍多向石牌、東圃、白雲山一帶退卻，雖彈盡糧絕，猶奮力抵禦，不爲所屈。附近鄉民對於散兵軍士，憫其寒而予以衣，憫其饑而予以食，殷勤招待，有贈給資斧者，軍士皆婉卻之。清軍仍分隊四出搜剿，獲數人，多改裝者。是午焚燒一標二營，以免藏匿，尤屬無道。而我軍全敗矣，惜哉。此役雖失敗，而其革命犧牲之精神及其舉動之文明，秋毫無犯，尤足令中外人士所欽佩。于是各省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一六

新軍風聞興起，而黨中同志尤爭死赴義，翌年遂有三月廿九廣州之役，八月武昌舉義，民國得以成立。嗚呼！烈矣。

附誌：倪映典所擬運動軍事章程十條

- 一 宗旨 專門運動省城新軍水陸防營及各局所，以急進實行爲目的。
- 二 機關 設甲乙普通二處，秘密一處，共三處。甲處專任新軍及各局所；乙處專任水陸防營；其秘密處以參謀兩普通處之一切事宜，至進步成績之若何，隨時具報南方支部。
- 三 幹事員 由支部斟酌經費之多寡，事務之繁簡，分別選派若干員，各司其事，以專責成。
- 四 任務 三處機關除運動各幹員外，設總會計一人，經理三處財政；如需用官弁津貼之處，須秘密處在事各員一體贊成，方可動款。
- 五 守法 凡幹事員於秘密之協議及辦法，務須嚴守，不得輕洩於尋常普通人；倘有不慎，致敗壞秘密及各處事宜者，一經查實，立與相當之處罰。
- 六 運動方法 無論巡防、新軍，均先從弁目着手爲基礎，以其提倡兵士之神速，尤均以靠實主義。
- 七 合謀 凡在各處所擔任責成各人員，均已熱心實行，無處懷私，自不待言；惟向來不通大義，流弊在省府縣之界限者，實足以窒礙團體，茲既同心戮力，則省府縣之界限，自宜消除淨盡。
- 八 度支 分特別、尋常兩種。其特別之度支，如往內地各省邀約兵學完備而有熱心實行之同志，並聯絡他省軍隊及調查、偵探之一切事宜，須商明支部，斟酌盡善，以洪辦法；其尋常度支，如各處所須房租、火食及隨時津貼各軍之弁日，均由幹事會計各員，共同核計。除每月房租火食用銀若干，可以約定外，其弁日津貼之多寡，亦按各該弁之成績大小，核其實在，予以相當之利益，可無庸咨商支部，以免瑣屑。
- 九 獎品 暫擬多鑄精緻文明印章若干顆，其文字式樣，分優次兩種等差，如運動二十名以上者，給以次等印章一顆；五十名以上者，給以優等印章一顆；其逾一百名及二百名以上者，臨時另有特別最優尚名譽之獎勵。
- 十 動期 革軍起事，雖不能先時預定期限，而當視乎組織進步，有可動之勢，即隨時大舉；然總宜時時作大舉之

預備，以鼓熱度而增敵愾。

二、倪映典傳（註六）

烈士名映典，字炳章，合肥縣北鄉人。家世業儒，祖若父均以學行著鄉里。烈士天性篤孝，沈毅寡言，然英邁之氣，充溢眉宇。幼隨其兄映書學，讀鄭所南心史、法美革命史，民族思想因以大啓。年十九，（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入安徽練兵學堂，已而入金陵南洋陸師學堂砲兵科，兼習馬術，畢業後，充砲標隊官，與標統趙聲、管帶柏文蔚尤稱莫逆。是時江南陸軍初成鎮，革命志士雲集，然未有組織，適同盟會本部派赴長江主盟之吳鳴谷至甯，烈士與鳴谷素心交，遂聯合同志，集會鷄鳴寺，密組機關，進行革命，是爲本黨主義深入長江、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礎。

光緒三十二年，劉道一、蔡紹南、蕭克昌等，舉義萍鄉醴陵，清廷集四省兵力撲之。烈士以時機可乘，請於江督端方，願率軍赴贛效力，端方首肯，既而疑之，派員監軍，至中途，萍醴革命軍敗，劉道一等死之。會皖督練新軍，組混成協，乏馬砲專才，標統顧忠琛、冷適等，均革命同志，且素重烈士，請於皖撫馮煦，各端方調烈士來皖，端方延不應。而烈士以皖乃桑梓地，且青年革命軍人多可用，遂逕自請假歸。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烈士至皖任馬營管帶，整飭步伍，壁壘一新，日與熊成基、范傳甲、薛子祥、方楚因等密商革命進行，原計是年除夕舉義，派范傳甲馳甯告諸軍，屆期響應。聲勢播動，漸爲清吏偵知，乃撤烈士職，至是知不可遽發，乃囑後事於熊成基、范傳甲，遂走粵以圖。烈士去皖時，尙由蕪湖返合肥，密晤吳鳴谷，約曰：「俟我起義於兩廣，君舉江淮之衆以應。」不料一別千古，先後殉國難，而熊范兩君亦能於次年舉義，黨人之信，有如日月。

烈士抵粵，趙聲已先在，初任新軍標統，以端方密電戒張人駿，毋養虎肘腋，調爲陸軍小學監督，復降爲督練公所提調，彼時方與胡漢民、朱執信、姚雨平謀聯絡新軍起事，及見烈士至，倍喜得臂助，遂遍介粵中豪傑於天甯里機關部。烈士建議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採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遂更名倪培之充新軍見習，繼改砲兵排長，嘗於講堂上大書「漢亡二百六十餘年」數字，士兵皆色變領首，烈士乃大喜，以爲人心不死，革命必可成功。

宣統元年己酉，黃興、趙聲與烈士等，運動新軍，漸次成熟，下級軍官如龔維新、洪承點尤激昂，原計庚戌元旦起義，公推烈士為總司令，以鄧子瑜任東江，黃興任江西，趙聲任北江，烈士自控廣州，提挈全局，部署既定，詎有士兵某之同盟會證，為隊官發覺，由協統報之粵督袁樹勛，遂密繳新軍之子彈，此時各營士兵，因受革命思想鼓盪，俱怒不可遏。至十二月三十日，新軍以鳴鞭炮與警察衝突，捕去二人，於是各營鼓譟，演成大故。烈士赴燕塘勞軍，甫至營門，號兵大呼曰：「總司令至」。即鳴號迎接，於是一二三標各營士兵，不謀而同，持械突出，站隊請令焉。時有砲兵管帶齊汝漢大駭出視，嘗曰：「汝欲造反耶」？烈士曉以大義，不聽，斃之，協統張哲培方約各軍官議鎮壓，烈士突入，大呼「降者免死」，哲培逾窗逃，餘皆詭請饒，乘間遁去。

烈士於正月初二日，親率各營，宣布起義，分軍三路，一由廣九路撲大南門，一由北校場進攻小北門，而自統中路，由東校場直搗大東門。清督袁樹勛，急調水師李準，防營吳宗禹，暨滿洲旗兵，合共萬餘人，運砲登城守禦。烈士軍至牛王廟，先遇吳宗禹，擊敗之，繼遇李準大隊，戰益烈，李準遣衛隊管帶童長標，至軍前請援師，烈士揚鞭詰之曰：「若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義師起，何不響應？」童無辭竄去。適清兵別有一隊，從楊箕村進至黃岡，追其後，烈士乃躍馬當先，猛厲前衝，至橫枝岡，中彈墮馬，遂及於難，年二十七歲。同戰死者有王占魁烈士。

是役也，我軍僅千餘人，四處援軍未至，倉卒發難，清軍幾十倍於我，血戰兩日夜，傷亡慘重，至初三日，主將陣亡，而我軍猶能糾合殘餘，一擊清軍於沙河，再擊於瘦狗嶺，三擊於白雲山、石碑、東圃一帶，直至彈盡力竭而後已，謂非有主義信仰者能之乎。是以次年而有黃花岡之役。

三、胡毅：倪映典烈士殉義記（註七）

中國革命同盟會既成立，有志之士，皆謀內渡求得當以報國，若江西之萍鄉，廣東之黃岡、欽廉、鎮南關諸役，其犖犖大者也。然以鉏耰棘矜之衆，終難克滿清久練之師，於是，吾黨健者更謀所以運動軍隊，而使之反正焉，如河口安慶廣州諸役是也。倪烈士炳章者，皖之合肥人，與趙聲、熊成基同學於江南陸師學堂，隸第九鎮為砲兵連長。萍鄉事起，清廷檄鎮兵赴援，君亦偕行，師次醴陵，乃謁典兵者而說以利害，請以諸同志屬之共舉大事。典兵

者呵止之。君怒曰：「公等平居侈談革命，今如何者？豈欲利此以獵功名耶？吾不能從公等殘戮同種也！」揖而退，歸其鄉，與熊成基謀，欲運動皖省軍隊首義。會端方督兩江，有以萍鄉之事爲言者，端方購君急，乃問關赴粵。聞雲南河口屯兵反正，推黃興主其事，君欲往從之。抵港，得敗耗，乃不果行。時督粵者爲張人駿，幕中僚屬多江南之士，以君材武絕倫，不宜久廢，勸變名，入新軍爲排長。君方欲與軍隊周旋，笑諾之。遂改名曰映典，與趙聲朱執信姚雨平林樹巍李濟民徐維揚等，於軍中宣傳革命主義，聞者皆感動，爭附名黨籍。君知事機已熟，乃與南方支部諸同志約，以庚戌正月六日首義，而以南番順屬之民軍應之。君以會議赴港。廿九日，軍士某，因小故與賈人齟齬，軍吏欲繩之以法，同志者共袒之，譁然思變。君以初三日晨至軍，睹狀，歎曰：「半年心血，敗於一朝；若守師期，君等無咎類矣！欲勇者其從余來！」乃入營部，槍殺高營長，衆遂推君爲總司令，受約束，進攻省垣。省吏聞變，令李準率巡防營三營來禦。我軍進至牛王廟，李準遣其營長李景濂來，欲游說緩師。君見之曰：「君非某某介紹入吾黨者耶？今以衆來索，何不響應義師？」李給之曰：「嚮吾謂軍隊爲無意識之舉動耳，不然，吾何以至此？吾馳歸，請以衆從。」李歸，則報於李準曰：「孰云新軍滋事？率兵者皆黨人！今方來攻，其志不小，速禦之。」乃急揮機關槍射擊，君以不虞，遂中彈墜馬死。我軍應戰數時，卒以彈絕而散。是役也，事雖不成，而足寒清吏之膽。吾黨之士，益奮發，而謀光復。翌年，既有三月廿九之役，復以八月而起義於武昌，民國於此成立。時粵中將率多與君有袍澤誼，卒求得李景濂而置之法，以爲叛黨者戒，亦庶幾有以慰君之靈矣。君之來粵也，與方楚翹偕，以趙聲介紹入黨，而毅蒞盟，故毅之知君頗詳。民國十三年十月，大元帥孫公嘉念君之勳勞，令有司立石於忠烈祠側，以爲紀念。南方支部諸同志，乃徵文於毅，不敢以不文辭，謹爲之記。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清外務部奏：議結安徽銅官山礦案。奉旨依議。

爭執多年的中英銅官山礦權案，經雙方多次談判磋磨，至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一〇年一月三十日），始經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與英國參贊麻穆勒（Max Muller）議定，由中國以五萬二千英鎊贖回結案。十二月二十六日，外務部將該案議結過程，專摺奏明。本日，奉旨依議。原摺內容如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110

「外務部奏：爲議結皖省銅官山鑛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光緒三十年間，英商凱約翰與安徽巡撫議訂開辦銅官山鑛務，經臣部改訂合同，嗣皖省官紳以逾限未辦，堅請作廢，英商執意不允，以致爭持經年，枝節橫生，臣部所有辦理爲難情形，業於上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明在案。伏查此案，英商凱約翰以並未逾限，不認作廢，今鑛師麥奎強據鑛山，造房、修路，歷次由英國使臣朱邁典照會臣部，聲稱英商不能停辦，若由中國購回，則須四十萬鎊。本年凱約翰到京，經臣等派員商減，仍索至二十七萬五千鎊，臣等以該省官紳既竭力以爭，誓不讓辦，而英使又迭奉政府命令來相催詰，勢不能不籌一了結辦法。電商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均以收回爲然，遂由臣部於五月間照會英使朱邁典，略稱中英邦交敦篤，凱約翰經營此事，其招請鑛師、安置機器、建造房屋、修治路工，連原繳之報効五萬元，所費實爲不貲，現擬津貼五萬，以補從前用費，一經議定，所有銅官山之房屋機器均歸中國，與英商無涉，原定合同亦即作廢。詎凱約翰以爲數相去甚鉅，不肯照允，悻悻回國，以致暫行輟議。十月間，英使又照稱，英商已加派工人再行開工，有鑛鐵二萬噸，請飭蕪湖關發給准單出口，當經臣部切實駁阻，而該使迭來臣部晤商，迄以時日愈久，愈難了結爲言。臣等堅持原議，反復辯論兩月之久，提商多次，雖該使於所索之價由多而少，逐漸減縮，而臣等迄未加添，爭到盡頭，始增給二千鎊。該使亦即允從，惟稱欲全中英交誼，祇得勉強照辦，此款須從速交付，不得再延時期。竊維此案自三十一年四月起，至今四年之久，彼此互持，各不相讓，英商執守成約，據定鑛山，要索鉅款，不償其奢願不止。而皖省京外官紳，挾全力以爭逾限應廢之說，又始終不移，邦交輿論兩相關礙。現英使朱邁典既允以五萬二千鎊作爲了結，自可照此定議，以清宿案。如蒙諭允應，請飭下安徽巡撫，將此款從速籌備，如數撥交臣部照付，並由臣部與英使互換照會聲明，英商所佔銅官山鑛地暨一切機器房屋均交還中國，原訂合同全行作廢，原繳報効之款，不再退還以免再有齟齬。所有臣部議結皖省銅官山鑛案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二年正月初三日奉硃批，依議，欽此。」（註八）

清知府鍾穎率川軍入拉薩，達賴喇嘛出奔。

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曾於前（一）日與達賴喇嘛商妥川軍入藏問題。溫氏回署後，立與駐藏大臣

聯豫會商辦理，不意聯豫不允會商，且刪除和平辦理一條。溫宗堯不得已單銜具文，譯咨達賴，復文均允照辦。

本日，川兵先頭部隊馬兵四十名，到達拉薩，達賴驚懼，秘密出奔。（註九）

按：達賴與清駐藏大臣積隙已久，自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四）達賴進京覲見受封領賞後，於翌年八月由西寧塔爾寺取道青海之柴達木回藏，迨其抵藏時，因曾備受清廷過分尊錫恩禮，頗有妄自尊大，驕恣自滿之意。方其抵拉薩之日，聯豫親率屬吏遠迎於札什倫布寺之東郊，達賴竟驕形於色，對之視若無覩，而不予理睬。聯豫憤怒之餘，乃聲言達賴私運俄國軍械，率屬親往布達拉檢查未獲。復又派員至黑河搜檢達賴行李，開箱倒篋，檢索待遍，仍無證據。而達賴什物於被搜檢時為兵弁私自取去者頗多，因是達賴與聯豫間嫌隙甚深，達賴為報復計，竟停止對聯豫供應，且遣人散布流言，謂清廷欲消滅黃教，並嗾使藏人侵犯川邊，清廷因此派川軍入藏，迭破藏兵。達賴其後漸有悔意，與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於本月一日商談川軍入藏問題，而達成協定。

溫宗堯與達賴約定後，當即以內容告知聯豫，勸聯豫顧全大局守此信條，而聯豫蓄怨已久，今見川軍已至而達賴惶急求和，乃不之應。溫遂告聯豫曰：既不允與達賴議和，當防其潛逃，聯豫亦唯唯漫不加察。

本日，川軍前隊抵拉薩，聯豫派衛隊往迎，沿途開槍，擊斃巡警一名，大招寺之濟仲喇嘛被射死於琉璃橋畔。又向布達拉寺開槍亂擊，僧眾受傷者不少。一時全藏震動，人心不安，達賴乃於本日夜潛行遁逃印度。聯豫聞達賴出奔，始悟溫宗堯之言，急發兵往追，及至江孜附近之鐵索橋，英兵已列隊迎達賴而去矣。（註十）

英、法、德三國駐京公使照會清外務部，抗議中國商辦湖廣境內川漢、粵漢鐵路。

本日，英法德駐京公使照會外務部聲稱：鄂境粵漢、川漢鐵路，中國資本家請准商辦，有礙借款合同。其照會內容如下：

「為照會事案照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張中堂代中國國家與德英法各銀行等簽字合同，該銀行等承辦五釐利息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五日

二二

，五百五十萬金鎊借款，應用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川漢各段鐵路。嗣因中國資本家奏請在鄂境內准予商辦鐵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諭旨，以中國政府有將該三銀行等照去年四月十九日合同，所得相關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川漢鐵路利權置諸不問之意。本大臣查前數月，貴國政府向該銀行等聲稱各節，並不因上引諭旨而有更改之關繫，本國政府願請照覆，將此節證明。倘或諭旨所提人等有意執以為據，藉使利權與中國政府前定章程相反者則本國政府現在聲明，不能承認此等意見為實，且聲索貴國政府作主，以免於去年四月十九日合同宗旨，稍有損害之虞，須至照會者。正月初三日。」（註十一）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二九七—八。

註二：胡漢民致李源水、鄭螺生、李孝章書，原件（黨史會庫藏史料）。引自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一〇七—八。

註三：清民政部檔案。

註四：清陸軍部檔案。

註五：「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〇九—五一八。

註六：鄒魯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編。

註七：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誌」，頁一四〇—三，中央黨史會，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出版。

註八：「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四—五。

註九：「西藏達賴喇嘛逃遁餘聞」，見「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五—六。

註十：程時敦編著：「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蒙藏委員會邊情資料輯之五，民國四三年五月出版。

註十一：註八，卷十三，頁一。

五日（二月十四日）駐京日使致清廷外務部節略，要求由日本承辦錦瓊鐵路，

或使該路與南滿鐵路聯絡。

本日，駐京日使伊集院致外務部一節略，所附條件要求參加錦瓊路，其最要者，爲由南滿路某站至錦瓊路某站，建一枝路，以相連貫。其節略曰：

「日本帝國政府視以錦瓊鐵路之建造與南滿洲鐵路之利害，實有重大關係。然中國政府擬造該路之目的，期在滿洲及蒙古地方之開發，帝國政府諒之。特將左開條件，贊成建造該路之事：

一、日本國對於建造錦瓊鐵路應需款項之貸借，又工程師及鐵路材料之供給，以及包攬工程各事，均參同承辦。惟其參同程度及如何辦法，應與關係各國協商定議。

二、中國爲使錦瓊南滿兩鐵路連絡，由錦瓊路之一站起，向東南建造一路，至南滿鐵路之一站，其路線敷設辦法，及該路與南滿路在何處接連等各節，應與帝國政府協商辦理。

查帝國政府不願錦瓊鐵路之建造與南滿鐵路之利害大有關係，乃決於贊成建造錦瓊路之所以然者，因預測該路之計劃，由錦州造起，經洮南向北，則該路距南滿路尚屬較遠之故也。惟若遇該路路線之計劃大有更改，帝國政府關於此事應期再行接商，特此聲明。」（註）

註：王雲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二八—三二九。

六日（二月十五日）

清廷令嚴查新舊諸軍，並嚴禁聚衆開會演說。

清廷以人心浮動，黨會繁多，混入軍營，從事革命活動，特諭令軍諮處、陸軍部、南北洋大臣於所有新舊諸軍，嚴密稽查，並嚴查聚衆開會演說，諭曰：

「昨據袁樹勛電奏：該省新軍，有勾結會黨，藉端鬧營，搶去槍枝子彈，竄出東門負隅抗拒情事，當經電諭該署督，迅即剿辦矣。近來人心浮動，各處黨會醜類繁多，往往混入軍營，暗中勾引，藉端煽惑。廣東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豫防，早圖挽救，著軍諮處、陸軍部、南北洋大臣，於所有新舊各軍，不動聲色，嚴密稽查，遇有行止不端，蹤迹詭秘者，將弁則隨時撤參，兵丁則加意淘汰，務絕根株，免貽後患，其逆形顯著，查有實據者，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六日

二三

即嚴行懲辦，毋稍寬縱。至軍人資格，首重服從長官命令，如有聚眾開會演說情事，是已越乎範圍，無論藉辭何事，皆宜一體查禁，以重紀律而靖囂張。該大臣等受國厚恩，統領軍師，保守疆土，責無旁貸，須知朝廷重視此事，其各實力整飭，銷患未萌，萬不可因循敷衍，稍涉大意，貽誤將來，致干咎戾，將此密諭知之。」（註）

註：「宣統政紀」，卷二九，頁五一六。

八日（二月十七日） 清廷裁撤吉林邊務督辦（督辦為吳祿貞），延吉邊務由東南道郭宗熙接辦。

本日，清廷諭令裁撤吉林邊務督辦。諭曰：

「（東三省總督錫良等）遵籌延吉邊務情形，請仍將督辦邊務一差，即予裁撤以紓財力。所有邊防一切事宜，責令東南道隨時稟商妥辦，將來應如何添紮軍隊，以重防務之處，再行會商辦理。得旨：著照所請行。其將來應如何添紮軍隊以重防務之處，仍著該督撫會商再行具奏。」（註一）

東督錫良於本月四日奏請裁吉林邊務督辦之摺，內容如左：

「奏為遵旨詳籌延吉邊務情形，請仍裁撤督辦一差，以紓財力而專責成，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具奏吉林邊務經費無著，懇請裁撤督辦邊務一摺，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延吉經營伊始，東南道駐紮延吉半年是否足資鎮懾，吳祿貞於該處情形熟悉，應否留辦之處，一併再行詳籌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朝廷廣念邊陲，訓示周至，莫名欽佩。

臣等往復電商，悉心籌酌，竊謂延吉自中、韓界務條約締結以後，情形與前迥異，前則偏重於界務，今則偏重於內政。延吉廳初升府治，和龍、汪清新設縣治，分疆而理，地方各有責成，而以東南道為之鈐管。如果半年駐紮，半年駐延，計延、琿相距不過二百餘里，尚足以資控馭。撫臣疆寄所在，責無旁貸，雖省垣遠隔，不無鞭長莫及之虞，而每年巡行，有事移駐，亦未始不可鎮懾。故就目前延吉而論，邊務督辦一差，實有不得不裁之勢。臣錫良

前據該督辦吳祿貞來電，鑒臣昭常到延與吳祿貞晤商，意見正復相同，實已再三審酌。

至以國防言之，自臨江以至教化，綿亙數千里，與俄、韓兩國犬牙交錯，擊柝相聞。苟平口無專闢大員領重兵以鎮守，萬一不虞，外兵處處可以闖入。吉省兵力本單，大局何堪設想？條約既不足保和平，且日、俄將來備有第二次之戰爭，並不足以守中立。通籌全局，不惟督辦邊務一差不當裁撤，且將厚以兵力，畀以重權，俾得於軍事大有展布。前奏所請添練陸軍一鎮，實為慎重邊防起見。若無兵無餉，空留督辦大員，於邊務仍無裨益，而於行政反多窒礙。茲部議既以籌款為難，無論吉省原認延吉邊務經費銀三十萬兩，以之經營內政，如開埠設官暨各級審判廳，以及推廣巡警，增設學堂，籌辦實業等事已覺不敷支給，即盡數移作練兵之費，相差尤屬甚鉅。況此三十萬兩實難移作他用。吉省財力業已竭澤而漁，烏能於乾涸之餘再有挹注！此等困難情形，諒荷聖明洞鑒。夫國防之重要既如彼，而經費之支絀又如此，必不得已，惟有暫顧目前，仰懇天恩仍將督辦邊務一差即予裁撤，所有邊防一切事宜，責令東南道隨時稟商妥辦。將來應如何添紮軍隊，以重防務之處，併由臣等會商辦理。

謹恭摺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著照所請行。其將來應如何添紮軍隊，以重防務之處，仍著該督撫會商，再行具奏。該衙門知道。」（註二）

郭宗熙，字桐柏，湖南長沙人。光緒癸巳舉人刑部主事，保送經濟特科，癸卯補行，辛丑、壬寅恩正併科會試中式進士，殿試二甲，朝考一等。翰林院庶吉士、進士館肄業，派赴日本東京留學，法政大學肄業，奏派湖南長沙府中學堂監督兼學務處參議，奉天安東開埠局會辦兼森林學堂監督，東三省蒙務局隨辦、署理琿春副都統、署吉林東南路兵備道。（註三）

附錄：追記裁撤延吉邊防督防事（註四）

延吉自間島問題發生，始舉辦邊防，迄今數年，前後用款，將及四百萬兩，去多因吳督辦與吉撫互爭權限，為陳撫軍所揭參，而東督錫制軍亦以庫款支絀，間島交涉，既經了結，尤力主撤去邊防督辦。又以吉林東南路兵備道，本有整飭琿春、延吉、綏芬等處邊防，兼管琿春、延吉等處關稅交涉事宜之專責，若將邊防督辦撤去，所有行政

，即應盡歸東南路兵備道接辦，既每年可省六七十萬之鉅款，而邊務亦不至廢弛。屢次電商政府，本年正月初四日，復會同吉撫具奏，請將延邊督辦邊務一差即予裁撤，所有邊防事宜，責令東南路道隨時稟商妥辦。十二日奉到硃批照准，其將來應行如何添派軍隊以重防務之處，仍著該督撫會商奏聞，欽此。

政府奉旨後，一面電調吳督辦回京，一面電令東督飭東南兵備道郭觀察宗熙馳赴延吉，接管邊防一切事宜。正月二十四日，吳督辦將邊防各事交代清楚，所有邊務各局所，一律裁併，每局選留一二員，管理經手案卷，歸入道署，屯田營憲兵隊，全行遣散，邊防巡警，在延吉附近者，改為地方巡警，歸延吉府陶守管理，六道溝等處巡警，均改為商埠巡警，餘均裁撤。

當道又以邊務既經裁撤，郭道所應管者，係地方行政事宜。其駐延軍隊，嗣後自應歸督撫節制，但兵權遙隸，調遣難期迅捷，邊防重要，應札派郭道兼充吉林兵備處幫辦，俾可隨時妥籌布置，至邊務關防，應即撤銷，以清界限。前六道溝商埠日人，因放氣槍聚賭，擊傷巡警一案，吳督辦接到政府裁撤邊防之電，即將就了結，日領允永遠禁止日人以氣槍聚賭，並將滋事之日人，驅逐回國，吳亦將商埠巡警分局局長王某調充他差，以為辦理不善者戒。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九，頁一四。

註二：錫良著：「錫清弼制軍奏稿」，頁一〇八四—五。

註三：敦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六一—二。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五三—五四。

十日（二月十九日）

清廷派道員嚴復、伍光建、魏翰、鄭清濂充籌辦海軍事務

處顧問官。（註一）

嚴復，字幼陵，福建閩侯人，英國皇家海軍大學校畢業，賜文科進士，歷充天津海軍學校總教習、京師大學編譯主任、學部名詞館主任等職。（註二）

伍光建，廣東新會縣人，天津水師學堂學生，游學英國，賜文科進士。由候選知縣保舉道員，出使日本大臣隨員，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頭等參贊，學部二等諮議官等職。（註三）

鄭清濂，福建閩侯人，船政學堂畢業，曾任海軍部軍政司長。（註四）

立憲派之「國風報」在上海出版（名義上由何國楨負責，實際為梁啟超主持）。

本日，立憲派之國風報出版，為一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內容分諭旨、論說、時評、著譯、調查等十四門。出版之初，梁啟超撰「敘例」一篇、「說國風」上中下三篇，說明該報的宗旨使命和價值。該報出版時，登於申報之廣告如下：

「本報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月出三冊，每冊八萬字，逢十日出版，內容分諭旨、論說、時評、著譯、調查、記事、法令、文牘、說叢、文苑、小說、圖畫、問答、附錄，凡十四門，議論宏通，記載詳確，說叢、小說各門饒有趣味，誠報界之偉觀，而立憲國民之糧也。定閱全年六元五角，……上海四馬路國風報館。」（註五）

附錄：國風報敘例（註六）

天相中國，誕我德宗景皇帝，滂沛德音，布立憲之政，以垂諸無窮，而施諸罔極。今上皇帝善繼善述，申明盛典，而光大之，將以開百王未有之治，而鑒率土具瞻之望，聖神文武，重熙累洽，自古聖賢之君，其體國子民之業，布在方策，若夫公天下之盛心，與夫措施規模之宏遠，則未聞有聖聖相繼如今日者也。蓋聞諸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伏惟我德宗景皇帝，我今上皇帝，所以覆幬吾民而勤育之者，既已仁至義盡而無以復加。自今以往，其果能厝國家於長治久安，以遠慰在天之靈，而近紓宵旰之憂與否，則舉國百僚士庶之責也。夫立憲國之君主，其神聖不可冒犯之，實遠過於專制國，故決無或負政治上之責任，而一切用人行政，當由政府大臣任其勞，其有闕失，亦惟政府大臣尸其咎。苟為政府大臣者，唯阿旅進退不事事，而仍以衡石景畫之役，重勞君上，或舉

措乖方，貽誤國家，則託於奉令承敎出納王命，不自引責，而使君上代吾受過以爲民怨府，此皆所以賊害皇室而與立憲主義最相反背者也。坐是之故，今後之爲政府大臣者，苟非精白乃心，有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節操，常惻然以憂天下爲心而舍私利以徇國家之急者，則不容濫竽於其位，固不俟論。然又非僅能是而已足也，必其識足以通古今之變，洞庶民之隱，知四國之爲然後能審時度勢以定一國政治之鵠，而無或舉標而遺本，圖小而失大，見近而忘遠，然後能使一方之福，與全國之休常相調合，使百年之計與救時之策，各適其宜，此以言乎施政之本原由。若夫如何而能網羅俊傑，使之在位，如何而能董率百僚，使咸率職，內而政府全部，如何而能統一之，使權限各伸，而步趨罔歧；外而國民議會，如何而能應對之，使嘉謨畢采，而橫議不行；下而大小僚屬，如何而能導督之，使治具日張，而官邪無作，恒視此十數大臣之器量才略，而一國之榮悴與替託命焉。其他一切官吏，其最急者當務德性純白，忠於厥職，亦固無論，而又須於今世所謂普通常識爲士大夫所不可闕者，皆能知其崖略，而於其所司之本職，尤須能深明國家所以建置委任之意，於其中條理，纖悉周備，靡不察究，而廣之以閱歷，厲之以精進，然後舉國有方新之氣，而庶績奏咸熙之。實若是乎立憲國之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其責任如此其洪大，其資格如此其嚴重也。若夫吾儕小民，其在疇昔，則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己爾，謹身節用媚茲一人，以俟驅策己爾，寒則待上之爲我，衣餓則待上之爲我食，患難則待上之爲我捍，邪僻則待上之爲我坊，故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壹皆委諸肉食之謀，而無取爲出位之議也。至於立憲國民則不然，國家畫出行政權之一部分，責諸地方自治，而使之助官治所不及，吾既爲城鎮鄉一公民，則城鎮鄉政之得失，吾與有責焉。既爲府州縣一公民，則府州縣政之得失，吾與有責焉。既爲省之一公民，則省政之得失，吾與有責焉。不寧惟是，數月以後，朝廷將使吾民舉其賢者，以入於資政院，數年以後，且使之爲獨立之一下議院，而舉凡一國之大政，皆將於此取進止焉。使國民而能守政治上之庸德，具政治上之常識，則其行此參政權也，必能匡政府之不逮，而進國家於安榮。其行此自治權也，亦必能造一方之福利，而置羣庶於衽席。而不然者，或聚武斷鄉曲之輩，而爲汚吏傳之翼，或羣放恣橫議之徒，而爲亂民齷之糧，兩者之性質，雖絕相反，要其不爲國家之福，而爲國家之禮則一也。若是乎立憲國之國民，其責任又如此其洪大，其資格又如此其嚴重也。然則自今以往，我政府大臣，一切官吏，及我國民欲救所以踐此責任，而備此資格，其道何由

，曰是貴有健全之輿論也已矣。夫立憲政治者，質言之，則輿論政治而已。先帝知其然也，故大詔曰，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蓋地方自治諸機關，以及諮議局資政院，乃至將來完全獨立之國會，凡其所討論設施，無一非輿論之返照，此事理之至易覩者，無待贅論。即政府大臣以至一切官吏，現已奉職於今日預備立憲政體之下，則無論若何強幹，若何腐敗，終不能顯違祖訓，而故與輿論相抗，此又事勢所必至者也。夫輿論之足以爲重於天下，固若是矣，然又非以其名爲輿論而遂足貴也。蓋以聲相聲，無補於顛仆，以狂監狂，只益其號呶，俗論妄論之誤人國，中外古今，數見不鮮矣。故非輿論之可貴，而其健全之爲可貴，健全之輿論，無論何種政體，皆所不可缺，而立憲政體，相諸尤殷者。則以專制時代之輿論，不過立於輔助之地位，雖稍老雜而不爲害，立憲時代之輿論，常立於主動之地位，一有不當，而影響直波及於國家耳。然則健全之輿論，果以何因緣而始能發生乎？竊嘗論之，蓋有五本：一曰常識。常識者，謂普通學識，人人所必當知者也。夫非謂一物不知，而引以爲恥也，又非謂窮學理之遠奧，析同異於豪芒也，然而自然界社會界之重要現象，其原理原則，已經前人發揮盡致，爲各國中流社會以上之人所盡能道者，皆須略知之。又本國及世界歷史上之重大事實，與夫目前陸續發生之大問題，其因果相屬之大概，皆須略知之，然後其持論乃有所憑藉。自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不然者，則其實至脆而易破，苟利害之數，本已較然甚明，無復辨難之餘地，而欲陳無根之義以自張其軍，則人或折以共信之學理，或駁以反對之事例斯頃刻成糞粉矣，此坐常識之不足也。二曰真誠。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輿論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必賴多人而多人又非威勢脅以結集者也，而各憑其良知之所信者而發表之，必多數人誠見其如是，誠欲其如是，然後輿論乃生，故虛僞之輿論，未有能存在者也。今世諸立憲國，其國中之輿論，大率有數派，常相水火，然倡之者，罔不以誠。誠者何，曰以國家利害爲鵠而不以私人利害爲鵠是已。蓋國家之利，本有多端，而利又怪必與害相緣，故見智見仁，權輕權重，感覺差別，異論遂生，而莫不持之有故，言故成理。若夫懷挾私計，而欲構煽輿論，利用之以供少數人之芻狗，則未有能久者也。三曰直道。國之所貴乎有輿論者，謂其能爲國家求多福，而捍禦其患也。是故有不利於國民者，則去之當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然凡能爲不利於國民者，則必一國中強有力之分子也。故必有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之精神，然後輿論得以發生。若平居雖有所主張，一

遇威怖，則噤如寒蟬，是腹誹也，非輿論也。甚欲依草附木，變其所主張者以迎合之，是妖言也，非輿論也。四曰公心。凡人類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雖甚美，其中必有惡者在，雖甚惡，其中必有美者在，故必無辭於其所好惡，然後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見。若懷挾黨派思想，而於黨以外之言論舉動，一切深文以排擠之，或自命為祖護國民，而於政府之所設施，不問是非曲直，不顧前因後果，而一惟反對之為務，此皆非以沽名即以快意，而於輿論之性質，舉無當也。五曰節制。近儒之研究羣衆心理學者謂，其所積之分量愈大，則其熱狂之度愈增。百犬吠聲，聚蚊成雷，其涌起也若潮，其颺散也若霧，而當其熱度最高之際，則其所演之幻象噩夢，往往出於提倡者意計之外，甚或與之相反，此輿論之病徵也。而所以致病之由，則實由提倡者職其咎，蓋不導之以真理，而惟務撓之以感情，迎合佻淺之性，故作偏至之論，作始雖簡，將畢乃鉅，其發之而不能收，故節制尚焉。以上五者，實為健全輿論所不可缺少之要素，故命之曰本，而前三者則其成全之要素，後二者則其保健之要素也。

夫健全輿論云者多數人之意思結合，而有統一性繼續性者也，非多數意思結合，不足以名輿論，非統一繼續不足以名健全。苟缺前三者，則無所恃以為結合意思之具，即稍有所結合，而斷不能統一，不能有力，其究也等於無有，如是則輿論永不能發生，輿論永不能發生，則憲政將何賴矣。苟缺後二者，則輿論未始不可以發生也，非惟可以發生，或且一時極盛大焉，然用偏心與恃客氣，為道皆不可以持久，故其性質不能繼續，不轉瞬而灰飛煙滅，而當其盛大之時，則往往破壞秩序，橫生枝節，以貽目前或他日之憂，如是則輿論不為國家之福，而反為病，輿論不為國家之福，而反為病，則憲政益將何賴矣。然則今日欲求憲政之有成，亦曰務造成健全之輿論而已矣，欲造成健全之輿論，亦曰使輿論之性質，具此五者而已矣。欲使輿論之性質具此五者，亦曰造輿論之人，先以此五者自勉，而更以之勉國人而已矣。夫輿論之所自出，雖不一途，而報館則其造之之機關之最有力者也。吾於是謂欲盡報館之天職者，當具八德；一曰忠告，忠告云者，兼對於政府對於國民言之，無論政府或國民，苟其舉動有不軌於正道，不適於時勢者，皆竭吾才以規正之，而不可有所瞻徇容默，不可有所袒庇假借，而又非嬉笑怒罵之謂也。嬉笑怒罵之言，徒使人怨毒，而不能使人勸使人懲，且夫天下雖至正之理，至重之事，而一以談諧出之，則聞者亦僅資以為談柄，而吾言之功用損其什八九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以動懇惻怛之意將之，法語巽言，間迭並用，非極聲

羣，固當一瘡，如終不瘡，非吾罪矣。二曰嚮導。嚮導亦兼政府國民言之，今茲之改革政體，實迫於世界大勢，有不得已者存，政府國民雖塗飾敷衍者，居大多數，然謂其絕無一毫向上欲善之心，亦太刻論也，顧雖曰有之，而不知何塗之從，掖而進之先覺之責也，斯所謂嚮導也。雖然爲嚮導者，必先自識塗至熟，擇塗至精，然後有以導人，否則若農父告項王以左，左乃陷大澤矣。又必審所導之人，現時筋力之所能逮，循漸以進，使積跬步以致千里，否則若屈子夢登天，魂中道而無抗矣，故嚮導之職，爲報館諸職之幹，而舉之也亦最難。三曰浸潤。浸潤與煽動相反對，此二者皆爲鼓吹輿論最有力之具。煽動之收效速，浸潤之收效緩，顧收效速者，如華嚴樓臺，彈指旋滅，收效緩者，如積壤泰華，閱世愈堅。日煽動所得，爲橫溢之勢力，故其弊之蔓延變幻，每爲煽動之人所不及防。浸潤所得，爲深造之勢力，故其效之錫類溥施，亦每爲浸潤之人始願不及。此兩者之短長也。四曰強聒。所責乎立言者，貴其能匡俗於久敝，而慮事於未然也。夫久敝之俗，則民庶所習而安之者也，未然之事，則庸愚所驚而疑之者也，懲其所習安，而勸其所驚疑，其自始格格不相入宜也。是故立言之君子，不能以一言而遂足也，不能以人之不吾信而廢然返也，反覆以諫，若孝子之事父母，再三以濟，若良師之誘童蒙，久之而熟於其耳，又久之而鑒於其心矣。咀勉同心，不宜有怒，風人之旨也。寧適不來，靡我不顧，小雅之意也。五曰見大社會之事至顯也，其應於時勢之遷移，而當有事於因革損益者，不可勝舉也。今之政俗，其殃國病民者，比比然也，豺狼當道而問狐狸，放飯流歡而責無齒決，蔑克濟矣。故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必綱舉而自始張，非萌目之可以已，而先後主從，則有別矣。六曰主一。鏗而舍之，朽木不折，狐狸狐掘，效適相消。今之作者，其知悔矣，故必擇術至慎，持義至堅，一以貫之，徹於終始，凡所論述，百變而不離其宗，然後入人者深，而相孚者篤也。若乃○○雜報，專務財利，並無宗旨，或敷衍陳言，讀至終篇，不知所指，或前後數日，持論矛盾迷於適，從此則等諸自，郛可無譏焉。七曰旁通。吾言輿論之本，首舉常識，夫常識者，非獨吾有之而可以自足也。輿論之成，全恃多數人良知之判斷，常識缺乏則判斷力何自生焉。必集種種資料以饋之糧，使人人得所憑藉，以廣其益而眇其思，則進可以獲攻錯，而退可以助張目矣。而所饋之糧，能否樂饑，是又在別擇之識，非刻舟所能語也。八曰下逮。下逮云者，非必求牧豎傳誦，而寵婢能解也。吾國文字輿衍，教育未普，欲收效，談何易焉，若惟此之務，必將流於猥褻，勸百諷一而已。雖然即以士大

夫論，其普通智識程度，亦有限界，善屬民者，其所稱道之學識，不可不加時流一等，而又不可太與之相遠，如相瞽然，常先彼一跬步間斯可矣，吾超距而前，則彼將仆於後矣，恒謹於此，斯曰下逮。若夫修談學理，廣列異同，自炫其博，而不顧讀者之惟恐臥，此則操術最拙者也。吾竊嘗懷此理想，謂國中苟有多數報館，能謹○五本，而修此八德者，則必能造成一國健全之輿論，使上而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下而有參政權之國民，皆得所相助，得所指導，而立憲政體乃有所托命，而我德宗景皇帝憑几末命，所以屬望於我國民者爲不虛，而國家乃可以措諸長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與各國爭齊盟。吾念此久矣，國中先進諸報館，其果已悉與此理想相應與否，吾所不敢知，然而聲期相應，德欲有隣，驚駭十駕，不敢不勉，爰與同志，共宏斯願。自抒勞苦之歌，冀備輶軒之采，十日一度名曰國風，所含門類，具於左方：

自我天覆，油油斯雲，大哉王言，其出如綸，錄論旨第一。
三年蓄艾，一秋餐菊，杜牧罪言，賈生痛哭，錄論說第二。
見兔顧犬，知人論世，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錄時評第三。
他山攻錯，羣言折衷，取彼楚禱，振我宋聲，錄著譯第四。
料民間俗，纖悉周備，網羅日知，以供歲比，錄調查第五。
謀及庶人，周知四國，十口相傳，一樹百穫，錄記事第六。
李悝六篇，蕭何九章，式我王度，示我周行，錄法令第七。
山公啓事，子駿移書，徵諸文獻，以廣外儲，錄文牘第八。
如是我聞，其曰可讀，夢溪筆談，亭林日錄，錄談叢第九。
梁苑羣英，建安七子，其風斯好，其文則史，錄文苑第十。
小道可觀，綴而不忘，九流餘裔，班志所詳，錄小說第十一。
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既竭吾才，求其友聲，錄答問第十二。
東方畫像，摩詰聲詩，溯洄可從，臥游在茲，插錄圖畫第十三。

文約義豐，語長心重，宿儒咋舌，老嫗解誦，附錄政學淺說第十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九，頁一七。

註二：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五二。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五輯，臺北，文海出版社，五九年二月初版。

註三：同前，頁二五。

註四：同前，頁二二四。

註五：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十九，頁三〇九。

註六：宣統二年正月四、五日「上海時報」。

十二日（二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等尋覓達賴，迎護回藏，善為開導。

本月初三，川軍入拉薩，達賴驚懼出奔。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尋覓達賴回藏，並開導之，諭曰：

「電寄駐藏大臣聯豫等，據電奏：達賴聞大兵將至，夜竟逃去等語。著該大臣等，迅即跟蹤尋覓，究係逃往何處，如探有下落，務即派員迎護回藏，善為開導，告以此次大兵入藏，係為保護黃教，安輯藏番起見，該達賴毋得驚慌疑懼，徒滋分擾，並將辦理情形，隨時電奏。」（註一）

達賴之代表抵京，晤駐京英使朱邁典，請求援助。（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二九，頁一九。

註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四九。

十五日（二月二十四日） 孫先生文函荷馬李（Homer Lea）將儘速與波司（Charles B. Boothe）會晤。

荷馬李為美國天才軍事學家，以幼年貧病身軀細小而駝，雖未能參加軍旅生活，然狂熱於軍事學之研究。為準備參加中國革命，曾在舊金山習中文數年。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孫先生至舊金山時，因華僑同志之介紹，得識荷馬李。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荷馬李出版其軍事學名著「無知的勇氣」（The Valor of Ignorance）一書，孫先生讀之，大為贊賞。去年冬，孫先生由英倫至紐約，曾邀請荷馬李前往紐約會晤，並由容閔轉邀另一美國人波司同往。因彼等對於中國局勢之發展，已在不斷注意研究，並曾討論如何實力援助問題。茲以荷馬李因病，不克前往紐約，請孫先生來西岸洛杉磯（Los Angeles）晤談。孫先生抵舊金山後，即接荷馬李正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一日）來函。本日，孫先生函覆將儘速往晤荷馬李與波司。（註一）

駐美俄使照會美政府，謂錦州瓊瑋鐵路線侵害俄國之軍事經濟利益，勸另改為北京至庫倫恰克圖，接西伯利亞大鐵路線。（註二）

註一：國父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覆荷馬李英文函影件，國史館庫藏史料，又見「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二九九。

註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四九。

十六日（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革西藏活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

結達賴喇嘛名號，令駐藏大臣聯豫尋求靈異小兒，另立新達賴。

本日，清廷諭命革去西藏達賴喇嘛名號，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開缺，諭曰：

「西藏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結，夙荷

先朝恩遇至優極渥，該達賴具有天良，應如何虔修經典，恪守前規，以期傳衍黃教，乃自執掌商上事務以來，驕奢淫佚，暴戾恣睢，爲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爲，擅違朝命，虛用藏衆，輕起釁端。光緒三十年六月間，乘亂潛逃，經駐藏大臣以該達賴聲名狼藉，據實糾參，奉

旨暫行革去名號。迨該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藏，朝廷念其遠道馳驅，冀其自新悔改，飭由地方官隨時存問照料。

前年來京展覲，

賜加封號

錫寶駙蕃，並於起程回藏時，派員護送。該達賴雖沿途逗遛，需索騷擾，無不量予優容，曲示體恤，寬既往而策將來，用意至爲深厚。此次川兵入藏，專爲彈壓地方，保護開埠，藏人本無庸疑慮，詎該達賴回藏後，布散流言，藉端抗拒，誣詆大臣，停止供給，疊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前據聯豫等電奏，川兵甫抵拉薩，該達賴未經報明，即於正月初三日夜內潛出，不知何往。當經諭令該大臣設法追回，妥爲安置，迄今尙無下落。掌理教務，何可迭次擅離，且查該達賴反覆狡詐，自外生成，實屬上負國恩，下辜衆望，不足爲各呼圖克圖之領袖。阿旺羅布藏吐布丹甲錯濟寨汪曲卻勒朗結，著即革去達賴喇嘛名號，以示懲處。嗣後無論逃往何處，及是否回藏，均視與齊民無異。並著駐藏大臣迅即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繕寫名籤，照案入於金瓶，掣定作爲。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奏請施恩，俾克傳經延世，以重教務，朝廷彰善癉惡，一秉大公。凡爾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諭之後，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負朕綏靖邊疆維持黃教之至意，欽此。」（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六日

三六

按：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英兵入藏，經駐藏大臣參奏，奉旨暫行革去達賴名號，其後達賴行抵庫倫，折回西寧暫住，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入京陛見，加封成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遣回西藏。不意達賴自回藏後，竟散布謠言，謂朝廷欲滅黃教，煽惑藏人，圖謀反叛。幸藏人知其詭計，不聽其言。達賴又謂英國通商，有害西藏，欲圖暗中阻撓。清廷聞之，恐其生事，去年冬間，特飭四川總督趙爾巽派知府鍾穎率兵二千，前往拉薩駐紮，以便彈壓地方，保護商埠。既已論知達賴，並令駐藏大臣妥爲開導，詎達賴先則布散流言，抗拒大兵，繼竟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川兵甫抵拉薩時，私帶從人逸去，經駐藏大臣奏聞，故降諭革去其名號，並令駐藏大臣，訪尋靈異幼子數人，照案繕籤掣定，作爲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傳經嗣法，以重教務。（註二）

清御史江春霖劾慶親王奕劻。

新疆道監察御史江春霖痛劾慶親王奕劻老奸竊位，多引匪人，請特簡忠良，嚴杜濫進，詞連袁世凱及陳夔龍、朱家寶、徐世昌、張人駿、楊士琦、孫寶琦、寶棻、恩壽、馮汝驥等。本日諭曰：

「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一摺，朝廷虛衷納諫，博採羣言，然必指陳確實，方足以明是非。該御史所奏，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各節，果何所據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欽此。」（註三）

江春霖原奏曰：

「奏爲老奸竊位，多引匪人，非特簡忠良，嚴杜濫進，不足挽危局，而贊大猷，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溯戊戌變政，全局爲前軍機大臣袁世凱一人所壞，世凱因得罪先帝，乃結慶親王奕劻爲奧援，排斥異己，偏樹私人，包藏禍心，覬覦非望。幸而瞿鴻禨退，先朝起監國攝政王以鎮之，世凱進，先朝又召閣臣張之洞以參之，天與人歸，謀不得逞。及我皇上御極，首罷世凱，奕劻恭順以聽，而其黨亦慄慄危懼，中外相慶，以爲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窺見朝廷意主安靜，異派無所登庸要津，仍各盤據，而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署郵傳部

侍郎沈雲沛，復爲畫策，汚名嫁與他人，而已陰收其利，被劾則力爲彌縫，見缺又薦引填補。就衆所指目而言，江蘇巡撫賈葵、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則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則其姪婿。浙江鹽運使衡吉，則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則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則其子載振之乾兒。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則世凱所薦。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西巡撫馮汝驤，則世凱之戚，亦緣世凱以附奕劻，而陰相結納者，尚不在此數。樞臣名有五人，實仍一人攬權而已。現查軍機大臣戴鴻慈，業已出缺，若我皇上監國攝政王復聽奕劻薦引私人，或誤用老邁庸懦者，充數伴食，大局之壞，何堪設想。臣在先朝，劾奕劻父子及世凱者，疏凡八上，皇上臨御以來，亦屢有言，均未荷蒙鑒納。賤不謀貴，疏不謀親，何苦數以取辱，但念蒙恩寬免處分，並諭指陳遠大，樞臣賢否，實爲治亂攸關遠大，孰有過於是者，緘口不言，撫衷滋疚。敢懇聖明，攬天下才極一時選，不論官階崇卑，是否現任，破格擢用，俾效贊襄古人夢卜求賢，版築屠釣，皆立作相。欲建非常之業，必用非常之人，固未嘗以成例拘也。不避冒瀆，披瀝上陳，伏乞皇上聖鑒，獨斷施行，謹奏。」（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第八百三十四號，頁二一三。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二期，記載第一，頁二一—二二。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第八百三十四號，頁三。

註四：「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八百三十八號，頁十二。

十七日（二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妥籌規畫藏事。

本日，清廷諭曰：

「昨經降旨，將達賴革去名號，溫宗堯開缺赴川，所有藏中一切善後事宜，即責成聯豫，悉心經理。另選達賴，原爲維持黃教，自應體察番情，查照例案，妥慎辦理。川兵業已抵藏，著即妥爲布置，藉資鎮懾，必須申明紀律，嚴加約束，毋令絲毫滋擾。其餘練兵、興學、墾荒、開礦、以及振興實業、利便交通、添置官吏諸大端，均應及時妥籌，次第規畫，固不可稍事操切，亦不可坐失事機。該大臣向來辦事盡心，於藏中情形，亦甚熟悉，朝廷既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七日

三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七日

三八

以重寄，務當殫竭心力，勉爲其難，如有與川省關涉事件，著電商趙爾巽協力通籌，務臻妥善，並將籌辦情形，隨時電奏。」（註一）

清廷從御史陳同善奏，命各省督撫遵照定章，調委州縣，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二。

御史陳同善奏，略曰：

「直省各督撫，於實缺州縣，仍復多令舍其本任，調署別缺，無令在各局所當差，轉將本缺改委別項人員署理。其委署人員，或有不合例者，則率皆聲明爲地擇人，破格拔用，至委署期滿，又另以他員易之，並有由前屆委署之員自行覓代，隨後稟准補扎者輾轉相循，爲數日衆，往往有一縣之中，每歲新舊任代卸至再至三者，亦有一懸懸十餘年不見一實缺人員到任者，通各省計之，此項調委人員，實佔實缺十分之六七。使其人而果賢也，署代之限，不過期月，而地方政務，百端待理，孰應興，孰應革，孰應整頓，孰應更張，情形未及熟悉，布置未及就緒，而已限滿受代而去，雖以龔黃處此，恐亦無所措手矣。使其人而不賢也，既以非其本任，遇事先存觀望之心，又以署係暫時，屆限不慮考成之及，地方利病之不知，民間疾苦之不問，惟日夕營營，百方賄託，爲交卸後改委他處地步，其甚者，至於蝕公款以彌私虧，剝民膏以飽慾壑，是不啻以州縣爲市場，以衙署爲傳舍，非以求治安，實以滋擾累而已，如是則吏治安得不壞，民命安得不疲。推原州縣調委所以日多之故，或因爲在任人員規避處分，或因爲候補人員廣籌出路，或因各州縣缺分肥瘠不等，開此遞互調署之途，以資調劑，爲各州縣謀誠善矣，其如國計民生之日就疲沓何。臣愚以爲居今日而言整飭吏治，必應自慎揀州縣始，重州縣之職守，必應自責成實缺始，未有實缺州縣之責成不專，而猶可與言吏治者，相應請旨飭下吏部，申明定章，通行各省，所有各州縣委署代理人員，均應恪遵乾隆年間聖訓辦理，每季彙奏，務須將從前歷屆奏報調委各員，已否交卸，有無續委之處，開單聲明，奏交吏部，以便綜計全數，認真查核，總以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二爲限，若額限外確有人地相需者，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分別改補調補，務期各理各任，以重地方。」（註二）

本日清廷諭曰：

「嗣後該督撫等務當遵照定章，調委各員，不得過實缺十分之二，仍於每季彙奏，開單聲明，毋得視為具文。如實有人地相需者，准其體察情形，分別改補調補，俾得各理各任，以重地方。」（註三）

英國抗議中國進兵西藏。

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本日照會清外務部，抗議中國進兵西藏，其照會略云：

「西藏所歷情形，與英國邊界各鄰邦，均有關係，而鄰邦內尤親者為廓爾喀，凡應行設法保其權利之處，英政府無可攔阻。且既與中藏立有約章，英政府應望中國政府於開辦有類於欲行傾倒藏英一九〇四年及中英一九〇六年各約所立關係國政各節之政策時，至少先行和平解釋。查一九〇四年條約係由西藏政府商定後，由貴政府允定者，諒在洞鑒之中，是以本國政府意中即望仍有西藏切實政府，以便隨時與其按以上所述兩次條約，商辦事宜。」（註四）

英使照會內所稱「仍存西藏切實政府」，含有二種意義，一則深恐我國將西藏改為行省，一則為保留達賴名號。英政府視達賴即西藏政府，清廷既明令斥革達賴名號，即無異推翻其政府。該照會中又提到廓爾喀問題，因廓向為中國屬國，英國前與廓爾喀訂約，未經中國承認，故乘機提出，以作進一步之要索。（註五）

按：川軍入藏係於宣統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八月十一日）起程，時達賴已在返藏途中，聞悉乃遲疑不前，除指揮藏人阻止川軍入藏外，並於十月廿五日（十二月七日），在距離拉薩約半日路程納楚加，遣人送出電報三通，託江孜英商務委員代發，分致英俄駐京公使。其中一通，聲言漢藏雖屬一家，而近來駐藏官趙爾豐、聯豫等種種措施，咸不利於藏人；藏人向清廷聲訴，彼等從中顛倒是非，不以真情上達；又派大批軍隊入藏，以消滅西藏宗教。因此，呼籲各國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議，要求撤回川軍。（註六）達賴返藏後，於同年十二月廿一日（一九一〇年元月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七日

卅一日)又致電印度政府，謂中國軍隊正向西藏進發，建議印度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覺書，聲言一切擾亂邊境行動，印度不能漠視置之。本年元月初二日(二月十一日)，英國印度總督莫萊通告英外務大臣格雷，應向清廷提出覺書；同時，印度總督深信，由於中國當局把持西藏政權結果，將會帶給印度邊境重大威脅。彼將此項意見，電訊駐京公使朱邁典，此時朱邁典離北京，由代辦麻勒氏(Miller)來電表示意見後，即向清外務部建議，認為念及英國對華對俄條約關係，更念及以往英國對西藏政策歷史淵源，英政府所處之地位，自然極端困難，不容提出強烈的抗議。惟有下列數點，堅持應向中國政府鄭重表示：

一、英政府雖無意干涉西藏內政，惟對擾亂彼邦和平行動，未能漠然視之。彼邦不僅與英印毗連，且與印邊鄰國廓爾喀關係極為密切，如果情勢險惡，廓當局認為必要時，吾人勢須採取相當手段，以保護其利益。

二、基於中英藏間一切條約規定，中國政府對藏政策如有改變，事先至少應以友誼態度向英方解釋，否則，顯然有意違反約中「維持西藏政治現狀」的規定。

三、關於西藏未來的局勢，不管中國政府意向如何，英政府要求繼續保持西藏強力政府的存在，必要時，英國得根據拉薩條約及中英藏印條約的規定，進行一切交涉。(註七)

英外務大臣格雷贊同上述意見，即於正月十四日(二月廿三日)訓令駐北京英代辦麻勒本此旨趣，向華提出抗議。而川軍於三日抵拉薩，達賴當晚出奔，清廷於十六日諭令革其名號。是時麻勒亦已收到英政府訓令，即於同日向清外務部面遞照會云：

「英國雖聲明無意干涉西藏之內政，惟於該國有擾亂治安之事，亦不能漠然不問，蓋西藏不獨係英印近鄰，且與英印邊界各鄰邦，極為關切，而與廓爾喀尤甚……是以英國政府自應盼望中國政府，於所有舉辦之先，向英國政府解釋其意。若不先為解釋，則似有將光緒三十年之英藏條約及光緒三十二年之中英條約，所訂西藏政務條款破壞之意。」(註八)

清政府接獲該照會後，當即答覆麻勒，除將抄送當日諭旨外，並聲明「此係個人之事，與西藏政體無關。」同日下午麻氏又至外部，詢問中國派兵進藏原因，經外務部口頭答覆，謂派赴拉薩軍隊，總數不及二千，係由另一將

領率領，並非由趙爾豐氏直轄。中國政府之用意，不過是使藏境治安穩固，且不獨保護商埠，並可輔佐辦事大臣，督飭藏人遵約辦事，並無改變西藏現狀無以任何方式變革其內政之意。（註九）本日，英使復正式照會清外務部，抗議川軍入藏。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十，頁七一八。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二期，記載第一，頁二九—三十。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十，頁七。

註四：「宣統二年正月十七日英使致我外部照會」，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清字第九九號，卷一，頁六八。

註五：呂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八六。

註六：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〇九，臺灣學生書局，六三年八月景印出版。

註七：同註三，頁三一七。

註八：「宣統二年正月十六日英使致我外部照會」，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清字第九九號，卷一，頁五三。

註九：「宣統二年正月十六日我外交部復英使照會」，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清字第九九號，卷一，頁六二—六三。

十八日（二月二十七日） 舊金山中國同盟會總支部成立。

本日，中國同盟會美國總支部成立於舊金山。先是廣州新軍之役失敗後，孫先生文鑒於是役籌餉之困難，益覺美洲有成立中國同盟總支部之必要，遂令李是男等改組少年學社為同盟會，於是日在舊金山宣告成立。第一次舉行加盟禮，於夜間假朝尼街廣東銀行二樓西醫紐文診病室秘密行之，孫先生親為主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八日

四二

盟人。宣誓入會者有李是男、黃芸蘇、黃伯耀、許炯葵、趙煜、劉漢華、黃傑亭、李旺、劉達朝、黃經申、伍進、鄭暉、李梓青、崔通約、王和彩、胡祖張、張藹蘊、楊漢魂等十餘人。舊金山同盟會成立後，委林墨 (Winnemucca)、軒佛 (Hanford)、洛杉磯 (Los Angeles)、沙加免度 (Sacramento)、葛崙 (Coulard)、北加非 (Bakersfield)、非士那 (Fresno)、埃崙頓 (Isleton)、士得頓 (Stockton) 等埠相繼成立分會，連同紐約、芝加哥分會以舊金山同盟會為總會，舉張藹蘊起草章程，定名為「美洲三藩市中國同盟總會」，直接統轄美洲各分會。黨務日見興盛，各埠僑衆除陸續加入者復有黃超五、雷祝三、林朝漢、鄭林 (佐治)、朱卓文、司徒介臣、鄭占南、伍平一、劉博文、鄭灼、高廷槐、伍蕙泉、劉恢漢、朱漢彝、張漢俠等數百人。孫先生此次在美組織同盟會最關重要者，為擴大同盟會誓詞及改用會名，以前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今則易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十八字，又將盟書內「中國同盟會員」易為「中華革命黨黨員」。然對內對外，仍令照舊通用同盟會名義如故。是為孫先生此次遊美之創舉。(註二)

清以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牽涉瑣事，羅織多人，莠言亂政，有妨大局，命回原衙門行走。

先是清廷以監察御史江春霖彈劾奕劻事，諭其「明白回奏」，春霖奏曰：

「奏為遵 諭明白回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一摺，朝廷虛衷納諫，博採羣言，然必指陳確實方足以明是非，該御史所奏直隸總督陳夔龍為奕劻之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為載振之乾兒各節，果何所據而言，著江春霖明白回奏，欽此。仰見 聖明，咨詢，不厭，欽佩莫名，惟臣原奏實案恩壽孫寶琦為奕劻親家，志森為奕劻姪婿，衡古為奕劻邸內舊人，徐世昌為袁世凱所薦，

張人駿、馮汝驤爲袁世凱之戚，皆緣世凱以附奕劻各節。陛下均置不問，獨提陳夔龍、朱綸二事，著臣明白回奏，是臣所參八款皆實，疑此二事尙近曖昧，請據所聞明白陳之。陳夔龍繼妻爲前軍機大臣許庚身庶妹，稱四姑奶奶，拜奕劻福晉爲義母，許宅寓蘇州婁門內，王府致餽皆用黃匣，蘇人言之鑿鑿，夔龍赴川督任，畏道難逗留漢口，旋調兩湖實奕劻力。朱綸拜載振爲義父，係由袁世凱引進，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朱綸曾到其父吉撫署內謁，備紹衽人參珍珠補服等件送禮，朱家寶每於大庭廣衆誇予之能不以此事爲諱，現猶不時往來邸第，難掩衆人耳目，並非任意捏誣皇天后土，實式臨之，且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臣劾載振與袁世凱結拜弟兄，疏請語如涉虛甘坐誣謗，時奕劻、袁世凱同在軍機竟不敢辯前之，得實即可證後之，不虛原摺尙存可取覆按，臣豈不知蔣式瑗、趙啓霖皆以劾奕劻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恐無汲引私人貽誤大局，激於忠悃冒昧直陳，恭考道光十六年，御史富隆額奏請究查，捏造浮言。宣宗成皇帝聖諭，若如該御史所奏，言官奏事，應究風之所自起，聞之所自來，是使進言之人，心存畏葸，瞻顧不前，必致民生疾苦，吏治廢弛，悉壅上聞，豈不於朝廷設立言官之意，與朕達聰明目之心，大相逕庭耶。所奏著毋庸議，欽此。臣職在風聞言事，祖訓昭垂，有聞即應入告，人言藉藉，如此豈容畏葸瞻顧，不以上聞。緣奉 諭旨，據實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註二）

本日，清廷以其所奏，牽涉瑣事，羅織多人，謗言亂政，有妨大局，命回原衙門行走，諭曰：

「前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一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朝廷早鑒其誣妄。其中謂陳夔龍爲奕劻之乾女婿，朱家寶之子朱綸，爲載振之乾兒，尤屬荒誕不經，當即諭令明白回奏，茲據覆奏，率以數十年前捕風捉影之事，及攻訐陰私之言，皆屬毫無確據，恣意牽扯，謬妄已極。國家設立言官，原冀其指陳得失，有裨政治，若如該御史兩次所奏，實屬謗言亂政，有妨大局。親貴重臣，固不應任意詆誣，即內外大臣名譽所關，亦不當輕於污蔑，似此信口雌黃，意在沽名，實不稱言官之職。江春霖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欽此。」（註三）

達賴逃抵大吉嶺；清外務部照覆英使重視中英條約，決不因達賴一人之去留有所影響。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八日

四四

達賴於正月初三自拉薩出奔，本日抵達大吉嶺，印度總督訓令當地官員，應守局外，但鑒於達賴身份崇高，予以禮遇，可視為私人遊歷性質。（註四）外務部對昨日英使抗議川軍入藏及所提廓爾喀問題之照會，於本日照覆英使曰：

「西藏地方既經中英訂立條約，自應實行經理，乃藏民屢有阻梗情事，中國政府不能不派兵藉資彈壓……並擬請假道印度，派兵二千入藏，商請電轉貴國政府。此次已由陸路前往，仍僅二千之數，不過保護商埠，飭令藏民遵約辦事……迭電駐藏大臣遵守條約，如意整頓，保護僧庶，聯絡鄰邦，該地方當能安謐如常。中國政府重視中英條約，毫無破壞之意，決不因達賴一人之去留，有所改動。」（註五）

附錄：清外務部致四川總督趙爾巽，駐藏辦事大臣聯豫電。（註六）

十八日電計達，英使交節略後，復來照會，大致與前無異，惟稱英政府望仍存西藏切實政府，以便隨時按兩次條約商辦事宜，盼覆文時於將來中國於西藏如何擬辦，俾能以安心之語，詳報本國等因。本部當併覆以英政府無意干預西藏內政具級公誼，西藏既經中英訂約，自應實行經理，乃藏民屢行梗阻，我不能不派兵前往，藉資彈壓。前者中政府深信英國於我派兵前往綏靖地方，保護開埠諸事，必表同情，曾將此意面告，並擬假道印度派兵二千入藏，商請轉電政府。此次仍二千之數，不過保護商埠、飭藏民遵約辦理，事與巡捕無異，乃達賴藉端潛逃，朝廷明諭斥革另舉，實為維持黃教、綏靖地方起見。迭電駐藏大臣遵守條約，加意整頓，保衛僧庶，聯絡邦交，該地方當能照常安謐，不涉擾亂。中政府重視印藏條約，毫無破壞之慮，決不因一人之去留，於全局情形有所改動，中英邦交敦篤，必能體會此意，隨時協助，請轉達政府等語，希查照外務部。

清廷派盛宣懷充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註七）

盛宣懷，字杏蓀，江蘇武進人，以諸生納貨為主事，改官直隸州知州，累官至道員，嘗贊置輪船招商局，開採湖北煤鐵礦。歷署天津道、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道。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奉命督

造蘆漢鐵路。二十六年拳禍作，倡東南互保議。三十三年，授郵傳部右侍郎。宣統改元，奏請推廣中央銀行，改革幣制。本年命充紅十字會會長，中國有紅十字會自此始。（註八）

清廷以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為協辦大學士。（註九）

徐世昌，字菊人，號東海，直隸天津人。生於清咸豐五年（西元一八五五年）。其先世原為浙江鄞縣楊徐（村名）人。後由海道去津經商，遂居天津。旋又往河南營生，乃在河南落籍。早年在河南懷寧縣署充書吏，與袁世凱訂交莫逆，並資助徐赴京應試。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一年，袁世凱在小站督練新軍，以徐為營務處總辦（參謀）。後以營附保國會，倡新政，於戊戌政變後，因袁得免株連。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清廷在京師設練兵處，以袁世凱為會辦大臣，徐為提調。翌（三十）年，兵部侍郎秦綬章未就任，由徐署之。三十一年五月，以署兵部左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督辦政務大臣。未幾，會辦練兵事宜。八月，奉派與載澤、紹英、戴鴻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因遭革命志士吳樾在北京以炸彈襲擊，徐與紹英嚇得均不敢行。九月，清廷詔設巡警部，以徐為巡警部尚書。十二月，去「行走上學習」字樣。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因改官制，以巡警部為民政部，仍由徐為民政部尚書。三十三年三月，東三省改制後，將「盛京將軍」改為東三省總督，兼管將軍事務，由徐出任改制後第一任東三省總督。五月，始赴任。後以「督撫同城」有欠未妥，奏請裁撤奉天巡撫，至翌（三十四）年六月，奉天巡撫唐紹儀終以專使名義赴美，由徐奉命兼署奉天巡撫，於是東三省實權歸於統一。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正月，郵傳部尚書陳璧被免，以李殿林繼任。旋徐奉命內召返回京師。由徐補之。（註十）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八日

四六

清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戴鴻慈卒，追加太子少保銜，諡文誠。

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戴鴻慈於本月十三日卒（註十二），本日諭令追加太子少保銜，諡文誠。諭曰：「協辦大學士尙書戴鴻慈忠清亮達學識闡通，由翰林疊掌文衡，游陟清要擢任正卿，均能恪盡厥職，考察政治，尤能抉擇精微，有裨憲法，朕御極後，優加倚畀，俾參機務晉協綸扉，夙夜靖共深資，璧畫前因，偶患微疴，暫假調理方冀醫治，就痊長承恩，眷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子溥倫，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醑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二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伊子一品廕，生戴曾諤著以郎中補用，用示篤念，肅臣至意，欽此。」（註十二）

附錄：戴鴻慈傳（註十三）

戴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以編修督學山東。父憂歸，服除，督學雲南，後復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大考一等擢庶子。日韓啓舞，我軍屢挫，鴻慈連疏劾李鴻章調遣乖方，遷延貽誤，始終倚任丁汝昌，請予嚴懲，並責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肅軍紀，均不報。和議成，鴻慈奏善後十二策：（一）審敵情以固邦交；（二）增陪都，以資拱衛；（三）設軍屯，以實邊儲；（四）築鐵道，以省漕運；（五）開煤鐵，以收利權；（六）稅煙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練，以簡軍實；（八）廣鑄造，以精器械；（九）簡使才，以備折衝；（十）重牧令，以資治理；（十一）召對羣僚，以勵交修；（十二）變通考試，以求實用。遷侍講學士，督學福建，再遷內閣學士、學政報滿，假歸省墓。擢刑部侍郎，赴西安行，在上陳治本疏，又請建兩都，分六鎮，以總督兼經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撫以下，咸受節制。是年多，隨扈還京，轉戶部侍郎，時各省教案滋多，鴻慈請設宣諭化導，使以學政兼充，編輯。外交成案，頒發宣講。又請就翰林院，創立報局，各省遍設官報，議格不行時，設會議政務處，有奉旨交議事件，三品京堂以上與議。鴻慈請推行閣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見，屬官則呈堂代遞，可以收羣策、勵人才，下政務處採擇。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國，考求政治，鴻慈與焉。將發，

黨人挾炸藥登車狙擊，從者或被創，人情惶懼，鴻慈從容詣宮門，取進止，兩宮慰諭至泣下，遂行。歷十五邦，凡八閱月，歸國與戰澤、端方、尙其亨、李盛鐸等哀輯列國政要百三十三卷，歐美政治要義十八章，會同進呈，並奏言各國治理大略，以爲觀其政體。美爲合衆，而專重民權；德本聯邦，而實爲君主；奧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義同族，不免偏於集權；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進，其憲法出於自然之發達，行之百年而無弊。反乎此者，有憲法不聯合之國，如瑞典、挪威則分離矣；有憲法不完全之國，如土耳其、埃及，則衰弱矣；有憲法不允允之國如俄羅斯，則擾亂無已時矣。種因既殊，結果亦異，故有雖革政而適以召亂者，此政體之不同也。覘其國力，陸軍之強，莫如德；海軍之強，莫如英；國民之富，莫如美，此國力之不同也。窺其政略，則俄法同盟、德奧義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國勢之穩固，德法摩洛哥之會議，英俄東亞之協商，其對於中國者，德美海軍之擴張，美法屯軍之增額，又各審利害，以爲商業之競爭。蓋列強對峙之中，無有一國孤立可以圖存者，勢使然也。況人民生殖日繁，智識日開，內力亦愈以澎湃，故各國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亞之鐵路，或因商務而開巴拿馬之運河，或因國富而投資本於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驗其民氣，俄民志偉大而少秩序，其國失之無教；法民好美術，而流晏逸，其國失之過奢；德民性倔強而尙武勇，其國失之太驕；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國失之複雜；義民尙功利而近貪詐，其國失之困貧；惟英人富於自治自營之精神，有獨立不羈之氣象，人格之高，風俗之厚，爲各國所不及，此民氣之不同也。臣等觀於各國之大勢既如此，又參綜比較，窮其得失之源，實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維，然後可收舉國一致之益。否則名實相懸，有可以斷其無效者約有三端：一曰無開誠之心者國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賓古巴之敗，英鑒於美民反抗，而於澳洲、加拿大兩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權，致有今日之強盛，開誠故也。俄滅波蘭而用嚴法，以禁其語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權利者即波蘭人也，又於興學、練兵皆以專制爲目的，今滿洲之役不戰先潰，莫斯科聖彼得堡之暴動，即出於軍人與學生也，防之愈密，而禍即伏於所防之中，患更發於所防之外，不開誠故也。二曰無慮遠之識者，國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權，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權，故其中央與地方之機關同時進步，治大國與治小國固不侔也。德以日爾曼法系趨於地方分權，雖爲君主之國，而人民有參與政治之資格，法以羅馬法系趨於中央集權，雖爲民主之國，而政務操之官吏之

手，人民反無自治之能力，兩相比較，法弱於德有由來矣。三曰無同化之力者，國必擾，美以共和政體重視人民權利，雖人種複雜，而同化力甚強，故能上下相安於無事，土耳其一國之中，分十數種族，語言、宗教各不相同，又無統一之機關，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則種族尤雜，不下百數，語言亦分四十餘種，其政府又多歧視之意見，致有今日之紛亂，奧匈兩國雖同戴一君主，而兩族之容貌、習尚、語言、性情迥殊，故時起事端，將來恐不免分離之患，蓋法制不一，畛域不化，顯然標其名爲兩種族之國，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強者矣。此考察各國所得之實在情形也。竊惟學問以相摩而益善，國勢以相競而益強。中國地處亞東，又爲數千年文化之古國，不免挾尊己卑人之見，未嘗取世界列國之變遷，而比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陸軍製造各廠同時而興，聲勢一振，例之各省，差占優勝矣；然未嘗取列國之情狀而比較之也，故比較對於內，則滿盈自阻之心日長，比較對於外，則爭存進取之志益堅，然則謀國者亦善用其比較而已。又奏臣等曠觀世界大勢，深察中國近情，非定國是無以安大計，國是之要，約有六事：一曰舉國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國是採決於公論；三曰集中外之所長，以謀國家與人民之安全發達；四曰明官府之體制；五曰定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六曰公布國用及諸政務。以上六事，擬請明降諭旨，宣天下以定國是，約於十五年或二十年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又奏實行立憲，既請明定期限，則此十數年間，苟不先籌預備，轉瞬屆期必至，茫無所措。今欲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先從官制入手，擬請參酌中外，統籌大局，改定全國官制爲立憲之預備，均奉諭旨採納，遂定立憲之議。先是鴻慈奉使在途，已擢禮部尚書，及還，充釐定官制大臣，轉法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參預政務大臣。時法部初設，與大理院畫分權責，往復爭議，又改併部中職掌，於是京外各級審判廳，次第設矣，又採英美制，創立京師模範監獄。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職，溫慰慰留，兩宮升遐，力疾視事。宣統元年，賞一等第三寶星，充報聘俄國專使大臣，禮成，返國奏言：道經東三省，目擊日俄二國之經營殖民地，不遺餘力，非急籌抵制，無以固邊圉，非振興實業，擴其自然之利，無以圖富強，請速辦墾殖森林二端，俟財力稍裕，再籌興學路礦兵屯各事，以資捍衛，臚陳辦法，得旨下所司議行。是年八月，命入軍機，晉協辦大學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謚文誠。

清廷命內閣學士吳郁生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註十四）

吳郁生，江蘇元和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進士，光緒三十四年，署理民政部右侍郎，同年八月，署理郵傳部左侍郎。（註十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〇〇。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八百三十八號，頁一三一—一四。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正月十九日，第八百三十六號，頁三。

註四：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三。

註五：「宣統二年正月十八日發英國公使朱邇典照會」，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清字第九九號，卷一，頁七三—七四。

註六：「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三，頁二六—二七。

註七：同註三，頁四。

註八：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頁一五三—一五三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註九：同註三。

註十：陳錫璋著：「細說北洋」，頁一六七—一六八。

註十一：「東方雜誌」，七卷二期，頁二一。

註十二：同註三，頁二—三。

註十三：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二六。中華文史叢書之八十二，民初刻本影印，王有立主編，華文書局印行。

註十四：同註三。

註十五：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三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八日

十九日（二月二十八日）

孫先生文在舊金山演說，認為「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

性命之惟一法門」。

如下：

本日，孫先生文在美國舊金山麗蟬戲院對華僑發表演講，講題為「中國革命之難易」，茲誌其講詞

「今日所欲與諸君研究者，為革命問題。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爲普通名詞，第恐諸君以爲革命爲不切於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爲吾人今日保身家、救性命之唯一法門。諸君今日之在美者，曾備受凌虐之苦，故人人憤激。前有抵制美貨之舉，今有爭烟治埃崙之事，皆欲挽我利權，圖我幸福耳。而不知一種族與他種族之爭，必有國力爲之後援，乃能有濟。我中國已被滅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同胞之在南洋荷屬者，受荷人之苛待，比諸君在此之受美人苛待，尤甚百倍。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滅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故曰革命爲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門，而最關切於人人一己之事也。」

乃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爲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而不知革命者，乃聖人之事業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千年來，慣受專制君主之治，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他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可由議院立法改良之；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聖之事業，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辭也。

中國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國今日已爲滿洲人所據。而滿清之政治，腐敗已極，遂至中國之國勢，亦危險已極，瓜分之禍，已岌岌不可終日，非革命無以救重亡，非革命無以圖光復也。

然有卑劣無恥，甘爲人奴隸之徒，猶欲倚滿洲爲冰山，以排革命爲職志，倡爲邪說，曰保皇可以救國，曰立憲可以圖強。數年前諸君多有爲其所惑者，幸今已大醒悟。惟於根本問題，尚未見到，故仍以滿洲政府爲可靠，而欲

枝枝節節以補救之，日倡教育，興實業，以爲此亦救國圖強之一道。而不知於光復之先而言此，則所救爲非我之國，所圖者乃他族之強也。況以滿洲政體之腐敗，已成不可救藥，正如破屋漏舟，必難補治，必當破除而從新建設也。

所以今日之熱心革命者，多在官場及陸軍中人，以其日日親見滿洲政府之種種腐敗，而確知其無可救藥，故身雖食虜朝之祿，而心則不忍見神明種族，與虜皆亡也。其已見於事實者，則有徐錫麟、熊成基；其隱而未發者。在在皆是。惜乎美洲華僑去國太遠，不知祖國之近情，故猶以爲革命不過爲小人之思想，而不知實爲全國之風潮也。

又有明知革命乃應爲之事，惟畏其難，故不敢言者。此真苟且偷安之涼血動物，而非人也。若人者必不畏難者也，如諸君之來美，所志則在發財也。然則天下之事，更有何事難過於發財乎？然諸君無所畏也，不遠數萬里，離鄉別井而來此地，必求目的之達而後已。今試以革命之難與發財之難而比較之，便知發財之難，必難過於革命者數千萬倍也。何以言之？以立志來美發財者，前後不下百數十萬人也，然其真能發財者有幾人乎？在美發財過百萬者，至今尙無一人也。而立志革命之民族，近百餘年來如美、如法、如意大利、希臘、土耳其、波斯、並無數之小國，皆無不一一成功。如是，凡一民族立志革命者，則無不成功。而凡人立志發財，則未必成功，是故曰革命易而發財難也。又一民族立志革命，則一民族之革命成功；而千萬人立志發財，則幾無一人能達發財之目的。故曰發財之難，過於革命者，有千萬倍也。以有千萬倍之難之發財，而諸君尙不畏，今何獨畏革命之難哉？

今日有志革命而尙未成功者，祇有俄羅斯耳；然此亦不過一遲早問題，其卒必能抵於成，則不待智者始知也。今又以俄國革命之難，與中國革命之難而比較之。俄帝爲本種之人，無民族問題之分；且俄帝爲希臘教之教主，故尙多奴隸於專制、迷信於宗教者，奉之爲帝天。又俄國政府有練軍五百萬，爲之護衛，此革命黨未易與之抗衡也。俄民之志於革命者，祇苦專制之毒耳。中國今日受滿政府之專制甚於俄，而清政之腐敗甚於俄，國勢之弱甚於俄。此其易於俄者一。清帝爲異種，漢人一明種族之辨，必無認賊作父之理。此其易於俄者二。中國人向薄於宗教之迷信，清帝不能以其佛爺、拉麻等名詞而繫中國人之信仰。此其易於俄者三。又無軍力之護衛。此其易於俄者四。俄人革命，雖有種種之難；然俄國志士決百折不回之志，欲以百年之時期，而推倒俄國之專制政體，而達政治社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十九日

五二

兩革命之目的。中國之革命，有此種種之易，革命直一反掌之事耳。惟惜中國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發此志願，是中國革命之難，不在清政府之強，而在吾人之志未決。望諸君速立志以實行革命，則中國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註一）

清廷不許御史胡思敬等奏請江春霖留任効用。

御史胡思敬、給事中趙炳麟、陳田奏請將江春霖留任効用，本日奉旨著毋庸議。諭曰：

「上諭前經諭令，建言諸臣，毋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倘敢任意嘗試，必予懲處。該言官等應如何敬謹懷遵，乃昨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並明白回奏各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以毫無確據之言，肆意誣譏，殊屬有妨大局，本應予以重懲，姑念該御史平日嚮直，尚無劣迹，是以從寬，祇令其回原衙門行走。朝廷於用舍大權，斟酌至當，毫無容心，茲據陳田、趙炳麟、胡思敬等，奏請收回成命，暫予優容，留任効用之處，著毋庸議，欽此。」（註二）

清廷命軍諮大臣載濤考察各國陸軍。

清廷命軍諮大臣載濤，赴日美英德義奧俄考察陸軍事宜。（註三）

按：載濤，滿洲正黃旗人，醇親王奕譞第七子，攝政王載灃之弟，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六年封二等鎮國將軍，晉不入八分輔國公。二十三年，由慈禧命繼嘉慶第五子和碩惠瑞親王綿愉的第六子貝勒銜固山貝子奕謨爲嗣。二十八年五月，又改嗣多羅鍾端郡王奕詒（道光第八子）後，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加郡王銜。載灃當國後，深恐大權旁落，並記取德皇威廉二世之教訓，乃行皇族集權之計劃，故於十二月，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率，派其弟載濤、毓朗、鐵良爲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宣統元年五月，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並設軍諮處，先後以毓朗、載濤爲管理大臣。本年被派往考察各國陸軍事宜。

駐京俄使照會清外務部，盼撫綏藏事，勿用強硬手段。

駐京俄使，本日照會外務部，宗旨與英使相同。略云：俄領巴密爾及西北利亞地方，所有佛教徒，約百五十萬人，夙皆尊崇達賴，景仰不置，中國若用強硬手段，恐藏民思亂，與此等佛徒聯絡聲氣，各地呼應，則機勢之變，不知如何，念及大局，不免寒心，願中國於撫綏藏事，三致意焉。（註四）

按：達賴被革之後，英俄兩國咸認為係結歡籠絡達賴之良機，而俄人尤認為達賴居印度予英人利用之便利，而不利於己，故命其駐京公使向清廷要求，召回達賴。俄使並運動新疆巡撫、伊犁將軍，及烏里雅蘇臺、塔爾巴哈臺、庫倫，暨阿爾泰諸辦事參贊大臣，交章奏請寬遇達賴，並將其召回西藏，英使亦多次向清廷提出詰詢，清廷方圖藉此整頓藏務，對英俄皆力持不屈。（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二集，頁二〇七，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版。

註二：「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正月二十日，第八百三十七號，頁二。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十，頁一四。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二期，頁二五。

註五：程時敦編著：「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頁五九。

二十日（三月一日） 清廷以松藩鎮總兵張彪為湖北提督。（註一）

張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人，少好武術，年十四，入武術館練習，十八歲，晉省鄉試，中武舉。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張之洞以侍郎外放山西巡撫，聞張彪任俠尚義，曾妻以侍婢，委為撫標記名游擊，隨侍左右。不久，進京會試，又獲中武進士。但在重文輕武時代之下，張彪雖衣錦還鄉，惟仍任為撫署武巡捕。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張之洞奉署兩廣總督，張彪已擢升記名總兵。中法之役後，張彪爲大軍總糧臺。二十一年十一月，張之洞又奉調湖廣總督，張彪實授四川松藩鎮總兵，惟未赴任。二十八年九月，張之洞復調兩江總督，張彪隨同偕往督修獅子山砲臺。三十年三月，張之洞三度出任湖廣總督，任張彪爲湖北全省提督，兼南洋新軍統領。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彰德秋操時，張彪任第八鎮統制。（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十，頁一六。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一二。

二十一日（三月二日） 駐京俄使照會清外務部，反對錦瓊鐵路計劃，提議建造張 恰鐵路。

本日，駐京俄使廓索維慈致外務部一節略，仍反對錦瓊鐵路計劃，提議建造張恰路，同時並將此意通知美國政府。其節略曰：

「前奉貴部面詢俄國政府對於中國擬建錦瓊鐵路有何意見一事，本大臣當經轉達本國外務部大臣查核。茲准電囑，聲明本國政府詳查中國所擬建造錦瓊鐵路一節，實於俄國邊防以及商務各利權，大有窒碍。查光緒二十五年中國政府表明凡由北京向北建造鐵路，除借用俄款外，概不借用他國款項等語。此次若借用洋款，建造鐵路，不碍本國交界及不侵害本國於滿洲鐵路各利權，本國政府自無須要索中國按照前所承認者辦理。據本國鐵路專門家報稱，將來錦瓊鐵路實不免將東省鐵路所運貨物概行奪去，約計一年須虧五百萬盧布之譜，並破壞中國於二十九年期滿收回及七十三年後全歸中國無庸給價鐵路之事業。本國政府諒此次外國資本家出借款項，不過以圖將來獲利，並無政治治上之宗旨。如將所擬錦瓊鐵路改建他處，於商務上關係仍屬均平，並於俄國無所損失，則外國資本家亦無難辦。按照以上所列各節，本國政府茲與中國政府相商，與其建造錦瓊鐵路，未若由京奉鐵路連絡之張家口至庫倫往北，

向俄國交界之恰克圖建造鐵路。近聞中國政府久有建築此路之議，中外均表同情。而中國政府迄今遲難者，係因此路非與西伯利亞鐵路連絡，不能有十分利益，若如此相接建造，本國政府無不允認，且願由薩拜喀勒省鐵路一站，建造枝路，以至恰克圖。惟中國政府建造張恰鐵路之際，應准俄資本家承辦建造庫倫至恰克圖一段鐵路。本國政府甚望中國政府明悉此項所擬辦法，於兩國均沾利益。中國政府茲擬借用洋款，建造關外鐵路，若不擬本國交界及不侵害東省鐵路之利權，則本國政府甚願副中國政府之意。故出此次提倡之議，甚望中國政府具表同情贊成。並應聲明已將此議轉知美國等國政府矣。」（註）

註：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二九 三三〇。

二十三日（三月四日） 清給事中忠廉等五十三人奏：言路無所遵循，勢將阻塞，請明降諭旨，以重臺聯。諭命恪遵祖訓，謹守臺規。

御史江春霖劾奕劻一案，本月十八日，詔命江氏回原衙門行走，翌日，言官胡思敬等人奏請將江氏留任効用，清廷不允，遂有給事中忠廉等五十三人之抗疏。文曰：

「奏爲言路無所遵循，勢將阻塞，流弊滋多，籲請 明降諭旨，以重臺聯，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恭讀本月十九日 上諭，前經諭令，建言諸臣，毋得懷挾私見及毛舉細故，儼敢任意嘗試，必予懲處。該言官等應如何敬謹懷遵，乃昨據御史江春霖奏參慶親王奕劻，並明白回奏各摺，牽涉瑣事，羅織多人，以毫無確據之言，肆意誣讎，殊屬有妨大局，本應予以重懲，姑念該御史平日黷直，尙無劣跡，是以從寬，祇令其回原衙門行走。朝廷於用舍大權，斟酌至當，毫無容心。茲據陳田、趙炳麟、胡思敬等，奏請收回成命，暫予優容，留任効用之處，著毋庸議，欽此。 綸綍昭垂，臣等何敢瀆請，惟臣等所論者，非一人之去留，乃全臺之職掌，亦非一官之存廢，乃舉國之安危。請就我國現在情形，參酌中外古今設官分職之理，敬爲我 皇上陳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君不能以獨治，設官以分治之，而用人不能必其皆賢也，於是設御史臺，以監察行政，彈劾官邪，綱紀相維，

上下皆受治於法律之中，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天下治矣。其在東西立憲各國，有國會以糾察政府，通達民情，又有行政裁判院，以司行政之訴訟，左右維持，勢無偏重，理有同然也。我

列祖

列宗以來，許臺臣風聞

言事者，深念民人疾苦，非是無以周知官吏貪橫，非是無以禁止法良意美，行之二百餘年。儻彈劾大臣，而即謂其懷挾私見，則彈劾小臣，必又以爲毛舉細故，且言路爲衆怨所歸，勢不得不發人之私，攻人之過，若概以爲污蔑，則將來進言者，其將何以措詞。一人不能爲惡，欲揭其行私納賄之由，不得不牽涉其黨，若概以爲羅織，則將來進言者，又何以自明其跡，是都察院之性質全失矣。而國會未開，行政裁判院未立，司法之權與行政相混合，會計之事，無專司以檢查，一切大權，皆付諸內外行政大臣之手，並舊日都察院之性質，亦歸於有名無實。

陛下能必

所用之人，皆無過舉乎，儻不幸而巧立名目，剝削百姓，釐金私室，集怨公朝，如是則民受其害矣。更不幸而排斥異己，任用私人，成立勢成，相顧結舌。

天子號令不出一城，孤立無援，竟同尾大，如是則

君受其害矣。

且也九年籌備，事體紛繁，萬一徒飾其名，不求其實，大臣以一紙空文，報諸政府，政府以數言獎語稱爲考覈，從虛文觀之，則百廢具舉，就實事考之，則百舉具廢，無人糾發，

陛下終無由知之。如是則不免上下相蒙，大臣

之巧黠者，甚且託名辦事，斂費閭閻其實，則輸賄要津，已收其利，而所辦之事全虛也。上既許民人以立憲之福，下反受官吏立憲之禍，如是則不免上下相疑。民猶水也，載舟者水，覆舟者亦水，不堪其虐，鋌而走險，如是則不免上下相衝。夫至於上下相衝，考諸英法歷史，或十餘年，或數十年，肝腦塗地，竭全國之力，僅僅底定，波蘭則以內部肇亂，外人乘之，遂召分析之禍，其原皆由於行政專橫之所致也。臣等以茲事關係重大，不敢緘默，應請

明降諭旨，飭令建言諸臣，仍遵

欽定臺規，歷奉

列聖諭旨辦理，臣等全臺會議，意見相同，聯銜具陳，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一）

本日，諭令給事中忠廉等恪遵祖訓，謹守臺規，諭曰：

「給事中忠廉等，奏言路無所遵循，請明降諭旨一招。前因御史江春霖，以毫無確據之言，肆意演陳，殊失建言大體，諭令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茲據該給事中等奏稱，請飭仍遵

欽定臺規

列聖諭旨辦理等語，覽奏殊多誤會。朝廷優待言官，凡有切實指陳，無不虛衷採納，豈有抑遏言路之心，況我朝列聖廣開言路，凡有條陳得當，無不虛衷嘉納，其參劾失實者，亦必予以譴責，詳載臺規，該給事中等當共知之。嗣後仍宜恪遵

祖訓，謹守臺規，凡遇民生疾苦，官吏貪橫諸大端，務當據實陳奏。如立言得體，必立予施行，用副朕博採羣言，虛懷納諫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第八百四十一號，頁二。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第八百四十三號，頁四。

二十四日（三月五日） 英駐京代辦與清外務大臣晤談西藏事。

英駐京代辦麻勒與清外務部會辦大臣梁敦彥晤談中英間西藏問題。麻勒質問中國派兵入藏，及達賴喇嘛革職原因。梁敦彥答以達賴喇嘛屢抗朝命，又不遵守中英條約，革斥達賴與藏民無關，乃其個人之事。（註一）錄其晤談經過如下：

三月五日，英代辦復與中國樞密大臣晤談，重申中政府對藏旨趣。該大臣歷數達賴喇嘛過去之歷史，認為絕無予以信任之可能。溯自一八九五年達賴親政以來，中間事變紛乘，迄無寧日，皆係達賴一手造成者。即如英軍一九〇四年之遠征，亦係達賴陰謀詭譎破壞約章之結果。自後不經許可，私擅離職，而中政府仍曲予矜原，優禮有加，其抗命謀叛之罪，概予包容。乃達賴回藏以後，仍復倒行逆施，又無端棄職潛逃，故中政府不得不革其名號而另選賢能者。談至此，英代辦請列舉達賴抗命之事實，樞密大臣答云，達賴回拉薩後，駐藏大臣曾親往迎候，然在達賴留居拉薩之五十日中，始終拒與駐藏大臣會晤並拒以友好態度商議一切；又斷絕駐藏大臣及其扈從人員之日常供應，拒絕一切運送事宜，使中藏關係瀕於中斷。中國當局對達賴喇嘛一再解釋，謂入藏川軍係用作警察以保護各處商埠，決無改變西藏內政或干涉西藏宗教之企圖，然而藏方部隊自始即阻撓川軍之進行，最後且將中國方面收買之軍

需給養悉付之一炬。英代辦於是將達賴出亡後拉薩方面傳聞之事變舉告樞密大臣，該大臣謂中政府並未接得此項消息，川軍入境時，固不敢斷言毫無意外事變，然中政府早經嚴令該軍入藏時不得滋生事端，故所傳殺傷藏人及滅削達賴權力各節，殊難置信。至於駐藏幫辦大臣擔保入藏川軍不過千名一層，亦非事實，因中政府並無此項訓令，該幫辦大臣決不敢擅向藏方擔保也。

樞密大臣復鄭重聲明，報章所傳駐藏大臣及趙爾豐氏建議改西藏爲行省之說，純係捕風捉影之談。中政府絕無此項意向，以其違反中英條約之規定也。抑再衡以往事，則中政府前此因不能強制藏人履行條約，思受英方責備，一九〇八年之通商章程，英政府堅持須有藏方代表簽字，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藏方之誠意。況趙爾豐直轄之軍隊並未入藏，刻尚駐扎昌都德格一帶。目前派入拉薩之兩千軍隊，係自四川方面徵調，除駐藏大臣原有衛隊外，中國駐藏兵力不過如此而已。中政府原有駐兵西藏之權，而此次派兵之目的又係保障條約之履行，保護各處商埠，並維持彼邦秩序與和平。至於處置達賴個人之問題，則中國當局自有權衡，徵諸往事，屢亦見不鮮：如一九一〇年第六世達賴即因措置乖方而革職也。中政府決無擾亂西藏宗教或改變既存政制之行動，所謂干涉黃教之推測實屬荒誕，蓋中國宮廷之內即有黃教組織，而蒙古一帶臣民之信奉喇嘛教者亦無慮數百萬也。至於焚燬寺院之說，事實上亦僅有一處寺宇，因寺中喇嘛殺中國駐藏幫辦大臣暨其衛隊，故經趙爾豐氏焚燬之云。

印務大臣接得中政府答復後，即電告印度總督，並徵詢印當局意見；然同時訓令印當局對於中藏間一切爭議，暫須保持嚴格中立之態度云。（註二）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口誌」，頁一三五〇。

註二：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一九—三二〇。

二十五日（三月六日） 駐京俄使廓索維慈照會清外務部，謂中國在滿州欲借款造路，應先商之俄國。

俄使廓索維慈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二月，曾照會清外務部，抗議中美錦瑗鐵路借款事，聲明在未與俄國商酌以前，不得訂定。本日再度照會外務部，重申前意，其內容如下：

「爲照會事，貴部曾面詢本大臣，俄國政府對於錦瑗之建築，有何種意見，本大臣當即電詢本國，去後茲得本國覆電，謂錦瑗鐵路之建築，於俄國之邊界商務兩有傷礙。按照光緒二十五年條約，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中國政府曾允北京以北之鐵路，如欲借款建造，必須先儘俄國。現在倘使與俄國邊界商務一無所損，俄國亦非必執索踐言，無如據俄國鐵路調查員報告，謂錦瑗鐵路若成，俄國滿洲鐵路所受之傷損，每年須損失五萬萬盧幣，而中國備款收回，須在二十九年之後，或直至七十三年之後，始能無費收回。故俄國政府以爲，現在計議此項合同之資本案；本無政治手段在內，是錦瑗鐵路亦未嘗不可移建他處，是於商務可得同等利益，而使俄國亦不受虧損，列強資本案豈亦不致起而反對。」

俄國既有以上意見，故提議將錦州至瑗瑯建造鐵路，暫行罷議，而從張家口造一路至烏拉圭，或再展至恰克圖，直達俄國邊境爲止。聞此路，中國久思建設，是中國當必與外人意見相同，中國現狀頗處困難者，以未得西比利亞交通之故。俄國政府不欲使中國處於困難地位，甚願在貝加爾與恰克圖之車站間，建造一支路，交通其間。惟中國如建造張恰鐵路，應令俄人與有資本在內。俄國政府深望中國人對於此舉，須深明其意，庶可和衷共濟，有益兩國。總之，俄國政府亦甚願中國在滿洲境內借款造路，倘使與其滿洲鐵道利益邊境無損，決無間言，故俄國以友誼之故，陳其意思。以上所言，業經照會美國列強云，須至照會者。」（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五〇。

二十六日（三月七日） 清廷派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徐謙赴美國出席萬國刑律監獄改良會。（註一）

本月初，美國駐京公使致函外務部，略言：各國定章，每屆五年，開會一次，酌商各國刑律，及改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一月二十六日

良監獄等事。上次曾在奧國開會，今年又屆會期，本國政府擬定西十月二號起，在本國京師照章開會七日，其各國會員名單，須先於西二月宣布，特囑函詢貴政府，是否派員與會，即祈咨商該管部院，妥定見覆，奉上英文冊一本，內係會中應商各事，希查收云云。外部接函後，即轉咨法部，法部查得萬國刑律監獄改良會，設於三十七年前，倡始於美國，其立會宗旨，係對於各種刑事罪犯，力求阻止防範與感化保護之法，務使人格日趨於高尚，世界日進於文明，開會七次，成效可觀。本年在美京舉行，係初次知照我國，檢閱原冊，提議之件，都爲四端：一曰刑律，二曰監獄，三曰阻止罪犯，四曰保護童穉。用意深厚，條問綦詳，誠以世界愈進，人類愈增，事實愈紛繁，學理愈精密，舉凡研究本國之規制，參考列邦之情形，比較與國之成績，會通各員之學說，皆於此會大有關係。而在我國，尤匪獨內治攸關，抑且爲外交所繫，自非遴派品秩稍崇，通曉新舊法律，而又夙有經驗之員，不足以資任使。當公同商酌，查有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徐謙，留心律例，兼貫中西；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許世英，明敏有爲，實心任事，該廳長廳丞，均係創辦各級審判檢察廳人員，歷官三載，確有經驗，堪以派往赴會，因特專摺奏請，會期在中歷八月，未起程以前，一切本國調查事宜，最爲緊要，並令該廳長廳丞查照譯送原冊，悉心考察，先期編寄報告，以便參考。（註二）

按：徐謙，字季龍，安徽歙縣人，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生，科甲出身，授翰林院編修，旋任法部參事，主持法律編查館，光緒三十四年任北京高等檢察廳檢察。本日奉派赴美參加世界改良監獄大會。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十，頁二十四。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二期，記載一，頁三四。

二十七日（三月八日） 江蘇宜興縣鄉民焚毀學堂。

宜興民風，素稱淳樸，近以頻年災歉，十室九空，縣令徵收忙漕，抑勒洋價過甚，鄉民蓄忿已久，

會近有調查戶口之舉，每名索費二十文，而調查時，特爲詳細，無論男女老幼，概須填註姓名年歲，匪徒從而造謠煽惑，謂查取男女生辰，爲修築鐵路鎮壓黃河橋工之用，愚民無知，轉輾傳述。以調查者均係學界中人，遂觸發其仇視學堂之積忿，鳴鑼聚衆，將各學堂焚毀，並搗毀辦理學務諸人之房屋。錄其損失於下：

和橋 鵝山小學被衆焚毀，教習學生同被毆辱，教員馮某夫婦受傷，始齊女學拆毀房屋數間，經人勸阻，各董事住宅，亦被毀數十家。

漕橋 公立高等小學堂器具悉被焚毀。

高際 漏南學堂被拆毀，並毀鄉董蔣姓等三家。

唐橋 小學堂亦被拆毀，並拆毀紳董住宅。

楊巷 官村 丁山 蜀山 徐舍 張洛（此四處屬荆溪）等處學堂，亦先後被毀，紳董家遭焚毀者，亦數十家。

其後地方紳士立將學堂匾額除下，改懸書院匾額，調查之戶口冊，盡行交出，並立保單，保其鄉人口年年平安，又適官兵均已趕到，亂始漸息。（註）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四八—四九。

二十八日（三月九日） 清外務部向駐京各使宣佈達賴喇嘛劣跡罪狀。

達賴喇嘛自奉旨斥革後，外務部因外人無誤會，特將其罪狀明白宣告，茲照錄如下：

「該達賴自光緒二十一年管理商上事務以來，跋扈驕淫，恣行不法，稱兵動衆，民怨沸騰。所派總辦軍務之降巴丹增，同惡相濟，並不約束兵丁，一味需索地方，任意擄掠，所過之處，十室九空。光緒三十年三月，英員榮赫鵬由江孜照會駐藏大臣，商辦事件，該達賴不肯供給夫馬，反陰遣降巴丹增肆爲擾亂。嗣經駐藏大臣諭令回布達拉山，謹護高宗純皇帝聖容，該達賴亦不敬遵，竟於是年六月間，晝夜逃出藏境，經有大臣列款糾參，奉旨暫行革去名號，自是遊行庫倫西寧一帶，又二年有餘，沿途騷擾，並無回藏之意。朝廷終冀其自新悔改，飭令地方官一面存

問照料，一面敦促啓程回藏。光緒三十四年，來京入覲，朝廷不追既往，賜加封號，賞資駢蕃，該達賴回藏後，宜如何虔修經典，感激圖報，而乃冥頑不改。初到藏時，駐藏大臣親往迎接，僅見一次，後屢約其面談要事，彼皆託故不見，且時復嗾令藏人調兵內犯，初則攻打干崖，繼復窺伺巴塘鹽井等處，迭由駐藏大臣轉飭退兵，該達賴並不遵照。此次川兵入藏，原爲保護開埠綏靖地方之用，爲數不過二千，又且分起開行，本無所用其疑慮。達賴不惟不照章供應，竟密令藏兵沿途抗拒，既焚掠江達存糧，劫殺兵民，又派兵赴墨竹工卡，希圖攔截，歷經剴切開導，置若罔聞。逮川兵前隊甫抵拉薩，該達賴即行乘夜潛逃，似此種種謬妄，劣迹昭著，不得不革去該達賴名號，另行選定，以維黃教，是朝廷前後優容該達賴之意，可謂至矣。達賴爲各呼圖之領袖，本以傳衍教務爲專責，教尙清淨，該達賴性喜弄兵，已不足勝掌理黃教之任。況復違抗朝旨，迭次擅離藏境，何可更事寬容。查康熙朝第六世達賴喇嘛伊西札穆蘇，亦經被廢，當封噶勒藏嘉木磋仍爲六世達賴喇嘛，茲之斥革另舉，亦猶循祖宗朝之故事耳。至被革係達賴個人之事，於藏中政體毫無關係，現接聯大臣電稱，川兵到後，紀律甚嚴，僧衆照常攢招，商上照常辦事，一切情形，並未更改。所有藏中交涉事宜，自有印藏條約，中國政府照舊實行，茲特略舉該達賴應廢之理由，再行通告，以釋羣疑。」（註）

註：西藏達賴喇嘛逃遁餘聞，東方雜誌，七卷三期，又見「國風報」第一年第五號「本國紀事」。

二十九日（三月十日） 清廷命嗣後内外文武滿漢諸臣，陳奏事件，一律稱臣。

清以預備立憲，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詔命嗣後内外文武滿漢諸臣，會奏公事，一律稱臣。諭曰：

「君臣爲千古定名，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係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恭讀高宗純皇帝諭旨，奴才即僕，僕即臣，本屬一體。嗣後凡内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著一體稱臣，等因欽此。祖訓煌煌，允宜遵守，況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後内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第八百四十七號，頁二。

二月

一日(三月十一日) 清廷與日本訂立韓國仁川、釜山、元山三處中國租界章程

。(註一)

本日，清廷駐紮韓國總領事官馬廷亮，與日本統監府外務部長參與官小松綠訂韓國仁川、釜山、元山三處中國租界章程，據外務部咨憲政編查館之文其內容如左：

「為咨行事案查韓國元山、釜山、仁川等處，華商租界章程有應行商定之處，當於宣統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札派駐韓總領事馬廷亮就近照會統監府會同商議，並將所議條款隨時申詳本部查核，該總領事業將先後會議情形及商訂各條呈請本部，核定於本年二月初一日在統監府會同畫押簽名蓋印，經彼此兩國政府承認宣佈施行茲據該總領事稟請將該章程發交政治官報刊印作為發表等因相應鈔錄，該章程咨行貴館查照可也須至咨者。

仁川、釜山及元山清國租界章程

第一條 在韓國仁川、釜山及元山清國租界位置，界限測定數目及地段等級均於另圖表示，日後租界擁擠再行協定後，將地址擴充俾清國人民居住，清國人民亦可任便到各國租界內居住貿易。

第二條 租界內之地段擬照拍租方法永遠租與清國人民，但在本章程未實行以前，清國人民已按照正當辦法，得有地段者作為照本章程業經永遠租與。

第三條 租界地段照後開之率抽收地稅，一等地，每方二邁當年金壹錢六釐。二等地，每方二邁當每年金壹錢貳釐。三等地，每方二邁當每年金八釐。未滿方二邁當亦應作為方二邁當算。

第四條 租地人應於每年陽曆十二月十五日內將次年全年分地稅完納，凡照拍租之法新承租地段者由拍得次日起至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地稅，應自拍得之日起十日以內完納。前二項地稅由清國領事官收領，將全

數三分之一於完納期限後一個月內送付理事官留存三分之二充作租界應用經費。

第五條

租地人於前條第一、第二兩項期限後一個月內，仍不完納地稅第一項，從次年一月一日起算第二項，從拍得次日起算，按年息每百收十二之率，徵收如在前條第一、第二兩項期限後再逾一年，尚不完納地稅及利息者，當日由理事官與清國領事官協議，將該地公拍另租。前項拍租之時，以投票出價最高者拍得，若二人以上同價則此等人另行投票，凡拍得之人即日完納地價五分之一，作為定銀餘價，在拍得之日起十日內全納，倘逾限不如數完納地價，即將定銀充公作為罷論將地另行拍租。所得拍租金按次序開支公拍費用，當日截止地稅利息以及公課倘有餘剩應將該款交給原租地主。

第六條

租界內地段由理事官照另開式樣發給地契。

第七條

請發給地契或認證地契者，須照後開數日納費，發給費每一件金壹圓，認證費每一件金五拾錢。

第八條

照第二條內，但字以下定章永遠租有地段者，自本章程實行後一年以內，須將可證明其權利之字據，呈由清國領事官轉交理事官，請給新地契但曾經理理事官發給地契者，可作為按本章程發給。

第九條

租界內道路橋樑溝渠等項，由清國領事官管理，並由現住租界之清國人民自行維持其費用，在租界經費項下開支，但遇有須新設或有更改之時，由清國領事官與理事官協議決定。

第十條

關於租界之經費，即在第四條第三項所定地稅全數三分之二項下開支，如有不敷用之時，應由現住租界之清國人民擔任，如遇天災地變以至道路橋樑溝渠等項損壞，居住租界內清國人民力難擔任修繕經費全額，屆時協議可由韓國政府給發補助金。

第十一條

凡日韓兩國政府及領有政府許可者，均得在租界內設通信交通上下水道（指明暗水溝並食用自來水）電氣煤氣等項之切要布置，屆時須先由理事官與清國領事官協議，以期與租界無所妨礙，如因此項布置以至損壞道路等事，應由經營者修繕，前項之布置中係歸政府及公共團體經營者，無論何種稅金並公課概不徵收。

第十二條

韓國政府留有權利於公益上，認為切要之際可填築租界地前海面，如韓國政府在租界地前面填築，須設

公共碼頭以便清國船隻停泊，並設道路俾清國人民往來無礙，若清國人民以爲切要經由清國領事官及理事官得有韓國政府許可後，亦可在居留地前面填築並設碼頭。

第十三條 清國人民墳地，應由韓國政府在租界外劃給，並永遠保護其既經設定者，一切照舊保存，若有推廣或遷移以及日後新設者，應酌照韓國與他國義地事例，由清國領事官與理事官協議立定。

第十四條 嗣後如擬修改或變更本章程時，應由清日兩國政府各派委員協議決定，以上議定章程繕漢文、日本文各二本，畫押蓋印彼此各存二本，俟由清日兩國政府承認之日起一個月切實施行。

大清國駐紮韓國總領事官馬廷亮

大日本國統監府外務部長參與官小松綠

宣統二年二月初一日

明治四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第 號

(何) 清國居留地地券

(何) 理事廳理事官(某)ハ韓國政府ヲ代表シ清國臣民(某)及其ノ承繼人ニ對シ(何) 清國居留地(何)等地

(何) 號(何) 方二米突，地區，水遠ニ貸與ヌ

前記(某) 及其ノ承繼人ハ地稅トシテ一個年金(何) ヲ前年陽曆十二月十五日迄ニ納ムヘシ

相續又ハ讓渡ニ依リ前記地區ノ借地權ヲ承繼シタルトキハ(何) 駐在清國領事官ヲ經テ(何) 理事廳理事官ニ本地券ヲ提出シ其ノ認證ヲ受ソヘシ

水火盜難其ノ他ノ事故ニ因リ本地券ヲ亡失シタルトキハ號數及亡失ノ原因シ記シ(何) 駐在清國領事官ヲ經テ(何) 理事廳理事官ニ新地券ノ發給ヲ請求スヘシ

明治(何) 年(何) 月(何) 日

(何) 理事廳理事官(某) 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一日

六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一日

六六

第 號

(某某) 清國租界地契

(某某) 理事廳理事官(某) 代表韓國政府將(某某) 清國租界內(某) 號地一段計(若干) 方(二邁當永遠租與清國人(某) 及其承受人。

前載(某) 及其承受人，於上年陽曆十二月十五日內將下年地稅金(若干) 呈繳。

前載地段遇有接收或轉讓時，其承受租地權之人須將此地契呈由駐節(某某) 清國領事官，轉交(某某) 理事廳理事官認證。

倘有水火盜賊及別項事故遺失記明地契號數及遺失緣由，稟請駐節(某某) 清國領事官知照(某某) 理事廳理事官求發給新地契。

明治(某) 年(某) 月(某) 日

(某某) 理事廳理事官(某) (註一)

清廷命三多接任庫倫辦事大臣。(註二)

三多，字六橋，浙江杭縣駐防蒙古白旗人，幼從大儒俞曲園學，舉人出身。曾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同洋務局總辦。光緒二十八年，任北京大學堂提調，三十三年，遷民政部參議，三十四年，授歸化城副都統等職。(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咨簡類，宣統二年三月十九日，第八百九十五號，頁十五—十八。

註二：陳錄著：「止室筆記」，頁一七七。

註三：數文社輯：「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四，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九。

二 日（三月十二日） 清外務部電東三省總督錫良等，錦瓊鐵路日俄要求甚多，其餘各國意見尚未得實，合同應從緩議。

本日，清外務部致電東三省總督錫良曰：

「鑒電悉。錦瓊路事，日俄兩國來照，要求甚多，其餘各國意見尚未得實，合同應從緩議。鄭、鄧兩司，暫可不必赴津，希查照。外務部、初二日。」（註）

按：錫良原擬即派臬司鄭孝胥、交涉司鄧邦述赴天津與俄國代表司戴德面議。

註：「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一七。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四 日（三月十四日） 孫先生文委波司為國外財務全權代辦人。在洛杉磯長堤法議大規模之起義計劃。

本日，孫先生文至洛杉磯與荷馬李及波司晤談後，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波司為國外財務代辦人（Foreign Financial Agent），並賦以全權，得以中國同盟會名義協商貸款事宜。

孫先生為籌革命軍餉，擬向美國銀行貸款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美元，成立臨時政府，組織軍隊，編練海軍。孫先生抵洛杉磯後，即在長堤荷馬李住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大規模的起義計劃，並向國外進行貸款，以應起義之需。此一會議結論，大要如下：（一）、中國革命黨暫行中止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準備未周的起義。改行厚蓄實力，充分準備，集中人力財力，發動大規模起義的策略。（二）、由孫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任波司為國外財務代辦人，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以應大規模起義之需。（三）、運送在美訓練之軍官若干，以充實革命陣營。（四）、計劃所需經費預計為三百五十萬美元，分四次支付。茲誌其詳細會議紀錄如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四日

六八

第一項支付款項

第一：整理各種團體

(a) 華中.....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b) 華北.....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支付一百名工作人員的用費。

第二：沿東京灣(Tonking)邊界組織軍隊並設置軍火調配站.....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某種土地的特許權，在特許權之下，使用土地，建立一千人的住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掌管該種特許權的總經理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廣東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東京代辦處.....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五：一萬枝毛瑟步槍，二、五〇〇、〇〇〇顆子彈，三十六尊大砲及一四、四〇〇枚砲彈，以滙票支付三分之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獲取北京附近的五鎮(Divisions)的控制權.....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七：獲取組成中國海軍的四艘巡洋艦的控制權.....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八：軍事總部的費用.....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會長總部的費用.....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會長支付之。

第十：準備金 (Contingent Fund)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 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項支付款項

第一：支付動員與支援五千人的六個月費用.....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支付六個月的美國軍官運送費與維持費..... 七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發給美國軍官六個月的薪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支付中國翻譯人員的運送費與維持費..... 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四：作戰軍火的最後付款.....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五：五千人與軍官等的全副裝備.....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工程人員，藥品與運輸給養.....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馬匹，參謀人員與總部的裝備.....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軍火與給養的運輸.....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四日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九：準備金.....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項支付款項

第一：額外的五千人的動員與裝備.....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二：擔任運輸的五千名苦力的動員與裝備.....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三：一萬五千人的三個月維持費.....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原文缺第四。）

第五：準備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六：外交用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會長的需要，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七：付給美國軍官三個月的薪水.....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八：步槍彈藥七、七五〇、〇〇〇發.....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由香港財務代辦支付之。

合計.....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項支付款項

戰役基金.....七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依指揮官的請求，由財務代辦支付之。

第一次支付.....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二次支付.....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三次支付.....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第四次支付.....七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總計.....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註一)

清外務部再電東三省總督錫良錦瓊鐵路不可操切從事

本日，外務部再電東三省總督錫良曰：

「初二日電悉，錦瓊路事，日俄來照於我，藉固國防默爲抵制之意，業已揭破，詞意斬截，斷難容我空言辯駁，即肯轉圜，我亦斷難恃有他國扶助，即可操切從事，若不待商妥，遽派員與司戴德接議詳細合同，恐將來美爲保護商人利益，出而爭執，則我更面面失據，無從應付。此事關係重大，仍希飭令鄭、鄧兩司緩與提議，免致後悔，至盼，並電復。外務部、初四日。」(註二)

達賴晤印度總督於加爾各答。

達賴喇嘛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川軍抵拉薩後出奔，十八日至印度大吉嶺，本日起赴加爾各答，會晤印度

總督閔陀 (Lord Minto)，當面表示下列數點：

一、一八八八年及一九〇三年（光緒十四年及二十九年）的藏印衝突，中國當局實有以致之。

二、中國駐藏大臣青桑清皇及皇太后之諾言，明目張膽，却持藏政府一切權力。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四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五日

七二

三、渠願遵照條約與英方直接交涉，盼能設法貫徹之，並盼英方擊退中國之勢力，俾得以友邦資格與清皇直接談判，一如當年達賴五世所處之地位。中國軍隊亦須撤退。

四、一八九〇年及一九〇六年兩次中英條約，藏方概未參加，未能承認。

五、非待一切問題獲得解決，決不回藏。

六、中國對錫金（哲孟雄）、尼泊尔（廓爾喀）、布坦實有野心。

七、前拒收克邊總督的書函，是由於中國的阻梗。

八、達賴與德爾智之關係，德爲其宗教上之顧問。

印督答覆達賴：極願與彼締交並予優待。凡達賴所云，將轉英政府聽候答覆。（註三）

註一：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民五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中國歷史學會論文

。黃文所用文件，係據胡佛研究所贈送黨史會荷馬李資料。

註二：「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一七。

註三：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頁三一五。

五日（三月十五日） 日使伊集院彥吉照會清廷外務部，要求參與承辦錦瓊鐵路或使該路與南滿鐵路連絡。

日使伊集院彥吉於上月（宣統元年十二月）曾照會外務部，抗議中美錦瓊鐵路借款事，本日又照會外務部，要求與份承辦錦瓊鐵路事，或使該路與南滿路接連。錄其照會如下：

「爲照會事，日本政府對於錦瓊建築，視爲極要之舉，因此事使南滿洲鐵路財產大受影響也，惟中國主見，既欲趕爲建築，以便開通蒙古滿洲兩處，日本政府再三設想，如依下開各項，日本政府可幫助此路之建築云云：

一、日本欲於錦瓊鐵路借款、雇用工程司、購買材料、建築工程、悉與份其事，其應如何與份之法，俟與列強和衷商議後，再行定見。

二至於錦環鐵路與南滿洲鐵路欲聯軌之處，中國政府應從錦環鐵路某車站間造一支路，接連南滿洲鐵路南端車站，該路應如何佈置及接連南滿洲之法，必須與日本政府妥議後行。

日本政府以錦環鐵路之建築，於南滿洲鐵路大關緊要，所以亦贊成者，因現在之計畫，係從錦州起點，經過洮南，距南滿洲尚遠，若將來計畫又有更變，日本政府必須干涉，要聞其事云。須至照會者。」（註一）

東三省總督錫良致電外務部，錦環路事日俄抗議，請設法主持。

本日，錫良致外務部電曰：

「初四日電敬悉，此次鄭、鄧（按：鄭孝胥、鄧邦述）赴津，重在踐約，不在開議。一切靜候大部指示，自與尊旨緩議相符。竊日俄抗議，自在意中，然此路絕非並行線，均無關係彼所斷斷至不願者。我受兩強夾擠，氣息欲絕，尋出一線生路，稍可圖存，梗其咽喉耳，儼若使其如願，大局何堪設想，滿洲開放，彼所常言何竟違背，尚乞大部設法主持，以維邊局。良全歌。」（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頁四九。

註二：「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一七。

七日（三月十七日） 清陸軍部尚書鐵良以病解職，清廷以陸軍部右侍郎蔭昌為

陸軍部尚書，梁敦彥為稅務處會辦大臣。（註一）

蔭昌，字午樓，滿洲正白旗人。國子監官學生，同文館肄業。任出使德國大臣翻譯隨員，留德學習陸軍、創辦北洋武備學堂，積資保至道員，旋改任為副都統。庚子拳匪之亂，襄辦議和，旋充出使德國大臣，署理江北提督、補授陸軍部侍郎，本日被任為陸軍部尚書。（註二）

梁敦彥，字崧生，廣東順德人，美國留學生，由府經歷職銜，保湖北補用道，歷任湖北漢黃德道、直隸津海關道，出使美、墨、秘、古國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外務部尚書。（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七日

七三

清廷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不干涉西藏內政，遵守條約，維持黃教。

本日，清軍機處電示趙爾豐，整頓西藏內政辦法如下：

「此次川軍入藏，備歷艱阻，安抵拉薩，具微布置周密。已革達賴逃後，藏中百姓照常安靜，此時正宜切實整頓藏中內政，遵守歷次條約辦理，我但維持黃教，不改革辦法，則藏衆自當欽服，即外人亦無從藉口。至來電另舉達賴兩節，與成案不符，已於二月初一日奉旨由聯豫諭飭藏衆迅速尋訪，秉公掣定真正呼畢勒罕，立爲達賴。並准令新噶勒丹池巴羅布丹巴代理商上一切事宜，噶布倫以下各藏官均照舊供職等因，當即分電尊處矣。邊軍素稱精壯，必須嚴申紀律，使邊民不驚不擾，日久相安。其餘藏中應辦事宜如有所見，不妨商之趙制軍（按：趙爾豐）、聯大臣（按：聯豫）。詳晰籌畫，俾資周密，仍隨時電知本處爲盼。樞。」（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二月初八日，第八百五十四號，頁二。

註二：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一二。

註三：同全註二，頁一六五。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三八—三九。

八日（三月十八日） 清駐美大臣張蔭棠致電外務部稱，同盟會在舊金山倡言革命，美外部謂驅逐出境於例不合。

本日，清駐美大臣張蔭棠電外務部曰：

「孫文在金山倡言革命，招人入同盟會，往來無蹤。棠以濤邸（按：載濤）來美安排接待一切，亟應格外謹慎，密商美外部驅逐孫文出境。據稱此事於美例不合，礙難照辦，惟有設法竭力保護等語，特密陳。棠。」（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三九。

九日（三月十九日） 革命黨人黃興致書宮崎寅藏，陳述廣州新軍起義失敗經過與今後革命計劃。

廣州新軍起義既敗，黃興遂計劃從他處別圖再舉。是役之起，深得宮崎寅藏之贊助，於公於私，自應有所交代。且先生此後行踪未定，一歐實不便隨行，因令其暫返東京，潛心求學。黃興並親函宮崎告以是役失敗經過及今後革命計劃，由一歐面達。書曰：

「滔天先生鑒：一歐來，得睹手書，俠義之概，溢於言表。奈此間事業蹉跎，未克即時把晤，悵何如之！茲略將當日致敗之情形，報告於左，以慰錦念也。此次純以軍隊為主，定期在陰曆正月初六日。不料正月初一、二兩日，兵卒與巡警衝突，致為滿大吏所察覺，加意防備。初三日新軍（約一聯隊）一標及砲工輜（約一聯隊外）四營見其勢已危，即與官兵戰，相持數時間之久。奈新軍子彈每人不及四顆（因子彈均在城內），終以無彈退敗。同志倪映典，號炳章，安徽人，死之，其兵卒遣散，仍返鄉里。官吏雖知吾黨運動，表面上則為兵警衝突，莫能得革命實據，不致妄肆殺戮，亦幸也，然吾黨勢力已普及於全軍隊（如北京南京皆是）此次不過解散一部分，而其主仍在也。淒絕蕪堂碧血鮮，妖雲彌漫嶺南天。窮圖七見荆卿苦，脫劍今逢季札賢。他日征秦終有救，十年興越豈徒然？會須劫取紅羊日，百萬雄師直抵燕。」（註一）

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認真訪尋靈異幼子，從速掣定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

本日，清廷電寄駐藏大臣聯豫曰：

「前經降旨，諭令迅訪靈異幼子數人，遵照成案，入於金瓶，秉公籤掣，作為前代達賴喇嘛之真正呼畢勒罕，現在已否訪獲，朝廷深為懸切。達賴喇嘛掌理教務，名位不可久虛，著責成駐藏大臣聯豫傳諭各呼圖克圖等，認真訪尋，照案從速辦理，一俟掣定，即行電奏，請旨加恩，俾黃教得所皈依，大局亦資裨益。再達賴喇嘛現在尚未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十、十一日

七六

定，即舉定亦在幼年，所有藏中教務，暨商上一切事宜，須有老成端謹之員，相爲助理。前派代理新噶勒丹池巴羅布藏丹巴，能否勝任，並應否援案賞給諾們汗名號之處，著該大臣一併妥議電奏。」（註二）

註一：李雲漢撰：「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六—五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一，頁一三。

十日（三月二十日）

清軍諮處管理事務大臣載濤，離北京赴歐美各國考察。（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三九。

十一日（三月二十一日）

清廷以內閣侍讀學士梁誠爲出使德國大臣（代廢昌）。（註一）

梁誠，字震東，廣東新會人，附貢生。美國留學生，曾任總理衙門章京、會典館核對，即補員外郎等職。（註二）

清廷以總稅務司赫德染病，再賞假一年。

本日，清廷諭曰：

「稅務處奏：總稅務司赫德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赫德著再賞假一年。裴式楷賞給頭品頂戴。」（註三）

按：總稅務司赫德因病賞假一年，以安格聯（Francis A. Aglen）爲副總稅務司，代理其職務。（註四）

復按：赫德，字鷺賓，英國人，初充寧波領事署翻譯官，調香港督署書記官。咸豐末，改任粵海關副稅司，赴長江新設各口岸，置新關。同治初，總稅務司李泰國去職，以赫德代之，徙駐上海。三年，置臺灣南北新關，還駐

北京，加按察使銜。八年，晉布政使銜，沿海各地度置鐘樓塔表。光緒二年，佐定烟臺條約。十年，參與法使議越南案，會巡船在臺灣洋爲法虜，乃遣駐英稅務司赴巴黎中理，乘機與議停戰草約。未幾，其國授爲清韓駐使，不就。踰歲賞花翎。十二年，置關九龍拱北。十三年，葡使來華，與訂澳門草約。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闖入，赫德遣其弟稅務司赫政往會駐藏大臣，與議畫界諸事。十九年，賞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與德使籌置膠海新關。二十六年，各國聯軍入京，贊襄和議，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觀，賞福字。尋與日使議置大連灣新關。三十三年，東三省度地置關。餘年，謝病歸，詔加尙書銜。赫德官中國垂五十年，時與士大夫往還，教其子習制藝文，擬應試，未許，總署嘗擬請授總海防司，道員薛福成以其陰鷲專利，常內西人而外中國，上書力爭，議始寢。（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電旨，宣統二年二月十二日，第八百五十八號，頁二。

註二：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六六。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一，頁一六。

註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三五二。

註五：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頁一九一八，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十二日（三月二十二日） 孫先生文離舊金山赴檀香山。

孫先生文至美國西岸北加非（Bakersfield）、軒佛（Hanford）、及非士那（Fresno）等地旅行後，於昨日返抵舊金山，本日中午乘高麗丸赴檀香山。（註）

註：孫先生文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致波司英文函影印件，黨史委員會庫藏史料。

十三日（三月二十三日） 山西交城、文水兩縣鄉民因禁煙發生暴動，經官派兵勦平。

本月三日，山西交城、文水兩縣，因禁煙一事激起民變。本日，官兵前往進剿，擊斃數十人。茲將民變原因及當日辦理情形，詳紀於下：

民變之原因：交文兩縣，山中之地土甚瘠，向來無人耕種，自咸豐年間，開墾種煙，所出土漿，幾為天下之最，農民因利之所在，紛紛爭趨，乃始廢畝升科，兼收地畝稅，以助國家之用，農民恃種煙為生，早成習慣。迨上年禁煙令下，農民頓時失業，而文水劉令，反愚弄百姓，囑其從速完糧，當為轉懇上臺，仍准次年種，眾遂信以為真。比及冬煙發生，則又迫令剷拔，且不導以改種雜糧，於是鋌而走險，聚眾抗禁，至有本月初三日民變之事。

劉令之貧暴：文水縣令劉彤光，性極貪暴，去歲奉文禁煙，該令復視為利藪。派遣丁役下鄉勒索，凡無力納賄者。輒拘案嚴懲，施以種種非刑。農會會員楊增榮，曾詣於該令。以民間種煙，久成習慣，率皆無雜糧籽粒，擬請籌款購備。按畝借給，限令改種良苗，隨糧繳還。該令謂將來如有拖欠，勢必余受賠累，不如聽其自然，較為妥適。

紳士之演說，祁縣紳士孟步雲。前年諮議局派往文水演說禁煙，劉令見其到境，竭力阻撓，謂禁煙一事，現已辦妥。次年決無一人私種。孟信以為真，遽赴開柵鎮演說數語，即回省垣，近因開柵聚眾，奉委復往，以洋煙不禁，中國必危等語，對一般農民宣布，眾大譁，謂我輩生路已絕，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紛紛羣起，欲與為難，孟遂奔還縣城，投函諮議局，聲稱煙民梗頑不化，而省中乃決計派兵前往矣。

兵民之衝擊：省中派夏學津帶馬步礮各隊，計共五六百名，半駐交城之廣興村，餘則悉留文水城內，本月十三日，督率各兵進逼開柵，捉獲武樹福等六人。村民不依，各執鎗刀等件，集眾迫奪，各兵對之開鎗，不料村民愈聚愈多，立將各兵四面圍住，互相衝擊，各有殺傷，仍復對峙不下。次日，省中得有警報，復添撥兵隊，並續運子彈前往。（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三期，記載第一，頁三七—三八。

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

清郵傳部批准湖北設立商辦粵漢川漢鐵路公司。

湖北力拒借款請歸鐵路商辦之代表三人，自去冬入京，向郵傳部遞呈後，迄未明白批准。郵傳部以諸代表屢次催廢合同，而現在湖北集款究有幾何，迄未切實指陳，因有派黎京卿大鈞於二月中至湖北調查股款之議，以黎亦湖北人，前曾約集同鄉京官，請呈都察院代奏，將鄂路歸商自辦，故爲此以相難也。二月初十日後，代表張伯烈日至郵傳部，及徐尙書私宅，痛哭力爭，湖北同鄉京官及學界商界六百餘人，亦於十二日集議辦法，分定實行與文字二法。實行者：一、組織公司，預備開工；二、刻日徵收京鄂股款；三、電請鄂督電奏代爭。文字者：一、徵全體意見，限三日交齊，以便採用上書；二、公函郵傳部；三、公稟都察院。適同時護理湖廣總督、及鐵路協會、湖北諮議局、湖北教育總會、武昌商務總會、漢口商界善堂報界，咸有電致軍機處外務度支郵傳諸部，陳明股款已齊，要求准予商辦。郵傳部徐尙書乃令代表及同鄉京官具稟到部，陳請設立商辦鐵路公司，以便核准。十三日，諸京官至部遞呈，本日即奉部批准，湖北設立商辦粵漢、川漢鐵路公司。茲錄公呈及部批如下：

公呈：「爲鄂路籌有的款，組織商辦公司，請查照前案，立予批准立案事。竊查鄂境粵漢川漢鐵路，爲西南兩路交通幹線。此年以來，鄂人爲自保利益起見，提倡集股自辦，創設湖北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擬集資本金，共二千五百萬元。所有一切詳情，業於宣統元年十月，由前掌廣西道監御史吳兆泰等，呈請前湖廣督憲陳。咨請鈞堂立案，旋又經湖北鐵路協會會長前廣西按察使劉心源。偕代表入都，縷析詳陳，均各在案，刻下創辦股份。業已陸續交納，異常踴躍，其餘普通優先等股，亦復爭先恐後，至各州縣認定常年的款。均訂有期限分繳等情。亦經大鈞等疊次陳明，計邀鈞鑒，現鄂中屢次電催會長回鄂，設立鄂境商辦粵漢川漢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爲此公懇中堂大人，查照前咨及稟呈各案，迅予批准立案，俾得早日集齊股款，刻期興工。無任感激屏營之至，敬乞批示施行。」

一部批：呈悉，查川漢粵漢鐵路，宣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著郵傳部妥協接辦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此路關係數省，原未便各分省界，惟造路以集股爲先。既據鄂紳黎大鈞等，呈稱民情踴躍，自應准其立案，設立公司招股，將來所有路事，應視湘粵等省確定妥協之辦法。請旨一體遵辦，此批。」（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十六日

八〇

杭州日商與當地居民鬥鬪。

本日，杭州日商違約營業，與華人鬥鬪，其經過如下：

有日人所開福壽堂蛋餅店者，設於城內大井巷，招人投買打鎗，中者以蛋餅爲酬。十四日晚八時，有某甲打鎗獲彩，日人吝不予，甲與之爭，日人擊之，復一日人持鎗作欲擊狀，途人不平，羣向日人詰責。巡官聞信，往爲彈壓，意頗袒護日人，出大言相恐嚇，途人愈不服。巡官遂將日人帶回分局，行至半途，一日人見途人衆多，懼而奔入某醬園中，各處日人亦廣入醬園看視，途人愈聚愈衆，經官府盡力保護，攔阻行人。時醬園頗受毀損，園主爲自保計，欲將日人推出，經官力阻，並許以相當之賠償，園主始許爲容留。旋將日人改易巡士裝束，由後垣逾垣而出，混入警察隊內，潛赴巡警道衙門，始得無恙。途人知日人已逸，遂往城內日人之商店搜索，人多勢衆，致將其門窗廚櫃撞碎，尙無大損，有鍾英堂藥房之日人，強欲擠入醬園內，以人衆不得入，欲出手鎗轟擊，遂爲人所毆擊，稍受微傷，亦由官保護而歸。（註二）

按：杭州開埠通商，本於馬關條約，光緒二十二年（一九〇六）兩國官員勘定城外拱宸橋北首爲日本租界，然日本商人初不遵守約章，率私自在杭州城內設肆營業，迭經浙江洋務局與日本領事爭執，請飭令日本商店悉移至城外租界，迄未實行。杭人嘖有繁言，日人亦悍然置之不顧，識者已知其必肇事矣。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三期，記載第一，頁三九—四一。

註二：同上書，頁四一。

十六日（三月二十六日）

清廷准四川提學使趙啓霖解職養親，以翰林院編修劉嘉

琛為四川提學使。（註）

新授四川提學使趙啓霖前曾劾突勵遭革職，復起後與川督趙爾巽不洽，請解職養親，本日奉准。

按：趙啓霖，字芷孫，湖南湘潭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生。年十七入中學，才名藉甚，後鄉舉，成進士。入翰林，官編修。不久，授監察御史。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劾慶親王奕劻父子接受黑龍江巡撫段芝貴賄賂楊翠喜以獻載振，並以十萬金為奕劻壽禮。慈禧太后以其所言不訛，即免段芝貴署撫職，惟對於奕劻父子，經分據載灃等覆後，以官官相護不了了之，而趙亦因詆斥親王，大不敬，遂遭革職回籍永不敘用之處分。未幾奉命復起，任四川提學使司，復與川督趙爾巽不洽，告歸隱居昌山，遂不復出。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二月十七日，第八百六十三號，頁二。

十八日（三月二十八日） 孫先生文抵檀香山，成立同盟分會，並與其子科相晤。

本日，孫先生文抵檀香山，僑領盧信、曾長福、梁海、黃瑩、雷官進等，率領黨員多人至碼頭迎迓。二十四日復開歡迎會於荷梯厘街華人戲院，到僑胞二千餘人，座無餘隙。孫先生宣佈，本年正月初廣州新軍起義一役失敗之經過，謂今國內軍人多趨向革命，如軍餉充足，即可隨時大舉。聽眾聆言，咸為鼓舞。此後每晚召集同志於自由新報館，討論改組興中會，成立同盟會。於是曾長福、梁海、雷官進、許直臣、孫科、溫雄飛、譚達、黃瑩、許棠、程就、鄭良、林覺、古柏荃、盧冠等二十餘人，相繼加盟，公推梁海為會長，曾長福為司庫，盧信為書記。並照舊金山同盟會所改之誓詞：「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填寫盟書。連日加盟者，咸爭先恐後，足見人心之進步。過去盟書，皆須加盟人親筆書寫，今則變更辦理，將盟書印就，只填寫籍貫、姓名與日期即可。此種辦法亦屬創舉。（註一）繼以同志商人中，有不便公開入黨者，特另設同盟會秘密團，使不致為清領事所構陷。復在鍾宇住宅開秘密會，列席者有鍾宇、楊廣達、李烈、譚達、譚亮、黃亮、雷官進、盧信諸人，眾如式加盟後，由孫先生委任楊廣達為團長，李烈為司庫，盧信為書記，譚達、雷官進、鍾宇、黃亮為值理。（註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十八日

八二

清考察軍政大臣貝勒載濤抵東京。

本日，清貝勒載濤致外務部電，告已安抵東京。（註三）

載濤隨員有良弼、李經邁、哈漢章等，又鎮國將軍溥侗亦於本日抵東京。

按：載濤一行於十八日至日本東京，入居芝離宮。十九日與溥侗入謁日皇，日皇贈濤一等旭日大勳章。廿八日乘輪赴美。（註四）

安徽南陵商人因禁止運米出口而罷市。

南陵縣因米糧踴貴，居民慌懼，紳學各界主張禁止運米出口，商界不以爲然，爭持不決。

本日，城內大小商店，一律閉市，縣令與紳學界步行大街，親勸開市，衆均不聽。一時鶴唳風聲，大有草木皆兵之概，遂至以訛傳訛，驚動四鄉農民。謂城內商人以百姓阻禁下河，遂議閉市，餓死百姓。當即鳴鑼通告，一時聚有數千人，在十字街一帶，喊令商家開市，否則即行打毀。適有一鄉民在某廣貨店買洋油，該店閉門不納，鄉民以遠路來此，非買不可，彼此口角。忽該店樓上飛擲一碎玻璃片，將旁觀某甲額角擊破，血流如注，登時激動公忿，一闐而進，將該店玻璃廚架打毀多件，復闐至商會，將桌椅等件打毀一空。時商會正有多人聚議預備上控之事，忽聞警信，俱各奔避，幸縣令與城守警長帶勇數十名而來，立放空槍一排，鄉民始漸漸散去，各店賴以保全。（註五）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一一〇至一一一。

註二：馮自由：「華僑革命組織史話」，頁六六—六七，民國四十二年六月，正中書局出版。

註三：「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十八。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三期，記載第一，頁三十九。

註五：同上書，記載第一，頁四五、四七。

十九日（三月二十九日） 駐京俄使照會清外務部，致送試辦松花江行船章程，請商定見覆。

本日，俄使致函外務部曰：

「茲准本國駐哈爾濱總領事官稟稱，中俄委員釐定試辦松花江行船章程，尙無端倪。緣中國委員另有意見，並聲明未奉交派等情稟報前來。查於開河之時，若無會同，參照咸豐八年及光緒七年條款商定允認行船之章程，恐彼此轆轤，以致有礙商務，應函請貴部查照，轉飭該委員等從速妥協商定，即希見覆，爲盼。」（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四〇。

二十日（三月三十日） 清廷准雲貴總督李經羲奏請修築滇省鐵路。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奏：

「滇省三面臨江，強鄰窺伺，非聯絡西南諸省，厚集人力財力，整飭軍防，不足以撐持危局。惟是邊荒寥廓，交通不便，目前大計，莫亟於籌辦鐵路。滇省最要之路線有二，一由雲南至四川之重慶，曰滇蜀鐵路。一由雲南至廣西之百色，曰滇桂鐵路，此兩路能同時並修，局勢更爲宏遠，或擇要先築，軍事既有裨益，利權亦可挽回。」

清廷命下部議。尋郵傳部等會奏：

「鐵路一政，本代驛道而興，其用在轉移地形，化險爲夷，俾有裨於軍國大計。臣等再四圖維，覺滇桂最宜先修，與該督所見相同，自應准如原奏，以便切實舉行。至路款一項，宜由臣部籌措，不宜由本省捐集，但部款近極支絀，舍借款外，實無他項可提，惟該路究須借款若干，應以何項作爲抵押，及如何分年籌還本息之處，應由該督商同廣西巡撫，妥籌辦法，再行訂借。」（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十二，頁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十九、二十日

二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 清廷諭駐藏大臣聯豫，藏事重在整頓，不在改革。

本日，清廷諭曰：

「電寄趙爾巽等，趙爾巽轉聯豫，電奏並籌議各節，均悉。達賴既經宣布另選，應即遵照疊次諭旨，從速選定，以維教務。噶倫布辦事現祇一人，仍須照額遴選委員，奏請補授拉里江一帶，兵民均知向化，如番官希圖報復，及有威逼虐待情事，應知照代理商上，即行撤換。邊覺奪吉係達賴私人，若竟潛回誘煽，深恐滋生事端，務即設法嚴密拏辦，以杜後患。該處遺孽未淨，所有派出之川邊各軍，酌量撤留，並宜節節分布，藉資鎮懾。三瞻地方，用兵剿定，既未收回，現在揆時度勢，尙多窒礙。至土司收回內屬，無論今昔情形不同，即撫綏藏番，亦不宜過事操切。此次斥革達賴，罰止其身，並未牽動藏中全局，是以外人無從干預。近英人因他案未結，頻有責言，尤恐其觀釁而動，藏地關係緊要，正宜示以鎮靜，勿遽更張，俾全藏悉保治安，庶外交可無瑕隙，一俟藏事大定，再行相機酌辦。總之目下重在整頓，而不重在改革，齊其政不易其宜，明其教不變其俗，此自來綏邊之良策，即今日治藏之要圖，該大臣等其慎籌之。」（註二）

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行開學禮。（註二）

清廷命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即將安徽銅官山礦案津貼五萬二千磅籌撥英人。

本日，清廷諭曰：

「外務部代奏，張人駿朱家寶電稱，籌還銅官山礦案津貼，數日內恐未能籌清等語。此事前經外務部奏准，係屬應由該省籌還之款，張人駿等身任地方，責無旁貸，即應照數籌撥，以免外人藉口。所有議定礦案津貼銀五萬二千鎊，著於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即按照所擬於司庫內先行墊借匯滙，由滙大清銀行交麥加利銀行電匯英倫，毋稍稽遲。儻再藉詞推諉，有誤期限，致於交涉有礙，即惟張人駿等是問。至收回礦產各節，著外務部知照英使，迅速收

同，以清積案。（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二，頁八—十。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三期，記載第一，頁四七。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二，頁八。

二十二日（四月一日） 清廷調榮慶為禮部尚書，以唐景崇為學部尚書，吳郁生為吏部左侍郎。

本日清廷諭曰：

「調學部尚書榮慶為禮部尚書，以吏部左侍郎唐景崇為學部尚書，內閣學士吳郁生為吏部左侍郎。」（註一）
榮慶字華卿，鄂卓爾氏，蒙古正黃旗人，光緒九年會試中式，十二年成進士，以編修充鑲藍旗管學官，累遷至侍讀學士、蒙古學士，越三年擢鴻臚卿，轉通政副使，簡山東學政。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倉場侍郎。翌年授刑部尚書、大學堂管學大臣，調禮部，復調戶部尚書，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三十一年改學部尚書，明年充修訂官制大臣。本年調禮部尚書。（註二）

唐景崇，字春卿，廣西灌陽人，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二十年改禮部侍郎，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試浙江、督江蘇學政。三十二年罷學政，還京供職，後調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本年擢學部尚書。（註三）

吳郁生，字蔚若，江蘇元和人，光緒三年進士。光緒三十四年署理民政部右侍郎，同年八月署理郵傳部左侍郎。（註四）

浙江洋務局照會杭州日本領事，限城內日本商店於半月內遷往租界。（註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二日

八六

本月十四日，杭州日商違約營業，與華人鬥鬪。十七日，洋務局即照會駐杭日本領事，略言：

「此次貴國商民有此損失，係屬咎由自取，地方官不能擔此責任，況本局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派襄辦張丞其昌，面商貴領事，請飭禁福壽堂放鎗賭彩，當經貴領事允為照辦，言猶在耳，忽出禍端。現查藥房等損失，除福壽堂外，計有六處，並鍾英堂主被傷醫費，應請貴領事，責成福壽堂一併賠償。一面仍請貴領事，拘留福壽堂主懲辦，此外尚有華官與營兵保護日人被傷藥費，容後詳查，開單追賠，並請貴領事剋期飭令城內各日商一律遷出城外租界營業，免日後再生事端，致地方官難以保護。」

十九日，洋務局又照會日本領事，略言：

「現聞毆人之村上喜次郎，幫毆之前田佐市二口人，仍復盤踞店內。並未由貴領事拘回懲治，當此衆怒未平，萬一再釀風潮，敝國地方官難任保護，不得不預先聲明。務希貴領事從速拘回懲治，倘貴領事不即拘拿，本局為防患未然起見，惟有飭地方官，照約拘送貴署懲辦。」

日領事旋致函洋務局，謂：

「迄今已逾四天，諒可無事，各商人擬於明日一律開店。」

本日洋務局復稱：

「查日商在城內違約開設店舖，本局祇有照請貴領事撤閉之權，斷無承認復行開設之權。此無他，條約所在，本局固不敢違背，即貴領事亦當遵守。況當此衆憤未平，萬矢叢集，痛定思痛，豈有不顧輿情，居然復開之理乎。今貴領事仍以開店為請，豈不記前日毀店之事乎，設貴領事不以本局之言為然，聽其重復開設，並於肇禍之村上前田兩日人，聽其盤踞店內，不加懲處，萬一再有意外之變，本局迭經聲明在先，地方官不任保護之責，應請貴領事一人擔其責任可也，合亟飛函奉布，仍煩查照前文事理，嚴懲首禍日人，並責令賠償損失，及飭各日店剋日遷移城外租界，以平衆怒而符約章。」

日領事旋復稱：

「此案經本署領事調查後，當速經具案請訓本國政府，再行奉復。至村上前田二人，當衆怒未平仍復盤踞店內，恐再釀風潮。則於治安上有妨，自當即諭二人，暫時赴滬，以俟後命。」

其後洋務局又兩次照復日本領事，一言村上前田二人，現仍在城內盤踞未去，請立刻速行拘拿，否則由本局轉飭地方官照例拘送懲辦。一請速飭城內各日商剋日一律遷至城外租界營業。（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八百六十九號，頁二。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二六。

註三：同註二，列傳二三〇。

註四：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三六。

註五：「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三三三。

註六：「東方雜誌」，七卷三期，記載第一，頁四三—四四。

二十三日（四月二日） 革命黨人汪兆銘、黃復生、喻培倫等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不成。

革命黨人汪兆銘（精衛）、黃復生（樹中）、喻培倫（雲紀）等，近日於北京十利海旁之甘水橋下掩埋炸藥，謀炸清攝政王載灃，本夜，黃等正牽埋地線時，爲野狗所見，發出吠聲，引附近居民至，黃喻知必有變而遁，事遂不成。其入京謀刺清親貴經過，陳璧君、黎仲實於事敗後上書孫先生文曰：

「去歲七月，吾等數人以炸端方不克遂願，乃決意北上，以無資斧，故璧乃返家，求母得八千元之款，迨返日本，即與諸君相商辦法。數日後，着黃君先往租住房與營業之店（按偽設守眞照像館於宣武門外玻璃廠火神廟西夾道），以備運藥居人。十一月初旬，黎、璧即行北上，寓於黎君之親戚家，由其親戚擔保，乃租得住房一所。十一月中旬，喻君已購得全具照相器來，黃、喻二人亦與璧等同居，以省費用。時照相館尚未開張，以須修飾場面故也

。下旬得知（載）洵定於十二月二十日由哈爾濱抵都，乃電至日本促汪速來奉天，寓於某館。屆時璧遂乘火車至奉天，蓋汪斷不能貿貿然獨自來都也。璧抵奉之翌晨七點，汪乘大連車來，遇之於車站，璧遂與之轉車往山海關，在奉天未有逗留，以某館之居停不甚妥善也。（由奉往都之直行車逢禮拜日開行，餘日均至山海關止。）即晚七點半，吾等已抵山海關之旅店，饌後乃閉門料理汪之辮髮。事藏，知無破綻可尋，乃附次早之汽車返都。抵都時，亦將七點，天色已黑，黎乃悄引汪君先行，行李則黃、喻料理，璧亦隨之而返。行李雖略受檢查，然吾等之藥，均懷之身畔，故亦無礙也。汪在都一住十數日，胥甚安妥。二十日已屆，則璧與之共往車站候洵車來（吾等之意並不注重於洵，蓋在肅、澤諸人，欲爲一網打盡計也。）下午七時洵車已來，迎彼之人亦隨之而出。是時汪、璧乃聚精會神站於車場之門，惟以不穿補服，而紅頂花翎者又遍地皆是，故汪、璧無從措手，只得悵悵而返。自是日後，吾等乃專心於探路識貌之事，約十有餘日，度攝、肅之狀貌及上朝必由之路。吾等皆已備悉時，吾等已遷往東北園居住，是屋乃由相館租得者，以吾等前時住房有黎君親戚之糾纏，故清去之也。正月十九早，汪、璧乃往地安門大街候老攝下朝，直至十點半鐘尚不見來，以爲是日彼必不出宮。（常日必於八九點下朝，是日適有要事，故不依時。）而汪又不便於通衢爲久之勾留，於是重返寓所，其後吾等未有再往矣。蓋吾等之本意，欲手炸老攝，以免事前預備之艱險；惟以攝賊所經行之路，屆時均滿站警察及禁衛兵，各店均須關閉，客人或過路人則盡驅之於小衚衕內，每門必有一人把守。欲爲手擲炸彈，誠萬難之事。乃不得已改用地雷，惟以吾等未有携得地雷適用之壳，於是遂往某鐵店定製，姓名店址固未嘗告之。現各報之所云云，均臆造之辭耳。迨壳已做起，吾等亦已覓得適當之渠二個，一堪藏身，一堪埋藥，洵不可多得之妙處。然吾等正欲往彼埋藥，適彼處有修路之舉，渠石盡爲發掘，老攝亦以是故改由煙袋斜街，而吾等又不克行。中二月十四日黎君返日本，以日本有事需人亟，而此處現時已夠人。二月二十日，黃復得石橋一（按即十刹海旁之甘水橋）、枯渠一，離老攝之家甚邇，爲其現時所必由之路。是晚黃、喻君乃往石橋下掘孔，二十一晚因黃君有病不克往，二十二夜藥已埋好，以電線不夠，二十三購得電線再往橋下掩埋。擬埋畢吾等即藏於枯渠內，待渠翌早上朝時發也；惟黃君纔牽電線往時，渠即爲野狗所見，因而大吠，而四週之狗亦隨聲而吠，黃、喻君知必有變，乃捨之而遁。未數武，見鄰近三數居民已提燈出照，二君急返汪、璧之留待處，着速返寓

，蓋吾等身上有手槍與小炸彈，備以自毀者也。既告吾二人後，二君亦即提燈往橋下審視，若有人來詢及，即以過路墜物對。惟橋下適已無人在彼（此時正彼等往報警察之時），電線亦仍其故。於是二君乃將電池全數攜歸；至所以不即掘藥者，以太重不能攜之上路也。二十四早，黃過石橋，見有持槍之警卒三頭（平時所未有）在彼處站，夜中喻君往亦如是，二十六壁乘洋車過橋亦然。迨晚黃君始由友人處知發露了消息，而所幸吾等無有要物遺下，故亦不易踪跡。後乃決議着喻、璧偕返日本購藥，以所餘者不足五磅也。三十日喻、璧下津附輪，三月六日抵東京。」

是時黨人程家樸方在肅王府任事，知復生等來京，疑與炸彈案有涉，乃使吳友石（白逾桓改名）赴守眞照像館，勸復生暫匿他處免禍，並約其密談。復生力辯與是案無關，亦未赴程之約，惟一意候炸藥運到為第二次進行而已。

北京警廳查出地雷鐵壳為北京驛馬市大街鴻泰永所製，因而供出保守真照像館中人定造之物。遂將兆銘、復生及照像館司事羅召勛逮捕。（註一）

按：汪兆銘於光緒三十四（一九〇八）年革命軍在滇、桂邊境發難時，奉孫先生文之命，與鄧子瑜赴南洋荷屬文島等處籌款接濟。因受陶成章、李柱中（燮和）等之破壞，無所收獲。汪憤而欲行暗殺，秘返香港，謀一擊清廷重臣。孫先生文、黃興、胡漢民皆電阻之，並電香港馮自由，請設法阻汪北上。汪抵港，以行蹤為同志所知，乃暫停止進行。旋赴日本，與黃復生、黎仲實、喻培倫（雲紀）、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成暗殺團，研習製造炸藥之法。未幾，黃興亦赴東京，時與兆銘等晤面，並曾共商續刊民報，兆銘因在東京秘密編刊民報第二十五、六兩號，且於二十五號民報撰「論革命之道德」一文，闡述其所抱持的態度曰：「革命黨人只有二途，或為薪，或為釜。耕投於釜，火光熊熊，俄頃灰燼；而釜則儘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飯以供衆生之飽食則一。」漢民更為函勸勿行暗殺，力言此舉之無濟，且不應棄所長而用所短。兆銘復函云：「生平察事，自信不如兄；惟此事則如旋螺，弟已計到最末之點，更無疑義。兄主張軍事行動，無大款何以能舉？海外奔走，為效甚微，不有劇烈舉動，何以振起人心？弟又不長於軍事，既決志犧牲，只有惟所自擇。」既而偕黎仲實、陳璧君復來港，陰擇地試驗炸藥，復密約同志為之探偵。初欲入粵殺李準，港同志俱以為危。兆銘亦知漢民等將有軍事行動於廣州，不欲以此惹起敵人戒備，則與仲實、璧君、培倫、復生、君瑛、曾醒等入長江，欲殺端方。既而變計入北京，謂刺清廷親貴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九〇

。瀕行並致血書於漢民，僅八字，文曰：「我今爲薪，兄當爲釜。」復函告南洋同志：「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註二）

汪黃等革命黨人之持暗殺主義，可自民報提倡俠風之說，略窺一斑。民報係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所創之刊物，以振揚革命理論，闡明三民主義爲宗旨。民報出版至二十三期，主編人爲章太炎，湯增璧副之。湯爲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片馬問題及河內事，與呂志伊（天民）、趙伸（直齋）、楊振鴻（秋帆）四人被清廷除去官費，下令通緝。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入民報社爲編輯。時黃興與章、湯同居。因鎮南、河口諸役之敗，對革命前途至表抑鬱，湯氏鑒於革命工作，進行困難，復傾慕一九〇五年以來俄國革命黨人之事業，撰論文章如崇俠篇（第二十三期）、革命之心理（第二十四期），咸激勵俠風，以暗殺爲急務，其言曰：

「吾所取鑒於印度，爲其俠也，其虛無黨人一爾。夫吾激揚俠風，何哉？欲以陳師鞠旅，化而爲潛屠暗殺，並以組合蒞盟，轉而爲徑情孤往，旨同則曰黨，行事則無羣，蓋亦創始之局也。」

又曰：「與其陰柔操縱，固不如狙擊特權，懲創富惡。」

又曰：「夫今之世，脂韋成習，狂狷爲難，得一英雄，誠不如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以僞也；一以權謀勝，一以氣骨勝。」（俱見民報第二十四期「革命之心理」。）

凡此足見作者欲以吳樾炸擊清五大臣之暗殺，砥礪同志，故以爲與其陳師鞠旅，耗時費財而不能濟，不若徑情孤往，潛屠暗殺，更使敵虜怯心褫魄也。

汪兆銘亦於民報廿六號，撰「革命之決心」一文，蓋承民報激揚俠風之遺韻而來，其論旨以爲卓犖之士，其義理之勇，可見者有二：一曰不畏死，二曰不憚煩。結論有云：「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蒸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啗餽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

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汪氏屬文之後，殆欲以己爲薪，促成革命之效果，故遺書胡展堂，則比之爲釜，於是毅然渡海北上，孑身入燕都，深探虎窟，晝伏夜出，謀炸攝政王，事既不成，而慷慨不回，羈縲絏中者十數閱月。

附錄：一、馮自由撰：戊申汪黃謀炸清攝政王（註二）

汪精衛之決心 暗殺團之組織 汪精衛之留別書 實行機關之設置，埋置炸彈之失敗 炸彈案之破露

汪黃等被逮與供詞 三人之定罪 營救團之效果 黃復生之自述

汪精衛之決心 戊申三月，雲南河口革命軍發難，中山時在新加坡，以軍餉緊急，特派汪精衛、鄧子瑜二人赴荷屬文島等處籌款接濟。詎是時歷年在潮、惠、欽、廉、鎮南關各地失敗之同志多亡命南洋英、荷各屬，彼等對於同盟會幹部之善後措施，頗懷不滿；加以陶成章方大倡光復會，李柱中（覺和）、李天鄰、時功璧、許雪秋、陳雲生諸人紛然和之，聲勢頗盛。精衛等至文島，大受同志排擊，無功而回。精衛大憤，遂不告中山，私自秘密赴香港，謀一擊滿清重臣以雪恥。黃克強於精衛行後，適由越南到新加坡，乃與中山聯名電汪勸阻，並電香港馮自由，謂汪乘法國郵船來港，令即設法堵截，並阻其冒險。馮乃偕黃隆生屆時預在九龍碼頭守候，精衛抵港，以行踪爲同志所知，因暫停止進行。

暗殺團之組織 精衛旋赴日本，與黃復生、黎仲實、喻培倫（雲紀）、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織一小暗殺團，團員共七人，復生、培倫於製造炸藥，素有信心，以在日本試驗困難，精衛乃偕仲實、璧君、復生、君瑛等至香港，密設機關於黃泥涌道。時約同志李紀堂赴屯門鄧三伯之農場試驗擲彈及電氣發火、化學發火、鐘表發火諸法。已酉夏，復生、培倫聞滿大吏端方將取道京漢鐵路南下，乃先期至漢口守候，欲狙擊之於車站，以機會錯過，祇得將所携炸彈鐵壳及炸藥等物付托同志孫武保管而去。其後辛亥八月武昌之役，係武在漢口因製炸彈受傷，即此物了。

汪精衛之留別書 精衛於己酉一年間爲經營暗殺事件，往還於日本、香港者二次，中山、克強及南洋同志屢阻其行險，均弗聽。是年秋、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於香港，衆舉精衛任書記，時倪映典運動廣州新軍反正，日漸得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九二

，衆同志咸欲精衛留港爲助，精衛以與復生、仲實等有成約，堅不肯從。至十二月上旬，遂偕仲實、璧君悄然北上，瀕行致書中山及南洋同志告別，錄之如左：

（其一）留別中山書

先生台鑒：來教敬悉一切。前函囑以專心此事，既聞命矣；後函則以維持團體爲急，此事可置爲後圖。弟意欲維持團體，莫善於力踐前函所言。蓋此時團體潰裂已甚，維持之法，非口舌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要在吾輩努力爲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此非臆測之言，前事可徵也。丁未春夏之間，太炎輩在東京所以排擊破壞，無所不至矣。泊開瀛、粵軍起，東京同志躍起犇赴，未嘗以太炎等之言而有所介於中；即太炎等亦自息其喙。惟太炎等最後之手段，無過於發佈詆譏之函，前時因有人彌縫其間，此等最後之手段忍而未發。今則不然，彼等最後之手段已出矣，其排擊破壞之能力，當無有更甚於此者矣。然則今後吾輩復有事實之進行著於天下，則彼等愧怍之不暇，更有何法以惑人。弟等之爲此事，目的在於破敵，而非在於靖內變也。所以靖內變之道，亦不外於此。故弟在東京，於彼等之所爲，付之不見不聞；惟專心於所事而已。先生謂弟死後，太炎等不知又如何舞文，此言弟亦慮及。小人之爲不善，無所不至，何能保其不爲此卑劣之行，故弟草遺南洋同志書存展兄處，弟事發後，即爲登之中興報，以杜彼輩之舞文也。餘情詳以前諸信，不再贅。專此敬請大安。弟精衛頓。十二月朔。

（其二）留別南洋同志書

南洋同志公鑒：弟自去歲小除夕離星加坡，邇來遂與諸同志不復相見，至於今將一年矣。此一年中爲此事之故，來往奔走，僕僕不定其居，屢接諸同志來書殷殷詢問，所尤不忘者，仰光同志曾電召弟往，而弟皆未嘗一報，每念及之，輒悚然不安。顧弟所以不敢報書者，以既承諸同志詢問，不能不述近狀以告，將以實相告耶？則事尚未發，不能豫言；將飾詞以相告耶？則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躊躇而不告。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豫爲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俟弟事發後，即代寄以補前事疎忽之過，望勿以遲延爲罪，幸甚幸甚！抑爲朋友者，於臨別之際，必有贈言。況將死之時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之於「民

報」及「中興報」，而「民報」第二十六期所載「革命之決心」之論文，則將生平爲文字約而言之。謂弟將死之言可也。惟弟於將死之時，猶有所歉然於中者，則以今春弟將爲此事，平生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如生之難，宜留身以當艱屯。其所諄諄責備者，弟心識之矣。願以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於是，則當專心致志，死而後已，然後無負於心也。今弟已致力於是矣，而年來與諸同事往來於目的地，相約前仆後繼，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故雖聞師友之督責，而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對於師友也。然死者長已矣。至於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苦沉瘁，必有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惡者，望諸同志於已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於團結，以厚集其力。惟相信然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能相助，毋感於讒言，毋被離間於羣小，毋以形跡偶疎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過秘而疑其心術；蓋有此四者，往往使團結爲之疎懈，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能免。有如近日章炳麟、陶成章等散佈流言，離間同志，是其一例，願諸同志慎之也。嗟夫，革命之責任必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諸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言盡於此，伏維自愛，手此告別，敬候道安。弟汪精衛頓首。十一月十日。

實行機關之設置 己酉年秋九月，黃復生偕同鄉但懋辛先赴北京經營暗殺機關，黃原名樹中，字理君，四川隆昌人也。夙有志於荆、蕞之事，曾在橫濱從梁嘉光學製炸藥，傷其面部，至冬十二月，精衛、仲實、璧君等均抵京，雲紀攜其所購置照相器具亦到，遂在宣武門外玻璃廠火神廟西夾道設一照相館，名曰「守貞」，擇期庚戌年元旦日開張，藉避世人耳目。另在東北園賃一屋，以爲集合同志機關。適值清廷派赴歐洲考查海陸軍之戴洵、戴壽兩員勦，於己酉歲暮歸國，精衛、復生二人遂携皮包，內置鐵茶壺，滿貯炸藥，赴東車站相候，擬於下車時炸之，由晨守候至晚，車始抵站，因天已昏黑，見滿站皆戴紅頂者，不知誰是二載，恐誤中他人，遂未下手。時清慶王威權最盛，衆欲炸之以示威，因其出入戒備森嚴，不易動作。遂決計擒賊擒王，專以攝政王載灃爲目的物，以其處從太衆，恐鐵茶壺盛藥不多，炸力有限。乃由復生向驛馬市大街鴻泰永鐵匠舖定製大鐵鑊罐，圓徑約尺一二寸，高可尺許

，能貯炸藥五十磅，籌備既竣，復從事行炸地點之選擇。

埋置炸彈之失敗 復生等初探悉載灃每日上朝，必經鼓樓大街，鼓樓前有一短牆，伺其通過時，若將鐵罐由短牆擲下，彼可悉數炸斃，詎計甫定，而載灃因鼓樓大街修築馬路，變更行程，遂不果。繼又調查其路線必取道烟袋斜街，亦因租房不得作罷。最後始擇定十利海旁之甘水橋爲適當地點，其地三面環水，僅一面有居民數家，甚僻靜，距攝政王府最近，爲出入必經之路，橋之北有陰溝一道，可將鐵罐埋置橋下，人則藏於陰溝內，伺載灃過橋時，施用電氣發火，電流通，則電氣雷管遂起作用，而令炸藥轟然爆發矣。時衆以東北園距十利海太遠，更於十利海附近覓得一破廟，名清虛觀。與道士分租一室，以爲騰挪地。於是決定埋置炸藥事，復生、雲紀任之；引放電機事，精衛任之。二月二十一日夜午，復生、雲紀同往橋下掘孔，因犬聲四起，未能竣事。次夜復往工作，始將鐵罐埋置孔中，及敷設電線，則以銅線過短，不敷所用；第三日重添購電線，至晚間十二時後續行敷設，忽見橋上有人竄伺，復生大驚，乃使雲紀急赴清虛觀，止精衛勿來，己則匿於樹後，觀其究竟，初見一人持小燈籠下橋，且照且尋，移時始去，復生伺其去後，乃疾馳至橋下，將電線收回。因鐵罐太重，非一人力所能携，僅擬將螺旋蓋取去，以避免搜檢；惟以螺旋太深，倉卒不能拔出。祇得將電線結爲一束，隨以砂土覆之，仍潛匿樹後窺伺，旋見有三人，一警察、一憲兵、一常人，持燈籠二下橋尋覓，良久始去。事後乃知橋上之人係一趕大車者，因其妻三日不歸，出而偵察，見橋下有人，初疑爲姦夫，後乃發見掘地埋物諸事，駭而奔報警察，而黨人行炸載灃之計畫，竟由是破露焉。復生見事已發覺，倉皇返東北園，即夜開緊急會議。訪論第二次進行方法，以所餘炸藥無幾，羣推雲紀赴東京重購炸藥，仲實、璧君往南洋籌款，精衛、復生在京留守，待炸藥至，繼續進行，次晨璧君忽謂前晚埋置之鐵罐必未經發現，主張復生、雲紀二人重往甘水橋探視，以便是夜續行工作，復生等依言往探，則見有持槍警察來往梭巡，始失望而返，翌晨雲紀、仲實、璧君三人遂各分途出發。

炸彈案之破露 二十三日夜間，有警察在甘水橋洞下發見鐵線、鐵匣等物，知非尋常事，亟歸報警署，警署復報步軍統領衙門及民政部，諸堂官聞報，齊至出事地點，衆相視莫敢動，民政部尚書肅王善耆促之，且言若有意外，則身家我任之，各軍警咸默然，後乃請日本使館某技正前往啓視，由日技正徐攪其土，方見一大鐵匣，內置黃色

炸藥及雷管玻璃管數十具，乃判爲極猛烈之炸彈，爆發力能燬周圍二里濶，一時京中大震，全城警探極形騷擾，因匣內包藥之紙有英國某公司製字樣，遂有疑及載洵、載濤兩貝勒自英國携回圖謀篡位者，亦有謂慶王因與肅王有隙，故爲此以構陷之者。是時黨人程家樞方在肅王府任事，知復生等來京，疑與炸彈案有涉，乃使吳友石（白逾桓改名）赴守眞照相館，勸復生暫匿他處免禍，並約其是夜到名妓姚蓉初家密談，吳時任北平帝國日報記者，亦黨人也，復生力辯與是案無關，亦未赴程之約，以免發生他故，惟一意候炸藥運到爲第二次進行而已。

汪黃等被逮與供詞 北京警廳查驗鐵罐之鐵蓋螺旋乃本國人製造，遂命偵探將都中鐵匠店挨戶密查，始探知爲螺馬市大街鴻泰永所製，訊據該店主人供稱係琉璃廠守眞照相館中人定造之物，因密派探員於該館修屋時，混入工匠內將往來兩件一大包竊去，中有可疑之函二通，警廳始確知該館爲黨人機關，遂於三月七日午前，由內城左一區署派警至守眞照相館，將黃復生及照相館司事羅召助二名捕去，復使精衛等所用小廝帶路，跟踪至東北園搜索，僅拿獲精衛一人，並起出手鎗、炸彈、電線等物，均押至內城總布胡同警察左一區署，旋由區長陸聽秋分別訊問，而鴻泰永鐵匠店主人亦在此作證。精衛、復生各白承爲一己所爲，不涉他人，一星期後移至內城警察總廳，亦分別拘禁，次日由廳丞章宗祥召集全廳職員顧繁等作第二次之審訊，精衛乃草供詞數千言，照錄如左：

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留學時曾爲民報主筆，生平宗旨皆發之於民報，可不多言，丁未年孫逸仙起事時，兵敗後携炸藥、軍器等出，我潛以此等物件納入書篋內寄存友人處。後復往南洋各埠演說，聯絡同志，繼思於京師根本之地爲振奮天下人心之舉，故來。又自以平日在東京之交遊素廣。京師各處熟人頗多，不易避面，故聞黃君有映相館之設，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黃君等皆不知精衛目的所在，相處月餘，後見精衛行止可異，頗有疑心，故映相館中有人辭去。至於今日，忽聞价言映相館中有事，故即往閱，知事發，不忍連累無辜，故復回寓，擬留書黃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逮以來，詰者或曰「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嗚呼！爲此言者，以爲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黨人視之，則數年以來，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減於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憲之說者，以爲立憲則必平滿漢之界，而民族主義之目的可以達。如是則雖君主立憲奚不可以即於治？以吾黨人論之，姑勿論所謂

平滿漢之界與所謂予民以權者爲果有其實否？即以君主立憲之制而言，其不能達濟國之目的，可決言也。談法理者每謂君主係國家之最高機關，有憲法以範圍之，則君主無責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憲，未嘗不可以治國，此於法理則然矣，以事實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爲君主立憲，爲民主立憲，皆必一度革命而後得之。所以然者，以專制之權力積之既久，爲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擢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法國常路易十六即位之初，蓋已幾樹立憲君主政體矣，而後卒不免於大革命，其故實由於此。此非惟民主國之法國爲然，以君主國言，若英所謂憲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謂君主立憲政體之強國者也，今之言立憲者多祖述之，其亦嘗一按此三國之歷史乎？英國無成文憲法，其所謂權利諸願與所謂大憲章者，實由幾度革命所造成，其憲法發達之歷史，蓋遞遷迭變以至於今日者，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雖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論，實爲民主政治，非虛語也。德國之憲政，由日耳曼聯邦自治制度夙已發達，足以爲其根本，故君主立憲之制可行之而無礙。至於日本，則所謂最重君權之國也，其憲法上君主之大權遠非德國可比，微論英國。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當以日本爲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戾於法理爲不足學，吾以爲前說固無足論，即後亦徒爲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夫謂日本憲法君主大權最重者，於法理上則然耳，至於事實則大權固不在君主也。維新以前，幕府專制，天皇僅虛位，是故倒幕之役，實爲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鄉隆盛以兵東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權已移於維新黨之手，於是德川歸政，天皇總攬大權，要其實則天皇高拱，國事皆處決於倒幕黨之手，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達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國立法之成績衡之中國，乃無一相當，既非如英國憲法之以漸發達，又非如德國有自治制度以爲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經廢藩倒幕之大革命，其專制政體行之已數千年，自二百六十餘年以來，且日益加厲，所謂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在於君位，而政府各省行政官特爲奴隸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憲之名而制定憲法大綱，其開宗明義，以爲憲法所以鞏固君權；夫各國之立憲，其精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此所言立憲，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然則吾儕謂如此立憲，不過爲君主權力之保障，爲政府之護符，其言有少過乎？嗚呼！如此之立憲，即單以解決政治問題，尤且不可，況欲兼以解決民族之問題乎？夫民族主義與

民權主義有密接之關係，民族主義謂不欲以一民族受制於他族之強權；民權主義不欲以大多數之人民受制於政府之強權。然所謂強權者，即政治上之權力，今雖稱立憲，而其目的在於鞏固君主之大權，是其強權較昔加厲，其終爲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不亦宜乎！論者又曰，此爲國會未開時爲然耳，當國會已開，則民權日已發達，故爲政治革命計，爲以速開國會爲唯一之手段。爲此言者，可謂惑之甚也。夫立憲所以鞏固君主之大權，上文已言矣，而國會者，即爲此大權所孕育而生，如嬰兒之仰乳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如是之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力以爲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經變易，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

一曰：國會爲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嘗立憲矣，其立憲悉模仿歐洲君主立憲國，條文頒布之後，以親侯之臣組織內閣，以各省總督爲上議院議員，以阿附朝廷之小人爲下議院議員，粉飾苟且，殆如一場戲劇，未幾其內閣頽然傾倒，而國會亦閉歇不復開，至昨歲而有少年土耳其黨之大革命。

二曰：國會爲君主之魚肉，今之俄羅斯是也。俄自與日本戰敗後，迫於民變，不得不立憲，其憲法條文之完善，較之憲法大綱相倍蓰也。其政黨之獨立，較之今日請開國會者之兒戲相霄壤也；其憲法條文由民黨數十年血戰所購得，較之今日所謂立憲又不可同日而語也。然而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無所變易，國會終不能與政府之威權相敵，故自有國會之後，以持正誼之故，屢被解散，議員逮捕者纍纍不絕，膿血充塞之歷史如故，革命之風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國會爲君主之鷹犬，今之安南議會是也。安南隸屬於法，法欲苛斂其民，而慮以是激民，乃開議會，以安南人之有資望者爲豪傑員、爲會員。每欲加稅，輒開議會，使議決號於衆曰，此議會之所議決也。故安南人有議會，實爲法國官吏之鷹犬，協力以噬其民者也。

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國會者之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請願諸人，其果有樂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實通於天也。立憲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諸人以爲欲達民主之目的，舍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此革命黨所久已決議者也。若夫避戰爭之禍，而求相安之法，則前此革命黨人，……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目的

，皆可以達，而戰爭之禍亦可以免，誠哉言也。或有慮此爲不利於滿人者，不知果不言立憲則已，如其立憲，則無論爲君主國體，爲民主國體，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爲原則，謂民主國體爲不利於滿人者，非篤論也。或有謂此爲不利於君主者，然以較諸鼎革之際，其利害相去當如何，歷史所明示，不待詳言也。所謂「願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及所謂「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慘也。設不亡於漢人，而亡於鄰國，則法之待安南，與日本之待朝鮮，視去其國王如一敝屣。而其國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還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於國內現象略陳之矣。至國外之現象，其足使中國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尤令人驚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國人於庚子以來，頗知敵國外患之足懼，至於今日反熟視若無所駭，此真可爲痛哭者也。夫中國自甲午戰敗以來，所以未至於瓜分者，非中國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國平均勢力之結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國乘勢進兵於東三省，久駐弗撤，實啓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勢之故，遂與之戰，戰役既終，而各國之形勢爲之一變。前此英、日圖同盟，與俄、德、法同盟相抗，日、俄戰後，而有日俄協約，有日法協約，有英俄協約。所謂協約，質而言之，實協以謀中國而已。前此欲謀中國，而各國自顧其利害，勢有不均，遂相衝突而出於戰，今則鑒於戰禍，而以協約爲均勢之不二法門，一旦各國勢力平均，則保全瓜分爲其所願，顧所以苟延至今日者，以英、法慮德爲之梗，而日本又慮美國之議其後也。比年以來，日、美之衝突日以彌甚，數月前且有日、美開戰之說，而日、英、美同盟之議囂然大起，日本新聞從而論之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則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國之死命，其謀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強，兩國雖各懷敵意，終不敢遽如日、俄之肇釁，其彼此利害衝突之點，終必以協定之。誠使英、德、俄、美、日對於中國之均勢政策略定，則自甲午以來，中國所賴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爲波蘭之續而已。分割之慘，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謂保全者，其害禍無異於分割。國不能自立，而賴保全於人，已失其所以爲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此所謂一亡而不可復存，一弱而不可復強者也。識者有憂於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於互相扶助也，故有兩強國同盟者，而決無以強國與弱國同盟者，以強國而與弱國同盟，是必強者以同盟爲餌

，而釣此弱者也。前此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國不自強，萬無可以與他強國同盟之理。而非於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上有大變革，又無可以自強之理。愛國者可由此而知其故矣。今之談國事者，不以此爲憂，而顧以邇來中國與外國交際，其體面較優於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國所以不見禮於外國者，以其賤外排外之思想，然雖如是，而俄人固嘗以深情厚貌相親，而因以擲大利矣。今中國人之思想，已由賤外排外而轉爲媚外，而各國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國之所重者，不在主權，不在土地人民，而在體面，遂亦競以深情厚貌相結，以期外交上之圓滑，而中國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間有一二小權利僥倖爭回，則尤大喜欲狂，而於外國之協以謀我，瞠乎若無所見，此真燕雀巢於屋梁，而不知大廈之將傾也。此無他，由人人心目中，以爲今已預備立憲，凡內治外交諸問題皆可藉以解決，醉其名而不務其實，如相飲以狂藥，猥曰期以八年，迨迨八年之後，中國之情狀，其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中國之情勢，非於根本上爲解決，必無振起之望，及今圖之，其猶未晚，斯則後死者之責也。

三人之定罪 炸彈案破獲後，肅王以各衙門軍警破案有功，特由民政部提銀二萬元，以充賞犒。旋又查悉法政學堂職員孫鏡清與黃復生同鄉，常代黃收遞函件，亦一併拘捕，後由四川同鄉京官及同堂學友四百餘人各出具保結，向內城警廳力保，始獲開釋。清吏以精衛等供詞足以搖動人心，特禁止各報登載。載灃初極震怒，擬置精衛、復生二人以極刑，程家樞乃極力向各方爲二人營救，且語肅王，謂「國家如殺汪、黃，則此後黨禍日夕相尋，非朝廷之福。」肅王閱供詞亦大感動，乃力主從輕治罪之說，且謂時方標榜立憲，爲和緩人心及羈縻黨人計，宜作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載灃從之，遂下諭將精衛、復生交法部永遠監禁，羅召助則禁十年，法部因在預備立憲期內，對於汪、黃、羅三人待遇，較尋常犯人略優，肅王及貝子溥倫等至拘所看視，溥倫僅一問姓即倉皇退出，肅王則再三慰問，備致欽崇云。

營救團之效果 仲實、璧君、雲紀於汪、黃被捕後，同至香港，設機關於九龍城，專從事營救汪、黃之活動，加入此新團體者，有女同志黎德榮，李佩書二人，旋派德榮、璧君先後赴南洋各埠籌款，庇能同志吳世榮、黃金慶助之，共得款萬餘元。惟奔走經年，成績絕少。僅由張煊求助於法部同鄉司員，使達函於精衛，得其在獄中所賦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〇

數章及「信到平安」四字而已。辛亥春間，雲紀以所事無成，乃隨黃克強於三月二十九日攻擊督署，卒殉義於是役。精衛、復生、召勛至辛亥八月武昌起義後，始由清廷開釋。精衛遂與楊度聯名提倡南北和議。先是精衛有聘妻曰劉文清，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文案劉子平之女弟也。丁未、戊申間，精衛以從事革命爲辭，向劉氏提議退婚，劉浣鄧子瑜向精衛達意，謂其女弟可株守以待。精衛乃謂革命不成功決不娶婦，辭甚決絕，故其後璧君屢求婚於精衛，而精衛迄未敢應。嗣暗殺團北上後，精衛、仲實、璧君同居東北園，璧君乘間重提出婚約，精衛不能卻，卒從其請。及民元南北統一，汪、陳之婚禮亦正式宣佈。仲實自是放浪形骸，寄情酒色，至民九竟以療終。

黃復生之自述 關於謀炸清攝政王案始末，黃復生敘述當日情形極詳，錄之如左：

己酉年秋九月，予偕但懋辛同志赴北京經營暗殺機關。多十二月，汪精衛始偕陳璧君、黎仲實來京，喻雲紀亦於同時購置照相器具來京，設照相館於琉璃廠，名曰「守眞」，以爲避人耳目計，擇期庚戌年元旦開張，此固在東京預定計畫也。先是清廷派載洵、載濤兩貝勒赴歐洲考查海陸軍，於己酉歲暮歸國，精衛偕予携皮包，內置鐵茶壺，滿貯炸藥，赴東車站相候，擬於下車時炸之，詎因爲時過晚，見滿站皆戴紅頂者，恐誤中他人，遂快快返。時清慶王最專橫，予等復欲炸之，因不得間。嗣乃決計擄賊擒王。始以攝政王載灃爲目的物，以其出入扈從太多，恐鐵茶壺之力量太少，乃由予向驟馬布大街鴻泰永鐵匠舖交涉，定製大鐵罐，圓徑約尺一二寸，高可尺許，能貯炸藥四五十磅，時攝政王上朝由鼓樓大街，鼓樓前有短牆，伺其通過時。將鐵罐由短牆投下，彼可悉數炸斃，詎計甫定，而鼓樓大街改築馬路矣。又調查其路線必取道煙袋斜街，復以租屋不得作罷。予復多方調查，最後始擇定十利海旁之一小橋，名甘水橋，距攝政王府最近，爲出入必由之地，橋之北有陰溝一道，可將鐵罐埋於橋下，人則藏於陰溝內。用電氣發火，伺其過橋時，則按機關，電流通，電氣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藥爆發。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予與喻君往橋下工作，不知何來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異常清靜。埋畢，敷設電線，不圖線太短，所差甚多，次日復添購，至晚間十二鐘後，予與喻君復往工作，電線固已足，喻君於橋下舉首上望，詎見一人蹲於橋上，（既入獄後，始知其人係一起大車者，因其妻三日未歸，彼見橋下有兩人，方以爲係其妻與奸夫也。）喻君以日語私謂予曰，橋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窺破矣，予聞之駭然，久囑其速往告精衛避難，予將看一水落石出。先

是予等之住所爲東北園，距十利海太遠，乃於其旁覓得一破廟，名清虛觀，與道士分租一室，以爲騰挪地，是時精衛正待於此，一俟安置妥後，彼將任按電機者。喻君去後，予擇一巨樹而窺之，初見一人持小燈籠下橋，且照且尋，移時始去，予伺其去後，乃疾馳至橋下，將電線收回，擬將螺旋蓋取轉，以纜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詎正退螺旋之際，突聞橋上步履聲甚急。因螺旋太深，倉卒不能退去，無已，始將電線結爲一束，隨以沙土覆之，仍潛匿樹後，窺其究竟。時見有三人，一爲警察，一爲憲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燈籠二，下橋尋覓，良久乃出。予見事已敗露，乃倉皇走還東北園，即夜開緊急會議，與會者喻雲紀、黎仲實、陳璧君、汪精衛與予也，當經議決雲紀赴東京重購炸藥，仲實、璧君赴南洋籌款，予與精衛則留守，待炸藥至乃繼續進行。以所餘之藥無幾也，次晨璧君妙想天開，堅謂所埋之鐵罐罐必未經發現，果爾，則今夜重往施放也。勸予與雲紀到當地探視，無已，遂前往，雲紀由西而東，予則自東而西，予方行至十利海附近，遠望甘水橋上鵠立持鎗警察三，予遂未前進，少焉見一人乘人力車，似睡熟者，偏偏倒倒通過，而三警察皆極注意其人，蓋即雲紀也。予恐有偵者尾其行，遂未與語，而逕還東北園，雲紀已早歸矣。歸白璧君，始釋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嗚呼雲紀！不圖即此而長別耶！二十四日有吳友石君來相館訪予，吳君即白逾桓，亦舊同志也。時在帝國日報主筆政，蓋予抵北京，彼初未嘗至此，相見即詢予曰：「日來報紙登載十利海旁之炸彈案。君知之乎？」予曰：「因相館事忙，連報都無暇閱。」予復問其報紙如何登載，彼曰：「前夜當地警察發現地雷後，卻報當局，無敢動者，後乃請口使館某技正前往啓視，據云：幸未爆發，否則北京城將陷大半矣。有謂係溥倫貝子謀篡位者，有謂慶王因與肅王有隙，故爲此以害之者，又謂係載洵、載濤兩貝勒自英帶回者，以包藥之紙有倫敦字樣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而各機關凡有偵探者，悉出全隊以偵之，舉凡茶館、酒肆、妓寮、戲園莫不密布偵探，我勸同志可暫避腥風，勿當此大難。」予謂：「我聞此照相館，炸彈案胡與我事？」彼曰：「年來留學生孰不來考小京官，豈肯營照相業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予復力辯之，彼乃謂「有程永生同志擬與君晤談，可否見允。」予問在何處，曰：「姚荇初家」。予曰：「姚何人？」曰：「名妓也」。

予曰「請遲至九鐘，或當奉命，過時請勿待。」遂握別，予急歸商精衛，告以吳之言論，及程君之約是否可赴，汪曰：「程家樞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密子裏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爲愈。」約逾一星期，吳君又至

，謂予曰：「炸彈案聞昨日在蘆溝橋捕獲一人，已槍斃矣。君知之否？」予曰：「未也」。前此私心竊謂報紙所載純屬清廷自相殘殺，今復憫無辜之人爲予等替死，然對吳君前仍未敢形諸辭色也。予等自信力太堅，以爲予等所爲，毫無破綻，豈彼無識偵探、警察所能破獲者。不圖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鐘頃，予正在於東北園宅中與精衛談話，而予等所僱之小廝名達子者，突來謂汪曰：「四老爺！四老爺！照相館內有人請黃老爺去。」予問何事，彼曰：「爲什麼執照的事咧。」予謂汪曰：「想該無甚事罷。」汪亦曰：「該無甚事罷。」予於是遂去。詎甫行至琉璃廠大街，突來一人搥着予胸，謂予曰：「汝使得好假鈔票呀，」是蓋所謂當領閱棒之術，予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無禮，」旋來多人擁予至廠店，二人執予左右手，褫予衣以檢查之，隨即招一騾車前來，擁予登車，車去，至大柵欄，始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其初蓋皆匿於肆中也。車既風馳電掣，俄頃間，即抵內城之總布胡同左一區署，兩人各執左右手，令予面牆立，略問姓名籍貫後，少息於一斗室，兩人仍各執左右手而坐，少焉一人來叱此二人去，且以親善之詞謂予曰：「黃先生今日受驚矣，我等爲職務所迫，萬祈原諒。」予曰：「唯唯。」未幾一人坐公案，二人挾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驚堂木一拍曰：「汝是黃復生」。予曰：「是。」又曰：「汝幹得好事，可速盡供來！」予曰：「究犯何罪？所盡何供？予犯罪之證據何在？其時實無所謂證人證物也。」彼聞予言，乃曰「請休息一下罷。」約午後二鐘許，即見大車將予等東北園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威運來矣，更見一騾車，所載者即精衛也，時予知事全敗，自分萬無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轉覺疲怠。予謂守警曰：「予倦思睡。」彼輩以門板令予就寢，予寢正酣，忽有人呼予起，時方半夜，忽見燈燭輝煌，予意以爲必至刑場也，乃導予至午間審訊處，而巍然高坐者仍係此人，後乃知爲左一區區長陸聽秋也。第其時忽變其最親善之態度，以極親切之口吻呼予曰：「復生：汝之精衛先生，我已請至此矣，且已錄供詞矣。」予曰：「精衛何在？予將晤之。」彼曰：「不可。」予曰：「然則供詞又何在耶？曷以示予。」彼曰：「是烏乎可？」旋將予所餘之炸藥及電線、手鎗等悉陳於案，而言曰：「晝間汝謂無證據，此諸物者，寧非汝之證據耶？」俄而鴻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予而言曰：「曠昔來我家交涉造鐵罐者，非子也耶？」予曰：「汝今已至，夫復何言，可將紙筆來予書供詞。」詎書至「此次之事，純予一人之所爲，精衛不過客於予處。」予之作是書者，非爲掠美，實欲救之也。乃彼人務令予易之，予曰：「事實如斯，予胡能誣我良友？」彼聞之動容曰：

「異哉精衛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一星期後移拘內城總廳，次日由廳丞章宗祥召集全所職員作第二次之審訊，即所謂清供也。僉事顧簪亦在座。閱二日，有蕭君者，前來安慰予曰：「爲黃先生報一喜信，略謂『日昨因汪先生曾爲一文，洋洋數千言，堂官閱之（指肅王）』，甚爲感動，對於兩公力圖營救，此案大致可無生命之危矣。」予曰：「感君盛意，不過吾等此次之所爲，即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爲國家人民謀幸福不成，死亦分也。」次日，予正翻閱殘書，忽聞室外有人耳語聲，少焉，即見一人啓簾入，詢予曰：「貴姓是黃？」予曰：「是。」向予一揖，予亦報以一揖而退。時予之外室有持鎗警察四人，晝夜監守，予叩以斯人爲誰。曰：「倫貝子也。」子忖其必以震驚「革命黨」三字而來，在彼之意，必以爲係三頭六臂，不圖乃一白面書生也。又明日午前，警察來告，謂肅王將來談，俄見一人入，見予翻閱殘書，彼即謂予曰：「此時正好讀書也。猶憶從前令先祖，不知是黃漢昇，還是那一位，曾在獄中與夏侯勝學易。夏侯曰：『此時還學甚麼易經？』黃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當告以黃霸，字次公，非漢昇也。彼乃笑謂予曰：「汝看得很熟，很好很好。」旋謂我尙將晤精衛談談，遂去。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鐘，巡官來謂肅王傳汝等詢話，導予至一客廳，精衛亦至，肅王以滑稽態度謂予兩人曰：「汝二人亦久遠矣，今特爲汝等介紹，有甚麼話，儘管隨便談談。」時室中尙有廳丞章宗祥及僉事顧簪，肅王謂予等曰：「此次之事。王爺甚震怒（指攝政王），我與之力爭，我說冤仇宜解不宜結，革命黨豈止汪、黃兩人乎？即使來一個捕一個，但是冤冤相報，何時是已！如今已爭到徒刑；但是在有期、無期間，我還要爲汝等爭也，不過此次有一人很費得力呀，其人爲誰，即程永生也。旋又談及，我生平最愛讀民報，出一期我讀一期，我當時曾說過天討（民報增刊）所插的畫，（爲蘇曼殊所畫翼王夜嘯圖及射狐等）我說民黨內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過民報所標的三民主義，我猶稍嫌狹隘得一點，我想將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將有大同的時候。不悉我這種主張，你們二位以爲如何？」時予未及答言，精衛曰：「兆銘和復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尙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彼聞此言，當即豎一拇指曰：「到此生死關頭，尙能堅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直談至午後三鐘，刑部方面屢催起解，彼猶依依不捨，謂爲相見恨晚。且謂予等曰：「我這面惜無房舍安頓二位，刑部監係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處，都向我這面看看，如須閱何書報，儘可寫信來，我當照辦。」旋即用驛車派軍隊護送

至刑部。獄官問姓名畢，即入獄，予居第三監，精衛居第四監，羅偉章居第二監，羅乃十年監禁，予等則永遠監禁也。所幸者，顧巨六爲予等交涉作官犯辦，得享小屋，用自己襖被衣服等優待，其他如全副刑具以及飲食等，皆與常犯無異。至次年三月二十九黃花岡一役消息傳來，知雲紀及諸好友皆被難，予與精衛痛不欲生。迨至八月十九武昌起義，北京震恐，予等平時尚能閱報，至此亦禁止矣。洎九月初六，宣統下罪己詔大赦黨人後，資政院議員劉鴻岷、易宗夔等具書質問刑部曰：「朝廷既大赦黨人。何以汪、黃兩人猶禁在獄？」刑部推諉此案係民政部送來的，不關我部事，又問民政部，詎該部亦推此案已經交過刑部，不關我事，後乃兩部一齊質問，兩部無法，乃奏請釋放。當下上諭，略謂「政治嫌疑犯某某等著發往廣東張鳴岐差委。」時九月十六日也。予等在獄計十七閱月，中間有御史請開黨禁者，惟趙堯生先生一人耳；而請治罪者，亦有胡思敬御史，猶憶其文中有「汪、黃二逆，東西法律在所必誅」二語，常在獄中時憤極，擬出獄後前往請教胡御史之東西法律，既出獄後，未幾精衛即偕趙鐵橋赴石家莊，後與楊度組織共進會，以謀和議，而予亦赴天津，與杜、黃等組織京津同盟會，旋即偕黃禹昌、彭家珍等赴滬分頭工作矣，此其經過之大略也。

二、黃復生革命回憶錄——節錄炸攝政王一段（註三）

己酉，同盟會諸同志，因孫總理於廣州暨黃君克強於鎮南關諸役，迭遭失敗，意志盡銷，汪精衛同志乃商於余，思有以振興之，乃決往北京相機行刺。己酉冬，偕但君怒剛赴北京，苦無住足處，爰投考蜀學堂，而僞充學生焉。是校爲川同鄉京官所組織，全年學食宿三費，才收銀四兩，較便於旅舍多矣。歲暮汪、喻、陳、黎、諸君，由東京購得照相機至，便賃居永光寺東街，喻君與余則相定照相館地於琉璃廠大街，趕於元旦日開張，相館名「守貞」云。旋遷居於東北園，陳君日促進行。先是余等由東京購得鐵茶壺一，時探得載洵、載濤兩貝勒，由歐美考察海陸軍歸國，遂將炸藥置於鐵茶壺，入一皮包，携之往東車站，余與汪君雜於歡迎人叢中，車抵時已入夜，於電燈光下但見紅頂者多人，而不識洵、濤爲阿誰者，余等不忍誤傷路人，乃快快返東北園，忍饑耐寒約二三小時云。此事既不偕，爰改計炸慶親王奕劻。此獠適炙手可熱，雖經御史趙炳麟彈章屢屢，而毫無效，余數往該地門外探其行動。詎戒備綦嚴，每商店門及屋上，咸立有數兵，而清道者必至再三，慶王乃至。余見街道太寬，不易着手。乃與汪君商決改計刺攝政王載灃，取擒賊擒王之義也，汪然之，又慮鐵茶壺太小，力量薄弱，乃由余至驪馬市大街，鴻泰永

鋼鐵匠舖，訂鑄一鐵罐，陳君屢促不已，且堅持利用鐵茶壺之蓋，以其原有螺絲既省工且省錢也。熟知後來事敗，即基於此。鐵罐造成而安放之地點必覓定，余至鼓樓尋地，見該處甚佳，鼓樓有一短牆，而攝政王上下朝必經其下，余一夜身著斗蓬，臥牆內，見此牆過牆外，惜未携鐵罐至也，時庚戌二月十九日也。此日正擬舉行，詎適翻造馬路，而此牆上下朝亦將易道矣。余等又覓地於烟袋斜街，是地亦其必經之道，乃苦不能租得房屋，因更向前見一甘水橋（北京人呼穢濁水曰甘水，乃一陰溝小橋也），是地絕佳，距攝政王府約百數武，必經地也。余一日持電筒探陰溝，約歷一小時餘，計其地已為鼓樓大街矣，因思萬一放電後而猶生者，乃可由此溝蛇行至御河橋而出，或可逃生也。廿一夜，余與喻君至橋下掘坑，時已午夜，甫至橋，忽有羣犬狂吠，余咄咄怪事，平時固無一犬者，乃謂喻君曰：「君可拾石子逐擊犬，使人知余等為過路者」，余一人往橋下掘坑，詎甫抹泥沙適兩手皆觸矢臭，正幸泥沙潤濕，尤掘坑即成，以電線牽至洞口，始覺線尚不足尺餘，次日於肆中購得丈許，明夜乃與喻君昇地雷往安。初因東北園距甘水橋太遠，乃於橋之附近租得一破廟，名清虛觀，以為騰羅地。廿二夜十一鐘許，余與喻君將照相用之巨帕包裹地雷，兩人以腕昇之，甫出門即值一高坎，約可數尺，兩人跌下，雖痛然而不敢聲張，泊昇至橋，竟寂無一犬，吁！可怪矣。地雷入坑後，乃以電線牽至陰溝洞口，始知電線仍少不足，然強已勉強可用，攝政王之慮從甚衆，約百騎擁一轎車行，放電者藏洞口內，其上朝每日為晨六句鐘，天甫明，外不能窺洞內，而洞內則瞭然外面者，見其馬蹄甫踏上橋，即按電氣開關，則地雷必爆，而百餘人必無一倖免者。是地居后海之北，前以為在十刹海誤也，距攝政王府僅數百武，為該王上下朝必經之地，前面為海，東西面為空地，僅北方有貧苦居民數家而已。故萬一爆發，尚不至多傷人民。詎電線甫布，喻君以日語謂余曰：「橋上似有人探悉予等行為者，盍去諸？」（后於獄中始悉為一趕大車者，因其妻三夜未歸，故見兩人影係疑其妻與姦夫也，此人后獲重賞云。）余曰：「果爾，則請君先往清虛觀，囑汪遠避，余將觀其究竟。」喻君去後，余即隱於一巨樹後，見一人持燈籠向橋下尋覓，俄頃而去，余見其去後，即馳往將電線收回，意欲連同鐵罐蓋取去。詎以螺絲太深，急切不得脫，而橋頭上似又有步履聲，乃匆遽將電線挽挽成團，而掘土埋之。埋已，仍返樹後，則又見三人持燈籠，二人在橋下尋覓，良久乃去，余見了復乃快快步歸東北園，為時已二鐘餘矣。本應速商逃避之策，詎陳君暨君堅勸余等，明日重往探察，意謂：視所埋之

地雷，經人掘去否，若猶未也，明晨尚可再往掘之。余等不獲已，乃與喻君約，余自東而西，喻君自西而東，或可會於該地，喻君然余言。次晨八鐘前往，余乘人力車甫及后海，則望見甘水橋上，立持槍軍警三人，俄而見喻君乘人力車僞熟睡狀，經橋上墮物於下，下車往拾之，余知其用意，亦遂返寓，各以所見告。爰集議善後辦法，決定喻、陳、兩君走東京購藥物，黎君走南洋籌款，余與汪君則留守，專一俟款藥備妥，再謀舉動，決定後，喻、陳、黎三君，明日遂行。次日有友吳友石者，來相館晤余曰：「昨夜後門內發現地雷，君知之否？」余曰：「未也。」且詰之曰：「不識為何許人所爲者？」彼曰：「據報載其說不一，有謂係普倫思纂位者；有謂因慶王與肅王不睦，思有以中傷之者；然幸咸屬於其家內事，絕無人語及黨人者，雖然聞此案當局甚注意，舉凡茶房、酒肆、戲園、妓院等處，罔不偵探密佈，以余鄙見，兄等似宜暫避風腥風。」余曰：「余等開照相館，乃正當營業，兄何見疑言？」彼曰：「兄抑思留學生回國開照相館者，尚有他人否？」蓋當時留學生歸國，率皆考七品小京官，以及謀仕途者，絕乏開經商者。余曰：「兄言固然，但自思無可疑於人之事，量亦無妨耳。」談頃別去。數日後，友石又至，謂余曰：「有老友程永生家裡者，思一晤君，渠現任民政部高等顧問，可否前往？」余曰：「晤於何地？何時？」彼曰：「予有一相好姑娘，名姚蓉初者，將在今夜。」余曰：「請遲至九句鐘，過時勿待。」午后往商汪，汪謂程爲人粗枝大葉，其談話聲極大，且以堂子裏人甚複雜，恐稍不慎，致發生意外之事，不如不去爲愈也。自是吳亦久未至，余終日營業照相事，生意極盛，汪則伏處東北園寓中。一日與汪計議進行時，突見所僱小僮名達子者，係漢軍旗人，入內謂汪曰：「四老爺！照相館有人請黃老爺去。」余問：「甚麼人？何事？」僮曰：「是區上的人，爲甚麼執照的事。」余曰：「執照的事，往回都是胡厚菴去的，何不叫他去呢？」先是北京無論營何業者，均須先領得執照始能營業，余等所開照相館，自元旦開張至今，尚未將執照領得，故區上人藉此以餌余去云。僮曰：「他們要黃老爺去。」余謂汪曰：「我去看看如何？」汪曰：「該沒有什麼事罷？」余補曰：「該沒有什麼罷。」於是遂偕小僮由東北園大街，出琉璃廠大街，另有一小道由火神廟夾道，亦可至相館，第其地，極穢濁臭甚故未嘗走也。甫行至琉璃廠大街，則見伏於兩邊店中之軍警紛紛出，突有一人至前將余胸前抓住，謂曰：「汝使得好假錢票！」此爲辦案者當頭閱棒之術，使人腦筋繁繞，更一人則將余髮辮用力扯下，其人驚甚，意以爲用力過猛，竟將余髮全扯脫者，熟知余所戴爲假髮也。旋有二人各執余一手臂，后面一胖子竟將余抱起來，至廠甸一廁所旁，解余衣服搜在

有無兇器，余素不帶此類物，僅在余衣袋內搜得眼鏡盒一，及質票數紙，易倩予先生所爲文，將登報者等物而已。檢查畢，急招一健足驛車，一人坐余后，左右各人執余手，前面一人跨沿，即風馳電掣向大柵欄奔前門而行，余偷視道旁看有熟人否，僅於觀音寺見邵明叔一人，見余似甚驚訝，執余手者即禁余左右顧，余惟閉目端坐，但聞道旁崗警問：「須相助否？」車上人曰：「無須，有執照」等語，入前門后往東，尚能識路，一入總布胡同則不識爲何地矣，以余不嘗至也。泊入一小屋，執余手者，將余面壁立，略詢姓名、籍貫、住址後，即入一斗室，令余坐炕上，少頃後引余至公案前立，問官坐詢，純用喝哄騙詐之法，首用驚堂木一拍曰：「汝幹得好事？」此時余以爲汪必未獲，則毫無佐證，故余決意狡一堂供，余曰：「開照相館乃謀衣食，有何好事之可言？」彼曰「汝豈只開照相館乎？汝尚幹有很大的事也。」彼見余狡，乃易其詞色曰：「凡打官司者，都要吃老米飯，老米飯最不好吃，我輩南方人，最不慣吃，汝若將事實供出，我好與你預備白米飯吃。」余聞此言冷笑曰：「我因不曾吃過老米飯，我特要嘗嘗老米飯的滋味。汝輩問官司全不講證據，只一味的喝哄嚇詐，真不知冤枉多少好人，我究竟犯何罪？人證何在？物證何在？只叫我供，我真不知從何供起？」彼乃曰：「下去休息一吓。仍入斗室坐於原處，而兩執手者，仍如故，正苦此二人之臭氣薰人，將欲作嘔（蓋北方人喜食葱蒜，故其出氣至臭不可當），突來一人狀似書記官者，叱二人曰：「黃先生乃文明人，汝輩何用牢執其手爲，可速去！」一面則極敷衍余曰：「黃先生適才受驚了，請勿罪余等，我輩吃這碗飯，奉公辦事，誠非得已。」余曰：「當然，汝等太辛苦了。」彼又曰：「黃先生恐已餓了否？開午飯未？若猶未也，好叫開飯。」余曰：「謝謝盛意，請無須此。」俄而忽聞驛車轟聲，旋見東北園寓所之家俱等項，堆置於天井內，心知諸物皆被搬來，汪亦被獲無疑矣，於是此心反覺萬慮俱寂，一無恐懼，惟待死而已。時覺身體倦甚思睡，告知監視者。一巡官即備一門板，令余寢其上，余曰：身上覺冷，巡官又以大衣覆之。余又曰：頭亦冷，彼更取一瓜皮帽爲余戴，體既溫暖，遂沉沉睡去，正熟睡間，忽聞人呼：「起來！起來。」余開眼視之，見電炬輝煌，知已入夜，其必將出西門乎，余起身即由二巡官扶余至公案前立，視問官仍爲前人，但此時彼之態度大變，出其極溫和之口吻曰：「復生！汝之好友汪精衛先生已請來此矣，彼且已書供詞矣。」余曰：「汝騙余，來乎？果爾，我則欲一見，而一閱其供詞也。」彼曰：「是烏可者？」俄而忽見一人至，乃鴻泰永之掌櫃，指余曰：「就

是他，就是他。」又將所餘之電線，及其他物盡陳於案。問官曰：「頃聞汝問人、物兩證均無，今則兩證俱全矣，汝更有何詞？」余曰：「可速將紙來，余書供詞可也。」供詞太長，已不能記憶，惟書至中間，彼要余改，蓋見余所書者，謂「係余一人所爲，汪君乃余之客也。」後始知汪君之供，亦係渠一人承當，欲開脫余也。旋晚餐畢就寢，始知該處爲左一區警察署，問官爲區長陳聽秋，江蘇人也。在區署約一星期，遷至內城警廳，廳丞爲章宗祥，顧巨六爲簽事，至廳曾清供一次，顧亦在座，問余尚有何供詞否？須寫家信否？余曰：「否，否。余極不願此事令老親傷心，希巨六先生爲我秘之。」余居廳內一廂房，明窗淨几，一口余正翻閱御批通鑑輯覽，肅王善耆突至，謂曰：「看史書最好，我憶從前令先祖，不識是黃漢昇呢，是那一位，在獄與夏侯勝學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余知其誤，乃曰：『是黃霸，字次公也。』」王曰：「汝真記得熟，現在最好讀書，汝與汪精衛將來可替國家辦事。」寒暄數語而出。又一日忽聞隔壁有人小語，俄見門簾起處一人入內，詢余曰：「貴姓是黃麼？」余曰：「是。」旋向余深深一揖而退後，乃知爲毓朗貝勒也。一日忽有一人似書記官者來，謂余曰：「與黃先生道喜。」余曰：「此言何謂？」彼曰：「聞先生此案已無危險；因汪先生曾爲一文，約三千餘言，數國家利弊，王爺與堂官閱之，皆極感動，故主從輕辦。」余聞之曰：「先生此來，余甚感盛意，惟我輩作此事，生死固早已置諸度外，聽之而已。」後始知此君姓蕭，藥州同志也。余等出獄之日，彼最先來長發棧視余等者。余所居之室爲裏外套間，外間爲警察四人看守，故初聞小語，即見一人伸首向內一望，如是者至再，而後入焉，意者其人必係震驚革命黨三字，以爲不知如何兇惡，熟知乃一白面書生也。又約一星期後，乃遷入舊刑部監，是爲二月二十日也。是日早八鐘，肅王即偕章廳丞來，王謂余與汪曰：「你們已久別了，我今天來同你們介紹一下，可以隨便談談，」王謂：「官司已定讞，不過我還在爭這期與無期之間耳。」旋又謂：「你們所辦的民報，我是最喜歡讀的，不過我覺得你們的三民主義，似乎猶稍嫌狹隘了一點，在我以爲要主張大同主義才好，我想將來不但中國要大同，就是世界都有大同的一天呀！我這種主張，不識你們二位以爲如何呢？」余當時未答，嗣汪答曰：「兆銘同復生的宗旨已揭發於民報矣，王爺今天所談，我等向來尚無此種觀念，故不能作答。」彼聞言後，即豎一拇指曰：「真了不得，你們到了這樣生死關頭，還能堅持一定宗旨，真令人佩服。」直談至午后三鐘，刑部方面迭電來催，彼猶絮絮不休。又謂：「我那面又苦無

地方安置你們，不過刑部監那邊，是很不歸一的，都要向我面上看吓，你們如要看什麼書報，儘管給我來信。」彼先曾謂：「你們這案好在我辦得，如果被其他衙門辦得，我就很難爲力了；但是王爺（指攝政王）很震怒的，是我同他力爭，才辦到這個地步。我以爲冤仇宜解，不宜結，總是我們做得不很好，才會發生革命黨呀！但是革命黨就未必才止他們兩人嗎？故我極力主張和平也。」時已午前三鐘，刑部方面迭電來催，而彼猶依依不捨，有相見恨晚之嘆。旋用馬車二輛，余與汪分乘，過刑部，兩旁則有騎巡十餘護焉，抵刑部衙門，見羅偉章坐於牆上，號啕痛哭，且怨罵喻君雲紀，蓋羅與喻同鄉，候補小官於京，喻君乃邀其來，余等所爲，完全未與聞，無怪乎其哭之哀也。巨六說之曰：「毋爾！住兩三年即出去，奚以哭爲？」時刑部尚書爲廷杰，未在，一提牢略問數語，即由獄卒分別引至二、三、四監，按刑部監共爲八個監，分由南北各四，余所住爲第三監，羅住第二，第四爲汪，各派獄卒四名看守，旋令褫去衣裳，名曰洗澡，實則檢查衣服內有無小針等類，旋以極粗長之鐵鍊繫於頸，而手與足又各有短練名之曰錄，聞羅之刑期爲十年，故其錄係活者，以小鎖鎖之，入夜？尚可解除；余與汪之刑期爲永遠，故用死錄，以小鐵條兩頭錘拔者，惟手錄用鎖，余之手錄，老犯擇其圈口較大者，可隨便脫一手也。余等初至，獄卒極注意，雖大小便，亦跬步不離，但對余均甚客氣，呼「黃先生」，余呼彼等爲「某爺」。初至之夜，有一老人，着禮服入內，持燈照余曰：「唉呀！你如何到這裏來，真是冤枉呀！這個日子如何受得了呀！」余曰：「老先生（因見其髮已白，初不知其爲何許人也，）余等求仁得仁，並不冤枉。」彼旋囑獄卒，每人送大餅一張，去後，獄卒始告余曰：「此人爲提牢，姓何，名奏箴，其人甚好，極有良心，今已升陝西高等審判所所長矣。」余等至監，午飯已放過久，爰爲余補一份來，見一巨鉢，所盛又黃又黑者，余初不識爲何物，余曰：「此何物？」獄卒曰：「此爲先生每餐所吃之飯呀！」余以極黑且穢濁之箸，挑少許嘗之，入口則割舌，聞其氣則欲嘔，蓋壓於倉底之陳年老米，又係脫粟，一二占人之飯，煮至半熟，用冷水以激開花者，余曰：此飯不能食，獄卒善安慰人曰：「先生習慣就好了。」飯爲一盂，而所謂菜，則有二指大小之鹵蘿蔔一點，其鹹如鹽，了無蘿蔔味，另有一土鉢，盛開水，放有臭風鹽菜少許，美其名曰「京冬菜湯」，以後凡五日打牙祭一次，其菜則係外面賣罷市，無人購者，如青菜則有筋，蘿蔔則有布者，並有豆腐二三點，但皆煮起蜂窩眼者，每年肉食三次，即端午、中秋、過年也。每人肉、麵各半斤

，任其自作食。余因案情不同，故一切老犯及獄卒對余均甚善。且其時年事稍輕，每到夜間喜與若輩演說，即就本地風光，爲彼輩言之曰：「你們看！本衙內無論芝麻大小官，皆係滿人爲之，而獄卒則皆漢人也，其公道安在？」聞余言后，年老者皆唏噓感慨，年少者則磨拳擦掌謂曰：「黃先生二年出去革命，我們來當一馬前卒，亦強勝吃這碗飯百倍。」余等此次全仗顧巨六交涉，爲照官犯看待，故所在爲一小室，所有鋪被衣服均自己者，惟書籍則一月餘後始閱，蓋經其細密檢查后也，余書籍本無多，僅御批通鑑輯覽一部，及殘缺之子書而已，不知何時有文之陽明（十）禪一本，此書最善，惜其時不懂佛法，否則有此機會亦大佳也。室中一土炕，佔去全室三分之二，令余寢其上，四獄卒夾余而臥，炕上毫無鋪墊，僅破蘆蓆少許而已。寢凡三夜皆遺精，余乃謂獄卒：「余南方人，不善睡炕，請爲我另設一法。」彼輩乃昇一大木橙，工人作工用者，余臥之佳甚。室設破方桌一，夜所點爲桐油燈，烟大而不明亮。一日獄卒中有王叟者，贈余美字燈一，彼獄卒五日一換班，領油錢銅元九枚，以之購煤油只需四枚，日可餘銅元一枚以購菜，每一銅元可換當二文小銅元十枚，購芝麻醬、黃醬、香油、葱、辣椒糊、各一枚，則其味美甚，後果如獄卒所言，習慣就好了。每餐一大盂飯，且感不足，尙欲向人求剩飯始得飽矣。蓋此種米太陳，已毫無養分。全係糟粕，食後大小便最利，極易消化故也。余入獄時，鄰室有一官犯，名黃潤卿者，三益金店掌櫃也，因賣官案，彼爲過戶，尙未定案者，彼在內極舒適，訂有日報二份，自不能閱，囑閱後告彼，以故外間事余盡知之。至次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之役作，見報載喻雲紀被害，知係雲紀已死，余與汪君心如刀割，痛不欲生，然求死亦不易得。獄卒中向余執弟子禮者，有劉一民、張四興、王一玉三人，王最強記，一部「東語完璧」，不及半載已爛熟。辛亥九月初六日，宣統下詔罪己，大赦黨人，時有諮政院議員湘人易宗夔，川人劉鴻民等，上書請赦汪、黃等，初以公事質問刑部，刑部謂此案爲民政部送來者，本部不管；又質問民政部，民政部亦謂此案初雖爲我部所辦，但已送交刑部，我亦不管矣。最後一同質問，乃無法推諉，同上一摺請赦，良久始有上諭下來，謂「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發往廣東交張鴻岐差委。」時爲九月十六日也。先是每日皆將報紙入內，自武漢起義後，即禁止矣。雖然獄卒等常來告余曰：「與黃先生道喜，外面有人營救，不久即將外出矣。」泊九月十五日，有提牢奎俊，忽來向余深深一揖曰：「黃公」你們貴同鄉曾煥如大人，嘗相詢黃某等在裏面，究竟優待否？我說雖然未常優待，亦不

敢虐待也，今天先將錄去了作爲優待罷！」於是以鋼劍腳錄之鐵條割斷，兩足始恢復自由。計在獄共住十八個月，上書開黨禁者，惟御史趙堯生先生一人，而報載御史胡思敬，則謂「汪、黃二逆，東西法律在所必誅。」聞此公乃贛人，余出獄後，擬前往領教其所謂「東西法律」，友人勸阻之，余等出獄後，初住驛馬市大街長發棧，因賓客太煩，始由趙鐵橋介紹遷居丞相胡同杜若舟先生處。

三、揆鄭撰：崇俠篇（註五）

馬遷作史，憤世之衰薄，而崇任俠，蓋遭腐刑之餘生也，以李陵故，遭世譏詬，侵淫及於獄，鬱不得伸，則以見人道之陵替，而俠風之殄也懷抱。奇瑰之士，恒與時俗乖戾，而夸者譁世取寵矣，扼腕悲嘆，矜尚意志，作匹夫之武德，爲天下率，蓋遵志隱而微，而俠之道自是彰焉。秦漢以降，以俠著者日希，巨蠹宏奸踵起爲厲，蒸民瘼以失所。又罷黜百家，尊崇六經，儒術熾昌，而天下靡然，刑名法術縱橫雜家者流，固不獲比競，斯民勇健良質，亦就頹廢，無與毫橫抗者，而儒者且挾大人之說，爲愚民禍始。聖智淫僻，大盜積守，文敝之習，深膏於民隱，無或論其學說左右。悲夫純樸不殘，孰爲機樽，白玉不毀，孰爲圭璋，儒者不羈瓦結繩，多駢旁枝，敝跬無用之言以惑天下，孰與爲竊國者資麗。儒之病深，殊死相枕，桁楊相推，刑慘相望，陷人於難而後拯之，則猶覽躄蹠跖，鸞肉卷槍囊，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民德所以墮，俠之所以泯然也。顧不侈於功利，或通於禪虛，揮麈清談，高論怨誹，枯槁赴淵，離世異俗，視百年只莫耳。有痼疾在抱者，則猶以爲膠漆附離，繩索約束，未能遊心物外，故其持議遠濶，而獨行爲至淵懿也。雖無益於大眾，要使攘奪權勢，姦宄邪惡之徒，益無避恐，而獲志以逞焉矣。崇尚玄渺之理，遂乏勇義之行，此又儒之變宗，雜釋流之弊，無復有俠者起，以平偏頗，而儒迺離跖蹠，爲千百年毒也。俠之不作，皆儒之爲梗，盜名位者且得以儒術掩飾，驕恣於上以凌暴天下，故草澤揭竿，間有農氓細民，夙知民艱者，奮臂一呼，大半爲虐政所驅，鋌而走險，一旦得據高位，則仍帝制自爲，以暴易暴，無復悲愍羣生，與爲一視而同仁。其能誦習詩書，躬嫗戎事，躡足風雲之會，馳心九五之尊，則典章制度，益以爲民桎梏，而皆得緣儒以皮傅，民氣則恭然就委，任獨夫之淫威，罔有非議，重足側目，交相咨怨而已，有謗於市者，斧鑕隨之，夫非詭隨昏楛之氣，深中於民之肝鬲，則安能如是之專制耶。儒爲專制所深資，俠則專制之新敵，舍儒而崇俠，清明齊一之風，剛健

中正之德。乃有所屬，而民以興起，揮斥垢氛，摧陷腐廢，解散維，絜蕩覆滿盈，是固俠之所有事，同死生，輕利害，措之裕如者也。雖然俠之爲用，至慘烈鏖厲，而心境則恢廓仁厚，磊落如玉石，非不獲已，弔於人腹，則奚樂者。自道德墜地，士或儂薄無行，非有眞體之內充，灑氣之磅礴，而樽酒之間詬誶交作，往往欲挫於市朝，以洩一時之忿，斯則不軌之徒，使酒罵座，陵轢交遊，所爲速禍取戾，卒不能攫難而凜烈者。其下焉者，且爲巨室之厮養，養兩強傾，札積不相平，遂收攬屠門之夫，綠林之桀，千金爲其母壽，或庇以良田廣廈，膏梁文繡，鳥獸鸕鷀，感激涕零，思得當以報，則惟有隕首捐軀，私恩授受，不自尊貴，夫亦荒淫天死之比哉，猶不逮衡蘭孤芳，憤鬱而懷沙者矣。鯁諸賊正僚，要離刺慶忌，允厲無畏，恒人難能。要以博浪之擊，易水之行，漆身吞炭之舉，相爲比量，則其義猶稍狹隘。彼荆軻、張良豫讓，其中匹夫奮矜，誅無道秦者，又勝於感受主知，斤斤國士衆人之別，門鷄走狗，驕行里閭，下逮朱家郭解，素行似乖於正，然不畏強禦，不好緣飾，不爲阿諛，率眞而行，猶凡民之錚錚者，挽叔季之澆薄，而作民氣於顛危，是數子者固俟諸百世，罔有鉏吾魂魄馨香，足以儀式來茲。接踵而揚其芬，則數千載陶無聞焉。兩宋之理學文章，明季之風流放誕，敗眞性，賊彝德，流害無既，致使夸夫恣張，無與亢撓，而民以愈不堪命，夷狄盜賊，亦乘閒而入，悲夫！悲夫！蓋自俠之道衰，而峩冠博帶，陞夫南面稱王者，交錯以爲民病久矣。秦漢以降，類假名教人倫，講張僞德，且沿襲而垂令典，而朝代更易，輒亦欺孤凌寡，狐媚以獲匈奴女眞諸胡之禍，則又倣擾不已，其諸正氣闕閼，鋤強扶弱之無人歟，此讀史者所深慨也。滿洲僭竊，政以賄成，淫昏貪叨，官箴淆濫，登進者悉與其習比，馬新貽督於兩江繼行昭著，戕賊舊交，艷其室配而奪之，而憤懣不平，則有義烈沉毅如張汶祥者，磨刀霍霍，數年薪膽，無一息懈，天鑒其衷，觀兵之日，得以要遮於道，圖窮而匕首見，火仇已復，則神色爲之不撓，從容自首，決腹屠腸，穢史紀載，隨而媒孽其短。余嘗疏舉刺客，上下千古，惟汶祥其人，尤足以針砭薄俗，播揚中土之芳烈。張良諸俠忠於其主，以知遇之際，而効身命，夫亦大政者哉，要有所爲而然。食人之祿，不顧其患，非志士所忍出，當其發難，則亦慷慨悲歌，顧盼生姿，自謂肝膽披瀝，不忘平生之一諾。汶祥則異，痛心於故人，賤貧要約，厚祿斷絕，樵蘇自贍，原不希冀分榮，顧中禍於淫樂，稜稜白刃，加諸患難之交，刑人於市，據人之妻，天日皎皦，而忘疇昔之情者，能與忍而終古，義憤所激，鼎鑊如飴，無希微之獲，而酬

死友於地下，比之張皇國家，銘勒鐘常，蓋尤悲愍焉者？彼世俗衡量公私，以謂敦全友誼，不辜主恩，其事實有重輕，抑不諒其艱苦無異，風骨獨高亦頗矣哉。所貴乎俠者，墮高擲卑，邱夷淵實，有不平則剷除之，非爲名高以強致也，而何擇於事之巨細，苟回翔審視，轉念以生，則有如自殺恐人，臨淵不赴，操刀不割，人且笑悼之矣。含血嚼齒，潭鬱難舒，惟堪忍仇胸以償，斯則非可以僞爲者，是故士夫之激昂，不及齊民之勇敢，男子之奇氣，不如婦女之堅烈，唾壺擊碎，鬱爲詩歌，風雲越壯，金石鏗鏘，士夫以文爲俠，而齊民則無是也。草木慘悴，忽而清曠，劍戟森嚴，忽而遊移，男子或一時若俠，不克要厥始終，而婦女則無是也。齊民鸚鵡，婦女褊急，神不外散，其夙怨故讎結深固，非與俱盡，則魂夢猶爲不寧。蓋精誠篤摯，伏尸二人而無挾撓，雖非公仇，亦美德也。君子猶將勵之，夫何軒輊哉。視諸插血蒞盟，謂士起草澤，不獲寸柄，中原之垢，惟余孤劍盪滌，而口血未乾，尋向虜廷稽首，志非不大，顧後效則何如矣，不亦足以羞耶。方今機巧蒸進，物質發舒，不獨強權張大，富人則益壟斷。觀彼西方民困，宛轉莫伸，有逼而殲彼富，人與強權同敵視者，彈藥猛烈，拆骨爲燼，輪蹄之下，宮寢之內，其爆發爲俄頃而殊者至數十人，此非個人之缺望，亦非承命驅策，感懷德義，局於肺腑周親以爲念，社會階級箝束無人道，欲躋玄同，則轉而有事誅伐，代厥憫念耳。批擣政家，鋤犁蛆儉，歲有所告，而月有所聞，繼續者至爲奮迅，其亦公理之昌也，而東方則勢有異，全亞方興之國扶桑三島，餘皆黯無生趣，橫爲有力者奪，就其殘局，淬厲以拯危亡，則集合之力，必無倖成。既集合矣，而惑於均產之說，專爲平民生計，不求光復良謨，弛去畛域，與視耽欲逐者，同盟而修好，有囚偃蹇，亦既有年，思所以脫囹圄，連不得達，則向獄卒通款，相待如腹心，此自禍也，焉能與有成哉。吾與緬甸印度安南，悉抱種族之憂，殲醜虜而告先靈，神廟宗器歸還故主，憑藉外人非其所志，則宜鳩集雄材，大張撻伐之師，始克剷刷其餘穢。匹夫提劍，屠惡有限，殆非吾黨之專策，而要以是爲首塗者，耗貲無幾，軍械不需，復無竹帛景鍾，麾旄節鉞之虛榮，廻繞其神志，所慮既專，收效自較易，亦肝腦塗地，悽愴慘惻以圖，乃有植也。往者吳越一彈，徐錫麟一擊，風雨爲泣，鬼神爲號，祖宗玄靈於是焉依，氈裘之族，震懼而喪所持守，有甚於萍鄉之舉義，則豈不畏衆力，而屈於一人之下哉。生民休戚，本非所問，事起一隅，又不難調遣馴奴，慘戮剝掠，以摧絕其根蒂。惟懷藏利器，流血五步，左右且不能無疑，是堂高數仞，食前方丈，隨在皆危機所伏。漢民憤發至此，其

鋒銳厲，服官者且暮不獲安，而神魂蕩矣。攻心爲上，不猶愈於百萬之貔貅哉。術尚勇速，稍縱即逝，鑒於前者之失敗，則操術亦愈精進。史堅如不獲發難，而身先慘。吳樾既發不獲殲旃，而大酋則已極魄。徐錫麟集事不就，轉而爲此，及時機警，一發則殲，臨刑而猶稱快。神州無刺客風，大盜彰彰，二百餘年爲慮，有之其不以歲。滿廷之覆，如摧枯朽，喪俊民三數，而肉食者若狼豕奔，東擊西應風鶴爲驚。已仕者休致，來者奉簡書，猶不敢赴，乘其倉皇，伸討之師，四方遽起，迅雷不及掩耳，直檣幽燕，黃龍痛飲，可逆計而得也，顧視其刺客之接續，能進而加壓否耳。夫社稷邱墟，九服崩折，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於是且種哲人之禍。吾先漢之遺民，同陷於悲境，尙何利之可嗜，名之可樂，喋血斷脰，或且不克遽濟，未出水火，而思牛酒爲啖飲，其無成效則可預。必人爲其難，我爲其易，俠者一轟不復，憂患已矣。後有作者，其必於戎事。腥風血雨，搶攘不獲寧息，比之於俠，茹苦爲延曼，而俠特其先驅，若有不肖，乘禍殃民，段藉復仇之義，陰行天子之事，公道在人，前扑後繼，必有來俊，與之斷首就亡。然即誓師伊始，權術牢籠，士或窺其隱，昌言指責，亦必相率而解體，此毋庸預爲慮者。兄弟急難，數心腹腎腸，醢敵人之腦，有出於俠之一途，則成功非所措意。後死者不濟，固未如何，或濟矣，而有異志，陰行竊竊，亦屬後來之事。歸諸社會人心之研究，俠者豈弟爲懷，知以一身捍患，不忍以不肖待人也。牛馬欲脫於羈絆，飛鳥欲出於樊籠，倉卒擾攘，計惟當前之適，況豺虎鷹隼在前，則猛撲以與俱盡，遑計叢林之樂哉，惟俠亦若是而已。吾族俠史，雖閹淡無光，然俠之志，則日已廣大，上古多忠於一家，被其遣役，中則風義相高，用情於故舊，今茲則種族之思，祖國之念，爲民請命，而宏大漢之聲，遞演遞進，將於水深火烈，虜寇窮之候，憤血周作，哀惋沉痛，交起而出於此，以痛極之。其爲虎作倀者，例與彼虜同視，虜至庸劣，附虜者材，類彼其召入樞府，如虎負隅，獲以兵符白衛，又忠愛僞說，罔主知惑人心，欲待義師盪平，始伏其辜。彼與吾黨周旋，較甚於虜，必爲後之勁敵，故艱難險阻，隱密委曲，得近禁衛之地，致此輩肉隨，非惟洩恨，亦猶前驅先登，斬將奪旗，後軍厚集其力，遂一鼓而破，其影響蓋巨大捷速如此，且民族思潮灌輸中人以上，行商坐賈，老圃傭工，賤夫走卒之屬，農氓役隸之流，及于役戎幕，浮浪江湖，山澤聯羣，鄉曲結社，市肆賣勇以爲活者。凡諸品類，固有幾何人，能識黍離之痛哉。衍白話之書，持動情之辯，其開導之益。亦淺鮮，則無如灑血彈烟，殷聲天地，而使四萬萬衆，恍然驚覺，其猶流水之

就下也。掉臂一呼，干戈從事，軍務倥傯之下，嘔心泣血，抒寫九世之仇，懸之露布達之飛檄，雖亦剴切而詳明，然且民情壅塞，不免為合之議，或曰饑驅，或曰狡焉思逞，誰為諒其隱者，而俠之事，茹苦含辛，一朝烈發，驚心於生命，則索解不得，必曰若而人神志未昏，利益罔獲，曷為不惜七尺，而與衰職者抗，抗則腐心切齒，必至併死乃已乎。夫是即側隱之發生，俄而聞其為國不忍鱗介，易我冠裳，又入關慘待髮髮屠城諸事，漸獲聞知，驅胡之念，其勃然起矣。五俯考察憲政，砰然一聲，而民知有革命恩銘巡閱警兵，彈丸洞其腹，而民知革命之切，滿漢不能一朝，合懷椎奮興，其感人蓋尤摯矣哉。且易水蕭蕭，落日荒涼，親朋咽淚，至以白衣冠饒送，而酒酣拔劍，擊筑高歌怒髮，一指氣薄虹霓，大丈夫不稍短氣，近兒女沾巾之態，此古之俠風，則有然矣，寧獨不可再見於今日耶。戈的與馬里亞，紅顏而亦志此，益足勵矣。長沙有兩士，壅清芬於魚腹，沉幽怨於滄流，志行荼苦，而不可以為訓，蓋視死也，決疣潰癰，則盡瀾身卑賤，狙伺間隙，引彼仇讐，共填溝壑，其於狐死首丘之義，為尤得焉。近者虜益自危，出入儀衛，密接如綱，苟欲要於路，一擊而中不誤副車，夫固稍難矣哉。俠者宅心寧靜，處事爽捷，而自藏至為幽瘴，術不必受自它人，謀不必咨之朋友，吾黨運蹇，則既詮釋明備，是故吾民而寢饋思漢也。持挺操縱，暗賊乃已，偵伺之嚴，防維之密，舉無益耳。書史所載，任俠並稱，其義小有差別，投之艱鉅，不懈其存肩，是之謂任。白亦可蹈，而堅持正義，弗絲毫貶損，又平均之象，隱兆魄而弗見，則起而櫟之，是之謂俠。余所以獨為俠局者，四百餘州腥羶遍地，漢民罷於奔命，不獲廓清而奸人且作之梗，豺狼恣於朝，哀鴻嗷於野，宛轉呻吟而死，與不死而下同牛駒，固不如決裂於一創，夷夏貴賤，血肉枕籍，盡神州為蒿里可也。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哀哉。

四、伯夔撰：革命之心理（註六）

痛哉，震且之亡也，不亡於齊民，而亡於士大夫，不亡於無材智，而亡於無氣節，余乃歷驗而得之矣，繼此以往，印度猶可恢復，安南猶可恢復，朝鮮猶可恢復，猶太波蘭悉可恢復，惟震旦其已矣，吾何言哉，嗚呼！尺蠖未伸，遽欲鯢鵬，盤旋空際。起伏波濤，今之命世之。士多見其不知量矣，馳心虛榮，不務實踐，趨利若鶩，據眾為茲，其能有濟於事哉，竊以為撥去污垢，弗為形滯鎖心，定氣崇尚真理，矢一人之。操勿炫大羣之趣，庶幾吾黨所事也。不然，去所謂朝莫側媚，懷抱政策，而叩權要之門，不猶幾希乎，今之熱心治道，從事國會者，恬然喪恥，無

足貴矣！洞察其中，亦猶有曩日之革命士也。何自跡其前行獨乏中宵之悚愧，不甘寂寞，徇俗步趨，一卻一前，舉足躑躅，哀哉其不審乎，良亦淺躁焉耳矣，大道淵蘊，澄觀自在，與吾褻裳而涉，其在哲人，處心於虛，窮物之變悉，夫五竅之用，若刑械之在躬，悲愴無覺楚，楚蜉蝣等，死生之觀念，齊物我之界說，不通於禪，而激於義，斯則持之有素，非矜世之比，俄邦之虛無黨人，或克及此，吾見其勢之蒸蒸日上，其次則印度，遇敵而猛，外示以優容，然不獲舉一兵，以與爲抗，於是乎丸彈之用，視爲宏寶，懼或匱其材，建之學校，蓋印度猶俄，亦多潛心，哲理士也，斯二邦者，其吾之同調乎，國變至於茲，歷祀三百，痛未定也。無歷史之悲感，則革命不切，無哲學以闡明，則革命無具，若曰改玉改步，希圖大位，或藉是沽譽，翹異於羣衆，是則肝鬲有病，雖百年無獲效之期，夫吾亦何議焉，吾所堅守於懷，願與同志勵者，不忘其本來，有如印度，澹情於功利，有如虛無黨人，非是則稽首虜廷，博升斗之糈，以垂妻子之蔭，率意徑行可也，標大同爲旗誌，湧帝國之思潮，有言光復者，謂之曰頑梗，委婉紆旋，以赴曲道，唯口如圖，遁詞亦多矣，焉用徘徊歧路，託於老成，以自文哉，或曰印度發憤，財五六歲，後效未可知，若如俄者，烈夫駢首，義士喋血陰慘殺戮之禍，幾及百年，黨人之始，願胡不聞其就也，曰不然，北地苦寒，生其地者悉堅忍，黨人雖厲，官吏亦怒不畏死，且其爲國，非有種族之別，黨人所抱，大半阨於社會坎坷不平，憤而出此，主張共產，自組民團，期於靡有政府而止，其功艱巨，夫是以遲遲也。震旦則異，神器之遷，淪於異族，所勉圖者，不過欲復主權，東陬貉子，大去宛平，俾神州得寧一，則亦已矣，此其異於俄者，況乎其爪牙羽翼，則官吏耳，官吏之瑟縮，什伯倍於俄，菟裘自娛，非能忠於爲虜，吾黨惟迅奮，剪其爪牙，剝其羽翼，虜廷其如孤注，不崇朝崩離，夫此即俄民之利用，而印度效之，蓋計日可企成功者矣，所謂剪剝之具，非止於兵團，匕首槍彈，以匹夫爲之，自裕黃祖有靈，生民式依，慘澹經營，效祇翼於摧破，改絃更張，敷布治理，相其地宜，而與時協，俟諸來者可耳，預爲馳心推索，神志淆渙，必弗克以專注，此所以有中途廢者，禍福之見膠，苦樂之擇明，荆棘橫前，懼而之，他其初也，欣於趨勢非發於復仇，稍上則偏於感情，而缺於意志，蓋歷史之觀念不深，哲學之浸淫，不及浮淺之士，欣豔文明，鼓吹政治率，是芒昧之遺黎，左右岐達蓬聽絲琴，貞璞不足，鸞戾有餘，其卒將不第臣虜，且並哲種之鞭扑，安之若素也。不其悲歟，吾所以取於印度者，印度之士，愛人以德，而失信噉天口，重實行不事

緣飾，衡是非不計利害，吾族或忘仇變節，則印度可甘隸於英，顧何以其反抗甚也。吾所以取於虛無黨人者，雖不以其歸，壙合吾軌轍，要其方法設用於中土，奏效神速，必校之斬木揭竿爲勝，吾非爲是狹途，以便飛揚之氣，蓋不出於此，靡有濟也。總之革命之業，非武力不足爲摧陷，非道德不足維久遠，而非茹宗社之憂，持艱貞之節，與作蹈，厲之風感，受玄虛之化。則且不能防閑嗜欲，而馴致於日即離渙，中土之民，隱伏動機，厭虜惡久矣，懼或沉醉歐風，搖擊國粹，則根蒂不固，侈言富強，反忘囚繫之悲，虛與委蛇，以冀倖成於萬一，幸我先人，間關嶺嶠，荒島漂流，奉明正朔衣冠之，死靡他遺留我子孫黎民，其苦衷或竟等於曇花泡影，嗚呼夫誰爲之，愛戀之說，室之念，虛榮之習，蠱人胸臆，令不得超絕塵縛，坐是而回適者，蓋比比也，印度之習，不殺生物，飲食以清澹，其人率純潔，窮理淵深，而信仰至爲篤厚，其不十稔，吾見其興矣，迴顧吾民，填溝壑者歲以層壘，厲疫荒兇，輒轉偃蹇，虐政又類乘其敝益之鍛鍊，不獲死所者，則遷徙而遠鄉，鬻鬻子爲食，其極以無所資生，操行顛亂，至充斥狂狷，或且無辜慘傷，土苴等視，誰則察其冤誣，自吾思之，悲觀不知凡幾，顧疲憊委頓，日夕奄奄，垂死而不悟，長江流域，細民稍獲溫飽，依白人肘下，反噬之狀，不可嚮邇，其犯清律，爲虜官所捕獲，同囚有雄桀，焦心苦思，冀或越獄而遁，事機之敗，輒出於腹心之告密，民德之薄，極至中流以下，亦復自相魚肉，夫吾則何所望也，其高門華貴，假設文明，寬復樹之風節，有益下耳，與印度相銜校，則吾民氣質，頑濁而不清寧，華靡而不樸固，流宕而不純一，其相左已如是，況於俄邦，韋韞龜幕，堅冰在鬢慘，裂悲沈之氣，由其風土相逼，天行夙暴淘汰遞嬗，演成於此，吾中華大陸之民，位於溫帶，和緩平易，舊弊深固，激之偶動，見異思遷，其距彼也，又較印度爲懸遠，幾及印度將五十里幾及俄邦，則百里其猶後也。上指宏茲，下蘇哀黎，觥觥此志，如升峻坂嗚呼。觀習尚之，澆漓悲人，心之狙詐，歧涉紛馳，中實穢喪，光先德而恢，人權容能率，是苟獲殆，亦可以已乎。吾取鑒於印度，及於虛無黨人，其猶夢囈之言矣，顧吾以昂吾黨，非以普告國人也，上而効命虜廷，棄姬漢典，柯自詡經，猷若是者，豺虎不食，下逮偏狃，塞智蔽聰，陶冶不周，受縛於分，黠桀爲梗，復煽莠言，厥亦非一時所能諭外此有脆弱者亦解攘夷，並明世局，然以力缺，則隨俗浮沈，託詞輟晦，設有帥先者，固亦奮起，吾黨負洪艱之任，作之勁氣，希與化爲同仇，復我邦族，自律宜較人荼苦，彼恒人者，虎俚爲之惑，時或昏憤，滅種之禍，至今其已逼臨

庸濡滯，吾所以取鑒於印度爲，其俠也其虛無黨人一爾，夫吾之激揚俠風何哉，欲以陳師鞠旅，化而爲潛屠暗刺，並以組合蒞盟，轉而爲徑情孤往，旨同則曰黨，行事則無羣，蓋亦創始之局也，不然退縮謂智，狡詐謂能，耿介謂拙，激昂謂躁，遊移謂大略，附和謂善變，猜忌謂知人標榜，謂得衆，發揚謂鈞譽，犇競謂從權，彼此相稽，原旨已棄，亦私利之見存，伺羣以爲舉動，而罔不出於聲華一途，以是反顏事仇，犬羊與伍，所謂勤王者，未始不可，無如革命之業，其視勤王，則對敵也，悲夫謬矣哉，將卒也敗矣，與使矜名乏實，固不如泉石烟霞，睽離社會安適個人之天機，與使陰柔操縱期，成匪易，固不如狙擊特權，懲創富惡，主張社會平等，而以政治爲惡源，吾土有破獄戕教者，吾猶寤寐樂之，以彼視吾黨純駁之分，彼黃鵠而吾鷄鶩，從茲不厲，毋乃愧歟，今後其約法，有破壞無建設，則可也，有感通無奉戴，則可也，未出陷穽，不可思華屋也，也勉爲先鋒，不可居領袖也。如是革命，斯則可以濟既濟矣，制由我定，權由我操，舊恨已伸，合羣爲治，斯時政體，微論良惡，要之漢族之設施，非滿虜之踐踏，心願畢矣，復何事於奢望，況世界有政治，原以箝束人類良惡之分未有也。吾黨所痛憤，夙世之桎梏，非惟今日之墮落，種族爲急，政治次之。是故矜華挈之志，豔歐美之法，初衷一誤，前路爲之渺冥，寧馨英物，未可預自期許者，歷史有溢詞，毋爲所惑，何況於幽囚慘闇之民也。今有青年佳士。血氣未定，痛異族之憑陵，亦嘗投袂拔劍，鋒銳不可當，然閱鍊稍深，其年加長者，靡與之近矣。詢厥由則曰暴耳，吾人默察實際，誠如所云，不能謂之媒孽，惟反而觀彼，何以其爾然，操術所在，徇名而避實，吾且謂暴者，差勝一籌，蓋英雄之念，入於膏肓，習爲欺人以矜深密，則亦夸夫之通病矣，其究將何所濟哉，顧青年佳士，有不忘於聲色者，語法蘭西史，輟懷戈的，讀俄羅斯傳，輒慕蘇菲亞儂，薄狹邪芳，非自賞，謂美人與香草，乃俠烈之餘韻，是又不揣其勢，學虛無黨人而過者矣，自來統父說部，好寫奇情，民黨之中，本自不能有嘉耦，以或蠱溺，則神志爲之不揚，文人逞詞，博歡閱者，點染色澤，間過其實，非有深遠之見，閱之而樂，斯足以喪真宰，吾乃嘗觀於吾黨，有持詭辯者，虛梭好色，羅蘭有婦，動引爲例，獨不返其躬行。抑知言情者淫，近淫者卑，剛稜頓抑，正氣銷沮，必有改轍之一日，即不改轍，專心致志，弗可得也。革命之家，方務純潔高尚，焉能纏綿於子女，最無俚者，謂據香閨之姿，增引多士之熱。俄邦禁女校，厥由是故，夫以色惑人，俾良人獲上選，猥賤之政黨，側聞其然矣。吾輩嘗臥膽薪，安用諛諂之術，而

圖伸張於勢力，俄邦有女傑，秉質特異，綸羅不飾，常爲刺客將，此出例外，不可效顰者，且亦未聞其修眉有，譜專薦伉儷之愛也。不師堅忍，徒尙風致，夫烏能以有是心疾耶，抑吾深惡痛絕，不寧惟是，上之所言，則有如假借大義，陰懷帝志，自託沉厚，阻塞雄風，逮夫名流積習，誤用情緒，是三數者之敗德，其他諸端，亦尙多矣，甚者有時譏人，即以自蹈，曾見有端士，守身以道，介節自持，爲不阿於衆，怨家肆毒，謠詠繁興，當局固不辯，旁有識者，亦浩歎吁唏，而莫能爲之伸也。則有見效於後而已，無何被逮，炮烙鞭笞，備受肉刑，而雄風無少貶損，同類不相引繫，作懦夫之氣，亦雪曩日之誣，其肆謗者，顧反昭著穢迹，初終異軌，最後之失敗究屬阿誰，不可以深長思哉，其初弗之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固末如何，但令事實之寡益進行之多礙，斯則可憾矣。復次沉默寡言，陰重不泄，其人持種，界無稍阿回，憤鬱歸國，謀與教道，將以待漢族之秀也。而共謀者，意不盡篤，或稍圓轉，胸臆不平，掣肘良多，芳踪未遠，則追懷沙之烈，苦心孤詣，墮諸冥冥，有未見諸昭昭者，久之而其幽乃闢，然吾設想其生中，遭茲拂逆，悲苦當復何如，死而後已，誰令至此，其亦民德之人乏也。夫今之世脂韋成習，狂狷爲難得一英雄，誠不如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眞，烈士不可以僞也。一以權謀勝，一以氣骨稱，吾中土之民，少權謀者童稚耳，舊黨還我，大步艱難，吳日成功之著，英雄乎哉，吾乃有懷伊人，溯洄秋水，昔者含血罵賊，風雨哀號，旨酒在觴前席爲虛，不足羈縻吾漢裔，至今凜如其有生氣也。然當其未死，蘅蘭自喻傲岸不凡，宏旨己露，則井里交遊悉遠之，最下者，鄙爲僞父，自居大智，引以爲戒，而陰忌其猛略，原其己死，議者罕詞，猶曰有勇無謀，足備驅策而已，夫於人苛索如是，己則居於何地哉，吾爲死者不平也。舉是三事，於以見國民心理，厖雜支離，病幾彌留，不可救藥，吾黨而亦蹈此，謠正不相入，是非不可辨，羣之岌岌，益足悲耳。窮源竟委，端緒紛繁，吾不敢以諱也。用爲數語括之曰，觀望徘徊，無革命士，輕佻圓滑，無革命士，風流放誕，無革命士，誇慢驕恣，無革命士，偏私排擠，無革命士，怨妬猜疑，無革命士，揣摩趨避，無革命士，刻薄褊淺，無革命士，鋪張揚厲，無革命士。吾黨於斯數者，其或能免，如天之福，猶有幾希之。望若其不然，可以無事於黨，嗚呼。果能免耶，盍自返而思，吾不敢知矣。抑革命非旦夕之效，人心有勃鬱之機，吾所竊慮，容或過於偏刻，亦有不中情實者，井蛙窺天，夏蟲語冰，豎儒不足與治，而漢聲聳著，虜聽已寒，秋高馬肥，餘勇可賈，千四百縣，會當傳檄而定，斯則無病呻吟

吟，詬厲之來，吾樂受也。上掩鄭洪之迹，下垂交祀之光，向日誇美，宏遠濶大。吾以爲當轉而精審，歸於純樸，庶幾印度之苦思，虛無黨人之卓厲，容有萬一，而中國其不泯絕，吾黨而忘先人之辱乎，則曷弗自視左袵，諦觀垂髮，讀殉節之遺書，蒐入關之慘史。並審校印度何，如勿以二百餘年懈也。益之以苦海之，觀負身常濁，大覺爲期，上壽百年，亦等邯鄲之夢，破空五蘊，痛溯歷史之羞，則勃然而興也必矣。若夫薄嘗患苦，遽憎羣倫，知僞德之彼猖，廢然委心任運，謂之曰消極，曰厭世甚。則曰樂天，此自護耳，蹈海絕粒，冀覺生者，君子矜其志，猶不敢以勵，俗然固魂飛不返，斷絕意志。所謂消絕厭世，揆之於義猶合，欲極其量，必至於靡有地殼，並滅大空，斯不負也，今或者迷斯二義，其於一人之欲，必充滿圓足而後已，進而樂天，則哇聲紫色，流連忘反，是皆虛無之敵，安得以哲理文哉，漢族有優秀，遠識孤懷，宅慮清烈，盜聞余言，而知所以自處，不然，有視顏於世而已。

五、守約撰：革命之決心（註七）

吾黨之士，關於革命之決心，爲文以論之者屢矣，願吾以爲既欲以此爲吾人之決心，則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約也，因約言於左。

革命之決心之所由，起其在於吾人側隱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怛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此矣。惻隱之心，至純潔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此之謂仁。爲惻隱之心所迫，雖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此之謂勇。仁與勇盡人所同具也，至於乍見之而後動心，介於其側而後往而全之者，非謂耳目所不及，即可愬然置之也。以無所感，故無所動耳，是以能充其惻隱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慮及之焉。思慮之所及，舉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一一繫諸其心，若耳聞而目覩，是則其怛惕惻隱之心，無時而不存，而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而救之之志，亦無時而不存。皇皇而憂之味味而思之，焦然無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顛，蓋出於情之不

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釋其憂思也。然雖如是，其遂足以釋其憂思乎，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其數無窮則吾躬之憂患亦與無窮，君子敢於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要皆爲此惻隱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決心於革命，孰非由惻隱之心所發者，人必不忍其同類之死亡屈辱，而歷史之所紀，父老之所傳，亡國之慘，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惻隱者也。人心醉而末出醒之，濁而末出清之，日擊蚩蚩之民，辛苦憔悴，爲人踐踏，乃無異於牛馬草芥，顧身受者不能自脫，坐視者莫知所救，此撫現在而生惻隱者也。由既往以至現在其每況愈下，已如此矣。由現在以推將來，其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燄，抑窮則變，變則通，剝極而復歟。此思將來而生惻隱者也。德之建，民之無援，使人陷於沈憂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鬱積，以成革命之決心，是故其決心至單純也，至堅凝也。心之所向，無堅不摧，有一日之閒暇，則旁皇如無所歸，有頃刻之逸樂，則蹉跎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憂煩而致寧靜者，惟勞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無他惻隱之心，能使人宅於憂患，而於安樂去之若將浼者也。

孟子有言，宮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無他道焉，充實其惻隱之心而已。苟其心懸懸於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則身處富貴，適使其蹉跎不寧之心，爲之滋甚，至於貧賤，則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於貧賤，吾一人又何擇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蓋仁者必有勇於情所不能忍者，必不忍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萬死而不辭，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爲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惻隱之心而生之勇氣，能使威武爲之屈，詎有屈於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惻隱之心者，則貞固之節，入水火而不渝，必不於生死去就之際，有所遲回，以玷其生平也。

雖然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者，惟小人之所爲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爲其所羈。吾今乃於富貴貧賤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爲名譽，無賢無愚，咸耽於是，雖以仲尼，猶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幾等於口頭禪矣。夫名者實之賓，名非有累於人也，然而於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屬，因而灰敗者有之矣，甚則因而變節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爭名之故，君子之相悖，甚於小人之相殘，壞植敗羣，於今爲烈名之爲，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於未擴充其惻隱之心而已。誠使惻隱之心而能擴充，則好名之念，未有不爲之剋滅者。余小子不敏，嘗

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讀其答蕭文蔚書，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聶子之言曰，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其信道之篤，已可謂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陽明之意，則以爲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蓋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於吾身，所以見善不啻若已出，見惡不啻若已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蕲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執，徇而爲之良，由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爲至誠也使人能以此心，則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無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無與也。天下非之，終必蕲其志之得行，於已亦無與也，悠悠之毀譽，寧有所輕重於毫末耶。

夫富貴貧賤，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雖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從者也。至於名譽，其得之之樂，有甚於富貴，失之苦，有甚於貧賤，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則又過於威武。前三者爲常人所不能免，後者則雖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擴充其惻隱之心者，則此四者不撥而自去，而其心乃純一而不雜矣。夫純潔者必有勇，所謂無欲則剛也，惻隱之心迫於內，則仁以爲己任，雖殺身而不辭，斯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也。義理之勇，其可見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爲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日充於耳者，皆顛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既不忍於旁觀，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此世乎，則彌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感乎，顧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至難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佰千萬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愛親之心，逆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間於公私，即純然惻隱之心是也。

二曰不憚煩 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可以不盡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和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穢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顛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鄉愿，同流合污，闢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鄉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惻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惻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爲衆人計。日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卻。即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傾險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間，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言語正到快意時，截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揚時，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蓋觀於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燕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共饗之。

清廷以于式枚、瑞良補授吏部左右侍郎，吳郁生以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本日，清廷諭曰：

「吏部左侍郎著于式枚轉補，瑞良著補授吏部右侍郎，欽此。」

「吳郁生著以侍郎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欽此。」（註七）

按：于式枚，字晦若，廣西賀縣人。光緒六年（一八八〇）進士，以庶吉士散館，任兵部主事。李鴻章任直督時，奏調爲幕府；後又隨李爲隨員，前往俄、德、法、英諸國。歸授禮部主事，由員外郎授御史，遷給事中。二十七年，參贊辛丑和約有功，賞五品京堂，大學堂總辦。

吳郁生甫於昨日補授吏部左侍郎，本日，清廷命以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清外務部覆駐京俄使，告以俄方所擬松花江行船章程，實難允從。

本月十九日，俄使曾函外務部，試辦松花江行船章程，請商定見覆。本日，外務部覆俄使曰：

「接准函稱，准駐哈爾濱總領事官稟稱，中俄委員釐定試辦松花江行船章程，尙無端倪，緣中國委員另有意見，並聲明未奉交派等情，查於開河之時，若無會同商定允認行船之章程，恐彼此輻輳，以致有礙商務，請飭該委員等從速商定，即希見覆等因。查本部與貴大臣商定派員會議松花江貿易試辦章程，不過允將該章程有於俄商窒礙之處，可互相酌改，乃本部迭據哈爾濱關道稟報，俄員所擬各條，非有關兩國條約，即礙於各海關普通辦法，中國實難允從。且俄員將應議各端，多置諸不議，並非中國委員另有意見，爲此函覆貴大臣查照，轉飭俄員和平會商爲盼。」（註八）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三〇九、三一。

註二：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五、一五六。及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九三。

註三：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初版，臺北，世界書局影印。

註四：「黃復生革命回憶錄」，黨史委員會庫藏史料。

註五：民報，第廿三號。

註六：民報，第廿六號。

註七：「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八百七十號，頁二。

註八：「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四〇—四二。

二十五日（四月四日） 中日訂立鴨綠江架設鐵橋協定。

日本前議架橋鴨綠江，以便改築寬軌之安奉鐵路，與韓國京義路線相銜接，於去秋經始，由對岸開工，定期四年告竣。清外務部與之爭執。旋又移歸奉天辦理。本日，經奉天交涉司韓國鈞與日本總領事小池張造，簽訂鴨綠江架設鐵橋協定四條，其內容如下：

大日本國政府此次架設從韓岸起至中國安東縣之橋樑，大清國政府業表同意，茲由大清國奉天交涉司韓與大日本國駐奉總領事小池，各遵本國政府之命，訂定左列各項：

- 一、關於中國所主張照各國通例在國境換車一事，應俟日後協定滿韓鐵道聯絡業務時，彼此妥為商議。
- 二、中國應在鴨綠江西岸設關稽查火車，惟關於此事之細則，應日後協定。
- 三、從江心起至西岸之一半橋樑，照安奉路，過十五年後，應歸中國贖收，該工費應由中國查察員妥行稽核。
- 四、中日兩國木障或船隻從該橋經過，忽發生有不可抗力之事故，以致損壞橋工，不得責令木把及船戶賠償，關於此項之細則，應日後協定。

以上繕中日文各二通，彼此簽字蓋印互換，各執一份為據。

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四日 在奉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二六

奉天交涉司韓國鈞 日本總領事小池張造（註）

按：宣統二年又有安奉鐵路減費辦法及安奉鐵路國境通車之議訂。安奉鐵路遂完成為南滿鐵路之支線，且跨鴨綠江鐵橋而直達朝鮮，在軍事國防上均有重大意義也。

註：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二一四—二一五。

二十七日（四月六日）清考察陸軍大臣貝勒載濤，離日赴美。

載濤本日致電外務部，請代奏曰：

「濤定二十七日已刻由東京赴橫濱，乘地陽丸赴美，乞代奏。」（註）

註：「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一九。

二十八日（四月七日）清學部通咨各省，師範學堂停招優級選科及初級簡易科。

本日學部通咨各省，優級師範選科，俟在堂各生畢業後，應改辦完全科。簡易師範，除邊遠省分暫准辦理外，餘一律停止。其內容如下：

「普通司案呈照得振興教育首在培植師範人材，未有師資缺乏，而可以興教育，學殖淺薄而足以為人師者也。定章初級師範五年畢業，准充小學堂教員。優級師範必須初級師範或中學堂之畢業生升入公共科一年、本科三年畢業，准充中學堂及初級師範學堂教員。立法至為詳備，特以興學伊始，中小學堂急於求師，故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內載初辦時，可於完全科外，別教簡易科，以應急需，俟完全科畢業有人，即酌量裁撤等語。又光緒三十二年本部訂定優級師範選科簡章，通行各省，仍限定每省止設一所，誠以兩級師範，本以完全科為正，辦其選科。簡易科祇屬一時權宜之計，而非經久不易之規。現在興辦學堂已逾五載，各省初級簡易科畢業者，已不止一處，即完全科亦次第畢業，是小學堂已不思無師。又上年本部奏改中學堂分為文實兩科以後，學科既簡，學生程度必將加高，是

中學教員斷非優級選科之畢業生所能勝任。茲由本部通籌全局，自本年爲始，凡各省舊設之優級選科，概不准再招新班。俟現時在堂各學生畢業後，一律改辦優級完全科，至簡易師範除邊遠地方，風氣初開教員缺乏暫准辦理外，其餘各省亦應自本年一起，一律停止招考。俟在堂各生畢業後，改辦初級完全科一切學科務求完備，教法務宜切實，以規遠大而資深造，除分咨外，相應咨行貴撫查照，行知提學司遵照可也。」（註一）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等電告，與瀋陽日領事議訂鴨綠江架橋條款。

本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致電外務部、郵傳部，報告鴨綠江架橋事與瀋陽日領事議定條款四項：

「鴨江架橋事，初一日奉鈞部電示，由奉嗟商日領，先未承認，嗣飭交涉司與之聲明，如不商妥，將來入我國境，地方官必當禁阻，甫允開議。現據議定條款四項：一、按照各國通例，國境換車一事，俟協定滿韓鐵路聯絡業務時，彼此妥商。二、允中國在鴨江西岸設關稽查火車，其細則日後協定。三、從江心起至西岸一半橋樑，過十五年後，與安奉鐵路統歸中國贖收，該工費由中國查察員稽核。四、中日兩國水牌或船隻經過該橋，忽有人力所不及，以致損壞橋工，不得責令賠償。此項細則應日後協定，各繕中日文兩紙，由該司簽字互換。至六道溝先購之地及安奉鐵路守備兵，並警察問題，據日領聲稱，彼國政府正在調查，伊當即日歸國，竭力設法，俾此事早日就緒，一俟回奉接到政府訓令，即當協商，並用信聲明。日領現已回國，除將來仍飭交涉司妥議，隨時報明外，合將議定情形電請鈞部查照。良、全、沁。」（註二）

清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纂成「皇朝續文獻通考」。

本日，清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恭纂皇朝續文獻通考，蒐採頗宏，有裨掌故，謹將原書進呈。」得旨：「著將所纂書籍，交南書房閱看後，再行請旨。」（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二八

註一：多賀秋五郎著：「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篇，頁六五四。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四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二，頁一七。

二十九日（四月八日）

孫先生文在檀香山接孫德彰電報，知楊太夫人病重。

本日，孫先生文接胞兄孫德彰自香港來電，知楊太夫人病重，乃電胞姪孫昌，勉其努力向學，並擬明日滙給德彰港幣一千元，以供醫藥之急需。函曰：

「賢侄知悉：叔已於一週前安抵此間，得欣晤諸老友，均屬康寧。汝堂弟科現在聖路易斯學院求學，並在自由日報擔任編譯之職。彼之中文程度甚佳，而軀體亦漸高大，儼然一青年矣。叔近已開始籌款，藉供汝等回國之需，不料今日接到汝父電報，謂祖母病重，須立滙去銀錢若干，因循其請，已先行遵照辦理，擬於明日滙去港幣一千元，故對於汝方所需，不得不稍延，因叔之經濟能力不克同時負擔也。叔逸仙字。」（註一）

清憲政編查館擬定行政綱目。

憲政編查館擬定行政綱目，奏請交各衙門酌核，本日奉旨依議，錄其原奏如下：

「行政事務，宜明定權限，以爲籌備憲政之本。考行政之要義有二，一區分事務之性質，二區分執行之機關，國家行政事務，本極繁賾，必辨其類以區之，而立爲部以統之。行政事類，大別有五，曰內務行政，曰外務行政，曰財政，曰軍政，曰司法行政，其他事務，不在國家行政之列，即不屬國務統系之中。至分部之法，各國多寡不同，我國現制，設有外務部掌外務行政，度支部掌財政，陸軍部掌軍政，法部掌司法行政，而民政部、學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分掌內務行政。較之各國編制，雖有異同，揆諸國情，折衷已屬允當，蓋五類行政之機關，缺一不可立國，中外固無二致也。至於執行機關約分四級，一曰直接官治，由中央政府依據法令，直接管轄，或由部

特設專員，分赴各省辦理，直達於部者也。二曰間接官治，由中央政府委任各省官吏，遵照法令執行，不再由部特設專員者也。三曰地方官治，由各省官吏遵照法令奉行者也。四曰地方自治，由各自治職遵照法令奉行者也。凡中央集權之國，不須設地方官治一級，以事統於民部之故。凡地方分權之國，不須設間接官治一級，以事分隸於地方之故。惟是我國情形不同，純然中央集權，與純然地方分權之制，均難適用，揆時度勢，似以四級具備爲宜。臣等再四籌維，擬以各部現行職掌爲經，以四級機關爲緯，分別部居，列爲簡表。遇有應行改併增減之處，附加按語，纂成行政綱目一編，繕具清本，恭呈御覽，俟命下後即由臣館咨送各該衙門逐條覈酌，如有尙須量爲變通損益及事隸兩部或數部者，由各該衙門分別會商。詳細簽注，限兩月咨覆到館，再由臣館詳加釐訂，會同內閣會議政務處覈覈，奏請欽定實行，此後籌備事宜，如釐訂官制清理財政等項，悉據此以爲準的。其資政院暨諮議局權限，亦即以此爲範圍，庶幾綱舉目張有條不紊矣。如蒙俞允即由臣館咨行各衙門遵辦。」（註二）

清廷諭命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撫輯蒙衆，循序整頓。

本月初一日，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篆，二十七日，即有喇嘛因購木料口角，聚衆搶德義湧木廠之事。三多聞報，親往彈壓，喇嘛等蜂擁而來，拋石如雨，幸有華人拋石還擊，三多得免，當場捕獲爲首喇嘛二名，復中途被搶，遂責令沙比衙門捕獲解送懲辦。越數日該衙門僅將登會一名，解送到案，額林慶一名，終不肯交，後因登會供稱，額林慶係起事正犯，復屢經催提，抗不交出。三多遂將商卓特巴巴特瑪爾爾濟奏請革職，並將登會解交理藩部發配，責令沙比衙門，將德義湧木廠被搶之銀幣一千一百六十餘元，現銀七百八十餘兩，飭屬如數攤賠。一時蒙人以爲三多仇視黃教，咸切齒痛心焉。（註三）事上聞，本日，清廷電寄三多，加意撫輯蒙衆，循序整頓，其文曰：

「據電奏：現有喇嘛在西庫倫木鋪酗酒行兇，當經拿獲，復敢中途奪回，聚衆拒捕等語。朝廷撫綏蒙衆，向存寬大，該喇嘛等疊次滋擾，實屬不遵法紀，著三多責令商卓，交出首要懲辦，並著理藩部，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三〇

圖，嚴加約束，勿令再生事端，致負德意。所請鄰省撥兵，現均各有責成，不便抽調，三多務當體察情形，加意撫輯，循序整頓，毋稍操切。」（註四）

三多於事後奏述庫倫喇嘛滋事經過，理藩部則議駁如左：

「奏爲遵

旨議奏，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

內閣鈔出署庫倫大臣三多等奏喇嘛酗酒行兇聚眾拒捕等因

一摺，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

旋准該大臣抄錄原奏暨供傷各單，咨送到部，

臣等謹會同大理院，詳加核議。竊維審理死罪人犯，必須取具輪服供詞，不得節引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律，遽請定案，現行刑律特爲標明，所以慎刑辟防冤濫也。今署庫倫大臣奏喇嘛酗酒行兇，聚眾拒捕一摺，查閱原奏內稱，宣

統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據巡警隊報稱，崗登喇嘛等酗酒，聚眾向德義湧木鋪，持械尋衅，騷擾地方，膽敢將已獲起

事之喇嘛三人，中途奪去，拒捕毆差等因，常即督同印委各員前往彈壓，甫經走至崗登坡，該喇嘛等，仍敢聚眾拋

石，毆打官差，復經拿獲喇嘛登曾等三人，派員審訊，堅不承認。惟訊據當場勸阻之人等，衆證明確，均無異詞，

並將當場之蒙古差兵等派作相驗，具有傷單，當將大概情形電奏。奉 旨著三多責令商卓交出首要懲辦，等因，

欽此。嗣據該商卓特巴報稱，案內起事之喇嘛，除登曾外，餘均畏罪遠颺，應將該商卓特巴特瑪多爾濟，請

旨交部議處，將喇嘛登曾先行剝黃，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眾，中途打奪，因而傷差人，律擬絞，仍請 旨定

奪。其同時拿獲之喇嘛額林沁等，雖訊無拒捕確供，惟當場拿獲時，酒尚未醒，亦非安分之徒，照例枷責等語。臣

等詳加察核，無論該喇嘛登曾，並無輪服供詞，照例不准節引衆證明白之律，遽行擬以縱首。即登曾供認聚眾奪犯

傷差，其中情節，諸多支離含糊，亦不足以成信讞。如該大臣原電奏稱，拿獲喇嘛登曾等三人，並未聲明登曾係屬

首犯，是以有著該大臣責令商卓交出首要懲辦。 諭旨該商卓特巴報稱，除登曾外，餘均畏罪遠颺，似當時拿獲

者，止登曾一人，檢查送到各供單據，巡兵隊官阿木爾及巡警隊官綽拉門均報稱，由衆喇嘛中將首沙畢喇嘛、登曾

拿獲，亦無另有拿獲之人，則原奏所謂同時拿獲之喇嘛額林沁等，是否即在登曾等三人之內，而所謂額林沁等者，

共係幾人，額林沁之外，又係何人，既未取有額林沁等供詞，實亦無從懸揣。至定擬登曾爲首，係阿木爾等報稱據

巡兵車林多爾濟及黑人車林多爾濟等告明，現獲喇嘛登曾是首犯，而巡兵車林多爾濟等供詞，均無登曾爲首之語，

將登曾擬以爲首，僅據官兵等供詞，並無同夥供證，即同時拿獲之喇嘛額林沁等，亦無供招，是以原差官弁所供爲衆證，以車林多爾濟所受微末石傷，爲聚衆毆差之據，辦理殊未允協。至若喇嘛等向德義湧木鋪持械尋衅，其起衅情由，該大臣既未說明，則該喇嘛等中途奪回之三人，均係何名，于犯何罪，有無弋獲，均未敘明，案情既未確鑿，定斷亦復草率。應請 飭下該大臣，按照臣等指駁各節，再行覆訊，確查詳審，妥擬具奏，以免寬濫而重刑辟。又原奏內稱請將該商卓特巴巴特瑪多爾濟交部議處，等因。查此案既未定結，該商卓特巴處分無從擬議，應俟定讞後，再由臣部分別案情，妥擬具奏，所有臣等議駁緣由，謹會同大理院合詞恭摺會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後於六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註五）

三多因此又奏述如左：

「……查此案緣已獲被奪之喇嘛，等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酒醉之後，在西庫倫德義湧木鋪口角毆打，復聚衆搶奪，適有巡街營兵經過，當場拏獲三人，行至中途，被現獲之登曾，率衆拋石強行奪去，兵丁均受毆傷，蒙兵車林多爾濟被傷較重，此即臣原奏所指爲奪犯者也。臣先聞木鋪被搶，即督率印房滿蒙漢各員，親往查勘，見有現訊之喇嘛敦都克，醉坐門外，臣當即拏獲，說係此次毆打搶奪，係尙登曾喇嘛車林多爾濟爲首，臣立即馳赴尙登查拏，不料該處已聚集二三千人，一聞臣到，該犯登曾復首先指揮衆人，拋石亂擊。當飭隨帶兵丁，奮勇上前，始將登曾拏獲，又獲額林沁一人，此即臣原奏所指爲拒捕者也，當時衆目昭著，案情實無疑竇，祇以原奏敘次簡略，未將起衅緣由，及登曾如何奪犯拒捕情形，逐一陳明，致干部駁。茲謹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如部駁該喇嘛登曾，並無輪服供詞，照例不准節引衆證明白之律，即登曾供認奪犯傷差，其中情節諸多支離含糊，亦不足以成信讞一節。查現行刑律，甫於六月十一日頒發到庫，前案先於三月初九日具奏，當時因登曾奪犯拒捕，供詞雖狡，情罪已真，是以引用衆證明白之舊律，然衆證之外，尙有臣與印房各員所親見者。現據庫倫各中商公稟，亦稱當場拏獲拒捕首要登曾等三人，復訊巡兵隊阿穆爾等供詞，均先後一致，似不致支離含糊，又如部駁該大臣電奏稱，拏獲喇嘛登曾三人，並未聲明登曾係屬首犯，是以有著該大臣，責令商卓交出首要懲辦之 諭旨。該商卓報稱，除登曾外，餘均畏罪遠颺，似當時拏獲者，止登曾一人，檢查送到供單，據巡兵隊官阿穆爾及巡警隊官曹拉孟均報稱，衆喇嘛中將

爲首沙畢喇嘛登曾拏獲，亦無另有挈獲之人，則原奏所謂額林沁等，共係幾人，額林沁之外，又係何人，既未取有額林沁等供詞，實亦無從懸揣一節。查臣電奏所稱，當場拏到在事喇嘛一人，即係登曾，又稱拏二人，即係額林沁、敦都克，登曾係阿穆爾拏獲，額林沁係營兵拏獲，敦都克、登曾係曹拉孟拏獲，是以阿穆爾供詞，止有登曾，曹拉孟供詞中，亦因敦都克先已發回，沙畢衙門未及詳細供明營兵事，供詞則當時未經照錄咨部。至此案先止毆打搶奪，首要何人，因獲犯已被中途奪去，無從訊供，臣以登曾爲首要，係指奪犯拒捕而言，電奏在滋事之次日，一切供證尚未齊備。故未敢遽以登曾爲首，冒昧上陳，因奉 諭旨，責成商卓特巴交出首要。旋據該商卓特巴等呈遞蒙文

，內有除已獲喇嘛三名，其餘犯人未能拏獲等語，具奏時繹意潤文，譯爲除登曾外，餘均畏罪遠颺，數字並無出入。現該商卓特巴等，尙以臣添改招詞，狡詞詰責，其實所謂已獲三人者，即登曾、額林沁、敦都克，而搶奪起意之犯，則至今未據送到一名，登曾等遂因黨證不齊，將奪犯拒捕一事，狡不承招。且額林沁、敦都克二人，當時廻護同夥，供語含糊，敦都克僅稱搶劫一事，係車林多爾濟起意，於登曾之奪犯拒捕，尙無干涉，此前奏所以止取衆證，未送犯供之原因也。又如部駁巡兵車林多爾濟及黑人車林多爾濟，均無登曾爲首之語，將登曾擬以爲首，僅據官兵供詞並無同夥供證，即同時拏獲之額林沁等，亦無供招，是以原差官弁所供爲衆證，以車林多爾濟所受微末石傷，爲聚衆毆差之據，辦理殊未允協一節。查登曾爲奪犯拒捕之首要，匪獨阿穆爾曹拉孟及黑人車林多爾濟之供詞，先後可憑，即蒙古巡兵車林多爾濟原供，亦確指登曾爲中途奪犯之首，前已將各供鈔錄咨部，一經覆按，便洞然無疑。惟前送供單，繕寫蒙文譯漢之時，語句或有不同，意義總歸一律，至額林沁等廻護同夥敦都克一犯，商卓特巴等又指爲瘋迷，供詞不能作准，而中途奪去之三犯，商卓特巴亦未能遵 旨交出，則當堂審判，除原差弁兵外，於何取證，巡兵車林多爾濟被毆受傷，據原驗件作任良弼報稱，致命右耳根，石塊傷一處，圍圓四分有餘，皮不破紫赤腫，右眉甲拳傷一處，參差不齊，青紅腫，致命脊背拳傷一處，參差不齊紅腫等語。現雖醫治平復，而拳石交加，傷及致命，部駁何得謂爲微末石傷，即屬微末石傷，亦足爲拒捕毆差之確據。其巡街營兵張元等，於中途解送獲犯之時，亦因被奪各受石傷，因傷勢甚微，早即平復，是以前奏未經敘入。臣以此爲登曾聚衆拒捕毆差之據，似尙非愉快無憑。又如部駁喇嘛等向德義湧木鋪持械尋釁，其起釁情由，該大臣既未說明，則該喇嘛等中途奪回之

三人，均係何名，干犯何罪，有無弋獲，均未敘明一節。查德義湧起釁原由，係該喇嘛等於酒醉之後，因口角毆打，遂致聚衆抬轎，當日據該木鋪報稱，被搶銀兩什物及被毀器具共計銀一千七百一十兩。臣親往查勘屬實，飭據委員調查，帳簿相符。詳核案情，究與強盜搶劫者不同，且蒙地辦案向異內地，即如前大臣延祉任內，有圖登旗下兇犯努木根巴雅爾圖財，害死民人傅萬福等三命一案，當時並未奏報，嗣經該旗賠給屍親銀二千兩完案，始經該前大臣咨部備案。德義湧被搶一案，較之圖財害命者，情罪懸殊，而蒙例又載，偷牲畜著追，無存者，著落該管臺吉照數賠償。臣因查照例案，飭令該商卓等，將德義湧損失等項，如數賠償，於三月十五日繳到銀一千七百一十兩，由印房各員眼同該商卓派來宰桑等，發交該木鋪具領取結，附卷是案，已歸入外結，自當恪遵，電傳，諭旨加意撫輯，循序整頓，不必再以搶案相繩。此原奏所以未經敘及，而非臣當時未經說明也。至中途奪回之三人，爲首爲從犯已被奪，何從訊問姓名，尙不可知罪名，從何懸斷其爲，未經弋獲，不待贅陳而已，灼然無疑矣。以上各節，皆係實在情形，臣既不敢迴護，前奏失部，臣慎重刑章之意，又豈敢故予寬縱，啓藩部藐視官長之風。准咨前因遵即札飭理刑司員法部主事瑞謹、庫倫章京景昌，會同印房滿蒙漢各員，提集案中犯人，並添傳一應人證，覆訊定擬，另札飭印房各蒙員將當時情形，復加調查，據實稟覆。去後，茲據瑞謹等先後稟稱，遵提各犯及一應人證，重加研訊，據德義湧木鋪學徒劉珠供稱，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有酒醉喇嘛因論價打罵，伊將同來之喇嘛敦都克推出門外，誤碰丸木墩子上，鋪夥與同院住人將該喇嘛○○出，關住大門，不料聚集多人入內搶奪，後經官兵拿住三人，伊跟同到案，行至馬市東邊，復被現獲之登骨，率衆拋石亂打，將拿住之喇嘛三人，全行奪去。又據鋪夥、尹全福供，與劉珠大致相同。又據見證馮步雲、蘇玉庫二人，同供稱伊等與德義湧木鋪同院居住，二月二十七日該喇嘛等，因論價打罵，後又糾衆搶奪，伊等均所目覩，經官兵當場拿住三人，解至中途，聞被登骨帶衆奪去。又據鋪戶永茂魁、萬義昌、永義功三家，暨在該木鋪寄存銀兩之姚振綱，同供稱伊等在德義湧木鋪存放銀兩，被搶屬實，呈驗簿據，均與該木鋪所開失單相符。又據巡兵隊官阿穆爾、巡警隊官曹拉孟同供稱，二月二十七日喇嘛等與西庫德義湧鋪毆打搶奪，經巡街營兵拿獲三人，解送審訊，蒙古巡兵車林多爾濟同行，至西南橋間馬市東邊，被衆喇嘛等拋石傷人，將獲犯悉行奪去，當時滿洲大臣帶領印房各員並巡警官兵，前往木鋪查勘，伊等隨同前去，見敦都克醉坐

門外，頭額微傷，曹拉孟當即拿住，訊悉木鋪打架搶奪，係崗登喇嘛，車林多爾濟爲首。彼時衆喇嘛正聚在崗登地方，滿洲大臣即由木鋪前往查拿，該喇嘛登堂呼喝衆人拋石兇擊，阿穆爾與蒙漢各兵將登曾力拿到案，並由各兵拿住，在旁附和之額林沁一名，後訪實中途奪犯傷差，亦係登曾爲首。又據蒙古選兵車林多爾濟供稱，該喇嘛等與西庫德義湧木鋪毆打搶奪，經巡街營兵拿獲三人，伊遇見後，隨同解送，行至庭倫西南橋間馬市東邊，忽有現在被獲之喇嘛登曾帶同衆喇嘛，一齊拋石，在伊右耳後打傷一處，又在肩甲腰脊拳打雨下，將被獲之喇嘛等奪去，巡街營兵亦受石傷。又據宣化營巡街營兵張元、王慶安等同供稱，二月二十七日奉差出外，巡查行至德義湧門首，遇見有該喇嘛等，正在搶奪，兵等上前拿住三人，餘人携贓四散，立將獲犯解訊，不料已散之喇嘛，又隨後追來，至西南橋間馬市東邊，拋石亂打，將獲犯三人一同奪去。首先拋石之人，即係現獲之登曾，兵等均受石傷，幸傷勢尚輕，旋即平復，滿洲大臣隨即親到該木鋪查驗，見有現訊之喇嘛敦都克，醉坐門外，當經巡兵哨官曹拉孟拿獲。並據敦都克稱，係屬崗登喇嘛，車林多爾濟打架，彼時各喇嘛正聚集崗登，大臣復往查拿，兵等負傷同往，又見登曾帶領衆人在前面拋石，經弁兵奮勇上前，始將登曾拿獲，又獲額林沁一人。又據見證黑人車林多爾濟供稱，是日午後，伊遇見該喇嘛等聚集多人，內有一人手拿石塊，大聲呼喝說，大衆隨我將官兵打退，奪回被獲三人，前已供明，今蒙復傳到案，將登曾當堂細認，實係當日帶衆奪犯之人，並不訛錯。又據喇嘛額林沁供稱，向在崗登居住，二月二十七日出去耍帳，遇見多人，伊正看熱鬧，有官兵拿獲穿紅喇嘛一名，並將伊一同拿送到案。又據喇嘛敦都克供稱，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西庫倫喝酒後，出去見木鋪門首衆人聚集，伊想進內觀看，被人攔阻，不知何人推倒，磕傷頭顱，坐在地下，被曹拉孟將伊拿獲，登曾是否奪犯拒捕，伊不知情，伊亦並無瘋病。又據登曾供稱，現年四十一歲，係沙畢敦都克多爾濟鄂都克屬下人，父早故，母呂濟特現年六十九歲，並無兄弟，向在庫倫居住。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午後，上崗登找人，走至廟前，見有多少人吵鬧，小的趕在衆人前面站立，當被衆人碰倒，不料被官兵拿獲送訊。各等供。據此該員等詳加察核，該犯登曾，前在崗登率衆拒捕，該員等隨同前往查拿，自所親見，其中途奪犯一節，亦據各供證指認確鑿，並有申商公稟。現該犯與額林沁等，迭次訊供，未肯承認，實屬狡賴。然登曾供詞內，有趕在衆人面前一語，是當衆情洵洵之際，該犯獨能趕在衆人面前，其率衆行兇情形，已歷歷如繪。該犯登

曾爲奪犯拒捕之首要，實無疑義，會同稟請照律定擬等情。又據蒙員車林多爾濟車林旺楚克等，以查明該犯登曾，奪犯拒捕各節，與現訊供證均相符合等情，分別稟覆前來。臣復親提研鞫，雖該犯登曾與額林沁敦都克仍無確供，而登曾供內有趕在衆人面前一語，其膽之橫，其勢之兇，昭然若揭。誠如該員等所稟，率衆行兇情形已歷歷如繪，且臣與印房各員，當日既目擊情形，現又加以各甲商之公稟，各人證之供詞，兇暴情節，萬難遁飾，即當時科以亂黨，亦可照例格斃。惟念該喇嘛等，沐 列朝寬大之恩，蒙地人情又未開化，現既訊供確切，被毆之車林多爾濟亦已平復，應即從寬擬結。查理藩部則例，載凡辦理蒙古案件，如蒙古例所未備者，准照刑例辦理。又現行刑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者，首流三千里。又載凡犯罪拒捕者，各於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流三千里。又載凡二罪俱發，罪名等者從一科斷。又例載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若遣流以下人犯，狡供不認，果係衆證確鑿，復經層遞研訊，皆無疑義，即照例定擬。又律載凡不應得爲而爲事理重者，處八等罰，各等語。此案喇嘛登曾始而奪犯，繼而拒捕身犯二罪實屬不法雖狡不承招而臣與各員層遞研訊衆供確鑿其爲首犯百喙難辭惟奪犯，罪名間擬滿流而拒捕罪名亦加至滿流爲止，自應從一按照本律科斷。喇嘛登曾照例先行剝責，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首流三千里，律擬流三千里，核其情節係奪犯拒捕，爲常赦所不原，應遵新章，仍即定地發配，到配收所習藝罰作苦工十年。據稱母老丁單，核與蒙古留養之例相符，惟現行刑律，親老留養律文內小註，有七十字樣，例文內並以常赦之得原與否爲斷，且蒙例所載留養，專指偷竊等罪，與奪犯拒捕未可同年而語。該犯登曾應否留養，併請 飭部核議。額林沁、敦都克雖亦訊無確供，惟當場拿獲時，酒尚未醒，且敦都克當時同入木鋪幫同毆打，額林沁並在旁附和，均非安分之徒，應一併酌照不應得爲而爲事理重者處八等罰，律擬處八等罰，學徒劉珠將敦都克誤碰在木墩子上，係因被毆情急所致，且敦都克磕傷甚微，早已平復，應毋庸議，與案內各證人一體省釋。弁兵等仍舊當差，除將供招傷單，並甲商等公稟鈔咨部院外，所有喇嘛奪犯拒捕，現邊部駁覆訊，詳細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蒙古大臣綢楚克車林現在進京，未經列銜，合併聲明，謹 奏。（註六）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集，頁一一〇，中央黨史委員會版。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二，頁一八一—二〇。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三十日

一三六

註三：陳籙著：「止室筆記」，頁一七七，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七輯，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四：「宣統政紀」，卷三二，頁一七一—一八。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六月二十日，第九百八十四號。

註六：「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千一百五號，頁四十一。

三十日（四月九日） 清御史趙炳麟劾慶親王奕劻十二大罪狀，奉旨留中。

御史趙炳麟繼江春霖後，劾慶親王奕劻十二大罪，本日奉旨留中。茲誌其原奏如下：

「爲親貴大臣貪庸亡道，負國背君罪大惡極天怒人怨，籲懇神威特斷，罷其政權，議其罪案，以協人心，而彰國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考我 世宗設立軍機處以來，本無以王公入樞廷者，嘉慶間，成親王永理學望素著，仁宗令在軍機處辦事，不過數日，因其與國家定制未符，仍令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載在嘉慶四年仁宗實錄，彰彰可考。自同光以來，兩宮 皇太后臨朝稱制，不能不用親貴，以鎮服 皇室，於是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相繼入樞廷。任是職者，應如何公忠廉正，以衛 宗社，而安人民。乃不謂罪大惡極，有如慶親王奕劻者，臣請將奕劻當國以來，述其大略，已有十二大罪，爲天下後世所共知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前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先朝時，跋扈恣睢，久爲 先帝所深惡，世凱內結奕劻，外領疆帥，政權、兵權、財權一手握盡。是以御史黃昌年劾其勢凌 君主，御史王乃徵劾其帝制自爲，給事中陳出劾其跋扈不臣。世凱威權震 主，昭然若揭。監國攝政王在瀋邸時，當悉知之。奕劻乃引世凱爲軍機大臣，使 先帝日日望見世凱，敢怒不敢言，中懷鬱結，遂致聖躬不舒。光緒三十三年，聞陝甘總督升允即以此彈劾世凱及奕劻等，先帝亦因此抱病日深，遂辭寰宇，橋山之痛，天下同仇爾。時幸有 孝欽顯皇后洞鑒隱微，召大學士張之洞，以相牽掣奕劻，袁世凱等深忌內有張之洞在政府，外有馬玉崑將重兵，皆不附己，又謀出馬玉崑於江南，復爲 先朝獨破，留不發出，天與人歸乃有今日。世凱日無 先帝，奕劻黨庇世凱，其心目中又何嘗有 君父哉，明楊繼盛劾嚴嵩云：叛臣者，非必謀反之謂，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以此令奕劻自思何以上對 九廟，下對天下士民，是爲黨奸逼 主大罪一。福建奸人力

鈞者，本無賴子，以治突劄病，日往來於突劄之門。載振爲農商部尚書時，補力鈞郎員。德宗有疾，突劄薦力鈞治之，德宗聖躬本弱，不宜苦寒之劑，天下臣民雖不知醫，皆共知此理。而力鈞乃用大黃、芒硝以取大瀉，久病柔弱之臟腑，焉能勝此盪滌。御史謝遠涵劾陳璧摺內曾劾及此查辦大臣，以力鈞請假去，德宗賓天爲日頗久，不知德宗之久疾，因大瀉而日深，力鈞之請假思脫身以避罪。力鈞何心，薦力鈞者又何心耶，是爲薦醫傷君大罪二。袁世凱倚突劄爲護符，而非金錢無以結突劄之歡也，於是陽借籌款爲名，陰以遂其輪賄要津之計。光緒二十六年，前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辦順直善後賑捐，計收銀一千八百三十餘萬兩，世凱造咨報部者，一千四百五十九萬餘兩，尙有銀三百七十餘萬兩，未經報銷有案。直隸永平七屬鹽務，自光緒二十九年改革，始則一萬數千，三十年增至六萬餘兩，三十一年增至十三萬八千一百餘兩，三十二、三等年報部之數，與三十一年分毫無增減。今聞監理財政官劉世珩云，永平鹽務可收銀三十餘萬兩，是此中任意侵蝕，路人皆知。乾隆時山東巡撫國泰侵帑以媚和坤，卒因御史錢澧奏劾，高宗將國泰正法，和坤不敢袒庇。袁世凱以突劄始終迴護，至今北洋財政不能清釐，突劄膽妄較和坤尤甚，是爲通同蝕帑大罪三。出使大臣職任極要，古時宰相並重，各國選用通才，不敢少濫，至於督撫大員，總握一省政權，尤應如何慎重。周榮曜廣東之奸胥也，而突劄用爲出使大臣。段芝貴天津之賤役也，而突劄用爲黑龍江巡撫。其後榮曜被疆臣參出劣迹，萬端，先朝震怒，削其官職，籍其家產，獲贓數百餘萬兩。段芝貴亦爲臺臣劾罷，天下皆頌先朝之清明。雖突劄有無受賄，人不得知，而但就用人論之，突劄位列首輔，於使臣疆臣自宜遴選眞才，匡紆危局，乃任彼私意引進關葺。由此類推，十年來內治之廢弛，外交之失敗，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是爲濫用非人，大罪四。自突劄任用宵人，天下風俗爲之大壞，以金銀爲應酬，以姬妾爲投贈，司道以此媚疆帥，疆帥以此媚輔臣，賄賂公行，覲不知恥，蹤跡詭秘根據難尋，查之無憑，言者有罪，事實雖著，舉發極難。貨賂交通所盜竊者，皆陛下之財政，閭閻剝削所喪失者，皆陛下之人心。此等流弊，在釐拜專政時，萌芽漸長，賴聖祖既罪釐拜，復納御史李之芳言，罷斥鑽營各員，遂以固我朝有道之基。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講義，略述其事。今則風俗已成，凡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無不以突劄爲歸宿，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顯要，所惡則密行營毀，公肆擠排。偶有發其一二細故者，即不免褫職而去，蔣式瑔劾之，則罷言職矣，趙啓霖劾之，則受嚴譴矣。江春霖劾之，又解臺任

矣。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徒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長此不回，天下事尙堪復問乎。是爲敗壞風俗大罪五。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此人臣事君之大義也，故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東西立憲各國，以宰相受國人責備，君主立於無過之地，亦同此意。蓋非此，則君主當過，民人離心，國本動搖，邦基危險，視變易政府利害懸殊矣。突劄則不然，國會代表之來也，突劄見之曰，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是明其願立憲者，突劄。不願立憲者，朝廷也。江春霖之譴也，力鈞宣言曰，我聞慶邸云，此次非爲我老慶爲介弟報復耳。臣固知朝廷賞罰一秉大公，但此言流傳天下，謂國君而仇匹夫，其誰不解體，臣不知突劄將置監國攝政王於何地，且置皇上於何地也，是爲歸過朝廷，大罪六。突劄位居樞輔，躬操用人之權，自當求天下才，以治天下事，乃中外高位多其戚黨。即云舉不避親，古亦有之，然必其親爲有才，方可。臣聞陝西巡撫恩壽之貪庸浙江鹽運使衡吉之卑鄙祇以突劄私人靦顏高位。乾隆時軍機大臣張廷玉多用親戚，爲左都御史劉統勳所劾，廷玉即不自安，必求高宗將其親戚停陞，突劄各親戚爲江春霖所論，突劄毫不爲動，若理所應爾者，此其心目中尙復知有忌憚乎，是爲營私蔽賢，大罪七。自來政治修明，必須用人得當。用人之道，不外選任及懲戒兩法，選任所以慎之於始，懲戒所以保之於終，中外古今莫之能易。突劄進退羣僚，全視應酬之厚薄，選任官吏之濫，五洲所無。我國懲戒貪污，惟恃言官參劾，是以列祖列宗以來，凡參案查辦最爲嚴切，湖廣總督孫家淦以查辦許容，意存偏袒，則褫職論戍矣。大學士莊有恭以查辦段成功，詞多隱徇，則拿部問罪矣。往往一案經數人，必期是非明晰者，列聖豈故爲苛刻哉，以綱紀所關，即治亂所屬，是非不明，則賞罰不行，和事天子，模稜宰相，皆世亂之所由來也。近年一切參案查辦大臣，無不請示於突劄，突劄暗通消息，多爲開脫，以致徇私違法之徒，上不畏臺垣之彈論，下不顧民命之艱危，視國紀如弁髦，輕民生如草芥，窮奢極欲，貪得無厭，皆恃突劄爲奧援。是以肆意貪橫，全無忌憚，選任既濫，懲戒不嚴，吏治安得不弛，民生安得不蹙，怨深禍結，如國本何。是爲濁亂內政，大罪八。突劄自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以至今日數十年於茲，外交著著失敗，如浙江、雲南、兩廣之路，山東、山西、河南之礦，考其許外人，干預合同，大抵皆突劄任總理衙門時，經手畫諾。至今太阿倒持，不可收拾，幾有路礦瓜分之勢，而突劄反借外交以自重，聚九州鐵能鑄

此大錯乎？是爲損失外交，大罪九。袁世凱自被言路彈論，心不自安，具疏辭兵權。先朝英明，手批允准，而世凱疑其爲軍機大臣瞿鴻禨所贊成也，銜之刺骨。適有御史趙啓霖，參劾奕劻一案，啓霖湖南人也。世凱微服入京，謀之奕劻，賄囑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以授意言官等詞，將瞿鴻禨劾去，事實不待查覆，奏疏不見發鈔。我朝開國以來，未有不顧紀綱，不畏清議，倒行逆施如奕劻者，是爲排斥異己，大罪十。奕劻積威既久，天下靡然，無論如何援引親戚任用私人，舉朝士夫不敢議論。我皇上冲年繼統，監國攝政王謙讓爲懷，往往朝廷舉辦一事，議論譏起，雖此等浮言，是否爲奕劻黨人所暗播，不可得知然，京外知有奕劻，不知有朝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是爲勢壓君主，大罪十一。古今中外，治國之道不同，無不審度財力，詳察情勢，酌定政策，用奠邦基。英之政，不必悉合於德，德之政，不必悉合於日本，各審國勢民情，求其法之能行，行之有益而已。奕劻之當國也，所定政策，不度財力，不察情勢，聽任浮動少年，糜聚袁世凱之門，以日本法制爲藍本，任意蠶襲，挂一漏萬，悉強吾國行之，豫定年限，以相督催，疆吏不能行，則爲空文報政府，政府亦自知其不能行，則張皇敷衍，以上欺陛下，下欺天下蒼生，竭全國之力，爲無益之事。朝廷患其紛更，無一實效可紀，民人病其騷擾，遂致生計日艱。奕劻老矣，或不見他日禍發之烈，獨惜祖宗百計經營之天下，竟敗壞於庸臣之手，不可收拾，是爲失政誤國，大罪十二。奕劻既有十二大罪，又有大奸，足以濟之。或因外人之交涉，或因國內之流言，使其黨彼此相傳，黑白易位，臣王固不敢彈論。雖以陛下之聖明，亦若非有奕劻從容坐鎮，則中外必不能帖然者，而不知使陛下名舉日頹，人心日去，一朝禍發，眞社稷之憂也。臣讀宋史奸臣傳，賈似道在理宗朝，專權納賄，盤踞日久，及度宗立，以似道熟悉朝政，且有定策功每一言及告身，朝中大駭，手詔慰留，日以太后命催視事，軍國大政皆就決於私堂，中外敕書，悉撰擬於館客，宰相望風，諫官鉗口，文天祥等小忤意，即屏斥不用，內政外交惟似道一人是倚，遂致止人高蹈，天下土崩，敗國亡家，爲萬世笑，則貪庸之誤人宗社也，甚矣。唐太宗云：以事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賈似道貪庸誤宋，豈非千古之金鑑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臣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子孫貽謀之遠，出自英斷，振此乾綱，輕則罷奕劻之政權，重則議奕劻之罪案，使天下後世矚然，於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刑賞黜陟，實無異同，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抑臣尤有請者，政府試天子以治天下，爲天下利

害之所關，即爲天下責備之所屬，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賞罰能行，故政治無誤。若以親貴任之，賞罰有所不行，政治必多闕失，獨使天下人民，身受政府之害，而心怨君主之不明，遠近相傳，紛然解體，國本危險，思之寒心。故各國皇族，不爲國務大臣，正所以尊崇皇室，長保又安也。我太祖天命七年，命皇子八人俱爲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實爲王公參預政治之始。次年命八大臣副之，未幾特命費英東何和哩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等五人，爲佐理國政大臣，輔天子裁決庶政，顯然於親貴之外，擇人輔相。太宗御宇，釐定部院官制，設內三院，以爲行政總匯，任是職者，乃范文程等滿漢各大臣，王貝勒則統兵任征剿而已，世祖入關，統一中夏，此後雖有議政王大臣，然其制多主議政，非主行政也。至世宗設立軍機處不任親貴，而任滿漢大臣，祖訓煌煌，深得立憲國任用政府之意。同光間太后訓政，任親貴以爲軍機大臣，實有不得已之苦心。今幸我孝欽顯皇后及德宗景皇帝以大統付我皇上，繼承，中外大政悉由監國攝政王裁決，若再用親貴，以爲政府，此多頭政體，未有不誤國兆亂者。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曰定於一，臣尤願陛下深思，立憲各國皇室，不當責任之制，及我列祖列宗，不用親貴爲軍機大臣之義，釐定政府體制，不分滿漢不論階級，但須志趣忠純學識明達者，由陛下親任，責以成效，有功則賞，有過則罰，賞罰易行，政治可日躋於美備，此實我國家億萬世之福也。臣嶺嶠寒儒，少習章句，乙未第進士，書法本極惡劣，殿試錯五字，讀卷者黏黃籤五條，我德宗景皇帝以臣對策，熟於本朝掌故，擢置上第，遂入翰林。當是時，適值廣西匪亂，臣上書言，匪黨蔓延，良民荼毒，根株不靖，後患方多，由掌院學士崑岡、徐桐代奏，我德宗景皇帝立採臣言，摘去廣西巡撫黃槐森頂戴，勒限肅清。臣自此深感聖主之知遇，思報涓埃於萬一，不謂時事日艱，一籌莫展，側身臺諫，報稱毫無近日。陛下諭臣，衙門，恪遵祖訓，謹守臺規，欽惟我太宗設立都察院，奉上諭，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恣慢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即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儻知情蒙蔽，以誤國論，欽此。世祖入關，又奉上諭，都察院爲朝廷耳目之官，上至諸王下至諸臣孰爲忠勤，孰爲不忠勤及內外官員之勤惰，各衙門政事之修廢，皆令盡言，欽此。陛下以今日之時事，較之開國時爲何如？奕劻之貪庸，較之開國時之王貝勒爲何如？臣如不言，不惟負陛下，且負祖宗設立都察院之意，用是不避斧鉞，愷切直陳。陛下宸衷獨斷，能去奕劻，固爲美舉。陛下如以

茲事體大，必須斟酌，請 明降諭旨，將臣言令王公大學士部院大臣翰林給事中御史會議具奏。若以臣言爲是，則請罪突劄，以固我 朝億萬年之基。若以臣言爲非，亦請罪臣，以謝突劄。臣不勝忠憤填膺，悚惶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本日奉 旨留中。（註）

註一：趙炳麟著：「趙柏巖集」，頁六四七—六五五，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本月 清郵傳部批准廣東自辦廣澳鐵路。

廣澳鐵路原定中葡合辦，後因粵人力爭廢約，集股自辦，遂由股東公舉梁雲遼至京，請求外務部主持。交涉達四年之久，葡人始有允意，梁氏旋呈驗股本，本月郵傳部批准之。（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三期，頁四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二月三十日

一四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月

一日（四月十日） 清正黃旗蒙古副都統署江北提督王士珍因病乞休，以直隸通永鎮總兵雷震春署江北提督。（註一）

雷震春，字朝彥，安徽合肥人，出身袁世凱小站所練之新建陸軍。（註二）

浙江武康縣鄉民因反對抽收警捐，發生暴動。

武康縣因辦理警察，抽收捐款，販戶不從，即請官懲辦，民間積怨已久。本日又因細故激動公憤，聚集多人，擁入縣署，將大堂搗毀；知縣洪某，被衆拖出門外，欲投諸河，經衆奪回，被衆人毆傷數處，洪某即乘船至省請救；把總陳全松令勇丁開空槍示威，被衆人毆傷；一巡官被竹刀刺傷面部。衆鄉民又將城內警察總局三橋埠警局及巡董邱益三房屋拆毀，損失頗巨；邱益三及紳董顧某，並被衆拔去攢毆，受傷甚重；鹽頭鎮英溪學堂門面亦被毀壞，堂內所有教科書，均被扯碎，又毀布店一家。（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二一三。

註二：「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一九〇。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一。

二日（四月十一日） 駐京英代理公使照會清外務部，西藏如有變更，請勿妨礙廓爾喀、布丹、哲孟雄之國體。

本日，英署使照會清外務部曰：

「爲照會事，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接准來文，得悉，中國政府定議，確遵所有關涉西藏各條約，當經本署大臣鈔送本國在案。此次中國政府定議，本署大臣亦於正月十六、二十四等日，與那中堂、梁大臣面談時，更爲詳陳，又貴國出使大臣奉飭以中國遵守條約，維持地方安靖，不改西藏舊狀等語，轉告英外部大臣矣。」「茲本署大臣奉飭照知貴親王，以英國政府得悉中國政府之意，並盼中藏所立關涉西藏各條款，切實遵守，現時凡商議關涉西藏稅關、稅則、商埠並印茶進口及在西藏讓給包攬各節，不能延宕，亦不能因更改西藏內政，與以上各節有所妨礙云云」。查正月十七日本署大臣文內，曾以西藏與印度邊界各鄰邦相交親密，並陳明廓爾喀凡應行設法保其利權之處，英政府無可攔阻亦在案。今奉本國訓條，一面向貴親王聲明：西藏內政如有變更，英政府不允妨礙廓爾喀、並布坦、哲孟雄二小邦之國體。以上三國若有應行設法保護利權之處，自應維持辦理，一面諄請中國政府嚴飭地方官與英官和平會商妥辦。蓋近來互相和平之辦法，實不多見，是以非此，則我兩國必致滋生齟齬。又查千九百八年西藏通商章程第十二款所述各商埠籌辦巡警等語，夫巡警責任甚簡，今以華軍大隊從事，英政府豈能相信，本署大臣自應向貴親王進言，凡我印度及各鄰邦邊界之處，如欲駐紮華軍，其數未便過多，致令印度政府或各鄰邦一律對派相應備文照會，即希查照可也。

自茲本署大臣奉飭照知等字至有所妨礙云云，擬改譯如下：

茲本署大臣奉命照知貴親王中國政府表明各節，英政府業已知悉，現英政府盼望中藏政府關於西藏所負責任，認真遵守，凡商議未結之案，如藏關稅則，如商務委員，如允准在藏包辦某某等事，又如印茶進口以及他項相似之事，均不得延宕，且不得因西藏政治有所改變，致受妨礙。」（註一）

清賞前內閣學士陳寶琛禮部侍郎銜，仍充內閣學士。（註二）

陳寶琛，福建福州人，進士出身。歷官南洋大臣、福建鐵路公司總辦，禮學館總纂大臣；宣統師傅。（註三）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三，頁四四—四五。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三。

註三：「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一五九。

四日（四月十三日） 清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承祐因病乞休，以記名副都統吳祿貞

為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註一）

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人，生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為同盟會會員。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考取秀才。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考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之湖北武備學堂。因學業優異，二十五年以官費選送陸軍士官學校深造，學習騎兵。庚子拳亂發生，吳曾由日本秘密返國，參加安徽大通之役，失敗後與秦力山重返日本，繼續求學，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

吳歸國後，鄂督張之洞聘任為將弁學堂總教習、營務處幫辦，以便訓練新軍。但吳竟乘機秘密宣揚並進行革命工作，適清廷在北京設立練兵處，吳被調任該處騎兵監督。後因遭滿人兵部尚書鐵良之猜忌，致無法施展其才。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徐世昌出任改制之首任東三省總督，知吳對邊情頗有研究，邀約同往，任為軍事參議。其後日人侵略延吉，邊事告急，吳乃利用東北馬賊擊退日軍，清陸以吳幹練有識，詔命擢升正參領，幫辦延吉邊務。吳根據歷史、地理之參考證據，編撰「延吉邊務報告書」一書，以供他日與日本辦理「間島事件」時，作為延吉為中國領土之證據，厥功甚鉅。宣統元年，升為協統兼督辦延吉邊務大臣。二年，邊署撤銷，本日調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銜。（註二）

湖南長沙饑民滋事，鬧關巡撫衙門，搶劫米店。

湖南近年實業不振，儲值低廉，民貧益甚。上年澧州、岳州、常德一帶，被水成災，長沙、衡州、寶慶等處，亦間被旱荒。湖南本為米糧出產地，然因此而收成不如往年，復因湖北去年大荒，食米全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四日

給湖南，商人復時時運米往他處販售，米之出境者過多，米價漸貴，年下已漲至每石五千，今年陡增至八千。湖南紳士稟請巡撫岑春煊示禁穀米出口，岑巡撫始於二月初七日出示禁止，仍遵照新定約章，以出示後二十一日，即二月二十八日，爲實行禁止之期，期內穀米之出口者愈多，民間不諳約章，見存米愈少，米價愈貴。遂歸咎於官場。以爲巡撫縱米出洋，復搜括本省之米，以接濟鄰省，爲不顧民食，威蠹愚民動矣。

本日，省城南門外，忽有多人滋鬧，其緣因說者不一，而以米價驟增，羣向米肆詰問，勒令減價，米肆堅執不從，即時聚集多人，強搶米肆之說爲近是。要之窮民過多，本已伏釀禍之機，適以米價日貴，觸發其怨恨，遂使樸愿者不期而暴動，以求洩忿，狡黠者亦將乘機以行劫，而亂事遂莫之能禦也。岑巡撫聞警，急派巡警道賴承裕出城彈壓，賴警道出大言相恐嚇，並拘獲數人，賴亦被衆毆辱，大受夷傷，奔回城中，滋事之人亦隨入，沿途從之入者無算，遂羣集巡撫衙門，要求平糶。岑巡撫急出示以慰之，米價初定每升六十，繼減至五十，衆尙不滿意，告示隨出隨毀，衆既久聚不散，拆毀轅門，衛隊出爲彈壓，木石交下，互傷數十人，岑巡撫急召新軍入衛，從人羣中衝入，亦傷數十人，圍署之人，亦被刺刀戳斃數人，生擒五人，喧聚竟夜不散，而城內之米肆數十家，亦被衆搶劫殆盡，教堂亦有被焚劫者。

(註二)

河南密縣紳民抗捐，拆毀縣署。

密縣徐知縣，自去年到任，即以籌款辦理新政爲要務，頗爲紳民所不悅。近因開辦地方自治籌辦處，議添畝捐錢一百二十文，本月初一日，復出諭催繳，大滋紳民之怒，本日早，糾聚一千七百餘人，一擁入城，擁至縣署，徐知縣即帶印單騎赴省，鄉民遂將大堂大門全行拆毀，惟並未搶劫倉庫。時城守營煤釐局委員帶同勇隊前往彈壓，遽遭鄉民毆擊，鄭州和州葉濟有電至省，電促徐令速歸，以免地方生變。

。河南巡撫吳重熹得電後，立即飭候補知府呂某率同徐某，統帶陸軍，前往解散。（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二，頁十一。

註二：參照「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三六—二四三，「吳祿貞傳」，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二。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五。

五日（四月十四日）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奏：雲南威寧匪首李老公襲昭城，旋即拏獲，餘衆潰散。諭命嚴拏逸犯。

本日，清廷電諭雲貴總督李經羲：

「據電奏：雲南威寧州關塞一帶邦匪，三路攻襲昭城（按：威寧縣今屬貴州，昭通縣今屬雲南），嚴飭鎮府分投堵剿，拿獲匪首李老公等，旋即殄滅等語。辦理尚屬迅速，在逃各匪，仍著督飭嚴拏，毋任漏網。所請獎勵出力官紳，俟逸犯拏獲後，再行請旨。」（註一）

清學部左侍郎嚴修因病乞休，以右侍郎寶熙為左侍郎，內閣學士李家駒為學部右侍郎。（註二）

寶熙，字端臣，正藍旗人，光緒壬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翰林院侍讀、國子監祭酒、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度支部右侍郎、補學部左侍郎。光緒壬寅科（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湖北鄉試正考官、山西學政等。（註三）

李家駒，號柳溪，廣東駐防漢軍正藍旗人。甲午科（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翰林，曾任浙江學政管學大臣、京師大學堂提調、學部右承、學部侍郎。（註四）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五日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一一——一二。

註二：「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三月初六日，第八百八十二號，頁三。

註三：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五四。

註四：同註三，頁四五。

六日（四月十五日） 浙江嘉興王店鎮肉商抗捐罷市，豆腐業罷工，搗毀警局。

先是，嘉興王店鎮因加抽肉捐，肉店一律罷市，相持數日。本日，又有豆腐業工人聯合罷工，要求增加工價。巡警出而干涉，互相衝突，乃將警局搗毀，包圍巡警毆打。商會總理張某出而解勸，亦被毆辱，全鎮商店全行罷市。（註一）

湖南長沙飢民亂事平定。

湖南長沙飢民本月五日滋事，焚毀巡撫衙門，並波教堂學堂，至本日始定，其經過大約如下：

五日，衆人之圍困巡撫衙門者，無慮萬人，以懼新軍不敢入，新軍以人衆故，亦不敢出。岑巡撫發令開鎗，斃數人，衆仍不散，會有獻議者，謂宜遣退新軍，以平衆怒，衆必自散。及新軍退出，衆遂一湧而入，焚毀頭門二門，及大堂二堂，岑巡撫見事急，即避入臬署，稱疾不視事，以巡撫關防交布政司莊廣良護理。莊布政既接受關防，即以署理巡撫部院銜名，出示嚴禁軍士開鎗，又出示安民，謂即日開辦平糶，米每升四十文，昨晚被拘之五人已釋放，被鎗斃者，官給卹銀二百兩，傷者四十兩，將以拊循民心，然亂事仍未已也。

是時，以衆人圍困巡撫衙門，而巡撫衙門復被焚，故官吏及軍隊，咸以保護官署爲事，不及兼顧地方，且巡警崗位，早被打毀，巡士悉數避匿，無人出而彈壓，於是衆人恣橫，如入無人之境，到處火起，竟夜焚掠。城內外之學堂教堂，及外人商店居宅，咸被焚劫，惟僑居之外人，則以官場宣布亂事，請爲暫離長沙，於是有即日乘輪避往

漢口者，亦有避居輪船中，以觀動靜者，故尙無傷害生命之事。

本日，莊布政始出嚴厲之告示。禁止暴動，許居民格殺勿論，官軍亦擒斬數人，會湖北派往之軍隊亦到省，當事急時，英美德法日本諸國，咸調兵艦至省保護，是日亦有到者，衆始惴伏不敢動。惟謠言尙多，居民惶恐如故，咸紛紛遷往他處。次日，復有湖北軍隊二千名到省，民心大定，商民始照常開市。（註二）

清吉林巡撫陳昭常電外務部，日本擬於琿春設立總領事館出張所，或分館，其延吉領事館所置巡警多至數十名，請與日使交涉，限期撤退。

本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致外務部電云：

「申江電亮早登鈞察，頃又據延吉郭道電稱，准日總領照會謂，奉外務大臣訓令於琿春設立總領事館出張所，當派定警部豐田岩尾爲該所主任員，隨帶警察山田益之助一君，於陽曆四月初七日赴任等情。當即以領署無設出張所之理，警部更不得執行外交官事務，且又未得我政府之許可，萬難承認，嚴切駁覆。茲該總領復來署面提，仍即嚴行拒絕，辯論至數時之久。該總領云，如定不允設出張所或設領事分館，當電告駐京公使，與外部直接交涉各等語。查琿春既開商埠，外人就地設立領事，原爲條約上所不禁，但尤必先經鈞部之允諾，始得照辦，況出張所暨領事分館爲各省通例所無，且以警部員隨帶警察前往，尤堪駭異。該日領行爲實屬不法，據稱已電告該駐京公使與鈞部直接交涉，日內已否提議及此，諒鈞部必已峻拒。如彼撤消分館名目，但欲正式設立領事館，由彼政府遣派領事駐紮，則目下琿春開埠，尙未實行，商務未臻舒適，仍望鈞部能以婉辭卻之，請其緩設爲宜。再延吉領事館設置巡警，據去年七月十八日鈞部函示，日使曾經聲言領事館設有巡警，但爲保護該館起見，其數亦不過一二人，不能干涉地方之事等語。乃該領事館設置警察，竟至數十名之多，前月上旬，致有無端拔換我警局所設韓戶戶牌之事，近更時時來往市街，巡察數既過多，且顯欲干涉地方，口血未乾，頓背盟誓，務懇鈞部一併與日使交涉。領事分館既無准理，而多數之警察亦勢在必撤，仰賴主持，實深感禱，並乞賜覆。昭常謹肅，歌。」（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七日

一五〇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五一。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五三。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三，頁四九—五〇。

七日（四月十六日） 革命黨人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勳被捕。

革命黨人汪兆銘、黃復生等於本年二月廿三日在北京謀炸攝政王事洩，本日被捕，汪等所藉掩護之地守真照相館之司事羅世勳亦被逮。

按：汪、黃及喻培倫等於二月間在北京十利海旁之甘水橋下埋置炸彈欲炸攝政王案，北京警廳查出地雷鐵壳為北京驛馬市大街鴻泰永所製，因而供出係守真照相館中人定造之物。遂於本日將兆銘、復生及照相館司事羅世勳逮捕。（註一）

附錄：一、汪精衛撰：自述（註二）

我原籍是浙江山陰。祖父以上，墳墓都在山陰，父親始遷至廣東番禺。他雖然聽得懂廣東話，卻不會說，仍然是浙江人。初娶盧氏，也是浙江人，生一子三女。我母親姓吳，方纔是廣東人，生三女三子。我在兄弟行第四，連姊妹算第十。我生時父親已六十二歲了，我十三歲，母親病歿，十四歲，父親病歿；依戀父母的光陰，統共只得這些，其間還除去在襁褓中無知無識的時候，算來不過十年。我只記得父親是一個勤學的人，七十一歲以後，眼生蒙翳，不能看見細字，耳又重聽。當我傍晚由書塾放學回家的時候，父親必令我大聲誦讀王陽明傳習錄等書兩三頁，傾耳而聽，又令我在一塊白漆木板上寫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詩，或陸放翁詩，兩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誦得出方纔罷休。每有和作，便令我筆記起來。我父親是九月初七日夜半得霍亂病，初八日午時死的。死前一晚，這功課並沒間斷。在我自己，因此所受的益，比在書塾裏似乎多些。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沈沒在憂勞兩個字裏：家計的艱難，家事的瑣碎，以及在家庭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於我眼前。我有一卷秋庭晨課圖，並有一段跋語，將我母親的生平以及我幼時的光景約略寫出。

我父親在時，家計已經貧薄，父親直到七十歲，還要掙錢養家，至七十一歲，方纔歇業。父親歿後，並無遺產，我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至十七歲，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脩金；兼去各書院應試，往往取得優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銀二十元左右。十八歲，三兄病歿，十九歲，二兄病歿，和兩寡嫂一孤姪，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時的生活，是貧薄的，悲苦的。

至於我的學業，因為只受過『子曰先生』的教育，當然所謂外國文算術體操等都談不到。十六歲以後，輪到自己做『子曰先生』了，不但談不到，因為時間與經濟的關係，連夢也夢不到。所以我的一生，缺乏普通學識，甚至連身體也呆笨不靈，這是提起來便慚愧的。幸而我幼時除了受『子曰先生』的教育以外，還受些家庭教育，我叔父更是博學，藏書數萬卷，因此我於經史子集四部之書，也還窺見一些，但這算得什麼呢。

及至二十歲，居然得著機會，考取了留學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官費生。到了東京，速成科畢業後，自費入專門科。自費的錢，是從譯書來的，只是那時的譯書，只為得錢，如法規大全等等，純是雇傭式的工作。官費的時候，每月祇得三十元，自費的時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還可以幫幫朋友的忙。

我在國內研究史學的時候，對於遼、金、元之侵吞中國，免不了堪胸憤慨，對於清，自然是一樣的。只是被什麼『君臣之義』束縛住了。及至留學法政，從憲法學得到了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觀念，從前所謂『君臣之義』，撇至九霄雲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與新得的民權思想，會合起來，便決定了革命的趨向。乙巳年，我二十二歲，孫先生到東京，我和朱執信等幾個人前去見面，加入中國同盟會：是為我獻身革命之始。那時候兩廣總督是岑春煊，我的長兄在他幕府，和一位劉子蕃先生同事，他兩人原是朋友，我的長兄曾替我訂婚於他的一位令妹。這種辦法，如今是不行的，但在當時，即以爲天理人情之至，身為長兄，老子死了，不替兄弟定個把老婆，是要惹人議論的。所以就這樣的幹起來，不但不必徵我同意，連通知也不必的。如此者幾年了，忽然聽得我做了革命黨，不免驚心。民報上文章越做得多，風聲自然越緊。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長兄將我交出來，不然就要對不住我。我長兄急得沒法。我得此信息，便寫了一封最後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這封信，我如今還記得，寫在下面：『事已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縱之，俾爲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

不朽。惟寡嫂孤姪望善撫之，不然，死不瞑目。抑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與劉氏女曾有婚約，但罪人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以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長兄得此信後，便將驅逐逆弟，永離家門，具稟番禺縣存案；復和劉子蕃先生商量，將兩家聘物交還，婚約焚燒，作爲了事。後來聞得劉氏女反對他們這種做法，直至民國元年，我已娶了，回到廣州，重見家門，聞得她尚未嫁。我覺得正如古人所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未免耿耿於心，及至聞得她和一位陳先生結婚了，方纔寧帖。

我從二十二歲加入同盟會，今年已五十一歲了。在這三十年中，所經過的，我不願多說。因爲就民國以前來說，從乙巳年起，我的主張和議論，都載在民報；丁未以後，奉孫先生命，奔走南洋，組織同盟會分會百餘處，在那時候，所有演講和論說，都載在中興日報；己酉以後，潛入北京，被人捉住，放在牢裏，也還有一首述懷詩，載在小休集，獄中生活，也被南社詩話採錄；這些都可算我的自傳。記得庚戌三月初七日，我在北京被警察捉住，在夾衣裏搜出『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及『告別同志書』，他問我：『爲什麼將這些文章，藏在身上？』我答：『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筆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豫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所以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做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就民國以後來說，也是如此，不過民國以後的事情，比民國以前，複雜得多。我的革命決心，固然始終沒有改變；而我對人對事的態度，卻不免時有改變。但所以改變的理由我無不講出來，至於理由的對不對，則我願接受現在和後人的評論。

東方雜誌社要我作一篇自傳，在百忙中，草此塞責。

二、黃復生（註三）

一二一、一二七。

先生初名位堂，字明玉，考學堂時，易名樹中，字理君，辛亥出獄後，始自號復生，遂行之不改。四川隆昌縣人。家素貧，幼有大志，能刻苦自力於學。遜清光緒甲辰，畢業瀘州川南經緯學堂。由組新書社賁遣赴日，學工業，次年遂與熊克武諸人加入同盟會，任四川分會會長，兼經理民報，由是獻身革命始終不渝矣。共和未造，輒奔走蓉、渝、上海、香港、東京等地聯絡，組織團體，以圖大舉。先生在學堂喜讀劍客傳，留學時尤留心製炸藥術，在

永寧初試受重傷，而志不移，與喻君雲紀精密研究成功後，欲狙擊虜廷要人如端方、載濤、載洵、奕劻輩，皆未得其間，後遂有謀炸攝政王載灃之舉。機洩，與汪精衛同禁刑部獄，先生慷慨自承，仍指斥無所諱，故事乃獨著。迨得釋，而武昌義軍遂大起，先生思將西南各省聯為一氣，乃與彭家珍、楊禹昌於京津同盟分會成立後赴滬，晤陳其美，相得甚歡。時以漢陽南京未下，黃克強軍復新挫，武器亟待補充，先生因與陳謀，利用江南製造廠藥料大製炸彈，以濟軍需。復於其間介呂超向傅義張威諸入伍生於黃陂方熊克武，同組蜀軍回川。民國成立，先生被舉為駐京代表，旋任參議院議員，兼印鑄局長。未幾，孫公讓大總統與袁世凱，先生隨議院北遷，索知世凱漸蓄異志，遍佈爪牙，乃還上海，炸斃徐寶山，其事尤膾炙人口。二年討袁軍敗，公大病，遭馬太夫人之喪，欲歸不能，乃轉至日本就醫，輾轉遊星洲檀香山各地。旋偕曾醒黎仲實赴法考察最新炸藥術，值歐戰方酣，無所獲而還。五年五月抵滬，陳其美遇害，先生嘗與陳謀炸鄭汝成，被日人告密，同張威陷虹口捕房，賴陳營救出，至是遽往哭之甚慟。是年多，偕四川檢查使王芝祥返川，被川督羅佩金聘為顧問。明年復赴京轉滬，入冬始還。時袁世凱雖死，而餘孽繼承，且有復辟之事，蜀中又多故，劉羅劉戴疊起內鬨，督軍周道剛不能制，致召吳光新入川之兵，而南北之爭愈烈。熊克武初以討袁之役任重慶鎮守使，後復由四川靖國軍總司令改任川督軍，楊庶堪任四川省長，楊未到任前由先生代理，凡此皆大元帥孫公之所任命者也，蓋非常政府早已在粵成立矣。七年，先生任川東道尹，時滇督唐繼堯方任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故先生亦任靖國軍援鄂第一路總司令。九年，熊楊相失，川戰復起，先生不忍同志內訌，乃應楊森約與盧師諦往瀘州，助楊組織北伐軍。未幾曹錕賄選總統，熊克武奉命討賊，先生出任重慶關監督兼交涉員。十三年熊軍敗走粵，先生以父喪留蓉城。十五年當選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十九年一度北行，旋返成都，專辦本省黨務。二十年赴粵，當選第四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一年任立法委員，二十二年任國民政府委員兼政務官懲戒委員。二十五年以中風左身偏死，不良於言，辭懲戒委員職。三十二年任國民政府顧問，三十四年以助蒙頒勝利勳章。三十七年蔣公膺選總統，特聘先生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先生既患風痺，歷一星紀，精神早虧，入秋病瘧甫已，旋復病胃，經中西醫診治無效，遂於八月二十九日溘逝，得年六十有六。李夫人先卒，子一首新，女一首英，孫男六，孫女三。事聞，總統震悼，追贈先生為陸軍上將，特予明令褒揚，發給治喪費五千元，派重慶市長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七日

一五四

森代表致祭。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中央黨部復推委員十四人成立治喪委員會，在京公祭。先生原籍隆昌，亦開會悼，而重慶市追悼大會之舉行尤爲隆重。生榮死哀，惟先生之畢身不忘救國，而國人亦永不能忘先生也。

三、鄒魯撰：羅世勳（註四）

先生諱世勳，號偉章，四川內江人。幼有志略，事親孝，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逾於常人。及長，好讀書，留心時務，卓然以國事自任。居恒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二語以自勵。時同邑喻培倫、公孫長子二君，皆倜儻有大志，盛負時譽，先生與之訂生死交，時人稱內江三傑。旋遊京師，肄業某某學堂，目擊清政窳敗，外侮日急，知非覆清無以救亡，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丁未、戊申之交，革命軍屢起於滇、粵、桂數省，疊挫於清兵，黨人大憤，決暗殺清政要，以寒敵膽。適汪兆銘、黃復生、喻培倫等相繼潛至北京。以先生諳悉京中情形，邀共謀，遂設守眞照相館於宣武門大街，以爲機關，由先生主之。初擬炸清慶王奕劻，以奕劻出入戒備嚴，未得間。適清貝勒載洵、載濤赴歐考察海陸軍歸，兆銘、復生以鐵壺盛炸藥謀炸之於車站，又未果，因議擒賊先擒王，遂決定炸清攝政王載灃，又以鐵壺盛炸藥不多，炸力不大，乃在驛馬市大街鴻太永鐵鋪鑄一可盛五十磅重之鐵西瓜，以盛炸藥。北京什利海西有甘水橋，地甚僻靜，爲載灃早期必經之道，培倫、復生等輒乘夜深人靜，潛至橋下掘洞，以安置炸彈，事將畢，爲巡警發覺。清吏嚴究，知彈壳爲鴻太永鑄造，詢以何人定製？則以守眞照相館對。於是軍警奄至，而先生與兆銘、復生遂於紀元前二年三月初先後被逮。按當時清律，罪應論斬，清廷因懼於黨人之威，不敢按法論罪，僅判兆銘、復生永遠監禁，先生則監禁十年。越一載，革命軍起於武昌，清廷震恐，乃出先生等於獄。先生於是與京、津各同志，組織京津同盟會，謀發動首都革命，以攻清廷腹心，衆推先生任交通事，專司運輸武器之責。未幾，遂相繼有灤州起義之役，楊禹昌、黃之萌炸袁世凱之役，彭家珍炸良弼之役，皆京津同盟會所主持，先生與有力焉。民國肇興，先生仍居北京，目睹袁世凱倒行逆施，將不利於民國，乃陰結同志，預爲之備。迨本黨二次革命既敗，帝制之議，羣驚然起，先生獨持正論，力闢帝制之非，並密函川、滇、黔各省同志，急謀聲討，袁探驛之急，得黃興與先生書，遂置先生於獄，時民國三年七月某日也。袁氏搜殺黨人，窮極慘酷，先生在獄兩年，無日不可以死，而終日吟讀，言笑從容，泰然處之。迨五年夏袁氏敗亡，共和再造，先生始得重復自由。當先生之被捕也，其

母梅太夫人以先生迭遭不測，積憂成疾，先生既出獄，急馳歸慰母曰：「摧毀帝制，建立共和，爲兒一生志願，今清社已屋，袁氏繼死，千古帝王淫威，從茲永絕，兒志已達，他無所望，今後有生之日，皆侍母之年，庶幾稍盡子職，無忝所生。」自是家居養母，從事實業。先生待人以信，接物以誠，家有餘財，輒憫恤宗族鄉黨，辦理地方公益，無稍吝惜，閭里翕然。及抗戰軍興，其妹婿唐式遵總司令統師前方，先生毅然以閒散之身，任其後方事務。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以病逝於渝寓。國民政府追念耆勳，明令褒揚。子遠豪，畢業軍官學校，抗戰後即督其至前方服務。嗣子遠蒙，畢業重慶大學。

鄒魯曰：自先生等謀炸清攝政入獄，同志推魯入京營救及謀續炸。雖因事未能達成任務，然已與先生爲神交，及民元入京，得晤先生，昕夕往還，二年討袁軍興，遂與先生隔別，直至二十六年抗戰。其冬，魯隨中央遷至重慶，先生碼頭相逐，見面喜甚，曰：「二十年來未在此接人矣」。即約居其家，魯謝之。一日謂魯曰：「我知君素性不治生產，我自回蜀，經營實業，頗有贏餘，君有所需，我能盡供給之。」魯又謝之。二十八、九年間，重慶遭敵慘炸，魯租賃被毀，先生乃以棗子嵐壩彝園讓居。及三十一年先生臥病，假戚家居，仍不肯遷回，恐魯他遷也。及病篤，魯強之回，越日，而先生逝世矣。先生之大節固足垂不朽，即此小節亦令人永銘肺腑焉。

四、童憲章撰：喻培倫（註五）

將軍喻姓，諱培倫，字雲紀，其先世贛人，明時有宦蜀者，後世居內江。代有清德，曾祖諱汝欽，字煥如，祖諱如松，字承九。父學菴公，名熙明，生將軍兄弟二人，其次爲今川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華韓君，將軍其孟也。將軍少慧，聞塾師談歷史，至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之際，輒歔歔感慨，若不自勝。少長，好研稽機械金石之術，至竊解時，計究其機理，擬模製之，又嘗鑄石，自署世界惡少年。學菴公慮其無成，督責綦嚴，將軍敬承教而益致力，久之頗有所悟。歲乙巳年及冠，挈弟東渡日本，明年相率入同盟會。初學警監，次入經緯學校。旋之大阪，肄業高等工業學校。華韓君性好，與將軍稍殊，而皆銳身以國事自任。自河口之役，奔走滇桂及南洋諸島間。時承九公尙健在，以將軍兄弟費用鉅，家計艱窘，將軍顧不忍貧累於親，責弟歸，佐家庭，己則獨力任改革，嘗以利器實用，莫便於炸烈藥彈，遂棄所學，入私塾潛究化學。後轉學千葉醫校藥科，以煉銀藥炸彈，傷眼及手，數月始復。將軍

病銀藥險，必須求安全者，乃窮搜各國製炸秘笈，復交往日人藤澤，探其所著，典衣購材，殫心慮以驗之，卒聞安全藥數種，著述數萬言，傳之黨人，世至以炸彈大王號之。己酉夏，與汪精衛約以暗殺爲個人動作，較易舉。會端方由江督調直隸，擬要炸之不成，乃與精衛及黃復生等轉圖清攝政。入京設肆，深夜持廿九磅巨彈匿素所經橋下，擬續電線，俟其過引燃之，未及畢，以橋畔犬嗥而覺，汪、黃被執，將軍亡走東京，美人某驗視此彈，乃大驚曰：此彈發，環二三里無完土矣！咸詫爲絕藝。後將軍潛渡香港，往來海上，藉製洋燭、牙粉等工藝品以自存。其用電療法癒人二十餘年痼疾，至以醫顯，亦此時也。又明年黃克強約集全國黨人起義廣州，先於南洋籌貲數十萬，購手槍子彈無數，華韓君亦董轉運之任至廣東，將軍已先期南來，強其弟他去。會三月九日，溫生財狙擊孚琪，省會戒嚴，黨人麇集，勢甚張，敵已偵悉，急調防軍數十營入衛，同人苦無隙。二十六、七日，更連斃黨人，衆意擬中止，或詭言防軍先有約，將袒義軍，塗黨人耳目，衆多未信。將軍則慷慨以謂曰：「黨人與師者屢，迄無所驗，今以數月之力，招集全國黨人，耗財數十萬，不一決死命，遽然中止，海外出資者，或疑黨人爲詐財，其將何辭以自解？且舉義誠知必死，然死國義也，吾人不肯死，誰肯死者，國事將不可挽矣。」語意悲憤，衆爲動容。黃克強意，亦決定二十九日會攻督署。克強等攻署前，將軍與吾川熊、但諸君戰署後，壁堅峙，將軍擲巨彈洞之，衆遂入，守署兵已被擊散，惟克強等不知轉戰何地，僅餘外省同志數十人，茫無所適。將軍與熊、但各君急率以赴觀音山敵營，牽敵不令出。克強等獨戰一面，既至，則敵兵數營環集，將軍登陣散丸如雨，當者頂踵皆糜，自昏至夜半猶相持拒，卒以敵衆創鉅，力不支，遂被執。方黨人之集廣州也，皆以將軍羸弱，不務勞役，且留所學授人，庶幾後起者有繼，勸早離去。將軍太息曰：「學固不能磨滅，非我死可以亡之。至謂敵羸羸弱，不任艱苦，吾將勉焉。」及起義，將軍奮慨異常，越牆升屋，較諸人尤勁。被鞠時，懼以名累其親，僞承爲王光明，大呼曰，黨人可殺，學理不可滅，遂遇害。與同難者七十一人，叢葬廣州城東黃花岡。時辛亥年四月三日也。年二十有六。配祝夫人，無子。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一。

註二：「東方雜誌」，三十一卷一期，頁（時）一。

註三：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三七六—三七八。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十月出版。

註四：同上書，第八集，頁四四八—四五〇。

註五：同上書，第五集，頁四六九—四七一。

八日（四月十七日） 杭州城內日本高店停閉。

在杭州之日本商人，自二月十四日，與居民衝突後，省城紳商學各界團體，於二十四日集議，公決辦法，令各租屋與日商之市民，自行登報解約，限各租屋設肆之外人，於兩禮拜內一律遷出，違則由警局押遷。各房主亦遵議照行，而日人所開各商店，仍修葺完善，先後開市，以致謠言紛紛，通衢遍貼揭帖，咸以逼令日商遷出城外爲詞。本日，日本商店遂被迫停市。（註一）浙江巡撫增韞電告外務部曰：

「日商滋事一案，現因力避危險起見，與日領事商允，已於初八日晨一律停閉，靜候交涉。房東退租，係屬民間之事，日領亦允自向房東婉商辦理，似此分作兩層辦法較易就範，謹聞。增韞，庚」。（註二）

清廷以湖南巡撫岑春煊辦事失當，激成民變，革職查辦，以楊文鼎署理湖南巡撫。

本日，清廷諭曰：

「電寄岑春煊，初六日兩次電奏稱，痞徒放火滋鬧，其勢更兇，當經擊斃數名，並拿獲五名正法，現在趕辦平糶，市面已照常貿易，並自請從重治罪，派員署理撫篆各等語，此次飢民藉端滋事，膽敢燬焚衙署學堂，波及教堂，勢甚猖獗，實屬目無法紀。岑春煊辦事失當，昨已有旨，交部議處。著先行開缺，聽候查辦。湖南巡撫著楊文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八日

一五八

行署理，迅速馳往湖南省城，督同文武員弁，嚴拏倡亂之徒，盡法懲治，以儆刁頑。至一切善後事宜，會同瑞澂公速籌畫，隨時電奏，其辦理不善之該管地方各官，著一併會同查明參辦。」（註三）

清廷派農工商部右侍郎楊士琦為南洋勸業會審察總長。（註四）

楊士琦，字杏城，安徽省泗縣人。舉人出身，前直隸總督楊士驤之介弟。初為直隸候補道，光緒廿九年，四品京堂，十二月農工商部右參議。三十二年二月，改農工商部左參議，八月，遷右丞，九月兼電報局總辦，十一月改左丞，三十三年一月右侍郎，九月南洋商務視察。

清外務部致駐美大臣張蔭棠、駐俄大臣薩蔭圖、駐日大臣胡惟德轉所在國各國公使館，湘省饑民滋事並非餓殍，已將湖南巡撫岑春煊撤換。

清外務部本日致駐美大臣張蔭棠等電曰：

「初四、五兩日，長沙飢民聚衆燒燬撫署頭門並各學堂，波及教士住房，當經湘撫派兵彈壓，洋人均經保護，避開無恙。現已獲犯正法，趕辦平糶，市面照常貿易。此事實因湘米出口過多，致本省米貴，痞徒乘機煽亂，並非為餓殍而起，業經迭奉電旨諭令鄂督派兵輪前往協助，加意保護各國官商教士。本日奉電旨，岑春煊先行開缺，湘撫著楊文鼎暫行署理，馳往湖南籌畫善後事宜等因。如有詢及，希詳告。外務部、庚。」（註五）

註一：「杭州城內日本商人與居民大鬧案餘聞」，見「東方雜誌」，七卷四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七。

註二：「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二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三，頁十五—十六。

註四：同上書，頁一六。

註五：「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三。

十日（四月十九日） 江蘇清江鄉民搶劫大豐麵廠未成。

先是，清江城內外，遍貼匿名揭帖，略言：江北迭被災荒，貧民度日如年，積穀雖多，莫及大豐麵廠，清淮兩屬貧民，已稟明提臺王清河縣陳，准赴大豐廠取麵粉度命。擬定本月初八、九日，一同前往該廠就食，不約而同，務必如期，以免餓死溝壑，並有人在清河桃源安東一帶鄉村，散放偽造之大豐公司票據，內言賑濟饑民，大口若干斤，小口若干斤，限定初八、九日前往本廠，取麵勿誤。

至本月八日早七句鐘，果有清河南北鄉一帶飢民四百餘人，蜂擁而至，每人手持小口袋，並銅元十數枚，咸稱赴大豐廠購麵度日，相率拋擊磚石，碰毀門窗，攜帶長繩，曳倒煙窗。該城各官長聞信，均率隊奔往彈壓，饑民堅不退回，其後擒獲三人，衆始星散。初九日，仍有貧民多人，鬻聚大豐廠，擁入大門，經兵警驅逐，本日，鬻聚愈多，並將爬入廠牆，搖動煙窗，經兵隊喝阻鞭扑，至晚始散。事後，淮揚道出示嚴禁造謠，並懸賞購緝散放偽票之匪徒，一面辦理平糶，以安衆心。惟九日黎明，王營鎮後鹽河內，有海豐公司採運豆麥雜糧船三艘，經過永豐關地方，被衆攔搶一空。（註二）

清外部電鄂督瑞澂，希派員詳查湖南各國教堂商民損失數目，並妥商議結。

本月四、五日，長沙飢民肇事，搗毀巡撫衙門，並縱火焚燒，波及教堂、洋行，致引起外交事件。外務部本日致鄂督瑞澂詳查，其電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日

一六〇

「法使照稱，長沙肇亂，該處主教教士等往湘潭、衡州避難，教堂房屋業被拆毀，至因此受累，將來如何賠補，另行開議。此次湘亂，似專損外人產業，又准日本使函稱，本國商店房屋全被破壞，英使亦稱此案滋事根由須請詳查，怡和行及教堂等損失須議賠補各等語。除法使照內專損外產一節，已由本部駁覆外，現湘省地方已定，所有各國被毀之教堂房屋，亟應分別查明。希即速派委員詳細勘查，務飭將各該房產損失數目，從實開出，並會商各領眼同查驗，以備早日妥商議結，仍先將各項損失，係屬何國，分別查明大略，速即電覆本部，向各使道歉，以重交涉，是爲至要。外務部。」（註二）

清浙江在藉御史徐定超等致電外務部，日店停閉並未遷移，請電浙撫照約飭遷。

杭州日商因違約營業，自二月十四日與華人鬥鬧，省城各界集議，限城內外商二週內遷移。本月八日，杭州城內日本商店停閉，但並未遷移，浙江士紳徐定超等爲此致電外務部，咨請浙撫照約飭遷，其電曰：

「杭城日商店於初八日停閉，並未遷移，人心憤激，難保和平，且主權所繫，詎爲小事。查照通商行輪條約第四款，日人居住應在現在已定租界之地界內，本無疑義，鈞部應不至於條約外，甘自再損主權。若云習慣國際法，更無習慣之可言，內地雜居，則必與撤去領事裁判權交換，鈞部能否將領事裁判權先行請其撤去。事機危迫，欲敦睦誼，必順輿情，伏乞鈞部主持，速電浙撫照約飭遷租界。徐定超、潘鴻、褚成博、邵章、陳敬第、沈鈞儒、潘炳南、顧松慶等叩、佳。」（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五六。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四。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四。

十一日（四月二十日） 清外務部添派出使大臣胡惟德、劉式訓、比國前法部大臣

豐登納文為海牙公斷院裁判員。（註一）

保和會所訂國際紛爭公斷條約內，凡締約國各派熟諳公法名望素著四員，充該院裁判員，以六年為一任，外務部前於光緒三十一年奏請欽派，前奉旨派伍廷芳充任。至是又奏請添派出使日本大臣胡惟德，出使法國大臣劉式訓，及豐登納文充任，本日奉旨依議。（註二）

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吳興人。光緒廿八年，候補道任出使俄國大臣；光緒卅三年，召回，署外務部右丞。光緒卅四年，授出使日本大臣。（註三）

劉式訓，字箏笙，號紫箴，江蘇南匯人。北京國子監、上海廣方言館、同文館肄業。總理衙門八品翻譯官。歷充駐英法義比使館學生，駐德俄使館翻譯官、賀英專使二等翻譯官、駐法使館二等參贊官。歷保以知府分省補用，旋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派充出使法國，兼使日葡國大臣，補內閣侍讀學士，答謝巴西葡國專使，兼充海牙公斷衙門公斷員。（註四）

清外務部致電吉林巡撫陳昭常，駐京日使聲明琿春領事出張所並非正式，僅照料租房等事。

清外務部本日電覆吉林巡撫陳昭常，有關日在琿春設置領館出張所之事曰：

「歌電悉，適日使亦來照，內稱琿春開設總領事館出張所，請轉飭照料，毫尾來署，復伸前請，並稱地方官於該員租房等事不為幫助，致難行其職務，當告以出張所向無此例，且吉省來電，日派警員代行領職，尤為不合。伊云，所派警官不過代領館租房購器，並不代行領事之職，以後派領自當用正式照會。當又告以現應聲明所有應屬於領事職務者，該員概不得行。再既云後須派領或代理領事，則前照無效。高尾隨即將照帶回。查此事彼既聲明並非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一日

一六二

正式派領，該警員不過先來預備一切，所有關於租房等事，自可飭該地方官代為照料，希查照。至延吉領館設警溢額一事，容另與聲辦，外務部。十一日。」（註五）

中日訂立「鴨綠江採木公司關於漂流木整理規則之議定書」。

本日，清廷調奉差委道錢鏐、奉天交涉司簽事袁良、奉天興鳳道趙臣翼、采木公司理事長程道元，與日本統監府營林廠長時尾善三郎、領事木部守一、鴨綠江採木公司理事長橋口正美，訂立「鴨綠江採木公司關於漂流木整理規則之議定書」，共九款，內容如左：（註六）

第一條 漂流木應依原主之請領務於撈護附近地方從速交還。

第二條 原主既領還漂流木應按照左開之歸還經費，交付與整理當事者，但此歸還經費所有酬勞保管搬運等費，一切均包括在內。

一馬市臺上流 舊義州上流

方料

一料之頂頭 凡在一百平方寸以內者 金二十九錢

一又 凡在二百平方寸以內者 金四十九錢

一又 凡在二百平方寸以外者 金八十錢

圓料

一料之頂頭 凡在一尺以內者 金十六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尺以內者 金四十三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尺以外者 金八十錢

二馬市臺下流 舊義州下流

方料

一料之頂頭 凡在一百平方寸以內者 金四十五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百平方寸以內者 金八十八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百平方寸以外者 金一元十八錢

圓料

一料之頂頭 凡在一尺以內者 金二十六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尺以內者 金七十七錢

一料之頂頭 凡在二尺以外者 金一元十八錢

第三條

不拘前條之規定中國所產之木材，已經在馬市臺受採本公司之檢查，韓國所產之木材，已經在勝芥島受營林廠之檢查，如再被漂流查明確證後，整理當事者可於交還時，酌量情況特別減收歸還經費，又在此下洞上流如撈獲全張之木筏，以及尚存木筏形狀之漂流木，至少須減去歸還經費之半更依其情況再行酌減。

第四條

漂流木之原狀不得使其變更，若木材因變更，受低價之損失，整理當事者應賠償其損害。

第五條

凡漂流木如至華曆九月底，尚無原主認領，則歸整理當事者所有。

第六條

木把不得將在對岸以及下放中之木材，不依正當之辦法，強請交還並奪取等事。

第七條

本議定書所定各項，興鳳道擔完全實行之責任，如有違反或暴行者，時應按法嚴處，並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惟此項應以統監府，擔同樣之責任為條件。

第八條

本議定書所稱整理當事者，即採本公司及營林廠之謂。

第九條

本議定書實行期限，以訂定日起滿一年為度，以後再由當事者，基此一年實行之經驗，再行協議訂改。

宣統二年三月十一日。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二日

一六四

調奉差委道 錢鏐

奉天交涉司僉事 袁良

奉天興鳳道 趙臣翼

采木公司理事長 程道元

統監府營林廠長 時尾善三郎

領事 木部守一

鴨綠江采木公司理事長 橋口正美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六。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八。

註三：錢寶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八一。

註四：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一四。

註五：「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二五。

註六：劉瑞霖：「東三省交涉輯要」，卷七，森林門。

十二日（四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暫署湖南巡撫楊文鼎迅赴署任。（註一）

湖南巡撫岑春煊，於初四日民眾滋事時，即將湖南巡撫關防交與湖南布政司莊廣良，仍自行奏請開缺，當於初八日奉諭，准其開缺，以楊文鼎署理，惟未明發上諭，是日因特降此旨，宣示中外。（註二）

清廷命駐藏大臣聯豫將達賴設法誘回內地，或誘令回藏，擇地安置。

本日，清廷諭曰：



「電寄駐藏大臣聯豫，電奏悉。已革達賴，現在大吉嶺地方，自賃屋住，辭英供給，儼能趁此機會，設法誘回內地，派員至山西五臺山寺廟，俾令安居。如一時未能辦到，或誘令回藏，擇一相當寶宇，令其前往坐靜，一面設法防護，著即相機妥慎辦理。」（註三）

江蘇江甯縣鄉民滋事毆傷戶口調查員，並搗毀學堂。

本日，江甯縣南門外鐵山橋鄉民，誤聽謠言，謂調查戶口，不利於居民，遽將調查員鍾國政及董事仇炳南毆傷，又拆毀董事司文成家，並在板橋地方，（在南門外二十餘里）搗毀鄉董居宅，及所開店鋪，累及學堂，毆傷調查員徐秀章，江甯鎮亦有搗毀學堂之事。

按：本月內，江蘇省各州縣，因調查戶口，訛言迭興，聚眾毀學，拆屋傷人之事，幾於無地不有，無日不有。先後發生事端計有：

（蘇州府）吳縣香山鄉，於二月三十日，聚眾五六百人，搗毀自治分局，拆毀辦事人喻人杰房屋，毆傷調查員。常熟縣西鄉翁家莊鎮董事朱惠周，練塘鎮董事金某，均被人窘辱。

震澤縣屬震澤湖樓等鎮，於十三日糾合各村莊，聚眾千餘人，與調查之紳士為難，拆毀紳董房屋，傷害多人。大廟港地方，拆毀調查員住宅二所。

梅塘地方，毀劫某紳董家，搗毀學堂一所。

平望、黎里、盧墟等鎮，（同城之吳江縣所轄）及太湖邊各鄉村，均向調查局為難。

（常州府）武進陽湖兩縣鄉民，頗與調查員為難，豐南鄉並毀損房屋，毆傷調查員。

（鎮江府）丹徒縣南門外西石陳村，聚集數百人，毆傷調查員。

太平洲（在江心）搗毀紳董房屋，並於初二日圍困廳署。

金壇縣民人，沖打自治公所，與調查各員董為難。

（揚州府）高郵州搗毀董事屈姓、馬姓房屋二家。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二日

一六六

泰州風潮最烈，東至海安鎮，約八十餘里，南抵泰興交界之高單莊、塘子岸一帶，約六七十里，西至石羊莊，約三四十里，俱同時響應，糾合六七千人，搗毀調查員房屋一百六十餘家，受傷者無數，王家樓鄉董王錫光房屋被毀，損失至八萬餘金，姜堰鎮董事紀某房屋亦被拆毀。城內巨紳儲某，在離城十餘里之暴家壩，被鄉民吊打，又用火烙之，暈死數次，把總某率兵救之，把總之家亦被燒燬。泰州之暴動，實兼因米貴而起，故有貧民數百人，咸向富家索食滋鬧，堅不肯去。

東臺縣拚茶場，於初七日，搗毀啓秀小學堂，校長蔡映辰房屋，啓秀學堂稍受損傷。

安豐場，於初一日搗毀街董朱景星丁效忠房屋，續又於十二日搗毀學堂一所。

梁垛場，於初六日，搗毀小學校一所，紳董房屋二所。

張家莊、青墩、陸汪、白甸、馮家莊、甸張莊，於二月末及三月初，各毀紳董房屋一所。

此外尚有江都縣嘶馬鎮焚毀初等小學堂一所，堂長及庶務員，均被毆辱，楊家橋地方，於十七日，搗毀蒙學一所，毆傷教員兩人，則緣抽取學捐，鄉民積忿而起，梁垛場西堤，於初八日，拆毀高等小學堂一所，則緣改佛寺爲學堂，鄉民不悅而起，適遇毀學風潮極烈之時，遂乘機暴動。

（通州）東北鄉元垛局，與泰州毗連，鄉民聚衆與董事爲難，小西門外，亦於初八日，聚衆百餘人，將調查冊址毀。（註四）

江蘇阜甯縣商民罷市，知縣被拘囚。

署淮安府阜甯縣知縣李紹卿，到任未久，不洽輿情，又以誣良爲賊，釀成命案，遂激動公忿，商人一律罷市，將知縣衙署拆毀，拘李知縣置之獄，絕其飲食。事後，阜甯縣闔城紳商至省控告，山布政司樊增詳之批文，可窺知該縣人民罷市之因。原批曰：

「近來州縣賠累日深，每一缺出，擇能而使，往往以無錢賠墊爲辭。即如劉令本棧，本司素所心賞，而爾阜寧

紳民所感戴者也，到任半年，虧累萬金，力求交卸，適王道崇烈爲李紹卿說項，謂其家資頗裕，以摺印爲築，雖賠萬金不惜，因稟商督憲，委署阜寧。不圖到任兩旬，天怒人怨，前者淮安府劉守來省，稱其入地不宜，擬遴員撤換。越日，該守呈閩府署來信，謂十一日阜寧罷市，官被民囚，當即電委安東周令迅往摘印，即兼署阜寧縣事，想此時周令已到任矣。茲據稟稱李令殘暴異常，隨帶兩鑣客，或入民居，或至市肆，日夜以敲詐爲事，其無辜被咎被押被罰者，不一而足。又偕拿匪爲名，突至大通口，妄拿居民五十餘人，彼時得錢者釋放十餘人，其餘男女四十餘名口，概帶入城管押，果有此情，與貪狼瘦狗何異。現奉督憲札飭查辦，已委王令乃康前往嚴切查究，務得該令貪殘實跡，及閩邑民商激怒之根由，詳確稟明，聽候懲辦，本司誤聽荒唐之言，輕用譎狂之吏，致使阜邑百姓受害，誠無面以對蒼生，李紹卿孽由自作，彼虐民之罪難追，而民拒官之罪可原。何也，一則恣貪暴虐之威，如病如醉，一則受切膚之痛，不得不然也，現在釘已拔矣，仰即各安生業，勿被誘惑，自干咎戾。」（註五）

浙江長興人民搗毀釐金局。

本日，長興縣小西門外晝溪橋釐金局，因巡丁勒索船費，民情不服，糾衆搗毀釐金局，毆傷巡丁。委員張某被石擲傷，幸免於禍。（註六）

本月十六日，船夫又聚衆將巡警局打毀，毆傷巡士四人，並波及商務分會。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三月十三日，第八百八十九號，頁二。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五八。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二四—二五。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八—六十。

註五：同上書，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六二。

註六：同上書，七卷四期，記載第一，頁五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二日

十三日（四月二十二日） 英法德駐京公使向清廷外務部抗議設立湖北商辦粵漢川

漢鐵路公司，美使亦函請參與兩湖鐵路借款。（註一）

英、法、德三國公使本日分致外務部照會，抗議商辦粵漢鐵路，其照會如下：

「宣統二年二月十四日郵傳部宣示批准鄂紳設立鐵路公司，籌款招股，仿照湘粵等省各公司辦法辦理等因。查此項批准之譯釋，似含侵妨對於已久數國銀行關於湖廣境內鐵路之築造情象，爲此本署大臣照請貴親王查照示覆貴國政府是何意向。再，本年正月初三日關於此事之照會至今尚未接奉覆文，合併聲明。」（註二）

清外務部電覆浙江巡撫增韞，杭州日商違約營業，希再商日領事，不必爭辯

條約。

杭州日商違約營業，與居民衝突一事，本日，外務部電覆浙江巡撫增韞曰：

「日商事，庚電已轉達日使，昨接真電亦悉，並迭據浙紳徐定超等電稱，日商雖暫停閉，並未遷移，照通商行輪條約第四款，日人居住應在已定租界之內，本無疑義等語。查第四款雖有所定外國人居住地界內准買房，租地起造一節，然上文明言，准在已開及日後約開通商各口岸城鎮來往、居住、從事商業工藝，所以此事頗難置辯。至尊處復函謂，第四款係指前已開埠及日後開埠之地而言，於馬關議定四口無與云。如此講解，更屬勉強，殊不足折服。外人檢查英文城鎮居住字樣，亦與漢文無異。本部辦理交涉，荷照約有可措詞之處，無不設法力爭，無如此項問題，歷來與各國辯論，彼已持之有故，迄難解決。今該紳等以局外評議，自難中肯，惟是縉紳以此倡言，則小民無知附和，易肇事端，倘成交涉重案，於地方何所裨益，如果衆意甚堅，何不照本部前函所言辦法，漸次收回，豈非甚善。若必須同時一律飭遷，應再由尊處切實與日領磋商，但以情喻理曉，期於就範，不必多辯條約，自生荆棘，希籌酌奪辦理，外務部，十三日。」（註三）

浙江遂安人民搗毀學堂。

浙江嚴州遂安縣學堂之被毀，緣於學堂租息，向由余識龍霸收，經衆追取，余識龍遂懲患鄉民，糾衆將學堂搗毀，知縣鍾某，以卸任在即，不即親往彈壓，遂釀巨禍。（註四）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三五五。

註二：宓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四），頁一二一六。

註三：「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二七。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二七—二八。

十六日（四月二十五日） 清廷開復故提督丁汝昌原官銜。（註一）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初隸長江水師，從劉銘傳征捻，積勳至參將，捻平，賜號協勇巴圖魯晉提督。

光緒初，留北洋，差序赴英國購兵艦，歷法、德，各營壘廠局，還綜水師。八年，朝鮮與美議互市，請莅盟，汝昌與道員馬建忠東渡監約，既而朝軍譁變，焚日使署，遂率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而日軍已先至。汝昌還，請益師，隨統七艦以濟薄王京，與吳長慶及建忠調李應星，執以歸。九年，授天津鎮總兵，會越南南定陷，乘兵艦往江平及欽州白龍尾徼循海口，賞黃馬褂。十四年，定海軍經制，命爲海軍提督。軍故多閩人，汝昌以淮軍寄其上，恒爲所制，總兵以下多陸居，軍士亦去船以嬉，又值部議，停購船械，數請不獲，蓋海軍廢弛久矣。二十年，賞加尙書銜，朝亂再起，汝昌欲至濟物浦，先攻日艦，將啓行，總署電扼之，逮日艦縱橫海上，海軍始集大東溝、鴨綠江口，定遠爲汝昌座船，戰既酣，擊沈其西京丸一艘，已致遠彈藥盡，被擊，總兵鄧世昌戰死，自是連喪五艦，不復能軍。汝昌猶立，望樓督戰，忽座船砲震，暈而仆，昇以下。汝昌鑒世昌之死，慮諸將以輕生爲烈，因定海軍懲勸章程，李鴻章上之，著爲令。旅順陷，汝昌渡威海，是時兩軍相去二百二十餘里，朝士爭彈之，擬職逮問。鴻章請立功自贖，然兵艦既弱，坐守而已。逾歲，日軍陷榮城，分道入衛，汝昌亟以木牌塞東西兩口，復慮南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六日

一七〇

岸三臺不守，砲資敵，欲毀龍廟嘴臺砲，陸軍統將戴宗騫電告鴻章，責其通敵誤國，不果毀，待援師不至，廼召各統領力戰解圍。會日暮大風雪，汝昌盡毀緣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艦入東口猛攻，定遠受重傷，汝昌命駛東岸，俄沈焉。軍大震，競向統帥乞生路，汝昌弗顧，自登靖遠巡海口，日艦宵入口門，擊沈來遠、威遠。衆益恐，道員牛昶炳等相攜泣，集西員計議，馬格欲以衆挾汝昌，德人瑞廼爾潛告曰，衆心已變，不如沈船，夷砲臺，徒手降。計較得，汝昌從之，令諸將同時沈船。不應。遂以船降。而自飲藥死。於是威海師燬焉。事聞，諸將皆被卹，汝昌以獲譴，典弗及。宣統二年，海軍部立，舊將請賜卹始復官。（註二）

附錄：北洋海軍之覆沒（註三）

中朝議設海軍，經始於咸豐之季，購英國戰艦數艘，並議聘英水師兵官奧士朋統之，旋以事廢。同治初元，從大學士曾國藩、浙閩總督左宗棠議，開船政局於福州、上海。福州廠規模宏闊，特派大臣董之，招學生習技藝，延洋員教授，分設學堂，習造船、水師兩事，是爲中國海軍權輿。七年，閩滬二廠成，船漸夥，國藩奏調道員吳大廷督操輪船，而是時，輪船猶不可盡作兵船也。十三年，日本假生番事，以兵闖我臺灣駐軍琅瑤，蓋瞰我海疆無備也。朝廷隱忍款之，詳見籌始篇。是時閩滬兩廠，機器未備，不足製大船，且無能配置砲位，總署乃請購外洋鐵甲十艘，有分立外海五軍之奏，卒以餽絀，不果乃議。先設北洋水師一軍，購甲船八艘，而防長江口，購中小鐵甲二隻，時光緒元年也。五年，日本忽以兵船入我藩屬琉球，虜其王，竟滅琉球，而俄羅斯踞我伊犁，索重賂行者失辭地不畢歸，議洵洵，將啓釁。日本復結俄，假之長崎，屯兵輪、購煤水以毒我，而我海軍久無成議。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請購蚊船，快船，分駐大連灣諸處，總署遂議，以赫德總司南北海防，道員薛福成謂，赫德陰鷙專利，兵權、餽權盡入其手，甚非計。遣書李鴻章爭之，鴻章悟議，始罷。六年，鴻章議減水師，裁綠營，以治海軍，遂設水師學堂於天津，沿閩堂編習，學生仍多閩人，於是請總署戶部撥經費，購鐵甲四艘於德國克鹿卜廠。八年六月，朝鮮亂，毀日本使館，日本發兵輪詰責，時鴻章以憂去位，張樹聲署北洋大臣，朝廷起鴻章，還北洋，樹聲已遣兵船東渡，先日本至朝鮮，難得平，詳見籌始篇。而琉球案未結，日本恐我詰責，益購戰艦，是時我購製鐵甲四艘，未至南北洋，見有兵輪，共二十艘。其中惟北洋之超勇、揚威兩快船，南洋之超武、揚武、澄慶數船，

尙堪任戰，其餘諸艦，則練船運船居大半，不足戰大洋，而學士張佩綸，給事中鄧承修，以琉球之役，先後請發兵東渡。朝廷畀鴻章議，卒以兵艦不備，不果行。十年，法釁起，我購製鎮遠、定遠諸船，已畢工，尙未來華，法水師將孤拔，乘我海軍未成，以鐵木戰艦十餘艘，縱橫南洋，攻奪我臺灣之基隆，時我揚武、濟安、飛雲、伏波、福星、振威、藝新、永保、琛航、福勝、建勝兵輪十一艘，駐福建馬江口。內侍講學士張佩綸，方以會辦閩防，駐船政局，意氣甚盛，而法艦亦入馬江，與我兵船相錯寄碇。佩綸不先發，又不設備，法猝開砲，燬我船政局，我揚武九艘殲焉。惟伏波、藝新幸免，法艦乃突出長門，復迫擊我援臺兵輪澄慶、馭遠，沈於石浦港。未幾，法款局成，自同治甲戌臺灣之役，至是，皆以無大枝海軍，我海疆七省，袤延及八千餘里，動爲牽掣。朝廷乃以大治海軍，責疆吏，大學士左宗棠，遂疏請拓增船砲大廠，而署船政大臣裴蔭森，復陳試造新式雙機鋼甲兵船。先是光緒庚辰六年冬，經營旅順，分建東西各砲臺，爲北洋海軍根本，訖丙戌十二年而工竣，詳見金旅篇。適廷議銳意建海軍，十年立海軍衙門於京師，督辦以醇賢親王，以北洋大臣李鴻章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慶皆幫辦，會前訂德廠鎮遠、定遠兩鐵甲，濟遠一快船，亦陸續至。十二年春，醇賢親王乃奉慈旨，周歷旅順、大連灣、威海衛、煙臺諸要隘。十三年，續訂英德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並延英水師兵官琅威理均來華，合超勇、揚威，凡得鐵甲二、快船七。十四年，乃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英國水師兵官琅威理副將銜，爲海軍總教習，福建船政局學生劉步蟾等，適出洋學習歸，盡與營官，一船當一營。乃編爲中軍、左右翼，後軍四隊，中軍三營，致遠、靖遠、經遠三快船。左翼三營鎮遠一鐵甲、來遠、超勇兩快船。右翼三營，定遠一鐵甲，濟遠、揚威兩快船。此戰艦九艘，後軍則守口蚊子船六艘，鎮中、鎮邊、鎮東、鎮南、鎮西、鎮北，合以魚雷艇六艘，練船三艘，威遠、康濟、敏捷運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凡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皆隸北洋大臣。其俸餼並後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一百七十六萬八千餘兩，是爲北洋海軍。而以山東之威海衛海澳爲宿海軍之所，以奉天之旅順口，爲修治戰艦之所，威海旅順各建提督署。光緒乙酉十一年，乃經營威海砲臺，詳見山東篇。戊子十三年，復經營大連灣砲臺，以固旅順後路，詳見金旅篇。於是威海、旅順，皆爲海軍重地。海軍之建也，琅威理督操恭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

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有違言，不相能，乃以計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羣閩人之上，遂爲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二十年四月，鴻章奉命開海軍，南洋之南琛、南瑞、鏡清、寶泰、開濟、保民六艘，廣東之廣甲、廣乙、廣丙三艘，皆來會操。事竣，鴻章旋天津，而南琛等六艘返南洋，廣甲返廣東，後廣甲以解廣東歲貢荔枝至天津，仍留威海。廣乙、廣丙留威海。四月杪，高麗全羅、會城陷於賊，來告急，五月朔，鴻章令我海軍之濟遠，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泊仁川，旋以超勇翼圖南載，聶士成兵赴牙山。初六日，商船海晏、海定，載葉志超兵至仁川登陸，鴻章以志超兵單，令分揚威往牙山，合超勇護之，時在仁川者，濟遠、平遠兩艘，而日本兵船六艘，松島、八重山、千代田、太和、赤城、筑紫駐港內，自是倭人日以兵輪衛其陸師，自仁川登岸，水雷、魚雷、旱雷、電線、浮橋、馬匹紛至，所泊戰艦，恒三倍我。十四日，濟遠管帶方柏謙，起梃逃歸，超勇亦旋回威海，汝昌得日本兵在朝狀，電告鴻章。鴻章謂，日本不至與我開釁，惟電令汝昌，飭在朝各艦管帶，約束水手，毋登岸，致啓釁端而已。十六日，鴻章令鎮遠、鐵甲，率廣丙、超勇，續赴仁川，十九日始至。是時，倭事益急，平遠兵輪載駐朝道員袁世凱眷屬回華。二十八日，鴻章召駐朝諸艦歸，自是朝境遂無中國兵輪矣。六月中旬，倭人虜朝王，漢江口已遍下水雷，海道絕，志超等孤軍寄牙山，鴻章始令江自康率仁字營往助，以愛仁飛鯨兩小商輪渡兵，又租英國商輪高陞載我北塘防兵兩營，輔以操江小運船，分載砲械，將先後東發，令濟遠等兵船翼之進。六月二十日，濟遠、廣丙、兩兵輪偕威遠練船往牙山，明日濟遠等三船並愛仁飛鯨，先後抵牙山內島。是日，英兵船告我，倭艦將來要截，威遠木質練船乃先出口。方濟遠廣乙之發自威海也，汝昌電請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二十二日，已升火起錨，戒嚴將發，鴻章電泥之，遂不行。二十三日寅刻，濟遠、廣丙自牙山出口，辰刻時七點半鐘，出仁川，駛抵豐島西北，望見倭兵輪吉野、浪速、秋津州橫海來，互相轟擊，歷一時許，廣乙已受重傷敝側，弁兵死者三十餘人，傷者四十餘人，乃駛往東北逃避。濟遠中堅，未受殊傷，而受彈已多，船之望臺，前砲臺皆中砲，大副都司沈壽昌，二副守備柯建章、學生守備黃承勳、軍功王錫三、管舫劉鵬死焉，弁兵死者數十人，乃駛向西北逃避。時我操江運船，並雇英國高陞商輪適至，倭吉野快船方追我濟遠，其秋津州乃截我操

江，操江本小船，勢不敵，遂懸白旗，任掠去。而浪速迫我在高陞將士降，我將士嚴拒之，倭遂以魚雷沈高陞，我弁勇幸生者。祇百數十人，蓋以法國兵輪之拯也。廣乙雖出險，而受傷已重，遂駛撞朝鮮海岸淺灘，鑿鍋鑪渡殘卒登岸，遣火火藥倉自焚，而管帶林國祥以下，兵官將渡登英兵輪，復截於倭艦，聽命立永不與聞兵事服狀，國祥以下連署與倭，乃得縱歸。濟遠之奔，倭吉野迫甚急，吉野爲新式快船，每四刻能行二十三海里，勢將及，管帶方柏謙乃樹白旗，繼又樹日本旗，倭追如故，時有水手王姪者甚怒，而力素弱，問何人助我運子，又有一水手挺身願助，乃將十五生特尾砲，連發四出，第一出中倭船舵樓，第二砲亦中，第三砲走線，第四砲中其要害，船頭立時低俯。蓋倭船之追我濟遠也，意我尾砲口傷，故魚貫追逐，以是我尾砲挂線，毋庸左右橫度，故取準易，而中砲多。惜是時濟遠不知轉舵，以船頭大砲擊數出，以收奇捷，或可紓高陞之急，柏謙既慶生還，歸威海，遂稱擊斃倭海軍總統以捷聞。七月初旬，堵塞威海澳東西兩口，東口口島以北設木關二層，環以鐵練，布水雷五層；日島以南，木關一層，水雷五層；西口木關二層，沈雷四層，礮雷三層。汝昌親度之，爲固守計，自濟遠、翁島之敗倭兵輪，縱橫遼海。朝廷令汝昌巡弋洋面，六月杪，曾督大隊巡洋，以未遇倭船報聞。七月初九日復報巡海，謂將駛鴨綠江口一帶巡弋。明日倭船至威海，發砲擊我砲臺，我砲臺傷其一艦，詳見山東篇。倭艦旋退，十三日我海軍全隊回威海，自是每值我海軍出口巡弋，倭艦恒來窺威海，詳見山東篇。而我出巡之海軍，亦言未遇倭艦以爲常，八月初九日，全軍復出巡海，是日，湖南巡撫吳大澂來威海相砲臺，蓋大澂自請赴前敵，北上時，道出山東也。十三日，汝昌率全軍抵旅順，是時我大軍雲屯平壤。朝廷將以銘軍十二營濟師，自鴨綠江口登岸，十三日，鴻章令海軍翼之進，凡商輪五艘，爲運船海軍全隊，兵輪十二艘，鎮遠、（左翼總兵林泰曾管帶）、定遠（右翼總兵劉步蟾管帶）、兩鐵甲，致遠（中軍副將鄧世昌管帶）、靖遠（中軍左營副將葉祖主管帶）、經遠（中軍右營副將林翼升管帶）、來遠（左翼前營副將邱寶仁管帶）、濟遠（右翼前營副將方柏謙管帶）、超勇（左翼後營參將黃炯臣管帶）、揚威（右翼後營參將林履中管帶）、平遠（都司李和管帶）八兵輪，益以廣丙（都司陳璧光管帶）、廣甲（都司吳敬榮管帶）兩艘。又蚊砲船鎮南、鎮中兩艘，魚雷艇四艘，翼商船而渡。十六日夜午，發自大連灣，十七日午刻，抵大東溝（鴨綠江口安東縣地）鎮遠等十艘泊口外，平遠廣丙二艘泊港口，鎮南、鎮中兩蚊砲船，並四雷艇衛運船五艘入

港，徹夜渡兵登岸。十八日辰刻，汝昌促卸兵，並令全軍備，午刻起碇，將歸旅順。已刻，見西南來黑煙一簇，測望懸美國旗，我軍作戰備，纔午船來愈近，凡有船十二艘，已盡易倭旗。汝昌乃令起碇，水手站砲位。是時我戰艦十艘，（平遠、廣丙在港口，未及至）分五隊，鎮遠、定遠兩鐵甲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倭船十二艘，則快船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兵船八（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其艦小於我，而速率大於我，大砲少於我，而快砲亦多於我。我最快之船爲致遠、靖遠，每四刻行十八海里，餘各艦則或十五六海里，或十四海里、十海里不齊，而超勇、揚威、廣甲最弱小而鈍，鎮遠、定遠最堅大，而每四刻只行十四海里有半。倭快船四艘，吉野速率最大，每四刻行二十三海里，餘三艘俱行十九海里上下，其兵輪惟比叡、西京丸、赤城最鈍弱，餘諸艦速率則皆十七海里又半以上至十九海里。（倭海軍司令官中將伊東祐祐坐松島艦）時汝昌自坐定遠，爲督船作犄角，魚貫陳進，遙望倭船，作一字堅陳來撲，快船居前，兵船繼之。汝昌謂其直攻中堅也，以鎮遠、定遠兩鐵甲居中，而張左右翼，應之令作犄角雁行陳，我諸艦速率各殊，改陳之餘遂不能整。超勇揚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我距敵約及十里，遽開砲一排，無一彈中者。而敵畏我鎮定兩鐵甲，故於駛近時，改道飛駛，左行繞攻我軍右翼，瞬息已過我右翼，繞及船後，我揚威、超勇，相繼中彈火起，超勇未幾沈沒，軍士燼焉。倭船之拂我右翼而過也，其小船比叡扶桑赤城不及，從而轉出我左翼之側，我定遠與經遠、來遠夾攻之砲火，迷茫之際，我將士謂比叡、赤城已爲我擊沈，而定遠復擊沈其西京丸一艘，（後比叡、赤城曾復見於山東海洋）。倭艦之攻我也，以快船爲利器，而吉野爲其全軍前鋒，繞行於我船陳之外，駛作環形，蓋既避我鐵甲巨砲，且以其快砲轟我左右翼，小船爲避實擊虛計，自我超勇沈後，平遠廣丙亦來會，而船弱不任戰。倭艦復分兩枝，以快船四艘爲一枝，兵輪五大艘爲一枝，左右環裏而攻，於是我陳亂。致遠藥彈盡，適與倭船吉野，值管帶鄧世昌，粵人，素忠勇，且甚怨閩人之許也，謂倭艦專恃吉野，苟沈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遂鼓快車向吉野衝突。吉野即駛避，而致遠中其魚雷，機器鍋爐迸裂，船遂左傾，頃刻沈沒，世昌死之，船衆盡殉，時已逾申刻矣。我福龍左一雷艇，由大東溝駛至左一傍定遠右側，以自衛，亦不得力。濟遠見致遠沈，大懼，轉舵將逃，撞揚威舵葉，揚威行愈滯，敵彈入機艙，立沈於海，自管帶林履中以下

皆死，以左一雷艇獲救生者六十五人。濟遠既逃，廣甲隨之，靖遠經遠來遠不能支，亦駛出陳地，逃避。倭船四艘來追，靖遠、來遠避至大鹿島側，而經遠管帶並大副二副先陳亡，船行無主，亦沈於敵，得生者祇十六人。方諸艦之逃也，倭兵輪五艘，萃於我鎮遠、定遠兩艘，鏖戰一時許，我定遠擊其松島艦（倭海軍將伊東祐祐坐船）幾沈之，而定遠亦重傷，偏船皆火，砲械俱盡，時已日夕，暮色蒼茫，倭人懼我靖遠諸艦合魚雷之乘之也，解而南去，我軍亦西歸。明日卯刻，抵旅順，濟遠先逃歸，已泊港內，廣甲之逃也，避大洋傍岸行，夜半已駛至大連灣三山島外，迫近叢石，管帶吳敬榮仍倉皇奔駛，遂擱礁不得出，越日爲倭砲所碎。是戰，我軍凡失船五，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丙也，其存者惟鎮遠、定遠、來遠、靖遠、濟遠、合平遠、廣甲共七艘，已不能軍，而鎮遠、定遠凡受砲三百餘彈，來遠毀及半，餘諸艦亦各創甚。汝昌方告捷鴻章，鴻章上其事，請優獎，我將士死者，鄧世昌最烈，官弁亡八十七員，水手死一千餘人，傷者四百餘名，而定遠洋砲手宜格爾亦死於砲，洋員受彈傷者十一名。是役也，德員漢納根與戰事，偕汝昌駐定遠艦，汝昌先立望樓，旋受彈傷，腰倒地，扶入艙，於是戰事頗賴漢納根指揮。管帶總兵劉步蟾，聞戰惶懼，漢納根勸入艙避，旋色定，復出，亦能始終戰事。二十四日，斬方柏謙於旅順時，戰艦七艘入塢修整，九月十八日始竣工。二十日，出旅順口，回威海。二十六日倭兵艦已襲據花園港，渡其陸師第二羣兵登岸。蓋自鴨綠江之戰，我海軍將士膽愈懼，且餘艦七艘，亦實不堪馳逐海上，故雖屢率巡海截倭之令，而終不遇敵，敵侵威海，亦罔能出擊，倭艦益縱橫海上，無所顧忌。倭之第二羣兵既登岸，遂經鼻子窩，踞金州，連陷大連灣，趨旅順，詳見金旅篇。十月初旬，巡撫李秉衡來察威海衛、劉公島諸砲臺，中旬以後，旅順日益危逼。汝昌知旅順墮，則北洋門戶失，大局震驚，罪且不測，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決死戰。鴻章嘗之，謂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也。二十五日旅順陷船塢，淪於倭海軍根本機，遂褫汝昌職。自是我兵艦束於威海，巡弋所及，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每值大隊倭艦至，且堅伏不出矣。十一月初十日，朝命嚴守，鎮定兩鐵艦毋損傷，蓋從鴻章議也。二十二日以巡登州洋，旋威海，時午潮正落，且避水雷浮標，鎮遠誤觸礁，自船後傷及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尺，而我旅順船塢陷於敵，不可修治，管帶林泰曾，畏罪仰藥死。二十八日，來滬局船廠洋匠六名，就灘修治強補葺，八日竣事。是時，朝廷以海軍久無功，逮汝昌鴻章蓋覆不遺。十二月初旬，道

員徐建寅自京來威海，勘鎮遠，蓋軍務處以建寅代汝昌，未果行。是時，日本之第二師團、第六師團，已自其廣島渡海，集大連灣，合其犯遼數枝隊，將以兵輪衛之，渡成山頭澳上陸，以襲威海。東撫李秉衡不戒備，二十三日三倭艦（吉野、秋津洲、浪速）先攻登州，以炫我耳目，其水陸大隊已抵成山，陸軍遂登岸，陷榮城。（詳見山東篇）。兵輪至者凡三十五艘（松島、嚴島、橋立、扶桑、千代田、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高雄、筑紫、金剛、比叡、天龍、葛城、太和、武藏、海門、磐城、大島、摩耶、愛宕、烏海、赤城、八重山）雷艇十六艘，實則任戰之船，不能十艘，餘多木質小船，猥以充數。我海軍駐威海者，尙存鎮遠、定遠兩鐵艦，靖遠、來遠、濟遠三兵輪，平遠、廣丙，兩小鐵甲，凡七艘，皆任戰。並威遠、康濟兩練船，鎮中諸蚊砲艇六艘，凡十五艘，益以雷艇十二艘，決命借一，尙堪一戰，乃震於倭艦聲勢，堅匿坐斃。乙未正月，我陸師屢敗，倭逼南幫砲臺詳見山東篇。初五日，倭艦二十一艘，白榮城澳起碇，西撲威海，（留成山頭兵輪四艘，護其運船）蓋與其陸軍約夾攻我南幫砲臺，扼於我劉公島砲火，不得逞，而我南幫砲臺，是日竟爲倭陸兵奪踞。方日本陸軍之未逼南幫也，汝昌慮砲臺不能守，以巨砲資敵，將遣海軍憂，遣弁至臺，卸其各砲之鋼底鋼圈以歸。統領戴宗騫固爭，復還置之。是日，南幫砲臺陷，大砲悉爲倭有，我海軍砲毀龍廟嘴砲臺，而龍北嘴、鹿角嘴兩臺大砲，凡十餘尊，終以資倭，我海軍艦隊之不守，亦率基此。南幫既陷北幫，遂從風靡。初七日，汝昌乘小輪，登北幫砲臺時，陸軍逃散已空（詳見山東篇），乃卸各大砲機要諸物，並焚子藥庫燬砲臺。戴宗騫歸劉公島，自是倭兵盡踞威海，陸地海軍道絕，而澳之東西口門外，互倭艦數重，於是我艦隊陷入重圍矣。南幫砲臺之陷也，倭人即以臺之巨砲攻我澳內諸艦，我諸艦駛往西口以避之，由是東口不能守，（南幫砲臺逼近東口）倭人乃得以魚雷艇卸我東口木閘，並守口水雷諸物，而其雷艇遂時得入口狙擊我諸艦矣。初五夜，倭雷艇即入口劫奪，我軍覺，劉公島發砲擊之，未得逞。初九日，倭艦合南幫砲臺，踞倭攻我，我艦隊與劉公島砲臺相持竟日，而劉公島砲臺兵弁傷亡甚衆。是夜，倭雷艇復入東口襲我，爲我擊沈者五艇，而我定遠卒中雷，傷甚，遂駛泊劉公島岸旁，而船已傾倒，旋擊沈之。十一日，倭水陸復以砲猛攻我，燬我日島藥庫，並地井砲，而我劉公島砲臺，亦擊傷其兩艦。十二日侵曉，倭雷艇復入東口來襲，我來遠，並威遠練船寶筏差船，皆沈於敵時。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顯啓、方登陸遂聲仗未歸也。十三日我管帶魚雷艇王登

瀛等，率雷艇十二艘，從西口駛逃，倭艦追之，盡擄以去。其傍淺水，得屍渡者百餘人，自威海陸道陷，劉島居民惶懼，兵輪管帶不欲戰者，復交煽其間，兵勇水手和之，益以倭人雷艇時襲入東口，沈我艦隊。是日，我雷艇全隊且逃，兵勇水手乃糾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乞生路，島中大擾。在島諸洋員請姑許乞降，以安衆心，汝昌謂，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斷不能坐視此事。乃先出示撫衆，略謂援兵將至，固守待援，衆亦稍定。是時，英水師兵官馬格祿，方充海軍副統帶官，與我兵輪管帶數人，並洋員浩威已密有成議，將仍以衆劫汝昌。十五日，倭水陸復以砲攻我，擊沈我靖遠艦，管帶葉祖圭亦先去船在陸。是日，右翼總兵劉步蟾，以手槍自擊，死時，汝昌駐鎮遠。十六日，弁勇擁護軍統領張文宣至汝昌所，合水手圍之，營務處道員牛昶炳，並各艦管帶踵至，相對泣，乃召西員計事，以德員瑞乃爾能作華語，令出撫衆，曉譬良久，衆喧噪不可解。瑞乃爾入艙，密告汝昌曰，兵心已變，勢不可爲，不若沈船燬臺，徒手降敵，較得計。汝昌沈思良久，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沈船，諸將不應，蓋恐沈船徒降，取怒倭人也。十七日，倭水陸復以砲急攻我，島中愈惶急，時島中尚存鎮遠鐵艦一，濟遠、廣丙、平遠兵輪三，鎮中等蚊雷艇六，凡十艘，而藥彈將罄。是日，得煙臺密信，始知東撫秉衡已走萊州，援兵絕，汝昌召海軍諸將議，鼓力碰敵船突圍出，或幸存數艘，得抵煙臺，愈於盡覆於敵。諸將不允散去，旋勇丁水手露刃，譁汝昌，汝昌稍慰之，入艙仰藥，張文宣繼之。十八日晚夜，四更訖，相繼死，牛昶炳召諸將，並洋員議降。瑞乃爾請如汝昌前令沈船毀臺，乃議降事，諸將及英員皆不許，於是英員浩威作降草，仍託諸汝昌語。管帶閩人某，譯華文，牛昶炳署以海軍提督印。黎明，廣丙管帶陳璧光，乘鎮邊艇，懸白旗，詣倭軍乞降，於是艦隊十一艘，及劉島各砲臺軍資器械，盡納於倭，我海軍遂掃地盡矣。倭人乃以康濟練船載汝昌並宗黨諸櫬還燕臺，縱水陸將士居民西渡，而歟兵踞劉公島，與威海相犄角，以扼我要害云。

浙江慈谿、上虞、遂安、景甯等縣鄉民搗毀學堂。

浙江慈谿縣人民因仇視西學，自十日起，聚衆焚毀學堂，至本日始止。上虞、遂安、景甯等縣繼之，陸續有搗毀學堂之事發生，其經過情形如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七日

一七八

慈谿舊俗，每年三月初至十五日，各鄉民分日分社入城，迎賽東岳會，適去冬縣署各莊書爲漁利計，聲言明年學堂將會田充公，趕早推收過戶，尙可爲計。鄉民仇學思想，至此深印腦筋，二月下旬，即有燬學之謠。城中各校，本有戒心，然仍照常上課，官亦不之顧。初十日下午一時，突有南太平會入城，至永明寺，即率衆向正始第二所，毀門而入，聚至千餘人，意圖將全校教員悉行斃斃，幸各教員及學生，越牆而出，得未罹禍，而全校已焚毀無遺。十三日，復焚毀福浦進修龍西三校。十五日，又焚毀雞山無擇兩校。十六日，又搗毀龍東鳳山兩校，教員及執事人等，頗被毆傷，城鄉各校，大爲震恐。學界中人頗歸咎知縣吳喜孫縱匪仇學，吳知縣亦電稟上臺，自請治罪。

慈谿毀學之消息，傳至紹興，由是十五日，上虞縣之縣學堂，及統計處、教育會、勸學所、研究所，亦被衆搗毀。聞其起衅之由，一緣有黃勤初者，平日頗不理於人口，近在鄉間倡設小學，設立種種籌捐名目，並以王某等出言謗毀，請官派差拘治，王某糾衆拒捕，搗毀各紳房屋十餘家。一由有王梅卿、王鶴生、張芹香等，擅籌捐款，預備獨設自治公所之用，三人聲望本劣，適爲衆人所藉口，以此二故，遂聚集二千餘人入城，將辦理學務各處，一律毀壞，復將黃清渠舊宅拆爲平地，其餘辦學數家，亦皆被毀云。

嚴州遂安縣，當十三日，亦有聚衆毀學之事，初八九日，即散布揭帖，定期入城鬧事，屆期，果有鄉民千餘人，攜帶槍刀，擁至縣學堂，將校舍搗毀，又打毀巡警局，復又毀劫商店二家，知縣鍾某，令軍隊放槍，擊斃十數人，傷五十餘人，衆始解散。

處州景寧縣沙溪小學堂，亦被衆毀槍。（註四）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二八。

註二：「清史稿」，「光宣列傳」，列傳二四九。

註三：姚錫光「東方兵事記略」，「海軍篇」。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五七—五八。

十七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電外務部，英人藉口片馬事件，爭奪

野人山界址，請商駐京英使重勘。

雲貴總督李經羲本日電外務部曰：

「騰越尖高山以北，野人山界，經鈞部照會英人，從尖高山起，北過之非河，至高良工山腳之西，循九角塘河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論界常既定此線。總署原案未定界前，各守現管小江邊界，英國指潞江大金沙江分水嶺爲界，歷年未認。茲茶山片馬各夷寨，距扒拉大山遠，如小江內附近高黎貢山，爲登埂土司轄地，納糧徵稅，有道光時案卷可稽。即英薩郎曾代印度政府聲明，登埂向收所，擬交界以西，各野夷頭目禮物稅銀，該政府願爲補償。該夷寨屬華，確無疑義。去歲九月，登埂土司因徵片馬各案稅銀互鬥，控保山縣在案，奸民輒往騰越英婁領處投稟，該領竟稱土司帶兵過界，燒搶英民，請飭賠償。當以土司鬥案，應由地方官自理，勿得干涉駁覆。並電保山陳令馳往查辦，婁以游歷爲名，先赴片馬，電致駐省額總領，請阻陳令勿往。又云此案聽候北京核辦，於未核准先，兩面官兵均不可到等語，並聞有英員在高黎貢山栽樁立界。查此段界務，英蓄謀內侵，欲達彼以高黎貢山爲分水嶺之目的，現藉片馬事出頭，相爭要求，官兵不得前往，仍襲英薩案故智，受其恫喝，即墮術中。除仍飭陳令親自確查，並勘明有無栽樁，續行電咨外，請照會英使，轉告緬政府，勿得在我土司治理地，逾界干預，並派員重勘劃界，盼先核示。義叩、銑。」（註一）

清廷以沿江各省米價騰貴，人心浮動，命兩江總督張人駿、湖廣總督瑞澂等採辦米糧，設局平糶。

本日，清廷諭曰：

「電寄張人駿等，近來沿江各省年歲歉收，米價騰貴，飢民艱於得食，以致人心浮動，伏莽潛滋。朝廷宵旰憂勞，總以先平米價爲思患豫防之計，而鄰近產米各處，率多禁止出境，自保鄉閭，恐無救濟之餘力。目前辦法，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七日

一八〇

應聯合紳商，協籌款項，採辦米糧，或迅購大宗洋米，設局平糶，以定人心而弭隱。患應如何通盤籌畫分別緩急，妥定辦法之處，著張人駿、瑞澂、寶棻、增韞、朱家寶、楊文鼎迅即會同商榷，詳晰電奏，以慰廑念。」（註二）

清外務部致電浙江巡撫增韞，杭州日商停止營業事，日使否認退租，並要求賠償，已駁覆，希和平商結。

本日，清外務部致浙江巡撫增韞電曰：

「日商事，十三日電計達，茲日使又兩稱房東退租一節，日領並未應諾，浙省報告出於誤會，日商所受危害及財產損失，地方官有賠償之責。至城內應否居住，係全國一致問題，非一處地方所能解決，地方官此時不得藉詞迫令日商遷移等語。本部已以日商營業不正，致滋事端，斷難提議賠償，應由領事與地方官和平另商善後之法等語，駁復日使。希尊處速與日領妥商議結，一面開導紳民，不可過徇其意見，致滋交涉，仍將商辦情形隨時電知。外務部、十七日。」（註三）

清廷以寶棻調補河南巡撫，程德全調補江蘇巡撫。

本日，清廷命河南巡撫吳重熹進京另候簡用，調江蘇巡撫寶棻為河南巡撫，奉天巡撫程德全為江蘇巡撫，未到任以前，命江蘇布政使陸鍾琦暫行護理。（註四）

程德全，字雪樓，四川雲陽人。廩生出身，曾任候補同知、蘇州水路總巡補道、吉林濱江道、雲南提法使、江西布政使、黑龍江將軍、巡撫，署理奉天巡撫等職。（註五）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陳時局危急與救亡圖存之見。

本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對時局危急，奏陳其見，主張地方分權，其摺內容如左：

「奏爲時局危急，密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今日朝野上下，施措萬端，無非藉以救亡圖存；以臣所見，則變本加厲，恐適以召亂耳，敬爲我皇上痛切陳之。

籌備立憲，限年進行，挽回危局，實恃通變。乃京師所最要之籌備，內閣尙無責任也，旗制尙未變通也。士夫習於奢侈，絕少實心任事之人，朝野號爲文明，率多奔競齷齪之習，狗苟蠅營，盡喪其廉恥，釜魚幕燕，日逐於酣嬉。各省則如學務，如警務，如自治，如禁煙，如清理財政，如司法獨立，或敷衍，或培植，或有名無實，或似是而非，較之前十年氣象，其進化歟？爲退化歟？財力凋敝，民情騷動，不新不舊，不特爲東西各國所譏笑，且恐上下交困，將有土崩瓦解之一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以爲，欲實行立憲，無貴賤上下，胥當受治於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敗壞紀綱，蔑棄公理，政治日弛，人心日漓，雖九年立憲，終爲波斯、土耳其、越南、朝鮮之續，庸有幸乎！此憲法不可不實行也。

甲午以前，風氣閉塞，出洋游歷者鮮，其一二留學者，率皆寒酸劬苦之士。近數年來，則重臣聯翩，親貴接軫，無一事不考察，無一國不懽迎。究其所考察者，則隨員鈔撮之紀述，無裨實用；所懽迎者，則列強敏活之作用，別有禍心；徒糜金錢，藉飾觀聽。夫師人之長，以益吾短，詎不甚善。然必如俄之大彼得，德之俾士麥，身入工廠，甘執兵役，學有所得，歸爲國用。豈數日之勾留，隨意所游覽，遂得其要領耶？即如此次只勒載濤赴日，日人方挾其皇室外交之手段，善爲籠絡。近又傳聞英國有不接待之說。其事如確，辱國孰甚！臣愚以爲，此後宜選親貴中之明達樸實能耐勞苦者，親入各國學校，留學數年，方有實用。如但游歷考察，虛應故事，則出洋亦僅壯游耳，何益於國！此則親貴出洋之宜慎選也。

至於今日所最憂者，尤爲中央集權一事。主是說者，鑒於外人譏我二十二行省爲二十二小邦之說，思欲整齊畫一之，意非不善。不知中央集權之制，揆諸中國歷史及地理上各種關係，斷難盡適於用，即西人亦能言之。夫漢以衆封建而存，宋以削藩鎮而弱，重內輕外，強幹弱枝，亦視其時代何如耳。即以我朝論，髮、捻之役，故督撫臣曾國藩、胡林翼等，運籌決策，克收光復之功。拳匪之禍，江、皖、湘、鄂合約保疆，亦幸有故督臣劉坤一、張之洞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十八日

一八二

等校挂其間，不至危及社稷。且如川、隴、滇、黔皆迴絕數千里，若事事仰承部臣意旨，必至拘攣痿廢，坐誤事機；即使部臣智周藻密，算無遺策，亦難遙制。況二三新進者流，挾其偏見，愆戾當局，遂謂坐論國門之內即可收長驅遠駕之功，不亦慎乎！

總之，朝廷分寄事權於督撫，猶督撫分寄事權於州縣，無州縣，雖有督撫不能治一省，無督撫，雖有部臣不能治一國，督撫無權是無督撫也。我朝立法最善，黜陟大柄操之君上，縱有奸慝，朝旨旦發，冠帶夕褫，庸足爲患？必欲以數部臣之心思才力，統轄二十二行省之事，則疆吏成贅疣矣。風氣所趨，屬寮解體，設有緩急，中央既耳不及，外省又呼應不靈，爲禍實大。

臣受恩深重，待罪疆圉，國步艱難，奉職無狀，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實無以對君父。謹具摺密陳，伏乞皇上採納施行，大局幸甚！謹奏。」

三月二十五日奉旨：「留中。欽此。」（註六）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一〇——一一。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二九。

註三：「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二七。

註四：「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三月十八日，第八百九十四號，頁二。

註五：「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一七〇。

註六：錫良撰：「錫清弼制軍奏稿」，頁一一二六——七。

十八日（四月二十七日） 江蘇宿遷鄉民連日搶劫麵廠。

宿遷每值春秋水漲之際，桃源（宿鄰邑）之北鄉農民，必因決水，與宿之南鄉農民互鬪，慘無人理，因由宿入洪澤湖，（桃源地）約四十里之水道淤塞故也。其互鬪時，死傷數人，及數十人不等，有被俘者，皆將其人懸掛樹間以支解之，其哀號乞命之聲，聞於數里，而官長從不究辦，事後往往以兩邑互

有死傷之故，以和平之法解決之。

今歲忽於三月十四日，兩邑交界之處，又有農民聚眾約兩千人互鬪，其鄰境之泗州曹廟界集等處（皆土匪出沒地）盜匪，亦混入其中，聲言欲搶埠子集（宿重鎮）、洋河集（宿重鎮）等鎮，勢甚洶洶，桃令下鄉彈壓，幾為飛彈所中，幸輿人以肩輿潛伏土溝中，得免。宿有蘇蔡二人者，皆富家子也，因作壁上觀，甫露首，即為飛彈所中，登時斃命。此時滋擾者，不過宿桃交界農民械鬪耳，餘皆安堵如故。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竟有十七日宿差役率眾搶礮之事也，宿遷差役悍惡素著，邑之人莫不畏之。有西門外礮戶胡姓者，近來包攬各公司及醫院生意，家道小康，燒磚若干，宿吏往索例規，（賄差錢）胡以包攬巨商及洋人生意，不服勒索，差役銜之，乃於十七日早九下鐘乘知縣公出之機，率羣役及街市流氓數百人，將西門外礮戶磚瓦搶劫一空，隻器無存，損失約千金之多。各長官不惟置若罔聞，反庇差將礮戶押入班房，並拘礮匠七人，不知是何意見，而愚民平日即聞各處有搶米搶麵燒公司之事，雖欲繼起，然相觀望而不敢發動，至此見聚眾搶劫，而官反祖吏，吏反率民，暴動之機，遂一發而不可遏矣。本日早，有眾數百人搶城北馬路口張家麵坊內之王姓，彼時百姓猶逡巡不前，而營官把總乘馬率勇到場彈壓，皆相視而笑。誠大眾云，（只準扒搶糧食，不準攜帶他物。）又云（此處搶完，可搶麵粉公司，不準搶入城內。）云云，人聲鼎沸。自王姓被搶後，接續而搶周聚源、周合太、王啓後、任茂春、陳萬隆、孫正大、陸姓董姓等十餘家，及內河客船四隻，城門晝閉，街市午停，老幼踐踏死者三四人，血肉狼藉，慘不忍觀，及下午知縣回城，而人心稍定。（註一）

江西撫州府鄉民滋事，搶毀米肆。

江西撫州府產米之富，為全省冠。近因運出太多，米價漸貴，十五六等日，米價一日三漲，人情惶

駭。十七日，河東灣地方，復運米下船，不下百數十艘，附近鄉民，力求米船停運，米商不理。十八日，知府李某，因事往城外，爲鄉民數千人所圍，要求禁運，李知府急回城，將爲首之九人拘押。鄉民復聚集數千人，擁至縣署，逼迫知縣，將被拘之九人釋出，旋又連劫米行十三家。

同時，吉安府永新縣十九都鄉民，因知縣率差下鄉，拔除煙苗，聚衆執械，與官爲難。經知縣發電請兵，江西巡撫馮汝驤，飭令邀集紳董，剴切勸諭，有能恪遵功令者，酌予獎勵，其實在貧苦者，始准收割一次，勒具以後永不再種切結。(註二)

清廷予故太常寺卿袁昶於安徽蕪湖建立專祠。(註三)

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充方略館國史館校對官。九年，考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十八年，以員外郎出任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二十四年遷陝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寧布政使，調直隸。未幾，內召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授光祿寺卿，轉太常寺卿。庚子年，義和團起，山東屠戮外國教士，昶連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皆不報復。與許景澄合上第三疏，嚴劾釀亂大臣，未及奏，已被禍。宣統元年追謚忠節，江南人祠之蕪湖。(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二六—二七。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四期，記載一，頁六三。

註三：「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三一。

註四：「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五十三，華文書局影印。

十九日(四月二十八日)

清廷裁撤奉天巡撫，令東三省總督兼管巡撫事。

本日，清廷諭曰：

「奉天巡撫著即裁撤，東三省總督錫良著兼管奉天巡撫事。欽此。」（註一）

清外務部電覆浙江巡撫增韞，杭州日商停業事已函駐京日使飭杭州日領事了結。

昨日，浙撫增韞電外務部，日商租屋並非直接，請商駐京日使，飭其杭州領事和平了結。本日，外務部電覆增韞，已商日使飭其杭州領事了結。錄二電內容如下：（註二）

「一、十七日來電敬悉，城內日商除肇禍之福壽堂外，共計七家，內有兩家係華商借用日牌，其餘五家均係華人出名，輾轉間接與日人。現在原業主因恐再釀事端，波累房產，是以故向代租之華人索屋甚急，此係個人交涉，房東自行其所有權，地方官未便壓制日領。日領事亦深知此中曲折情形，彼此不談條約，又因杭城日店五家，皆小本經營，不致牽入全國一致問題，似可聽憑商民自便和平了結。惟日領尚以欽差訓令為詞，應請鈞部轉致日使，電飭日領查核情形，迅速辦理，實於商務邦交兩有裨益。增韞巧。」

「二、巧皓電均悉。茲即照巧電函致日使，請其轉飭領事，體察情形，彼此融通了結。外務部、十九日。」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第八百九十六號，頁二。

註二：「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二七。

二十日（四月二十九日）

清廷將謀刺攝政王之汪兆銘、黃復生永遠監禁，羅世勳

監禁十年。

革命黨人汪兆銘、黃復生、喻培倫、羅世勳等於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洩，汪、黃、羅於三月七日在北京被捕。旋即分別審訊，兆銘、復生各自承為一己所為，不涉他人。一星期後，移至內城警察總廳，亦分別拘禁，次日由廳丞章宗祥作第二次之審訊，汪兆銘乃草供詞數千言，指陳清廷之偽立憲，實為鞏固君權之手段，並分析列強亟謀瓜分中國之陰謀，力言非革命無以達民主憲政之目

的。(註一) 清吏以汪之供詞足以搖動人心，特禁止各報登載。

攝政王載灃初極震怒，擬處汪、黃二人以極刑。時黨人程家樞方在肅親王善耆府任事，乃極力向各方爲二人營救，且語善耆，謂「國家如殺汪、黃，則此後黨禍日夕相尋，非朝廷之福。」肅王閱供詞亦大感動，乃力主從輕治罪之說，且謂時方標榜立憲，爲緩和人心及羈繫黨人計，宜作釋怨之舉，博寬大之名，載灃從之。本日遂下令將汪、黃交法部永遠盡禁，羅世勳則禁十年。法部因在預備立憲期內，對於汪、黃、羅三人待遇，較尋常犯人略優。本日肅王善耆及貝子溥倫且嘗至拘所看視，與汪、黃談話，再三慰問，備致欽崇。(註二)

註一：詳見二月廿三日，附錄一，「戊申汪黃謀炸清攝政王」一文中「汪精衛自述供詞」。

註二：同註一，見「戊申汪黃等謀炸清攝政王」一文。

二十一日(四月三十日)

清廷命兩江總督張人駿、安徽巡撫朱家寶嚴緝宿州逃匪。

本日，清廷諭曰：「電寄張人駿等。張人駿、朱家寶電奏：安徽宿州匪徒，倉猝起事，擾及懷遠等處，幸得立時殄滅等語。辦理尙稱妥速，仍著督飭各屬，嚴緝逸匪，以消隱患。」(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三，頁三四。

二十三日(五月二日)

湖北武穴居民連日搶劫米店。

湖北武穴飢民，於本月二十二、三日，連搶米店，係因商會總理鄭惠臣，發賣米穀不善處置所致，旋由學商兩界電稟鄂督，略謂近今米貴，武鎮市面安堵，茲因商會總理鄭惠臣，追繳各家升斗，登臺發

賣，以致輿情大爲不服。當由鄂督電飭武穴總卡委員查覆，一面電令截留沔陽振米一千石，開辦平糶，官錢局釐金局，各出錢一萬接濟。（註一）

江蘇淮安府鹽城人民搗毀戶口調查員住宅及勸學所學堂。

本月間，江蘇省各州縣鄉民因調查戶口，相率滋事，淮安府鹽城縣之淮奔港人民，本日亦發生搗毀學堂及毆打辦事員之事，其經過大略如下：

鹽城縣之淮奔港，於三月十六七日連毀辦事員三四家，二十二三日捆打調查員董多人，並毀其房屋，二十五日入城，先毀正調查員李保堂家，並毀勸學所，及附設之成達高等小學堂，質義初等小學堂，女子初等小學堂，教育會事務所，又往西門外毀官立高等小學堂一所，損失甚鉅。二十六日，西鄉鄉董二家被毀，二十七日，又毀西南鄉鄉董數家。（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二九—三〇。

註二：同上書，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二五。

二十七日（五月六日） 清外務部電吉林巡撫陳昭常，向日本領事交涉，延吉韓人在商埠外墾地應由華官裁判。

清外務部致陳昭常電文曰：

「日使面稱，據延吉電，有一韓人居住商埠，埠外並無墾地，因事被華官逕送裁判廳，未曾送交日領，日政府以與前約不符，請電飭地方官照約辦理等語，希飭查明核辦。再延吉交涉各事，頃與辯論，告以約內所論，人命重案係專指人命而言，韓人居住商埠，埠外有墾地者，應由華官裁判，伊云：此兩層日領誤解，已允電飭解明，餘函詳。外。」（註）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一八。

二十九日（五月八日）

清廷准浙江巡撫增韞所奏，截留漕米二萬石，接濟平糶。

本日，廷諭曰：

「電寄增韞：據電奏：浙省米價奇昂，請再截留漕米二萬石，接濟平糶等語。著照所請。」（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二，頁四一。

三月（四月）中 革命黨人黃興應胡毅生及宮崎寅藏電約，返港。

革命黨胡毅生在港，接中山先生自美國來電，對革命有所策劃，毅生因電請黃興返港研商。且接宮崎寅藏自日本來電，亦邀黃先生在港晤面。黃興因於三月中與伯先先後返港，漢民則仍留新嘉坡，與陳璧君、黎仲實等設法營救汪兆銘。黃興返港後，宮崎即偕兒玉右二來會。兒玉與首相寺內正毅有關係，此行即係奉寺內之命來港調查革命黨勢力。蓋此時日政府見滿洲交涉無大進步，而清軍之表同情於革命者日多，或一旦革命黨勢力可成，日政府既無要求於滿政府，而又不見好於革命黨，兩無所據。又恐他國與革命黨接近，將來排斥日本，於東京殊難立足。日政府既有此隱情，故宮崎乘間運動長谷川大將名好道者，由長谷川將宮崎所鋪張之革命黨勢力，紹介於寺內，故寺內密派兒玉與宮崎來港調查，以證實宮崎前次所言者。黃興於接見兒玉時，略言美法兩國國民皆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論及革命黨實力，則亦稍為誇張出之。宮崎兒玉在港逗留一週，即相偕歸國。（註）

註：李雲漢撰：「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七。

三月 清奉天當局公布「奉天漁業取締規則」。

「奉天漁業取締規則」共二十三款，內容如左：

第一條 本規則以保在奉省之一切漁業者之安全，俾奉省一切漁業之發達爲目的。

第二條 本規則爲取締奉省一切漁業之規則，凡在奉省之一切漁業者適用之。

第三條 凡欲在奉省爲一切之漁業行爲者，對於本規則有絕對的遵守之義務。

第四條 凡在奉省之一切漁業者，其人其船以屬本國籍者爲限。

第五條 凡在奉省之漁業者，必在漁業總局（以下省稱總局）請領漁業執照（以下稱執照），及船籍證（以下稱船證），總局除給發執照及船證外，並按其船類編號加烙印於船舷爲識。

前項之執照及船證，用三聯式，由勸業道具銜印發，交存總局轉給。

第六條 凡欲領前條之執照及船證者，須取具同業者二人之保，按照第十四條所定之請領狀及雇人保結狀，依式填列，交存總局，即行照給，並派人即就船烙印。

在總局請領執照及船證，除照漁業執照及船籍證規費章程所規定外，別無何等名目之規費，若有需索者，許具領人指訴。

第七條 凡執照及船證漁業人，於出漁時，均須攜帶，以備查驗。

第八條 凡領有第五條之執照及船證之漁業者，即爲有權從事於奉省漁業之證據，一旦該漁業者或將此項執照及船證讓與或貸與他人，即爲將此權讓與或貸與他人均得。

凡欲爲前項之讓與或貸與者，須與讓受或貸受人同在總局報明，改註執照及船證中當行變更之事項，但此讓與或貸與者，須確保所讓受或借受之人實爲華籍。

第九條 凡執照及船證，若有遺失或毀損，及於執照所載之漁業事項有變更時，得在總局請求補給或更換，但無論補給或更換，總局須將原號註銷，另編新號，並將註銷之號揭示局門，以杜影射。

請求補給或更換時，亦除照漁業執照及船籍證規費章程所規定外，別無何等名目之規費。

第十條 凡領有執照船證之漁業人，若停止漁業行爲，繼續至一年者則視爲廢業，所已領之執照船證，歸於無效。但雖過一年，倘仍欲從事者，如遵第六條所規定，亦得在總局從新請領。

第十一條 在本規則發布以前，其向來已領有牌照，在奉省漁業者，自本規則發布之日起，限一年內，均須在總局改領新式之執照及船證，倘過一年限，仍不行改領者，則以廢業論。

第十二條 凡漁業廢止或執照船證歸於無效時，常於兩個月內繳還原領之執照船證於總局。

第十三條 凡出名具領執照船證之漁業者之本人，若有死亡，其家屬當於死亡日起，限三個月內，繳還執照船證於總局。

第十四條 凡欲領第五條第二項所定之執照及船證者，須具後列第一號之請領狀及第二號之雇人保結狀於總局。

第十五條 在總局領有執照及船政者，得於奉省從事左開各種之漁業：

甲、定置漁業 在一定之水面安設漁具而漁者。

乙、區劃漁業 劃定一定之區域而爲養殖業者。

丙、特種漁業 有一定之曳揚場及網場之網魚業。

丁、無一定地方之網魚業。

戊、使用叉鈎之漁業。

第十六條 凡欲從事於何種之漁業者，於填第十四條所規定之請領狀時，即須註明，總局即照註於所給之執照內。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所開之漁業種類，若總局認爲有害水產動植物之蕃殖保護及其他公益之時，可停止發給執照。若已經發給在先者，可取消之。

若公益上認爲必要之時，可於發給執照時，加以若干之限制，或附以何等之條件，此限制或條件，均填註於執照內。

總局已經發給執照，而於漁業認為有障礙之時，亦得取消之。

第十八條 第十五條甲乙丙三種之漁業者，當於該漁所豎立漁場標識，漁場內豎立標識之處，不得遮斷漁族通路，及或因此標識之故，使漁族散逸。

第十九條 漁業者於其漁場內之他人之漁業，若非實有直接的妨害自己之漁業之時，不得與之抗拒。

第二十條 不遵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及第八條第二項但書而於奉省漁業者，處以五百圓之罰金，並沒入其漁船漁具及當時之漁獲物。

不遵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者，處以十圓之罰金或二十日之拘留，其有私行遷移或破壞漁場所豎立之標識者，亦准此。

第二十一條 第十一條所規定，當尚未換領本規則所定新式之執照及船證之際，其舊有在總局所領之牌照出漁時，仍須攜帶備驗違則，照前條第二項處罰。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漁業稅則由總局酌定數目，刊發掛總局及各分局所門外，俾漁業人容易通曉。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以呈由

督撫憲批准日即施行之。

宣統二年三月口（註）

註：劉瑞霖編：「東三省交涉輯要」，卷九，漁業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三月

一九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月

一日（五月九日） 清廷欽選宗室王公世爵等為資政院議員，定本年八月二十日

為召集之期，九月初一日為第一次開院之期。

本日，清廷諭曰：

「前奉先朝諭旨，設立資政院，以為上下議院之基礎。聖謨宏遠，薄海同欽，朕御極以來，日以繼志述事為務。疊經降旨將該院院章暨各項選舉章程，釐定頒布，責成內外臣工，切實籌辦。本年九月初一日，為第一次開院之期，所有單開各項欽選議員，宗室王公世爵，著魁斌、載功、訥勒赫、載瀛、載潤、溥霽、全榮、壽全、載鏜、載振、毓盈、載燕、盛昆、慶恕為議員。滿漢世爵，著希璋、黃懋澄、志鈞、榮全、榮整、延秀、曾廣鑾、存興、李長祿、敬昌、劉能紀、胡祖蔭為議員。外藩王公世爵，著博迪蘇、貢桑諾爾布、色凌敦魯布、色隆托濟勒、勒旺諾爾布、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圖、綢楚克車林、多爾濟帕拉穆、達木黨蘇倫、那彥圖索特那木札木柴、巴勒珠爾拉布坦、司迪克、那木濟勒錯布丹為議員。宗室覺羅，著定秀、世珣、榮普、成善、景安、宜純為議員。各部院衙門官，著奎濂、陳懋鼎、趙椿年、錫嘏、榮凱、毓善、劉道仁、文哲璋、張緝光、李經畬、林炳章、慶蕃、顧棟臣、何藻翔、陳善同、劉澤熙、魏聯奎、趙炳麟、儼忠、胡駿、王璟芳、文溥、吳敬修、柯劭忞、榮厚、胡祜泰、汪榮寶、劉華、長福、曹元忠、吳緯炳、郭家驥為議員。碩學通儒，著吳士鑑、勞乃宣、章宗元、陳寶琛、沈家本、嚴復、江瀚、喻長霖、沈林一、陶葆廉為議員。自應先期召集，以備舉行，著以本年八月二十日為召集之期，所有該院議員，均即遵照定期一律齊集。將開院以前應有事宜，妥行準備。該議員等須知此次召集資政院，為中國前此未有之創舉，即為將來成立國會之先聲，務期竭盡忠誠，恪守秩序。克擔義務，代表輿情，用副朝廷實行立憲，循序程功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一）

吉林延吉六道溝日本憲兵傷斃中國救火警察數人。

本日下午七點半鐘，延吉六道溝日本憲兵分遣所房屋失火，中國警察即携水龍馳往援救，當經撲滅。時日本領事館亦派警察數十名携水龍往救，見火已息滅，竟謂中國警察不應代替救火，拔刀亂砍，並用救火木鉤亂打，將中國警察修紹恩砍傷，登時斃命。又佐光殿一名，頭腦亦受重傷，另有一名不知下落。

。(註一)

浙江德清縣新市鎮人民搗毀警察局。

德清新市鎮警局巡官吳某，秉性剛愎，遇事偏執，輿情素不合洽，加以經費支絀，又藉官紳壓力，勒派警捐，因此民怨沸騰。適本日有孩童三四人，在市場上賭錢，被巡士將稍長之二人拘至局中，其父兄聞信趕至，求將二童釋放，以便帶回管束。吳巡官不允，必欲照章罰辦，衆情不服，咸與吳巡官爲難，吳巡官抽出佩刀，向衆示威，遂致戳傷多人。民情愈憤，匪徒乘機濶入，遂將警局搗毀，吳巡官亦被毆傷。又波及明溪小學堂，書籍器具，全被焚毀，各店均一律罷市。(事後，商會公議先由紳商會銜電稟省臺，請將巡官撤換。又謂地方設立警察，原以保衛治安，今反殃民，不如一律停捐，仍照舊章，自辦團練，以資保衛，各店均於初五日照常開市，聽候查辦。)(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初二日，第九百七號，頁二。

註二：「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頁三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六五。

二 日（五月十日） 中日訂立「鴨綠江採木公司事務章程第十四條適用之議定書」
五條。

本日，中日兩國於奉天訂立「鴨綠江採木公司事務章程第十四條適用之議定書」五條，內容如下：

第一條 一切木材均由稅局徵收山價。

第二條 一切木材均由稅局徵收客稅。

但完納海關稅者，概免船捐。並客稅，不完納海關稅者，則無論華洋商，一律按照舊章，徵收客稅並船捐。

第三條 公司賣出之木材，無論賣與華洋商人，如買主不將會經在稅局完過應納各稅之稅票交出，公司不得准其搬取木材，公司應擔責任不使有逃漏情事。（至本地消耗之木，應納客稅，提出另議。）

第四條 公司交納山價有減去二成之利益者，限於華商自行完納山價時間，特為公司自運出口及消費之木材所專享，自今以後公司允將此利益拋棄一成，即按照山價稅則完納九成。

但不拘第三條之規定，將來公司採辦之木材，不論賣與華洋商人，均由公司完納山價時，則將所有應納之山價，按山價稅則減去，即按照山價稅則完納。

第五條 公司採辦之木材於出賣時，應即將數目詳細報告稅局以便稽查。

宣統二年四月初二日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十日（註）

註：「中外條約彙編」，中日條約，頁一八二，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四 日（五月十二日） 清廷派郡王銜貝勒載濤充專使大臣，前往英國予言英皇愛
德華七世之喪。（註）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五日

一九六

按載濤，姓愛親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光緒皇帝及攝政王載灃之弟。奕譞第七子、奕詝嗣子，生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六年，封二等鎮國將軍，晉不入八分輔國公。二十三年四月，由慈禧命繼嘉慶第五子和碩惠瑞親王綿愉的第六子貝勒銜固山貝子奕謨爲嗣。二十八年五月，又改嗣多羅鍾端郡王奕詒（道光第八子）後，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加郡王銜。載灃當國後，深恐大權旁落，並記取德皇威廉亨利之教訓，乃行集權皇族之計劃，故於十二月，另編禁衛軍，由攝政王親率，派其弟載濤、毓朗、鐵良爲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

宣統元年五月，監國攝政王暫行代理大元帥，並設軍諮處，先後以毓朗、載濤爲管理軍諮處事務大臣。

註：「宣統政紀」，卷三四，頁九。

五日（五月十三日） 革命黨人黃興自香港致書孫先生文，論革命計劃。

本年正月廣州新軍起義前後，黃興與孫先生文電訊往還，已有數次。時孫先生在美，聞新軍起義失敗消息，認爲係缺乏款需所致。因決議聯絡各埠同志成立大團體，以籌鉅款，並經由美友荷馬李（Homer Lea）與布斯（Charles B. Booth），與美東財團接洽借款。二月初四日（三月十四日），孫先生以中國同盟會總理名義，委任布斯爲國外財務全權代辦人，並賴以全權，得以中國同盟會名義協商貸款事宜。時孫先生之計劃爲：向美國銀行貸款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美元，成立臨時政府，組織軍隊，編練海軍。孫先生並赴洛杉磯，與荷馬李等會議於長堤（Long Beach），決定大規模之起義計劃，並運送在美訓練之軍官若干以充實革命武力。惟對美進行借款，須中國各革命領袖聯名簽發委任狀，以示授權。孫先生因於三月十四日致黃興一電，同月二十八日再寄一長函，說明其在美所接洽之起事及籌款計劃，並請寄發委任狀。黃興與趙聲對孫先生計劃詳加研究後，於本日上書孫先生，詳述革命大計。其內容約分四點：

一、黃興與趙聲認爲「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其方法則爲「俟大款得手，先刺殺李準一

人，使其部下自相混亂。」如此，則「省城一得，兵衆械足，無事不可爲。」

二、廣東而外，須同時注意聯絡他省之軍隊與會黨：滿洲馬俠，渤海海賊，長江會黨，三江陸軍，均須「擇其緊要，辦其緩急以圖之，」使能「谷中一鳴，萬山皆應」之勢。

三、軍人擬聘武員及各種技師前來，預備作組織及教練之用，以地點難得，頗有難處，以俟起事後，再請彼等來助爲宜。

四、組織總機關之人才，「必多求之於各省同志中，以爲將來調和省界之計。」並擬於有款後，即「去日本招求已歸內地之同志（有膽識者）來日會議後，分遣擔任赴內地運動各事。」（註一）

附錄：黃興上國父述革命計劃書（註二）

中山先生鑒：三月十四號之電及廿八號之詳函，均前後收到。各同志讀之，有此極大希望，靡不歡躍之至。茲委任狀已辦妥，同日由郵掛號寄上，乞查察施行爲是。再將弟與伯先兄之意見略陳之，以備採擇焉。

（一）先生與軍人所議之方略，與此間所已運動得手之情形略有不同。弟與伯先意：以爲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此次新軍之敗，解散者雖有一標及炮（二營）、工、輜四營之多，然二標及三標之一營，皆未變動。現雖有議移高州之說，恐一時尚不能實行。而巡防隊兵卒之表同情於此次反正者甚衆。現總督水陸提督以巡防隊爲可靠（可斷定多會黨，運動必易，以湘人運動尤易），聞往招湘人約千人，北江一帶約數百人，將來專爲省防之用。李準原有之親兵千餘人（內同志甚多），總共巡防計有三千之譜。若此兵數一能運動，則外無反對者。其方法俟大款得手，先刺殺李準一人，使其部下自相混亂。（因皆李私人，多不得兵心，若易統領，則必更換其管帶哨卒等，而兵卒之心更離矣。）變更於此變更之時，廣用金錢（兵卒皆不豐足，負債者甚多，益以犒賂，其勢更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衆，前次之失，立可恢復。省城一得，兵衆械足，無事不可爲。至廣西一隅同志之在陸軍者，約數千人（李書城、孫榮、楊源濬等均在此），以刻尚未招兵訓練，無可假手。至秋期則兵數想亦可招足，此方面不必顧慮，自能聯合也。外會黨一面，刻雖清鄉，其人衆稍爲所懾，然兵去則聚，自成常例，至時亦可號召之；前所運動之基礎，固未摧壞，再擴張之，自易易也。總之，廣東之事，視款爲難易。以普通一般之軍隊多貪鄙嗜

利，況有義字以激發之，富貴功名，唾手可得，何樂而不爲此。此弟與伯先兄觀察廣東巡防軍隊之心理，而可以斷定者也。故圖廣東之事，不必於邊遠，而可於省會。邊遠雖起易敗（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會一得必成。事大相懸，不可不擇（此次新軍之敗，乃在例外）。倘先生與軍人已決議擇一地點，爲訓練兵卒、接收器械之處，亦不難圖之而爲省城之外援。現廣州灣已查得一地（此李應生與甄吉亭到該處查獲者），可向法人批租。其地爲舊公園，日下有一法人墾之不利，該處之公使堂欲棄之，價不過三千餘金；又有房屋多間（有一大洋樓），另給千餘元均可得。又李應生亦有地在該處，伊祖父給之，使其自營者，亦可爲之開闢。又張靜皆兄亦有意至該處墾地。如一得款，可由李、張、甄等出名至該處領地，藏數千人，勢亦不難。且新軍中之高州人散歸者，頗能團結一氣，不爲少餒。其該處之來聯盟者，日進不已（前新軍中之頭目爲之主盟，巡防、會黨皆有）。若二標移往該處，則勢更好（聞五月間，其在茂名化州之營房可起）。此處可決定爲之，一便於接械，二便於出西江扼上游（南寧）之衝，收服巡防各隊，略定西省南服，將來其有助於省軍必大也。郭人漳處自弟出後，弟曾通信一次，乃言王德潤事，未見其覆。今袁督之子與伊至交，且兼有戚誼，若與商約，恐必舉發其陰謀。惟有至時降服之，否亦殺之不足惜。至其所部之衆，其新軍一營駐廉州者，爲伯先舊部，今正聞廣州之事，已躍躍欲試；餘一營爲湖南老營，多不滿意於伊；他則皆巡防耳。一朝有變，反側隨之，無他慮也。然弟當試以他術，嗜利之徒或能可動，亦未可知，然總以不告以秘密爲是。

（二）連絡他省之軍隊及會黨，此最宜注意者。今滿洲之馬傑及渤海之海賊，去歲嘗野返日已帶有二三人來，均有勢力者。伊等祇要求費用，即可活動，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衆，擾亂滿洲方面，趨近殺虎口、張家口一帶（口外無兵，可隨意越過），以驚撼北京，此最爲出奇者也。勢雖不成，牽制北清之兵力有餘。又北清之新軍，同志在其間者亦不少。前歲西挪拉氏之變，伊等欲乘機運動，雖無大效力，然種子已播，茲更圖之，亦不難也。長江一帶之會黨，久已傾心於吾黨，一有號召至，可助其威，尤以浙江一部爲可用，王金發君等可得主動之。至三江之陸軍，其將校半多同志，今歲聞伯先兄在粵舉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勢；若事前與之聯絡，擇其縝密者爲之樞紐，勢不難與兩粵並。湖北之陸軍雖腐敗，然開通者亦不少。去歲有孫武者（湖北人）竭力運動，聞成績亦好。湘中之新軍

雖不及萬人，然有數同志爲管帶隊官等；又督練公所及參謀等多同志，人較他處亦不弱。雲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經營有不俟他處彼亦爲之之勢。此次鉅款若成，擇其緊要，辦其緩急以圖之，必有谷中一鳴，衆山皆應之象；而吾黨散漫之態，亦從而精神活動，可無疑也。

(三) 軍人擬聘武員及各種技師前來，預備充組織及教練之用。此事弟等思之，頗有難處。無論難得地點，即有地點（譬如已得廣州灣言），恐集合多人，耳目衆多，流言四起，外人或不注意，滿吏則必爲之枕席不安也。況多數外人來此，尤易招目。此事可否婉曲商之，云吾黨初期之預備，須稍寬以時日，然後招聘人員（俟初期預備完全，由此間報告後，然後招聘，方爲妥當）。在伊等視之，以爲此等事必非速速可成；而吾等稍於寬之時日中得完全成功，出伊意外，想伊亦不見忌，必樂爲我用也。我等於事起後，伊等之來，自是有益，此兩無妨害之事，伊亦必允從。否則伊來，如事前敗壞或放逐之類，皆於大局有關，且於教練實際上，斷不能施行。此種情形，想先生亦知之深矣。

(四) 組織總機關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爲將來調和省界之計。一有款，弟擬去日本招求已歸內地之同志（有膽識者）來日會議後，分遣擔任赴內地運動各事。其智識卓絕或不能回內地者，則留駐日本或招來港中，爲組織總機關之人員；但目今不能詳舉其人名，以近二三年來未與共辦一事，而爲外間浮言所中者居多，必須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見信，如孫少侯君其人也。楊篤生君在英專志科學，有款先生必要之歸。此人思想縝密，有類精衛，文采人品亦如之，美材也。蔡子民君在德，此人雖無闊達之度，而辦事精細有餘，亦難多得。吳稚暉君甚屬人望，惟偏於理想，若辦事稍低減其手腕，自亦當行出色。他如在東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黃運甌君，四川之李肇甫，湖南之左仲遠、張超（已出獄）、張百純（三君皆有才，可辦事，惟宜一方面）、劉揆一、宋教仁，山東之商啓予、丁惟汾，陝西之于右任，江蘇之章梓等，皆能辦事。此不過舉其一二。至其能在內地運動者，亦不乏人，想可招之使來。若我輩能虛懷咨商，不存意見，人未有不樂與共事者也。趙伯先兄於軍事，甚踴躍擔任。此次款項若成，可委廣東發難之軍事於伊，命弟爲之參謀，以補其短，庶於事有濟。伯兄刻雖不能入內地，以軍界多屬望於伊，爲之自亦易易。若能得一次大會議，分擔責任，各盡其才，事無不成矣。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七日

1100

以上所述意見，弟與伯先兄相同，可作兩人函視也。

弟自去臘來港，省事敗後，鬱鬱居此，一籌莫展。二月十八與展兄伯先同赴新加坡，欲運動小款以接濟港中目前之危困。適先生此函至，毅生兄電弟等返港。弟與伯先後返港，展兄稍留，少得款後，亦當歸也。現港中窮乏已極，勢將不支。先生處如可籌得二三千元電來，以解眉急，尤爲盼切！

再者：該軍人及資家如不能運動，此刻想先生處已得實答，此委任狀亦不必給之，以其中人名與省分不同者多，倘後日發現，必傳爲笑柄也。至要！至要！又弟在新加坡時，宮崎由日來電約弟來港相晤。及弟來港，伊偕兒玉右二來。此人與寺內正毅有關係，大約日政府見滿洲交涉無大進步，而清軍隊之表同情於吾黨者日多，或一旦吾黨勢力可成，伊既無要求於滿政府，而又不見好於吾黨，兩無所據，又恐他國與吾黨密近，將來排斥已國，於東亞殊難立足。有此隱情，故宮崎乘間運動長谷川大將名好道者，由長谷川將宮崎所鋪張吾黨之勢力，紹介於寺內，故寺內密派兒玉與宮崎來，調查吾黨勢力，不過證實宮崎之前言耳。在港不過一禮拜，弟稍誇張出之，略言法、美國民皆表同情，或能聳聽之，亦未可知也。

精衛兄事，詳毅、實兩兄函，不另。手此，即請籌安！弟黃興頓首。四月初五日。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五七—一五九。

註二：黃克強先生全集，頁七三—七八，民國五十七年十月，黨史委員會出版。

七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頒行現行刑律。

本日，清廷頒行現行刑律，令內外問刑各衙門依法聽斷。諭曰：

「上年據修律大臣奏進編定現行律，當經諭令憲政編查館覆核奏准。茲據該館及該大臣等，將現行刑律黃冊並按照新章修改各條，繕具進呈。朕詳加披覽，尙屬妥協，著即刊刻成書，頒行京外，一體遵守。國家律令，因時損益，此項刑律爲改用新律之預備，內外問刑各衙門，務當悉心講求，依法聽斷，毋得任意出入，致滋枉縱，以副朝廷慎刑協中之至意，欽此。」（註一）

憲政編查館會奏呈進現行刑律 黃冊定本請 旨頒行摺及清單如左：

「奏爲呈進現行刑律 黃冊定本，請 旨刊印頒行，以資遵守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宣統元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臣奕劻等奏，核議現行刑律繕冊，呈 覽一摺，並聲明由臣館將前後 黃冊咨交修訂法律大臣，遵照向章，另繕 黃冊，會同請 旨刊印頒行等因。二十四日欽奉 諭旨，著依議，欽此。欽遵咨交去後，臣家本等

督飭提調等官，將律例正文，依類排比，復因殺青之役，衆手疊更，校讎之功，艱於掃葉，凡訛奪及小有抵牾之處，悉心斟正。又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頒行法院編制法，本年三月十六日奏准變通秋審舊制，所有審判之覆核

，京控秋審之會錄解勘，與從前辦法不同，均照新章更正。計修改五十七條，刪除十條，加具按語，除另繕清單進呈外，統計原擬編定現行律輯刪者，律文四百十四條，例文一千六十六條，經覆核勘正者二百六十一條。現又照新

章修改刪除者六十七條，仍將舊律服制八圖弁冕簡端繕寫工竣，分裝二函，恭呈 御覽，應俟 命下臣等兩館

公同刊印，頒發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至舊律軍流等罪，向於律後附道里表，以備臨時查照，簽發，此次修訂

流罪照章改訂，工作雖不盡實發，仍有應行到配之犯，軍罪雖改，爲安置而極邊及煙瘴二項，仍應指定道里，即由

臣等知照陸軍部，將舊表分別去留補行刊發，以符名實。再臣奕劻等上年進呈核議現行刑律 黃冊之時，附片聲明

，現行律戶役內，承繼分產婚姻田宅錢債各條，應屬民事者，毋再科刑，仰蒙 俞允通行在案。此本爲折衷新舊

，係指純粹之屬於民事者言之，若婚姻內之搶奪姦占及背於禮教違律嫁娶、田宅內之盜賣強占、錢債內之費用受寄

，雖隸於戶役，揆諸新律，俱屬刑事範圍之內，凡此之類，均應照現行刑律科罪，不得謾爲民事案件，致涉輕縱，

合併聲明。此摺係法律館主稿，會同憲政編查館辦理，所有會奏，呈進黃冊定本緣由，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憲政編查館會奏現行刑律修改各條清單：

計開

名例上◎五刑。原修改例文 一、凡婦女犯罰金罪名，依律處罰，其犯該徒流以上，除例內載明應收所習藝者，一律按限工作，不准論贖外，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徒一年贖銀二十兩，每等加銀五兩，至徒三年贖銀四十兩，流二千里，贖銀五十兩，每等加銀十兩，至流三千里，贖銀七十兩，應安置發遣者，照滿流科斷，如無力完繳，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七日

按銀一兩折工作四日。其未設有女犯習藝所地方，照工作時日，改爲監禁，俱限滿釋放。謹按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憲政編查館進呈核訂現行刑律內稱，有關十惡，既爲常赦所不原，茲罪各條，尤係風化人心所繫，倣照竊盜辦法增入，應處罰金刑者，收擬工作一條，是姦罪之應處罰金者，尙不能與平人一例同科，則姦罪內之應處徒以上刑者，更無轉擬贖銀之理，本條自應於除筆增入犯姦一項，以符核定之本意。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婦女犯罰金罪名，依律處罰，其犯該徒流以上，除犯姦及例內載明應收所習藝者，一律按限工作，不准論贖外，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徒一年贖銀二十兩，每等加銀五兩，至徒三年贖銀四十兩，流二千里贖銀五十兩，每等加銀十兩，至流三千里贖銀七十兩，應安置發遣者，照滿流科斷，如無力完繳，按銀一兩折工作四日，其未設有女犯習藝所地方，照工作時日改爲監禁，俱限滿釋放。原續纂例文 一、凡京外職官，下及軍民人等犯，徒流以上，非常赦所不原者，准其捐贖，徒一年三品以上官，捐銀一千兩，四品官捐銀五百兩，五六品官捐銀四百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捐銀三百兩，貢監生員捐銀二百兩，平民捐銀一百兩。每徒一等，三品以上官加銀二百五十兩，四品官加銀一百二十五兩，五六品官加銀一百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加銀六十五兩，貢監生員加銀五十兩，平民加銀三十五兩。由徒入流，三品以上官以五百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三千五百兩，四品官以二百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一千六百兩，五六品官以一百五十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以八十兩爲一等滿流，贖銀八百兩，貢監生員犯流二千里，贖銀四百六十兩，每等加銀七十兩，平民犯流二千里，贖銀二百七十兩，每等加銀四十五兩。遣置各照滿流捐贖，俟銀數完繳，俱准免罪，若斬絞緩決各犯如遇 恩赦，查辦減等後，有呈請贖罪者，法部核准奏明各照所減罪名捐贖。謹按此條，係照光緒二十九年刑部議覆，陞任山西巡撫趙爾巽條陳，犯罪習藝摺內，附訂捐贖新章增纂入，例向章本以常赦爲斷。此次修訂，將大赦纂入律文，範圍稍廣，惟編查館續纂之例，既將罰金內之情節較重者，改處工作，則情節相類之應處徒以上刑者，自難輕予捐贖，致涉抵牾。擬請將例首非常赦所不原句，改爲除詐僞犯姦略誘和誘及常赦所不原外，以歸一律。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京外職官下及軍民人等犯，徒流以上，除詐僞犯姦略誘和誘及常赦所不原外，准其捐贖，徒一年三品以上官捐銀一千兩，四品官捐銀五百兩，五六品官捐銀四百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捐銀三百兩，貢監生員捐銀二百兩，平民捐

銀一百兩。每徒一等，三品以上官加銀二百五十兩，四品官加銀一百二十五兩，五六品官加銀一百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加銀六十五兩，貢監生員加銀五十兩，平民加銀三十五兩，由徒入流，三品以上官以五百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三千五百兩，四品官以二百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一千六百兩，五六品官以一百五十兩爲一等滿流，贖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以八十兩爲一等滿流，贖銀八百兩，貢監生員犯流二千里，贖銀四百六十兩，每等加銀七十兩，平民犯流二千里，贖銀二百七十兩，每等加銀四十五兩；遣置各照滿流捐贖，俟銀數完繳，俱准免罪。若斬絞緩決各犯，如遇 恩赦查辦減等後，有呈請贖罪者，法部核准奏明各照所減罪名捐贖。應議者犯罪：原修改例文 一、凡宗室犯案到官，該衙門先訊取大概情形，罪在流遣以上者，隨時奏交大理院會同宗人府審明，專摺奏結。如在徒罪以下，咨送宗人府會同大理院說明，照例定擬罪。應擬徒者，由大理院咨送法部，按季彙奏，罪止罰金者，照例完結，毋庸奏 聞。若到官時，未經具奏之案，審明後罪在流遣以上者，仍奏明請 旨，至東三省移居宗室所犯案件，俱歸各該省高等審判廳審理，仍依此例，按照罪名輕重，分別奏咨完結。 一、凡宗室覺羅，除犯該罰金及初犯徒流遣或再犯徒罪或先經犯徒後犯流罪，仍由宗人府分別折罰圈禁外，如有三次犯徒或二次犯流，或一次犯徒，一次犯至極邊或煙瘴安置者，均擬實發 盛京。如二次犯徒、一次犯流、或一次犯流、一次犯至極邊或煙瘴安置者，均擬實發吉林。如二次犯應安置或三次犯流或犯至外遣者，均擬實發黑龍江。若宗室釀成命案，按律應擬斬絞監候者，宗人府會同大理院，先行革去宗室頂戴，照平人一律問擬斬絞，分別實緩，仍由宗人府進呈 黃冊。 一、已革宗室之紅帶、已革覺羅之紫帶、除有犯習教等重情，另行奏明辦理外，其犯尋常處罰，並徒流以上等罪，交大理院照例科斷，應銷檔者，免其銷檔，仍准繫本身帶子。 謹按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憲政編查館奏核訂法院編制法摺內聲明，嗣後宗室有犯在流遣以上，由大理院審理徒罪以下，及覺羅有犯均由高等審判廳審理等因在案。是會審之制已經廢除，且係分別罪名，並不專屬大理院審理，以上三條自應查照更正，以昭畫一。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宗室犯案到官罪在流遣以上者，交大理院審理。如在徒罪以下及覺羅犯罪交京師高等審判廳審理，至東三省移居，宗室所犯案件，俱歸各該省高等審判廳審理。 一、凡宗室覺羅，除犯該罰金及初犯徒流遣或再犯徒罪或先經犯徒後犯流罪，仍由宗人府分別折罰圈禁外，如有三次犯徒或二次犯流或一次

犯徒一次犯至安置者，均擬實發。盛京。如二次犯徒、一次犯流、或一次犯流、一次犯至安置者，均擬實發吉林。如二次犯應安置或三次犯流或犯至外遣者，均擬實發黑龍江。若宗室釀成命案，按律應擬斬絞監候者，大理院知照宗人府，先行革去宗室頂戴，照平人一律問擬斬絞，分別實緩仍由宗人府進呈黃冊。一、已革宗室之紅帶、已革覺羅之紫帶，除有犯習教等重情，另行奏明辦理外，其尋常各案，照例科斷，應銷檔者，免其銷檔，仍准繫本身帶子。◎犯罪存留養親。原修改例文 一、凡死罪案件，除謀故殺及連斃二命，秋審時，應入情實無疑之犯，雖親老丁單，毋庸聲請留養外，其餘各案，核其情節，秋審時應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孀婦獨子，伊母守節二十年者，該督撫查取各結聲明，具奏法部，隨案核覆，聲請留養。其餘秋審，並非應入可矜之案，該督撫於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聲明，不必分別應准不應准字樣，統俟秋審時，法部會同各部院核定後，先將此項人犯開單進呈，恭候 欽定，俟奉有 諭旨，法部行文各該督撫，將准留各犯，飭令該管州縣取具犯屬族鄰人等甘結，加具印結詳報，並追取收贖銀四十兩。如案關人命，以一半給死者家屬養贍，一半入官，將該犯保釋存留養親。若定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迨至本屆秋審或已經秋審一次，歸入舊事緩決以後，核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或伊母守節年分符合，以及成招時，家有次丁，嗣經身故或被殺之人，先有父母後經物故，與留養之例相符者，亦准其隨時隨案奏請留養。 朝審案件，一體遵行至留養之後，復有不安分守法，別生事端，無論罪名輕重，即照現犯定擬，不准再行聲請。 一、毆妻致死之案，除親老丁單或孀婦獨子，應准查辦留養外，如父母已故，別無兄弟子孫，該督撫於定案時，將應行承祀緣由聲明法部，俟秋審後，與尋常留養人犯一體開單進呈。其或定案時，聲請留養之犯，遇有父母先存後故，與承祀之例相符者，該督撫亦於秋審時確查報部，統俟奉有 諭旨，再行取結辦理。惟所追贖銀儘數入官。 一、凡卑幼毆死本宗期功尊長，定案時皆按律問擬，概不准聲請留養，其有所犯情節，實可矜憫，奉 旨改爲絞監候者，統俟秋審情實二次蒙 旨免勾奏明改入緩決之後，由該督撫查明該犯應侍緣由，於秋審時報部核辦。至毆死本宗總麻外姻功、總尊長，如有親老丁單，應行留養，均俟法部於秋審時，分別准留不准留開單奏明辦理。 謹按宣統二年三月十六日憲政編查館奏議覆。臣家本等請變通秋審覆核舊制摺內稱，外省秋審，由督撫布政司會審，京師 朝審、派覆核大臣及會同九卿審錄之制，均即停止等因，奉 旨依議，

欽此，欽遵在案。以上第一條法部會同各部院句應節刪，朝審應改爲京師秋審，後二條督撫字樣，應改爲按察司或提法使，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死罪案件，除謀故殺及連斃二命，秋審時應入情實無疑之犯，雖親老丁單，毋庸聲請留養外，其餘各案，核其情節，秋審時應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孀婦獨子，伊母守節二十年者，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查取各結聲明具奏法部，隨案核覆，聲請留養。其餘秋審，並非應入可矜之案，於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聲明，不必分別應准不應准字樣，統俟秋審時法部核定後，先將此項人犯開單進 呈，恭候 欽定。俟奉有 諭旨，法部札行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將准留各犯飭，令該管州縣取具犯屬族鄰人等甘結，加具印結詳報，並追取收贖銀四十兩。如案關人命，以一半給死者家屬贍，一半入官，將該犯保釋存留養親，若定案時，非例應留養之人，迨至本屆秋審或已經秋審一次，歸入舊事緩決以後，核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或伊母守節年分符合，以及成招時，家有次丁，嗣經身故，或被殺之人先有父母，後經身故，與留養之例相符合者，亦准其隨時隨案奏請留養。京師秋審案件，一體遵行，至留養之後，復有不安分守法，別生事端，無論罪名輕重，即照現犯定擬，不准再行聲請。一、毆妻致死之案，除親老丁單或孀婦獨子，應准查辦留養外，如父母已故，別無兄弟子孫，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於定案時將應行承祀緣由，聲明法部，俟秋審後與尋常留養人犯一體開單進 呈。其或定案時，聲請留養之犯，遇有父母先存後故，與承祀之例相符合者，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亦於秋審時，確查報部，統俟奉有 諭旨再行取結辦理，惟所追贖銀儘數入官。一、凡卑幼毆死本宗期功尊長定案時，皆按律問擬，概不准聲請留養，其有所犯情節實可矜憫，奉 旨改爲絞監候者，統俟秋審情實，二次蒙 旨免勾奏明，改入緩決之後，由該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查明該犯應侍緣由，於秋審時報部核辦。至毆死本宗親屬外姻功總尊長，非有親老丁單應行留養，均俟法部於秋審時，分別准留不准留，開單奏明辦理。○徒流人又犯罪：原修改例文 一、凡流遣應行發配人犯，於經過處所滋生事端者，核其所犯罪名，俱照在配復犯例分別治罪。謹按流遣在配復犯二條，已經憲政編查館修併本律例末照，在配復犯例句，應改爲依已決又犯罪，以免歧異。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流遣應行發配人犯，於經過處所滋生事端者，核其所犯罪名，俱依已決又犯罪分別治罪。○老小廢疾收贖：原修改例文 一、每年秋 朝審人犯現在年逾七十，經覆核擬以可矜蒙 恩免減流者

，俱准其收贖。謹按新章停止九卿審錄之制，在京秋候人犯，既無 朝審例，內朝字應節刪，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每年秋審人犯，現在年逾七十，議矜蒙 恩宥免減流者，俱准其收贖。

名例下○給沒贓物。原修改例文 一、京城現審案內，凡應追贓罰贖變贖銀兩，俱將該犯發交本旗籍該管官，定限一年追完，如逾限不行追交，法部大理院即行查參，將承追各官照例議處。 一、京城現審竊盜案內，無主贓物及一切不應給主之贓，如係金珠人參等物，交內務府，銀錢及銅鐵鉛錫等項有關鼓鑄者，交度支部，硫磺焰硝及磚石木植等項有關營造者，交農工商部，洋藥及鹽酒等項有關稅務者，交崇文門，其餘器皿、衣飾及馬羸牲畜均行文民政部，札行內外城巡警總廳，督同該區官，當堂估值變價，交度支部彙奏，並將變價數目報法部及大理院查核。儻有弊混及變價不完，由法部及大理院奏參。謹按以上二條，俱追交贓罰及分別變價之例，查參奏參兩節，均部院會同彼此權限，似未分明，自應遵 旨劃歸法部辦理。所有大理院字樣，均應節刪。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京城現審案內，凡應追贓罰贖變贖銀兩，俱將該犯發交本旗籍該管官，定限一年追完，如逾限不行追交，法部即行查參，將承追各官照例議處。 一、京城現審竊盜案內，無主贓物及一切不應給主之贓，如係金珠人參等物交內務府，銀錢及銅鐵鉛錫等項有關鼓鑄者，交度支部，硫磺焰硝及磚石木植等項有關營造者，交農工商部，洋藥及鹽酒等項有關稅務者，交崇文門，其餘器皿衣飾及馬羸牲畜，均行文民政部，札行內外城巡警總廳，督同該區官當堂估值變價，交度支部、彙奏，並將變價數目報法部查核。倘有弊混及變價不完，由法部奏參。○化外人有犯。原修改律文 凡化外（來降）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隸理藩部者，仍照原定蒙古例。謹按此條沿用唐律，本指化外人之入中國籍者而設。宣統元年閏二月初七日，經憲政編查館奏請頒行國籍條例，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通行在案。凡外國僑居內地之人，既許其歸附，自應刪除化外人名目，以堅其內嚮之忱，所有律目律文化外人，應一律改爲入國籍人，以符定制。又蒙古各部屬隸，屏藩二百餘年，與歸化之人甫隸版圖者不同，亦應移列於前，以示區別。謹將修改律文律目開列於後：修改○蒙古及入國籍人有犯 凡蒙古人犯罪，照理藩部蒙古例定擬，其餘藩屬並因歸化入籍者，仍依律科斷。原修改例文 一、蒙古案件有奏送大理院審理者，即移咨理藩部，將通曉蒙古言語司員，派出一員帶領通事，赴大理院公同審理。除內地八旗、蒙古，應依律定擬者，會審官不必列銜外

，其隸在理藩部，應照蒙古例科斷者，會審官一體列銜。朝審案內，如遇有蒙古人犯知會理藩部堂官到班會審，遇有照蒙古例治罪者，亦一體列銜。謹按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憲政編查館奏稱，嗣後凡內外蒙古死罪案件，不論所行何律，概歸理藩部主稿，咨送大理院覆判，會同具奏，奉旨之後，如係立決人犯，即由部行文該將軍部統，執行監候人犯，由理藩部大理院分咨法部，俟秋審時，由法部會同理藩部辦理。追罪以下人犯應發遣者，由理藩部咨送大理院覆判，應改折者即由原審衙門判結，其在京蒙古案件，咨交京師地方審判廳審理，仍由部派通曉蒙古之語通事一員繙譯，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本條應查照新章更正，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一、凡內外蒙古死罪案件，不論所引何律，概歸理藩部主稿，咨送大理院覆判，會同具奏，奉旨之後，係立決人犯，由理藩部行文該將軍部統處決；係監候人犯，由理藩部大理院分咨法部，秋審時，由法部會同理藩部辦理；其遣罪以下人犯應發遣者，由理藩部咨送大理院覆判；應改折者由原審判衙門判結。其在京蒙古案件，咨交地方審判廳審理，仍由部派員繙譯。

公式◎事應奏不奏。原修改例文 一、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駁斥，先向原告詳訊其實，係冤抑難伸，情詞真切，及地方官審斷不公，草率辦結，並官吏營私執法，確鑿有據，又案情較重者，即行具奏。如訊供與原呈迥異，或係包攬代訴被人挑唆，情節顯有不實，及原告未經在本省赴案成招，挾嫌傾陷，藉端拖累，應咨回本省審辦之案，亦於一月或兩月，視控案之多寡，彙奏一次。各案情節於摺內分晰註明，如距京較近省分，將原告暫交大理院，散禁，提取本省全案卷宗，細加查核，再行分別酌辦。倘有案情較重，不即具奏，僅咨回本省辦理者，各堂官交部嚴加議處。謹按自法院編制法 頒行，京控事件專屬大理院，本條自應查照更正，以植獨立之基礎。惟都察院職司糾彈，與步軍統領衙門專掌捕逮者不同，揆諸各國新制，雅與行政審判為近，現在行政審判未立，未可遽撤藩籬。凡官吏營私執法及被參冤抑之類，俱屬行政事項，仍應歸該院呈控，擬請於例內修訂明確，以明責守，而飭官常。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大理院遇有京控之案，先由總檢察廳詳核原呈，分別准駁，果係冤抑難伸，情詞真切或案情較重者，即交該院分庭審明，咨回本省再審，於一月或兩月，視控案之多寡彙奏一次。各案情節於摺內分晰註明，如距京較近省分，將原告暫行散禁，提取本省全案卷宗，細加查

職制◎交結近侍官員。原修改例文 一、各旗王公所屬人員，除服官在京者，如遇年節生辰，仍准其向各府往來外，其現居外任因事來京者，概不許於本管王公處謁見通問，違者處十等罰，如有賁緣餽送等弊，計贓從其重者論，該管王公容令謁見者，交宗人府照違 制律議處。若私通書信，有所求索借貸及先白餽遺希圖厚報者，交宗人府計贓治罪。 謹按新章宗室有犯應分別罪名輕重，由大理院或高等審判廳審理，本條交宗人府計贓治罪句，應改爲交該審判衙門，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各旗王公所屬人員，除服官在京者，如遇年節生辰，仍准其向各府往來外，其現居外任因事來京者，概不許於本管王公處謁見通問，違者處十等罰。如有賁緣餽送等弊，計贓從其重者論，該管王公容令謁見者，交宗人府照違 制律議處。若私通書信，有所求索借貸及先白餽遺希圖厚報者，交該審判衙門計贓治罪。◎上言大臣德政。原修改例文 一、督撫等官或陞任吏部降調丁憂離任，而地方百姓赴京保留控告者，不准行將來告之人交與該部治罪。若下屬交結上官，派斂資斧驅民獻媚，或本官留戀地方，授之意指，藉公行私，事發得實，亦交部從重治罪，其有賄囑百姓保留者，審實將與受官民俱照枉法贓治罪，或本官留戀地方，授之意指，藉公行私，事發得實，亦交部從重治罪，其有賄囑百姓保留者，審實將與受官民俱照枉法贓治罪。至民人附合結黨，妄預官府之事者，處十等罰。 謹按京師審判事務，現俱歸審判各衙門審理，本條交部治罪等句，應查照新章更正，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督撫等官或陞任吏部降調丁憂離任，而地方百姓赴京保留控告者，不准行將來告之人審實治罪。若下屬交結上官，派斂資斧驅民獻媚，或本官留戀地方，授之意指，藉公行私，審實從重治罪。其有賄囑百姓保留者，審實將與受官民俱照枉法贓治罪。至民人附合結黨，妄預官府之事者，處十等罰。

婚姻◎娶親屬妻妾。原修改律文 凡娶同宗無服（姑姪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處十等罰。若娶（同宗）總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妻）及收父祖妾者，各以姦論（自徒三年至絞）。其（親之妻）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爲妻妾者，（無服之親及伯叔母兄弟妻不與）各處八等罰。 妾（父祖妾不與）各減（妻）二等。（被出改嫁者，遞減之。若原係妻而娶爲妾，當從妻論，原係妾而娶爲妻，仍從妾減科。） 若娶同宗總麻以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論，（除應死外）並離異。 謹按宣統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修訂法律館議覆，御史崇芳奏同姓爲婚，未可弛禁一摺，擬請於娶親屬妻妾律文，同客無服之親句下增注，同宗謂同客共姓，不論支派之

遠近，籍貫之同異皆是二十一字，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自應纂入小註，以資遵守，謹將修改律文，開列於後。修改 凡娶同宗（同宗謂同宗共姓，不論支派之遠近，籍貫之同異皆是）及無服（姑姪姊妹）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男女）各處十等罰。若娶（同宗）總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妻）及收父祖妾者，各以姦論，（自徒三年至絞。）其（親之妻）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為妻妾者，（無服之親及伯叔母兄弟妻不與），各處八等罰。妾（父祖妾不與）各減（妻）二等，（被出改嫁者，遞減之。若原係妻而娶為妾，當從妻論，原係妾而娶為妻，仍從妻減科）。若娶同宗總麻以上姑姪姊妹者，亦各以姦論，（除應死外）並離異。

倉庫下●收支留難。原修改例文 一、凡錢糧物料等項解送到部，當該官吏限文到三日內，即行查收收掣給批迴，如無故不收完給批者，照律計日治罪。至書役人等指稱，估驗掣批掛號等項費用名色，借端包攬索詐者，許解官解役，即於該衙門首告交送大理院，照職役詐贓例治罪，係官革職問罪，該管官吏察者交部議處。 謹按新章大理院特別權限，僅宗室犯罪在流遣以上，及犯謀反謀叛謀大逆各罪，與 特旨交審重要官犯，暨未設審判廳地方京控案件四項，本條交送大理院一項，係指索詐之書役而言，並不屬大理院管轄之內，應改為送交地方審判廳，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錢糧物料等項，解送到部，當該官吏限文到三日內，即行查收收掣給批迴，如無故不收完給批者，照律計日治罪。至書役人等指稱估驗掣批掛號等項費用名色，借端包攬索詐者，許解官解役，即於該部首告交送地方審判廳照職役詐贓例治罪，係官革職問罪，該管官吏察者，交部議處。

賊盜中●竊盜。原修改例文 一、京城內外巡警廳巡警、大宛兩縣及五營內務府捕役並步軍統領番役拏獲竊賊者，俱限即日稟報本管官，如晚間拏獲，限次早稟報該管官，說明被竊情由，將事主年貌姓名住址及所失贓物詳記檔案，即令事主回家，不必一同解送，如贓物現獲，即出示令事主認領，儼不法捕役及巡捕人等，違限不行呈報，任意勒索事主，許事主赴都察院呈告，將捕役人等，照恐嚇取財例治罪，其該管官有失於覺察及任意縱容者，交部分別議處。謹按此條，許事主赴都察院呈告，係沿從前五城舊制，現在各級審判廳以次設立，京控之案，概不歸行政衙門審理，則此項懲治捕役之事，更無須在都察院呈控，擬請將例內都察院改為地方審判廳，以昭畫一。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京城內外巡警廳巡警大宛兩縣及五營內務府捕役並步軍統領衙門番役，拏獲竊賊者，

俱限即日稟報本管官，如晚間拏獲，限次早稟報該管官，說明被竊情由，將事主年貌姓名住址及所失贓物詳記檔案，即令事主回家，不必一同解送。如贓物現獲，即出示令事主認領，倘不法捕役及巡捕人等違限，不行呈報，任意勒索事主，許事主赴地方審判廳呈告，將捕役人等，照恐嚇取財例治罪，其該管官有失於覺察及任意縱容者，交部分別議處。

賊盜下●略人略賣人。原修改例文 一、內地姦民及洋行通事買辦，設計誘騙愚民出洋承工，其受雇之人，並非情甘出口，因被拐賣威逼，致父子兄弟離散者，不論所拐係男婦子女，已賣未賣，曾否上船出洋及有無倚藉洋人，但係誘拐已成，爲首絞立決，入於秋審情實，地方官獲犯審實，一面按約照會領事官，將被拐之人，立即釋放送回，一面錄供解審。該督撫提勘後，即行具奏仍逐案備招咨部，其華民情甘出口承工，係照條約章程辦理者，不在此限。謹按解勘之制，現擬逐漸變通例內該督撫提勘八字，擬節刪，咨部並改爲咨院，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內地姦民及洋行通事買辦，設計誘騙愚民出洋承工，其受雇之人，並非情甘出口，因被拐賣威逼致父子兄弟離散者，不論所拐係男婦子女，已賣未賣，曾否上船出洋及有無倚藉洋人情事，但係誘拐已成，爲首絞立決，爲從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地方官獲犯審實，一面按約照會領事官，將被拐之人，立即釋放送回，一面錄供解審具奏，仍逐案備招咨院，其華民情甘出口承工，係照條約章程辦理者，不在此限。

人命●殺死姦夫。原修改例文 一、凡姦夫白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當時喊救與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指拏到官，尙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定擬。該督撫切實聲明法部議奏時，聲絞量減一等，擬流三千里，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謹按例內法部議奏句擬改爲大理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姦夫白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而當時喊救與事後即行首告，將姦夫指拏到官，尙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者，仍照本律定擬，並切實聲明，大理院覆判時，聲絞量減一等，擬流三千里，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原修改例文 一、凡婦人毆傷本夫致死，罪干絞決之案，審係瘋發無知或係誤傷及情有可憫者，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於案內將並非有心干犯各情節，分晰敘明，法司核覆時，減爲擬絞監候，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謹按例內法司核覆句，擬改爲大理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婦人毆傷本夫致死，

罪干絞決之案，審係瘋發無知或係誤傷及情有可憫者，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於案內將並非有心干犯各情節，分晰敘明，大理院覆判時，減為擬絞監候，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

鬪毆上◎宗室覺羅以上親被毆。原修改例文 一、凡宗室覺羅在家安分或有不法之徒借端尋釁者，仍照律治罪外，若甘自菲薄，在街市與人爭毆，如宗室覺羅罪止折罰錢糧，其相毆者亦係現食錢糧之人，一體折罰定擬，毋庸加等，若無錢糧可罰，即照凡鬪辦理。至宗室覺羅擅入茶坊酒肆，滋事召侮，先行動手毆人者，不論曾否腰繫黃紅帶子，其相毆之人，即照尋常鬪毆科斷，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大理院按例定擬，犯該徒罪以上者，照例鎖禁拘禁，犯該罰金者，應否折罰錢糧之處，交宗人府酌量犯案情節辦理。謹按新章，宗室覺羅有犯歸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審理本條，大理院下應增入京師高等審判廳，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宗室覺羅在家安分或有不法之徒借端尋釁者，仍照律治罪外，若甘自菲薄，在街市與人爭毆，如宗室覺羅罪止折罰錢糧，其相毆者亦係現食錢糧之人，一體折罰定擬，毋庸加等，若無錢糧可罰，即照凡鬪辦理。至宗室覺羅擅入茶坊酒肆，滋事召侮，先行動手毆人者，不論曾否腰繫黃紅帶子，其相毆之人，即照尋常鬪毆科斷，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大理院京師高等審判廳分別按例定擬，犯該徒罪以上者，照例鎖禁拘禁，犯該罰金者，應否折罰錢糧之處，交宗人府酌量犯案情節辦理。

鬪毆下◎毆大功以下尊長。原修改例文 一、凡致死本宗期功尊長，罪干立決之案，若係情輕，（如卑幼因捉姦拒姦或因尊長強姦圖姦而殺，又如卑幼，實係被毆情急，無處躲避，徒手抵格，適傷致斃，或與他人鬪毆，誤傷致死之類。）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於案內將死者淫惡蔑倫罪犯應死，並徒手抵格及誤傷致死，並非有心干犯各情節，分敘明晰，法部核覆時，亦照本條擬罪，聲明應否改為斬絞監候，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其毆死本宗緦麻及外姻小功緦麻尊長者，照律擬絞監候，毋庸援例雙請。◎毆期親尊長。原修改例文 一、期親弟妹毆死兄姊之案，如死者淫惡蔑倫，復毆詈父母，經父母喝令毆斃者，定案時仍照律擬罪，法部核擬時，隨本改擬流三千里，請 旨定奪。其案內情節未符者，仍照毆死尊長情輕之例，照律擬罪，於摺內雙請，不得濫引此例。 一、期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其毆，以次尊長尊屬致死之案，訊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仍照本律問擬絞決。法部核

擬時，將應行減擬罪名，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不得將下手傷輕之犯，止科傷罪，如尊長僅令毆打，輒行疊毆多傷至死者，即照本律問擬，不准聲請。○毆祖父母父母。原修改例文 一、子婦拒姦之案，審明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猝捍拒，或伊翁到官供認不諱，或親串鄰右指出素日淫惡實跡，或同室之人確有見聞證據，毫無疑義者，如毆傷伊翁，仍依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法部核覆時，將應否免罪之處，恭候 欽定。如毆斃伊翁，亦依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法部核覆時，將可否改爲絞監候之處，奏請 定奪。倘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證據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殺傷及事後毆斃，並非倉猝捍拒致死，切證據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殺傷，及事後毆斃，並非倉猝捍拒致死者，仍照本律定擬，不得濫引此例。謹按以上四條內，法部核覆核擬等句，均應改爲大理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毆大功以下尊長一、凡致死本宗期功尊長，罪干立決之案，若係情輕，（如卑幼因捉姦拒姦或因尊長強姦圖姦而殺，又如卑幼實係被毆情急，無處躲避，徒手抵格適傷致斃，或與他人鬪毆誤傷致死之類。）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於案內將死者淫惡蔑倫罪犯應死，並徒手抵格及誤傷致死，並非有心干犯各情節，分敘明晰，大理院覆判時，亦照本條擬罪，聲明應否改爲斬絞監候，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其毆死本宗總麻及外姻小功總麻尊長者，照律擬絞監候，毋庸援例雙請。○毆期親尊長 一、期親弟妹毆死兄姊之案，如死者淫惡蔑倫，復毆害父母，經父母喝令毆斃者，定案時仍照律擬罪，大理院覆判時，隨本改擬流三千里，請 旨定奪。其案內情節未符者，仍照毆死尊長情輕之例，照律擬罪，於摺內雙請，不得濫引此例。 一、期親卑幼，聽從尊長主使共毆，以次尊長尊屬致死之案，訊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仍照本律問擬絞決，大理院覆判時，將應行減擬罪名，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不得將下手傷輕之犯止科傷罪，如尊長僅令毆打，輒行疊毆多傷至死者，即照本律問擬，不准聲請。○毆祖父母父母 一、子婦拒姦之案，審明實係猝遭強暴，情急勢危，倉猝捍拒，或伊翁到官供認不諱，或親串鄰右指出素日淫惡實跡，或同室之人確有見聞證據毫無疑義者，如毆傷伊翁，仍依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大理院覆判時，將應否免罪之處，恭候 欽定。如毆斃伊翁，亦依毆夫之父母本律定擬，大理院覆判時，將可否改爲絞監候之處，奏請 定奪，倘係有心干犯，事後裝點捏飾，並無確切證據，或設計誘陷伊翁，因而殺傷及事後毆斃，並非倉猝捍拒致死者，仍照本律定擬，不得濫引此例。

訴訟◎教唆詞訟。刪除

一、凡

欽差馳審重案，如果審出虛誣，除赴京捏控之人，照誣告例治罪外，共有

無訟師唆使扛幫情節，原審大臣即就案嚴行根究，按例分別問擬，失察之地方官，從重議處，如無此種情弊，亦即隨案聲明。謹按法院編制法，大理院為最高終審衙門，以後自不宜沿用 欽差馳審之制，即使偶有此事，亦係

一時權宜辦法，且本例祇言根究有無訟師唆使扛幫情節，自有教唆各本律例可引，無須特設專例，此條擬請刪除。

捕亡◎罪人拒捕。原修改例文

一、凡卑幼圖姦強姦有服親屬未成，被尊長忿激致死之案，悉照本夫及親屬殺

死圖姦強姦未成，罪人例減一等定擬，如減科仍與服制毆殺本罪相等者，應再減一等，至為從幫毆有傷之犯，除係死者有服卑幼，仍照毆故殺尊長本律例定擬，法部核擬時，將應行減擬罪名，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外，其餘無

論凡人尊長，概照鬪殺餘人律定擬。謹按例內法部核擬句，擬改為大理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

後：修改 一、凡卑幼圖姦強姦有服親屬未成，被尊長忿激致死之案，悉照本夫及親屬殺死圖姦強姦未成罪人例減

一等定擬，如減科仍與服制毆殺本罪相等者，應再減一等，至為從幫毆有傷之犯，除係死者有服卑幼，仍照毆故殺

尊長本律例定擬。大理院覆判時，將應行減擬罪名於摺內雙請候 旨定奪外，其餘無論凡人尊長概照鬪殺餘人律

定擬。◎稽留囚徒。原修改例文 一、凡各省距省寫遠之各廳州縣問擬遣流人犯，各督撫於出柙後，即令造冊，先

行定地，並發給咨牌存俟奉到部覆，即行僉差起解，不准稍有稽滯，仍將發給咨牌，並起解日期報部查核。謹按

例內部覆二字，擬改覆文，以昭渾括。謹將修改例文，分列於後：修改 一、凡各省距省寫遠之各廳州縣，問擬遣

流人犯，各督撫於出柙後，即令造冊，先行定地，並發給咨牌存俟奉到覆文即行僉差起解，不准稍有稽滯，仍將發

給咨牌，並起解日期報部查核。

斷獄上◎囚應禁而不禁。原修改例文 一、各省招解流罪以上人犯及起解秋審人犯，令各州縣酌量地方情形，

如有相距在五十里以外，不及收監者，先期撥役前往於寄宿處所，傳齊地保人等，知會營汛，會同原解兵役支更巡

邏防範，往同一體辦理。倘有疏虞，地保營汛俱照原解兵役治罪，地方官從重議處。謹按新章外省秋審人犯，毋

庸解省審勘，例內起解秋審人犯，應即節刪，以昭盡一。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各省招解流罪以上人

犯，令各州縣酌量地方情形，如有相距在五十里以外不及收監者，先期撥役前往於寄宿處所，傳齊地保人等知會營

汛，會同原解兵役支更巡邏防範，往回一體辦理。倘有疏虞，地保營汛俱照原解兵役治罪，地方官從重議處。原修改例文 一、各扎薩克蒙古徒罪以上人犯，一面報部，一面委員解送應監禁之地方官監禁。謹按新章，蒙古案件造罪以下人犯，應發遣者，由理藩部咨送大理院覆判例內，報部擬改爲分報理藩部大理院，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各扎薩克蒙古徒罪以上應發遣人犯，一面分報理藩部、大理院，一面委員解送應監禁之地方官監禁。陵虐罪囚。原修改例文 一、凡內外間擬死罪監候之犯，每遇秋審事畢，發回責令獄官監看，薙髮一次，遣流人犯，每月薙髮一次，仍令留頂心一片。謹按新章，外省秋審人犯，毋庸解省審勘例內，每遇秋審事畢發回句，擬改爲每年，以昭畫一。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內外間擬死罪監候之犯，每年責令獄官監看薙髮一次，遣流人犯每月薙髮一次，仍令留頂心一片。◎鞠獄停囚待對。原修改例文 一、各省審辦無關人命徒罪案件，即照承審一切雜案扣限，依次上詳，無須解審，俟督撫批結後，由該臬司按季彙齊，於每季後二十日內造冊詳報該督撫，該督撫於十日內出咨報部，總不得過一個月之限，有關人命徒罪案件，仍照審理命案例扣限解審，由督撫專案咨部核覆，如有審辦逾限及造報遲延者，交部議處。謹按例內咨部核覆句，擬改爲咨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各省審辦無關人命徒罪案件，即照承審一切雜案扣限，依次上詳，無須解審，俟督撫批結後，由該臬司按季彙齊，於每季後二十日內造冊詳報該督撫，該督撫於十日內，出咨報部，總不得過一月之限。有關人命徒罪案件，仍照審理命案例扣限解審，由督撫專案咨院覆判，如有審辦逾限及造報遲延者，交部議處。

斷獄下◎官司出入人罪。原修改例文 一、凡駁飭改正之案，法部即檢查該府州縣原詳實據核辦，如原詳本無錯誤，經上司飭駁致錯擬罪名者，將該上司議處，如原詳未奉飭駁，該上司代爲承當，除原擬之員仍按例處分外，將該管上司照徇庇例嚴議。 一、知府直隸州有將各州縣審擬錯誤，關繫生死出入大案，虛公研鞠究出實情，改擬得當經上司核定奏奉部議准行者，交與吏部查明，奏請送部引見。謹按前條法部擬改大理院議處句，擬改爲知照法部辦理，後條部議擬改爲大理院核議，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分列於後：修改 一、凡駁飭改正之案，大理院即檢查該府州縣原詳實據核辦，如原詳本無錯誤，經上司飭駁致錯者，知照法部將上司議處，如原詳未奉飭駁

，該上司代爲承當，除原擬之員仍按例處分外，將該管上司照徇庇例嚴議。一、知府直隸州有將各州縣審擬錯誤，關係生死出入大案，虛公研鞫究出實情，改擬得當經上司核定，奏奉大理院核議，准行者交與吏部查明，奏請送部引見。○有司決囚等第。原修改例文 一、每年 朝審旬到法部，將人犯綁出之日，步軍統領衙門派步軍翼尉一員護送，行刑時，著給事中及法部侍郎一人監視。一、每年秋審旬到後，大學士會同法部將已勾未勾情節摘敘簡明事由奏 聞，行知各督撫，於處決時，揭示通衢曉諭。 朝審由法部榜示，其各省官犯，俱俟 朝審旬到後，奏 聞頒發。一、秋 朝審情實之犯，有經十次未勾者，法部查明奏 聞，改入緩決，不得擅改，可矜其

服制人犯，俟兩次免勾之後，大學士會同法部堂官將人犯招冊覆加詳勘，其有實在情節可寬摘敘實情確加看語，請旨改入緩決。一、秋 朝審官犯，法部於每年年終，彙開清單，具奏一次單內，將所犯事由罪名及監禁年分

，並該犯年歲詳細註明。一、各省秋審，如係新事，初次入秋審者，照舊備敘案由，確加看語以憑會核，其舊事緩決人犯摘敘簡明略節，依次彙爲一本具奏，俱不必叙入問供，以省繁冗。至會審時，法部分送招冊，內除情實未勾及初次入秋審者，仍刷印招冊分送詳核外，其舊事已入緩決者，不必重複備冊，分送會審，止於會審時，逐一唱名進 呈秋審，本內亦開列起數名數具題，若舊事內有一二案尚須商議，並該督撫前擬情實後，改緩決前擬，緩決後改可矜之案，仍聽法部摘出臨期，印冊分送部院，公同會議。 朝審案犯一體辦理 一、秋審時，督撫將重犯審擬情實緩決，可矜具題限，五月內到部，法部將原案及法司看語，並督撫看語，刊刷招冊，送各部院給事中各道各一冊，八月內在 金水橋西，會同詳核情實緩決可矜，分擬具題，請 旨定奪，俟 命下日，先後咨行直省，

將情實人犯於霜降後多至前正法。其咨文到地方限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福建，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南、甘肅限二十五日，江蘇、安徽、陝西、湖北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東、山西限九日。直隸限四日，奉天限十五日，吉林、黑龍江限一個月。限內遲延不到者，該督撫將遲延地方官查明指參，其截止日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以前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蘇以二月初十日，河南、山東、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隸以三月三十日，如有新結重案，俱入次年秋審。一、凡內外問擬斬絞各犯，察有父祖子孫陣亡者，除十惡侵盜錢糧枉法、不枉法贓、強盜放火發塚

，詐偽故出人人罪謀，故殺各項重罪外，如所犯係尋常鬪殺及非常赦所不原各項死罪，核其情節，應入情實者，在內由法部大理院，在外由該督撫，於取供定罪後，即移咨八旗陸軍部，查取確實簡明事蹟，聲叙入本，俟秋審朝審辦理。

旬到時，法部於進呈

黃冊內，將本犯父祖子孫陣亡事蹟，黏簽聲叙，恭候

欽定。其前項人犯，

應入緩決者，亦照前聲叙，准其緩決一次後，即予減等一人，優免一次後，不准再行聲請。一、各省應入秋審人

犯，除例應情實及實緩介在疑似並矜留暫難確定各案，仍照舊一體歸入秋審冊內核辦外，其應入緩決毫無疑義者，

各該督撫定案具奏時，妥擬確實出語，隨本聲明，酌入緩決。每年冊送後尾時，將隨本奏准擬緩各案，另分一冊，

法部彙齊此項人犯案由罪名，再行繕單覆奏一次，即毋庸會畫具題。謹按以上八條，俱從前辦理秋朝審之例，

惟新章九卿審錄既停在京審錄與各省秋審辦法，並無歧異。凡各例內朝審字樣，分別節刪，以昭畫一。此外督撫

會審及造送招冊等項，亦應查照此次定章更正，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一、法部秋審人犯：

旬到時，先期知照步軍統領衙門，臨時派步軍翼尉一員護送，行刑時，著給事中及法部侍郎一人監視。一、每年秋審旬到

後，大學士會同法部將已旬未旬情節摘敘簡明事由奏聞，節行各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於處決時，揭示通衢曉諭

，京師秋審人犯，由法部榜示。一、秋審情實之犯，有經十次未旬者，法部查明奏聞，改入緩決，不得擅改

，可矜其服制人犯，俟兩次免旬之後，大學士會同法部堂官，將人犯招冊覆加詳勘，其有實在情節可寬者，摘敘實

情，確加看語，請旨改入緩決。一、秋審官犯，法部於每年年終，彙開清單具奏一次，單內將所犯事由罪名

及監禁年分並該犯年歲註明。一、每年秋審新事人犯，凡例應情實及實緩矜留未定，應歸入秋審冊內核辦者，備

叙案由確加看語，以憑核辦，並刊刷招冊暨舊事情實未旬人犯招冊，分送給事中各道存查。至緩決人犯，除新事隨

本擬緩者，由法部繕單具奏外，其舊事人犯，亦由法部彙齊，摘敘簡明節略，繕單具奏，毋須備冊，以省繁冗。

一、各省秋審人犯按察司或提法使，定擬情實緩決可矜造具秋審後，尾限五月內，申送法部，法部就原案加具看語

，刊刷招冊，咨送給事中各道、各一冊，按旬到日期前五日，請旨定奪，俟命下日，先後咨行直省，

將情實人犯於霜降後冬至前正法，其咨文到地方限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福建限四十日，江西、浙

江、湖南、甘肅限二十五日，江蘇、安徽、陝西、湖北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東、山西限九日，直隸限四日

，奉天限十五日，吉林、黑龍江限一個月，限內遲延不到者，該督撫將遲延地方官察明指參。其截止日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以前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蘇以二月初十日，河南、山東、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隸以三月三十日，如有新結重案，俱入次年秋審。一、凡內外間擬斬絞各犯，察有父祖子孫陣亡者，除十惡侵盜錢糧枉法不枉法贓強盜放火發塚詐僞故出入人罪謀殺各項重罪外，如所犯係尋常鬪殺及非常赦所不原各項死罪，核其情節應入情實者，在內由各審判衙門，在外由各省於取供定罪後，即移咨八旗陸軍部，查取確實簡明事蹟，聲叙入本，俟秋審辦理。句到時，法部於進呈 黃冊內，將本犯父祖子孫陣亡事蹟，黏簽聲叙，恭候 欽定。其前項人犯，應入緩決者，亦照前聲叙，准其緩決一次後，即予減等一人，優免一次後，不准再行聲請。一、各省應入秋審人犯，除例應情實及實緩介在疑似並矜留暫難確定各案，仍照舊一體歸入秋審冊內核辦外，其應入緩決毫無疑義者，於定案具奏時妥擬確實出語，隨本聲明酌入緩決。按察司或提法使每年冊送後尾時，將隨本奏准擬緩各案，另分一冊，法部彙齊此項人犯案由罪名，再行繕單覆奏一次。原修改例文 一、凡應擬斬絞人犯，染患重病，該督撫接到州縣通詳，即先具文報部，仍責成該督撫詳加查核。如有假捏情事，立將承審及核轉各員嚴行叅處，儻督撫不行詳察，經部核對原咨，查出弊竇，將該督撫一併嚴叅。其前項人犯，遇有在監病故，無論曾否結案，及已未入秋審情實緩決，該州縣立時詳報，該督撫據詳派員前往相驗。若時逢盛暑或離省寫遠之各廳州縣，該管道府據報，即派鄰近之員往驗。如病故係新細事情實人犯，該督撫於接到詳文之日，先行咨部，於秋審冊內扣除，總不得過十日之限，其派員相驗及研訊刑禁人等，有無陵虐情弊，除去程限日期，以一月為限。若係緩決及應入次年秋審情實人犯，仍照向例辦理，如驗報遲逾分別交部議處。一、法部大理院奉 特交事件即審明，無罪可科，應具摺覆奏，如罪至斬絞，即由法部大理院會同核擬具奏。其他案件犯該遣流徒等罪，儻非尋常經見之事及酌重酌輕之案，並犯罪文自生監以上，武自驍騎校以上，或本身雖白丁，係現任大員子弟犯該斷決者，俱詳叙供招，不拘件數時日，隨結隨奏。內有酌酌重酌輕案件，仍於改擬之處，黏貼黃籤，恭呈 御覽，俟奉 旨之日發落。尋常遣流徒等罪，於審結之日，先行發落，按季彙奏。一、法部大理院核覆，各省審奏事件，內有餘犯擬罪未當，應駁令覆審，而正犯應立正典刑，無庸質訊

，其罪又無可加者，即先決正犯，不必一概駁令覆審。一、凡祖父母父母因子孫觸犯，呈送發遣之案，該州縣於訊明後，不必解勘，止詳府司核明，轉詳督撫核咨，俟部覆准，即定地起解。若係嫡母繼母及嗣父母呈送發遣，仍照舊解勘。謹按以上四條，凡法部大理院會同核覆之處，俱應改爲大理院覆判。第一條嚴索一層，擬改爲知照法部辦理。第四條俟部覆准句，應改爲俟院覆准，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凡應擬斬絞人犯，染患重病，該督撫接到州縣通詳，即先具文報部，仍責成該督撫詳加查核，如有假捏情事，立將承審及核轉各員，嚴行參處。儻督撫不行詳察，經院核對原咨，查出弊竇，知照法部，將該督撫一併嚴索。其前項人犯遇有在監病故，無論曾否結案，及已未入秋審情實緩決，該州縣立時詳報，該督撫據詳派員前往相驗。若時逢盛暑或離省寬遠之各廳州縣，該管道府據報即派鄰近之員往驗。如病故係新舊事情實人犯，該督撫於接到詳文之日，先行咨部，於秋審冊內扣除，總不得過十日之限。其派員相驗及研訊刑禁人等，有無陵虐情弊，除去程限日期，以一月爲限，若係緩決及應入次年秋審情實人犯，仍照向例辦理，如驗報遲逾，分別交部議處。 一、大理院奉 特交事件即審明，無罪可科，應具摺覆奏。如罪至斬絞，即由大理院核擬具奏，其他案件犯該遣流徒等罪，儻非尋常經見之事，及酌重酌輕之案，並犯罪文自生監以上，武自驍騎校以上，或本身雖白丁，係現任大員子弟犯該斷決者，俱詳叙供招，不拘件數時日，隨結隨奏。內有酌重酌輕案件，仍於改擬之處，黏貼黃籤，恭呈 御覽，俟奉 旨之日發落。尋常遣流徒等罪，於審結之日，先行發落，按季彙奏。 一、大理院覆判各省審奏事件，內有餘犯擬罪，未當應駁令覆審，而正犯應立正典刑，無庸質訊，其罪又無可加者，即先決正犯，不必一概駁令覆審。 一、凡祖父母父母因子孫觸犯，呈送發遣之案，該州縣於訊明後，不必解勘，止詳府司核明，轉詳督撫核咨，俟院覆准，即定地起解。若係嫡母繼母及嗣父母，呈送發遣，仍照舊解勘。刪除 一、法部現監重犯，每年一次， 朝審法部堂議後，即奏請 特派大臣覆核，俟核定具奏後，摘緊要情節刊刷招冊，咨送給事中各道各一冊，於八月初間，在 金水橋西會同詳審擬定，情實緩決可矜，具題請 旨定奪。其情實者，與各省秋審人犯，法部按 旬到期前五日，覆奏一次，經 御筆句除者正法，其餘仍監囚。 一、凡每年秋審某省，即令某道御史一體上班， 朝審令京畿道御史同掌道與審，秋審旬到時，遇某省本章，即著某道御史承辦。 朝審案件，令京畿道專辦。 一、直省每年

應入秋審案犯，令各督撫提解省城，牽同在省司道公會勘定擬。至緩決人犯，解審一次之後，情罪無可更定，及隨本奏准擬緩者，只令有司叙由詳報，停其解審，其會擬情實未經句決之犯，及前擬緩決後，改情實並緩決人犯內情可矜疑者，仍照例解審。一、各省每年秋審，臬司核辦，招冊務須先期定稿，陸續移咨在省司道，會同虛衷商榷，聯銜具詳，督撫覆核定擬，至期會審司道等官，俱赴督撫衙門辦理。一、秋審人犯解省之時，俱令各州縣徑行解司，仍報明該管，各府審後，亦即由司給發護牌，分發各州縣收禁，仍彙文行知各該府。一、直省委員押解秋審人犯，止令逐程交替，不必長解守候，其交替之時，將人犯並解役，當面點交，前站委員收明，始回本地，其審畢發回時，亦照此逐程發遞。一、各省秋審重犯解勘後，俱發回各州縣監禁，俟接部文後，即於犯事地方處決。一、各省府州秋審人犯，應解由臬司轉行解院審理，其距省遙遠之府州，所屬秋審人犯，均免其解省。如江蘇省之淮安、徐州二府及海州所屬，安徽省之鳳陽、潁州二府及泗州所屬，江西省之南安、贛州二府及甯都州所屬，浙江省之溫州、處州二府所屬，湖北省之襄陽、鄖陽、宜昌、施南四府所屬，湖南省之永順、沅州二府及靖州並鳳凰、永綏、乾州、晃州四廳所屬，河南省之汝甯府及光州所屬，山西省之大同、朔平、平陽、蒲州四府及解縣二州，並口外歸化等十二廳所屬，陝西省之漢中、興安、榆林、延安四府及綏德州屬，甘肅省之慶陽、甯夏二府及涇、階、肅、安西四州所屬，並西甯府所屬之循化、貴德、丹噶爾三廳、大通一縣，四川省之甯遠、重慶、夔州、綏定四府及酉陽忠二州、叙永石砫二廳所屬，廣東省之潮州、廉州、高州、雷州、瓊州五府及崖州所屬，廣西省之泗城、鎮安、太平三府及奉議、百色、上思三廳所屬，並思恩府所屬之武緣縣，雲南省之廣南、順甯、麗江、普洱、永昌、昭通六府所屬，貴州省之黎平府本屬及所屬，（直隸州准此）。秋審人犯，均責成該管道員，雲南省迤西之景東廳，責成迤南道，迤南之鎮沅廳，責成迤西道，各於多季巡歷時，將已經審奏約計次年熟審，可以接准部咨，及已經接准部咨各案，逐一親加研鞫造冊加結，移報院司彙核，不必會同該府，儼有鳴冤翻異者，即將本犯解省聽候院司覆審。如有續行補入之案，補助移報，儼該道不實力奉行，或有冤抑不為昭雪，或任犯混供率行解省，該督撫嚴參究治，其餘距省遙遠之府州所屬，例內未經收載者，亦照此辦理。謹按以上八條，皆從前在京部院會審，在外督撫司道會審，及秋審解勘之法，均與新章不符，擬請一併刪除。斷罪引律令。原修改例文 一、除正律正例而

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爲定例，一概嚴禁，毋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如督撫辦理案件，果有與舊案相合，可援爲例者，許於本內聲明，仍聽部院覆核。謹按例內部院覆核句，應改爲大理院覆判，以符定制。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爲定例，一概嚴禁，毋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如督撫辦理案件，果有與舊案相合，可援爲例者，許於本內聲明，仍聽大理院覆判。○婦人犯罪。刪除 一、斬絞監候婦女，秋審解勘經過地方，俱派撥年老穩練之婦伴送，其業經解勘一次，情罪顯然無可改擬者，下次即停其解審。如有外省定擬情實可矜，具奏經部院各衙門會核，改擬緩決者，次年秋審核准無異，亦即停其解審。謹按秋審解勘之例，新章業經停止，此條應即刪除。○死囚覆奏待報。原修改例文 一、秋 朝審處決重囚及一應立決人犯，如遇冬至夏至，以前五日爲限，俱停止行刑，若文到正值冬至、夏至、齋戒日期及已過冬至夏至者，於冬至七日夏至三日後，照例處決。謹按 朝審字樣，他條均擬刪去，此條應一律節刪，謹將修改例文開列於後：修改

一、秋審處決重囚及一應立決人犯，如遇冬至、夏至以前五日爲限，俱停止行刑，若文到正值冬至、夏至、齋戒日期及已過冬至、夏至者，於冬至七日夏至三日後，照例處決。○斷罪不當。原修改例文 一、凡斬絞案件，如督撫擬罪過輕，而部院核議從重者，駁令再審，如擬罪過重，而部院核議從輕，其中尚有疑竇者，亦當駁令妥擬，繳法部大理院所見既確，即改擬奏覆，不必展轉駁審，致滋拖累。一、凡直省督撫，於一切刑名事件，務各研究確情，毋稍遷就，其由部院駁審之案，無論失出入，一經訊得實情，即當據實平反，毋得固執原奏，含糊了結。如駁至三次，仍執原議，部院覆核，應改正者，即行改正，將督撫等交部議處。一、外省審奏案件，遇有不引本律本例定擬，妄行援照別條減等者，法部大理院即將本案改正，仍由法部將該督撫臬司彙奏，毋庸再行駁令另擬。一、卑幼毆死本宗期功尊長尊屬之案，於叙案後，毋庸添入詰非有心致死句，專用實屬有心干犯勸語，以免牽混。其例內載明情輕，如被毆抵格無心適傷之類，仍於勘語內聲明，並非有心干犯，援例雙請，儼有聲叙未確，經法部核覆時改正具奏，將承審之員，隨本附奏，交吏部分別從重議處。謹按以上四條，凡部院核議覆核駁審等字樣，均應改爲大理院覆判，至議處督撫及承審官，應由大理院知會法部辦理，至各省刑名事件，其應研訊確情，不獨督撫爲然，應改爲問刑衙門，以昭渾括。謹將修改例文分列於後：修改 一、凡斬絞案件，如各省擬罪過輕，而大理院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七日

二二二

覆判從重者，駁令再審。如擬罪過重，而大理院覆判從輕，其中尚有疑竇者，亦當駁令妥擬。儻大理院所見既確，即改擬奏覆，不必展轉駁審，致滋拖累。一、凡各省問刑衙門，於一切刑名事件，務各研究確情，毋稍遷就，其由大理院駁審之案，無論失出入，一經訊得實情，即當據實平反，毋得固執原奏，含糊了結。如駁至三次，仍執原議，大理院覆判應改正者，即行改正，仍知照法部將承審官交部議處。一、各省審奏案件，遇有不引本律本例定擬，妄行援照別條減等者，大理院即將本案改正，知照法部，將該承審官參奏，毋庸再行駁令另擬。一、卑幼毆死本宗期功尊長尊屬之案，於叙案後，毋庸添入詰非有心致死句，專用實屬有心干犯勘語，以免牽混。其例內載明情輕，如被毆抵格無心適傷之類，仍於勘語內聲明並非有心干犯援例雙請，儻有聲叙未確，經大理院核覆時改正具奏，將承審之員隨本附參，交吏部分別從重議處。」（註二）

清吉林巡撫陳昭常電外務部，日憲兵分遣所失火，我警救滅，反被砍斃，請告駐京日使，飭六道溝日領事撤退日警。

本月一日，延吉六道溝日憲兵傷斃中國救火警察，吉林巡撫陳昭常分別於二日、四日、七日電請外務部向駐京日使交涉。三件電文如下：

一、「頃接東南路郭道東電稱，據六道溝商埠分局長飛報，昨日下午七點半鐘，埠內因日憲兵分遣所房屋發火，我警即馳水龍往救，當經撲滅。維時該領事館派警數十名，攜水龍前來，日警見火已息，謂我警不應向前救火，即拔刀亂砍，並用救火木鉤亂打，將我警修紹恩砍傷，登時斃命，又佐光殿一名，頭腦亦受重傷，支緒一名，不知下落。由道派員前往查明，與日領交涉，並遣醫生同赴驗治，用先電陳，俟查明再行細稟等情。查埠內口屋發火，我警即往救息，正應感激致謝，乃不謂該館日警往見火息，反謂不應向救，任意逞兇，當場砍斃一名，復傷一名，實屬不情不法之至。事出該館所派日警，該處領事應負責任，況商埠界內由我保護，日領事館即不應派多數日警，致違約章。應請鈞部速告日使嚴飭，該日領查兇嚴辦，並將該領嚴行申飭撤退，逾限警兵以符條約而維警政，除俟

東南路道續報到日再行電陳外，先此布聞。請察辦見覆是叩。昭常、冬。」

二、「冬電計達覽。延吉六道溝日警傷斃救火巡警案，頃又據郭道電稱，據派往員醫回報，其救火情狀，與巡警修紹恩受傷斃命各節，均與前電相同。警兵侯奎殿被刀傷右額、腦後等處甚重，警兵玉生左背、右手指受傷口邊劃破，棋林緒一名，事後回局，尚未受傷。商埠分局長陳憲章昨夜立往總館交涉，永瀧初猶狡辯，迨將我警徒手馳救等情說明，永瀧詞窮，始承認該警無理，許接到報告後定施責罰。又許修巡警出殯時，令警送葬，以敦交誼，此外別無一語。旋派日醫、看護婦等前來敷衍，現在傷者極力調治，死者已備棺衾，俟檢察廳驗後再行殯殮，我埠巡警均嚴加部勒，以防日人再尋釁端。其報告末又載，日警於今日不許我警站崗，力爭始得復舊。又云日內日人暗墾火木屬我消防隊，固有之職務，日人何得謂為不應，且因此戕我巡警。查其病源均出於永瀧處心積慮，必欲擷我警權，故開館以來，即違約增警，種種為難，如撤去我門牌，阻止我警崗，而言埠內有該政府之地，我警不能干涉，彼將自建法庭監獄，又擅捕埠內外墾地居住之韓民，及彼警吵鬧商埠分局等事，均經職道逐一駁責在案。六道溝前後林、陳兩局長，不肯退讓，該領數請更換，無理行為層見累出。查界務未經解決，尚不能任其野蠻，況界約已定，埠係自開，豈得聽其恣橫至此。職道以為若不趁此時機，極力交涉，要求日政府撤換永瀧減少巡警，延吉之患方興未已。除一面照責外，用特電懇轉達外部，請力與日使交涉，將此次行兇日警照律懲辦，並請撤換總領，裁減警額，以符原約，而弭後患等因。查傷斃我警一節，彼雖允施查罰，送殯派醫，要旨外貌之敷衍，不足戢將來之隱患。國際通例，領事館屢屢違約辦事，駐在國本可照會撤換，該道所請各節，誠屬正本清源之舉，除將日人暗墾一層，電飭嚴重禁阻外，應請鈞部乘此時機，力與主持交涉，以祛病源，大局幸甚。昭常、江」

三、「延吉日警因救火挾嫌致斃我警一案，曾經冬、江兩電呈達在案。頃接郭道支電稱，日前已經嚴切照會，並派陶守前往交涉，令將兇犯拘留，嚴懲日警不許再出館門，並須裁減遣歸。日領面稱，擬將兇犯送交彼國法庭，按律懲辦，日警亦擬減去十餘名。惟日警不許出館一層，堅持不允，陶守遂云，已經報告長官，一切遲日再議。日領又稱，該警亦刀傷數名，隨時即協同日醫驗得，該消防夫坪蟻外次郎額顱刀傷一處，不重，又相澤與邱郎左手掌

圖傷一處，明係兇戇踵潰，誣指刀傷，別無一人受傷，足徵該警乘我不意，故意逞兇，用特陳請轉部，以防彼族藉詞狡展等情。用特電達鈞部，備與日使談辯，請即查核。昭常、魚。」（註三）

清廷以山西文水交城兩縣禁種鴉片，慘殺鄉民，將山西巡撫丁寶銓交部議處，在事文武各官分別革職撤差。

本年二月三日，山西交城、文水兩縣，因禁煙一事，激起民變，晉撫丁寶銓派兵前往，殺傷多人，事後經御史胡思敬奏劾，本日清廷令將丁寶銓交部議處，在事文武各官分別革職撤差。諭曰：

「前據御史胡思敬奏，疆臣縱庇私人，濫殺多命，請飭查辦一摺。當經諭令陳夔龍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已革文水縣知縣劉彤光，於民人要求種煙，既不早為勸導，臨時又甚張皇致釀重案，業經革職，著永不叙用。署交城縣知縣直隸州知州徐星朗，查禁敷衍，坐任鄙民聚眾滋事，著即行革職。陸軍教練處幫辦布理問銜江蘇武備畢業生夏學津，鹵莽圖功，誤傷多命。陸軍步隊第一營管帶武備畢業生李逢春，縱令所部，騷擾閭閻，著一併撤差褫革。山西巡撫丁寶銓兩次奏陳，但就各文武等所稟情形，據以入告，僅將劉彤光奏革，而於此外辦理不善之文武，概未議及，亦難辭疏忽之咎，丁寶銓著交部察議。朝廷於禁煙一事，志在必行，此次該省釀亂，始由於地方官之查禁不力，而統兵官亦未能審慎辦理，故各予以處分。至於民間種煙，希圖弛禁，膽敢聚眾抗官，此等刁風，斷不可長，自應嚴加懲治。嗣後仍著各該地方官嚴切查禁，毋稍懈弛，該衙門知道，欽此。」（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初八日，第九百十三號，頁二。

註二：「政府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九百二十二號。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四，頁二〇。

註四：「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初八日，第九百十三號。

八日（五月十六日） 孫先生文在夏威夷羣島希爐演說，並成立同盟會分會。

孫先生偕盧信遊茂宜、希爐各埠，分別成立同盟分會。茂宜同志有譚明三、陸進、譚池、劉聘、譚貴福等；希爐同志有黎協、林弼南、李成功、劉安、李社銀、鄭成功、袁僚、譚惠金、古鵬雲等。

孫先生本日至希爐演說，並宣布成立同盟分會，宣誓入會者三百八十五人；會分二隊，隊分四列，列分三排，排管部員，以收指臂之效。第一隊長為黎協，第二隊長為盧先，黎協並借樓宇一座為會所。

（註一）

保定學生胡榮銘等之「共和會」正式成立。

保定、北京各學堂學生胡榮銘（鄂公）、熊得山、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等於宣統元年十月九日於保定成立共和會籌備會，以「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本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其籌備經過至正式成立及其組織情形，據胡鄂公著「辛亥北方革命實錄」記述如下：

當此之時（宣統元年），熊得山、錢鐵如，已由日本畢業回國鄉居，予因函召至保定。邱壽林、覃秉清聞訊，亦由北京天津來會，此九月初旬事也。遂相與商討一切。又為活動便利計，熊得山乃插入保定高等農業學堂農科肄業，錢鐵如則插入北京高等實業學堂肄業。予之召彼二人來保定也，意欲取得同盟會總部聯絡，俾在保定組織支部。詎傾談之下，謂自孫先生前赴南洋一帶策動潮州、黃岡、惠州、欽廉、鎮南關諸役後，章炳麟據民報，叫罵離間，有如瘋狂，而陶成章復在南洋各地與之遙為呼應，遂令一般革命同志，散離猜忌，非復孫先生在日本時景象矣。今欲在保定組織同盟會北方支部，恐關係無由相通。予聽悉之餘，因與得山、鐵如、壽林、秉清、堯衢、伯衡討論，遂先在保定發起共和會，俟機會到時，則舉全會以加入同盟會。又決定共和會未開大會成立以前，組織共和

會籌備會，擬以十月初九日在保定成立。計其進行步驟有三：即籌備會之預備，籌備會之成立及其成立後之進行，與大會成立等事。並先擬定共和會宗旨四項：爲一、推翻滿清專制，二、建立共和國，三、融和種族界限，四、發展全國實業。商妥後，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即分途往返京津。予爲測檢保定學生傾向促進共和會籌備會成立計，因與李堯衢、林伯衡，同學吳若龍、程芝田、阮慶溶等發起保定學生斷髮會。不三日，城內外各學堂學生簽名加入者二百餘人，約以九月十五日，同日同時斷髮。屆時保定學生剪髮者達五百人，予以是知中國人心之所在矣。

九月二十日，予復攜帶油印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天討諸書各若干冊，前赴北京、天津，而與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會商在京津兩地學生中推行斷髮會事。旬日間，京津兩地學生剪髮者亦各千餘人。予到京津，因錢鐵如、邱壽林、覃秉清三人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得與孫諫聲、張先之、羅明典、蔡德辰、樊少軒、江元吉等相識，並將所攜嘉定屠城記諸書分贈各人。他日北京、天津共和會分會之成立及鐵血會與共和會之合作，於此行極有關係。

予返保，即與熊得山起草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數條，其組織大略：一、爲幹事會，幹事九人，有幹事長，二、幹事會之下分設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各有正副部長。十月初九日，在蓮池書院開籌備會成立會，計到會者，天津則覃秉清，北京則錢鐵如、邱壽林，保定則陸軍速成學堂徐繼庶，第六鎮士兵王榮九、趙海濤、陳雄，法政學堂徐炳文，高等學堂翟仲寬，高等農業學堂熊得山、李堯衢、林伯衡、吳若龍、程芝田、程子等十五人。常通過共和會籌備會簡章，決定予與熊得山、覃秉清、錢鐵如、邱壽林、陳雄、吳若龍、徐炳文、翟仲寬等九人爲幹事，由予任幹事長。而交涉、軍事、政治、財政、暗殺、偵探六部，則由予與徐繼庶、熊得山、林伯衡、趙海濤、李堯衢等分任部長。並指定北京籌備會由錢鐵如、邱壽林負責，天津則覃秉清，通州則蔡德辰、張雅堂，此籌備會大略也。及至各學堂放年假時，保定陸軍學生及各學堂學生入會者，已有一百餘人。而北京天津亦各加入二十餘人或十餘人不等。予於學堂放假之第三日起程南歸，歸時因遺書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書曰：吾人革命者，即欲以武力推翻滿清，與民更始，以臻國家於富強也。設於革命同志不予以組織而督導之，何異障隄沙以禦水，武力之謂何？是則革命必無成功之一日。即使僥倖成功，亦當如洪水之汎濫而不知其所屆。今爲督導革命同志計，

俟共和會大會成立後，擬將總會設於保定，分會設於北京天津暨各省會與各通商大埠。分會下設爲若干支部於幅員遼闊之省，反於分支兩部之下劃爲若干區，使五人一朋，五朋一團而各有所長。每月朔望或每星期日召開朋會團會以相互討論革命之旨，俾上下情感相通，知識相長，則團結固而壅塞之弊袪矣。夫善射者必先識其鵠，善戰者必先攻其心，吾黨設總部於保定，而以北京、天津二分會爲輔翼，此識鵠攻心之道也。故予欲於大會未成立以前，即視保定、北京、天津同志所布區域區劃而朋分之，及時施以督教導育之事，預爲他日大會成立後作育新進同志之用，而於保定東關陸軍各學堂同志尤應特別致意。雖然，此等區劃督教導育之事，交涉部責也，今予以南歸故，尚希公爲我籌之。十二月初五日，予抵漢口，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已先至，三人蟄處旅邸一小室中，予問故，乃知漢口旅舍咸爲各地賑饑委員所據，徵歌選妓，卜晝卜夜，而於災荒饑饉所至之地，析骨而炊，易子以食，亦若與彼輩不相屬者，國敗官邪，至於此極。予到漢口後，與邱壽林等同寓一室，室小人多，無可寢處，因於燈下再函劉漢柏，促其早日成立桂林分會，並告以便宜處理一切。蓋十月初九日籌備會成立時，予曾函漢柏故也。予由漢口回家，道沙市，晤譚師虛谷、謝師石雲於逆旅，相與談及組織共和會事，譚謝兩師欣然入會。未幾，關雄峯棟、吳子丹楚材亦加入焉。譚謝關吳於吾鄉爲四大名師，荊州各屬有名之士，多出其門下。辛亥武昌起義，唐繼堯、關維亞等所領偏師不逾三百人，而荊州將軍聯魁即開城投降者，譚謝諸老在鄉鼓吹革命之力爲多。時予鄉凶荒，較往歲尤劇，饑餓之民，需賑孔亟。譚謝諸老之至沙市，實爲此一縣饑民請命也。詎至沙市後，合電呼籲，累牘連篇，而省當局則置若罔聞。惟據旅省同鄉私人來函，謂委員提調人選確已派委。但事隔一月，而此所謂派定之委員提調者，仍無一人至沙市，又烏知彼輩之逗留漢上，作逍遙寓公耶？

予抵家，爲十二月十六日，在家略事佈署，當遣赴公安長歲岡，轉質岡田五石三斗八升四合，所得之值，其數與去歲相埒。予復由家至郝穴、涂郭場、麻口各地，與熊烈丞、覃尊三、覃琢夫、高壽亭、高雲亭、樊子成、陳登瀛、趙敦山、戴焯菴、傅德鴻等晤。於是熊烈丞等五十餘人均加入共和會。予因商定由譚師虛谷負荊州各屬會務之責，並於翌年正月十五日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事……。

庚戌年正月十五日，予在郝穴成立共和會荊州支部後，信宿，即買棹北上。當荊州支部成立之先，有以加入共

和會說甯敦武者，敦武不答，固請，敦武曰：新三知我。說者因以告予，予曰：共和會之成立，則基於輔仁社，而輔仁社之發起，敦武實與予首倡之。敦武嘗以身許革命，世有革命必有敦武。顧敦武篤於學而養殖不給，其肄業武昌法政也，鬻文自贍，且資以贍其家，敦武不欲以革命而廢學，但亦不欲以學而不革命，此世所難者，敦武奚加入爲也。說者唯唯而退。予以正月二十三日抵漢口，聞敦武將由內河附販船到省，予俟之三日不至，予乃之保定。予至保定，晤得山，知敦武爲雨雪所阻。予檢點予離保定後會務情形，知又有軍官學生張文等十餘人加入。而得山已將保定城內與城外東西北三關劃爲四區，且已按期開區團朋會議數次。錢鐵如、覃秉清，亦將北京天津劃區分組。劉漢柏來信，謂桂林分會已於己酉除夕前五日成立，又謂廣州分會之成立，當在今年二月也。時距開學之期尚有餘日，同學到堂者少，各宿舍鮮有居人。予與熊得山寓第四宿舍間，其他宿舍同志，聞予至，咸來訪晤，相與討論同志組織或革命發展諸事，嘗徹夜不休。予等所居之宿舍，與高等學堂僅一垣隔，故每當午夜，高等學堂同志，嘗有踰垣來會者。予抵保定之次夜，翟仲寬忽偕二客至，蓋該堂講義油印錄事李承業，清宮奏事太監周敬也。敬與仲寬、承業均肅寧人，敬母早逝，嘗隨侍其父讀書於同縣王總兵家。時承業亦出敬父門下，總兵有友李某，清宮大璫李監胞弟也。李固與總兵之妾通，一日爲周敬、李承業所值，以此總兵之妾與李監胞弟深銜之。未幾敬父瘞死王總兵家，敬父將死時，乃舉敬托孤於王總兵。會清宮大璫李監欲收小監以廣其徒，總兵遂納其妾之言，擬以敬獻於李璫。敬不可，總兵使人強闖之，敬被闖，死一日夜復蘇。當敬之被闖創死也，總兵投敬尸於麥馬之室，承業竊據敬尸而泣，敬蘇，呼承業名而語之曰：此何時何地，尙能作兒女子態耶？汝不忘我今日之恥，汝作林清，我則閻進喜、劉得才也。於是承業與敬別，承業既悲周敬之志，復悲不能自比於林清，遂乃轉徙大河南北，而入當時之大刀、小刀、白蓮、紅蓮諸會黨以冀其一遇。忽忽三年，若所謂林清者，卒不可得。因至北京晤周敬，欲手刃王總兵以雪其憤，敬曰：此非敬志也，敬所望於承業者，必使墻闥之制，不復見於中國。承業唯唯，乃又之天津，受僱於北洋醫學堂，越一年，仍無所遇。聞第六鎮在保定招募新兵，承業遂又至保定從軍，而以體質孱弱被斥，復受僱育德中學。承業在育德中學之第二年，悲所志之未遂，擬賈詭弔屈原賦以自遣，高等學堂學監某見之，因引承業爲該堂講義繕寫員。承業在高等學堂一年又半，仲寬與之同處一堂之中，固未一相過從也。予抵保定之前一日，仲寬亦由肅

寧來保定，與敬遇於高陽，立談之頃，遂定交焉。敬於是舉其孤苦愁慘之身世與入宮之經過以告仲寬，且云：至友李承業現充油印錄事於高等學堂，亦願仲寬與之交友。是晚，仲寬到保定後，於是介紹敬與承業入共和會而晤予。時敬任清宮奏事太監已二年矣。其所汲引之太監可以同患難共生死者十有一人，此十一人乃組織一人社於清宮之中，擬聯絡宮內宮外太監以爲人社社員，然以不能取得當時革命團體關係，未之進行也。予與翟仲寬、周敬、李承業三人於是夜籌商決議人社機關於北京鼓樓大街，而以李承業爲共和會特派員，使之擔任經帶聯絡，經費則由周敬等自籌。越數日，邱壽林、李堯衢、林伯衡、覃秉清、錢鐵如等到保定，遂決定二月五日開幹事部長聯席會於高等農業學堂之第四宿舍。時聞廣東新軍正月三日舉義廣州，其事雖不成，然影響於全國者甚鉅。二月五日晚會時，遂議決六事：一、爲正月初三日廣州新軍舉義死難之倪映典烈士散發傳單致悼。二、特別注意發展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同志。三、迅速成立各省會分會。四、總會以及各地分會支部所屬之同志，五人組爲一朋，五朋組爲一團，合若干團則爲一區，合若干區而屬於總會或分會支部之下。五、印發各種有關革命之書籍以資宣傳。六、本年四月初八日，召集各地代表會議，選舉幹事部長，正式成立共和會。此次會議後，保定各學堂同志，以總會注意聯絡同志，向軍官學堂及陸軍方面發展，當軍需馬醫諸學堂招考時，以是考人之同志獨多。四月初八日所開之全體代表大會，僅軍官、軍需、馬醫三學堂同志，已有一百二十餘人，而第六鎮所加入之士兵，尙無論矣。是日大會所到之代表，天津則爲覃秉清、江元吉、龔善支；北京則爲錢鐵如、邱壽林、羅明典、張先之、樊少軒、李承業；通州則爲蔡德辰、王丕承、張雅堂；保定則爲徐繼庶、王榮九、陳雄、徐炳文、張文、翟仲寬、熊得山、吳若龍、李堯衢、林伯衡、程芝田及予共十三人。以人多恐引起軍警注意，乃在保定西南郊外舉行，當通過共和會總章五十二條，並選舉予與熊得山、林伯衡、翟仲寬、吳若龍、程芝田、徐炳文等七人爲幹事，而推予爲幹事長。至交涉、軍事、政治、財政、宣傳五部部長，由李堯衢、張文、徐繼庶、趙海濤、陳雄等分任。五月，王超、畢錦棠、康仲甫等在太原成立共和會山西分會。六月，吳若龍暑假至粵省親，道武昌，遂與聶松樵、劉鐵仙、王杰、陳用章、王國華、鄺心田等成立湖北分會。時共和會正式成立分會者，有北京、天津、太原、桂林、廣州、武昌等六處；成立支部者，有通州、荊州兩處。其他支部屬於總會者，則有保定城內西關東關北關等六處；屬於北京分會者，有北京內外城三處；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一日

二三〇

津分會者，有中國地租界二處；一年之間，分支各會，竟及於南北各省，而同志亦達一千三百餘人。（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一二—三一一三。

註二：胡鄂公著：「辛亥革命北方實錄」，頁十五—廿四，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十一日（五月十九日）

清廷以沿江地方不靖，訛言繁興，各國咸有戒心，命兩江總督張人駿嚴密檢巡彈壓南洋勸業會場。

本日，清廷諭曰：

「現在長江一帶，春雨過多，米價騰貴，又值江甯省城開辦勸業會，中外商民，陸續廣集。迭據英德美等國使臣，向外務部聲稱，該處長沙亂事後，人心浮動，匪黨潛滋，近復有剪髮辮，割鷄尾，小孩身佩符籙，學生懷挾槍彈等事。外人性命財產，在在堪虞，各擬商派兵輪，前往觀會，藉可隱為保護等語。沿江地方不靖，訛言繁興，各國咸有戒心，伏莽時虞蠢動，亟應切實防範，預遏亂萌，該督前調兩營彈壓會場，如果不敷分布，仍著酌添水陸數營，隨時嚴密梭巡，加意偵緝。如有不法匪徒，勾結煽惑，以致施行邪術，擾害閭閻，亦當協力查拿，一經訊實，即行就地正法，勿稍輕縱，以弭事變而保治安，並將辦理情形詳晰電奏，是為至要。」（註一）

江蘇東臺人民搗毀學堂及平糶米分處。

江蘇東臺縣拼茶場竈民，因往如皋縣李堡鎮購買平糶米，忽滋生事端，將廣益學堂搗毀，並毀董事五家，糶米分處兩所。同時，泰興縣季家市，亦有饑民數千人，將鎮中米鋪一律搗毀。（註二）

清廷以督辦鹽政大臣與各督撫互爭權限，傳旨申飭。

本年三月初四日，清廷諭命各省督撫與督辦鹽政大臣和衷辦理。各督撫聯銜電爭，並致電鹽政處，力陳奏定章程之不便。至是督辦鹽政大臣載澤具摺覆奏，欲將用人行政各事宜，仍歸督撫。奉旨申斥，仍遵定章辦理。諭曰：

「督辦鹽政大臣載澤奏，遵旨會商一摺，朝廷慎重鹽政，特派大臣督辦，原令直接管理以一事權而資整頓，惟因疏銷緝私，關涉地方，故命各督撫會同辦理，前據錫良等電奏鹽政章程，諸多窒礙，當經諭令該大臣會商各督撫詳議具奏。茲據覆陳會商各節，朕詳加披覽，該督等擬將用人行政，悉歸會辦之督撫，是與從前督撫兼管鹽政無異，朝廷何貴有此特舉耶，且於前兩次諭旨，毫未仰體。至該督辦大臣受國重寄，應如何力任其難，認真籌辦，乃此次僅據該督等覆電具奏，意存諉卸，殊負委任，均著傳旨申飭。所有鹽務用人行政一切事宜，仍著照奏定章程辦理，將來如有應行變通之處，著該督辦大臣隨時體察情形，奏明請旨遵行。鹽務關係重要，自此次嚴切申諭後，務各懷遵前兩次諭旨，和衷共濟，相與有成，若各懷挾成見，因循積習，斷斷權限，貽誤要政，惟該大臣與各督撫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四，頁二二。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七三。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十二日，第九百十七號。

十二日（五月二十日） 清廷准駐藏大臣聯豫請，在藏之東、西、南、北及三十九

族地方，各設委員一員，以管理刑名詞訟，清查賦稅及調查礦山。

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奏：藏以西擬設駐曲水委員一員，藏以北擬設駐哈拉烏蘇委員一員，藏以南擬設駐江達委員一員，藏以東擬設駐碩般多委員一員，三十九族地方擬設委員一員，管理刑名詞訟，清查賦稅數目，至於振興學務工藝，招來商賈，經營屯墾，調查礦山鹽場，皆責成委員切實籌辦。均如所請行

，並下部知之。(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十四，頁二十四。

十四日(五月二十二日) 中日在奉天訂立合辦本溪湖煤礦合同。

本日，奉天交涉司韓國鈞與日商大倉八喜郎簽訂中日合辦本溪湖煤礦合同，此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算至第三十年底止，即為滿期。合同內容如下：

奉天交涉司使，現奉東三省總督派委，督辦本溪湖煤礦一切事宜，茲特與日商大倉八郎，訂立合同如左：

第一款

一、此合同訂定。得中國政府批准後，本溪湖煤礦，即作為中日兩國商人合辦事業，定名為本溪湖商辦煤礦有限公司。以下本溪湖煤礦有限公司，稱為公司。大倉八郎稱為大倉。

第二款

一、中國政府茲允將本溪湖煤礦，作權利股本銀北洋大龍三十五萬圓，准公司開採，經此合同批准開辦之日，公司即須將此項礦股三十五萬圓之股票，呈交中國政府收執管業。

第三款

一、公司辦理本溪湖煤礦，其股本限定二百萬圓，以北洋大銀圓為準，中日商人各出其半，中國商人現已有中國政府所出之礦股銀三十五萬圓，其餘一百萬圓，歸大倉擔任，所有礦股及股本之利息，由開辦及交股銀之日起算。

第四款

一、本溪湖煤礦開辦後，每年所得餘利，照後開章程辦理。

甲、先付二百萬股本之利息，按常年八釐計算，即每百圓付利息洋八圓，每年一付，如公司所得盈餘，不足付

八釐利息之時，可付八釐以下之利息。

乙、即支利息之後，所餘之款，分作十份，以一份提作公積。

以二份五付交中國政府，作爲公司報効中國國家之款，其餘六份五，歸中日股東平分，此項公積金，將來由股東審核情形，如認爲十分充足時，可即停止，惟此項公積，不能分得利息。

第五款

一、公司總辦，中日各任一員，其他各員。由兩總辦協商，務期平均委派，所有該礦各項新舊工程，以及支付款項，須由兩總辦商妥簽字後，方可舉行，並須隨時報告督辦，各項帳目，以及一切證據書類，須用合格中日公司員，照至善方法辦理，以中日兩文繕寫，俾兩總辦易於閱核，凡有應行事務，均由中日兩總辦辦理，或委員代理，由公司出名，公同署押，公司計算帳目，以及分配利益，一切均按中歷辦理。

第六款

一、公司開辦日期，即以奉到中國政府批准合辦之日爲始。

第七款

一、公司開辦以後，如必須添加股本，或借債時，由兩總辦協商後，再商允兩國股東，方可舉辦，其款中日股東各任一半，惟不得借用中日兩國以外之款。至公司除必須借債時外，所有一切財產，不得抵押與人，股東亦不得將股票任意傳賣，所用開礦工人，以僱用中國人民爲主。

第八款

一、此合同以三十年爲限，由奉到中國政府批准之日起算，計至第三十年底止，即此合同滿了之期，至期公司即行解散，中國政府即將所得礦股之礦股票，交還公司，將礦區收回，所有公司之一切動產鐵軌坑木及建築物，應從速公平估價折售，將售得款項以及公積之款，中日股東各得一半，即將本合同作廢，所有公司發給股票，均應於合同滿了時繳銷作廢。

但本合同滿期之後，中日股東皆願續約，則可商議展長期限，惟本合同滿期之後，無論何時，中國政府如欲白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四日

二三四

辦，其礦區即由中國收回，公司所有之動產鐵軌坑木及建築物，由中國國家按照公平估價收買，公司即行解散。

第九款

一、公司應納之稅，每出煤一英噸，納釐金庫平寶銀六分，又稅銀庫平寶銀一錢，所有公司使用之官有地面，每畝每年納庫平銀二錢，公司如將煤運輸出口，每一英噸，應納海關稅庫平銀一錢，以後如中國各省准予中外合辦之煤礦，其所納稅銀有較以上更低者，公司亦可稟請援照完納，將農工商部礦務新章宣布實行後，此合同如有應行增改之處，經東三省總督飭知，即當遵時辦理。

第十款

一、公司應用之材料物件，除須完納海關例稅之外，其餘釐金，一概豁免。

第十一款

一、本溪湖煤礦，自光緒三十一年，至宣統元年閏二月底止，經大倉獨力開採，所有投入之一切款項，中國政府准予作股本銀北洋銀圓一百萬圓，即作為大倉名下交付公司之股本。所有一切機器房屋工程倉庫物料等件，即於此合同批准之日，由大倉切實點交與公司收管，公司即將此項股本一百萬圓之股票，交與大倉收執。此期間內大倉所投入之一切款項，既經中國政府准予作為股本，則大倉在此期內所有售得之煤價，應由中國政府派員協同大倉詳細切實調查清楚，即由大倉盡數交付與公司。自宣統元年三月以後，至公司開採之日止，大倉添置機器及其他必需之工程等項投入之各款，應由公司確實查明，認為正常之款者，即由公司付給，此種機器工程等項，即歸公司收管，大倉並應將三月以後歷來售得之煤礦，協同公司詳細結算清楚，由大倉盡數交付與公司，其現存礦地之煤礦，亦應如數交與公司管理，不得索取價值。

第十二款

一、公司開採煤礦之區域，應於此合同批准後，由督憲派員詳細丈量，繪定四至詳圖，交給公司遵照採辦，倘公司於工作時尋獲古物，應歸中國國家所有。

第十三款

一、公司開採煤礦，其區域內所用之土地，應出公平之租價，如遇必需拆房及遷移墳墓等事，應稟由地方官轉飭該業主辦理，公司當出公平之賠補費及遷移費。

第十四款

一、此合同簽印後，由督辦委員會同大倉之代表人，預備一切開辦事宜，並限於三個月內，訂立營業詳章，呈候督辦核定，報明督憲批准照辦。

第十五款

一、此合同以中日兩國文字，繕寫五份，以一份呈督憲存案，以一份呈交涉司，一份交大倉，一份交公司，一份交日本總領事館，遇有誤解時，專以中文字意為憑。

宣統二年四月十四日。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奉天交涉司 韓國鈞

總領事 小池張造

大倉喜八郎（註一）

附錄：記本溪湖煤礦交涉之結果（註二）

據東報言，本溪湖夙為著名產煤地，當日俄戰爭時，大倉喜八郎氏，即已籌備款項，從事採掘，其後中國盛行收回利權之說。中國官吏，欲將礦山索還，大倉氏抗而不從，然該地究為中國領土，非由中國政府明許其採掘，則對於中國政府，其理論究未能十分圓足。復因中國之抗議，連年不息，遂至為兩國外交問題之一，大倉氏欲除此後患，最農以滿韓旅行之名義，在奉天與中國官吏，開始交涉，依彼此讓步之結果，業已訂立約款，該交涉始自陽曆五月十七日，連日開議，至同月二十二日，即已簽押，以此至少之時日，締結兩國之契約，實為對清交涉中從來未有之異例。該契約之內容，在於變從來大倉氏之單獨經營，而為中日兩國之合同經營，大倉為日本之代表，張某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四日

二三六

中國之代表，各出資百萬圓，組成二百萬圓之合資會社，但此不過爲契約之大綱，兩者之間，尙須別定細則，東報又云，該合同事業，開始之後，大約一口可出煤五百噸，然煤質極佳，該礦之容積極巨，雖逾五十年百年後，亦無消滅之虞，故隨事業之進行，將來採掘額益見增多，可操左券云云。

安徽南陵人民連日毆傷戶口調查員。

南陵縣月初調查戶口，北鄉忽來一遊方醫生王某，聲稱從江蘇泰興一帶而來，目見該處調查戶口人名冊，一經報送到官，其家卽全家死亡，蓋此調查冊係修造鐵路所用，或填枕木，或頂橋梁，爾等速將冊取回。一時愚民輕信其言，咸至調查員處索回草冊，經調查員報縣往拿未獲。十一日，下東鄉宜南接壤之西河鎮，有數百人轟至調查員某君家，索取草冊，并將其家圍住，聲稱如不將冊交出，定行縱火焚屋。某君專人報縣，適知縣程蔭堂奉委赴宣城，遂便道往該鎮解散，聞當場拿獲爲首兩人，交地保看管。雖經官府出示曉諭，調查員百端解說，終無效力。十二日夜，上東鄉浦橋地方，又有客民雷某嘯聚愚民數百人，將調查員李開基研究所教員潘崇基家，肆行拆毀。李母年已八旬，聞警奔避，幾乎淹死塘內，該客民自恃人衆，復圍至地保某甲家，搗毀一空。是夜，西鄉工山坊某調查員家，亦被鄉民圍住，幸將草冊立刻交出，始免擾害。本日晚，東鄉清弋江鎮又有愚民千餘人，一面將警局圍住，一面往各調查員家勒令退冊，一時人聲鼎沸，磚石如雨，警員臧某乘機逸出，未遭危險，而局中器具，業已打毀一空，又是晚浦橋地方愚民餘怒未息，復將教員秦良楷葉維楨葉書有三家拆毀，片瓦無存，又刀傷葉君左臂。自治公所時以知縣出境未回，特函請巡官陳某，典史陰某，分途往東北兩鄉彈壓解散，城內居民亦被動搖，遂將調查戶口事暫行停止。（註三）

註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檔案」，第六冊，頁三九〇—三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三，頁一八七。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七三—七四。

十五日（五月二十三日） 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成立。

本日，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成立於巴黎，是為國際對華財團之嚆矢。（註一）

奉天安東縣趙氏溝鄉民發生搶糧風潮。

奉天安東縣趙氏溝鄉民，因某帆船在該處購米二百餘石，運往山東售賣，破壞米禁，羣起為難，勒令卸岸。區官無法，遂報知警局，極力調停，每斗作價一元二角，留向本地轉賣。船主不允，鄉民已聚有三百餘人，遂揚言每斗作價洋六角，不問情由，闕然將米搶盡。該帆船先已得區官之許可，保其無事，至是愧忿交集，遽於當晚自盡。鄉民經此次搶米後，大為得意，現且將照此價格以均分該處各商店及各糧戶存糧，風聲甚惡，故附近存糧者，頗覺自危。（註二）

按：鴨綠江上游寬甸縣境；客秋歉收，甚於安東，民食亦異乏，安東分糧風潮發生，該縣亦聞風而起，約集數百人，進縣要求，嘩噪不散。其他如鳳凰廳界龍王廟、莊河廳屬之大孤山等連口來皆發生分糧風潮。（註三）

浙江諸暨浦江鄉民械鬥。

浙省紹興諸暨南鄉邊姓，與金華浦江北鄉王姓，壤地毗連。本月間，邊、王兩姓因事口角，始則各行拿人勒贖，至本日互相械鬥，鎗斃王姓數人，縱燒民房一百餘間。

按：邊姓係諸暨南鄉著名強悍巨族，村名邊村。王姓係浦江北鄉巨族，村名中俞，相隔一嶺，路途十五六里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六日

二三八

遙。上年王姓以縣治較遠，往往至邊姓相近之高騰頭市鎮貿易，道經該村，無不受邊姓欺虐，甚或置之死地。偶與抗衡，邊姓聲勢洶洶，荷槍立待。是以王姓亦逐漸備槍，預作械鬥。嗣後遂於自己村莊設立市鎮，暫避禍端。本月間，因事口角，互相擒人勒贖，至本日，遂釀成焚殺之巨禍。（註四）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年譜」，頁八九，文海出版社影印。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五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二十九。

註三：同上書，七卷六期，記載第三，頁一四一—一四二。

註四：同上書，七卷六期，記載第三，頁一五五—一五六。

十六日（五月二十四日） 清廷頒行國幣制度。

本日，清廷頒行幣制則例，國幣單位定名曰圓，暫以銀為本位，以一圓為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鑌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為輔幣。圓、角、分、厘，各以十進，永為定價，是為中國改革幣制之一大關鍵。諭曰：

「上年度支部奏，幣制重要，宜策萬全，當原諭令會議政務處妥議，旋經覆奏，准予飭部設局調查。茲據該部具奏，釐定幣制酌擬則例繕單呈覽及籌議舊幣辦法各摺，朕詳加披覽，所擬各節，尚屬切實可行，亟宜明白宣示。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暫就銀為本位，以一圓為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鑌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為輔幣。圓、角、分、釐，各以十進，永為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廠，迅即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施行。所有賦稅課釐，必用制幣交納，放款亦然，並責成大清銀行會同造幣廠將新舊交換機關，籌備完密，一面通行各省，將現鑄之大小銀銅圓，一律停鑄，並知照京外各衙門，按照單開折合標準及改換計數名稱各條，依限妥辦。將來新幣發行地方，所有生銀及從前鑄造各項銀銅圓，准其暫照市價行用，由部飭幣廠銀行逐漸收換並酌定期限，停止行用。」

。迨新幣通行以後，無論官私各款，均以大清銀幣收發交易，不得拒不收受，亦不准強行折扣。至於偽造制幣，大千例禁，緝拿懲治，均屬地方之責，著各部院順天府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飭所屬，各就所管事項，遵照則例，切實奉行。並轉諭各該處商會，宣演則例大意，使人人知此次改定幣制，專爲便民便商，剷除向來平色紛淆之弊，以立清釐財政之基。儻有奸商市儈，藉端搖惑愚民，抑揚物價，即著從嚴懲治，用副朝廷利用厚生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特此諭令知之，欽此。」（註一）

度支部釐定幣制酌擬則例摺內容如左：（註二）

「度支部謹奏爲釐定幣制酌擬則例，繕單具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幣制爲經國要圖，條理至爲煩瑣，自遵旨設局調查以來，臣等督率局員，於古今中外之制度、各省商民之習慣，以及金融消息、物力盈虛，逐一研求，昕夕討論，現已略有端緒，謹撮舉綱要爲我皇上縷晰陳之。貨幣計數當先定名，中國古制號稱圖法，圖者圓也。現鑄新幣，擬請沿用九府遺法，定名曰圓，於復古之中隱寓象形之義，且幣制與算法相關考之算術，割圓則得弧角，量角亦析分釐其圓。以下各種輔幣，應請分爲三等，由圓十析則曰角，由角十析則曰分，由分十析則曰釐，一氣相承，層遞面上，斯行用皆以枚計，而秤量之習始除，則名稱之宜先定者，此其一。名稱既已制定，而品質尤宜斟酌，中國向例，銀銅並用，究之大宗出入，用銀實居多數。現定幣制，揆之國家財政情形，民間生活程度，自宜暫以銀爲本位，一切官款收放、商民貿易，悉以此爲價格標準。其窮民交易以及零星數目，萬不能統用一圓，故又鑄造各種輔幣，以爲補助。庶貴賤相駁，大小相權，而法幣永以鞏固，則品質之宜酌定者，又其一。品質既分等差，價值因之而起，計算不定，何以相維。查東西各國貨幣條例，除英國外，大率以十進位，中國現行度量，亦不外此法。蓋度之分、寸、尺、丈；量之勺、合、升、斗，皆以十遞進，並無畸零通行於世，民實便之。方今改定幣制，應仿度量辦法，將圓、角、分、釐計算，皆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市塵授受，概免折算之煩難，輕重互權，永保相承之等級，則計算之宜確定者，又其一。計算既有定衡，而維持不可無術。查補助貨幣限制用數，已成各國通例，誠以法律所定之價與實質所含之價，原非一致，倘漫無限制勢，必充斥市面，主輔莫分，流弊何堪言狀。近年以來，東西各省，銅圓充斥，致令銀貴錢賤，官民交困，可爲前車之鑒。臣等愚以爲輔幣一端，原以供零星交易

之需，並非爲籌款而設，銷路既屬甚隘，來源何可太多，自非鑄造有定程，行使有定數，恐十進之法，終無術以維持。則限制之宜明定者，又其一。謹本此義，釐訂國幣則例二十四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擬請明降諭旨，欽定頒行，俾昭法守。抑臣等更有請者，治國之道，徒法不能自行，行政之方，相助乃能爲理，必城鄉市鎮警察之巡邏得力，而僞造始有可防，必賦稅課釐官吏之收用在先，而法價乃有可保。應請旨飭下各部院、順天府各省督撫及將軍都統大臣督飭所屬，各就所管事項遵照則例，切實奉行，不得稍有違背。一面轉諭該地商會，宣演則例大意，務使家喻戶曉，於推行幣制毫無阻礙，足爲至要。如或陽奉陰違，有名無實，蹈抑減之故轍，而出入或有參差，習泄沓之恒情，而巡緝或多疲玩，一經發覺，即由臣部會同該本管衙門，據實糾參，請旨辦理。至造幣總廠，大清銀行關係幣制至爲密切，該監督等責任重大，尤當激發忠誠，認真經理。如此內外一氣，上下相維，庶足仰副朝廷慎重幣政之至意。除舊鑄銀銅各圓，由臣等督飭局員籌擬辦法，另摺奏明外，所有釐定幣制酌擬則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謹將釐定幣制酌擬則例，並加註案語，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大清國幣單位定名曰圓。

謹按單位者整數起算之位也，單位以下爲小數。

第二條 國幣種類如左：

銀幣四種：

一圓、

五角、

二角五分、

一角。

鎳幣一種：

五分。

謹按此項，鎳質鐵產及鑄造法，尙在調查，暫擬緩鑄。

銅幣四種：

二分、

一分、

五釐、

二釐。

謹按一分銅幣與舊日當十銅圓容易混淆，暫擬緩鑄。

第三條

一圓爲主幣，五角以下爲輔幣，計算均以十進。一圓分爲十角，一角分爲十分，一分分爲十釐，一切兌換，均按此計算。

第四條

銀幣重量成色如左：

一圓銀幣 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九成計六錢四分八釐。

五角銀幣 重庫平三錢六分，含純銀八成計二錢八分八釐。

二角五分銀幣 重庫平一錢八分，含純銀八成，計一錢四分四釐。

一角銀幣 重庫平八分六釐四毫，含純銀六成五，計五分六釐一毫六絲。

銀幣銅幣重量成色另訂增入。

謹案本則例所稱庫平，係指農工商部會同本部奏定劃一度量衡章程內所稱庫平，一兩合法國衡數三十七格蘭姆又千分之三百零一，又本條所稱純銀，係指鍊淨之純銀。

第五條

主幣用數無限制限銀，輔幣用數每次不得過五圓之值，銀銅輔幣用數，每次不得過半圓之值，過此限制受者，可以不收，惟向大清銀行及其分行分號代理店兌換之時，不在此限。

謹案一切整數，能以主幣授受者，無論千百千萬，自有主幣可用。輔幣之設，原所以供零星交易及找零之需，故輔幣用數不得不嚴立限制。但兌換與行用不同，故不在限制之列，所以保輔幣之價值，堅小民之信用也，或慮兌換無限限制，銀行所收多係此種輔幣，且不免爲偽造之媒，詎知鑄造有一定限制



，則來兌者正自無多，兌換有一定機關，則偽造者尤易發覺，此層自可無慮。

第六條 一圓銀幣，一面鑄龍紋，一面鑄大清銀幣一圓字樣，五角以下銀銀銅幣仿此。

謹按將來銀銀銅各幣須另印精圖頒行各省。

第七條 一圓銀幣，無論何枚，其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庫平二釐，其五角以下各種銀幣，無論何枚，不得逾庫平一釐。

各種銀幣每一千枚，合計之重量與法定重量相比之公差，不得逾萬分之三。

謹案本條第一段定每枚分計之公差，第二段定千枚合計之公差，分計宜稍寬，合計宜稍嚴。

第八條 各種銀幣無論何枚，其成色與法定成色相比之公差，不得逾千分之三。

謹案上條定重量之公差，本條定成色之公差。

第九條 一圓銀幣，如因行用磨損，致重量不及七錢一分，及五角以下銀銀銅幣，因行用而磨損顯著者，得照數向造幣廠及大清銀行兌換新幣。

謹案貨幣行用不能無磨損，故定七錢一分為磨損限度，逾此限度，即應兌換，以保信用。

第十條 凡毀損之銀銀銅幣，如查係故意毀損者，不得強人收受。

謹案上條謂行用磨損，准其兌換，本條謂故意磨損，即不准行使兌換，所以防民間鑿孔蓋戳磨削之弊也。

第十一條 各種輔幣鑄造之數，由度支部酌量情形，嚴定限制。

謹案輔幣行使既有限制，自不得濫為鑄造，以免損壞幣制。

附則

第十二條 大清銀行為國幣兌換機關，凡新舊幣交換事務，遴派專員妥慎經理。

謹案新舊幣交換事務，自係銀行專責惟銀行業務繁多自應遴派專員經理此事以重責成。

第十三條 新幣發行之際，國幣一圓五角，准合度支部庫平足銀一兩，謹案此條係定新舊交換及折合之標準，所

稱足銀係指純銀千分之九八五。

第十四條

新幣發行地方，所有從前鑄造之大小銀圓，暫准各照市價行用，一面由造幣廠及大清銀行酌照市價，逐漸收換改鑄，一面由度支部酌量情形，再行明定限期，逾期一律停止行用，造幣廠及大清銀行即照生銀收換。

第十五條

所有各省從前鑄造之銅圓制錢，仍准各照市價行用，由度支部隨時斟酌情形處理。

第十六條

自本則例奏定日起，限一年內凡官款出入，向例用銀者，一律照各該處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謹案劃一幣制，先使簿冊券單等類，一律改用國幣計算，匪惟於推行幣制收效甚捷，且於預算決算便利諸多，故新幣未經遍布以前，不妨將舊幣名稱限期，一律改爲新幣名目，如向以兩計者，改以圓計，且照第十三條折合之法，並不煩瑣，故限一年不爲過促。如慮新幣一時不敷使用，則改換名稱以後，仍可暫以生銀及舊幣按照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使用，似亦無所窒礙。

第十七條

自本則例奏定後，限一年內，凡官款出入，向例用制錢或用銀而折制錢者，一律照本則例奏定日，各該處市價，將制錢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其向用銀圓或他項錢文者，準照前項辦理。

謹案此條改換計算名稱，亦係先改簿冊券單上之名稱，而必以奏定日之市價爲準者，所以絕市儉之抑揚，免折算之爭論也。其辦法由部先期電飭各省，將各府廳州縣各項銀錢市價，調查報部，列表頒行各處。

第十八條

凡關稅及郵電輪路各種款目，自本則例奏定後，限一年內由本管各衙門按照原收原支平色數目，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奏明改換計數之名稱。

謹案關稅鉅款交通要政關係，幣制尤爲重要，故宜限期改換名稱，以利新幣之推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六日

二四四

第十九條 凡民間債項以銀兩計者，即照各該處平色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其以舊用銀圓銅

圓刷錢或他項錢文計者，照本則例奏定日各該處市價，折合庫平足銀，再合國幣，改換計數之名稱。

凡未依本條於債券上改明計數之名稱者，嗣後如有爭訟，即照本則例奏定日市價，作為標準，判令歸結債務。

謹案本條及第十七條所稱，他項錢文係指天津京錢新疆紅錢等類。

第二十條 自本則例奏定之日起，所有各省現鑄之大小銀銅圓一律停鑄。

第二十一條 度支部設立國幣化驗所，聘用專門技師，將造幣廠鑄成之國幣抽提分批化驗，列表刊布中外。

謹案抽提分批化驗，無論業已流通市面或甫經鑄造之幣，抽提若干枚，飭所化驗，以保信用。

第二十二條 凡在清國境內，以大清國幣交付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款，概不得拒不收受。

謹案此條定國幣行用之權力範圍，係屬各國通例。

第二十三條 凡違犯本則例第三條第二十二條者，准有關係人告發經審判衙門審實後，處以十圓以上，千圓以下之

罰金。

謹案違犯第三條，如兌換強行折扣，致壞十進之制者，是違犯第二十二條，如交付國幣，拒不接受者是。

第二十四條 本則例如有應行修改之處，由度支部奏明辦理。」

清廷以荊州將軍恩存為鑲紅旗漢軍都統，外務部左侍郎聯芳為荊州將軍；外務部右侍郎鄒嘉來為左侍郎，以出使日本國大臣胡惟德為右侍郎。（註三）

聯芳，字春卿，漢正白，同文館卒業。光緒二十七年，候三四京署外務部右侍郎，廿九年，改署外務部左侍郎，旋授。（註四）

鄒嘉來，字紫東，江蘇吳縣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卅一年，授外務部右參議，次年，改外務左丞。卅三年，署外務部右侍郎，宣統元年，授之。（註五）

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吳興縣人。上海庶方言館肄業，戊子（光緒十四，一八八八）科舉人。曾任駐英法隨員、駐俄公使館參贊、海牙第一次保和會議員、駐俄公使館代辦、駐俄公使、海牙會議紅十字會施醫船免稅事宜全權議員、外務部右丞、駐日本公使、海牙公醫院裁判員。光緒卅三年，自駐公使召回，署外務部右丞，次年，授出使日本大臣。（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九百二十二號。

註二：度支部輯：「幣制奏案輯要」，頁三十一九。

註三：同註一。

註四：錢寶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九一。

註五：同註四，頁八九。

註六：同註四，頁八；數文社：「最近官紳履彙編」，頁八七。

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 清廷以納稅多額之孫以弔等十人為欽選議員，各省諮議局互選資政院民選議員亦一律選定。

本日，清廷諭曰：

「前經降旨，將宗室王公世爵等應選資政院議員人員，分別選定，並經豫定召集日期，令該院各項議員，屆期一律齊集。茲據資政院奏請續行欽選議員開單呈覽一摺，所有單開之納稅多額互選當選人，著孫以弔、李士鈺、周廷弼、林紹箕、席綬、王佐良、宋振聲、李湛陽、羅乃馨、王鴻圖為議員，該員等務各按照定期，與上次欽選各項議員，暨各省互選議員，一律齊集，豫備開院，並各懷遵前旨，竭誠協贊，有厚望焉。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資政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四六

院奏，各省諮議局互選該院議員，一律選定，開單呈覽一摺，知道了，欽此。」（註一）

附錄：資政院議員名錄（註二）

民選議員：共計九十八人，定額一百人，新疆二人未選。

資料來源：名單及出身背景取自袖珍爵秩全函，宣統辛亥夏季，頁三一—三三。

年齡取自順天時報，宣統二年七月八日。

省別	姓名	當選年齡	籍貫	傳統功名	新式教育	曾任	職銜
奉天	陳瀛洲	四三	鐵嶺	舉人		揀選知縣	
奉天	王玉泉	五四	海城	舉人		揀選知縣	
奉天	書銘	三七	開原	附生	日本法政大學	考職巡檢	
吉林	徐穆如	三八	尹通	歲貢			
吉林	慶山	三八	吉林府				二品銜分省試用道
黑龍江	桂山	三二	綏化			裁缺筆帖式	
黑龍江	達沅阿	四三	龍江			直隸州知州	
直隸	齊樹楷	四一	蠡縣	舉人	日本法政大學		
直隸	李榮	三七	東鹿	進士	日本法政大學	北洋法政專學校校長	
直隸	劉春霖	三五	肅寧	進士	日本法政大學	翰林院修撰	
直隸	緒忠寅	三三	任邱	舉人	日本早稻田大學		
直隸	于邦華	四二	東強	貢生			
直隸	吳德鎮	三四	新城	進士			翰林院編修
直隸	陳樹楷	四〇	大興	拔貢			
直隸	李榕榮	三八	武清	廩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四八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福建	福建	福建	福建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湖南	山東	山東
鄭際平	王廷揚	邵義	王佐	陶霖	康詠	楊綸	張青	李慕韓	胡伯年	陳國瓚	鄭漢	談鉞	陶峻	羅傑	湯魯璠	黎尚文	唐右楨	易宗夔	陳命官	王昱祥
三七	四五	三五	五四	三九	四六	三四	四三	三二	四四	四五	四八	五六	三三	四〇	五二	五七	三四	三四	三六	四三
臺州府	金華	杭州府	紹興府	嘉興府	汀州府	福州府	汀州府	泉州府	沔陽	蘄州	武昌	興山	孝感	長沙	善化	瀏陽	武陵	湘潭	蓬萊	長山
舉人	進士	廩貢	舉人	附生	進士	進士	舉人	優貢	拔貢	副貢	廩貢	拔貢	優貢	附生	舉人		進士	廩生	舉人	附貢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留學		

江西補用知縣

內閣中書

翰林院編修

候選主事

安徽補用道

翰林院編修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甘肅	甘肅	甘肅	陝西	陝西	陝西	陝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河南	山東	山東	山東	山東
羅其光	楊錫田	王曜南	梁守典	盧潤瀛	吳懷清	周鏞	渠本翹	劉志詹	李素霖	王用霖	李華炳	陶毓瑞	李時燦	彭運斌	張之銳	王紹勳	蔣鴻斌	鄭熙穀	尹祚章	彭占元
三三	三八	四八	三九	四〇	四七	三五	四二	三三			四八	三九	四四	三五	四二	五三	四七	五四	三六	三九
		靜寧	乾州	城固	山陽	涇陽	郿縣	鳳臺	平定	榆社	武鄉	寶豐	汲縣	鄧州	鄧州	輝縣	滕縣	日照	肥城	濮州
舉人	舉人	進士	舉人	優貢	進士	進士	進士	拔貢	舉人		進士	拔貢	進士	進士	進士	進士	舉人	舉人	增貢	附生

日本法政大學

(同盟會會員)

日本法政大學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日本法政大學

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編修
法部主事
翰林院編修
內閣中書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貴州	貴州	雲南	雲南	雲南	雲南	廣西	廣西	廣西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廣東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四川
牟琳	劉榮勛	范彭齡	顧視高	張之霖	陳榮昌	吳賜齡	馮汝梅	黃晉蒲	劉述堯	黃毓棠	王廷獻	周廷勵	劉曜垣	萬慎	郭策勳	劉緯	張政	高凌霄	李文熙	
三二		四一	三一	三二	三一	三六	四二				三九	三〇	四六	五〇	五〇	三二	三二	三五	三一	
遵義	安順	建水	昆明	姚州	昆明	融縣	北流	賀縣	信宜	新寧	海陽	茂名	香山	瀘州	雲陽	榮縣	江油	璧山	奉節	
舉人		舉人	進士	舉人	進士	副貢	舉人		舉人	舉人	舉人	舉人	舉人	附生		增生	舉人	舉人	舉人	
日本宏文師範			日本法政大學		日本考察										四川高等學堂 留學日本					

內閣中書
內閣中書

二五〇



欽選議員：共計一〇一人（內總裁、副總裁、秘書長各一人），定額一百人，二人緩派。

資料來源：袖珍爵秩全函，宣統辛亥夏季。

職任	姓名	當選年齡	籍貫	傳統功名	新式教育	常選前職銜
總裁	溥倫					貝勒銜固山貝子
副總裁	李家駒					學部左侍郎

漢軍正黃旗

魁斌	載功	納赫	載瀛	溥潤	王壽	公全	世壽	爵載	議載	員毓
慶盛	載燕	盛昆	慶恕							
宗人府右宗正和碩睿親王	內大臣正紅旗總族長和碩莊親王	宗人府宗人多羅順承郡王	鑲黃旗漢軍都統多羅貝勒	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貝勒	西陵守護奉恩鎮國公	東陵守護奉恩鎮國公	奉恩輔國公	二等侍衛不入八分鎮國公	鑲紅旗蒙古都統貝子銜鎮國將軍	民政部郎中參議上行走鎮國將軍
									頭等侍衛奉國將軍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奉國將軍
										二等侍衛奉恩將軍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五二

希 璋 蒙古正白旗

黃 澄 懋 福建 和平

志 鈞 滿洲鑲黃旗

榮 泉 滿洲鑲黃旗

榮 鎰 漢軍正白旗

延 秀 漢軍鑲黃旗

存 興 滿洲鑲黃旗

曾 廣 變 湖南 湘鄉

李 長 祿 湖 南

敬 昌 滿洲正白旗

劉 能 紀 湖 南

胡 祖 蔭 湖南 益陽 廊生

博 迪 蘇

貢桑諾布爾

色凌敦魯布

色隆托濟勒

勒旺謀爾布

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圖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一等義烈公

直隸宣化鎮總兵一等海澄公

鑲紅旗漢軍副都統鑲紅旗護軍統領三等承恩公

委散秩大臣三等承恩公

委散秩大臣稽查三海大臣續順公

委散秩大臣一等侯

二等侍衛三等襄勇侯

委散秩大臣一等侯

廣西候補知府一等子爵

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正藍旗護軍統領三等子爵

散秩大臣農工商部丞參上行走一等男爵

郵傳部右參議三等男爵

御前大臣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哲里木盟閑散輔國公

御前行走幫辦盟務桌圍盟扎薩克多羅都楞郡王

御前行走昭烏達盟閑散多羅郡王

御前行走錫林郭勒盟扎薩克多羅額爾德呢郡王

乾清門行走盟長備兵烏蘭察布盟多羅達爾罕車哩克圖郡王

幫辦盟務依克昭盟扎克多羅郡王

公	世	爵	議	員
剛達多爾濟	多爾濟帕拉	達木黨蘇倫	那彥圖	索特那木扎木柴
	穆			巴勒珠爾那布坦
				司迪克
				那木濟勒錯布丹

乾清門行走庫倫大臣汗山盟薩克固山貝子
御前行走盟長克魯倫巴爾城盟扎薩克多羅郡王
參贊扎薩克河源都里雅諾爾盟扎薩克鎮國公
御前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齊齊爾圖克盟扎薩克和碩親王
乾清門行走盟長副將軍塞因濟哈圖部落扎薩克和碩親王
乾清門行走青海霍碩特扎薩克多羅郡王
新疆巡檢屬回部輔國公
理藩部額外侍郎唐古忒扎薩克輔國公

宗	室	覺	羅	議	員
定秀(宗室)	世均(宗室)	榮普(宗室)	成善(宗室)	景安(覺羅)	宜純(覺羅)
鑲紅旗	鑲白旗	正藍旗	正白旗	鑲紅旗	鑲黃旗

前宗人府主事
遼藩道監察御史
即補知府
高等小學堂正教員
陸軍部候補筆帖式
署左翼覺羅族長

奎	陳	趙
懋	椿	年
鼎		
滿洲正白旗	福建閩縣	江蘇武進
廕生	進士	進士

花翎三品銜度支部員外郎司長
外務部右參議署左參議
農工商部參議上行走江西候補知府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五四

錫 嘏 滿洲廂藍旗 貢生

榮 凱 滿洲廂黃旗 生員

毓 善 宗室廂藍旗 廩生

劉 道 仁 湖北 沔陽 廩貢

文 哲 琿 蒙古正黃旗

崇 芳 滿洲正黃旗 進士

李 經 畬 安徽 合肥 進士

林 炳 章 福建 侯官 進士

慶 著 滿洲廂白旗 廩生

顧 棟 臣 江蘇 無錫 副貢

何 藻 翔 廣東 順德 進士

陳 善 同 河南 信陽 進士

劉 澤 熙 湖南 善化 廩貢

魏 聯 奎 河南 汜水 進士

趙 炳 麟 廣西 全州 進士

儼 忠 滿洲正白旗 監生

胡 駿 四川 廣安 進士

王 環 芳 湖北 恩施 舉人

文 溥 蒙古正藍旗 進士

吳 進 修 河南 光州 進士

柯 劭 忞 山東 膠州 進士

候補四品京堂前陸軍部右參議

花翎鹽運使銜理藩部郎中

吏部左參議

民政部郎中

理藩部郎字

掌遼瀋道監察御史

翰林院侍講

郵傳部丞參上行走候補四品京堂

福建興泉永道

學部郎中

外務部員外郎

掌新疆道監察御史

度支部候補主事

法部左參議

候補四品京堂

京畿道監察御史

翰林院編修

度支部主事

外務部郎中

吏部右參議

學部署右參議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員

榮厚

滿洲正白旗

貢生

胡祜泰

江蘇寶山

大學畢業

吏部郎中
民政部郎中

汪榮寶

江蘇吳縣

拔貢

日本法政大學

民政部左參議

吳廷燮

江蘇上元

舉人

前民政部右參議

長福

宗室正黃旗

日本留學

外務部郎中

曹元忠

江蘇吳縣

舉人

內閣候補中書

吳緯炳

浙江錢塘

進士

京畿道監察御史

郭家驥

順天宛平

監生

外務部參事

碩

吳士鑑

浙江錢塘

進士

翰林院侍讀

勞乃宣

浙江桐鄉

進士

江寧提學使

學

章宗元

浙江烏程

進士

翰林院編修

通

陳寶琛

福建閩縣

進士

內閣候補學士

儒

沈家本

浙江歸安

進士

法部右侍郎(兼副總裁)

議

嚴復

福建侯官

進士

留英學部參議上行走

員

陸宗輿

浙江海寧

舉人

日本留學

候補四品京堂

喻長霖

浙江黃巖

進士

翰林院編修

沈林一

江蘇無錫

舉人

江西桂平樞道

陶葆廉

浙江秀水

附貢

陸軍部郎中財政處總辦

孫以清

奉天復州

周延弼

江蘇無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五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七日

二五六

納席綬	湖南安東
稅宋振聲	甘肅狄道州
多羅乃馨	廣東新會
額李士鈺	直隸天津
議林紹箕	福建閩縣
員王佐良	山東蘭山
李湛陽	四川重慶
王鴻圖	雲南

秘書長 金邦平

安徽 黟縣 進士

翰林院檢討

清廷以段祺瑞督辦北洋陸軍學務出力，賞頭品頂戴。(註三)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備學堂學生，曾派赴德國砲廠研究造砲用砲及其他兵術。歷任北洋新軍砲兵第一營管帶、陸軍學堂監督、武衛右軍統領、北洋陸軍參謀長、練兵處軍令司正使、常備軍第三鎮翼長、第四鎮統制官、第六鎮統制官、北軍總司令官、第三鎮統制官、北洋武備學堂監督、福建汀州鎮總兵、行營軍官學堂總辦、陸軍各學堂督辦、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註四)

江蘇鎮洋縣民衆搗毀戶口調查員房屋及學堂。

江蘇鎮洋縣瀏河鎮，於本日將調查員王子峯、陳月賢、及鄉董陳某家房屋搗毀，又搗毀官立小學堂，焚毀商立小學校各一所。(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十八日，第九百二十三號。

註二：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三一三—三二〇。

註三：同註一。

註四：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九七。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二五。

十八日（五月二十六日） 日本實業團抵北京訪問。

日本遊歷中國之實業團，其團長爲東京日本郵船會社長近藤廉平，同行者爲大阪商業會議所會員土居通夫、橫濱商業會議所會頭大谷嘉兵衛、神戶川崎造船會社社長松方幸次郎、東京商業會議所副會頭大橋新太郎、名古屋商業會議所副會頭鈴木總兵衛、橫濱商業會議所特別議員永井久一郎、東京三井物產會社理事福井菊三郎、上海日清汽船會社事務取締役白岩龍平、京都島津製作所長島津源藏、東京商業會議所書記長白石重太郎、郵船會社西鄉午次郎、郵船會社川林景敏十二人。本日到京，其遊歷中國之本意，由該團長之宣言可以窺知，其宣言大要如下：

「余等奉政府命令渡清，因美國前大統領就職以來，銳意對清貿易之政策，而清人亦竭力提倡美清同盟，以中傷日俄之外交，故前有南清實業團渡美之說，而本年八九月之交，美國實業團，又有渡清赴南京博覽會之決議。以事實上觀，則美清已得實業同盟之形跡也，日本濞澤男爵，有鑒於此，特商日政府，派實業團赴清，捷足先登，以謀日清同盟之步武。故余輩此次赴清，志在聯絡中國政府，而懇請我國北京公使伊集院介紹，謁見攝政王，商議一切。」（註一）

清廷以郵傳部左侍郎汪大燮充出使日本大臣（代胡惟德），左丞李焜瀛署左侍郎。（註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九日

二五八

汪大燮，字伯唐，浙江杭縣人，光緒己丑（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科舉人。曾任內閣中書、戶部郎中、外務部員外郎、外務部左參議、右丞、右侍郎、出使英國大臣、專使日斯巴尼亞國大臣、赴英考察憲政大臣、倉場侍郎、郵傳部左侍郎。（註三）

李焜瀛字符曾，直隸高陽人，李鴻藻之孫，廕生。光緒卅四年，高等檢察廳檢查長，授郵傳部左丞。（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三，頁一七四—一七五。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十九日，第九百二十四號。

註三：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五四。

註四：錢寶甫：「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七八。

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

清廷懲處湖南文武各官，及挾私肇釁之紳士王先謙、孔

憲教、葉德輝等。

湖南省城飢民於上月四、五日肇事，搗毀巡撫衙門；縱火焚燒，波及教堂、學堂、洋行。巡撫岑春煊走避，官軍開槍，死傷多人。至是署理湖廣總督瑞澂、湖南巡撫楊文鼎查明具奏，本日清廷諭令將湘省文武各官辦理不善者分別革職議處有差，釀亂之紳士亦分別革職議處，諭曰：

「瑞澂奏：特參紳士挾私釀亂請分別懲儆一摺。據稱該省議勸紳捐，先辦義糶，湘紳王先謙首先梗議，事遂遷延。變起之後，復歸咎撫臣激變，電請易人，殊屬不知大體。孔憲教、楊肇二人，於推戴藩司，排陷撫臣，持之尤力，楊肇本係被議人員，矇捐候選道，尤屬品行卑下。葉德輝當米貴時積穀萬餘石，不肯減價售出，實屬爲富不仁等語。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分省補用道孔憲教，均著交部嚴加議處；吏部主事葉德輝，候選道楊肇均著即行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註一）

又諭曰：

「瑞澂楊文鼎奏，遵旨查明湘省痞匪藉饑擾亂，地方文武辦理不善，分別叅辦一摺。此次湘民肇亂，該省城文武各員，事前疏於防範，臨時又因應失宜，均屬咎有應得除開缺湖南巡撫岑春煊，業經交部議處外，巡警道賴承裕操切偏執，肇釀釁患，鹽法長寶道朱延熙遇事庸懦，應變無方，長沙協都司貴齡、左營守備周長泰、消防所所長遊擊龔培林、警務委員知縣周騰均保護不力，著一併革職。布政使莊賡良措置失當，著開缺交部議處。按察使周儒臣、長沙府知府汪鳳瀛、長沙縣知縣余屏垣、善化縣知縣郭中廣，身任地方，亦難辭咎，惟平日官聲尚好辦理善後亦頗慎敏，周儒臣汪鳳瀛均著交部察議，余屏垣、郭中廣均著革職留任，署長沙協副將楊明遠，查拏匪犯，尙能認真著摘去頂戴，勒令捕匪。以觀後效，尋吏部議上，得旨開缺湖南巡撫岑春煊，開缺湖南布政使莊賡良，均著照部議革職。湖南按察使周儒臣，長沙府知府汪鳳瀛，應得降三級調用處分，加恩改爲降三級留任。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分省補用道孔憲教，均著照部議降五級調用。」（註二）

清廷以郵傳部右丞李經楚署左丞，左參議梁士詒署右丞，右參議胡祖蔭署左參議，丞參上行走陳毅署右參議。（註三）

李經楚，安徽合肥縣人，廩貢生。歷任江蘇徐州道、福建興泉永道、四川建昌道、郵傳部郎中、右丞。（註四）
梁士詒，字燕孫，廣東三水人。光緒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五品京堂。歷充鐵路總局局長、郵傳部左參議（註五）。

胡祖蔭，字定丞，湖南益陽人，廩生。光緒卅四年，授郵傳部右參議。（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四月二十日，第九百二十五號。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五，頁六一七。

註三：同註一。

註四：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四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日

二六〇

註五：同上書，頁一六五。

註六：錢寶甫編：「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八一。

二十日（五月二十八日） 清憲政編查館奏准派員分赴各省考察憲政籌備情形。

清憲政編查館奏請派員分赴各省考察籌備憲政情形，本日奉旨依議。原摺略曰：

「查各省籌辦憲政成績，第一、二下屆及第二、三上屆，業經臣館考核具奏，其第二、三下屆，現亦各據陸續奏報前來，一俟到齊，即當照章考核，分別殿最，彙案具奏。惟專就奏章考核，則各省所陳，固無不井井有條，言之成理，究竟實際何如，殊難遙度。其中成效昭著，語無虛飾者，固應多有，而因循敷衍，徒託空言者，恐亦在所不免，非遵照奏案，派員親往各省考查，不足以昭核實。但二十二省道路有遠近之殊，交通有便否之別，其道路較近，交通較便之處，一兩月即可竣事。若邊遠省分，鐵路輪船未通之區，往返即須數月，瞬屆暑雨之期，行路既多艱阻，且值暑假期內，有關於學堂之事，亦即無從察視。臣等公同商酌，擬分兩期辦理，第一期分爲四路，直隸、東三省爲一路，派臣館編制局科員候補四品京堂陸宗輿、山東、山西、河南爲一路，派臣館考核專科幫辦安徽道監察御史黃瑞麒；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爲一路，派臣館編制局科員翰林院秘書郎福姚；浙江、福建、廣東爲一路，派臣館考核專科科員候補四品京堂林炳章，分途前往各該省切實考查。應請旨飭下各該省督撫，轉飭所屬，於該員等到該省考查時，如須前赴各衙門局所學堂稽察辦法，詢問情形，調閱案卷，務各妥爲接待，據實詳細檢示，不得敷衍迴護，俾得認真稽考，察知底蘊。俟該員等查竣回京，將所查情形詳細報告，由臣等核明具奏，其辦理核實，著有成效者，請旨褒獎。其逾限不辦，或陽奉陰違，或有名無實，與所奏不符者，請旨嚴加懲處，庶足以昭勸懲而重憲政。至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道途較遠，湖南一省，亂事甫平，經該撫奏明籌辦憲政展緩三月有案，均請作爲第二期，於秋季再行派員前往考查。」（註一）

清廷以郝嘉來署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曹汝霖署左侍郎，劉玉麟署右丞。（註二）

本日，清廷以外務部尚書梁敦彥因病給假，故以外部左侍郎鄒嘉來署理，而以曹汝霖署左侍郎，劉玉麟署右丞。（梁敦彥以療病爲名，奉派赴美德密洽同盟，並商德政府代練兵二萬。）

鄒嘉來，字紫東，江蘇吳縣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光緒卅一年，授外務部右參，署外右丞。翌年，改外務部左丞。卅三年，署外務部右侍郎；宣統元年，授外部右侍郎。宣統二年，改左侍郎。（註三）

曹汝霖，字潤田，江蘇上海人。留日。光緒卅四年，員外郎署外務部右參議。宣統元年，署外務部左參議，旋授；署外務部左丞。宣統二年，授外部右丞。（註四）

劉玉麟，字葆林；廣東香山人。留美，本年，記名丞參署外務部右丞。（註五）

清廷以廣東按察使趙濱彥為湖南布政使，廣東瓊崖道俞鍾穎為廣東按察使。（註六）

趙濱彥，字渭漁，浙江吳興人，歷任兩淮鹽運使，廣東按察使。（註七）

俞鍾穎，字君實，江蘇昭文縣人，光緒庚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科進士，曾任吏部主事，升員外郎、郎中、廣東瓊崖道。（註八）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九百三十號。

註二：同上書：諭旨，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九百二十六號。

註三：錢寶甫：「清季新設職官年表」，頁八八。

註四：同上書，頁八六。

註五：同上書，頁九〇。

註六：同註二。

註七：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〇八。

註八：同上書，頁九二。

二十二日（五月三十日） 孫先生文自檀香山赴日本，行前分別致函荷馬李及波司。

孫先生離檀香山前，於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四日）分別致函荷馬李及波司，謂同志在未獲悉君等所擬定之計劃前，正設法獲取法國當局之同意，准許會衆在其地開墾。武器可由香港某商行供應。如在美借款有着，希荷馬李來港一行。（註一）

清廷以本年正月廣東新軍起義，該管官措置失當，將協統張哲培，一標統帶劉雨沛拿解大理院治罪，兩廣總督袁樹勛等交部議處。

本年正月，廣州倪映典號召新軍起義失敗。給事中陳慶桂奏言，此案恐有冤濫情事，請派員查辦。諭命兩江總督張人駿澈底查究。至是清廷據張人駿奏，降旨將匿避之張哲培、劉雨沛拿解治罪。釀禍之老城巡警第一分局巡官陳慶燾即行革職。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統領水師吳宗禹、兩廣總督袁樹勛均交部議處，旋部議袁樹勛革職留任，吳錫永、吳宗禹降一級調用。（註二）原諭曰：

「前據給事中陳慶桂奏，廣東新軍滋事恐有冤濫情事，請派員查辦一摺，當經諭令張人駿徹底查究，茲據覆奏，查明當日滋亂情形，始由新軍二標與警兵口角起釁，繼因統帶官不准放假，一標營兵首先開闖。革黨倪映典藉端煽惑各兵，希圖起事，呂言於衆，語極悖逆，業經防軍當時格斃，共擊死亂兵二十八人，正法十一名，先拏獲亂黨四十餘名，事雖教平，而該管官等措置失當幾致良莠不分，宜於輿情不治，前協統張哲培平日撫馭無方，臨事棄營逃避，一標統帶劉雨沛，於標兵喧鬧之時，即已避匿，次曰又復私逃即著袁樹勛拿解大理院治罪，前充廣東老城巡警第一分局巡警第一分局巡官試用巡檢陳慶燾縱容警兵，鎖毆新軍兵士，釀成巨案，實爲厲階，著即行革職。督練公所參議道員吳錫永疏於籌畫，臨事張惶，統領水師親軍保升道員候補知府吳宗禹，紀律不嚴，失察兵丁剽竊，均著交部議處。署兩廣總督袁樹勛，於兵勇交關，彈壓剿撫，兩失其宜，且據查當時新軍，畏避出外者多，在場滋事

湖南湘潭神拳亂黨滋事，與官兵接仗。

者少，事後來歸，悉被遣散，以致數年訓練，剋期成鎮之兵，一旦決裂敗壞，實屬咎有難辭，前據自請議處，案經查明，袁樹勛著交部議處，其當日殉難之砲隊一營管帶齊汝漢，著照協參領陣亡例，從優議卹，一標一營隊官胡思深，一標二營隊官宋殿魁，二標二營前隊隊官李錚，均著照正軍校陣亡例，從優議卹。至增祺、袁樹勛前奏一標一營管帶胡兆瓊，一標二營管帶于如周，一標三營管帶楊長卿，砲隊二營管帶林金鏡，工程營管帶陳宏蔭，輜重營管帶許嘉澍，均著交部分別議處，尋部議袁樹勛，革職留任。吳錫永，吳宗禹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註二）

湘潭縣花石地方，（在該縣南鄉距城百餘里）近聚有匪徒數百人，其匪首相傳由廣西來此，頭繫黃巾，操習神拳，在該處乘機起事，放火劫物，勢甚猖狂。本日，有一婦人，（傳聞爲匪首之妻母）見匪首自製刀械，責以此事犯法，何必以身送死。該匪怒甚，立將該婦殺卻，旋又殺一在旁之人，即日起事。該處防營出爲彈壓，匪黨與之接仗，勢甚猖獗，雖經擊斃數人，而仍冒險前進，格斃營兵十餘人，該營管帶見勢不敵，退避相距十餘里之鹽埠地方，市面大爲震動，居民紛紛逃徙。（註三）

按：湖南自前次省城饑民藉荒鬧事後，重以洪水爲災，各府州縣不逞之徒，多乘機而起，蠢蠢欲動。省外各屬，如益陽、寧鄉、湘潭、湘陰、安化等縣，警報紛馳，其仇教毀學搶劫穀米等案，不一而足。其後岳州、寶慶、常德、沅州、湘潭、等府廳縣警報到省，亦有匪徒蠢動情事。（註四）

俄國之蒙古研究隊自俄國杜摩司市出發。

由俄國杜摩司大學教授沙列夫及帕巴氏所編成之蒙古研究隊，本日自杜摩司市（Tomsk）出發，向蒙古進行。該隊以研究蒙古通商爲目的，由賽米怕來丁分爲二隊，經額古、伯伊斯，而赴科布多，探險於波爾棍、烏爾森開、摩丁，及烏梁海。由此至葉尼塞河上流之烏里雅蘇台、烏爾嘎地方，豫定由恰克

圖及威爾納丁斯，出西伯利亞鐵路而歸，行程凡四閱月半。

同時，尚有莫斯科之蒙古商務考察隊亦在途中，除調查研究俄蒙商業道路外，尚有關於烏爾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及其他蒙古中心地點之商業狀態，一律比較研究，他若貿易之風習交易，及買賣之習慣、改良之方法，銀行、滙票、通貨等諸問題，亦皆在研究範圍之內，其主要之目的，在於實現俄國將來掌握蒙古商權之企圖。（註五）

附錄：記俄國遠征隊深入蒙古事（註六）

據東京時事報載，俄國之蒙古研究，現已由第一期探險時期，而人商業的遠征時期，此次依歷來探險調查所熟知之逕路，確信俄國可掌握蒙古之商權，故有平和的遠征隊之組成，其遠征隊之編成地，即為俄國商業中心地點之莫斯科府而以布巴夫氏為該隊之總指揮官。

俄國各商會對於該遠征隊深表同情，為欲令蒙古土人採用俄國製之工業品，特託遠征隊帶往適於蒙古人用之商品無數，且各有樣本，頒布於蒙人，故其至要目的，實在於研究蒙古人適用之物品，冀獨占商權於蒙古，為侵略的政策而已。

該遠征隊帶有商事上侵略之性質，已如前述，其隊商由班長七人之下，帶有人夫馬匹駱駝等無數，一見恰如俄國軍隊之侵入蒙古，自莫斯科出發以來，星夜前進，業已深入內地，其商隊中有各科工業之專門家，比於從前之俄國探險隊，專以地理地質動植物古物學等之專家所編成者，大異其趣云。

遠征隊之幹部，由莫斯科出發，依西比利亞鐵路，到貝加爾湖南岸之停車場，即在該地備足出發蒙古之必要品，直向蒙古內地前進，帶有商品無數外，尚有商隊自衛之兵器，露營所用之被服，及馬匹數百餘頭，加以護衛商隊之俄國人，一律軍裝，並有中國人之苦力等，整隊附之而行，其威嚴洵可畏也。

俄國商隊之行程，游歷隊出自貝加爾湖南岸西北利亞鐵路停車場以來，第一著先向恰克圖前進，由恰克圖赴烏爾曼，由是取道於西，橫斷三音諾顏，向烏里雅蘇臺，更西依阿爾泰山脈前進，可達科布多，自至科布多後，游歷

隊沿葉尼塞河，縱斷唐努烏梁海，向北進行，直達俄國國境。

探險隊之會合 此俄商游歷隊，在蒙古旅行之途中，可與由烏里雅蘇臺方面向恰克圖進行之沙列夫教授所率之游歷探險隊會合，此二游歷隊當於途中合成一隊，協同探險北蒙古，及西蒙古。

蒙古研究隊 墨斯科商隊之游歷隊，與在蒙古途中會合之別隊，即杜摩司市之西比利亞研究會，杜摩司大學教授沙列夫及帕巴氏所編成之蒙古研究隊是也，此研究隊已自陽曆五月三十日，出發杜摩司市，向蒙古進行，該隊亦以研究蒙古通商爲目的，由賽米怕來丁分爲二隊，經額古、伯伊斯，而赴科布多，探隨於波爾棍、烏爾森、開摩丁、及烏梁海，由此至葉尼塞河上流之烏里雅蘇臺、烏爾嘎地方，預定由恰克圖及威而納丁斯，出西比利亞鐵路而歸，行程凡四閱月半。

遠征隊調查科目 墨斯科商隊之調查科目，不但關於蒙古之商業工業等一般事情，且至尋常細事，亦須詳細調查，又游歷隊踏查由俄國往來蒙古之道路，並研究道路修理之方法事情，此外尚須調查葉尼塞河（注入烏布薩泊者）色楞格河等諸大水流支流舟航之便利如何，並悉該遠征隊，尙別派專員，研究由蒙古內部出中國海港之道路，與蒙古之生產物，將來輸出蒙古，及日本美國歐洲商品之輸入蒙古，應取如何之通路云。

關於商業事情之調查 游歷隊除調查研究商業道路外，尙關於烏爾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及其他蒙古中心地點之商業狀態，一律比較研究，並關於貿易之風習交易，及賣買之習慣，改良之方法，銀行、滙票、通貨等諸問題，亦皆在研究範圍之內云。

游歷隊之主要目的 此游歷隊之主要目的，在於俄國將來掌握蒙古之商權，調查蒙古之商業狀態，蒙古土人之需要品，與購買力，又調查蒙古之生產物，年年輸出超過輸入，研究其增進之原因，與因此所生之結果，且調查俄國商人輸出蒙古之生產物，其代金代以物品，可得交易與否，及調查俄國現今之品物，果適於蒙古人之嗜好與否，皆該隊調查之主要目的。

蒙古及中俄條約改正之準備 俄國關於蒙古，希望與中國締新約，變更舊約，俄國之貿易商，謂變更現今之中俄條約，究以如何爲有利，非豫先精密研究蒙俄間商業貿易上之關係，及蒙古商業與蒙古生產物，不易決定其方針，故爲中俄條約改正之準備，此商隊實可謂爲關於對華外交之先鋒云，並悉該商隊返國之日，當在本年十一月間，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四日

方可就歸國之途。

二六六

日人寺內正毅繼曾彌荒助為韓國統監，山縣伊三郎副之。

曾彌荒助於宣統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明治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伊藤博文奉詔准辭韓國統監後，繼任統監職，本日辭職，由寺內正毅以陸軍大臣兼任朝鮮統監，併吞朝鮮之運動完全成熟。

按：日本吞併朝鮮之運動，伊藤博文向主漸進，軍人派之山縣有朋則主急進，而黑龍會之內田良平及韓人李容九、宋秉畯等組成之「一進會」，尤力為掇攬。統監府中即分兩派，而成水火之勢。以伊藤之威望，竟因而不安其位。迨伊藤於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被朝鮮義士安重根刺斃於哈爾濱，不啻為急進派除去障礙物，亡韓運動乃益積極。十月二十二日，李容九以「一進會」會長及一百萬會員之名義，呈奏韓皇，並對國務總理李完用及朝鮮統監曾彌荒助各上請願書，請將朝鮮合併於日本。曾彌荒助仍執漸進政策，而不肯即行吞併，黑龍會大為不滿，多方抨擊曾彌，並指使李容九出面彈劾之，曾彌於是不安於位，於本日辭統監之職。（註七）

註一：黃季陸：國父的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頁三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五，頁十二。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五四。

註四：同上。

註五：詳見附錄「記俄國遠征隊深入蒙古事」，「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三，頁一八〇——一八二。

註六：同上書。

註七：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五〇——三七一。

二十四日（六月一日） 清廷從川督趙爾巽奏，設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同著縣，並設邊北道，駐登科府。

本日，清廷准川督趙爾巽奏：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土歸流，設道府州縣。諭曰：

「四川總督趙爾巽奏：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土歸流，應建置道府州縣，以資治理。擬請於登科設知府一員，名曰登科府。龔壩設知州一員，名曰德化州。雜渠卜設知縣一員，名曰石渠縣。白玉設知州一員，名曰白玉州。洞普設知縣一員，名曰洞普縣。並於登科府設分巡兼兵備道一員，名曰邊北道，統轄各府州縣。所設各員，均歸請作為邊疆要缺。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該督奏陳建置事宜，均係擇要經畫，應請如所奏。添設各缺一切事宜，邊務大臣統轄，以資控馭，所擬補缺升途各節，並請如所奏辦理。從之。」（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五，頁一四。

二十五日（六月二日） 浙江嵊縣鄉民仇學滋事。

浙江嵊縣北鄉剡坑庵檀越王姓，去年將庵產若干畝，撥充城中大同校常年經費。本日，王姓族人突聚數百人，各帶器械，屯聚城外，聲言欲拆毀學堂。適有北鄉白巖徐氏，亦以撥產故，聚眾與和靖校為難，兩路相合，聲勢益猛。勸學所及各校辦事人，恐釀巨禍，一再請知縣施某出城諭解，施知縣聞人數過多，不肯出衙署一步。迨次日午後，眾鄉民直闖入署，邀求撥還產業，施知縣見勢凶猛，恐蹈虞邑前轍，當允將兩姓被撥之田畝，飭莊盡數撥還。鄉民以既如所願，遂一聞而散，惟出面允撥是產之王某住屋，已被拆毀無遺，佃戶某某，亦被該鄉民擒住，百般恫嚇。（註一）

註：「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四九—五〇。

二十六日（六月三日） 清廷以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踰越權限，嚴行申飭。

本月十九日，清廷諭令懲處湖南文武各官及挾私釀亂之湖南紳士王先謙等。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副議長胡璧等致電軍機處，為諸紳士辯誣。略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八日

二六八

「湘亂由官釀成，久在洞鑒，事前湘紳屢請阻禁備賑，有案可查，岑撫（按：湖南巡撫岑春煊）始則偏執成見，玩忽遷延，臨事畏葸無能，但思卸責，巡撫爲一省政權所出，貽誤至此，咎何可辭。鄂督（按：署理湖廣總督瑞澂）分罪士紳，爲岑撫曲脫，殊失情理之平。業經奉旨，本不應冒昧覆陳，惟咨議局爲代表輿論機關，事實昭然，不敢緘默，應如何請旨覆查，以服人心而昭公道之處，伏乞鈞裁。」（註一）

本日清廷諭曰：

「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等電請軍機處代奏，稱鄂督分罪士紳，爲岑撫曲脫，請旨覆查等語。諮議局議事權限，載在章程，不容逾越。乃於朝廷處分官紳，督臣查辦奏案，亦欲藉端干預，希圖翻異，措詞謬妄，殊屬不安本分。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該署撫隨時查察，該局議長譚延闓等。如借諮議局之名，於不應與聞之地方公事，藉詞抗拒；即著從嚴參撤。」（註二）

按：諮議局議長係諮議局議員所選出，朝廷無參撤之權，足證清廷不瞭解立憲之精神。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五期，記載一，頁七五。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五，頁一六。

二十八日（六月五日） 南洋勸業會在南京開幕。

南洋勸業會原定本月初一日開幕，因布置未畢，改於本日開幕於南京。

該會於上午八時行開幕式，先由審查總長侍郎楊士琦宣佈旨意，次由正會長兩江總督張人駿述開會詞。董事會嚴義彬、坐辦陳琪，及各代表皆先後致詞，旋即散會。

南洋勸業會因布置尚未完全，故僅開教育、工藝、器械、武備、衛生、農業等六館，及直隸陳列館，須俟至五月間方能開齊。本日第一號入場券，由南洋僑商梁炳農承買，出銀一萬元。（註）

按：南洋勸業會之成立，緣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一月間，兩江總督端方奏請，擬於江寧省城設南洋

第一次勸業會，由官商合資試辦，以開風氣而勸農工。旋即督飭省內外官紳商董等，趕速籌備，先於江甯、上海兩處，分設南洋勸業會事務所，及董事會，派委職員，舉任商董，以專理籌備進行方法。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二月，成立江甯事務所，暫設庶務、文牘、調查、建築四科，預定以翌年四月一日爲開會期。約分三期辦理，以議定各項章程，繪具建築圖樣，爲第一期。規畫會場，調查物產，爲第二期。建築完竣，賽品齊集，爲第三期。端方並選派官紳，分往各地，調查物產。聯絡工商，以爲勸業會之先導。一面參仿日本成例，酌定規章，通飭兩江所轄各府屬中，創設物產會，以各府知府爲監督，蒐集農產工藝美術教育諸物品，就地訂期，開會展覽。此外各省，及著名商埠，均設出品協會，以各關道勸業道爲監督，徵集漁牧物產，機械圖書，及各項製造新奇物品，以立勸業會之基礎。更聯合各省紳學商界開通練達之才，設立協贊會，籌畫交通補助出品，以作勸業會之機關。

宣統元年四月，端方又奏請將參加展出物品，概免沿途稅釐，諭令部議，經農工商部會奏，所有賽品准其分別豁免稅釐。五月，端方調爲直隸總督，七月，清廷派兩江總督張人駿爲南洋勸業會會長，繼續籌備。九月，武漢舉行勸業改進會。本日，南洋勸業會始於南京開幕。

註：「東方雜誌」，七卷五期，頁七七—七八。

二十九日（六月六日） 山東海陽人民抗捐。

本日，山東海陽人民抗拒苛捐，聚衆攻入縣城。

海陽縣因知縣方奎私行加賦，縱役騷擾，藉口新政，勒索雜捐，以致激起風潮。先是方知縣於今春開徵時，陡然加捐，每正供一兩，加大錢三百六十文，銅元猶按六折扣算。紳士宋煊文等即要求改除，方知縣不允。三月間，籌辦自治事宜，方知縣又百方搜括，房捐畝捐丁口捐等，層出不窮，甚至花生一畝，勒捐大錢四千文，瓜一畝，勒捐大錢一千文。宋紳等又率衆上稟，要求裁免，書凡十上，方知縣仍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

置之不理，催捐之票役，更日赴鄉間騷擾，民不堪命，遂紛紛會議，擬起而反抗。方知縣疑必宋紳所唆使，遂將宋煊文拘至獄中，適值登州府知府文某查學至縣，宋之子堦吉攔輿喊控，被文知府申斥逐出。文知府去後，方知縣恨宋堦吉之控已，又拘至署，處以極刑，亦置之獄，鄉民大憤，遂立刊傳單，約每村出十餘人，初一日起事。本日，衆會集於望石山，謠聞宋父子已瘐斃獄中，遂蜂擁而起，及至城下，城門已閉，有擬越城而入者，爬至城腰，城上警兵等即開鎗轟擊，當斃四名，民愈憤，極力攻城，旋將西門擠開。一擁而入，方知縣匿於某紳家，不敢露面。衆民直赴獄，將宋父子刳出，宋煊文大呼，令速扁獄門，勿逃脫兇犯，宋素爲民信重，故聞其言，即將獄門嚴扃，未有逃脫者，出獄後，宋跪於堂前，放聲痛哭，請衆解散，勿任意滋鬧。衆曰可。其子堦吉亦跪於獄門之外，向衆謂諸君既愛吾父子，宜稟請方令釋放，不可擅自刳獄。衆不聽，負之而逃，仍回至望石山相候。（註一）

安徽和州飢民發生搶糧暴動風潮。

安徽和州飢民本日聚集千餘人，蜂擁至各富紳家行劫，風潮既作，四鄉飢民，亦起而響應之。

安徽和州去歲荒歉，小民蓋藏匱乏，時啓搶米之謠，迭經官紳籌辦平糶，以濟民艱，因紳士意見參差，久無成議。嗣因謠言日甚，乃議實行，劉紳焯倡議每升取錢五十五文，由購糶小民先期報領執照，開局時持照購米，否則縱給價值，亦無米可購，王紳元哲以須四十五文一升，方可裨益小民。正在相持不下之時，適省委祁君雨亭來州清查積穀，乃從王紳之議，每升取錢四十五文，即於三月二十八日開局兩所，一在積穀倉，一在城隍廟。詎至四月下旬，將近匝月，劉紳令小民呈繳米照，月底即須撤局，詰以何故，謂因此一月中虧耗甚鉅，衆遂歸咎劉紳，早有不靖之耗，四處匿名揭貼，聲稱搶劫富紳，知州魏某置之不理。本日，貧民竟聚集千餘人，蜂擁至各富紳家行劫，劉紳家竟被搶劫一空，風潮既作，四

鄉飢民，亦起而響應之，紛紛進城，強索糶米，又蜂擁至各居所，吵嚷不休，遂將自治公所搗毀。魏知州畏縮不出，飢民之膽愈壯，復闐至州署，圍繞數匝，勢甚洶洶，後經議事會各議紳竭力勸導，請緩三日出糶，添購米穀，諸人始散。各界乃提倡捐款助賑，幸各富紳均慷慨捐輸，頃刻之間，已募集鉅款三千，約可支持二十日。（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一。

註二：同上書，七卷六期，記載三，頁一五六—一五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二七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月

二日（六月八日） 清廷准東三省總督錫良奏，中日合辦奉天本溪湖煤礦。

本年四月十四日（五月二十二日），中日於奉天訂立合辦本溪湖煤礦合同，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聞，本日得旨，下部知之。諭曰：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收回奉天本溪湖煤礦，作為中日合辦，訂定合同。中日各派總辦一人，以交涉司為督辦，定股本二百萬圓，各出其半，中國除地股作三十五萬圓外，應籌六十五萬圓，其餘一百萬圓，即歸日商擔任。將來除股本年息八釐外，餘利分作十份，以二份五作報效，一份作公積，六份五歸中日股平分，其釐金礦稅等項，均仿照井陘，臨城合同辦理，下部知之。」（註）

註：「宣統政紀」，卷三六，頁二。

三日（六月九日） 清廷引見廷試游學畢業生項驤等分別授職。

本日，清引見廷試游學畢業生項驤、陳籙、顏惠慶、魏宸組等，並分別授職。計：

「進士項驤、林大閭、程鴻書、陳籙、唐有恆、劉鍾華，均著授為翰林院編修。林志瑤、濮登青、顏惠慶、朱光燾、王煥文，均著授為翰林院檢討。王兆楫、吳匡時，均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劉崇倫、王若儼，均著以主事，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舉人魏宸組、楊汝梅、夏錫祺、張鏡仁、潘承福、于樹楨、陳遵統、厲家福、王兼善、周秉垣、馮閱模、王頌賢、郭經、周藻祥、辛漢、金泯瀾、曾耀垣、雷休、朱祖鉉、祁耀川、彭望恕、陳定保、王若宜，均著以主事，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劉勳麟、唐演、羅昌、李家桐、吳肅、汪振聲、凌士鈞、錢漢陽、高近宸、麟趾、單毓華、劉成志、王愷憲、錢家治、陳爾錫、彭樹滋、金保康、李祖虞、梁宓、張清澤、劉登澤、丁澐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六日

二七四

、高方謫、沙曾詒、張瑾雯、安永昌、盛在現、趙鴻藻、馮國鑫、劉學誠、黎炳文、余琛、楊禧、涂壽田、劉濬、章世葵、蹇先榮、邱在元、黃鳴盛、劉頌虞、吳淪、張德馨、熊懋儒、張汝翹、李謙、張慶萃、丁兆冠、林大同、盛在珣、朱學曾、董玉墀、趙曾翔、王毓崑、曹敦錄、崔斯哲、汪祖澤、毛邦仲、孫德泰、趙保泰、郭玉清、易翔，均著以內閣中書補用。王淮琛、戴彬、陸近禮、曾貞、邱心榮、王庚西、張文煥、柯鴻烈、郭開文、張德滋、吳淞、馬彝德、王倫章、計萬全、涂景新、王雙歧、朱彭年、姚生范、張務本、傅振舉、邵修文、吳達、彭光祐、朱文焯、狄梁孫、褚辛培、謝存、胡光第、徐輝、嚴維坤、袁翼、過耀根、陳培琛、黃豫鼎、李棟、熊成章、張翹、謝健、陸龍翔、劉德昭、吳成章、薛光鉞、金鴻翔、劉文嘉、傅廷楨、楊湘、吳經銓、何膺恆、孫蔭蘭、梁楚珩、彭應蕃、王侃、楊永貞、吳天寵、陳光、莊環珂、蕭度、董修武、鄭釗、王治昌、王泰鎔、蕭友梅、葉衍華、汪翔、張毓驊、郝延鍾、陳天輔、張清樾、廖治、湯中、何崇禮、戴汝佳、劉重熙、孟繼旦、汪郁年、趙一德、李成林、金殿勳、張伯楨、胡晴崖、馮世德、葛爲輔、吳榮炳、劉懋昭、談錫恩、蔡寅、區金均、楊光洪、王國樑、許孝綬、郭衛村、許企謙、何奇陽、區諫、周祚章、鍾震川、駱通、康寶忠、石德純、曹祖蕃、張更生、李懷亮、汪其砥、金天祿、侯毓汶，均著以小京官按照所學科目分部補用。謝曉石、陳英才、梁志和、蔡耀卿、徐天紱，均著以知縣分省即用。左文炬、覃壽公、鄧堦、春梁、廖德典、何道灘、孫潤宇、李枕文、黃錫齡、江洪杰、趙翼雲、林觀光、陳經、龔廷棟、劉彥卿、陳學釗、張青選，均著以知縣分省試用。分部郎中王煥功、譚汝鼎，均著按照所學科目分部俟奏留後，以本部郎中即用。分部員外郎沈其昌、袁榮雲，均著按照所學科目分部，俟奏留後，以本部員外郎即用，分部主事陳緯、虞熙正、陳福頤、馬家麟、張文廉、孫方尚，均著按照所學科目分部，俟奏留後，以本部主事即用。湖北補用知縣曹濬湘，著仍以知縣歸原省補用。指分浙江試用。知縣傅定祥，著仍以知縣歸原省補用。

— (註)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五月初四日，第九百三十八號。

六 日 (六月十二日)

清廷實授瑞澂湖廣總督，楊文鼎湖南巡撫。(註一)

瑞澂、楊文鼎原係署理湖廣總督與湖南巡撫，本日始奉旨實授。

瑞澂，字萃儒，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琦善孫、將軍恭鑑子。以貢生官刑部筆帖式，遷主事，調陞戶部員外郎，出爲九江道、上海道。光緒三十二年授江西按察使，遷江蘇布政使、升江蘇巡撫。（註二）本日補授湖廣總督。

山東萊陽人民抗捐。

本日，山東萊陽縣鄉民滋事，將鄉董房屋焚毀。先是四月十三（五月二十一日）、十四（五月二十二日）等日，萊陽縣鄉民因知縣藉辭辦理新政，苛政重稅，不堪其苦，又偵知倉中積穀，已無餘存，當糾集萬餘人，至縣署喧擾，要求數端：（一）將抽收人口稅免去。（聞私收丁稅每人一口銅元三枚）（二）將戲捐減去。（此則奉官抽收已二三年）（三）徵收錢糧，銅元不折不扣。（四）不肖門丁，各班衙役，以及紳董鄉長，有魚肉鄉民者，即速撤換。（五）往年倉穀，無論何人侵吞，非從速墊出不可，經某莊長竭力勸解，官亦一一允許，始散。十五日，又有僧道一千數百人，齎集縣署，要求免提廟捐，知縣朱某不得已，亦許之。十六日，朱知縣即邀請巡防隊到縣防守，十七日，遂拘拿僧道二十餘名，施以非刑。至本月初，鄉民因知縣所許諸事，始終未見實行，徵收苛捐如故，遂又於本日將署圍住；朱知縣謫咎諸紳，衆民即擁赴諸紳家，先將巡警局董王景嶽房屋器具焚毀一空，又赴魚池頭村，將高玉峯之宅焚燬。（註三）

廣東香山縣僧道抗捐滋事。

廣東香山縣民王進，前具稟縣署，請承辦縣屬巫道僧尼捐，經縣核准，給示開辦，設局抽收。本月一日，各僧道等聯同罷業抵制，復連日派人分赴各鄉，籌議對待之策。本日下午八點鐘，聚集

多人，將該局拆毀。九點鐘，該區巡警彈壓不住，副將馬某率勇數十人馳往彈壓，被衆用磚石亂擊，傷面部及肩際。護勇放空槍示威，衆愈憤激，洶湧上前，將馬副將坐輿搗毀。巡警正局巡佐張某，亦被磚石擲破頭顱。至十點鐘時，各人復擁至前承辦屠捐現承海防經費及甄捐之陳善餘住宅，毀牆而入。將該宅拆毀，復縱火焚燒，衣服器具，概付一炬。十二點鐘，衆再至上基鹽埠，毀牆入內。埠中人命巡丁放槍抵拒，轟傷數人，羣情愈憤，冒險前進，放火將該埠燒毀，奪取食鹽罄盡。（註四）

附錄：廣東香山大鬧道巫捐詳情（註五）

承辦香山道巫僧尼捐之王進，自奉縣憲核准給示開辦，即租定歧陽里舊易昌店設局抽收。先於本月初一日各僧道等衆即聯同罷業抵制，復連日派人分赴各鄉籌議對待之策，至初六傍晚，時該局門首即麇聚多人，往來辱罵，後愈聚愈衆，至晚間八點鐘途爲之塞，即將該局拆毀，九點鐘該區巡警彈壓不住，馬協鎮即率勇數十人馳往彈壓，行至廣生行門首，被衆用磚石亂擲，擊傷面部及肩際，護勇即放空鎗示威，衆愈憤激，洶湧上前，將馬協坐輿毀碎，隨將該局窗門瓦面盡行毀拆，所有器具什物，亦毀壞無餘，巡警正局張巡佐，亦被磚石擲破頭顱，該捐局內人等，早向瓦面潛行遁去，不至受傷拆。至十點鐘時方畢，各人復擁至悅來正街，前承辦屠捐現承海防經費及甄捐之陳善餘住宅，毀牆而入，陳聞風偕其眷屬向後鄰某宅逃去，衆即將該宅拆毀，復放火焚燒，所有衣服器具概行付之一炬，各處水車聞警赴救，爲大衆嚇止，不許灌救該宅，祇許向鄰右將水喉射擊，故鄰右幸未殃及。馬協復馳往彈壓，卒無法解散。是夜十二點鐘，復擁衆到上基鹽埠，毀牆入內，該埠中人以來勢兇猛，即命巡丁放鎗抵拒，轟傷數人，（聞有一人回家後即因傷斃命）羣情愈憤，冒險前進，放火將該埠燒毀，埠中貯鹽甚巨，被焚後衆人復將埠內之什物及食鹽奪取，翌日各人前往該埠奪鹽者，尚絡繹不絕，初七日，夏捕廳帶同各區警局巡士數十人到該埠看守，各閭人之往取鹽者仍肩挑背負，任意奪取，經巡士攔阻，亦置之不恤。午後始將閭人遣散，即用板片將該埠門口及毀開之牆孔釘密。是日上基一帶商店均閉門罷市，以暫避其鋒。此事初起時邑令適於是時下船往省，未及在場彈壓，初七早縣署發出四言告示，到處張貼，略云：紳辦巫捐爲地籌款，應否照准聽候官辦，爾等良民立宜解散，勿

再聚衆致滋事端，務各安分毋貽後患，自示之後勿得違玩。又示：案經電稟，大兵即到，爾等良民，各宜迴避，立速解散，勿再滋事，諄諄誥誡，毋違特示。又示：道巫尼捐，奉憲准辦，現既不願，應即停辦，爾等良民，立行解散，乘機搶鹽，定即嚴辦，約束子弟，勿肇禍亂，特此誥誡，營縣會示。現下地方雖已漸安，惟謠言未息，人心未定，此後如何容查確續報。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五月初旨，第九百四十一號。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五八。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

註四：同註三，頁七九。

註五：上海「時報」，宣統二年五月十七日。

九日（六月十五日） 孫先生文自檀香山抵日本橫濱。

孫先生文於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三十日）由檀香山埠乘蒙古輪赴日本，本日安抵橫濱。

近年清廷對孫先生行踪，異常注意，曾請日本政府下驅逐令。往歲孫先生在日，日政府一面遷就清廷之請；一面亦向革命黨表示友好，由外務省轉托私人向先生餽贈旅費，設宴餞行，殷勤備至，及孫先生離境數日，則告清廷業已驅逐，在日本國內固未宣佈此令也。孫先生此次再回日本，爲測日政府之態度，故於離檀之日，即託同志致電日本友人，倩其間接以達日政府；又在船中發一無線電與他友，故未到埠前，日政府已知孫先生將至。甫抵橫濱，即爲日水上警長認識，又被清偵探察覺，清公使用電話詢日本外務省，外務省答以不知。不意橫濱警長已行公事報告內務大臣。至此，日政府不能再諉爲不知，遂開閣議，因陸軍大臣甚表同情，遂准孫先生留居。惟對警長之公事，及對清廷之外交不能明表留意，乃使橫濱警長勸孫先生他去，孫先生領之。爲避駐日清使爲難，翌日即離橫濱，赴東京，改姓名爲（

Dr. Alaba)，籍貫爲檀香山人。寓小石川區原町三十一番地宮崎寅藏寓，謀設秘密機關，爲聯絡及統一各省革命團體之行動，使歸一致，並分途籌款。居東京時，行動尤爲慎密，卽同盟會員亦少晤見，黃興、趙聲曾先後趕至東京相晤。宋教仁、譚人鳳與孫先生論會務改進，爭持頗多，然亦隨歸愜洽。（註一）

湖南常德大水成災。

湖南常德府，自五月初五以後，大雨如注，晝夜不息。又值貴州久雨，山水下灌，重以上游發蛟，遂致內河水勢驟漲，外河亦同時並發，急流猛貫，兩面對來，水勢無從宣洩。初八、九兩日，東西堤及河湫丹洲，同時告潰，城內六門，已閉其五，築板至一丈餘高，僅免淹沒。府城東南隅城根，爲積水所衝，內圯約近十丈。後鄉一帶，如古壇堤、蕭莊障、趙家壩、黃花障，又如龍陽之大小汎洲、大圍堤，均潰決無遺，以致全境均成澤國，淹斃人民，不計其數，田園屋宇牲畜物產付諸流水，災情極重。（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記抵橫濱日期爲四日。李雲漢著：「黃克強先生年譜」及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口誌」均記五月九日抵橫濱，今從後審。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三—八四。

十日（六月十六日） 國會請願代表第二次呈請速開國會。

各省請願速開國會代表孫洪伊等，於本日第二次向都察院遞呈（第一次請願於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六日），請爲代奏。所遞呈摺，共計十封，茲將領銜諸君姓名列下：

直省諮議局議員代表孫洪伊，直省商會代表沈懋昭，蘇州及上海商會代表杭祖良，南洋雪蘭峨二十六埠中華商會代表陸乃翔，澳洲華僑代表陸乃翔，直省教育會代表雷奮，江蘇教育總會代表姚枬，直省政治團體代表余德元，

直省紳民及旗籍紳民代表李長生、文耀，東三省紳民代表喬占九。（註一）

國會請願代表自宣統元年十二月請願被拒後，代表們即發出報告書，謂第一次請願雖失敗，但並不氣餒。「矢以誠心，持以毅力，……共圖之以法律之行動，爲和平之請求，」二度發動。彼等知道第一次請願組織太小，力量不足以震聾發潰，必須予以擴大。正好此時北京有「國會期成會」之組織，願爲請願團的後援，因之合組「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分電各省諮議局、商會、教育會、海外華僑等團體，要求各派代表參加第二次的請願。

即開國會同志會成立之後，諮議局的代表們，一半留京辦事，一半回省組織分會，並由直隸代表負責聯絡東三省、山東、山西、河南，江蘇代表聯絡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廣東代表聯絡海外華僑、廣西、福建。各省務必多派代表參加，以壯聲勢。

國會請願代表看出宣傳之重要，一面發起城市報紙支持，一面向四鄉張貼標語，同時準備在北京創辦報紙，直接鼓吹，國民公報於是產生。時報亦出其全力予以支持。因此這次準備，比上次擴大了許多，除了諮議局聯合會外，民間團體如教育會、商會，及政治團體、地方士紳、海外華僑等，都派了代表參加，並各皆有請願書，分十起上陳。請願書遞上後，又推舉代表進謁王公大臣，痛陳速開國會的必要，其中略言：

「夫有國會，然後可以舉行憲政，無國會則所謂籌備者皆空言。此論驟聞之，似近於激，及證以近兩年來之參驗，實毫不誣。內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籌備憲政，大率真誠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觀其奏報，燦若春葩，渺如風影。兩年之情形如此，推之九年可知。此時之籌備如此，他日之實行可知。」

「無國會爲之監史於旁，則人民與官僚聲息阻隔，與朝廷更屬阻隔。其始也，則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國人民之研究，以決定施政之方鍼；其繼也，則因無國會以編訂法律法規，一切政治無所遵守而徵言用；其終也，因無國會以爲法律上之按問，則行政官所負之責任更屬有名無實，有偏而無全。」（註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日

二八〇

由此可見二次請願書語氣較上次強烈，甚且指責憲政籌備之有名無實。

附錄：

一、各省諮議局議員代表上第二次請願國會書（註三）

呈爲時局憂危，民心惶惑，泣陳聖聽，懇即召集國會，以救危亡，伏乞代奏事。竊上年冬間，洪伊等本全國人民願望，伏闕上書，籲請速開國會，蒙溫旨慰諭，加以敦勉，跪誦之下，感悚莫名。洪伊等同具天良，苟時勢尚可緩圖，救國尚有他策，亦安忍再瀆陳於君父，干禁禦之威嚴，抑或海內人心安帖，不復函電紛至，責以再上，洪伊等亦當退處靜候，各守庸愚。無如數月以來，民情日裂，時事日危，籌備日成具文，故今日國會之開，正明臣劉宗周所謂，宜以日計，不宜以歲月寬限者也。洪伊等細繹朝旨，於憲政期於必立，國會期在必開，其所以審慎圖維者，實因籌備之未完全，國民程度之未盡一，且謂資政院可爲國會基礎，故仍期以九年。洪伊等至愚，亦謂國會不可不即開者，亦正因籌備之不完全，國民程度之不齊一，資政院之性質尚未明析，靜觀熟察，危懼交陳，耿耿寸誠，不能緘默，敢爲我皇上觀縷陳之。一曰欲憲政籌備之完全，不可不即開國會也，夫有國會，然後可舉行憲政，無國會則所請籌備者皆空言。此論驟聞之似近於激，然證以近兩年來之政治，實絲毫不誣，內而各部，外而各省，其籌備憲政，大率真誠之意少，敷衍之意多，觀其奏報，燦若春葩，按其實際，渺如風影，兩年之情形如此，推之九年可知。此時之籌備如此，他日之實行可知，所以然者，無國會之監督於旁，則人民與官聲息阻隔，與朝廷更屬阻隔，其始也，則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國人民之研究，以決定施政之方針，其繼也，則因無國會以編訂法律法規，一切政治無所遵守而徵信用，其終也，因無國會以爲法律上之接問，則行政官所負之責任，究屬有名而無實，有偏而無全。夫朝廷之所以三令五申，督促籌備憲政者，豈非出於治國民之至意，若如今日官吏之奉行故事，則國家因籌備而較之前此財力更困，元氣更傷，人才更窳，是吾國日言籌備，而憲政之利未收害已先著也。故就其外觀言之，何嘗不視此九年爲轉弱圖強之會，及實核之，則此九年，適足以植釀亂速禍之根，夫以扶危定傾之舉，變爲養癰貽患之憂，人情尙能忍耶。

且考各國憲政之成立，惟英國由於自然之發達，其餘各國，大率規仿英國，並無所謂籌備之時期，絕不聞各國以此頓轍者，良由立憲制度首重機關完備去其一而取其一，則運用不靈，反以取禍，惟規仿其全體則有百利無一害。人之幾經參酌而後得者，吾國可以直追而捷得之，稍涉游移，即危國本。夫吾國今日爲憲政萌芽之會，即令國會組織未盡合度，亦凡事謀始時之常情，而國會一日不成立，即籌備一日不完全，此必然之勢，然則吾國惟其欲籌備憲政，亦當速開國會也。一曰欲國民程度之盡一，不可不即開國會也，夫國會者，所以演進國民之程度，若不開國會即人民程度永無增進之一日。今以歐美人民之程度衡吾國民，誠見其不及，若以吾民之程度參與吾之國會，何遽見其低。夫國家各省自具之歷史政治風俗，即各有宰治經緯之能力，既不能強彼以就此，更何容抑己而揚人，且國會制度者，非盡人人而參與國政之謂也，世界無行普通選舉之國，必有限制之資格。吾國資政院諸議員之選舉，即係此種限制法也，於千萬人民中擇其少數有程度者，畀以選權，又於千百人民中擇其少數有程度者，畀以被選舉權，國家既阻制之於前，而猶謂其程度不足，是矛盾其法令也。況國會將來被選之議員，其大半必係有職官有資望者，並非純是齊民，不過因其爲人民所選出，而混稱之曰人民而已。其次則以其有新智識者爲多，此種人才，朝廷近來亦常破格錄用，豈故置之國會中，即慮其程度不足耶，以議員而槩視爲人民，因人民程度不及。而並謂議員程度不足，既非情實，況欲人民程度普及，無國會翕集而倡導之，則程度又安有盡一之日，是立憲之實行，永永無期矣。全體議員中，或不無少數之濫竿，然憲政者多數取決之政治也，少數人程度不足，於是何傷，況今日所恃爲籌備憲政之官吏，其程度又豈有異乎。且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恃以立國者，專制國則在上之重臣元輔，立憲國則在下之民心。今日由專制而立憲，此籌備九年中，人民智識畫一之時期既未來，當時所恃倚者又全去，倘長此紛歧擾攘之中，設有事變，將何以禦恃在上乎，則環顧綏廷，有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輕漢者乎，有司馬相宋，契丹不敢窺邊者乎，皆無有也，然則開國會一事，正今日所急需而當利用者。往昔三代聖時，雖無國會，然或爲旂木，或爲鼓鐸，或詔朦朧或詢咎○，此可見古代之博採輿情，不必定人民程度之高尙，即如爲後世漢宋太學之士，皆得上書，明初耆老皆得召見，此可見但取民之秀異者，已覺有益於國。揆之今，證之古，莫不以達民情者，固民心，即以固民心者鞏國本，此理至易明耳。故欲求智識程度之畫一者，爲多數國民言之，其收效在二十年後之教育，求智識

程度之較高者，爲少數之國民言之，其利用即在國會之舉行，若恃今日籌備之所爲，而期他日人民程度之畫一，洪伊等可同聲決斷必無其時，然則吾國今日惟欲培養國民之程度，亦當迅速開國會也。資政院性質不明析，不能不即開國會也，夫資政院爲上下兩院之基礎，近於各國一院之制，然細察其性質，又與國會迥殊，君主不負責任，爲立憲國擁戴元首之良法，而資政院與大臣有爭執，則恭候 聖裁，是仍以君主當責任之衝，而大臣逸出責任之外也。行政官不兼議員，亦立憲國之良法，而資政院議員則有各部院司員，是仍爲行政立法混合之機關也。況議長副議長較之議員，品秩特崇，尤與行政部院之堂屬無殊乎。夫國家頒一法令，立一機關，先視其組織之若何，權限之若何，而後效方因之而生差異。今資政院之組織與權限，皆不相融合，既不便於人民，復不便於官吏，竊恐開院後，將釀成朝野兩派之衝突，行政官更無所適從，冰霜所兆識者憂之，故朝廷苟欲表明實行立憲之心，必自罷資政院而開國會始。洪伊等以上所陳之三端，定恭繹去年所奉之 諭旨，而確解常擇，冀仰邀 聖明之洞鑒，即洪伊等更有陳達者。方今國中輿論混淆，多不悉 朝廷殷殷圖治之苦衷，而隱懷失望，或爭路礦或拒外款或攻擊官府，亦恒有人於激烈，昧於事實之弊，甚或主持言論者，亦以偏宕挑剔之習氣邀譽於人民，人民亦遂靡然從風，而浸潤於澆漓之輿論中，不能自拔。衆喙爭鳴，公理湮晦，不獨 朝廷炫於視聽，即士大夫亦漸相厭倦，以不與聞國事爲高，危象至此，後禍方長，此皆由於無國會以統一輿論，訓練輿論也。

蓋專制國無人民參與政治之機關，故輿論散布於社會，立憲國有之，故輿論滙歸於國會。散布於社會，無統一，無訓練，其是非淆亂，宜也滙歸於國會，則主持輿論者，事事受法律之節制，有一定之軌錢，是以定國家之六計，供政府之取求。至於國會以外之人民，因有國會聳立於國中，有千百千議員參與國政，有確定之責任內閣，彼自不能橫倡浮議，鼓動風波。觀各國當未立憲之時，輿論披猖，既立憲之後，民安職守，即可知國會中之妙用。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公議興而私議息，庶人自無可議也。若國會既開，庶人亦可不議，因有議員代之議政也。乃近來當事見國中民乞稍激深，恐開國會之後，人民據有機關，將更難遏抑，此種誤會，恰與世界治理相反。夫英法兩國，前此人民要求立憲之時，革命大起，歲無寧日，日本人民常明治初年，亦屢次幾成革命，今日英法日本之人民，皆各守法令，各盡職務，何也？團體已定，民心已安，亂機無由生耳。我 皇上幸勿謂九年期限，先朝遺訓

，未忍遽改也。古來事機之遷變常遲，今日事機之變動最迅，我德宗景皇帝尙是蹉步舜超之時，我皇上已屆禹馳湯驟之世，氣熱一渙，恢復愈難。洪伊等觀近來各省兵變民變之事，歲常數起，粟荒錢荒之困，海內騷然，雖撲滅於一時，終挺走於翼日，王崩之形可慮，厝火之象迭呈，朝廷若無雷霆之舉動，以昭蘇薄海之生機，恐人心一去不復回，國運已傾，而莫挽，大勢滔滔，何堪設想。近年來人民竊竊私議，謂吾國歷代傾覆之危機，與世界各國滅亡之炳鑒，吾國今日皆已備具，恐國事從此已矣。洪伊等驟聆之，痛恨此種不祥之言，而一轉念間，神魂又未免爲所攪亂，覺前途一切之慘象，時縣懸於夢寐中。故今日不得不上瀆聖聰，冀回天聽，伏願我皇上念祖宗付托之重，體先帝求治之懷，祛屏浮言，從速頒布國會之詔，以國家之安危，與四萬萬人共之，則洪伊等雖冒犯忌諱，身繫斧鉞，亦所甘心。哀迫陳請，不勝惶恐，待命之至，伏乞代奏。

一一、各省政治團體國會請願代表余德元等呈請代奏書（註四）

呈爲請速開國會，以順輿情，敬披瀝上陳，懇賜代奏事。竊維天下之大患，莫甚至失人心，失人心之由，莫甚於陽許以於美之名，而陰斬其實。光緒三十四年六七月間，士民上書，請開國會者凡九省，諸代表於輦下，情詞懇切，人心之所嚮，可見一斑。是年八月，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有詔，期以九年立憲，並飭中外大小臣工，按期籌備，人心略定。上年十二月，各省諮議局議員，恨九年之迂遠敷籌備之失宜，奔走呼號，道路相屬，於是聯合上書，請速開國會，到者凡十有九省，迫切之情，較之昔歲尤甚。旋奉諭旨，但詔以憲法必立，議院必開，而九年之期，則未有所更易，天下之人於是多失望，有志者灰心，而短氣咨嗟而太息，不學者且流於激烈，多扼腕而不平矣。某等集會以來，期與斯民共爲立憲國民，與民最狎，故知之最眞。竊歎我皇上與監國攝政王未遑熟計，而輕辜天下之望也，區區愚忠，不能自己，敬爲我皇上披瀝陳之。夫皇上之所以不肯輕易先朝之成命者，爲先朝必有深意存乎其間，惟恐易之，而適以負罪於先朝也，皇上以繼志述事爲孝，然善述先朝之事者，必善繼先朝之志，皇上聖明，以立憲爲非乎，則先朝雖有成命，皇上毅然罷之可也，以立憲爲是，則期以九年，必非先朝之所願，揆之繼志之義，雖尅日行之何害。某等恭繹上年諭旨，一則曰，籌備未及完全，國民程度未能畫一，再則曰憲法必立，議院必開，所慎籌者，乃在緩急先後之序，蓋始終抱一審慎圖維之意。某等政就籌備之事，本慎籌緩急之意，略擬辦法

陳如左，以廣聖聽，惟皇上垂察焉。謹按籌備清單，逐項分別，所以綿亙至九年之久者，非真有千頭萬緒，日不暇給之事也。舉其綱要，不過數事：一曰地方自治，而調查戶口及編訂戶籍法屬焉。一曰教育普及，而編纂課本，廣設學塾屬焉。一曰普設巡警。一曰司法獨立，而修正法典及籌設審判廳屬焉。一曰釐訂官制，而文官考試及文官任用、官俸等屬焉。一曰變通旗制。一曰清理財政，而厘訂國稅地方稅及會計法審計院，預算決算及皇室經費屬焉。一曰頒布憲法，而議院法選舉法屬焉。故列之篇幅，則有九十二項之多，而併其從屬，挈其主要不過八款。

某等愚慮，以爲自治教育巡警三事，與國會初無直接之關係，籌備國會固當辦，即不籌備國會亦當辦，即國會既開之後，亦終無完足之一日，仍不可不辦。各國立憲已數百年，而此三事，尙孜孜日進而未有窮已。當立憲時，亦未聞以自治教育之程度與巡警之成績爲遲速之準標，以此知其與國會無直接之關係。國會初無需乎自治教育巡警，而自治教育巡警，乃不能不需於國會也，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一也。司法獨立不可謂與國會無關係，然司法爲保護之權而設，祇可謂與國民有關係，而與籌備國會初無直接之關係，立憲國之機關有三：一曰民選議院，二曰責任內閣，三曰司法裁判。三者並重，蓋議院爲立法機關，內閣爲行政機關，裁判爲司法機關，三者並重。因一機關未備，而遂併他機關，亦不許成立，此何理也？三者並重，立法機關必後於司法，此何理也？司法機關雖未完善，而立法機關先已告成，不猶愈乎，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二也。厘訂官制，不可謂無關係，然祇可謂與行政有直接之關係，而與立法爲間接之關係，仍今之官，無變今之制，但開國會即大臣負責任，大臣負責任，而行政機關全身皆振矣。況國會未開，官之責任未顯，私而忘公，雖釐訂無益，並有把持抗拒，使厘訂官制之大臣，雖欲更張，而有所不能者，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三也。變通旗制，是我朝特有之事，與國會更無關係，以選舉言，則爲旗人立專額議員，如今各省諮議局之於駐防可也，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四也。清理財政，爲預算決算根本，與國會可謂有密切之關係矣，然按之籌備清單，宣統二年，各省諮議局即有預算地方稅，既已劃分，即國家稅亦從而確定，雖以宣統二年實行全國預算可也。

且資政院今年開辦，即當有預算，藉曰無之，則不特資政院失其效力，竊恐議事之際，一涉經費，彼此均不得其要領，而衝突繁興，必有不能待之數年之後者。以皇上之明威，飭下度支部。限一年之內製定預算表式，焉有不

能之理，如其不能，則終不能矣，豈理也哉，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五也。至若宣布憲法、議院法、選舉法，並舉行選舉，則真與國會有關係，真爲未開國會以前應行籌備之事，然所當籌備止此，則何待九年，又何以列之第九年，而前八年略無所計議。夫前八年既無所計議，則無待於先年，籌議可知，既無待於先年籌議，則自今日起，先從事於憲法、議院法、選舉法可也。合應行籌備之事不議，而以無其關係之事，從容延宕，坐廢八年，於義何取，此緩急先後之不能無疑義者六也。由此疑義，略籌辦法，則惟有請皇上迅賜飭下度支部，自今年起，即調製全國預算案，並飭下憲政編查館，速將各國憲法進呈御覽，恭候欽定，並由館臣速將議院法、選舉法訂定，即定期舉行選舉，聽候召集。似此一轉移間，於急切進行之中，仍無背於審慎圖維之旨，皇上聖明，何憚而不爲此。今天下之，皆以爲九年之期可已而不已，籌備之事應爲而不爲，故一請再請，不能已已，此其惛惛國憂之忱，至可惻念，未可以躁妄斥也。夫民困於專制政體之下之一切官吏之手也久矣，生計垂盡，而又恤於外患，侘傺無聊，而渴望之意，僅僅得一九年籌備之詔，黃髮耆老欲忍死須臾，以觀盛化之隆，則如恐不及焉。未奉明詔之時，不過渴望，既奉明詔而故緩其期，則轉成失望，某等故曰，天下之大患，莫甚於失人心，失人心之由，莫甚於陽許以至美之名，而陰斲其實也。皇上以冲齡寅承大統，監國攝政王以負展代宵旰之憂勞，何樂而使天下多失望之心乎。夫一年以來，籌備之不力，久爲海內志士之隱憂，推原其故，皆無國會之監督，而政府不負責任所致。今既深本於緩急先後之間，而熟籌辦法，則前此之力與不力，轉可不論，惟在皇上迅賜乾斷，召集國會，則憲政之精神立時振作，可以警頑庸之官吏，可以甦垂斃之人民，可以收渙散之人心，可以延靈長之國祚，惟皇上與監國攝政王一振起之而已。區區愚忠，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乞代奏，謹呈。

三、南洋雪蘭莪二十六埠總商會國會請願代表兼澳洲華僑代表陸乃翔上政府書（註五）

敬肅者，竊維民與國離，謂之土崩，國與民離，謂之瓦解，土崩之勢下墜，瓦解之勢上離，昔秦之亡也以土崩，隋之亡也以瓦解，君子凜夫上下不交之否，故子輿論治，首重人和。外人深知國家與國民相係之深，故國民政治，首創於英，全歐披靡，釋陸趨洋，至美以來，波及日本，時勢所極，順昌逆亡，橫覽五洲，大陸華離，決無容專制立足地。然苟標明立憲，而不即開國會以實行憲政，敷衍粉飾，苟且一時，是猶磨蠃作鑑愈苦其不明，蒸沙成飯

，終歸於無濟，故俄極專制，以敗於日本，而開國會，突厥極專制，亦以畏兵變而開國會。波斯極專制，去年遂肇廢君之禍，而仍開國會。自地球開化，以至今日，凡稍有廣土衆民之國，其無不有國會章章矣，即至寡小若丹墨、那威、暹羅、哥郎位亞基，曰餘萬人，數十萬人之國，亦莫不有國會焉。有國會則盛強，無國會則貧弱，即開國會則治安，遲開國會則危亂。況吾國今日處羣雄眈逐，四面楚歌之中，外患紛乘，內訌蠢動，海軍殲燬，財政困難，交涉憂惶，利權喪失，而國會之設，尙待八年，夜長夢多，變深禍速，紛亂之慘，只暮問耳。商等去國愈遠，愛國愈深，所爲北望欷歔，感極而悲，痛哭呼號，淚盡血繼者也。若夫吾國不能不開國會之理由，與吾國可以即開國會之事實，達人論略，言之甚詳，無俟商等喋喋，所以忍悲含淚，欲有所陳者，一在吾國與僑民之關係，一在僑民與國會之關係，謹就管闕所及，痛哭流涕而敷陳之。

一曰中國與僑民至相關係也。僑民肇路藍縷以啓南，荒歷世綿，暖幾五六百年，元明以前，足跡已至，以生以育，以居以遊，開山林，逐水草，傳衍散布，合南洋英荷兩屬、爪哇、蘇門答臘、暹越而計之，逾六百萬。其旅居日久者，不讀中國書，不操中國語，宮室衣服飲食，一切與中國殊式，叩其籍則曰新嘉坡，問其國則曰雪蘭莪，稍有知識者，或曰唐山唐人，若習英荷文者，則曰支那支那而已。斯時僑民，固不知有堂堂二萬萬方里土地四萬萬人民之大祖國也，而中國亦不知萬里外猶有同懷之父叔兄弟也，祖宗斬其支裔，國家滅其人民，任其長子孫謀家室營農工商事業，自生自滅於重洋羣島之中，今吾國人遊歷所經，與海外同胞，握手言歡，經其陳迹，有不皇然生感，念其披荆斬棘，櫛風沐雨之艱，而爲之嚔泣耶。然僑民具冒險性質，有剛健精神，戮力經營，雄長其地者，往往而有，伊昔著稱，如潮州人鄭昭之王，暹羅東莞人葉來之領古冷，類皆輝煌史乘，照耀海邦。自歐亞交通，英荷入寇，僑民以血肉戰鎗彈，遠無所援，近無所藉，馴至昔時勢力，掃地俱亡，而猶幸父母之邦，擁大國之虛名，藉無形之保護，性命財產得以無恙者，十而八九。乃自道光十九年，鴉片之役，極於甲午庚子之敗，吾國威稜損挫殆盡，僑民聲勢依附遂空。於是起而聯大羣策衆力，建商會開學堂，奮成城之志，爲萬一之謀，以競生存於海外。而外人又日挾其蔓延不已滅民之新術，以對待僑民，或編國籍以驅迫之，或立學堂以懷柔之，或驗其體以辱之，或稅其身以困之，或木屋扣留以苦之，或予以議員之任而籠絡之，或錫以甲必丹之銜而寵榮之，其中難以嚴例重罰而拘制

之，或組織大公司以擠排而推倒之，其酷者侮辱踐踏，驅逐莠夷，禽獮割割，如馬牛處羈輓之下，如魚肉置鼎俎之上，其施行之政策，日烈一日，我僑民自保之生機，日蹙一日。悲夫！悲夫！此華僑與我國生死存亡相關係之最切者也，故忠愛發於激刺，羞惡積爲熱誠，凡可以富吾國強吾種者，無不熱望焦思，徬徨午夜，於是集巨款以興實業，倡義捐以復海軍，交口歡稱，發心慨助，義之所在，力之所能，如蓬轉風，如水趨壑。夫南洋之林木，吾僑民開之，南洋之錫礦，吾僑民興之，南洋之漁業，吾僑民舉之，南洋之農利，吾僑民擴張之，南洋之商務，吾僑民發達之，故僑民以富力豪海外者，租稅擬於國君，山園華於公罔，姓字舉以名埠，君相與之分庭。外國固重商，若吾國之商與彼爲敵者，而亦隆重若此，僑民一搖足，在漢在楚，利害繫之，夫亦大可驚矣。況乎近在吾國之林木礦產，與夫漁業農利商務，僑民豈不欲奮雄，心鼓大力，羣起爲祖國攘剔開啓，擴張而發洩之，但使速開國會，政治修明，信用著於上，羣情躍於下，浩浩南洋，固吾國天然一大殖民地也。精神一振，萬彙昭蘇，我僑民更將奔走恐後，負輿偕來，爲祖國開森林，興礦產，辦漁業，擴張商務，發達農利，共圖富強。否則蹉跎歲月，年復一年，亞雨歐風，烟雲萬變，浸久而僑民易盼望爲怨嗟，激熱誠爲孤憤，時勢所極，跼地蹐天，加以外人侮辱，驅逐莠夷，割割慘毒，相偕而來，牛馬奴隸，滋族滅種，諸識應，危詞相悚。而南洋革命黨徒，所在霧集，今復予以口實而助之攻，狡焉伺隙，乘之以大放厥詞，力煽狂談，一呼萬應，裹挾景從，羣趨於彼黨之一途，以爭旦夕之生命，走險之事，焉必無之。事理推尋，可爲變色，所謂吾國與華僑存亡治亂至相關繫者此也。

二曰國會與華僑尤至相關係也。近數年來國家之整頓南荒也，大臣撫慰，兵艦周巡，宣示朝廷之德意，不可謂不勤，懷柔僑民之方略，不可謂不盛，偶有以海外富商之姓字上達天聰者，無不立沛恩施，錫以侍郎，榮以太僕，寵以京卿，異數之頒，果降不一。爾時側身稠人，見其一種驩躍之情，觀吾國之旗幟，如披青天而見雲豁，聞吾國之輪至，如經久旱而沛甘霖，依依大臣慰問之傍，欣欣綸音渙汗之至，血氣之倫，尊親之摯，動色稱道，感激涕零，誠有口所不能述，筆所不得而繪者。即令其毀家抒難，捨身救國，而亦無不可者，乃一轉念間，默觀內境，仍覺吾國未力操富強之根原，曉示信用之準的，以乘機鼓盪其忠誠，用是經久淡忘，遲回觀望，趨趨裹足，攀慕無從，蓋恐投其身於不效之地，沈其家於無底之鄉也。是何也？是蓋僑民熱望國會之開，以爲內國振興之依據，否則

僑民京洛衣冠，遺忘已久，洋洲風氣，濡染日深。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強國不有國會，亦無一弱國不受困於無國會，蓋即開國會以見示信圖強之思想，無日不盤結往來於羣情戰戰之胸，凡此勤勤欸欸之愚，與其徘徊觀望之苦，北瞻祖國，圖效無由，志之所之，萬流一致，顛倒夢想，不知其他。故大臣慰之，感激而已，兵艦視之，歡躍而已，高爵厚賞以榮之，一時拜喜而已，仍無震中外，鑠古今之大報效者，何也，則亦曰國會國會而已。然則此二字之名義僑民夢魂縈之，而性命依之矣。況即速開國會有形之權利，僑民遠處萬里，曾不得沐其分毫，而無形之影響，實有莫大之關係焉者。商等更請即事實之研究，而剴切言之。

一即開國會，可以保護華僑之華僑之利權，而並可以助長吾國之實業也，僑民經營海外事業不一，而最大者約有兩宗：一曰種植，一曰礦務種植，以胡椒、金蜜、咖啡、橡皮爲鉅觀，礦務以錫礦居多數。過吉冷太平、填羅、金寶、雙門、丹萬撓之礦場。汽笛鏗旬機輪，交錯覈其資本輒贏千數百十萬，大率僑民投一人財力，以舉辦之其錫礦公司所在多有充塞。洋溢悉數難終，若南洋金蜜，胡椒咖啡輪通大地，稍知外情者，類能言之。至橡皮之價值，突飛猛漲，震動全球，尤堪驚駭其事，吾僑民於十二年前，獨得風氣之先，今又遍七洲府，而播殖之，且伸其遠，勢於柔佛吉打吉靈丹矣。近年以來，莽莽南洋，遂成一橡皮國界，英人自噬，其頓落，吾後也近一二年，始謀收拾，創建大公司，以籠其利，但僑民國力衰微，勳遭苛制，大臣慰之，而無補兵艦，巡之而不效，上爵加之而不足，以資鎮壓，儼速開國會，可以合全國之力，以保護之，斯時橡皮中之祭酒，舍華僑其奚屬哉，且華僑曷嘗，須臾忘祖國哉，廣西之金錫，雲南之錫銅，瓊州之種植，山東之釀酒公司，華僑亦已少引其緒，但上下之情意未通，都人之疑信參半，欲前仍卻比比皆然，一旦上下交孚，信用頓墻東二省之金礦，山西之煤鐵礦，蒙回之畜牧地。兩粵之種植場，華僑寧不爲本國計。並爲自己之身家計乎，客子畏人故鄉，可樂恒人之情也。無如國會未開感孚，無術國門，一入齟齬時形，又僑民之至慮也，此國會之宜即開者一也。

一即開國會，可以收華僑內向之心，而消革黨之詭勢也。近來革命黨徒，恃南洋爲進藪，英荷兩屬滿谷載途，或以演說輸布其宗風，或以報館招搖其勢力，其所藉口多謂，吾國政府斷不肯實行，立憲予吾民，以參政權今之預備，立憲云者。特敷衍粉飾，剽竊名義，塗飾吾民耳目。爾近且揶揄姍笑，謾請願諸人爲奴隸，爲重估羈旅之人，

無識者多君門萬里，莫測虛實。每每輕量。朝廷迷信謬說，倘長此游移不決，請願無成，則彼黨且援爲口實之鐵證，更陰以助其軍債票之銷場，羣情洶洶將難收拾，橫決挺走大局，貽危內匪蠹興，外奸雲涌近年，偶有風鶴之驚彼黨，輒取螳螂之勢。雖潢池小醜，不足救平。而爲虺弗摧燎，原何及故欲弭彼變，須鞏僑民以開國會者，羣僑民即以鞏僑民者，孤彼勢一舉。百善莫過於茲，此國會之宜即開者二也。

一即開國會，可以得華僑效力而舉辦要政也。吾國海軍，自甲午殲亡而後，所餘敗鱗殘甲，不堪復用橫睨外國，飛空毬隊，次第告成，而吾國海軍未復百一，無翼之鳥，無翅之魚，無踵之人。何以圖存，更何以爲國，乃者朝廷銳意興復海軍。不惜再三遣派大臣，以諮諏歐洲矣。然苟艦隊寡小，與不置同軍實不充，與無軍同今者之艦隊，以五百計，其餘強國，皆以百計，若其海艦自萬噸而上。凡所謂鎮鑰快艦巡艦衛艦，衡其鉅值又每一艘以千萬計，今度支仰屋，蹙蹙憂貧四民懸磬嗷嗷莫拯，持此民力何以圖存，況外債千兆巧算，難拆覈其溢息。占歲入半數新政辦其費，又增較之昔口動居倍數，縱使百官不食，百度不支終無能成全海軍之一口，夫僑民之盼望海軍至熱以切矣。昔者吾國兵艦之至，新嘉坡也艦隊有登岸者，英巡捕，以事阻之艦隊嚴巡捕，英吏莫敢問，以英之強猶遜順若此海軍聞勢，壯何如乎故近者，海圻海容周巡南島旅民，無論男女老幼，爲工爲商，皆奔走埠頭，徘徊仰望，拍龍旆，動色矜誇引爲寵榮，隆於身受夫慰，情勝無之舉猶倚之，以自豪故海內海軍捐之議發生，僑民欣欣認爲，義務者萬口一聲，然則國家之急，欲觀其成也。如彼而僑民之倚爲，性命者又如此，但使國會即開昭示，大信合海內外之力，立復雄軍。俄軍波羅的艦隊全殲，而國會即開，至今二三年間，亦復成隊，其明艦矣，時者難得而易失也。事者難成而易敗也，苟不趁此時機，即開國會，乘其感憤踊躍之雄心，而收其慷慨輸將之實力，必待其絕望灰冷之後。而始復燃之其能濟者，蓋亦寡矣，此國會之宜，即開者三也。

合兩者之關係，與三者之利益，如彼如此，利害昭然，揆之事理。按之時勢鑑之，人心不即開會，不足言圖存，即開國會。則有百利而無一害，用敢合懇上達。天聽下順僑情，立沛綸音，即開國會，內以一全國之心志，外以動萬國之聽聞。上以抒聖天子南顧之憂，下以慰僑民北望之切，商等幸甚，中國幸甚。

四、海參崴闖埠華僑王廉欽等請願速開國會懇祈農工商部代奏呈（註六）

爲速開國會，以救國危，懇請轉呈代 奏事，竊我國自甲午庚子以來，外侮頻臨，內訌蜂起，喪師失地，賠款以億萬計，辱及我君后，貽害我人民。凡我國民，莫不欲同心戮力，以雪此恥，祇以上下隔閡，君民不得相接致。

朝廷爲叢怨之藪，人民無祈禱之方。廉欽等羈留異域，愛戴宗邦，每念及此，未嘗不嘆息痛恨者也。及見丁未九月十三日戊申，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一日。 孝欽顯皇后懿旨， 德宗景皇帝三次上諭，明定君主立憲之制度。九年爲期，頒布憲法，召集國會。正期我人民以困苦之餘，身受隆盛之曠典。能不色然以喜，奮然而興。第自預備以來，二年有餘， 朝廷徒以新名目，責任舊官吏，官吏惟有敷衍塞責事負。 朝廷之美意，長此以往，而欲預備之完竣。雖推而至於九十年亦無，以救一髮千鈞之危局。無怪我人民之大爲失望，而有各省公舉代表， 伏闕上書。籲懇速開國會之舉也，乃於去年十二月間，閱俄報。知奉 旨未蒙允准，不徒廉欽等奔走號呼，惶急失措，即邦交較厚之外人，亦深歎我國政令之過於遲緩，坐悞因循其素，挾侵蝕政策者，則更或笑，或罵紛騰於報紙，廉欽等視，此累卵之危機。受此奇辱之激刺，雖冒萬死能不爲我， 皇上及我， 監國攝政王披瀝陳之，夫速開國會之效果。關於內政外交，及根本之根本者。各省代表孫洪伊等盡言之矣，廉欽等固知。 皇上及 監攝政王望治之殷，較之我人民有過之無不及，豈忽此而不一念及之。所以靳此期限者，實如 上論所謂輻輳遼闊，籌備未完，國民智識程度，又未盡一。遽開議院，反致紛擾，可謂 聖慮周詳， 皇猷慎重，惟國會之開。爲我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創舉。如何爲完全如何爲畫一，朝野均無標準，廉欽等不揣冒昧，謹援引以證明之。粵考環球受人保護之國。如朝鮮印度等不計外，凡獨立之國，憲法之美備者，無論矣。其與我堪比例者，莫如俄羅斯，最稱輻輳遼闊之國也。程度之不齊至今，自兵農以下，目不識丁者，在在皆是。旅大敗後，頒布預備立憲之令，期年之內。無所設施，俄民請開國會，俄政府先阻之。而卒聽之，然猶思設法操縱而箝制之。於是開會之日，第一件交國會以阿穆爾鐵路接續案，國會謂現有東清鐵路之自由，行動可無須此。第二件交以歲虧五百萬兵費案，不數分鐘，國會於烟酒糖火柴四項，下加捐補助決議，人民以爲議員，經由國民公舉。既經國會決定，無不樂於捐納，絕無抵抗請減者，俄國。上下隔閡之積弊至此，銷除國會。旋亦成立以彼例此，我國固無待九年之期限，而始可開國會之一端也。計宣統八年，召集國會之期，亦祇有七年。爲時誠無幾，我人民之所以懇籲縮短，而急不能待者，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蓋未來

時代之七年中，雖不敢決定，如何危急，如何失敗，即如過去時代之七年中其危急失敗我人民所共見共聞，而不能諱飾推諉者。如借貸外債喪失路礦不設，軍備等不一，而足夫外債之能亡人國。如印度芬蘭埃及等不勝枚舉，朝廷借貸能弱人國之，外債喪失能富人國之路礦，不能設強人國之。軍備無芻蕘之。詢下無諍諫之階遂孱弱萎靡，一任諸大強國爲所欲爲，莫能抵制是朝廷之自安，貧弱自棄國民也。夫外債既借誰能還之路礦，既失誰能贖之軍餉，不給誰能供之非我人民，而何設使過去七年中，有國會爲之，監察爲之援助。能救若此之危急，失敗乎。過去時代之覆轍，即未來時代之殷鑒，近思既往，決想將來國會之開，非特不可遲至七年之後，其實不可遲之俄頃之間。解圍城而無援應處凶歲，而乏積儲其不至，危急死亡者，幾希我人民所以急。不能待而欲請願縮短之一端也。四萬萬之人民，即我國四萬萬之分體也，合之爲國，分之爲民。國之所以爲國者，因有國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因有國也，國危則民辱民散，則國微今各省所舉代表，孫洪伊等四萬萬人民結合之公體也。以四萬萬人民所結合之公體，請開國會是四萬萬人民自救個人之滅亡，即所以係國家之鞏固也，當此國步艱難之日，人心惶惑之時，猶以爲國家大事人民，不得干涉而分國與民爲兩造，則國自爲國民自爲民，民但知有國，而有所分任於國，猶之一家數口，或數十口之衣食而欲，個人供之個人，任之其家，即不致傾覆鮮能振興。孰若一家數口，或十口各有所分任之，必見其蒸蒸日上也。各省代表，請願速開國會，是盡人民擔任保國之責任，並非有礙君權，立憲之政體，亦斷不累憲政之前程，蓋彼反側之徒，即滿九年之期，亦斷不願開國會，以希冀上下睽隔微幸，其一擊之手段靡爛，我家國人民，此廉欽所以繼續陳情，請願速開國會也。皇上仁愛寬宏，監國攝政王英明俊毅，上紹丕基下撫衆庶，凡有可以裕國惠民者，莫不樂於施設，豈有國會爲上下交通之機關。內外捍禦之利器，而反過爲遲遲哉廉欽等，固知必有明陳暗諷寓貶於褒，或以請願爲民氣，囂張遂致上累君父之憂，下失人民之望，蓋彼等良由生長宗邦，慣施專制身未入文明之境足，未登議院之堂豈白，難分利害莫辨遂視，請願爲鬼蜮之謀國會，爲豺狼之窟誠於中形於外，不禁衝口而出，而自不覺其阻撓新政，壓抑民權也。廉欽等惟願皇上及我監國攝政王，早竟先朝之遺旨，俯順億兆之興。斷自宸衷，速開國會，則人民忠君愛國之愚衷。從此更形親摯，強鄰挾損害之政策，亦將知所措施，羈旅華僑，亦當受尊敬於主邦，沐恩於域外。此廉欽等所以共表同情，請願

速開國會也。苟不然者，其害可勝道哉，故不論官吏之因循，預備之不善，雖滿九年期限，仍無成效之可觀，當此強鄰壓境，伺隙而動。反側之徒，坐待時機，其所以遲遲而不施強暴之猛舉，以制我死命者，非親我國家，懼我國家也，實懼我民氣之尚，團結耳自奉。旨未蒙允准開國會以，人心惶惑，紛亂如麻，廉欽等日接此等警報，交相悚懼。蓋今日者國勢不振，所望民氣團結爲國之助耳，苟欲國家而國家視若無所關係，不急有以鼓勵之恐，一旦國家欲召民而民轉有所疑慮，亦不急出而影響之是徒使外人，覬覦我上下不一心，而欲蚤食我土地侵佔，我利權限制我自主層層剝削，流爲印度朝鮮之續。此則人民所晨夕思慮者，耳尤可慮者。民氣之團結無非出於愛國之熱忱，苟積熱沸騰達於極點勢，不至激成禍患不止。法蘭西古時君權，無限之國也。假令路易十五世時，早開國會，查理十世時與民共政，何致煌煌君主之威權，歸諸烏有。廉欽等伏願我皇上及我監國攝政王，俯順民情，同舟共濟速降諭旨，召集國會，置人民於衽席之上，措國家如磐石之安，我國我民幸甚。謹冒死以聞，伏乞轉呈代奏。

山東萊陽人民抗捐滋事平息，官民成立和約，知縣接受人民要求。

山東萊陽鄉民抗捐之事起於四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一日），曾擁衆入城，要求知縣免除苛捐等事，知縣許之。至本月初，鄉民因知縣所許諸事未見實行，徵收雜捐如故，於初六日將縣署圍住，知縣誘咎諸紳，民衆遂將鄉董房屋焚毀。

初七日，民衆又擬進城拆毀諸紳房屋，迨至城下，見城門已閉，遂退至城西九里河地方屯駐。旋經連莊會（初朱令勒逼各捐，城北八社連絡一氣，擬圖抵制，名曰連莊會。）會長曲詩文查知諸劣紳於捐款雖不免從中染指，然主動者實未知縣。衆遂聲言翌日非攻城殺官不可，未知縣大恐，請城守王鳳苞及闔邑商界，赴九里河與民衆議和，民衆要求數事：（一）徵收地丁，宜按章每兩作大錢二千四百文，以外分文不准浮收，且無論制錢銅元，不准折扣。（二）官紳盜賣積穀若干，宜全數包賠，急速發放，以濟貧民。（三）各種雜捐，嗣後不准抽收分文。（四）自治局教育會，宜公舉公正紳士辦理，倘不得人

，暫即停辦。(五)巡警不准隨便下鄉，恣意擾騷。(六)闔城紳商，宜全體出保曲詩文不死。(七)所有陋紳劣董，一律斥退，不准干預地方公事。當有富商姜菊平，一力承當照准。

本日，官民之和約始成，朱知縣立即出示，略謂昨經姜菊平等說妥，因曲詩文與前積穀局紳董滋鬧，致動衆怒，現紳董避匿不歸，急須飭革，另擇人員充當等語。其革條如下：(一)革除局董張尙謨、于贊揚，因犯衆怒。(二)革除勸學董王圻、教育會長葛桂星、巡警局董王景嶽，均因犯衆怒。又定議數件如下：(一)裁撤教育會。(二)裁免戲捐。(三)銅元不作折扣。(四)巡警不得下鄉，民見諭後，遂即解散。(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四。

註二：見附錄一，並見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六四—七四。

註三：上海「時報」，宣統二年五月廿四、五、六日。

註四：上海「時報」，宣統二年五月廿六、七、八日。

註五：上海「時報」，宣統二年五月十二、三日。

註六：上海「時報」，宣統二年五月十六日。

註七：「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〇—一。

十四日(六月二十日)

清山東巡撫孫寶琦等陳明派兵查辦山東萊海兩地抗捐事。

山東萊陽人民因抗捐滋事，於本月十日，官民成立和約，知縣接受人民要求而平息。本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陸軍部，陳明派兵查辦抗捐事，其文如左：

「登州府屬之萊陽、海陽等縣，地近海濱，民情強悍。近來籌備各項新政，非財莫舉，地方官紳，自不得不酌取之于民，曲愚限，罔知公益，每多誤會，致結怨于官紳者甚深。本年四月間，萊陽縣民以清算稻谷爲詞，擁衆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四日

二九四

城，並有僧道多人，要求免提廟產。又海陽縣宋煊文父子倡言錢糧及戰扣等項，有浮收濫支等弊，糾集無賴，鼓勸四鄉愚民，至縣署滋鬧，要挾多端，均經地方文武，先後彈壓解散。正在查拿首要籌辦善后間，詎萊陽旌旗鄉士棍又于本月初五六等日，協迫多人，肆行無忌，將王景岳等家房屋拆毀焚燒。雖現已一律解散，而紳富○不自安。迭據省城紳士稟訴前來。臣聞信后，當即派委道員楊耀林前往萊陽、海陽兩縣查辦，示以機宜，飭令妥辦。並分電該鎮道府縣相機妥為防範，以遏亂萌，至該縣令等究竟有無苛擾，釀成民變情事，必須確查。其蠱惑鄉愚之地方士棍尤應嚴拿腦「首」要懲辦，以儆將來。除俟該員等查復詳慎核辦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經鑒。謹奏。」（計一）

十九日，署理近畿陸軍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亦呈報陸軍部有關萊陽抗捐大概情形，其內容如左：

「署理近畿陸軍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爲呈報事：竊照由東登州府屬萊陽縣紳民聚衆入城，硬將食米變價公用，並經列折呈報在案。茲查五月初間，該縣復有鄉民二次聚衆，並查海陽縣亦有鄉民聚衆情事。又聞曹州府屬曹縣以南現有匪徒聚居，除已派弁分投密探，乃俟探報確實，詳情再行呈報外，理合先將大概情形繕開清折，具文呈報鈞部鑒核。爲此具呈，伏乞照驗施行。須至呈者。詳呈清折一扣。

右呈

陸軍部

宣統二年五月十九日

清折

署理近畿陸軍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謹將山東登州、曹州等府屬鄉民聚衆滋事及土匪聚居大概情形，繕開清折，恭呈鈞鑒。

計開：

一、聞登州府萊陽縣民二次聚衆，向紳迫紫前二十年所賣食谷，有旌旗鄉士棍曲士文、曲貴舟與王景岳挾嫌，藉勢結黨執械，于五月初四日，勒腦至二千餘人，將王景岳住房拆毀，物件焚燒。初六日，將高丹齋住房拆毀，逼勒各戶管飯，已在城西截劫來往行人，又燒毀陳姓兩家住房。

現查登州府知府于五月十四日電稟撫臺云：撫宣鑒：元秘電謹遵。今杜弁來稟：朱令委王把總風衰、富戶姜爾壽與各鄉社長見曲士文婉說，邀求各款，朱令均允，已出示曉諭。初九日，鄉民解散。文祺稟。又萊陽縣知縣朱槐之電稟撫臺云：鄉民二次聚眾，並未進城，現已妥為解散，安謐如常，堪紓宣廑。一切情形，容另稟詳陳。

一、登州府海陽縣有土棍宋煊文父子，鄉民抗糧，經縣先后拿辦，稟請監禁。該縣鄉民亦聚眾，于四月廿九日有拆毀縣署情事。現查登州府知府于五月十五日電撫臺云：撫宣鑒：適得委員稟：海陽聚眾，雖已解散，現向四鄉戶索取縣用費。方令畏葸無能，難善其后，請速飭殷令來任。仍請拔登州鎮兵八棚駐扎縣境，以為聲勢。文祺稟。刪。

一、聞曹州府有一匪日朱姓，據稱系前明之后，擁多數軍火，現據山東、河南交界曹縣之南約八九十里，地名老君寨，聚有二三百人。該處地方紳董百姓致賀該匪目，演劇八日。並聞系由攻打河勒歸德府不成而歸，聚于此，未知確否。

宣統二年五月 日（註一）

註一：清陸軍部檔案。

註二：同註一。

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 湖北沔陽飢民滋事，經官派兵彈壓，互有殺傷。

湖北沔陽州，迭遭水災，饑民困苦。本日，忽有饑民千餘人，將本地某富戶圍搶一空，駐紮沔陽廬稜湖之陸軍四十一標二營管帶羅某聞警，派兵十餘名，前往彈壓，饑民抵抗，格斃副目一名，羅管帶遂調全營兵士前往，饑民等又各執土槍烏槍，列隊對抗，新軍傷者數人，饑民死傷者亦十餘人。湖廣總督瑞澂接到警報後，飭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率帶四十二標精銳目兵一隊，赴該處幫助防守。（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三。

十六日（六月二十二日） 清度支部奏請釐定兌換紙幣則例，及限制官商行號發行

紙票。

度支部於本日奏定兌換紙幣則例，發行兌換，統歸大清銀行管理，以圖紙幣之統一，原奏曰：

「度支部謹奏：爲釐定兌換紙幣則例，繕單具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部釐訂幣制，酌擬則例一摺，於本年四月十五日奏，欽奉諭旨，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暫就銀爲本位，以一圓爲主幣，重庫平七錢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種銀幣，及五分銅幣，二分、一分、五釐、一釐四種銅幣爲輔幣。圓角分分釐，各以十進，永爲定價，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責成造幣，迅即按照所擬各項重量成色花紋，鑄造、新幣，積有成數，次第推行。所有賦稅課釐，必用幣交納，放款亦然，並責成大清銀行會同造幣廠，將新舊交換機關籌備完密，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慮周詳，慎重幣制之至意，欽服莫名。竊維推行幣制，當以紙幣相輔而行，既便人民之取携，復省國家之鑄本，利益殊非淺鮮，惟是紙幣一項，學理既極精深，事實尤爲繁曠，倘辦不善，將利未見，而害先形。唐代之飛錢，宋季之交會，元明之寶鈔，其用意未嘗不善，徒以法制未密，流弊遂滋，可爲前車之鑒。現在新幣業經開鑄，此項紙幣，即應次第發出，非博考各國之制度，恐未採用其長，非參酌中國之情形，恐無以推行盡利，反覆詳求，期於有利無弊，謹撮舉要義，爲我皇上縷晰陳之。發行紙幣，固屬國家特權，而政府要不可自爲經理，近世東西各國，大都委之中央銀行獨司其事，誠以紙幣關係重要，倘發行之機關不一，勢必漫無限制，充斥市廛，物價因之奇昂，商務遂以不振，貽害於國計民生，何堪設想。現擬將此項紙幣一切兌換發行之事，統歸大清銀行管理，無論何項官商行號，概不准擅自發行，必使紙票於紛紜難出之時，而立收集權中央之效，此其要義一也。紙幣發行總數，查東西各國，除法美二國外，大率無法律明文預定發行數目，誠恐事變無常，需要之範圍亦有所伸縮，中國事同一律，其在平時，自應以準備數目爲發行數目，一遇銀根喫緊，需要較多，即由銀行體察市情，酌量增發，其應如何明示限制之處，屆時由部核定，以資遵守，必使銀行任接濟市面之責，而仍不准有任意濫發之弊，此其要義

二也。紙幣之流通，全恃兌換，以維信用，倘聽其肆意發行，毫無準備，萬一變生不測，市面恐慌兌現者紛至沓來，危險殊難言狀。查各國紙幣條例規定綦詳，而於準備金尤為最嚴之監察，中國發行紙幣，事屬創圖，萬不可稍涉空虛，致失國家信用，現擬於現款準備以外，概以有價證券作為擔保，必使銀行於孳生利息之中，而仍不失保全信用之道，此其要義三也。發行機關既已委之銀行，則酌收稅銀，亦屬國家應得之利益，惟收稅之法，考諸各國，不外發行稅餘利稅二種，揆之中國情勢，民力既瘠，利率復昂，倘更按發行成數以徵稅銀，則銀行必以借貸為難，恐不免於農工商業，多所阻礙。應請於紙幣發行之次年起，視銀行所得餘利，按年徵收若干，並以稅率分作三期遞進，必使銀行於稅額增長之時，而仍不覺義務負擔之重，此其要義四也。茲經臣等督率幣制調查局各員，悉心研討，本此要義，釐訂兌換紙幣則例十九條，並加註案語，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施行，俾昭法守。此次奏頒則例後，凡新幣業經發行省分，所有賦稅、課釐、廉俸、薪餉及商民交易，此項紙幣應與制幣並用，不准有所折扣，無論何地，大清銀行應一律兌換，尤不得強分畛域，致碍流通。其偽造紙幣或變造紙幣者，應由京外各衙門督飭所屬，隨時緝獲，按律從嚴治罪，不容稍有寬貸。至各省官商行號，所發銀錢各票，形式既殊，價值復異，於推行紙幣前途，大有妨碍，除商號所發各票流行尚隘，仍令遵照臣部上年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按年收回二成，期以五年收盡外，其官銀錢號所發各票，為數較鉅，似不能不變通辦法，以收速效。應俟命下由臣等咨商各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妥籌收換方法，再行奏明辦理，前此大清銀行所發通用銀票，亦應陸續收回，以昭劃一。如蒙俞允，即由臣部行知京外各衙門，一體欽遵辦理。所有釐定兌換紙幣則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擬兌換紙幣則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兌換紙幣，照大清銀行則例第五條，由大清銀行發行，名為大清銀行兌換券，可在大清銀行照數兌換國幣。

謹按紙幣代表國幣，大清銀行既任發行之事，即有兌換之責。

第二條 紙幣之種類為一圓、五圓、十圓、百圓四種，其各種發行數目及以後添加種類，應由大清銀行呈請度支部核准。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六日

二九八

第三條 大清銀行應照發行紙幣數目，常時存儲五成現款，以備兌換，其餘亦須有確實之有價證券爲準備。

謹按有價證券，係指公債股票等項而言，能隨時於市面出售，換成現款，故銀行發行紙幣，既不能盡儲現款，自應準備此項證券，以維信用。

前項所稱現款，除國幣外，得存儲生金銀，與現時通用之別項金銀錢，以作準備，惟總值不得過現款準備之半。當公債票與各項有價證券尚未發達之時，大清銀行照發行紙幣數目，存儲五成現款外，其餘五成準備得合有價證券及資本公積併算。

謹按有價證券尚未發達以前，以資本與公積合算作爲準備，尙不至傷銀行信用。

大清銀行除紙幣準備金外，應按照來往存款與二月以下之短期存款數目，另存二成半現銀，以爲支詢準備。

第四條 大清銀行應在總分行內，另行分科，專辦紙幣準備金與幣制事宜。

謹按銀行營業宜計盈虧，推行幣制不宜計盈虧，自應分別辦理。

第五條 凡官款出入及一切商民交易紙幣，應與國幣一律行使，不得有貼水折減情事，違者按國幣則例第二十三條從嚴處治。

第六條 凡遇市面緊迫，大清銀行得於第三條發行額以外，添發紙幣，惟必須呈明度支部核准，並照額外發行數目，按年納稅百分之六，或由度支部臨時酌定稅率。

謹按市面緊迫之時，許銀行額外添發紙幣，係爲便於周轉起見，一面略收稅銀，藉示限制。如遇市面紙幣過於需要之數，應飭大清銀行酌量收回。

第七條 凡持紙幣者，得向大清銀行總行或分行，於營業時刻內，隨時兌換，但在分分號兌換大宗紙幣，其準備金須由總行或附近之大分行運到者，得計程酌展兌換之期。

大清銀行總行在北京，大分行一在天津，一在上海，一在漢口，一在廣州，一在成都，一在奉天。新幣尙未鑄造足用時，或在新幣未經流通之處，有以紙幣向大清銀行兌換現款者，該行得照國幣則例第

第十三條，以國幣一圓五角合庫平足銀一兩，再合該處通用銀圓銀兩付給。
第八條 新幣發行之際，凡持通行銀圓銀兩兌換紙幣者，應照國幣則例第十三條，折合國幣，即照國幣數付給紙幣。

謹按以上二條辦法，已具於國幣則例。

第九條 大清銀行，應每日將收發存留流通各項紙幣數目及準備金數目，製爲簡表，並於每星期、每月、每季、每年，編製各種平均總表，呈報度支部查核，並將每星期六日流通紙幣總數及準備金數目，刊登官報。
第十條 大清銀行監理官，得監察銀行發行紙幣事項，應隨時檢查各項出入帳簿表冊及準備金等項，開單呈報度支部查核。

第十一條 紙幣行用雖小，有破裂數片合成尚可辨認，或泥污水濕字畫、號碼、數目、花紋，尚可辨認，而其正中圓數字樣全存，四角圓數字樣損去一箇，及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四箇中損去一箇者，由大清銀行驗明，即照全數兌換，又正中圓數字樣損去一半，而四角圓數字樣、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全存者，亦應照全數兌換。

第十二條 紙幣行用或縱或橫或斜，損去半幅，而正中圓數字樣尚存一半，四角圓數字樣仍存兩箇，左右圖章、左右號碼俱各存一箇者，應照半數兌換。

第十三條 紙幣行用，如四角圓數、左右圖章、左右號碼全存，而正中之圓數字樣不可認者，或正中圓數字樣全存，而四角圓數字樣、左右圖章、左右號碼不可認者，應不予兌換。
謹按此紙幣不予兌換者，因損壞太甚，不易辨認，恐有偽造之弊。

第十四條 偽造變造紙幣或仿造紙幣所用特別紙張者，俱以偽造國幣論，依刑律從嚴懲治。

凡紙幣行爲案情，俱以故意論，如欲辯白，須由被告人取具確實證據，謹案尋常案件，由檢察官起訴者，須由檢察官備具證據，惟紙幣行偽之案，則檢察官不負備具證據之責，而被告須負呈出反面人證確據之責，蓋紙幣行偽案情必甚秘密，未易得正面之證據，故當令被告呈出反面人證確據，如不能呈出反面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七日

二〇〇

人證確據，即爲情罪坐實之證。

第十五條 凡行用紙幣者，不准故意污損紙幣，及註寫各種文字符號於上。

第十六條 紙幣因行使以致污染毀損，難以通用，持向大清銀行交換者，不取印刷紙料費。

第十七條 大清銀行既管理發行紙幣事項，應於發行後，從次年正月始，每年將總餘利除去常年官利六釐外，按成

數分三期納稅，以發行年分之後，五年爲第一期，每年繳納七釐，第六年起爲第二期，每年繳納二成，至公積與資本相等時爲第三期，每年繳納三成。

第十八條 凡紙幣之收發交換及銷號等項，另訂詳細章程辦理。

第十九條 本則例俟發行紙幣後，如有應行增改之處，當由度支部隨時斟酌情形，奏明辦理。

度支部片

再查通用銀錢票流通市面，殊於幣制有碍，上年臣部奏定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嚴定限制，原預爲推行幣制之地，應與此項紙幣則例一體遵守。其業經發行各行號，應即照章按年收回，未經發行各行號及以後新設各行號，即不准再爲發行，如有不遵此項章程辦理者，無論官辦商辦，即由臣部查明據實奏參，照章懲罰，以維幣制。所有限制官商行號發行紙票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註）

註：度支部輯：「幣制奏案輯要」，頁十二、十九。

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 廣東羅定人民毆辱戶口調查員。

廣東廣韶羅道，前委陳知州模，至羅定縣，督同城工局諸紳，調查戶口，併飭各鄉村局所，將前領及私購未存案各鎗，呈驗烙號。本爲嚴杜提濟匪黨計，劣紳陳世珍、陳標國、黃溶等，恐事敗獲罪，（陳黃等前充素龍十一堡練局董事，因光緒二十四年，盜風猖獗，該局稟請知縣李象辰，轉電兩廣總督，

請領鎗枝。該劣紳等藉局名冒領甚多，後緣鎗價昂貴，轉售已罄，故近聞道臺呈驗之諭，惶恐異常。）造謠煽惑，冀遂其營私破壞之計，於五月初九日，冒稱自治會告白，徧貼通衢，內云：國庫支絀，羅掘已窮，今日調查戶口，實爲將來抽人稅之張本。無知愚民，被其鼓煽，迭次暴動，與調查員紳爲難。本日陳委員至素龍十一堡，邀同黃達瀚、梁應鴻，勸諭各鄉烙鎗。陳世珍等見事迫，陰率族內子弟，沿途鳴鑼，糾合數千人，將抵素龍，黃梁二紳知勢成洶洶，卽會見陳委員請兵彈壓。言未畢，鄉人已蜂擁至，將二紳及陳委員圍困，聲稱必置之死地，後該二紳族人聞耗，邀集數百人奔赴，將二紳及陳委員翼護而出，然因衆寡懸殊，二紳受傷頗重，陳委員器物，亦被劫掠一空。（註）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三，頁一九四。

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

清陸軍部覆奏議陳夔龍為時局岌危敬陳管見。

本年四月初三日，直隸總督陳夔龍奏陳時局岌危，應鎮撫民氣，挽救士風，整頓軍紀，規劃財政以資補救，旨令陸軍部議覆，本日，陸軍部覆奏如左：

「奏爲遵旨查核具奏，恭摺仰祈聖鑒事：四月初七日准軍機處鈔交直隸總督陳夔龍奏敬陳管見一摺，奉硃批：各該部按照所陳查核情形具奏，候朕裁酌。欽此。欽遵鈔交到部。原奏內稱：各省編練新軍原以整軍經武，乃軍人既難合格，將領又復乏才，于是干城腹心之任，半以出洋學生承其乏。其中品地不齊，其不肖者無記矣，即有一二賢者，亦于軍事毫無歷練。坐此弊端百出，不可殫言。自前年安慶兵變后，曾幾何時，而新軍滋鬧之案，見于粵，見于蘇，又見于江北。雖肇事輕重不同，而軍心不靖，其象顯然。不有以整齊之，恐禍亂之萌，正有未已。竊謂目下兵學未興，將才尤少。兼之各省餉力，大都勉強支持。與其多養冗兵釀不戢自焚之患，不如精練勁旅收以一當百之功。應請就各省已有兵陣，加意訓練。其尚未照章編足之處，暫勿迫以所難。至約束各營士卒，責在營官。督率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八日

三〇二

各營官長，責在協鎮。擬請飭由陸軍部申明定章，會同督撫，切實考核，隨時奏請勸懲，持之以信賞必罰，而戎行肅然矣。此軍紀之亟宜整頓者。等語。伏查近年防營練軍漸就窳敗，旗綠營伍徒具空名。自非精練陸軍，無以振興戒備。而用人籌餉，尤爲軍陣命脈所關。現在新政待興，度支竭蹶，練兵經費，籌措爲難。各省編練新軍，更以人才缺乏，委用不免遷就，誠有如該督所慮者。臣等以該督奏陳各節，關係國防計劃。當經咨行軍咨處查核。嗣准酌定咨復與臣等意見相同，敬爲我皇上陳之。如原奏內稱各省餉力，勉強支持一節。查軍咨處前于議復九年籌備折內，並經聲明：宣統四年全國三十六鎮一律成立，如屆時各省未能依限辦理，果須展限再行奏明請旨。于議復署兩廳總督袁樹勛奏遵辦新軍善後事宜折內，准予奏定五年限期應編之兩鎮，傳練一鎮。均先後奏奉允准在案。又自上年以來，各省陸軍，只奉天改編一混成協，福建添練步隊兩營，其餘各省均未照章增練。是軍咨處與臣部于練兵一事，原屬體察各省情形辦理，並未迫以所難。嗣後各省如果奏明有籌餉爲難情形，軍咨處暨臣部，自當查照前奏，酌核請旨。此似毋庸過慮者也。如原奏內稱考核鎮協營官一節。查各省編練軍隊，首在將領得人。際茲竟修武備之時，非學識與經驗俱優，任事斷難得力。現在各省所派陸軍人員，或用畢業學生，或用舊日將領，取材既不拘于一格，臣部亦從未繩以專章。向來委任迭更，皆由各督撫自行遴選有人，分別奏咨立案。至原奏所陳皖、粵已事，一由于撫馭之不善，一由于兵勾之浮囂。苟使教育得法，將士任用得當，又何致蹈不戰自焚之悔，貽養兵釀亂之訛。竊謂時局岌岌，國防最關緊要。陸軍勢難減練，用人不可不益致慎詳。練兵所以衛民，幾宜以軍心不靖，授人口實。各省軍事行政之權，督撫固有專責。若非平日再三審慎，將何以悉成勁旅，弭隱患于無形。相應請旨飭下各督撫臣，按照定章，力任責成，認真考核。于遴委陸軍各級官長務取誠朴，嚴戒囂張，以祛弊端而昭慎重。如各省揀任，一時難得其人，即由各督撫咨商臣部妥爲選派，庶幾內外相維，軍事日有進步。此尤應嚴切申明者也。所有遵旨查核具奏緣由，謹繕折具陳。伏乞皇上經鑒訓示。謹奏。」（註一）

直督陳夔龍原奏四月三日內容如左：

「奏爲時局岌岌，敬陳管見，以資補救，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度勢審時，端賴沈幾而觀變，保邦致治，惟在思患而豫防，我朝二百餘年，列聖相承，法度昭明，超越前古，近自事變迭乘，百度具舉，因時損益，不能不更易

舊章。然頻年以來，朝野上下，維新自強之說，日盈於耳，淬厲奮發之象，百倍於前，而民氣之囂張，士風之颯雜，軍紀之淆亂，財政之艱窘，非特無所挽救，轉覺岌岌不可終日，其故何哉？良由中外情勢，迥乎不同，若使徒摹形式，恐難免削足就履之譏，何能收舍己從人之效。臣猥以庸闇之質，荷蒙先朝知遇之隆，我皇上倚畀之重，歷官所至，深用兢惕，既有所見，敢不殫竭愚誠，敬爲我皇上陳之。竊見今日列強環伺，外交已甚棘手，而內患疊起，尤屬可憂，莠民煽惑，聚衆滋事之案，幾於無歲無之。上年湘省亂民又藉米禁爲詞，竟敢於省城重地，肆其焚掠。雖當時幸能解散，不至燎原，然可知人心思亂，處處有一觸即發之機，民氣之不靖，亦由民生之日困也。爲今之計，宜以重農足食爲先，務漢臣賈誼之言曰，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取。其語雖迂濶，按之事理，實則非誣。現在各省曠土尚多，擬請飭下度支部農工商部會同切實籌畫，妥定章程，奏請通行各督撫，將所屬荒田，概行招民墾種，一切稅斂之法，十年內暫行優免，統俟成熟後，再行從寬議訂，以示體恤而廣招徠。總期目前之窮民樂區處之得所，將來之儲蓄歷歲月而漸充，如此則於治安之道，思過半矣。然以二十餘行省之大，四百兆人民之衆，智愚不一，賢否不齊，必欲使處處成立自治，人人擔負責任，誠恐未來之效，茫如捕風，徒見各省開會演說，舉代表上請願者，紛紛擾擾，不可究詰，轉致宵小因以生心耳。今固不能朝令夕改，亦宜整飭紀綱，慎重措置，俾黎庶知服從之義，政令泯反汗之嫌，其中樞紐，惟朝廷實主持之，此民氣之亟宜鎮撫者一也。自科舉停罷，而聰明才智之士，無不盡趨於學堂，各省辦學之賢，官私合計，多或一二百焉，或亦敬工愚，莫或造就完旨純正者，未嘗無人，而倡爲邪說搖惑觀聽者，恒時有。近則東西洋游學生，譯刊之書籍報紙，往往以肆意譏評，淆亂黑白，陰市其勾結煽亂之技，雖經嚴飭查禁，而輾轉傳播，仍未能淨絕根株，人心世道之憂，所關甚大，今既不能因噎廢食，即不得不亟籌補救之方。擬請飭下學部，將一切教科書籍，精心審訂，務期範圍不過倫紀修明，馴致夫君子愛人，小人易使之成效，凡有宗旨稍偏，易滋流弊者，一律擯而弗取，俾免習焉，不察誤入奇袤。至學生出洋游學，嗣後非中學已有根柢者，概不準行，以示限制，仍責成各省督撫，督率提學使，將所屬學堂，隨時認真稽察，剴切訓迪，設法防範，勿任濡染惡習，致蹈匪彝，此士風之亟宜挽救者二也。各省編練新軍，原以整軍經武，乃軍人既難合格，將領又復乏才，於是干城腹心之任，半以出洋學生承其乏，其中品地不齊，其

不肖者無論矣，即有一二賢者，亦於軍事毫無歷練，坐此弊端百出，不可勝言。自前年安慶兵變後，曾幾何時，而新軍滋鬧之案，見於粵、見於蘇、又見於江北，雖肇事輕重不同，而軍心不靖，其象顯然，不有以整齊之，恐禍亂之萌，正未有已。竊謂目下兵學未興，將才尤少，兼之各省餉力大部勉強支持，與其多養冗兵，釀不戢自焚之患，不如精練勁旅，收以一當百之功。應請就各省已有兵隊，加意訓練，其尚未照章編足之處，暫勿迫以所難，至約束各營士卒，實在營官，督率各營官長，責在協鎮，擬請飭由陸軍部申明定章，會同督撫切實考核，隨時奏請勸懲，持之以信賞必罰，而戎行肅然矣，此軍紀之亟宜整頓者三也。各省財政現已逐漸清理，就實在情形而論，無一省不在窘鄉，其稍能充裕，不至竭蹶者，曾無所聞焉。夫各省庫藏如此艱窘，而應籌之償款數鉅，而期迫，待興之庶政日出而不窮，不有維持之策，將何以善其後。特自來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二端，當此民力已竭，雖有工於心計者，亦無所施其長，惟有內外同心，本大學末章，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義，朝夕孳孳以圖之而已。獨是地方稅、國家稅章程，現在尙未議定，督撫既負行政之責，一切支配應付，不容不擔任經營。部臣綜覈名實，但宜問其爲公爲私耳，用屬於私，駁之宜也。若用屬於公，亦復拘守，故常不許絲毫通融挹注，未免近於束縛，馳驟之爲，此後地方要政或以瞻顧而未遑舉辦，勢必後時貽誤咎，將誰執擬請飭下度支部通籌全局，力予維持，此財政之亟宜規畫者四也。抑臣更有進者，方今時事日非，人心日渙，內憂孔亟，外患隨之。不徒我朝數百年未有之艱難，實亦中國數千年僅見之創局，全賴朝野上下，協力同心，恪守職權，共擔責任，痛除扞格猜防之成見，期挽遷延詭卸之頹風，不冀虛名，不爭近利，庶幾辦一事有一事之益。若惟是法令繁滋，空文督責，朝頒一條教，夕定一章程，事理雖甚分明，而事實終多隔閡，遽強奉行者剋期舉辦，在大小臣工勉副功令，救過不遑，但求形式完全，塗飾一時之觀聽，而於民生國計仍未能息息相關，長此遷流，更難補救。伏願我皇上獨伸乾斷，雷厲風行，政無論新與舊，得失必究其要歸，官無論內與外，職事各期其修舉，務收循名責實之效，永垂窮變通久之規，以培元氣，而固邦基，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所有時局艱危，敬陳管見，以資補救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湖北沔陽人民爭水械鬥。

本日，湖北沔陽人民爭水滋事，與官兵接仗，互有傷亡。

沔陽州蘆林湖，有上下二垸，爲旱澇之機關，每值栽種秋禾之時，爭奪水利，誘民從中煽惑，屢釀殺巨案。前知州李某，爲籌兩全之法，督紳踏勘地勢，稟明另開下查埠河道，俾上下垸永息爭端，工未及半，李知州卸任，事遂停止。今年因建築二堤，承辦之委員，未將深寬預籌合度，蓄水過多，上垸之人，欲挖垸以洩水，下垸之人爲自衛計，阻之甚力，遂致械鬥。五月十五日，武員率兵前往彈壓，上垸之人竟向官軍放大砲，擊斃副目一名，兵士四名。湖廣總督瑞澂聞報，電飭督辦天潛漢沔陽服務候補道盛春頤馳往，督同文武各官，先將聚集之人，設法解散，一面妥籌辦理，倘敢抗拒，即格殺勿論。盛觀察即於五月十七日，馳赴下查埠，即刻諭令區董，至沿湖一帶勸解，尙無抗拒者。」本日清晨有區董派出勸導之彭炳三，身受重傷而回，據稱：各垸已經勸允，情願具結，不往附和，惟中灣上灣，仍不服勸。中灣彭啓煥、彭元洲、彭發二等三人，糾衆兇毆，致受重傷。傍晚據羅管帶面稟：業已接仗，傷斃日兵一人，湖民傷者數人。嗣又續據羅管帶轉據後隊李隊官榮陸報稱，本日下午一點鐘，上垸突來飛划二隻，載十餘人，將前修葺之橫堤，挖掘丈餘，隨率兵至該處彈壓，不意該衆即行抵敵，隨續到飛划三十餘隻，約二百餘人，砲聲隆隆，蜂擁而來，當即開鎗射擊，相持三時，該船始退。

當事亟時，盛道稟陳瑞總督，擬定辦法四條：一、抄查槍砲，一、勸交頭日，一、安撫脅從，一、移建教堂。略言：該處銅砲鐵砲，迭據前獲首犯彭興洲供認，上垸共有十三尊，下垸共三十六尊，已失九尊，又擡槍二十杆，小槍二十餘杆，光緒三十四年案內，土人僉謂攻打三晝夜，砲火連天，自宜一律抄查，俾失所持。頭目李興葛，上年越獄脫逃，並艾定邦、陳角見等名，均應懸給重賞兜拿，並同監禁。彭興洲明正典刑，梟首蘆林湖示衆，以寒餘黨之膽。脅從小醜，或行稍加斥責，免遭駢戮，予以自新。該衆平時以教堂爲護符，要挾官長，動稱焚毀，所以大軍卻步，往往礙於進剿，尤當先與教士約法，代爲擇地建築，互相簽字，聽其如何，然後統率水陸全軍，調雇划船，排隊進圍，照前各事，分別舉辦，如敢抗拒，格殺無論，亦必俯首就擒，從此正本清源，再將下查埠河道，疏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十九日

三〇六

疏深。瑞總督甚然之。

其後前往彈壓之協統黎元洪，亦具稟瑞總督，略言據沔陽各處紳董云：該處人民，劣跡甚多，擇其最重數則，開呈查核：一、前年挖堤，傷斃多命，擄去婦女，燒毀房屋百餘家，並搶去財帛物件，及穀數千石。一、湖中遇有客船，常被搶劫，並殺斃棄尸。一、附近該處田產，遇有耕牛經過，多被奪去。一、各處有犯案及著名巨盜，均在該處藏匿，雖犯以上各條，差役等不敢一履巢穴。現今州牧及附近紳董開導，亦不敢親臨，恐遭毒手。兼之天主教堂，設立該處，官軍不敢深入，迄未大受懲創，以致年復一年，肆無忌憚。茲擬辦法數條：（一）所有鎗砲，必令悉數繳出。（二）該處並非城鎮，似不應設立天主教堂，請飭江漢關道，照會法領事，給價遷移，以免後患。（三）該處匪人，須悉數拿辦，否則兵來黨散，兵去黨結，貽害匪淺。（四）事畢之後，該處天主教堂，應駐紮數十人，水面再有舢板數隻，在湖巡梭，以資鎮攝，可保無虞。（註三）

註一：清陸軍部檔案。

註二：陳夔龍：「庸菴尚書奏議」，卷一四。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五八—五九。

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 孫先生文離日本赴新加坡，行前函荷馬李，允待年終舉義。

孫先生文於本月四日抵橫濱，初欲久駐日本，嗣因清廷屢向日本政府交涉，故決赴新加坡。

孫先生於離日本之前三日，曾致函在美之荷馬李云：「我告知我的同志，你們主張時機未熟暫緩全面起義。他們均表同意，並允轉告各省立即停止舉義。我認爲起義可等到本年冬季爲之，俾我們有數月時間活動。」（註一）

安徽和州人民搗毀戶口調查員住宅。

安徽和州本日以調查戶口發生風潮。風潮發生之因，係由於知州魏有聲先期並未曉示，又未派宣講員臨時宣講，致無知愚民疑係調查生庚八字，故於本日，將十都調查員周德儉、常業元、李哲夫等家搗毀一空，若非避匿到城，幾不免遭其毒手。人民反對調查者，皆云中國極貧，故將百姓生庚八字，賣與洋人，築造五百里長之鐵馬路，又云，每五尺長，即用一人以頂橋樑。

十都風潮尚未消滅，而四都十六都二十五都均起而響應之，四都調查員倪肇文，竟被人民捺置水中，幸得人施救，乃免淹斃，衆人見倪未死，遂紛紛向倪索還所書名姓，倪不得已還之。衆人意猶未餓，竟欲糾衆逼令該員書寫保字，保其不死，否則以刀將倪斃割，倪懼罹斯禍，亦逃避到城，報由議事會轉達魏知州設法維持，然各都調查員見此反抗情形，咸以爲前車之戒，紛紛辭退調查之職。（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二四。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五二。

二十一日（六月二十七日） 清廷降旨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定期召集議院。

各省請開國會代表，於本月初十日向都察院遞呈，請爲代奏後，十五日，都察院據情入奏。十九日，奉旨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於二十一日預備召見。本日，諸王大臣入見後，商議許久，旋定議必須俟九年後籌備完全，方可議開國會，遂降旨慰諭諸代表，并令不得再行瀆請，諭曰：

「據都察院奏，代遞諸議局議員孫洪伊等並直省旗籍各代表呈請速開國會一摺，披覽均悉。速開議院一事，上年十二月間，據直隸各省諮議局議員等聯名呈請，已經明白宣諭，俟九年豫備完全，國民程度普及，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朝廷慎重圖維之意，無非顧我臣民，勿爲虛名而墮實效，本年復經憲政編查館奏派委員，分赴前赴各省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

，按照籌備清單，認真考覈，並飭各省將籌備事宜，應需之款，詳加豫算。本日復面詢各衙門行政大臣，亦皆奏稱按期次第籌備，一切尚未完全等語。朕仰承先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呼籲之殷，夙夜孜孜，深望憲政早日成立，即早紓一口憂勞，亦何所靳於議院耶。惟思國家至重，憲政至繁，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壯往則有悔，慮深則獲全。論議院之地位，在憲法中祇爲參預立法之一機關耳，其與議院相輔相成之事，何一不關重要，非盡議院所參預，而謂議院一開，即足致全功而臻郅治，古今中外，亦無此理。況以我國幅員之廣，近今財政之艱，屢值地方偏災，兼虞匪徒滋事，皆於憲政前途，不無阻礙，而朝廷按期責效，並未嘗稍任鬆懈，宵旰急切圖治之心，當爲薄海臣民所共諒，本年九月，即屆資政院開院之期，業已降旨選定議員，先期集會，如能上下一心，共圖治理，不惟立議院之基礎，兼以養議院之精神，朕續述前謨，定以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爾等忠愛之忱，朕所深悉，惟茲事體大，宜有秩序，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茲特通行諭令知之。」（註一）

國會代表團自奉諭後，旋即會集同人，議定辦法，茲將其議決案錄下：

一、代表團組織之變更：（甲）代表團之組織，原以諮議局議員代表爲限，今特擴張範圍，凡各界代表之在京者，一律加入。（乙）票舉職員十人，當選姓名如下：孫洪伊、方還、陳登山、黎宗嶽、周樹標、吳錫齡、鄧孝可、文耀、李素、郭衛村。（丙）編輯八人姓名如下：雷奮、汪龍光、劉善渥、黃爲基、孟昭常、王法勤、徐公勉、劉榮澤。（丁）任期以半年爲限，改選當選得連任。（戊）未被舉之代表，均認爲本團評議員。（己）分科辦事細則，另爲議訂。

二、代表之去留，（甲）各省駐京代表，以多數爲善。（乙）代表如有特別事故須出京時，每省必須常有人在京，以便接洽。

三、代表團之經費：（天）舊認之款，應向各省諮議局催繳，約分三項：（甲）在滬認代表團費三十元。（乙）在京認代表團費一百元。（丙）又在京認同志會費二百元。（地）新定之款，應由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量力擔任，又分三級：（甲）三百元以上，（乙）二百元以上，（丙）一百元以上。（人）舊款三百三十元，統限六月內繳齊，新款三級，統限六七月內繳齊。

四、同志會總部之變更，又支部之擴張：（甲）北京同志會，不用總部二字，改名北京國會諸願同志會。（乙）同志會職員，暫以代表團職員兼任，並就會員中公推康士鐸、孫壯二人加入，以期便利。（丙）各省城特別設立全省同志分會，各府廳州縣分會，由省分會督促成立，若或限於人才經濟又地址不能獨立分設時，得附設於各該地已成立之自治研究所，或現在飭辦之憲政講習所（丁）省分會應將國會與人民之關係，編成白話印刷品，分佈府廳州縣分會，廣為演說，或府廳州縣分會有自編白話印刷品時，由省分會幹事審定之。（戊）府廳州縣分會，以特派演說員為要點，有故障不能特派時，得委託各勸學所之宣講員兼充之。

五、代表團選派專員，分往各地游說聯絡。（甲）游說聯絡之職務，除明定條件，（如推廣府廳州縣分會分投演說趕辦簽名冊之類）切實督催外，又有隨時應變之全權，總以構成請願實力為第一要義。（乙）派員之人數及時期，俟各省繳款到日定之。

六、回省各代表之職務：（甲）催交代表團新舊經費，（乙）募集國民公報捐款，（丙）前項所列特派員游說聯絡等事。

七、三次請願之準備：（甲）三次請願，定於明年二月舉行。（乙）三次簽名，須普及於農工商各界，人數每省至少須百萬以上。（丙）簽名冊形式由京事務所擬定寄省分會，轉各府廳州縣分會照辦，以歸劃一。（丁）簽名請願乃國民應負之責任，期於普及，與單純政治結社會員性質不同，不能概列入會員名冊。（戊）簽名冊限十二月彙齊，送交北京代表團事務所。（己）明年二月請願時，府廳州縣各須派一二代表到京，近省至少須百人以上，遠省至少須五十人以上。（庚）各團體均須預備種種請願時之實力，然二月以前，（本年九月）尚須有間接請願辦法，約分三種。（子）代表團對於資政院上請願書。（丑）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務同時對於資政院上請願書。（寅）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務同時呈請督撫代奏。（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九百五十六號。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六期，記載一，頁八四一八六。

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八日） 浙江奉化鄉民搗毀學堂。

浙江甯波府屬奉化縣唐村地方，本日發生搗毀學堂之事。此學堂爲袁恆元、袁菱舫、袁南紹等所開辦，被鄉民搗毀一空，並將學董袁恆元等三家一律搗毀。（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五。

二十五日（七月一日） 東京留學生會議，援助北京國會請願團。

本日，東京留學界千餘人，在錦輝館開會，討論第三次請願國會辦法，以爲北京代表團之後援，并促各省同志會之進步。議定聯合全國軍學商紳各界團體，結成一大團體，合力爲第三次之請求，並決定由東京留學界分電各省，堅持勿懈。（註一）

日本派石名元治郎任韓國警務總長。

本月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日韓協議，以韓之警察權讓於統監府。本日，日本派石名元治郎任韓國警務總長，實施併吞韓國之行動。（註二）

註一：「國會請願之近狀」，見「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三，頁一七七。

註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十一卷，頁二〇九。

二十七日（七月三日） 安徽甯國府所屬宣城、南陵、蕪湖、繁昌等縣，近日大水成災。

安徽甯國府宣城縣水災，每較他邑爲重，蓋當山洪漲發時，徽、甯諸水匯其東，涇太諸水湍其西。上年被水各圩，除淹沒不計外，三鄉共破二十餘圩，飢民困不得食，半吃草根。五月初旬，霖雨兩三日，山洪暴漲，初九初十兩日，東鄉上年沖決之二十餘圩，一概沖決，西北鄉亦連破十餘圩，旋復連雨七八日，至二十四日午後，山洪復發，水勢排山倒海而來，東門城牆，崩倒二十餘丈，各圩沖決，復以十數計，間有未破之圩，亦爲大水平漫，登高一望，盡成澤國，傾倒房屋，漂流牲畜，不可以數計。

南陵縣五月上旬，大水爲災，沖決下遊數十圩，并波及繁昌十五圩，前次大水，破落甚速，高處田禾，尚屬無恙，低處尚堪補種晚禾。所決之口，已次第堵塞，不意十八日起，至二十六日止，風雨交作，晝夜不休，上遊涇太，山洪又復暴發，水勢建瓴而下，高低田禾，重被淹沒，城內水深二尺，城廂一帶草房土牆，倒塌甚多。二十四日，北門白骨塔前城牆，亦崩倒四丈有餘，各圩新堵之口，因土質甚鬆，又衝決數處，二十餘萬圩田，秋成無望。

蕪湖縣鳳林圩，近因上游山洪暴發，以致埤家店金上湖等處，於五月二十七日，決口十餘丈，無法搶救。蕪湖縣知縣何某聞報，當即偕同鄉民，攜帶木椿馳往，奮勇急救，遂將已決之口堵塞。又有跪鎮撒西圩，亦決口數丈，何令又馳往搶救，業已堵塞，南鄉馬塘圩，於某日決口，無法堵壁，該圩一片汪洋，田廬房屋，已盡在水中矣。

繁昌縣五月上旬，大雨數日，水勢暴漲，初十日連破十三埤，下旬又復大雨五六日，高低田禾，重被淹沒，牲畜漂流無算，所決各圩，調查錄下：十八都永慶上輔茅場埤造家壩五圩，二十三都九兒埤圩，南鄉十五都腸埠肺埠新興埠魯家壩吳姓埤，東鄉十五都新深元深。（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三，頁一九〇—一九一。

二十八日（七月四日）

山東萊陽人民憤官府失信於民，聚衆圍困縣城，官兵殺傷

鄉民數十人。

山東萊陽人民於本月六日，曾抵抗苛稅，擁衆入城，焚毀鄉董房屋，包圍縣署。十日，縣官與之議和，知縣接受人民多項要求，始暫平息。不料，至二十日，新任知縣奎保接印後，將前任所許免雜捐免折扣各款，一例取消，仍照舊科收各捐，又出示拿捕倡首抗官之連莊會會長曲詩文，適候補道楊曜林率馬步兵六十名，奉札至縣查辦。二十六日，奎知縣遂加派兵役，協同楊道之兵，赴鄉拘曲詩文。鄉人以曲爲民受禍，大動公憤，遂羣起阻抗，被官兵槍斃數人，鄉人大鬪，與兵格鬪，傷官兵數人，鄉人死者二三十人，傷者倍之。二十七日鄉民散布傳單，傳集村民，曲詩文殺妻女以誓衆，示無反願意。

本日，萊陽人民聚集數萬屯馬山埠，又分衆爲四路，駐守要害，楊道與奎知縣率兵往剿，槍斃數十人，鄉民愈聚愈多，抵死不散，薄暮官兵回城，鄉民即隨至城下，遂將城圍困。（至六月八日，官兵肆行屠殺，釀成慘案。）（註一）

清賞陸軍部貴胄學堂總辦馮國璋頭品頂戴。

本日，清以馮國璋辦學出力，賞頭品頂戴。（註二）

馮國璋，字華甫，河北河間人，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出身秀才，原爲候補知縣，後棄文就武，畢業於天津北洋武備學堂步兵科。曾供職於直隸提督聶士成武衛前軍，嗣復進入北洋武備學堂研究戰術，深獲學堂總辦蔭昌之賞識。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曾函請蔭昌推薦人才，蔭昌舉薦馮、段（祺瑞）、王（士珍）等人。袁任馮爲教練營務處總辦。光緒二十五年秋，袁任山東巡撫，馮等隨之到魯，負責全省督操事宜。

二十八年，袁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創設軍政司於保定，設總管營務。下置三處：（一）兵備處；（二）參謀處；（三）教練處。分以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任三處總辦。光緒二十九年春，清廷派鐵良、鳳山、段祺瑞、馮國璋等赴日本參觀大操。歸國後，清廷設新建陸軍練兵處，命奕劻爲管理大臣，袁世凱爲會辦大臣，王士珍與馮先後爲軍學司正使。其後鳳山任京畿練兵處督辦，段、馮等改任統制、道員、總兵等職。光緒三十一年，北洋成立第六鎮，以馮爲統制。三十二年秋，彰德會操，馮爲南軍審判長。（註三）

日俄訂立第二次與我國滿洲有關之密約及協定。

日俄所訂與我國滿洲有關之協定書及第二次密約，於本日在聖彼得堡，由日本代表本野一郎與俄國代表伊司佛爾斯基簽押。

日俄兩國政府，因美國對滿洲之活動（宣統元年十月中美訂立錦瓊鐵路借款草約，十一月，美國務卿諾克斯建議滿洲鐵路中立），深以一九〇七年之協定及密約有更進一步加強之必要。當錦瓊鐵路問題交涉中，日俄兩國往返密商，以一致之堅強態度，計劃破壞美方之計劃，遂成今日之協約。計簽訂協定三條，密約六條，儼然爲軍事之同盟，其公開之協定如下：

「日本帝國政府及俄羅斯帝國政府，茲因誠實維持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即俄曆十七日所訂協定所含之主義，且爲維持遠東和平計，希望擴張該協定之效果，同意以下列條款補充該協定：

第一條 兩締約國以發展列國之交通及商業爲目的，相約互爲友誼的協力，以便改良各自在滿洲所築鐵路及整理此項鐵路之聯絡，並不得爲一切於實行此項目的有害之競爭。

第二條 兩締約國相約維持尊重迄今日本國與俄國及兩國與中國所訂之一切條約及其他協定所發生之滿洲現狀，上述各協定之抄本，業經日本國與俄國交換。

第三條 如有侵害上述現狀性質之事發生時，兩締約國爲協商於維持現狀認爲必要之措置，應隨時互相商議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一四

下列署名人員，各受政府相當委任，簽字蓋印於本協定。

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四日，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聖彼得堡。

本野一郎、伊司佛爾斯基。

同時簽訂一密約，計六條，內容如次：

俄羅斯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政府，茲爲鞏固及增進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曆十七日）所簽密約之性質，同意締結下列之條款：

第一條 俄國與日本承認一九〇七年密約附屬條款所劃定兩國在滿洲特殊利益範圍之分界線爲疆界。

第二條 兩締約國擔任相互注意其在上述範圍內之特殊利益。因此彼此承認各自（勢力）範圍內之權利，必要時採取保護此種利益之措置。

第三條 兩締約國各自擔任，不以任何方法阻礙他締約國在其（勢力）範圍內鞏固及發展特殊利益。

第四條 兩締約國各自擔任，禁止在他締約國滿洲特殊利益範圍內之一切政治活動。更經諒解，俄國不在日本範圍內——及日本不在俄國範圍內——竟取足以損害彼此特殊利益之任何特惠及讓與權，俄日兩國政府尊重本日所訂公開條約第二條所述根據條約及其他協定所獲得各自範圍內之一切權利。

第五條 爲保證互相約定之工作，兩締約國對於一切與彼此滿洲特殊利益範圍有共同關係之事，應隨時和衷誠意商議之。

特殊利益如感受威脅時，兩締約國同意採取防衛此種利益之辦法。

第六條 兩締約國對本約嚴守秘密。

下列署名人員，各受政府相當委任，簽字蓋印於本約。

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四日，在聖彼得堡。伊司佛爾斯基本野一郎（註四）

日俄二國協約締結後，頗爲各國注意，其訂約前後各國朝野之態度，今分記之如左（註五）

（一）日俄之態度

(甲) 當局者之態度

日本外務省公表之宣言 略云日俄兩國，欲敦善鄰之交誼，確保東洋之平和，而交換意見以求達此目的之最良方法，鑑兩國在滿州利害密邇之事，因之兩政府知須補成前回之協約，以適於調和該地兩國利害之機宜，熟議後乃決依右趣旨，締一協約，於是乃定此約爲簽押焉，要之，本協約者以維持滿洲現狀。確保東洋平和爲目的，即不外以之確認前協約主義，而補充其規定也。

日本大官之意見 小村伯爵，甚歡迎此約，惟謂不必名之曰俄日同盟，前外務大臣某伯爵，力言日本之對外政策，以英日同盟爲根據，故無取俄日同盟。通信大臣後藤男爵，謂此約最利於中國，因俄日意見不和，中國最受其害，前文部大臣某男爵，謂此約雖基於各國共通利益主義，最受其賜者，當爲俄國。

俄日駐德公使之宣言 文滙報初七日柏林電云，俄日駐柏林公使，先後以俄日協約文稿，咨送德外部，據兩使所言，此約係一千九百零七年締約之補正者，將更爲維持遠東現狀及平和之保障，於門戶開放政策主義，並不侵犯。德外部斯乞益君，謝彼等之通告，因言希望仍保持開放門戶政策，據俄政府聲言此約並不直接損害中國，亦不損害他國。德報之多數，對於此約，均無反抗，咸承認此約之功用，於日本爲最，並表贊同該約維持平和之意，惟俄法報紙，有謂俄國將根據此約，而於近東反抗德奧兩國者，德報之好感情，未免爲此說所傷也。

(乙) 社會之態度

政友會之秘密談 東京函云，陽曆六月八日，東京政友會新設之滿韓調查部理事員小久保喜切及松田源治二人，爲定調查滿韓事情之方針，及探悉外務省對於滿韓所有之意見，特於午前十時許，訪問小村外相，先就滿洲問題，質問數事。(一)對於滿洲之日清及日俄條約，確定日本之權利所在，我政府果執如何之方針。(二)自拒絕美國提議之滿鐵中立問題以來，日本與美俄及其他列強之關係，究竟如何。(三)目下在俄都締結新約，進行中之內容及經過如何。以上三問題，一一質問後，更質問韓國時局問題，當由小村外相，一一答辯，約互一時半之久，始退出，但外相答辯之事項，該會爲關係重大，且事屬外交上之機密，現在尚未到公表之時期，故皆秘而不言，局外人無從探悉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一六

大隈伯之解釋 近日大隈伯爵，將現在俄京商議之日俄協約，論評其大旨，論評其大旨，謂該協約之訂成，即爲保持和平之大局，尤爲可慶，蓋該協約不但因之維持日俄兩國之親交，在中國亦實足爲保全國家主權之一大保障也。惟恨外間嫉視日俄之接近，且猜忌日本之勃興，間有向北京政府，讒謗該協約成立之可惡者，如斯之人，實足以擾亂和平之大局云云。

某實業家之議論 據日本某實業家言曰，此次日俄新協約成立，日本在滿洲之經濟地位，將大見發展，蓋因實業中最有望者，首推工業，若今日本利用撫順之煤，設立瓦斯工場，（我國俗稱曰白來火廠）於奉天或大連地方，必驟張大權利，且瓦斯之副產物，如硫酸阿母尼亞之可輸入日本，如畢士基，則可賣於德山鍊煤所，該炭又可銷售於滿韓各地；此事最爲有利也。次之如種植甜菜於南滿之野，設一製糖會社於奉天，仰燃料於撫順，將來可與爪哇糖香港糖互相爭衡，廣開糖業之經營於滿洲，此事亦甚有望也。此外如蒙古之牧羊業，以該地富於乾燥空氣，於牧羊最適，今後日本之畜牧家，如往滿洲之野，與羊羣爲友，亦可立莫大之事業，或更追隨廣島人某氏之後，採取南滿洲叢生之柳木，製爲火柴軸木，設立火柴廠於滿洲，亦可制勝於他邦云。

（丙）新聞之議論

東京朝日新聞著論，題曰「所謂日俄新協約」，略云前據倫敦泰晤士電，有報告日俄新協約之說，蓋傳自北京，且謂其主旨，在於決定日俄兩國在滿洲蒙古之勢力範圍，及俄國承認日韓合邦問題，此說出以圖中傷日英俄三國之交情，未幾亞美利加大陸，及歐洲大陸諸國，亦傳播此說，然而日俄交誼，非但無傷，且可益求融洽，至締結新協約與否，今尚未見有具體的交涉，姑俟後聞。惟關於錦環鐵路問題，及美國諾克斯國務卿之滿洲鐵路中立提議，在日俄兩國之態度，雖各異其形，然意趣咸歸於一，迄今益見明瞭，故兩國在滿洲所有特種利權，由互相擁護之意思合一，孕成今日之親和，自無待言。世或謂依此親和，即產出新協約，恐此說猶多未當，蓋如傳說之新協約，若轉一步言之，即含有分割滿洲之意味，同時又可謂爲含有分割支那之意味，由是而言，雖爲日俄兩政府之聯合責任，啓發其端，究竟終覺此責任之過於重大也。回憶明治四十年七月之協約，日俄兩國，曾經聲明保全清國之領土及獨立，並宣明列國在清國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此主義，洵可謂爲保障極東平和之基礎，日英同盟，亦依此而成

，朴子茅條約，亦由是而立，恐一旦決裂，關係列國，不特爲英美二國所歸罪，恐即此中傷之說所由來也。然而誤矣，日俄兩國，關於滿洲一帶之問題，欲試妥議，已非一二次，當明治三十四年，日英同盟將見締結之候，恰當故伊藤公遊歷歐洲，公受桂內閣之囑託，欲一括滿韓二局之大問題，以試解決，特在俄都，與藍姆斯陶及維脫二君，先開談判，歷經交涉，想猶爲世人所記憶，其結局則使該問題由滿洲推廣至蒙古方面，不幸協議未諧而止。嗣後桂內閣至三十七年春之大破裂，又惹起該問題，早爲世界人人所深知，最近，故伊藤公與俄藏相可克塞甫，會見於哈爾濱，關於該問題，亦未始非有公消息。（按去年伊藤遊哈爾濱時，日本各報皆譁言伊公此遊非有政治上的性質，今則公言矣。）然限吾人所知之事，可得而言者，一切交涉寧可謂爲保全開放，擁護兩國所有特種之利權於該地而止，其餘非所及也。（下略）

東京報紙，及一般人民，協同慶賀協約成立，並一致希望中國能承認，中國在遠東之利益，與俄日在遠東之利益，仍處於同一地位。

國民新聞謂日本乃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之原動力，今協約亦以此二主義爲目的。

東京某日報，謂英日同盟國與美國，初皆反對俄國之傲大，既而英俄及俄日協約，相繼告成，俄日兩國，遂合力抗拒美國遠東政策，中間英日聯盟，亦爲滿韓日本利益之保障，今俄日新約，大足去諾克斯君恐俄日將在滿洲交關之杞憂，惟美日邦交之輯睦，仍無異於英美及俄美之邦交云。

俄報如荷西亞，諸維耶復黑米亞，均爲政府機關，謂中國及美德等，因此協約，深恐於其滿洲利益有損，此意至不真確，此約與千九百七年之約，大同小異，並無加甚之處，此約原以保全滿洲之現狀，防阻俄日之衝突爲目的，千九百七年之約，固可保持現狀，然日俄衝突之點，尙未盡行消弭，自此約訂結之後，則俄日之間，決無戰爭之種子矣。又謂俄外部依斯俄爾斯基，手腕敏活，得告成功，於俄日固大利，然於他國無損，況更爲遠東和平之保障乎。

（二）中國之態度

（甲）當局者之行動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一八

外交部官與日俄兩使之談判 日俄新協約既成，通告吾國，外務部各章接到此項通告後，即由鄧尚書與曹胡兩堂議商復文措詞，某侍郎謂此項協約，爲關係滿洲而設，與尋常協約不同，該兩國事前既未通告，吾國礙難承認。議未竟日俄兩公使，同至外務部，由曹胡兩堂接見，兩使同稱早間有公文送達貴大臣，想早見過，曹答以業已收閱，胡侍郎接云，此次貴國彼此所訂協約，其性質與尋常協約，迥不相同，且此項協約之發生，意似專在滿洲，滿洲爲吾國領土，何以事前並未知會，至成立後始行通告。日使答云，敝國與俄國訂此協約，意在保持東亞和平，且深信此協約於貴國有絕大利益，必在贊成之列。至兩國訂立協約，從無事前先行通告第三國之理，貴國前次與俄訂立東三省密約，何嘗先行知會敝國，俄使答詞則云，中俄兩國向稱輯睦，惟以近日邦交而論，感情似不如昔，敝國故與日本訂約，貴國決不能以預未知會相責，曹胡兩堂與之辨論良久而散。

中國答覆之公文 日俄協約，經日俄兩公使送交外部後，聞外部於西七月二十一號，用照會答覆，略云此次協約，既稱重視中日中俄各項條約，則於一千九百零五年日俄和約，及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之宗旨，仍相符合，更加確定，蓋日俄和約第三條，內載日俄政府互約對滿洲全部之行政，全然付還中國，不能有侵害中國主權，及背於均等主義。第四條內載日本與俄國互約不阻礙中國爲發達滿洲商工業而使列國執共同一般之措置等語，同年日本與中國各派全權大臣在北京議定關於東三省事宜條約，即本於子茅和約，實行開放滿洲，嗣後中國政府自應按照朴子茅和約之宗旨，實行中日條約之主義。凡關於主權內之行動，各國機會均等，及興發滿洲實業等事，益當切實維持，以裨大局等因，並將此照會布告各國矣。

(乙) 輿論

國際新聞協會中國會員王蔭藩之報告 略云：日俄協約成立以後，兩國之對滿政策，爲之一變，今後日本之對滿政策，探聞如下：

注意實質之利益 當傾全力於諸般經濟的施設，而不復加意於各種軍事的施設，其從來在滿布強之軍事，擬漸行縮小，或採撤廢之方針，自日俄戰後，滿洲方面，呈一種國際的紛議之禍源，而惹起外交上之難問題，幾裂東之平和，俄國之東方經營，得非常速度之進步，而日本亦注重軍事之施設，勢不兩立也。頃者協約成立之結果，確

保滿洲之現勢維持，而不思有第三國之干涉，故俄國今後滿洲之軍事經營，須即中止，而轉歐洲方面，日本亦急注意於滿洲之方面也。

滿洲政策之更變 日本當廢去關東都督府，而設一民政廳，或即委全權於滿洲鐵道會社，而處理民政事務，開放之一部旅順港，亦不必視為軍港之用，而全部作為商港云。

滿韓之金融機關 日韓合邦之後，而滿洲方面之經濟的發展，此必然之勢也，日本政府現決議設一特種銀行，以收拓殖方針之成效，而就一滿韓拓殖的金融機關，以今年正金銀行，雖放出三百萬元之特別資金，而於滿洲之拓殖政策，尚不能得迅速效力故也。

日俄政策之一變 日俄戰爭後，俄主復仇之計，擬投三億留之巨資，以速成黑龍江鐵道，俄國議會已提議數次，而日本亦亟亟注意於滿洲之防備，自伊藤博文死，而一般之政治家，皆認日俄協約之必要，耗幾多之歲月，今始成立，此為日本某大臣所語云。

兩國勢力之平衡 此次日俄協約成立，兩國之勢力平均，且有互相密接之關係，故俄國亦不必急設黑龍江之鐵道，以從來注意滿洲防備之精力，而施展於他方面，日本亦不必復以俄為慮矣。

專講平和之政策 實行小村外相主唱之滿洲移民集中策，而爭奪太平洋上之權力，以震動全世界之耳目云。

北京日報之說 日俄協約，近又得歐洲訪函，較各報又有較詳之處，特錄如下：

第一段，俄日兩國，為便利滿洲交通，及發展滿洲商務起見，應共同經營，始克達此目的。(甲)改良兩國在滿洲之鐵路。(乙)增添枝線，改良兩國在滿洲鐵路接續之關係。(丙)防阻他國在滿洲添修他種與日俄鐵路利益競爭之路線，第二段，日俄兩國保守滿洲現狀，不許有所更動。第三段，倘有他種舉動，足以更動滿洲之現狀者，則俄日兩國當合全力，盡其所能以抵禦之。

按第一段乙款已映出朴子茅日俄條約範圍以外，我國萬不能承認也。

又按此約實含有攻守同盟之意，聞尚附有密約，言兩國分據滿洲，俄承認日本併吞高麗，日本承認俄國經營蒙古，其語均不發表云。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二〇

又聞此次之約，英法實爲居間，蓋各爲其同盟，四國一氣，其故極深長可思，竊恐我國不速有所布設，則將來事變，正未可知云。

某報之論 自日俄新協約成立，列強之視線，羣注於茲，若此協約之前途，不獨於清國於滿洲之關係，且於世界局勢之影響，亦甚重者。茲試摘取各國新聞，對於此協約之評論，參錯互觀，一足以見列強心理之異同，一足以徵此約內容之輕重。

其在德國新聞，多持反對之評論；或曰，此協約不僅爲反對美國之思議而締結，且於列強亦當及不利益之影響，或曰，此協約將使日英同盟之效果，從茲薄弱。或又曰，必需德奧美結三國同盟，以對付日英俄法之新協商，而爲矯正手段。

其在奧國新聞，則曰日俄新協約締結後，時局上當加慎重注意，蓋俄既於極東，無與日本衝突之虞，自當移其兵力集注巴幹半島，且於歐洲政治上圖占優勢，殊可畏也。

其在法國新聞，表歡迎者多，如丁巴新聞，則謂此協約，爲打破德人所倡之反對黃種之歐洲大聯合論者。

其在美國新聞，則多謂此約不利於美，且謂新協約中，聞更附有某秘密條約，又曰清國因此新協約，而滿洲主權被害，將來或當借助於美國政府，而諾克斯卿則明言若此約有反於美國平日主張之主義，則當大爲反對。

以上皆各國各自爲說也，若夫外人爲我中國說法者，則有若北清日報，其論曰，此約直接影響，首在日本自由併吞韓國，進一層則清國能因此約而驚醒，不至追韓國之後例否耶。又曰，今茲滿洲事實上已可謂由清國喪失，但問滿洲爲清國領土，將來果於何時斷止耳，他如上海泰晤士報著論曰，日俄新協約關於清國甚巨，吾人希望清國政治家於該新協約所含之最後結果，十分注意而已。若上海航覺林報則曰，清國若具有常識，日俄協約所謂滿洲現狀維持云云，當不使調印，據此約明明爲日本支配南滿洲，俄國支配北滿洲之方法規定也，故清國自今從前至微之勢力，當更日即於微。

嗟乎，日俄此次新協約，幾至喧騰世界之輿論若此，是豈僅因區區一滿洲鐵路之現狀維持而然耶。吾人今但觀業經發表之明文三條，其表面雖似無甚異微，而其所謂主義擴張目的進行諸語，其所包含已足使吾人有兢兢惴於解

釋之處，況審情度勢，竊恐兩國協定之策略，更有三條所不能包明文所未能盡者。何則，俄國由西公踏我蒙古之心，日本由朝鮮擴界於亞洲大陸之志，吾人不敢信其必無也。美國人謂此協約中附有秘密條約，泰晤士報謂新協約所含之最後結果，清國當十分注意，雖可謂彼此論究之推測，終不能謂全爲捕風捉影之談，蓋當茲國際競爭強權優勝之時，尺寸隴蜀，有隙必進，亦策國所應爾。吾人且不必咎人，但一面自籌實力，時據可以對付之地步，一面精密觀察，無使國際神經，陷於昏昧與疲逸，被人蒙襲而不覺，斯善耳。嗟乎，滿洲固可繫我全國之存亡，而此日俄新協約，又顯然爲滿洲存亡之所繫，吾望吾國人勿對於此新協約，而漠然以常例視之，吾更望吾國政府，勿對於此新協約以外之文章，而淡然以虛無輕渺置之也。

時報歐美記者之論述 歐美各國，對於俄日協約之輿論，已於前函述其大略，茲特再就數日來議論最有關係者，補其未盡之意如左：

巴黎菲甲荷報著論，謂俄日新約，乃鎖閉滿洲之最後一著，蓋滿洲門戶開放之說，原係空談，從未實行，特有此著之後，更無開放之望，而俄日種種特權，更堅固耳，但就俄國而論，於其歐亞兩面，均有益，法與俄爲同盟，自宜贊成此舉也。此論乃海蒙赫古力君所著，當日俄戰時，此君曾在前敵，爲法報通信，素以洞悉遠東情形見稱於世，故其論說，大爲歐人注意。

北日耳曼新聞著論，謂俄日協約，就其公布之條文記之，實爲保障遠東和平起見，世界各國，在滿洲方面，僅以商務爲目的者，固於開放門戶之外，不能有異論，倘德國非因俄報及德報議論，首先明示此約結束後，俄將回復其歐陸之自由，於巴爾幹德奧之勢力，大有衝突，則德國當更爲冷靜云云。

英國下議院，於協約未公布之前，有數議員，要求外部大臣，將條文內容在議院宣布，外部大臣以秘密拒之，英人爲錦援借款事，頗責政府不能爲英國利益著想，故此對於協約，議院中亦頗事猜疑也。

按歐美列強，對於俄日新約，固分反對歡迎兩派，然反對之中，有強弱之差，歡迎之中，有輕重之別，皆各就其所處之地位，及其所遇之現勢，而用意不同焉。必先分析其反對歡迎之原因，始能審定其強弱輕重之比例，倘能因間乘隙，而用芬縱橫捭闔之術，則吾國外交，尙非真不可爲也，英法者，歡迎協約者也，此其相同

之原因，則英日同盟，法俄同盟，其感情上關係一也。英法協商，日法協商，英俄協商，其感情上關係二也。英法同仇於德，而俄爲法之同盟，俄與日本連合，則無東顧之憂，可以專力歐西，法之國勢大振，英之兵力亦張，利益上之關係三也。然其不同之點，則俄聯盟，感情無間，有同舟共濟之雅，無利害衝突之虞，英日聯盟，難免有齟齬，利害參半，此其相異一也，法國於遠東，利益不大，英國於遠東，利益甚大，此其相異二也。法國於滿洲，毫無經濟運動，英國於滿洲，雖不如長江之重要，然亦小有商務，此其相異三也。就此度之，則法英歡迎之程度，自以法重而英輕，美德奧者，反對協約者也，美以太平洋之海權，與日本競爭最烈，其他一面，則滿洲之商務，又較他國爲重要，故其反對目的，至爲單純，至爲親切，可謂爲意專在東者也。德奧聯盟，利害息息相通，有共同之原因，則巴爾幹問題是也。俄得回復其在歐之自由行動，將與奧德競爭，而英法方爲德之仇敵，俄力西嚮，重益英法之勢，而德奧皆受影響，此其關係在西方者也，德方謀在遠東擴張商務，滿洲一隅，德人早注重之，此其關係之在東者也，故其反對之目的，奧國可謂爲純然在西，德國可謂東方西方兼而有之者矣，吾國外交，可利用者，自以美國爲最要，其次則德，又其次則奧，英國者，可俾其中立者也，法國者，可置之不理者也。

倫敦電報新聞著論，極贊俄外部大臣依斯俄爾斯基，於世界平和事業，功勛至大，又謂此次俄日連合，實係中國對俄情意太薄，故俄棄中而即日，其過不在俄也，美國政府見此情勢，乃亟於哈爾濱美商納捐一事讓俄，意在融洽感情，然已無及矣。又謂該報記者，去歲曾密詢伊藤侯以俄日連合情形，伊藤答以俄日連合，決無疑意，數年前，俄外部大臣那母斯多福執政之時，伊藤已設法運動，彼時無效，因那母斯多福不願也。當時伊藤即謂此事不過暫時延擱，俄日終久必相友善，且不僅此也，俄日終久必結攻守同盟，今此新協約，實攻守同盟之先聲，而伊藤者實日本之偉人也云云。日前英外部大臣愛德華格海，大宴倫敦英日博覽會之官商，酒酣演說，論英日同盟，日益堅固，英國於日俄新協約，極爲滿足快愉云云。英美合資會社代表斯奏達氏，日內抵倫敦，據云在俄京偏謁各當道，極力運動錦愛借款一事，卒無效果，俄人均言，此線有戰爭計畫，不僅關於經濟，無論如何辯解，俄終不信云云。

柏林南鐵日報，論俄日協約，乃同盟之先聲，又謂美德必有同盟之事，又謂德美中意四國，須結一大同盟，以

與俄日英法四國之連合相對抗，庶可保全平均之勢云云。

巴黎言論自由日報，極論俄日協約，乃保遠東之平和，而肇歐陸以戰爭，又謂美德中三國必將連合，是實出於情勢所必然云云。法人於俄日新約締結之後，聲言將大投資於日本，將助日本改良算國債。即借輕息還重息之謂也。前此日本國債全仰給於倫敦，就中資本，實以美人占其大多數，嗣美日情感大壞，美人不願投資於日本，而法國又以與俄同盟之故，日俄相敵，則法萬不能借資日本，以傷俄之感情，此口人在法屢次運動，而終有隔膜者也。今此協約大定之後，俄日連合一致，則法人亦可自由投資於日本，不必有所顧忌，日本經濟，既可仰結巴黎，來源更富，亦不必慮美國之於財政上掣肘矣，論者謂是亦日本亟於與俄國連合之一原因云。

瑞士日報論中國外交失敗，在孤立而無援，前此俄日雙門於滿洲，中國早應就兩國中連合其一，則其外交必大活動，不似此時之四面受敵矣。其語極為精當，歐陸各報多傳述之，美國駐東京大使，日前電告美政府，謂日本政府已與俄以確實之保證，此次俄日新協約，並無秘密在內，日本政府實真心與美國親善，又無反對美國之意，幸勿為謠言所誤云云。於密約籤押之後，英國政府，亦通函美國政府，謂俄日協約結後，滿洲門戶開放政策，實無改變之虞，英國政府可出面為俄日之保證，請美國政府萬勿為浮言所搖惑云云。上星期五，紐約之太陽日報，載一電，至為奇異，謂美國於俄日新協約結後，深願與日本亦結一新協約，為遠東平和之保障，美國駐東京大使，方預備與日本政府開此談判云云。昨該報復載一電，謂美大使已與日本政府私相提議，彼此意見均相接觸，不久即將有正式之談判云云。

按此兩電，僅於太陽日報見之，其他各報，則未提及，確實與否固不敢定，惟美國普通輿論，均以俄日新協約為與美國利益反對起見，至為憤怒，而美國政治家之意見，則謂自俄日新協約成後，滿洲門戶開放與否，全視俄日兩國為轉移，惟俄日乃有此開放之權中國政府，已無力量，滿洲全土不復為中國所有。此種意見，亦足為日美連合之導線，至為可怕，況美日前此既有協約，亦與俄日相同，難免不見俄日此舉，發生他念，正不可不預為設防，倘美日再連合，則德奧亦無可望，吾國外交，愈成孤立矣。

美國各省日報，均極詆外部諾克斯失計，謂此協約之成，當以諾氏負其責任，華盛頓各報，則力為諾氏辯護，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三四

謂此協約之提議，實在去年十一月間，俄日早有合意，而諾氏之滿鐵中立案，乃在十二月間，固不得謂爲諾氏之計畫所促成也云云。

美國商務日報，力詆美外部大臣諾克斯之失計，即謂其前此提議滿洲鐵路中立問題，過於鹵莽，致令俄日結合美國完全失敗，此事當以彼負其責任，倘諾氏有敏妙之手腕，則此次俄日之約，美國必可加入其內，而分享其利益云。

紐約世界日報，則謂美日當於遠東，有一大戰，而東京各報，挑撥此種風潮，較美國一面尤甚，其注意之點有三，一美國海軍增加之速率，與商船比較，躍過數倍。二美國於巴拿馬運河工程，晝夜兼進。三美國於遠東經營海軍根據地，及戰時之設備，不遺餘力。凡此諸說，不爲無因，吾美深知在現勢上，絕大敵國，日本是也。在日本固知巴拿馬開通後，其海軍不足敵美，自有新協約後，吾美欲其姑待，其可得乎。

(三) 列國之態度 (參照某報之論歐美記者之論述兩篇)

(甲) 英國

倫敦泰晤士報得俄京通信，謂日俄協約一事，近因兩國政府認爲必要，其他列國之態度，及兩國間政治上經濟上之關係，有迫促其速訂之勢，因是兩國之意志，更益接近。該協約之成立，欲使自明治三十八年，兩國戰爭時所發生，而現在尚屬懸案中之十四件國際問題，從此著落，此外除日本拿捕裝載戰時禁制品之俄國病院船事件以外，並無何等之重要問題，俄國外相及日本駐俄大使，據聞已有催開正式會議之說，英國則因日俄均係同盟之國，深願紹介其間，疏通兩國之意志，而助該約之成立，適與日法締結協約時相似，至外間傳說此約並將日韓合併問題規定在內，則係不確，蓋日韓合併，英俄二國，均無何等關係也。

又八月八號泰晤士報著論，深病日俄協約之暗晦隱秘，並代表輿情，謂二國對於中國，究作若何佈置，必須明白聲言而後可，蓋以英國利益在滿洲消長而言，二國治理滿洲鐵路之方法，究竟若何組織，不第英政府應關其暗晦含糊之處，即全國人心亦深望其從實佈告也。即以錦瑤鐵路建造之計畫而言，該計畫曾經無數辨難，然二國對於是，亦曾無實而明爽不諱不浮之解釋，凡與承造錦瑤鐵路有關之人物，似皆有權利以要求日俄二國政府明白聲言，蓋

二政府對於錦環計畫，近時既明示其反對，則其反對之正確緣由，固宜明以告人也，即謂該計畫有損或似乎有損於二國之利益，二國亦不妨開誠布公，直說其損害所在。又有一般激烈之批評家，謂按照朴子牙條約第四款，中國確有權利，得以就己意所見爲最善之方法，以定該鐵路之若何造法，二政府對於此等批評，亦儘可明晰回覆，據泰晤士報記者之結語，謂日俄協約宗旨所在，乃欲協和各國，使泯猜嫌，苟二政府能將此等問語明白示覆，從速示覆，則其協約之主意，可以有實際之進行矣。

(乙) 美國

美國某外交家語曰，此次之日俄新約，其第一第二條，性質略同，無可評之點。惟第三條中，有云，苟遇有被迫現狀之性質之事件發生，則兩締盟國認爲須維持現狀者，得互相協定應有之措置，兩國可行臨時商議云云，頗可注意。其所謂有被迫現狀之性質者，即指美國之提議，如滿鐵中立問題及錦環鐵路布設問題等事，自不待言，質而言之，此第三條之規定，即不外於不許日俄以外之第三國容喙滿洲問題也。今試一想中立之提言，美國外交之失敗，莫此爲甚，當美國務卿提出滿鐵中立案時，公然知照列國，求列國之贊成，及見列國無應者，美竟一無所爲，而但收回其中立案，恬然不以爲念，此不但有傷國家之體面，且使日俄之結合，因而益加鞏固，至締結此次之新約，美國外交之拙劣，殆可知矣，云云。

脫立奔報曰，民主黨之報章，似與國務部之意見相異，國務部以俄日之約，絕不損壞洞開滿洲門戶之政策，且去遠東政事一切之誤會，係守世界之太平，而與美國無損者，自此俄日二國，不能在滿洲與美競爭，雖報章亦不信俄日之約，有關政事，此等之約，美國國務部大臣原有意撮合者，果爾，則俄日新約實爲美滿之結果也。

紐約報曰，俄日新約，疑有密約在內，今按其所登錄者，雖無傷於美德，但逼英美訂立關於滿洲洞開門戶之新約也。

他報又謂俄日新約之成，謂無秘密之謀，人亦不疑，設使該約無益於太平，將來亦不能偏執一而也。

他報又謂美國國務部大臣諾克斯君發起使滿洲鐵道中立一說，實與此約無關，據日本政府所稱，去歲十一月，已與俄國商議此約矣，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

三二六

據駐美紐約之日本總領事報告於日政府云，協約發表之日，紐約著名諸新聞紙，皆就日俄新協約，萬揮意見，如『海蘭得』新聞，且擬協約之外另有密約，並云，該協約不僅損害美德兩國，且關於滿洲之門戶開放，可令英美兩國，締結新協約云云，然此外各地新聞紙，則皆日本與俄國，另有密約，以爲此協約，無礙於極東之平和云。另有數新聞紙，尙以爲新協約成立之原因，與美國提議滿鐵中立一事無關云。

(丙) 德奧

德國博士維爾斯君，於日俄新協約締結時，曾登報論日本之政策，柏林人士甚爲注意，然爲他國報紙所駁，並以爲德國排斥日本之證，又又某報載一社論，爲素知遠東情形之某君所著，竟痛詆維爾斯君之論，全爲無稽之談云。字林報初七日路透電云，德國某報聲言，據可信之報告，俄日協約之締結，原動於英國外交家，而贊助其成立，其意欲建立四國（俄日英法）同盟以抗德國也。

德國報紙評駁日俄新協約，謂該約專爲反對美國，並於其他各國，亦有所不利，又某德報云，該協約不足以改易日俄仇讎之態度，又某報云，該協約係直接反對美國，因美國爲日本之敵手云。

奧國報紙，均謂日俄新協約，極關重要，並謂該約足以除去俄國於遠東外交上之束縛，且能使俄國於歐洲顯其活潑之手段。

(丁) 法國

法國各報紙，對於日俄新協約，均表同情，謂該協約足以鞏固日俄及其他各同盟國之交誼云。

(四) 在中國外人之言論

旅京外交團人云，此次日俄協約，與中美兩國邦交，甚有關係，蓋日俄兩國鑒於中美瀕來，異常親密，如退還賠款等事，皆以示惠於中國政府，誠恐中國與西洋交誼日密，於日俄有所不利，故日本提議日俄新協約，以鞏固兩國在滿蒙之勢力，而抵制美國在中國之勢力，云云。說者謂此事爲世界最可研究之大問題云。

北清西字新聞之評論云，滿洲現在之實際，已爲日俄兩國所分割，美國欲試干涉於滿洲者，卻令日俄執一致之行動，至成立此次之新協約，其由此協約所生重要之利益，即俄國得在歐洲自由擁護其地位，日本得於財政上，免

除一切不生產的膨脹之經費。但此協約，對於清國，尤可謂爲加一至大之打擊，彼不知世界經驗之紳士與學生等，口雖說主權主權，實則主權確已被人侵害之時，全無何等之能力，可以主張云。

(五) 一時之傳說

時報歐洲特電云，日俄協約中之密約，據此間所傳：(一)查檢中國財政；(二)日本承認俄之經營蒙古，俄亦承認日本之併吞朝鮮；(三)黃河以北爲日俄勢力範圍；(四)兩國任意經營東清或南滿鐵道之枝線；(五)不准別國建築與日俄兩國利害衝突之枝線，雖說有說無，即歐美人，亦其言不一，有人問日本使館中人，亦極稱正約之外，並無別約，然上下極爲恐慌。

時報歐洲通信云，日本伏見宮親王，因今年英日賽會，特派到倫敦舉行開會典禮，前日忽由英赴俄，於西曆六月六日抵聖彼得堡，俄皇及政府接待，至爲優異，俄報均歡迎之，英報亦大贊美，其有政治上之重要關係，決無疑義。日俄爲東三省事件，前此協商，僅就單簡問題，今則進而改爲全體之普通大協約，此協約有攻守同盟之傾向，據所密聞，此協約之範圍，尤不止於東三省，並包有北數省在內，其附屬問題，則日本合併高麗領土，及處分蒙古各事，昨閱俄國各報，均謂伏見宮親王與俄皇密談，至爲重要，日俄全體普通大協約之根據既定，簽字之期，即在目前，而東三省問題，不久亦當大解決云云。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二、三。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六，頁三九。

註三：李守孔：「新建陸軍之編練及其演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二期。

註四：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四六—九。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二，頁四九—六六。

二十九日(七月五日) 清廷調署吉林交涉使鄧邦述署吉林民政使，以吉林濱江道施肇基署吉林交涉使。(註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三十日

三二八

施肇基，字植之，浙江杭縣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生，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法科進士。歷充美、日、秘使署隨員、湖廣督署文案、留美監督、美員精琦會議中國銀價參議官、考察各國政治大臣頭等參贊官、京漢鐵路行車正監督、署郵傳部右參議、哈爾濱江關道等職。（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六，頁四十。

註二：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九一。

三十日（七月六日） 清廷不從署兩廣總督袁樹勛所奏懲治廣東械鬥辦法。

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於本月二日所奏懲治廣東械鬥辦法，民政部以其嚴苛，與立憲精神不符，奏准更正辦理。諭文曰：

「兩廣總督袁樹勛奏，廣東械鬥日熾，擬分別治標治本辦法，當場嚴懲鬥匪，嚴究主謀，迫繳槍械，不准稍有隱匿，此治標之法也。通飭各州縣，嗣後有控案不結，致成鬥案，或聞報不速查辦者，嚴行參辦，又嗣後互鬥及幫鬥鄉族，查明祖祠管產，除酌留祭饗之需外，餘悉提充該鄉小學堂工藝廠之用，此治本之法也。並擬於官紳之能解鬥勸息弭患無形者，酌加獎勵，下部知之。尋民政部奏，現在籌備立憲，正當開誠布公，與民更始，若如該督原奏辦法，非特與立憲主義，大不相同，抑且為從來行政所未有，應請飭下該督更正辦理，從之。」（註一）

袁氏同時又奏報辦理廣東三點會等會黨辦法，本日諭曰：

「又奏廣東會匪，以惠潮高廉各屬為最多，附省之順德、東莞，新會等縣亦復不少，已飭巡警道及地方文武各員，實力偵緝，並諭令自首免罪，以期解散脅從，報聞。」（註二）

袁樹勛原奏曰：

「奏為廣東械鬥日熾隱患方深擬分別治標治本辦法以遏亂萌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粵東民俗強悍，械鬥之風甲於天下，睚眦細故，動輒尋仇，招雇鬥匪，購置槍械，疊連禍結，殺掠相尋，甚至蔓延數十村，糾纏數十載，

擄掠生口，發掘墳墓，田園荒廢，家室流離，慘酷兇殘，殆無人理。其主謀者，多鄉族管理祖嘗之人，藉門開銷，從中漁利，幫門之匪，事不干己，肆行焚掠，惠州府屬並有紅黑旗匪徒，專以幫門爲事，門一開，聞風自至，往往木村已知悔禍，而幫門者未鑒所欲，竟至欲罷不能，地方文武官馳往彈壓，理喻則違抗不遵，勢禁則苦於兵力單薄，迨稟請派撥營隊，而門禍已不可收拾矣。已故大學士臣張之洞，前在兩廣總督任內，以械鬥定例尙輕，奏請照天津鍋匪辦理，奉旨交部議准，凡僱募匪徒，殺人放火，擄生劫財，兇暴昭著者，不分首從，一律就地正法，迄今二十餘年此風未能止息，推求其故，蓋因門案多以罰款賠償了事，並未深究主謀，嚴懲幫門，以致各鄉無所顧忌，近如番禺縣所屬之橫沙茅岡，及石牌洗村等鄉，同時互鬥，營縣前往彈壓，膽敢開槍向官兵轟擊，順德縣所屬之南浦霞村兩鄉械鬥，甚至傷斃弁勇，兇橫若此，非嚴行懲創，貽患何可勝言，況從前所謂鬥匪，尙不過曠畝盜賊，潛迹其中，近年情形，迥非昔比，三點會之外，又有小刀會劍仔會諸名目，醜類繁多，遇事麇集，並有革黨到處煽誘，聯絡一氣，其陰謀詭計，防不勝防，萬一借械鬥爲名，乘機蠢動，所關尤非淺鮮。臣與在省司道妥籌辦法，據廣東按察使趙瀆彥會同營務處司道詳稱，擬分別治標治本兩法，所謂治標者，當場嚴懲鬥匪，不論本村外村之人，凡持槍械在場鬥殺，即屬土匪，如官兵到村，仍敢廣聚不散，應由地方文武官察看情形，何造不遵彈壓，即准官兵向何造開槍，格殺者照律勿論，其止鬥之鄉，及備圖自衛，並非有心逞兇者，仍不准輕於開槍，以示區別。至主謀糾鬥之人，實爲罪魁，地方官查辦門案，必責令交兇，不知兩造對壘之時，火器連轟，本不能知何人致斃何人，是勒交祇屬具文，否亦不過賄買頂兇而已，應責成地方官，嗣後嚴究主謀，拿獲到案，無論能否交兇，審實即按例擬抵，使知償命之苦，罪有所歸，鄉族無主持之人，聞風自可斂戢，其槍械嚴行迫繳，不准稍有隱匿，如敢抗違，准該文武官督兵進村，按戶搜檢，除槍械外，不准擅動民間一草一木，違者以軍法從事，此治標之法也。所謂治本者，州縣爲親民之官，聽斷首宜勤慎，粵民雖悍，其械鬥多因尋常細故，或爭田水，或爭坟山，果能裁判公平，遇案速結，何致釀成鬥毆，間有橫蠻鄉族，並不稟官，恃強逞忿，然常聚謀未定之時，聞信即往解散，保全必多，應通飭各州縣，嗣後倘有因控案久懸不結，致成鬥毆，或聞報不速往查辦，任意延玩，一味敷衍搪塞者，即由司處查明，詳請嚴參，以儆玩泄。至門鄉祠產，前督臣張之洞原奏查封入官，蓋以一切鬥費，皆取之祖嘗，必使其無可開銷，

則此風不禁自絕。臣前於禁革花紅案內奏明，將查封祠產一律禁革，係就廣東緝匪之弊言之，與查封門產不同，擬嗣後互門及幫門鄉族，均查明祖祠營產，除酌留祭饗之需外，其餘悉數提出，爲舉辦該鄉小學堂及工藝廠之用，以其祖若宗所遺之產，還以教養其子孫，地方官倘有侵漁產價者，即行詳參，此治本之法也。抑臣更有請者，現值豫備立憲，民間講求自治，此等惡習，官與紳共負責任，賞與罰尤貴，並行擬請嗣後凡著名好門各州縣地方官，果能勤於聽斷或遇民間圖門，立即解散，弭患無形。三年無械鬥者，由司處詳請奏獎，紳士中公正明白平日善於化導遇門勸息卓著成績者，亦准本管州縣詳請獎勵，以昭激勸。臣爲嚴懲兇頑禁遏亂萌起見，是否有當，伏乞敕部覈明立案所有廣東械鬥日熾隱患方深擬分別治標治本兩法緣由據廣東按察使趙瀆彥會同營務處司道詳請具奏前來除咨部查照外謹具摺據實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又奏現辦會匪情形片再粵東會匪向止三點會係於洪逆亂平之後其遺黨暗用洪字偏旁互相勾結蹤跡甚爲詭秘近年此風日熾膽敢設立報名分派頭目到處糾邀不從者肆行逼脅開臺拜會夜聚曉散習以爲首坐臺者曰東主曰老母轉糾夥黨者曰保母曰保舅贊助謀畫者曰白扇供奔走者曰鐵棍曰草鞋其資格較深者曰金花曰雙金花名目不一大抵初則惑衆斂錢繼則糾黨搶劫財不足復擄人勒贖計一省之中勾結日廣幾於無處蔑有而以惠潮高廉各屬爲最多近來附省之順德東莞新會等縣亦蔓延徧地此外有小刀會劍仔會諸名目皆與三點會聯成一氣小刀會係各携一小刀以爲記號十餘年前惟惠潮等府有之劍仔會係以東洋小劍爲記於近數始行發見並有革黨從中勾串一經刦得巨資購買洋槍甚爲便捷是以粵中盜匪無不身藏利器徒黨日繁一呼騰集從前刦案夥黨不過一二十人近年刦劫逾數百緝捕之難已較他省迥別捕獲之後訊辦稍遲往往乘機糾黨越獄者若別省之盜不過刦財粵東之盜多屬會匪實有滋蔓難圖之憂現在省城外隄岸修築完竣商賈雲集會匪亦多潛迹其中本年春間乘機聚衆縱火擲石不止一次業經捕獲數人酌擬監禁以示懲儆惟會匪口多不及早肅除爲患實非淺鮮除飭廣東按察司營務處遵照法部奏准通行邊省盜匪凡係會匪馬賊攻撲城池抗拒官兵仍准就地正法章程審係實在會匪即行正法以杜後患外並飭巡警道及地方文武各員在隄岸一帶嚴密稽查實力偵緝並一面出示曉諭准已經入會並未從刦者自首註冊免罪以期解散脅從所有廣東會匪日衆現擬辦理情形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六，頁四十一—四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六月初三日，第九百六十七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三十日

三三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五月三十日

三三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六月

一日（七月七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陳東三省鐵路計劃。

本日，東三省總督錫良電奏，近來日俄邦交親密，俄對西北野心叵測，請及早將東之錦瑗鐵路，西之張恰鐵路，同時提前並舉。電曰：

「竊維外交政策瞬息千變，自錦瑗鐵路草約成立後，日俄兩國向欲分據東省者，又將改變其方針。雖俄國反對路事甚力。近據美資本家代表司戴德、包工公司法蘭芝先後函告，業已竭力經營。惟錦瑗路約如成，俄不得逞志於東方，必將肆力於西北。近來日俄邦交親密，日之合併朝鮮，俄之規畫蒙古，兩國已不啻互相默許。聞近日俄軍在我國西北邊界舉動，野心叵測，萬一俄人以全力脅制中國，要求借款代辦張恰鐵路，拒之不易，允之爲難，殊有進退維谷之勢。我若出其不意，密速將粵漢借款，先行撥爲張恰造路之用，趁此時機未竟以前，東之錦瑗，西之張恰同時並舉，迅雷不及掩耳，使彼無計可施。儻粵漢借款難以移撥，似宜另向美德借款，而以比國包工，則俄人之力必不能阻。此皆境內之事主權在我，儘可自由，及今不爲，必有後悔無及之日。近日處野置西藏，外人頗奇中國政策之敏捷，若能將錦瑗、張恰二路，同時提前定議，使列國不敢輕視中國，以後交涉可望漸有起色，成敗利鈍相去天壤，機不可失，錫良待罪邊徼，日抱杞憂，謹貢芻蕘，以備採擇，可否代奏，伏乞裁酌施行。錫良、謹叩。」（註一）

安徽宣城飢民聚衆搶米。

安徽甯國府宣城縣，近年迭遭水患，民不聊生。今年五月初六至初九日，大雨四日夜，平地水深數尺，去年已破之三十餘圩，均被沖決。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又復大雨八晝夜，山洪暴發，東西北三鄉大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五日

三三四

小數十垆，接續潰決，幸未決者，大垆四，小垆十餘而已，災民飢不得食，數日之中，四鄉搶劫之事，不下數十起。二十七日，距城二十五里之油榨鎮，有飢民聚衆搶劫。二十九日，北鄉新河莊（距城五十里）、東鄉沈村鎮（距城四十里），先後均有滋擾情事。三十日，雙橋鎮（距城八里許）有飢民千餘，到鎮滋擾，均經官彈壓遣散。本日午刻，忽有飢民千餘，乘划船至該鎮，（約二百餘隻）攆擁上岸，先到裕泰磨坊，搶去米二百數十石，繼又擁至查姓磨坊。撞門時，巡防營巡邏隊哨勇等向阻，並放空槍，災民等毫不畏懼，手持刀棍，將哨勇亂打，傷及哨弁沈錦文，暨勇丁多名，搶去洋槍三支，哨勇等乃開放實槍數響，斃一人，傷二人，獲二人，餘乃解散。（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五，頁一八。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第一，頁八九。

五日（七月十一日） 清廷派內城巡警總廳廳丞章宗祥往德國充萬國衛生博覽會監督，並考察各國警政。

德國撒克森聯邦，擬於明年舉行萬國衛生博覽會，以研究近數十年各國所發明之衛生新理及其功效爲宗旨，蒐集各種有關衛生之物品圖樣，陳列展覽，函請中國派員赴會。民政部奏請派內城巡警總廳廳丞章宗祥赴會監督，並考察各國警政，本日奉旨依議。（註一）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吳興人，生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初攻讀於南洋公學爲師範生。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由該校選派赴日留學，在東京帝國大學深造。三十一年，學成歸國後，在商部服務。民政部設立警察，分設內外城廳丞，專司警察市政，調章爲內城廳丞，適汪精衛、黃復生在北京銀淀橋行刺攝政王載灃未成被捕，由章親自鞠訊，見汪席地書寫供詞，下筆洋洋數千言，甚爲欽慕其才，且以革命黨非殺戮所能戢，乃暗中設法拯救，

並力請肅親王善耆轉請攝政王從寬處理，卒蒙獲許，特處以無期徒刑。（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八九—九〇。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九四。

孫先生文抵新加坡。

孫先生文於五月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離日本，本日抵新加坡，欲重新整頓團體，務使堅固有力，乃能有補於革命前途。（註一）

孫先生嗣於十三日，往庇能，月末，派胡漢民赴安南籌款。（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一四。

註二：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頁九四。

六日（七月十二日） 清廷申諭加意稽察宮禁守衛。

清廷以本月初三日，「有侍衛處筆帖式海祥，擅入蒼震門，該班官兵，毫無覺察，實屬異常玩忽。除將護參軍參領恆春、景運門司鑰長恩隆、直班大臣正紅旗護軍統領誠全交部議處外（註一），本日特申諭加意稽察宮禁守衛，諭曰：

「前因宮禁守衛，日漸疏懈，疊經嚴申誥誡，并諭令稽察守衛大臣詳定專章，切實整頓，該值班官兵，應如何恪守定章，始終罔懈。乃奉行未久，又復視為具文，竟至有人擅入內廷重地，殊屬不成事體。昨已有旨，將失察之官兵，分別懲處，嗣後著責成前鋒護軍各統領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該班官兵，懷遵疊次諭旨，及奏定章程，認真巡查，不准絲毫疏懈。自此次申諭後，儼再仍前玩忽，定即從重懲處，決不姑寬，並著稽察守衛王大臣加意稽察，遇有官兵曠誤情事，破除情面，隨時據實糾參，勿稍瞻徇，以昭嚴肅，欽此。」（註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六日

開封各界連日大會，反對郵傳部借款築修開徐及開濟鐵路。

河南省開封至濟南鐵路，前因郵傳部已擬歸部借款修築，豫省京城同鄉，再三爭執，羣結團體，呈詞懇部。五月，汴省商會，因此事又開會公舉代表赴京，專議開徐開濟路事。

近日汴紳自京來電言：「開徐一路已成定局，恐難挽回，現既爭到官民合辦，不假洋款，已屬達其目的。至開濟一路，疊經與部相商，現已大有爭回之望。」豫省各界得此消息，無不以招股爲急務。

(註二)

清外務部電出使德、美、英、法、比、荷大臣，密探各國對日俄協約意見。

本日，清外務部電出使德(梁誠)、美(張蔭棠)、英(李經方)、法(劉式訓)、比(楊樞)、荷(陸徵祥)等國大臣，密探各國對日俄協約之意見，電曰：

「本年西七月四號，俄日協約雖云：助鐵路、改良現狀，然其第三條所謂，如遇有侵礙現狀情事，則兩國應隨時商定正當辦法等語，包含甚廣，用意尤爲叵測，各國對此協約應各有見地，希於閒談時密探彼政府語氣及各大國駐使意見議論，隨時電知外務部。」(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六月初六日，第九百七十號。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六月初七日，第九百七十一號。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七期，頁二〇〇。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二四。

七日（七月十三日） 清出使俄國大臣薩蔭圖電外務部，日俄協約經營滿洲有進無退，請整頓內政，力圖自強。

本日，薩蔭圖電外務部云：

「俄日協約上月二十八日畫押，共三條。第一條、為便利交通及擴充商務起見，兩訂約國協力改良滿洲鐵路事宜，彼此務除爭競。第二款、兩訂約國保持在滿洲因中俄日三國歷次條約所成之局勢，將各條約鈔稿互換。第三條兩訂約國在滿洲局勢，如有被侵害之事，彼此浹洽設法抵制，其大要如此。俄京各報咸謂，該約為美國創議贖路所激成，他國議論，美德反對，英贊成，法不甚注意。按該約第一條改良鐵路事宜，所包極廣，兩國協力經營滿洲，有進無退，是其本意。第二條保持現在局勢，在彼聯結愈固，在我應付愈難。第三條雖為防禦他國而設，然我欲收回權利，不復能得他國助力。臣惓念時局日夜焦憂，竊思陪都陵寢所在，鐵路主權所關，中俄合同，以路成三十六年為贖路期，如能先期贖回，固善，否則屆期必當贖回，而有此次協約，恐贖路時非他國所能援助，事大款鉅，亟宜從早籌畫。至東三省內治，尤應切實整頓，以期抵禦外力，庶屆贖路之期，不至別生枝節，是否有當，伏乞聖裁，乞代奏。蔭、魚。」（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二五。

八日（七月十四日） 山東官兵砲轟萊陽人民，殺鄉民數百人。

山東萊陽鄉民於五月初曾因抗捐，發生暴動，後官民成立和約，知縣接受人民要求，始暫平息。至五月二十日，新任知縣奎某又將前任所許免雜捐免折扣各款一律取消，照舊科收各捐，又出示拘捕連莊會會長曲詩文，鄉人大憤，羣起阻抗，死傷數十人。二十八日，鄉民聚衆數萬，圍困縣城。

時登萊青膠道徐世光，方派員偕同旋居煙臺之萊陽人民修振邦等，回籍勸導。鄉人見修等至，痛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七、八日

陳訴，願聽調和，適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第五鎮第十協統領葉長盛，率兵抵境，道臺楊某、知縣奎某乘鄉民不備，密屬李總兵葉統領乘夜進兵。本日，遂在城外與鄉民大戰，施放大礮，轟斃四五百人，傷者千餘人。鄉民退踞白林莊，又被官兵攻破，曲詩文見勢不敵，率其黨逃去。嗣後，官兵又將附城村莊焚燬一空，餘衆遂散。（註一）

按山東巡撫孫寶琦於五月廿八日，萊陽鄉民聚衆圍困縣城時，曾請派兵彈壓，軍咨處陸軍部因會奏如左：

「奏爲會同奏開事：竊臣處臣部于五月二十八日，接准山東巡撫孫寶琦電稱：登州府屬萊陽、海陽兩縣，先後民變，時聚時散，搶掠頻聞。東省巡防各營不敷勻援，擬將陸軍第五鎮原駐濰縣之步隊，就近調援一營，并由省援馬隊二隊，炮隊一隊，酌配工程、輜重迅往擇要填扎，以資鎮懾。等因。并據該鎮統制張永成電請核飭前來。臣等伏查萊、海一帶地近膠州，既據稱有民變搶掠情形，自應迅派得力營隊前往彈壓，以冀克期底定。當經會商電復照准，并飭該鎮統制將所調營隊妥爲編配。派由第十協統領葉長盛充支隊司令官，即日開拔，暫歸山東巡撫節制調遣。二十九日，復准該撫電商，以萊陽匪勢甚熾，擬多調步隊一營，以厚兵力等因。并經會商即日復准飭鎮遵照。除地方一切情形應由該撫隨時奏報外，事關調援軍隊，謹會同繕折奏聞。伏乞皇上均鑒。謹奏。

宣統二年六月 日」（註二）

嗣後，陸軍部命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添調二營與魯撫孫寶琦商辦，張派第五鎮第十協統領葉長盛率兵前往。葉部與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等遂砲轟包圍萊陽人民，肆行屠殺，是爲萊陽慘案。其調兵鎮壓經過情形，據張永成報告陸軍部如左：

「署理近畿陸軍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爲呈報事：竊照職鎮派赴萊陽營隊，行抵姜山，該縣紳民求緩進兵，懇任勸解。葉統領官長盛、李鎮安堂等示限解散，并稟經東撫酌商預備添隊各情形，並於六月初七日電稟在案。旋奉鈞部會同軍咨處陽電內開：萊事未定，將來事機緊急，可由五鎮添調兩營，望與孫撫隨時商辦。等因。奉此。統制官

遵經擬派步十九標第一、第二兩營，并加馬隊兩隊、山炮四尊，一切配備齊全，由施統帶官從濱候調帶往。現時萊事尚未據報緊急，所有迭據葉統領官報告情形除呈報軍咨處外，理合照繕清折，具文呈報鈞部鑒核。爲此具呈，伏乞照驗施行，須至呈者，計呈清折一扣。

右呈

陸軍部

宣統二年六月初九日

清折

署理近畿陸軍第五鎮統制官張永成，謹將葉統領官長盛迭次報告情形，照繕清折，呈請鑒核。

計開：

一、六月初五日，據步十協葉統領官第一次報告：

統領官于六月初三日，甚隊行抵即墨縣。據該縣嚴令面稱：縣境東北金家口與青島、烟台僅隔一水，爲海口扼要。又正北龐家嵐，當萊境要冲之地，擬留兵隊駐紮。當電稟經撫電飭統領官酌辦。查金家口一處，現尙無匪，不過預爲防範情形，尙可稍緩。且恐分防各處，兵力單薄，實有不便。惟龐家嵐村系當萊境之要區，擬由步十九標第三營派一隊駐紮。該處距城七十里，馮丞即于此處設轉運局，藉可護局兼可作我前進隊之備分。初四日，飭該營潘管帶除援留一隊駐紮龐家嵐村外，餘均暫住即墨縣城候調。統領官甚帶步二十標第一營并馬炮隊進抵即墨邊境露山集。過此六十餘里，即是萊境之水溝頭。昨今迭據即墨嚴令探報：水溝頭匪徒甚多，來往人等盤查甚急。萊城四門緊閉，惟東門可容一人出入。等語。遙揣其情，諒是兵到爲民，兵去爲匪。統領官于是日晚間，率帶李管帶步隊一營并馬炮隊由露山集開拔，行抵萊境姜山駐紮。俟探有實情，再行稟報。六月初四日。

一、六月初八日上午，據步十協葉統領官第二次報告：

查姜山距萊城百里，過姜山十里即遍地皆匪。進城各路，阻隔不通。如有來往之人，盤查甚急，城門皆匪把持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八日

三四〇

盤查。昨致楊道台耀林之信，將蘆葦作成一簪，簪內藏信，插于髮辮，雇百姓送去。未知路中有無阻隔，尚無回信。擬即督隊前進，因大雨時行，路途泥濘，炮隊輻重，均尚未到。必至初六七日，方能齊集。適有紳民前來懇求暫緩進兵，愿任勸解，自未便不教而誅。遂會同李鎮台安堂多貼告示，剴切勸諭并當勸導曲士文諭單，限定三日內一律解散，屆期不散，即行進剿。此係初五日之事，進剿之期，尚在初八日。有此三日限期，卑協各隊均已齊集，後路亦即布置妥協。倘進剿時，匪衆兵單，再看如何情形，電稟添隊以○後路。擬請早爲籌畫步兩營，以備稟調。再曲上文雖是首匪，傳聞伊之力量不足號召四鄉，因有社長于姓爲之參畫，故從亂者日多一日。現在雖有百姓愿任勸解，然必有要求之事，斷難遂其所求。伊若執迷不悟，慙不畏法，勢必欽遵電旨趕即撲灰，并遵撫憲電飭相機進剿，如進剿時，除前稟明預備兩營外，并須預備炮隊四尊、馬隊兩隊，統祈先爲籌定，以便統領官屆時稟調。惟兵進菜境，所有吃食菜蔬并草料，百姓齊心不賣，且遍地禾稼，障礙甚多，最爲用兵所忌，似屬可慮。但必須籌劃盡善，期免疏虞，楊道台在城內不知我各隊情形，今又將進剿日期暨勸解各節，并請守城以待等語，寫于箋扇各竹股上，仍插舊扇面，密雇百姓送去，如其送到，則彼此可通消息矣。六月初五日。

一、六月初八日下午，據步十協葉統領官第三次報告：

查前在姜山有紳民懇緩進兵，愿任勸解，此項紳民，均係住在水溝頭附近。該處距姜山五十里，原先本有匪徒聚集，自統領官暨李鎮台商同飭令解散，初五日復據鄉民回稱：水溝頭衆已解散，請即進兵。李鎮台因先飭巡防中路馬隊前進，向晚至水溝頭西南沙河邊，竟有曲上文交憲李秀山甚餘匪開槍，該隊亦即開槍回擊，匪受傷一名，及我支隊趕到，而李匪已先奔退藏匿。初六日，統領官與李鎮台即督大隊進抵水溝頭。此由姜山至水溝頭一路衆已解散之情形也。現擬即由水溝頭進達萊陽，以解城困。目前所發傳飭曲士文諭單，曉以利害，該匪頗爲膽寒。俟到萊陽後，如何情形，再爲稟報。六月初六日。

宣統二年六月八日（註三）

清駐韓總領事馬廷亮電外務部，中韓交犯事已覆日統監，嗣後照約辦理。

本日，清駐韓總領事馬廷亮電外部云：

「五月初二日，准統監府機密函開：鴨綠江並圖們江沿岸地方，清韓人越境僑居，人口逐年增加，每有滋生事端。如韓人在中國境內犯罪，中國官廳由附近國境，將此等韓國人每次解送吉林、奉天或安東離遠地方，轉交駐各該地方日本領事，如在韓國，亦均由鴨綠江沿岸地方官憲將中國人送至駐元山或甑南浦，中國領事照此辦法，致多不便。現擬除重要案犯外，倘有平常事故，彼此通融辦理，擬定簡便切當之法，以適機宜。前將各節稟商外務省在案，但關此事於清韓兩國附近地方，在彼國境內有此國人民犯罪時，由犯罪地方所屬之官解交犯罪人，所屬國之領事認為不便之際，隨時與各該領事協議，可得將該犯人逕交犯人所屬國境內之就近該國官之處，擬由彼此協定，稟候兩國政府承認實行等語。總領事竊查近年口人經營韓國不遺餘力，韓警察權已委任日本，駸駸乎有囊括包掃之勢，不獨欲收駐韓各國治外法權，即鴨綠江圖們江沿岸，隸我版圖者亦復狡焉思逞，意在侵攘，故與日本交涉，防之不勝其防。此次統監府擬請彼此通融協議簡便切當之法，可得將該犯人逕交犯人所屬國境內之就近該國官之處，總領事悉心體察，不無有流弊之處。前於二月間，奉到鈞部諭開查設立之韓國總領事，暨元山、釜山、仁川、甑南浦等處領事，係參照中韓條約第五條辦理，必須切實奉行，以昭信守，裁判係領事之權，除案情重大，必須解歸本國交地方官按律懲治外，其餘尋常訴訟事件，可由該管領事就地斷結。如犯事地方向無領事駐紮，亦應酌量情形，由附近中國領事辦理，等因奉此。茲總領事恪遵憲示，已照覆統監府，聲明嗣後解交人犯，彼此均照條約辦理，第恐該府或稟外務，省行知駐京日使轉商鈞部照駐日欽使，屆時應請俯賜體察堅拒，俾免覬覦，除稟駐日欽使外，謹此肅稟。廷亮叩。」（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二—九三。

註二：「清陸軍部檔案」。

註三：同註二。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二五。

九日（七月十五日） 孫先生文自新加坡函布斯，說明今後行止。

本日，孫先生文函布斯，略云：

「六月底離日，兩天前抵此，在留日期間以及此行道經上海與香港，均曾將你稍候時機成熟再行起義的主張告知同志。現有同志一人已由艦長升任艦隊司令，若時機到來，確信他會與我們合作。事情進展如何？紐約之行結果如何？急切等待你的確訊。擬往馬尼拉，請代介紹那裏的朋友，並請貴友前任菲律賓將軍，為我介紹那裏的官員。康有為刻在新加坡。」（註一）

清出使英、法、日等國大臣電外務部稱，日俄協約，英法歡迎，美德奧反對。

本月八日，出使法國大臣劉式訓致電外務部，說明各國對日俄協約之態度。電曰：

「初六日電悉，查俄口新協約末段未用零七年七月協約之和平辦法字樣，似為隱杜美國干涉及預防我國意外情事起見，意甚叵測。英法為同盟國，自極贊成，惟俄東顧無憂，必致全力於巴爾幹，為德、奧、土所疑忌。至日本吞韓舉動，各國似甚淡漠，容再隨時室探電聞。訓，陽。」（註二）

本日，駐英大臣李經方、駐日代辦吳振麟，亦分別電外務部，英於日俄協約甚洽意，美、德、意、奧不表同情。電曰：

一、「申初六日虞電均悉，本日送國書往外部，私詢葛雷俄日協約意見，據稱：此約伊甚洽意，俄、日若再有戰爭，不利中國，亦不利各國，英但冀遠東太平，洞開門戶，商務利益一體均沾而已，至各大國駐使，均守外交官宗旨，兩可其詞。方、庚。」（註三）

二、「申協約事，東京外交團常有議論，自奉魚電，又詳密探訪英與日法與俄各同盟，自是一致。俄欲竭全力於巴爾幹，以與奧抗，不得不弛其力於亞東，今日本肯為俄之與國，是即不利於奧，故奧最不悅。德與奧盟，奧所

不悅者，不啻爲德所不悅，自多憤辭。該約第三條，直爲提議東三省鐵路事竣，暨建築錦瓊等事而發，美更難乎爲情。義爲德、奧同盟，雖未宣布異議，要亦不表同情。又聞第三條內含有密約，容探明，再陳。振麟叩。」（註四）

清廷派員往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新疆等省考試法官。

本日，清廷派張丕基等人往川滇貴甘新等省考試法官，諭云：

「法部奏本年法官考試，請派考試官一摺。四川著派張丕基、陳棣堂；雲南著派何奏旄、蕭之傑；貴州著派林榮、朱汝珍；甘肅新疆著派李擢英、蕭丙炎。又奏請派襄校官一片，著派顏紹澤、銘廉、靳錫蘭、培元、呂興周、何賓笙、萬之一、惲福鴻。又奏考官襄校官，酌給津貼一片，又奏派赴甘肅考官襄校各員，於該省考試畢，再行前赴新疆考試一片，均著依議欽此。」（註五）

法部原奏稱：

「憲政編查館奏定法官考試任用暫行章程內開，距京較遠交通未便省分，由法部將通習法律人員，開單奏請簡派，前往各省，會同提法使考試。本年三月，臣部具奏施行細則，指定派員往考省分，以四川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共爲一路，甘肅新疆共爲一路，由臣部遴選京官五品以上人員，出具考語，開單奏請簡派，每省以二員爲額，定以八月初旬舉行各等因，均先後奉旨允准在案。除廣西一省，業經奏明變通，提前辦理，於上月十三日請旨簡派該省按察使會同提學使考試外，其餘四川雲南貴州甘新等省，約計各路程途，應即派員前往，庶於奏定考期，不致有誤。臣等謹就臣部專門法律學有根底者，並據各衙門開送通習法律五品以上實缺人員內，慎加遴選，分別次第，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擬請明降諭旨，簡派每省二員，前往會同考試。」（註六）

清廷依法部奏，因有本日派員前往上述數省考試法官之諭旨。

註一：黃季陸：「國父的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頁三七。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二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日

三四四

註三：同註一，頁二七—二八。

註四：同註二，頁二八。

註五：「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六月初十日。

註六：「東方雜誌」，七卷七期，中國大事記。

十日（七月十六日）

清外務部電駐法大臣劉式訓稱，駐北京法國公使密告革命

黨由暹羅運械赴滇。

本日，清外務部電駐法大臣劉式訓曰：

「中豔電悉。法使密告，孫逸仙同黨十八名，帶有號衣鉛彈等件，欲由京東赴滇，現在暹羅孟波勒地方被拘。該黨原有百名之多，其首領已逃出暹境，前往香港。又稱華僑身稅係與他國人一律，此次電訴苛待被拘，恐有該黨從中煽動云云。所言未知確否，暹代使已否得覆，情形如何，再催詢電覆。外」（註一）

清廷發帑散賑黑龍江水災。

清廷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電奏，江省大水為災，秋收失望，本日特降旨發帑二萬兩散賑。諭云：

「周樹模電奏，江省本年入夏以來，陰雨過多，至五月下旬，連日大雨，各處江河暴漲，汎濫為災。愛琿坤河水發，屯居被淹，雨後寸餘，禾苗傷損。嫩江、龍江地畝，亦多淹漫，秋收失望。大齊廳屬塔子城地方，積雨生蟲，食禾殆盡，等語。江省連年歉收，茲復被水被蟲，田廬浸沒，蕩析堪虞。覽奏殊深憫惻加恩，著賞給帑銀二萬兩，由度支部發給，該撫派委委員前往災區，切實散放，毋任失所，用副朝廷軫念災黎之至意。餘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二七。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六月十一日，第九百七十五號。

十一日（七月十七日） 澳門葡兵連日攻剿過路環海盜。

在廣東澳門之葡萄牙官兵，連日攻剿過路環（本為中國地界）海盜，開砲擊斃居民無數，房舍亦多被燬。

過路環離澳門四英里，道光年間被葡人佔住，去年中、葡兩國會議澳門界務時，清吏欲將此地收回管理，而葡官不允，遂迄無成議。是地素為盜賊淵藪，以擄人勒贖為事，月前擄獲小童十數人，向其家索銀三萬五千元，以兩星期為限，遲則置之死地。數童家屬，惶遽無措，先稟知兩廣總督，求為設法，而清吏不能為力，乃轉往澳門，稟知葡官。葡官於初六日，遣步兵八十名，前往圍緝，被賊匪放槍擊退，賊匪進據過路環砲臺，守臺之葡兵逃去，槍斃二畫兵官一名，傷兵三名。午後葡官派兵輪復往，開放開花砲，將砲臺收回。次日，葡官復派馬交砲艦，載兵前往，彼此開砲轟擊，葡兵傷四名，斃一名。初八日，賊匪退守山洞深坑，致函葡兵艦，繳還搶去之槍枝，約彼此停戰，又經葡兵起山被擄之學生七人，及他處人八名。本日早，葡官復派馬交及八地利亞砲艦，駛往過路環，放砲向各村轟擊。步兵隨而進攻，佔奪數村及山頂，水師亦派隊登岸，會搜各山洞，午刻，葡官（俗稱總督）親臨前敵，至晚始回澳門。晚間復派水師一百五十名登岸，協同陸軍守禦，以防賊匪夜遁，適風雨大作，賊匪大半乘機遁去，計先後擒獲賊匪四十餘名，其後又搜獲四百數十名，然率非真匪，以被累之鄉人為多，惟被擄之小童，均已起出，又拔出男婦多名。

是役也，過路環居民，頗受蹂躪，初六初七兩日，葡兵施放大砲，人民死者無數，房屋被毀者亦不少，又擊沉漁船一艘，死者三十餘人。初十日，又轟斃荔枝灣居民數十人。十三日，又疑九澳鄉為賊之巢穴，遂將全鄉焚盡，鄉側之林木，亦付之一炬。（註一）

按：事後，兩廣總督袁樹勛，電告各省督撫，略言：澳門附近過路環地方，道光年間，葡人即築有砲臺，久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一日

三四六

粵省匪藪。上月，新寧縣被匪擄去學生十餘人，在該處關禁勒贖，現在澳界尚未勘定；既不能照會澳督往拿，承認爲彼之屬地，又未便派兵往緝，致啓交涉。正在籌辦之際，該事主稟由澳督派人往拿，被匪擊斃數人。本月初六以後，葡又派兵圍拿，亦被匪擊退，匪乘勢佔葡築之砲臺，葡兵又傷斃數人。嗣由葡派兵輪，用開花砲轟擊，將砲臺奪回，并趕出學生及他處被擄者十餘人，匪多傷斃。連日葡兵圍捕，不准行人船隻往來該處，我兵派往協捕，葡亦不願，惟現在界務正在磋商。此次葡兵剿匪，雖係事主所請，且在其所築砲臺之地，然界務究未勘定，事前竟不知照會處，亦殊未合。但圍捕原因，的係剿匪，且已起出被擄人口多名，恐外間謠傳不實，特先電聞。再我兵既不及協捕，然仍恐該匪竄入內地，並慮澳兵越界滋事，已連日會商水提，飭營遣派兵輪，駛往該處防堵，另派員至澳確查，以備交涉。袁總督又致外務部電云，據居澳紳民公稟，葡人侵佔界地，展拓無厭。此次藉端海盜，復侵過路環要隘，得寸進尺，欺我力弱，肆意無忌，是一日界務不清，即一日無一定之界線遵守。請照會葡使，派員速勘，劃定界線，以免彼此糾葛。

澳門勘界維持總會，亦於其時開會集議，茲將其議案節錄於下：（一）宣布香山各鄉連日稟報過路環情形，葡兵轟斃居民，不分良歹，至於要匪，十不獲一，似此實留後患，將來尤難安枕，請本會維持。（二）宣布旅港維持會楊君瑞階來函，大意言葡兵此次並非剿匪，實係剿民，不過借題發揮耳。據最近消息，洋兵轟毀村鄉，慘斃多命，均是無辜良民，至於賊匪，其兇狠者逃走殆盡，擒獲者不過一二餘黨，似此害未見除，而禍已深伏。此次固葡人之兇殘，亦由我國官吏放棄主權，一任外人慘害，漠不動心，粵人何辜，遭此塗毒，請將詳情研究，補救將來等語。衆以楊君來函，均皆切要，本會自難緘默，其中尚有條陳與界務關係者，一俟公同研究，詳稟大憲辦理，衆贊成。（註二）

附錄：澳門葡官攻剿海盜餘聞（註三）

澳門葡官攻擊過路環盜匪一役，粵人頗有違言，茲將兩廣總督袁樹勛致外部電，及旅港勘界維持會上袁總督書錄下，以見輿論之一斑。

袁總督致外務部電：葡人於前月十九日第二次派往路環剿匪之兵，現留住該島，約有百名，並未退出。此次剿

匪，雖由事主所請，然事前并未照知，事後華兵商往會剿，彼又固拒。澳門界務未定。路環難認爲葡屬地，按照中葡條約第二款內載，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現葡擅向路環用兵，似已有違條約，不合者一。華人居住西洋屬地，身命財產，照約應由葡官保護，況路環並未屬葡，該處居民，雖不乏與匪交接之人，而安分良民亦尚不少，此次葡人剿匪，不分良歹，悉將民居轟毀，華人生命財產，損失甚鉅，不合者二。葡人從前駐守路環之兵，祇十餘名，葡使既稱匪已肅清，則剿匪之兵，自應全退，乃續派葡兵，留駐該島，竟有百名之多，大背不得增減之約，不合者三。粵人與葡感情最惡，此次路環居民，被葡焦殺，民情更爲憤激，而葡人增兵駐守，顯爲強佔路環張本，與日後議界尤多窒礙，可否仰懇大部，酌將以上各節，照詰葡使，並令增駐路環之兵，速行退回澳門，以符條約。

旅港勘界維持會上袁總督咨：查路環本屬中國領土，自葡佔據，數十年來，恰值粵吏清理積匪，設立行營，而藏賊巢穴，遂難容於內地，是以著名劇盜，乘兩國界務膠轕未了，羣以此地爲遁逃淵藪，四出劫掠，打單行水，擄人勒贖，擄害鄰封，何可勝言。況匪徒在澳販運軍裝，久已傳播中外，釀成重案，歷有鐵證可稽，據西報所云，近十年來，澳門外洋槍入口，不下五十萬桿之數。忖其所消之路。大部接濟黨匪，盜賊所用槍枝，想由該處而來，即路環此次賊匪所用，皆新式快槍，無不謂澳門平口有接應之也。向來路環劇匪，佈散內地，今竄入新寧，擄及學童，釀成如此巨禍。茲又聞開平信德里，匪搶教堂，擄去教民二子，經澳門主教，請由葡領事照會制憲嚴緝在案。此等匪徒，誠恐與路環劇盜同出一轍，所擄教民之子，或者仍是藏匿於過路環，匪徒既以澳門等處爲出沒之區，我政府亦應請澳督幫同協緝，嗣後凡有捕盜事宜，又可照會澳門政府，協力兜拿，庶盜匪無從漏網。竊思此次劇盜擄人勒贖，竟至十數名口，實爲明日張膽，慙不畏法，而路環一掌之地，巡警捕兵，未能覺察，其捕務廢弛，通同作弊，已可概見。此次被擄學童，經親屬稟報後，我國派兵自行剿辦，洵屬名正言順，義不容辭，無如制憲以路環尚在勘界交涉之中，我國應守約章不得增減改變之要義，故許葡人暫有行政之權，聽其發兵剿辦。此制憲篤念邦交之至意，凡我人民，理宜共諒。詎料葡兵剿匪，水陸軍艦轟擊路環，如臨大敵，遂至良莠不分，玉石俱焚，殊堪憫惻，甚至逃難民船，被葡艦馬交轟沉，三十八人同歸於盡，葡兵不施援救，實屬不合文明法紀。考泰西交戰，無論敵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三日

三四八

受傷軍士，罔不一視同仁，設法拯救，即警兵傷匪，仍須加意調治，必俟全愈，始行歸案審辦，未聞任意轟擊。況葡人強佔路環，歷年收其賦稅，爲數不資，今一旦因捕匪小故，竟至生命財產，盡付灰燼之中，殊深浩歎。設使中葡兩國，易地而居，我國不知懲辦多少官員，賠償多少損失，方能了此重案也，當國家荏弱時代，徒喚奈何而已。現在澳門圍困路環，居民尙多避禍，死者不可復生，猶有未死良民，尤須設法補救，仰懇制憲一面照會澳督，飭令官兵，分別良莠，妥爲善後，一面派員登岸，撫恤難民，無使流離失所，并責成文武官兵，加意保護，勿作袖手旁觀，見死不救，至爲輿論所不容也。凡地方上有變，軍艦兵士，可以隨時登岸，以保國民，此爲公法通例，何況路環原爲我國之地哉，仰乞恩准施行，是爲至禱。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〇·九一。

註二：同上書，頁九一—九二。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一，頁六四—六六。

十三日（七月十九日） 孫先生文自新加坡赴庇能，重新整頓黨務。

本日，孫先生文自新加坡赴庇能（檳榔嶼）。旋遷往檳城四間店街，賃屋於得昌號。孫先生爲適應革命之需要，着手切實整頓當地黨務，重新議訂分會總章，並依照美洲及檀香山同盟會之例，改良盟書，其格式如下：

聯盟人〇〇省〇〇府〇〇縣〇〇名當天發誓，同心協力，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中華革命黨黨員〇〇押

主盟 介紹人

天運 年 月 日立

此項盟書之改良，「殊非捨重就輕，乃再加嚴密耳。其前之中間四語，今改爲三語，各包一主義，以完其說。其前之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今改爲中華革命黨黨員，以得名實相符，且可避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蓋各殖民地有例嚴禁私會，而法、英兩殖民地前年已公認革命黨爲政治之團體，法安南送黨人出境，而英殖民地收納之是也。若同盟會之名在各殖民地皆未註冊，彼官吏可視爲私會，非如革命黨之名有案可稽也。故盟書用之爲宜（美洲、檀島已一律用之矣）。至團體與團體之往還，兩者俱可並用，隨人擇之。」「又新訂分會總章，以後免收入會費，而多舉主盟人，以廣招徠。至地方會所之費，由會員均分擔任。」「其本部每年經費若干，由各地分會分任，向各會員捐助至足數爲度；其支部經費若干，則由所屬地之分會照前法捐助。」（註一）

孫先生文之母楊太夫人卒，享壽八十三歲。

楊太夫人以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六月十三日生，十八歲與孫達成（號道川）結婚。孫先生文因奔走革命，席不暇煖，未能常侍左右，而由孫德彰所奉養。晚年居香港九龍城東頭村二十四號。病逝時，孫先生方自星洲赴檳城，深以未得親視含殮爲憾。由同盟會會員羅延年經紀其喪。葬於西貢濠涌白花林，墓碑題「香邑孫門楊氏太君墓」。其地負山面海，形勢至佳。吳敬恒稱道楊太夫人，謂：

「在總理的父親這一代的家道，也是很艱苦的。但總理父親的爲人，卻非常誠實嚴正，待人很是慈祥和藹，在鄉里中是很受人敬愛的一位老人家。總理的母親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現在我們從許多有關的畫上，還可以看到這老太太的照相。大家看看總理的相貌，就很像他的母親，我們中國人常常說：一個凡是相貌像母親性情像父親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們可以想到，自然也有許多人這樣去說總理的。這種古人傳下來的說法，我們固然不必過於相信，不過在事實上，總理的確是這樣的。」（註二）

浙江餘姚縣鄉民暴動，搗毀學堂。

浙江紹興府屬餘姚縣，距城西鄉五十里吟山衛，於五月間，有相離七八里之倪家路，舉行神會，夜間行至吟山時，忽藉端滋事，向各店騷擾，並將某鞋店中熊姓搶去重毆，遍體鱗傷。該鎮紳民大憤，請縣官拘拏爲首之人嚴辦，並永禁迎神賽會。本日，縣差至鄉提人，該會中人鳴鑼聚衆，多至千餘人，毆辱縣差，並將神像昇至吟山城，擁至馬紳榮階家，將房屋器具搗毀一空，衣飾細軟，損失不貲。復到該鎮鳳山初等學堂，搗毀校舍，並毀及附設之簡易學塾，又新組織之毓慶女校，校具什物，搗毀淨盡。（十四日，知縣湯某至鄉，擬將滋事之首犯帶去懲辦，詎該犯等竟又鳴鑼聚衆，欲與湯知縣爲難，湯見聲勢洶洶，急將衣冠卸去，始得免。）（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二六—三一七。

註二：羅香林：「國父家世源流考」，頁三七—四〇，民國四十三年八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五。

十四日（七月二十日）

孫先生文由檳城致函吳敬恆，請密謀託人設法營救汪兆銘。

本年二月間，刺攝政王不成被捕之汪兆銘，被判永遠監禁，同志亟欲設法營救。孫先生本日亦致函吳敬恆，請其與歐洲同志密商營救之法，函曰：

「吾黨今日有一急要問題，必須設法解決者，爲謀救汪精衛之事。今外間已有擔任之人，惟苦不詳悉北京近情及精衛所囚之地，故先當調查確實，乃可行事，此必靠北京官場同志乃能爲之。此間同志已各就所識，請爲盡力，然猶恐耳目未週。今再請先生就歐洲同志密商。如各有所識可靠之人在北京者，皆望托之查探現在精衛被囚之法部衙門地方及看管之人。詳細情形如何並請他等代爲籌思，有何妥法，可以救出。如查得實在情形及想出妙法，望即

函示弟知，並香港展堂（胡漢民）君爲禱。」（註一）

廣東新安婦女聚衆抗釘門牌。

廣東新安婦女抗釘門牌之風潮，始於五月十五日（六月廿一日），至本日始平息，其經過情形大略如下：

五六月間，廣東廣州府屬新安縣，有鄉村婦女抗釘門牌之風潮，以婦女而與官紳抗爭，且起絕大風潮，亦各省鮮有之事也。新安縣調查戶口，共分五區，西鄉、固戍、上川等村，均屬第二區。有生員鄭文貴者，西鄉人也，與調查員鄭善鈞，挾有訟嫌，遂捏造謠言，謂該紳等係繳餉承充此事，偽造門牌之後，必抽收戶口人丁稅，煽動婦女，羣起抗阻。五月十五日早，固戍村即有婦女數百人，乘調查員姜宜集祠議辦時。擁入其家，辱罵喧鬧，其時西鄉甫編畫門牌至一百零三號，聞信恐致波及，遂即停止。十六早，鄭善鈞與調查長馮潤霖赴城，婦女忽鳴鑼聚衆，先後擁至各紳家滋擾，擲毀屋宇，並圖擾警局。十八日八點鐘，糾合西鄉、上川、固戍等村婦女千餘人，闖進縣署，勒令該縣出示，撤退調查員，始行解散。連日沿門斂錢，自一元至五毫不等，勢甚洶洶。六月初三晚，復起風潮，鳴鑼反抗，適聞尖岡山等處，有匪結拜會黨，又有父南之妻名安南婆者，由香港潛回鼓動各鄉，於初六日糾聚婦女一千數百餘人，在北帝廟及沙坑地方。聯盟抗官，豎立七星旗一面，焚香千餘枝，一老婦當衆演說，指揮婦女入廟取香而出，齊到沙坑拜旗，勒令每人繳銀二毛，存儲備用。營縣派撥差勇赴鄉，拏獲溫馮氏、鄭姜氏、鄭袁氏、吳范氏、溫黃氏五口，各說認糾衆聯盟抗釘門牌不諱，押候覆訊。不意諸婦女竟糾合西鄉、固戍、上川等村數千人，於十二日擁至縣城外，意欲闖入縣署，將溫黃氏等出脫，幸先已聞信，即將城門關閉，諸婦女環城喧嚷。至本日，聞已電省派營拿辦，始行逃散，而北路大鵬一區，已聞風而起，糾集男女，持械聚衆抗查，毀搶紳民房屋數間，事起一隅，影響及於全屬，現惟西鄉編畫門牌一百餘號，尚有數十家，並其餘各鄉，一律停辦。（註二）

清籌辦海軍大臣載洵奏准前往美日二國考察海軍。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四日

清籌辦海軍大臣載洵、海軍提督薩鎮冰等，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曾出洋考察海軍事宜，周歷英、法、德、義、奧、俄六國，時已歲末，即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回京，尙有美日二國未往，故奏請於本年七月補往，先赴美國，次赴日本。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臣等擬於本年七月前，赴美日二國考察海軍，並酌帶隨員，以供任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臣等奏赴歐美各國考察海軍事宜，業蒙 俞允，飭下外務部，知照英法德義奧俄美日八國駐京使臣，通告各該國政府。上年臣等出洋，係先赴歐洲，周歷英法德義奧俄六國，迨在俄國考察歲事，已屆歲闌，即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先行回京清理。現計臣等回京已逾數月，一切案牘清理完竣，美日二國既經通告在前，自應及早首途前往考察，庶不失信於外人。現在公同商酌，擬於本年七月放洋先赴美國，次赴日本，所有途中一切事務，亟須酌帶隨員，以資佐理。查上年所帶各員，其任調查海軍事宜者，係就臣處各司員中遴選奏派，其任晉接酬酢之事者，係就熟悉外交人員中奏明咨調。此次出洋，擬援案辦理，仍就臣處遴選相當人員，令其隨同考察，惟所選者宜新舊參半，不必盡是上年奏派之員，蓋藉此參錯調換，則臣處可多培植數員，使其經歷外洋，參觀一切，庶將來籌畫軍備，多收臂助之益。至外交人員一項，上年所調者，係通曉英法文字之員，本年前往美日酬酢之間，無需法語，自應調由嫻習英語日語人員，藉通情款而資肆應。惟臣等先赴美國，通曉日語者，不必同行，擬令其先行留京，俟臣等在美國考察完竣，前赴日本有期，乃電飭各該員由京赴日，以期節省經費。茲謹將臣等前赴美日擬帶各員，繕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分咨京外各該衙門，飭令遵照。所有本年七月臣等擬赴美日二國酌帶隨員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三）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一二二，中央黨史委員會版。

註二：「補記廣東新安縣婦女抗釘門牌事」，見「東方雜誌」，七卷八期，頁二二五—二六。

註三：「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九百九十一號。

十五日（七月二十一日） 清外務部照會日俄及各國駐北京公使，聲明按照日俄樸

資茅斯條約，及中日北京條約，應維持中國主權，及各國在華機會均等主義。

日俄協定於上月公布後，清外務部於本日分電出使各國大臣，聲明中國對此協定之態度。電曰：

「前准日俄兩使面交協約，本部現於本日照會該兩使，略言：此協約日俄既相約重視中日、中俄、日俄各約，則於一千九百五十年日俄和約所承認中國在東三省主權，顧全列國機會均等，並贊同中國設法振興東三省工商實業各節，及光緒三十一年中日議訂東三省條約開放東三省主義，均相符合，且更確定。中政府自應按日俄和約之宗旨，實行中日條約之主義，凡關於中國主權內之行動，各國之機會均等及開發東三省之工商實業等事，益當切實維持，期於大局均有裨益等語。除通照駐京各使並通電外，希告外部。外務部，十五日。」（註一）

清外務部致電駐和（荷）蘭公使陸徵祥，關於和頒新律勒限華僑入事，已照
駁駐京和使。

本日，外務部電出使和（荷）蘭大臣陸徵祥曰：

「初九日電悉，和頒新律事，本部今日按照公理及中國國籍律照駁和使，略謂各國通例，除人民自願入籍外，斷無以法制強迫入籍之事。華僑在和屬相安已久，和亦久已認為中國人民，乃今忽頒新律，勒限入籍，實違公理。中和友睦諒，和政府決不以此舉動施諸和好友邦，等語，希查照，外刪。」（註二）

河南長葛縣鄉民滋事，搗毀縣署。

河南長葛縣，近日忽傳有加徵地丁之謠言，鄉民擁至縣署探問。不逞之徒，意欲乘機劫物，乃率衆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七日

三五四

搗毀大堂，并及內宅。

嗣後，知縣電省告急，十七日，省兵至縣彈壓，衆即解散。（註三）

江蘇桃源縣鄉民滋事，毆傷知縣。

江蘇徐州府屬宿遷縣洋河鎮西南十五里，有地名三埠者，與桃源縣接壤，是處有堰一道，兩縣人民，屢因啓堰洩水，聚衆械鬪。今年伏汛較大，本月十四日，此埠村董、蔡姓與宿遷縣知縣汪寶增議欲啓堰，本日，汪知縣帶徐淮駐防馬隊二十名至該處，飭差役村丁開堰，桃源鄉民，長跪乞免。汪知縣不聽，並喝令拿人，旋越堰至桃源縣之董家村。其時該村壯丁，早伏於附近高粱地內，一聞拿人之令，立即羣起執械，將已拿之人奪回，復將汪知縣乘輿擊毀，衣物毀棄殆盡，左腿並面部，均被木棍搗傷。有一鄉婦，竟用刀向官砍去，幸小隊用槍捍擋住，未大受傷，鄉民并安設巨礮一尊，擬向宿遷轟擊，幸燃點三次，均未著火，後汪知縣經差役等極力救護，復經村董周、徐二人將鄉民喝阻，始得逃回。（註四）

註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四九。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五，頁三三—三四。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五—九六。

註四：同上書，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六。

十七日（七月二十三日）

英駐京代辦麻勒照會清外務部：英國決增兵駐那塘以保

護英人。

清外務部於本日接獲英駐京代辦麻勒照會，謂中國駐藏軍隊過多，英國決增兵駐那塘地方，如西藏

發生變亂，卽入藏保護英人。其照會略云：

「凡我印度各鄰邦卽廓爾喀、布坦、哲孟雄邊界之處，如欲駐紮華軍，其數未便過多，致令印度政府或各鄰邦一律對派等語，曾經照會在案……茲本國政府近因接有報告，恐在藏英國衛兵，遇有攻擊之慮，爲便於增加衛兵之兵力，現正派軍隊，駐於那塘地方，該英軍專爲保護駐藏英國官員起見，若非遇極危迫之際，該駐軍決不過界……又奉囑若達賴回藏以後，中國政府相待情形，或有他故，致生變亂，有關係英民生命財產危險之處，則本國現派那塘之軍，立卽入藏保護。」（註）

此照會意存恫嚇，且爲達賴聲張聲威。當時藏地僧衆，固然有想活動達賴返藏，惟川軍在藏，聲勢方盛，少數敗類雖懷異志，亦卒不敢逞。至於英人駐兵那塘，亦另有用心。因當時清廷經營川邊，成效卓著，聲威所及，遐爾從風。廓爾喀、布坦、哲孟雄諸國，久經清廷懷柔，一旦如前歸化，則英人歷年苦心，盡付東流，因此，不得不以重兵鎮之。此不過是英人曲突徙薪之謀而已，清外部未予答覆。

註：「宣統二年六月十七日接英使照會」，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清字第九九號，卷二，頁三九一四
○。呂秋文：「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九二。

十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孫先生文致函同志黃甲元，請籌資維持南洋中興報。

南洋革命黨報紙中興報，以經費困難，且管理不善，難以維持。孫先生至新加坡後，認爲中興報之整頓，乃南洋黨行動之急務。前曾在張永福山園，與網甲（Bangha）同志黃甲元論及此事，並屬意黃氏出面整頓，黃以事繁無暇分身兼顧爲辭。及孫先生由新加坡來檳榔嶼，有同志張偉吾來見，張係廣州將弁學堂畢業，曾參予本年正月廣州新軍之役，具文武才，勇於任事，力願擔任維持中興報之責，主持筆政，兼司理，惟經費一項尙難解決。孫先生因再致電黃甲元，請其籌款三千元，並自擇一人擔任財務管理，共圖整頓中興報。黃接信後，允爲資助，中興報因得維持於不墜。茲錄孫先生致黃甲元函如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十七日

「弟數日前以檳城同志電招，即日起程，是以無暇告別。初以到檳一二禮拜便可回星，乃今有他故，或要留檳三幾月也。今日吾黨在南洋之極急務，弟欲與足下詳商者，即設法維持中興報是也。日前在永福兄山園會略及此事，而足下云難以分身兼顧，弟又想不到妥當之人。蓋中興報之缺點，全在不得其人，今欲維持，若不物得可靠之人，雖加萬金資本，仍無濟於事。若有其人，雖三數千，便可挽回危局矣。玆有同志新軍隊官張偉吾兄，具文武才，勇於任事，力願擔任維持中興報之責，彼可主持筆政，兼攝司理，但不欲管理財政，云若有三千金，便可贖中興報於不敗之地，彼親見報館一切事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弟亦信彼能坐言起行也。今既得其人，祇欠三千之資本耳。足下關心大局，想必肯籌此三千，並自擇一人以管財政，而以報中用人行政一切事權授之張兄，則中興報從此必能發展鞏固也。其應如何整頓，種種詳細情形，張兄當能爲足下一一詳道之，望足下一盡力焉，幸甚。」（註一）

清廷以籌辦海軍事務大臣載洵充參預政務大臣。（註二）

載洵，姓愛新覺羅，滿洲正黃旗人，爲醇親王奕譞第六子，載灃之六弟。生於清光緒十一年。十三年，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五年，晉輔國公。翌年，晉鎮國公。二十八年六月，由慈禧命繼嘉慶第四子和碩端懷親王綿忻之子瑞敏郡王奕誌爲嗣，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時，授予郡王銜。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一二三，中央黨史委員會版。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七，頁十三—十四。

二十日（七月二十六日） 清外務部尚書梁敦彥開缺，清廷以鄒嘉來補授外務部尚

書兼會辦大臣，以右侍郎胡惟德爲左侍郎兼稅務處幫辦大臣，以右丞曹汝霖爲右

侍郎，記名丞參劉玉麟爲右丞。（註一）

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吳興人，舉人出身，畢業於北京同文館。早歲隨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赴俄，任駐俄使館

參贊。光緒十九年，調任清廷駐美、日、秘國三等參贊。二十八年六月，以補用道賞四品卿銜，奉命充任出使俄國大臣，至三十三年回國。三十四年，調充出使日本大臣，本年四月奉令返國，本日，出任外務部右侍郎。（註二）

曹汝霖，字潤田，江蘇上海。生於光緒二年。二十年，應童子試，後入高昌廟高等學堂攻讀，二十六年東渡赴日，入東京法學院深造。三十年畢業後，與范源廉同在日本開設「法政速成班」。翌年，由日歸國，奉派在商部商務司服務，並兼商律館編纂、進士館助教。三十三年，調外務部庶務司工作，旋擢為五品員外郎，陞外務部右丞。

（註三）

劉玉麟，廣東香山人，天津電報學堂及醫學堂修業，留學美國，曾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新加坡總領事、駐英公使館秘書、濠州總領事、直隸候補道等職。宣統元年，外務部侍郎（註四）

安徽亳州匪衆滋事。

皖北亳州馬牧集東十餘里，有匪黨嘯聚，約四百餘人，并有精利槍械，以趙廣淵、王金妮、張三貓子等為首，近日以秋禾作幕，易於藏身，明目張膽，率衆搶劫。

趙王諸匪，率其同黨南侵，本月十二日，在馬牧集南文集，該處有河南歸德鎮標防軍數棚，是夜該匪等圍攻防軍，搶去槍械數十枝，防軍不敢抵抗，匪衆在北沙土集（距亳州七十里）對碼子數日，（即該匪預約會聚處暗號）共約三百餘人，當即南下，該處居民稍富者，均紛紛遷避一空。

六月十九日晨，匪衆行至離亳州二十里之西魏營，在姜家莊（即姜桂題軍門住處）劫去騾馬數頭，代為拉車。過兩河口集北上，該處駐有防勇二十人，均不敢動手，該莊隨進城投報姜家，轉告亳州知州，調河北馬步隊，二百餘名往剿，由魏崗集追起至滅種店東北宋集相遇，兩面接仗，開槍轟擊，匪衆佔據某土凸險要，極為得勢。鏖戰移時，官兵敗走，步兵受傷三人，馬兵盧某受傷甚重，次日斃命。本日午刻，亳州知州率領護堂勇役，及打手數十人，掌號出城，又調南關巡防商勇十餘人，及河北馬步兵等，前往滅種店，堵截匪衆，至下午五句鐘即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三五八

亳州北四十里界溝集（河南歸德商邱地界），亦有匪黨百餘人盤踞，該集首事，往匪中探詢一切，匪衆答稱在此候人，如人聚齊，即他去，萬不在此搶劫，即此集十里內，亦不動手，暫爲借住，務請放心等語。各匪在集交易，甚爲公平，惟行人爲之斷絕。（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九百八十五號。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五〇三。

註三：同註二，頁二八六。

註四：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一七。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三，頁二一九—二二〇。

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七日） 清廷命江海關道維持上海市面。

本月十五、十六日，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錢莊連續倒閉，虧欠中外公私款項數百萬。市面大震，各國商人所設銀行，因不信任中國之錢莊，欲將所放之款全部收回，人心恟懼。（註一）兩江總督張人駿據實電奏，陳明辦法。本日，奉旨按照所籌各節，妥爲辦理，並飭上海道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慎防流弊，以維市面，而定人心。（註二）

按：上海市面其後卒由江海關道代各錢莊向各國銀行借銀三百五十萬兩，以資周轉，始略鎮靜。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七期，記載一，頁九六—九七。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七，頁十四。

二十二日（七月二十八日） 清外務部致電趙爾巽、趙爾豐、聯豫，告以英政府，

決增兵駐那塘事。

本日，清外務部分電川督趙爾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英政府請中國勸達賴回藏，川兵不必派往西藏邊界，希會商密覆。電曰：

「英使照稱：奉政府訓條，近因接有報告，英國駐藏護兵恐有被攻之虞，必須設法添助援兵，以便策應，現加派英軍駐於那塘（譯音）。該英軍專為保護駐藏英官，非過危迫時，決不過界所有華藏人民之事，毫不從中干預。華軍未到以前，藏甚安靖，此時極難情形，實因達賴逃走所致，然中政府舉動造次，及駐藏大臣有欠和平，使達賴如仍留藏，其心疑未必果保平安，有此各種原因，大局愈形迫切，若英國利權財產有所虧損，其責應歸中政府。據所聞情形，如中政府欲達賴按照所定自謂妥善條款回藏，則英政府無滋難端，惟達賴回藏後，中政府相待情形或有他故致生變亂，有關英民命產危險之處，則本國現駐那塘之軍，立則入藏保護等因。本部以來照語意不甚明晰，且似為達賴說項，又不解其添兵駐邊由意如何，當逐條面詢麻使。據稱添兵一節，因西藏南部人民以英不助達賴，頗有仇視英人之意，江孜等處英兵無多，恐遇變難事故，派兵為增厚護兵兵力。達賴之事，英國決不干預，前曾聲明，現英政府二次覆答達賴，仍告以不能相助，不但不助以兵力，即欲英向中國請求調處，亦斷不允，然不肯將其逐出，印境亦不欲坐視他人加害。回藏一節，近聞有西藏派去戴瑛數人，是聯大臣派往印度勸達賴回藏，想係中國政府意思，故英聲明如中國與達賴商妥辦法，彼願回藏，斷不阻撓。總之，英以藏南有亂，不能不派兵防備，如仍聽達賴逗遛在外，必滋事端，英難袖手，致英民命產受損，最好中國設法使達賴離開印度，亂機自息，英國亦甚願意。當告以既恐達賴在印生事，何不聽中國迎回內地安置，彼稱達賴未必肯回內地，即令回藏，若無特別妥善之法，亦恐不能自安各等語。查印藏邊界，英原欲彼此少派兵隊，此次添兵駐邊，自為達賴在印，恐其煽惑滋亂，致防邊境治安。所稱並不幫助干預等情，似尚可信，惟外情險時更變，萬一稍生事故，彼即有詞可藉，邊釁一啓，事尤棘手，有不可不預為防範者。聯大臣四月間，電稱達賴在大吉嶺，尚未誘回，尊處設法圖之云云，是否如該使言？有派戴瑛往印勸回情事未准電，及英既慮達賴在外易滋事端，則勸回未為非計，究竟回藏以後，作何處置，何以設法能令相安，不生別故，籌籌當已熟慮及之。新達賴已否訪有其人，能否早行選定，免生觀望，亦應詳酌電陳至川兵在藏，原為鎮撫藏境，不必輕行派往邊界，以防衝突，其商埠英署衛兵數本無多，並望分飭兵警，妥為彈壓，毋令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三六〇

番民與之生事，邊兵分駐各處，總望鎮靜不擾，期於相安，統希會商詳密電覆爲要。外務部。」（註一）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三五—三六。

二十四日（七月三十日）

清廷命直隸總督陳夔龍查明易州人民滋鬧事件，並酌量

懲辦。

直隸易州人民因調查戶口，於本月二十一日焚毀自治局及學堂。本日，諭命直隸總督陳夔龍查明有無莠民倡首，並酌量懲辦，諭曰：

「電寄陳夔龍：據電奏：查明易州紳民，因調查戶口，藉端滋鬧，當經即時解散，並就近派兵彈壓等語。現在該州圍境既得透雨，人心安謐如常，著即隨時妥爲防範，毋令再生事端。此次滋鬧，有無莠民倡首，並著查明酌量懲辦。」（註一）

清浙江巡撫增韞電民政部，臺州鹽商激起民變之始末。

浙江臺州仙居縣因鹽商橫暴，曾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激起民變，官兵大肆殘殺，鄉民被殺者三十四人。本月十七日，臺州旅蘇學界陳崇實等電軍機大臣及各部如左：

「軍機大臣暨各部憲鈞鑒：仙居鹽賈黃崇威刻剝激變，官兵擅殺男女老幼二十三人，燒民房五百餘間，梟二燒死老嫗一，請電浙撫徹究。并代奏。台州旅蘇學界陳崇實等公叩。」（註二）

本日，浙江巡撫增韞致民政部電文如左：

「民政部鈞鑒：洪。電悉。案查仙居縣屬埠頭王朱溪等處地方，于去臘二十七、八、九等日，有土匪將鹽商黃崇威所設鹽號搶毀，防哨聞風剿捕，該匪恃衆抗拒，被戕弁勇十餘名，并彈斃棧丁二人，匪黨聚衆至二千餘人。嗣經調集大軍，始克擊散，并毀其巢穴，奪獲令旗、火炮、前後膛槍、子藥、刀械多件，并有票布，其爲土匪，自可

無疑。並經增韞于二月間，附片奏明在案。惟兵燹之餘，玉石俱焚，無辜被累，亦自難免。此案事後并經迭次派員查明，其大旨在鹽號往日不免斂怨于民，土匪圖劫鹽釐，藉端肆搶。防勇有緝捕之責，被匪傷斃多名，哨弁并遭破腹，似此凶暴，安得不痛加剷洗。然覆巢之下，自無完卵，均爲一定之理。前并飭寧巡道親往查明被斃良民，設法撫恤。蓋懲匪恤民，兩持其平，增韞之宗旨，固如是矣。謹此電復，乞垂鑒焉。增韞。敬。」（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七，頁一五。

註二：清民政部檔案。

註三：同註二。

二十五日（七月三十一日） 清廷命各督撫慎選州牧。

山東萊陽縣之變，實緣於知縣及紳士之勒捐，卒釀成慘殺多命之禍。事漸上聞，言官亦極論其事，故清廷特命督撫慎選州牧。諭曰：

「各省舉行新政，就地籌款，如學堂巡警諸務，原以本地方之財用，辦本地方之公益，而地方自治，即以此爲根基。惟一省之中，州縣貧富不同，風氣亦異，全在地方官酌量情形，量力辦事，察吏司諸督撫。責成即在州縣，爲牧令者，必當勤於理事，通達民隱，凡涉地方行政，添籌捐款，應於事前剴切曉諭，集耆老子弟，告以此事之所以然，又善用士紳，莅之以嚴察，則疑謗之端自少，謠言無自而生，即間有恃強阻抗者，覈其情節，擇尤懲治一二人，公道既彰，斷無激動衆憤之理，蓋牧令得人，而地方滋亂者，未之有也。乃聞不肖州縣，平時上下隔絕，於行政籌款等事，不加體察，委之地方紳董，紳士之賢者，或潔身引避，不願與聞。或亦熱心公益，出力辦事，而憑藉官勢，不諒輿情，甚或藉端抑勒，挾私自肥，百姓以爲厲已則怨讟叢生，馴至布散謠言，釀成事變，究其原始，僅由一二人之辦理不善，而地方官實職其咎，試問任用此地方官者，督撫安所逃責耶。嗣後各省督撫，務當督同藩司，慎選牧令，爲地擇人，各道府於所轄州縣，見聞必確，凡州縣官辦事不合，即當據實稟報，儼含糊徇隱，則轄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三六二

有事，一併參處，如是則督撫慎選於先，責成該管道府，寄以耳目，又或密加察訪，證諸輿論，則於州縣官之賢否，亦十得其八九矣，豈待參劾於事後，以爲御責之地耶。今各督撫勞於行政，亟於籌款，而恆疏於察吏，不知吏治不修，則勞民傷財，亂端且從此起，新政何由而行，其各加意於茲，斯爲綏靖地方之至計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一）

清廷調新疆布政使吳引孫爲浙江布政使。（註二）

吳引孫，江蘇人，光緒壬午（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舉人，歷任浙江寧紹道、廣東、浙江按察使，湖南、新疆布政使。（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九百九十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錄」，頁三六。

二十六日（八月一日） 清廷諭命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撫，嚴治貪官污吏，並飭貴戚及內外大臣敦品勵行，整躬率屬。

本日，清廷諭曰：

「朝廷設官分職，所重惟廉，考諸往古，類皆訂有坐贓專律，貪人敗類，久爲法所不容，誠以憲國病民，莫此爲甚也。我朝仁厚開基，一切務從寬大，欽頒大清律，獨受贓一門，制刑特重。伏讀列朝聖訓，復於懲戒貪墨疊次加嚴，不少寬假，仰見執中定法，具有深意存乎其間，降及今日，人心愈幻，作弊愈工，寵賂官邪，比比皆是，或假新政爲名，肆行侵蝕，或以官缺爲市，巧試奸欺，或夤緣薦引，藉博高官，或營謀開復，代陳冤抑，似此廉隅之不飭，非上虧國帑，即下劫民財，儼非峻法相繩，後患何堪設想，亟宜申明典章，頒示中外。嗣後著責成各部院堂

官，各直省督撫，加意嚴查，遇有貪官污吏，及辦理新政，或承辦要工人員，查有吞款入己等弊，務即羅列款目，據實奏參，一面追贓，一面按律從重治罪。至奉旨查辦事件內外大臣於交查案件，有關贓款者，必須秉公徹究，以期水落石出，儼有瞻徇寬縱情事，一經發覺，立予嚴懲，並著言路諸臣隨時嚴密訪查，詳細糾參，請旨辦理，總之形端而後表正，大法乃能小廉。凡自貴戚以下及內外各大臣，尤須敦品勵行，整躬率屬，以祛病習而正人心，自此次申徵之後，無論內外大小臣工，有犯必懲，決不姑寬，其各懷遵毋違，用副朝廷激濁揚清，實事求是之至意，將此通諭知，欽此。」（註一）

清廷將山東萊陽、海陽二知縣革職。

本日，清廷依山東巡撫孫寶琦奏請，將萊陽、海陽二知縣革職，諭曰：

「萊陽縣知縣朱槐之，平日紳民互仇，不能秉公處置，以致結怨口深，本年聚衆二次，惟知敷衍說和，且於曲思（詩）文結黨陰謀，毫無覺察，形同蠹蝕。海陽縣知縣方奎，才本平庸，不孚民望，於徵收錢糧搭配制錢銅圓，不知剴切曉諭，致激民變，均著先行革職。」（註二）

清外務部駁覆駐京英使抗議鴉片課稅之事。

英國駐京公使於本月二十三日，照會外務部，略言：貴國內地禁絕栽種鴉片一事，邇年並未減少，又由波斯販運，而此次對於印度入口之煙，加以課稅，實與禁煙條例不符。本日，外務部駁覆英使，略言：

「中國內地禁絕栽種鴉片煙，已減至七成，而由印度販運之煙藥，未曾減少，是與邇年減少輸入之約，又不符。此次課稅，係對內地實業者課稅，而對吸煙者加束縛耳，非嚴課……。」（註三）

嗣後英公使復文，略云：貴國內地栽種鴉片一事，既已減至七成，有精確憑據，即求提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三六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九百九十一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英鴉片交涉之詳情」，見「東方雜誌」，七卷八期，中國時事彙錄。

二十七日（八月二日） 福建人民開拒土藥大會，禁鄰省鴉片入境。

福建省各界，前稟請閩督奏禁鄰省煙土入境，已奉旨允准，既有商人偷運煙土入閩，經閩關稅司全數扣留；度支部屢電閩督，促其開禁放行，因之人心不平，遂於本日，在南臺舉行拒土大會，到會簽名者六十餘人。茲將度支部與閩督間往返之電，及閩省紳民電文彙錄於下，以明此事之經過：

一、度支部致閩督電

「本年四月間，貴督奏請禁止各省土藥入境當經本部咨閩，遇有完稅之土，運銷閩境，應仍查照定章准其放行，嗣接土稅大臣來電。據土商稟，閩海關禁止土藥進口，復經本部片行稅務處轉稅司，遵章放行，各在案，現查各省完稅土商，尚多販運，如運入閩境銷售時，希飭各關卡，一律准其通行，以符定章。」

二、閩督覆度支部電

「電敬悉，貴部大咨，尚未奉到，惟近禁煙令下，閩省禁種禁吸，雷厲風行，禁種得委員四出，官紳合力共作，以此全閩淨絕，本處如同安馬巷各廳縣，民間煙利，各三四百萬，其餘多少不等，此次驟失大利，幸皆悚於禁令，鄰里惻然，究其心，不無希冀，嗣又督同紳辦之去毒總社，多方嚴查種吸各戶，均屬遵辦，閩省吸煙，以下等人占多數，一經新土淨絕，舊土價貴，無力吸煙，戒斷日衆，正在起色，若任鄰土入境，則吸戶難期禁絕，況本年尚須嚴加禁種，是本土淨絕而鄰土紛來，種戶或以失利利鄰爲問題，長官何辭以對，且閩俗悍獷，一存逞險之思，斯時情法俱窮，事幾不堪設想。本年奏請禁止鄰土入境，非不知有通行之章程，實出於萬不得已，事關禁煙要政，仍請大部查照閩省奏案，力爲主持，閩省幸甚，禁煙前途幸甚。度支部覆閩督電電悉，貴省辦理禁煙，雷厲風行，良

用欽佩，惟禁煙扼要辦法，首在嚴禁吸食，吸者無人，則種者販者，自不禁而絕，若禁吸尙無把握，徒從事於禁運，恐禁令難嚴。於事實上，終難則收效，致爲洋藥驅除，種戶藉口，又不待論，故本部對於各省禁煙，凡有主張禁種禁吸者，無不極力贊成，獨於禁運，則以爲必待禁吸收效之後，始可議及，是以近年陝甘黔豫魯湘等省，倡議禁運，均經先後分咨議駁，令專就禁吸禁種兩端，切實辦理，閩省目前禁種既可淨絕，禁吸亦日形起色，自應由貴督飭屬推行，必收煙害廓清之效，至禁運一層，仍希查照本部前次咨電辦理，以免紛擾。」

三、閩諮議局致度支部電

「讀鈞部覆閩督電，惶悚無狀，閩省禁吸有效，禁種早絕，且禁運已奏准有案，自與他省情形不同，今忽准土藥放行，則煙戶種戶，均有所藉口，前功盡廢，後患何堪。人心惶惑，諮議局代表輿論，理合上聞，伏懇大部上遵旨，下察輿情，仍准禁運，以維大局，福建幸甚。」

四、福州各社會上軍機處等電

「閩省戮力禁煙，禁吸已有成效。禁種已經淨絕，土藥進口，理在當杜，閩督奏禁，已蒙特准。茲屢奉度支部電飭放行，羣情震駭，輿論沸騰，既妨煙禁前途，又貽種戶藉口，旨准部駁，行政兩歧，民情激動，更非地方福利，事關大局，籲懇遵旨施行，不勝迫切之至。」

五、閩省紳士致度支部電

「讀致閩督真電，准鄰土一律通行，固屬維持稅務，惟閩省煙苗盡拔，必禁鄰土進口，方有以塞羣喙。頃聞部電，羣情洶洶，深恐煙禁敗於垂成，竊念歷年鄰土入閩，僅七八百擔，海關有冊可稽，且洋藥入閩，已經按年遞減，斷不至因禁鄰土，轉致洋藥暢銷，倘准放行，是鈞部保有限稅釐，其益小，閩省貽無窮煙禍，其害大。伏懇查照閩督奏案，仍准禁止。大局幸甚。」（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三，頁二三—二二五。

二十八日（八月三日） 英美德法駐京公使照會清外務部，催請批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所訂湖廣境內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本日，英美德法駐京公使，照會清外務部，催辦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其內容分別如下：

一、英法德各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查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英法德各銀行代表人等，與奉旨授權代中國政府行事之張中堂訂立合同借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該合同由兩造簽字，視同正式合同，祇須候降上諭批准施行，同時且達知該銀行等，即日具摺上奏約十日期內可奉上諭批准等因，正在恭候諭旨間，英法德各銀行等悉知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及前議，美國應有列入此項借款合同內之理由，故外務部請該銀行等設法，俾將美國公司列入，嗣由英法德各銀行等會同中國政府與美國公司代表人開議，旋訂續合同將美國公司列入借款之內議決各節，在事各造盡行滿意。查去年四月十九日訂立合同，迄今已一載有餘，本年正月初三日、三月十三日，本署大臣曾兩次照會貴親王提明貴國政府照訂合同，所應允者至今未准覆文，茲遵本國政府命令，照請貴親王請旨批准，以上所提議之合同盡押施行，以資振興中國商務而敦邦交，實本國政府之所深願。爲此請貴親王迅速照覆，俾得轉報本國政府，是所感荷，須至照會者。」

二、英法德各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粵漢鐵路湖北湖南一段，並川漢鐵路湖北一段借款一事，本日另文照請貴政府允准。德英法銀行所立之約在案，本署大臣相應提及一千九百零三年九月間，以川漢鐵路貴親王所許英美兩使臣之語，此後不獨專屬原許之二國，兼推及德法兩國，須至照會者。」

三、美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查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英法德各銀行代表人等與奉旨授權代中國政府行事之張中堂訂立合同，借

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該合同由兩造簽字，視同正式合同，祇須候降上諭批准施行，同時且達知該銀行等，即日具摺上奏，約十日內可奉上諭批准等因。正在恭候諭旨間，英法德各銀行等悉知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及前議，美國應有列入此項借款合同內之理由，故外務部請該銀行等設法俾將美國公司列入，嗣由英法德各銀行等會同中國政府與美國公司代表人開議，旋訂續合同，將美國公司列入借款之內，議決各節在事，各造盡行滿意。查去年四月十九日訂立合同，迄今已一載有餘，本年正月初七日，本使館曾函達貴親王，提明貴國政府照訂合同所應允者，至今未蒙見覆。茲遵本國政府命令照請貴親王請旨批准，以上所提議之合同畫押施行，以資振興中國商務而敦邦交，實本國政府之所深願。為此請貴親王迅速照覆，俾得轉報本國政府，是所感荷，須至照會者。」

四、美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粵漢鐵路湖北湖南一段，並川漢鐵路湖北一段借款一事，本日另文照請貴政府允准德英法銀行所立之約在案，本大臣相應提及一千九百零三年九月間，以川漢鐵路貴親王所許英美兩使臣之語，兼推及德法兩國須至照會者。」（註一）

清前廣東新軍協統張哲培供述廣東新軍起事的經過。

本年元月初一、初二兩日，廣州新軍與警察衝突，風潮擴大，粵督袁樹勛派兵馳往鎮壓。協統張哲培及一標標統劉雨沛復議取消初二、初三之假，改開運動會，藉免士兵外出滋事，不料兵士聞言，譁然鼓譟，劉雨沛受傷，張哲培潛逃，於是全標震動。正月初三日，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倪映典殉難。事後，清廷議張劉之罪。本日，張哲培在大理院供詞如左：

「具親供：前廣東新軍協統、選用知縣張哲培，年三十四歲，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父早故，無兄弟。肄業本省船政水師學堂，派赴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派充聯隊見習期滿，奉前閩浙督許調回本省，充營務處測繪委員。光緒二

十九年，蒙前粵督岑咨調來粵，歷充教練官、指揮官并陸軍速成學堂監督、顧問員、統帶等差。于宣統元年十月初五日，蒙粵督袁札委新軍協統。到差後，恪遵陸軍部新章，督率官長，訓練兵士，竭力整頓。計廣東步隊第一標、第二標、第三標一營并炮工輜重各營分紮處所，協司令部設在炮工輜營內，毗連一標，同在燕塘，二標及三標一營在北較場，兩處相距，約十餘里。哲培雖接統僅數十日之久，無不時日暗派誠實可靠之員嚴密查察。嗣經察出，各營兵士頗多形迹可疑。值每星期放假之日，結隊成羣，行踪詭秘。由是更加兢惕，不敢同日放假，因計人少較易防患。遂于每星期內，逐日挨營輪流放假，并加派官長，外托帶領游散爲詞，內實稽察各兵行藏奚若。哲培則于各兵盡出之後，親赴各兵房，密行檢查，習以爲常。十一月下旬，曾于一標第三營房門口，拾得天運年號同盟票紙一張。哲培未遽聲張，即重行密訪，復察得官長數人，雖無實據，狀似知情。細按其平日行爲，亦復不甚安分。立即稟明粵督，諭將該官長等撤換。嗣據所派暗查之員聲稱：查得二標兵士劉茂昌，身有票片。哲培復驗，證據確鑿，立將該兵劉茂昌送交督練公所核辦有案。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先是營縣捕獲匪犯李洪、廬子卿二名，訊供結會同盟，語涉新軍兵士。省會謠言四起，謂匪黨乘征兵之機，潛布軍界。訛言雖未可盡信，防範究不容稍疏。逃諭各統帶、管帶等嚴密防範，并須要結兵心。又值臘盡停操，因并飭各標營將全營子彈除酌留警備外，克期盡數滙繳城內軍械局存儲，共計繳送子彈十二萬餘顆。此舉實爲預防不測地也。不意三十晚，二標兵士吳英元托同營兵士華宸衷到城隍廟前秀文齋刻字舖代取名片，因爭價口角，警兵向前干涉，加以非禮。適有假出目兵王冠文等經過該處。眼見不服，幫同理論。警兵鳴哨集衆，舉棍亂毆。兵士皆屬空手，多被毆傷。警兵又將兵士數人拘入第一分局，巡官陳慶肅遽行鎖練。假出兵士聞信，悉抱不平，聚集警局前喧鬧，以上俱二標兵士。哲培在協司令部聞信，即電飭該標統帶王餘慶飛速前往解散，并領回受傷之兵，安送軍醫局醫治，爭鬧各息。復分飭各統帶管帶等于明早各兵放假後，分派下級官長，于各城沿路巡緝，俾免滋生事端。此三十日夜二標肇衅後辦理一切之實在情形也。初元旦，例須放假。當飭各標營統帶、管帶等特行團拜之禮，就官長暨兵士集合團拜時，藉演說爲誥誡，略謂兵警失和，是非自有公論。此後切勿再生事端，致損軍人名譽等語。哲培即在炮工輜營內親自演說，勸慰誥誡，反復詳明，各兵環聽，均無異詞。散隊後，少頃，聞報城內有賢坊巡警一局、大東門巡警五局，又有二標兵士與警兵鬥毆。

警兵開槍襲擊，互有毆傷。哲培聞警，即由協司令部飛馳進城彈壓，行至東明寺，遇二標王統帶報告：兵士有回標搶槍進城復仇之舉。哲培即先赴二標，竭力攔阻，幸搶去槍枝。在營各兵經哲培等剴切曉諭，尚屬平靜。即飭王統帶妥爲鎮撫未出兵士。哲培親自馳赴開事巡警局，與署巡警道高觀昌協力彈壓解散各兵後，即赴督轅稟報情形。時水提李准、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教練處總辦吳晉等已先在。哲培面奉督諭，與吳錫永、吳晉二人同往安撫。即同赴二標及三標一營，集合官兵長月兵，苦口規戒，痛陳利害。各兵士尚肯聽從，即將所搶槍枝，盡數繳出。哲培仍恐兵士陽奉陰違，暗派營員乘各兵集隊聽演之時，密將各營槍機卸下，并將年內所餘警備子彈，一併妥送城內督練公所，即趕回協司令部。行至協部門口，以一標與協毗連，意欲入標，如法照辦，繼思三十、初一兩天，兵警交哄，一標兵士均已聞知。倘哲培深夜入標，卸取槍機反啓兵士警疑，轉滋誤會，再四思維，不如傳集官長，飭令照辦，較爲無形。立進協部，密傳劉統帶及炮工輜各管帶到協，諭令拆卸槍機，并速將餘存警備子彈，呈繳城內，轉飭統帶及管帶等以已奉督憲面諭，明日暫勿放假，俾免出營滋事等語。各官長聞令，依遵而退。此初一日兵警交哄後辦理一切之實在情形也。初二早，飭令參謀官馮衡在協部鎮懾，帶同參軍官路霖重往二標勸諭軍士，正集隊詰問接馮參謀官及劉統帶電話報告：一標及炮、工、輜兵士，藉不放假爲詞，羣起鼓噪，糾搶槍械，毆打協部，炮、工、輜各營搶掠一空，聲勢汹汹，已成亂勢。等情前來。哲培恐二標兵士聞信惊散，未便遽動聲色，先遣參軍官路霖趕赴燕塘，協同馮參謀官、劉統帶及各營管帶等設法解散。未幾，又接馮參謀官電稱：該兵等業已挾槍出營，恐成滋蔓延。頃刻間，電機又被砍斷，通信無從。即飭二標官長，舉行各種游戲運動，收束兵心。哲培此時滿擬稟請督憲率領二、三標之兵前往查辦，繼思亂情未經目擊，何敢冒昧動衆，且事由二標而起，倘匪黨從中煽惑，通同一氣，勢更蔓延，只得飛馬趕赴燕塘。行至中途茶亭山腳之處，下馬登高眺望，果見東沙馬路外，亂兵數隊，蠕動前行。此路係進城總路，距東門不及十里。哲培見事勢已迫，在軍言軍，不難一死以塞責。顧念城中毫無準備，倘亂黨乘間撲城，一有疏虞，省垣何堪設想。籌慮及此，雖碎骨粉身，不是蔽辜。是以不得不急折入城，飛稟督憲，重在防守以保安全并請方略。即奉面諭，趕赴李水提行署，調援防兵出城鎮撫，并發給繳械免死之示四道。哲培祇領後，一面并將示出城張貼各標營總路之處，時城尚未閉，一面親赴李水提行署密陳督憲面諭，允即援兵出城鎮壓。是時

旗兵均已戒嚴，上城守護。哲培見城內已有防堵，心中稍安。雖防兵一時不能遽集，未得率同出城，因心懸城外，只得獨自先行，冀得外邊緊密消息，匹馬至大東門下，探知各城均閉，告語旗兵，不肯開放，時天色已暮，防兵尚未到，只得再回行署，懇請提憲速援防兵，開城同往。奉諭：城內防兵無多，只敷保守城池之用，外面調兵即至，一到便可起行等語。哲培遂在行署聽候指揮。此初二日哲培往返城內外籌劃守御之實在情形也。初二夜四鼓後，各路防兵，先後陸續齊到。初三黎明，請得督憲大令，會同防營統帶吳宗禹率隊開南城，出兵至牛王廟。是處地勢險要，哲培即商同吳宗禹，令各防營分占要隘。布置甫畢，偵騎飛報，革黨倪映典混入炮營，槍斃管帶齊汝漢，搶掠炮、工、輜各營，帶領叛兵擁入一標，開槍轟擊，隊官胡恩深中彈身死。叛兵分作兩枝，正枝由東沙馬路撲向東門而來，分枝由九廣鐵路側進。劉統帶已赴九廣鐵路攔阻等情前來。哲培當即會同吳統帶，飭令各營嚴陣以待，以防衝突。未幾，果見倪逆映典統率叛兵數千餘人，列陣由馬路蜂擁而來，距我軍約二百密達之遠，即整陣平槍，作欲擊狀。哲培以新軍訓練不易，至此猶不忍不救而誅，復令防營管帶童常標，放下槍械，空手向前，開城布公，婉勸其繳械歸誠，毋為戎首。詎該逆不但不就撫，且敢在陣前，亂發狂言，反勸防軍同叛，凶逆萬狀，難以形容。童管帶只得退回本陣。羣見叛兵隊裡，槍聲并作，子彈飛揚，防軍已傷數人，遂開機關槍還擊。該叛兵仍發槍猛擊，無少懼怯。哲培恐相持過久，死傷必多，計必殲厥渠魁，其脇從者，不難安撫，遽飛馬向前，槍斃倪逆，割下首級，宣示大眾。各叛兵見首逆伏誅，即向東亂竄。哲培即協同吳宗禹領隊直進，并不再加彈擊。比至協部，見各營多被拆毀，即會商吳宗禹將防兵分駐各營，以期保護。哲培當即進城，馳赴督署繳令，并稟報情形及請示善後辦法。旋同吳錫永、吳晉共赴水提行署，籌商一切應辦事宜。此初三日哲培與吳宗禹帶隊勸撫不得已與倪逆接仗之實在情形也。初四早，哲培率同各官長馳赴各營詳細察看，軍裝雜物狼藉不堪，當面查明具報，并由各鄉落收回營馬五百餘匹。因防兵駐紮協部，各營暫假東門外講武堂居住，以便招集散失各官兵。旋奉粵督札飭卸差，協同新任協統任福黎辦理善後，各節之事均可按日核計也。現經奏參，奉旨拿解大理院治罪。哲培治軍無狀，罪無可追，惟亂機隱伏，事變倉猝，革黨乘機希圖大舉。初一、初二兩日，哲培往返各標營苦口勸誡，設法羈絆兵心，奔馳督署提轅，稟報情形請兵鎮撫；奈各標相距遼遠，遂致顧此失彼，負罪綦重。至七營，潰亂已成。哲培當登山巔眺望叛軍時，

何難從容死敵。顧念城中無備，逆焰方張，安危之機，間不容髮，重在防守，不在冒昧應敵。迨城中防堵已成，大局無碍，哲培督隊招撫不成，不得已還槍接仗，尙幸亂黨首逆伏誅，子彈不繼，狡謀難逞，小丑蕩平，此皆朝廷無疆福祚，所以燎原之患，立即撲灰。今蒙憲憲訊問，理合據實供明，何敢希圖飾卸，以重愆尤。所具親供是實。須至親供者。」（註二）

陸軍部軍法司駁會審擬判張哲培等呈稿如左：

「今會審得廣東新軍滋事案內被告張哲培、劉雨沛所有對於本案犯罪之要點，分別開列如左：

（壹）被告張哲培對於本案犯罪之要點如左：

（一）平日提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有所部軍人反叛。案此。該被告于宣統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理院所呈遞之親供內，已供有治軍無狀，罪無可追等語。雖探求此次致叛原因，在與巡警尋仇及爲要求放假二者，然世未有以平日撫馭得法之兵，而能以小故激之使叛者。是該【被】告之平日撫馭無方，事既屬實，供亦相符。

（二）因聞所部軍人哄潰變【起】，倉皇無措，棄營托故走避。案此。該被告于初二日早，接到一標及協部報告新軍哄潰情形後，既未能率二、三標未潰之兵，親往鎮撫。其行抵茶亭後，遠望見有亂兵，并不前赴協司令本處，或帶一標設法收撫；或用兵力彈壓，又未向一標及炮、工、輜營各官下一命令，亦未知照二、三標應付，即馳入城內等情。並由該被告于本會審中供認不諱。雖據稱進城係欲向制台請示，但該被告身爲協統，標營潰變，協部被劫，則鎮撫是其專責，即欲進城報告，或打電話，或派弁前去可矣。其即親身馳入城內者，顯係棄營托故走避。

（三）奉令出撫，觀望不前。案此。該被告于初二日進城後，到下午四點多鐘，偕吳參議、李軍門見袁督，由袁督面交大令一支，并繳械免死牌二面，一面囑李軍門派兵接應。該被告先行，吳參議隨後出來說：制台教你先出城。李軍門接說：你先出去罷，我兵就來。該被告于行到東門時，因想防兵隨後要出來，我何不同他們一同去更好，故又折回水師行台過夜等情。業由該被告于本會審中供認不諱。是制台本意，原以撫事實之該被告，撫恐無效。又命李軍門派兵接應，并非命該被告帶兵同去。乃該被告一味畏葸，必欲等候防兵同出，失此可撫之時機。延至初三，遂成逆黨倪映典闖入炮營及步一標殺官脇變，并率死黨數十人，與巡防隊抗拒之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八日

三七二

(貳) 被告劉雨沛對於本案犯罪之要點如左。

(一) 平日提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有所部軍人反叛。案此。該被告于宣統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理院及九月三十日在陸軍部軍法司所呈遞之親供內，已供有治軍無狀，罪無可逃等語。雖據該被告尚提供有此次標兵哄潰之起因，係欲與巡警尋仇及爲要求放假二者，然世未有以平日撫馭得法之兵，而能以小故激之使變者。是該被告之平日撫馭無方，事既屬實，供亦相符。

(二) 初二日，第一次臨事倉皇無措，棄營走避。案此。被告于初二日上午十一鐘亂兵沖入標營時，并未下令衛兵開槍抵禦，僅令將營門關閉，業由該被告于本會審中供認不諱。又該被告于初二日亂兵沖入後，雖供稱曾向該亂兵等竭力用口勸導，惟不敢用武器鎮壓，恐因以激變。然查對證人前一標執事官劉祥漢供述書上載，當亂兵沖入標本處來，聲言欲殺標統，勢甚危急，因保該被告穿過二營，向後營門出走。是該被告于亂兵向標部沖來，登即離營走避無疑。更按諸該被告于宣統二年正月十一日，自己詳報督練公文內所載，當初二日早，一標兵丁哄亂時有一支尾追該被告，自背面槍刺帽髮，由西梯登樓，依衛兵掩護，即由東梯下樓，至一、二、三營門，均有亂兵把守開槍，不得入，至醫務室暫避後，由三營後方營門避脫等語，亦是情形恰合。并查該被告于初二日離營時，既未向在營各官長告明去向，亦未下有命令，致全標官長無所稟承。是其出走時之心慌意亂，歷歷如繪。此爲該被告于初二日第一次之臨事倉皇無措也。又該被告于初二日十鐘時離營後，直至晚上八九鐘，始到東關外，借電話報告公所後，即在東關外想等候明早防兵出城同行前去。旋又改念想先回到標去察看。迨回到標內時，已天明等情。業在本會審中承認不諱。茲姑假定該被告之離標在初二上午十二點鐘，其回標，則在初三早六鐘，而在此十八點鐘之長時間中，僅奔走于二十餘里地之區域內，雖據稱當攔勸亂兵，經勸悟者有二十三人，然查對證人前一標執事官劉祥漢供述書上所載，并未說有此事，顯係捏飾。又該被告于此十八點鐘之長時間內，并未派人向標營內各官告明，自己現在何地，以後當到何地，又未向該官長等下有命令，竟將自己所統之標營，棄置度外，尤屬不應。此爲該被告于初二日第一次之棄營走避也。

(三) 初三日，第二次臨事倉皇無措，棄營走避。案此。該被告初三上午回標，在營前諭勸兵丁繳械，兵丁們

已有允意。適炮營已革排長倪映典率亂黨沖入標部（時在初三上午十點鐘）聲言：炮營齊管帶業被打死，兵遂大亂。當該亂黨向標部沖入時，該被告僅令衛兵閉門，未令開槍抵禦，亦未下令將該逆拿住。標營兵士被脅，紛向大馬路及廣九鐵路行去，該被告亦原離營等情，業于本會審中供認不諱。雖據該被告尙供有于是日倪映典率領亂黨沖入標營之後，曾竭力用口攔勸，未即離營，後見倪映典已率衆出外，標營存兵無多，始想出營攔勸等語。然查對證人前一標執事官劉祥漢、一標前隊隊官羅宏鍵、前一標二營前隊一排排長羅晉卿供述書，均供有初三日倪映典率黨沖入標內後，即保該被告先在二營皮匠房暫匿，旋即由後營門出走等語。是該被告初三日之離標在倪映典率黨沖入標署之後，并非在該黨已退去標署之後，可以推定。且該被告于是日之出走，亦未將自己將往何地告明在營官長，又未向在營官長下對於此事宜若何辦理之命令，顯係見亂即避並無措置。此爲該被告于初三日第二次之臨時倉皇無措也。又該被告初三日由標署出走，到廣九鐵路與番【馬】縣令周汝敦、警察隊長郭以春、一標一營管帶胡兆瓊等遇見時，該被告身上外罩藍布大褂，并未帶有軍器，亦并未乘馬，業由該被告于本會審中，供認不諱，雖據該被告尙供有在廣九鐵路與番禺縣等同向亂兵勸阻之事，然是不過爲該被告走避出營之後，在廣九鐵路上偶與番禺縣等，在彼勸阻亂兵，適相會合耳。若該被告眞爲勸阻亂兵而來，何以外罩藍布大褂。其棄營走避情形，至是更諱無可諱。此爲該被告初三日第二次之棄營走避也。

查大清現行律不操練軍士條載：守御官提備不嚴，撫馭無方，致有所部軍人反叛者，該管官各迫奪誥冊，流三千里。又同條載：若因軍人反叛，棄城而逃者，絞監候。又失誤軍事條載：臨敵領兵官，已承上司調遣，而逗遛觀望，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絞監候。又奏定陸軍逃亡懲治章程第五條載：軍人于前敵攻守時，擅離職守所在者，以逃亡論，處死刑。各等語。此次該被告所犯情節，在法律上，既各有應得罪名，自應比照定擬，方爲允洽。蓋軍隊精神，重在禦侮。若該被告等均各臨敵畏葸，遇事無措，棄營走避。且張哲培于奉到袁督出撫之命令後，猶復觀望不前，以致失誤時機。劉雨沛於初二、初三兩次變起，均即離營他適。并于初三日，更有易服密行，暫避鋒刃情事。如是而猶謂逃罪尙未成立者，軍紀安在。如是而猶謂處罪尙可從輕者，國法又安在。用敢不揣冒昧，將此次會審擬判，不能同意之處，據實另具意見，伏候望憲訓示祇遵。」（註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三七四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五，頁四五—七。

註二：清陸軍部檔案。

註三：同註二。

二十九日（八月四日） 江蘇、浙江、安徽大雨成災。

蘇、浙、皖各地，連日來雷雨交作，山洪暴發，堤防潰決，冲毀廬舍，淹沒田產，溺死鄉民，時有所聞。其災情約略如左：

一、江蘇

鎮江於六月二十九夜，雷雨交作，繼以大風，南門外運河一帶，停泊大小民船不少，是夜山洪暴發，水勢下注，冲毀船隻無算，並有沉沒者五艘，漂失貨物，所值甚鉅。由鎮到丹陽之火車路，兩旁高山，倒塌甚夥，南門外大街，地勢較窄，大雨後，水深數尺，被淹之家，不可勝計。東馬頭有某竹行之竹排，為風雨擊斷纜索，直衝下流，撞壞沿江民船極多，並有某划船一艘，被撞沉沒，淹斃舟子一人，牌灣巷之土山，被雨勢冲倒。將某姓房屋打壞，壓斃幼孩一名，江邊荷花塘慶昌棧房後簷崩倒，壓斃一人，北門外居民草房，因雨倒塌者，不可勝數。當大雨時，河水亦暴漲三尺許，沿運河一帶，河岸倒卸極多，往來行船，因之不便，小閘口有重載瓜船數隻，因大水氾濫，均被浪擊沉，又大雨時，山洪暴發，鎮江西南鄉三四擺渡等處，均被水淹，汪洋一片，田中禾苗，亦被山水冲去，秋收絕望。

揚州甘泉縣境之淮子橋瓦窰舖左近一帶，自六月二十九日夜間大雨傾盆，蛟水陡發，平地水深二丈許，附近數十里，一片汪洋，盡成澤國，冲去房屋不少，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其餘牲畜亦冲沒無算。又聞揚州西山王家河朴樹灣各莊等處，均因是夜大雨滂沱，蛟水齊發，所過之處，盡成澤國，各莊田禾，全遭淹沒，聞某莊王姓一家五口，均葬水國，尤為可憫。

淮安山陽縣鳳谷村清溝里一帶，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時行，舊黃河以南淮東以北各鄉，縱橫百數十里之水，皆由密頭漁濱兩河奔騰下注，河身淺窄，每以宣洩不及，散漫潰決，鳳谷村爲兩水會合之處，清溝里居河之下流，故受害尤巨。今年五月十二日後，淫雨月餘，密頭漁濱兩河，相繼潰決，雖經極力堵禦，而不地已成澤國，二麥大半霉爛，六月二十九、七月初一兩日又復大雨水，水深一尺七八寸，無分高下，一片汪洋，牆倒屋塌，彌望皆是，災區約百餘里，貧民約數萬戶。

徐州各縣，自五月間大雨兼旬，登場之麥，腐爛大半，低田禾豆，淹沒殆盡，六月二十七日，復又大雨三晝夜，雖極高之田，亦被淹沒，徐州往年被災，其鄰境之山東、河南，皆屬豐稔，就購糧平糶，尙易爲力，本年則山東、河南及皖之北境，同受水患，糧價之貴，過於徐州，地方既渺蓋藏，民風復甚強悍，近來白晝搶劫之案，已層見疊出。

二、浙江

杭州府屬富陽縣，自三月以來，四次暴漲，損傷荳麥春花，衝壞居民廬舍田產，溺死鄉民，其苦已不堪言狀。六七月間，又大雨不絕，徽江、婺江之水，澎湃而來。春江波浪如山，地勢稍低處，皆成澤國，所有田禾，盡被淹沒。又該縣西南壺源地方，六月二十四、五、六等日大雨，山水暴發，霎時間，平地水深丈餘，廬舍民居，以及橋樑樓梁，均被沖壞，並淹斃男女數十餘口，秋收已屬無望。

杭、嘉兩屬，如海寧、桐鄉、石門、海鹽等州縣，因上流水勢過猛，兼以連日大雨，外河之水驟漲，田稻盡沒水底，七月初三以後，水勢尤大，田中禾稻，不免受久淹之害。

湖州府武康縣所屬之上柏鎮，德清縣所屬之八舍鎮，因六月天雨，連日不晴，居民皆就山地開墾爲田，一經久雨，山水暴發，田禾盡淹。七月初，又經雨水不止，甚至屋宇樓臺，均被水浸，深一丈餘，凡民家牲口，半爲水所淹斃。

又嘉興縣屬之王店鎮，平湖縣屬之新埭鎮，田稻亦均傷盡，農民顆粒無望，其尤貧者，售兒鬻女，藉此爲數口之活命，妻離子散，無日不有。最甚者，莫如戈溪，以及七十二濱，三四里之路，積至多日之大水不退，不特損盡

財產，竟至無家可歸。自七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雖經農家車水外出而一敗塗地，已莫可收拾，計此次浙西各縣鎮，遭此損失者，殆不下百萬左右云。

寧波南田地方，於六月二十三、四等日，颶風四起，大雨傾盆，沖坍大小各塘，平地水深數尺，喪失財物無數，男女露宿，哀聲遍野。

紹興府屬諸暨縣，於六月二十四日下午起，直至次日黎明，大雨傾盆，頃刻不息。二十五日午前，即江流奔騰，洪水氾濫，南鄉楊湖，堤決二、三十丈。（按楊湖自去年迄今已倒決三次）東鄉江東畝堤岸，共倒五處，約百數十丈，東南北三鄉湖田，一片汪洋，盡成澤國，即地勢最高之開化龍泉花亭各鄉，沿江隄壩，亦被沖坍無遺，田禾桑麻，均遭漂沒。畜體人屍，逐水漂流，廬墓橋梁，沖壞亦不計其數，各處田畝，均有沙石淤積。此次水災，須減收成十之三四。

嵊縣於六月二十三、四日，連日大雨，蛟水驟發。二十五日丑刻，幾沒城門，廬舍沖坍，人畜漂流，慘斃無數。南鄉地本低窪，大水暴發後，田地房屋，均被沖盡。就近村落，或積石如山，或成潭變港，撈獲屍身二百餘具。當水發時，某廟內正在演戲，觀者雲集，猝不及防，隨水而去者，不下數百人。該縣與上虞連境，上虞縣之百官鎮，適居嵊縣之下游，水勢就下，勢已與百官鎮之江塘平，塘身岌岌可危，幸而未曾決口，否則爲患更大。

新昌縣境，沿溪村落，盡成澤國，兩岸沙田，浮屍遍地，即南鄉素稱高亢之區，其橋梁田畝，亦皆漂蕩無存。西鄉之後溪村，溺斃五人，塔山腳村，溺斃十六人。又村松被狂風吹倒祠屋一所，壓斃八人，鐵壁掃箒村，被水滾去兩人，城中幾戶王某家，溺斃一子一夥，城外溪中，撈獲不全之孩屍兩具。

金華府東陽義烏一帶，於六月二十三、二十四等日，連夜大雨，蛟水齊發，沿溪之田禾，盡被淹沒，東陽南馬歌山二處大石橋，須費六七萬，或十餘萬，始能造成者，均被沖坍。義烏縣城，水與樓平，近谿有樓姓一村莊，竟成澤國，無復一椽一瓦之遺。聞此次山水暴發，在二十四夜二更時候，人不及防，致漂沒之人口，以數百計，即耕牛之被流去者，亦有盈百之數。

又聞金華水災之發源，始於東陽麻車埠，戶口六十餘，災後僅存一二。至義烏，其禍尤烈，二十五日早晨，波

湧如山，自西門穿入繡湖，屍骸器具，蕩漾水中，呼救聲，啼哭聲，更不絕於耳。孝順之附近，有結茅以居者，男女九人，僅留老婦，其類此者，不一而足。佛堂爲義邑大鎮，商貨所集，經此滌蕩，損傷甚鉅，上水鮎鮎等處，有宿於溪灘及看守蜜桃者，波濤一湧，盡成魚鱉。二十八日，有人舟過其地，見浮屍數具，犬噬其手，索索有聲。又於某處沙地，發現屍首八十餘，溪中之脹腫如牛者，更日有所見。又聞自東陽至金華溪邊一帶，農作之物，既悉無有，畝內之田，其稍低者，一經淹沒，亦十減四五，或竟去七八。此次所失，不下數十萬金。」

東陽縣於七月初三日。又先後大雨，山水暴注，勢猛且驟，沿溪鄉村，被水沖沒三四家，或七八家者，已指不勝屈。而其最慘者，駱店村三十餘家，全行沖沒，竟無一存。西蔣村二十六家，則僅存三家，雙湖村二十四家，則僅存一家。水發時正在半夜，人皆深入睡鄉，故遇災之時，竟連房屋牀鋪漂流而去，不知所之。翊日，死屍沿路橫擱，真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之慘。并聞東陽禾稻，收成早於他處，今年頗有豐收之望，此次水災後，遂已蕩然無存。

嚴州府屬建德縣，連日大雨，山水奔騰而下，四鄉已熟之稻，多被沖失，災情以東鄉爲最重，北鄉次之，坍塌橋梁廬舍甚多。

桐廬縣地處金華之下游，六月二十四夜，大雨如注，加以各處發蛟，水勢奔騰，次日江水突高數尺，與浦江交界處，所有堤壩房屋，多被沖坍，禾稻雜糧，悉遭漂沒。嗣後若白雲源人民，若嶺谿源人民，若翻岡之大小人民，紛紛至縣署報災。查大源山中一帶村落，曰華家塘、曰苦竹塢、曰潘西塢、曰毛村口、曰上店塘塢、曰肖嶺，均被水災，中以華家塘爲尤劇，潘西塢次之，水退之後，流屍塞途，就華家塘一村調查，男女之死於水者，已十六人，廬舍田園無幸全者。

總計浙省此次水災，紹屬新昌、諸暨、嵊縣，與蕭山等邑，近海沙地，被災者十之六七，雖傷及人命，幸爲數尙少，而田稻棉麻，已蕩然無存，桑地竹園，被害者亦復不少。甯波、鄞縣、慈谿等邑，低下之區，亦大半被淹。幸尙非甚劇，此浙東災區之大略也。至於浙西富陽、餘杭，亦有蛟水，山洪暴注，不及宣洩，低田水深逾丈，高田禾亦盡沒，富陽被害，其最烈之處，村莊均被蕩洗，死者纍纍。錢塘之上四鄉。地木臨江，初三日已盡被淹，數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三七八

頃垂熟之田，均被波臣收拾殆盡，顆粒無收矣。

三、安徽

甯國府屬南陵縣，於六月二十四日二更時，暴風大作，屋瓦皆飛，繼以傾盆大雨，次日又淋漓一日，至二十六日早，城廂閩傳東鄉碼頭對岸某處發蛟，平地水深丈餘，沿東河一帶，順流而下，所有五里圩土橋等處，補栽晚禾，重被淹沒。

池州府於六月二十五日，大雨傾盆，狂風拔屋，午後鍾英門外七里許王家渡地方，農民十餘家，比戶茅簷，正苦霖雨，陡發蛟水，高一丈有餘，人民牲畜，颺沒無存，僅一家七口，伏草堆上呼救，流至郡橋，始經人撈起，其餘鄰人，已盡逐波遠去。

青陽縣某日午後，風雲頓起，雷電交作，狂雨驟至，通宵達旦，遂致山洪暴發，蛟水乘之，衝壞圩田無算，低窪之區，盡成澤國。徽、甯往來要道，亦被淹沒，郊外水深三尺有餘，城內亦積水二尺，源流急湍，舟不能行，發水之處，激倒茅屋十數間，沿途橋梁，多被衝損，當未發蛟之先，鄉民皆已防備，故未淹斃人口，下鄉一帶田禾，悉被洪水壓沒泥中。

蕪湖縣散水圩，前次被水衝決後，經鄉民將缺口堵塞，後因涇縣一帶，又發蛟水，順流而下，水勢頓漲四尺，又將該圩衝決，田廬盡在水中，汪洋一片，河南陡門將軍壩，亦幾被衝破，幸農民鳴鑼聚集千餘人，竭力搶救，始得保全。

鳳陽府於六月二十七八九等日，急風驟雨三晝夜，田廬盡成澤國，漂沒薪糧衣物人口牲畜無算，宿州、露壁尤重，男號女哭，慘不忍言。宿州於六月二十六日，忽烈風暴雨，七晝夜不止，兼之上游山洪湖水，奔流下注，以致堤堰皆崩，城垣監牆官署民房，傾圮大半，鄉鎮漂沒，人畜溺死者，不計其數，被難之飢民，提老携幼，無所託庇，糧價飛騰，以故游匪成羣，一日搶劫永和集劉家瓦樓八十餘家，當傷三命，次日又搶范山口寨數十家，搶柏上集四十餘家。

穎州府屬亳州於六月二十六日起，烈風暴雨，徹夜通宵，直至七月初二日始止，城垣傾倒四十餘丈，雉堞崩塌

十餘丈，北門西門城樓，同時傾頽，外垣亦倒六十餘丈，城中屋宇傾圮者，不可數計。渦水漲二丈餘深，橋梁漂沒，船隻沉溺，兩岸數百家，盡付東流，田中秋禾，摧折已盡，城廂內外，壓斃二十餘人。至七月初三日，又被傾盆大雨，城廂房屋，傾塌益多，州境之宋塘河、趙王河、武家河、百尺河、油河，均多漫溢，河下營業小戶將千家，均傾家蕩產，樹廠木料，缸廠窯貨，被水沖去十之七八，水勢之大，爲數十年來所未見，糧價飛騰，且無處購買，斷炊十之四五。

渦陽於六月二十五日亥刻，大雨傾盆，五月夜絕未稍歇，四境汪洋，渦河高與岸平，北關沿岸，房屋漂流殆盡，城內外倒屋者，不可勝數，河中屍骸，隨波而下。

湖田已無粒米可收，高田之禾，又爲大風所偃仆，慘亦甚矣。

蒙城於六月二十六日大雨傾盆，狂風拔木，通宵達旦，直至七月初一初二始息，以致渦河外溢，一望彌望，溝渠莫辨，百餘村盡成澤國，人畜漂沒，房屋崩坍等，不計其數，城垣及官廳，亦半多倒塌。

泗州、盱眙縣地濱長淮，低窪之地，約居大半，今年七月既望，陰雨連綿，去年受災之區，又成澤國。其最苦者，爲濶溪等堡，去歲災後，元氣未復，忽又遭此奇災，民間啼哭之聲慘苦之狀，真令人不忍見聞。

五河縣於六月二十六日，突遭大雨，水漲甚劇，所有田地，概行淹沒。

此外皖南之合肥、巢縣、潁上、霍邱、宣城、繁昌、皖北之懷遠、壽州等州縣，災情亦甚重。（註）

註：「東方雜誌」，八卷八期，頁二三〇—二三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三八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七月

一日（八月五日）

清郵傳部奏報調查粵漢鐵路弊端。

清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勛，奏請查辦粵漢鐵路弊端，諭命郵傳部查奏。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奏派候補參議龍建章赴粵調查，本日郵傳部奏報調查情形。原奏曰：

「袁樹勛原摺內稱，總理梁誠，月薪二千兩，總工程師鄺孫謀，月薪一千二百兩，查賬吃緊，梁誠輒自晉京，原片內稱：梁誠電開黃沙地價，藉為掩飾。周麟述地價未清各節。查月薪多寡，由董事會決定，似難指為罪名。梁誠充當總理有年，於工款地畝無稽查，固屬疏於綜核，惟該員在美助贖全路，曾著微勞。光緒三十三年，臣部接准前護粵督電開：董事鄺甘泉、股東李十朋等稟稱，梁誠爭回贖路，功在人心，衆商悅服，乞令總理路事。經部奏准飭遵。該員自知黨派糾紛，辦事孔棘，於三十四年、宣統元年，迭求辭退，經前督辦大臣分電慰留，該員仍分電請選總理，旋電稱力疾赴京，咨由護督札派協理代辦總理事務，是去志久決，非因避查起意，且早經開去差使，應請無庸置議。周麟述係購地坐辦，絕不履勘，致停工待地，所購地畝，或以少報多，或價未清付，而司事陳卓廷侵吞地價，尤為謬妄，周麟述於離差後，乘總理去粵，補支薪水五千兩，亦屬濫支、均應追罰。又原摺內稱：粵路每里費銀五萬七千餘元，張伯塘修復旋傾，平石迄未定線，養路費任意支用，及鄺孫謀要結金炭、胡舜葵，利用洋工程司各節。粵路自丙午開辦起，至己酉第五段通車止，頭五段百四十五里，用銀六百零二萬五千二百餘元，每里攤四萬一千三百餘元，核與梁誠電稱每里二萬，暨鄺孫謀面稱每里二萬六千或二萬九千元，數不符，實因地方異價，及重修橋洞所致，而源潭琶江十七里內，張伯塘路基，因被水重築，逾月旋毀，該段係聯生公司承攬，原可責令賠修，乃鄺孫謀謂為收路在先，致難追詰。若韶州北抵平石百餘里，為達湘界之路，該員迄未往勘，致路費無從預籌，而養路費與工程司款項，同列一單，混雜不清，均屬措施失當，該員係專門學生出身，惟身任總工程師，預算未精，包

工多失，以致延工糜款，應即撤差議罰，以示懲儆。至胡舜琴測量地畝，按圖不符，洋工程司諸亞開山造橋工多謬誤，金菱遇有稟揭，動斥荒謬，俱屬非是。現諸亞、金菱均經離差，胡舜琴應即議罰。所有丈量事務，即飭購地委員兼辦，以節糜費。又原摺內稱：公司帳目紛紜，收支不定，毫元相混，存放無息，元水錯誤，存款漏記，及原片內稱：二期股銀虛收八十餘萬各節。查該公司各帳，銀錢歸收支所管理，工程歸支應處管理，餘歸公司帳房管理，出入既非一處，簿據更極參差，弊混易滋，良由於此。其戊申年結，舊存大元九十六萬有零，刊冊未註大元，情仍將銀水登帳，列作進款，尚非乾沒；其暫借簿內，丙午至己酉存放之款，計有五十萬餘員，確係不計息銀，而新泰厚元水，係收支所戊申十月支帳，查出後乃認為誤支，收支滙豐、萬國兩銀行口口之款，族誤為己口渣打銀行，連同息銀加借之款，復忘記補口；另有萬國銀行一款，亦由該行聲明錯誤，雖經前查帳員核對符合，究屬疏忽。至二期股銀一項，查粵路向章，無論何處收股，均交善堂核收給票，轉交公司入帳，故凡重收之款，不得不再行列支。前所支代滙分局交各善堂銀三十八萬六千兩，例應列支，尚非外誤。其所支佛滙港未滙到銀三十三萬二千兩一項，僅憑函報收帳，係因開收股款，故作虛數招來起見，亦無他弊。金菱、周麟、口述胡堂、郭道三等收股遲交，查無圖利確證，郭道三借用公司款項，認有利息，均無庸議。惟查收支所總管杜榮光，與港店廣萬祥虛存路款鉅萬，坐耗息項，存揭各款，宕誤滋謬，而且溢支單水元水幾及萬元，均應分別追罰。又原摺內稱：梁財、朱商賢中偽單領銀，周辛垣未能覺察，朱琴叔重支價銀，朱倍林虧去公款，衛章甫亦有虧空各節。查梁財即盧譽結，伊弟盧譽錦，由工程賬房朱商賢串造生利號單，冒領二千四百餘元，先後別分。雖朱商賢款，由伊叔繳還，應仍從重議罰，盧譽結、盧譽錦應照例議結。周辛垣等查無串弊情事，然黃兆之既管工程總賬，未能詳核月報，又工程正支應員尤輝廷，未能細審圖章，俾得肆意奸騙，周辛垣亦復賬目紊亂，均屬有負責任，應飭罰薪。而許才之總管貨倉，短欠極鉅，應罰令賠償。朱琴叔即朱崇德，曾充公司繙譯，其改譯洋廠名目為聖得勃，為閑倫，為閑色格，為山博，業經重支入己，舉發後，由該員及家屬先後繳還，應嚴行議罰。朱培林曾充頭段支應員，告退時截存銀萬餘兩，陸續繳清，當時是否逃去，自不可究。查支應部內，衛章甫、黃際唐、沈伯銘欠款，自千餘兩至二百元不等，鄺君寶雖無欠項，然曾有勒扣情事，應即撤差，而衛章甫且曾剋扣瓦筒巨價，勒索酬謝，此外如陳廣平侵吞馬價，李輝祥冒領

石價，梁麗文、黃詠道虧款私逃，均應罰追。又陳慶桂原摺內稱：議權應嚴限制，選票應定雙舉，大股東宜加保全，並粵路應專責勸業道辦理，及裁撤督辦分局各節。查會場人衆滋擾，誠如原奏所慮，本年臣部會商粵督，訂章以百股爲一權，千股以上遞減，不及一權者，准其聯合。並仿合國投兩之例，准股東填票封存，屆期監拆。四月間該路開選，照此辦法，安靜異常，其二股銀未交者，已聲明不許與選。惟議決權以千股或二千股爲額，須再酌定。票選之法，本極公允，一票一舉與一票雙舉，初無大異。但近人鮮顧公益。往往期前有租票串舉之弊，現在改革，無論總、協理、董事，經股東票舉後，抄取前列廿名送部，分別奏委，不以票數多寡爲定，所謂一舉雙舉，更屬無關得失。惟此章係暫因股東彼此攻擊而設，下屆仍須再爲酌奪。蓋粵路公司有四大股東會者，係千股以上之股東組織而成，有共濟會者，係萃合衆小股東組織而成，兩會之中，其出預路事者不過數人，而公司實爲共濟會所攻擊，其始未嘗非因維持起見，久之彼此積成意氣，輾轉實從此橫生。現在大股東張少棠、蕭禮堂、郭道三等，擬更組織一股東會，無分大小、俾免畛域，嗣後以大壓小，以小制大之說，自可無虞。至監督職權，極關重要，勸業道既兼管農工商及交通各項，責令專理粵路，自屬爲難，應特設監督一員，常川親到公司，並會同勸業道，隨時查察，方昭妥慎，其原設督辦駐粵分局，或酌予裁撤，或量改監督，事關全局，自應另案辦理。又原摺內稱：黃景棠初次得協理把持公司，經前督臣岑春煊責令辭退，又串改選票被選，與李煜芬等狼狽爲奸，未遂，告退後聯絡共濟會，希圖被選一節。查前協理黃景棠第二次被選，係上海股東代表譚吉堂所舉，其票原寫李煜芬名，改爲黃景棠，謂其私串，不爲無因，李煜芬、李戒欺是否串通黃景棠狼狽爲奸，查無確證，惟羅少翹與黃景棠，夥開報館，破壞路事，實屬狼狽有據，黃景棠既爲紳界不齒，應永遠不許復任粵路職務，以後如查有播弄情事，再由臣部嚴行糾參；李煜芬充當行車坐辦，信任總管陳竹泉，於工程濫發免票，迭經呈訴，應併議罰；此外如書記歐陽詩頌，串通報館，漏洩公事，播弄風潮，殊屬不合，羅少翹、歐陽詩頌，既素不安分，應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隨時察辦。以上議罰各員，朱商賢、朱崇德、杜榮先、許才之、周麟述、衛章甫、李耀祥等，侵虧勒扣，情罪較重，應由各部咨行該省地方官查取有無職官，先行革斥，立予罰追，以儆效尤。其餘除黃景棠應永遠不許復任路務外，所有胡舜琴、陳卓廷、黃少唐、沈伯銘、鄺君質、陳廣平、梁麗文、黃詠道、羅際翹、歐陽詩頌、陳竹泉、黃兆之、尤輝廷、周辛垣各員

名，或應罰薪，或應撤差，或應管束，均分別辦理，俾示薄懲。究之粵路要害，端在黨派之紛爭，黨見不消，無論總理何人，終不免因停工而生混淆，致釀員役從中舞弊之弊，欲救其失，惟有部中實行監督，並責令新任總協理於歸併處所裁減員薪各事，切實施行，庶款項工程，易昭核實，而粵路全局，亦日起有加。」（註一）

按：署粵督袁樹勛於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月奏查粵路弊端，內言：「該路接收已逾三年，總現已歷兩任，用款至七百四十餘萬，成路祇一百二十八里，尚有合興公司原築三十里在內，種種敗壞，不可枚舉。……」（註二）今郵傳部覆奏所言，對梁誠、鄧孫謀諸人，盡情洗刷，粵路之積弊難返，概可知矣。

郵傳部另於本月十六日札廣州粵漢鐵路公司云：

郵傳部為札飭事：「川粵漢籌辦處案呈本部具奏遵查粵路弊混一摺，於宣統二年七月初一日，奉旨依議。欽此。合行恭錄諭旨，粘抄原奏，札行該公司欽遵辦理，並先將原參各員開除，聽候辦理，一面裁汰糜費，核實支用，迅速遴選總工程師，尅日接替，以免曠誤，是為切要，此札。宣統二年七月十六日。」（註三）

註一：郵傳部編：「郵傳部奏議類編、續編」，頁一八九五—一九〇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二十四，頁二十三。

註三：星加坡「星洲晨報」中曆庚戌年八月初七日，西曆一九一〇年九月十號。

二日（八月六日） 福建詔安民亂。

福建詔安縣本日發生亂事，旗上大書「奉天命明朝軍」：並與清軍接仗。其經過情形大略如左：

福建詔安縣屬有山一座，名東瓜山，與粵之黃岡，嶺之饒平，三省交界。該山周圍數百里，形勢危險，向為盜賊出沒之巢穴。近日不知何來匪人，煽惑土匪數千人，嘯聚山內，七月初二日，省派新軍到此，三路會剿。該匪膽敢樹旗接戰，旗上大書奉天命明朝軍六字，而詔安楊管帶率常備軍二百名，見匪衆即逃逸。幸黃岡林都司帶勇一營，與匪大戰半日之久，當殺匪首一人，鎗斃六人，受傷之匪，不計其數，官兵亦互有損傷。該匪乃退縮入山內巢穴，官軍不敢上逼，無如之何，乃將山下匪人眼線數村，盡行焚燒，立電稟松督，諸兵會剿。（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三，頁二一八、二一九。

四 日（八月八日） 清廷與俄簽訂「中俄松花江行船章程」。

清外務部尙書會辦大臣鄒嘉來與俄國駐京署理公使世清，本日在北京外務部簽押「中俄松花江行船章程」，係依照現行各通商口岸章程而定。該約全文如左：

按照光緒七年中堡兩國所訂森彼得堡條約第十八條

大清國外務部與

大俄國駐京北京使署商訂下開各節：

第一節

本節略後附之稽查松花江往來船隻暨進出口貨物暫行試辦章程，茲經核准，該章程係繕成華俄英三國文字，由華俄專員簽押證明無錯，將來如有疑惑之處，應以英文為主。

註：凡章程內所載，華界或俄界百里，即五十俄里字句，係專指華俄兩國交界線而言，合併聲明。

第二節

第一節所言之章程於本節略簽押後，不得過三禮拜，由哈爾濱稅務司出示施行。

第三節

該章程於實行期內如有增改之處，應頒佈各項專章或新訂者，或推行於松花江者，將來中俄兩國商訂辦理。

第四節

華關在哈埠東清鐵路界內辦事，彼此聲明，將來若有相商關係主義事宜，不得援引。

第五節

凡東清鐵路所需建造修理經理料件，松花江各關，免納各項稅釐，護路軍所需物件，亦在此例。

第六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四日

凡由松花江各處，由船運至哈爾濱直運出洋糧食或裝載於袋者，或碎運者，無論到哈後，即由船過載火車，或暫存華關暨東清鐵路所管之棧房，將經過滿洲里或綏芬河分關，均免重完出口正稅。其詳細辦法，於本年內，由哈關稅務司與東清鐵路公司會訂。凡糧食由江直運出洋，不寄存棧房者，應完之關稅，亦可在滿洲里或綏芬河分關呈交，惟貨物到哈後，如寄存華關暨東清鐵路所管之棧房，或華關所管之棧房，所有關稅，應在哈埠上岸完納。

凡由松花江各處所有運來貨物，有直運提單由滿洲里或綏芬河出洋，無論過哈暫存與否，其按照滿綏關章所多完之出口稅，如數我還。惟查目前並無此項貨物，故所有詳細章程，自應一旦確查實情，苟有此項貨物，方由哈關稅務司與東清鐵路公司會訂。

第七節

光緒七年，森彼得堡條約後附之陸路通商章程第十四條，所載之各物，松花江各關，仿照滿綏兩關暫行辦法，不完關稅。

第八節

至本屋航期停行之日止，船鈔仍舊施行，然由江關頒發，按月短期鈔單以敷本屆行船之用，至江捐表則將由哈關稅務會同東清鐵路輪船股股長商訂。應定之總數，即按自宣統元年五月十四日，即俄曆一千九百零九年六月十八號，至宣統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即俄曆一千九百十年六月十七號，航期之間實收船鈔數日，酌量加增，其加增之數，不得逾原數四分之一。

第九節

凡糧食由松花江往來於本章程施行期內，即按照現行辦法，均暫免所定糧食就地往來輪運之押款保單。

第十節

所有松花江各關，由開辦之日起，至宣統二年四月初四日即俄曆一千九百十年四月二十九號止，華關已收及未收之各項稅鈔賬目，作為結清。惟自是日起，至該章程頒佈之日止。所有逾於新章所定數目，或與新章不符所收之數，准各貨主來關呈明，於交還江關原發收條之日起之日起，三個禮拜內，如數發回接收。請將發還逾數之呈詞，限於

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俄曆十二月十五號爲止。至投遞呈內所言之收條，須在明年六月初六日即俄曆六月十八號之前，至本年四月初四日即俄曆四月二十九號後，所有另款暫存華俄銀行。各項稅銀，均於新章後如數交與海關查收。

第十一節

俄國船隻呈遞船口單及貨單，如用俄文，江關亦允接收，惟該各單，均須遵照江關款式等項辦理。

以上節略訂於北京，計繕華俄文各二份，核對相符。

印

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鄒嘉來

宣統二年七月初四日（註一）

清廷命湖南舉辦清鄉。

湖廣總督瑞澂、湖南巡撫楊文鼎以湘省匪勢蔓延，奏請舉辦清鄉，本日奉旨命切實辦理。其奏摺內

容如左：

「奏爲湘省，匪勢蔓延，根株未淨，擬籌大舉清鄉之法，以弭隱患而戢亂萌，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文鼎昨將勦辦湘陰沅江匪徒情形，並擬大加搜捕分路清鄉，電請軍機處代奏，欽奉電傳 諭旨，著會同瑞澂妥籌辦法，奏明辦理，欽此。欽遵。伏念湖南自咸同間，軍興以來，將材輩出，湘軍蹤跡徧天下。近年各省改練徵兵，客勇漸次淘汰，撤遣回籍，游手失業者太多，而湖南亦遂爲會匪之淵藪。光緒三十二年冬，洪江會匪首姜守旦等，糾合瀏陽、醴陵、萍鄉各處匪黨，揭竿倡亂，攻撲城池。當時雖經鄂湘兩省軍隊合力勦平，而首逆潛逃，禍根未拔，何隙思逞，時有蠢動之虞。本年三月，省城亂民暴動後，餘波所及，甯鄉、益陽、湘潭、湘陰、沅江等屬匪徒，以官兵爲不足畏，相繼起事。前此猶僅有刀矛旗幟獵槍木礮等器，至沅江之匪，竟持有烏槍擡槍，列陣轟擊，明目張膽，猖獗異常。臣文鼎於到任後，嚴密布置，多派偵探，時刻防範，一聞警報，立即派兵勦捕解散，迭次辦理情形，均先後電奏有案。雖幸發覺尚早，氣勢未成，兵力所加，旋即冰消瓦解，而東拿西竄首要，未盡殲除，此仆彼興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四日

，翌黨互相呼應，其勾結皆由土棍地痞，其窩藏率在交界邊區，兵到則散而爲匪，兵去又聚而爲匪。軍隊聞警馳勦，疲於奔命，防不勝防，地方紳富團總，畏其報復，不敢舉發。伏莽徧地，良民幾不能安枕，此等匪徒，其始尚不過放票斂錢，肆行搶劫，近則公然謀叛，倡言作亂，搜獲偽檄，語極悖逆。若再不大加懲創一律肅清，誠恐煽誘日多，蔓延日廣，將來釀成心腹大患，更難收拾。且值年饑饉之餘，窮民生計日艱，裹脅最易。自來匪亂大率由災荒而起，防微杜漸，實不敢粉飾，因循苟安旦夕。湘省兵力單薄，借調之鄂軍，勢難久駐，不於此時相機防遏，一旦乘機猝發，滋蔓難圖，深可焦慮。因與臣瑞澂往復籌議，計惟有實力清鄉一策。臣瑞澂昔在江蘇藩司任內，剿辦梟匪，亦係先從清鄉入手，彼此商酌，意見相同。辦理之法，擬分別首從，如係積匪渠魁，則責成團族確查交案，就地嚴懲，不稍寬貸；如係被脅勉從，尙非積惡首要，則責成團族保管約束，予以自新，准免究治，但使奸宄無容留之所，庶閭閻得安靖之時。惟現在鄂湘軍隊防營，分路赴援，扼要屯紮，不免零星散漫，一經抽調，又慮防地空虛，因由臣瑞澂續派湖北常備軍前隊三十標二三兩營來湘一營，駐省城之南，控澧澗來路，一營駐省城之北，扼甯益要衝。其原調鄂軍及本省新軍之分紮各處者，則酌量歸併，收散爲整，以鄂軍一營駐澧澗交界之處，一營駐甯益之邊，另以湘軍一營駐紮寶慶府，一營駐紮常德府，爲南路之屏蔽。並於湘潭株洲分紮一營，沅江龍陽分紮兩隊，以壯聲援，而資策應，然後騰出中路各巡防隊，專作搜捕清鄉之用。大致以湘江爲界，分作東西兩路，瀏陽、醴陵、平江、湘陰、巴陵等處爲東路，甯鄉、益陽、湘潭、安化、沅江、龍陽等處，爲西路，各派明幹牧令數人爲清鄉委員而擇膽識兼優之道員各一人，爲清鄉總辦，假以事權，並派公正紳士會同辦理。所有駐紮各該路之常備軍、巡防隊、水師營、各管帶員弁，悉聽其節制調遣，仍各隨帶巡防兩隊，鎮攝地方，指揮搜捕。每到一縣，畫分區域，按鄉清釐，由近及遠，務使團清其團，族清其族，匪類無可匿迹，愚民不受株連，咸與維新，一勞永逸。其湖河港汊，則責成湘省飛輪選鋒水師兩營及岳州長江水師營，會同巡緝搜捕，俟以上各縣辦竣。此外各屬如有應行一併清查之處，容再體察情形，斟酌辦理。臣等區區之思，蓋謂過亂於初萌，小懲足資爲大戒，治亂用重典，除莠乃所以安良，茲將酌擬清鄉簡要章程，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此次舉辦清鄉，在事文武各員紳，果能擒渠弭亂，操縱得宜，任怨任勞，始終勤奮，應於事竣後，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江蘇清鄉之案，擇尤保獎，以資鼓勵。所有臣等

會籌分路清鄉辦法，是否有當，謹合詞專摺陳，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酌擬清鄉簡要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一、清查戶籍，凡境內居民，無論土著客籍，其人

有無職業，平日是否安分，本地團保族鄰，斷無不知之理，應由地方官會同清鄉委員，督飭本團紳董，挨戶編查造冊，將查戶丁口若干，作何營業，分晰註明。凡確係安分守法之良民，列爲正冊。其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打降包訟聚賭窩藏，凡作一切不正之行爲者，皆屬劣民，列爲附冊，以示區別而便稽查。一、整頓團防，湘省各屬，向有團防，素稱得力，惟日久玩生，不無廢弛。前因匪警，已通飭按照舊章切實舉辦雖爲地方善後之計，實即爲巡警之基礎。省城所派軍隊，斷不能遍處分布，亦不能永遠屯紮，各地方應即自謀保衛。查各州縣城內，均經開辦巡警，惟鄉鎮尚未一律實行。此次清鄉，整頓團防，即可籌備巡警，其事本屬相因，而清查戶口尤爲警章所最要。其法十家爲甲，甲舉一長，十甲爲段，段舉一正，而統之於團，除巡邏守望，一切均照向章辦理外，每甲之內，應互相稽查，不准容留匪類及作一切違犯法律之事。有則立時舉報失察容隱，十家連坐。甲內如出有謀逆作亂之人，而甲長段正團總並未報官查究者，一律坐罪。一、嚴治痞棍，凡本地之匪。必有本地痞棍包庇，而後敢於妄爲。外來之匪，必有本地勾引，而後可以寄頓故欲清匪蹤，必先嚴懲痞棍。凡境內著名痞棍，平日擾害良善，確有劣跡可指，爲鄉里共知而畏禍不敢舉發者，此次准本地團紳戶族密報清鄉委員，查詢確實，即照兇惡棍徒例盡法懲辦，不稍寬貸。一、責交匪首，凡從倡亂首逆，及此次聚衆起事黨魁，已經名捕之犯，雖雖未發覺而潛謀不軌，確有憑證，與夫左道惑人教演神拳等類，均爲王法所必誅，應責成各該地方團鄰戶族拘執，送官就地懲辦。設先已遠颺，亦責令偵探蹤跡所在，引導官兵前往圍捕。其實在不知下落，無從指交者，由團鄰戶族出具，不敢容留，甘結聲明，有日潛回，立時網送。倘或扶同隱匿，一經發覺，即將具結之人，從重治罪。其有當時包抗不服搜查，實係知情同謀之犯，由清鄉委員酌量情形，相機圍捕兜拿，不得稍涉寬縱。一、解散脅從，凡無知愚民或誤受誘惑或強被劫持，並非甘心從逆者，雖曾領有廳布輪送資財，均准其自行悔悟。將廳布海底偽札邪符等物，繳官銷燬，即予自新，准由團鄰戶族出具連環保結，領回管束。如再有犯，出結人當立時稟官，加等懲治，否則保人，當受連坐之罪。一、嚴定賞罰，此次辦理清鄉，爲弭亂銷萌至計，在事文武員紳，果能切實認真，不避勞怨，懲治痞匪，充當公平，足使奸宄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六日

三九〇

肅清，治安共保，自應 奏請優予獎勵。其或敷衍含糊，苟圖見好，或偏激操切，別釀事端，亦必 奏請嚴予處分。至團總爲一團表率，即地方自治基礎，得其人則百事就理，團境又安非其人，則百弊叢生，團民怨忿。現辦清鄉善後，尤在慎選團紳，如原有團總，著名貪劣，素性乖張，圖利徇私，養奸縱匪，查有實據，或衆論不容，應由清鄉委員會同地方官立即撤換執法究懲。其任事實心，團務整肅，確有實效可徵者，或褒以匾額，或獎以功牌，由地方官隨時考核，稟明酌辦。（註二）

註一：「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宣統條約，頁六六—六七。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七月初七日，第一千號，頁九—十二。

六日（八月十日） 新疆兵民變亂，大肆焚掠。

新疆省城迪化因馬隊第一營管帶田熙年與士兵結怨，本月四日將此士兵正法，致激成兵變，纏回又乘機鼓動，本日兵民變亂，大肆焚劫，並圍困各衙署。其變亂原委大略如左：

新省自上年民變後，氣燄囂張，不可嚮適，動輒聚衆鼓噪，與陸軍通同一氣，官吏除忍受外無他法。日前馬隊第一營管帶田熙年。（直隸人），因建築營房等事，與兵丁結怨，隊官等聚衆上控，後以所控不實，將隊官革退。時有陝西某兵，懷刃入刺田管帶，被捉獲送縣，不知如何，竟將此兵釋放。七月初四日，田管帶由營門出，路遇此兵，問以何往，答云。尋人討債，出疑其復行刺，搜之果有兵器，當命殺之。陝甘人即大譁，聚衆赴撫藩臬署，及將標統公館各處，要挾殺田償命，新疆巡撫聯魁，亦怒田擅殺，欲徇衆意，藩司未允，當將田撤差查辦。陝甘人終洵聚議，至初六日，又到巡撫署要挾，多方勸解不能止，最後衆即擁至大堂，將鼓搗毀，幸衛隊嚴護，未能入內，藩臬均由後門潛走，亂民呼嘯萬狀，並出短兵棍棒之類，以行威嚇。至黃昏聯巡撫令巡捕出諭云，今已晚，不能辦，俟田將經手事件了清，必照辦，爲衆人出氣。時有散者，有未散者，乃亂民有一隊，竟在街放火，將將標統公館焚燬，臬署縣署。本在一街，學署則在蔣公館後，時火勢極盛，各官署及巡警均閉門自守，無敢過問者，亂民遂入縣署，將囚犯六十餘名釋出，至鄰近鐵匠店，令將鎖鑄搗開，其驚弱者即竄去，桀驁者則仍在市橫行。亂民數十人

，因圍攻官錢局未得入，過某當舖，搶得馬刀數柄，至切麵鋪搶得切刀數柄，更在各街以柴草澆油放火，時北梁火先起，東南二大街繼之。該處爲商務中心，商店櫛比，最難施救，然亦無人敢救也。事後亂民揭開新東門，欲勾引城外之陸軍前營，幸李管帶在營牆上放槍一排擊退，復入東門，往圍藩署放火，意在搶庫，護兵開槍保護，幸火未起。亂民數十人欲出北門，門兵不許，乃殺門兵一人，遂出城逃去。是日蔣公館之火，幸未牽連他處，北梁之火，焚二十餘家，惟官茶號所失最重，東街之火最烈，舉東街全然無存，延及南街蔚豐厚滙兌莊。津商之在新者，有復泉湧慶春和和玉成等號，謂之津幫八大家，現只剩南街公聚成同盛和二家而已。初七日晨，有騎馬出視東街者，在街口一望，見煙塵甚盛，時街市游民，隨意搶掠，已成亂象，津商以損失過鉅，在公聚成會議，同上撫署陳訴，聯巡撫始傳首三縣等官司上院會議。」（註一）

廣西全州發生民變。

廣西全州因清鄉激起民變，其事變經過大略如左：

全州署牧周岸登，權豪一年有餘，釀成民變案三次。日前又稟辦清鄉，派一試用巡檢曹駿，帶兵勇數十人，會紳辦理，曹駿與各劣紳，通同作弊，所至騷擾勒詐需索，縱兵淫掠，迭起風潮，周牧均以專制力壓之。七月初六日，曹駿行抵萬鄉亭子江地方，因勒索誣害，激動公憤，鄉民將其圍困。周牧帶隊前往，欲以威力捕人，亭子江各村民聚衆二千餘人，聲言將周牧及曹駿網送至省。周牧大恐，命親兵放槍，嚇退鄉民，奔返州城，閉城兩日。初八日，鄉民遂將曹駿置豬籠中，拾之游墟示衆，初九日，集千餘人，將曹駿及紳士某繫置竹轎內，擁送上省。初十日，抵大榕江，因人數太多，沿途伙店不敷住宿，每晚大半露宿田野間，衆以爲苦，遂散歸九百餘人，僅百餘人執曹駿及紳某至省。十二日下午，抵桂林，各鄉民之首，均捧一竹片，上寫「官逼民變紳逼民死」字樣，送至桂林府署呈訴。歐陽太守命將曹駿暫行看管。一面諭令鄉民退出，繕具稟詞再究。斯時各大吏已接周電，誣該鄉以叛變之罪，請派營隊在北門外分紮，一俟鄉民抵省，即全數押解下州，歸伊訊辦，以儆將來。各大吏以所請太過，未允照辦，周遂星夜上省，十三日趕到，進謁各大吏，更申派兵之請。大吏斥之，十五日，大吏委前任平樂府知府降用通判賀

源清往查，賀以亭予江鄉民聚而未散，若單騎馳往，慮遭不測，若帶弁勇同去，又滋鄉愚疑慮，轉有意外之事，尙逡巡未往。（註二）

註一：「新疆匪亂實情」，「東方雜誌」，七卷九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七三。

註二：「廣西民變近聞二則」，「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三，頁二二七。

七日（八月十一日） 清廷命農工商部會同各都統督撫調查全國礦產，熟籌開辦。

本日，清廷諭命農工商部會同各都統督撫調查礦產，熟籌開辦。論文如左：

「朕維貨藏於地，富國之道，礦政爲先。我國地大物博，礦產富饒，近年各省漸有開採，而成效總未昭著者，或以財力未充，或以運售不易，甚有欺詐之徒，藉集股以圖誑騙，遂至股實紳商，虧折於前，不復踴躍於後，有利不興，殊爲可惜。現在百事待舉，總以開濬利源爲第一要義，凡有產礦之區，該都統督撫等當於平日派員查勘，設法興辦，無使利棄於地。其風氣未開者，多方以勸導之，贊本富有者，竭力以鼓舞之，動以歆羨，破其疑慮，果能盛集華股，固屬甚善，設力有不足，亦可附入外股，惟須妥擬條款，慎防流弊，隨時咨送外務部詳覈，方准實行。凡茲興利大端，亟應設法提倡，著農工商部會同各都統督撫等調查詳悉，熟籌辦法，將來有關於集股籌款等事，並著咨商外務部、度支部會同辦理，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八，頁十四。

十日（八月十四日） 江蘇如皋縣鄉民滋事。

江蘇如皋鄉民反對調查戶口，本日聚衆滋事，打毀董宅學堂，經勸導、彈壓，旋復平靜。

先是，如皋顧家埭亦有調查戶口風潮，係因學董顧西安兼任調查事務，不知因何詳詢各丁口之年月時日，鄉民謂大吏告示，祇查年歲，因是妄生疑慮。適某戶疫死三人，登時謠言遽起，謂學堂將人八存實與洋人，羣謀毀學。

顧董聞信，急赴城報告，時有顧兄某君素爲鄉里所敬服。出爲解散，已無事矣。初四日，忽有典史李某縣丞曾某親臨彈壓，先提地保答責四百，責令交出造謠之人。鄉民迫於情勢，一呼而集者數千人，立將官轎，打爲薑粉，曾縣丞微服走免，李典史雙頰受擗甚重，丁役二十餘人，被打各散。尤其者，鄉民辱毆顧董，竟將臀部撕裂，流血滿地。

通州如皋縣境南鄉夏家園鄉民。則於日聚集數千人，索取調查戶口冊，並將花園頭莊孫開泰曹徵祥等家房屋打毀，又毗連之范家印家等莊，鄉民立鳴鑼聚衆一二千人，仍欲打毀董宅學堂。當由如皋縣知縣郭某馳請定字蔡管帶率勇會縣，前往彈壓。舟行將至林梓鎮，有該處鄉保稟報，距此十餘里郭印等莊，約聚數千人，並未解散。如皋縣就此暫住，蔡管帶率隊前往，查勘被毀房屋，拿獲滋事徐姓，已交郭知縣收押，復往該處勸導，如有不散，即照土匪懲辦。嗣該鄉人等，具有不敢聚集滋事切結，如再有前情，願甘治罪，當即平靜。」（註一）

浙江天臺縣何元旺、嵎縣竺紹康聚黨滋事。

浙江天臺縣匪首何元旺，與嵎縣匪首竺紹康，本日聚黨滋事，與官兵接仗，其經過大略如左：

臺州府屬天臺縣何元旺，自前月在新昌縣境內，搗毀學堂兩所後，聲勢愈恣。嵎縣匪首竺紹康，聞該黨強盛。資洋二千元，聘請何匪爲幟屬首領。七月初十，該匪聚黨往謁竺匪，事畢，由新昌折回天臺原寨，路過西村鄉裘村地方，適該處曹龐兩姓，互爭山界，糾衆械鬥。該匪助曹擊龐，致龐姓死傷甚多，是地有關嶺釐卡，近在咫尺，卡員聞警，飛報天臺縣，會同防營余弁，帶兵馳往彈壓，該匪膽敢開槍拒捕。余弁督同全隊，奮勇激戰兩小時，當場格斃何元旺，殲匪黨十餘名，生擒副頭目何元章一名。聞竺匪以新黨被戕，決意報復，揚言於八月十五日起事，該處人心惶惑，紛紛遷避。（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一，頁一〇二—一〇三。

註二：同上書，七卷八期，記載第三，頁二一九。

十一日（八月十五日） 國會請願代表團開評議會，決上書清開國會。

國會請願代表團於本日開評議會，議決於資政院開會時上書請願，另通告諮議局，如不達目的，即不承認新租稅，各局同時解散。其議決案件如下：

（甲）代表團白辦事件（一）原議決案定本年九月，代表團對於資政院上書，請開國會，茲擬擴張其範圍，迅速函催各團體之代表，至遲須八月以前來京。（二）日俄新協約，關係中國存亡，代表團應上書政府，質問對待方法，並通告一般國民，徵求意見。

（乙）對於聯合會提出之件，（一）國會不開，應實行提倡不納稅主義，各省諮議局於未開國會以前，不得承認新租稅，並須由各該局，限制各該省之民選資政院議員，均不得承認新租稅。（二）各省諮議局，今年通常會，應祇限要求速開國會一議案，如不能達此目的，各局即同時解散。

（丙）對於聯合國民公報預算決算，及一切經過情形，並援章請該會擔任籌款。（註一）

附錄：國會代表團提交諮議局聯合會議案（註二）

一、限制民選資政院議員，不得承認新租稅，以消滅政府假立憲之威嚴也。西人有言，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今資政院之終結，在於恭候聖裁，其去法治國議院性質，何啻霄壤。資政院議員，斷不能與西人所謂代議士相提並論，而諮議局與督撫有異議時，其權力僅能達於資政院而止。則諮議局議員，尤無代議士之價值可知。吾人苦循文明國之先例，國會不開，即停納一切租稅，亦屬正當之辦法。今雖不忍遽為已甚，而國民既未有監督財政之權利，自應不任加重負擔之義務，擬請限制民選資政院議員，此次資政院開院後，對於政府提出增加租稅之案，不得議決。（各省督撫奏陳預算案內，一切收入款項必多隱漏，並須檢查其隱漏之數，作為新租稅論，不准督撫私自徵收。）倘不顧公理，冒昧議決，一般國民，誓不承認。民選資政院議員，為貴會各諮議局所選出，即不啻為貴會所組織，貴會有勸戒監督之權，即有為民請命之責，代表等所以要求貴會者，此其一。

一、各省諮議局議員，同爲辭職，以破除假立憲之狡獪也。諮議局地位，與各國聯邦議會微有不同，既然不設議事會，即無執行之權，自不能作地方議事會看待。查諮議局章程第二十二條，諮議局議定可行事件，呈由督撫公布施行，是諮議局爲一省立法機關，督撫爲一省行政機關，國家法律，早已認定。自經編查館深文解釋，節節縮小，已同贅瘤，而督撫施虐於民，又往往多方籠絡諮議局，使負責任，於是人民怨毒，不加於官府，轉以諮議局爲集矢之的。若國會不開，上不能直達於君主，下適以取惡於人民，實爲萬分危險，擬請本年諮議局常年會，即以請願速開國會爲第一議案，呈請督撫代奏。若不允代奏，全團議員，同時辭職，尚可告無罪於父老兄弟，代表等或同爲議員，或主持各界，均有密切之關係，即不能不熟察進退之先機，代表等所以要求貴會者，又其一。

以上二項，對於政府一方面，爲略清義務之界線，對於人民一方面，爲爭回權利之動機，若經貴會可決施行，吾人要求國會之舉，必有一番活動也。

註一：「國會請願之近狀」，「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三，頁二〇五、二〇六。

註二：同註一。

十二日（八月十六日） 清廷從載濤奏，軍人犯罪，統歸軍法會議處審斷。

清軍諮大臣載濤本日奏准軍人犯罪統歸軍法會議處審斷，諭云：

「貝勒載濤奏：此次考察各國軍政，凡軍人犯罪，統歸軍法會議處審斷，非普通裁判處所得與聞。其故有四：一、軍事概歸獨立，故軍法亦然，所以昭軍政之統一。二、以司法人員備顧問官，而裁判之長，必以軍人充之，所以全軍人之體面。三、軍法會議處長官，其品秩必高於犯罪人員一級者，始得司審判，所以維軍人之秩序。四、軍人犯罪情形，非練習軍事人員不能察，故犯軍法者，不能治以普通刑律，所以期判斷之公平。得旨：速即按照所請辦理，各該衙門一體知悉。」（註一）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八，頁二六—二七。（註一）

十三日（八月十七日） 清廷諭令大學士世續開去軍機大臣，吳郁生毋庸在軍機大

臣上學習行走，以毓朗、徐世昌補授軍機大臣；以唐紹儀署理郵傳部尚書；命威

宣懷補郵傳部侍郎，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註一）

毓朗，字月華，清宗室貝子銜，鎮國將軍，曾任巡警總監、崇文門總監督、民政部侍郎、貴胄學堂總辦、步軍

統領、軍諮使、軍機大臣。（註二）

徐世昌，字菊人，直隸天津縣人，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翰林，歷官內閣侍讀學士、商部右丞、兵部侍郎、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津浦鐵路總辦、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註三）

唐紹儀，本名紹儀，因避溥儀諱，改名紹怡，字少川，廣東番禺縣人，美國留學生，朝鮮公使書記官、駐朝鮮總領事、天津海關道、西藏議約全權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兼督辦京漢、滬寧鐵路大臣、並稅務大臣、郵傳部左侍郎、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註四）

盛宣懷，字杏蓀，晚號止叟，別署愚齋，江蘇武進人，生於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年二十三歲，始入泮爲諸生。嗣因應試不第，乃以諸生納貲爲主事，後改官直隸州知州，累升至進員。

同治八年，爲李鴻章幕府，初以關道銜，爲李所信任，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間，鑒於外國輪船在閩、粵、津、滬海上往來行駛，盛乃言於李鴻章。設立輪船招商局，經營沿江沿海航運。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署天津道，仿招商局辦法，招募商股，辦理鐵道、電報，以通南北之郵。十年五月，署天津海關道。十二年，授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十九年秋，奉命在滬籌設華盛總廠，以與洋產頡頏。後獲湖廣總督張之洞賞識其才，與北洋大臣王文韶交薦之，開去津海關道缺，遂擢以四品京堂候補，爲鐵道總公司督辦大臣督辦鐵路事務，並規劃粵漢、京漢、寧滬三線，歷時八年始成。後蒙入覲召對稱旨，補太常少卿。二十三年，在滬設立南洋公學。翌年，又奏請在滬設立銀行。二十六年拳匪之亂發生，各國兵艦紛集江海各口，盛倡互議互保，獲粵、

江、鄂各督撫同意，遂與各領事訂定辦法九條，世稱「東南保護約款」。亂殺平後，加太子少保，任宗人府府丞。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正月，奉調工部左侍郎。三十二年九月，郵傳部成立。盛慶度支部尚書載澤全力支持，於三十四年三月，繼于式枚爲郵傳部右侍郎。但未到任；又被任充會辦商約大臣。宣統二年七月，命盛赴郵傳部侍郎，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十四日，第一千七號，頁二一四。

註二：數文杜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一二。

註三：同註二，頁九九。

註四：同註二，頁一一九。

註五：陳錫璋著：「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三三七。

十四日（八月十八日） 清廷從外務部奏，改設各省交涉使。

清外務部以中外交涉日益紛繁，爲因應各省交涉事宜，奏請設立各省交涉使，本日奉旨依議。（註一）外務部奏請設各省交涉使缺，所擬章程及併單之內容如左：

「奏爲請設各省交涉使，以裨外交，謹擬章程，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惟國家之有外交，其事常統全局爲籌，維其人必就專門爲任用。故設官分職，貴在內外聯成一氣，大小遞有專司，然後督察之法易行，隔閡之虞可免。向來各省多設洋務局或交涉局，辦理交涉事務，以藩臬兩司兼充總辦，而參用道府以下人員，自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總督奏定官制，始於奉天吉林各設交涉使司，交涉使員缺，嗣後惟雲南、浙江先後仿照奏設，他省概從闕如。夫一省交涉，何等重要，乃僅受成於局所，待理於兼差，雖各口岸尚有關道分治，而全省總匯之地，委任不專，督撫無以分責成部，臣無以資考核，殊非統一外交之道。現在各省提學、巡警、勸業，各有司道專官，皆由所轄之部訂立章程，隨時考察，交涉一司，既經奉天等省，次第創設，頗稱利便，擬請定爲通制。除奉天、吉林、浙江、雲南，業已設立外，直隸、江蘇、湖北、廣東、福建交涉，均極繁要，應先一律設立，安徽、江西、湖南、廣西四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四日

三九八

省，均歸兼轄總督省分之交涉使兼辦。此外，如黑龍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貴州等省，交涉較簡，擬暫緩設，將來如應行增置，隨時由臣部察看情形，奏請辦理。其舊時辦理交涉之局所，即行裁撤，以其經費併入於歲支之款，亦不至大有加增。至交涉使任用之途，擬請酌照學部奏保學使之例，由臣部以所屬及曾任交涉人員，開單預保聽候簡放，俾得內外互調，出入兼資，庶於外務職司更多裨益。以上各節，業經臣部與各該省督撫電商妥協，謹參照奏定官制通則及提學司巡警勸業兩道成案，斟酌損益，擬爲各省交涉使章程十八條，繕呈御覽，請飭下會議政務處覆核，請旨施行，一俟命下，臣部遵照辦理。所有請設各省交涉使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擬各省交涉使章程繕單，恭呈御覽，各省交涉使章程：第一條：凡有交涉省分，每省設交涉使司、交涉使一員，辦理全省交涉事務。第二條：現在安徽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暫不專設交涉使。所有各該省交涉事件，除由本省巡撫督飭關道辦理外，其應與兼轄總督會商者，即由該總督所駐省分之交涉使，稟承辦理。第三條：交涉使擬定爲正三品，位在布政使之次，提學使之前。第四條：交涉使任用之途，擬以外務部所屬人員，及各省曾任交涉之實缺，道員由外務部揀選，預保存記聽候。簡放各督撫，亦可將辦理得力著有成績之相當人員，出具切實考語，咨送外務部，由部查核，相符一體預保。第五條：外務部丞參及出使各國大臣，遇有交洲使缺出，亦可因材 簡任，惟丞參使臣原係特簡大員，擬無庸由部預保。第六條：交涉使由外部丞參出使大臣實缺道員簡放者，作爲實授，由出使大臣改任，請仍留原銜。其原官爲郎中候補道員者，擬照從前編檢充提學使之例，一律作爲以道員署任。第七條：交涉使照各省藩學臬三司例，爲督撫之屬官，歸其節制考核，一面由外務部隨時考覈，不得力者，即行奏請撤換。第八條：交涉使所辦事件，除隨時詳請督撫咨報外務部外，仍於年終造冊彙報外務部，以備考核。如遇重要事件，一面稟報督撫，一面報部。第九條：交涉使自到任之日起，每三年作爲俸滿，屆時督撫將其平日所辦事項，詳細咨部，由部查核，分別殿最臚列奏聞。第十條：交涉使就所駐地方，設立交涉公所，督率委員，每日訂時入所辦事。公所分設兩科：曰秘書科，曰繙譯科，由交涉使酌擬辦事細則，詳准督撫施行，並報外務部立案。第十一條：交涉司酌設委員，分隸兩科，其員數，事繁省分不得逾七八員，事簡省分不得逾四五員。第十二條：交涉司委員，

應用歷辦交涉及通曉各國語文人員，以業經到省及由外務部發往差遣者爲合格，由交涉使遴選，詳請督撫札派，亦可不拘原官品級，酌量差委，仍將各該員履歷，詳報督撫咨部備案。其應領薪水，酌照該省舊時洋務人員薪水，由交涉使詳請督撫核定。第十三條：交涉使除例支俸銀外，每年額支養廉公費及外交經費，應由督撫酌擬奏定。此外建修衙屬公所及所屬員役薪工公所費用等項，均由督撫酌籌的款，以規久遠。第十四條：交涉司委員之下，應設書記生，其人數視事之繁簡爲定，皆開支上薪，不作缺底，公役亦宜限定人數。第十五條：各口岸交涉，向歸關道辦理者，本爲交涉分司職任，一切仍舊，惟所有上詳督撫之件，均應分咨交涉使查核。第十六條：所有舊時由藩學臬三司，會詳督撫之件，交涉司應一體會詳，並一切關於各司通例者，均與各司一律。第十七條：各省俟交涉使，簡放到任後，所有原設之辦理洋務局所，即行裁撤，將一切案卷，移送交涉司，以其經費併入交涉司經費。第十八條：以上各條，將來如有增添刪改之處，隨時察度情員，請旨辦理。」（註二）

清駐美大臣張蔭棠電外務部，對錦瓊鐵路借款事美國盼中國早日決斷。

清駐美大臣張蔭棠本日電外務部如左：

「美外部有人云，錦瓊鐵路借款一事，關係中國極大，我美藉此主持公理，尊重中國主權，其與協助中國振興，可謂盡力，此時惟日盼中國早斷，有慰美望云。棠、十四日。」（註三）

載洵、薩鎮冰起程考察美日海軍。

籌辦海軍大臣貝勒載洵、海軍提督薩鎮冰本日離北京赴上海，前往美國、日本，考察海軍。（二）十日離上海，隨員爲周自齊、鄭汝成等）（註四）

廣東潮州大埔縣鄉民滋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四日

四〇〇

廣東潮州大埔縣鄉民因反抗調查戶口，被官兵擊斃多人後驅散。

廣東潮州大埔縣屬高陂內山鄉民，前曾抗查戶口，聚眾焚燬仰文學堂。其後知縣胡某見民情漸就平帖，本日，遂率差勇百數十名，親詣該處督釘門牌，行進內山，忽前面土壘內坪然槍響，中胡知縣所乘之轎，因棄轎乘馬，率差勇奔回。是晚九時，暫停息中途，探報出路已絕，均經倒樹塞道，知久駐不利，遂爬越小路而出，天明至高陂，朝食未畢，鄉民聚集千餘人，與官兵接仗至午，官兵斃四名，鄉民斃者甚多。鄉民所用之土槍，遠不敵官兵之槍，幾欲散退，突四山擁出二三千人，官兵勢幾不支，幸大雨傾注，土槍藥受濕不能燃，遂散走。官兵乘勝趕獲十餘名，旋移駐對河之西岸。十六早，潮州鎮道府接報，潮州鎮總兵趙某當飭方湯兩弁，帶開花礮兩尊前往。（註五）

清廷開去毓朗訓練禁衛軍大臣及步軍統領差使。

本日，清廷以軍機大臣毓朗差務較繁，開去步軍統領及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差使。（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五日，第一千八號，頁三。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千十四號，頁四、七。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一六。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一，頁一〇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六四。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一，頁一〇四。

註六：「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十四日，第一千八號，頁二。

十五日（八月十九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陳東北開墾路礦計劃，旨令外務部度

支部妥速議奏。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本月十二日奏，日俄協約成立，東北大局益危，請設立墾務局，特簡大員督辦其事，招墾內地移民，分段墾闢，按年進行。並請借外債二千萬兩，以半數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半數移民開墾，開礦築路。本日得旨，命外務部、度支部妥速議奏。錫良奏摺內容如左：

「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奉天巡撫事臣錫良奏，為東省大局益危，密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東省大局，久成日俄分據之勢，疊經臣將危迫情形及籌畫事宜，先後奏陳在案。近自兩國協約成立，而大局益岌岌可危。該協約全文第一條云，兩國稱與協力目的進行，不為有害之競爭。是其在東省之勢力範圍，固已區定劃分，明認默許矣。第三條云，倘有侵迫之事件發生時，兩國認為必要措置，隨時相互商議。是直視若己國領土，迫乎防禦同盟，將來無論何事，該兩國有認為不便於己者，皆得指為侵迫協力抗禦，我雖絕對不認，彼則聯合競爭，不特蔑視中國主權，且不容許第三國人插足。一二年後，勢力彌滿東省，豈尚為我有哉。況正約之外，必又有特別之附約，內容雖未探悉，一則合併朝鮮，一則侵佔蒙古，均在意中。禍患之來，不知所屆，在東三省非他，乃祖宗陵寢所在，而朝廷根本之重地也，此而不保，全局動搖，中國其尚能自立乎。雖及今補救，已覺後時，然萬無坐視危亡之理，況以東三省壤地之廣，物產之饒，銳意振興，未始無轉弱為強之日，此臣所由徬徨旦夕，而不能不呼籲於君父之前者也。伏維東省積弱之故，首在土曠人稀，吉江兩省荒涼尤甚，東南東北沿邊數千里，處處毘連俄韓，有土地而無人民，猶自棄也。俄人於沿海州縣，歲移民數十萬，分屯開墾，市廛櫛比，千里相望，以荒廢之區，經營十餘年，遂成繁盛部落。一入我境，荒蕪滿目，弱肉強食，何以圖存。近者日俄兩國，皆設拓殖局，一以內閣總理大臣領之，一以戶部大臣領之，隆重其事權，增厚其魄力，統一其殖民政策，實逼處此，以與我爭。朝廷苟為保存東省計，非通籌利害，大展設施，不足以挽救於萬一。擬請於東省設立墾務局，敕下度支部，或特簡公忠素著之大員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五日

四〇二

，督辦其事，派員前往內地，招墾移民，歲以若干萬人爲率，分段墾闢，按年進行，內力漸充，方可抵制外力。惟茲事體大，既非數百萬金所能濟事，亦非一二年內所能奏功，現在內外，同一艱窘，無款可籌，自惟有議借外債之一法。該兩國以全國力量，逼我疆土，我亦須以全國精神奮迅經營，力圖進步，斷非東省一隅之地所能撐持。應請敕部臣統籌全局，貸款速辦，內外相維，庶可補救。如責令東省擔代籌借，時勢至此，亦不敢有所推諉，坐失機宜。查東省地大物博，應辦實業甚多，即僅以鑛產論，如江省之甘河煤鑛，吉省之蜂蜜山煤鑛，蘊蓄宏富，外人垂涎已久，均爲絕大利源。祇因交通未便，以致貨棄於地，如甘河煤鑛，須築鐵路六百餘里，蜂蜜山煤鑛，須築鐵路二百餘里，至少非有的款五六百萬金，不能開辦。此外，如森林畜牧，出產豐盈，但使厚積本金，均可徐興大利。擬請商借外債銀二千萬兩，以一千萬兩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以五百萬兩爲移民興墾之需，以五百萬兩爲開鑛築路之用。此等借款，用之於生利之途，不嫌其多，本爲各國所習慣，且厚集洋債，互均勢力，尤爲與欽奉上年七月初四日諭旨相符。臣擬即商借洋款，俟借妥議訂合同後，再行具奏。惟款由東省商借，非經政府承認，則各國銀行未必樂從，應請准於合同內，聲明中國政府擔任字樣，以期見信於外人。以上辦法，奏效雖迂，赴機宜速，現在錦瑗鐵路雖未議定，若先修錦洮一段，俄國當無異議，葫蘆島開闢，商務主權在我，亦與他國無干，一俟籌款有著，同時並舉，得寸得尺，固未始非圖存之策也。臣爲東局貽危，亟圖補救起見，謹披瀝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二年七月十二日。」（註一）

外務部、度支部奏摺：

外務部、度支部尋奏：「該督此次擬借外債銀二千萬兩，以一千萬兩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以五百萬兩爲移民開墾之需，以五百萬兩爲開鑛築路之用，擬請照准。由東三省商借，妥訂合同。至於東省設立墾務局，特簡大員督辦一節，俟借款定議，再行請旨辦理。」（註二）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一〇一一。

註二：「宣統政紀」，卷三八，頁四四。

十六日（八月二十日） 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The Young China Morning Paper）創刊。

先是，美國舊金山同盟會員李是男、黃伯耀等發起組織「少年學社」，出版「美洲少年周刊」，為美洲同盟會宣傳機構的嚆矢。本年初，孫先生文居留金山時，為加強革命宣傳，乃將「美洲少年周刊」改為日報，並取少年學社之英文譯名「少年中國會」之本義，定名為「少年中國晨報」，惟報額標題仍書「少年中國」四字，英文譯名則為 The Young China。推黃伯耀為總理兼營業部經理，李梓青為司庫，黃超五為總編輯，李是男為副刊及新聞編輯，黃伯耀復兼任翻譯，黃芸蘇、崔通約、伍平一、張藹蘊等為主筆，設報館於企李街八八一號，創刊號於本日出版。（註一）

附錄：超五撰：少年中國晨報發刊弁言（節錄）（註二）

嗚呼！我旅美華僑，非皆我皇祖黃帝大刀闊斧，披荆斬棘，開闢河山，爰建帝國以資以育以長子孫所遺傳之民族也哉。以人口如此其衆，地如此其廣，物產如此其豐，人間人國，遠在寰球各民族上，開化最古，文明發達，亦遠在寰球各民族上，宜乎俯視五大洲，鞭笞萬國，置諸卵翼之下。泱泱乎大國之雄風，上帝之驕子也。豈知我同胞今日之覓食外○者，備受外人種種黃虐，如奴隸，如牛馬，如草芥，竟一十此哉，吾聞之，南非洲抗例之大風潮未已，暹羅稅程之大風潮又起，華僑血淚，無處不流，他如南洋羣島，澳洲各省，凡我同胞足跡所及之區，無不設為種種特別嚴例以虐之者，固無論矣，即就近以美國論，特立禁工之約，已不以人道待我矣，禁之不已，猶復日益苛細，嚴刻挑剔，推其意，不刻盡美洲華人足跡不止，若社會上種種不平等之待遇，與非理之暴虐冤慘之悲劇，則尤罄竹難書，忍無可忍，凡此皆吾同胞所親見之，或身受之，目耳熟能詳者矣，嗚呼！我同胞，天生蒸民，同是圓顙方趾，獨奈何不得與白哲人種，同享平等地位同享自由幸福若此。

雖然，吾嘗聞西人鄙我之言矣。不曰：此老大帝國之民，即曰：此亡國虜耳，嗚呼！老大帝國之徽號，即尸居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六日

四〇四

餘氣之頭銜，惟其爲老大帝國之民，乃能爲亡國之虜，彼少年氣盛英銳奮勇之國民不能也，且惟老大帝國之民，更可永遠爲亡國虜而不能說，且可以先爲甲之亡國虜，後又爲乙之亡國虜，虜者奴也，國爲人滅，則其民皆被俘而爲奴虜，虜即主人之對待名詞也，彼其意，蓋謂我民族爲滿洲所征服，舉國百兆罷，皆甘心爲奴虜，以本滿洲爲主人，指顧之。○白哲人種挾其堅船利礮，撲清政府而滅之，彼即可以爲我之新主人，而我遂爲彼之奴虜矣，此彼之所以鄙賤我民族，故無往而不受其苛虐，精衛有言：「可以爲大清之順民，亦可以爲大英、大俄、大德、大日本之順民，如不欲爲英、俄、德、法、日本之順民，請先自不爲大清之順民始」。何以故，惟不肯爲大清之順民者，所以保守我民族獨立之性，即所以表示我中國必爲中國，斷不肯爲大清國之中國，亦即所以對於天下萬國，而表示其必不爲亡國虜也，如是者，又誰敢鄙賤我，更誰敢虐我者，故吾亦曰，欲不受白哲人種之苛虐，請先自不受滿洲之苛虐始。若我長此馴伏，滿洲人威脅征之。○下，俯首帖耳，尙不知及時發奮，力圖恢復，一雪亡國虜之辱，難矣。吾更恐數年以後，必將有無數新滿洲人，可以代滿洲人而爲我之新主人者，其威權勢力，更百倍于滿洲人，斯時也將無所往而不遇宗主國，雖欲發憤自立，而大事已去，時局日非，梟子野輒喚奈何。阮步兵窮途空哭而已，詎止受人之鄙賤之苛虐而已哉，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我同胞若猶不知所自處乎，則自侮不已，人盡侮之，我同胞遂萬劫沉淪，永墮無間地獄而不可返耳。

吾人不敏，竊以爲欲禦強鄰之苛虐，必回復我民族獨立之性而後可，欲復我民族獨立之性，必恢復我中華祖國而後可，欲恢復我中華祖國，必驅此東胡韃虜（即滿洲）黃歸長自由下而後可，欲驅此東胡韃虜，必傾覆現在強權專制惡劣貪淫之大清政府而後可，同胞乎，諸君乎。如欲傾覆清政府，舍革命其末由，舍革命其末由。

革命事業，可分兩時期：一曰空言鼓吸時期，一曰武力實行時期，大革命誰不知惟武力實行者方爲真正革命之事業，然言論者事實之母，武力實行者即空言鼓吸之果，是今日之空言，雖極具感慨淋漓之致，但無補于實行者之毫末，惟足鼓之吹之，久而又久，則革命必不能免之原理已大著，自足以收攝當世之人心，皆趨于革命之一途，使革命之思潮，爲之澎湃不可遏抑，革命之方法，爲之研究，無不謹是武力實行者即從空言鼓吹所陶鑄而出。

清廷命各省切實籌辦農林工藝。

本月九日，清廷命各省督撫查造官民荒田及氣候土宜圖冊，並興辦工藝實業，報農工商部。（註三）
本日，清廷諭飭農工商部通飭各省切實籌辦農林工藝，其文如左：

「軍機大臣欽奉諭旨，農工商部奏覆陳各省現辦農林工藝大概情形一摺，著該部按照奏定章程通行各省切實籌辦，毋任延玩，欽此。」（註四）

農工商部奏摺覆陳各省現辦農林工藝情形如左：

「奉爲遵 旨，覆陳各省現辦農林工藝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宣統二年七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農林要政，前奉 先朝諭旨，著各省督撫，飭屬詳查所管地方官民荒田，並氣候土宜，限一年內繪圖造冊報部，並迭次飭令各省，興辦工藝實業。上年五月，因時閱兩年，奏報無幾，復經飭部嚴催，現又一年之久，各省是否報齊，辦理情形如何，著農工商部查明覆奏，欽此。仰見 朝廷重視實業，眷念民依之至意，欽服莫名。伏查推廣農林事宜，臣部於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間欽奉 諭旨，遵即通咨各省籌辦，並先後奏咨嚴催。旋據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甘肅等六省，先後造送圖冊前來，當即詳加考核，先行擬訂推廣農林簡明章程二十二條，於上年三月間，奏請 飭下各省，一律興辦。五月間欽遵 諭旨，復將歷年辦理農林工藝情形，詳晰臚陳，並擬具大概辦法通行各省，欽遵辦理在案。嗣據湖南、湖北、江西、新疆等四省，咨送官民荒地圖冊，奉天、黑龍江、陝西等三省，咨送造林區域圖冊，均由臣等詳加核閱，或折衷辦法，或行令更正，隨時分別咨覆，務期一律迅速籌辦。去後惟直隸、江蘇、安徽、山東、山西、陝西、福建、浙江、四川、廣東、雲南、貴州等十二省，尙未造送圖冊到部，良以各該省地方遼闊，頭緒紛繁，清查編造，諸需時日，臣部正在文電交催，剋期趕辦。至各省辦理情形，如設立農業學堂、農林試驗場、蠶桑牧樹藝，凡關農林各項公司以及工藝廠工業學堂紡織製造。凡關實業各項公司，除上年五月間，業經詳列奏陳外，其續行奏咨具報到部者，農林項下，黑龍江則奏准變通沿邊荒務，設法推廣。安徽則奏設安阜農務公司，四川則奏明開辦樂山、汶川、邛州、雷波等處林墾。廣西則奏明設立桂林、平樂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七日

四〇六

、梧州、柳州、潯州、南甯、太平各屬墾牧公司二十五處，新開水利二百九十處，修濬舊有水利三百六十餘處。新疆則奏設農林試驗場、農林講習所、農務研究所、水利公司，其林業分南北兩路，計栽種成活之樹，已不下數百萬株。此外，如江蘇、江西等省，則有紳辦方麓裕農墾牧公司、樹德墾牧公司，並於廬山東林寺，籌辦造林區域。工藝項下，密雲駐防奏設工廠，奉天奏設八旗工藝廠，並設錦州八旗工藝分廠，吉林奏設實習工廠，又奏設工業教養所，黑龍江奏設工藝製造局，福州奏設工藝局，兩江湖北均奏設刷印局廠，陝西奏設西安駐防工藝傳習所，伊犁奏設皮毛製革各公司，兩江奏設實業學堂，湖南奏設工業學堂，廣西奏設模範工廠，藝徒學堂，簡易工藝教員講習所。新疆奏設織造局、藝徒學堂，並於各屬分設工藝局廠。奉天、安徽均奏設電燈廠。四川奏各屬設有勸工局七十餘處。此外，各省咨報到部，及紳商稟辦電燈、火柴、燭、皂、麵粉、紡織各項實業局廠公司，尚有四十餘處，此各省續行具報辦理農工實業之大概情形也。現在欽奉諭旨，責成臣部嚴催各督撫迅速興辦，亟應欽遵辦理。擬即按照上年五月間，臣部原奏申明定章，通飭各屬，將所辦農工要政，按年開單，列入考成，由各該省勸業道，分別優劣等差，具報督撫，彙案限期咨部核辦，於每年年終，由各督撫將辦理農林工藝情形，專摺奏明，仍由臣部於次年二月間彙核奏陳一次，以考成績。除俟各省一律報齊，再行奏陳外，所有遵旨覆陳各省現辦農林工藝大概情形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五）

註一：李雲漢著：「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六〇。

註二：「少年中國晨報五十年特刊」。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初十日，第一千三號，頁二。

註四：「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七月十七日，第一千十號，頁三。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千十六號，頁五。

十七日（八月二十一日） 浙江長興縣鄉民滋事。

浙江長興縣鄉民因調查戶口，毀劫學堂、教堂，圍困知縣。其經過約略如左：

浙江湖州府長興縣調查戶口，辦理不善，適有巫覡造言惑衆，略言查去之戶口，係賣與洋人作海塘打樁之用，若不從速收回，准於三十日期解省，八月初二日必將死盡等語。兼之知縣文海所訂調查須知，內有調查一百戶給洋一元之條，因此愚民誤會，而於賣與洋人之說，益深信不疑。七月十三日，白阜埠一帶，鳴鑼聚衆，十四日晚，拆毀李家村鄉董張禮門房屋。文知縣並不先籌辦法，倉猝詣勘，被鄉民擁至三官廟，逼勒筆據，始得脫身回衙。至十七日，合溪鎮鄉民因挾該處學堂抽收屠戶山貨牙行規費之嫌，遂乘勢糾衆，擄去調查員金松橋，波及兩等小學，搗毀一空。十八日，文知縣往勘被困，愚民又搗毀誠正小學，暨簡易識字學塾，匪徒遂乘機蠢動，連日毀民房店鋪十餘家，且每至一村，必挨戶派人，逼勒共事，以圖至誠毀掠，當晚西鄉附城一帶，鑼聲不絕。十九日，離城五六里姚家橋附近，調查員虞道全家內，先被毀掠，下午，鄉董姚登瀛家亦如之，其時大西門及小西門兩處，聚合三百餘人，文知縣又被困未歸，合城惶恐。及晚湖防兵船到，次早統領周樹森到，人心始略定，然北鄉之車渚里，南縣之虹星橋邱家村柏家村等鄉之警告迭至，統領即往虹星橋彈壓，時邑城戒嚴，又即回城，匪徒乘隙向該處朱祖徽家焚掠一空，林城橋張姓家，又被毀掠，紳富潘林泉被擄，統領因兵弁單薄，不能往援，匪勢愈張，蔓延四鄉。二十一日，又有匪徒多人，潛跡城市，當日西鄉泗安鎮警局教堂，及警董許之柏家房屋，盡被毀壞，即乘勢毀該鎮兩等小學，並兩等小學堂校長嚴守銘、學董宋輔元等家，共十餘處。二十二晚，湖州府知府李前泮蒞長，城內各校，雖尚無恙，四鄉仍謠言蠢起，東鄉馮家灣夏家浜，復有鳴鑼聚集擄人等事，人心更形惶恐。而四鄉巫覡尙謠言有陰兵相助，無須畏懼，匪徒益有恃無恐，致成不可收拾之勢。二十三、二十四兩日，鴻橋辛橋鼎中橋邱家村等處，亦異常吃緊。（註一）

此外新昌、潛縣等縣，均發生鄉民滋事案件。其經過如左：

六月二十三日，有天台縣匪徒百餘人，竄入紹興府屬新昌縣之小東鄉，乘防營未到之先，焚毀鄉間之公立高等知新小學堂，又至大市聚鎮，盤踞日新學堂中，意在勒詐鄉民。防營聞報趕拿，該匪連夜逃竄，二十四日下午，復至鄉村，勒索村民銀元，一面乘勢擄掠衣物，又經防營趕往擒拿，始於二十五日出境。

杭州府於潛縣鄉民，因官紳清查公款公產，疑爲意在籌款，議欲糾衆毀學，經官設法勸導，已漸悔悟，惟仍欲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八日

四〇八

將學堂各捐豁免。六月二十九日，聚集數百人，詣官要求，復被匪徒慫恿，將官立兩等小學，及禁煙分所，打破殆盡，後漸大半解散。（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一，頁一〇七、一〇八。

註二：同上。

十八日（八月二十二日）

日韓合邦條約成立，韓國滅亡。

日本早在日俄戰爭進行時，即以合併朝鮮為目標，一九〇六年設統監於其地，而韓人宋秉駿、李容九則早於一九〇五年組織一進會，以贊助日本為第一政綱，主張把韓國的「內政外交，信賴日本，託庇日皇，以增民福」，為「日韓合併」替日人工作。及統監設立，一進會勢益張，韓民至有以屬日為幸者。去年（一九〇九）首任統監伊藤博文為韓人安重根所刺，日本知存韓皇統，不易實現亡韓野心，因謀韓日亟。乃授意一進會上奏日皇請求合邦，日皇以時機未至伴卻之。本年五月，寺內正毅以陸軍大臣兼任朝鮮統監，六月日俄協約訂立，併吞朝鮮之運動成熟。本日，日韓合併條約成立，朝鮮遂亡國。茲錄各關係文件如次：

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因兩國間有特殊而又親密之關係，預謀增進相互之幸福，並確保東洋之和平，深信莫如將韓國合併於日本，兩國乃決定締結合併條約。日本皇帝特命統監子爵寺內正毅，韓國皇帝特命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為全權委員，會同協議訂定諸條如左：

第一條 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之一切統治權，完全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

第二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允受前條所舉之讓與，且允將韓國全然合併於日本帝國。

第三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約定，韓國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及其皇妃皇裔，各按其地位，受相當之尊稱，享有威嚴及名譽，並約供給充分之歲費以保持之。

第四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對於前條以外之韓國皇族及其後裔，各使享有相當之名譽及待遇，並約供與必要之資金以維持之。

第五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對韓人有勳功而應特爲表彰者，授以榮爵，且與年金。

第六條 日本國政府因前記合併之結果，全然擔任韓國之施政，對於該地方遵守法規之韓人之身體財產，與以充分之保護，且爲之謀增進福利。

第七條 日本國政府對於誠意忠實尊重新制度之韓人且有相當之資格者，於事情所許之範圍內，將其用爲在韓國之帝國官吏。

第八條 右條約已奉日本國皇帝陛下及韓國皇帝陛下之裁可，自公佈之日即行施行。

兩全權委員特於條約署名蓋印，以爲證據。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三十二日 統監子爵寺內正毅 隆熙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註一）

按：寺內正毅接任朝鮮統監之後，本月十二日（八月十六日），韓內閣總理李完用假慰問東京水災爲名，訪統監官邸，秘密商定合併協約的內容。

先是李完用原意逢迎伊藤博文及曾彌荒助之意旨，得以操縱韓廷上下，日本政府乘勢利用之，使固其位，李益志得意滿。有愛國心之韓人恨之入骨，因此，當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廿六日）伊藤遭刺後，李完用亦於同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廿二日）被刺客所傷。本年春傷癒後，接替朴齋純再度出任總理大臣。

本年五月寺內接任統監後，首先壓制韓國的言論機關，先強命「大韓民報」停刊，繼而禁止「大韓每日申報」發售，後與內閣總理李完用秘密擬具「日韓合併案」，寺內電告本國政府，日本政府旋開樞密院會議裁決，同時李完用亦以合併條約案奏呈韓皇。

寺內爲預防韓國民衆的反對，接任後便命令日軍開始警戒民衆之暴動，並於各地配置軍力，以防民變。自本月以來，禁止士兵晚餐後的出營外散步，不久之後，完全禁止士兵外出，以免刺激韓國民衆，並於各械門、要衝地、各王宮、統監邸、司令官邸、閣員邸等配衛兵，嚴密防止民變。本日，漢城市內整日有憲兵來往巡邏，如果在路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十九日

四一〇

有兩人互相談話，便加以訊問，採取一種嚴密的警戒。至是由李完用與寺內締結日韓合邦條約。（註二）

註一：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七一—三七二。

註二：陳水逢編譯：「日本合併朝鮮史略」，頁二二四—二二五。

十九日（八月二十三日） 清廷革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職。

清廷以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率意妄言，本日降旨革湯職，不准干預路事，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軍機大臣呈遞開缺江西提學使浙路總理湯壽潛來電，據稱盛宣懷為蘇浙路罪魁禍首，不應令其回任，請收回成命，或調離路事，以謝天下等語。措詞諸多荒謬，狂悖已極，朝廷用人，自有權衡，豈容率意妄陳，無非為藉此脫卸路事，自博美名，故作危詞以聳聽，其用心詭譎，尤不可問。湯壽潛著即行革職，不准干預路事，以為沽名釣譽巧於趨避者戒，欽此。」（註一）

按：商辦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曾於本月十八日致電軍機處，指責郵傳部侍郎盛宣懷為蘇浙鐵路罪魁禍首，不應令其回任。其電曰：

「恭閱本月十三日電鈔 上諭，盛宣懷著赴郵傳部右侍郎任，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欽此。查盛宣懷既為借款之罪魁，又為拒款之禍首，光緒三十四年三月被簡時，壽潛已冒昧有所陳，蘇浙方被借款之累，有如焚溺，盛宣懷晏然回任，夫路事須受教令於郵傳部，朝廷垂念東南，蘇浙已躬被盛宣懷之累，復使受其專令，忍乎不忍，內災外患，人心固結之暇而解散之乎。蘇浙奉旨商辦，非私辦，奉旨而後提草議，咎不在蘇浙，鈞處亦知蘇浙之拒款，盛宣懷實誘之乎。其告浙撫與蘇浙京官及兩公司，均曰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曾函致英公司，聲明杭州鐵路，現有其他商請辦，勢難久待，自此函訂之日起，如六月之內，再不勘路估辦，則杭甬一路，及浦信一路，均作罰論，所有以前合同，一概作廢。此函去後，又逾兩年，則草合同本應作廢，云云。訂議者以為可廢，蘇浙人不執之以爭，是自負也。不但此也，三十二年二月，盛宣懷奏案具在，所言皆同，明明予蘇浙以廢議之鐵券，而蘇浙始拒款，是拒款之禍首，非盛宣懷其誰，既誘之矣，復食言而鑄成外務部借款之錯。袁世凱號稱暴民，顧猶以蘇浙人所執盛宣懷廢

議之言，持之有故，而召盛以決之，是款之借不借。決於函於復不復。方上海送行時，尙云英公司實無復函，蘇浙人正用自壯，及到京而爲敵圓說，竟補具一英公司之復函，有復函而匿之，無復函而補之，盛宜懷必居一於此，故蘇浙人於外務部，但怒其不應抹闕熙禮爾所送無督辦無查帳無工竣後英工程司之借款底稿，爲倒戈自戕，而罪魁則人人始終不忘盛宣懷也。輪電鐵路，國無寸效，徑以便盛宣懷之損中益外，假公肥私，其在上海，中第麗於宮殿，享用侈於王公，豈尙有人臣之度者。朝廷不察而登用之，意以備外交一日之用，不知外交之失敗，皆爲此輩所釀成，以鬼治病，安有愈理。中國大勢，危象畢露，無可復諱，鈞處共國休戚，尤宜同民好惡，庶政公諸輿論，若民之所惡，豈所以仰秉遺謨，弼成聖德，且鈞處爲政令所出，萬流競進，壽潛狂駭，輒有同異，害即不顧，其何利焉。壽潛亦大耳，安有辭官以爲榮，枵腹以爲樂。所以斷斷焉縷而不舍者，蓋以商辦實奉特旨，遵先帝之明詔，重全省之公推，不專爲浙，不專爲路，國之強弱，是非而已。鈞處若以罪魁禍首爲非，似應奏請收回成命，或調離路事，以謝天下。若以罪魁禍首爲是，必以遵旨商辦爲非，亦求請旨嚴飭壽潛，無令干預浙路。壽潛中國男子，得免俯首低眉，受罪魁禍首之教令，爲幸大矣。竭蹶四年，不能大開風氣，集股僅逾千萬，杭滬通車，浙路僅三百三四十里。甫正開工，紹始購地，又不能善事郵傳部，即罪其辦理無效，尤敢誹謗大臣，懸壽潛之首於藥街，以謝盛宣懷而爲遵旨商辦者戒，亦固其宜。壽潛蒙先帝殊知，未及抱龍髯而升，每自愧疚，今得從先帝於天上，亦算僥倖，急不擇詞，惶恐待命。」（註二）

軍機大臣將電文進呈，本日奉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

清外務部命汪大燮慰問日本水災。

清外務部本日致駐日大臣汪大燮之電文如左：

「此次日本水災情形甚重，上意極爲廬念。奉旨着出使大臣汪大燮親往慰問，並發帑銀十萬元助賑，以表關切友邦之至意。欽此，希即欽遵賑銀，即日送交伊集院使滙寄並聞。外務部、效。」（註三）

按：東京於本月初旬，洪水大起，其起水原因，全爲荒川及其他堤防一時潰決所致，平地水增數丈，災民至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一日

四二一

十萬以上，坍塌房屋，流失橋樑，崩壞山岳，損害工場，不可以數計，駐日大臣汪大燮曾於七月十六日電外務部云：「日本洪水為災，為數十年所未有，他國有國電慰問，應請頒發國電，可否援金山地震案酌量發帑賑濟，以卹鄰災。……」（註四）外務部乃命汪大燮慰日本水災，並助賑十萬元。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元年七月二十日，第一千十三號，頁二。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八期，記載第一，頁一〇九——一一〇。

註三：「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頁二十。

註四：同註一。

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五日）

清廷改各省按察使為提法使。

本日，清廷諭改各省按察使為提法使，以齊耀琳、胡建樞、王芝祥等任之，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法部奏請改補現任按察使為提法使一摺，前奉先朝明諭預備憲政，本年為改簡各省提法使之期，除東三省湖北業經改設外，所有直隸提法使著齊耀琳補授，江蘇提法使著左孝同補授，安徽提法使著吳品珩補授，山東提法使著胡建樞補授，山西提法使著王慶平補授，河南提法使著惠森補授，陝西提法使著錫桐補授，甘肅提法使著陳燦補授，福建提法使著鹿學良補授，浙江提法使著李傳元補授，江西提法使著陶大均補授，湖南提法使著周儒臣補授，四川提法使著江毓昌補授，廣東提法使著俞鍾穎補授，廣西提法使著王芝祥補授，雲南提法使著秦樹聲補授，貴州提法使著文徵補授，其各省道員有兼按察使銜者，均著改為兼提法使銜，欽此。」（註一）

清甘肅新疆巡撫聯魁開缺，以何彥昇補授。

本日，清廷諭令甘肅新疆巡撫聯魁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以何彥昇補授。（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千十五號及二二三。

註二：同上書，諭旨，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千五號，頁二。

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七日）

清軍機大臣大學士鹿傳霖晉贈太保，諡文端。

清軍機大臣大學士鹿傳霖於本月二十二日病逝，本日晉贈太保，諡文端。諭文如左：

「內閣奉上諭，大學士鹿傳霖，忠清亮直，剛正不阿，由翰林改官知縣，受先朝特達之知，迭膺疆寄，海陬兼圻，實心任事，不辭勞怨，規畫要政，慮遠思深，所至吏民懷，成效卓著。前以率師入衛扈蹕兩宮，定計決疑，厥功甚偉，擢任正卿，進參機務，協贊綸扉，朕御極後，眷顧老成，優如倚任，授為大學士，遞加太子太保銜，歷中外五十餘年，一事不苟，一語不欺，公而忘私，始終如一，入直樞廷，為時最久，竭誠盡瘁，贊助尤多，前因患病，請開要差，迭經賞假，並屢次賞給人蔭，方冀早日就痊，長資輔弼，遽聞溘逝，悼惜殊深。際茲時事多艱，耆舊凋零，倍增悽惻，著賞給陀羅經被，派員勒載潤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並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晉贈太保，照大學士例，賜卹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由廣儲司給發。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伊子軍機處存記江蘇補用道鹿潯理，著以四品京堂候補，伊孫一品廕生鹿學榮，著賞給郎中分部補用，用示朕篤念舊臣至意，欽此。」（註一）

附錄：鹿傳霖略傳（註二）

鹿傳霖，字滋軒，直隸定興人。父丕宗，官都勻知府，死寇難，諡壯節，傳霖其第五子也。當丕宗守都勻時，叛苗騰聚城下，傳霖方率健卒迎餉，聞警馳還助城守，相持十閱月，援絕城陷，傳霖投總督告父死狀，大兵攻復都勻，奉父母遺骸歸葬。時年甫三十，由是知名。以舉人從欽差大臣勝保征捻，授同知。同治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廣西知縣，以督勦柳維土匪功，賜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光緒四年調廉州時，李揚才將叛擾越南，急捕之，立散其黨，旋升惠潮嘉道，擢福建按察使，調四川，遷布政使。九年，授河南巡撫，清蘆州縣納糧積弊，歲增三十餘萬。十一年，調陝西，引疾歸。十五年，再出撫陝，值黃河西嚙將與洛通，傳霖增築石壩三十餘座，得無患。中日構衅，遣兵入衛，命兼攝西安將軍。二十一年，擢四川總督，蜀故多盜，特立一軍捕治之，變萬大飢，發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

四一四

游積穀，又採湖北糧米平糶。是時，英俄交窺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畫界，英駭廓爾喀與藏構兵，而瞻對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內附。傅霖以瞻對爲蜀門戶，瞻不化服，無以威藏番，藏番不聽命，則界無時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圖藏，藏亡，瞻必隨亡，行且及於蜀。會朱窩章谷土司爭襲事起，傅霖檄知府羅以禮，知縣穆秉文往諭，以提督周萬順統防邊各軍，進駐打箭爐，瞻會仔仲則忠札霸以兵侵章谷抗我軍，傅霖乘機進發，迭克諸要害，各土司嚮服率兵聽調渡雅龍江，抵瞻巢，斬馘過當，盡收三瞻地，乃請歸流改漢，條陳善後之策疏十數上。會成都將軍恭壽駐藏，辦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達賴復疏訴於朝廷議中變，傅霖解職去。二十四年，召授廣東巡撫，旋移江蘇，攝兩江總督。二十六年，拳匪亂作，傅霖募三營入衛，奔及乘輿於大同，至太原授兩廣總督，旋命入直軍機，從幸長安，擢左都御史，遷禮部尚書，兼署工部。明年，回蹕，兼督辦政務大臣，凡疏陳加賦，括財損民以益上者，傅霖率摺勿用，而務汰冗費，去中飽，並奏罷不急之工，均報可有詔，自後宮內供需皆取給內務府，戶部專掌軍國大計，實傳霖發之也。三十年，轉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還直，專治部事，尋仍入直解部務，以尚書協辦大學士命查辦歸化城懇務大臣貽穀論造成參劾不職者數十人。宣統嗣立，與攝政醇親王同受遺詔，加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歷拜體仁閣東閣大學士，兼經筵講官。二年春，疾作，章四上皆溫諭慰留，七月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文端。傅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約率下，尤惡貪吏，雖貴勢不稍貴，其在軍機，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類，晚病重聽，屢乞休不獲，居恒鬱鬱云。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千十七號，頁二三。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二十五。

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八日） 清廷命大學士陸潤庠充禁煙大臣；外務部參議沈瑞麟

充出使奧國大臣；外務部右丞劉玉麟現充和京萬國禁煙大會全權權員，以施肇基署理；王克敏、熊希齡等署直隸、湖北等省交涉使。（註一）

陸潤庠，字鳳石，江蘇元和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光緒初，屢典試事，後出督山東學政，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補祭酒，擢內閣學士，署工部侍郎。兩宮西巡，奔赴行在，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擢左都御史、管理醫局、典順天鄉試、充會試副總裁、署工部尚書。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充釐訂官制大臣，已而工部裁省，以尚書兼領順天府尹事。明年，授吏部尚書，參與政務大臣，宣統元年，協辦大學士，由體仁閣轉東閣大學士，充弼德院院長。（註二）

沈瑞麟，字硯齋，浙江吳興縣人，監生、兵部郎中改捐知府，保升道員，歷充出使比國隨員，兼充商務隨員，隨辦賽會事宜，升補三等參贊官，試署德館二等參贊官，暫代署事，兼充萬國保護文藝、美術、版權公會會員，外務部調派在參議上行走，充資政院外務部特派員，旋補授出使奧國大臣。（註三）

劉玉麟，字葆林，廣東香山人，美國留學生，天津電報學堂及醫學堂修業，駐紐約領事館翻譯、駐美公使館翻譯、新嘉坡總領事、駐英公使館秘書官、澳洲總領事、直隸候補道、外務部侍郎。（註四）

施肇基（一八七七—一九五八），字植之，江蘇吳縣人。生於清光緒三年（西元一八七七年）。早年就讀私塾。十二年，入南京妙香庵之江寧府立同文館。翌年赴滬，進聖約翰書院攻讀。十八年十二月，楊儒自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以四品京堂候補欽使奉派出使美、日、秘魯國欽差大臣，施隨之赴美，任為翻譯學生，並在美國市立中心求學。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伍廷芳繼楊儒任為美、日（日斯巴尼亞 *Espana* 之簡稱，係指西班牙。）、秘魯欽差大臣，施改任為隨員。同時，在中心中學畢業後，轉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深造。二十五年，適駐俄楊儒欽差以譯員陸徵祥遇病，堅邀赴俄協助譯事一年。翌年，即返康校，至二十七年畢業，獲得文學士學位。二十八年，修畢碩士學位。是年夏歸國，出任鄂撫署洋務文案，並兼西北路中學堂督學（約等於今之校長）。冬季，率領第一批鄂籍官費生赴美求學，至二十九年，始返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隨五大臣戴鴻慈、端方等出洋考察美憲政歸國後，端方以施出國事辛勞，保薦以道員存記，儘先補用。值唐紹儀入京接辦「督辦鐵路大臣」，派充為京漢鐵路總辦。郵傳部成立，唐以侍郎主持部務，施署右參議，仍兼前職。三十三年，因辦事認真，致遭人妒忌，由御史馬吉璋「錯」參去職，改派京奉鐵路會辦，於是離京赴津工作。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以濱江

關道因事免職，邀施出任關道。其全銜爲「吉林西北路兵備道兼濱江關道督」。其工作最大成就者，則是革除稅收「陋規」。(註五)

王克敏，字叔魯，浙江杭縣人，舉人出身，日本留學監督、駐日公使館參贊、直隸交涉使。(註六)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廳人，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科舉人，十八年進士、二十年翰林。歷充湖廣營務處、湖南時務學堂、湖南西路師範學堂總辦、出洋考察政治二等參贊官、奉天農工商局局長、江蘇農工商局局長、江南印刷局局長、蘇屬諮議局籌辦處兼寧屬諮議局籌辦處總辦、東三省監理財政官、湖北交涉使。(註七)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千十八號，頁二一三。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三五九。

註三：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五八。

註四：同註三，頁二一七。

註五：同註三，頁九一。

註六：同註三，頁一六。

註七：同註三，頁二〇八。

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九日) 日本宣佈合併韓國，封韓王為李王。

日本駐朝鮮統監寺內正毅與韓國內閣總理李完用所秘密擬具之「日韓合併案」，於本月十八日成立，本日公佈，韓王隆熙痛哭揮淚許之。日本宣佈合併韓國，日皇封韓王為李王，韓亡。李氏王朝從太祖李成桂建國以來，計廿七世，三百十九年而失國。亡國時內閣大臣是；總理李完用、農商工部大臣趙重應、內務部大臣朴齋純、度支部大臣高永喜、學部大臣李容植、宮內府大臣閔丙奭、侍從武官李秉武，其中只有學部大臣李容植反對合併，拒絕簽名。茲錄二國合併宣言書如左：

「自明治三十八年日韓協約訂立後，已閱四載有餘，其間日韓兩國政府銳意從事改善韓國之施政，然該國現在統治制度，迄未能十分保持公安秩序，且有民懷疑惑無所適之狀。苟欲維持韓國之靜謐，增進韓民之福利，並希冀在韓各國人之安寧，則須於此時將現在制度盡行改良，其勢更覺顯然。因此日韓兩國政府以按上開之必需，改善現在之勢態，並保全將來之安固爲急務，業經日韓兩國大皇帝允認，派令兩國全權委員會同訂約，以韓國完全合併日本帝國矣。該約定於日曆八月二十九日宣布，並即日施行，則日本國政府因該約之效果，自應擔有朝鮮之一切統治權。茲將關乎各國人及各國通商事宜之辦理方針，表明如左：

一、所有韓國與各國條約，自應作廢；日本國與各國現行條約，限其能以照行者，在朝鮮亦可照行。故此居留朝鮮之各國人，在日本國法權之下，限其情形所能辦到，均可享權利及優例，與居留日本之各國人無異，並其合例之既得權，亦獲保護。

該合併條約施行之時，所有隸於各國領事裁判所之案件，日本國政府允其續行審判，至末次決定爲止。

二、凡由朝鮮運出外國或由外國運進朝鮮之貨物，並駛入朝鮮通商口岸之各國船隻，應完之進出口稅及船鈔，日本國政府允限此後十年以內，仍照舊章之率輸納，但聲明此節與從前條約無涉。

凡由朝鮮運出日本或由日本國運進朝鮮之貨物，及駛入朝鮮通商口岸之日本國船隻，於此後十年以內，亦照前項貨物及船隻之例，一律輸納稅鈔。

三、凡與日本國有約各國船隻，日本國政府允限此後十年以內，往來朝鮮通商各口之間，或朝鮮通商各口與日本通商各口之間，從事沿岸貿易。

四、所有朝鮮通商口岸，除馬山浦外，其餘各口，仍作通商之地，並添開新義州一處，立爲通商口岸，均准內外各國船隻駛入，並裝運貨物。」（註一）

本日，日皇頒佈如下四種詔書：（註二）

詔一（按即宣示合併之意）

「朕念維持東洋永久之和平，爲保障帝國安全之切要，願韓國常爲禍亂之淵源，曩命朕之政府與韓國政府，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定置韓國於帝國保護之下，期杜禍源，以確保和平，邇來四年有餘，其間朕之政府，銳意改良，韓國之施政，雖無成績可觀，然韓國現制，尚不足保全治安，疑懼之念，每充溢於國內，民不安堵。欲國維持公共安寧，以增進民衆福利，其不可不更新現制瞭然也。

朕與韓國皇帝陛下，鑑此事態，不得已舉韓國合併於日本帝國，以應時勢之要求，茲永久將韓國合併於帝國。韓國皇帝陛下，及其皇室各員，雖合併之後，仍受相當優遇，其民衆直接受朕之撫息，增進其康福產業貿易，從此可顯著發達於治平之下，東洋和平基礎，因此愈加鞏固，朕所深信不疑也。

朕特置朝鮮總督，使承朕命，統率海陸軍，總轄諸般政務，百官有司，其克體朕意，從事施設，須得緩急之宜，俾衆庶永賴治平之慶。」

詔二（按即優遇册封韓國皇室）

「朕欲八宏天壤無窮之丕基，備國家非常之禮數，册封韓國皇帝爲王，稱曰德宮李王，使後嗣世襲。

此隆錫，以奉其宗祀。皇太子及將來之世嗣爲王世子，大皇帝爲大王，稱德壽宮李大王，其各饗匹，爲王妃、王世子妃、大王妃，皆待以皇族之禮，特用殿下之敬稱。至世家率循之道，朕當別定禮制，俾李家子孫，奕葉賴之，增綏福履，特宣示有衆，以昭殊典。」

詔三（按即封韓之皇族）

「朕惟李綱李喜爲李王之懿親，令聞風彰，槿域瞻望，宜加錫殊遇，賜以榮稱，茲特封爲公，其配匹爲公妃，並待以皇族之禮，用殿下之敬稱，使其子孫，世襲此榮錫，永享寵光。」

詔四（按即朝鮮的大赦和免租）

「朕惟依統治之大權，自茲始施治化於朝鮮，爲昭示綏撫蒼黎體恤赤子之意，對於朝鮮舊刑所犯之罪囚中，情狀殊可憫者，特行大赦，並減免積年之通租，及今年之租稅，俾加朕所軫念。」

除了日皇發布上述四詔書外，韓王亦發表如下詔書：

「皇帝若曰：朕否德而承艱難之業，臨御以後，至於今日。關於維新之政令，備試亟圖，用力雖未嘗不至，由

來積弱爲痼，疲弊至於極所，挽回之措施無望，雖晝夜憂慮，善後之策茫然，支離益甚，則終局必至不可收拾。不
如託大任於人，以完全方法及革新奏功效。故朕於此瞿然內顧，廓然自斷，爰將韓國統治權讓與從前親信依仰之隣
國大日本天皇陛下。外則鞏固東洋之和平，內則保全八域之民生。惟汝大小臣民，其深察國勢時宜，無事煩擾，安
其職業，服從於日本帝國文明之新政，共享幸福。朕今日之此舉，非忘爾有衆，實出於救活汝有衆之至意。爾臣民
等其克體朕之此意！」

御璽 隆熙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註三）

朝鮮統監寺內正毅並發表文件如下：

「奉敕聖文武天皇陛下之大命，本官今膺統轄之任之際，茲示施政之綱領，諭告於朝鮮上下之民衆。

夫疆域相接，休戚相倚，民情亦有昆弟之誼者，相合而成一體，爲自然之理，必至之勢。以是大日本天皇陛下
，念確實保障朝鮮之安寧，永遠維持東洋和平之緊要，應前韓國元首之希望，受諾其統治權之讓與。自今前韓國之
皇帝陛下，稱昌德宮李王殿下，皇太子爲王世子。嗣後長相繼承，萬世無窮。太皇帝陛下，稱德壽宮李太王殿下，
效賜予皇族之禮遇。其秩俸之豐厚，與在皇位時無異。朝鮮之民衆，盡爲臣民，被天皇陛下撫育之化，長浴深仁厚
德之惠澤。其翼贊新政之賢良，準其功勞，授以榮爵，賜以恩金。又應其材能，作爲帝國官吏，或列於中樞院議官
之班，或登用於中央或地方官廳之職員。又班族儒生之耆老而恭謙能爲庶民之師表者，予以尙齒之恩典；爲孝子節
婦鄉黨之模範者，賜以褒賞，以表彰其德行。曩在地方官吏之職有國稅缺通之行爲者，解除其責任，特免其未勘金
之完納。又對於違反法律而其犯罪性質特可慰諒者，予以一律大赦之特典。

如今地方之民衆，有受積弊餘孽，或失業，或傾產，或甚至瀕於流離飢餓者，因認先圖民力休養之爲急務，隆
熙二年度以前之地稅今尙未納者，免除之。係隆熙三年以前貸付之社穀，特免其還納。本年秋季應行徵收之地稅，並
特輕減其五分之一。更支出國帑約一千七百萬圓，分配十三道二百二十有餘之府郡，以充士民授產，教育補助，並
凶歉救濟之用。是皆當斯更始一新之時，所以昭惠撫慈養之聖旨也。雖然，蒙國政之利澤者，應其分而負擔國費，
爲天下之通則。古今東西，莫不皆然。故應善體這般救恤之本旨，期其不狃於恩而失奉公之心。

凡政之要，莫急於闢生命財產之安固。蓋殖產之方，興業之途，得繼此而振作也。從來不逞之徒，頑迷之輩，有出沒遐邇，或殺人掠財圖謀顛擾者，以是帝國之軍隊，駐屯於各道要所，憲兵以備時變，憲兵警官普亘都鄙，而專從治安之事。又開法庭於各地，努力爲公平無私之審判。是固爲懲罰奸兇，芟除邪曲，然畢竟不外維持國內全般之安寧秩序，使各人安堵營業治產。今通觀朝鮮之地勢，其南土肥沃，適於農桑，其北地概富於礦物，內外河海魚介亦多，遺利餘澤之收獲者，不爲鮮少。開發之方法得宜，則產業之振作可期而待，而產業之發達，不可不待於運輸機關，是爲創業之階梯也。今開通路於十三道，新設鐵道於京城元山間及三南地方，以漸及於全土。如斯期大成於將來，於其開鑿施役之工程，可與衆民以生業，可爲拯其窮乏之一助。

朝鮮古來之流弊，在好惡乖忤，唯以利相爭。以是一黨得勢，忽欲戕他派；一派占勢，輒欲倒他黨。頡頏排擠，不知究極，終致破產亡家者不少。是有百害，無寸益，爾後不可以樹黨結社，徒輕舉妄動爲事。但政令不治及於下，民意動則不達於上，釀成上壓下怨之弊，古今不乏其例。因而擴張中樞院之規模，網羅老成之賢良，列於其議官，使應重要政務之諮詢。又於各道及各府郡設參與官或參事之職，登用能士俊才，充任其職。徵其言議，聽其獻策，以期政令與民情不相牴牾。

凡人生之憂患，莫酷於疾病，從來朝鮮之醫術，未脫幼稚之域，不足以救病苦，全天壽，是最可痛嘆者也。曩開中央醫院於京城，又設慈惠醫院於全州及咸興以來，庶衆蒙其恩波者極多，然尙以未普及於全土爲遺憾。既發令更增設慈惠醫院於各道，置名醫，備良藥，汎施起死回生之仁術。願人文之發達，不可不待於後進之教育，而教育之要，在進智磨德，以資修身齊家。然諸生動輒厭勞就逸，徒談空理，流於放漫，終爲無爲徒食之遊民者，往往而有之。自今宜矯其弊，去華就實，一洗懶惰之陋習，涵養勤儉之善風。

信教之自由，爲文明列國所公認者也，各人倚養其崇拜之教育，以求安心立命之地，雖固其所。然以宗派之異同，漫試紛爭，又藉名於信教，竊議政事，或企異圖，即爲荼毒良俗，妨害安寧，當即案法處斷。雖然，不問佛儒諸教與基督教，其本旨在人心世態之改善，固不僅不與施政之目的相背馳，卻可爲之裨補。以是待各種之宗教，毫不挾親疏之念，對於布教傳道，不吝與以適當之保護。

本官今奉聖旨，而設此地，除增進治下生民之安寧幸福外，無他念。是玆所以諄諄諭示其所適從。如尙有漫逞妄想，敢妨碍施政者，斷無所假借。若夫忠誠持身謹慎守法之良士順民，必結皇化之惠澤，其子孫亦永浴於恩波。爾等恪體新政之宏謨，勿苟違！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統監子爵寸內正毅」。(註四)

此一合併條約公布後，韓國領土遂淪爲日本帝國之領土，而受其魚肉宰割。日皇除封韓王及皇室及皇族外，對於替日本之合併工作賣力的韓國臣僚，亦封爵賜恩，封朴泳孝、李載完等爲侯爵，李完用、閔泳璘等爲伯爵，李完鎔、金允植等爲子爵，金春熙、南廷哲等爲男爵，以獎償安撫之。此外又向與韓國有最惠國待遇之中、英、美、德、澳、比、丹麥、意、俄等各國聲明廢棄所有韓國時代對外所訂定之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日本對外宣言之全文如下：

「一、韓國與列國之條約，自今廢棄，以後適用日本國與列國之現行條約。居留於朝鮮之諸外國人，從來享有之領事裁判權，歸於消滅，自後在日本國法權之下，受居留日本內地同一之權利。

二、日本政府，與從前條約無關係，今後十年間對於自朝鮮輸出外國或自外國輸入朝鮮之貨物，及出入朝鮮開埠場之外國船舶，課現在同率之出入口稅與噸稅。」

各國接此宣言，無一反對者，即韓國民間，雖不滿於日本此一蠻橫野舉。但以日本到處配置軍隊及憲兵警察之故，只好忍聲吞氣，不敢起而作正面反抗。偶有慷慨悲憤之報紙，即被封禁。合併條約公佈後，日本將韓國國號廢除，改稱朝鮮，國都漢城改爲京城，頒「朝鮮總督府制」，使總督統率海陸軍，並統轄諸般政務，以寺內正毅，就任第一代總督。原爲日本走狗之一進會，日本於達成合併目的之後，寺內乃以「一進會之目的既達，自後該會便無須存立」爲辭，令其首先解散。(註五)

附錄：「韓亡」(節錄)(註六)

韓國亡後，以日報及他國報無所登載，不能盡悉其實，今將上海神州日報所登漢城來函一則錄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四二二

漢城函云，陽曆八月二十二日，韓國各大臣，到皇帝前請安，皇帝笑容滿面，若不意李朝之終局者，羣臣莫敢啓奏，小宮宮內次官，汗流浹背，各大臣顏色如土，俯伏無言久之。皇帝曰：「卿等何事躊躇」。李完用乃奏曰：「曩者日本於世界，認韓國爲獨立，嗣依第二回日韓協約，韓國軍事外交司法警務等全部，委託於日本帝國，以期增進國民福祉，鞏固財政基礎。自後庶民窮困未蘇，國運前途隆盛，未可預料，乃以閣議決定，將統治權全部付託日本帝國，上以安皇室，下以福萬民，豈非適合時宜之善政乎。今欲仰皇帝勅裁，然後致意日本統監，願陛下鑒臣等微衷」。言罷淚下，皇帝亦嗚咽曰，「朕嘉卿等忠誠，朕在位二年，雨露未及於蒼生，朕涼德所致也。韓國前途，實在可慮，卿等須體朕意，爲國民計。」各官拜聽，皆似以大鐵鎚猛擊頭上，完與王李載冕，先後爲皇帝召見參內，約二時間，李家社稷，於焉告終。李首相及趙農相，轉奏太皇帝，太皇帝曰，朕躬有罪，亡大韓國，非卿等責也，朕將何面目見祖宗於九原乎。大廈之傾，非一木所能支，幸卿等當一任日本政府，圖兩國安甯也。」二相受命，恐懼退出。

二十七日，爲韓皇登極紀念之日，各皇族大官等，除學相外，約有三十餘名，皆照常令內朝賀，此可謂韓皇最後之即位紀念式，又即韓臣等最後謁見之日矣。是日自早晨起，即降雨不止，萬物蕭條，宮中一無所有，所餘者，惟陰濕之氣而已。而韓皇於是日，匪但毫無憂虞之色，且與羣臣轉談，重提三年前與太皇分居之舊事，迨至正午，即賜羣臣在御前陪食，此外則一切典禮，均已無有矣。

陽曆九月一日，爲昌德宮李王親受冊封之期。是日之舉行儀注也，先由寺內統監，於午前十時半，服陸軍大將之禮服，滿佩勳章，率同石井澄波兩武官，及兒玉書記官三人，排齊儀仗，入昌德宮，在仁政殿，謁見李王，並陳述日韓合併條約締結之祝詞。李王極形滿足，亦謝其盡瘁之功，及屈勅使入宮之時刻，寺內統監即退居別殿，受茶菓之饗待，李王起駕，携同閔宮相，小宮次官，尹侍從院卿，李侍從武官長，及各臣僚十餘名，親出仁政殿正門，迎接勅使。是時稻葉勅使，已於統監邸隨同高禮式課長，同乘李王所派奉迎勅使之御馬車，向昌德宮進發，迨抵昌德宮時，適在午前十一時之頃，勅使下車，與李王相見，李王即親導勅使至正殿，行公式會見之禮。李王於接見勅使時，異常謙退，匪但不敢高據寶座，即南面亦避去不用，僅在寶座之下，與勅使行禮，西面與勅使對座而已。稻葉

勅使行禮後，即以嚴肅之態度，將大皇冊封李王之詔書，及贈錫李王與王妃李太王及各親王之品物，交授李王。李王以最敬之禮拜受，於是冊封巨典始竣事。時已十一時十五分，寺內統監已先退去，李王旋導勅使至別殿，饗以茶菓，已而勅使告退，李王派儀仗兵一中隊，擁導勅使歸統監邸，並親送至正門而別。李王是日，仍服舊韓國大元帥之制服，當舉行冊封典禮時，尹侍從院卿等在旁，暗暗爲之吞聲咽淚，而李王則轉覺笑逐顏開，心滿意足，若無其事者然。

日韓合併以後，日本政府，即調查韓國亡民數目，宣布如下：

	戶數	人口
京畿道	二五六、八六〇	一、〇六七、三九七
忠清北道	一一五、九二五	九一、七一七
忠清南道	一六二、七二三	六四一、一一六
慶尙北道	二七二、七三〇	一、〇六一、九〇二
慶尙南道	二九四、七八三	一二六、八一〇
全羅北道	一五七、四一二	五九七、三九一
全羅南道	二二九、九四五	七六六、八九一
黃海道	一九五、九八五	八五四、六八六
平安南道	一三八、九七一	六〇、〇二九
平安北道	一三八、一四四	六八九、〇一七
咸鏡南道	一二七、〇七六	五八二、四六三
咸鏡北道	七二、九二五	三九〇、〇四五
江原道	一三八、九七四	六二七、八三三
合計	二、三二二、四六七	九、六三八、五七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四二四

日韓併邦發表後，朝鮮國家之名義，已盡消滅，韓國各報館，亦皆改元更始，如前所稱之大韓新報，改爲漢陽新聞，大韓每日報，改爲每日新報，皇城新聞，改爲漢城新聞，大韓民報，改稱民報，且已一律改用明治元號，如民報著論，題曰『君臣大義』其篇中有『既爲天皇臣民，宜勉爲忠良。』之語，每日新報著論，題曰『同化主』，有『日韓兩國合而爲一，須共進於文明，雄飛於世界』云云。可以知韓國輿論之勢力矣。

日本併韓後，韓民之自殺者甚衆，婦女多閉室自經者，惟日本嚴禁各報登載，故傳於外者少。有某韓人逃至滿洲，述以告人如是，頃又有韓國遺民周某，流境奉天，手持說帖，上書亡國民某，自敝國合併後，某等百餘人，逃至貴國安東地方，由安東至新民，恰值水災大作，百餘人因之走散，某等五人來奉，病臥大西關外伙食房中，三日未得一飽，勢將束手待斃，乞貴國君子周濟等語。詞極悽慘，殊令人爲之酸鼻也。

合邦與日本

日本併有韓國之消息，一傳播後，朝野諸名士，皆有侃侃之議論，犬養毅氏則謂韓國滅亡，譬如患肺病者，早知爲無可救藥之病症，數百年以來，韓民之通有性，習成懶惰的弊習。（聽者）政府依中央集權之結果，只知苛斂誅求，剝削民間之脂膏，不知養成國民之經濟力，改良凡百之業務，（聽者）一任民間弊習相沿，遊惰之極，終至亡國，亦是自然之趨勢。又云，韓民多猜疑，官吏多貪慾心，上下隱蔽，賄賂公行，恬然不以爲羞恥之事。（聽者）今日日本併有韓國之後，斷然不可許韓民有參政權，假令許之，是猶撒布黴菌於議會，必至傳染及全體云云。其餘諸名士，如大隈伯大石近已等，各有議論，而尤注意於滅亡後之善後政策，有謂須禁韓民習高等學術者，有謂須令日語普及於韓者，有謂須完備警察制度者，其說至不一。

東京數十種報紙，皆有議論，表祝賀之意，如報知社則舉行提燈行列大祝賀會，時事國民等各報，特刊大紀念號，民間大商鋪皆開會祝賀，以誌慶事。其對於韓國一方面，則自寺內統監到東後，朝鮮滅亡之風聲，日緊一日，韓京諸大老，猜疑恐怕之狀態，殆難言狀。韓京發行之新聞紙，陸續被禁，日本新聞紙，如報知朝日讀賣九州馬關日報大阪新聞等，關於有韓國時事之記載者，皆不准輸入韓國，故朝鮮人士，除政界中人外，一般人士，至今猶不知有滅亡之事實，依然在睡夢中也。

亡國二三日，寺內統監急爲種種布置，及籌商善後事宜，惟與韓相李完用時時密議，朝鮮皇帝明知時勢所趨，大局已去，惟有俯首聽命而已。

所有韓京之人力車，盡爲統監邸雇去，預備憲兵警吏陪偵等乘坐，四處巡邏，不准民間有一流言蜚語，酒樓旅館，異常戒嚴，鋪戶居民，嚴密取締，京城中不見有一形跡可疑之人，靜肅無譁，居民之口，咸噤若寒蟬也。

先是韓民中稍有一二流言蜚語之人，統監爲防止秩序之紊亂，諭令嚴拿，當將爲首者捕去，及連累者數人，拘獲送入北部警察署監禁，近悉統監已諭令警吏，此後數日，可以便宜行事矣。

登載日韓合併事之各報，不准在韓國境內發賣，現如陽曆十七日（大阪每日新聞）所發之號外，及十八日發行之（報知）、（都）、（讀賣）、（大阪每日）、（大阪朝日）、（九州日日）、（大阪新報）、（九州每日）、（福岡日日）、（馬關每日）各新聞，十九日發行之（福井新聞）等，均經駐韓統監府認爲妨害治安，不准發售，並禁止韓人開會集議，韓國與學會員李俊長李昌金，均因會議反對，被日官拘拿云。

合邦與列國

日韓合邦事，列國已知其必然，故駭愕之情亦薄，茲將合邦時之電報外論，略舉如左：

二十一日東京電云，據倫敦巴黎聖彼得堡柏林四處海線電音，報告關於日韓合邦之一般輿論，大概謂合邦乃不可避免之事，合邦爲韓人之福，且有利於遠東和平之保存。倫敦路透電云，倫敦報紙評日韓合邦，謂爲遠東歷史上之轉紐，又設一奇眩之問題曰，（日本將擴充至如何地步乎、）保守黨報紙，謂此次改變，實名勝於實，蓋韓國之獨立，本不過禮貌上之推尊。急進黨之各日報，謂合邦之舉，實以酷烈手段行之，足見可畏的東方帝國主義之端倪。太晤士報聲言，吾人早經洞悉，惟日韓合邦，可以正當解決近頃發生之許多糾葛，又謂日本畢竟已脫去島國地位，吾儕確信其必能以高尚堅毅之勇氣，向來顯著於政治上者，應付其以後擴大之命運。

倫敦電云，據聖彼得堡電報云，駐俄京日本公使，報告日政府，謂俄國並不反對日韓合邦，因此舉於日俄邦交無礙也。

巴黎電云，法國人民之希望日韓合邦已久，故近來此舉之實行，該國人民毫無驚異，雖向來主張反對日本之守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七日

四二六

舊黨格羅哇報，亦云日本併韓，實爲韓人之僥倖，日人之對外政策，亦不失爲文明國之手段，將來韓人之幸福，已可操左券於今日矣。

太晤士報又著一論，謂日人對待韓人，不可如前之酷，又謂領事裁判權既撤，則必於司法事件，大加改良，方不至失列國之歡心云。

記者曰，日本自得韓後，殖產興業之事大舉，募債之信用亦增，此於日本國民，誠不可謂非幸。比聞東京某報，將中國與韓國，一一較量，謂其情形舉相似，對付之法，毋須易籌，邦人諸友，其謂彼論然乎，抑否乎，然吾則甚望對此偌大問題，毋漫以然然否否，而遂佚去於懷也。

註一：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七二—三七四。

註二：陳水逢編譯：「日本合併朝鮮史略」，頁二二七—二二九。

註三：同註一，頁三七五。

註四：同註一，頁三七五—三七九。

註五：同註二，頁三二九—三三〇。

註六：「東方雜誌」，七卷九期，記載第二，頁七七—八二。

二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奉天葫蘆島商埠工程宜與錦瓊鐵路兼營、關繫東省全局，未便遷延。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本日奏稱，奉省葫蘆島商埠工程重要，請籌款開辦，其內容如左：

「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奉天巡撫事錫良，奏爲奉省葫蘆島商埠工程重要，請籌撥的款，以資開辦，恭摺仰祈聖鑒事，前准度支部咨議覆奉省奏請撥款修造葫蘆島商埠一摺，內開該島與錦瓊一路，關繫極重，利賴極宏，自宜先籌開埠辦法，以爲預備。所需款項，仿募公債應用，俟集有成數再議。舉辦開埠，仍由該埠自籌公債

抵款，如有難於周轉之處，准咨商臣部酌籌分認等因，奏奉諭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到奉，自應遵照辦理。伏查胡蘆島扼海陸形勝，其港岸足與大連海口並峙，其工程宜與錦陵鐵路兼營，實關東省全局命脈。現在路事雖未定議，若先修錦州至洮南一段，俄人無可措詞，自未便觀望遷延，致多貽誤。且查港岸工程，建築海堤，經營船塢，約計非七八年不能告成，尤應尅期舉辦。部議籌借公債，同係正當辦法，惟東省民力拮据，勸募非易，且須預籌確實抵款，同一爲難。臣前已在東三省官銀號紅利項下，酌撥銀十萬兩，以爲購地勘埠之需。現在全埠地址業已圈定，並已買民地五百數十畝，民房七十餘間，函滬訂購機器材料，將海堤船塢次第興工。目前節縮估算，非百萬金不能開辦，再四設法，無款可籌。茲查有東三省鹽務局盈餘一款，係各局報解銀價盈餘，向歸外銷除額撥審判等經費外，年可餘銀二十萬左右，上年因購買鎗彈，曾經奏明動用。又查有補徵鹽釐及鹽棧店帖稅票費斗課減平等雜款，除各局開支一切外，零星搜提，年可餘銀七八萬。以上各款，截至宣統元年止，約共積存二十餘萬兩，應請儘數提用，並請自本年一起，除原支各項經費外，其餘一併提充開埠經費，俟工竣之日停止。不敷之款，再由臣咨商度支部酌籌分認，以維要工，除分咨查照外，所有籌撥的款，擬修胡蘆島工程，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註一)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二七。

二十九日(九月二日)

清開缺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密陳藏情。

清開缺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密陳藏情，謂宜趁英俄各有忌憚之時，急整西藏內政，恢復主權，本日得旨：「密交外務部知道」。其所陳內容如左：

「開缺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密陳西藏情形。今之論藏事者，皆曰英俄皆當防閑也，英俄皆干涉我也，藏人意已不屬我而有專屬也，事機危急，無可挽救也。臣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俄皆當防閑，自英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中國當趁此各有忌憚之時，急整理西藏內政，恢復主權。觀近日英外部大臣三次致駐俄英使之文，所述兩國申論之語，則中國不必防閑英俄，即英俄亦無防閑中國之意，假使中國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權力，則英俄方且贊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二七

不遑，何也？蓋西藏者無獨立資格，我不能保之，則屬於英。而有害於俄之中亞細亞，屬於俄，而有害於英之印度，兩國必出死力以相爭，而大局決裂，此兩國所不願也。臣謂我不必防閑彼，彼亦不干涉我者此也。考藏人凡分三級：一曰僧俗官吏，一曰喇嘛，一曰百姓官吏，皆各有自雄之心，而實無堅強之性。往者官吏背約，英兵來則恭順矣，番官無禮於我，軍至則改觀矣，達賴革則屏息矣。喇嘛迷信佛教，俄以其術牢籠之，故向俄較熱，百姓蠢無知識，英以柔道牢籠之，故反感英德，三級人之性情向背如此。再考西藏政體，全乎專制，官吏命令，無敢違者，中國但能增長權力，制其官吏，則向俄向英，皆歸無效，臣謂不患其不屬我者此也。至論事機，誠危急矣，而英俄既不事防閑干涉，則挽救正可及時，英之不惜委曲牢籠者，可嘗須臾忘西藏哉，特不欲操之過急，且恐招俄之忌耳。我若仍前因循，既不能保藏人之受其牢籠，尤不保英俄之別謀權利，故今日中國治藏，須分別表裏，善為操縱，不必遽改爲行省，而當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強同於漢民，而當以愛漢民之心愛之，宣威布德，較蒙古諸藩爲易。臣愚以爲達賴既革，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永廢達賴之制，則番官各自樹幟，而英俄無從牢籠，事莫急於此者。此外練兵、興學、開礦、墾荒、通商、殖民諸政，則又當循序進行者矣。得旨，密交外務部知道。」（註一）

附錄：前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咨請川督代奏維持西藏大局摺 附英國藍皮書譯稿（註二）

爲咨請代 奏事，竊宗堯一介庸愚，仰蒙 朝廷恩遇，畀以幫辦藏事至重至艱之任，方受 命之初，誠不自量其不才，惟欲竭竭頂踵，補救萬一。詎自抵藏受事以後，內察藏人之趨嚮外偵鄰邦之舉動，雖事勢尚有可爲，而合以幫辦大臣之事權，實覺竭蹶無所措手，不敢辜 恩溺職，遂輒請避賢路，復蒙 朝廷矜許，准其開缺。諭令取道四川，籌商事件，遵即交卸起程，於五月二十二日行抵成都，當經電請軍機處代 奏，奉 旨開缺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著另候簡用，毋庸來京陛見，著趙爾巽遵旨傳知欽此欽遵，伏念宗堯上叨 恩命，駐藏十四閱月，祈以智力淺薄，曾無毫髮可爲報稱之事，惟於藏事向少講求，奉 命之日，乃急探英國二十年來藍皮全書，詳考該國與西藏歷來交涉之事實，及其應付之政策，審其用意委曲陰鷲，多爲世人所不及知，復察藏人對英之情形，乃知中國今日治藏，實處極艱難極危險之地，而亦未始無可希望可恢復之機。宗堯既有知見，何敢緘默，蓋今日之論藏事者，皆曰

英俄皆當防閑之也，皆曰英俄皆當干涉我也，皆曰藏人之意已不屬我而有專屬也，皆曰事機已到危無可挽救也。宗堯證以英國藍皮書所載之事實，及西藏官民之向背，竊謂自我言之，則英俄誠皆外患，皆當防閑，而自英俄言之，則防英者俄，防俄者英，彼兩雄者各不相容，即各自爲防閑，即各有所忌憚。中國但當利用英俄之各自爲防閑，而速趁此各有所忌憚之時，急起直追，整理西藏之內政，恢復在藏之主權，與其分精力以防閑英俄，不如併精力以治理西藏，此非宗堯之舊言也。觀於藍皮書所載，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十一號二月十八號，及四月八號即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四二十一，三月十一等日，英外部大臣三次致駐俄英使之文，內述與駐英俄使之辯論，俄使既申明英在西藏行事，俄國即須設法保護俄國之權利，又申明西藏之局，如一旦大有更改，則俄國或須設法以保全在亞洲之權利，又申明俄國勿論如何，總以不干預藏事爲政策，但或爲勢所逼，須在別處另籌對待之方。英外部既申明英國無政治之陰謀，無霸佔西藏土地之意，又申明俄若在西藏有所舉動，則英之舉動，不特不讓於俄之舉務，抑且過之。俄若派兵進藏，英必效之，所派之兵力，必較俄爲厚。又申明英國因見中國政府一則用延宕之手段，一則對於西藏只有微弱之權力，故起而直接自我籌策。以上云云，皆秘密緊要之文件，英俄對藏之政策，及其各相防閑，各相要約證明之意，皆昭然若揭。英俄既各有所忌，而各交示其不敢妄動之意，英則直宣布其不得已而妄動之意，乃由中國手段延宕權力微弱所致。由是觀之，中國不惟不必防閑英俄，即英俄亦無防閑中國之意。不惟此也，假使中國能增加治理西藏之權力，彼英俄者方且歡迎贊助，若恐不及，此無他，蓋至於中國實在不能保有西藏之一日，彼西藏者又無獨立之資格，而必有所屬，屬英則大有害於俄之中亞細亞方面，屬俄則大有害於英之印度方面。至於其時，英俄必將出死力以競一得，其不得者，必不自讓，必於西藏之外，別有所取償，至於終極，不惟破壞英俄之交際，且將擾亂世界之平和，若是者皆英俄所至不願。然則中國果能變延宕之手段爲迅速，變微弱之勢力爲強大，既以自保西藏之領土，且以兼保英俄之平和，論者所謂我當防閑英俄者，乃不必之事，其謂英俄皆當干涉我者，則相反之事也。至謂藏人之意，已不屬我，而有專屬，宗堯在藏逾年，朝夕栗栗注意此事，蓋藏人凡分三級，一曰僧俗官吏，一曰喇嘛，一曰百姓，官吏則各不自量，咸有獨立自雄之心，至於不得逞，則又俯首帖耳以聽。向者英兵之入藏，即其官吏之崛強背約所致，英兵一來，其崛強者又恭順矣。比年番官之對駐藏大臣甚不謹矣，川軍至則已改觀，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〇

賴革則羣屏息矣。喇嘛則迷信佛教，俄即因其迷信，故爲隆重佛教以誘之，光緒二十七年宣統元年，達賴兩次派遣喇嘛赴俄，俄皇召見，禮遇至渥，凡此皆以牢籠喇嘛故。就喇嘛一種而論，向俄之心較熱，至於百姓，則蠢然無所知識，英之減費退兵，不派政治代表，純取陰柔平和手段，所爲牢籠西藏百姓收拾人心之方法，蓋已極力盡致，西藏百姓，又不能不受其牢籠，而忘英兵入藏之當怨，由靖西至帕克里春不一帶之民，以英兵駐紮之久，相遇之厚，無不移怨而感，三級人之性情向背若此。再考西藏之政體，則純全極端之專制，官吏之命令，雖至暑虐，無敢違者，喇嘛百姓，無不仰官吏之鼻息，而聽其號令，喇嘛向俄，百姓向英，中國但能增長權力，制其官吏，則向俄向英，皆歸無效，但使事實屬我，即不必更究其意念之誰屬也。夫論者之謂事機危急，無可挽救者，乃以英俄之當防閑，而避其干涉，且不知藏人之意何屬，故覺無往而非荆棘也。今則英俄內容之政策如此，既不必防閑，且不致干涉，不惟有法挽救，其法且非甚難，顧其事機則真危急耳。蓋英政府雖宣布無佔據西藏土地之意，然又不惜委曲牢籠者，其心何嘗須臾而忘西藏，特不欲操之過急，以傷藏人之心，且不欲彰露形迹，以招俄人之忌，我若仍前因循，再過數年，無所振作，則此數年之中，既不能保藏人之不全體受其牢籠，尤不能保英俄之不別爲權利互換之協約，不幸而有此變，乃真無可挽救矣，故就今日中國治藏而論，實大有可爲之機，但須迅速敏活，急起直追，而後可爲，且需分別表裏，善爲操縱，在內之計畫，則當兼程並進，不可無一日千里之心，在外之形迹，則當鎮靜和平，不可無應付彌縫之術，不必遽改西藏之地爲行省，而不可不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強西藏之俗同漢民，而不可以愛漢民之心愛之。施政之目雖繁，宏綱亦祇二事，宜宣威者不可假借，宜布德者不妨煦育，先定宗旨，而後合內外上下之力，貫徹實行。宗堯之愚，竊謂藏衛必永爲西藩，國家保持治理之道，亦較保持治理蒙古諸藩爲易，如或不幸，而如英外部之言，再示人以延宕微弱之現象，則他日之危，即有非臣子所忍言者，蓋推俄使保護亞洲權利須在別處另籌對待之一言，萬一藏衛有事，國家所憂，固不在西徼不毛之一隅，誠恐東南腹心之地，將受其影響也。至於治理先後之序，宗堯禱昧，不諳大計，愚管所及，則達賴既革，似當以呼圖克圖分任藏事，利用轉世迷信之愚，從此永廢達賴之制。番官向無固結之意，上無達賴，則各求樹幟，英俄雖欲網絡，適以養成角力均權之勢，眼前大事似莫急於此者。此外練兵、興學、開礦、墾荒、通商、殖民諸政，則當因時審力，循序進行，而非宗堯之愚所

能懸籌妄擬者。除將英國藍皮書內關於英之對俄對藏之政策，摘要手譯，另冊開列外，宗堯感荷 朝廷高厚之恩，愧無涓埃毫髮之報，所有知見所及，擬合借用 四川提督軍門印信，咨請代 奏。爲此咨請 貴督部堂查核代 奏施行，須至咨者，計咨譯件一冊：

英國藍皮書譯稿

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四號即光緒廿九年正月初七日英國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外部准俄國使署照稱，俄政府接到可靠消息，謂英兵取道春丕，向北前進，已至康巴阿華力克地方等語。此事有無根據，希電復。俄使照內又云，俄政府因注重於不使中國有肇亂之機，故視英國此舉爲有礙大局，或須設法以保護在藏之俄國權利云云。

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六號即光緒廿九年正月初九日印度總督復英國印度部大臣電文：

俄使所稱藏事可靠消息，實係毫無根據，不必置辯。現我欲急辦者，即正月八號文內所載之事也，何光錫現已忽回亞東，約請維德（英員名）在彼處與之相見，以便和平商議界務等事，現我一面籌傳進兵，一面答復駐藏大臣，謂我甚願和平商議云。

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十一號即光緒廿九年正月十四日印度總督致英國印度部大臣電文：

此間現接駐紮北京本國代辦公使寄到光緒廿八年十一月初六日中國外務部論藏事之照會，其第三節語意含糊，我須注意。又以有大臣進藏一事而論，據該照會已令其即速前往，則西曆二月底儘可行抵拉薩，惟稱西曆七月方到該處，此實爲中國有意延遲之證據。鄙見以爲大局已急，宜及早行事，故欲再向政府提及，使其留意也。

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十一號即光緒廿九年正月十四日英外部大臣藍致駐俄英使公文：

俄使今日來署見我，與我談論本月二號其參贊璞君留在本署兩內所指之事，我告俄使謂該函之詞意離奇，且近於恫嚇。查西藏爲密邇印度之國，俄使函內所稱俄政府因英在西藏行事，或須設法以保護在西藏之權利一節，尤不可解。我告俄使曰，俄國對於英國分內應行之事，屢次興訟，自我觀之，實屬無謂。又曰凡有關於英俄兩國之事，俄欲向我詢問，我必樂於奉告，但俄之言詞，若無實備英國之形迹，則我之答復，更易於著手，云云。俄使勸我於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二

俄國此次函內之措詞，不必介意太甚，該函不得視為正式公文，不過就俄使署所接之電文載錄其大概而已等語。我於是告俄使曰，俄政府所稱得有可靠消息一節，業已查明，毫無根據，照內所載康巴阿華力克一處，亦經查明，無此地名。至於春丕係一山谷，與印境毗連，為印藏往來常用之商道，哲孟雄與西藏交界之處，因立界柱，致生齟齬。我國出於無可奈何，派員前赴該處要素，藏人將界柱重立，俄使答曰，此項荒謬之謠言，係他人故意散佈，欲令英俄兩國不和，我兩國須不遺餘力，設法以弭之，我實不見有何等緣因，可令我兩國因西藏之故而生出齟齬之事。俄國對於西藏，並無政治上之陰謀，鄙意以為英國亦無政治上之陰謀也，云云。我答之曰，汝若問英國有霸佔西藏土地之意否，我必能答曰無之，至若籠統宣佈我英國將來何以對待西藏一節，我之言論，即應出於謹慎，以免日後授人以詰責之柄，夫印度政府，欲在西藏興商務一節，係順理成章之事，故凡有益於興商務之策莫不籌之，云云。

一千九百零三年二月十八號即光緒廿九年正月廿一日英外部大臣侯爵藍致駐俄英使公文

今日面晤俄使，與之重談本月十一號所論之西藏問題，我告俄使曰，前次談論之後，業以此事，向印度部詢問印政府於本月二號俄使署致英外部之公文，甚為詫異，謂印度在西藏之利益，係具有特別之性質，云云。我復就中亞細亞之地圖指告俄使曰，拉薩甚近印度之北界，惟距俄國在亞洲之屬地，其最近者亦在一千米之外，每米合中國三里三，俄國若在英國屬土毗連之國，有所舉動，不能不令英國屬土之人民生疑，以為英之權勢日退，而俄之權勢，則速進於嚮者所視為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外之地也。

我又告俄使曰，英之於西藏，其關係之密切，遠過於俄，俄若在西藏有所舉動，則英之舉動，不特不讓於俄之舉動，抑且過之，俄若派兵進藏，英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其力必厚於俄之兵力也。

我又告俄使，以目前而論，我英不過欲令西藏之官員，遵辦光緒十六年約內所載之界務及商務兩事而已。英國因見中國政府，一則用延宕之手段，一則對於西藏，只有微弱之權力，與之交涉，徒勞無益，而此項界務商務問題，又不得不急於解決，以令我滿意，故我不能不陸續自為籌策，以達此目的也。

一千九百零三年四月八號即光緒廿九年三月十一日英外部大臣侯爵藍致駐俄英使公文

俄使今日告我曰，俄政府對於西藏，雖無所圖，但西藏之局面，若大有更改，則不能緘默。蓋西藏之局，一旦

大有更改，則俄國或須設法以保全其在亞洲之權利，惟西藏雖有大更改，俄國仍然不干預藏事，因俄國無論如何，總以不干預藏事為政策也。但俄國或為勢所逼，須在別處另籌對待之策耳。俄國注意於保全中國全國之土地，而視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俄國盼望英國對於西藏之所為，不致生出如此之問題，云云。我答俄使曰，英國無佔據西藏土地之意，但西藏與印度毗連，英與西藏訂有約章，凡便於商務之事，我英應得享受，藏人若阻我享受此項權利，又不遵守約章，我英維持權利，係勢所必然之事也，云云。俄使然之，我又言於俄使曰，凡教化未開之國，與教化已開之屬土毗連，教化已開之國，應得操執地方之上權若干，今英之對待西藏，亦應操執此項上權也，惟不能由此而疑英國之對待西藏居心叵測也。

以上各件載於英國藍皮書第一千九百二十號俄國對於西藏之政策即寓於此於我國極有關係故擇譯之

一千九百零四年四月十九號英外部大臣致駐英俄使公文

貴大臣近日與本大臣晤談之際，曾詢問敝國政府是否因藏人抗拒英兵進藏一事，而改變其於去年十一月六號電告印度政府對待西藏之政策等語。查去年敝國政府，於致電印度政府，飭令榮可朋帶兵進藏時，決意不藉此舉佔據西藏，或干預西藏之事。又告以此次進兵，係專為使藏人遵守約章起見，此目的一旦達到，英兵即行退出。又告以不願長留政治代表於西藏，至於要索便於商務之事，亦須不離乎該電所載之宗旨，云云。本大臣現能告知貴大臣者，敝國政府，今仍守此政策，惟敝國之辦事如何，須視藏人之舉動為轉移，敝國不能任由將來事勢之無論如何變遷，而不改其政策也。但一日未有別國干預藏事，則敝國亦一日不欲吞併西藏，或為其保護主，或掌握其內政也。

一千九百零四年七月念五號即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鄙見以為此次之約，應作為英與，藏訂由英之議約大臣榮可朋，與達賴喇嘛簽押，至於駐藏大臣，擬令其另簽一約，申明光緒十六年所訂之約，與光緒十九年所訂之通商章程，及認可英與藏所訂之約。此次英藏條約，可為光緒十六年中英條約之補助，鈞意如何，祈示復。

一千九百零四年七月念六號即光緒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本月念五號電悉，尊議英藏條約，由榮可朋與達賴或有代表人簽押令駐藏大臣另簽一約一節，應准照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四

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六號即光緒三十年六月念五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我軍於八月三號（即光緒三十年六月廿二日）進駐拉薩，敵軍並未再敢抗拒，百姓安靜，達賴喇嘛逃往距拉薩數米之某寺。駐藏大臣來拜榮可朋（即英之議約大臣）聲言樂於助成和局，並以糧食餽送我軍。彼已代我收集軍糧，二日尚允陸續收集，廓爾喀國之代表人，亦派員拜會榮可朋。嗣又親來拜會，拉薩之山谷，有二三米之寬，種植蕃藍，軍糧甚足。

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十三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敝處於昨日致電榮可朋云，軍糧萬一不敷用，致須強購時，汝可購至足用爲度，但不得損傷寺廟之產業，並不准稍有劫掠之事。

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三十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敝處接榮可朋電云，我所索賠款，係每日五萬盧比，自英軍被攻之日起算（五月五號即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日）但爲數過鉅，鄙意以爲不宜堅索到底，但我若減輕賠款，或可在西藏之東境，添一商埠，此舉政府以爲然否，乞示復。賠款一事，有令我英大失民心之虞，我之對於此事，宜守退讓主義，而以便於商務之事，及鑛務權利代之，云云。查添開商埠，及要索鑛權，係有違鈞部八月五號來咨第八節之意，惟榮可朋既倡此議，應否從之，希示復。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八月三十一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念一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三十號電悉，英政府始終所欲者，係在得最大之利益，而負最小之責任，以賠款論，所擬之數目太鉅，鄙意以爲若令藏人出一可觀之數，其心已寒，而不敢再開罪於我矣。若以加增約載之權利代之，在目前似令藏人少吃虧，在日後或令我英有爲難，蓋難保藏人不再違背之，無異乎其違背光緒十九年所訂之約章也。

至於添商埠，得鑛權，自表面上言之，似乎有益，但自實際上看之，非切實保護開鑛之人，及貿易之人，與常通運道不爲功。西藏政府對待我英之心，若仍前不改，吾恐多開一商埠，多得一鑛權，必令西藏政府，與印度政府，多添齟齬之事，時時需勞中央政府之補助及壓力也。

同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三十號電悉，榮可朋所擬減輕賠款添開商埠一節，其所指之商埠，是否爲目前之大貿易總樞，希示復。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二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廿三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鈞部八月三十一號電謹悉，前擬向藏人要索在西藏東境開一商埠一事，此間已作罷論，但現在有機可乘而不之乘，恐悔已晚耳，論該處貿易之大小，現時尙無所聞。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五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廿六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九月二號電悉，仰查閱本部八月三十一號電文，便知中央政府對於榮可朋之條陳，如何見解，若有機會可乘，兼之絕不勉強，而可在西藏之東境，開一商埠，不妨爲之。若於已開商埠之外，因添開商埠，而令日後多事，及失去藏人之感情，則中央政府不願爲也。

一千九百零四年七月廿六號即光緒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除在江孜及噶大克兩處開設商埠之外，須令西藏政府允許二事，（一）如將來商務逐漸興旺，其情形足可添開商埠，西藏政府須與我商議此事，（二）西藏政府不得在現在已通之各道路上，限制貿易。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一日英國議約大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英藏條約，於九月七號（即光緒三十年七月廿八日）在布達拉山簽押，駐藏大臣亦在場，所蓋之圖章，一達賴之圖章，由代理商上代蓋，一爲加布倫之圖章，一爲三大寺之圖章，一爲僧俗大眾公所之圖章。至於駐藏大臣，一俟奉到北京之命令，即將附約簽押，駐藏大臣謂附約所載各款，彼意並不抗拒云。當簽約時，藏人和形於色，及簽押畢，加布倫等謂全藏之人，必遵守是約云。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二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三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英藏條約，於本月七號，在布達拉山（達賴駐錫之處）簽押，駐藏大臣在場目擊其事，業經榮可朋直接報告鈞部在案。該約經中央政府核准後，加入下列之更改各節，（一）約首原議係用達賴名銜，現以代理商上及噶布倫三大寺並僧俗大眾公所之名字代之。（二）第五款首句，添入噶大克數字於江孜二之下。（三）第六款載明賠款英金五十萬鎊，合盧比七百五十萬元，分七十五年繳清，每年應繳盧比十萬元，首次繳期，係一千九百零六年正月一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六

第十款原文有由商定之二員畫押字樣，現刪去二字，改爲由商定之員畫押。

約中所蓋用者，爲達賴之印，噶布倫之印，三大寺之印，及僧俗大衆公所之印，賠款每年攤繳盧比十萬元一節，係出於代理商上之所請，榮可朋心雖不願，惟爲急於簽押起見，故勉強從之，此係實情，故彼有懇請核准之意。鄙意以爲該約既定，不宜更改，以繳款論，日後藏人如財力充裕，顯意多繳，亦不必限以每年十萬，論數目，我中央政府，若見藏人行爲恭順，謹守約章，亦可酌量減輕，而取償於方便貿易之事。但目前似不必有所更改也，以附約論，駐藏大臣，於藏約簽押時，既肯到場，一俟奉到中國政府之許可，亦必肯將附約簽押。現榮可朋定期九月二十號離開拉薩，倘屆時附約仍未簽押，駐藏大臣，或可能隨同我軍到江孜辦理此事也。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三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四日印度部致印度總督電文

九月十二號電悉。賠款之鉅數，已顯出爲難情形，若與第七款並觀，則爲難之處尤甚。第七款言賠款清楚然後退兵勢將令我佔據春丕，七十五年，此與本部七月廿六去電之訓令，及中央政府對於退兵之宣佈不符，以賠款言，按尊處八月三十來電所言，即榮可朋亦稱數目太鉅。現在能否告知藏人，照依尊處九月十二來電所擬辦理，謂藏人如能遵守約章，及能推廣方便於商務之事，我則將賠款減輕，而不致有礙於約章已簽押之一事乎。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四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五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九月十三鈞電謹悉。鄙意亦以免有長佔春丕之形迹爲宜，現已將鈞部來電所擬各節熟商，有唐沙本洛者，人名未悉爲誰獻議於藏人，謂此次賠款，儘可在新訂條約所指之商埠，設立稅關，由英人代徵貨稅，以資挹注，藏人似有允許之意。此議經印度政府詳慎熟商，現擬依照新訂通商章程，在邊界之處，令進出印藏貨物，完納實落之關稅一次，如此則沿途各項不合理之徵抽，或可盡免。現已電告榮可朋，謂印度政府，以此議爲然，惟未奉中央政府訓令之前，不得作爲定議。只宜詢探藏人之意，顯否在西藏之東境添開一商埠，及准我派員測量散處於九月三號去電所指之路途，並設立上文所言之稅關，以酬報我之加恩減去賠款三分之一等語。藏人若願依議，則減輕賠款之事，可於將來換約時，由印度總督辦理，至藏人所允各事，亦可由印度總督開列，附於藏約之後，此附件亦可聲明藏人於賠款一事，每年或繳盧比十萬元，或不止十萬元，均聽其便。至於繳款之年數多少，亦可不必聲敘，如此則可以

避開藏約所載久佔春不一節矣。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六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七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鈞部九月十三電稱，賠款之數目即榮可朋亦以爲太鉅等因，鈞部若查閱九月七號敝處去電，當知榮可朋已改前議，謂所定之數目，諒藏人之財力足能交付云。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六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七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九月十四號電悉。中央政府甚不願所定賠款年限，有牽累後代藏人，而解脫此次肇亂之人，及肇禍之喇嘛寺之效果，中央政府更不願此次之賠款，具有常貢之形式，是故最緊要者，係將賠款定爲能於短速期內繳清之數。尊處所擬減輕賠款之法，可爲引導中央政府更進一步之基礎，中央政府現諭令將賠款由七百五十萬元，減至二百五十萬元，可以關稅作抵。按照約章，我之佔據春丕，係或以賠款繳清之日，或以商埠開辦三年，著有成效之日爲止。但此二事，無論何者居後，即以何者爲退兵之期，倘現須變通辦理，自宜訂明我之佔據春丕，應以辦理關務三年，及開埠三年，著有成效，並於三年限內，統共繳過賠款五十萬元之日爲止。惟無論事情如何，我軍不得因欲加添既得之權利而久留拉薩也，榮可朋若能恪遵此項訓令，則可向藏商取尊電所擬權利之全數，或若干分，以爲減輕賠款之酬報。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八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九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鈞部十六來電敬悉，賠款係應照敝處所擬減至五百萬元，抑係應照鈞部之意減至二百五十萬元，祈示復。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十八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九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敝處現接榮可朋於九月十四號由拉薩來電，所云如下，中國外務部電飭駐藏大臣勿簽附約。

同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九月十八號電悉。賠款應定爲二百五十萬元，以期速繳。

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廿三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十四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敝處於九月十四號電告榮可朋各節，現得榮可朋於九月十八號由拉薩復電，所云如下，鄙意以爲印度政府，不以所定賠款之數爲過鉅。所定之賠款七百五十萬元，分期七十五年攤繳，若與三年之內清繳者，比較其所值，則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三八

年清繳者之半數，已等於七十五年分期攤繳者之全數矣。七百五十萬之半數，約合三百六十萬，查印多爾國，（地在印度西北爲英屬土榮可朋曾充該處之辦事員）每年之進款，尙且倍於三百六十萬元，況西藏乎。西藏除現銀一項短絀外，其餘無一項不遠富於印多爾者，我向西藏取償之款，若果在三百六十萬元之下，則此次所用之兵費，須由印度人彌補其不足，我將何以對印度人乎，若果逼令西藏之人於三年之內繳足三百六十萬元，難保我不永遠留存一種知覺於藏人之心，謂英人過於苛刻，種界將由此而生矣。蓋所賠之款，西藏政府，不令富足之喇嘛寺供給，而勒令貧苦之百姓分攤也，我所定之七十五年攤繳期限，係出於西藏人之甘願，至於鈞電所擬之辦法，亦曾託廓爾喀國及布丹國之人，商諸藏人，而藏人不肯樂從也。現藏人對於英人之感情，遠勝於前，而於我所定之賠款辦法，並無怨言，藏人於我派員由江孜測量至噶大克一事，亦已允從，且不特不抗拒，甚至委員陪護，我宜趁此時機以聯絡之，若再與之辯論，恐樂於了局之平和黨，反爲羣議所亂也。鄙意以爲此次所定之約，已減輕我英之責任不少，實諸麥多那君，（英軍統領之名）亦復意見相同，我既佔據春丕，又得藏人之歸心，則駐紮江孜及噶大克兩商埠之英員與英商，可保平安，但退兵之後，萬一藏人因懷恨於賠款期速之故，起而與我爲難，則英員及英商所處之地位堪虞矣。我自信我之所爲，已達負最小之責任，而得最大之權利之目的矣，我甚不願目前有所更變，致令滿意於現約之藏人，又復心亂也，一切更變之事，儘可於重訂通商章程之時爲之。現我行期伊邇，在藏逗遛，爲時不多，中央政府所擬更變之事，如此重大，恐不能辦成，惟有懇請從長計議而已。至於中國政府之對於藏約，直待事情進步至目前之地位，然後抗議其所爲係不合情理也，況且藏約未經簽押之前，我曾將約稿送交駐藏大臣閱過，簽約之時，駐藏大臣又復在場眼見其事，當時我與之以抄約一分，彼復自稱不見有可抗議之處。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月三號即光緒三十年八月廿四日印度部大臣致印度總督電文

榮可朋奉行中央政府之訓令，以議藏約，統言之，能得中央政府之嘉許，但論賠款一事，則其所得之效果，直與中央政府之訓令相背。按照中央政府對於此事之訓令，賠款之多寡，應視藏人於三年之內，其力量能繳多寡爲準，至於退佔春丕之事，應於賠款繳清之日，及商埠開設三年之久，著有成效之日行之，但榮可朋因從藏人之條議，將賠款展長期限攤繳，是其對於最要之一事，有違背中央政府之訓令矣。中央政府向來政策，係在於不干預西藏之

內政，此次辦理藏人因背約而生出之亂局，所獲之效果，須與向來政策之意相符，自去年十一月六號以來，本部屢將此意報告尊處，中央政府將於賠款之問題，計畫其事，最爲透徹。本部曾於九月十六號電懇尊處，將賠款由七百五十萬元，減至二百五十萬元，俟繳至五十萬元，我軍即當退出春丕，榮可朋果能恪遵中央政府之訓令，則此節儘可辦到，但現因榮可朋已離拉薩，以致失此時機，殊爲可惜。惟中央政府不能因此而變易其方針，故其對於無論何項條議，有令英軍佔據春丕之時期，出於七月廿六號去電所指之期限之外者，一概拒而不納，將來換約之時，務將此改正，以符中央政府之決議。至若藏人萬一日後不肯按照攤期繳款，或出別項事端，致與條約有礙，屆時自應另行籌畫對待之策，但事情一日未到如此之地位，則代表員因不遵訓令所製造之局面，中央政府即不能輒予採納也。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月廿三號即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五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敝處據駐紮江孜之商務委員報告，該處之西藏商務委員，對於開埠之事，極表厚誼，並稱願由西藏政府，出費代我在於由江孜至帕克里之通道上建設郵舍，云云。惟我國業經按照光緒十九年條約第二款在沿途建築站舍，可作郵舍，及商旅宿舍之用，勿需再由藏人代設，但藏人與我如此切實交好，足證榮可朋立約之大效，目前藏人之對於我，凡事均極心滿意足。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七號即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一日印度部致印度總督電文

十月六號尊函，及十月廿一號尊電均悉，減輕賠款一事，尊處擬於換約時向藏人聲明所擬定之聲明格式，經本部核准，惟須敘明英兵駐紮春丕，須俟商埠切實開設三年而後退出，庶能使藏人遵守商埠章程。至於藏人允許立約允許駐紮江孜之英國商務委員往來拉薩一節，業經中央政府批駁，鄙意以爲應由尊處知知藏人，略謂我雖不以此事載入約章爲急務，然甚感藏人允願立約之美意，云云。中央政府對於擬立之約，視爲可有可無之事，且視爲與其始終之宗旨不符。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號即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印度總督致印度部大臣電文

十一月七號鈞電謹悉，我已換約，一如中央政府之命辦理，並如鈞部所議致函於拉薩之官吏，以敦睦誼矣。

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號即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英外務部大臣致駐紮北京英使電文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四〇

爲西藏附約事，希告知中國政府，謂我國中央政府，現已決議派印度總督在京與中國開議附約之事。

印度總督所簽押之減款聲明書作爲英藏條約之附件（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號即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在京簽押）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號，英國所派之代表員榮可朋，與西藏之代表噶爾丹寺長羅生曼爾曾，暨噶布倫並色拉別蚌噶爾丹，三大寺之呼圖克圖，及西藏民教諸首領，所立之英藏條約，現經印度總督批准互換，並惠允飭將該約第六款西藏應賠補英國入藏兵費，由原定之七百五十萬盧比，減爲二百五十萬盧比。又復聲明該約所定之賠款初繳三年三期之後，英國所派佔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惟該約第二款，所立商埠，西藏須按照第七款開妥三年，並須按照約內各節，一一認真遵辦。（印度總督噶土爾簽押）

上列之聲明書係於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號由印度總督當堂簽押（印度交涉司費禮夏簽押）

印度交涉司致西藏代表商上噶勒丹池巴公文（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九日）

印度兩國代表員，於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號，會同訂定之英藏條約，業由印度總督批准互換，印度政府現飭本交涉司，將此事告知貴代理商，上本交涉司現寄送聲明書一件，並配送藏字譯文一件，係經印度總督當堂簽押，作爲英藏條約之附件。所言如下：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號，英國所派之代表員榮可朋，與西藏之代表噶爾丹寺長羅生曼爾曾，暨噶布倫並色拉別蚌噶爾丹，三大寺之呼圖克圖，及西藏民教諸首領，所立之英藏條約，現經印度總督批准互換，並惠允飭將該約第六款西藏應賠補英國入藏兵費，由原定之七百五十萬盧比，減爲二百五十萬盧比，又復聲明該約所定之賠款初繳三年三期之後，英國所派佔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惟認約第二款，所立商埠，西藏須按照第七款開妥三年，並須按照約內各節，一一認真遵辦等語，印度政府之所以如此優待西藏，而將西藏應賠之款，減爲二百五十萬，及其所以如此通融，將春丕讓還西藏者，因見自從英藏條約簽押以來，藏人之對於英國，其舉動均屬平和及合宜故也。印度政府之施此厚惠於西藏，係爲盼望藏人知感英國之慷慨，又爲印度與西藏爲鄰，兩國之利益，無分彼此，甚願兩國永遠和好故也。查前者進藏議約之大臣榮可朋君，亦具此心，諒貴代理商上尚能記憶也。現認大臣因見西藏之人，嘉感其對待之慈和，又見西藏之人，實心遵守其所定之約章，心甚悅服也，本交涉司

尙有一言奉告，查本年九月間，英國之議約大臣，曾與西藏之代表員簽押聲明書一件，訂明駐紮江孜之英國商務委員，若因事前往拉薩西藏政府，准其前往等語，現印度總督雖深感西藏政府此番美意，但以爲其事不必列入約章也。

註一：「宣統政紀」，卷三九，頁三五—三八。

註二：「國風報」，第一年第念三號，文牘，頁一—廿九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四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七月二十九日

四四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八月

一日（九月四日）

孫先生文連日自檳城致函波司及荷馬李，商討籌款起義計劃。

本日，孫先生文自檳城致函波司，略云：

「六月廿五來函，昨始收悉。知你東部之行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在日本時，已告知你及荷馬李將軍，長江流域及華南地區的起義已適時制止，以待我們在美國的計劃成功。我答應取得之簽名書，已自橫濱掛號寄上，想早已收到。現在結果如何？成或敗，均請速告，以便將來採取獨立措施。如你以為籌款計劃定能成功，最後之決定僅時間問題，亟盼你能在你自己的帳下先付五萬美元，以便進行準備工作。計劃成功，當雙倍奉還。今冬在長江流域與華南地區將無行動。今後兩三月內，我仍在檳城，在此期中，除非上述五萬元能先行寄來，否則，即使我們的計劃告成，我也不能與你會晤。自前次失敗之後，我們在廣東軍中的地位已恢復，且在短期內必更形加強，國內其他軍隊的態度亦復如是，均急切期待普遍起義的信號。滙票請用中山之名。」（註一）

次日，復函荷馬李。略云：

「已函波斯，請先墊付五萬美元，如現在有此款項，能做之事超過幾月之後同樣數額所能做的十倍。在廣東沿海地區，頗易獲得合作，我們能夠發動一次起義，較之我們在『長堤』所商談者容易而快速，且費用甚少。我確認首取廣州，將能解決準備支援攻擊之困難，同時裏應外合，必能攻取該城。該城攻下，至少可獲千萬枝現代化步槍及大量軍火，以及數百尊大砲，兵工廠，且有豐富之現金及大量物資供應。用於此役之款項，較之我們在美所擬定的另一計劃所費為少。如波斯之紐約計劃失敗，尚須請你另外設法，為廣州之事籌五十萬元，能否在短期內籌足此款？如果不能，亦請盡力而為，無論如何，設法先寄五萬元以作準備工作之用。自我停止今夏在長江流域與華南的起義後，即遵從你的勸告，我們全部的希望均集中於美國計劃。如你與波斯的計劃均告失敗，切盼立即告知，以便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一日

四四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一日

四四四

即行採取獨立措施。在發動廣東起義之前，獲取英國政府之完全諒解，至爲重要，對此，你與我務須同赴倫敦，合力而爲。如果在美籌款計劃告成，及時寄來五萬元，我立即使其他人員進行工作，而我本人則即赴倫敦與你會合。諸事亦可在該城商討。如你的計劃全部失敗，請立即告知，並請盡可能地寫很多致馬尼拉方面的介紹信，立刻寄給我，切盼之至。」（註二）

「中國報界俱進會」在南京成立。

本日午後一時，中國報界代表數十人，開俱進會大會於南京勸業會公議廳。茲誌其實況如下：

成立會開幕，先由勸業會事務所諸公，發起開歡迎會，二時許，首由陶賓南君宣布歡迎之旨趣。次由陳坐辦蘭薰觀察致歡迎詞；次由報界代表汪瘦岑君致答詞，並極言報界利病，所以當改革之理由；復由提學使李梅庵文宗，演說報紙與國民教育之關係，及其對於報界之希望，甚具熱誠。復次由民政部朱帥晦部郎，演說全國衛生研究會之必要，並言提倡之法，以報界爲最宜。蓋朱君方來齊集赴德國衛生會出品，並議設全國衛生會也。又其次則爲北京各報代表雷繼興君演說，報紙爲民之口，而民爲心，必須心口如一，始成有效之言論。演畢，即由郭寶書君宣言閉會，停會數分鐘，復由郭君宣布俱進會開成立會，並宣讀開會理由書。次即由來賓演說，首由協贊會員江曉樓君，演說俱進之意義，特由報界，尙不足以充滿俱進之義，必須連同國家社會，相與俱進。次由來賓勸業研究會員姚孟墳君，演說正當之輿論，須有世界觀念，與夫世界觀念，爲國民之必要，並及近年德國保護回教，及欲修鐵路，由土耳其通波斯帕米爾，及新疆甘陝，以至山東事。其始觀之，事若兩截，由世界觀念觀之，則見其爲一氣呵成，設使吾人有世界觀念，必能自覺外禍之棘云。復次由勸業會事務所外事科員陶賓南君演說，引伸雷繼興演說之義，並極言有口無心之害，復代表勸業道李子川觀察，宣布意見二條。復次由東三省報館公會代表顧冰一君，論報紙與社會之關係，並言從前報界離於社會之害，此後報界當與國民接觸，尤宜與實業團接觸，並言東三省殖民之無效，非實業家連絡報館，合同進行不可，時天色已晚，遂閉會。

初二日夜間，開第一次討論會於公議廳，此會決定，仍用俱進會名稱，不改爲協會，定名曰中國報館俱進會，

以各報館爲入會分子，故不以總理主筆爲會員，而但承認其爲代表，並議決每年大會一次，及入會報館資格，須爲中國人自辦之報館，及商榷區域設會之法，當推舉雷繼興君爲起草員。

初三日午後四點鐘時，在勸業日報發行所，開討論會，議決章程如下：

第一條 本會由中國人自辦之報館，組織而成。

第二條 本會以結合羣力，聯絡聲氣，督促報界之進步爲宗旨。

第三條 凡願入本會者，須由在會報館介紹，經幹事全體之公認。

第四條 在會各報館，除按照本會所定各類調查表式填註外，並須將經理人及編輯部各人姓名履歷，詳細開列，送交本會，有更易時，並須通知。

第五條 每年八月開常會一次，其應行議決及商榷之事件如下：（一）關係全國報界共通利害問題。（二）須用本會全體名義執行之對外事件。（三）對於政治上交上言論之範圍。（四）修改章程。

第六條 遇有緊急重大之問題，經二埠以上之報館發議，得開臨時會。

第七條 左列各埠，爲本會輪開常會之地點，每年由事務所與各該地點之通信處，商定本年開會之地，於會期一月前，通知在會各報館，其臨時會開會之地，以上海爲限。（一）上海或南京。（二）北京或天津。（三）漢口。（四）廣東。（五）東三省。上列各地點，如有提議增改者，得於大會時公決之。

第八條 常會臨時會開會時，在會各報館，均須派代表人到會，以便取決多數，其議決權每報館以一權爲限，但以一人而代表二報館以上者，仍祇以一權計算，非報界人，不得派爲報館代表人。

第九條 常會臨時會開會，在會各報館，皆有提出議案之權，惟至遲須於開會之第一日，交到本會。

第十條 本會執行常會臨時會議決事件，所有對外之公牘函電，一律由在會各報館全體列名，不用俱進會名義。其列名之次序，除第六條所列事件，應臨時酌議外，每年於常會時決定一次。

第十一條 本會設事務所於上海，辦理會中一切事務，並於第七條所列各埠分設通信處，以期通信之利便。

第十二條 本會設幹事九人，四人駐事務所，五人分駐各通信處，其所負責任如下：（一）收發函電。（二）管理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一日

四四六

收支帳目。(三)保存各種文件。(四)編製各項報告。(五)酌定會期，預備會場。(六)整理議案

。(七)執行議決事件。

第十三條 通信處應需費用，由各該埠在會之報館墊付，每年常會時，由事務所照數歸還。

第十四條 本會常年經費，由在會各報館按照左列數目，量力擔認，每年於常會前寄交事務所。(甲)每年百元。

(乙)每年五十元。(丙)每年三十元。

第十五條 凡已入會之報館，如有放棄會務，或名譽墮落等事，經幹事三分之一以上之報告，或二埠以上報館之提議，得於大會時，以多數之同意，令其退會。

第十六條 凡會外之人，有志同道合能盡力於本會者，得公推為名譽贊助員。

初四日午後，仍開討論會於勸業日報發行所，先公決議案之成立，計成立之議案凡六：(甲)陳請郵傳部核減電費寄費案。(乙)議招殷實商家包銷報紙案。(丙)設立各地通信社案。(丁)議聯合設立造紙公司並議用中國紙印報案。(戊)維持勸業會案。(己)歡迎美國遊歷團案。繼議得：(甲)案，由在會各報館列名，呈請郵傳部，俟事務所成立後實行。(乙)案，同人以此係營業上之企畫，公議取消。(丙)案，議先設北京、東三省、上海、蒙古、西藏、新疆、歐美、各通信社，及通信員，以次推及內地。(丁)案，俟事務所成立後，調查情形，再定辦法。(戊)案，議由在會各報館，任維持鼓吹之責。(己)案，決議歡迎。

是日凡入會各報館，均簽名如下：

上海：時報館、神州報館、申報館、中外日報館、輿論時事報館、天鐸報館。

北京：北京日報、中國報、帝國日報、帝京新聞、憲志日刊、京津時報、國民公報。

東三省：奉天東三省日報、大中公報、微言報、醒時白話報、營口營商日報、吉林自治日報、長春吉長日報、長春公報、哈爾濱濱江日報。

廣東：國事報。

香港：商報。

江西：江西日日官報、自治日報、贛州又新日報。

漢口：中西報。

浙江：全浙公報、浙江日報、白話新報。

南京：江寧實業雜誌、勸業日報。

福建：福建新聞報。

四川：蜀報、重慶廣益叢報。

貴州：西南日報。

燕湖：皖江日報。

汕頭：中華新報。

無錫：錫金日報。

尚有粵報公會，及香港各報，已發電委託代表，以適有事他行，未及赴會。（註三）

註一：黃季陸「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初稿）。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九期，頁二四三—二四六。

二 日（九月五日） 清度支部外務部奏准東三省請借外債與辦實業。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於本年七月十二日奏請借外債二千萬兩，以半數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半數移民開墾，開礦築路，並請設墾務局，分段墾闢，旨令部議。本日，清廷從度支部外務部奏，卽照錫良所請，准由東三省商借外債。至設立墾務局一節，俟借款定議，再請旨辦理。度支部外務部之奏摺內容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日

四四七



「度支部外務部奏，爲遵旨妥速議，奏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東三省總督錫良奏，東省大局益危，密陳管見一摺，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奉硃批，外務部度支部妥速議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鈔交到部，原奏內稱：竊維東省大局，久成日俄分據之勢，疊經臣將危迫情形及籌劃事宜，先後奏陳在案，近自兩國協約成立，而大局益岌岌可危。伏維東省積弱之故，首在土曠人稀，吉江南省荒涼尤甚，東南東北沿邊數千里，處處昆連俄韓，有土地而無人民，猶自棄也。俄人於沿海州縣歲移民數十萬，分屯開墾，市廛櫛比，千里相望，以荒廢之區，經營十餘年，遂成繁盛部落，一人我境，荒蕪滿目，弱肉強食，何以圖存。近者日俄兩國皆設拓殖局，一以內閣總理大臣領之，一以戶部大臣領之，隆重其事權，增厚其魄力，統一其殖民政策，實逼處此，以與我爭。朝廷苟爲保存東省計，非通籌利害，大展設施，不足以挽救於萬一。擬請於東省設立墾務局，敕下度支部，或特簡公忠素著之大員，督辦其事，派員前往內地招墾移民，歲以若干萬人爲率，分段墾闢，按年進行，內力漸充，方可抵制外力。惟茲事體大，既非數百萬金所能濟事，亦非一二年內所能奏功。現在內外同一艱窘，無款可籌，惟有議借外債之一法。該兩國以全國力量逼我疆土，我亦必須以全國精神奮迅經營，力圖進步，斷非東省一隅之地所能撐持，應即請敕部臣統籌全局，貸款速辦，內外相維，庶可補救，如責令東省擔代籌借，時勢至此，亦不敢有所推諉，坐失機宜。查東省地大物博，應辦實業甚多，即僅以鑛產論，如江省之甘河煤鑛、吉省之蜂蜜山煤鑛，蘊蓄宏富，外人垂涎已久，均爲絕大利源，祇因交通未便，以致貨棄於地。如甘河煤鑛須築鐵路六百餘里，蜂蜜山煤鑛須築鐵路二百餘里，至少非有的款五六百萬金，不能開辦，此外如森林畜牧，出產豐盈，但使厚積本金，均可徐興大利。擬請商借外債銀二千萬兩，以一千萬兩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以五百萬兩爲移民興墾之需，以五百萬兩爲開鑛築路之用。此等借款，用之於生利之途，不嫌其多，本爲各國所習慣，且厚積洋債，互均勢力，尤爲與欽奉上年七月初四日諭旨相符。臣擬即商借洋款，俟借妥議定合同後，再行具奏，惟款由東省商借，非經政府承認，則各國銀行未必樂從，應請准於合同內聲明中國政府擔任字樣，以期見信外人。以上辦法奏效雖迂，赴機宜速。現在錦瓊鐵路雖未議定，若先修錦洮一段，俄國當無異議，葫蘆島開關，商港主權在我，亦與他國無干，一俟籌款有著，同時並舉，得寸得尺，固未始非圖存之策等語。臣等伏查上年八月間，該督奏借款築路，臣部於會陳摺內，即首以振興實業爲言，嗣該督妥籌辦法，於是有

築路興業二者兼營並進之說，然該督原奏仍稱，興辦實業在先營鐵路，故臣部會同議覆，即先准借款築路，其借款興辦實業一節，暫從緩議。誠以殖業銀行例准商民集資開設，可由該督設法招徠，亦以借款修路，該省籌還本息，擔負業已不輕，次第設施，辦法固應如是也。現錦瓊鐵路久未定議，而時艱日迫，經營實業，自不能再事遷延，固兩必先，實邊既庶，方可致富。以東省地大物博，倘經理得法，富強可待，何止圖存。該督此次擬借外債銀二千萬兩，以一千萬兩設立東三省實業銀行，以五百萬兩為移民興墾之需，以五百萬兩為開鑿築路之用，外資過鉅，雖非良圖，然用之生利之途，非藉為消耗之用，既為各國所習見，亦符均勢之本謀。臣部公司商酌，擬即照該督所請，准由東省商借妥訂合同，先行分咨臣部核定，再為簽押。惟前項借款如何籌抵，原奏未及聲明，查該省前次擬借路款，所有籌還本息，係由該省自行籌定，此次原奏稱如責令東省擔代籌借，不敢有所推諉，自係早經設籌，不致無著。至原奏請於東省設立墾務局，特簡大員督辦一節，應俟借款定議，由該督奏明請旨辦理。所有遵議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度支部主稿，會同外務部具奏，合併聲明，謹奏。宣統二年八月初二日奉硃批依議，欽此。」（註一）

清度支部奏准將國家稅及地方稅章程同時釐定頒布。

本年七月間，御史王履康奏請變通釐訂國家稅地方稅年限，並將國家稅提前規定，略言釐訂地方稅章程，當以國家稅為標準，擬俟國家稅釐定以後，再行釐定地方稅，度支部覆奏請將國家稅及地方稅章程同時釐定頒布，本日奉旨依議。度支部覆奏略曰：

「奏為擬將國家稅暨地方稅章程同時釐定頒布，以便推行而資遵守，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本年七月初一日，軍機大臣欽奉 諭旨，御史王履康奏請變通釐訂國家稅、地方稅年限，並將國家稅提前規定一摺，著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交到部查閱，原奏所稱釐訂地方稅章程，當以國家稅為標準，擬俟國家稅釐定以後，再行釐定地方稅各節，誠不為無見，惟國家稅地方稅名義雖分，徵權則一。查各國地方稅，多有附加之稅，自非與國家稅

同時釐訂，則地方稅即恐無所依據，以爲準則，且中國賦稅，名目既屬紛歧，性質尤爲複雜。將來劃分此項稅款，必須酌量時勢，所宜兼採各國規制，並先期與各督撫詳加斟酌，乃能擬訂辦法，若時期過於急遽，即節目難免闕疏。臣等再四思維，似應以本年爲調查國家稅地方稅年限，宣統三年爲釐定年限，宣統四年同時頒布，庶推行無所妨碍。至 皇室經費，查籌備清單第八年始行確定，惟國家稅地方稅劃分以後，所有一切經費，皆應分別支配，似

皇室經費，亦應同時規定，方臻完備。伏讀上年十月十三日

上諭，前奉

先朝諭旨，諄諄以籌備立憲爲

要圖，業經釐定年限，各專責成，期於計日程功，屆時頒布，若揆諸現在情形辦理，或有窒礙，亦准其剴切陳陳，並妥籌善法，仍一面持以毅力務底於成，等因，欽此。本年釐定地方稅，既查明確有窒碍，謹遵籌辦法，據實陳明，如蒙 俞允，擬即咨明內務府、憲政編查館、稅務處及各省督撫遵照。所有請將國家稅暨地方稅章程，同時釐定頒布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宣統二年八月初二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二）

清度支部奏准湖南試辦公債票。

度支部奏請准令湖南試辦公債票，本日奉旨依議。

湖南巡撫楊文鼎，前奏稱湖南地方，夙稱貧困，今年省城痞徒肇亂，米貴民饑，錢糧既不能刻期集數，而集籌賑款，添募防營，又不能不設法應付。現查歷年欠款，日積月累，共虧二百餘萬之多，現在應解京餉賠款，及一切新政新項要需，並常德各災賑糶，各營日支餉需，均屬急如星火。目擊時艱，徬徨仰屋，惟有援照直隸湖北成案，試辦募集公債票。查公債之能否收效，一視乎抵款之有無，但須指項的實，足以取信於人，自可推行無阻。湘省局面褊小，誠難與直鄂相提並論，惟各屬礦務，辦理有年，漸著成效，而常寧縣水口山之鉛砂，尤爲地產出數大宗。現飭在事員紳，竭力擴充，一年統計，約可得銀五六十萬兩，除去局廠關稅各用工資運費，計可獲餘利三十萬兩左右。茲按照鄂省折半計算，募積公債一百二十萬兩，即以此項售砂利銀，作爲償還專款，本息分攤，六年爲滿，足數抵撥。飭由司道公同籌議，詳請立案，並責成官礦總處，每年提出售砂利銀二十六萬五千兩，另款存儲，以備按期照付此項公債本息抵款，無論公家如何爲難，不得挪移借用。所有遞年加息，及收付辦法，一切酌照鄂省成規

，歸湖南官錢局妥爲經理，據藩司官錢局礦務處擬定貨還數目，期限章程，謹繕清單，仰懇俯准試辦，並請作爲定案，遇有交替，移交接辦，不得挪移更改，稍有違誤等語。至是度支部覆奏，以楊巡撫奏內所稱財政困難，自係實在情形，所擬試辦公債票，與直鄂事同一律，既可以勉供所急，又不慮無款清還，擬請准如所奏辦理。惟歷來公債辦法，皆爲興辦實業，取於挹注有資，不致終歸消耗。此次所奏，祇爲籌賑等項之用，與公債本意不同，惟該省當兵荒之後，財政萬分匱竭，勢處其處，不得不姑允所請，俾紓眉急。嗣後各省如非興辦實業，概不得援以爲例。云云。奏入，奉旨依議。」（註三）

按：湖南試辦地方公債一事，湘撫楊文鼎於事先，未經交湖南諮議局議決，即命開始發行，議長譚延闓憤其漠視諮議局權限，將該案提請資政院駁議，後來引發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風潮。

安徽蒙城鳳臺李大志、張學謙等糾合飢民滋事。

安徽北數府，連年災饉，今年復被大水，民情困苦。本日有李大志、張學謙等在蒙城、鳳臺二縣交界之雙澗集，糾衆起事，竄擾懷遠、鳳陽等縣，沿途裹脅飢民，約二千餘人，搶劫軍械馬匹無算。安徽巡撫朱家寶聞飢民起事，調派官兵，分途防剿，旋據蒙城、鳳臺二縣知縣電稟，經巡防馬步兵隊會合鄉團，協力痛擊，將匪徒擊散，格殺多名，拿獲匪目五名，匪黨四名，脅從十三名，驢馬數百餘匹，刀械無算。驗明匪首李大志已經擊傷，所獲各匪，訊明正法。繼續宿州電稱，板橋陳集地方，有幫匪千餘竄擾，又經朱家寶飛飭各營合力剿辦，衆遂解散。（註四）事上聞，本月八日清廷諭曰：

「張人駿朱家寶電奏，皖北蒙城鳳臺各縣匪徒，因饑趁機起事，當經調派水陸各軍，分途堵截，業將匪首李大志槍斃，餘俱竄退等語，著張人駿朱家寶飭派出各軍，趕緊撲滅解散，毋任蔓延，並著將起事實在情形，確切查明，及辦理賑撫各事宜，隨時迅速詳細電奏，欽此。」（註五）

附錄：安徽土匪滋事餘聞（註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日

四五二

安徽蒙城鳳臺各縣土匪滋事，已詳前期大事記中，茲悉當時土匪並未解散，實已流入河南境內，茲將官場電報等錄下，亦足見吾民困苦之一斑。

委員孫大令多瀟電 八月二十七日，馳赴潁郡，適張守樹建由蒙城渦陽一帶查閱返郡，當即稟謁，詳詢匪勢情形，聞張守面告蒙匪李大志一股至羅家集，經蒙城於令率各村團練擊敗，追至桑木橋，該處鄉團截堵，兩面夾攻，匪即走散。其由宿境陳家集竄入蒙境匪首號頭張化鵬一股，適亳州防軍遇於袁家廟，迎頭痛擊，當將胡張兩匪首殺斃，餘黨亦散回宿境。刻經宿州堵截於前，又約亳營防拿於後，亦可隨時散去，第歸德境內，餘匪尚多，似應請飭營協辦，以期安謐。

委員張大令士元電 亳境匪類，黨羽仍多，刻下渦蒙一帶，辦匪甚力，尙無大事，惟竄入汴省之匪，不可勝數，皖省拿之既甚，匪類入汴益衆。查皖省已將難民中之匪類嚴辦，既有竄入汴省滋事等情，更不應姑息，應請從速飭拿，或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亦屬妥善之法。至入汴之一股，即胡號頭之餘黨也，目下潁亳宿三處，正在會同協辦，雖民情紛擾，然無意外之變，不過歸德境內，人心惶恐，紛紛逃難，此爲卑職所日覩者。如何辦法，統求憲裁，至宿渦兩股，雖已散去，而首要迄未獲得，日來皖營所稟，尙未足信。

歸德府虞城縣知縣電 皖民西竄，於十八日到虞，陸軍四哨，毫不濟事，刻經查明人數，當有五千餘人，後來仍難計核。最可危者，虞境本多曹匪，刻下傳言皖匪將與曹匪串通一氣，此次皖民入境之後，首以偷割秋稼爲事，次則搶劫，見官軍則乞憐，見鄉民則欲劫。茲因訪聞曹皖之匪，將合會於五義村，如此舉動，深爲可慮。

睢州知州電 陸軍防堵甚難，如其嚴拿，彼即自稱難民，如不拿辦，彼即到處搶劫，刻下雖經玉軍門飭人護送出境，祇以人數太多，實難全行送去，且在濰陵夏邑之一股，近日已偷過睢州，將至杞縣，察其情形，又將至開封省城，並聞到處騷擾，汴民不堪，特爲飛稟。云云。按濰陵夏邑，亦隸歸德府，杞縣隸開封府，睢州離省百八十里，杞縣至省九十里。

委員孫大令多瀟報告節略 此次皖民入汴，半爲皖匪所誘，當其初入汴時，尙無搶劫之意，嗣因無以爲食，始紛紛割穀以糊口。汴省之鹿邑縣，爲皖民入汴之第一處，鹿邑百姓，素稱強悍，見皖民之來，無不自衛其家，不意

皖省難民之中，雜入皖匪在內，見汴民家景尚優，始起搶劫之舉。聞初次被劫者，即鹿邑縣西鄉李姓一家，李姓見其人多，未敢與敵。皖匪見搶後無事，其膽始大，隨後愈來愈多，又紛紛東竄至柘城、夏邑、永城等處。該匪至夏邑之後，匪類已多，其勢已甚，日日搶劫，日日偷割秋禾，汴民無可如何，始稟明地方官吏。及至皖匪到虞城等處，而搶劫等事，不獨皖匪所爲，即山東曹州之匪，亦竄入相混，故此汴民受傷，當以永城虞城爲最，而鄉間割穀最多，則以鹿邑柘城爲最，因鹿柘爲皖民初入之地，僅知割穀，尚未計及搶劫之事。嗣後幸有王軍門嚴拿，又勸諭皖民，地方略安，至皖匪得利之後，亦即私行竄回，因之刻下歸德境內，僅有皖民，而無皖匪在內矣。九月初三日，歸德府又拿到皖匪數人，從嚴懲辦，又札飭各州縣協拿，皖省匪類，亦無從再肆其技，日來歸德各屬，業已一律平安。惟皖匪肇事，汴民受大害，永虞夏考，又有水災，民間不了之情，實爲十數年所無。近日各州縣正在設法，資送皖民，撫恤本省百姓，大約各州縣地面，可以無虞，然民間困苦，尙當設法安置。云云。

據報言此次受害最深，當以永城虞城夏邑鹿邑爲最甚，其次則商邱甯陵等處。嗣後山東曹州，恐其入境，亦派營到汴，幫同會堵，皖匪因緝捕太嚴，已紛紛暗行回皖，實在之難民，均分別在鄉，暫行留住。各州縣恐其肇事，各皖民痛哭哀求，均謂家爲澤國，回籍即死，無論如何，懇求造冊保護，暫依汴境，俟水落即回。云云。各州縣無可如何，已准其所請，由歸德府出示，凡皖民之暫留汴省者，當飭難民首領開明人數，或由地方官擇地與居，或假廟暫寓，惟不得肇事，如有肇事等情，則責成難民首領，云云。各皖民聞此消息，無不非常欣舞，均已造冊呈送，統計在汴省者，約有三千餘人，老弱婦女，約居七成云。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三二—三四。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千四十七號，頁五—六。「東方雜誌」，七卷九期，記載第一，頁一一四。

註三：同上書，七卷九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一四—一一五。

註四：同上書，七卷九期，記載第一，頁一一三—一一四。

註五：「宣統政紀」，卷四十，頁一四—一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四、五日

四五四

註六：「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八二—八四。

四日（九月七日） 清廷以鐵良為江寧將軍。

本日，清廷以前陸軍部尚書鐵良為江寧將軍。（註一）

鐵良，字寶臣，滿洲人。光緒二十六年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袁世凱奉署直督兼北洋大臣後，於二十八年挑選八旗子弟二千人參加新軍訓練，奏保道員鐵良為京旗練兵翼長，參預新建陸軍訓練工作。二十九年，繼那桐為戶部滿右侍郎，並奉命會同袁世凱辦理京旗練兵事宜。由旗丁編成之京師常備軍，以鐵良為統制（師長）。三十年四月，調為兵部左侍郎。三十一年五月，奉諭兼署兵部滿尚書，與徐世昌會辦練兵事。七月，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八月，河間舉行秋操，奉上諭為閱兵大臣。不久，兼政務處大臣。十一月，奉調戶部尚書。三十二年九月，改兵部為陸軍部，以鐵良為陸軍部尚書。後因知袁世凱勢力甚大，且有專權培植私黨，乃與良弼等進行排袁運動，逼袁交出新軍四鎮，歸由陸軍部尚書鐵良直接管轄，繼而解除袁之軍權。三十四年十二月，成立禁衛軍，以鐵良與載濤等為專司訓練大臣。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月，因病免職。本日，被任為江寧將軍。（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初五日，第一千二十八號，頁二。

註二：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五一—二五三。

五日（九月八日） 俄國輪船在松花江被劫。

本日晚間，有俄國汽船行駛於松花江，為鬍匪所劫，船主及華商多人死傷，財物損失三、四萬盧布。事後，引起外交交涉，其經過大略如左：

八月初五日晚間，有俄國汽船一艘，裝載搭客及貨物甚多，由傅家甸開行，船中搭客，大半係中國傅家甸，及

伯都訥之商人。船中執事，有俄人五名，係船主斯托以羅夫，及柔赤口夫夫婦，並一女孩，此外尚有水手長彼得。當在傅家甸搭客時，即有鬍匪隨同登船，該船因載貨物甚多，行駛頗緩。鬍匪等當未動手之先，均坐於艙外，瞻望風景，斯托以羅夫坐於舵房，柔赤口夫之夫人坐於艙內，忽聞槍彈之聲，即出艙窺聽，見有無數華人，用槍攻擊斯托以羅夫，斯君即時殞命。柔赤口夫由艙內奔至艙面，亦被擊傷，鬍匪等先將機輪損毀，又將火夫及工匠用繩捆縛，即持槍刀至各艙搜搶財物，並將斯君之尸擲於江心。其時柔君被傷，不能行動，亦被擲於江中，幸為船輪掩蓋，未被鬍匪窺見。匪衆即恫嚇搭客，將所有錢財，全行繳出。至夜十一點鐘將搭客全行捆縛或趕至艙內，聞有數人不願將財物交出，均被擊傷，其中一人，立時身死，後將艙門用釘釘閉，始乘小船登岸而去。鬍匪去後，有水手先將身上之繩鬆開後，一一將搭客之繩解放，時夜已深，將柔君由輪內托出，業已斃命。該船即順流漂至四十餘里，為亂島阻止，直至初六日午刻，並無一船經過，午後二點鐘，始見俄國打獵之小船一隻，遂將柔君之妻，及其女孩，以及俄水手，載至哈爾濱，於晚六點鐘，始派巡洋艦一艘前往。初七日華官及總領事署繙譯，亦至出事地方，查看一切，是晚五點鐘，該汽船始由巡洋艦拖回哈埠，商人因傷而死者四人，幸所裝貨物，均未被搶。聞此次華人，共損失三四萬盧布，船主櫃房五百盧布，亦被搶去。

俄輪被劫發生後，俄領事以中國地方官，不能嚴密保護，致鬍匪猖獗至是，頗不滿意。俄國航業家，即日開會提議，略謂華員前此堅執俄人撤去江防，雖上年由郵船局招有江防隊二十名，駐紮江沿，奈終日閑遊，不知緝捕為何事，即江中雖有礮船四艘，停泊道外，亦從未見其在上下遊巡緝，徒擁虛名，毫無實際，以致鬍匪任意劫掠，幾若地方華官亦毫無責任者，倘不亟思設法，自行保衛，深恐俄人兩江營業，不惟資財無可保護，並將有身命之憂。當即議決，聯名稟請駐京俄使，要求中政府添派俄兵，在松花設防保護行旅，俾得與中國軍兵合力剿捕。」（註一）

俄國駐京公使接奉本國政府命令，特至外務部質問，并深怪清廷對於松花江行輪，不能實行保護，致發生此意外事件。外務部當即電吉林巡撫陳昭常，從速緝犯剿匪為要，勿啓彼干預，其電文如左：

「真電悉。吉哈均係商埠，輪船往來，地方官本有保護之責。此次俄輪來省，自必經哈報關，似難諉為不知，如必派兵隨輪，只可由我自辦。來電各節，礙難據覆俄使，頃准錫帥電謂，地方鬍匪猖獗，究屬無可推諉，與本部

所見正同。若以不負責任爲詞，恐啓彼藉端干預之漸，殊於大局有礙。現在辦法，以從速緝犯，嚴行勦辦爲要，如辦理認真，匪風自戢，外人即無從藉口，除酌覆俄使外，希查照電覆。外務部。」（註二）

註一：「鬻匪行劫俄國汽船志略」，「東方雜誌」，七卷九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二四八—二四九。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四二。

七日（九月十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借款築路，度支部議從緩。

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外禍日迫，請實行募借外債十萬萬兩，於十年內完成粵漢、川藏、張恰、伊黑四段幹路，旨令「下部妥議」，尋度支部議從緩，原奏如左：

「東三省總督錫良等奏，財政日窘，外禍日迫，惟有實行借債，可爲第一救亡政策。借債乃十年以內救亡之要著，十年以內，我國正在推行幣制之日，億萬數千萬現金爲之儲備，則財政恐慌，各國即從而干涉之。即就籌備憲政而論，無一不併給於財政，如能以借債爲題，吸收外資，以厚國力，以甦民困，則財政可一，幣制可定，將來立憲之籌備，亦可以進行而無阻。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中國交通不便，凡政令之宣布，軍事之徵調，障礙既多，緩急難恃，所有森林礦產，因運輸不便，亦多棄利於地。果十年以外，鐵路盡通，御中控外，勢增百倍，斯時採用各國行政之法，決無難行之慮。擬請速定大計，指明我國亟應興築之粵漢、川藏、張恰、伊黑四段幹路，准以本鐵路抵押，募借外債，以十萬萬爲度。即由度支部郵傳部主持，一面議定借款，一面議定包工限期，十年完竣。其附屬於鐵路事業經營者，則責成路線所經各省將軍督撫都統，妥爲規畫，次第興辦，即商民所立之實業公司，亦准其以實有之資產，抵借外債以爲補助，惟當由部臣一商借商還之法令，不使與國際相涉。此令一下，世界當爲震動，我國債票，必將日漲，各國債票，必將日跌。世界財力，祇有此數，我先取之，則彼無所取資，先發以制人，乃可以不戰而屈人。更徵諸古今中外之歷史，國家之盛衰，實視財政爲消息，可分爲四時代，曰本國財力完全之時代；曰借債維持之時代；曰債主代爲維持之時代；曰債主監督財政之時代。我國今日所處之階級，即由借債時代漸入於債主代爲維持時代，利用此策，乃可復還其財政完全之時代。下部妥議具奏，尋度支部等會奏，我國所借外款

，合之庚子賠款，截至本年已達十萬萬之數，原奏借款築路之策，我國非不用之，惟重在興利，即重在還本。原奏所指四路，除粵漢一路，另行議辦外，其川藏、張恰、伊黑三路，多屬荒遠，成本既重，收利難期，將來還款恐無把握，察度情形，所請議定借款包工限年之處，暫應從緩辦理。」（註一）

附錄：借債築路大問題（註二）

七月間，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先後入都陛見，識者咸謂其必有所建白。未幾而借債築路之議遂起，各疆臣有反對者，亦有依違其間者，結果如何，未可知也。茲將二總督原奏，及諸督撫覆電，彙錄於下，以供留意此事者之研究。

錫瑞兩總督原奏（節錄）竊維國際交涉，能先發以制人者強，有協謀以圖我者危，現在我國所處之地位，列邦對我之政策，危迫日甚，已岌岌矣。夫人之所以協謀以圖我，固由世界大勢之所趨，然亦我國擁富厚之物產，不知力為振興，蹈匱乏之境地，不知早圖補救，自致之耳。臣等竊深痛之，然臣等今日言此，議者必謂我國家今已籌備立憲矣，政治兵力，將欲求爭勝於各國矣。臣等愚見，則謂欲以政治兵力爭勝於各國，一時萬難倖勝，故上下內外，今日種種之設施，俱非解決根本之論，尤屬緩不濟急，為今之計，惟有實行借債造路，可為我國第一救亡政策。蓋借債乃十年以內救亡之要著，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所謂借債乃十年以內救亡之要著者，因十年之內，吾國正在推廣幣制之時，倘無數千萬金以為之儲備，仍不足以濟久遠。今度支部豫算各省歲入歲出，不敷之款，四千萬之鉅，其外預備增款，尚有未開列者，將來又不知至何地步，非借外債，必不能預防危險。所謂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者，凡百政令，全恃交通之便，凡百生利，莫如鐵路之速，應請朝廷速定大計，指定我國亟應興築之粵漢、川藏、張恰、伊黑四段幹路，准以本段鐵路抵押，募借外債，至少以十萬萬為度。即由度支部郵傳部主持其事，一面議訂借款，一面議定包工，限期十年完竣，即商民所立之商業公司，亦准其以實有之資產，抵借外債，以為補助。惟當由部臣定一商借商還之法令，不使與國際上，致起交涉。此令一下，世界必然震動，吾國債票，必然甚漲，外票必然橫跌。且我國果下借債造路之令，則美英法比諸國之財團，勢必紛紛競輸財於吾國，而俄日更借，必極困難，理化家所謂既增漲我之財力，必縮短彼之財力也。此議果行，十年之後，可收鐵路之益，即十年之內

，推行幣制之時，亦可免於危險，不特國內憲政進行更速，即各國謀我困我，亦必苦於財力之不給，釜底抽薪，莫便於此。制人而不爲人所制，利害昭然，可斷言者，仰懇 聖明睿察，毅然獨斷，無爲淺見者所撓，以失救亡之機會，國家幸甚。

錫瑞兩總督電文 仲帥微電，深切洞達，同抱憂懼。竊謂憲政九年之預定，十一部同時之進行，中國無此財力，半途而廢，已可預決，非有從重要處入手之辦法，則財盡民斃，必在意中。近查美國變法之始，其中央之集權，各省之反對，更甚於我國，後執政者察其不行之故，在於各省交通阻礙，情勢迥殊，遂改從急倡鐵路下手，數年之後，國內貫通一氣，不易法而令自行。彼之政策，足爲我先導，擬請 朝廷決計借外債數萬萬，將粵漢、川藏、張庫、錦愛諸幹路，及其他緊要支路，限十年造成，一面借款，一面包工，以免將借款移作他用。鐵路所用工料，悉取於國內，外人所得，不過利息工價而已。此款留布於民間者十之七八，則十年之內，可救民窮之患，十年以後，鐵路陸續告成，行政之易，亦如破竹，民間風氣自開，收效之速，何止十倍。所謂從重要處入手之辦法，似無以易此，今中國國大而不得國大之益，人多而不舉人多之力，鐵路果成，財聚力富，勢增百倍，庶可與列強競存於世。不然，以一旦情阻勢歸，民窮財盡之國，欲恃兵力以圖強，非五十年不能收效，欲恃政治以自振，非三十年不能見功，世變之亟，恐無此三五十年平和之時代，足以容我之緩步也。如諸公意見相同，即請合詞入告，力持此議。云云。

兩江總督張人駿覆電 電敬悉，以交通爲振興庶政之本，血脈貫注，支體輕靈，誠爲良策。行政則速於置郵，國防則易於徵調，懋遷稱便，生產流通，而實業從此益進，外債息微，收爲我用，而外交又得均勢，是皆利之可言者。再窮其害，（一）借債修路，近已屢行，外人投資，我尚有故斬其求之迹，妄立合同，已多失算，財權諸事折扣，先著皆爲彼占，且豫料虧折，必須虛抵，既已指抵，何虛非實。又若我借彼債，款初未交，定約日起，即照全數計息，存彼之銀，籌還我息，必較原息減釐，隨提隨扣，提用出之款，還須寄存洋行，陸續支放，材料工匠，何國之債，先儘何國。是借款雖鉅，無望流布民間，用料及上等執事，仍資彼族，吾國人所獲，苦工之費，能得幾何。（二）關稅釐卡，抵債略盡，所借既多，勢將指抵丁糧，設有虧耗，利息不繼，問及抵款，租賦正供，亦啓人干

預。因租賦而牽連催科賦字，參以外人，大局何堪設想。財政權之旁落，埃及覆轍，可爲寒心，夫路務之有虧耗，滬甯已其明證。(三)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拒款風潮，羣議未已。昨因津浦續債，部電設法，飭購華股，劃行諮議局籌勸，據復痛駁，至謂無非取華人之財，附寄洋人名下，助彼侵占路權之柄。所見如此，若竟輿論紛呶，解說既難，壓抑不可，購地程工，均將橫生阻礙。(四)衆說既紛，人心震驚，奔走呼號，易滋暴動。以粵省開通最早，九廣路工，鄉民抵抗，枝節滋多，經路員會同地方文武，幾費調停排解，差幸無事，洋員已有受傷者，前美公使洋人佛山勘路，迭受圍毆，是皆已事。今將各路同時並舉，保護設有未周，外人以資本所在，藉口別生枝節，丁未戊申間，英人因粵省商船被劫，強涉西江緝捕權，覬覦之漸，似應慎防。綜此四端，愚慮良用惴惴，查美人先以西部諸地募墾，交通不利，畝值千元，迨借英款造路，八年間成四千英里，地價驟增，鐵路公司終以辦理不善，官商交困。此道光十年至十七八九年事。至咸豐九年，又大舉通路，至同治十一年間，各公司資本偏重路工，以至積壓不能周轉，一切損害，至十餘年不能復原，蓋彼國借款而權自操，亦尚不無流弊。今我國論國勢民情，既屬迥異，借款問題，更無妥法，茲事體大，尙望籌籌。

江蘇巡撫程德全復電 佳電敬悉。九年籌備，館部訂章，或爲多國之陳迹，或係個人之理想，於中國財力民力，本不恰合，於各省風氣之不同，地位之迥異，更未嘗置意，是以立一法而未必能行，辦一事而未必有益。各省交通隔絕，情勢迥殊，若非急修鐵路，則全國血脈，無由貫通，全國人民，無由接洽，雖有良法，雖有治人，亦決無下手之處。蓋見宏遠，至爲緬佩。竊謂普築鐵路以利政治之推行，固爲重要簡單入手辦法，然入手之先著，及入手之後備，尤爲重要中之重要，不能不預爲籌議。築路款項，非數萬萬不能舉，環顧歐洲各國，雖有餘資，又誰肯貸我重金者。惟美國富商，因受工業限制，失其生利之自然，皆思出其資本，投之遠東，以長其生利事業。日俄協約成，華美感情增厚，故政府宜趁此時機，與美協約，則將來借款，有百利而無一害，不特於路款有益，且於國家大有關係，所謂入手之先著是也。築路借款，養路斷不能借款，若實業不興，而轉運物少，則鐵路建成之日，即鐵路虧累之日。爲今之計，宜以外債爲築路之資，宜募公債與實業，以爲養路之資，並藉以爲將來償債之資，而後十年以後，鐵路陸續告成，不致再虞困難，此所謂入手之後備是也。抑更有進者，凡行一政，必有人負其責任，用一款

，必有人爲之監督。尊電謂鐵路告成，則行政勢如破竹，倘使十年之內，政象不如今日，既無主腦，又無羣力，內外勢亂，上下蒙飾，則雖鐵路告成，而政治之不能推行也如故，而況鐵路未必確有成，何也？無內閣負其責任，則政事擾雜，漫無主宰，不特將來之政治無所歸宿，即目前築路，亦不識誰爲主持。無國會爲之監督，則以息借之款，供濫用之需，實效未聞，負累已重，徵之往事，可爲殷鑒。是以全所謂入手之先著，及入手之後備，實爲築路之重要問題，而責任內閣，及召集國會，又關係先著後備之重要問題也。世變日亟，誠不我待，弟擬與諸公熟商，挈銜入告，正譯發閱，接安帥蒸電，有與鄙人相同之處，望併察酌爲幸。

直隸總督陳夔龍覆電 頃讀佳電，以憲政九年籌備之進行，宜另籌重要簡單入手之辦法，擬借外債數百兆，興造鐵路，果使工料悉取於國內，外人所得，僅祇利息，十年以後，道路便利，脈絡貫通，政令頒行，聲息響應，大造我邦，曷其有極。惟夔龍之愚，竊以爲興辦一事，既謀其利，尤須預防其弊，以中國各省財政艱難，外人靡不洞悉，若空言借款，不指定實在抵押，彼亦不從。既因路工借款，除以各路抵押外，恐無如此鉅數，路經抵押，則彼已隱持操縱之權，以數百兆之債，斷非一國所能擔任。彼之利於粵漢川藏者，必爭認粵漢川藏之款，利於張恰伊黑者，必認借張恰伊黑之款，是不啻將國內劃分數界，爲患何可勝言。況我國財權，外人久生覬覦，今有如此鉅債，尤恐易啓干涉，將來挾制要求，且有太阿倒持之慮。然此猶謂借款之爲難也，即令款項無須抵押，各國亦能合籌，以二萬餘里之鉅工，同時並舉，以言乎工，則現花我國路工實業，雖略有經驗，而堪勝工程師者，能有幾人，必將求才於異地。以言乎料，則漢陽一廠所造鐵軌，安得供如許之求。從前各路枕木，無不運自外洋，今以外人包工，欲使盡用中國之料，其勢必有所不能，若仍運自外洋，則所謂工料取之國內，借款僅仰利息者，恐尚未易遽言，而將來防守之費，養路之資，暨還借款本利之項，如何籌措，尚不能不預爲之計。往時一省一路之借款，紳民或以已悉內容，猶多異議，今以經營全國之舉，驟增數百兆兩之債，羣情疑阻，更在意中。鄙意以爲借款辦路，誠爲經國要圖，惟幹支同時並辦，收效既恐難期，謀始亦殊非易，似不如斟酌情勢，次第程功。現在資政院行將開幕，應否將此事由兩公奏交集議，以釋羣疑而昭慎重，一經議決，即可實行，管見所及，尙祈卓裁。

兩廣總督袁樹勛致各督撫電 仲帥微電已復，頃接清帥華帥佳電，以救時急策，重要簡單，宜從鐵路下手，擬

大集外債，十年趕造，用意甚美。鄙意仲帥原電謂大難在無主腦，此語最爲扼要。借債舉辦鐵路，美國前事可師，然凡辦一事，必先有一主體，而後一切有所附麗。鐵路爲我之鐵路，我借債而我築之，是主體在我也。若今日中國之借債，則動機悉出外人，並強迫以必借，其情形已與美異，既借之後，對於主體，究係若何關係，將來若何籌還，萬一屆期不能歸還，又若何籌措，此一層必須通盤計畫，免蹈借款自亡之覆轍。尊電謂鐵路告成，則行政勢如破竹，此亦須有主體，則政令始有發生之地，始有操縱之方。若但恃借款造路簡單政策，則吾國內政又從何發生，又從何操縱，美國維新合衆政體，發生操縱，自在議院，吾國政體不同，京外尚無發生操縱之樞紐，恐主體不立，則所謂破竹之勢，亦在彼而不在我矣。竊意借款築路，此不過應行政策之一端，應如何解決，我輩似可贊助，而不能代擔責任，諸公卓見云何，事關大局存亡，乞從長計議，並示復爲禱。

附錄雲貴總督李經羲電 按李總督此電，不爲借債造路而發，惟各督撫電文多引以爲言，故特附錄於後。

憲政九年之預定，十一部同時之進行，凡洞見維新癥結者，每深憂歎，樞府關心而難輕議，庶吏蹙額而不先發。今 朝旨令議覆趙御史摺，似欲言發於外，藉以折衷補救。近日舊政輪廓難存，新政支離日甚，其大病則在無人，無人之病，在於欲速而不懷根本，世風之靡，人心之幻，因而中之，於是強事就人，強人就事，無人即先辦事，無事即先用人，種種枝蔓，相因而起，守舊時之釀釁，維新後之造作，諸症如一。故愈求人，人才愈不出，其大難則在無主腦，諸部各自爲謀，而無審國情量國力聯合主斷之人，徒委編查館爲細碎調停，改革不從簡單入手，故文法愈密，措理愈難。坐此二病，智愚同困，其妨礙維新，阻力甚大，即有一二枝節眉目，何補大局，及至財盡民散，事已無救。今幸以款絀見端，正可進求病本，義深慮時不我與，馴至外人干預，羣沸交騰，本藉憲政以固人心，轉因憲政以速國禍，此危非一二人舌舌可解。如各疆臣趁此時機，皆能言異旨合，直陳無隱，並於維新根本，各貢條陳，宵旰撓得，苦無辦法，倘能 朝廷不易反汗之名，隱收變通之益，幡然一決，當或可期。諸公憂時，義雖辱庸寡識，甚願規步俦畫，分其緒論，狂瞽無當，先乞復誨，大稿已成，即求密示。管蠡所及，亦必呈正，臨電翹盼。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頁一一一—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九期，記載第三。

十日（九月十三日）

浙江鐵路股東連次會議，請巡撫增韞代表奏收回浙路總理湯

壽潛革職成命。

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自七月十九日被清廷革職不准干預路事後，浙江鐵路股東於本月八、九日及本日連次開會，議決即日面求浙江巡撫增韞奏懇銷去「不准干預路事」字樣，其經過情形約略如左：

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自被清廷革職不准干預路事後，物議紛紛，謗言日起，浙江諮議局，因呈請浙江巡撫部院，准許特開臨時會，以便集議此事。增巡撫以時距常年會期不遠，未允所請，諮議局復具呈力爭，增巡撫仍不允。

浙路董事局先時接到郵傳部來文，令遵奉 上諭，另舉總理，董事遂具呈巡撫部院，略言：「副理等恭奉 上諭後，即傳告董事局集議。據董事局聲稱，遵查 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第七十七條，公司總辦或總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選派，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開除等語。浙路公司，商股商辦，所有總理副理，均由股東開會公選，經董事局派定，原係恪遵商律辦理，由來已久。湯總理續任未滿，股東信用素孚，朝廷黜陟，自有權衡，惟董事局派定股東公選之總理，並無不勝任及舞弊等情，股東血本所在，路事為重。今遵公司律第四十九條，公司遇有緊要事件，董事局可隨時招集眾股東，舉行特別會議，由董事局登報通告各股東，定於八月初八日，在上海開會，特別集議，將來取決多數公論。此時董事局雖為各股東代表，未敢擅便，惟湯總理辦路，成效卓著，甬紹工程，正在吃緊，尤不便遽易生手，應請貴撫部院奏懇銷去不准干預路事字樣，以洽商情而維路政前來，相應備文咨復，仰祈查照，據情代奏，并咨復郵傳部察核。」

浙路股東於八月初八日，在上海開臨時會，到者一千二百餘人，當日議定，全體股東於次日乘專車至杭，面求浙江巡撫代奏，請收回 成命。初九日諸股東到杭州，初十日續開臨時會，即日全體進謁增巡撫，面遞公呈，略言

：「伏讀宣統二年七月十九上諭 云云，欽此欽遵。二十三日，湯壽潛遵 旨出公司，卸去總理之職。二十八日，承郵傳部飭公司另選總理之命。董事局遵公司律第四十九條，於八月初九十等日，開特別會議，全體股東意見，以爲浙江鐵路，奉 先朝諭旨，准歸商辦，浙人謹遵 欽定大清商律，公舉湯壽潛爲總理。先帝俯順輿情，特賜湯壽潛卿銜，以資鼓勵。湯壽潛承 朝廟特達之知，重兩浙人民之託，受任以來，刻苦經營，不辭勞怨，不支薪水，至於今日，造成杭嘉鐵路三百數十里，集股已達千萬，上年奉郵傳部考覈成績，許爲全國商路之冠，不僅全體股東所信仰也。自盛宣懷回郵傳部侍郎任，湯壽潛以言辭激烈，驟遭嚴譴，全浙人民及各埠華僑，函電紛馳，惶恐萬狀。以事實言之，浙路已集款而強迫借款，人民集款千餘萬，而借款不及此數，撥款逾期，蘇浙兩公司僅領款一百八十萬，合同當廢不廢，洋工程師當撤不撤，無非仰體時艱，浙路不渴飲鴆，既承借款之害，不得不歸咎於締結草議之盛宣懷。此次湯壽潛電達樞府，稱盛宣懷爲罪魁禍首，自係代表股東，在路言路。朝廷責以率爾妄陳，似以此爲湯壽潛個人之意，非浙路總理代表股東之意。雖黜涉大權，屬於行政作用，非臣民所敢推測，惟就法律言之，商律，公司律，公司總理規定，任期選舉及開除，由股東全體同意之公決，朝廷絕無制限之明文。今商律公司律正在施行之中，未有廢止全部或一部之命令，不應使浙路所享有法律上權利，獨行剝奪，誠以法律最爲神聖，若未經變更手續，任意歧異，深恐頒行全國之商律，其信用之效力，自是而失。況各國素笑中國爲無法律之國，尤宜上下共相維持，股東爲血本計，爲憲政前途計，故不得不披瀝上陳，用政資呈環叩，籲求大公祖大人，俯念商路顛危，人心惶迫，准予據情代奏，仍令湯壽潛總理路事，不任藉此脫卸，以順輿情而維實業。」增巡撫受呈後，允爲代奏，其文如下：

「北京軍機處王大臣鈞鑒：竊准全浙鐵路公司副理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翰林院編修盛炳焯咨稱，接到郵傳部恭錄七月十九日諭 旨，轉飭公司公選總理，錦藻等遵即傳告董事局集議。據董事局聲稱，遵查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第七十七條，公司總辦或總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選派，如有不勝任者，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開除等語。浙路公司，商股商辦，所有總理副理，均由股東開會公選，經董事局派定，原係恪遵商律辦理。今湯壽潛獲譴革職，朝廷黜陟，自有權衡，惟股東血本所在，路事爲重，工程正在吃緊，尤不便遽易生手。應請代奏，重予 恩施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日

四六四

，以洽商情而維路政。又准各股東丁憂御史徐定超等呈稱，遵照公司律，由董事局，招集各股東，於八月初八日在上海開會集議，取決多數公論，仍以湯壽潛信用素孚，即遵照部咨公選，亦屬全體一致，懇代奏俯順輿情，仍責成湯壽潛辦理等情，理合陳請代奏，增韞印。再湯壽潛此次危詞聳聽，無非爲藉此脫卸路事，上諭已明斥其非。蓋各股東已認未繳之款尙鉅，路事亟亟，湯幸得去，各股東將藉詞推諉，獨一般忠愛士民，小本股東，紛紛擾擾，今日開會議，明日有請求，如甯波府之集聚萬人，全省諮議局之請開臨時會議，迭經開導阻止，而函電交馳，民情若狂，稍恐措置失當，致傷民氣而乖 皇仁。惟湯壽潛聞 旨，輒即交卸，反得置身事外，不與利害。查大員獲咎，黃河工程與軍營統兵將領，有革職勒令在工在營自贖之例，今湯壽潛率意妄陳，情事雖異，可否責令在路自効之處，出自 聖裁，合併密陳。」云云。奏入，旋奉 旨：「增韞電奏悉。湯壽潛業經降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該撫復妄爲比例，率請在路自効，殊屬不合，增韞著傳旨申飭。該省人民，如有聚衆情事，應由該撫妥爲開導，並行禁止，倘或滋生事端，定惟該撫是問，欽此。」

郵傳部復於八月二十一日附片奏稱：「鐵路之敷設，爲利便交通起見，而以關於轉輸軍務，鞏固國防，最爲重要，故各國辦法，屬於國有者居多。吾國幅員遼廓，亟謀實業，特許設立公司商辦，惟其性質，既與國家有特別之關係，即應受國家特別之監督，決非尋常商業公司可比。所以商部前訂公司律載總協理應由股董選派開除，獨於各路公司之總協理，則有公舉後由部札派者，有由部奏派者，有奏請特加京秩，派辦路局者，委任顯有攸分，且於奏設浙贛皖閩各路摺內，均聲明如集股造路，逾越期限，由部奏請撤銷差使等語。可見選舉雖由股董，而任免仍操之國家，公司律第七十七條所稱總辦或總司理人等，由董事局選派，及由董事局開除，係專指商業性質，無關官治之公司而言，路政關係國權，何得妄爲比附。此次浙路總理湯壽潛，業奉明降 諭旨褫職，不准干預路事，而浙省公司尙復牽引該律，妄請增韞代奏，其爲誤會，已可概見。相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轉飭各公司，以辦路雖屬公司，仍爲國家關係，不能將普通公司律附會牽合，藉滋口實。在臣部路律未經頒布以前，應遵照歷次奏案辦理，以免紛歧，云云。奉 旨依議。」（註一）

附錄：浙路總理湯壽潛革職後續聞（註二）

浙江諮議局當未開會之前，即因浙江鐵路總理湯壽潛奉 諭革職不許干預路事之故，呈請浙江巡撫許令特開臨時會，巡撫增韞堅不允，至九月初三日開正式會議時，議員張傳保請變更議事日程，首先提議路事，全體皆贊成，立將陳請書，送呈巡撫及司道，及審查委員，請巡撫迅速代奏，並即日停議待 旨。茲將諮議局陳請書，及增巡撫批詞，照錄於下：

爲呈請代奏事，伏讀宣統二年七月十九日 上諭，（諭旨已恭錄前報）竊惟商辦之鐵路公司，不外爲商律公司律中股分公司之一種，苟無特別法之規定，其對於公司律所揭之明文，不惟有遵守之義務，且有適用之權利。依公司律第七十七條，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選派，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開除。是公司總理之選派與開除，皆屬董事局確定之權利，而於此規定未廢止或變更以前，絕對有其效力。在董事局固不得自爲放棄，即監督者，亦非能越法定之範圍，而妄加干涉。蓋現行之法律，最爲神聖，不論治者與被治者，悉當受其拘束者也，然被治者而不守法，治者尙得加制限以爲救濟，若治者自不守法，復不容被治者之請求，必至失法之信用，無由責被治者以適從，而陷於徒法之悲觀。故在立憲國之國民，對於政府法律問題之出入，必爲據理之爭，不敢稍事姑息。我國立憲，方在預備之期，而保障商辦之鐵路公司，僅僅恃此百數十條之公司律，尤宜共相信守，以冀實行之效，不宜將順遂非，自陷違法之嫌者也。浙路總理湯壽潛之選任，本於公司律第七十七條之規定，其在路言路，乃以浙路總理之資格，代表浙路股東之意思，不爲該條開除之原因。今 朝廷不察，加以嚴譴，雖黜陟之作，屬於君主之大權，斷非臣民所敢推測，第因言事革職，而並不准其干預路事，在表面爲對於個人革職附加之處罰，而從根本上以論，則董事局所享有確定之權利，未免因此受無形之剝奪。夫得享用此公司律之規定，不獨浙省之路公司，而獨使浙省不見其效用，故 嚴詔之下，萬衆惶惶。始也代表股東之董事局，徑以電請，請而不獲，衆股東繼之，求撫臣之代奏，今代奏又被斥矣，而其間之董事股東，與一般渴望實行立憲之士商，又復奔走呼號，終不肯曲徇 朝廷不准干預路事之威命者，非不法之反抗也，爲法理上正當之爭執，期回復法律所定之權利。徵之歐米日本諸國，其政府最重人民之請願，以立法及行政之事項，就當局者之所措施，或不能預見其缺漏，多藉請願以爲救正，前次之電爭代奏，不外爲立憲國民應有之行動，若終塞其請願之途，何以副憲政公諸輿論之實。且也，浙

路集資千萬，實爲浙省實業之冠，若公司律不足爲保障，使商民灰心於他種實業之經營，恐非實業前途之福。又法律所付與之權利，得以命令爲剝奪，而他之各種民選機關，鑒於選舉被選舉之不確定，或相率而出於觀望之一途，尤非立憲大局之幸。伏讀 欽定憲法大綱有云，有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贊，奏請 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又云，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一方勉臣民以遵守，一方以命令爲變更，是欲使浙民遵守義務耶，抑欲浙民曲從變更法律之命令耶，二者當示其一途，若使負遵守之義務，則當俯從浙民之請，收回不准干預路事之成命，以保法律之尊嚴。若使曲從變更法律之命令，則隱示浙民不必負遵守之義務，而此憲法大綱末號之所定，將等諸空文，於此後頒行之法律，亦悉無奉行之效果，恐 朝廷爲立憲計，不至竟出於此者也。無法無以立國，浙民之爲國家守法，正浙民之愛國，故今日與其阿順以失立憲國民之資格，甯死守以受 朝廷不測之斥責也。事關本省權利存廢事件，應在諮議局權限之內，懇乞撫部院採取輿論，據情代奏，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爲此呈請撫部院，迅賜察核施行，須至呈者。

撫批 察核呈請各節，有礙難代奏之理由，不能不爲諮議局剴切說明。查前次浙路公司及浙路股東會呈請代奏，引據公司律，與此次呈請之詞意相同，前次既奉 嚴旨，自不能再三瀆請，一也。郵傳部近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奏明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摺內並聲稱路政關係國權，何得妄爲比附，奉 旨依議，自不能再加指駁，二也。公司律關係全國法律，非本省權利存廢事件，意義歧異，不能代奏，三也。

江蘇諮議局亦以郵傳部前奏申明商律，謂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等語，恐有窒礙，業經決議呈請督撫奏咨更正。文云，查近日郵傳部奏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一片，大致謂鐵路在各國，屬於國有者居多，吾國幅員遼闊，亟謀實業，特許設立公司商辦等語。既設公司，既定商辦，而 欽定大清商律，又係專爲公司而訂定之，各省發起商辦之鐵路公司，人民入股者，皆視公司律文爲根據，大部即欲特訂路律，別資遵守，亦當別有辦法，使根據前日之商律者，進退得以自由，不令組織在前之股東，強邊頒布在後之路律。蓋保全法律之效力，乃可以定民心，保全商律之效力，乃可以興實業，朝令暮更，則信用掃地，商民何所恃而蘇息於國權之下。況路律並未頒行，祇因浙江一路之爭執，不惜弁髦 欽定之商律以應付之，似非政體所宜，且使商民對於 欽定之商律，應否視

爲鐵據，以自保障，尤覺無所適從。商業之全局，岌岌可危，所關非細，本局以本省方謀提倡實業，又自有一商辦之鐵路公司，衆情所迫，本局不敢壅於上聞，爲此呈請迅予分別奏咨，更正郵傳部前奏，申明商律，以定人心。云云。

浙江鐵路公司股東復於九月十四日，在上海開股東大會，當日議定郵部不應以命令變更法律，決計公舉代表六人，進京力爭，又議定認劉盛兩副理爲主持浙路之人，不允其推辭。茲將呈郵傳部文錄下：

爲呈明開會決議情形，並公舉代表赴京請願事，本年八月十四日，承准大部元電內開，本日准樞交奉 旨增韞電奏悉。湯壽潛業經降旨革職，不准干預路事，該撫復妄爲比例，率請在路自効，殊屬不合。增韞著傳旨申飭，該省人民，如有聚衆紛擾情事，應由該撫妥爲開導，並行禁止。倘或滋生事端，定惟該撫是問，欽此。特電聞等因。八月二十八日，又奉鈞照內開，八月二十一日軍機處交欽奉 諭旨，郵傳部奏聲明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不同，請飭各督撫遵照歷次奏案辦理一片，著依議欽此。欽遵到部，相應恭錄 諭旨，黏抄原奏，照會公司欽遵，查照辦理可也。等因承准此，敝公司以事關重大，當經召集股東。於九月十四日續開臨時會議，旋據股東等聲稱，浙路商股商辦，公司章程第一條，開宗明義，即奉 欽定大清商律爲依據，蒙前商部核准施行在案。此次因湯壽潛革職，並不准干預路事之故，顛懇轉圜，亦爲尊重商律起見，乃 朝廷既奪我進退總理之權，大部復申以援用商律之禁，股東等創鉅痛深，推原禍始，以爲湯壽潛之被譴，固由於劾盛宣懷，而實根於爭廢存款章程。查是項章程，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經大部奏奉 旨覽，其第四條內載此項存款，多不過一千萬兩，少不過七百五十萬兩，第二期於十二月內，一律撥清，如有事故，可展至十八個月，至遲不得過二十四個月。倘到期不能撥付，或撥付不全者，此項存款章程，即日作廢等語。計自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奏定之日起，連閏計算，扣至本年正月初四日，則爲二十四個月，而大部前後所撥存款止一百八十萬兩，浙得三分之二，爲一百二十萬兩，已符章程撥付不全即日作廢之文。迭據股東等，援據章程，責令公司，呈請作廢，迨本年五月十三日股東年會，全體要求湯壽潛代表股東，尅日北行，將上項問題，與大部解決。甫及登程，遂奉七月十九日之 旨，股東等私用扼腕，猶以商律未改，天怒可回，故八月初十日，有呈懇浙撫奏請收回成命之舉。既不獲命，至數年來核准援用之商律而奪之，引繩而

批其根，使全國商路惘然喪其所守，是股東以爭廢存款章程故而累湯壽潛，且以累各省之商辦鐵路公司，罪莫大焉，坎莫深焉。今距存款章程奏定之期，且三十三個月矣，大部即不難以命令變法律，而奏定章程撥付存款之限，殆不可更，股東即不得援法律為保障，而部示遵照奏案辦理之文，自當共守。是無論收回成命之行與不行，鐵路公司與普通公司情形之異與不異，此項存款章程之逾期，奏案所關，亟宜解決。現在湯壽潛已違不准干預路事之旨，脫卸代表之責，特由股東等，另舉在籍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分部郎中孫誦洛，在籍農工商部主事王錫榮，前廣西候補知府樓守愚，前雲南候補直隸州知州沈宗傳，揀選知縣祝震等六人，為全體股東代表，環叩大部面陳衷曲各等情。敝公司處於股東機關之地位，未便壅於上聞，所有開會決議公舉代表，赴京請願各緣由，理合備文咨呈，伏乞大部，俯加憫諒，准予訓示施行，實為德便，須至咨呈者。（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九期，中國大事記補遺。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七五、七九。

十二日（九月十五日） 清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充資政院副總裁。

本日，清以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充資政院副總裁。（註一）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歸安人。初以郎中分刑部，光緒九年，成進士，仍留部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拳匪亂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兩宮西幸，因馳赴行在，授光祿卿，擢刑部侍郎。變法議起，袁世凱奏設修訂法律館，命家本借伍廷芳總其事，別設法律學堂，畢業者近千人。旋補大理卿，改法部侍郎，充修訂法律大臣。本日，兼充資政院副總裁。（註二）

英美德法公使照會清外務部，請催郵傳部與四國銀行開議湖廣鐵路借款事。

本日，英美德法各使照會清外務部，催議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原照會如左：（註三）

一、英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關於借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一事，本大臣及德法美三國大臣業於西曆七月十三日公行照會貴爵，各在案，旋於西曆八月初一日，本大臣等均准覆稱，內云：茲准來照，已由本部轉行郵傳部查照，貴大臣可以轉達該銀行代表，逕與郵傳部妥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當即轉致滙豐銀行總理熙君，會約各別銀行總理與郵傳部接洽，以便照西曆七月十三日，本大臣照會所言開議，自不得出此照會之範圍。總以完全該照會所指之合同辦理，同時由德法美三國大臣，達知各本國銀行總理照辦。嗣於西曆八月十二日，英美德法各銀行總理，函致徐中堂聲明，奉有各本國大臣訓令，務請尅日定期會晤，以便開議。不期徐中堂調補別任，該四國銀行總理，故又於西曆八月十九日，函詢署理郵傳部沈尙書，是否接到第一函，並請示何時，可賜切實回音。茲據熙君向本大臣稟稱，四國銀行代表，雖連上兩函，仍未奉有答覆，如此延緩，其咎不能歸四國使館及四國銀行仔擔矣。是以不得不請貴爵注意，並希貴國政府設法飭催郵傳部，按照貴爵中曆六月二十六日所云各節，與該四國銀行直接開議，可也，須至照會者。

二、美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關於借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一事，本大臣及英法德三國大臣，業於西曆七月十三日公行照會貴親王各在案，旋於西曆八月初一日日本大臣等均准覆稱，內云茲准來照已由本部轉行郵傳部查照，貴大臣可以轉達該銀行代表逕與郵傳部妥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當即達知花旗銀行總理梅諾克，會約各別銀行總理與郵傳部接洽，以便照西曆七月十三日本大臣照會所言開議，自不得出此照會之範圍，總以完全該照會所指之合同辦理，同時出英法德三國大臣達知各本國銀行總理照辦。嗣於西曆八月十二日，英美德法各銀行總理函致徐中堂，聲明奉有各本國大臣訓令務請尅日定期會晤，以便開議。不期徐中堂調補別任，該四國銀行總理故又於西曆八月十九日，函詢署理郵傳部沈尙書是否接到第一函，並請示何時可賜切實回音。茲據梅諾克向本大臣稟稱，四國銀行代表雖連上兩函，仍未奉有答覆，如此延緩，其咎不能歸四國使館及四國銀行仔擔矣。是以不得不請貴親王注意，並希貴國政府設法飭催郵傳部，按照貴親王中曆六月二十六日所云各節，與該四國銀行直接開議，可也。須至照會者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二日

四七〇

。八月十二日。

三、德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關於借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一事，本署及美法英三國大臣，業於西曆七月十三日公行照會貴爵各在案，旋於西曆八月初一日日本大臣等均准覆稱，內云茲准來照已由本部轉行郵傳部查照，貴大臣可以轉達該銀行代表逕與郵傳部妥商等因，前來。本署據此當即轉致德華銀行總理柯達士，會約各別銀行總理與郵傳部接洽，以便照西曆七月十三日本署照會所言開議，自不得出此照會之範圍，總以完全該照會所指之令同辦理，同時由美法英三國大臣達知各本國銀行總理照辦。嗣於西曆八月十二日，美法英德各銀行總理，函致徐中堂，聲明奉有各本國大臣訓令，務請尅日定期會晤，以便開議。不期徐中堂調補別任，該四國銀行總理故又於西曆八月十九日函詢署理郵傳部沈尚書，是否接到第一函，並請示何時，可賜切實回音。茲據柯達士向本大臣稟稱，四國銀行代表雖連上兩函，仍未奉有覆答，如此延緩，其各不能歸四國使館及四國銀行仔擔矣。是以不得不請貴爵注意，並希貴國政府設法，飭催郵傳部，按照貴爵中曆六月二十六日所云各節，與該四國銀行直接開議，可也。須至照會者。八月十二日。

四、法使致外務部照會

爲照會事，關於借款築造湖廣境內粵漢及湖北境內川漢各鐵路一事，本大臣及英美德三國大臣，業於西曆七月十三日公行照會貴爵各在案。旋於西曆八月初一日，本大臣等均准覆稱，內云茲准來照，已由本部轉行郵傳部查照，貴大臣可以轉達該銀行代表，逕與郵傳部妥商等因，前來。本大臣據此，當即轉達代理滙理銀行總理勝比爾君，會約各別銀行總理，與郵傳部接洽，以便照西曆七月十三日本大臣照會所言開議，自不得出此照會之範圍，總以完全該照會所指之合同辦理。同時由英德美三國正任署任大臣，達知各本國銀行總理，照辦。嗣於西曆八月十二日，英德美法各銀行總理，函致徐中堂，聲明奉有各本國大臣訓令，務請尅日定期會晤，以便開議。不期徐中堂調補別任，該四國銀行總理，故又於西曆八月十九日，函詢署理郵傳部沈尚書，是否接到第一函，並請示何時可賜切實回音。茲據勝比爾君向本大臣稟稱，四國銀行代表雖連上兩函，仍未奉有覆答，如此延緩，其各不能歸四國使館及四

國銀行仔擔矣。是以不得不請貴爵注意，並希貴國政府設法飭催郵傳部，按照貴爵中曆六月二十六日所云，各節，與該四國銀行直接開議可也，須至照會者。

廣東連州鄉民滋事焚毀學堂。

廣東連州各處鄉民因聞有編釘門牌之舉，疑爲學堂籌辦人捐，本日擁入城內，焚毀學堂，其經過大略如左：

先是，連州各處鄉民於七月二十七日，聚集六七百人，在城隍廟內，商議抵抗之法，城守賴景雲，前往彈壓，傳言謂賴城守對衆聲明，編釘門牌，非出自官府之意。由是各鄉民愈信爲學堂籌辦人捐而設，是後集議抗拒之事，遂無日不有所聞，雖經談知州出示曉諭，各調查員百般解說，均歸無效。至八月初四五後，並有匪徒數十人，製造小竹牌，注有堂名及四言俚詞數句，四出誘人購買，每塊取小銀圓一毫，暗中約定十二日齊集州城，毀拆學堂。外面則佈散謠言，謂各調查員必於十二日實行編釘門牌，而談知州不以為意。是日十一點鐘後，忽見鄉民蜂衆而來，急將城門關閉，而鄉民愈聚愈多，未及一點鐘，毀城而入，先焚毀中學堂，次焚紳士鄧煥楨家，又次焚毀常平社學，旋出城毀捕房燕育高等小學堂，夜復用火焚，校舍已成灰燼，損失甚鉅。又入城毀酒甌公司，房捐公司，及養正恭讓餘慶外坊各小學堂，計前後共毀屋舍十一間。是日，鄉民並欲焚毀教堂，幸連日水大，不能渡河，因得無恙。

(註四)

附錄：廣東連州鄉民滋事續聞(註五)

廣東連州鄉民，因抗釘門牌，於八月十二日，毀拆學堂公局公司，及紳士房屋後。二十日，又焚毀調查員潘鳳怡及其堂兄弟鳳陽家，並將潘鳳怡擄去，勒索銀一百圓。又擄去李涂兩姓數人，並焚搶龍巖頭黃涂兩姓，北湖洞葉姓。又糾集三千餘人，各持軍械，在四方營地方駐紮，旋復四處標紅，擄捉紳士，凡酒甌屠木各捐，亦勒令一律停抽，情勢洶洶。九月初四日，欲毀拆三江高等小學堂，嗣以官兵有備而止。初十日，又毀拆保安學堂。十五日，並在附近州城之大廟，備酒百餘席，邀請各村居民，買領竹牌，以爲抗釘門牌符號。並勒令各拆本處學堂，及驅逐紳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四日

四七二

士，其不附從者，即指爲內奸，聲稱必懲治之以除後患，風聲所播，合屬波靡。二十一日，有鄉民李亞炳徐六斤二人，以嫌疑之故，同被緝毆。二十二日，並即焚毀其家，又紳士葉其森葉其芬，及曾爲李亞炳徐六斤緩頰之黃蘭廣黃陽壽等，所有房舍，同日亦俱被焚毀。二十三日，復有鄉民二三千人，各持槍械，分隊遊行於九陂上水下水各堡，及河西下半堡等處。查各鄉民自滋事之初，即已紛紛然在九陂之桑塘平水井平黃牛帶等處，日夜趕造槍械，惟恐不及。至二十九日，離城三十里之三江城，復被亂民攻破，當時焚毀美國男女醫局男女學堂禮拜堂共四間，公立學堂三間，紳士房屋四間，翌日復蜂擁出州，欲將城西菜園壩洋樓教士焚殺，幸地方紳民率衆極力保護，未及於難。各洋人於是日晨刻，僱船赴省遠避。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十三日，第一千三十六號，頁二。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三十。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三九—四二。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四〇。

註五：同上書，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一〇〇。

十四日（九月十七日）

清外務部電駐藏大臣聯豫，切實駁斥布丹歸英人管理之議。

外務部電駐藏辦事大臣聯豫，布丹爲西藏屬部，英人謂歸其管理，應切實駁辯之。電文如左：

「西密，初八日電悉，布丹受先朝封號，頒給勅印，爲西藏屬部，且迭次藏中辦理夷務，奏咨各案具在，足以爲據。英人窺伺該部已久，竊竟明謂歸其管理，在我亟應切實駁論，以維主權。惟該照會係彼此商務委員交涉，尙未經英政府發露，似可先由尊處飭靖西同知羅列案據，詳切駁覆，詰以印政府何以有此命令，是否別有誤會，看其覆文如何，再籌因應。至布丹內情，前據羅道電謂：中薩部爲英半籠，巴竹仍戴天朝，究竟近日向背如何，印人對彼有何舉動，希飭密查，隨時見示統仗籌詳酌理辦，並電覆外務部。」（註一）

清廷外務部右丞劉玉麟充出使英國大臣。

本日，清廷以劉玉麟爲出使英國大臣，施肇基補授外務部右丞。（註二）

劉玉麟，字葆林，廣東香山人，美國留學生，天津電報學堂及醫學堂修業。駐紐約領事館繙譯、駐美公使館繙譯、新嘉坡總領事、駐英公使館秘書官、濠洲總領事、直隸候補道、外務部右丞，本日爲駐英公使。（註三）

施肇基，字植之，浙江杭縣人，上海聖約翰書院畢業，康乃爾大學畢業，學士、博士，法科進士。歷充美日秘使署隨員、駐俄使署隨員、湖廣督署文案，留美學生監督。美員精琦會議中國銀價參議官、考察各國政治大臣頭等參贊官、京漢鐵路行車正監督、署郵傳部右參議、濱江關道、吉林交涉使、外務部右丞。（註四）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六，頁四三。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十五日，第一千三八號。

註三：數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一七。

註四：同註二，頁九一。

十五日（九月十八日） 湖北革命黨人楊王鵬等主持之「振武學社」在武昌成立。

湖北革命黨人改「羣治學社」爲「振武學社」，於本日在武昌黃土坡「開一天酒館」舉行成立大會，到者有單道康、查光佛、孫昌福、江國光、李慕堯、黃駕白、祝夢熊、廖湘雲、李鑫、楊王鵬、李抱良、章裕昆等，公推楊王鵬爲社長，李抱良爲庶務兼文書，並通過章程。復議決：凡幹部會議非標代表不得參與，各營不得互知其內容，以防宣洩；惟承代表之命，分途進行，並傳達命令而已。各營、隊代表由各標選定報告本社。次議及以後只開標代表會議，如標代表因事不能到會時，得派營代表一人出席。其組織較前益加嚴密，以蛇山蕪春學社爲機關，由查光佛司聯絡軍學界之責。

依照章程，該社以聯絡軍界同袍、講求武學爲宗旨。社置社長一人，文書一人，會計一人，庶務一人，評議員若干人。各標設標代表一人，各營設營代表一人，各隊設隊代表一人，社員須繳入社金一元，並月捐薪餉十分之一爲社之經費。（註一）

按：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一月，湖北革命黨人成立「羣治學社」後，社務日有進展，至宣統元年冬，與詹大悲、劉堯激、何海鳴、梅寶璣、查光佛所辦之商務辦相策應。會湖北水災，鄂軍四十一標分防襄河一帶，革命黨人乃分布活動。是時蔣翊武由滬回漢，有意參加羣治學社，因偕堯激、大悲往天門、潛江訪蔡大輔，大輔告以社事。及回漢後，堯激往晤李抱良，相見甚歡，此後過從日密，商務報遂爲羣治學社之言論機關，而堯激等亦不時參與秘密社務。至本年四月，湘省饑民動亂，黃申鄉、單道康、黃孝霖、孫長福等謀由四十一標發難，機洩，省垣戒嚴，申鄉走滬，林兆棟、黃孝霖、賀公俠走川，商務報亦因嫌疑停刊，羣治學社爲之頓挫，遂不得不改變名義，重行組織。

本年七月，新穀既登，分駐湖北各縣之四十一標軍隊均回武昌原防。李抱良、黃駕白、單道康、廖湘雲、祝夢熊、楊王鵬、李崇堯、孫昌福、李鑫、章裕昆等於四十一標一營左隊隊部開會，咸以羣治學社停頓，時局又趨緊張，宜改名稱，擴充組織，定名「振武學社」。推楊王鵬起草簡章，大體仍照羣治，惟組織增標、營、隊代表，宗旨亦標明聯絡軍界同袍，而於本日中午秋節開成立會於黃土陂「開一天酒館」。

各標代表選定後，於重九節（十月十一日）在黃鶴樓之風度樓開代表大會。到會者：三十一標代表江國光，三十二標代表單道康，砲隊八標代表李慕堯，四十一標代表廖湘雲，四十二標代表祝夢熊，以及楊王鵬、李抱良、黃駕白、孫昌福、章裕昆等，由楊王鵬任主席，首由各代表報告徵集新社員人數，總計二百四十餘人。次議擴充社務，議決凡各同志每月每人必須介紹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濫收。自有此決議，數月之間而社員之數量突增。茲將有名籍可查之社員表列於下（——表不詳）：

姓名	字號或別名	籍貫	出身	及	活動
丁仁傑	景梁，人傑	湖北房縣	四十一標士兵		

王守愚	玄一，玄奕	湖北京山	藝師養成所畢業，士兵，任幹部
王文錦			三十標士兵，任評議員
王憲章		貴州興義	三十標士兵
王國華			四十一標士兵
方英			工程營士兵
方興	繩脩，繩武	湖北長陽	工程營士兵
甘績熙	穆卿	湖北利川	二十九標士兵
江國光	九城，九成	湖北漢川	三十一標士兵，標代表
江炳靈	慶林	湖北沔陽	馬隊士兵
向海潛			三十二標士兵
朱黃強			三十二標士兵
吳基培	醒漢，厚齋	湖北黃陂	三十標士兵
李鑫		湖南湘鄉	三十一標士兵，羣治學社社員
李抱良	六如	湖南平江	四十一標一營前隊正目，任庶務，事洩開除，赴粵
李建中		湖北孝感	三十一標什長
李長齡	筱香	湖北天門	廩生，教員
李慕堯			砲隊八營士兵，營代表
李翊東	西屏	湖北黃岡	陸軍測繪學校學生
李成牧			三十二標士兵
李達五		湖南醴州	士兵
李乃斌			工程營士兵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五日

四七六

杜武庫 廉卿 湖北黃岡

二十九標士兵

何海鳴 時俊 湖南衡陽

四十一標一營副目，與詹大悲辦報

宛思演 湖北黃梅

新聞界人

邱文彬 質如 湖北黃梅

四十二標士兵

孟發成 發臣，華臣 河南南陽

砲隊八標士兵

胡瑛 宗琬，經武 湖南桃源

長沙經正學校肄業，第八工程營士兵

胡祖舜 玉齋，恢漢 湖北嘉魚

輜重營士兵

胡玉珍 聘三 河南鄧縣

四十二標一營士兵

金兆龍 湖北黃岡

工程營士兵

查光佛 競生 湖北蘄州

日知會員

馬榮 湖北蘄州

工程營士兵

馬驥雲 湖北蘄州

二十九標士兵

席正銘 正明 湖北蘄州

陸軍中學學生，陸軍中學代表

侯源英 湖北蘄州

陸軍中學學生

祝夢醒 制六 湖北荊門

四十二標士兵，標代表

唐熾支 以祀 湖南慈利

四十一標士兵

高尚志 固羣 湖北巴東

二十九標士兵

夏二鳴 湖北武昌

二十九標士兵

徐萬年 鶴松 湖北江陵

砲隊第八標士兵

徐達明 維漢 湖北江陵

三十標士兵

孫昌福 長復，復生 湖南岳州

三十二標士兵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郭楚屏	華封	——	工程營士兵
郭撫宸	——	湖北安陸	曾爲羣治學社社長
梁維亞	民希	湖北麻城	羣治學社社員
章裕昆	德藩	湖南寧鄉	四十一標士兵
陳孝芬	鐵侯	湖北黃安	馬隊士兵
陳國楨	——	湖北武昌	砲隊士兵
陳 滔	洪度	河南南陽	羣治學社社員
陳元吉	——	——	三十一標士兵
陳子龍	——	湖北襄陽	士兵
陳復元	——	——	三十標士兵
陸國其	國琪	——	士兵，曾爲羣治學社社員
莫定國	——	湖北黃陂	曾爲學社社員
張喆夫	——	湖北江陵	士兵
張文選	——	湖南慈利	四十一標士兵，曾爲羣治學社社員
張廷輔	清臣	直隸邯鄲	三十標士兵
曹華丞	——	——	砲隊士兵
曹振武	士杰	湖北京山	四十一標三營士兵
馮扶青	——	——	三十二標士兵
馮中興	——	——	三十標士兵
黃家麟	篤前	湖北漢川	日知會員
黃申薌	紹香，申鄉	湖北大冶	士兵，曾爲日知會員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五日

黃鶴白	平分	湖南平江	砲隊士兵
黃元吉	鑑宇	湖北應城	三十一標一營士兵
黃依僧	景賢	湖南平江	三十二標二營士兵，標代表
黃鎮中	振中	湖北通城	四十二標士兵
曾省三	楚香	湖北應城	三十一標士兵
曾漢成	——	——	四十二標士兵
彭楚藩	潭藩，青雲	湖北武昌	憲兵
單道康	刺夷	湖南平江	三十二標士兵，標代表
楊王鵬	子鬯	湖南湘鄉	四十一標三營士兵，任社長
楊選青	——	湖北襄陽	二十九標士兵
詹大悲	瀚，質存	湖北蕪州	新聞界人士
鄒潤猷	午橋	湖北黃岡	士兵，曾為羣治學社社員
鄒毓林	秉初	——	曾為羣治學社社員
鄒橋藩	——	湖北天門	四十二標士兵
萬奇	耀煌，武樵	湖北黃岡	士兵，曾為羣治學社社員
雷洪	——	湖南	湖南陸軍中學學生，陸軍中學代表
熊秉坤	炳昆，炳坤	湖北江夏	工程營士兵
廖湘雲	湘雲，香芸	湖南湘鄉	四十一標士兵，標代表
蔡濟民	國楨，幼襄	湖北黃陂	二十九標士兵
蔡大輔	張舫	湖北京山	四十一標士兵
劉復基	汝慶，堯濤	湖南常德	四十一標三營左隊士兵

四七八



劉義		四十二標士兵
劉化歐		四十二標士兵
潘康時	貽如，翼如	湖北黃陂
蔣伯夔	翊武	湖南澧州
鄭士杰		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士兵
鍾倬賓	作賓	四十一標二營營部司書，事洩開除
謝榮		湖南
關龍	雲波	四十一標士兵，營代表，事洩開除返湘
羅良駿		陸軍中學學生
蕭國寶	品三	湖北沔陽
饒升甫		羣治學社社員
		三十標士兵，任評議員
		湖北監利
		三十標士兵
		馬隊士兵

右表共九十六人，幾完全是士兵，籍貫以兩湖為主。（註二）

自振武學社成立後，革命工作進行甚為順利。蔣伯夔、劉復基先後投入四十一標三營左隊當兵，幹部益增健全。惟此等活動頗惹人注目。楊王鵬任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司書，風聲亦外露。一日，黎元洪傳潘康時至協司令部，責云：「汝隊有人組織會黨，汝胡置不問？」答云：「有程度稍優之士兵若干人，常集合研究學術，無所謂組織，更無所謂會黨。」黎怒曰：「現在革命黨盡係如此，汝不嚴禁，反從而庇護之！」潘曰：「統領既不以爲然，以後即禁止在一處研究。」潘退，黎即撤其職（潘旋赴日留學），遺缺委施化龍接充。施化龍到差後，對楊王鵬極注意。選士兵中之馴服者充密探，不及三月，刺得其情，乃密告於黎，謂：「楊王鵬秘密結社，圖謀不軌」。黎云：「此事萬不可聲張，否則更難處理。」遂將楊王鵬（社長）並四十一標二營營部司書鄭士杰撤差，四十一標一營前隊正目李抱良（庶務），四十一標一營士兵鍾倬賓（營代表）各杖一百，開除軍籍。楊王鵬、李抱良出營後，潛居閩馬廠文昌閣。楊王鵬將社務交蔣伯夔主持，李抱良經手之文書兼庶務工作，交鄒毓琳接管，楊王鵬、鍾倬賓去湘，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六日

四八〇

抱良走粵，時爲宣統二年十月（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振武學社經此風潮後，社務無形停頓，幸詹大悲籌三千元於十一月創刊「大江報」，與何海鳴、查光佛等專以鼓吹革命爲職志；居正、田桐、黃侃、胡瑛等均撰文披於報端，使湖北的革命聲勢得以不墜。（註三）

註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頁一一—一二。

註二：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頁三三—三四。

註三：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五九。

十六日（九月十九日） 清理藩部奏准變通蒙古舊例。

本日，清廷從理藩部奏，變通禁止出關開墾地畝、民人聘娶蒙婦及蒙人不准延用內地書吏教讀、公牘不得擅用漢文、不得用漢字命名等舊例。理藩部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豫備憲政，謹先援照成案，酌將舊例擇要變通，以利推行，而免窒礙，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藩部豫備憲政首在振興蒙務，而非擇要酌將舊例，量爲變通，先祛阻碍，則籌辦蒙務亦無措手之方。誠以開濬利源，莫重於開地利，啓牖蒙智，莫急於化畛域、通文字諸大端，此列邦拓殖之所向，亦京外臣工論列所嘗及也。溯考臣部，則例多沿自國初，或僅就習慣之所宜，或預防訟爭之流弊，今則時勢變遷，萬難再襲封閉拘固之習。謹先酌將舊例應行變通各條，爲我皇上陳之，一禁止出邊開墾各條，宜變通也。各國首重殖民，舊例乃禁開墾，誠以流民四出，或有滋事之虞，今則內外情形與前迥異，凡奏准開墾之案，如光緒三十二年熱河都統廷杰奏開放放漢旗、九道灣、上臺蒙荒，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杜爾伯特蒙旗荒地，續行報墾，均蒙 俞允在案。是政策已屬不同，舊例幾成虛設，且旗民交產，內地早已開禁，邊外自可援照施行。擬請將已經奏准開墾之各旗，凡舊例內，禁止出邊開墾地畝，禁止民人典當，蒙古地畝及私募開墾地畝，牧場治罪等條，酌量刪除，以期名實相副，免致例案不符，轉至擾累。其已經招墾之各盟旗，或酌照內地旗民交產之例，許各蒙旗與民人交易，報官核辦。其未經招墾之各蒙旗，或由各邊省督撫暨各路將軍大臣，商同蒙旗奏請開放，但須因勢利導，勿加強迫，先就內蒙已經開墾各旗，加

以整頓，以期分別緩急，逐漸推行。應由臣部咨商各將軍大臣督撫，察酌各處情形，妥擬章程，咨送核定，纂入則例，奏明辦理，總期墾闢日廣，地利日開，於籌邊興利均有裨益。一、禁民人聘娶蒙古婦女，宜變通也。查旗漢現經奉旨通婚，蒙漢自可仿照辦理。現准庫倫辦事大臣三多來電，亦以蒙漢通婚爲籌邊要務。擬仿變通旗制處奏准成案，由各邊將軍、都統大臣、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凡蒙漢通婚者，均由該管官酌給花紅，以示旌獎。將臣部舊例中，民人不得聘娶蒙古婦女之條刪除，庶期民蒙聯絡，漸融畛域，振興新政，易以措手。一、禁止蒙古行用漢文各條，宜變通也。舊例，內外蒙古不准延用內地書吏教讀，公文稟牘呈詞等件，不得擅用漢文，蒙古人等不得用漢字命名，蓋不欲其沾染漢習，變其樸俗也。今則惟恐其智之不開，俗之不變，與昔日宗旨迥不相同。近日通行各邊臣，極力振興蒙旗，學務昌圖等處蒙旗學堂，業經奏准，一體升學，斷無再禁其學習行用漢文漢字之理。應將以上諸例，一併刪除，蒙古人等願延漢人教讀，公文稟牘呈詞願用漢文，命名願用漢字者，悉聽其便，庶可漸進大同之治，蒙漢意見不化自除。以上各條或例案，不符或應行酌改，自宜先爲上請，此外，如查有再應變通者，仍當次第奏陳。總之，蒙部關係邊方全局，刻又當籌備憲政之時，振興一切，最爲當務之急。臣等酌度再四，不謀富庶，則基礎不立，不求聯合，則隔閡終多。漢唐所以附有屬國邊州，金元所以合渤海，契丹諸色目爲國人，即近日俄英治理屬地，亦均以興利化民爲基礎，固莫非此物此志也。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通行遵照辦理，除此外，各項條例應行修改者，由臣等隨時查酌奏明，請 旨遵行外，所有酌將舊例變通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

註：「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十九日，第一千四十二號。

十八日（九月二十一日）

美國陸軍部長狄金生入覲清攝政王。

美國陸軍部長狄金生於本月十五日到京，本日，在乾清宮呈遞國書畢，至養心殿覲見監國攝政王，待之有加禮。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八日

四八二

狄金生嗣於二十日參觀貴胄學堂，二十二日在西苑參觀閱兵式，二十三日出京，由京奉鐵路繞西伯利亞回國。（註一）

按：狄金生率實業團赴菲律賓籌設國防之餘，先其實業團而來中國，從海道到上海，溯江乘京漢火車，橫穿中原大陸，以入北京，更出關徧游滿洲以返國，識者以狄金生此行，乃欲覘中國兵力強弱，及南北滿現狀，以便歸時決定政策，決非等閒游歷可比。（註二）

清廷以鳳山為荊州將軍。（註三）

鳳山，字禹門，劉氏。隸漢軍鑲白旗人。以翻譯舉以襲佐領，充驍騎營翼長，印務章京，累遷參領，總辦東門巡捕分局。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擢副都統。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十一月，京師設練兵處，另挑選北京滿、蒙二十四旗閑散兵六千人於保定編練京旗兵一支，以鳳山為統領。責令各直省設立督練公所。鳳山因督練近畿陸軍，著有聲績，封西安將軍，仍留治兵事。三十二年，北洋第三鎮調往關外，駐防長春、南嶺、黑嘴子。旋該鎮統制段祺瑞去職，乃由鳳山繼任。不久，鳳山亦卸職，便由曹錕升補。（註四）

本日，授為荊州將軍。

按：清廷於本月四日調鐵良為江寧將軍，本日派鳳山為荊州將軍，係有計劃的排斥漢人在軍事上之力量，以加強滿人對地方控制力之具體表現之一。

清廷命陸軍部尚書蔭昌兼充訓練近畿各鎮大臣。（註五）

蔭昌，字午樓，滿洲人。李鴻章於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內，在天津創立武備學堂，倣西法練兵，聘請德國軍官為教習，以道員蔭昌為總辦。後來清廷鑒於外侮日亟，為整頓旗營，乃選派八旗優秀子弟出洋留學，學習軍事。如良弼東渡留日，蔭昌赴歐留德。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二月，袁世凱在山東巡撫任內，曾奏請調廕昌佐贊軍務，次年六月，以正白旗副都統充出使駐德國大臣。旋奉詔兼駐和國大臣。三十年十一月任滿，命仍留任。三十一年，回國。三十二年，陞任陸軍部右侍郎。三十四年九月，又奉派爲出使德國大臣，至宣統二年二月，回國。後以陸軍部尚書鐵良因病免職，由廕昌繼任。（註六）本日，兼充訓練近畿各鎮大臣。

清廷以大學堂經科監督柯劭忞暫署總監督。

學部奏請簡員署理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本日諭令如左：

「大學堂總監督，著柯劭忞暫行署理，欽此。」（註七）

學部奏摺如左：

「奏爲請 旨簡員署理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以重職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初八日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請假一月，回籍省親，業蒙 允准在案，所遺大學堂總監督一缺，自應遴員署理，以重職守。查京師大學堂爲京外學堂標準，士習學風，觀瞻所係，現在分科大學一律設立，非有學識宏通，夙負名望之員，不足以資董理而期表率。臣等查有學部丞參上行走，經科大學監督柯劭忞，堪以暫行署理，相應請 旨簡署，以重職守。所有遴員署理大學堂總監督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註八）

柯劭忞，字鳳蓀，號蓼園，山東膠縣人。父衡，工詩，潛心經史，著有漢書七表校補。劭忞承家學，同治庚午舉人，光緒丙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侍講侍讀，國子監司業、提督湖南學政、貴州提學使、學部右參議、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註九）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九期，記載第一，頁一一七。

註二：同註一。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十九日，第一千四十二號，頁二。

註四：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五二—二五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九日

四八四

註五：「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八月十九日，第一千四十二號，頁五。

註六：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二冊，頁二四七—二四八。

註七：「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八月十九日，第一千四十二號，頁三。

註八：同上書，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千五十號，頁八。

註九：大陸雜誌社編輯：「中國近代學人象傳」初輯，民國六十年九月初版，臺北大陸雜誌社。

十九日（九月二十二日） 清廷頒行資政院議事細則及分股辦事細則。

資政院本日奏准資政院議事細則及分股辦事細則，其內容如左：

「奏為酌擬資政院議事細則及分股辦事細則，謹分繕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於宣統元年九月十

三日，會奏擬訂資政院議員選舉章程，並聲明議事細則等項由，臣等陸續籌擬，隨時奏陳等語，奉 旨依議，欽

此，欽遵在案。查資政院院章，為將來上下議院法之始基，提綱挈領，義主賅括，而議事細則等項，所以規定院內

會議治事之方法，曲防事制義取謹嚴。外國議院制度於議院法之外，一切會議治事方法，均各另定規則，與議院法

相輔而行，故各議員有所遵循，咸盡厥職。本年九月為資政院開會之期，所有議事細則等項，亟應詳細釐訂，以便

施行。臣等迭與臣院協理幫辦各員，悉心籌商，尅期屬草，謹擬就資政院議事細則分股辦事細則各一種。其議事細

則一種，為整理議事之規律，自召集開會以迄停會閉會暨附則，計十二章，凡一百五十條。其分股辦事細則一種，

凡議員分股及股員辦事程序，無不明晰規定，以為議事之準備，自分股股員以迄會議錄參考文書暨附則，計十章，

凡六十四條。議事細則所定，以第四章會議為主，而第一章至第三章，則會議之先預為籌備之事也。第五章至第十

章，則會議時應行遵守之事也。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則會議後應辦各事及本細則施行改正之事也。分股辦事細則所

定，以第七章會議為主。其餘各章，曰分股，曰股員，曰股員長及副股長，則股員會之組織也，曰分科，曰審查長

，曰額外股員，則分科會及額外股員會之組織也，曰審查及報告，曰會議錄及參考文書，則股員辦事之通則也。議

場內，全院會議則適用議事細則；議場外，股員會議，則適用分股辦事細則，二者性質雖異，效用兼資。臣等斟酌

釐訂，討論再三，要必以院章爲本，而又不背各國議院之通義節，經公同商榷，意見相符，謹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 聖裁，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等遵奉施行。所有酌擬議事細則及分股辦事細則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資政院主稿，會同軍機大臣辦理，合併聲明，謹 奏。

謹將擬訂資政院議事細則，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

第一章 召集及開會。第一條 議員欽遵 上諭指定之召集日期，於上午九點鐘齊集資政院。第二條 議員到院之始，須在議員簿註到，其由各省諮議局互選之議員，應併將執照交驗。第三條 議員到院，滿半數以上時，議長副議長即行就坐。第四條 議員坐位，以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宗室覺羅、各部院衙門官、碩學通儒、納稅多額者、各省諮議局互選議員爲序。第五條 議長命秘書官，以抽籤法均分，總議員爲六股，其有零數，則由第一股依次遞加一員，議長副議長不在各股議員之列。第六條 各股議員分定後，由議長副議長奏請開會，遵照院章第八條辦理。開會時，由軍機大臣或 特派之親貴大臣，恭讀 諭旨，宣布本期應議事件。

第二章 開議中止、散會及展會。第七條 開議時刻，通常以下午一點鐘爲始，至遲不得逾半點鐘，其逾時到院者，應俟議事中止後，議員再入議場時，一同入場。第八條 屆開議時，議長就坐，報告文件之後，宣告開議，其未宣告以前，無論何人，不得就議事發議。第九條 會議之時，議長遇有必要情形，得酌定時刻，中止議事。第十條 議事日表所載，議事已畢，由議長宣告散會，若議事未畢，已屆下午五點鐘，議長得宣告展會。第十一條 議員到會，不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議長得酌定時刻，命秘書官計算員數，若計算二次，數仍不滿者，即宣告展會。第十二條 會議之時，議員離坐，至不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照前條辦理。第十三條 議長宣告散會及展會之後，無論何人，不得就議事發議。

第三章 議事日表。第十四條 資政院應議事件及開議日時，須記載於議事日表。第十五條 議事日表由秘書廳編製，呈議長、副議長覈定。第十六條 議事日表記載之次序如左：一 欽奉 特旨交議事件。二 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具奏，請 旨交議事件。三 要議各省督撫與諮議局異議或諮議局互相爭議事件。四 資政院自行提議事件。五 各省人民陳請合例可採事件。第十七條 遇有緊急事件，經議長認爲必應從速開議，或議員提起倡議，聲請從

速開議者，議長得聲明理由，改定議事日表。第十八條 議事日表所載，某時應議事件，若其時刻已屆，議長得停止他項議事，改議此項事件。第十九條 議事日表所載事件，屆時不能開議，或開議不能完結者，議長得改定議事日表，前項開議不能完結事件，應記載於下次議事日表之首。第二十條 議事日表所載事件，業經議畢，議長得酌加議事日表。第二十一條 議事日表，須先期登載官報，並由秘書廳將表內所載各種議案，刷印分送。

第四章 會議。第一節 提議及倡議

第二十二條

議員欲就各項事件提議，應具案附加案語，得三十人以上之贊成，會同署名，提出於議長，交秘書廳刷印分送。第二十三條 會議之時，議員對於議案提起修正之倡議，非

有三十人以上之贊成，不得作為議題。除本細則別有規定外，議員提起倡議，得三人以上之贊成，即可作為議題。

第二節 三讀 第二十四條

法律案之議決，須經三次宣讀，其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商請或議員十人以上聲請，經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可決者，得省略之。每屆宣讀，議長得命秘書官朗讀議案或省略之。第二十五條 初讀應

於分送議案二日以後行之。其緊急事件，不在此限。第二十六條 初讀之際，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

員或提議議員，應說明該議案之主旨，其覈議各省事件，應由議長或命秘書長代為說明。各議員對於議案若有疑義

，得聲請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員或提議議員說明之。第二十七條 初讀已畢，議長應將各該議案，

付該管股員審查。第二十八條 股員審查之報告，經議員討論大體以後，即議決應否再讀。第二十九條 凡議決不

須再讀之議案，即行作廢。第三十條 再讀應於初讀二日以後行之，但議長得諮詢本院縮短時日，或與初讀同日行

之。第三十一條 再讀之際，議員得提起修正議案之倡議。議員得於再讀以前，豫將修正案提出。第三十二條 股

員報告之修正案，不俟議員贊成，即可作為議題。第三十三條 議長得更改逐條審議次序，將數條歸併，或將一條

分晰付之討論，其有議員提起異議者，俟有贊成員，得不用討論，即諮詢本院決定之。第三十四條 再讀，應將議

案逐條議決之。第三十五條 再讀已畢，議長得將議案付該管股員，令整理議決修正之條項及字句。第三十六條

三讀以再讀之議決案為議案。第三十七條 三讀應於再讀二日以後行之，但議長得諮詢本院縮短時日，或與再讀同

日行之。第三十八條 三讀之際，應議決全體議案之可否。第三十九條 三讀除收定文字外，不得提起修正之倡議

，其議案中有互相矛盾事項，或與現行法律有互相抵觸事項，經議員提起倡議，必須修正者，不在此限。第三節

討論 第四十條 凡就議事日表所載議題，欲發議者，應於開議以前，豫將本人姓名及贊成反對之意，知會秘書廳。第四十一條 秘書廳據前條知會之次序，記載於發議表，呈報議長。議長當討論之始，據發議表指令反對者及贊成者，依次交互發議，其不應指令者，知會作爲無效。第四十二條 豫行知會之議員，全數發議完畢以後，未經知會之議員，亦得聲請發議。第四十三條 一方議員發議未畢，而他方議員發議已畢者，未經知會之他方議員，亦得聲請發議。第四十四條 議員未經知會聲請發議者，應起立自報姓名或號數，經議長允許，方可發議。第四十五條 議員聲請發議，有二人以上起立者，議長應指令先起立者發議，若同時起立，則由議長指定。第四十六條 議員因展會及中止議事發議未畢者，得於下次討論之始，續行發議。第四十七條 凡發議者，應登議臺，其言極簡捷，或特經議長允許者，不在此限。第四十八條 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及政府特派員之發議，無論何時，議長應允許之，但不得中止議員之演說。第四十九條 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及政府特派員，除演說答辯，應登議臺外，得就本坐起立發議。第五十條 討論不得出議題之外。第五十一條 議員不得就一議題發議二次，其質疑應答及聲請議長整理秩序者，不在此限。第五十二條 股員長及報告員得數次發議說明，審查報告之主旨。第五十三條 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員，或提議及倡議之議員，得數次發議，說明議案及提議倡議之主旨。第五十四條 凡被議不合資格及應行懲戒之議員，得數次發議，自爲聲辯，但不得預於表決之數。第五十五條 會議之時，不得朗誦說帖，其因引證將文件朗誦者，不在此限。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員及股員長報告員，得朗誦案語及報告書。第五十六條 議長副議長欲自預討論者，應改就特設議坐。議長因討論離坐者，由副議長代理職務。議題業經表決之後，議長應復還原坐。第五十七條 討論終局，由議長宣告之。第五十八條 發議者，雖未全數完畢，若議員提起討論終局之倡議，得二十人以上之贊成者，由議長諮詢本院決定之。第五十九條 討論之際，非贊成反對各有二人以上發議之後，不得提起討論，終局之倡議，其一方有二人以上發議，而他方無聲請發議者，不在此限。第六十條 討論終局以後，有未成議題之修正案，由議長報告之，其贊成員未滿定額者，得詢問議員有無贊成，並將應否再行討論，付之表決，若決定不須討論者，即就原案取決。第六十一條 請付審查之倡議，雖在討論終局以後，亦得提起，但不得涉及本議題之可否。第六十二條 討論終局以後，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及政府特派員有就

本議題發議者，作爲再行討論。第六十三條 議題未經討論以前，質疑紛出不易完結者，議員得提起即行討論之倡議，經二十人以上之贊成，由議長諮詢本院決定之。第六十四條 凡在議場發議者，彼此稱謂，均用敬辭。第六十五條 議事規則，若有疑義，由議長決定之。第四節 修正 第六十六條 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得就交議事件，隨時提出修正案或奏明撤銷。第六十七條 議員提起修正議案之倡議，應具案提出於議長。第六十八條 議員所提出之修正案，應在股員會提出修正案以前取決。第六十九條 就一議題提出數種修正案，其表決次序，以與原案相差最遠者爲首，其有議員提起異議者，俟有贊成員，由議長諮詢本院決定之。第七十條 議員提起修正議案之倡議，業已成立者，非經本院允許，不得撤銷。一議員所撤銷之倡議，他議員得照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續行提出。第七十一條 修正案全體否決者，應就原案取決。第七十二條 修正案及原案，雖皆不得議員過半數之贊成，而本院決定不可作廢者，議長得特令股員參酌具案，交付會議。第五節 表決 第七十三條 議長副議長及議員均有表決權，其不在議場者，不得加入表決。第七十四條 屆表決時，議長宣告應行表決之問題。議長宣告應行表決問題以後，無論何人，不得就議事發議。第七十五條 屆表決時，議長應令以爲可者起立表決，其表決若有疑義，或議員提起異議者，應令以爲否者起立反證之，若仍有異議或議員提起異議，得二十人以上之贊成者，議長應命秘書官點唱議員姓名或號數，令再行起立表決。議員對於點唱之結果，提起異議，得二十人以上之贊成者，議長得以記名或無記名法令爲表決。第七十六條 議長認爲重要或經議員二十人以上之聲請者，得不用起立法以記名或無記名法令爲表決。第七十七條 記名表決者，以爲可之議員用白色票，以爲否之議員用藍色票，各記本人姓名，投入票匱。第七十八條 無記名表決者，以爲可之議員用白球，以爲否之議員用黑球，投入球匣，並將本人名刺投入名刺匣，其球數與名刺之數不符者，應再行表決。第七十九條 點唱姓名號數，或用記名無記名表決者，應封閉議場，禁止出入。第八十條 表決已畢，議長宣告議題表決之可否。第八十一條 議員不得聲請更正表決。第六節 豫算會議 第八十二條 豫算案由議長付豫算股員審查，限三十日以內告竣。第八十三條 豫算股員審查既畢，由股員長將報告書提出，議長交秘書廳刷印，分送即行會議。第八十四條 豫算會議不必經三次宣讀。第八十五條 豫算案關涉法律案者，應俟法律案議決後，交付會議。第八十六條 豫算案內遇有緊要事件，經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

臣商請，不付審查者，由議長諮詢本院決定後，即行會議。第八十七條 豫算會議，應先議大綱，後及各項。第八十八條 豫算會議，遇有更須審查事件，議長應再付豫算股員審查。第八十九條 議員提起修正豫算案之倡議，非有三十人以上之贊成，不得作爲議題。第九十條 豫算額數，非經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提出修正案後，不得決議增加。第七節 決算會議。第九十一條 決算會議，準用第八十三條第八十四條之規定。第九十二條 決算會議，經決算股員審查後行之。第九十三條 前會期提出之決算案，得於次會期續行審查。第九十四條 決算案內，遇有違法及不當之支出，經本院議決後，咨行該管衙門區處。第八節 秘密會議。第九十五條 資政院遇有左列事項，得開秘密會議：一、議長副議長或議員十人以上之提議，經本院議決停止公開者。二、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商請停止公開者。三、本細則別有規定者。第九十六條 前條規定之提議，由議長令旁聽人退出議場後，取決可否。第九十七條 秘密會議之速記錄，不准印行，其經本院允許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 議事錄 議事錄及速記錄。第一節 議事錄及議決錄。第九十八條 議事錄記載之事項如左：一、資政院開會停會閉會之事項及年月日時。二、開議中止展會散會之月日時。三、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政府特派員到會者之姓名。四、資政院欽奉 諭旨事件。五、議長及股員長報告事件。六、會議之議題。七、作爲議題之倡議及倡議者之姓名。八、議決之事件。九、表決可否之數目。十、資政院認爲重要之事件。第九十九條 議決錄記載議場之議決。第一百條 議員對於議事錄及議決錄所載事實，提起異議者，議長應令秘書長答辯。議員於秘書長之答辯，仍有異議者，議長得諮詢本院決定之。第一百一條 議事錄及議決錄，應由議長副議長秘書長或其代理之秘書官署名畫押。第二節 速記錄。第一百二條 速記錄，以速記法記載議事。第一百三條 議員之發議，業經議長令其撤銷者，不得記載於速記錄。第一百四條 議員之演說，得於編製速記錄以前，訂正文字，但不得更改其主旨，若因訂正，而他議員提起異議者，議長俟有贊成員，諮詢本院決定之。

第六章 具奏 第一百五條 院章。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五十一條規定之具奏事件，經本院議決後，由議長副議長照各本條分別具奏。第一百六條 前條規定之外，應行具奏事件，議長副議長得隨時具奏。

第七章 質問及建議。第一節 質問。第一百七條 議員依院章第二十條，欲行質問者，應具說帖，得三十人以上之贊成，由議長諮詢本院決定之。第一百八條 質問事件，由議長副議長咨請答覆之後，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應酌定日期，以文書或口說答覆。第一百九條 議員對於答覆之理由，提起倡議者，非有三十人以上之贊成，不得作為議題。第二節 建議。第一百十條 資政院於議決案以外，若有建議事件，得具案咨送內閣會議政務處覈辦。第一百十一條 資政院建議事件，未經內閣會議政務處覈辦者，不得於本會期內再行建議。

第八章 受理陳請。第一百十二條 各省人民陳請事件，應由本人繕具說帖，詳記年歲籍貫職業住址署名蓋章，並取具同鄉議員保結，呈遞於秘書廳。第一百十三條 法人陳請事件，由代表人署名，蓋用法人印章照前條辦理。第一百十四條 凡有陳請事件，若遇資政院業經閉會，而院內現無同鄉議員者，得取具同鄉京官保結，照第一百十二條、第一百十三條辦理。第一百十五條 陳請事件之說帖，遇有左列各項情節，不得收受：一、陳請更改

欽定憲法者。二、對於 乘輿用不敬文辭，對於政府及資政院用侮慢文辭者。三、干預司法及行政審判者。四、專用總代表之名義，而法律上不認為有法人資格者。五、不合陳請之名義及體裁者。第一百十六條 秘書廳收受說帖之後，即摘錄陳請事由，及呈遞日期，並本人姓名籍貫職業及出具保結員之姓名，列為陳請事件表，連同說帖，呈由議長，付陳請股員，依次審查。陳請事件表，每一星期，由秘書廳刷印分送各議員一次。第一百十七條 議員提起倡議，請將某項說帖從速審查者，議長得諮詢本院決定之，並限定日期，付陳請股員審查。第一百十八條 陳請股員應將審查之結果，報告於議場，其分類如左：一、應交會議事件。二、毋庸會議事件。第一百十九條 應交會議事件，陳請股員應將詳細理由，特別報告。第一百二十條 毋庸會議事件，若一星期內，議員不提起倡議請交會議者，即以陳請股員會議決定之。第一百二十一條 陳請事件之說帖交會議者，毋庸朗誦，其議員提起倡議聲請朗誦者，議長得諮詢本院決定之。

第九章 告假及辭職。第一節 告假。第一百二十二條 議員因事不能到會，至三日以外者，應將事由及日數知會秘書廳，轉陳議長。假期屆滿，仍不能到會者，應照前條續假。第一百二十三條 議員告假，每次不得過七日，會期中統計假限，不得過五十日，如逾此限，經本院議決除名者，由議長副議長奏明辦理。第二節 辭職。第一

百二十四條 議員辭職，應具辭職書，提出於議長。第一百二十五條 閉會之後，議員有提出辭職書者，由議長副議長決定於下次開會之始報告之。第一百二十六條 欽選各項議員有辭職者由議長副議長具奏，請旨補選。第一百二十七條 各省諮議局互選議員有辭職者，由議長副議長咨行各該省督撫，以候補議員選充。

第十章 議場秩序及懲戒。第一節 議場秩序。第一百二十八條 議場秩序，由議長整理之。第一百二十九條 議場內不得挾帶危險器械，及零雜物件。第一百三十條 議場內不得吸煙，或任意咳嗽。第一百三十一條 會議之時，除參考外，不得閱讀書籍及報紙。第一百三十二條 會議之時，無論何人不得喧譁，妨礙演說及朗誦。第一百三十三條 散會之際，非議長離坐之後，不得離坐。第一百三十四條 議長鳴號鈴時，無論何人，均須肅靜。第二節 懲戒。第一百三十五條 議員中遇有應行懲戒事件，除院章及本細則別有規定外，議長得付懲戒股員審查，經本院議決後，即行宣告。第一百三十六條 應行懲戒之議事，須開秘密會議。第一百三十七條 前條之會議，應行懲戒之議員，不得與議，其經議長允許，到會聲辯者，不在此限。第一百三十八條 議員提起懲戒之倡議，非有二十人以上之贊成，不得作為議題。第一百三十九條 前條之倡議，應於懲戒事件發覺後，三日以內提起之。第一百四十條 議員為不敬或無禮之演說者，除照院章第四十六條處外，議長得於議場譴責或令自陳謝辭。第一百四十一條 不服議長之區處或命令者，議長得認為應行懲戒事件，付懲戒股員審查。第一百四十二條 關於懲戒事件之言論，議長得酌量禁止公布。

第十一章 停會及閉會。第一節 停會 第一百四十三條 資政院欽奉 特旨停會，在會議時刻者，由議長恭讀，即行停止議事，宣告散會。其不在會議時刻者，議長應令秘書官恭錄刷印，傳知各議員。第一百四十四條 停會日數，算入會期之內。第一百四十五條 停會之後，再行開議者，仍接續前次會議之議事。第二節 閉會。第一百四十六條 屆閉會時，由軍機大臣恭讀 上諭，宣布於議場。第一百四十七條 屆閉會時，所有議案及建議陳請事件，尚未議決者，均即止議，但得於次會期，再行提出。第一百四十八條 屆閉會時，遇有重要事件，經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咨請，或得其同意者，議長得令該管股員接續審查，於次會期報告之。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一百四十九條本細則自宣統二年八月二十日起為實行之期。第一百五十條 本細則有提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二

修正者以不肯院章爲限得經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由議長副議長奏明辦理。

謹將擬訂資政院分股辦事細則，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

第一章 分股。第一條 資政院照院章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分總議員爲六股，其數如左：第一股 議員三十四人。第二股 議員三十四人。第三股 議員三十三人。第四股 議員三十三人。第五股 議員三十三人。第六股 議員三十三人。第二條 分股於召集日行之，其臨時會，仍接續前會期所分之股。第三條 各股設股長一人，整理本股事務，由各該股議員互推。第四條 各股設理事一人，襄理本股事務，由各該股議員用無記名法互選，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人，票同則取年長者，年同則以抽籤定之。前項之互選，以股長爲管理員。管理員於互選之日，將當選人姓名報告議長。第五條 股長有事故時，由理事代理職務。

第二章 股員。第六條 資政院股員分爲二種。專任股員、特任股員。第七條 資政院於開會之始，選舉專任股員，定額如左：豫算股員：二十四人。決算股員：二十四人。稅法公債股員：十二人。法典股員：十八人。陳請股員：十二人。懲戒股員：六人。第八條 專任股員之選舉，由議長指定日期，及各股平均額數，令各股議員，同時用無記名法，就總議員中選舉之，以得票多數者爲當選人，票同則以抽籤定之。前項之選舉以股長爲管理員。管理員於選舉之日，將當選人姓名報告議長。第九條 當選數股者，爲本股之當選人。第十條 本股外當選數股者，依其股之次序爲當選人。第十一條 專任股員有缺額時，由該股議員照第八條之規定，行補缺選舉。第十二條 專任股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辭職。第十三條 資政院爲審查特別事件，得議決選定特任股員。第十四條 特任股員，通常以六人爲額，但視所付事件，得由本院議決增至十二人或十八人。第十五條 特任股員，由議長就議員中指定之。

第三章 股員長及副股員長。第十六條 專任及特任股員，設股員長，副股員長各一人，由各該股員用無記名法互選，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人，票同則以抽籤定之。前項之互選，以首坐股員爲管理員。管理員於互選之日，將當選人姓名報告議長。第十七條 股員長整理股員會之事務，維持秩序，副股員長輔之。第十八條 股員長有事故時，由副股員長代理職務。股員長不在分科股員之列。

第四章 分科。第十九條 專任股員，除懲戒股員外，均得分爲數科如左：豫算股員之分科：第一科 股員八人，掌審查度支部所管豫算事件，凡京內外衙門豫算事件，不在各部所管之列者，皆屬之。第二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外務部、海軍處、陸軍部、理藩部、所管豫算事件。第三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吏部、民政部、法部所管豫算事件。第四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禮部、學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所管豫算事件。決算股員之分科：第一科 股員八人，掌審查度支部所管決算事件，凡京內外衙門決算事件，不在各部所管之列者，皆屬之。第二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外務部、海軍處、陸軍部、理藩部所管決算事件。第三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吏部、民政部、法部所管決算事件。第四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禮部、學部、農工商部、郵傳部所管決算事件。稅法公債股員之分科：第一科 股員六人，掌審查稅法事件。第二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公債事件。法典股員之分科：第一科 股員九人，掌審查關於公法事件。第二科 股員八人，掌審查關於私法事件。陳請股員之分科：第一科 股員六人，掌審查東三省順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蒙古、回部人民陳請事件。第二科 股員五人，掌審查江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西藏人民陳請事件。第二十條 各科股員，因審查事件有不足者，得以他科股員兼任。第二十一條 各分科中，不得有半數以上之兼任股員。第二十二條 各科股員及兼任股員，由股員長指定報告議長。

第五章 審查長。第二十三條 各分科中，設審查長一人，整理分科會之事務，由各該科股員，用無記名法互選，以得票最多數者爲當選人，票同則以抽籤定之。前項之互選，以各科首坐股員爲管理員。第二十四條 管理員於互選之日，將當選人姓名報告股員長，轉報議長。第二十五條 審查長有事故時，得委託該科股員，代理職務。

第六章 額外股員：第二十六條 專任及特任股員，得於該股員中選定額外股員，其職務如左：一、草具審查報告書案語或說帖。二、草具修正案。三、關於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協議事件。四、調查特別事件。第二十七條 額外股員長以專任或特任之股員長充之，整理額外股員會之事務。第二十八條 額外股員由股員長指定之。

第七章 會議。第一節 股員會。第二十九條 股員會開議之日時，由股員長指定之。股員會不得與資政院同時開議，其經本院允許者，不在此限。第三十條 股員會非有股員半數以上到會，不得開議。第三十一條 股員長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十九日

四九四

應將開議日時，報告議長，咨請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及政府特派員，到會發議。第三十二條 各種股員得在股員會就同一事件數次發議。第三十三條 股員長自預討論之時，由副股員長代理職務。第三十四條 議長得於股員會開議之時，到會發議。第三十五條 凡股員外之資政院議員、政府特派員外之各部院衙門官，對於股員會審查事件有意見者，經股員長之允許，得到會發議。第三十六條 股員會之議事，以到會股員之過半數，議決之可否，數同，則由股員長決定。第三十七條 股員會之開議、中止、展會、散會，均由股員長宣告之。第三十八條 股員會禁止議員以外之人旁聽，如有秘密事件，亦得禁止議員旁聽。第二節 分科會及額外股員會。第三十九條 分科會開議之日時，由審查長指定之。分科會不得與股員會同時開議，其經股員會允許者，不在此限。第四十條 分科會非有股員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開議。分科會之議事，以到會股員之過半數，議決之可否，數同則由審查長決定。第四十一條 審查長應將開議日時，報告股員長，轉報議長，準用第三十一條之規定。第四十二條 各科股員得在分科會，數次發議。第四十三條 股員長得於分科會開議之時，到會發議。第四十四條 分科會禁止本科股員以外之人旁聽，其經審查長允許者，不在此限。第四十五條 分科會之開議、中止、展會、散會，由審查長宣告之。第四十六條 額外股員會，準用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第八章 審查及報告。第四十七條 凡股員之審查，以本院所付事件為限。第四十八條 各科股員，應遵本院議決之審查期限，分任審查。第四十九條 各科股員審查既畢，由審查長報告其主旨於股員長，即行開股員會。第五十條 各科審查長，應於股員會報告本科之審查事件，併說明之。第五十一條 股員會審查畢時，由股員長作報告書，提出於議長。第五十二條 股員長應於議場，報告股員會之審查事件，併說明之。第五十三條 股員長經股員會之議決，得委託股員報告其審查事件。第五十四條 除議長認為秘密事件之外，股員會應將報告書刷印，分送於各議員。第五十五條 股員會無故遲延報告之時，得由本院議決改任股員。第五十六條 在股員會以少數被黜之意見，如得到會股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得附股員會報告，提出說帖於議長。

第九章 會議錄及參考文書。第五十七條 股員會之議事，以速記法記載之。第五十八條 股員會議錄記載之

事項如左：一、到會者之姓名。二、表決之數目。三、議決之主旨。四、其他重要事件。第五十九條 會議錄中經股員長認為必須刪除之言論，得刪除之。第六十條 會議錄有錯誤時，各股員得自請更正。第六十一條 會議錄由股員長副股員長署名畫押，移交秘書廳存案。第六十二條 股員長依股員會之議決，得聲請議長，咨行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將參考文書檢送到院。各股員審查既畢，應將前項文書分別送還各衙門。第六十三條 議員求閱會議錄及參考文書者，以不礙審查事件為限，股員長應允許之，但不得攜出院外。

第十章 附則 第六十四條 本細則與資政院議事細則，同日實行。本細則之修正準用資政院議事細則第一百五十條之規定。」（註一）

清津浦鐵路督辦徐世昌奏報為津浦鐵路續借洋款與德英兩公司議訂合同之經過。

津浦鐵路督辦徐世昌、幫辦沈雲沛本日奏報簽訂津浦洋款合同之經過，其奏摺內容如左：

「竊查原訂津浦鐵路借款合同第十五款內載，設若建造鐵路時借款進項，並生發之利息，除付借款利息外，不敷修造鐵路以及裝配所需，其不敷之數，先由中國款項提付，以免延誤建造工程，如仍有不敷之數，則向銀行等續借洋款，其利息並條款仍照現時之合同辦理各等語。

現在路款不敷，計北段應借虛數英金三百三十萬鎊，南段應借虛數英金一百五十萬鎊，共英金四百八十萬鎊，業經另行奏陳。此項續借洋款，既經聲明仍按原合同辦理，自應循案照辦。惟查原借款按年應還本息附表載明，自第十一年還本之日起，每年還本二次，其應還之息，仍按每年還本總數全年計算，並未將上半年已還之本減去利息。當向德、英兩公司聲明，以上半年已還之本，斷無下半年仍行納息之理。再四磋商，所有原借款合同附表，早經簽定，未能更改，此次續借款合同附表，應按照債票所載，每年付息二次，還本一次，俾免虧蝕利息。又查原合同第九款所指作保之直隸等省釐稅，每年關平銀三百八十萬兩，係按應還本息最多之年數目指定確數，惟借款期內，除第十一年外，均不及此數。所有指定作保銀兩，按每年應還本息之數，核實計算，所有餘款，作為二次抵押。但餘款不敷續借應用抵押之用，且續借第十一年還本之時，亦無原借抵押餘款，經臣等商明度支部另向直隸、山東、

江蘇、安徽等省指定虛抵作保之款，計續借應還本息最多之年每年共三百六十萬兩，最少之年除原借抵押餘款外，每年祇十二萬兩。惟數目複雜，祇能在合同內聲明，頭次抵押餘款，作為二次抵押，至續借最多之年，另備抵押等語，以歸簡易。並循用每年字樣，以免購票人或有疑慮。仍由該公司另行備函列表，聲明所有原借款並續借款按照最多之年數目，逐年所餘之款，聽憑中國作為別項抵押之用，於合同簽字時，送交備案，以為憑信。所有該公司所開餘款，除所餘之數求應抵之數，即指定此次四省另增作保之數。再此次續借款總數為四百八十萬鎊，擬分期售票，將來樽節動用，或可節省。倘債票價值稍優，則每百分中可增加一二分，較九四五扣又有增益，以及行車得有進款，均可毋用多借，以防損失。應在合同內聲明。倘債票尚未售完，所有造路期內應備資本業已敷用，督辦大臣有權可以隨時停止售票，免致將來藉口。以上各節，迭經往復駁辯，始終堅持，該公司等始肯承認，復經與度支部商酌，意見相同，較之原訂合同似有進步。謹繕具合同清單，並分年還本息附表，及分年餘款，暨指定直隸等省作保銀數表，恭呈御覽。俟奉旨允准後，再行簽印，即由臣等知照外務部照會德、英兩國使臣，飭令該公司按照合同妥速辦理，並分行度支部、郵傳部暨各省督撫查照。」（註二）

按：津浦鐵路原起於光緒六年，劉銘傳奏請速造清江浦經山東至北京鐵路，十二年曾紀澤復奏，北京至鎮江鐵路，亟應興修，是即本路之鼻祖。二十四年江蘇候補道容闈擬借美款建築，以其款不足，轉商諸英，而德謂影響膠濟，極力阻抗，容乃議離山東境界，繞道西方，然又接近京漢，俄法兩國合為強硬之反對。英公使馬可獨氏以俄法經營京漢，意在壓迫長江，遂與德使密商，合修津鎮。十月，經總理衙門會同礦路局奏准，特派大員自立公司，向英德兩國銀行商訂借款，督飭妥辦。旋由督辦大臣許景澄、幫辦大臣張翼，與德華銀行暨滙豐銀行以及滙豐所約之怡和洋行與中英公司訂津鎮借款合同三十五條，於二十五年四月初九日簽押，十二日奏准。嗣以拳亂，未及開辦，二十八年七月，外務部奏請特派督辦大臣商訂正合同，任命袁世凱擔任，袁當委唐紹儀、梁如浩，會同英德兩銀行議訂，因多與原議不符，而德使又要求添造德州正定及兗州至開封兩枝路，且南北兩段不能同時，會議遂毫無頭緒。維時盛倡全國鐵路收回自辦，直魯蘇京官鹿傳霖等聯銜呈都察院代奏，請作為官商合辦。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奉旨，着袁世凱張之洞妥商辦理。四月十七日，袁張合詞電奏，請派梁敦彥會同籌議，後經梁與德華銀行代表柯達

上中央公司代表濮蘭德爭持五閱月，始議定，改津鎮爲津浦，訂借款合同二十四條，英德分段包辦，款亦分借。十月初十日由袁張梁奏准簽押，借款總額爲美金五百萬鎊。同月十八日，外務部郵傳部奏准，派呂海寰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並由直隸山東江蘇督撫會同辦理，在北京設立總公所。三十四年三月，呂與張之洞會奏，路線取道皖境，奉旨依議。自是分段興築，北歸德工程師，南歸英工程師。本年八月議訂續借德英二國洋款，四百八十萬鎊，於本月二十五日簽字。至宣統三年八月，兩段工程在韓莊接軌，南北溝通，未逾合同路工期限，而合同上除工程外，一切事權歸我自主，且並不以路作抵，實各路中所僅見者也。（註三）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電各省督撫，主張先設內閣國會再行借款築路。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連日來，致電各省督撫會商要政。本月五日電各督撫，謂近日大病在無人，大難在無主腦，改革不從簡單入手，請於維新根本，各貢條陳。本日再電各督撫，主張先設內閣國會，再行借款築路，其電文如左：

「中國地大情隔，血脈遲滯，外人利用其交通機關，挾軍事政治經濟之勢力，逼壓而來，通內禦外，鐵路爲先，清帥幸帥，主張路策，誠爲扼要，借款亦不得已辦法。惟此等大計劃，似非疆臣電函集議而成，必先政本更新，始有主持機關，財政整理，始免債主干涉，朝野合謀監察，始能於借時免輿論反對，用時免當事虛糜，欲實此三主義，非設內閣開國會不能辦到。海帥蒸真兩電，洞見本原，義於議覆聘翁及趙御史奏中，當痛切瀝陳。海帥偵電，慮內閣僅有形式，管見內閣初設，組織者未必即幹濟國難之才，但部臣既同爲閣臣，緩急後先，協同審擇，可無目前政出多門彼此矛盾之事，兼有國會監察，庸者既難濫等，滑者尤難敷衍，欲不負責任，勢有不能。至慮國會遽開，議員無政治經驗，羣議紛爭無當國計不知國家政策，須以理想立進取標準，以實驗定施行方法，閣臣偉於實驗，議員偉於理想，兩相調劑，進步始穩健和平。吾國士紳翹楚，經驗不及老成，理想調查，可資參助，開明專制，時會難期，困厄如斯，士氣莫遏，既不能禁局外雌黃，誠不如置之局中，俾知困難曲折，數年後經驗漸增，可望與政府休戚相關，雙方演進，義不敢謂內閣國會一成，必臻郅治，而敢謂內閣國會相維，猶之定醫乃可議方，對鏡方能

辨影，施救未定之天，終勝於袖手待絕，覬遠局者，詎可畏當前棘刺，遂不圖日後備苴。此事在十年前，義誠不敢浪議，今則無可緩矣。政府亦知終不可緩，又不於所慮數端，開誠宣布，堅明約束，而後舉辦，籌備焉能完全，領土何從劃一，縱能待至九年，又將何以自解。義以爲欲求籌備實際，非有內閣國會不可，欲救現行失著，尤非有內閣國會不可。蓋朝廷所處，深入難境，進中求決，困而可通，退中求解，困而益殆，審之東勢，更易明也。海帥謂國會成立困難，擬先組織內閣，實則二者如車輪，兩不可缺一，有內閣，無國會，恐當國者非攬權營私，即延滯痺痿，即以借款辦路論，計畫既關係數十年財政，擔負更遍及數萬萬國民，其構造經營，亦恐非十年內外所可藏事。又有列強操債權環伺，若僅內閣主持於上，而無對待機關隨時匡救，則計劃之中變，路款之浪擲，工程之窳惰，均在意中，國民怨謗猜疑，馴至激成反動，外人乘勢侵略，實行監督財政，恐路未成而國事愈不堪問，義微電謂大難在無主腦，意即在此，總之借款辦路，爲救亡要策，然行之於未有內閣國會以前，轉慮足以速禍。安帥元電，筱帥蒸電，所論極透，慕帥震電，謂簡單重要方法，以內閣國會爲急，與鄙見不謀而合。時危勢迫，宵旰焦勞，我輩身當其厄，何忍避忌坐誤，事關存亡大計，必合全局通籌，務祈精思密慮，推求至當。諸公如以爲然，即請由清帥率帥堅帥，就近主稿，聯銜入告，一俟朝旨宣布，再將應行政綱，詳電商究，鐵路即最重政綱之一，借款利害，尤應精研，義雖力薄智短，亦當勉效贊襄，如何敬候覆示，義叩效。」（註四）

李經羲並於本月廿四日（九月廿七日）及九月二日（十月四日）再電各督撫，重申對時局之主張，各督撫均電覆贊同，推經羲主稿，聯銜入告。李氏之電分別如左：

「效電寄京諒達，清帥幸帥如已旋節未閱，祈飭京局照轉。頃讀堅帥號電，正與義效電意同，論極精當。內閣爲根本上簡單入手，事分緩急，又爲政策上簡單入手，必內閣立後，乃能決行，議可外發，策須內定，義前請立內閣摺，即有對待機關因時同立一語。蓋謂內閣既立，國會必成，今內閣廢議，國會被駁，大局難支，人心愈渙，較優省分，亦恐難持三稔，外患相乘，亦恐無日，有內閣可救目前，無國會必難善後。效電觀釁，亦時會迫之使然，非不知國會一事疑阻尤甚也，根本不立，增兵速禍，義另電濤朗兩員勸，於國會疑難利害，剖白尤力，謀國無所諱，請堅帥就近索閱，鈔寄諸帥爲荷。總之大局若無轉機，我輩進難效死，退難苟活，生當其厄，何敢避忌。王趙條

陳，義正議覆，即席稿上奏，歸本閣會，附片則陳明中外變政辦法，邊地與內地，情勢不同，大綱可總，條目宜分，惟義望淺才庸，獨力無濟擬請諸帥聯奏，義仍附驥，堅師在京，體察近情，尤易洞悉，重以閣才大筆，似不可辭。稿成寄清帥電商各省，公同主定，願者列銜，欲求有濟，不惜周折，狂瞽無當，惟諸帥教之。義叩，敬印。」（註五）

又電：

「湘帥徑電，藝帥篠電，均悉。敝處八月致奉直江鄂諸帥微電，言救現弊，必從重要簡單入手，未及鐵路事，旋錫瑞兩帥佳電，主張借款築路。乃發效電，歸本內閣國會，蓋欲補救新政，整理中國，非先有主腦監察機關不可。若不及早聯合，內則財盡國危，外則攘臂生變，斷難久支，惟閣會創設費手，必堅明約束始行，義素性迂拘，論此具有深意，非敢剿襲。各省來電，從同者雖有十數處，惟茲事體大，須仗公決，另與華帥會電諸帥，電到敬求迅賜指示。義多印。」（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一千四十四號，頁四—二十。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七，頁一—三。

註三：曾鯤化：「中國鐵路史」，頁七六三—七六五。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二七一。

註五：同註一，頁二七二。

註六：同註一，頁二七三。

二十日（九月二十三日） 清資政院集會。

本日上午九點三十分，資政院召集議員，有一百五十四人齊集議場，由議長貝子溥倫、副議長沈家本等主持，以抽籤法分總議員為六股，並推選股長、理事，於正午十二點召集事畢，其經過大略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日

五〇〇

本日，議員到院者，一百五十四人，齊集議場，依議事細則第四條所定次序就坐，議長貝子溥倫，副議長侍郎沈家本，同時入場就坐。議長、副議長、議員、秘書長、秘書官行相見禮，一揖。議長演說，大意言本日乃本院第一次召集，實我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盛典，茲與諸君在議場相見，誠屬榮幸之至。本總裁恭膺詔命，忝領議長之職，所有本院一切事宜，自應遵照奏定章程規則辦理，望諸君協力匡助，共襄盛舉。云云。議長旋依資政院議事細則第五條，命秘書官以抽籤法分總議員為六股，秘書官承命抽籤，唱報各股議員姓名如左：

第一股議員 全 公 壽 公 色郡王（昭烏達盟）

巴郡王 達 公 延侯爵 敬子爵 胡男爵 世 珣

宜 純 奎 廉 劉道仁 文哲璋 趙炳麟 儼 忠 胡 駿 榮 厚 曹元忠 喻長霖 沈林一

宋振聲 李湛陽 李 架 潘鴻鼎 方 還 余鏡典 邵 義 王 佐 陶保霖 李慕韓 王昱祥

劉志嘗 范彭齡 以上共三十三人

第二股議員 順承郡王

盛將軍 博 公 陳懋鼎 趙椿年 毓 善 張緝光 李經畬 林炳章 胡祜泰

劉 華 章宗元 陳瀛洲 書 銘 劉春霖 許鼎霖 孟昭常 夏寅官 馬士杰 江 謙 閔荷生

劉景烈 鄭際平 王廷揚 鄭 漢 易宗夔 王紹勳 李華炳 吳懷清 王曜南 萬 慎 吳賜齡

劉榮勳 以上共三十三人

第三股議員

潤貝勒 鎧 公 貢郡王 希公爵 志公爵 李子爵 榮 普 錫 煥 榮 凱 顧棟臣 魏聯奎

文 溥 勞乃宜 江 瀚 王佐良 達杭阿 陳樹楷 李摺榮 鄒國璋 康 詠 張選青 陳國瓚

陳命官 彭運斌 盧潤瀛 米其光 張 政 周廷勵 劉述堯 黃晉蒲 陳榮昌 張之霖 以上共三十二人

十二人

第四股議員

莊親王 振將軍 盈將軍 慶將軍 勒郡王 特郡王 司 公 黃公爵 榮公爵 景 安 吳緯炳

吳上鑑 陳寶琛 嚴 復 李士鈺 席 綏 羅乃馨 齊樹楷 於邦華 李國筠 陶 鎔 黃象熙

文 蘇 陳敬弟 胡柏年 黎尙雯 尹祚章 鄭熙猷 李時燦 渠本翹 梁守典 楊錫田 李文熙

以上共三十三人

第五股議員 睿親王 審公 燕將軍 多郡王 那公 存侯爵 劉男爵 成善 慶蕃 劉澤熙 王璟芳

吳敬修 郭家驥 周廷弼 徐穆如 桂山 吳德鎮 胡家祺 雷奮 汪龍光 談鉞 羅傑

湯魯璠 唐右楨 蔣鴻斌 陶毓瑞 李素周 鏞 高凌霄 黃毓棠 顧視高 牟琳 以上共三十二人

第六股議員 瀛貝勒 那親王 索親王 色郡王 (錫林郭勒盟) 綢貝子 榮公爵 曾侯爵 定秀

何藻翔 陳善同 柯劭忞 汪榮寶 長福 陶葆廉 孫以蒞 林紹箕 王鴻圖 王玉泉 慶山

籍忠寅 江辛 柳汝士 楊廷綸 陶峻 彭占元 張之銳 王用霖 劉緯 郭策勳 劉曜垣

王廷獻 馮汝梅 以上共三十二人

議長報告分股事畢，請議員分入各股議員室，依資政院分股辦事細則第三條第四條，互推股長，互選理事，各股議員推選股長理事畢，報告議長，其姓名如左：

第一股 股長 趙炳麟 理事 沈林一

第二股 股長 許鼎霖 理事 孟昭常

第三股 股長 勞乃宣 理事 顧棟臣

第四股 股長 莊親王 理事 陳寶琛

第五股 股長 睿親王 理事 雷奮

第六股 股長 陶葆廉 理事 汪榮寶

議長宣告本院成立召集事畢，正午十二點鐘各退。

按第一股第二股議員，本各應三十四人，第五股第六股，各應三十三人，因欽選議員少二人，新疆互選議員亦少二人，故各股各減一人，第三股本應三十三人，因議員沈家本奉旨充本院副總裁，不在各股議員之列，故此股止三十二人。(註一)

清廷派法部左侍郎紹昌為法官考試監臨官。

清廷舉行法官考試，法部奏請派員監臨，本日，清廷派法部左侍郎紹昌為監臨官。法部原奏如左：

「奏為京師舉行法官第一次考試，遵章請 派監臨官，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三月臣部具奏法官考試施行細則，內開京外考試設監臨官，京師由法部堂官內奏請 欽派一員，督率執事各員，辦理考試事宜各等語。茲屆京師舉行法官第一次考試之期，前經奏明於本月二十四日起，分場舉行，自應遵章先期奏請 欽派監臨官，以昭鄭重，惟臣廷杰現因資政院開會在爾，擬照院章親臨會所，未便兼充監臨。謹繕具臣紹昌、臣王埈銜名，恭呈御覽，擬請 欽派一員為監臨官，俟 派出後，遵即入場督率執事各員，查照定章認真經理，並稽察外場事宜，以杜弊端而昭嚴肅。所有請 派監臨官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二年八月二十日奉 硃筆圈出紹昌，欽此。」（註二）

清廷除派紹昌為監臨外，並以吏部右侍郎于式枚、理藩部左侍郎達壽、大理院卿定成、總檢察廳廳丞王世琪為考試官。（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九期，記載第一，頁一八——二〇。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一千四十九號，頁八。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一，頁一七。

二十三日（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陸軍各鎮歸部直轄。

本日，清廷命近畿陸軍第一、二、三、四、五、六各鎮均歸陸軍部直接管轄，裁撤近畿督練公所。

諭文如左：

「軍諮處奏整頓畿輔陸軍各鎮一摺，據稱整飭軍政，當以畫一教育，嚴肅紀律為本等語。所奏不為無見，所有

近畿陸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鎮，均著歸陸軍部直接管轄，其近畿督練公所，著即裁撤。第三、第五兩鎮，仍在東三省、山東照舊駐紮，第二、第四兩鎮毋庸歸直隸訓練，仍在直隸駐紮。遇有調遣，准由該督撫等電商軍諮處、陸軍部，請旨辦理。現在朝廷講求武備，力圖整頓，署陸軍部尚書蔭昌，於軍事歷練有年，應即破除積習，認真辦理，毋負委任，餘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註一）

軍諮處奏整頓陸軍各鎮歸部直接管轄之摺，內容如左：

「奏為整頓畿輔，陸軍各鎮，請歸部直接管轄，以一事權，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讀本月十八日

諭旨，

署陸軍部尚書蔭昌，著兼充訓練近畿各鎮大臣之差，欽此。仰見朝廷統一兵政，規畫戎機，用意高深，莫名欽佩。臣等竊以為治兵之道，最忌紛歧，整飭軍政，當以畫一教育，嚴肅紀律為本。各國兵馬大權，無不統於君主，軍事行政，無不責之部臣，鮮聞有另設各項機關者。誠以簡切者事易行，直接者弊易除也。查陸軍部於光緒三十二年，奏設近畿督練之差，管理第一第三第五第六等鎮，原屬一時權宜之計。陸軍第二第四兩鎮，於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經前直隸總督臣袁世凱附奏，陸軍各鎮請歸陸軍部管轄一片，欽奉 硃批。現在各軍，均應歸陸軍部統轄，所有第二第四兩鎮，著暫由該督調遣訓練，欽此。尋經 諭旨，是第二第四兩鎮，終應歸部直接統轄，已無疑義。應請明降 諭旨，將近畿督練公所即行裁撤，第二第四兩鎮，毋庸歸直隸訓練。所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鎮，統歸陸軍部直接管轄，以一事權。其第二第四兩鎮，照舊駐紮直隸，第三第五兩鎮，仍行

分別駐紮東三省、山東，遇有調遣，准由該督撫等電商軍諮處陸軍部，請 旨辦理。所有餉需，如何籌撥之處，仍請照章辦理，如此則條教號令，胥稟中央，發縱指揮，全由 君上。風聲所播，士氣維新，肇始近畿，俾薄海臣民咸曉然於 朝廷經武圖強之至意。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二）

按：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中日戰爭結束後，清廷開始了建軍的工作，分批派送青年出洋學習軍事，並在國內各主要城市設立各級軍事學校，如武備學堂、講武堂、幹部學堂、陸軍小學堂，以培養新軍幹部和軍事教育人材，準備逐步訓練新軍以代替舊軍，首先在北京附近訓練新軍。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

五〇四

時甫自朝鮮返國之袁世凱（甲午戰起前返國），獲翁同龢、李鴻藻保薦，即以浙江溫處道留京差委，以督辦軍務，旋奉詔督練新練陸軍十四營於天津小站，以北洋武備學堂學生爲員弁，將所接統之定武軍，改名爲新建陸軍，並將原有的四千餘人擴充爲七千人，中國有新式軍隊即自此始，亦爲日後北洋軍閥勢力之肇始。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變法，新黨思引袁爲助，以制直督榮祿及慈禧太后，袁密告榮祿，榮進京向太后告變，遂使維新運動失敗，新政不成，德宗被囚，六君子被殺。而袁因此獲慈禧太后寵信，於次年授爲山東巡撫。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拳亂發生後，袁因與在南諸省劉坤一、張之洞等，保境安民有功，又逢直督李鴻章病逝，乃奉命繼李出任直督兼北洋大臣，於是加強訓練新軍，權勢益盛。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十一月，清廷於京師設練兵處，以慶親王奕劻爲管理大臣，袁爲會辦。翌年，袁依練兵處規程，收直隸軍政司爲督練公所，仍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專以編練新軍爲要務。在此（一九〇四）之前，北洋軍已經成立了一、二、三、三鎮，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成立四、五、六三鎮，由王英楷、吳長純、段祺瑞、張懷芝、馮國璋等分任統制。

由於北洋軍擴充得太快，袁的兵權太重，而招致滿清親貴之懼忌。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德宗及慈禧太后相繼崩逝，宣統溥儀繼位，由其父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載灃及隆裕太后本欲殺袁以報昔日德宗幽囚之怨，卒賴張之洞直陳利害關係而不成，袁終以足疾開缺，被黜回疾養病。

載灃放逐袁的計劃和排斥漢族的計劃是同時並進的，首先要軍事上排斥漢族的力量，把全國兵權總攬在皇室手裏，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成立禁衛軍，由載親自統率，又設立貴胄學堂，以培養滿族的高級軍事人材。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宣布統一全國軍政，由載代皇帝爲全國陸海軍大元帥，並成立陸海軍聯合機構「軍諮處」。派滿族大臣毓朗、善耆、載澤、載瀾、載洵等主持建軍事務。派載洵赴歐美各國考察海軍，載瀾赴德國考察陸軍。本年，調鐵良爲江寧將軍，鳳山爲荊州將軍，以加強滿族對地方的控制力；以蔭昌爲陸軍部大臣，接替北洋各鎮，宣布陸軍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鎮由陸軍部直接統轄，裁撤近畿督練公所。（註三）

清廷改四川鹽茶道爲鹽運使，並設奉天鹽運使。

本日清廷諭曰：

「督辦鹽政大臣會奏，請將四川鹽茶進改爲鹽運使等語。四川鹽茶道，著改爲鹽運使，所有川省茶務，著劃歸勸業道管理，該衙門知道，欽此。」

「奉天鹽運使員缺，著熊希齡調補，欽此。」

「四川鹽運使員缺，著尹良試署，欽此。」（註四）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同治五年生。光緒十七年，中舉人。二十年，成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歷充湖廣營務處、湖南時務學堂、湖南西路師範學堂總辦，出洋考察政治二等參贊官、奉天農工商局局長、江蘇農工商局局長、江南印刷局局長、蘇屬諮議局籌辦處兼寧屬諮議局籌辦處總辦、本年，充任東三清理財政官兼鹽運使。（

註五）

尹良，字莘吾，滿洲鑲黃旗人。光緒乙酉科舉人、浙江候補道、海運滬局會辦，海運京局、湖墅釐捐局、二道溝鹽局、奉天錦州貨捐局、四川邊藏餉械所總辦、四川鹽茶道、四川鹽運使。（註六）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千四十七號，頁二。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千四十八號，頁八。

註三：陳錫璋：「細說北洋」，第一冊，頁一五八—一六一。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頁五。

註四：「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千四十七號，頁二—三。

註五：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〇八。

註六：同註二，頁六。

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吉、黑、豫、晉、閩、滇、桂、新等省清除種煙未淨，將各該督撫均交部議處。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

五〇六

本日，清廷以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福建、廣西、雲南、新疆各省清除種煙並未淨盡，諭將該督撫交部議處，並將山西、吉林、雲南從前保案撤銷，諭文如左：

「禁煙一事，禁吸尤要於禁種，各省督撫希圖邀功，急於禁種禁運，而疏於禁吸，已屬非是。前飭度支部派員密查，茲據查明覆奏，各省於禁種，亦不免粉飾，即如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福建、廣西、雲南、新疆等省，均經奏報一律清除，其實並未淨盡，各該督撫失察及奏報錯誤，殊難辭咎，均著交部議處。其山西、吉林、雲南等省，從前保案，均著撤銷，以示儆戒。嗣後各省，務當仰體朕意，分別緩急，嚴切查禁，總期吸煙日少，痼疾漸除，庶為正本清源之計。其限期內，一切善後事宜，著度支部會同民政部土藥統稅大臣，通盤籌畫，妥定辦法，奏明請旨辦理，欽此。」（註一）

按：本年三月初十日，清廷曾諭令：以禁煙為強國要圖，事在必行，各省禁煙，有無成效，及已報一律禁煙各省，果否屬實，令度支部詳查具奏。至是度支部奏稱：查各省嚴行禁淨，絕無私種者，實為直隸山東兩省，若奉天山西湖北廣東諸省，禁種非無明效，然均有一二處煙苗之發現，雖係鄉民私種，究不得謂已收全功。黑龍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諸省，亦各有二三縣仍復栽種，若河南、浙江、江西、湖南諸省，竟至有數府十數州縣煙苗均未盡拔者，至於吉林、新疆、雲南三省，名為禁絕，而種者仍復不少，他若縮限禁種之陝西、甘肅、四川、貴州諸省，惟四川禁令較嚴，可期漸淨，餘則尚無速效之可言。謹將查覆情形分別開單，恭呈 御覽，其業經奏請獎敘各省，除山西一省，禁種尚非無效，已蒙 特旨允准，並山東、福建兩省尚未議獎外，惟吉林、雲南兩省，並未淨盡，已邀獎敘，殊不足以昭核實。應請 飭下吏部，查明該兩省所保人員，即將保案撤銷，以為粉飾因循者戒，故特降此諭。（註二）

美國實業團來華參觀。

美國實業團於本月十二日到上海，連日來參觀蘇浙一帶工廠，本日到南京參觀勸業會。其參觀行程

約略如左：

美國實業團，於八月十二日到滬，是日上海商務總會，及各商董，假虹口趙氏辰虹園，開歡迎會。

十三日閱看阜豐麵粉廠，晚赴中國青年會茶會。

十四日考察中國自來水公司、江南船塢、日輝織呢廠、龍章造紙廠，下午江海關道請在洋務局茶會，晚由商務總會假味莼園開歡迎宴。

十五日尚賢堂開歡迎茶會。

十六日考察又新紗廠、瑞綸絲廠，由絲業假徐園開歡迎茶會，午刻乘船往杭州。

十七日舟至嘉興，改乘頭等花車至杭，即至西湖遊覽，晚由浙撫增中丞宴之於交涉使署。

十八日參觀通益公紗廠，復入城至商務總會，參觀陳列品，午刻由杭州商務總會宴之於駕濤園，復至江干觀潮，是晚乘火車回上海，由蘇浙兩路公司宴之於車中。

十九日在上海考察商務印書館，午後在徐家匯高等實業學堂觀運動會，復由振市公司請在新舞臺觀劇。

二十日乘滬甯鐵路專車往南京，行經蘇州，經官商在留園開茶會歡迎，又經無錫常州二處官紳商界等，均在車站迎接，晚到南京。

二十一日考察南洋勸業會，午刻由勸業會事務所，及各省出品協會，在公議廳設議歡迎，晚由正會長江督請晚膳。

二十二日遊明陵，午刻諮議局請午膳，是晚勸業會請晚膳。

二十三日考察各機坊，由南京商務總會及協贊聯合會請午膳，下午參觀兩江師範學堂，及海軍學堂，晚由學界借勸業會公宴。

二十四日復乘車往鎮江，午刻到鎮，官商設議歡迎，次導觀永利大綸兩絲廠，隨至金山遊覽，晚乘招商局江新輪船上駛。

當實業團至商務印書館參觀時，由館中經理請前美國欽使伍廷芳侍郎為代表歡迎，伍君並述該館創業時情形，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

及近來營業之發達，略言本日鄙人到此，承商務印書館總理及衆股東，囑向諸公陳述歡迎之意，此館之設，十有三載於茲矣。其初創也，小店而已，不數年間印務發達，遂有今日。全館機關，計分三所，有所謂發行所者，則專司發行者也，有所謂印刷所者，則印刷之業無一不備者也，有所謂編譯所者，則著作之林也，上下人等一千餘人。此外尚有分館十九處，北而吉林、京津，南而閩廣，遍中國幾無一處無該館之書籍，統計該館出版之書，不下千餘種，有英漢合璧者，有漢英單行者，其中以教科書居其多數，書業關夫國運之盛衰，兼可以驗國民之進化，該館之發達如此，又奚止利市三倍已耶。此固鄙人之所敢決者也，然必欲知該館每年得利若干，恐問焉亦必不我告，（說至此衆皆鼓掌稱快）聞其每年商業，達二百餘萬元，不自今日始也，日後將又不止此數。諸公此次來華，舍該館而外，欲求有可與該館並駕齊驅者，遍國中不可得也，謂余不信，該總理等將導公等遍遊廠之各部分，諸公固不但聞所聞，且可見所見也。（演說畢衆復鼓掌不已）次由來賓答詞，略謂僕承同人之命，代致祝詞，同人殆因鄙人忝與貴館同業故也，僕自少而長，營業於印刷編輯者有年矣，此次來華，見有所謂石橋者，有所謂城之譙樓者，巍巍乎大觀哉，然究皆不及貴館，貴館者固貴國一莫大之豐碑也。僕等新自西湖歸來，一路之風光，人士之歡迎，歷歷在目，請帖也，菜單也，屈指不可勝計，無不有商務印書館字樣，與今日之懸諸壁間者無異，今日復躬履其地，何快如之。僕舉首四顧，見有皮條轆轤者，印機轉也，有聲丁然與耳謀者，知其鑄鉛也，有香馥然與鼻謀者，知其爲排印之墨也，僕在此幾忘身之爲客矣，何也？與僕在家時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鼻之所嗅者，匪有異也。僕等來華，所以求增見聞，而得師資耳，邦父之篤，由商業之聯絡，而印刷業者，則固邦交民情商業之所恃以呈身於世界者也，顧可少哉。頃承主人贈我以次序單，中夾一歌，有云寵賜顏色景仰深，相將步後塵，云云。斯言也，何其先獲我心也。僕等幸瞻丰采，無限景仰，誠有非言語所得形容者，惟第二句則僕擬改爲並駕齊驅，蓋中美兩國人民交誼之敦摯，前者如此，後者可知，請舉一觴，爲商務印書館之前途祝。禮畢，款以茶點，乃分參觀順序單，由各招待員指導參觀，並分贈自印畫景明信片等件，計參觀順序分二十部，一五彩石印，二繪圖，三釘書，四機器製造所，五科學儀器製造所，六鑄字房，七紙板房，八電氣銅鉛板，九墨色石印，十活板印，十一雕刻部，十二彩色鉛印，十三英字房，十四華英校對房，十五華字房，十六編譯所，十七圖書館，十八尙工小學堂，十九幼稚園，二十照相房。

觀畢，復至花園攝影，時印書館所辦之尙工小學生，及幼稚園小學生，由各教員率領在花園唱歡迎歌，幼稚生復演習工課，口唱手指，均極整齊，各來賓均贊不絕口。蓋該學生多不過四五歲也，並索另攝一幼稚園學生影片，乃由照相部另攝一片以贈之，出花園時，復與各小學生握手，以示親愛而別。（註二）

美國實業團來華餘記（註四）

沈仲禮觀察因中美聯合研究會事上商會條呈云，前以美國實業團訂定重來滬上，特開中美商業聯合研究大會，當經函請臺端，分電各省商會，舉定代表來滬討論在案，按美國開會宗旨，計分四項，日前弟曾經當面接洽，參以鄙見，茲特再爲吾總協理縷晰陳之。

（甲）設立中美貨品陳列所：擬將中國所產物品，無論已通行未通行各小樣，一律送交美國各商，代爲陳列，將來新出物品，隨時續寄。其陳列費，即由美商會擔任，美國出產品，亦交由中國各商會，代爲陳列，其費亦由中國商會擔任。

（乙）互派中美商務調查員：查中國土貨之銷售美國者極少，除絲茶廣席外，幾於無可指名，其他豆類各貨，雖產自中國，均由歐洲各國間接，利歸中飽，故此節最宜注意。漢陽鐵廠，亦賴有大來君爲之分送小樣，與其國人考驗，生鐵始獲暢銷，大爲可證。茲擬由中國全體商會，公舉調查員二人，一駐美之紐約，一駐西美之山樊市，專將中國貨品小樣分送美商考驗，以期推廣商業，其費用由中國全體商會分任之，其美國駐華調查員，則由該商會便宜分派。

（丙）設立中美聯合銀行：查中國母財日竭，欲興商業，資本難籌，該銀行擬仿興業銀行辦法，有維持商業之責任，美國已屢言之。又考美國財政報，華僑每年寄回祖國款項至七千萬以上，悉由外國銀行滙寄，嗣後均可改歸該銀行經手轉滙，而中國應銷美貨，亦可由該銀行做帶根滙票矣。將來該銀行之發達，操券可待。擬東西各設一行，而中國則一設上海，一設天津，擬由各省官款及各商會酌附股份，以示聯絡，覺力尙可爲也。

（丁）設立中美交通輪船公司：現在美商人來洋行，每月已有兩輪直放中國漢口載土貨，將來北洋開港，亦必推廣，擬由各省商會，在該行酌附股份，以爲中美聯合輪船公司之基礎。並可添備數輪，中國無出洋商輪，有此創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

五一〇

舉，爲吾航業將來之導，豈不美哉。

以上四項，鄙見所及，未知當否，聞美團一路考察，兼及調查，已有頭緒。近接香港來電，知日內必能到滬，唯大來君一人，可以久留，其餘均僅勾留八小時，即須首途，各商會代表齊集後，在美團未到以前，先期由貴會開會研究，以定宗旨，而議大綱，俾可臨時應付。是否之處，均祈察核施行，毋任盼企。

註一：「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千四十八號。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九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二二。

註三：同上書，七卷九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二六六—二六九。

註四：同上書，七卷十一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三六七—三六八。

二十五日（九月二十八日）

清廷與英德訂立津浦鐵路五釐利息續借款合同。

本日，清津浦鐵路督辦徐世昌、幫辦沈雲沛與德華銀行代表人柯士達及倫敦華中鐵路公司代表人梅爾思在北京訂立「天津浦口鐵路續借款合同」，總金額四百八十萬鎊（實交三百萬鎊），內容如左：

（註一）

茲以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正月十三日，經前署外務部右侍郎梁敦彥，奉旨代中國國家與上海德華銀行倫敦華中鐵路有限公司此後名爲公司，在北京訂立合同，准公司發售五厘利息金鎊借款五百萬鎊，以爲建造津浦鐵路，及裝配一切之用。其發售該款債票，業經公司照辦在案，該合同此後即名爲原借款合同。其第十五款內載明，爲免延誤建造工程，仍由公司發售續借款債票，其利息並別項條款，及應交中國國家之價值，仿照原借款合同辦法辦理，該原借款合同，現仍一律照行。今於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訂立此合同，其訂立之人，一面爲督辦津浦鐵路大臣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徐世昌，幫辦津浦鐵路大臣兼署郵傳部尚書署郵傳部左侍郎沈雲沛，奉旨代中國國家訂立合同，一面爲上海德華銀行倫敦華中鐵路有限公司此後名爲公司，茲議訂條款如左：

第一款（借款總數及名稱）

中國國家准公司辦五厘利息金鎊借款，數目英金四百八十萬鎊，此借款應自第一次出售債票之日起算，名爲中國國家天津浦口鐵路五厘利息續借款。

第二款（借款宗旨）

此借款指明係爲續備建造官鐵路之資本，其路由天津、或附近天津接連京奉官鐵路，經過德州，濟南府，至附近山東南界之嶧縣，此後條款均稱天津浦口鐵路北段。再由嶧縣至或附近揚子江南京對岸之浦口，此後條款均稱天津浦口鐵路南段。此二段共長約一千八十五啓羅邁當，合中國約二千一百七十里。

第三款（借款用途及竣工期限）

所備之資本，專爲建造鐵路、購辦地段、車輛、及一切應配物料，並經營行車。又於造路期內，付還借款利息，均在其內，其建造工程，自此合同簽訂之日起，估計約需二年造竣。

第四款（息率及付息）

此借款利息，按票面數目，虛數常年五厘，自出售債票之日起算，由中國國家每半年交付一次。當造路期內，或由借款進項，或由別款交付，嗣後先由該鐵路進款交付，次由中國國家以爲合宜之別項進款交付，按西曆自出售債票之日起算，每半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於十四日前，交付一次。

第五款（借款期限並還本）

此借款除後開之第六款詳載外，以三十年爲期，自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一年起還本，每年應付還銀數，由該鐵路進項，或由中國國家以爲合宜之別項進款交付，按西曆自出售債票之日起算，每屆一年，按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於十四日前，交付德華滙豐銀行等一次。

第六款（提前還本）

由訂定借款之日起，至第十年後，無論何時，若中國國家欲將借款全數清還，或欲先還合同附表所載未到期之數若干，均可照辦。至第二十年內，照債票上數目，每百鎊加價二鎊半，第二十年後，無須加價，惟每次預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五二

還若干。中國國家應於六個月之前，用公文知會公司，其預還之數，照借款招帖內載拈鬮日期，加多拈鬮次數。

第七款（預交應付本利及小費）

德華銀行、滙豐銀行，既經德英兩公司派為經理借款代表，其每年應還本利，除第四款第五款詳載外，照此合同附表數目日期，由督辦大臣，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以上海或天津紋銀，交付該銀行，足數在泰西交還金鎊，其鎊價與該銀行等同日訂定。又可於還本利期前六個月內，無論何時，皆可隨便訂定，此所還之本利，可以交付金鎊。若中國國家遇有金鎊實在存在歐洲，欲提用交還本利，亦可用金付還，但不得為此故，由中國滙去，每年付還借款之本利。德華銀行、滙豐銀行，於每百兩，計收用銀二錢五分，作為經理費用。

第八款（不敷全還本利之補助）

此借款本利，中國國家承認全還，若鐵路進項及或借款進款不敷全還本利之數，督辦大臣奏明，由中國國家設法，以別項款項補足，按期交付銀行等，清還本利。

第九款（擔保品）

此借款以下列之款作保，

一除按原借款合同第九款所開各節照辦外，以該款內所開三省每年關平銀三百八十萬兩之厘稅，所有餘款，作為二次抵押。

二按照續借款應還本利最多之年，數目計算，另備抵押，開列於後。

直隸省厘稅，每年關平銀一百萬兩。

山東省厘稅，每年關平銀一百二十萬兩。

江甯厘金局厘稅，每年關平銀六十萬兩。

江蘇省淮安關厘稅，每年關平銀十萬兩。

安徽省厘稅，每年關平銀七十萬兩。

以上厘稅，除原借款合同所載頭次抵押外，並無牽連他項借款，若本利照常交付，公司不得干預各該省之釐稅。倘若到期，本利欠付，除展緩公道時日外，即應於各該省釐金及合宜稅項內，撥足上開數日，交與海關辦理，以保執債票人之利權。嗣後若再有抵該四省之厘稅，除按照原借款合同第九款所開各節照辦外，總以此次借款本銀利息儘先償還此借款，或全未還或未還清之先，倘有用該四省釐稅借抵他款，用付本利一切事宜，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借款平行辦理，並總不得令此借款以該四省釐稅逐年抵還之質保，有所窒礙減色。將來若再訂立抵以上所言該四省釐稅之借款，務於合同內載明，所有應付還本利等事，俱在此次借款之後辦理等語。此借款未還清以先，不得將此鐵路及其收款抵押他款。此借款未還清以前，倘遇中國國家議定修改海關稅則，減免釐稅，現在議明，不得因此借款係釐稅抵押，而阻止修改減免釐稅，但若擬將此次所指釐稅減免，則應先向公司商明，務於新增洋稅內，如數撥足補抵借款。

第十款（債票之刊印及毀失）

此續借款全數，准公司印發債票，其數日由公司酌定，其式樣由公司商同督辦大臣，或中國駐德英出使大臣，酌定債票，或用中英文，或用中德文刊雕，均隨其便。督辦大臣簽字之名、及其關防，均摹刻於上，以省其親自畫押之煩。現議定在倫敦辦理債票，由中國駐英出使大臣，於債票發售之前，須逐張蓋印，並其簽字之名，摹仿於上，以示中國國家允准及承認發售此項債票。該公司駐倫敦代表人，亦在債票上簽押，作為發售債票經理人，倘此續借款發出之債票，或遺失、或被竊、或經焚燬，公司隨即知會督辦大臣，或中國駐德駐英出使大臣，由該大臣飭知公司，在新聞紙上刊登告白，聲明已失之票不能憑以取銀，並設法按各該國例章辦理，倘所失之票，已過公司限期，仍未覓回，督辦大臣，或中國駐英出使大臣，照原數重發副票，加蓋印信，交該公司收領，所有一切費用，均由公司自備。

第十一款（免稅）

所有此借款之債票、息票，以及收付各款，在借款期內，不納中國各樣釐稅。

第十二款（續借款招帖）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五一四

所有續借款招帖，以及付利還本一切詳細辦法，未經本合同詳載者，由公司會商中國駐柏林或倫敦出使大臣酌定，俟此合同簽字後，即准公司出此借款招帖。中國國家飭知駐柏林或倫敦出使大臣，遇有應會同辦理之事，與公司協同酌辦，並將此借款招帖簽字。

第十三款（債票之發售交價及小費）

此續借款，分兩次或數次出售債票，俟此合同簽字後，將頭次債票三百萬鎊之數，從速出售，不得延過六個月外。其價值係按照售出之實數，交付中國國家，公司於每百分扣留用銀五分半，（即每一百鎊債票扣留用銀五鎊半）公司在歐洲及在中國招人購買，中國人與歐洲人一律照章辦理。若中國國家定購，自應儘先照給，但須於未發出借款招帖之前定購，倘債票尚未售完，造路期內，所有第三款應備資本，業已數用，督辦大臣有權可以隨時停止售票。

第十四款（借款之交付存放及提用）

（帳目之管理與稽核）

此續借款進項，或在中國或在英國或在德國，交付德華銀行、匯豐銀行收存，歸入天津浦口官鐵路續借款帳項下。至交付此款，係按照購票章程內所載，購票人交付銀兩之日期辦理，其在倫敦在柏林所存之鐵路款項，按常年四釐給發利息，在中國所存之鐵路款項，或作來往或作定期存放，其利息嗣後酌定。借款進項，暨生發之利息，除造路期內交付借款利息，並經手用銀外，銀行等將此款存放，聽候督辦大臣提用，督辦大臣提用款項，若過二萬鎊之數，應於用款前十日知照銀行等，借款進項，按照建造鐵路工程所需，隨時提用。由鐵路總辦或其代辦出支取憑單，向匯豐銀行暨德華銀行支取，並須將所提用之款，另單聲明緣由，及給發工程所需之價值，在中國所需款項，開支費用，可用總辦自定，向匯豐銀行暨德華銀行滙至上海。所滙之款，存放該銀行，聽候為鐵路事提用，鐵路帳目，用中英文字登記，按照妥善新法辦理，並佐以收支單為據，於造路期內，該帳目並收支憑單，隨時任由公司自給薪水僱用之稽查帳目人查看，該稽查帳目人之職，只專為公司查察此項借款是否按照本合同第三款所載提用開支，並為公司查明按照第十八款內載，鐵路總局每月所購外洋材料帳目而

已。該查帳人可與鐵路總局商訂驗看帳目日期，以便辦理上開職事，鐵路總局每年年終結帳後，將鐵路收支帳目，及行車進款，用中英文刊印，以便任人取閱。

第十五款（借款數目不敷或有溢數）

設若建造鐵路時，借款進項，並生發之利息，除付借款利息外，不敷修造鐵路，以及裝配所需，其不敷之數，先由中國款項提付，以免延誤建造工程，如仍有不敷之數，則向公司續借洋款，其利息並條款，仍照現時之合同辦理，其價值則照此次借款合同訂定。若鐵路造成後，鐵路續借款項下，尚有存款，將此未用之款，移入後詳第二十款內載借款利息公積項下，以備 中國國家撥還此合同承認應還之款。

第十六款（債票滯銷）

此續借款出售債票，招帖未發之先，如有關繫大局，或銀市格外之事，致 中國國家現在市面之債票價值有礙，以致此次續借款未能按章辦理，准公司展期緩辦。惟所展之期，由立此合同之日起，不得過九個月，若再限內，第一次債票，尚未售出，將此合同作廢。

第十七款（用人權限）

此鐵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權，全歸 中國國家辦理。其因建造南北段工程， 中國國家既經選用公司認可之德英總工程師各一人，自應仍舊接辦。若公司將來以所選之總工程師為不合宜，須將其不合之緣由聲明，此兩總工程師，須聽命於總辦，或其代辦，所有繪圖造路各事，須遵照總辦之意辦理。其平日行為，須敬重督辦大臣與總辦，其聘用該兩總工程師合同，由督辦大臣自行獨訂。至鐵路上派用專門人員，分派各該員應辦各事，以及辭退各該員，總辦或其代辦，與該段總工程師商酌辦理，遇有彼此意見不合，稟請督辦大臣判斷，判定後，彼此均不得異言。工程造竣後， 中國國家即將南北兩段合為一官辦鐵路，派一總工程師料理，此總工程師，在借款期內，須用歐洲人，但不須與公司商酌。

第十八款（購料及購料人之權利與義務）

此鐵路南北兩段，於造路期內，德華銀行暨華中鐵路有限公司，作為此鐵路經理購買須由外洋運來各材料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五一六

器什物之人，所有購買此項緊要材料，由總辦招人投票，若所購之材料貨物，係購由外洋者，該經理須以鐵路最合宜之價購買，按照原買實價，每百兩加用銀五兩，惟定購材料及支取費用，非經總辦核准，不能照行。德華銀行暨華中鐵路有限公司，既得上文所詳之用銀，自應各在其段內，代為監購鐵路所需建造裝配各外洋材料。此等材料，須在於公共市場，擇價值最廉，而質料最佳者購買，若材料運至中國，有與原單不符者，鐵路總局，有權退收。德英所製貨物，若質料及價值與他國所製者相同，南北段應先儘由德英購買，鐵路總局如欲在中國或在外國，招他人經理購買各項外洋材料，以為更覺合宜者，可以有權照辦。惟用銀仍照上文所詳，給該經理人，所有買貨單及驗單，均呈總辦查核，所有各項回用扣頭，均歸還入鐵路項下，所有該經理人購買各材料，須有製造廠原賣單，並驗單為據。該經理人除得上文所詳用銀外，不再給用銀，惟遇有僱用工程顧問人員，總局須由鐵路項下提給薪水。中國材料及經在中國製造之貨物，若質料價值與德英或他外洋材料相同，自應先儘購買，以鼓勵中國工藝，購買中國材料，不給用銀。全路造竣後，鐵路總局若為南北段內購買外洋材料，應先儘向德華銀行暨華中鐵路有限公司經理購買，其辦法章程，嗣後彼此商酌辦理。

第十九款（枝路）

本合同內所言之鐵路，將來或以為有益，或以為必需建造枝路，由中國國家以中國款項自行修造，如須用外國資本則先儘公司商辦。

第二十款（提存盈餘備償來年利息）

歷年除付續借款本利外，鐵路總局將本年鐵路淨進款盈餘，足敷交付來年到期借款利息之數，在天津或在上海存放銀行等，所存放之款，按照市面情形，發給最優之利息。

第二十一款（讓渡）

德華銀行暨華中鐵路有限公司，可將本合同應有之權利及責任全行或分別交與他德國公司，或他英國公司接辦，或再交代理人代辦。其接辦代辦，應請督辦大臣核准。

第二十二款（簽定照會）

本合同係遵宣統二年八月十九日，西曆一千九百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上諭簽定，已由外務部用公文照會英德駐北京出使大臣。

第二十三款（英文爲準）

本合同繕寫華英文各五分，中國國家存三分，公司存二分，如有繙譯文字可疑之處，以英文爲準。

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郵傳部印

西曆一千九百十年九月二十八號

督辦津浦鐵路大臣 徐世昌押

幫辦津浦鐵路大臣 沈雲沛押

上海德華銀行代表人 柯士達押

倫敦華中鐵路有限公司代表人 梅爾思押

津浦鐵路續借款分期攤還本利表

年分	還			
	利		還	
一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二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三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五日

五一八

十四	第一批十萬二千鎊 第二批十萬二千鎊 總共二十萬四千鎊	二十四萬鎊	九十六萬鎊	三百八十四萬鎊
十三	第一批十萬八千鎊 第二批十萬八千鎊 總共二十一萬六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七十二萬鎊	四百零八萬鎊
十二	第一批十一萬四千鎊 第二批十一萬四千鎊 總共二十二萬八千鎊	二十四萬鎊	四十八萬鎊	四百三十二萬鎊
十一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二十四萬鎊	二十四萬鎊	四百五十六萬鎊
十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九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八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七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六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五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四	第一批十二萬鎊 第二批十二萬鎊 總共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十五	第一批九萬六千鎊 第二批九萬六千鎊 總共十九萬二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一百二十萬鎊	三百六十萬鎊
十六	第一批九萬鎊 第二批九萬鎊 總共一十八萬鎊	二十四萬鎊	一百四十四萬鎊	三百三十六萬鎊
十七	第一批八萬四千鎊 第二批八萬四千鎊 總共十六萬八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一百六十八萬鎊	三百十二萬鎊
十八	第一批七萬八千鎊 第二批七萬八千鎊 總共十五萬六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一百九十二萬鎊	二百八十八萬鎊
十九	第一批七萬二千鎊 第二批七萬二千鎊 總共十四萬四千鎊	二十四萬鎊	二百十六萬鎊	二百六十四萬鎊
二十	第一批六萬六千鎊 第二批六萬六千鎊 總共十三萬二千鎊	二十四萬鎊	二百四十萬鎊	二百四十萬鎊
二十一	第一批六萬鎊 第二批六萬鎊 總共十二萬鎊	二十四萬鎊	二百六十四萬鎊	二百十六萬鎊
二十二	第一批五萬四千鎊 第二批五萬四千鎊 總共十萬八千鎊	二十四萬鎊	二百八十八萬鎊	一百九十二萬鎊
二十三	第一批四萬八千鎊 第二批四萬八千鎊 總共九萬六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三百十二萬鎊	一百六十八萬鎊
二十四	第一批四萬二千鎊 第二批四萬二千鎊 總共八萬四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三百三十六萬鎊	一百四十四萬鎊
二十五	第一批三萬六千鎊 第二批三萬六千鎊 總共七萬二千鎊	二十四萬鎊	三百六十萬鎊	一百二十萬鎊

二十六	第一批三萬鎊 第二批三萬鎊 總共六萬鎊	二十四萬鎊	三百八十四萬鎊	九十六萬鎊
二十七	第一批二萬四千鎊 第二批二萬四千鎊 總共四萬八千鎊	二十四萬鎊	四百零八萬鎊	七十二萬鎊
二十八	第一批一萬八千鎊 第二批一萬八千鎊 總共三萬六千鎊	二十四萬鎊	四百三十二萬鎊	四十八萬鎊
二十九	第一批一萬二千鎊 第二批一萬二千鎊 總共二萬四千鎊	二十四萬鎊	四百五十六萬鎊	二十四萬鎊
三十	第一批六千鎊 第二批六千鎊 總共一萬二千鎊	二十四萬鎊	四百八十萬鎊	無

按：津浦鐵路續借款合同，款額英金四百八十萬鎊，內英國一百五十萬鎊，德國三百三十萬鎊，但英祇交一百一十萬鎊，德一百八十九萬鎊，其餘並未交付。（註二）

註一：王景編：「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頁四一七—四三四。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影印初版。

註二：岑學呂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九〇。

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九日） 清廷傳旨嘉獎廓爾喀王。

本日，清廷以廓爾喀王深明大義，傳旨嘉獎，諭旨內容如左：

「（西藏辦事大臣聯豫奏）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畢熱提畢畢噶爾瑪生寫熱曾噶叭噶都熱薩哈，於西藏噶嘎公求其幫兵一事，拒而不允，洵屬深明大義，且其所稟詞意，具見恭順惓忱。得旨，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畢熱提畢畢噶爾瑪生寫熱曾噶叭噶都熱薩哈，深明大義，具見恭順惓忱，殊堪嘉尚。着聯豫傳旨嘉獎。」（註一）

二十七日（九月三十日） 清廷革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職。

清度支部奏劾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玩誤要款，奉諭革職，並令將經手款項勒限兩個月繳清。諭令如左：

「度支部奏，關道玩誤要款，據實糾參一摺。蔡乃煌於辦理款項，罔利營私，居心狡詐，不顧大局，著先行革職。並著張人駿、程德全，飭令該革道，將經手款項，勒限兩個月，悉數繳清，倘逾限不繳，再行從嚴參辦，欽此。」（註一）

度支部原奏如左：

「各項洋款，各項本息，均有定期，是以臣部指撥之款，莫不先期存儲江海關道衙門，以備臨時應付。歷任關道辦理此事，從不敢稍有貽誤，自蔡乃煌接管以來，屢以周轉不敷，請部接濟。臣等以事關交涉，不能不力為維持，故每當急切之時，輒為之撥借騰挪，俾免失信。乃該道習為常技，本月二十七日，應付西九月賠款銀一百九十萬兩，竟至絲毫未備，於十八日僅距還期數日，突來電請迅速飭大清銀行，撥借銀二百萬兩，以救眉急，並公然以洋款項下實存約二百餘萬，均係存放各莊號，萬難遽行提取為詞。又云倘此次無銀應付，外人必有枝節，貽誤不堪設想，臣等繹其來電詞意，無非以市面恐慌為恫喝，以還期迫促為要求，於一己之罔利營私，視為分所當為，而於國際之交涉失敗，一若自有他人任咎，而與彼無與者。似此狡詐居心，不顧大局，實難再事姑容，相應請旨將江蘇蘇松太道管理江海關事務蔡乃煌即行革職，以儆官邪。再前項洋款，雖據電稱均存莊號，難保其無別項情弊，並請旨勒限兩個月，由該督飭令悉數繳清，倘逾限不繳，或繳不足數，再行從嚴參辦。至此次應還賠款，臣等接該道電後，當飭大清銀行寬為籌備，並電知該道向銀行妥為商辦，不至有誤還期。」（註二）

蔡乃煌既革職，其缺由江蘇常鎮通海道劉燕翼調補，另以林景賢補授江蘇常鎮通海道。（註三）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

五三二

燕翼，浙江仁和人。光緒壬辰科進士，曾任江蘇常鎮通海道。（註四）

附錄：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革職餘聞（註五）

江蘇蘇松太道蔡乃煌，被度支部奏劾革職，其原奏已全載前期大事記中，茲續將蔡道與度支部來往電文，補錄於下，以志此事之原委。

蔡道上度支部電 度支部堂憲鈞鑒，前月因洋款竭蹶，奉飭大清銀行撥借五十萬，仍以不敷接濟，共借至一百餘萬，該行已陸續索還，並照繳息款。茲查洋款項下，雖實存約二百餘萬，均係放存各莊號，適值西九月底各銀行結帳收銀之期，銀根緊迫，萬難遽行提取，牽動市面。而本月二十七日，應付西九月賠款，約一百九十萬，斷不敷解，務懇迅予撥借二百萬，俾救危急，仍由職道衙門認息，陸續收款歸償。倘此次無銀應付，外人必有枝節，貽誤不堪設想。職道苟可設法另籌，何敢上瀆鈞聽，實以勢窮力竭，不得不求援助，想大部顧全大局，決不忍稍有膜視也，臨稟禱切，無任悚惶。乃煌、巧印。

度支部覆電 江海關道鑒，巧電悉。洋款關係緊要，豈容貽誤，此次電稱實存二百餘萬，並非無款備抵，乃以放存莊號，難以遽行提取為言，殊出情理之外。該道經理洋款多年，不應疏忽至此，應趕速設法提取應用，倘稍有不敷，應由該道自向銀行商借，如期還款為要，倘有貽誤，惟該道是問。度支部、號印。

度支部再致蔡道電 江海關道鑒，昨電諒到。賠款還期，斷難貽誤，該道究竟能否設法足數，如果周轉不靈，關係匪輕，已一面飭銀行，寬為預備，該道可即與商訂，歸還後速電復。度支部、個印。

蔡道再上度支部電 度支部堂憲鈞鑒，奉號電，惶悚之至。洋款存莊取息，解商部用，職道具有責成，自前年晉益升滙號等虧閉以來，加意謹慎，非實在殷實莊號不放，既放亦不難立提。本不敢上煩憲慮，祇以本年七月間，正元等三家，倒欠華洋票款六百餘萬，市面岌岌，雖經職道會同商會，設法維持，擔任息借洋款三百五十萬，先還銀行拆票一百數十萬，以免各銀行同時追收放出鉅萬之拆票，牽累大局，擬具辦法，稟蒙督憲分別奏咨。厥後風潮再起，有數家行將岌岌，職道擔借維持，亦於七月冬電陳明在案，現市上現銀寥寥，若不審察情形，遽行提現，勢必泉源立涸，大局敗壞，商務關稅，在在可危。凡此皆屬因公，縱近權宜，非敢疏忽，前請在大清銀行撥借，係為

商家留餘銀，即爲關稅留餘地，茲蒙訓示，當自向銀行商借，俟續收解款，或酌量緩急，提款歸還，仍求憲臺電知銀行，勿過催促，俾得免誤機宜，不勝叩禱之至，乃煌、馬印。

又蔡道當六月間上海倒帳風潮驟起之際，特向各國銀行商借銀三百五十萬兩，藉以維持市面，已略記第七期大事記中，惟借款合同，當時未經宣布，故鮮有知者，茲爲補錄於下：

上海道台蔡觀察乃煌，並其後任道台，（以下稱道台）與滙豐、麥加利、德華、道勝、正金、東方、滙理、花旗、和蘭、華比各銀行，（以下稱銀行）訂立合同於左：

一、以上各銀行願借與道台，道台願向各銀行借上海規元三百五十萬兩，此款借出歸還，均照上海規元核算，在上海交付。此項借款，應將各銀行所執倒閉之正元謙餘兆康三莊莊票，按照前開交商會清單後，由邵琴濤福開森兩君，代道台查核，共銀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兩四錢一分，先後付清，再將各銀行各洋行所執未付各莊票，務令以上各錢莊，及其餘各錢莊，從速照付，並以維持市面而定人心。

二、兩江總督部堂張制軍人駿，業將道台議向各銀行借款三百五十萬兩，以及措置情形奏明，奉旨允許後，由外務部照會各該國駐京欽使。

三、此項規元三百五十萬兩，係由下列各銀行攤借，計開：

滙豐	八十萬兩	麥加利	五十萬兩	德華	五十萬兩
道勝	四十萬兩	正金	三十萬兩	東方滙理	三十萬兩
花旗	三十萬兩	和蘭	二十五萬兩	華比	十五萬兩

四、自立合同之日起，十日內，道台應將借款三百五十萬兩總數債票，蓋用道印，送交各銀行收執，爲道台及其後任道台擔認之據，債票格式，及其票數，應由各銀行與道台妥議定奪。

五、此項借款係爲維持上海商業起見，各銀行議定長年四釐行息，立合同之日起，息銀半年一付，本銀定於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分四星期付還。

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十四號或以前

八十七萬五千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

五二四

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廿一號或以前

八十七萬五千兩

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七月廿八號或以前

八十七萬五千兩

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四號或以前

八十七萬五千兩

至西曆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四號全數還清

已償之債票，應即交還道台注銷，

以上分期還銀，利息應照長年四釐扣還。

六、此項借款本利，應由現任道台，及後任道台完全擔保，到期歸還，別無另訂專章。

七、華英合璧合同，應繕二十一分，一分存督署，一分存蘇州撫署，一分存外部，一分存道署，九分存銀行，八分存各該國駐京使署，合同文義如有參差之處，均以英文為準。

此合同於宣統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即西曆一千九百十年八月四號，彼此在上海簽押。

浙江於潛鄉民滋事，擄學堂教員校長及紳董。

浙江杭州於潛縣鄉民本日滋事，擄去紳董數人，其滋事經過大略如左：

杭州於潛鄉民，於六月間，將官立兩等小學，及禁煙分所打毀後，遷延兩月，毫無辦法。八月，省台委候補知縣劉思曾至於，於潛知縣蘇嘉淦，正與劉委員，及管帶金富有，磋商緝拿鬧事毀學首要，適值徐水金謝阿等有至縣，剖訴學堂苛虐情形，當飭扣留縣署，由金管帶劉委員等派兵押送，解赴本府訊辦。不料二十七日委員起身後，鄉民聚集四五百人，追趕攔奪，一面竟有數百人，四處搜索校長姚方諸紳，幸諸紳聞風避匿，有教員陳瑞璇，暨學堂房東夏宣貴，均被鄉民擄去，蘇知縣聞風，即派防營差捕，迅往解救，並繕就諭單，剴切勸導，始將夏宣貴一人放回。是日夜間，鄉民復鳴鑼聚眾，分赴各鄉搜尋，將校長姚江，研究所書記戎國俊等擄去。蘇知縣聞報，即飭兵差追趕，已將姚江等掣至昌化十二都地方藏匿，當經移請昌化縣，諭飭紳董開導，勿施凌虐，而鄉民又聚集數百人，更番至縣，要求將徐水金等釋放。蘇知縣好言撫慰，許其詳請將徐水金從輕發落，鄉民始各散去。蘇知縣當稟請上

台，派兵至縣鎮懾，並將徐水金等發縣懲辦，以期消患無形，而被擄諸紳，亦得早日釋回。（註六）

日本公布朝鮮總督府官制。

日本於本年七月廿五日（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宣布合併韓國，封韓王爲李王，將韓國國號廢除，改稱朝鮮，國都漢城改爲京城。本日頒佈「朝鮮總督府制」，總督統率海陸軍，並統轄諸般政務，其內容如左：

一、總督管轄朝鮮，以親任官待遇，用陸軍或海軍大將充之，直隸於天皇，在其委任範圍內，得統轄陸海軍，以資朝鮮之防備，且總轄政務，並有頒布府令（即總督府律令）之權。

二、政務總督，以親任官待遇，首司政務，且總督各部局之事務。

三、總督官房內，設有總務、內務、度支、農工商、司法等五部。各部長官計五人，以敕任官或奏任官待遇，其餘設有參事官專任二人，秘書官專任二人，書記官專任十九人，事務官專任十九人，技師專任三十人，通譯官專任六人，屬官技師及通譯，共計三百三十七人。

四、中樞院議長及副議長，以親任官待遇，議長一缺，以政務長官兼補，另設有顧問十五人，參議十人，副參議三十五人，書記官若干

五、取調局隸屬總務部，設長官一人，書記官專任二人，事務官專任四人。

六、十三道官制，各道均設道長官參與官事務官等缺，各道長官，均有於有事時稟請總督調派軍隊之權。

七、鐵道局，設鐵道技監一人，參事官專任六人，技監總管該局一切事務。

八、另設臨時土木調查局、專賣局、印刷局、稅關、營林廠委員部、工藝所、勸業模範所、總督府土木會議所等局所，均屬總督府之管理。

九、總督府之會計，按照特別會計辦法辦理。

十、警務總長及各道長官，對於三月以下之懲役監禁拘留，及百圓以下之罰金各罪犯，均有命令之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

五二六

十一、各官養廉費，總督一萬五千圓，政務總監七千圓，各部局長等，各二千圓以下。（註七）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千五十一號。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九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二三。

註三：同註一。

註四：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二一。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七九—八二。

註六：同上書，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四一。

註七：「朝鮮督署官制之內容」，「東方雜誌」，七卷十期，記載第四，頁五四。

二十八日（十月一日） 廣九鐵路通車。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興工之廣九鐵路，本日通車。（註一）其修築原起及概況如左：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英使要索五路之修築，其中一條即為廣州至九龍之路。當時曾由盛宣懷與怡和洋行訂立廣九路草合同，大致仿照滬寧路辦法。不久拳亂事起，路事停頓。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因收贖粵漢鐵路，曾向香港政府借款，而其時滬寧借款之約已簽，英使趁此更催速訂廣九正約。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乃由外務部與中英公司訂立廣九鐵路合同，其大要如左：

一、中英公司代政府發售債票英金一百五十萬鎊，九四折交付，年息五厘。

二、債款以本路財產及將來進款為抵押。

三、債款以三十年為期，十二年半後分十七年半還清。

四、中國派鐵路總辦一人，佐以英國總工程師及總管帳各一人。

五、為酬公司於造路時出力，應給予酬金三萬五千鎊，一半於工程及半時交付，一半於全路竣工時交付。

六、如築接通本路之支線須借洋款時，先與中英公司商辦。

七、公司既得酬金，凡購買材料即不再收佣錢。

八、鐵路進款除費用及償付本息外，如有盈餘，聽憑中國政府撥用。（按即公司不分享餘利，此為與滬寧不同之點。）

九、為擔承股東之寄托，我方每年給予公司津貼英金一千鎊，至借款還清止。

十、將來由廣州接至九龍租借地辦法，另由兩廣總督與香港總督訂約辦理。

當時郵傳部及粵督曾向公司提議債票半數歸粵人購買，其後粵商不願承購，債票全數遂在外出售，從事興辦。我方派魏瀚為首任總辦。

此路由廣州大沙頭經石龍、深圳、至九龍，共長一百八十二公里。深圳河以南為九龍租借地，其接至九龍尖沙咀之路線，歸香港政府修築。華段計長一百四十六公里，英段則為三十六公里。全路最大坡度為千分之六，最大彎度為英制三度（約合半徑五八二公尺）。鋼軌用漢陽廠八十五磅軌條，枕木多用南洋硬木。橋樑以石龍跨越東江南河道之橋為最大，計有二百二十四英尺鋼橋四孔，六十英尺鋼架二孔。華段並無隧道，惟英段則有隧道數座，其中一座較長。英段多用鋼筋混凝土作枕，其建設情形不備述。全路於宣統三年（一九一）竣工通車。

通車之始，即由我方與英方訂立接軌營業合同，所有直通客貨車輛之配備為我四英一之比例。機車則不過段，而在交界站深圳換用。其後以換用機車耗時過多，乃用原機車過軌，而定為彼此接機車公里里程計算機車租金辦法，客貨車輛之過軌亦按日計租。至兩段直達通車全程運價均由兩起點站各按各定之費率照當地幣值一次收取。其難分辦法，初期英方以英段雖短，而建築成本較大，曾照華段百分之六十五，英段百分之三十五攤分。（註二）

此路之成，梁士詒貢獻甚大。據「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載：

「是年（宣統二年）先生（梁士詒）奉命查勘廣九鐵路全線。先是英國要求承築廣九、道清、滬甯、津浦南段及甯湘五路，皆遂所欲，相繼興工。其意尤在使廣九接通粵漢，直達香港之九龍，為全國南北幹路南端盡頭車站，藉以侵奪廣州之利。京外官吏不知其計，未加注意。直至廣九全路工程將竣，議約通車，種種苛求，於焉始見。爭久而不能決。是年郵傳部乃奏派先生查勘情形，設法挽救。先生奉命後，即偕同工程專家及隨員等南下，履勘全線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

五二八

工程及接軌地段，水陸交通碼頭，貨棧地點。回京復命。即請改派趙慶華繼任該路總辦與香港政府議訂通車合同。費時一年之久，始得就範。大致聯絡通車祇計快車、客車、至貨車、慢車、客貨各票，各不相涉。總辦有管理全路行車工程之全權。車務總管派華員劉承賜主其事。他路借款以路作抵押者，皆派洋員為車務總管，此路獨否，蓋非一朝一夕之成績所得遂願者也。郵傳部嗣又指派詹天佑、黃仲良為總副理，接辦粵漢公司，並將粵漢與廣九接軌地段之權利，讓歸粵漢建築，規定非至黃埔車站築成，不得接軌通車。廣州利益，因得不致遽為香港所奪。此皆先生當日策畫之功也。」（註三）

註一：郭廷以編：「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三六九。

註二：凌鴻勛著：「中國鐵路志」，頁二二二—二三五。

註三：岑學呂著：「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頁九〇。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九月

一日（十月三日）

清資政院開院。

資政院於本年八月二十日，首次召集議員，本日開院，監國攝政王載灃及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皆蒞院參加，議員實到人數有一百五十四名。其經過約略如左：

監國攝政王與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及各議員入場後，各就其位，由軍機領袖慶親王奕劻宣讀敕諭如左：

「前經降旨，以本年八月二十日為資政院第一次召集之期，爾議員等各能遵守定章，將開院以前應有事宜，妥行準備。茲據報成立，秩序謹嚴，朕心實深嘉悅。欽惟我兼祧皇考德宗景皇帝，慨念時艱，深思政本，仰承慈訓，俯順人情，毅然宣布德音，豫備立憲，開千古未有之創局，定百世不易之宏規。凡我臣民同深悅服，朕承先朝付託之重，御極伊始，即以實行憲政為繼志述事之大端。迭諭內外臣工，按照籌備清單，次第舉辦，而資政院為上下議院之基礎，尤為立憲政體之精神，經畫數年，規模已具，中外觀聽，咸在於茲。今當開院會集之初，朕特命軍機大臣暨參預政務大臣，將各項案件，妥慎籌擬，照章交議。爾議員等其各泯除成見，奮發公心，上為朝廷竭，協贊之忠，下為民庶，盡代議之責，弼宏功於未竟，垂令範於將來。朕與億兆臣民，實嘉賴焉，將此特諭知之，欽此。」

（註一）

宣讀既畢，由議長跪受敕諭，置於案上。隨由監國攝政王宣布訓辭，略言：

「本監國攝政王自奉詔攝政以來，時局艱難夙夜警惕，諸王大臣等同心匡弼，仰承遺訓，將憲政籌備各事，次第施行。茲屆資政院成立，舉行第一次開院之禮，得以躬蒞盛典，聿觀厥成，曷勝欣悅。方今世際大同，文明競進，舉凡立國之要，端在政治通達，法度修明，尤在上一心，和衷共濟。資政院為代表輿論之地，各議員等，皆朝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一日

五三〇

廷所信任，民庶所推崇，必能殫竭忠誠，共襄大計，擴立憲之功用，樹議院之楷模。豈惟中國前此未有之盛舉，亦實於國家前途有無窮之厚望者也，各議員其共勉之。」（註二）

監國攝政王宣布訓詞後，隨即離開議場，議長宣布本日欽奉開會敕諭，本院應具摺奉答，各議員同聲贊成，遂散會。（註三）

各省諮議局第二屆開會。

成立於宣統元年之各省諮議局，於是年九月一日開幕，本日開第二屆會議，與各省督撫問迭起爭執。

附錄：各省諮議局與行政官爭執事（註四）

浙江諮議局因浙路事陳請浙江巡撫代奏，收回成命，一面停議待旨，巡撫增韞於九月初四、初六、初十、十三、十七日，節令開議，議員不從。二十日，增巡撫邀請諮議局正副議長到院面商，並允以如三日內開議，即當擬電入告，諮議局遂定於二十三日開會。屆時，各議員要求巡撫先行代奏，然後開議，增巡撫不允，遂仍未開議，增巡撫以爲踰越權限，即節令停會三日，及期滿後，復因諮議局仍不開議，又節令續停三日，又迭次與憲政編查館往返電商，館電令其按照局章，飭令停會，如仍不悛改，即照章奏請解散。

江西諮議局，因江西巡撫奏請將統稅改征洋碼，據稱歲入可增四十萬兩，以市價每洋一元合錢一千三四百文計算，稅率實已驟加十分之四，且改征洋碼，暗收鉅款，係加增本省稅法問題，馮巡撫不先定辦法，提交局議，逕行入奏，實爲侵奪權限，因電請資政院照章核辦。

湖南諮議局，因本局有議決本省稅法及公債事件之權，而巡撫楊文鼎舉辦公債，未經交局決議，遽自奏准發行，實爲侵權違法，萬難承認，特電請資政院核辦。

四川諮議局，因十七日議至第三案，議長宣告討論已畢，復有議員發言，議長照章制止，發言者並無異議，委

員饒鳳藻忽起干涉。謂議長不應掩人言論自由，是時總督在座，該員未受命令，妄言指斥，實屬侵越監督及議長權限，且當場囂辯，謂係應有之權，以致全局憤激，當即照章請總督核辦，如不得請，即決意辭職，電院力爭云。

廣東諮議局，於初十日提出定期禁賭議案，請兩廣總督發電奏請迅降明旨，宣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並要求總督於三日內電奏，如不照准，即當停議力爭，爭而不從，即全體辭職，又或電奏後未獲允允，亦即全體辭職。當日總督袁樹勛因禁賭一案，以籌抵賭餉爲先著，而現在賭餉之籌抵，尙無確定之計畫，實未便即行電奏，議員以歷次奏案，均有無論籌得何款，先儘撥抵賭餉之語，且總督前奏預籌實行禁賭摺內，所陳籌撥之數，不得謂非確定。今既不允代奏。惟有停議以待，遂即實行停議，袁總督旋於十八日，據請電奏，各議員因即於二十日照常開議。

廣西諮議局上年會期由巡撫提出禁煙議案，經全體議員議決，限宣統二年四月，通省一律禁絕。後因巡撫張鳴岐，以本省財力支絀，一時難籌抵補，飭令覆議，始又改定分期辦法，經張巡撫公布施行，及今年八月，臨桂等十一廳州縣土膏店屆應禁之期，忽有展限之舉，因之議員指爲摧殘議案，全體辭職。（詳下文）其後卒以九月初六奉旨之日，爲實行禁閉之期云。

浙江諮議局因巡撫增韞不允代奏收回成命，停議多日，經增巡撫兩次節令停會三日，至十月初三日，增巡撫始允電奏，諮議局亦即於是日續行開會。

雲南諮議局因雲貴總督出示定於十月初一起，將腹鹽每百斤加馬腳銀一兩，實爲增稅累民，且事關增加稅法，照章應交局議決，因於九月二十五日，呈請總督將前示取消，總督李經羲尙未批答。又於二十八日再行呈請，停議候批，如不得請，即全體辭職，並即日電告資政院，李總督當於三十日批答，改爲每百斤腹鹽加價五錢，暫行試辦，諮議局遂仍於十月初二日開議，仍電請資政核辦。

福建諮議局，因要求預算案之歲入，經於日前呈請閩浙總督節交，謂如不能交議，即當停議，以待解散。二十四日又在會場決議，如三日內無預算之歲入，即行停會，經全體贊成，故二十六日會期，即已罷議。

附記廣東諮議局提議禁賭案之風潮

廣東諮議局於十月初八日，提議嚴禁安榮公司鋪票一案，當宣讀議草畢，劉冕卿起立，出稿言曰，定期禁賭一

節，初四日奉到張督來電，據稱部議視籌抵之遲速，分別次第施禁，已奉旨允准等語。所云次第者，分別賭害輕重，而次第禁之，此變通之辦法也，山票與鋪票比較輕重，而山票爲重，蓋山票承本輕，斯受害重，本年山票公司，經先改收半毫，後又經改一毫，我局亦以其減輕病民，呈請禁止，今改作鋪票，則非減輕而加重矣。承本則由輕而重，受害則由重而輕，揆之部議分別次第施禁之說，亦不相抵觸，夫賭博禍粵，夫人皆知，今已抵數無著，不能遽禁，於法律上誠不合，於事勢上所必然。（劉言至此，邱議長忿然疾聲曰，既法律上不合，何容爲賭商滔滔辯護）若執次第施禁之說，則安榮公司，以山票改鋪票，實係去重就輕，先已銷滅山票之害，若不許其改作鋪票，勢必復回山票，去輕復重，計亦左矣。毋乃與減輕病民之說自相背戾乎，請諸君平心熟察，切勿誤會。陳炯明質問劉曰，安榮鋪票，是否應禁，請明言之，劉答謂不過比較輕重，以爲禁之次第耳。陳復問劉曰，安榮鋪票應否保護，請明言之，勿游疑，蓋欲令人聽從，不能不使人明其理由也。李鑑淵謂新創之賭，無論如何巧立名目，亦須禁絕，斷無變通之可言。陳炯明曰，禁賭而庇護之如此議員，烏得不爲廣東哭也。至是請表決，場中分爲二派，反對禁賭者，主張投黑白珠表決，（使人不知其主張不禁賭者爲何如人），贊成禁賭者，謂既用黑白珠，應加用名片，始足以別涇渭，因是闕成一片，黃朝恩憤然曰，我不贊成此議案，請先書吾名。陳炯明取議細則，呈上易議長，由議長宣讀一過，言曰，照章表決須用票。於是主張禁賭者力持用記名，主不禁者謂須用無記名，於是又闕成一片，易議長搖鈴制止，謂既發名片，則當用記名，免多手續，旋宣布贊成禁賭者書一可中，不贊成者書一否字，書畢各自投筒，隨後開筒，可者僅二十人，否者三十五人，（其始有三人兼書可否二字）此案竟不能通過矣。旁聽者皆服反對者之膽量云，邱議長日觀怪象，頻搖首曰，廣東諮議局竟丟臉至此耶，憤然出議場而去。是日議員出席六十四人，投筒者共五十五人，其餘九人，當爭論劇烈時，已潛出議場而去。茲將贊成禁賭書可字者列下：

陳炯明、梁國璋、邱逢甲、鄧雲鵬、劉運熙、鄭潤霖、孔繼猷、王國憲、彭寶森、蕭之楨、羅文光、李鑑淵、李滋湘、謝陶、盧乃潼、鄧承愴、張養淮、丁培珊、吳澤瓊、鄺錫堯。

又將反對禁賭書否字者列下：

劉冕卿、文爲任、陳柏森、廖德讓、張乃瑞、張品煥、唐汝源、黃有恭、陳鴻煊、區達名、區贊森、黃玉鍾、

黃朝恩、蘇元瑞、陳兆彭、周兆麟、黃承訓、鄧家仁、盧銘勳、黃英華、雷慶河、劉東瑚、崔鎮、華祝嵩、葉瑞圖、王師信、王紹祐、黃顯奇、蔡念謨、梁宗炬、陳岳英、黃雲章、蘇秉樞、何國銓、何履中。

此事發現後，一時輿論大譁，佛山香港商人電告省城各社會，請將該議員鑄像立於常途，於是省城各界，定期十三日，在府學宮集議，而初八日未預議之議員陳壽崇，乃單函上書增總督，乞即禁安榮鋪票，並告辭議員，而議長議員易學清邱逢甲等四十三人，亦立時辭職，自治研究社，以輿論公憤，函告增總督，增總督乃召議長入署，詢問一切，即行札飭藩司，諭安榮公司，即日停收。十三日關省紳商慈善各界，集議於廣府明倫堂，主席李煜堂，請胡鼎勇代述意見。胡言港商全體囑代表等赴議者，有兩意見，一今日之會，係全省人民公共團體，現在議局有此狗彘不食之議員，議局已失信用，不特貽羞中外，吾粵已無代表之機關，應由全體要求政府，將劉冕卿、區贊森等三十五人，立刻開除，以恢復議局信用。一增兼督已允將安榮公司勒令停止，全粵感頌，惟須認定庇賭議員為人心所最憤，應即行開除，以平公憤而保治安，隨決議一面由全體聯稟制府，速將庇賭議員三十五人除名，一面函電中外，宣布庇賭罪狀，合力驅除，務達目的。

增總督旋於十六日，為議員辭職事，電致憲政編查館及資政院，略言廣東賭餉，除緝捕經費外，有所謂基鋪山票者，統歸紹榮公司承辦。九月間因山票餉項短收，稟照舖票給簿辦法，批與安榮公司分承，乃該商違章影射，諮議局議員吳霽等，以方在禁賭，提議請禁，議員劉冕卿等三十五人，反對其議，致未通過，輿論譁然。當經稟飭由藩司將安榮公司影射之賭票，即日出示禁止，各屬士民及省中紳商各界，均謂劉冕卿等庇賭濫職，開會集議，稟電紛陳，均請將劉冕卿等三十五人除名。同時議長易學清，副議長邱逢甲、盧乃潼、及議員吳霽等三十六人，以前督任內，議請宣布禁賭期限，曾有未奉定期，於閉會前辭職之語，具呈辭職，並據補列議員楊蔚彬等七名，一同辭職。而劉冕卿等三十五人亦以未定禁賭期限為辭，同呈辭職，查此次諮議局議員。係因提議意見不合，分成兩派，紛呈辭職，劉冕卿等三十五人，既為紳民稟控受賭商之運動，請予除名，而定章除名不在監督權限範圍之內，究應如何辦理。又查定章議員辭職事由，須特經諮議局允許，現各議員既分兩派，又同藉前次辭職之議，求去者已七十八人，如一律任其辭去，則諮議局幾同解散，勢須改選，且定章亦無督撫對於多數議員辭職，如何辦理明文，應將詳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一日

五三四

情電達，伏乞分別迅賜示遵。

十八日又爲禁賭事電致軍機處，請爲代奏，略言粵東諮議局請示期禁賭一案，所有紳民迫切情狀，與抵款尚未確定情形，均經袁前督縷晰電請代奏，奉 旨該衙門察核具奏，欽此欽遵在案。祺接篆後，通省紳商各界，又復集議，將通省各項賭博，一律全禁，函牘紛陳，且稱賭餉爲立憲國所無，國家所不當有，現奉 明詔，厲行憲政，尤應即日禁絕，以除障害。如必先謀籌抵，則土膏稅捐，爲度支收入一大宗，各省賠款所關係，而 朝廷爲民除害，各行省一律禁種，不聞因籌抵而延期。賭害爲粵東所獨，粵人請禁，先後三年，以籌抵之故，宣示無期，使全粵士民，疑疆吏以此爲延宕之文，尤非所以慰輿情而宣德意。又稱粵人急公甲於他省，如粵漢鐵路招股一事，旬月之間，四千餘萬，一呼即集，籌抵之難，由於不先定禁絕期限，如誠宣示定期，民情踴躍，籌抵諒亦非難等語。祺察其情詞，證以兩年所聞，知該紳民等委因通省受害過深，遂不覺發爲迫切之請，且諮議局曾有爭之不達，則全體辭職之議。現值閉會，議員咸以未奉定期，紛紛具呈辭職，當將一切情形，電咨資政院，憲政編查館，請示辦理。祺與司道等再四籌商，籌抵之款，飭經袁前督任內，具有端倪，如鹽務新增款項，及牌照捐酒捐各款，雖收數遽難確定，大致要不相遠，即或稍有不足。粵人感沐 朝廷爲民除害之意，亦必踴躍擔負，總之粵省游民充斥，盜賊滋多，無非根由於賭，閭閻受害之慘，實爲各省所無，按之法律，揆之民情，均應毅然禁絕，且將來國家稅則中，亦斷不能再留賭稅名目。祺雖任事日淺，不敢壅於上聞，伏乞據情代奏，仰懇 天恩，斷自 宸衷，特頒禁令，抑或飭議速爲示禁，以示 朝廷好惡同民之至意，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十九日，全省選民，復集議於明倫堂，江太史孔殷宣讀議六條，衆皆通過。主席陳提學伯陶提議，即電政府立刻禁賭，即晚發電，陳又言若政府不准禁，則舉代表赴京，如請開國會故事，衆皆贊成。陳又言此事如救火殺賊，當以全力赴之，至善後辦法，容俟奉 旨後再研究，衆皆認可。宣畢，李某提議，懲罰庇賭議員，新法無則根據舊法，舊法無比擬外國法律，衆亦贊成。議畢，馮商巖登臺，問區贊森以庇賭議員，盤踞商會，僕等已邀令今日到會談判，伊今不來，如何研究。江繼發言區贊森新發現三大罪，庇賭害羣，即居其一，商界諸君，如不將其驅逐，豈不羞死。衆皆憤憤，定另日再開大會，以聲其罪，云云。

茲將當晚發往北京之電文，照錄如下：

粵諮議局屢議禁賭，以全體辭職請求，未邀 恩准。初八日，因安榮鋪票違章影射，提議禁止，議員劉冕卿、賀森等，反對者三十五人，輿論譁然。函電交攻，議長員大半辭職，已成解散。目下全省已無議事機關，紳商學界奔走相商，均以賭害爲他省所無，賭餉亦不合稅法，近奉 明諭縮短國會，厲行憲政，賭博爲立憲國所痛絕，理當即日掃除。粵民嫉賭若仇，望禁若渴，祇以籌抵之故，宜禁無期。查土膏歲捐，爲度支收入大宗，各省賠款所係，朝廷爲民除害，不惜捐捨鉅款，議令一律禁種，並未開議及籌抵。賭害比煙害尤酷，賭餉視土稅較微，疆臣日以籌抵爲詞，藉滋延宕，以致粵民痛心疾首，實失 朝廷惠愛全粵之本意。目下全粵人民，因多數底賭議員，以致屢經提議，均被牽掣，遂成敷衍。粵省盜賊縱橫，禍亂將作，推原禍始，實由賭風日熾，民窮財盡所致。故懇求禁賭之心，日加迫切，爲此籲請迅降 諭旨，將粵賭一律禁絕，以慰輿情而絕禍患。至劉冕卿等三十五人，受賭商之運動，實爲國會前途一大障礙，業經增督憲奏參，並乞嚴加懲罰，以平民怒而肅紀綱，用特合詞聯請據情代奏，無任呼籲悚惶之至。

某日閩省紳商，復假座文瀾書院集議，到者甚衆，主席陳伯陶先佈告開會理由，大意謂禁賭案已奉 旨交度支部速奏，玩一逮字，必不再延。前明倫堂公電，計今已達，想必奉准代奏，望即下 諭，或仍交度支部，應向該部要求。昨同人因此事開談話會，擬再發電度支部，皆表同情，囑鄙人撰稿，故有此會，今稿已成佈請公決。旋由宣佈將電文朗讀，各皆鼓掌，次江孔殷提議，略謂頃閱安雅報，載有禁賭時期尙敢承賭一則，略言慣作賭商某某等，乘機運動政界，爭承基鋪山票，南越時報等亦載有法部郎中羅某，具稟督轅，力攻紹榮公司違章不合，欲推翻舊公司，另創名目承一公司。此事若確，殊堪髮指，吾粵賭禍滔天，實緣不肖賭商承餉漁利之故，未承賭餉前，蔣益澧馬丕瑤能禁之，何至政府以籌抵爲搪塞。現輿論一致，要求禁賭，恨不得紹榮公司欠餉倒閉，不令再承再開，實禁賭一絕好機會。若禁賭之時，尙可承賭，是較諸從前之賭商更甚，若不設法對待，深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輩同胞，奔走呼號，日言禁賭，悉爲承賭之人作傀儡而已。特將獻議提出：一、函詢當道有無其事。二、現在禁賭時期，應聯請制府，先定限制，一切賭博，許禁不許開，所有賭商，許革不許充。三、紳民對於禁賭，應一面糾攻連

法之舊商，一面抵制發承之新商，二者疎一，必貽口實，各宜注意。江發言既畢，再逐條解釋，提請公決，衆皆鼓掌，決議將江所提議，請主席領銜，致函督署。次陳澤生提議，請設禁賭會，並先捐五百元爲開辦經費，旋將所撰禁賭會理由書宣讀，決定先訂草章，暫假自治研究社爲會所，並定二十七日爲第一次會議。茲將是日致度支部電文列後：

十八蒙增制府電奏請示期禁賭一案，奉 旨著度支部速議具奏，欽此。十九日，華熙等聞省紳民，復電軍機處資政院憲政編查館，籲請代奏，乞迅降 諭旨，將全粵賭博，一律禁絕，並將諮議局反對禁賭議員劉冕卿等三十五人，嚴加懲罰一節，尚未奉到 恩旨。華熙等以爲賭之毒害，中外皆知，查前歲各行省禁種土藥一案，係於頒發明諭後，大部方議籌抵，我粵前後制府，日以籌抵爲詞，奏咨請 旨，故爲延宕，致全省憤痛號呼，無所控訴。大部體我 皇上爲民除害一視同仁之至意，知斷不肯視全粵爲化外之民，況籌抵一節，經袁前制府入奏。具有端倪，粵民苟獲再甦，亦斷無自外生成之理。近奉 明詔厲行憲政，飭各疆臣一切要政提前辦理，不聞以內外庫帑，兩俱支絀，先責人民擔負，而後頒 詔宣示國會縮短之期，賭餉不合稅法，今奈何必待粵省籌抵足數，而後宣示禁賭之期乎，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我粵際賭禍滔天，民窮財盡，盜賊充斥，亂機已伏之時，其渴跣禁絕之苦心，如合羣死於大火洪水之中，莫逢援手，是以奔走哀呼，羣集省垣，翹跂 恩旨。所以再行瀆籲者，亦惟是本呼天呼父母之意，痛陳於我 皇上及大部之前，以冀曲加軫念，伏乞察粵民益烈益深之痛。發救焚拯溺之慈，決於一二日間覆奏，將粵省一切賭博即行禁絕，並將覆奏日期電達增督，以慰企望，無任迫切翹企悚惶之至。

自治研究社致電同鄉京官云，粵東諮議局提議請禁增開安榮鋪票案，議員劉冕卿、區贊森等三十五人反對，物議沸騰。查從前賭商增開鋪票，均爲紳士稟明禁止，照案限制，去歲迭奉袁制府批示，現在籌禁一切賭博，有減無增各在案。此次賭商蘇秉樞因欠餉過鉅，鋌而走險，會值山票減色，原承之名利公司退辦，乃假妻舅黃植森名，與之轉批，改名安榮公司，仿照鋪票辦簿，改用鋪票字底百二十字，任揀十中，每條改收銀三毫，無論多少，合算分彩，又增十元至半元卷，每卷一千條，於舊有省城山票三會，鋪票六會外，每月再加三會，是直增開一不鋪票不山票之絕大新賭博，其誘賭甚工，獲利甚厚，蓋欲藉此爲僥倖補救之計，遂不惜鉅資，運動財政公所科員，影射原案，瞞稟藩臺，增賭匿餉，未奉牌示，悍然闖收，及議局提議請禁，蘇秉樞復運動出席多數議員否決，是晚即在局大

張筵讌，與否決議員暢飲歡呼。查局章第三十八條，凡議局關係本身親屬，例應迴避，安榮公司為蘇秉樞所開，黃植森又為秉樞妻舅，乃敢公然出席，而現充秉樞西席之劉冕卿，首先反對，三十四人，同聲響應，謂非運動，其誰信之。因是各紳奔告華熙，由華熙領銜，聯函制府方伯，幸蒙將安榮鋪票禁止，惟全省各界對於否議員，大動公憤，函電交攻，幾於暴動。現議局議員紛紛辭職，本省已無議事機關，不得已於十九日大集府明倫堂，士紳到者八百人餘，旁聽者數千人，交口唾罵，僉以議員瀆職，喪心昧良，實根於賭。若僅禁安榮鋪票，不足以絕禍本。蒙增兼督於十八日，已據情入告，大致謂籌抵有緒，縱或不足，如准先行禁絕，粵民急於公義，擔負諒亦不難，且國家稅不日劃分，萬不能留賭餉名目，乞斷自宸衷，特頒禁令等語，電文極為切實，華熙等亦於十九日聯電入都，請政府代奏，近日賭禍蔓延，西省諸公，關懷桑梓，伏乞協力維持，不勝翹盼。

清郵傳部與四國銀行代表議商粵漢鐵路借款不協。

英美德法四國銀行代表，本日赴郵傳部，催訂粵漢鐵路借款事，郵傳部侍郎盛宣懷駁其條款之失當，並力言粵漢紳民不願假用外人資本，現在無意於借款。（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初二日，第一千五十四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十期、十一期，中國大事記補遺。

註五：上海「時報」，庚戌九月初四日。

二日（十月四日） 清廷賞給游學畢業生吳乃琛等各料進士舉人有差。

本日，清廷賞給游學畢業生吳乃琛、刁作謙、羅忠詒、張嘉森、俞同奎、孫多鈺、吳鼎昌、但燾、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日

金曾澄、許壽裳等各科進士舉人有差，論文如次：

此次驗看之學部考驗游學畢業生吳乃琛、刁作謙、羅忠詒、朱公釗、劉冕執、席聘臣、沈覲辰、張嘉森、江古懷、周啓濂，均著賞給法政科進士。林葆恒，著賞給文科進士。劉慶綬、方擎、張修敏、薛宜琪、沈王楨，均著賞給醫科進士。俞同奎、何育杰、盧公輔，均著賞給格致科進士。葉可樸、汪果、陳訓昶、凌春鴻、崔潮、劉先振、梁寶奎，均著賞給農科進士。張景光、嚴恩楨、朱葆勳、孫多鈺、諸翔、趙世瑄、鍾偉、林天民、董如奉、黃曾銘、謝培筠、朱天奎、高勝儒、廖炎、黃瀛元、季新益、屠密、胡驥、王蔚文、方時簡、韓楷、孫昌潤、韓振華、楊壽桐、薛楷、劉國珍、羅聽餘、唐在賢、趙建熙、彭炳，均著賞給工科進士。楊德森、吳鼎昌、劉崇侃，均著賞給商科進士。劉吉祺、翁敬棠、楊景斌、余紹宋、徐維震、邵長光、廖世功、楊彥清、金泰、徐造鳳、朱斯帑、林祖繩、何陶、嚴式超、張贍、梅詒穀、周翰、張友棟、余名銓、張競勇、郭秀如、魏斯昞、馮斯藥、周澤春、伍學澄、郁華、馬有略、吳灼昭、郁應蘇、蕭增秀、沈鴻、仇預、薛天眷、祝撰望、雷震、但燾、汪汝梅、徐觀、巫德源、董森、榮陞、余和治、龍靈、于瀚清、薛良、陳文中、陳希曾、段世垣、馬光護、尹耕莘、劉啓晴、周秉鈞、柴宗濂、馬有恒、鄭蘄、金元潤、黃翼、杜雲程、王毓芳、姚震、陸家森、金其堡、高巨瑗、葉培新、孫世偉、熊彥、李堯楷、吳鐸、郭章鑒、程家穎、楊同衡、石福鑑、周大鈞、李耀忠、張炳星、薛光鐸、童顯漢、鄭更、劉孝純、陳鴻慈、吳懿、陳彥彬、玉潤、彭繼昌、郭襄臣、方庚源、盧柱生、陳國錦、經家齡、歐陽啓勳、黃中塏、蕭鴻烈、趙恒默、劉大魁、袁鳳曦、晏才傑、馮需、屈熾、胡光晉、胡薰、凌肇倫、胡傳思、雷寶森、駱繼漢、嚴端、何蔚、邱開駿、啓彬、鍾銑、郭恩澤、夏嵩、廖恩煦、徐元誥、胡憚、黃寶森、熊嶧、鄭維楨、高國煥、馬柱、孔紹堯、洪達、江忠章、李延斌、張鴻鼎、余若琮、徐金熊、蔣瑩英、徐麟祥、李柯、羅仁博、潘光祖、沈復、成祚、李維翰、黃善、梁同愷、馬英俊、劉蕃、黃耀鳳、任秉璋、蔡元康、葉瑞葵、周達壽、胡國臣、光昇、陳受中、鄒延案、邱冠葵、劉炤、張振鏞、鄒樹聲、王懋昭、潘大道、劉健、張天宋、劉傑夫、何超、張德憲、謝正權、楊耀卿、張福照、陳履潔、周鴻熙、莊浩、鄭汝璋、范潤書、田煜璠、張淑臬、王曉東、光祿、陳藻、周衡、李培業、袁本貴、何宗瀚、汪炳南、陳襄廷、宋仲佳、鄭憲武、俞仁愈、申鍾嶽、謝家鴻、孫鐘、韓殿琦、唐士杰、龍圖

楊拱、姚潤仁、錢崇固、滕驥、徐藻楹、陳英、孫德震、瞿翔、李昀、夏國賓、王光鼎、孫景賢、池文藻、鍾寶華、高贊鼎、葉大榮、王邦屏、黃德馨、張憲臣、沈秉誠、劉鏡清、黃紹儔、王鍾駟、張德潢、蔣義明、吳秉成、盧尙同、馬光裕、邵箴、黃宗麟、蕭露華、張燿、陳翺、陳佑清、王英離、趙從懿、錢鴻鈞、羅家衡、李國珍、嚴慎修、周英、雷光曙、程鵬年、黃永孚、徐炳成、趙家璧、陳煦、党積齡、葉諄然、李盛鐸、楊勉之、李鶴經、黃鳳翔、楊悌、陳福民、歐陽景東、黃甲、丁鑑修、熊兆周、龔道暄、陽光球、曾彥、岳秀華、李惠人、李鍾謙、韋榮熙、洪榮圻、倪啓瑞、袁家普、程愚、王邕、關和鈞、林瑩、李世恩、胡善思、吳玉成、田汝翼、曹廣涵、漆運鈞、殷汝熊、蔣邦彥、鄭隆驥，均著賞給法政科舉人。阮鑑光、曹位康、張廷霖、郭登瀚、許壽裳、張萬田、王海鑄、蘇壽松、李培鑾、陳榮鏡、王壽，均著賞給文科舉人。王麟書、汪行恕、蔣履曾、戴棣齡、鮑鐸，均著賞給醫科舉人。彭清鵬、顧寶瑚、金曾澄、周步瑛、朱叔麟、黃以仁、黃際遇、朱文熊、胡樹楷、張邦華、鄧瑞榮，均著賞給格致科舉人。張明綸、劉安欽、鄭桓、張正坊、郭寶慈、岑兆麟、朱顯邦、楊熙光、杜慎媿、王澄清、萬昂忠、楊兆鵬、瞿祖熊、嚴少陵、吳錫忠、胡光普、吳燮、許文光、黃公邁、倪紹安，均著賞給農科舉人。祝長慶、楊剛、秦銘博、何壽彭、武溶源、李宜諫、孫慶澤、何長祺、孫嘉祿、諸人龍、韓榮昌、萬嘉璧、方興楚、施霖、錢均、張大椿、王道昌、鄔肇元、姚履亨、陳佐漢、劉導、王靖先、李邦燦、張繼業、邵文鎔、梁元輔，均著賞給工科舉人。吳在章、范季美、唐在章、周錫經、薛宜瑞、曾闢、李激、汪廷襄、程承邁、錢懋勛、劉桐、葉昌燾、祝毓英、楊汝驥、陳日平、董元春、章家駿、張競立、李涵真、袁桷、何焯時、劉石孫、周蓋臣、張金燦、趙之驥、張清槐、謝霖、吳會英、顧時濟、朱其振、黃傳綸、黃如棟、張家亨、李作賓、李士燾、后大經、孫壽恩、劉光芻、楊蔭喬、曹楨、龔鼎鉉、張國棟、郝文燦、周寶鑾、張冕光、胡源鴻、黃行藻、蔣道南、李協中，均著賞給商科舉人，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初三日，第一千五十五號，頁三十四。

三日（十月五日）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與湖廣總督瑞澂聯電各省督撫，徵求對時局之意見。

本日，雲貴總督李經羲，湖廣總督瑞澂聯電各省督撫，徵求先設內閣以立主腦，開國會以定人心之意見。其電云：

「憲政九年預定，十一部同時進行，洞見維新癥結者，每深憂歎，朝旨議覆趙御史摺，似欲言發於外，藉以折衷。近日舊政輪廓難存，新政支離日甚，守舊時之醞釀，維新後之造作，諸症合一，將不可救，澂義深慮歲不我與，馴至外人干預，羣沸交騰，本藉憲政以固人心，轉因憲政以速國禍。澂義等疊經電商，下手當先立主腦，定人心，立主腦先設內閣，定人心先開國會，秩序明，方針定，然後行堅牢主意，舉事方有依據。內閣初設，組織者未必即幹濟國難之才，但部臣既同組織內閣，緩急先後，協同審擇，可無目前政出多門彼此矛盾之事，兼有國會監察，欲不負責，勢有不能。至國會遽開，議員無政治經驗，囂議紛擾，不無可慮，抑知士紳經驗雖不及老成，理想調查，可資參助。開明專制，時會難望，困厄如斯，士氣莫退，既不能禁局外雌黃，不如置之局中，俾知困難曲折，數年後經驗漸增，可望與政府休戚相關，雙方演進。澂義不敢謂閣會一成，即臻郅治，而政謂閣會相維，猶之定鑿乃可議方，對鏡方能辨影，施救未定之天，終不能袖手待絕，規遠局者，詎可畏當前棘手，遂不圖日後補苴，此事在十年前，澂義誠不敢浪議，今者無可再緩，欲求籌備實際，非有閣會不可，欲救現行先著，尤非有閣會不可。蓋朝廷所處，深入難境，進中求決，困而可通，退中求解，困而益殆，審之時勢，更易明也。前以茲事體大，未敢遽瀆，適激與清帥主張借款辦路急策，經義電覆，謂必歸本閣會，澂極表同情。現十數省來電，意均贊成，謬推經義主稿，聯銜入告，義才薄識淺，懼不克任，此乃國之大計，仍伏諸帥籌籌，公同裁決。卓見如何，敬乞迅示，瑞澂、經義叩，江。」（註一）

雲貴總督李經羲自八月起，一再致電各省督撫，主張先設內閣國會，再行借款築路之義，各省督撫多電

覆贊同，（間亦有反對者，如陳夔龍、張人駿等），茲分別彙錄各督撫之電文如左：（註三）

吉林巡撫陳昭常致各督撫電：

「仲帥主稿電奏，想已如期譯發，頃讀筱帥寶電，於組織內閣，縮短國會期限，具見斟酌審慎之宜，不勝佩仰。惟昭常尚有不能已於言者，謹陳述如下，閱會所以必須同時成立理由，仲帥電屢言之，今筱帥欲先立內閣，緩開國會，而援日本爲證，查國會之益，在能君民一心，上下一體，而速開之益，則在立拯危亡，與民更始。日本自尊王倒幕以後，民氣已甚激揚，民情亦均鼓舞，不必待國會成立，上下觀感，已交孚無間，雖緩數年，於其圖強圖存之機，尙無阻失。中國則上下睽離，民心渙散，已非一日，正宜百方團結，始能一意進行。今後外界侵陵，朝野憂懼，趁此各慮覆亡之日，尙有合謀鞏固之心，若再遲疑不決，在政府不過稍緩須臾，而國民則已潛形解體，時機一失，事會難知，此尤不能不同時並舉之切要關係也。至筱帥電中所舉張德院等各種機關，以愚見論之，若事事求備，則三年猶恐多疏，若立意促行，則咄嗟亦可立辦。即使不及備設，不妨以審計院附屬於度支，行政裁判院暫領於內閣，均不難於國會成立之後，逐項分舉，再謀完全，似可不必置慮。且愚見更有進者，內閣初立，必有致疑於權勢太重者，若總理大臣，委蛇取容，則於國事何益，若稍有展布，則三年之中，豈止謗書盈篋，吾國歷史，昭然可鑒。是國會一日不開，內閣仍一日不固，同列既礙於偏處，國人將議其擅專，無論當之者難得其人，亦何貴乎有此三年艱難無補之內閣哉。養電所云以資政院代舉國會之職，似已可爲監督，惟資政院係上院基礎，接近政府，監督性質，殊不完全，且國會之爲國民代表，本不能以一院成立，現即暫令代舉，而於人民呼籲之私，既難稍慰，國家危亡之局，亦復奚裨。天道人事，後起者勝，他國成例，無庸過拘，愚意仍懇列帥主持，仲帥主稿，再中不必緩期之請，以慰海內翹望之殷，是否可行，立盼大教。惟日期已迫，不及詳商，如各帥贊成，或別有意見，即請逕電仲帥，是所至禱，昭常、敬」。

黑龍江巡撫周樹模致各督撫電：

「列帥電商閣會事，言異旨同，志匡王室，揆時審勢，舍此末由。幸帥仲帥所謂立主腦定人心，實爲扼要之論

，安帥老成遠慮，亦屬苦心。獨是九年立憲之期，早經宣布，決無反汗之理，大勢岌岌，雍容鎮靜，斷難圖功，於是諸公有合詞入告之議，所爭者爲遲速之問題，非討論內閣與國會之是非也。縱內閣初建，國會初開，不能完全美備，然無內閣無國會，即不可言憲政，豈籌備期滿，內閣可終不立，國會可終不開乎。若謂因仍故步，遂足救亡，竊恐由今之俗，無變今之政，終成爲官樣之文章，痿痹之世界而已。今十一部之分張，二十二行省之廣遠，部臣與疆臣不相謀，部臣與部臣，疆臣與疆臣，又各不相謀。意見參差，局勢散漫，滅裂支離，其何能國，故今日救亡之策，惟有速建責任內閣，組織各部，成一政府，乃能立統一之機關，政見不至歧出，即行之各省，宗旨亦復協同，而又助以國會，上之監督政府，則惑衷玩法之事件，無自發生，下之倡率國民，則納稅服兵之義務，亦無反對。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君主總攬統治大權，南面垂拱。永保尊嚴，故立憲制度，政界認爲最完美之政治，雖起伊周孔孟於今日，將無以易也。諸公公忠體國，望早定良規。拯此危局，無任企禱。樹模、陽印」。

直隸總督陳夔龍致各督撫電：

「（前略）中國實業不興，物力困敝，腐敗泄沓，庶政無從修舉，竭力搜索，急切進行，固慮召亂，然竟坐視因循，將何以拯救危迫，不得已借貸外債，興辦要政，誠屬濟時急策。前接清帥萃帥佳電，已略申鄙見，原期熟詳審慎，以求折衷至當，今仲帥請設內閣國會，洞見本原，曷勝欽佩。蓋擔任監察，均有主持機關，自可少所顧慮，內閣重要關係，是協贊統治之大權，維持政策之統一，裨益憲政前途，尤非淺鮮。國會與內閣對待，目前士紳雖少政治經驗，但既置之局中，俾知困難實況，亦必於行政有益。惟目今時局，已有存亡絕續之勢，或下著不穩，或投劑過猛，恐堅帥所謂內訌外侮，引以爲憂者，易一境而轉以加厲。所望諸帥卓邁之見，於入手之初，詳思熟慮，此則龍於願表同情之中，不得不鯁鯁過慮者也，仍望隨時賜教爲荷。」

兩江總督張人駿致各督撫電：

「列公救國偉論，以責任內閣國會爲不易辦法，李仲帥效電，推論尤詳，以他人已行之成效，爲我國因時之良規，用心良苦。駿不佞，竊嘗體察華夏古今之民情風俗，不能無疑。中國向以靜謐爲治，輕征薄斂，與環球各國不

同，本朝仁政，至爲不擾，庶人不議，民間久無政治思想，紳衿自好，亦以不與公事爲不二法門。將驅而與謀君國。謹愿者中立無主宰，不能建議，狡黠者多方運動，自便私圖，既無政黨之可言，復鮮公理之可據。聚無數順則良民，使之囂張鼓煽，有要求而無擔負，此時政府應之不能，拒之不可，上下交爭，民心益去，畢竟激成當年英法維持議院已事，將舉國騷然，外人乘之，藉口平亂，君民合阨，何以善後，此國會之說也。內閣全權，必恃國會爲對待監督，人民程度不齊，選舉法亦未備。驟開國會，政黨從違，道謀取舍，既鮮的評，善者措理無從，不善者出其權位資財，勾結黨援，勢傾人主，蕭牆之禍，曷以禦之，此責任內閣之說也。查東西各國，如英德日本立憲政體，兵權外交，國之大事，悉操於君，是主腦仍屬一人。以中國今時情勢，謂一有內閣，朝廷遂可無爲而治，不負責任，竊未敢以爲定論，參耆良藥，誤投適以殺人。鄙意我國地大物博，徒以邊遠多未闢之區，中原多水旱之事，地方不盡，人工又疏，增華踵事，與各國相迫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得貌似，形神已疲。爲今之計，自應就憲政預備事項，刪其可緩，致力所急，通籌各省統治之綱，分釐各省進行秩序，專其責成，清其權限，至魯至道，悉循等參，庶不至鑿柄之害，且免飾虛以應。重要之端，不外飭吏治與實業二者，蓋吏治修則民志安，實業興則民生厚，內訌不起，外患可弭，及時修明刑政，整飭我務，未嘗不可爲善國，操切急進，仆歟堪虞，自愧迂遠之見，無當事情，外觀時局，內審國俗，謹以歷陳，統祈教正。駿，有」。

安徽巡撫朱家寶致各督撫電：

「仲帥微電，清帥辛帥佳電，海帥蒸電，想均達覽。微電無主腦一語，見證最真，鄙意頗表同情，此際財力止此，人才止此，兼營並進，非坐廢於半途，即顛覆於意外。朝旨因趙侍御王布政兩疏，飭令議覆，天鑒實已昭回。竊謂財政爲萬事之母，合一乃療亂之藥，國防司法教育保安，在在均關要政，惟辰下何者可緩，應由各部查照籌備清單，分別次第，以財力能否供給商之度支部，由度部查核預算表冊，通計盈絀，以民力能否擔負責之各督撫，與清理財政官，內外一心，實事求是，必籌有可恃之款，然後舉辦進行之新政。其前此案經草創，並無指項者。尤宜趕緊抵補，其不甚緊要者，或暫行停裁，其議論未能驟決，則上有樞處館，可資折衷，下有諮議局，可供討論。宗旨一定，急起直追，疆臣受而執行之，部臣從而監督之，收支適符，百吏不得以無米爲炊爲解，義務已定，

民間不至有苦其所難之尤，區區管見如是。至佳電擬大舉外債，修築通國鐵路，確係破釜沈舟之舉，而蒸電反覆以主體爲研究，尤屬思深慮遠之言，謀國之忠，均堪仰佩。鄙見謂鐵路誠屬應行政策之一端，惟東北西南兩隅，逼處強敵，若借此以救危亡，速交通而資牽制，實敗棋中之活著，且範圍既狹，操縱尙可自由，償還亦易爲力，似可酌度辦理。至佳電所云造端過大，縱使嚴立約以防範於先，慎用人以維持於後，而此中之利害損益，終恐視國勢以爲轉移，非敢倉猝間即判從違，業本此意，分電各省，以求是正，並請南北洋兩帥。查照微電事理，應如何解決補救，會商各省，擬定辦法，聯銜覆奏，再蒸佳兩電，事理若何，管見是否可採，統希賜教爲禱」。

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各督撫電：

「清帥萃帥佳電敬悉，廣造鐵路以活行政機關，借用外債以紓國內財力，卓見至佩，琦亦素主此議，但造路不能不權緩急，借款必須預定籌還本利，從前路款合同，均載明以車務進款抵押，不敷由國家另行撥補，如滬寧正太，皆賴別路餘款撥補，津浦借款，不以路作抵，而另指定專款虛抵。今若幹枝並舉，借款數萬萬，邊境人煙本稀，客貨必少，行車進款，斷難勻還本利。吾國常年進款，已大半抵押甲午庚子兩次賠款，不知度支部另有何項指撥，必須從長計議，筱帥海帥電所慮極是，鄙見憲政根源，要在三權分立，而尤在組織內閣，使國務大臣同負責任，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國會亦宜早日召集，庶免局外訾論，溷亂是非，單簡重要之方，以此爲急。至借款築路，似應先儘腹地，一則行政靈活，二則本息可靠，若築邊遠之路，宜設立大公司，招各國股分，不拘一國，權自我操，指定專款，國家保利，自少流弊，更無到期不能還本之慮，管見所及，尙祈鑒鑒見教」。

又電：

「安帥有電敬悉，所論閣會兩節，慮遠思深，老成持重，至爲企佩。惟自九年籌備之期限既促，十一部同時進行，各不相謀，財殫力絀，情勢日彰，各省同處困難，各部且時有衝突，於是知非握定主腦，爲單簡重要辦法，無當也。仲帥倡議，諸公相繼贊和，蓋非設責任內閣，無以挈統治之機關，非開國會，無以定輿論之歸宿，有責任內閣。則各部通力合作，如指臂之相聯，必能酌劑緩急之序，政令合一，各省折衷有自，庶易程督進行，至國會祇有

議決之權，而執行仍在政府。士大夫有政治思想者日多，國會既可爲羈縻之地，且可杜局外之妄論，淆亂是非，各省諮議局權限無憑，有國會則權限自定。琦竊以爲欲救憲政之困難，與謀憲政之進行，舍此別無良策，至飭吏治與實業，自屬不刊之論。但國會不立，恐中央無嚴肅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飾，歷來疆吏，何人不講整飭吏治，各省亦何嘗不務實業，其成效安在。就觀大局，時不我與，敢抒鄙見，尚祈賜教。琦、勛印」。

山西巡撫丁寶銓致李總督電：

「公謂閣難得人，會難防弊，誠爲至論，然內閣負責任之人，仍須由國會發生，方能朝野一氣，相與有成。時艱至此，謂建閣開會，即可立救危亡，銓固知其不必然也，然舍此而謂別有方法，可救危亡，銓又知其必不能也。凡事盡其在我，而默聽氣數之轉移，故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又曰若夫成功則天，但如銓之所云，出之以至誠，持之以恒久，國民雖囂張，未必不顧身家。國會雖幼稚，未始不可磨鍊，但須步步前進，若仍背道而馳，日以憲政雛形，塗飾天下之耳目，而曰國會有流弊，國民程度低，但圖目前一日之安，而人亡不我待矣。且今日解決財政問題，非有國會，萬無清理之望，故銓前此議覆行政經費摺，就題立論，云須有根本之解決耳，公更事最多，所見自更深透，故銓願遵公議，仍由尊處主稿，否則畏首畏尾，詞不足以達其所見，仍恐無甚效果也。銓、東印。浙江巡撫增韞致各督撫電 倖論讀悉。竊慨有治人無治法之流弊，馴至更一人必變一番政策，內外不相謀，各省自爲風氣，焉得有若許之上智，列諸內外，如果立法完善，中才以上，皆可執守，藉收內外互相維持各省一道同風之益。況立憲政體，業經宣布，過渡時代，祇能作濟河焚舟之謀，不宜作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計，熟籌深慮，聊貢狂愚。增韞、支印」。

湖南巡撫楊文鼎致各督撫電：

「迭奉各帥電示，憂深慮遠，切中時弊，民窮財盡，各省皆然。今日之患，在繁碎而無秩序，兼營並進，名爲百事俱興，實恐一事無成。責任內閣，自是入手方法，事權統一，然後酌量財力，分別情形，何項必辦，各省不必強同，庶免彼此矛盾，否則疆吏無從措手，欲苟安而不可得，事機已迫，衆論僉同，無論何帥主稿，鼎必附名，乞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三日

五四六

速會商定議。文鼎、叩覆」。

兩廣總督袁樹勛致各督撫電：

「蒸電意有未盡，鐵路爲應行政策之一端，就路言路，吾國幅幘既廣，日何堪虞，則以借款築路爲伐交伐謀之政策，亦目前所宜急籌者。俄日協約成而東三省危，滇越鐵路成而滇桂俱危，似此偉大工程，吾國斷無此財力，欲稍遲回，而人不我待，則不能不借款，並藉以牽制各國，譬如滇路則不可純用法款，東三省則利用美款。各國既因均勢而有所顧忌，我亦得及此間隙以修明內政，如此辦去，更須立定主腦。所謂主腦者，曰責任內閣，曰國會，此二語爲現今普通常識上所共有。顧勛竊以爲內閣國會云云者，爲吾國各項政策之起點，非謂憲政完全之結果即是在是也，所慮者國會成立，必經無數曲折困難，尚非旦夕間事。然使先組織內閣，尤慮僅有負責任之形式，與目前樞臣無異，而事機萬變，仍責難於一人，此則立憲專制，兩無所當。無論何種政策，今日以爲是，明日又以爲非，一方面以爲是，一方面又以爲非，此仆彼起，此起彼仆，時不我與，而國不可爲矣。故鄙意築路爲應行政策之一部分，借款爲築路中應研究之一部分，似不必謂全國鐵路俱應如此，於救亡政策主腦所在，似係另一問題。至於清帥萃師佳電，謂鐵路所用工料，悉取於國內，此款留布民間，云云，鑒於前車，亦非事實。鐵路借款，往往工程師購料兩層，操之外人掌握，且吾國鐵廠所出，尚未敷全國築路之用，洋工程師更藉詞挑剔，爲彼國材木及工廠銷運之尾閥，歷年各路所用木料，可覆按也。故即就鐵路而言，無論外款自款，亦不可無主腦，清帥萃帥，公忠體國，觀此時艱，思下一急劑，用心良苦，敢貢蠡見，用備研究，仍乞諸公指示」。

又電：

「安帥宥電，慕帥勸電，均悉。事理以討論而始明，閣會關係尤鉅，仲帥發起，列公主張，皆法治也，安帥所見，則人治也。慕帥所謂歷來講吏治實業，成效安在，正坐人治而非法治，故今立一法而必全國一致，無人能踰越範圍，則必經多數公認，既公認則不復能違犯，夫是之謂立憲。閣會問題，實不過法治之機關，至於執持進行，視乎其人，但其人苟不當，亦必有多數人監督之，此意仲帥電已明，所謂敷衍闕事，皆無所施也，鄙意如此，乞再審

擇。樹勛、先印」。

廣西巡撫張鳴岐致各督撫電：

「次帥號電，仲帥敬電，衡帥漾電、慕帥勘電，均敬悉。內閣爲行政之樞機，國會視民情之向背，籌備進行，舍是二者，似別無下手之法。安帥小帥衡帥，深思遠慮，所謂未覩其利，先見其害者，老成卓見，曷勝企佩。將來閣會成立，自須詳訂繁目，以防流弊。岐於上月二十八日，曾遞封事，詳陳民窮財盡情形，而推行新政，歸宿於責任內閣、國會、司法獨立三事，有是三者，雖各項要政，未及一一籌備，已無愧爲立憲之國，云云。朝旨不以爲忤，已下所司，仲帥主稿聯奏，岐仍附驥。惟鄙意聯銜合陳，不如各省分奏，蓋諸帥政見，勢不能於一疏之內，包括靡遺，往返商榷，稽延時日，倘一發無效，後此轉難爲繼。若能各抒所見，次第上陳，朝廷見衆論之合同，或者易於邀准。安帥小帥衡帥，能就所慮各節，詳細推勘，豫籌防弊之策，則計畫周密，更可釋羣疑而堅上意，拙見如是，仍祈裁正，岐、多印」。

又電：

「仲憲微電，憂深思遠，洞中癥結，從重要簡單入手，尤爲本原。至論方今時局，外侮固可憂，內訌尤深足慮，因內訌而召外侮，則一敗塗地。雖有智者，無可爲計。今政策之不統一，進行之無秩序，民力已竭，而新政無窮，隱憂實大。岐召對及謁見樞部，均瀝陳民窮財盡情形，樞部早已洞悉。惟於籌備事宜，應如何停緩，尙無明白宣示，微窺在廷諸公之旨，似亦略新政繁鉅之足以召亂，特引而不發，留轉圜之餘地，以待疆吏之詢謀。各省倘能合詞將民窮財盡，某事應緩，某事可停情形，剴切指陳，請交資政院集議，轉圜之機，似占多數，擬懇仲憲主稿，會商各省，聯銜電奏，以維大局，第停緩新政，僅足紓目前之急，仍難語統一政策，秩序進行，若求重要簡單入手之方，似無逾於慕帥震電所籌設立責任內閣之一說。仲憲海帥，均經數奏在先，果能衆議僉同，同詞籲懇，岐雖無才，深願附驥。辛清兩帥來電，借款修路政策，鄙意極表同情，頗擬有所論奏，爲兩公一效後勁。比讀南北洋暨海帥來電，對於此議，皆不勝長慮卻顧之思，具佩老成遠猷，瞻言百里，今欲舉諸弊而廓清之，使國家得蒙借款之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三日

而不致被借款之害，尤非有能負責任之政府，主持操縱於上不可，本原中之本原，終不能外仲憲重要簡單一語，別圖良策也。鑒而不舍，正在今日，款款之誠，願為諸帥告之，仍乞教示」。

附錄：補錄各省督撫會商要政電（註三）

各省督撫會商要政之電，已詳前期時事彙錄內，茲將續得之電稿，補列於下，以見諸疆臣之同意，並以覘各督撫之進行。

雲貴總督李經羲致總督張巡撫電：辛帥深電，堅帥敬電，均佩悉。處中國未有之變，當大局隱誤之餘，既難為盛時專制，又不立憲政主腦，藉口牽延，欲求萬全政策，是為無策待亡而已，閣會一立，焉能即無為而治。權限二字，千古不廢，立內閣，合中求分，設國會，分中求合，於分權分限中，求合求專，各有關係，政黨始出，矯詞高論，不遏漸消，偽飾詐取，推研自辨，此今日時勢轉關，人心原理也。未設時預定約束，既設後隨時補救，即有衝突，非不治症也，內政外交實業兵防四大要端，範圍至廣，各省情形不同，即求憲政改良，孰為緩急，各執一詞，監國獨斷耶，樞府議決耶，各部總裁耶，行省自主耶。竊恐治絲愈紛，求不羈擾而羈擾愈甚，行將為無政府國矣，日暮途遠，狃於常情，我輩豈不知敷衍一時，不求結束，自占穩著為便耶，前未通電各省，即遵辛帥電，會列臺衡，將徵效兩電擇要電商，從違悉聽，此事若能主定，以為朝廷自決，為最上乘。內閣先立，然後將國會辦法，一面廷臣內籌，一面交付決議，事在明年，似非目前院議期內組織可就，是否仍候教示。羲、多印。

又致錫瑞二總督電：閣會做處已先發一摺，就法理事實並闡，不敢鋪張門面，稿約四千字，付郵呈正，僭擬公電，限於篇幅，苦難透發，承獎益愧。近日新學家多重法理而略事實，法理當，事實非，仍不能行，議者害之，非維新害之也。閣會稍久望有補救，初辦未必即善，然實做逼緊收攏兩義，敷衍人較少，明白人較多，兩公借款事，轉能穩成，再欲閣會安立，憲法及內外官制，均須首先議定，否則聯合分負，仍不易辦到是處，邊腹情形迥異，入手須有分別，未可拘泥，贅論當否，高明擇焉，羲、馬印。

湖廣總督瑞澂致李總督電：多電悉。立國之本，非力行議決參與監督四項機關完備不可，力行為內閣之責，後三項則無國會無以定方針。公前電所謂二者如車兩輪，不可缺一，卓見至佩。前者各省士紳請願國會者，以政府過

於審慎，未即允行。近聞且有第三次組合請願者，然出於國民之請求，不如上沛德意，毅然親決。故我輩今日合詞上陳，萬不可緩，公既挈銜通電各省，從違自難強同，其表同情者，大約亦居多數，應仍由公主稿，以期周密。至國會辦法，應請飭下憲政編查館奏定，若由廷臣內籌，交付外議，則慮築室道謀，不能一致。管見所及，用特電陳。激、支印。

吉林巡撫陳昭常致各省督撫電：清帥、幸帥、安帥、小帥、仲帥、次帥、海帥、慕帥、俊帥各電，均敬悉。中國外交內政，尙無一定方針，內外官民，亦多隔閡，協約既成，韓即旋滅，東事岌岌。大局隨之，此時轉機，全視憲政措置若何。責任內閣，常早經奏陳，昨讀仲帥電示，尤爲透關，且以國會相維立論，經驗理想，期相調劑，如車兩輪，缺一不可，實已闡發無遺，至當不易，彌深欽佩。倘由仲帥主稿，常謹當附驥上陳，決無異議，竊以爲救亡要著，舍此末由，當亦海內外所同認也。昭常、敬。

河南巡撫寶棻致各督撫電：各電均敬悉。時局日益危迫，新政迄無實效，挽救之策，舍從機關上先求齊一，無以期完衆志，輟辟進行，諸公熟慮深籌，同深敬佩。竊按東西立憲國，均以責任內閣爲國家必要機關，與國會同一地位，凡君主大權作用，必須內閣副署，猶之制定法律，必得國會協贊，二者有兩利而無偏廢。以中國近情而論，有內閣則政令可期統一，有國會則衆議得所折衷，尤爲對症良藥，其流弊所在，筱帥安帥亦已抉發無遺，顧區區之愚，竊尚有不能不爲之過慮者。中國幅幘最廣，文法最繁，政治之糾纏，自昔已然，近更堂宇洞開，羣雄逐逐，一謀一動，輒係存亡。今一切行政機關，尙未完善，遽照內閣制度，專其責於總理大臣之身，即使才智殊絕，而求其勝任愉快，究恐不易，若仍分責閣臣，則日久又將於舊制無異，應如何通籌妥計，俾有實濟，似不可不於組織之前，先爲審訂。至各國國會，無不根據憲法構成，其職權亦以明載於憲法及附設於法令中者爲限，誠以國中人民不齊，畸輕畸重，不能不大爲之防。今中國憲法，尙未頒布，國會職權，應何所依據以定，事關國本，亦似不能不慎之於始，俾免流弊，案於此事。甚表同情。以上各節，謹就一得之愚，陳備採擇，如議定，何時入告，即祈挈列敝銜爲荷。棻、燕印。

新疆巡撫聯魁致瑞李二總督電：庚奉江電，誦悉。借款辦路一策，前准清帥幸帥敬電，當經覆陳，極表同情。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三日

五五〇

茲承示及，仍必歸本閣會，是提綱挈領，以閣會爲組織憲政機關，而以鐵路爲補助開明要素，執簡馭繁，協力並進，救時良策，誠無逾此。至一切利弊，經諸帥往復商榷，實已深切著明，況此時不過折衷衆議，粗定大計，倘蒙朝廷決擇施行，自必妥籌方法，預防流弊，事勢危迫，時不我與，大奏既闡發無遺，規畫詳審。如其詢謀僉同，仰勞仲帥主稿，魁仍當附驥，決無異議，謹此佈復，惟希鑒察。聯魁、蒸印。

伊犁將軍廣福致李總督電：江電敬悉，中國之弊，最甚於繁密苛細，自欺自私，近日新政支離，更甚於昔，言者謂法制紛擾，上下相蒙，非以圖治，將以速亂召危，隱憂彌切。福因遠處極邊，固於聞見，且憲政新章，專責成督撫。故未敢輕議。茲承示先設內閣開國會辦法，實爲扼要之圖，具見碩畫叢籌，公忠遠慮，自應共表同情。惟伊犁地居邊遠，種族龐雜，民智晚開，迴殊內地，前覆清帥電云，凡殖民練兵勸業開礦興學固藩諸要政，均非鐵路難收效果。就目前情形論，即開國會，亦無此項人材，似應作爲特別辦法，斟酌先後緩急，漸次推行，恐仍須鐵路通始有效也。迂拙之見，尚祈酌裁主稿，挈銜電奏。廣福、蒸印。

浙江巡撫馮汝駿致瑞李二總督電：江電敬悉。憲政籌備，當先立主腦，定人心，立主腦必先設內閣，正人心必先開國會。碩畫叢籌，至爲欽佩，處存亡危急之秋，舍此別無良策，倘蒙奏准，上下一體，內外相維，轉危爲安，在此一舉。仲帥主稿，各帥既已公推，鄙人亦願附驥，敬乞挈銜入告，以維大局。增韞、庚印。

江西巡撫馮汝駿致各督撫電：各電均敬悉，諸公名論絡繹，同袍公忠，良深跂佩。竊念今日國是未定，事權不一，內外上下，浸成渙散否塞之現象，自應亟設責任內閣以立主腦，速開國會以固民心，時不我與，毋煩再計。安帥所謂就籌備事項，刪其可緩，致力所急，通籌全國統治之綱，釐定各省進行之序，要言不煩，洵爲救時先務。然步步是新內閣成立後之責任，必先有統一之機關，而後有執行之權力也。國會與內閣，相輔爲用，尤難偏廢，方今國民程度，誠屬幼稚，特才智經驗，均以磨練而成，幸帥仲帥所謂既不能禁局外要求，不如置之局中，俾知困難曲折，尙望與政府休戚相關，自是深切著明之論。倘及今不圖，惟恃遏抑主義，狂熱過度者，或且入於詭塗，以觸網羅，民氣摧殘，江河日下，恐九年以後，其程度猶不逮今茲。後顧茫茫，彌增憂懼。至閣會僅爲法治機關，而能用此機關，仍恃乎人，海帥已詳言之，其歸宿不外安帥注重吏治之旨，治人治法，固互相維繫也。謹抒鄙見，以貢宏

通，公決謹合詞入告，由何處主稿，即請掣銜爲荷。駢、庚印。

兩廣總督袁樹勛致李總督張巡撫電：堅帥多電悉。閣會兩事，敝處於奏覆趙王條陳內，即以此爲歸宿，即與專奏無異，如有聯銜之舉，弟必附驥。但國會一層，總應純全由人民著力，督撫代爲籲請，轉失國會之價值。此意奉聞。曾電復堅帥，即歷次摺內，但陳閣會等從之理由，而不作籲乞之詞者，正以地位不同，故惟將人民惻情，合詞轉達，亦無不可，悉聽尊裁。助、支印。

前廣西巡撫張鳴岐致李總督電：多電祇悉。天下決無純利無弊之法，小小衝突。事理所必不免，惟在主持行法，堅持定見，因時消息而已。果能預定約束，隨時補救，即有囂爭，移時自定，斷不至以少數人之同異，牽動大局。鈞電扼要數言，實可關異議者之口，至閣會兩層，決難同時並舉，先立內閣，而國會辦法，緩至明年，鄙意亦謂斷當如是，自不至啓河漢無極之疑。事機日迫，時不我待，籌商妥協，似當早日入告，鈞處掣銜，岐仍附驥。鳴岐、庚印。

貴州巡撫龐鴻書致李總督電：有電敬悉。前讀公責任內閣疏，暢所欲言，茲又通電各省，聯銜會奏，內閣國會兩事並進，謀國之忠，救時之切，蓋籌宏偉，尤所傾佩。蒙許鴻書列銜，發摺時仰懇附入，至感。我公通籌大局，言必中肯，奏稿成時，尚祈密示，俾得先睹爲快。書意內閣不成立，則諸事渙散，日言中央集權，仍係各持一是，內外隔閡，遇有重要問題，非相爭執，即行推諉，顧此失彼，疆臣之困難，不可勝言矣。至國會之開，言者皆慮籌備不能完全，不知司法與地方自治，是當先有規模，此外諸事，各國憲法並無限制，凡所未備，儘可籌之於國會既開之後，不必定求備於國會未開之前。惟既允開國會，則責任內閣急須成立，乃有對待之機關，否則國會有所建議，將於何處取決施行耶。鄙見如斯，電文苦不能詳，仍候鈞示。鴻書、勛印。

附錄兩江總督張人駿請軍機處代奏電文：伏讀本月初三日諭旨，特准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預即組織內閣，鑒臣民籲請之誠，開中外大同之治，聖謨不煥，薄海同欽。伏念立憲之詔，頒自先朝，預備之期，定以九載，光緒三十二年，景駒欽奉懿旨，即以憲政爲救時要策，深慮規制未備，無以對國民而昭大信，厥後明詔屢傳，念時局之艱危，痛事機之迫切，憂勤惕厲。無間宵旰。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上諭，明定籌備期限，且甚之曰

存亡危急之秋，殷殷於朝野同心以圖存，官民交勉以進步，何嘗不急於觀成。蓋必上有完備之法度，下知應盡之義務，行之方爲有效，相須殷相期乃不得不遠。誠不欲於政治法律一切整頓保護機關未臻周妥之時，遽以無窮擔荷責之吾民，一變列聖相承薄賦輕徭之德意，特以籌備事宜，嚴責官司。而議院基礎，則於資政院各省諮議局，假之議權，寬其責任，俾資練習，覆轍之仁，鑑今照古。人駿前准各直省督撫電商閣會辦法，竊慮議院驟開，議員識解未紓，擔負無力，政黨從違鮮據，監察多疏，內閣權位太重，不無流弊。通電各省，躊躇商榷，效閱錫良等電奏情形，各省諮議局及人民代表籲請速開國會各節，誠如 皇上訓示民氣奮發，衆論僉同，自必於人民應擔義務，確有把握。錫良等並援日本國會既開，歲入之數目，原額八千萬元，增至六萬萬元，以爲借證。我國地廣民稠，何止十倍於日本，以是謀國，何謀不臧，乘此時機，尤宜急起直追，統圖前進，惟各省歷年籌備事宜，雖尚循途可赴，究難日起有功，良以愚民惑於創見，每因調查戶口，動輒滋事，其棘手尤在無米爲炊，度支部預算案，各督撫復陳籌備經費案，統計每歲不敷，不下數萬萬。現須在兩年內提前趕辦，即使刪繁求簡，移緩就急，而事以限迫見多。款以急謀莫措，通盤籌畫，應付實難，向固以籌備事宜爲國會之先導。今當以國會爲籌備事宜之權輿。可否請 旨飭下政務處王大臣，公同會議，將通國財政預算應加之數提出，就資政院未開會各省人民代表暫未出京之時，交令決議，先舉各國通行之有期票，無期票，年利票，各項國債辦法，擬定切實擔負發行條款，藉以速集鉅款，鞏固財用。一面分別國家稅地方稅，將營業所得印花各稅，次第推行。務於民足與足會其通，斯以先憂後樂普其利。似此方有真實把握，國會早開一日，可早收一日之效，組織內閣，正當與議院同時並舉，所有籌辦一切憲政事宜，均以大權統之 朝廷，責任共之臣庶，爲不易之辦法，庶期上下相維，贊成郅治。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請代奏。

註一：「各省督撫會商要政電」，「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時事彙錄。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時事彙錄。

四日（十月六日） 清廷命所有東三省借款仍由度支部與美使議借。

本日，清廷命所有東三省借款仍由度支部與美使議借，諭云：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錫良：電奏悉。所有東三省借款，已由度支部與美使商議，該督派員所議借款，僅寫字據，並未立有合同，報明外務部度支部覆准，自應作罷，仍遵前旨，由度支部與美使議借，以免兩歧。」（註一）

四川定鄉兵變，竄陷雲南中甸。

四川定鄉叛兵，本日占據雲南中甸，中甸同知被擄，其經過大略如左：

四川定鄉左營三哨之兵，不知因何叛亂，沿途裹脅二三千人，竄至雲南麗江府屬之中甸。初四日，攻破城垣，搶去同知署中存儲銅本銀二千兩，又勒索民間銀一千兩。同知姚宗奎，被其擄去，揚言如能犒軍費一萬兩，當將姚同知釋回。雲貴總督李經羲得信，急電飭文武各員，沿途迎勦，遇即痛擊，毋因姚丞在內，有所避忌，致中匪計，一面與四川總督商定夾擊，免致蔓延為患，叛兵旋即將姚同知釋放，時四川追勦之兵亦到，由雲南派兵引導，向叛兵追擊。（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二，頁十一。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二七、一二八。

六日（十月八日） 清廷發內帑十萬兩，賑濟江蘇徐州府屬水災。

江蘇徐州府屬於本年六、七月迭遭大雨，秋糧悉被淹沒，糧缺倉空，民情困苦，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電奏賑濟，本日諭發帑銀十萬兩散賑，諭文如左：

「張人駿等電奏，徐州等屬，夏秋大雨，秋糧淹壞，擬籌款平糶，請飭部迅速指撥的款十萬兩，並採辦糶糧，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四、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六日

五四

准免稅釐等語。徐州等屬災情甚重，著度支部酌撥籌撥，交張人駿等妥爲經理，以惠災黎」。(註一)

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之電奏略云：

「江北之徐州府屬，本年六月下旬，及七月上中兩旬，迭遭大雨，邳州宿遷睢寧銅山蕭縣五屬，禾豆雜糧，多被淹沒，民房亦有坍塌，麥價奇昂，民情困苦。據徐州府田庚親詣各屬勘明，會同署徐州道張廷杰電稟，以邳睢兩屬，災情最重，宿遷次之，銅蕭又次之。所有低窪平地，秋糧悉被淹壞，加以八月十五二十等日，復遭大雨，補種各糧，亦皆失收，水勢雖較丙午略小，惟迭荒之後，元氣大傷，糧缺倉空，價昂難購，徐屬貧民，十居六七。現在已有餓殍，轉瞬多春，更屬不堪設想，非賑糶兼施，不足以拯哀鴻。擬請籌撥銀二十萬兩，分別輕重等差，發給該州縣等，督同紳商，先行舉辦平糶，再籌放賑一次。目前以招商購糧爲急務，並請援案奏免稅釐，以示體恤等情。人駿焦急旁皇，莫能言狀，惟事關賑務急需，斷難視爲緩圖，且皖北災亂相尋，徐屬又遭此厄，該處壤地相接，民風素稱強悍，萬一迫而鋌險，貽患何窮。現與江寧藩司熟商，毋論如何籌挪，先速撥銀五萬兩，分發該五屬，督紳購糧平糶，以救災黎，惟杯水車薪，於事無濟，仰懇 聖恩飭部迅速指撥的款十萬兩，充徐屬賑糶之需。仍飭該管道府督飭各地方官，會集、紳商，設法籌捐接濟，以蘇民困而保治安」。(註二)

清資政院奏准廣西照上年公布辦法禁煙，並令諮議局迅速召集，照章議事。

資政院以廣西禁煙展限，諮議局全體辭職，請旨裁奪，本日諭令如左：

「資政院奏廣西禁煙展限，諮議局全體辭職，照章覈辦一摺。著該撫仍照上年公布辦法，妥速辦理，並飭令諮議局迅赴召集，照章議事，欽此。」(註三)

資政院原奏略曰：

「臣院開會以前，即據廣西巡撫及諮議局先後電稱，該省禁閉土膏店一案，彼此爭執，當經電覆，俟臣院開會，照章核議去後。九月初一日，復據電稱，諮議局全體議員，業已辭職，即電覆該護撫，慰留議員，一面電飭該局

議員，不必遽行辭職各在案。嗣於初二日奉旨，魏景桐電奏悉，著該撫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院當以事關緊急，於開議之日，將此案提前核議，特付股員審查，茲經該股員審查竣事，據稱審查得廣西分區分期禁售土膏辦法，既經該省巡撫，於上年提交諮議局議決，並經該撫公布施行，奏咨立案。其效力即與各省單行法無異。如有必須變更之處，自應由該撫另具議案，交局議決，照章辦理，即因限期迫促，不及俟本年常會交議，亦當召集臨時會，以符定章。乃該撫因土商之稟請，輒飭據勸業道禁煙公所核覆，批准展限，復將此案交令該局常駐議員協議，已與局章不符。嗣據常駐議員以無權議決呈復，該撫又另委省紳，會同道府調查，遂以維持市面為詞，率准展限，是業經議決公布奏咨有案之單行法，得任意以命令變更，與朝廷設立諮議局，取決輿論之本旨，尤屬不合，其為侵奪該局權限，毫無疑義，照院章第二十四條規定，應由本院據實奏陳，請旨裁奪，並飭下該撫，仍照上年公布辦法，迅為禁閉，以重功令而順輿情。至該省諮議局議員，業經全體辭職，現當開會之期，應由資政院電飭，令其迅速召集，照章議事，毋庸再行堅執，致誤會期等情，具書報告前來，即在議場公同討論，當經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應行照章具奏，云云。奏入，奉諭悉如所議辦理。」（註四）

上海源豐潤銀號倒閉。

上海源豐潤銀號，局面宏大，為中外所信用，其分號之設於各省城及商埠者，計十七處。本年六月間，上海市面，驟起倒帳之風潮，銀根日緊，源豐潤亦露竭蹶之象，至本日，勢遂不支，即時倒閉，全市震動，共虧公私款項二千餘萬，某銀行復又宣布二十一莊之莊票，概不收用，恐慌益甚。（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二，頁一一。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

註三：「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九月初七日，第一千五十九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〇。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五五六

八日（十月十日） 清廷命載澤、盛宣懷為查辦開平礦案事務大臣。

本日，清廷命度支部尚書載澤、郵傳部侍郎盛宣懷，為查辦開平礦案事務大臣，其諭如左：

「張翼奏，開平礦案，現與英人交涉漸次議結辦法，出入關繫甚鉅，將大概情形先行陳明，請特派大員切實妥籌一摺。著載澤、盛宣懷按照所奏各節，雖切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註一）

按：開平煤礦，為我國以新機器開採最大之煤礦，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由直隸總督李鴻章派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集資設局，奉旨官督商辦，發展極速。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一），唐廷樞病故，繼其任者為江蘇候補道張翼，後為擴張營業，舉辦推廣各事，而感經費不足，遂與英商墨林（C. Algonon Morcing）磋商借款事宜。際此之時，適拳匪事起，聯軍入境，張翼自揣礦局陷危，乃派曾任天津稅務司之德人德雅琳（Gustav Petring）為全權代表，囑其加招洋股，保護礦局財產。德雅琳與墨林之代理人胡華（Herbert C. Hoover）私立賣約，將開平礦局所有之產業、權益，悉數賣予墨林，並用礦局原名，加有限二字，在英倫註冊為英國公司。張翼隨又簽訂移交約及副約，將礦產正式讓與墨林執守。事後張翼驟混奏報，清廷與直隸總督均未悉其詳情。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唐山開平礦局發生懸掛龍旗事件，引起雙方爭執，遂致案情畢露，國人震驚。直隸總督袁世凱具摺奏參張翼出賣國家疆土礦產，請旨嚴飭收回，中英開平礦權交涉遂起。

袁世凱所建議之收開交涉，目的在「廢約收開」，詎意張翼貪於私利，赴英興訟，遂將袁氏之主張變質為「履約收開」。所謂「履約」，即責認副約。因副約一則規定新公司承認中國股友之舊股；再則聲明張翼為新公司之駐華督辦，承認舊股，即承認張翼股份，蓋張翼股份已佔舊股十分之二。若保持督辦，又可得薪若干。故張翼不惜國家礦權，「履約收開」，第一期交涉不得不終告失敗。

第一期收開交涉失敗後，朝野上下同深憤慨，乃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勘察灤州煤礦，次年成立「灤州煤礦有限公司」，以抵制英人開平煤礦。三十四年，英領事見灤礦已漸具規模，復據張翼移交約第一條第一節直隸省開平煤田所有之地畝、煤礦、煤槽，即凡於唐山、西山、半壁店、馬家溝、無水莊、趙冬莊及林西之煤礦，皆

在其界內，商請鑛礦停工。英人對鑛礦之無理干預與阻撓，復觸發國人對開平之舊恨，導致第二期收復開平鑛權交涉之再起。宣統元年十月（一九〇九、十一），外務部奏請飭下新任直督陳夔龍籌辦開平鑛案，陳氏主張「發債收開」交涉，然張翼又從中作梗，一面電其在英律師向英外部要索賠款；一面又連上封摺，密謀阻撓收復開平鑛權之交涉，謂履行副約，不花分文，產權即可收回。並請特派大員，切實妥於是。有本日之諭，令度支部尚書載澤、郵傳部左侍郎盛宣懷爲查辦開平鑛案事務大臣，確切查覆。（註二）

附錄：記開平煤礦之爭議（註三）

順直諮議局提議收回開平鑛產案云，查開平鑛產，自經外人騙佔，於茲十年，權利喪失，言之痛心。開平苗線，據辛丑年英公司礦師胡華刊本報告書內載，就現在所開唐山西山林西三井口估計，已確見可採之煤一萬萬噸，按每年出煤一百二十萬噸計，足供八十餘年之採取，而在此三井口之外，尚有煤二萬二千五百萬噸等語。現即以已有井口煤數一萬萬噸論，每噸按極少獲淨利一元，已可收一萬萬元之餘利，此外如添開井口，更有可採之煤二萬二千五百萬噸，其利更增二萬萬元以外。似此大利所在，關係全省生機命脈，若不立即收回，後患何堪設想。查張京堂翼原定私約，雖有售賣字樣，所幸朝廷始終並未承認，本局有保全本省權利之責，亟應據理力爭，公請督部堂設法維持，務達取消原訂私約實行收回之目的。但開平股票現在每一鎊之股價，已漲至十九兩以外，又查該礦從前已發之小債票，尚有四十餘萬鎊。當此之際，欲完全收回，必須籌給現款，立將股本舊債，及他項確實款目，全數發還，方資上策。然本省財源，困難已極，何能籌此鉅款，惟有籲懇國家發行債票，所有按期應還本息，總由該礦分年籌備，核其歷年獲利情形，實足擔任，綽有餘裕。此不過藉國家之名義，以堅外人之信用，而其實債票本息，仍由本省擔負，諮議局甘任其責，毋須國家另籌他款。

順直諮議局又電呈奉 旨查辦此案之澤公及盛侍郎云：開平鑛產，及秦王島各處口岸，自經張翼擅訂私約，移交外人掌管，主權利益，喪失十年，疾首痛心，莫此爲甚。先朝嚴飭收回，士民合詞請命，仰荷 朝廷極力維持，特飭外務部北洋大臣妥籌辦理，交涉經年，近聞已有由國家發給債票，將鑛產及秦王島各處口岸，並他項利益，實行收回之議，全省士紳，同聲相慶，亟盼本此進行，早日議結。乃閱報章，張翼密上封奏，妄稱其在英控告得直

，仍以合辦爲宜，而謂給款收回爲害甚大，不知所控係認副約，合辦即非收回，受惑 上聽，欺 君誤國，奸謀畢露，其將誰欺。伏查此案關係國家疆土，數省利權，外部直督所訂辦法，係凜遵 先朝諭旨，實行收回，若不發給債票，即難取消英商股本，非賴國家擔保，何能杜絕干涉礦務，且礦產豐富，足以擔任本息，無須另籌他款。此中得失，人所共知，豈張翼一人一己之私言所能淆亂。我公公忠體國，中外咸欽，伏乞力闢奸欺，堅持原議，早日據實奏覆，以維國家大局，以全中國外交信用，不勝哀迫待命之至。

同時直隸官紳亦具呈海軍處云，海軍爲圖強基礎，煤礦迺海軍要需，中國沿海七千餘里，江浙閩粵，產煤甚少，而山東之濰縣，奉天之撫順等礦，權利盡屬外人，所可恃爲海軍之資用者，僅直隸開平一帶之礦產。往者前直隸總督李鴻章，稟承 醇賢親王，創辦海軍，辛苦經營，規模大備，祇以用煤取給外洋，深虞不便，欽奉 特旨，籌辦開平煤礦，前後二十餘年，成效昭著，軍國要需，胥於是賴。不幸庚子之變，張京堂翼受人欺騙，擅訂私約，在英註冊，舉凡開平礦產，秦王島自開通商口岸碼頭地畝，並他項利益。悉移交英人掌執，富強要圖，從茲坐失，懲前毖後，可爲痛心。所幸十年以來，國家始終並未承認，上年冬，北洋大臣奉 旨籌辦此案，據理堅持，外人就範，近聞已有由國家發給債票，將礦產及秦王島碼頭地畝，並他項利益，實行收回之議。乃當此交涉垂成之際，張翼疊上封奏，迴護前非，妄稱在英控告得直，仍以合辦爲宜，而謂給款收回有害無利，不知所控係認副約，英公堂判斷副約與移交約，認作一件看，是名爲得直，而實則爲賣約添一證據，其所謂合辦，不過爲掩飾之空文，較之實行收回，利害昭然，人所共曉。伏查開平煤礦，面積廣袤，脈旺質純，地居衝要，爲全球有數佳礦。今者 朝廷振興海軍，汲汲籌畫，該礦密邇海疆，關係至爲重要，蓋京畿以北洋爲咽喉，北洋即海軍之重鎮，異日渤海之內，巨艦雲屯，荷瀕岸煤源，爲人操縱，緩急之際，在在可虞。矧天津塘沽營口煙臺上海廣州香港等處，開平均有碼頭煤棧，可供海軍游弋之需，得失所關，尤匪淺細。不特此也，北洋口岸，自威海旅順，租歸外人掌管後，渤海沿岸數千里，竟無一停泊修理軍艦之地。大沽雖有小船塢，而欄江沙橫互淤墊，每值水淺，輪艦出入，輒多阻滯。惟秦王島形勢天然，冬令不凍，當日開埠初議，擬就該島築港建塢，爲修理軍商各艦之用。該島勘定通商口岸全境，計地數萬畝，原係奏明由開平代理，自張翼列入移交產業清單，遂悉數歸外人執業。開平若不收回，秦王島即非我有，

將來海軍成立，北洋直無適用之良港，外人利用該島，盤踞日久，且將以商業之名義爲軍事之經畫，勢必與威海旅順等要塞，同爲敵人所據，一旦海疆有事，外人反客爲主，挾持牽制，爲患何堪設想。總之中國視海軍爲興衰，海軍恃煤礦爲命脈，賴港塢爲根據，軍備所繫，國力攸關，一髮千鈞，稍縱即逝。若按照張翼辦法，責認割約，顯背債票，尤必賴國家擔保，乃可昭信外人，杜絕干涉礦權。蓋債票雖由國家擔保，而每年攤還本息，悉仍取資礦利，國家無須另籌一欸。將來收回以後，責成北洋已開辦之濰礦公司，添集商股，擔任接辦，則每年籌還債票本息，更有把握，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挽已失之主權，弭外人之覬覦，保全大局，莫此爲重。某等爲保持海軍命脈全國利權起見，謹披瀝冒陳，伏乞閣力主持，據情奏請 飭下外務部度支部北洋大臣，堅持原議，迅速辦結，實行收回，而維大局，不勝迫切悚痛之至。

附錄濰州礦務公司提議對待開平議件 查本公司係奉北洋大臣擬取官款，飭集商股，提倡創辦，先後註冊並奏陳在案。原爲抵制開平，力保利權起見，詎開平英商，涎我佳礦，屢向外務部要求，多方阻撓，並擬具合同，意圖吞併。幸本省士紳，大動公憤，合詞峻拒，恭奉 上諭，飭北洋大臣陳督憲妥籌辦理，仰遵 先朝收回開平之諭旨，俯順全省保全礦產之輿情，歷經協同外務部，與英外部據理力爭，英人知難而退，已有允受債票，交回礦產之議。正在磋商債票數目，詎意阻力橫生，將來開平收回與否，原非本公司營業方針，必須預爲研究，以爲執行之準的，謹臚列問題，務祈 賜教。

（甲）國家收回開平後，於本公司營業如何關繫：

國家如果擔任債票，將開平完全收回，歸爲國有，是與本公司又有官辦商辦之分，性質微有不同，應如何聯合，互相維持，以期兩益。儻國家收回開平後，仍招商承辦，則與其另立公司，不如與本公司合爲一事，惟本公司能否擔任兼辦，按年認還債票本息，並應如何續加股款，以備行本之用。

（乙）國家不收回開平，於本公司營業如何關繫：

國家萬一對於開平，不認收回辦法，仍歸英人掌握，或成一有名無實之中英合辦，則本公司與彼勢不兩立，宜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五六〇

如何實力抵制，以守獨立之性質，而保中國之利權。其大要不外兩端：（一）為法律上之抵抗。（二）為營業上之競爭。此兩層均須妥籌善法，使立於不敗之地。

附錄倫敦開平礦務公司報告 陽曆十月二十八號。（即中曆九月二十六日）開平礦務有限公司，在英京倫敦開第九次常年大會，主席佈告如左。

進項 公司去年進項有英金二十四萬三千鎊，比往年較少約一千鎊，惟去年用費，稍為節省，故除清各項用費外，淨餘二十一萬五百七十四鎊，分派如左：取贖債票一萬鎊，公積及產業折價三萬鎊，餘十七萬五百七十四鎊，作為紅利，加入前年擬下之一千四百三十五鎊，除去應付英政府之入項稅九千九百四十鎊外，淨得十六萬二千零六十二鎊餘，故除本年五月付出之七釐半紅利外，再派七釐半，共成一分五釐。

出產與銷數 去年出數共一百三十五萬九千五百零二噸，比前年多產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噸，銷數一百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一噸，亦比前年多銷八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噸。去年一年出數，係按銷數而取，唐山一處，每日出數可二千七百噸，林西之礦，亦可出二千七百噸，唐山西北亦六百噸，總共每日最少可出六千噸。以此類推，則每年出數可得二百萬噸，成本又較前年稍廉，現礦中約有煤口百萬噸，可供七八年之採掘。

煤市 去年煤市極不佳，蓋因五穀收穫頗盛之故，人民因之用柴草。去年下半年銷數大減，悉因天氣晴好，五穀豐登，否則銷數更為大增。但去年海外生意，頗得擴充，然利不如本地銷售之厚。日本一處，已派有代表，舊金山則已載運五千噸前往，以便開闢太平洋一方面，又南洋羣島一帶，亦派有代理人，但本年（千九百十年）高粱稔收，又值上海經濟恐慌，故今年難免減銷。

競爭 灤州礦及日人開採之滿洲礦兩處，足為開平之敵，灤州一處，日下每年出數約可得十五萬噸，且近接本礦，情形殊屬猛烈，此一問題，與以下交涉一段有關。總而言之，若商議不成，則本公司雖暫時犧牲營利，亦必設法與之爭衡。前年英政府曾囑本公司，將灤州礦一事，要求中政府交公正人評議，是否灤州礦務公司，有開採開平界內之礦，若有則將何以賠償本公司之損失，或可否兩公司聯合辦理。此事由英使咨照中政府，但中政府不答。

交涉 本年四月，直督邊 上諭委代表，與本公司談論，以便將一切交涉辦妥，當時議有兩層辦法，一為中政

府發出債票，取贖本礦，二爲與灤州礦聯合辦理，第二層本公司不允照辦，而第一層尚未解決云云。

清廷以安徽災情甚重，諭發帑銀二萬兩散賑。

本日清廷諭發帑銀二萬兩賑皖北災情，諭云：

「前因皖北災情甚重，當經電飭張人駿、朱家寶，查明現在情形，妥擬辦法，詳細電奏。茲據電陳，皖北匪平後，善後方法及現辦賑撫並籌款情形等語，皖省地方漸就安靖，惟連年災歉，仍須嚴密設防。所擬分布各營辦法，尙屬妥協，即著該督等，嚴飭各營，認真防範，毋稍疏懈。至所稱各屬災區過廣，爲日方長，民生困苦已極，殊堪憫惻，著再賞給帑銀二萬兩，由度支部撥給交該督撫分飭印委各員，妥實散放，以資拯救。所請截留京餉十萬兩之處，著度支部議奏，餘照所請。欽此」。（註四）

度支部奉旨覆奏皖北災情之摺，大略如左：

「……原奏內稱多春兩賑，爲日方長，司庫支絀異常，勸捐勢成弩末。查光緒二十三年，鳳潁泗各屬水災，二十七年，沿江各屬水災，先後經前巡撫鄧華熙、王之春奏請，動撥漕折銀十萬兩辦理賑撫，均邀 俞允。今民生困苦，災情迫切，度支奇窘，十倍曩時，目擊心驚，不得不爲民請命。查皖屬漕銀，早經抵撥洋款，無可截留，前蒙 恩賞，給帑銀四萬兩，深仁厚澤，感戴同欽。惟此次災情過重，災區過廣，屈計經多歷春，非十萬金，不克活此孑遺，再仰懇 天恩，續發帑金，並准截留應解京餉銀十萬兩等語。臣等伏查皖省兵荒以後，元氣彫傷，辦理善後，自應亟籌賑撫。本年二月間，奉 旨賞給帑銀三萬兩，七月間又奉 旨賞給帑銀四萬兩，先後均由臣部撥給在案。茲稱災情過重，屈計經多歷春，非十萬金，不辦，深念薦饑情形，似非過情呼籲，現蒙 恩再賞帑銀二萬兩，當即由臣部飛電撥給。截留京餉一節，近日庫款支絀，本難輕議，截留，仰惟 朝廷眷念災區，有加無已，該省辦理賑撫，亦實虞竭蹶，自應稍示權宜，以資接濟。查該督等電奏，稱經多歷春，需銀十萬，現蒙 恩賞帑銀二萬兩，擬請准其截留京餉八萬兩，以符原請十萬之數。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咨行該督等，遵照辦理。所有臣部遵議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宣統二年九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註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五六二

附錄：安徽災荒之一班（註六）

羅炳生教士皖北災象報告此次皖北百姓，多言今年災狀，爲歷史上所罕見，以今年夏秋交之暴雨，實爲歷史記載中所罕見。故秋禾全數，悉被淹沒，核其面積，約佔七千英里之廣，人民之被災而無衣食者，約有二百萬，近數月來，死亡之慘，日甚一日，非有大宗振濟，不能出此災民於死亡，而弭大局之隱患也。

予於數星期以前，曾到災區，實地調查兩次，第一次由懷遠循渦河一路調查，蓋渦河南岸，即是被災之區，其地面尚幸不廣，然渦河之南，除數處高地外，餘均低窪之地，惟渦河之東北，今悉被水淹沒，顆粒無收。且在當年此河北之高地，雖遇大水嘗能無害者，但今年之水太猛太甚，即此高地亦竟被水漫入三尺，所有秋禾，均隨波濤流去。當西曆九月間，餓死者已甚衆，惟與安清幫聯合之數千人，尚可以不義之掠奪手段，苟延殘喘。彼等查訪得各鄉村有存糧食錢財者，即往搶劫，此種安清幫，執有最新器械，數星期前，幾無一日夜不聞搶劫傷人之事。渦河之兩岸土堤，均已被水沖倒，瀕河居民，蕩析離居，多遷入城內，以圖暫時之苟延。今各處人民，多受匪擾亂，幾無以自保，中國政府已由新築之津浦鐵路，運兵前往彈壓，當地情形之危險，已可概見。顧今雖有兵往鎮，然百姓仍人人自危。蓋因不能免於饑餓，又復與匪爲伍，以故各衙門無日不有殺人之慘事。此種被殺之民，大抵皆強壯有用者，以爲饑餓所驅迫，故不能不出行劫也。予此行祇到蒙城界，距懷遠西北五十里，然渦陽與亳州，雖未親往，但予以意料，由該處直達河南之邊界，其災荒情形，必盡相同。

予第二次偕同新到懷遠之卡德君，逕往災區調查，所歷一切地段，均在淮河與渦河之東面北面，其地爲懷遠縣、蒙城縣、渦陽縣、宿州、靈璧縣、泗州、五河縣所管，其餘各縣，聞亦被災甚重，但予未得親身調查耳。

又皖省之西北與東南各處，今年皆有多數小河，因大水而漫溢兩岸，人民與財產，損失均極重。以其地勢極平坦，惟三十里外之宿州，始有山陵，可稍阻水，故每遇夏天大雨時，該處必變爲一片汪洋之大湖，且該處多數之小河，皆爲急流之水所決成者。

當水猛漲時，流率極速，嘗於一夜內而數百村莊悉被決於烏有，如此浩劫，不知溺死人民多少矣，傷哉。據固鎮（譯音）鐵路工程司報告云，距該處左近，有橋一座，方水漲時，其橋洞悉爲死屍，及淹倒房屋傢具堵塞不通，

彼所住之地方，亦被水圍困，幾類於被押之囚，幸渠住於廟內樓上，故未爲水淹死，當時候至一日餘，始有一小舟來，將渠救出，得慶更生云。

當予等第一日出發時，即遇有二三三百逃荒飢民，未出發之前，亦不知遇有多少逃荒之民經過予前，即未逃荒出境就食之人，其希望在種下之麥，明年可得收成者，然今則大半亦四出求乞，苟延殘喘，而不能待至明年春季矣。且據予等所目見，及他人之傳說，則皖北本年所種之麥，祇及往年一半，或三分之一，因無種籽故。照此情狀，即明年春收豐足，亦必乏食，蓋如今夏秋之水災，實非數年間所能歸復也。逃荒之人民，均攜糧極少，有多數飢民隨予等之後，嘗向予等求乞，彼等均是強壯可用能出苦力之農夫，到處均求工作，然今日無處可傭工，祇能求乞以圖活。予等於路上所遇難民，殆無一人不面向北方者，查彼等均離家有一兩月之多，現又無處傭工，又無所得食，彼意以爲與其死於他鄉，不若死歸本處爲愈，故無一人而不從南方面向北方歸其故里就死也。津浦鐵路，因此水患，故將前定之路線重復加高，並多添橋樑，今日尙有許多土工興作，稍可安插數千飢民，然飢民固有數百萬，則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其無濟於事也審矣。

故此數百萬無工作之飢民，安能不設法妥爲振濟乎，此在中國政府，自當盡力拯救，但今僅撥數萬兩之賑銀，安能救此七千英里之災區。即以懷遠縣一處而言，現在亦已放振糧種，或賑以錢使買種籽，然大口但得四百文，小口僅二百文，故以上所賑給之錢，即買種籽，亦祇穀種中國一畝地耳。又有許多餓斃百姓，說今雖賑錢，但彼至未得過分文。又有人說，曾到過放振地方，但所得振錢，即用於來去盤川亦尙不敷。現在有許多紳商，均想得歐洲人士前來幫助，因三年前江蘇遇大災，曾經華洋義賑會前往放振，現在宿州自治局，亦曾設席請予等爲之募賑，蒙城商大令，亦來請予等助賑，因彼等見此情形，慘慘凶險，被災之人既多，距明年春收尙遠，此茫茫六個月中，將此數百萬人飢民，如何安置使不擾亂乎。且今災區之居民，均是勤苦耐勞者，其質幹頗良善，有大國民之風，今因無食無工必至餓死。若致如此，在中國國家，所失至鉅，故中國之政府疆臣，不可不速籌款賑濟，且在今日，亦祇有盼望施賑之一策也。予等深願華洋義賑會，能即時再行組織成立，因今災地待賑至迫切，下列之電報。是柯次蘭博士，由安徽懷遠縣發來者，其電略云：此次飢荒，較諸三年前之災更甚，今災區由淮河之南，以至南宿州之北，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五六四

更從亳州之西，以達於清江浦之東，均受水成災之地，南宿州是其中點，居民約有三分之二，均無食無衣，且無家可歸，狀至慘酷。

美國醫學博士巴特生君報告災狀之電 皖省北方，今夏被水，其災區較一千九百七年更廣，但從前尚未十分發現，現在則有二萬多人，逃荒出而求食。其被災最苦處，爲皖北一帶及碭州，次則睢寧等處，但今逃出求食之飢民，均爲官家派兵堵回，恐有激變之情象，現中國政府，豫備十萬元，購買麥種，散給飢民。

附志安徽饑民流入河南情狀

河南委員吳知府建章稟 由陳留至杞縣，遇有皖省饑民三起，每起數十數百不等，由杞縣赴睢州寧陵，所遇饑民，或三五人，或十餘人不等，零零星星，自東而來，皆宿州渦陽之人。又有湖北沔陽饑民，亦由柘城至寧陵，以上饑民，皆飭地方官賑遣，由寧陵至歸德，饑民絡繹不絕，幼稚呱呱，婦女號號，或載之車，或扶之杖，老弱丁壯，互相推挽，中途又輒阻於水，泥塗滑澀，顛連相隨。詢之多永城南境之民，亦間有宿州者，並分飭各州縣就境截留。由歸德至永城，饑民紛至沓來，一如前狀，由萬守在府賑遣，抵永城，該縣因河漲兩次，秋糧盡淹，屋廬皆圯，至今低窪之處，積水猶深，已由楊令先辦義賑。查皖省饑民之來，率由永城東界鐵佛寺而入，經會亭集遂入商邱，會亭集爲來往扼要之區，故饑民尤源源未已。由夏邑至虞城，更有山東曹縣饑民三四起，現歸德府城設立賑遣所三處，官紳捐款合辦，不支公項，更擬由會亭集設一賑遣所，以便招集饑民，即行賑遣。凡不能回籍之饑民，分大小口給錢，大口六十文，小口三十文，少壯者即令潛水築堤，以工代賑，送饑民亦由各縣按站遞送，分等給錢，惟此項開支，必須大宗款目，先就商邱公款撥用，尚須速籌接濟。

又稟 九月十二日，由商邱至鹿邑，查知渦宿饑民於八月中由鹿過境者，祇有兩起，共百餘名，當由胡令藩資遣，嗣因雨水過多，道途阻隔，迄無饑民來境。迨九月初以來，陸續又到饑民七起，每起數人或十數人，內宿州一起，係自柘城折回，永城六起，係由亳州來境，亦經胡令分別截留資遣。查渦宿之界，與亳州毗連，自亳州來鹿邑者，必由薛廟入境，遂商由胡令在薛廟地方設所賑遣，派隊照料彈壓，且時近冬臘，邊防尤爲緊要，並商由胡令在亳州商邱交界之皂子集，太和沈邱交界之積渠集地方，均撥派隊兵，分駐梭巡，一面籌設團防，以衛鄉閭而固邊圉。

。十四日，由鹿邑至柘城，晤愛令仁，查知饑民間有零星來境者，即經給資遣送。十五日，復至睢州，晤江署牧湘，詢知由州遣回者，已十數起，截留在州者，有二十餘人，而途中尙源源未絕。州城天元廟，舊有粥廠，每年冬臘開辦，但款項支絀，諸多簡率，遂商令督勸紳民設法捐資，擴充辦理，以爲截留賑遣所。十六日，至考城，查有湖北沔陽州饑民七十餘口，由山東回籍，經陳令壽山給資護送，此外並無他處饑民，道經杞縣陳留回省，途中間有夏邑及永城宿州等處饑民，皆係零星數人，並無大起。

諮議局常駐議員鄭燦章之報告

(一) 宿州靈璧之水災，幾於全境陸沉，無論岡窪，無無水之地，無不災之區，而以南一半受災爲尤慘。當洪濤涵湧，奔流下注，實有平地水深丈餘者。其禾稼全數漂沒，固無論矣，即村鎮房舍人畜，以及上季所收之糧，皆爲波濤席捲而去。目下宿靈南境一半，難民死者半，逃者半。間有存在者，現正紮緝草蓆席棚而居，亦將奄奄待斃，此宿靈南境之大概情形也。北境一半，目下平地之水，仍深數尺，一望無涯，前既無補種秋禾之可言，後又無播種二麥之可望。推其停水之由有三，一則由於濉河上承蘇豫淮灌，下爲淤泗壅塞，以致有來源而無去路，一則由本年六七八月三月連發大水五六次，尤以六月八月之大雨爲最害，每次傾盆下注，皆數日夜不息，以致地已灌足，無可津漬；一則由於津浦鐵路南北直互其間，且地窪路高。北水盡爲所杜，平日蘇豫所來客水，普地而來者，尙可普地而去，今爲鐵路所阻，以故滔滔而來者，消涓而下，是以宿州護城隄沖決數十段，城垣沖倒數百丈之多，房屋衙署廟宇倒塌者，不計其數，至今北境沃壤，盡成瀦水之鄉，蓋以此也。據宿靈全境本年之災而論，猶謂北一半略輕於南一半者，以北境一半人口尙未漂沒，上季所收之糧，猶未盡漂去也，其房舍半斜半傾，目下猶在水中者，觸目皆是，此北境一半之大概情形也。

(二) 渦陽蒙城二縣之災相等，而蒙之幅輳大於渦，不過較宿靈微輕，以受客水滙灌，宿靈適當其衝，而渦蒙居波及之地耳。以渦之全境而論，東北之二十六堡，與宿毗連，一律係極慘之鉅災，雖間有一壟一岡，尙收秋禾者，然數亦微矣。至於蒙亦以東北二方爲極重，其餘雖稍輕，而收穫全無，即二三次補種之蕎麥菜子，亦皆陸續被淹。渦河岸高丈餘，水漲出岸，即緣河之不稼，亦無幸存者，此渦蒙之大概情形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八日

五六六

(一) 亳州之災，稍差於渦蒙，以其稍偏於西也，然以數百里之大州，幾於徧災，補種之子種。又皆棄諸泥沙。所謂少輕於宿靈渦蒙者，以平地之水尚淺，所漂沒之人畜尚無多耳，然丈餘之水，與數尺之水，其害禾稼則一也。城垣灌倒數十段，與渦蒙大概略同，以商務繁盛人煙輳雜之區，飢民徧野，幫匪土匪，時虞竊發，其勢如此，亦云危矣，此亳州之大概情形也。

(二) 懷遠北與宿州昆連，其受災以北一面為最重，皖北本年之十數州縣，同時被此暴雨，而兼受北來之客水直貫者，愈北則愈烈也。所以本年之災，宿靈居皖省北邊，其受水為特重，其西則溢於渦蒙，再西則溢於亳州，其南則橫溢於懷遠五河二縣也，懷遠南半，災熟相間，此懷遠之大概情形也。

(三) 鳳臺受天雨及淮漲之災，凡沿河之村莊，受災較重，其餘尚災熟相間也，然去年之水，大於本年，連歉之後，民力盡矣，此鳳臺之大概情形也。

(四) 壽州西至陽關菱角嘴一帶為最重，正南則沿河一帶為最重，東北則白露橋一帶為最重，其餘均係輕災，凡未被災者，聞收成尚倍於往年，以燦章所調查之九州縣比之，須列於次重，以全境平均計之，可列為中年，以水尚小於去年，災處少而不災之處尚多也，此壽州大概之情形也。

(五) 五河素稱窪下之區，為五河匯聚之所，一值北來客水○○，河流即至漲溢，本年既受大雨之害，又受北水下注之災，所以東南一帶。至今仍一片汪洋，北鄉西鄉，勢地高低不一，高者尚收瑣屑，低處依然澇水，所以漂沒人畜房舍，無宿靈之慘，以津浦鐵路之障其西也，此五河大概之情形也。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二，頁一五。

註二：王璽著：「中英開平礦權交涉」。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時事彙錄。

註四：「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初七日，第一千六十一號。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千七十六號。

註六：同註三。

九日（十月十一日） 上海「民立報」創刊。

革命黨人于右任繼所創辦之「民呼」、「民吁」兩報被封禁後，本日復創設民立報於上海四馬路望平街黃字一六〇號。

民立報之創辦，較以往創辦民呼、民吁更爲困難，因爲民吁日報被封時判詞，言明所有機器，不准作印刷報張之用，因此籌備該報時，必須另起爐灶。時上海一般知識份子對于右任連遭兩次報禁，均表同情，上海南市商會會長沈縵雲曾表示于氏有意辦報，沈願負經濟責任，他如柏小餘、龐青城、張人傑、孫性廉、周柏年諸人均加以贊助，于氏因此得於本年春積極籌備新報，而於本日創刊。

民立報原定於十月初七日，卽民吁報被封週年紀念日出版，後以適值重陽節提早在九月九日發刊。民立報在上海各報登載廣告云：「本報組織半年，今幸成立，特將內容及進行方法，通告如下：一、關於內容者，本報以喚起國民責任心爲宗旨，編輯分五大部：1. 論說部，2. 批評部，3. 紀事部，4. 雜錄部，5. 圖畫部。二、關於股本者，本社之志願，在造成國民正當的言論機關，故組織之性質，係完全商辦有限公司。……」

民立報除繼續發揚「民呼」、「民吁」精神與特色外，更注意報導國際局勢，分析世界大事經緯。其發刊詞云：

「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無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呼？而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悲天歟？憫人歟？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爲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

而熟知萬卉將零之時，獨有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吾愛其色，吾愛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之所謂晚節黃花也耶？噫嘻！噫嘻！晚節黃花！噫嘻！晚節黃花！『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能忘。』當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當此名花照耀東大陸之花！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九日

五六七

際，而更有其色其香氣概堅於彼壽於彼臻瑤於彼者，是何物？非國香乎？萬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爲民立發祥之日，是爲民立出世之瑞。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古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際此時會，此佳節之中而產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傑物之出現此社會，與此社會即有際地蟠天之關係，否則新事業無異乎陳死人。倘其適宜於此社會也，雖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氣，時來時往於兩大之間，時隱時現於世人耳目之表，待時而出，自足風靡乎一世，而社會寶愛之，而國家更須珍惜之。夫自後始能自立於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於國民。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推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國家也，相依爲命；此傷則彼虧，彼傾則此不能獨立者也，嗚呼！豈不重歟！」

「秋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爲國民效馬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漫之同胞，而團結日固；使吾國民之嘆息聲，日消日滅於恐慌之市面，而實業日昌，並修吾先聖先賢聞人鉅子自立之學說，以提倡吾國民自立之精神，搜吾軍事實業關地殖民英雄豪傑獨立之歷史，以培植吾國民獨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知識，世界之事業，世界之學理，以輔助吾國民進立於世界眼光。此則記者之所深賴，而願爲同胞盡力馳驅於無已者也！雖然，未已也。」

「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東海愁雲，侵及滿洲原野，歃血之約，恐又使馬首欲東者，轉而西圖。新亡國民之臭名，豈獨戴高帽子之族含無窮之痛乎？嗟！嗟！將不遠矣。迎秋一葉，已先零矣，恐此後切切淒淒之聲難斷也。本報同人之生此時自痛其智之僅能知此，自信其政見之亦足以濟此，所補助於國民者，則此後對外當如何有一定之方針，對內當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對經濟恐慌當如何有一定之補救法，對人心卑下當如何有一定之救濟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訛言亂國事；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所自期者，力求爲正確之言論機關而已，力雖不逮，不敢不勉。夫前數年吾國之言論界，其氣魄之雄健如何，其精神之發越何如，而今日者，則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頑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記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弔，吾弔此，吾欲作招魂篇

。吾特名之曰「騷心」。夫離騷，非愛國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誰知之？其死也，誰憐之？而其忠愛之心則自信之。記者讀而泣，泣而又讀，則請誦其辭於同胞之前曰：『余固知審審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民立報內部組織，由吳禮卿任社長，其編輯人、經理人名單如下：（一）編輯部：王先生（毓仁）江蘇人；宋敦仁（鈍初），筆名漁父，湖南人；李孟符（岳瑞），陝西人；汪允中，筆名寂照，安徽人；范鴻仙（光啓），筆名孤鴻，安徽人；康寶忠（心孚）筆名窘，陝西人；王麟生（炳麟），陝西人；馬君武（和），廣西人；呂志伊（天民），雲南人；邵仲輝，浙江人；葉楚傖，筆名小鳳，江蘇人；章行嚴，特約記者，湖南人，王印川（月波），筆名空海，河南人；陳英士（其美），特約記者，浙江人；張季鸞（熾章），譯日文，陝西人；陸冠春，筆名秋心，江蘇人；楊千里（天驥），筆名東方，江蘇人；徐天復，筆名血兒，江蘇人；李伯虞（壽熙），編地方新聞，陝西人；周錫三，譯英文，廣東人；劉文典（叔雅）安徽人；朱宗良（繩先），浙江人；王伊文，特約記者，河南人；景耀月，筆名帝召，山西人；黃健元，筆名田光，安徽人；覃壽敏（孝方），湖北人；張聿光，畫家，山陰人；錢病鶴，畫家，湖州人；汪綸雲，畫家，湖州人；吳子敬，會計，涇原人；孫芷光，三原人。（二）經理部：吳禮卿，總經理代理社長，安徽人；王步瀛，經理，江蘇人；童弼臣，經理，浙江人；朱少屏，名葆康，經理，上海人；黃存山，會計，河南人；林景（少和）四川人；謝孟軍；林志華，上海人。（註二）

民立報創刊後，同盟會會員來往日本及南洋、香港等地者，多以民立報爲聯絡中心。（註三）

清翰林院編修王會釐請製造飛行艇機。

本日，清廷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翰林院代奏，編修王會釐呈請精練陸軍，兼興海軍，並製飛行艇機，以圖自強等語。著該衙門知道。」（註四）

註一：陳祖華：「于右任先生創辦革命報刊之經過及其影響」，頁一六六——一六八。

註二：于右任：「神州民呼民吁民立四報之編輯人經理人追憶錄」，報學半年刊第八期，頁四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九日

五六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十二日

五七〇

註三：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頁三二〇。

註四：「宣統政紀」，卷四十二，頁一五。

十日（十月十二日） 蒙古實業公司開幕。

科爾沁親王發起之蒙古實業公司，於本日在燈巾口德昌飯店行開幕禮，駐京蒙古王公及親貴數十人與會，其開會情形大略如左：

開會後，首由發起人科爾沁親王演說，大致謂本公司之宗旨，重在增殖蒙人生計，因以利國實邊，保護利權，消弭隱患，故營業之範圍，不厭其廣，調查之事項，務求其詳，今遵奏定日期，今日開辦。語極痛切深沈，次由贊成人壽貝勒演說，謂振興蒙古實業，即固國家邊圉，今日蒙古實業公司之成立，關係於中國前途者甚大，云云。略爾沁王用蒙語演說，大致亦與前意相同，復由盛宣懷宮保演說，謂中國今日經濟恐慌，利權外溢，今蒙古實業公司之成立，實為中國前途之幸，惟有一事，所應注意者，即開採金礦是也，各國今日，同取金本位，我國所以不敢遽定金本位者，實因鑄幣無金之故」。（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三〇六。「國風報」，第一年念六號，中國紀事，頁八。

十二日（十月十四日） 清廷以上海金融喫緊，令兩江總督張人駿即借洋款周轉，並借撥運庫銀五十萬兩。

上海源豐潤銀號於本月六日倒閉後，市面銀根吃緊，商務總會急於初七日召集各業領袖，開臨時特別會議，旋定議電告軍機處度支部農工商部，及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略謂滬市日來莊匯不通，竟如罷市，上海工廠數十家，工人二三十萬人，一經停工，於商業治安，均有關係，事機危迫，應請代奏，敕下大清交通兩銀行，迅速籌款五百萬兩，交由商會散放，以挽危局。（註一）

事上聞，本日，清廷諭張人駿曰：

「據兩電奏稱，滬市危急，議借洋款酌劑，並就運庫借撥銀五十萬兩，分發濟急各等語。該督係爲大局起見，著即照所請迅速辦理。」（註二）

張奉旨後，旋即親至上海，與中外官商籌議挽救之策，旋議定借洋款二百萬兩，由各業商以產物作抵，藉資周轉。又由度支部電令大清銀行解銀百萬兩至上海，人心始稍定。

自上海源豐潤總號倒閉後，各地分號，隨之而倒。

「京師分號，及與有關係之莊號十數家，亦相繼倒閉。聞僅分號一家，已虧欠外款六百餘萬兩，京師市面，異常震動，幾於停止交易，紙幣爲之停滯，旋由度支部撥出庫款五十萬兩，又由全體爐房向大清銀行借銀五十萬兩，復由京奉鐵路局解到三十萬兩，市面始稍安靜」。

「天津源豐潤分號，及其銀號，亦同時倒閉，由天津商務總會商請大清交通志成直隸四銀行，籌銀一百萬兩，如各商號因周轉不靈，即以切實產業或通行貨物，向四銀行抵借」。

「南京自上海源豐潤倒後，迭倒兩大錢莊，虧欠公私各款六十萬左右」。

「杭州源豐潤分號，於初七日請官發封，聞虧欠官私款項，約十餘萬兩」。

「寧波源豐潤分號，於上海總號未倒之前，因解款不靈，即被官發封，聞虧官款三十五萬兩，四明銀行之房屋，係源豐潤主人之產業，經官標封備抵，寧波商民誤爲銀行被封，因之爭往取款，後經官出示申明，四明銀行亦早爲籌備，如數解付，故不致搖動」。

「漢口某銀號，與源豐潤關係頗巨，及源豐潤倒閉，某銀號周轉不靈，亦遂停歇」。

「福州源豐潤分號，當時以曾被財政局借去四十萬元之故，立時請官撥款接濟，而勢已無及」。

「廣州源豐潤分號，當六月間，上海倒帳風潮初起時，曾滙款數百萬至上海接濟，遂虧欠廣東官款六百餘萬之多，至此月上海總號既倒閉，廣東分號亦遂不能支持，幸收放之數，足以相抵，因請官出示曉諭，暫停交易，清算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二日

五七二

帳目，一面將存放各公款，暫緩提取，藉以維持」。(註三)

附錄：一、兩江總督張人駿擬訂取締銀號各莊號條規(註四)

- 一、責成上海道，督同商會，暨錢業董事，清查各錢莊資本，及東主身家。(其殷實者，維持之。虧倒者，即著破產，架空倒避者，拿追嚴辦，有保者，嚴追保人)。
- 二、莊號管事，不准開設另店，並私挪資本作生意。
- 三、莊號管事保家，應由各東主呈明上海道存案，以憑責成取締。
- 四、錢莊等差，應行嚴定，至少須若干萬資本，始准列爲末等錢莊，等而上之，亦以資本之多少爲定，交易開盤，各有限制，不准逾越濫放濫揭，分別註冊存案，列表榜示周知。
- 五、錢莊票主，除有現錢若干，始准開設外，其所有產業，並應報明存案。
- 六、各莊分設支店，不准改易字號，祇准於其本莊字號下，加以某記，以別於本莊。
- 七、賣空買空，最是敗壞市面，本干例禁，以後如再違犯，即照例治罪。
- 八、詳訂各莊號管事責任，並違犯罪名。
- 九、有開張錢業莊號，應由商會暨錢業董事，指定某某家殷實舊號，向其揭款，(照所稟資本若干，依等次分別辦理)。停其流通，能支持一個月者，方准歸行註冊。
- 十、換票流弊甚多，應嚴禁。
- 十一、錢業莊號，應連環互保。
- 十二、實業商廠，與莊號往來款項最大，利害相繫，並應責成上海道，督同商會，及各業代表，調查各實業資本器物，及東主身家，並所用工夥若干人，報官存案，如借款浮於資本，或託名另營別業，即行查究。
- 十三、如有應行變通之處，隨時稟明察辦。

一一、蘇松太道移上海商務總會文(註五)

奉准實總會移開，上海市面恐慌，岌岌可危，雖經敝會分別電稟各憲，撥款維持，但緩不濟急，不得不先籌治標之策。十二日，敝會邀集南北市商會議董，公同籌議辦法，現由各董等已向滙豐借定銀二百萬兩。該行須請貴道作保，即以所借之款，由各商家將上海商埠內房屋地產，及相當貨物可押之品作抵，由敝會各議董會同滙豐，公同估量，評定價值，按折可押若干，並由抵借之人，另挽妥實保人，書明保息保贖字樣，開單存會備查，彙齊後，再由敝會另開總單，蓋用印信，送呈貴道爲證券，訂期六個月一轉，以一年爲滿，利息三個月一付，如屆期不能清償，即由滙豐照市變價備償。價如不敷應還之數，由南北商會總協理，及全體議董擔任補足，所有總分會全體議董，簽名於後等因，當經本道電稟兩院憲，並詳請電奏在案。茲於本月二十四日，奉督憲張札開，本大臣此次蒞滬維持市面，當籌議辦法，擬由各業商以產物抵借洋款二百萬兩，暫資周轉各情形，於本月十九日電奏，二十日奉旨，張人駿電奏滬市空虛，商明英領等，由各業商以貨產押借洋款，借券內蓋用滬道關防，以昭大信等語，著度支部速議具奏，欽此。又於二十三日，准度支部漾電開，本案業經核准，於本月二十三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札道，欽遵傳諭各商董遵照等因，合就轉移，爲此移會貴總商會，請煩查照，傳知各商董一體遵照，望切施行。

三、維持上海市面續聞（註六）

上海票號錢莊，自經六月及九月倒帳大風潮後，銀根緊急，市面周轉不靈，嗣經官商協籌借款，人心得以稍定。蓋由商務總會議定借款簡章如下：

（一）滙豐借款二百萬兩，已與該銀行磋商定奪，已蒙上海道憲承認，准以一年爲期，每批押款，各歸各贖，不相牽混。

（二）各商借款，須有實在產業抵押，一經本會議董用函介紹，可將其產業價值，坐落處所，逐年進款，詳細開單，呈送本會。由本會專派熟識英文友人一位，偕同該商，前赴滙豐銀行請定之估價洋人，估明押款價值，再由本會出給洋文憑信，由公舉之董事三員簽名，然後持信至高易公館，另立押據，將契據交割清楚，即可向滙豐領款。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四日

五七四

(三) 各商借款，除押據名歸自己訂立外，各應在借款合同一併簽名，以符定章。

(四) 訂立押據律師費用，以及估價洋人費用，各歸借債之人逐批自與商定付給外，所有訂立總合同律師費用，以及本會另行專請經理翻譯書記等員紙筆車馬打字機器，不得不酌籌經費，以資津貼，茲擬每借銀一千兩，抽費二兩五錢，即於立據之時照付。

(五) 本會內特設借款辦公處一所，特派友人專司其事，各商借款，可於每日下午一點鐘，至該處接洽。

(六) 公議舉定經理押款之代表董事三位，事屬義務，勢難終日在會，以待簽字。本會當特派誠實可靠之友一人，常川住會，遇有緊要洋文憑信，隨時乘車分投各處，送簽蓋戳，以示便捷而恤商艱。

附記 九月末，漢口倒錢莊數家，又絲行一家，衣莊一家，共虧二百餘萬兩之多，當由商會向各銀行擔保息借巨款，由會拆放，其餘各莊始得保全。

同時煙臺謙益豐銀行因歷年拖欠海關所存稅款，不下百萬兩，經度支部令關道提出，移存大清銀行，謙益豐銀行因之不支。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十二，頁一八。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三〇—一三六。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九九—一〇〇。

十四日（十月十六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陳日俄逼處，請傾全國之力以保東三

省。

東三省總督錫良，本日密陳，日俄逼處，東省防危，亟宜練兵製械以圖存，請傾全國之力以保東三省。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東省防危，恐牽全局，亟宜練兵製械及時準備，藉以圖存，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竊東三省危迫情形，臣於上月入覲時，略陳大概。回奉以後，痛時局之日棘，晝夜徬徨，憂憤交集，復有不能已於言者。

日、俄之視我東三省爲殖民地，環球皆知。近自協約告成，繼以日、韓合邦，吞噬之心益熾，沿安奉、南滿路線所至，其鐵路警察及車站人員，多係陸軍軍隊，安東、遼陽、海城、鐵嶺、長春且均有聯隊駐紮，吉林則延吉一帶，亦駁駁逼處矣。其所以未遽實行侵略主義者，因近甫併韓，困於財力，故未能大肆野心。稍緩須臾，朝鮮全境布置粗完，勢必席捲而西，踞吉、奉以窺順、直。俄則進規蒙古，如在掌握。近於西伯利亞沿路車站，增建營房，添紮軍隊，其用意可知。況自伊犁以達吉、江，沿邊萬餘里，處處毗連，隨地可以侵擾。敵但一舉足，我便當拱手以授之耳，庸有幸耶？

查甲辰日、俄之戰，日兵數逾五十萬，俄且過之。今者門戶洞開，輪軌畢達，一旦有事，日人調全國之軍隊、兵艦，二三日可達，俄人調沿海州及西伯利亞一帶駐紮十數萬之兵，亦二三日可達。東省併客軍計之，僅止二鎮兩協，豈能一撓其鋒？明知強弱多寡之數懸殊，即再練一二鎮，亦不足以言戰守。然我即著著退讓，安禁其不得寸取寸、得尺取尺。若能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即以保固全國。將近畿陸軍勤加訓練，再罷可緩之舉，節可省之費，添練數鎮，以爲後勁。人人有同仇之愾，日日存決死之心，建威銷萌，敵或有所憚而不敢輕發。我再及時修明內政，固結民心，籌辦移殖路礦等事以爲補牢之計。否則揖讓救火，以危機四伏之東省，一旦禍發，以待朝鮮者待滿洲，試問此萬餘里之版圖，千百萬之人民，將委而去之耶？抑何所持以抵禦之使不得逞耶？陪都如不能守，京師豈能安然？土崩瓦解，即在目前，思之能勿心痛！

都中王公、大臣，與國同休戚，無不力矢公忠，而多以練兵爲妄費者，毋亦鑒於庚子之役，有兵不能一戰，且反滋擾害，故概乎其言之。然此當深究夫勝敗優劣之所由分，急起直追，刻求進步，庶乎有並駕抗衡之日。若因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五日

五七六

以廢食，諱病而忌醫，東省設有兵端，其能空拳奮擊乎！抑將袖手旁觀乎！禍懸眉睫，優游暇豫，以爲尚未及身，迨至及身，悔之晚矣！是舍練兵而無以圖存者也。

然使槍砲子藥仍須購自外洋，平時操演不足支配，徒有形式上之訓練，及兵事既起，無製造廠接濟軍火，各國復禁止購運，則有兵與無兵等，亦立斃矣。

查滬、鄂有廠能造槍而不適於用，德州有廠能製彈而不應所需，川、粵道遠不能救急，自非於北省特設大工廠，兼聘各國名匠，極力講求，趕速製造，不足以顧東陲。

若武備不修，欲藉筆舌之爭，以固吾圉，不出三稔，恐關以東，將爲朝鮮之續耳。南宋士大夫議論未定，金人兵已渡河。以今方昔，實有同慨。應懇聖明大奮乾斷，俯鑒愚誠，采納施行，大局幸甚！

謹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

註：錫良著：「錫清弼制軍奏稿」，頁一二三三，文海出版社影印。

十五日（十月十七日）

駐京英署使照會清廷外務部，禁止中國對布丹直接行文。

駐京英署使麻勒，本日爲清駐藏大臣聯豫對布丹王逕行行文事，照會外務部，謂駐藏大臣致布丹國主文書中，不當用命令語調，此後中國與布丹文書，應由英國政府轉達。其照會云：

「……查布坦國君接到拉薩駐藏大臣本年七月初四日一信……信內於布坦國君之尊稱，毫不顧及……又用恫嚇之言云，如該人民有違法之行，不但難救已命，並禍連全國。信尾又云，各宜懷遵云云。本國政府囑將該駐藏大臣之信，切實抗議，且應聲明……嗣後中國政府若致布坦政府文牘，必須送與英國政府，英政府自負轉送，並照章答覆之責……。」（註）

按：布丹本爲西藏境外一部落，向受中國的冊封，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少數親英人士，私立終薩璋洛爲王，清廷未予承認。英署使本日照會，公然禁止我國對布丹直接行文，實無理已極。

註：呂秋文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九二。

十六日（十月十八日） 第一次全國運動會在南京開幕。

第一次全國運動會，本日假南京南洋勸業會場開會，參與比賽者全國五選區，共一百四十人。

運動會由青年會倡辦，凡五日，至本月二十二日開幕。（成績：各區上海第一，華北第二。中學華北第一，華南第二。大學約翰第一，南洋第二。）其經過大略如左：

中國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係一九一〇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開於南京勸業會。當時分全國為五區，每區由青年會派一幹練職員充運動委員長。該委員長復委派該區內之委員而組織委員會。各區委員會之任務，為喚起人民對於運動之興趣，主持運動預賽，以便決定選手，並籌措隊員旅費等。更由五區委員會共同組織全國委員會，選任愛克司那博士為會長。而上海一區任執行部。全國運動員與賽者一百五十名。

運動項目分：（一）全國田徑賽；（二）中學田徑賽；（三）大學田徑賽；（四）全國網球賽；（五）全國足球賽；（六）全國籃球賽。比賽成績如後。

第一屆全國運動會成績

（甲）各區

運動項目	得標區域	紀錄
一〇〇碼	上海	十秒五分四
二二〇碼	上海	二五秒
四四〇碼	華南	五八秒
八八〇碼	華南	二分二〇秒
一二〇碼高欄	上海	一八秒五分四
一二磅鉛球	華北	三八呎四分三吋
跳遠	上海	一九呎五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六日

一二磅鐵球 上 海

跳 高 上 海

撐竿跳高 上 海

八八〇碼替換賽跑 上 海

上海第一，華北第二

(乙)中學

運動項目 得標區域

五〇碼 華 南

一〇〇碼 華 南

一五〇碼 華 南

四四〇碼 華 南

八磅鉛球 華 北

跳 遠 華 北

跳 高 華 北

八八〇碼替換賽跑 華 北

華北第一，華南第一

(丙)大學

運動項目 得標學校

一〇〇碼 約翰大學

二二〇碼 約翰大學

四四〇碼 南洋大學

一一一呎五吋

五呎四吋

九呎八吋

一分四八秒二分一

紀 錄

六秒

一一秒五分一

一六秒五分四

五六秒

四呎九吋四分一

一八呎三吋二分一

四呎一吋二分一

一分四七秒

紀 錄

一一秒

二五秒

五八秒

五七八



八八〇碼	約翰大學	二分一五秒五分四
一二〇碼高欄	約翰大學	一五秒五分四
一二磅鉛球	北洋大學	三八呎九吋四分一
跳遠	約翰大學	一九呎八分三吋
一二磅鐵球	南洋大學	一一〇呎四吋二分一
跳高	天津基督教青年會	五呎四吋四分一
撐竿跳高	南洋大學	九呎八吋
八八〇碼替換賽跑	約翰大學	一分四四秒五分一

約翰第一，南洋第二」（註）

註：「全國運動會之歷史的回顧」，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二十號，頁四六—四七。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

十九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各省切實整頓禁煙事宜。

本日，清廷諭令各省將軍督撫切實整頓禁煙事宜，諭云：

「禁煙大臣恭親王溥偉等奏，禁煙期限緊迫，宜促進步一摺，著各直省將軍督撫認真查禁，切實整頓，不得稍有懈怠，欽此。」（註一）

禁煙大臣之奏摺如左：

「奏為禁煙期限緊迫，宜促進步，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認真切實整頓，以收實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禁煙一事，官吏為庶民所觀瞻，而京師尤賴直省為協助贊法令所在，期於必行，要非持以毅力，矢以恒心，難保不前功盡棄。臣等奉命總理禁煙，已將三載，其京署送驗人員，現雖無多，顧既驗之後，難保無恃有給憑，私行復吸之事。且分發到部人員，亦無時無之，除照章通咨各衙門，每屆三個月，查明有無情形可疑，及重染嗜好人員，取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九日

五八〇

具印保各結，咨報臣所備案暨隨時查明調驗外，本年八月，因各衙門季報，參差不齊，誠恐各該管長官視取印保各結爲具文，復通咨各衙門，是否尙有情形可疑之員，抑或曾經驗過發有執照，復行吸食情事，應再行確切查明咨復，以憑核辦。其餘確無嗜好，實已斷淨，各項人員，亦一併取具印保各結，咨送備核在案。惟鴉片之流毒，既深且久，各省地方遼遠，耳目究恐未周，臣等專司禁吸，固屬責無旁貸，尤賴各將軍督撫，同心並濟。恭查宣統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諭，禁吸一事，文武職官責之，禁煙大臣及京外各衙門長官，務須認真糾查，不得徇情避怨，等因，欽此。詳繹論旨，各長官與臣等同負責任，相助爲理之義，至爲深切著明。惟本年山西、陝西等省，均有奏報，將禁煙局所裁併等事，雖因節省經費起見，而禁煙要政，即恐因之懈弛，伏讀本年八月二十四日上諭，禁煙一事，禁吸尤要於禁種，各省督撫希圖邀功，急於禁種禁運，而疏於禁吸等因，仰見聖明，無微不燭，各省禁吸之漸涉懈弛，固已早邀洞鑒，臣等以凡事非始終精神貫注，鮮不功敗垂成，況官吏爲庶民標準，官吏若未戒除淨盡，庶民益將觀望效尤。臣等責有攸歸，既有所見，曷敢安於緘默，相應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認真切實整頓。凡禁煙公所未經裁併者，固不可徒具形式，其已經裁併者，尤宜妥籌善後辦法，不得稍形懈弛。至京內各衙門，臣等仍當隨時咨商各該管長官，認真訪查，如有情形可疑，及重染嗜好人員，仍即照章奏咨參辦，以杜鬆懈，而重功令。所有禁煙期迫，宜促進步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美國實業團抵廣州參觀。

美國實業團自八月十二日抵上海後，廿一日到南京參觀勸業會。廿四日，由鎮江乘輪順江而上，赴九江、漢口、漢陽等地，參觀考察各地礦場、機器廠，本月初至京、津各地，再乘車南下，十五日至福州，本日抵廣州。其抵達廣州前後之參觀經過大略如左：

美國實業團於八月二十四日，由鎮江乘輪船上駛，二十五日上午，抵蕪湖，中美官商均在碼頭迎迓，款以茶點，午刻鼓輪赴九江。

二十六日上午，抵九江，官商各界均至碼頭歡迎，賓主接見後，隨有二十餘人，分隊登岸，赴涂茂興首飾店，玉章改良公所，考核製造工藝，又赴裕康永成兩錢莊，考核紙幣，並至各處游覽一周，始行回輪，傍晚數輪赴漢口。

二十七日，途次勘查大冶鐵礦，及水泥廠，晚抵漢口，當由中美官商導引登岸。

二十八日上午，由漢乘輪至揚子機器廠，漢陽鐵廠，分別考察，由鐵廠請午膳，下午往觀既濟水電公司水廠，即在水廠茶會，晚由美國官商邀請茶會。

二十九日上午，乘輪渡江至乙棧，由鄂督留膳，下午回漢休息。

九月初一日上午，乘輪渡江，閱看紗布兩局，旋赴兩湖優級師範學堂，學界開歡迎會，又至文華書院茶會，下午閱看絲麻兩局，隨即回漢，晚由商會請至華商跑馬廠，開歡迎會，並請晚膳。

初二日上午，乘郵傳部特派專車北上。

初四日抵北京。

初五日下午，北京報界公會假六國飯店開歡迎宴。

初六日上午，駐京美使嘉樂恒帶領團長布市以下二十五人，覲見監國攝政王於養心殿，午刻由外務部請在迎賓館午膳，膳畢，邀游三海，是晚資政院請晚膳。

初八日上午，由北京乘快車至天津，午後抵站，各界均往歡迎。旋即分起參觀高等工業學堂，私立第一中學堂，實習工場，勸工陳列所，晚直督在本署請晚膳。

初九日上午，參觀北洋大學堂，午刻各司道在李公祠請午膳，膳畢，團員又分兩起，一起赴在津美國官商歡迎會，一起參觀習藝所，及敦慶隆，隨即同至商會，與天津商界代表，詳談中美商情，晚到孫家花園，由天津各界請晚膳。

初十日上午，由津乘專車赴唐山，分爲二股，甲股參觀唐山路局製造廠，乙股參觀開平礦局。午後全團在路局製造廠午餐，餐畢，甲股參觀路礦學堂，乙股參觀洋灰公司，旋復全團赴灤礦參觀。傍晚由灤礦乘專車回津，即晚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十九日

五八三

乘招商局新銘輪船赴煙臺。

十二日午後，抵煙臺，官商均在碼頭迎迓，隨至張裕公司，義豐德繭房，裕德源繭房，分別考查。又至啓瘡學堂參觀，傍晚至美領事署茶會，晚由官商在南飯店請晚膳，即晚仍乘新銘輪赴福建。

十五日晚抵福州，即由商會中人導至洋務局，茶會後，往觀致和茶磚廠，回局，由歡迎會設膳款待。

十六日，仍在洋務局邀請商會中人，調查美貨來閩之近況，然後告辭，夜半登輪，旋即開往廈門。

十七日上午，抵廈門，各界均往迎迓，旋即陪坐小輪至高嶼，參觀漳廈已成鐵路，享以茶點。午刻還廈，參觀大清交通兩銀行，又至商會及同文書院，分別參觀。午後赴南普陀歡迎場會膳，膳畢，復往美領事署晚膳，是晚即乘輪赴廣東。

十九日傍晚，抵廣州，由粵省大吏在堤岸水師公所歡迎。

二十日上午，至總商會，賓主行禮畢，即往商業研究所，徧觀該所陳列各品，後赴華林寺，游五百羅漢堂，隨至陳家祠，由總商會開談話會，相與研究商業。午後膳會，膳畢，乘車赴三省鐵路考察，至佛山站而回。

二十一日，游觀省城各名勝。

二十二日上午，諮議局開歡迎宴，宴畢，至農事試驗場參觀，又在農業講習所茶會，是日全團離粵。

綜計此次美國來游，閱時一月有餘，足跡幾徧沿江沿海各省，於吾國之實業，研考弗遺餘力，而尤注重於中美兩國商務之推廣，殷勤商榷，不厭求詳，今將沈君敦和致各報館函節錄於下，以供吾國人研究焉。

美國諸君，以爲此次來華，實欲推廣中美兩國商業，使日見進步，以臻美滿之結果，其一片至誠無僞之至，往往情見乎辭，即其參觀上海機器印刷絲紗各廠，咸謂中國工藝家智力優美，良堪頌頌東西各洋，其所以難於發達者，實由資本不足，未能大張旗鼓之故。倘充其材力，一力進行，將來突過歐亞，操券可待，如果需資，吾美商會極願籌借，以助他山，中國實業家其有意乎，幸早圖之云云。其殷勤讚歎，迥非虛與委蛇，迨赴寧時，鄙人復承安帥函飭相陪偕往，沿道周旋，猶時時引以爲言，拳拳雅意，良足感焉。

美國商業發達，財力雄厚，凌駕歐亞，吾中國習聞之矣。考其煤鐵二項，出產素盛，頗因用度綦宏，多多

益善，而西美各埠，已處極邊，與華盛頓都會之區，距離較遠，水陸轉運，需費孔多，是以所用煤礦，往往購之他國。歲款不資。吾中國東西相望，相隔祇一太平洋，交通尤便，觀於漢陽鐵廠訂定合同，及聞此次至津，復與開平煤礦新訂至大合同，均可引證。

美國定律，黃豆等貨，永禁進口，惟需用豆油，向來購自英國，價值極昂，而其原料，則皆中國之出產品，一經間接，而莫大利權，盡歸英人壟斷矣。其他貨品，類此者尤多，美國此次考察，對於此類問題，尤為注意。倘使中國設廠自造，彼此直接，除去中飽，其利益為何如，是以抵寧以後，復殷殷以此提議，其條分如左：

甲、設立中美貨品陳列所。

乙、互派中美商務調查員。

丙、設立中美聯合銀行。

丁、設立中美交通輪船公司。

時鄙人起而答曰，茲事體大，斷非杯酒之間所能立決，而行期匆促，討論難周，不如先請貴團諸君專事考察，俟廣州考察事竣，再舉太平洋貴商會代表十人來滬。一面由中國全體商會，屆時各集，開一中美商業聯合研究大會，悉心討論，以期得良好之結果。美國諸君皆欣然贊成，鼓掌不已。

調查海關最新貿易冊，宣統元年洋貨進口，共計銀四萬一千八百十五萬兩，而中國土貨出口，猶幸黃豆芝蔴花生羊皮等項，消數日暢，共計三萬三千八百十九萬兩。然出入相抵，不敷已八千萬，況又歲益以賠款五千三百七十萬兩，金錢之輸出，如此其中，累歲窮年，中國母財安得不竭，此所以演成市面之大恐慌，而橡皮股票不過為之媒孽已也。

夫中國金融機關，已處於至危極險地步，則補救之道，其維亟亟改良土貨，日求進步，俾出口之數倍蓰，以為之抵制乎。

嘗謂中國貧弱已達極點，時勢岌岌，興學練兵，皆不足以救亡。惟實業足以救亡，且能轉貧為富，轉弱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日

五八四

強，茲何幸美國有意聯絡，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倘再當面錯過，則吾中國前途，更何望耶。

此次美國實業團，皆西美商會中人，近來東美商會聞風興起，已紛紛函致鄙人，考察情形，鄙人當經一一函答，並寄贈照相各片，聞巴拿馬河開通在邇，他日東美商界，輪舶交至，是一美團，實吾中國絕大主顧，商業發達，無事他求矣。

沈君敦和又致書上海商務總會，提議聯絡中美商情，茲並錄之如左：

（上略）此次美國在寧所議商務考察完畢，擬派代表來滬，（約華九月底）重開商業聯合研究會，（一）議設中美商品陳列，一設上海，一設紐約。（二）議派中美兩國商務調查員，分駐兩國，研究商業。（三）議中美合資組織銀行等事，又在鎮江開議，由弟傳譯，擬專設輪船，由舊金山往來漢口鎮江，專裝中美貨品往來，弟現已購備洋文海關貿易冊，以便開會時研究之用。查美國歲銷花生油麻油豆油，中國物產甚多，向係歐洲各廠在華購辦生料製油，以及製成各種熟料，轉運美國，從中漁利，不可勝數。現美國擬與中國直接交易，或設機器廠，在華自行製造，可謂絕好機會。惟茲事體大，應否由上海商會編登告白，請各省商會各就本地物產情形，應如何改良，如何可以暢銷，以及中美合資組織銀行實業，應如何有利無弊，請抒所見，隨時郵遞上海商務總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再由商會檢彙各處來函，擇尤與之開議，蓋不如此辦法，恐貽掛一漏萬之譏，一得之見，未審有當尊意否，如以為然，即祈迅賜舉辦為荷。（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千七十二號。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千七十三號。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三一五—三一九。

二十日（十月二十二日）

清資政院決議奏請速開國會。

本日，資政院討論請速開國會案，議決推定趙炳麟、陳寶琛、汪榮寶、孟昭常、雷奮、許鼎霖等六人為起草委員，專摺具奏請開國會。

各省諮議局代表及立憲派人士先後於宣統元年十二月及本年五月，二度請求速開國會，清廷答以：「勿驚虛名而墮實效，……仍俟九年預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二度拒絕請願。各代表奉諭後，乃商討對策。決議三次大請願定於明年二月舉行，簽名須普及於農工商各界，人數每省至少須百萬以上，簽名冊限十二月彙齊，送交北京代表團事務所。屆請願時府廳州縣各須派一二代表到京，近省至少需百人以上，遠省至少須五十人以上。並以前距明年二月尚有數月時間，復擬定間接請願辦法三種：（一）代表團對於資政院上請願書。（二）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同時對資政院上請願書。（三）各省諮議局及各團體同時呈請督撫代奏。另以國會請願代表團名義致書各省各團體略曰：

「議決案內謂必各府廳州縣皆設一同志分會爲體，而於請願時各屬皆以萬數簽名一二代表爲用。誠能如是，則合全中國之人平時皆耳國會而口國會，屆時請願慘怛呼號，一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眞宰上訴，皇天亦泣，誠之所至，金石爲開，而謂政府終不覩不聞，誓必絕民而立，抑亦輕重政府之甚也。」

各省地方團體接國會代表團函後，紛紛回信表示支援。五月二十五日東京留日學生千餘人，在錦輝館開會討論第三次請願國會辦法，一致通過全力支持國會代表團之請願行動。六月七日上海同志會致代表團函略曰：「二次請願速開國會仍未蒙俞允，而人民忠愛之忱固爲朝廷所嘉許。尤宜持以毅力，賡續籲請，以期達其目的。」六月二十九日，黑龍江諮議局致代表團函略曰：「去冬發起請願會，雖兩次無效，而鼓動社會之力實爲偉大。江省地處極邊，士民向不知立憲爲何事，自有請願國會之舉，潮流所及，一般人民漸漸開明。……已於日內通知各團體，務期聯合多數紳民鼓吹進行，以爲三次請願之後盾。」其他各省回電略同。七月十一日國會請願代表團，復於評議會中通過決議數端：

甲、自辦事項：

一、原議決案定本年九月代表團對資政院上書請開國會，茲擬擴張其範圍，迅速函催各團體之代表，至遲八月前來京。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日

二、日俄新協約關係中國存亡，代表團應上書政府，質問對待方法，並通告一般國民徵求意見。

乙、對諮議局聯合會提出事項：

一、國會不開應實行提倡不納稅主義。

二、各省諮議局今年通常會應祇限要求速開國會一案，不達目的各局同時解散。

各省諮議局聯合會接到國會請願代表團通知後，即於七月十八日第五次會議中，通過速開國會案。並通過擬定請開國會公呈人選。七月二十七日，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八次會議中，復通過議案十四件：

一、請速開國會。二、陳請修改結社集會律。三、直省衙門署所卷宗請登報公布。四、請設租稅整理局，整理租稅。五、請各州縣丁漕實徵實辦，並劃定州縣公費案。六、請按新幣制，速定丁漕劃一徵收方法。七、諮議局預算議決案。八、劃清地方自治經費案。九、五省疏江提案。十、亟變鹽法，就場征稅，破陳引地修正案。十一、陳請建議速定公布法令條例提議案。十二、請刪資政院章程第二十三條二項建議案。十三、國會未開前不得收商辦鐵道爲官有案。十四、對城鄉地方自治經費附捐意見書。

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則以兩次請願國會不成，第三次請願恐仍難實現，亦致函各省諮議局，提出主張四項：（一）擬向資政院陳請轉達。（二）請願之人就蘇省而言擬推謇名義北上。（三）十月底成行，十一月到院。（四）能去之議長合成一議長請願團，別開一新面目。

代表團原預定在宣統三年二月作第三次請願，經張謇的建議，改在資政院開院期間陳請。各諮議局議長認爲準備第三次請願需要相當時間，與其等待第二屆諮議局閉會之後趕赴北京，不如提前集會。又恐各省議長難於聚齊，不如以諮議局聯合會名義在北京開會，各省議長盡量趕往，資政院及諮議局議員同時參加。經此決定之後，各省代表於七月間聚集北京，是爲第二屆之諮議局聯合會代表大會。張謇雖因事未能與會，聲勢已較前大增。大會推舉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及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爲正副主席，孫洪伊、楊廷棟、劉崇佑、雷奮、周樹標、汪龍光、孟森、吳賜齡、王法勤等爲審查員。歸納他

們的討論及議決的事項：第一、諮議局聯合會的請願書必須加強語氣。分別推定起草人如下：速開國會案，張國溶；組織責任內閣案，雷奮；速定官制案，孟昭常、楊廷棟；諮議局權力過受限制，必須加以解釋案，劉崇佑、湯化龍。第二、請願的通盤計劃，仍由孫洪伊負責與各方代表聯絡，擴大進行。

八月二十六日，國會請願代表團以資政院已於二十日召集，將於九月一日開院，乃舉行特別會議，商討三次請願國會辦法。由孫洪伊提議，決定辦法五項：（一）上書政府。（二）上書監國攝政王，並要求面陳一切。（三）呈請都察院。（四）上書資政院。（五）由各省人民要求各督撫代奏。乃由孫洪伊領銜，致電全國各團體。略曰：

「抵死請願，無論如何危險皆所不計，並請貴團體同時開會，邀集大多數國民速赴各督撫衙門泣懇代奏速開國會，以救國亡，或聯電政府代奏。」

九月五日爲國會請願代表團第三次上書之期。是日晨，各代表二十餘人臨行之際，有——留京學生趙振清、牛廣生等十七人整列而入，持函一通致各代表，痛陳國家瓜分在即，東三省土地必先淪亡，非速開國會不能挽救。二次請願國會既然無效，今作第三次之請願，勢不能再如以前之和平。與其亡國後死於異族之手，不如以死餞諸代表之行。言甫畢，趙、牛二人即各抽出利刃欲自絕以明心跡，各代表力救之。牛在左腿割肉一瓣，趙亦在右臂割肉一塊，各持肉在其書上磨擦，血涔涔滴，肉躍紙上。諸代表先乘車至攝政王府，以載禮避駐三所，而府中人又拒不收書，乃推吉林代表李林芳、文耆，直隸代表賀培桐、潘智遠、楊春泰、王慶昌六人，立候府前，必待監國回府，親自謁見，不肯離去。警察廳派人勸告無效，民政部尙書肅親王善耆復親來婉商，各代表始將所攜之書交其轉上。六日午後，孫洪伊等再赴資政院呈遞請願書，請於明年召開國會，設立責任內閣。並遍謁慶親王奕劻等，請求援助。力陳國會不可不開之理由，及人民渴望速開國會之情狀，甚至痛哭流涕，以爲力爭。是時資政院中民選議員係各省

諮議局所選出，亦即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之主要代表，如直隸之孫洪伊，湖北之湯化龍，湖南之譚延闓，福建之林長民，江蘇之雷奮，四川之蒲殿俊等，其言論在資政院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本日，資政院討論請速開國會案，國會請願代表團代表，由議員介紹在座旁聽，並由議員羅傑等登臺演說，諸議員踴躍發言，最後全體表決贊成。乃推定趙炳麟、陳寶琛、汪榮寶、孟昭常、雷奮、許鼎霖等六人爲起草委員，專摺具奏。（註一）

英美德法四國催清廷履行湖廣鐵路合同。

英美德法四國公使，本日照會清外務部，請按照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一九〇九年六月六日）張之洞原訂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辦理。其照會如左：

「爲照會事，湖廣鐵路借款一事，宣統二年九月初一日，接准來文內稱，署郵傳部已函知四國銀行代表，定於九月初一日在本署接晤，等因前來。本大臣茲據銀行代表人稟報是日接晤之情形，記悉。據署理郵傳部尚書沈大臣及右侍郎盛宮保稱，因在宣統元年五月十九日，張中堂與英德法各銀行代表人，商訂簽字之正合同草稿漢文後載有須俟奏奉諭旨，並度支部核准，如度支部有駁改之處，即再另商辦法等語字樣，故該合同文義不算決定等詞。本大臣查當口正合同草稿甫簽字後，即有美國政府出頭聲明，願列入借款合同之內，遂由外務部請英法德美各銀行代表人，設法令美國列入。此事係在外務部署內提議，有外務部尚書梁大臣敦彥當面指示，且在粵漢及川漢各鐵路公所及張中堂宅內，均常議，此事有周參議自齊代外務部指示，主持此項會議，經閱幾及四個月之久。其議竣之時，距張中堂薨期，僅數日，迨前會議之期，均訂以宣統元年五月十九日簽字之正合同草稿爲基礎，在事各造均應允，而張中堂特爲切要聲明，該合同之文不能易改，且有如美國列入致有應改之處，須列在另議之合同內爲要之語。關於此事，外務部係明遵諭旨辦理者，其於會議此事之際，並未預告在約諸銀行，在已簽字之合同內，有應改之處，故以本大臣之意，此即切實證明當時無更改之意，且係外務部代中國政府，以該合同各條爲決斷而應辦者。是以本

大臣不能將署郵傳部尚書及右侍郎，九月初一日與各銀行代表人等接晤時，辨駁之處爲然，應請貴國政府飭令郵傳部，按照該正合同簽字之草稿各條邊辦，並與各銀行代表人等會同協辦，俾得迅速告成批准，是荷。」

（此項照會，係英美德法四國公使同日分致外務部者，因詞意相同，是以僅列其一，以免重複）（註二）

註一：李守孔著：「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七，頁三八—四〇。

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五日） 清各省督撫聯請立憲。

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勛、雲南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察哈爾都統溥良、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駿、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本日聯名致電軍機處，主張內閣國會同時設立，請爲代奏，其文如下：

「（上略）內閣、國會爲憲政根本，計已定於先朝，事無待於末議，顧造端闕大，不易圖維，老成過爲持重，必求謀出萬全，政府首當其衝，不敢輕於一發，其爭執不過數年期限之遲早，其關係乃在目前國勢之存亡。錫良等疆寄忝膺，憂危共切，忍視朝廷爲孤注，獨舉中央以責難，第以利弊疑難，既已灼知癥結，若仍緘默觀望，居心先涉不忠，宣力何能自贖，用敢共竭愚悃，披瀝陳之。今之致疑於內閣者，必曰權責太重，權盛則恐挾震主之威，責專則慮啓營私之漸，不知自古權奸竊國，非因在位日久，即由兵柄下移，今閣臣但司行政，本無統馭軍隊之權，而責望所歸，易與易仆，一身進退，利害較輕，既不能有擅作之福威，更不必爲要路之盤踞。況有國會以監督財政，出納末由自專；有審判以擁護法權，生殺無從任意，不必慮者一。或又疑內閣既設，君主僅擁虛名，豈知不負責任，實由神聖不可侵犯之義而生，至大權之載諸憲法者，立法、行政、司法悉歸總攬，不過無內閣則職務分之臣下，而

擔負仍在朝廷，有內閣則統治屬諸一人，而功過必歸樞府，鞏固君權，尊崇王極，無逾於此，不必慮者二。或又疑內閣初立，組織者未必皆幹濟之才，任非其人，終虞覆轍，不知世變人才，互相陶冶，但使部臣同爲閣臣，應行政綱，協同審擇，已無目前政出多門彼此矛盾之事，益以國會監察，權限明則責成專，雖欲諉卸而不能，才力薄則應付窮，雖欲把持而不得，數經更易以後，求才者知非破格不爲功，飽嘗憂患之餘，任事者亦必審量而後進，相磨相激，自有一二非常之選，因時會構造而成，不必慮者三。其致疑於國會者，或謂議員程度不一，言論易涉囂張，比年爭路爭礦，迭肆要求，允之則政策益紛，抑之則風潮更烈，一慮也。抑知士論沸騰，實多激於憂憤，與其強爲遏制，徒滋事外猜疑，何若引就範圍，俾知局中曲折，及其經驗漸深，疑誤盡解，尙望與政府相扶相勵，力極艱危，今世立憲較久之國，內閣國會，往往少紛爭而多匡正，其明驗也。或謂國會有彈劾大臣之權，議員將挾私抨擊，賢者避謗求去，不肖者轉得結黨自固，二慮也。不知國會彈劾，與臺諫異，言官風聞入告，動機發自一人，議院據事直陳，同意必謀之多數，如果大臣當國，衆望交孚，則數人對抗之私，何能敵全體輿論之公，黜陟進退，權操君主，憲法自有明文，國會何能干預。至謂黨派之發生，要以政見爲標準，內閣政見與議院合，利用適資其交濟；內閣政見與議院不合，全黨豈聽其轉移乎？或謂國會當幼稚時代，僅有要求而無擔負，財政問題仍難解決，三慮也。不知國會初設，不必急謀財政之擴張，先求鞏固財政之信用，議員來自田間，深知疾苦，果財政計畫悉經協贊，剔除擾累，力戒虛糜，人民已共諒政之無他，迨至行政克堅民信，措施深入人心，議員日睹計臣挹注之窮，外界競爭之烈，即各國通行之租賦，中朝未有之稅章，未嘗不可審勢因時，徐圖興舉，即欲廣募國債，立應急需，恃此樞紐，以爲溝通，國民既休戚相關，何能置國難於不顧。日本國會未開，歲入僅八千萬元，國會既開，不及念載，已逾六萬萬元，可爲借證。以上閣會利弊，理勢所在，均無足慮。舍此則主腦不立，憲政別無著手之方，缺一則輔車無依，閣會均有踰轍之害，程度不足，官與民共知之，不相磨勵，雖百年亦無所進，法律難定，情與俗礙之，互爲參考，歷數載可望實行，此非錫良等之私言，實天下臣民所公認者也。今日大患，在於政務太繁，財用日絀，有內閣統一政策，國幣始可酌盈劑虛，有國會協贊歲用，要政始不因噎廢食。此者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皆將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尅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

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錫良等更有瀆者，以明懷宗之憂勤惕厲，卒無救於明室，其謂諸臣皆亡國之臣，豈有他哉？不負責任而已。夫以政體不善，致天下臣民無一擔負責任之人，而使至尊獨憂社稷，此為何等景象，殷鑒不遠，能無懷栗。錫良等知而不言，無以對我皇上，更無以對我先帝。伏懇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以明年開設國會，飭憲政編查館尅期擬呈議院選舉各法，欽定施行，宗社幸甚，民生幸甚。

「（註一）」

按：各督撫因不滿意於清廷之中央集權政策，亦多希望國會與責任內閣及早成立。雲貴總督李經羲自八月以來，即發起對時局主張之電，與各督撫一再會商，力申先設內閣國會，再行借款築路之義，各督撫多電覆贊成，故有是奏。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奏，時事艱難，請先行組織責任內閣。

本日，清廷諭云：

「陳夔龍電奏，時事艱難，臣民望治，內閣爲行政樞紐，宜先行組織等語。著該衙門知道」。（註二）

當李經羲、錫良、瑞澂、袁樹勛等各省督撫聯請立憲之時，疆吏中仍有反對之聲，如直隸總督陳夔龍及陝西巡撫恩壽，均主張先設內閣後開國會，陳夔龍曾致電清廷略言：

「竊維時事艱難，日甚一日，朝廷宵旰憂勞，臣民徘徊望治，實已迫於積薪厝火不能稍安之勢，近來各省士紳，伏闕陳言，無不以內閣國會同時並舉爲請，忠愛之忱，良可嘉佩。惟夔龍以爲國會與內閣，雙方並進，雖有輔車相依之舉，然事有先後，必宜循序漸進，非可一蹴而幾，日本明治維新，號稱銳進，而設立內閣與召集國會，亦尚相距數年，良以憲法成立，必須各項機關預備完全，人人知立憲之實益，然後國會召集，自收上下相維之效。現在內閣未設，無行政統一機關，弼德院未設，無要政顧問機關，審計院未立，無歲出歲入綜核之機關，行政裁判院未成，無裁判行政爭議之機關。舉凡憲法上應有之預備，未全設施，而欲內閣與國會同時並舉，是不啻治絲而先使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

五九二

勢也。爲今之計，宜於行政機關，先求統一，俾責任既專，政見無從歧出，是內閣爲行政樞紐，必宜先行組織，方足以策進行，既有內閣，一切憲政預備，自可依次程功，一面遴派通達治體之大員，擬議憲法議院法選舉法各草案，呈候欽定頒布，數年之後，各項機關完備，國會可一集而成，較之同時並進，其難易利鈍，何待煩言。慶龍愚見，竊願我皇上宸衷獨斷，明鑒天下，先於明年設立責任內閣，將各項機關次第籌設。或慮國會未開，內閣有專擅之弊，不知資政院已經成立，代議協贊之職，已具規模，自可以資政院代舉其職。俟宣統五年資政院議員任滿，彼時內閣早設三年，行政諸端，均已從容整理，代議之職，國民亦已熟悉，即以是年爲國會召集之期，是較原定期限，尙已縮短三年，如此一爲轉移，既收相輔爲用之功，復免凌節而施之弊，實於大局裨益良多」。〔註三〕

此外，兩江總督張人駿以爲救時之道不在國會，而是整飭吏治與興辦實業〔註四〕，顯係窺伺朝廷意旨，不知國會未開前而先設內閣，內閣對誰負責。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

註二：「宣統政紀」，卷四二，頁三六。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五六。

註四：張人駿主張先設內閣之電，見本月三日，各省督撫會商要政之來往電文中。

二十四日（十月二十六日） 清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

資政院於本月二十日，曾接受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之要求，決議上奏請速開國會。本日，資政院奏陳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請求立即召開國會摺云：

「爲具奏請旨事，前據順直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孫洪伊等，又僑寓日本、橫濱、神戶、大阪、長崎四埠中華會館代表湯覺頓等，各以陳請速開國會說帖，赴臣院呈遞，當由臣溥倫、臣沈家本交陳請股審查，陳請股於九月十六、十九等日開股員會審查兩次，均經該股全體議員表決，認爲合例可採。查資政院章程第二十七條，資政院

於人民陳請事件，若該管股員多數認為合例可採者，得將該件提議，作為議案等因。隨於九月二十日，開全院會議，全體議員合詞贊成，認為應行具奏之件，表決之後，羣呼大清國萬歲，皇帝陛下萬歲，大清國立憲政體萬歲，衆情踴躍，歡動如雷，合王公士庶於一堂，而表其一致。此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見也。

查順、直各省諮議局說帖，稱立憲政體根原於三權分立，若無國會，則無立法機關，即無所謂立憲，籌備憲政未完全，由於立憲政體未確定，欲確定立憲政體，非速開國會不可。又稱資政院性質與議院不同，以法制言，議院為獨立機關，而資政院不然；以效力言，議院議決之案，經君主裁可，大臣署名而實行，而資政院不然；以責任言，議院議決案對之負責任者為內閣，而資政院不然。資政院以不能獨立之故，而喪失其議決之效力，於此而負其責任者，惟吾皇上一人，按之立憲精神，猶無一當。故諮議局等，以為資政院與議院居於反對之極端，非基礎之預備，欲豫備立憲基礎，非速開國會不可，此順、直各省諮議局說帖之要義也。

查各代表孫洪伊等說帖，稱求治莫要於審緩急先後，而緩急先後，不能徒徵緒理論，當以事實為衡，今中國非實施憲政，決不足以拯危亡，盡人而知之矣。憲政若何而始能實施，此最不可不審，比者籌備憲政之有名無實，天下共見。中外臣僚，塗飾敷衍，捏報成績，苟以塞責者，固所在多有，而一二忠勤憂國之大吏，亦嘗知虛名之不可以久假，欺罔之不可以公行，力陳現在籌備之失當，成績之難期，如督臣李經羲、陳夔龍、撫臣陳昭常、孫寶琦、藩臣王乃徵等，皆先後有所獻替，雖所籌補救之策，各有不同，至其言現在籌備不能舉實則一也。蓋立憲之真精神，首在有統一之行政機關，凡百施設，悉負責任，而無或謬過於君上，所謂責任內閣者是也。責任內閣何以名？以其對於國會負責而名之也。是故有責任內閣謂之憲政，無責任內閣謂之非憲政。有國會則有責任內閣，無國會則無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者，立憲之本也；國會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末將安麗。兩年以來，所籌備一無成績，而憲政二字，幾於為世詬病者，皆坐是也。是故他事皆可後，而惟國會宜最先；他事皆可緩，而惟國會宜最先；他事皆可緩，而惟國會宜最急。論旨謂緩急先後之間，為治亂安危所繫者，豈不以此耶？此各省代表孫洪伊等說帖之要義也。

查僑寓日本橫濱等處代表湯覺頓等說帖，稱日本因開國會，財政始能發達，內亂始能消滅，外交始能平等；朝

鮮以不開國會，監督機關不立，百事皆有名無實，庶政廢弛，民生彫悴，以至於亡。今我國欲統一財政，消弭內亂，維持外交，鑒於日本之所以興，朝鮮之所以亡，皆非有國會不可。此僑寓日本商民湯覺頓等說帖之要義也。

臣竊維世界政體，漸趨一軌，立憲者昌，不立憲者亡，歷史陳迹，昭然可睹。而立憲政體之要義，實以建設國會爲第一。國會之作用，在協贊立法，監察財政，與政府、法院鼎立並峙，而爲國家統治機關之一，不可不備者也。今朝廷實行立憲，不啻三令五申，籌備不可謂不密，督責不可謂不嚴，而未嘗有成效之可言者，則以財政之未精確，法制之未統一，而實國會之不早建設有以致之也。今各省諮議局及各代表等，以臣院爲朝廷取決公論，預立上下議院基礎之地，爰於開會之始，持書陳請，哀痛迫切，遠近一致，於國會不可緩設之故，均已抉發靡遺，無庸贅述。惟臣等區區之愚，尚有欲陳於君父之前者，則以近世東西各國，除一二小國外，其國會之制，殆無不以兩院集合，而成兩院制之善，在議事之際，必經兩次表決，兩次通過，甲院以爲可者，乙院或從而否之，乙院以爲是者，甲院或從而非之，必兩無異議，而後致諸政府，上奏施行，其善一也。兩院協商，一再駁復，而政府不預，則彼此各有居間調和之用，而政府與國會，無直接衝突之嫌，其善二也。有此二善，則與其維持現狀，得偏遺全，不如採取各國通法，徑設兩院之爲愈也。臣等內審國情，外考成法，竊以爲建設國會爲立憲政體應有之義務，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於三五年遲早之間，人心難得而易失，時會一往而不還，及今圖之，猶可激發輿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憚而不爲。用敢合辭贊可，披瀝上聞，伏乞皇上毅然獨斷，明降諭旨，提前設立上下議院，以維危局而安羣情，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註一）

先是，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上書資政院，請爲提議設立國會事，略謂：

「洪伊等前曾代表民意，籲請速開國會，疊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欽奉明詔，誨以勿驚虛名，勉以一心圖治，鑒其忠愛而戒其瀆請。洪伊等循誦再四，感極生泣，何敢更犯威嚴，自干罪戾。顧猶嗚嗚焉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國家危急存亡，實迫眉睫，今日事勢，已迥異數月以前，更閱歲時，安知所屆，昔人有言：『鹿死不擇音。』又曰：『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洪伊等竊見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後，時局驟變，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則日俄締結新約，英法夙有成言，諸強釋嫌，協以謀我，日本遂併吞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

窺我蒙古，英復以勁旅擣藏邊，法鐵路直達滇、桂，工事急於星火，德美旁觀，亦思染指，瓜分之禍，昔猶空言，今將實見。內之則各省饑民救死不贍，鋌而走險，土匪乘之，騷亂日告，長沙、萊陽，幾釀大變，雖幸獲戡定，而善後之策，一籌莫展，亂源不拔，爲患方滋，此外各地，無不嗷鴻遍野，伏莽滿山，舉國僥然，不可終日，此等現象，皆起於最近數月之間，非惟洪伊等所不忍聞，當亦我皇上所不及料。昔漢臣賈誼陳時局之危，譬諸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數月以前，我國事勢，蓋有類於是，今則火既然矣，且將燎原矣，舉國臣民，顧影汲汲，朝不保夕，非賴皇上威德，亦復何所怙恃，此所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瀝心泣血而思上訴者也。伏讀諭旨有云『國家至重，憲政至繁，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大哉王言，治道盡於是矣。夫求治莫要於審緩急先後，而若者宜緩，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則不能徒徵諸理論也，而當以事實爲衡，今中國非實施憲政，決不足以拯危亡，盡人而知之矣。然憲政若何而始實施，此最不可不審也。比者籌備憲政之有名無實，天下共見，中外臣僚，其塗飾敷衍，捏報成績，苟以塞責者，固所在多有，而一二大吏，亦嘗知虛名之不可以久假，期罔之不可以公行，力陳現在籌備之失當，成效之難期，如督臣李經羲、陳夔龍、撫臣陳昭常、孫寶琦、藩臣王乃徵等，皆先後有所獻替，雖所求補救之策，各有不同，至其言現在籌備之不能舉實則一也。籌備而不能舉實，則何如不籌備之爲猶愈，於是諸臣中漸有倡停辦憲政之說者。夫以今日之所謂籌備，非惟不足以利國，而反以病民，則停之似宜也。雖然，曾亦思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所以赫然宣布立憲者，其用意果何在？使專制政體而尙足以維持國命於不墜，則以在天兩宮之聖，亦何樂爲此擾擾以搖惑天下之耳目。先聖之以憲政貽謀於皇上也，蓋洞燭時勢，深察民情，知中國非此則不足以圖存也。夫朝令暮改，君子猶譏其反汗，況於先朝訓誥，爲國家定百年大計者，爲人臣子，乃敢竊竊焉議廢棄乎？是故以現在籌備憲政之不能舉實，而務設他法以舉其實焉可也，坐是而疑憲政之當廢焉不可也，此如抱病之夫，緣食增病，不務治病而思絕食，未有不速其死者也。洪伊等以爲籌備憲政之實之所以不舉者，皆坐無國會而已。何也？蓋立憲之眞精神，首在有統一行政之機關，凡百設施，悉負責任，而無或諉過於君上，所謂責任內閣者是也。責任內閣何以名？以其對於國會負責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責任內閣謂之憲政，無責任內閣謂之非憲政。有國會則有責任內閣，無國會則無責任內閣。責任內閣者憲政之本也，國會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

未將安所麗。兩年以來，所以籌備一無成績，而憲政三字，幾於爲世詬病者，皆坐是也。洪伊等恭摺諭旨，謂：『據各衙門行政大臣奏稱，按期次第籌備，一切尚未完全。』又云：『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皇上慎終於始之盛心，洪伊等具有天良，豈不知感，特不知居九年期滿之時，倘籌備乃未完全，亦將召集國會否耶？如云不完全亦召集也，則等是不完，後之與今，復何所擇。如云必完全而始召集也，竊恐似茲籌備，終古更無獲完之時。此非洪伊等疏逃小臣吹毛責備之私言，即以國之世如李經羲輩，身處當局，洞悉情僞，而其言之憂危，既已若彼，皇上於召見中外大吏時，試命其自撫良心，問有一人焉敢謂前此籌備之確著成效者乎？又命其自據懷抱，問有一人焉敢謂將來籌備之確有把握者乎？他勿具論，即就財政一端言之，自侈言籌備以來，歲費增加，司農竭蹶，數倍於前，後此且將益甚，籌備案中所列諸要政，雖欲勿停，又安可得，一事如此，他事可推。若是乎籌備憲政一語，不過供大小官吏欺罔君父自便私圖之口實，而於先朝殷殷貽謀之本意，更復何有。我皇上如謂今日中國可以不復籌備憲政也，則洪伊等亦復何言，亦既知籌備之不可以已矣，又灼見乎二、三年來所謂籌備者之一無實效矣，而不深考其所以無效之故，而別思所以致效之塗，此洪伊等所大不解也。夫籌備何以能有效，必自行政官各負責任始，行政官何以能負責任，必自有國會以爲監督機關始，是故他事皆可後，而惟國會宜最先，他事皆可緩，而惟國會宜最急，諭旨謂緩急先後之間，爲治亂安危所繫者，豈不以此耶？昔漢臣劉向上成帝封事云『下有泰山之安，則上必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保持宗廟，而令國祚永移，降爲皂隸，縱不愛身，奈宗廟何。』其詞危苦，千載下讀之，猶將流涕，而獨怪當時主處彼岌岌之勢，聞此警警之言，何以漠然曾無所動於中，或明知其善而莫能用，坐使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豈天命不佑，非人力之所能回，毋亦在上者不能聽言擇善，有以自取其咎也。今國勢之危，過於漢季者且將十倍，出萬死以求一主，惟恃國會與責任內閣之成立，及今急起直追，猶懼已遲，更復荏苒數年，後事何堪設想。夫自五月二十二日以迄於今，不過數月間耳，而事變之咄咄逼人，已再四而未有已。蓋懸崖墜石，愈近地而速率愈加，今後數月中，其可驚可痛之事，恐將又甚於此數月，而籌備案之敷衍告竣，乃須期諸六年以後，此六年中，內憂外患，誰復能料，而長以此泄沓闕冗不負責任之政治應之，禍變之慘，豈復臣子所忍言者哉。昔朝鮮當光緒二十一年，其主亦嘗誓廟告天，宣言豫備立憲，設責任內閣，其所頒大詔十二條，略與我憲法

大綱相類，徒以無國會之故，監督機關不立，凡百新政，皆有名無實，利不及弊，坐是魚爛，以底於亡。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若朝鮮者可以鑒矣。

洪伊等誠知冒瀆宸嚴，罪合萬死，徒以時局煎迫，朝不逮夕，國脈民命，繫茲一線，謹合詞遞血陳請貴院迅賜提議，於宣統三年內召集國會，並請提前議決代奏，恭候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註二）

孫洪伊等又上書監國攝政王，略言：

「洪伊等自去年至今，感國勢之岌危，痛外患之亟迫，思救國亡，惟有國會。既兩次奔叩，帝闕，未邀俞允，抱忠懷愚，不敢謂見屏於君父，輒自退阻，方欲與全國人民爲三續請命之舉，而海內外父老昆弟，亦復函電交馳，迫不令去。洪伊等滯羈京師，其所以奔走號呼，不敢告勞者，欲以款款之愚誠，冀幸君父之一悟也。乃者東三省人民，以日本併韓而後，勢力漸趨於南滿，北部則迫於強俄，介居兩大，協謀來侵。約章既成，風雲益劇，東省人民，寢不帖席，既合全省士紳，會議數四，乃公推特派員數人到京，僉謂及今不開國會，國家必無幸存，東三省有變，則全局瓦解，宗社人民，將置何地，雖欲從容立憲，不可得矣。時勢迫促，不能再緩須臾。嗟嗟吾王，期年之間，時變如此，吾賢王受先朝遺命，監輔冲主，身膺國家之重，儼亦有震感於中，不能自己者乎，夫鑒往以知今，即今以察來，有遠慮而後免近憂，人民生長草野，習審時變，私冀奮然圖治，轉弱爲強，轉危爲安者，非賢王莫屬。徒以天澤之分，不能旦夕面王，痛陳國家之大計，變革之大綱，爲可痛耳，方今之病，患在壅隔，以賢王求治之殷，吾人民望治之切，兩相需於冥漠之中，而迄不能豁然大解者，則以上下不交通之弊也。顧上下交通，則機關之設，首在國會，國會者，所以通上下之情，爲憲法上立法最高之機關，有國會而後可言立憲，無國會而言立憲，人民生其疑阻，政事日即惰偷，雖日日言籌備，而財用之耗盡，人才之驟蹙，民生之凋敝，恐即在此籌備之中，而禍亂之至且無日矣。王試思列強之國，皆有一日千里之勢，而吾國至今，猶在紛紜掣掣中，庶政孔多，而財政奇絀，官僚充斥，而責任無人，非不日言籌備也，而局處衙門，凡號稱新政機關者，率皆東塗西抹，舉一遺二，而其間猶復新舊雜糅，有舉無廢，循節敝求，百孔千瘡，以如此之政治，當列強之競爭，其有幸乎，且無暇與列強絮短較長也。凡事不從根本解決，而徒爬枝搔葉，鮮克有濟。王試觀兩年以來，憲政籌備之際，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四日

行不可謂之不密矣，督促進行之 詔旨，不可謂不勤矣。以言財政，而財政之紊亂如故，以言教育，而教育之腐敗如故，以言警察，而警察之疲玩如故，其他軍事實業，凡關於國家大計者，更無一足鑒人心焉。外人之視吾國者，以爲吾國之政治，如滅燭夜行，無一線光明，幾不足與於國家之數，故其在吾國之行動，皆不以平等相待。值此內外交迫之際，若非有大舉動大變革，則孰若速開國會，與天下以更始，令四海萬國，耳目一新，知吾國家眞實立憲，見日月之明，而奸謀自阻，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衆，必不信開國會後，不能自強也。凡百事功，皆發乎機，機之一發，則羣耳易聽，萬目改視，騰爲輿論，亦遂朝黃暮綠，南北易位，開國會即其機也。我能行之，安知不足以震懾列強，聞臥虎之嘯，則獵者駭走，莫之敢撓。國家危亟，北鑰告警，獵人在前，當復何謀。洪伊等分屬國民，有俱燼之痛，義不忍復偷瞬息之安，所以昧死一言，冀吾王之投袂而起也，伏願吾王上爲皇上，下爲人民，鞏固我國家億萬年長治久安之基，當機立斷，即日請旨，速開國會，上以副先朝付託之重，下以慰億兆人民望治之心。俄頃之間，立新朝局，但令國會早開一日，即人民早享一日之太平，洪伊等歸耕隴畝，歌詠衢壤，於願足矣。抑更有言者，資政院性質本與國會不同，其組織亦與國會迥別，萬不足以代國會，前由都察院代奏書中，已縷晰言之，幸王少留意，毋惑於葉公之龍也。迫切陳請，語不及檢，無任惶恐待命之至。」（註三）

各代表上書攝政王後，復遍謁王公大臣，力陳國會速開之理由及人民渴望之情，聽者爲之動容。後來，各代表復又上書攝政王，略言：

「前所陳書，度蒙省覽，奔走呼籲，冀得上請，略分冒嫌，於前數日徧謁軍機及親貴大臣，幸承贊可。慶親王言尤懇摯，澤公則並允代奏，報紙風傳，騰布中外。草野人民，皆謂此次請願，決無阻難，誠望王一言決之耳。而風語流傳，謂尚有人民要求，即予允准，有傷國體，以進言於王者，尋繹斯旨，竊所未喻，從諫則正，從諫則聖，古有明訓，不聞堯舜在上，好行獨斷。矧先朝諭旨，既言庶政公諸輿論，則今日皇上允准速開國會，固爲採取輿論，克紹前猷，請求出自人民，裁可歸諸君上，詔諭所頒，何損尊嚴。且樞臣親貴，亦既面允代表代爲奏請，而顧復有國體之說，熒惑朝廷，是使人民怨望萃於吾王，而凡百臣工，均爲不負責任之人，有乖忠愛，莫斯爲甚。國家所與共治者，人民而已，今當主少國疑，內外交迫之秋，藉非博采衆議，俯順民心，則皇祚

何以永固，即邦本何以久安，吾王輔翼沖主，獨不欲固皇祚安邦本乎。人心向背，皆在朝廷一舉動間，以爲標準，幸王裁之。」（註四）

資政院中民選議員係各省諮議局所選出，亦即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之主要代表，其言論在資政院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本月二十日，資政院提議陳情速開國會議案，卒獲通過，資政院因於本日專摺具奏。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四九—一五一。

註二：同註一，頁一四一—一四六。

註三：同註一，頁一四六—一四八。

註四：同註一，頁一四八。

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七日）

清外務部電駐藏大臣趙爾巽，查覆英人在布丹有無秘

密舉動。

清廷以布丹係中國屬邦，而英人覬覦布丹，於去年私訂英布條約，規定布丹外交由英政府指導，英每年助布十萬盧比，外務部因此於本日電駐藏大臣趙爾巽查覆英人在布丹有無秘密舉動。其電云：

「中轉駐藏聯大臣，布丹事上月二十二日電悉，現准英使照稱，聯大臣有違法干涉布國情事，布丹國君接聯大臣信內所云，究係中國於布丹有上國之權，語氣係飭令口氣。茲奉政府飭將去年英布畫押之條約鈔送，嗣後中國若有致布國文牘，須送英政府轉送，並答覆，又去年照會聲明，藏政如有更變，英國不允有礙廓爾喀並布丹哲孟雄之國體，請再注意等因。本部當以布丹係中國屬邦，迭受封號，頒有敕印。駐藏大臣行文係照向例辦理，並非分外干涉。英布所訂條約，本部並未聞知，不能因此改變中布歷來辦法。至廓爾喀，歷年來京進貢，久已服屬中國，布丹亦係中國屬邦，均不能與哲孟雄之照約歸英保護者，視同一律。中國對於布丹事件，仍照成例辦理，並非有所更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五九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六日

六〇〇

等語駁覆該使。布丹爲英所迫，私與訂立條約，送來條款有每年英助十萬盧比，並外交隨從英政府指導之語，在我自難承認。但究竟該部向背如何，英人對彼有無他項秘密舉動，仍希不動聲色密查，詳酌妥辦，並隨時見覆，外務部。」（註）

（按外務部於九月二十六年照覆駐京英署使，聲明布丹、尼泊爾爲中國藩屬）。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七，頁四一。

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八日）

清外務部照覆駐京英署使，聲明布丹、尼泊爾爲中國

藩屬。

本月十五日，英署使麻勒照會外務部，禁止中國對布丹直接行文，外務部乃於本日照復英署使，聲明布丹、尼泊爾（廓爾喀）爲中國藩屬。原照會如左：

「……布坦係中國屬邦，自雍正年間納貢，迭受先朝封號，光緒十七年並頒有敕書印信，向來駐藏大臣行文該部長，均用核諭……歷年不自今始，此次聯大臣行文係照例辦理，並非分外干涉。至貴國與布坦所訂條約，本部並未聞知，不能因此變更中國與布坦歷來之辦法……廓爾喀歷年來京進貢，久已服屬中國屬邦，布坦亦係屬中國屬邦，不能與哲孟雄之照約歸其保護者，視同一律。中國對於布坦事件，仍照成例辦理，特此聲明，希轉達政府。」

（註一）

清廷以李國杰充出使比國大臣。

本日，清廷以農工商部左丞李國杰爲出使比國大臣（代楊樞）。（註二）

李國杰，字偉侯，安徽合肥縣人，李鴻章之長孫，一品廕生、戶部員外郎、郎中，承襲一等侯爵、委散秩大臣、廣州漢軍副都統、廂紅旗蒙古副都統、農工商部左丞。（註三）

法、美國籍各一人在廣西遇害。

法、美籍人士各一人，本日本在廣西柳城附近，被匪所害，柳城親兵營兵士二名救援，亦中槍死亡，其經過據廣西護撫接署理右江道沈秉炎急電，略謂：

「法美二國遊歷西人，至郡小住，欲赴慶遠。職道告以由柳州上慶，必經柳城縣地方，該縣匪氛偏地，行旅戒嚴，似不必去。該西人不允，堅執前往，當飭柳州親兵營，會同馬平縣兵役，護送至柳城，由該署令林桐派弁兵接護到縣。在縣勾留一日，八月二十六日，由林令派親兵二名，差役四名，護送起程，並諭沿途分紮巡防隊弁勇，各鄉村團練，妥為迎護照料。即日申刻，據護送差役逃回稟稱，甫行二十餘里，突遇匪幫將二西人槍斃，親兵二名救援，亦中槍死事，該處距防勇團練紮所均遠，無從呼追等語。林令據報，立往勘驗，一面調集營團，懸賞購捕。」

被戕之二西人，一係法國遊歷商人，一係美國礦學家，（由貴縣僑商振華公司聘來勘礦者）出事後，右江鎮總兵李國治親統巡防軍各隊，馳抵柳城縣，大加搜捕，該縣全境，擾亂異常。近日桂省天主教司鐸賴保理，接龍州越南法領等來電，對於此案，頗為憤怒，將來要素甚奢，並囑賴就近探查確情，及大吏辦理此案之內容。（註四）

註一：呂秋文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九三。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千七十九號。

註三：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三八。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十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三〇八—三〇九。

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九日） 清廷從度支部奏，命外務部與美使賡續妥議借款詳細條款。

度支部原奏略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

六〇二

「與北京花旗銀行會議借款，總數不逾美金五千萬圓，利息照周年五釐，每一百圓准扣五圓，已由美國資本家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四家，聯合承辦，先議草合同六條。該公司等公派在京花旗銀行總辦梅諾克，臣部即派左丞陳宗熾等，於九月二十五日簽字。應請飭下外務部迅速照會美使，以便循照合同所訂各事宜，廣續妥議詳細條款。」（註一）

清廷以張鳴岐署兩廣總督，沈秉堃為廣西巡撫，袁克定為農工商部右丞。

本月二十六日，署兩廣總督袁樹勛因病奏准開缺（註二），本日諭命張鳴岐署理，沈秉堃補授廣西巡撫，袁克定為農工商部右丞（註三）。

張鳴岐，字堅白，山東省海豐縣人，舉人出身，曾任廣西巡撫，本日署理兩廣總督。（註四）

沈秉堃，字幼嵐，湖南長沙人。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春，錫良繼任川督後，以鹽茶道沈秉堃兼任四川武備學堂總辦。翌年，該學堂停辦，仍在原址改辦四川陸軍小學堂，沈仍任總辦。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一月，奉調護理雲南藩司。據林光灝著「晚香庵叢談」二集第二三頁云：「沈秉堃赴京晉見慶親王奕劻時，曾以二萬金奕劻壽。」即於二年九月，調任雲南巡撫，本日復調為廣西巡撫。（註五）

袁克定，字雲臺，河南項城人。生於清光緒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為袁世凱之長子，通英、法、日、德四國文字，尤精德文。年未弱冠，即在京華為部曹。光緒三十年（一九〇七），其父袁世凱因遭受滿清親貴之鐵良、良弼等反對與排擠，曾交出北洋四鎮指揮權，藉以解除獨攬兵權之重嫌。清廷為安慰袁心，遂補授克定為農工商部參議。不久升右丞。（註六）

清度支部奏准與美國財團訂立借款草合同。

本月二十五日，度支部與美國財團訂立借款草合同六條，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及所附草合同內

容如左：

「度支部奏爲議借美款，先訂草合同，請旨核遵，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部前奏整頓財政，必先統一幣制，必須預籌鑄本，曾經會商樞臣，錫良奏准借款二千萬兩，興辦該省銀行實業等事，經該督臣電奏，與美國銀行議借金款，奉旨歸併度支部辦理，等因，欽此。臣等當即與北京花旗銀行會議，借款總數不逾美金五十萬元，利息週年五釐，每一百元准扣五元，已由美國資本家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四家聯合承辦，彼此電商，先議草合同六條。該公司等公派在京花旗銀行總辦梅諾克，臣部即派左丞陳宗燾、右丞傅蘭泰，於九月二十五日簽字，各執一份。謹將原文錄呈御覽，如蒙俞允，應請飭下外務部，迅速照會美國使署，以便仍由臣等即與美國資本家，循照草合同所訂各事宜，賡續妥議，詳細條款，再行請旨辦理。所有議借美款先訂草合同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謹將美國借款草合同原文照錄恭呈御覽

立草合同人，首造爲度支部代表大清政府，以後即簡稱曰清政府，二造爲摩根公司、昆勒貝公司、第一國立銀行、國立城市銀行四家，皆係紐約城開設，聯合成爲美國資本家，以後即簡稱曰美資本家，事因大清政府爲欲整頓國家及東三省財政暨辦理東三省實業事務，擬定創作發售大清政府遞還之金元債票，以後即簡稱曰債票，其總額不逾五千萬美國金元，所有商酌借款情形，照後開辦理，現將議訂條款開列於左：

一、清政府允出金債票，美資本家允爲代賣，其總額不逾五千萬美金元，皆按下文所載條款，及嗣後所商定之詳細章程辦理。

二、此債項係爲清政府所直借，即爲清政府所擔負，是以爲清政府應以其信實及其還債之權柄，爲保使該債款本利皆准，按照限期清還。

三、該債項利息，係週年五釐，美資本家允以九十五作一百，買受此債票，所有收來之實款，共計四千七百五十萬美金，須存在美國資本家，或其許可之代理銀行，聽候清政府按照借款辦事，所需隨時提用，至存款提款章程，借款期限若干年，以及分年遞還本利，並積聚抵備歸本各辦法，以及債票起息停息日期，與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二十八、三十日

六〇四

概關於此借款之事，經理各費，俟立詳細借約時，和同商訂。

四、凡關於此項借款之利息、遞還之本項，與經理各費用，應於詳細借約內，所指抵之妥裕餉源，先行提付。

五、此草合同俟奉到上諭，乃可作准上諭，須由外務部用正式公文照會美國使署，並請美國資本家即與度支部或大清國所派定之大臣，速訂詳細借約。

六、此合同乃用漢文英文，各備兩份，一份歸度支部存查，一份歸美國資本家存查。倘因漢文英文不同之處，致生誤會，當彼此和衷妥訂辦理，所有應議未訂之款，如彼此意見不合，此草合同可作廢紙。」（註七）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二，頁三九。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千七十九號，頁二。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千八十號，頁二。

註四：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四四。

註五：陳錫璋著：「細說北洋」，頁九六。

註六：同註四，頁二六四。

註七：「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七，頁四一—四三。

二十八日（十月三十日） 清河南巡撫寶棻奏請提前頒布欽定憲法。

本日，清廷諭令如左：

「諭軍機大臣等，寶棻電奏，欽定憲法，提前頒布等語。原電著交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註）
註：「宣統政紀」，卷四二，頁四〇。

三十日（十一月一日） 清各省督撫再度聯請立憲。

本日，東三省總督錫良等繼本月廿三日聯請立憲後，復聯銜電奏，重申內閣國會同時設立之議。電文曰：

「軍機處鈞鑒：錫良等前奏請開內閣國會以救危急，近聞有主張仍欲先立內閣，俟宣統五年乃行召集國會，區區愚忱，竊抱過慮。說者謂日本維新，亦先立內閣，後開國會，遂欲取以爲法，不知日本改革幕府之後，長薩二藩，握權專政，其基未固，故專用壓力，緩開國會，民間積憤不平，第二倒幕之聲，已聞於全國。幸經黨人才繼起，國會旋開，僅保未亂，此日本之內容，固無可隱諱者也。全中國民氣奮發，視日本當年，不啻過之，而朝中大臣，勳業才望，較之長薩二黨，相去何如，豈可復襲其危險之政策哉。且國會既開，人心擁戴，皇室愈固，一切顛危傾側意外之變，無自而生，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有上下相維之氣象。若又遲以三年，則三年之內，風潮萬狀，僉倭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緣援結，以據要津，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黷貨營私，以肥囊橐，失敗之政，仍歸咎於君上，監督之力，終難及於當權。朝廷宜防官邦，不宜徒防民氣，此錫良等所謂內閣國會不能同時並立者也。如謂機關未備，則凡弼德院、審計院、行政裁判院，均有各國成案，取以仿行，似非甚難。此次阻開國會者，或有新進之輩，欲遏其後起，而自居其功，故飾爲進行有序之說，以惑上聽。又必謂國會早開，則政府權柄，將有不能完全之患，以憚在位。不知憲法大綱，業已規定，新學良士，未盡登庸，朝廷一視大公，天下自無偏黨，在位者不必親，在野者不必疎，其崇戴我大清則一也，先後舉錯之間，安危關係所在。謹披瀝再陳，請仍將內閣國會，同時並舉。以慰民望，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註一)

按：連日來，國會請願代表團、資政院及人民團體紛紛請願速開國會，駐外使臣亦先後發電力爭，各督撫多希望國會與責任內閣及早成立。攝政王載灃以人心所趨，連開密議。軍機大臣毓朗、徐世昌等均主張縮短國會以爲根本上挽救，載灃、載澤及肅親王善耆附之，議遂定。各督撫初開監國欲縮短至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並先設立內閣，乃於本日夜八時，仍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二次聯合以加急電奏，主張內閣國會同時設立。(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五五。

註二：李守孔著：「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頁三四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九月三十日

六〇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月

初旬 鄺林謀刺清貝勒載洵於舊金山，事敗被執。

旅美僑胞鄺林（佐治）於本月初旬，乘清海軍大臣赴美考察憲政之際，與同盟會同志朱卓文謀狙擊於舊金山屋倫（Oakland）碼頭，事敗就捕，為當地政府判以監禁十四年。

「鄺林號佐治，粵之臺山縣人。以己卯（一八七九年）三月生於美國舊金山都板街八百號。父業雜貨商，幼隨母回國求學。性任俠，好抱不平，鄉人有遭土豪欺侮者，輒袒之。弱冠娶婦，得子二。父死，家漸中落，仍渡北美謀生活。初從族人某習西廚業，頗堪自給。每於工作餘暇，瀏覽新學畫報，漸具國家思想。時清政不綱，國內各省之革命義師，山鳴谷應，前仆後踵。旅美僑胞發刊日報以鼓吹革命者：舊金山有大同日報，檀香山有自由新報，雲高華有大漢日報，發聲振聵，收效卓著。佐治涉獵有得，隱然萌步武史堅如、徐錫麟之志。己酉（一九〇九年）秋冬間，香港同盟會員李是男與有志者十餘人初組織少年學社於舊金山，以提倡民族主義為號召，佐治之亟報名為會員，時華僑風氣尚多閉塞，各埠保皇黨徒勢未少衰，李等猶未敢公然大聲疾呼，聞獨樹一幟也。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廣州新軍反正，孫總理適於是時行抵舊金山，少年學社開會歡迎之。孫總理令改組為中國同盟會北美支部，是為同盟會在美之濫觴。佐治自入盟後，雄心勃勃，日思獻身作一革命軍馬前卒而不可得。是歲冬同盟會之言論機關少年中國晨報社在舊金山企利街出版，黨勢為之一振。十月初旬清海軍大臣載洵貝勒赴美考察軍政，將道經舊金山。旅美中華總商會及中華會館得訊，特預備開會歡迎。佐治聞之，以若輩忘親事仇，異常憤激，遂約同志香山朱卓文各挾手槍，擬伺載洵過屋倫碼頭狙擊之。蓋謂載洵此來，名雖考察軍政，實則歸國後將頒行偽立憲，以籠絡漢人，大足為革命前途障礙，非先除之不足以絕後患也。先是清貝勒載濤嘗於六月前遊美，道經此埠唐人街時，被兒童擲以爆竹，受一虛驚，故此大載洵來此，清領事預求當地警長嚴密保護。以是美警署分派偵探多人，預伏屋倫車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初旬

站四面，偵伺觀衆以備不虞。及載洵從美東乘車抵屋倫站，佐治與朱卓文同廁身人叢中預備行事。詎佐治形迹早爲美探所疑，當其以手向褲囊欲拔槍時，即被美探馬佛麥緬等以強力制止。朱卓文知事機已洩，乃乘間逸去，時清領事及華商多人羣集車站鞠躬迎迓。均未知載洵遭逢此險。迨美探查覺佐治所懷者爲實彈手槍遂拘解至總警署，控以蓄意殺人之罪。同盟會以佐治此舉由於愛國熱忱所致。特延美國社會黨法律顧問華利斯爲之辯護，並派朱卓文辦理此案。方佐治拘至法院時，美檢察長訊以是否有意暗殺載洵及其暗殺之理由。佐治侃侃而談，直認不諱，對曰，余年三十一，向任卜技利埠西人學生兄弟會所充當廚工。去年曾加入舊金山中國少年學社爲會員，該社乃以推翻外族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爲宗旨，如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之美國獨立然。此次滿洲皇族載洵來遊美國，並非爲中國謀公益，實欲興建海軍，以壓制革命黨，使漢人受滿酋束縛。我聞其來，早已密購手槍，立意殺之，以除國家大害。只我一人起意，並無他人知之，今所謀不成，殊屬可惜。然我既決心爲國犧牲，雖坐電椅而死，亦毫無悔意。我料我死後必有無數之我繼續進行云云。依美國通例，凡殺人嫌疑犯未經發見真實證據而堅不承認者，十九可以援律脫罪。往年在美華僑堂門之風，最爲盛行，被獲之兇多能經過辯護手續而獲逍遙法外，即爲明證。佐治此次僅有身懷兇器之嫌疑，尙無拔槍在手之行動若，矢口不認，則按律只受身應兇器之輕罪處分。今佐治乃懷志供招，惟恐不盡，雖由華利斯律師多方辯護，卒無能爲力，經屋倫埠第四高等法院數度研訊之後，陪審員十二人根據佐治供辭，竟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移送山坤頓監禁。事前華利斯律師嘗詣獄訪佐治，囑將供辭否認，以便脫罪。佐治曰，吾此舉在於喚起我國民族之革命精神，及予滿洲君臣以嚴厲之警告，萬死不辭，安用脫罪爲。同盟會於佐治入獄後，定議每星期派員慰問，以盡黨誼。民元夏南北統一，旅美同盟會致電北京國務總理唐紹儀，請向美政府交涉釋放佐治。唐令駐美公使向美政府婉商。美政府據法院查覆，稱佐治在獄三載，治事勤勞，學業精進，乃下特赦令釋之。佐治既出獄，遂買棹歸粵，期享受革命方略中所載優先國民權利。及抵羊城，自詣都督府投刺求謁，當局以非素識，拒之不見，繼歷訪國民黨諸幹事話舊，黨部對之亦殊冷淡。佐治大爲失望，喟然語人曰，吾昔讀東周列國演義，范蠡有言，越王勾踐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安樂。觀今日吾國革命黨人，誰非勾踐者，而今而後，吾知所以自處矣。於是憤然渡美，隱居小埠，重度其廚工之生活。」（註）

註：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二八一—二八三。

一日（十一月二日） 順直諮議局議決，開平礦產亟宜完全收回，以保利權。

本年八月，直隸總督陳夔龍籌議收回開平礦權之方策，路礦大臣開平礦務總辦張翼從中作梗，一面電其在英律師向英外部要索賠款，一面又連上封摺，密謀阻撓收復礦權之交涉。謂履行副約，不花分文，產權即可收回，並請特派大員，切實紡籌。九月初八日，清廷命度支部尚書載澤、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爲查辦開平礦案事務大臣，確切查覆。此事登請報章，朝野人士紛紛起而反對。十四日，大理院少卿劉若曾等四十餘人，聯名陳請外務部，請主持公道，一力收回。本日，順直諮議局亦通過，開平礦產亟宜完全收回，以保本省利權案。咨呈直督陳夔龍，堅請收復。其議決案內容如左：

「議決開平礦產，亟宜完全收回，以保本省利權案。」

案查開平礦產，自經外人騙佔，於茲十年，權利喪失，言之痛心。開平苗線，據辛丑年英公司礦師胡華刊本報告書內載，就現在所開唐山、西山、林西三井口估計，已確見可採之煤一萬萬噸，按每年出煤一百二十萬噸計，足八十餘年之採取，而在此三井口之外，尚有煤二萬二千五百萬噸等語。現即以已有井口煤數一萬萬噸論，每噸按極少獲淨利一元，已可收一萬萬元之餘利，此外如添開井口，更有可採之煤二萬二千五百萬噸，其利更增二萬萬元以外，是其煤苗孕蓄之豐富，無可疑議。且該礦局自有碼頭，凡天津、新河、塘沽、秦王島、上海、煙臺、營口、香港、廣州，共計九處。又自有輪船數艘，運輸如意，其入內地；則天津爲五大河匯歸之處，由天津分運內地，航路四通八達，尤爲便利。故開平所佔天然優勝，在五大洲可稱巨擘，西人之遊歷中國，著作論說，多豔稱之，似此大利所在。關係全省生機命脈若不立即收回後患何堪設想。查張京堂翼原定私約，雖有售賣字樣，所幸朝廷始終並未承認，本局有保全本省權利之責，亟應據理力爭，公請督部設法維持，務達取消原訂私約，實行收回之目的。但開平股票，現在每一鎊之股價，已漲至十九兩以外，又查該礦從前已發之小債票，尚有四十餘萬鎊，當此之際，欲完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一日

六一〇

全收回，必須籌給現款，立將股本舊債及他項確實款目，全數發還，方爲上策。然本省財源困難已極，何能籌此鉅款，惟有籲懇國家，發行債票，所有按期應還本息，總由該礦分年籌備，核其歷年獲利情形，實足擔任，綽有餘裕，此不遇藉國家之名義，以堅外人之信用。而其實債票本息，仍由本省擔負。諮議局甘任其責，毋須國家另籌他款，蓋此項債票，若不由國家擔保。勢須以礦作抵，即難杜絕外人干涉礦事，收回仍屬空言，後患仍無底止。且秦王島爲本省不凍口岸，得以乘此收回，關於全省商業將來之發達，尤爲無窮利益。諮議局爲全省人民代表，不得不爲全省人民請命，查本局章程第六章第二十一條第七款，爲議決本省權利之存廢事件，此事關係重大，業經公同議決，呈請督部堂公布施行。

宣統二年十月初一日。」（註一）

清鹽政處奏准在粵設立兩廣鹽政公所，置正副監督。

清鹽政處曾奏粵鹽規費查提無著，請將新增鹽款撥抵賭餉，並請在廣東省城設立兩廣鹽政公所，置正副監督，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如左：

「奏爲粵鹽規費查提無著，請將新增鹽款撥抵賭餉，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臣等會奏查明廣東鹽務新商加餉辦法，窒礙難行，擬請仍令舊商辦理，酌加餉數，摺內聲明該督原奏，謂各項規費與正課相埒，臣等派員到粵，該督猶面稱，規費實有四百餘萬兩，而新商則謂規費五百餘萬兩，甚至有七百餘萬兩之說，擬請飭將各規費，上自督署下至場官，旁及各府州縣，凡在官員役，私取規費，未經提歸公項造報開支者，切實逐款查明確數，和盤托出，分晰造報。此項規費，將來查明，擬酌提數十萬兩，留爲改定鹽官公費及購置緝私輪船之用，其餘悉數留抵該省賭餉，應俟該督查覆到日再行核辦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旋據廣東京官中書楊鼎元等呈請將粵鹽歲增餉數，先行撥抵賭餉，當經批飭，俟該督查提規費造報到日抵餉，自不患無著，倘或提出規費爲數無多，仍常將此次新增鹽款酌量撥抵該省賭餉。去後嗣於八月二十二日由內閣鈔出署兩廣總督袁樹勛覆奏，查明規費情形一摺，欽奉硃批督辦鹽政大臣知道，欽此。復據楊鼎元等呈稱，鄉邦士民盼望禁賭甚急，前經聯名，呈請將新加鹽餉撥抵

賭餉，彼時不候查覆，遽爲陳請者，蓋已逆慮粵督規費四百萬之說，或涉於子虛。今閱邸鈔署粵督袁樹勛查覆規費情形，概未指明提出規費若干，其所藉以抵賭餉者，仍不外鹽務新加之餉，及膏牌菸酒等捐之款，惟賭餉四百餘萬，現加鹽餉，就開辦第一年計，除舊餉三百七十餘萬外，僅二百餘萬以之撥抵賭餉，欠缺仍多。擬請准撥新加鹽餉暨續籌款項，如膏牌菸酒等捐，一經辦妥，收有成數，即行湊入抵餉，餉未抵足，概不得移作他用，等因。臣等正在核辦間，九月二十日奉旨袁樹勛電奏，廣東諮議局呈請明定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一再陳議，情詞迫切，請旨辦理等語。著該衙門察核具奏，欽此。欽遵由軍機處鈔交原電前來，臣等前以該前署督所奏，廣東鹽務規費，與正課相埒，最爲鹽務之憲，請旨飭令查提造報，除酌留公費等項外，其餘悉數留抵該省賭餉。原冀規費可提，賭餉可抵，乃該前署督覆奏則稱，所謂埒於正課者，本以鹽戶運商諸多弊混，又加以各項規費併數計之，與正課相埒也。積弊既已整頓，餉數業已遞加，而別求一與正課相埒之規費，此則斷節取義等語，是不特未能認真查提，分晰造報，並以爲臣等斷章取義，誤會其詞，然該前署督原奏具在，固可覆按。臣等即斷章取義，何以衆人所見皆同，即如廣東京官梁敦彥等奏稱該督既知規費與正課相埒，果能提取規費，則不必加之於商與民，每歲即可多得三百餘萬兩等語。是以廣東京官亦均以該前署督原奏所謂與正課相埒者，專指規費一項而言，非獨臣等爲然也。且就令臣處臣部及廣東京官均甘受斷章取義之議，而規費一項縱不能與正課相埒，亦何至不名一錢，究竟實有若干，無論多寡，均應逐款造報，分別提留，方爲實事求是之道。仍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飭屬澈底清查，一面由臣等飭令新設兩廣鹽政公所，會同提出以爲鹽官公費及緝私輪船之用。該前署督又稱此項增餉，如改撥軍需，則歲給月支勢難須臾少緩，此次舊商承辦，雖未具有按餉，諒必能取信於部，臣不致半途而絀貽誤軍需等語。不知此次舊商勉認加餉，實因新商先認鉅餉，實逼處此，萬不得已而爲之，而又不能如新商之壟斷居奇，以遂其取盈之願，惟有憑藉鹽務各官，認真辦理，地方大吏實力維持，乃可不致半途而絀貽誤軍需。否則鹽務已壞，鹽課已絀，雖有按餉可抵，而爲數無多，又非不涸不源，恐亦終不免於貽誤軍需也。且舊商辦法，由上下河組織公所，業將收辦沿海各官埠資本先交一百萬兩，呈驗在案，其存儲埠底及船隻等件，又不下數百餘萬本，與新商之毫無根柢者不同，其毋庸預繳按餉，自在情理之中。該前署督又謂鹽價不予限制，私幸臣言之不中，而該商等不至有居奇壟斷之虞等語。不知虛擬一數，

謂之限價，其名爲限，其實爲增，欲防弊而適以叢弊，已非鹽法所宜，況粵鹽買賣習慣競爭，更不必限價。臣等於查覆廣東鹽務摺內論述綦詳，該前署督若詳閱臣等原奏，自可釋然要之。臣等折衷一是，但求有補於鹽綱，不敢曲徇夫私見，此則不能剖白於聖主之前者。惟廣東賭害，不能不設法禁止，即賭餉不能不設法籌抵，前據粵省京官呈請准撥新加鹽餉陸續籌各款，以抵賭餉，業經臣等批允，酌量撥抵，今鹽務規費既經該前署督查覆，並無著落，擬請將此項新加鹽餉，俟試辦一年期滿，收有成數，即行撥抵該省賭餉，以仰副朝廷爲民除害之至意。至廣東諮議局所請明定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一節，該局自係爲早除賭害起見，但廣東各項賭餉共銀四百數十萬兩，其中番攤一項，據該前署督奏報共收銀二百七八十萬兩。臣等派員到粵，據該省司道查報，實共收銀三百十二萬餘兩，今鹽務新增之款，初年不過二百萬兩，次年亦不過二百四十萬兩，即無意外之虞，每屆一年期滿，均能照數收足，以之撥抵番攤一項，賭餉亦尙不敷。至該省膏牌捐，雖經開辦，其詳細辦法尙未咨部，所籌於酒各捐，如何辦理，亦未據報部有案。前據該前署督電奏，本省近辦膏捐，可資撥抵，而收入之數及裁留之法，開辦未久，確定尙難，此外酒捐尙未開辦，菸捐尙待籌議，均不能作爲確定之計畫等語。是該省開辦膏牌菸酒等捐之計畫現尙不能確定，其不能作爲確定之款項，確定之數目，均可概見。臣等公同商酌廣東賭博。能否同時禁絕，須視籌抵賭餉之多寡，以爲衡。而禁賭期限之遲早，亦應視籌抵賭餉之收入以爲斷。臣等祇能以此次鹽務新增餉款，俟試辦一年期滿，收有成數，准予撥抵該省賭餉其能否定期同時禁絕，應由該省督臣自行籌辦。請旨飭下兩廣督臣籌集鉅資，除鹽務新餉俟試辦一年，收有成數，定爲實款撥抵賭餉外，其餘該省現在及將來添籌之款，苟非原有之歲收，自堪資以撥抵賭餉，屆時收得若干的款，即嚴禁某項賭博，權其輕重緩急，次第施行，庶幾賭害可期祛除，而軍餉亦不至貽誤，似此辦理較爲穩妥。所有粵鹽規費，查提無著，請將新增鹽款撥抵賭餉，緣由謹合詞恭摺詳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督辦鹽政處主稿，會同度支部辦理，合併陳明，謹奏。宣統二年十月初一日奉旨依議，欽此。」（註二）

又鹽政處會奏遴派兩廣鹽務公所正副監督並酌擬章程摺併單如左：

「奏爲遴選委員，請旨派充兩廣鹽政公所正副監督，酌擬兩廣鹽政公所章程，繕單恭摺仰祈聖鑒事。宣統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臣處臣部會奏，查明廣東鹽務新商加餉辦法，窒礙難行，擬請仍令舊商照舊辦理，酌加餉數一摺，內

聲明此次廣東鹽務籌議加餉，以舊商所擬加餉辦法較為妥協，擬請准其試辦，並擬由臣等遴選委員，前往粵省會同運司，督飭鹽務官商妥為試辦，仍令該員等擬定詳細章程，稟由臣等核定，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等伏查兩廣鹽務，歲入銀數，光緒二十八年間共僅一百五十餘萬兩，歷年遞加餉雜，至宣統元年銀已加至三百七十餘萬兩。此次更擬初年加至五百八十萬兩，次年加至六百二十萬兩，以後銷數或增復用遞進之法，分年遞加，至七百八十萬兩為止，而舊商加餉之所自出，大都從整頓而來。臣等前奏查覆廣東鹽務摺內，業將整頓辦法縷晰陳明，現在遴選委員前往試辦，擔負既重，牽制亦多，非明定職掌，優予權限，不足以專責成而昭慎重。擬於廣東省城設立兩廣鹽政公所，仿照稅差監督之例。置正監督一員，會同兩廣運司整頓該省鹽務，並置副監督二員，以佐之。查有丁憂四品軍機章京胡彤恩，堪以派充正監督，度支部七品小京官梁致廣額外主事，查鳳聲堪以派充副監督，如蒙俞允，臣等即飭該員等，刻期前廣東，會同運司設立鹽政公所，切實辦理。至該所大概辦法，及該監督職掌權限，並由臣等公同酌擬章程開具清單恭呈御覽，請旨遵行。其梁致廣一員，原係兩淮副監督，現在派往廣東辦理鹽務，所遺兩淮副監督官，應請以江南財政局副監督官景淩霄暫行兼署，一俟兩廣鹽政公所事務辦理就緒，即飭該員梁致廣仍回兩淮副監督官本任。所有遴派兩廣鹽政公所正副監督，並酌擬該公所大概章程緣由，理合恭摺會陳，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摺係督辦鹽政處主稿，會同度支部辦理，合併陳明，謹奏。

謹將酌擬兩廣鹽政公所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第一章 總則。第一條 兩廣鹽政公所由督辦鹽政處度支部督飭設立，直接管轄，遵照宣統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督辦鹽政處度支部查覆廣東鹽務奏案，遴選委員前往試辦，所有兩廣鹽務，統由該公所會同運司等，稟承督辦鹽政處，度支部督飭鹽務官商，認真整頓。◎第二章 設置。第二條 兩廣鹽政公所設於廣東省城，將來如須在他處另設分所，再由該所稟明督辦鹽政處度支部核奪。設立公所時，得商由運司撥用官房，如鹽商有公置房屋，亦得向商人妥商撥用。該公所純為官督之機關，與鹽商辦事之機關，絕不相混，除官立公所外，當飭鹽商別立兩廣鹽商公所，由該商公舉總協理，另行組織，以辦商人應辦之事。商立公所章程，仍由官立公所督飭另擬，轉呈督辦鹽政處度支部核定立案。第三條 兩廣鹽政公所應刊用關防，文曰兩廣政公所關防。第四條 兩廣鹽政公所開辦，設正監督一員，副監督二員，任辦該所一切應辦事宜，均由督辦鹽政

處會同度支部遴員奏派。第五條 兩廣鹽政公所內設員司若干，分辦各事，設所後，由正副監督體察情形，稟請督辦鹽政處度支部核辦。前項員司由正副監督選任，仍稟明督辦鹽政處度支部備案。◎第三章 職掌。第六條 兩廣鹽政公所正副監督，應督率所內員司任辦事項，大要如左：一凡督辦鹽政處度支部先今及將來奏咨通行各案，其直接或間接關係於兩廣鹽務之事，為鹽官及鹽商所應遵辦者，均當查照督催妥辦，隨時分別報告。二會辦鹽政大臣主管之緝私疏銷事宜，應隨時密陳，任事各員之得力與否，請分別予以勸懲。三運司鹽道主管各事，凡關係於鹽務之利弊者，均應會同妥商，由司道飭屬認真整頓。此次舊商加認餉額，兼辦沿海官辦各埠，其中應與運司商辦之事，均應會商核定。四上河埠商下河運館場館與商立公所經辦各事，如影響及於餉源者，均應由監督會同運司節制維持。各商或有與地方官暨鹽官交涉之事，本商及商立公所稟求無效，即應由商立公所總協理呈報監督，由監督體察情形，知照該管官員妥酌辦理。商立公所已經奏明官督商辦有案，除用人一節，仍由商主持外，餘事均由官立公所督飭辦理。五凡關於鹽務各事，皆應查報。◎第四章 權限。第七條 緝私官弁及各鹽官照舊由該官委用，惟不得力者，監督得會同運司指請撤換。第八條 行鹽地方各州縣文武員弁如有勒索鹽商規費等弊，或勒索未遂，遇有梟匪充斥焚搶劫掠等案，任意袒縱，捏詞欺飾，監督得指請會辦鹽政大臣嚴查懲處，或逕稟督辦鹽政大臣參處。第九條 由香港澳門駛到廣東省河輪船，如有夾帶私鹽酒賣內地，監督得陳請會辦鹽政大臣，照知稅務司特派司扞，會同洋關扞手，同到輪船查緝重罰充賞，廣西查緝越私，併照此辦理。第十條 商立公所各員司及收辦坐配埠各員司，均由商舉用官不過問，惟不得力者，監督得飭令撤換其總協理之有碍大局者，亦得飭全體埠商，另行選舉。第十一條 下河運館倘敢逼脅同業挾制停運，即治以應得之罪，並將該船充公濟運。第十二條 監督得開列查詢條款，令各鹽官按款答覆。第十三條 監督得令商立公所及上下河埠商運館，將營業情形詳覆。第十四條 監督得查取官商案牘及簿據。第十五條 監督得派員分赴各場各埠，稽核產鹽、存鹽及巡查一切實情。◎第五章 附則。第十六條 運司衙門應分科治事，其原有之鹽務公所應即裁撤。第十七條 官立公所應設各員薪費暨募用鹽務探訪緝捕兵勇工食，並員司調查巡緝往返川資，將來實用實銷，所有官立公所經費，不許商人供給絲毫。第十八條 商立公所試辦

詳細章程，應遵照奏案，俟該監督等到粵後，會同運司督飭官商公同擬定，稟由督辦鹽政處核奪。第十九條 兩廣鹽政公所章程未盡事宜，或有應行變通之處，應由督辦鹽政處會同度支部，隨時酌量修改。」（註三）

註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礦務檔」，頁二四二，文號一一三。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月初十日，第一千九十二號，頁九—十二。

註三：同註一，頁十二—十五。

二日（十一月三日） 清廷召見會議政務處王大臣等，垂詢討論國會與內閣問題。

清攝政王載灃因各省督撫及資政院奏請欽頒憲法，組織內閣，速開國會，本日召見會議政務處王大臣等，垂詢討論。（註）

註：「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十月初三，第一千八十五號。

三日（十一月四日） 清廷諭令改於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實行開設議院、預行組織內閣，並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撫解散請開國會代表。

本日，清廷諭令縮短國會召開期限，諭云：

「前據各省督撫等先後電奏，以欽頒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為請。又據資政院奏稱，據順直各省諮議局及各省人民代表陳請速開國會等語，當將原摺電交內閣會議，政務處王大臣公同閱看，旋據該王大臣等各抒所見，具說呈進，又於本月初二日召見該王大臣等詳組垂詢，切實討論，意見大致相同。溯自分年籌備立憲期限，定自先朝，朕仰承付託之重，夙夜兢惕，無時不以繼志述事為心，既不敢少事遲迴，亦不過形急切。前經都察院兩次代奏，呈請速開國會，均即明白剴切宣諭，彼時為鄭重要政起見，誠有不得不一再審慎者。乃揆度時勢，瞬息不同，危迫情形日甚一日，朝廷宵旰焦思，亟圖挽救，惟有促行憲政，俾日起而有功，不待臣庶請求，亦已計及於此。第恐民

智尚未盡開通，財力又不敷分布，操之過蹙，或有欲速不達之虞，故不能不驗向背於輿情，決是非於廷議。今者人民代表籲懇既出於至誠，內外臣工強半皆主張急進，民氣奮發，衆論僉同，自必於人民應擔之義務，確有把握，應即俯順臣民之請，用協好惡之公。惟是召集議院以前，應行籌備各大端，事體重要，頭緒紛繁，計非一二年所能蒞事，著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釐訂，提前頒布試辦，預即組織內閣，迅速遵照欽定憲法大綱，編訂憲法條款，並將議院法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及有關於憲法範圍以內必須提前趕辦事項，均著同時並舉，於召集議院之前，一律完備，奏請欽定頒行，不得少有延誤。總之，決定計惟斷乃成，此次縮定期限，係採取各督撫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謀議，請旨定奪，洵屬斟酌妥協，折衷至當，緩之固無可緩，急亦無可再急，應即作為確定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爾內外各大臣，務當協力進行，時艱共濟，各省督撫領治疆圉，責任尤重，凡地方應行籌備各事宜，更當淬厲精神，督飭所屬，妥速籌辦，勿再有名無實，空言搪塞，必使一事有一事之成績，一時有一時之進步，無論如何為難，總當力副委任。如或因循誤事，粉飾邀功，定即嚴懲，不少寬假，顧官吏有應顧之考成，國民亦有應循之秩序。此後倘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踰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斷不使於憲政前途，稍有窒碍，以期計時收效，剋日觀成，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慰海內喁喁之望，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一）

本年九月，國會請願代表團第三次上書，請求速開國會，資政院亦為之後援，專摺具奏。各省諮議局及人民團體紛紛作個別之請願行動，以為國會請願代表之後援。各省督撫中不滿意清廷之中央集權政策者，則聯名請求從速立憲。是時駐外使臣先後發電力爭，各地報紙亦予清廷以無情抨擊，攝政王載灃以人心所趨，迫於無奈，連開密議，軍機大臣毓朗、徐世昌等均主張縮短籌備召開國會之期限，以為根本上挽救，載灃、載澤，及肅親王善耆等附之，議遂定。本日，下詔准將立憲籌備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在國會未開前先將官制釐定，並預行組織內閣。同日諭令民政部及各省督撫解散請開國會之代表。諭令如左：

「現經降旨，以宣統五年爲開設議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撫剴切曉諭，令其即日散歸，各安職業，靜候朝廷詳定一切，次第施行，欽此。」（註二）

本日清廷降旨後，京師商學各界，首先張燈慶祝，各省諮議局及商學界團體，亦有致電資政院，表其感謝之意者。然究以期限太緩，主張繼續要求者，實居多數，而奉天諮議局爭執尤力，請願代表諸人，並欲質問政府不即開國會之理由，旋議定將代表團遵旨解散，重行組織政黨。茲將代表團通問各省同志書，及同志會通告書，彙錄於下：

國會請願代表通問各省同志書

「敬告者：某等承全國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門，請求國會，積誠禱哀，一年於今，三次上書，幸值各省督撫連翩之電奏，力爭於外，資政院全體之通過，主持於中，王大臣乃始臨朝震悚，翻然改圖，會議數四，顧猶迴翔容與，疏慢不促，定爲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昨奉 上諭，已宣示臣民，千氣萬力，得國會期限縮短三年，心長力短，言之痛心，以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無慚悚。夫令時會可以少安，國步不至日蹙，則優遊坐待，即至九年之久，何容焦躁，無如國家時變，瞬息萬端，今去宣統五年，尙復距離三年，不審此三年中，列強圖視，外交上有無變更與否；財政竭蹶，內部分事有無騷暴與否；公廷攬權，私室倖進，叫囂奔競，中央政府有無內訌與否；且國會未開而先設內閣，監督無人，有無濫用權力與否；新舊過渡，必防官邪，政治改革，而寬以歲月，有無貪壬蠹緣，大臣把持，肆其奸謀與否；國本未定，而人心皇皇，我謀不用，有無灰絕與否；中央集權，而無人民爲之贊助，治不統一，各省督撫有無不能行政與否；憲法先頒，而不經國會通過，有無權限失當與否；三年遙遙，夜長夢多，諸父與有興亡之責，有國憂勤，其何以圖之。夫我 皇上冲齡踐祚，監國攝正，王負斧辰而朝，內處深宮，日月固有遺照之明。今竑主謀，度必有一二昏耄老臣，勢居津要，陽爲老成持重之言，而陰以遂其數衍苟且竊踞朝柄之私心，而新進得幸之臣，又甚慮國會一開，人才勃興，或致搖撼其祿位，坐是遏抑撓阻，力主五年之說，相與楊波而助頡，是舉各督撫與人民之所要求明年速開者，率皆一不審諦，徒取決於少數之廷臣，而廷臣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三日

六一八

仰承風旨，唯諾者十九，草具說帖，其政有異論，相率畫諾，遂爲定議。朝命既下，度非復挾一公呈一請願書可以力爭也，又非復少數人奔走呼籲可以終得請求也，惟諸父老實圖利之，鵠候裁示，以定進止，無任皇悚。」

同志會通告書

「敬告者，請願代表，業已解散，而各省同志，函電紛紛，垂詢同人在京行止，並進行方略，同人責任所在，敢不自勉，地勢遼遠，恐勞壓系，謹將暫時規畫之梗概，奉告如左：

一、代表團 既奉 朝命，勸諭解散，自不能再行存在，致招干涉。縱國會期限之縮短，揆之請願之初衷，殊未圓滿，亦未便於一時之間，出而要求，蓋既爲事實上決無效力，誠不如暫時消滅代表團，異日再有要求，另行組織。

一、同志會 其宗旨本不僅在請願，並爲灌輸一般國民之憲政知識而發，且原章規定，非國會成立後，不得解散。此次所得請願之效果，並未圓滿，自應存此機關，在京總部，於代表團解散以後，政黨之基礎未成立以前，即爲同人通信之所。

一、國會期限 上諭既定宣統五年，遽請收回 成命，誠恐難達此希望。擬由種種方面督促之，稍緩須臾，或可要求四年春間或秋間召集。

一、憲法、議院法、選舉法、及官制內閣組織法 此數項爲國會未開以前應行設備之事，自應要求趕早編定，並設法參預之。

一、政黨 各處函電，皆屬改組政黨，茲事體大，勢不可不慎重將事。今議先擬綱要一通，已經舉人起草，月底發表，大概作一底稿。至如何組織，均祈海內賢達指示方針，如有函電，暫以北京國民公報內附設之同志會爲機關部。

一、各省之行動 代表團既奉散歸之命，不能再作要求，然直省中如有主張急進，仍繼續要求者，尤所切望。蓋一面促動政府，一面喚起民氣，微特可以爲將來倡議宣統四年召集國會之動機，且令一般國民希望憲政之熱度，再進一步，亦未始非國民福之舉。

以上數項，係同人所擬現在辦法，與此後進行之大概，統希賜教。」（註三）

資政院亦以清廷十月三日之上諭不切實際，而內外情勢之險惡恐不能待至三年以後，於十月七日繼續討論，十月九日復行上奏。略謂：「臣等以內審國情，外考成法，竊以爲建設國會爲立憲政體應有之義務，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於三五年遲早之間，人心難得而易失，時會一往而不還，及今圖之猶可激發輿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憚而不爲？」十月八日，國會請願代表團接河南、湖北、福建、江西四省諮議局來電，請繼續努力，請求速開國會。南京各界通電全國，認爲「國會不即開，請願目的仍不達。」廣西諮議局則電商直隸諮議局，聯合電請資政院，力言國會未開前，反對續借一切外債。直隸、陝西諮議局亦電請國會請願代表團，繼續力爭，切勿解散出京。十月十三日直隸國會請願同志會致電國會請願代表團，質問樞府緩開國會理由。山西、陝西兩省國會請願同志會亦致電國會請願代表團，力爭國會期限務求再縮。同月六日上海時報以「論國會不與內閣並立之弊」爲題社論曰：「所謂責任內閣，此責任二字非對君主而言，對乎議會而言也。」又曰：「總之有國會之內閣專權而不跋扈，植黨而不營私，而無國會之內閣，則專權必至於跋扈，植黨必至於營私，然則國會未立先設內閣，其不利於君主不利於人民可知矣。」同月七日中外日報復以「讀初三日上諭感言」爲題社論曰：

「夫以政府之心理觀之，直視吾民如蛇蝎，如盜賊。當此多難之日，上之與下絕無開誠布公相親相愛之忱，以此等煌煌大詔，而含有無數憤恨嫉惡之意，何其不祥之甚也。吾國民諸君乎？諸君其速覺醒，以如斯之政府，其所定之議院法可想而知？其所定之憲法可想而知？所定之官制可想而知？而將來內閣之人物，可想而知？政府之權力可想而知？嗚呼！今後我民之所著意者，不當在於國會期限之問題，而當在於上者所舉加之意可也。」（註四）

人心之趨向如此，而清廷仍執迷不悟。

浙江遂昌縣鄉民滋事，搗毀學堂監獄及巡警總局。

浙江遂昌鄉民反抗勒派雜捐學租，搗毀學堂、監獄、巡警總局、自治事務所、圍住衙署。其滋事經過大略如左：

本月初一日，浙江嚴州府遂昌南鄉一帶，遍貼匿名揭帖，邀集鄉人，於初二日至東嶽宮商議大事。初二清晨，城內又見有毀滅學堂教堂之揭帖，朱知縣兆蓉立即馳往東嶽宮彈壓，時鄉民各持槍械，蟻擁入城，結聚萬壽宮地方，約有五六百人。城紳辨認內有松陽來匪二百餘人，見知縣興至，即放砲吶喊，朱知縣步入萬壽宮，傳令推舉明白事理者，上前問話。衆舉某村駱姓稟稱，遂昌學紳，出入公門；魚肉鄉里，今番自治學員周寶來鄉，謗稱調查選民，勒派鷄豬牲捐，衆心不服，誓滅學堂，以安農業，並要求退還前任所捐學租。大令據理駁斥，並將前出示向衆講解，鄉民始知調查並無拍捐情事，痛恨學員藉端詐勒，於是分頭四出，徧尋學董，欲得甘心，幸該董等見機早避。鄉民憤無可洩，遂率衆登妙高山搜覓，順將山頂兩等學堂搗毀，大令急往保護，比至該校，已將器具破窗盡情搗毀，經彈壓後，始各紛散下山，轉向商鋪要索晚餐，城內僅十名巡警，分頭保護學校，已有被匪衆毆傷者，而綠營既撤，防軍未派，以致官紳無可措施。鋪戶懼釀大禍，供食求安，是夜該鄉民等分宿廟宇，方幸稍得安靜，而妙高山學堂忽失慎，幸僅焚去客堂一所，講堂宿舍，俱得無恙。聞由遣火樓上所致，火熄，天已黎明，官甫旋署，鄉民已起，將自治事務所搗毀，並擄去項紳，勒交學倉租穀，以供膳食，因巡警勸護，遷怒巡官，擁入縣署頭門，將巡警總局搗毀，一面又搶劫學董尹某所開店鋪，分頭至尹家搶掠一空，並指索勸學所總董，聲稱欲食其肉，尋至該紳家，肆行劫毀，沿街槍械如林，愈聚愈衆，凡經手學務諸人，亦已避匿一空，僅賴紳商數人奔走勸解，亂民甚至持槍擬官，要求釋放前任收監之庫書周經邦，謂係紳衆誣陷。又賭犯王奴才，謂係賄請監禁，而其他各犯各親屬，亦異口同聲，呼冤求釋。大令方以好言勸慰，允爲覆訊，詎人衆意雜，早有大批人衆搗毀獄門，劫去各犯，悉數毀鏡縱釋，反身擁入官署，要求允許，不復追究，官未能允，匪衆遂圍住衙署不散。（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初四日，第一千八十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五七—一五九。

註四：李守孔著：「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頁三四六—七。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五九—一六〇。

四 日（十一月五日） 清廷派溥倫、載澤充纂擬憲法大臣。

本日，諭以資政院總裁溥倫、度支部尚書載澤爲纂擬憲法大臣，諭云：

「欽定憲法爲萬世不易之典則，現在提前籌辦憲政，亟應首先纂擬憲法，以備頒布遵行。著派溥倫、載澤充纂擬憲法大臣，悉心討論，詳慎擬議，隨時逐條呈候欽定，如應添派協同纂擬之員，並著隨時奏聞，候朕簡派，以期迅速辦理，剋期告成，欽此。」（註一）

溥倫，字煦齋，道光皇帝長子隱智郡王之長孫，貝勒銜貝子，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鑲黃旗副都統，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正紅旗及宗人府宗正。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北京崇文門監督、資政院總裁。本年一月，爲正白旗副都統。（註二）

載澤，姓愛親覺羅，滿洲正黃旗人。奕根第七子。奕詢嗣子。光緒三年（一八七七），襲輔國公。二十年（一八九四），晉鎮國公。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清廷爲實行君主立憲，接受袁世凱之請派親貴出國考察憲政，乃於八月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端方等五人出洋考察歐美及日本憲政。詎於八月二十六日方自北京啓程出國，在前門外車站登車之際，突被民黨烈士吳樾投擲炸彈，載澤與紹英二人受傷，於是臨時展期，至九月始成行。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月，清廷預備立憲之詔既下，遂命載澤，世續等編纂官制。其妻與隆裕太后爲姊妹，故在親貴中權力頗大。三十三年，被任爲度支部尚，三十四年，加貝子銜，宣統元年，爲籌辦海軍事務大臣，督辦鹽政大臣。本日，被任纂擬憲法大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初五日，第一千八十七號，頁二。

註二：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六二六。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初版，文海出版社印行。

註三：陳錫璋著：「細說北洋」，頁三一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四日

六日（十一月七日） 清廷懲處濫殺無辜之山東萊陽地方文武各官。

本年四、五月間，山東萊陽、海陽等地人民抗捐，聚眾攻入縣城，地方文武官處置不當，肆行屠殺，民衆傷亡慘重。事後，山東巡撫孫寶琦覆奏萊陽海陽肇亂實情，本日，諭令各官紳分別革職，巡撫孫寶琦免議。諭令如左：

「前據都察院代奏，學部承參上行走柯劭忞等，舉人張春海等各呈稱，官紳激變，濫殺無辜等語，當經諭令孫寶琦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山東萊陽海陽肇亂之初，實由官紳辦理不善，繼則派出文武各員，措置亦未盡合宜，自應分別懲處。已革山東萊陽縣知縣朱槐之，已革海陽縣知縣方奎，昏庸貪劣，激成變端，均著永不敘用。候補道楊耀林，署萊陽縣知縣奎保，張皇操切，厥罪惟均，楊耀林、奎保均著即行革職。都司銜留直補用守備陳忠訓，馭兵不嚴，誤斃平民，著革職，永不敘用。紳士王圻、王墀，放利而行，不恤人言，王景嶽假公濟私，貪鄙無恥，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聲名甚劣，候選縣丞王圻，著即行革職。增生王景嶽、歲貢生葛桂星，均著褫革，餘著查取職名，一併咨革，均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開缺登州府知府文淇，巡視兩縣，接受呈詞，未能秉公審理，亦爲激變之由，著即行革職。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統領軍隊，約束不嚴，著即開缺。山東巡撫孫寶琦，仍著免其置議，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註一）

按：山東萊陽、海陽兩縣民變後，巡撫孫寶琦曾於六月自請開缺，不允。七月二十日，諭令萊陽、海陽知縣朱槐之、方奎革職，並令懲辦劣紳，拏辦首犯。然謗言未已，山東京官柯劭忞等，具呈都察院，請爲代奏。略言：

「查奎保接署萊陽縣事，在五月二十日，候補道楊耀林帶先鋒隊到萊，在二十二日，奎保到任，即出示嚴拿曲士文兄弟。二十六日，曲士文逃往馬連村，村長呂明令其子呂保瓚馳請派兵往捕，楊耀林派幫帶陳忠訓帶領馬步隊一百六十名，會同該縣差役七八十人，連夜馳往，而曲士文已聞風遠颺。該弁意無所逞，反將呂保瓚用槍擊斃，乘勢縱兵淫掠，時夜方半，村民驚爲寇至，鳴鑼聚眾防禦，兵役即開槍轟斃多人，縱火延燒房屋，沿途大掠回城，於

是園境皆擾，聚衆屯九里河，不收復散，由是曲士文之聲勢始盛。楊耀林聞報，旋即電請調兵，六月初二日，協統葉長盛，登州鎮總兵李安堂，各帶營隊至萊之西境，探報水溝頭有鄉民屯聚，李安堂擬即派兵往剿，時有常備軍參謀丁某，十九標第三營營官潘某，請於葉長盛，先往解諭，曉以利害，衆即散去。六月初四日，李葉兩軍遂進紮水溝頭，其屯聚九里河者，聞知水溝頭事，相約兵至不得持寸鐵迎拒，靜候招撫，其勢已將解散。初六日，李葉二鎮連接楊耀林警報，謂匪衆攻城甚急，遂於初七日，自水溝頭拔營，向九里河一帶進剿，鄉民死亡約數千人，餘皆逃散。先是官紳懼民衆入城，城門久閉，城北十三社村民，聞大兵將至，羣往城下，聲言聚衆止向城紳理論，並非叛逆，求官與之作主。楊耀林遽令開槍，民負門版呼冤，置若罔聞，反指爲攻城罪案，此初六日攻城警報之所由來也。楊耀林、奎保聞李葉兩軍進兵消息，帶兵接應，所過附城村鎮，淫殺焚掠，至於戕及婦孺，種種慘狀，不勝縷述。共燬于家店、柏林莊、劉家疃、馬山埠、褚家疃、楊家疃、臺子村、臧家疃、小埠頂、南李家疃、北李家疃、周家疃、大王家疃等村民房數千餘間，所掠錢財糧米，裝十餘大車，遇銅鐵器具，即指爲私鑄砲彈原料，碎而載之。以修房木梯目爲攻城器具，捏報戰功，據以上稟，實則曲某等早已逃亡，而罹其慘者，皆附城居民，倚官爲命者也。萊民經此鉅創，不敢復聚，葉長盛即帶所部常備軍十九標三營，開往城內駐紮，每日操練，營規頗肅。李安堂所部，分駐四鄉，則漫無紀律，借搜查曲黨爲名，勒索財物，乘機搶掠，鄰邑皆被其殃，至城內軍需局，逼令四鄉供給糧草等物，侵吞餉需，勒不發價，有不應者，即指爲曲黨，送官懲辦，貧民呼籲，軍士亦爲不平，竟無敢向該局索價者。兵死之家，丁壯在逃，婦孺並不收領尸成服，尤可駭者，楊耀林等向民間索取軍律嚴明，並無騷擾之稟結，並德政牌傘等件，有不遵者，概以曲黨論。」（註二）

旅京士商張春海等，亦詣都察院呈請代奏，略言：

「查萊陽事變，知縣朱槐之釀之於前，知縣奎保、道員楊耀林激成於後，而劣紳王、王圻、王墀、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平日與官吏朋比爲奸，魚肉鄉民，一切浮收錢糧，侵吞積穀，苛派雜捐，皆確鑿有證，並非曲士文等所能無端煽惑。加以今歲春荒，民尤困苦。故於四月十三日，有赴縣籲懇革除劣紳，清算積穀，罷免苛捐，蓋去浮收之事。該知縣觀此情形，佯許十日內將積弊一切削除，鄉民即歡然散去，詎意劣紳王圻等，與該知

縣密謀，率請古現村水師營及岔河巡防營之兵各四十名，屯駐城內，將從前所許者，盡行延擱，並嚴拿滋事之人。民益惶懼，不期而合者，五六千人，意欲於二十六日，再行赴縣伸理，富紳姜爾壽懼生他變，邀城內商號四十家，蓋押水印，同保曲士文等無罪。該知縣始允鄉民所請，榜示通衢，將劣紳王景嶽等革除有差，民怨既平，遂各散去。及五月二十日，今知縣奎保到任，道員楊耀林帶先鋒隊隨至，復出示嚴拿曲士文等，二十六日，曲士文逃至馬連莊，在舊識呂明家暫避。呂明之子呂保璜，即馳赴縣城，請兵捕拿，楊耀林立派幫帶陳忠訓帶兵役二百餘名，連夜馳至。時曲士文知風逃去，兵至搜犯不獲，大怒，即將呂保璜亂槍戳斃，當即下令沿戶大搜，莊民驚慌四逃，婦女深夜不及避者，並被淫汙，其他錢財衣物，蓋被掠去。村民大駭，鳴寺鐘聚衆，鄰村聞警並至，方議進前理論，兵見勢衆，連開排槍，民之被傷者四十五人，死者十七人，兵祇傷死一人而已。由是合境皆動公憤，以爲訴願者既被嚴拿，報信者復遭冤殺，附近居民，又被轟擊淫掠，人人自危，各集村衆，冀圖自保。道員楊耀林以鄉民烏合之衆，勢易撲滅，大可借此邀功，而奎保又以民變愈劇，恐膺重劾，劣紳王圻等，意在洩忿報復，更從而慫恿之，合詞飛稟，張皇請兵。撫臣爲其所動，遂派常備軍協統葉長盛，登州鎮總兵李安堂，各帶軍隊，於六月初二日，進至萊之西鄉，駐軍姜山。探知水溝頭有民衆李秀山等聚集該處，李安堂即擬派兵進剿，葉長盛不可，先派參謀員丁劍秋，及管帶潘鴻鈞，赴水溝頭，會同義合號商人史卓卿等，招李秀山至，開陳大義，曉以利害，當即解散。初四日，官兵進紮水溝頭，時東海關道徐世光，派員何恩錫崔祿階，及商人修振邦等，馳往曉諭，東南北各鄉，皆於初五初六兩日解散歸農，惟西鄉之衆在九里河者，省未及散。道員楊耀林，及知縣奎保，捏詞攻城甚急，函催進兵，初七日早，兵隊聞至馬山埠，突向九里河施放開花砲，轟斃三百餘人，鄉民驚竄。葉長盛帶兵移住城內，李安堂帶兵尾追轟擊，道員楊耀林乘勢帶兵出城，進剿于家店、柏林莊，戮其強壯，殺其幼稚，淫其婦女，掠其財物，然後縱火盡焚其室廬。又進剿劉家疃、褚家疃，亦如之，又至楊家疃、臺子村，亦如之，又至臧家疃、小埠頂、南李家疃、北李家疃，見其廬舍高大，市井繁盛者，盡指爲曲黨，殺戮淫掠亦如之。最後至周家疃、大王家疃，戶口尤多，牲畜尤衆，又指爲曲黨，殺戮淫掠又如之，計殺死之可知者，有一千六百餘人，而婦女之羞忿自盡，老弱之無家可歸，白縊投井者，不可數計。焚燬房屋，共千餘家之多，血流被道，哭聲盈野，合境之人，無不痛心疾首，而該知縣奎

保與劣紳等，自知與民結怨日深，恐生他變，捏詞通稟，留兵駐紮。道員楊耀林與總兵李安堂等，又以縱殺可以邀功，擄掠可以致富，遂建議分紮四鄉，以搜勦曲黨爲名，於是今日至東鄉縱火，明至西鄉拿人，數十里內村落，無一倖免者。其所掠之婦女，則於附近州縣賣之，所掠之衣物，載至煙臺各當店售之，而駐紮防兵，與劣紳王堰等，以承辦糧草爲名，設立公所總局，逼令附城四十里鄉民，運送供給，雖允付官價，皆扣留不發，有違異者，以曲黨坐之，且冒名閹縣紳商，朦朧撫臣，稱軍律整嚴，秋毫無犯，又逼各社長出具曲士文謀反是實甘結。」（註三）

都察院據情代奏後，清廷諭令山東巡撫孫寶琦據實覆奏，至是孫巡撫覆奏言：

「萊陽肇亂之原，由於已革前縣朱槐之，顛傾性成，信任劣紳，城內董事，如王圻、王暉、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讓、葛桂星、宋維坤，本皆不孚鄉望，近年新政繁興，朱槐之倚諸紳爲心腹，諸紳遂出入衙署，甚且藉以牟利，爲衆所側目，以此叢爲怨府。曲士文一無賴博徒，結黨散謠，謂今春調查戶口，將實行抽收丁口牲畜等捐，實則並無其事，一時鄉愚受惑，附和聚衆者，不過百餘人。四月十三日，進城求見縣令，以清算倉穀爲名，朱槐之允爲邀齊紳董清算，及衆退而未實行，是以失信於民。王景嶽與曲士文同村，素有嫌怨，王景嶽充當警董，經管帳目，未能核實，民間頗滋煩言。又常令巡警下鄉拏賭，倚勢凌人，曲士文初意仇紳，欲假此洩忿，故於五月初，復聚衆千餘人，先將王景嶽房屋拆平燒燬，繼又拆燒陳玉德、高幼墀兩家房屋，聲言縣官清算倉穀，久未宣示，顯有不實不盡。於是以仇紳者仇官，率衆進城到縣，仍以倉穀爲言，並要求縣官革除紳董，免繳捐款，銅元納糧，不加折扣各條。朱槐之見來勢洶洶，允將紳董五人革退，曲衆始散。五月二十日，署任知縣奎保接印，首先出示懸賞，嚴拏曲士文，其餘概免株連。越日，候補道楊耀林亦帶兵前來查辦，奎保往謁，商請出隊嚴拏，楊耀林始猶不允，二十五日，適有馬連莊人呂七，即呂瑞璜，來城報信，言曲士文逃匿伊家。二十六日，楊耀林飭幫帶陳忠訓帶領兵隊，及奎保添派縣役各若干名，直赴馬連莊呂家往捕，而曲士文已聞風逃竄，誤將呂七槍斃。訪聞曲士文蹤迹，鄉民稱在山後，誤以爲往招遠縣境之銀山後，行數十里，搜捕不得，又有誤傷原姓之事。馬連莊人見呂七之死，心多不平，糾衆堵截，各村響應，沿途開槍抗拒，被兵擊退數十人帶城，並有奪獲器械。曲士文探知兵役已去，率黨復因，聞大兵將到，恐禍及已，遂起意大舉，徧下傳單，令各鄉村按戶出人，備辦糧草，整治軍器。不數日間，附集者數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六日

六二六

萬人，四路設卡，盤詰行人，並截殺馬隊兵勇四名，至六月初四日，合衆攻城，葉長盛李安堂各軍隊，於初四日至姜山駐紮，正擬進兵，有于廷惠等四人求見，請緩進兵，謂現經有人調說，不妨暫候，葉長盛等許之，頒給勸散之告示。至初六日而楊耀林告急函到，請速往勦，葉長盛等兩軍即日前進，晚宿水溝頭，初七日黎明，至城西五里之馬山埠，曲黨見大兵已來，抵死力抗，勢甚猖獗，官兵中槍陣亡一名，於是槍砲齊施，將曲衆擊散，分赴姚格莊、于家店、周家疇、李家疇、劉家疇、臺子莊，並至曲士文所住之柏林莊，嚴行搜捕，焚毀房屋，而曲士文遂從此遠颺不知蹤跡。余則達、石金聲（按余則係山東候補道，石金聲係在籍紳士、度支部主事，均爲奉委查辦之員。）親往各村履勘，除王景嶽、陳玉德、高幼峯三家房屋，係曲黨焚燒外，其餘兵焚民房，計有四百餘間，實無數千間之多。至死亡人數，詢據土人云，約有三百餘人，亦實無數千人之多，遍訪輿論，第五鎮軍隊與中路巡防第一營，所至皆稱紀律嚴明，惟左路巡防營，本係分駐各處，倉猝調集，未能恪守軍律。初七日，各村搜捕，焚燒房屋，頗滋物議，不能爲諱。至原呈所云到處姦淫擄掠，數十里內村落，無一倖免，甚至掠賣婦女，運售衣物，則是形同盜賊，如果屬實，豈能掩人耳目。至事之初起，曲黨聚衆無多，當要求各款之際，使朱槐之能開誠布公，宣示理由，衆民未必不服，復密遣勇役，前往掩捕曲逆，亦不難就擒。署知縣奎保、道員楊耀林，相繼到來，彼時匪燄方張，正宜隨機應變，設法急爲招撫，以定衆心，即使緝拏，亦宜嚴密，使迅雷不及掩耳，乃遲至二十六日，始派兵役多名前往，時曲逆之羽翼已成，首逆未獲，擊斃平民，致激衆變，辦理均有不合。紳士王圻、王墀，罔利營私，請託賄賂，王景嶽恃勢斂怨，實爲此案激亂之厲階。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把持武斷，均不理於衆口。曲士文與其弟曲桂舟，迭次糾衆圍攻城池，要挾官府，馴至戕害官兵，實恃有仇視新政抗拒得名之于祝三，陰爲謀主，以致惡膽益張。于祝三於二三月間，在唐家庵屢次結會，居心叵測，尤屬罪不容誅。至應辦善後事宜，如積穀變價，發當生息，查核歷年案卷帳簿，經手人等尙無侵蝕，學堂巡警自治各項經費，向以油房捐鋪捐戲捐廟產捐爲的款，每年約收油房捐大錢四百餘千，鋪捐四百千，戲捐一千串，廟產捐實提三成，以地方之款，辦地方之事，揆情度理，不得謂之苛扣，此外並無他項雜捐名目。錢糧正供，向以銅元制錢各半完納，原屬相宜之計，現在新幣制尙未實行，自應率由舊章，傳集城紳鄉長，當衆宣議，均各簽名承認。被焚各民戶，前已派員查明賑恤，逃亡各戶，均

已陸續歸還，此萊陽起亂始末情由，暨妥籌善後辦法之實在情形也。至海陽之亂，已革前縣方奎，於辦理新政籌款，諸多勒派，其征收錢糧，元鋼折扣，原非浮收可比，惟不將理由明白宣示，所辦鐵路股票，又不按期發息，失信於民，此怨讟之所由來。四月十三日，宋煊文以請減錢糧，邀集多人理論，方奎目爲抗糧，遽下之獄，衆情已憤，迨正任登州府知府文淇下屬，宋煊文之次子宋燠吉，爲父訟冤，文淇不察原委，飭縣一併監禁，輿論益譁，於是宋燠吉之弟宋增吉，因父兄被逮，情急聚衆入城，一時鄉民附從者數千人，聲言救護宋氏父子，遂有四月二十九日鬧署闕堂之舉，將宋煊文父子要求放出，而土匪惡棍，相繼承間竊發，藉口於鄉社耆老辦事不公，專與爲難，糾衆至千餘人，分向各村莊，肆行劫掠，逼勒錢財，拆損房屋，投縣報案者，共有二十九起，鄉社耆老，實居多數。調閱卷宗，其爲首者，有高起望，王令即王林，高付仁即高付蔭，其弟高卓蔭即高二花臉等，方奎已得撤任之信，概置弗理，鄉衆銜怨愈深。該土惡等惟恐將來禍及，反逼令被搶各戶，呈遞免究，以爲狡脫之計。此次余則達石金聲到海查辦，傳集鄉社耆老來城，商議善後，一面調兵彈壓，一面購覓眼線，密飭巡勇，緝拏首要，獲到高起望王令即王林、張明學等犯，訊據供認不諱，稟准就地正法，一時人心大快，辦理善後，甫有轉機。其被搶及續報各戶，會同親往查勘，分別輕重，量爲賑恤，並撥兵分紮城鄉，藉資鎮懾。以上兩案情，據余則達石金聲會稟前來，自應將官紳文武各員，據實請旨分別，懲處已革萊陽縣知縣奎保，張阜操切，辦理乖力，厥罪惟均，楊耀林應請革職，奎保於事一體永不敘用。候補道楊耀林、署萊陽縣知縣奎保，張阜操切，辦理乖力，厥罪惟均，楊耀林應請革職，奎保於事後頗能盡心民事，尙知愧奮，應請革職留任，以觀後效。都司銜留直隸補用守備陳忠訓，馭兵不嚴，誤斃平民，應請革職永不敘用。紳士王圻，與其弟王墀，放利而行，不恤人言，王景徽假公濟私，貪鄙無恥，葛桂星、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聲名惡劣，均難姑容，候選縣丞王圻，應請革職，增生王景徽，歲貢生葛桂星，一併褫革，王墀、于贊揚、張相謨、宋維坤等，仍候查取職名，另行咨革。該紳等七人，並剝奪其公民權，不准干預地方公事，仍由官嚴加管束，以示懲儆。開缺登州府知府文淇，巡視兩縣，接受呈詞，未能秉公審理，亦爲激變之由，應請即行革職。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統領軍隊，約束不嚴，臣督率無方，均難辭咎，應請旨飭部一併議處。」（註四）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七日

六二八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初七日，第一千八十九號，頁二。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月初九日，第一千九十一號，頁十三—十六。

註三：同註二，頁十六—十八。

註四：同註二，頁八—十三。

七日（十一月八日） 清資政院奏請裁奪「湘省發行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有違定章」案，清廷認為「係屬疏漏」，「仍遵前旨辦理」。

湖南諮議局，前因巡撫楊文鼎舉辦公債，未經交局議決，有違定章，電請資政院核辦。經資政院特任股員開會審查，由全體股員決議，認為湖南巡撫侵權違法，當按照院章，於本日據實奏陳，請旨飭下楊文鼎，將發行公債一事，仍交諮議局議決。即日奉旨，該撫未先交諮議局議決，係屬疏漏，既經部議奉旨允准，著仍遵前旨辦理。旨文如左：

「資政院湘省發行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有違定章，請旨裁奪一摺。此次湖南發行公債，係奏經度支部議准之件，該撫未先交諮議局議決，係屬疏漏，既經部議，奉旨允准，著仍遵前旨辦理，嗣後各省有應交諮議局議決之案，仍著照章交議，欽此。」（註一）

資政院之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湘省發行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有違定章據實奏陳，請旨裁奪，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湖南發行公債一案，前經度支部覆議具奏，奉旨俞允在案，臣院迭據湖南諮議局及湖南巡撫先後電告情形，各執一詞，並據湖南諮議局呈報到院，當將該電文送付特任股員會審查，旋經股員會審查，得湖南巡撫楊文鼎於本年七月十七日，奏請援案試辦公債票一百二十萬兩。資政院於九月初四日，據湖南諮議局電稱，局章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議決本省稅法及公債事件，楊撫未交局議，遽奏請發行公債票一百二十萬兩，顯係侵權違法，萬難承認，敬遵第二十七條規定，

呈請核辦。又於初十日准湖南巡撫電稱，此項公債既經奏奉諭旨照准，諮議局是否有更改奏案之效力，應請核飭遵照。再查上年湖南安徽，奏辦發行公債，亦未交局議決，湘省事同一律，合併聲明。又於二十二日據湖南諮議局電稱，局章仰稟聖謨，薄海臣民咸宜恪守。楊撫受任封疆，有翊贊憲政之責，煌煌欽章，豈容不知，知之而故以一奏嘗試其欺罔朝廷，蔑棄憲典，不僅本局職權被其蹂躪，國家制度法律效力一失，全國議局均無可遵守。又於二十五日據該局電稱，楊撫電云，上年湖北安徽奏辦發行公債，亦未交局議等語。查鄂皖奏辦公債時，諮議局尚未成立，何得援以爲例。現奉天擬辦公債，錫督即交局議，況湘省饑亂之後，本局五月曾開臨時會，平時亦有常駐議員，可備諮詢，楊撫概不與議，其有意侵權違法，顯而易見各等語。查該省諮議局於五月開臨時會，該撫籌辦此項公債，當時即應照章交議，乃該撫以並未交議之案，遽行入奏。迨九月諮議局開常年會，復不迫交局議，是與朝廷設立諮議局，取決輿論之本旨，殊爲不合。且諮議局章程，係早經奏准頒行之件，即爲全國應守之法律，該撫應如何恪遵辦理，乃事前則蔑視局章，而以援案奏請之文，巧爲朦蔽，事後則藉口奏案，而以奉旨允准一語，誣過朝廷，其爲侵奪權限，違背法律，毫無疑義。自應按照院章第二十四條規定，由資政院據實奏陳，請旨裁奪，並請飭下該撫仍將發行公債原案，交該諮議局照章議決。本股員會一再討論，多數決議等情，具書報告前來，復經臣院全體議員會議，僉稱該撫於局章，顯有明文規定之處，故意違背，有心嘗試，情節較重，應否量予處分，出自聖裁，非臣院所敢擅擬等語，業由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議決，理合遵照院章第二十四條，據實奏陳。所有湘省發行公債，未交諮議局議決，有違定章，請旨裁奪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註二）

按：資政院院章，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有「母子」議會的關係。如果諮議局所提出的議決案督撫不予推行，或督撫與諮議局有異議時，議案可呈請資政院覈議。本日，清廷的答覆，謂該撫未交局議，係屬「疏漏」，既經部議奉旨允准，仍照舊辦理。資政院以地方官侵權違法，不加處分，而僅以疏漏二字了之，顯然爲軍機大臣輔弼敷衍，不負責任的表示。因提出要求軍機大臣到院答覆質詢，軍機大臣置之不理，資政院改以咨文資問軍機對內政外交是否完全負責。軍機大臣回答說：「此種問題，須俟內閣成立以後方可解決，現在難以答復。」因此引發了資政院與政府對立的導火線。下面節錄議員們對政府以「疏漏」處理湖南公債案的演說，以見民選議員攻擊政府的一斑：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七日

六三〇

易宗夔：政府僅以「疏漏」兩字了之，而不懲處該撫之侵權失職，資政院與諮議局已屬多餘之物，可以解散矣，否則軍機大臣必須到院說明其何以如是處置。

陶鎔：軍機大臣到院之前，本院必須停會以待。

羅傑：守法爲立憲預備之基礎，若國法不被重視，諮議局留之何用，不如將之解散。

邵羲：通常一御史之彈劾即可使違法失職者受到懲處，若資政院尚不如一御史大夫，留之何用。軍機大臣必須到院解釋。

李渠（直隸）：巡撫及部院大臣如此違法失職，直是欺弄君上。

于邦華：諮議局之組織章程與國家法律無異，既然軍機大臣任意侵越，則章程形同紙上廢物；本院之上奏既不受重視，兩者皆可解散矣。

汪龍光：諭旨稱湖南案爲疏漏，將來本院之奏摺有何用處？祇有將原案送回湖南諮議局，聽該局自行決定。我想該局也只有解散一途。

彭占元（山東）：本院議決案既不發生效力，決無繼續存在之理由。

于邦華：政府敢於違法，本院則決不敢違法。

（多人附和大喊「遵重諮議局局章」，全院大拍掌。）

易宗夔：政府不重視諮議局，顯然是政府壓迫人民，置先皇光緒「（庶政）公諸輿論」之上諭於不顧。（大拍掌）

劉春霖：軍機大臣有意破壞憲政，必須請其來答覆質詢。

邵羲：請總裁用電話請軍機大臣到院。

汪龍光：必須上奏請求收回成命，否則解散本院。（拍掌）

羅傑：時間不多了，應該馬上請軍機到院。

曾廣鑾（欽選）：巡撫可以「疏漏」了之，人民犯法又將如何藉口？本席同意請軍機到院。（拍掌）

（至此，總裁問請那一位軍機。衆口一聲「領班軍機慶王」。但電話打過去，軍機無一人在。）

邵義：請他明天到院。

許鼎霖：中國無法律，如孩童之不知有法律。

陶峻：軍機應該知道守法。

邵義：軍機不知有法律，與孩童何異！（衆大笑）

劉春霖：巡撫違法可以疏漏爲藉口，軍機更可以常常疏漏了。

邵義：請送咨文軍機大臣，請其到院。

易宗夔：除非此案有一合理之解決，則國法無人遵守，本院似祇有解散。（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十月初八日，第一千九十九號，頁三。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千一百七號，頁五十六。

註三：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八六—八八。

八日（十一月九日） 廣東諮議局以禁賭案未獲通過，發生風潮。

廣東諮議局本日爲禁賭案未獲通過，發生風潮，議長易學清、副議長邱逢甲，及議員陳炯明等四十人，憤而辭職。

按：廣東諮議局於九月初十日提出定期禁賭議案，請兩廣總督發電奏請迅降明旨，宣布廣東賭博一律禁絕期限，並要求總督於三日內電奏，如不照准，即當停議力爭，爭而不從，即全體辭職，又或電奏後未獲允，亦即全體辭職。當日總督袁樹勛因禁賭一案，以籌抵賭餉爲先著，而現在賭餉之籌抵，尙無確定之計畫，實未便即行電奏。議員以歷次奏案，均有無論籌得何款，先儘撥抵賭餉之語，且總督前奏預籌實行禁賭摺內，所陳籌撥之數，不得謂非確定。今既不允代奏，惟有停議以待，遂即實行停議。袁總督旋於十八日，據情電奏，各議員因即於二十日照常開議。

本日，廣東諮議局提議嚴禁安榮公司鋪票一案，當宣讀議草畢，有議員劉冕卿起立發言，主張禁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九日

六三二

「應分別賭害輕重，而次第禁之」以爲變通之辦法。李鑑淵認爲「新創之賭，無論如何巧立名目，亦須禁絕，斷無變通之可言。」陳炯明亦以「禁賭而庇護之，如此議員，烏得不爲廣東哭也。」至是請表決，結果，贊成禁者二十人，否決者三十五人。議長易學清、副議長邱逢甲及陳炯明等四十三人，憤而辭職。

茲將贊成禁賭書可字者列下：

陳炯明 梁國瑞 邱逢甲 鄧雲鵬 劉運熙 鄭潤霖 孔繼猷 王國憲 彭寶森 蕭之楨 羅文光 李鑑淵
李滋湘 謝 陶 盧乃潼 鄧承楷 張養淮 丁培珊 吳澤瓊 鄺錫堯

又反對禁賭書否字者列下：

劉冕卿 文爲任 陳柏森 廖德讓 張乃瑞 張品煥 唐汝源 黃有恭 陳鴻煊 區達名 區贊森 黃玉鍾
黃朝恩 蘇元瑞 陳兆彭 周兆麟 黃承訓 鄧家仁 盧銘勳 黃英華 雷慶河 劉東珣 崔 鎮 華祝嵩
葉瑞圖 王師信 王紹祐 黃穎奇 蔡念謨 梁宗矩 陳岳英 黃雲章 蘇秉樞 何國銓 何履中(註)

此事發生後，一時輿論大譁，署理兩廣總督增祺乃召議長入署，詢問一切，即行札飭藩司，諭安榮公司即日停收。十六日，增督爲議員辭職事，電致憲政編查館，請示如何辦理。十八日，又爲禁賭事電致軍機處，請爲代奏。粵省紳商亦一再集議，並電請政府立刻禁賭。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中國大事記補遺。

九日(十一月十日) 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倫敦協定成立。

本日，英美法德四國銀團關於中國鐵路借款之協定成立，規定將來對於中國借款合作，惟對錦瓊路之投資，美國得占獨立地位。四國銀團之由來與幣制借款之關係大略如左：

錦瓊鐵路計劃失敗之後，美國之活動仍未停止。蓋唐紹儀與司戴德之計劃，修鐵路與開銀行二者並進。修路計

劃雖失敗，東三省銀行之計劃仍在進行，因此而變成單純的借款問題。

司戴德在聖彼得堡碰壁之後，逗留於歐洲，旋奉命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初旬歸抵紐約，乃知彼將另有工作於中國也。九月一日美國銀團開會於紐約，參加銀團之四銀行，第一國家銀行及花旗銀行表示退出，坤洛公司及摩根公司則願繼續進行。經長時間討論之後，決定一致進行。經與國務卿諾克斯面商之後，乃傾向於組織一國際銀團，免蹈以前之覆轍。適此時英美德四國銀團對於湖廣鐵路借款已告妥協，此天然為一國際銀團，因有組織為永久團體之意。

美銀團代表晤諾克斯司後之數星期，中國政府於九月二十三日向美政府要求借款，改革幣制，是即唐紹儀計劃之復活也。中國首先要求借銀五千萬兩，嗣又增額，要求借五千萬美金，因其用途改革幣制外，尚欲振興東省實業。因稱幣制實業借款。此事為雙方所願。故交涉甚易，十月二十七日即在北京簽訂草合同。此時司戴德不在北京，由其代表孟諾柯爾（Menocal）與度支部簽字。嗣美銀團鑒於以往之失敗，以為由國際合作為佳。因此司戴德復有中國之行。司戴德照例先至倫敦巴黎。彼與歐洲銀行家洽商之後，決定不僅幣制借款，所有以後中國鐵路等借款，亦均合作，四國銀團之交涉乃緣是開始。司戴德十月三十一日抵倫敦，迄本日（十一月十日）四國銀團關於中國鐵路借款之協定成立。規定將來對於中國借款合作，惟對錦愛路之投資，美國得占獨立地位。司戴德此時頗欲藉四國銀團之力，使錦愛路計劃復活，將幣制借款作為四國銀團共同投資。（註一）

清廷以程允和為長江水師提督。

本日，清廷以程允和為長江水師提督（原任程文炳卒，允和為其從子），命甘肅提督張勳接統駐紮江南浦口各營（姜桂題部）。（註二）

張勳（一八五四—一九二三），字少軒，江西奉新赤田邨人。生於清咸豐四年（西元一八五四年）。原名張保，出身微賤，少孤家貧。曾為河東河道總督許振樟之家僮。適有名「張勳」者，請許函薦江南大營為伍。詎該兩竟被其竊往冒名頂替。初入廣西提督蘇元春部為士卒，後升為管帶。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袁世凱在小站練兵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一日

六三四

，張爲袁麾下之偏裨。二十七年，張在古北口護駕有功，由北洋巡防軍統領升任淮軍翼長。後袁爲直隸總督，張爲副將。至光緒三十四年，因功蹟洊至雲南、甘肅提督。（註三）

註一：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頁三八二—三八三。

註二：「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十月初十日，第一千九十二號，頁二。

註三：陳錫璋：「細說北洋」，頁二二八。

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 清廷命各部於召集國會以前必須完備各事宜，分別最要次要奏明請旨辦理。又命各省督撫，凡開設議院以前應行提前趕辦事項，切實進行。

本日，清廷諭民政部、度支部、法部、學部等如左：

「前經明降諭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諭令迅速纂擬憲法及議院法，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暨關於憲法範圍以內，必須提前趕辦事項，均於召集議員之前，一律完備，奏請欽定頒行。所有關於憲法之各項法令及一切機關，應責成該主管衙門，切實籌備，其民政部調查戶口，籌設巡警等項；度支部清理財政，釐訂稅法等項；以及法部應籌設各級審判廳等項；學部應籌辦教育、普及等項，均屬關係重要，不容置爲緩圖。各該管衙門俱有應擔之責任，著即迅將提前辦法，通盤籌畫，凡召集議員以前，必須完備各事宜，分別最要次要，詳細奏明，請旨辦理。總期通力合作，壹意進行，俾克早日觀成，免致臨時貽誤，欽此。」（註一）

同時，復諭各省督撫如左：

「前據各省督撫，先後電奏，請開國會，業經降旨，俯如所請，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其地方應行籌備事宜，並飭令各督撫，淬厲精神，督飭所屬，妥速籌辦。年來財力竭蹶，辦事艱難，朝廷素所深悉，既經該督撫等聯銜奏請，必於地方情形，確有體驗，當不至徒託空言。第恐論事有奮勉勇往之誠，而任事有審顧遲迴之慮，且奉行

官吏或因事體繁重費鉅期迫，又存一畏難之心，藉詞延宕，用特再申誥諭。舉凡開設議院以前，地方應行提前趕辦事項，著即懷遵前旨，切實進行，毋再因循推諉，致誤限期，其有邊遠省分，未經設治及甫經設治，人民稀少地方，與腹地情形顯有不同，應辦各事，有不得不分別先後緩急者，准由該督撫等據實奏明，請旨裁奪，總不使於憲政前途，少有空礙。試督撫等受恩深重，務當殫竭血誠，勉爲其難，毋負委任。倘或乞請於前，而敷衍塞責於後，以致名不副實，貽誤事機，定惟該督撫等是問，欽此。」（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第一千九十四號。

註二：同註一。

十二日（十一月十三日） 革命黨人集會庇能，圖謀在廣州大舉。

孫中山先生本日在庇能（檳榔嶼）召開會議，黃興、趙聲、胡漢民、孫德彰、鄧澤如等均與會，決定籌款，謀在廣州大舉。會議經過如左：（註一）

孫先生文抵庇能後，函約黃興、趙聲、胡漢民、鄧澤如等來會。致澤如書云：「足下關切大局之深，良足深感。弟今另有所見，必須足下犧牲數禮拜之時日，親來商助，則事可望成，見信之日，無論如何匆忙，必請早臨爲禱。」於是澤如取道吉隆坡抵庇能，黃興亦來自仰光，與孫先生相晤，商捲土重來之計劃。「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而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孫先生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囊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趙聲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速遣人携資數千金回國，以接濟某處之同志（按廣州新軍失敗，多數同志無所歸宿，特在九龍關一地，使之暫事耕種，以維生活），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二日

六三六

籌商者再，遂於本日在檳城召開秘密會議，與議者除黃興、趙聲、胡漢民、孫德彰外，有庇能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孫先生謂現在時機既迫，吾人當為破釜沉舟之謀，款項多一分，則籌備足一分。吾黨不乏熱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為備，每有臨渴掘井之患；今舉全力以經營，鑒於前車，故為充分款項之籌集，事濟與否，實全繫之。擬發捐冊，以中國教育義捐名義，免居留政府之干涉。衆咸贊同，並決定在廣州舉義。先定款項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一夕之間，則釀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赴各埠分頭勸募，數日間，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至於此次大舉，以新軍為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乃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為選鋒，任發難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計劃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

庇能會議決定在廣州舉義，並先定款項十萬元後，孫先生即召集同志，積極發動籌款。孫先生深知華僑同志經濟之情況，與過去對革命經費之不斷捐助。惟國外貸款既屬無望，仍不得不求於華僑同志之支援。孫先生召集華僑同志曰：「余每次會晤同志諸君，別無他故，輒以勸諸同志捐錢為事。……第余以吾黨屢起屢蹶，深不自安，故對諸同志甚覺抱歉。惟念際此列強伺清廷昏庸積極侵略之秋，苟不及早圖之，將恐國亡無日。時機之急迫，大有朝不保夕之概。」又曰：「適聞所云，每晤同志諸君輒以勸捐為事，雖予極亦不願對同志諸君每有所求。但念此等責任，除我明達之同志外，又將向誰人求之？是以雖欲避免，實不可得。蓋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共肩救國之責任是也。……此應請諸同志原諒予之苦衷，仍當踴躍輸將，以助成此最後之一着也。」孫先生更沉痛的謂同志曰：「設天不祚漢，吾黨此舉復遭失敗，則予當無下次再擾諸同志，再向同志捐錢矣。倘或仍能生存，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矣。……總之，吾黨無論如何險阻，破釜沉舟，成敗利鈍，實在此一舉，而予言亦盡於此。」孫先生為革命籌款所歷之困難可知。

清廷以袁大化為甘肅新疆巡撫。

新任新疆巡撫何彥昇因病卒於途，本日，清廷以袁大化代之。（註二）

袁大化，字行南，安徽人。廩生，歷任徐淮海道、奉天東邊道、河南巡撫，甘肅新疆巡撫。（註三）

中國國民禁煙會在北京成立。

由胡家祺等人發起之「中國國民禁煙會」，本日在北京口袋胡同私立商業學堂開成立大會，到會者六十餘人，推于邦華爲主席，其成立經過約略如左：（註四）

萬國改良會代表丁義華君，欲中國乘英國辦國恥紀念會之機會，爭廢中英鴉片條約，實行縮短禁煙期限，於是京中胡家祺陳清震諸君，特爲此事約集資政院議員，及學紳各界，於十二日下午，假口袋胡同私立商業學堂開會。到會者六十餘人，推于君邦華爲臨時主席，先由發起人胡君家祺演說大意，次由主席報告開會大旨，次丁義華君演說，大意謂中國自結鴉片條約後，失禁煙自由之主權，且每年流出外國金錢巨萬，故不急行禁煙，不惟國不能強，抑且國不能立。今英國人發起五十年國恥紀念會，要求英政府廢棄鴉片條約，但英國政府以中國人尚未請求，未之允許，中國誠趁此機會，與之聯絡，要求兩國政府，必能辦到，望我熱心愛國諸君，對於此事，能實行，並能即行纔好，能實行則國可強，能即行則國即強。衆皆拍掌，時到會者外國人除丁義華外，尚有美國牧師一人，女教友二人，美牧師繼丁義華演說，亦語語發於至誠。外人尚且如此，故人人感動，次錢君維驥演說，大意在於催促急速進行，勿失機會。次由主席報告本會辦法之大概如左：

- 一、本會擬定名爲中國國民禁煙總會。
- 一、本會以實行縮短禁煙年限，並請求英政府廢止輸入條約爲宗旨。
- 一、聯合各省及府廳州縣自治團體，設立禁煙分會。
- 一、商請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協助政府及各省督撫，縮短禁煙年限，並嚴定法令，實力奉行。
- 一、聯絡英國五十年國恥紀念會，以通聲氣。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二日

六三八

一、通函各國教會慈善會，藉廣聲援，以申正義。

一、廣著論說，分登英文華文各報，以資鼓吹。

一、以國民名義，呈外務部，與英政府預行約定，以新訂縮短年限屆滿時爲廢止鴉片輸入條約之期。

逐條報告，並與衆討論，僉謂此事宜官紳合辦，並宜在資政院提案通過，當由某君言資政院已有此議案，且昨日已將湖南諮議局禁煙會核議案通過矣，至論及年限，林炳章謂資政院議案，是宣統四年。周君震麟謂中國辦事，每壞於遲疑，聞昨日湖南核議案，期限縮在宣統三年，何不可以一律截止，又必待至四年乎，衆贊成。林君炳章謂與英國國恥紀念會聯絡，當以資政院全體名義打一電報，衆贊成，並謂各省諮議局皆可通電聯絡。吳君夢蘭謂明年海牙開萬國禁煙會，當由外務部派員前往，但前此開會，外部所派人太糊塗，故不生效力，今宜請外部派幹練之員，並由本會舉代表前往與會，庶可藉各國扶助，達我目的，且此事不宜遲，以致失卻機會。高君凌霄陳君登山皆主張起速進行，林君炳章又登臺發表意見，大意謂宜定嚴懲之法，蔣君履曾演說，則注重辦法，發言甚長，時已五鐘，遂公推林炳章陳清震趙憲曾胡家祺齊樹楷諸君爲起草員，俟草定簡章，再行開會討論，乃散會。

附錄：中國國民禁煙會續記（註五）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一鐘，中國國民禁煙會，在北京西城中等商業學堂開會，商議國民禁煙進行之辦法，是日有議決辦法數條，爲我國民所當注意者：

（一）請求外務部，與英政府協商廢止鴉片入口條約，恢復中國自由禁煙主權。

（一）請求資政院議決縮短禁煙年限，嚴訂條例，奏請施行，並咨明外務部，廢止鴉片條約。

（一）聯合各省諮議局，及各自治團體，協助國家，以期進行云云。

當日此三項議決之案，即日均已通知外部。

又禁煙會先於二十七日，致電倫敦禁煙總會，略云，英公使敦促我國訂立鴉片新約，（緩禁煙之約）中國民甚爲反對，政府悚於英國之威權，遲疑不定，英國耶教人民，宜電助我政府之膽力，俾能定志，立時禁絕鴉片入口，時弗可失云云。

附錄英國下議院議案 一千九百零六年五月三十號，下議院公同決定議案一件曰，我輩確知販賣鴉片之事，爲違背公理之尤，我皇家宜從速斷絕，以彰公理而順輿情。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號，印度內務大臣布堪蘭氏在下議院宣言曰，一千九百零六年，印度政府收出口煙稅金五百六十六萬零五百二十八鎊。一千九百零七年，收稅金五百二十四萬四千九百八十六鎊。一千九百零八年，收稅金五百八十四萬二千二百鎊，（約合華銀六千萬兩），蓋自下議院決定禁煙後，而徵收之煙稅，逐年遞增，去年較前年，增收至六十三萬九千二百十四鎊之多，是謂禁煙乎，抑謂進煙乎，吾不得而知也。我國之議院，以禁煙爲目的，我國之政府，利煙稅之多金，是議院之意思，與政府之行爲，適成一反比例，然則我國祇有政府足矣，又何須議院爲也。此中之理由，願政府與煙政大臣，爲我一解釋之，且此項問題，爲民黨之問題，非政黨之問題。現在我國，無論保守黨與進步黨，莫不以販賣大煙，引爲深恥，今以政府之現相觀之，似我政府中，無一熱心公益愛惜名譽之大員，毅然實行禁絕不正當之營業，以慰我全國人民之希望者。嗚呼，此說若確，吾儕國民，自當索一相當之酬報，以賠償名譽上之損失，當亦政府所共諒也。蓋今日之中國，非復前日之中國，睡獅已醒，恍然以大煙爲深戒，若我國干冒不韙，但顧金錢，不惟遭華人沒齒之恨，且貽萬國永世之羞也，諒我執政諸公與煙政大臣，當不河漢斯言。

附錄北京報載歐人論鴉片問題 西九月之末，英倫宗教團體布通牒於全國教會，署名者自康特伯雷及約克兩天主教以下，有著名之教會領袖二十一人，其通牒乃爲印度鴉片貿易事，謂擬於天津條約批准日之十五週年（西十月二十四號）以前，呈遞請願書於政府，要求二事：

（一）支那所有條約上之義務，關於鴉片入口事項者，今當正式免除之。

（二）印度政府與鴉片貿易之關係，當立時斷絕。

此通牒出，泰晤士報評之曰：

此通牒也，其受社會之歡迎，自不待言，雖然，以署名之名士，如此其多，行如此使義一事，而「義」字之眞解，乃終未得，良可惜也。通牒之目的，在爲支那免除條約上之義務，及立時停止鴉片貿易，殊不知此種手續，已經爲之，惟附以條件耳。該通牒未提及此，尙爲文字上之小失，其大誤處，則爲此事所犧牲者，至於何度，該通牒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二日

未嘗略表其同情也。吾所知者，則教會各首領欲停止鴉片貿易，並樂加全部損失於印度人民而已。

西七月愛丁堡萬國傳道大會之結果，全世界教會之出席者九百人，共遞一請願書於英政府，文曰：

吾輩世界教會之代表者，今開會於愛丁堡，因見支那政府禁煙之真誠，敢敬謹請願於不列顛政府曰，凡關於鴉片輸入事項，支那當完全立於自由之地位，而不列顛政府，當速設法停止鴉片貿易。

艾立阿氏者，從事印度，久號稱熟於印事者也，爲鴉片問題，曾致書於泰晤士報，今節錄之：

如吾所見不謬，廢止鴉片貿易，則孟加拉與北印度之種煙者，以及印度土民之種煙者與土酋，皆直接受其影響者也。英領印度全部，則間接受其影響，何也，以緣此失去四百五十萬鎊之歲入也。

今請先即歲入言之，吾人之以爲痛苦者，則欲償其損失，非別征新稅不可，不然，要政必因之而延擱是也。愚則以爲結果當不至是，以現在歲入各源之自然發達言之，彌縫鴉片之失，殆亦不難，然即不能彌縫矣，歲之所欲罷者，則印度人民果有權利以鳴其不平否。夫鴉片歲入，乃出於一種出口稅，此種出口稅，乃加於一物，此一物也。則支那爲條約所束縛，無論違反其意思，至於何度，亦必輸入者也。

今試問此種出口稅，可從道德上證其爲正當乎，此種條約，自支那外，亦可以強力與他國結之乎。今若告印度曰：「汝享用此種歲入，如是之久，其速致謝，如汝之顧客，以嗜好及感情之變遷，不願與汝交易此物，而吾人亦復不能強之收受，其慎毋不平。」誰曰不宜。

至言直接損害及於孟加拉及北印度之種煙者，吾則不審所謂損害果何在也。彼之種煙，乃受特別允行，絕不能自由以充，種煙費用，既豫支煙價甚多，而獲煙後，又迫於以一定之價額，全數賣出。彼之友朋，恆走相告曰，「此價值也，且未償本，如非得現金，汝如勿賣之，汝如不種鴉片而種他物，當較獲利。」由是觀之，將孟加拉之煙苗，掃除至盡，亦斷不聞嘆惜之聲，倘欲爲煙苗營葬，亦斷無執紼者，印度土民以及孟買附近之種煙情形，吾不深悉，然易種他物，獲利當較豐，則亦可以推斷者也。

有署名者，亦投函泰晤士曰，艾立阿君謂鴉片爲「支那束縛於條約，雖違反其意思，亦必輸入」之物。斯言也，余常聞之，或謂足信，或謂不足信，以吾所知，則支那實無意反對鴉片之輸入，如葉爾根伯爵與支那官吏訂立稅

則時，欲除去鴉片一項，支那官吏不欲，其一證也。然姑不具論，惟艾君所言之條約，究何所指，吾知非天津條約也，艾君亦有以教予否乎。

艾立阿氏旋答某氏於泰晤士報曰，天津條約，誠未說及鴉片，吾之所指，非即該條約，乃由該條約附訂之「稅務及商務之條規」也。此條規中，則明載鴉片每箱征稅支那銀三十兩，故欲禁止鴉片之輸入，非將此種條規改訂不可，改訂此種條規，吾知必爲支那政府與吾政府交涉之題目也。

右舉各節，乃從最近倫敦泰晤士報摘譯之，其詳非篇幅所許也。大約此問題之載於英紙者，日有所見，記者集觀各報，其議絕對助吾者，殆居多數，以吾政府禁煙不力爲詞者，十之一二以印度受損而遲疑者，十之二三也。有英人魯意斯者，新著一書，曰「黑鴉片」，其中贊助支那政府甚力，發端乃引千八百四十二年倫敦泰晤士報社說一段，此社說者，即評論當時鴉片戰爭者也，其文曰：吾英之放賣鴉片，其所負責任，不僅在政治上也，且在道德上矣。吾以爲此直英國政府亟當洗心革面之時也，政府萬不可更行保護此種商業，萬不可以此種商業爲印度歲入之源泉。……吾人攻掠支那之市，殺戮支那之民，在道德上，實大有負於支那，倘吾不賣鴉片，異議果何由起，異議不起，吾人亦不至犯此民族之罪。

此泰晤士報之論出後六十餘年，英國輿論，大都一遵此道，良史家莫不以鴉片戰爭爲其國恥，與其士大夫接談，無不以鴉片事爲其國家道歉。每吾政府或民間於禁煙問題，偶有舉動，莫不動議於英紙，記者敢謂吾人能真利用英人輿論之力，決心洗除此毒，則停止鴉片貿易，直二十年前事，又何待今日爲哉，若至今日，而吾尚以自禁不力，貽人口實，則中國人誠狗彘矣。

附錄北京英文日報登載倫敦十一月二十三號電文 盧衛斯君（英國禁煙會之書記員也）代表全國基督教徒，上書政府，力求急速禁止鴉片營業，又代表全國基督教徒，確保今日乃中國恢復自由禁煙主權之機會。其所上之書，多謂中國於禁煙之工夫，既極爲熱心認真，我英國決當還回中國禁煙之自由主權云云。故現今乃中國以自立國態度向英國討回自由禁煙主權之機會，可以禁絕鴉片之入口。近日英國有千萬基督教徒，以販賣鴉片爲一國之重罪，引爲深恥，並因多年獲罪，不敢立於上帝之前，尤不喜政府用緩慢手段禁煙，以爲如此行爲，實非文明大國所宜，因

而一般熱心禁煙之士，近日頗強迫其政府，捐棄金錢主義，以求急速禁煙。設今日中國如放膽向英國要回自由禁煙之主權，則全英國之基督教徒，必將極力贊成焉。

北京英文日報附記云，前者北京國民禁煙會成立時，曾由資政院議員林炳章君，代表全會，向英國禁煙會打電云。「英國禁煙會鑒：現今中國國民禁煙會，已成立於北京，請英國還復我國自由禁煙主權，將所有鴉片立時禁止。」又同時萬國改良會代表，亦向瓦升盾總會發電，其文與林君致英國禁煙會者同，惟末尾增有一句云，請將此電文發交各處報館。故當日世界各國，無不知中國國民禁煙會之成立也，又近數星期內，改良會代表丁義華君，著有許多關係禁煙之英文論說，登諸英美歐洲各大新聞報，英人之受其激發，已為不淺。今接中國國民禁煙會之電文，自必另有一番感情，我熱心禁煙諸君，其勉之哉。

又接瓦升盾來函云，美國政府見中國熱心禁煙，深為佩服，並言我輩與華人同具一樣之希望云。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三二一—三。

註二：「政府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十三日，第一千九十五號。

註三：敷文社：「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一一。

註四：「東方雜誌」，七卷十一期，頁三二七—九。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時事彙錄，頁三六九—三七四。

十三日（十一月十四日） 清廷派陸宗輿、崇芳、吳廷燮為資政院議員。

本日，清廷欽派陸宗輿、崇芳、吳廷燮為資政院議員，諭云：

「資政院奏議員缺額，遵章分繕清單，請旨補選一摺，著陸宗輿、崇芳、吳廷燮為議員，欽此。」（註一）

陸宗輿，字潤生，浙江海寧人，生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畢業於日本早稻田中學經濟系。曾任內閣中書、考察各國憲政大臣二等參贊、巡警部郎中，考取御史。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制為行省，以徐世昌為首任東三省總督，陸隨徐至奉天，派充鹽務督辦，深獲徐之賞識。其後充憲政編查館館員、交通銀行總稽查、度支部諮議官

、交通銀行協理，本日，欽選爲資政院議員。（註二）

吳廷燮，字向之，江蘇江寧縣人，甲子科舉人，歷充山西省通判、寧遠廳同知。義和團事件，兩宮蒙塵之時，隨扈大臣岑春煊聘之爲幕僚，繼推善爲知府。本日欽選爲資政院議員。（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十月十四日，第一千九十六號，頁二。

註二：敕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六〇。

註三：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一一九。

十六日（十一月十七日）

清江蘇巡撫程德全電請預設內閣，速簡總理，修改籌備

清單。

清廷自本月三日下午詔縮改於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實行開設議院，并預行組織內閣後，續又諭飭各省督撫，凡開設議院以前應行提前趕辦事項，速即切實進行。各省督撫奉旨後，多有以速設內閣爲請者，江蘇巡撫程德全即於本日電請預設內閣，欽派總理，其電文如左：

「伏讀本月初三日諭旨，提前趕辦事項，須於召集議院以前，一律完備，是現行籌備清單，必須重議脩改。德全竊維從前籌備事項，所以竭蹶叢脞，應付不遑者，由於立法之始，無統一籌畫機關，政務與政費，未嘗合爲計算，往往一事而各相牽持，一款而互爭挹撥，內外上下，煩擾紛雜，大可引爲殷鑒。現在預算案已咨部，地方之財，現祇此數，所有提前趕辦事項，應懷遵諭旨通盤籌畫一語，由各衙門組合商量，分別先後緩急，妥爲規定，但求切實，不嫌簡單。總期準乎財力，協乎時幾，庶幾言之能行，行之有效。惟是提前趕辦事項，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何者爲緩，何者爲急，盈庭聚議，莫衷一是。羣據意見，則各有理由，互證條文，則各成體要，必須有人焉爲之萃衆見而加以斟酌，守定見而力爲主持，然後血脈流通，主腦泰適，一掃從前牽掣紛擾窳敗之習。應請即速欽派總理，預設內閣，就一切事項，先後緩急，斟酌而主持之，條例清單，綜核釐訂，以收提前趕辦之實效。至於人民擔負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六日

六四三

義務，乃立憲國民自有之天職，按之憲法原理，所謂義務者，乃對於權利而言，此時國會未開，憲法未頒佈，人民焉肯不視權利而認義務，若遽議加擔負，人民必有藉口，故量出爲入之說，祇能行之於國會既開之後，不能行之於國會之前。德全遂知宣統五年國會開設，彼時官民交相淬厲，合力進行，不特義務擔負，確有把握，即一切政治問題，均可迎刃而解。惟爲時脩政清單，宜單簡不宜繁密，宜通盤籌畫，不宜各出心裁，而扼要之處，則在趕速簡派內閣總理，蓋內閣一日不設，則政治統一機關一口不備，即提前趕辦之清單，一口不能規定，恐朝廷殷殷求治之意，亦因之濡滯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德全統。」（註一）

此外，浙江巡撫增韞亦有同樣電奏：

「迭奉諭旨，飭將提前趕辦事項，由該衙門通盤籌畫，再召集議員以前，必須完備各事宜，分別最要次要，請旨辦理。並著各督撫將開設議院以前，地方應行提前趕辦事項，切實進行，等因欽此。凡屬臣下，敢不奮勉圖維，以仰副朝廷殷殷求治之至意。惟提前趕辦各事項，何者宜先宜急，何者可後可緩，若責成該主管衙門通盤籌畫，但能於主管各事項詳加分別，既未必能合全國之財力以量入爲出，復不能審通國之情勢以因地制宜，且提前趕辦事項，何者宜屬國家經營，何者宜俟地方分擔，恐非各該管衙門所能各自取決。前者憲政籌備清單，不免竭蹶叢脞者，實由主持憲政者既無從通籌財力，綜覈財政者又勢難兼顧事體，遂至政令與政務，未能合一。此次明諭，通盤籌畫，通力合作，誠爲憲政進行之根本，惟通盤籌畫，莫如速設內閣，特簡總理，以爲統一之機關。通力合作，莫如主持於中央，商榷於各省，力除隔閡之舊弊，似此辦法，或可於年內公同商決，請旨遵行，以免貽誤。此國會未召集以前，目前宜亟亟定議者，至地方應行提前趕辦事項，仍宜以籌備憲政，應如何修改爲標準。內閣綜核一切，較各省先自爲謀，自易統一，且現在國會尚待召集，責以負擔義務，非國會成立確有把握者可比，而各省預算既已定表，部咨不准追加，尤難以空言而踐實行。爲今之計，惟有飭下政務處會議，將通國財政預算應加之數，妥擬辦法，提交資政院決議，以期共維憲政。愚昧之見，係爲遵旨切實施行，不敢敷衍塞責起見，是否有當，出自聖裁，謹請代奏。」（註二）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熊希齡所陳四端，所見遠大，應行分別籌辦。

本年八月二十二日，熊希齡奏陳日併朝鮮，滿洲益危，非大變政策無以救亡圖存：一、東三省各關一律裁撤，作爲無稅口岸，以十年爲期。二、改東三省通商條約，許各國商人雜居內地。三、東三省礦產森林均許各國商人設立公司，招股承辦。四、加借外債，經營移民開墾。本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奏，熊希齡所陳四端，皆以滿洲開放爲主義，所見遠大，請列於頒定之政策，依此實行。其摺內容如左：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宣統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諭：熊希齡奏朝鮮既併，滿洲益危，非大變政策，無以救亡圖存，密陳管見四條。著錫良按照所陳各節，嚴密體察，悉心規畫，應如何分別籌辦之處，著即逐一覆陳，候旨遵行。原摺著摘鈔給閱看。』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臣查原摺所陳四條，一曰：『東三省已設各洋關，一律裁撤，作爲無稅口岸』等語。竊謂設關收稅，雖爲國家正項之歲入，如因地方未能發達，欲以鼓勵進出口之貨，原可減輕豁免，以利開通。英國倫敦爲世界商務最盛之區，即係無稅口岸。是謀國者，能注意於遠大，必不計目前照例之進項，方足以成雄偉之圖。今東三省出口貨物逐年漸見增多，而地利未盡者尚不下十之七八。如果一律改爲無稅口岸，使貨本更輕，銷路愈旺，營業者與運售者彼此交勸，相率投資，則求過於供，不出數年，將無不闢之利源，無不盡之地力。與其爲閉塞之經營，誠不若開通之變化。擬請由外務部與各國使臣商定，徵收營業、銷場等稅辦法後，明降諭旨，將東三省各關一律裁撤，以十年爲限；十年之後，察酌情形，仍可再行收稅。查東三省各關稅歲入統計，約三百餘萬兩，大連、營口係歸部收，其餘皆爲東三省預算的款。裁撤之後，必須籌款抵補。既爲大局遠計，目前欲結各國之均勢，將來可期內地之發達，以得償失，輕重懸殊，自不能因此區區而沮大計。此裁撤洋關之策之可以實行者也。

二曰：『改正東三省通商條約，許各國商人雜居內地。』等語。竊謂內地雜居，必以主權在我爲要著。原奏謂『日人不遵約章，雜居城鎮，無法使之遷徙，不如使各國商人任便居住。』其意若謂與其使日人恣行破壞，不若使各國互相維持。惟既准其雜居，則當任其保護，警察裁判之務，必須完備足用，而後主權可保。竊目前行政實力尚

未充足，則彼之商民於受我治理之規條，必不肯帖然承認。是雜居而無主權，將來更難約束。況日、俄與我接壤，各國與我窩隔，既准一體雜居，則日、俄來者麇至，勢不可禦；各國商務未旺，來者必不甚多，日、俄雜居之民，勢將喧賓奪主，其恣行破壞，必有更甚於今日者。爲今之計，可與各國密約，以數年爲限，爲我預備開放之期。屆期之日，收回治外法權，准其雜居內地。一面急用全力擴充警察裁判，分年預籌，逐漸推廣，必使我之力量足以完全管領，彼之商民一律願就範圍，庶幾有條不紊，流弊可免。此內地雜居之計之宜從慎行者也。

三曰：『東三省礦產森林，均許各國商人設立公司，招股承辦』等語。竊謂東三省現在情形，惟以招徠洋商、吸收外資爲最急。其開礦章程，准附外股，業已明奉諭旨。然純係洋股，不入華股，似亦未宜。臣擬特立東三省興辦實業章程，所有開礦、採木、耕種、牧畜、製造、紡織各事，一律招人開辦。其辦法分爲二種：一爲華洋合資之公司；一爲華人領辦洋人承租之公司。寬其規條，東以年限，使洋商可獲投資之利，而中國不失收回之權。但使有數處公司成立，則聞風興起者必不乏人。目下已有洋商來請試辦農業者，容議有眉目，即當奏明立案。此招設公司之已在試行者也。

四曰：『加借外債，經營移民開墾』等語。竊謂東三省大局危迫，自應大舉，以圖速效；然其提綱挈領之要務，則在於錦瓊鐵路一事。誠使鐵路即行開辦，則精神振作，血脈貫通，一切移民開墾，均可應弦赴節，事半功倍。應辦之事，千頭萬緒，則奏所稱：『此次借債二千萬兩，爲數太少，無濟於事』者，誠爲灼知局中甘苦之論。若使錦瓊鐵路未能即定，則勉強興辦，糜費更多，日復一日，事事皆落後著。臣當察度情形，於萬不可緩者，隨時奏明辦理。只求款能應手，則進步必速。誠能由部預籌鉅額，存儲銀行，專爲東三省省指撥之用，尤爲深幸。此加借外債經營移民開墾之利在速行者也。

細察四端之宗旨，皆以實行開放爲主義，所見遠大，與顧此失彼、畏首畏尾者，不可同日而語。臣自知才拙，平日亦以謹慎保守爲本。然當此時艱，日受激刺，非沉舟破釜，有進無退，斷無可以倖存之望。朝廷如垂念東三省所處之奇危，請以原奏所陳四端，列爲預定之政策，步步著著，依此實行。至於進行之步驟秩序，由臣隨時奏陳，請旨遵辦。臣惟有勉竭駑鈍，收集才能，合羣策羣力之長，取得步進步之勢，藉以仰答畀任之重於萬一。

所有遵旨議覆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一〇二。

註二：同註一。

註三：錫良著：「錫清弼制軍奏稿」，頁一二四〇。

十八日（十一月十九日） 清廷以翰林院檢討金邦平為資政院秘書廳秘書長。

本日，清廷諭令如左：

「資政院奏請補秘書廳秘書長一摺，資政院秘書廳秘書長，著金邦平補授，餘依議，欽此。」（註一）

金邦平，字伯平，安徽省黟縣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卒業，歸國後，曾任北洋大臣袁世凱之文案、北洋督練處參議，中日議訂馬關條約之際，金氏曾為隨行員。又直隸省自治局督理，諮議局籌辦總辦，修訂官制編纂員、憲政編查館二等諮議官、翰林院檢討。（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十九日，第一千一百一號，頁二。

註二：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二四八。

十九日（十一月二十日） 清廷命督辦鹽政大臣及民政部察核具奏雲南鹽斤加價及

廣西限制外籍學生案件。（註一）

資政院開院後，因雲南鹽斤加價，滇省諮議局與總督異議，及廣西限制外籍學生，該省諮議局與巡撫異議之事，曾具奏請旨裁奪。本日，清廷命督辦鹽政大臣及民政部察核具奏。資政院議員以該院決議上奏之案，乃交行政衙門議奏，是以行政機關蹂躪立法機關之獨立，實為侵奪資政院權限，大為憤怒，激成彈劾擬旨之軍機大臣風潮。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十八、十九日

資政院奏請裁奪雲南鹽斤加價及廣西限制學生案件之摺，分別如左：

「據雲南諮議局電稱，九月二十七日，陡聞提加馬腳銀兩，初猶不信，既詢鹽務公所，始知事果屬實，除呈督院外，即請銜核電示等情。復准雲貴總督電稱，滇省鹺綱日壞，各井每年虧額，均在數百萬斤，非減邊價，無以敵外私，非減溢額，無以償虧課，非酌加內岸馬腳，又無以補減價減額之損失等因。先後到院，當將電文送付特任股員會審查，旋據股員會稱，查滇鹽應否加價，本院無從懸斷。惟雲貴總督命令，自十月初一日，提加馬腳銀一兩，旋又改爲五錢，其爲本省義務增加事件，已無疑義。該督此舉，如以爲國家行政，則不應不候中央法令，遽以地方命令辦理，如以爲地方行政，則不應不交局議，即行公布施行。應請旨飭下該督，照章提出議案，交諮議局議決公布，其未經議決公布以前，所有提加馬腳銀兩辦法，應即停止施行，以待定章而免議等情。經開會核議，多數議員，當場議決，相應遵章具奏，請旨裁奪。」（註二）

「准廣西巡撫咨稱，廣西諮議局第一屆會議內限制外籍學生一案，應請核議，再行定奪等因。……當將全案送付股員會審查，旋據股員會稱，審查得此案異議之點，在廣西巡撫籌辦高等警察學堂，其招生辦法，於本省舉貢生員，及曾在中學堂以上畢業者外，加入凡與中學堂相當，無論外省，均須考選一條。其理由係謂本省舉貢生員，經歷年辦學及考試，搜羅殆盡，是不得不兼收外籍。在諮議局則謂本省高等警察學堂，收容外省學生，有四不便，其理由主張以本省學生辦本省公務，較之他省人究爲親切。本股員查民政部奏定各省巡警學堂章程第四條，高等巡警學堂學生，以本省舉貢生員，及曾在中學堂以上畢業者考選等語。是此項巡警學堂學生，應儘本省人考選，章程固已確定，廣西巡撫謂本省舉貢生員，搜羅殆盡。亦非事實之論，至謂經費有國家地方之分，外籍限制與否，即以此爲標準。無論現在國家稅地方稅尚未劃分，固難確定界限。即將來劃清以後，恐亦無依據稅則以定限制之理，自應遵照民政部奏定章程，所有廣西高等巡警學堂招考學生。應儘本省人考選等語，復經開會核議，僉謂如收外籍學生，亦須查照諮議局原案，酌定名額，徵收學費，作爲附學辦法辦理，業經多數議員當場議決，相應遵章具奏，請旨裁奪。」（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第一千一百二號。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千一百八號，頁六。

註三：同註一。

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資政院討論彈劾軍機大臣案。

資政院於本月七日爲湖南公債案未得合理解決，十九日又爲雲貴總督令鹽斤加價未交諮議局議決，及廣西高等巡警學堂是否限制外省籍學生議案，諮議局與巡撫意見相左。資政院民選議員對此兩案，認爲若爲國家行政，理應由中央法令執行，如爲地方行政，應交局議決。資政院將議決意見奏上，政府竟交鹽政大臣及民政部再度議奏。議員們大爲憤怒，認爲「以本院決議上奏之案乃交行政衙門覈議，是以民政機關蹂躪立法機關，實屬侵奪資政院權限，」顯爲軍機大臣「輔弼無狀」之結果。決議彈劾軍機大臣。

彈章未上，以突劾爲首的軍機大臣們已有風聞，自知理屈，本日以朝旨同意資政院之原奏，表示妥協之意。然而一般民選議員以軍機大臣反復而不負責任，彈劾案仍不取銷。進一步決議，在國會未開之前，軍機處必須對資政院負責。政府與資政院之水火，到此已不能避免。（註一）本日，資政院討論彈劾軍機大臣之情形如左：

資政院於下午開會時，議長謂今日有諭旨，隨至演臺前朗讀，雲南鹽斤加價，及廣西制限外籍學生兩案，均著依議。隨由秘書長朗讀彈劾軍機摺稿，其摺由係大臣輔弼無狀，請飭下儆飭，以備議院基礎事。其大旨謂：「資政院章程，由臣院會同軍機大臣奏准頒行，軍機大臣不能不知，諭旨由軍機大臣署名，軍機大臣不能不見。滇贛二案，爲臣院議決請旨裁奪之件，而不能獻替，此爲失職。明知院章所在，而不能依據，此爲侵權。」又言：「今日之軍機，卽異日之內閣，如此不負責任，將來議會成立，其

危險誠不可名狀。」（註二）

接著議員們對彈劾案紛紛發表議論：

文溥（欽選）：今日已奉諭旨收回成命，（即同意資政院對瀆桂二案之原奏，）此（彈劾）摺可以作廢。

籍忠寅：（以起草員身份，謂應先報告）今日諭旨已收回成命，則此摺情形似已不同。然前日起草時，係因軍機大臣不負責任，今日依議之諭，益足見其不負責任之證據，故此問題可取消者半，不可取消者半。

陳懋鼎（欽選）：情形不同，固已失根據，然前日大臣答覆本院質問之文，有軍機署名，係乾隆朝之舊制等語，此即可據為彈劾之本旨。（陳氏雖為欽選議員，言論佔在民方。）

于邦華：前日決議彈劾，本非專為兩案，乃因軍機大臣不負責任，故彈劾之議案，仍不能取消。

邵義：摺稿內容與事實不符。至不負責任，係另一問題。可請議長先將摺稿諮詢本院應否取消。

于邦華：取消二字，當有界說，係取消內容之文字，並非取消此彈劾議題。

（吳賜齡、陳樹楷等亦謂取消文字，而非取消問題。旋即經表決，大多數起立贊成取消稿摺，議案依然存在。各議員繼續發言。）

汪龍光、閔荷生同謂：此後如再有彈劾軍機案，而軍機大臣復於本院議定未奏之先，請旨收回成命，此等手段則當如何？不可不先為聲討，故議案不能廢。

陶峻：即此兩旨，可見軍機大臣反覆弄權，日無君上，可謂忍心害理。

雷奮：以議題付表決非常危險。若以彈劾軍機大臣再付表決，不得三分之二之贊成，則此議題既不成立，且令政府知我等紛擾之內容，於議事頗多窒礙。鄙意此時所宜研究者，當從軍機制度上着想。若以軍機改組責任內閣為議題，預料必得多數之贊成。且既改軍機，即可說到責任內閣，即可說到軍機不負責任四字，又即可說到軍機種種不合理情形，故本員之意，須作第二篇文章。其宗旨所在，即是廢棄軍機，設立責任內閣。

吳賜齡：如此做法，於本院地位頗多危險。前日表決之事，今日中能自行取消，蓋不負責任，前日已成爲議題，故

文章可以取消，議題決不能取消。

陸宗輿（欽選）：現在軍機尚是乾隆年間制度，具不負責任，亦由制度使然。今資政院與各國國會不同，雖有彈劾軍機權限，決不可輕易使用之，況資政院尚有許多重大應議事件，何必以此小問題與政府爭閒氣。今宜速請設立責任內閣，並於未成立之前，明定軍機責任。（陸氏爲欽選，故態度比之民選議員更爲溫和，然責任內閣似爲雙方一致之要求。）

于邦華：內閣未成立之前軍機大臣侵權違法，應否彈劾？不負責任，又應否彈劾？

陸宗輿：某非政府特派員，非爲政府辯護。頃間演說，實主張明定軍機責任。

于邦華：不但軍機應負責任，議員亦應負責任。軍機不負責任，議員不彈劾之，其結果亦與不負責任同。

雷奮：陸議員謂彈劾權不可輕用，實則不然。現在政府程度尙屬幼稚，不得以各國成例相比，況今國會未開，資政院尙有三年。此時不彈劾，何時可以彈劾？內閣既未成立，畢竟誰負責任？軍機不負責任，除本院彈劾而外，何人可以彈劾？彈劾軍機，即爲促成內閣之一手段，攻擊軍機之機會既多，則內閣成立之機會亦多。彈劾軍機之眼光實不在軍機而在內閣，現在無妨多攻擊之。故勸諸君不必但爲法律的解剖，須以政治的眼光觀察。諸公於此既有決心，內閣自有成立之日。

籍忠寅：本日情形與前日情形不同，故取消一半即取消內容，而議題仍成立也。何以言之？前日上諭不問其有無，而時局如此困難，軍機大臣應負責任否？今一方主張彈劾，一方反之，爭論頗可不必，但眼光所注均在責任內閣，如此可作第二篇文章，只須敘明軍機不負責任，而以責任內閣爲歸宿，此具奏雖爲彈劾，而仍不現彈劾字樣。

許鼎霖：贊成籍議員說。彈劾軍機，即力言其不負責任而已。軍機不負責任，必至國亡，此即爲國家存亡問題。諸君豈不贊成者？請不必討論，即指定起草員可也。

以上辯論，無論在法律上立論，或政治上立論，都主張必須再彈劾。總裁問「不負責任」四字可否作爲議題。衆口一聲「可以」。旋即推定邵義、孟昭常、李文熙、籍忠寅、易宗夔、顧棟臣（欽選）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二十四日

六五三

大起草。(註三)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電外務部：緬已派兵赴騰越駐守，請商英使電緬政府仍守

小江北流為界。

中英滇緬界務交涉，日久未見解決，本年秋間，英議派兵駐片馬，冀以兵力定界。雲貴總督李經羲乃於本日電外務部，請向駐京英使交涉，其電如左：

「申騰越北界，英領藉片馬案，進爭滇省，懲奸撫夷，均佔先著，彼始罷議。然當時有俟雨霽瘴消，英兵往駐片馬之謠，准鈞部本年五月初三日，電英使照覆，請注意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照會，又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薩使曾向中政府言明英政府之意。查所引兩次照會，均指高黎貢山為界，並聲明如中國不允所請，英即令緬政府駐守該處，治理一切，無須再商。是該國未始不藉派兵為恫喝，頃據騰越稅司密稱緬派兵五百名，往北界巡駐等語，恐其事不盡無因。照原案我認為邊界者，在各守現管之小江英兵，如到江內土司地面聽之則失地，拒之則興戰，作何應付，乞秘示方略。界務延不解決，終有恃強侵佔之一日，西陲險象，岌岌可危，義夙夜焦思，在界約未劃定時，直苦無從措手，故迭請鈞部與英使抗議，俾得早有歸宿。此界既當重勘，祈速照商英使，電咨緬政府，仍舊暫守小江北流為界，不得令英兵越江，私入華境遊弋，以免邊民驚懼生變，迫切至叩，經羲敬。」（註四）

註一：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八九—九三。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七〇—一七二。

註三：同註一。

註四：「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八，頁八一—九。

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英美德法公使照會清廷外務部，催履行湖廣路合同。

英美德法四國公使本日照會外務部，請催郵傳部與各銀行商結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其內容如左：

「爲照會事，湖廣鐵路借款一事，本年九月初一日，郵傳部與英美德法四國銀行代表人接晤之情形，本大臣於九月二十日照會貴親王。其接晤時，郵傳部署理尙書及右侍郎辯稱各節，按諸宣統元年五月十九日商訂簽字正合同草稿所負之責任，及貴部關於此事所處置者，均不能爲有效力。故本大臣九月二十日照請貴國政府飭令郵傳部，按照正合同簽字草稿各條遵辦，並與各銀行代表人等會同協辦，俾得迅速告成，批准等因在案。去照迄今已經月餘，各銀行代表人等未獲郵傳部招請續商湖廣鐵路借款事宜，爲此本大臣應請貴親王示覆，貴部與郵傳部已經商定若何，俾此事妥速了結爲荷。」

附：四國公使面遞外務部意見節略

「本年九月初一日，郵傳部堂官晤接四國銀行代表等之時，該堂官辯稱各節，令人詫異。故四國駐京大臣等於本年九月二十日，用同語照會佈告中國政府，並請飭令郵傳部按照宣統元年五月十九日正合同簽字之草稿各條遵辦，並與各銀行代表人等會同協辦，俾得迅速告成批准等因。嗣以一月有餘，未蒙照覆，四國大臣於十月二十五日又致同語照會，重述其請，且催照覆，迄今又已彌月，四國使者既未見准其所請之照覆，亦無聲明延擱理由。查此項攸關緊要於中國政府及四國之正式公文，外務部置諸不理，似屬失禮，非但有礙於四國大臣擬和睦辦理此事之本意，且使各本國政府注意在中國議商事件之態度，故四國大臣別無他法，惟有共同親謁貴部，劉請貴國將對於了結此事，若何意見答覆，弗再延宕。」（註）

註一：「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十八，頁九—一〇。

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雲南大姚縣人陳可培攻占縣城，稱大元帥。

雲南楚雄府大姚縣人陳可培滋事，本日攻佔縣城，旋經官軍收復。其滋事始末大略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二十七日

六五四

雲南楚雄府大姚縣人陳可培，曾充鄉約，被知縣鄭兆年當堂責比，可培啣之。又有同縣人李竹九者，以抗糧不繳故，鄭知縣又嚴行追比，結怨愈甚，乃與其舅童某（係四川匪黨）同謀起事，舉陳可培爲僞大元帥，李竹九爲僞軍師，並刊有僞印一方，內有革命字樣，並印就僞大元帥告示數紙，號召徒黨數千，於十月二十六日，攻入縣城。其黨羽有在城內者，遂拔關而入，遍貼僞示，內外應合。鄭知縣倉卒無備，遂與典史潛逃，藉口赴東鄉招集團勇，而城失獄失，竟莫之顧。當匪黨攻城時，先毀警局，旋殺紳士段金培等，轉入縣署，知鄭知縣已去，乃攢毆其家屬，逼獻財物，旋有人從中排解，乃釋之。巡防營管帶重超聞變，馳兵赴援，與匪接戰，匪以槍械不備，董軍攻之甚急，二十九日，城破，獲陳可培之子，並其黨羽印信，匪乃駭散，鄭知縣聞信始回城。」（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一。

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清廷禁止各省彩票行銷京師。

民政部奏請禁止各省彩票行銷京師，本日奉旨依議。原摺曰：

「奏爲請禁各省彩票行銷京師地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內外城巡警總廳申稱，彩票一項，名爲籌款，跡近賭博，不特剝削民生，敗壞風氣，政體所關，尤爲重大。現在浙江巡撫葉經奏准禁銷有案，京師首善之區，尤宜設法禁止。應請援照浙案奏請，將各項彩票一律不得在京師地面行銷，以挽頹風而維國體等語，會申前來。臣等竊維彩票與博塞無異，近年以來，內外諸臣苦於集款艱難，又顧念民力，不忍遇事徵求，遂藉此爲一時權宜之舉，而酖酒漏脯，蘊毒何窮。若不及早申禁，害必中於國民生計，京師爲萬方觀聽所係，近日彩票名目紛纍而起，列肆經售，徧於都市，流弊所極，實不可勝言，且關係政體，尤非淺鮮。該廳所陳各節，不爲無見，應如所請，無論何項彩票，一律不得在京師行銷，以期漸祛稅政。如蒙俞允，當由臣部飭知內外兩廳一體欽遵，出示嚴禁。至各項彩票應如何設法停止，以清本源之處，應請旨飭下內外各衙門，分別妥籌辦理。臣等爲政體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議，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千一百二十七號，頁七十八。

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河南葉縣裕州人民聚眾二萬，反抗加稅。

河南葉縣及裕州（方城）人民聚眾抗加稅，地方官請兵，河南巡撫寶棻得稟後，即飭陸軍開拔一營，前往彈壓。其事緣起如左：

河南巡撫寶棻得葉縣知縣及裕州知州稟稱，葉縣因新政無款，自治亟宜興辦，初時議定由各鄉集款，紳士赴鄉勸導，並演說自治之利益，愚民不知，羣起反對。適有人宣言，謂自治乃害百姓之舉，從前不辦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辦自治巡警學堂，無一不在百姓身上設法。從前車馬差使，連正項每畝錢百三十文，今則每畝加至三百二十文，現在又要百姓花錢，花錢事小，將來自治辦好，國家洋債，無一不在百姓身上歸還，此時萬不可答應，官紳串通來逼民反云云。當演說時，聽者甚多，及聞此語，咸表同情。二十五日，兩縣紳士議加酒稅六陳稅，鄉人大譁，紳士無法，回縣稟明請示。知縣正在無可如何之時，各鄉鄉民均已紛紛聚眾，倡言造反，半日之間，聚有鄉民二萬人，人心惶恐，紛紛逃難，並聞有即日至縣中圍城之說，事起倉卒，特為請兵云云。寶棻巡撫得稟後，即日飭陸軍開拔一營，前往彈壓。（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一—一八二。

澳門葡兵滋事，驅逐教徒。

本日，在澳門之葡兵，聚眾要求葡官驅逐教徒，其經過如左：

澳門天主教徒，勢力素盛，主教極擅威福，男女教徒，統歸其管轄，又設育嬰堂，以收養窮而無告之子女，迨長亦令為教徒，數約二千餘人，其口糧即由軍餉扣減支給，以是軍人尤深怨之。會葡國共和政府有電致澳門葡官，令將教徒驅逐出境，向日之口糧，停止給予，軍餉如數發給，不得減折。澳督不即奉行，亦不將電文宣布，時又有教會中某律師，邀集眾人，聯名稟請本國政府，收回驅逐教徒之命。新鏡葡報宣布其事，並表贊成之意，遂激動軍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二十八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月二十八日

六五六

界公憤，二十八日，水陸各軍同時放砲爲號，持械齊赴葡督公署，舉代表四人，向葡督要求四事：一、實行葡政府驅逐教徒之命令。二、男女教士，限於二十四點鐘內出境。三、某教會律師，須予相當之罪，新鏡衛報亦勒令即日停板。四、此後軍餉不再扣減，澳督恐釀成大變，不得已，一一簽允，衆兵始歡呼而散。是日各教院之男女教徒，携衣包輜重，潛往民家避禍者，不知凡幾，各鋪戶初不知其故，均閉門歇業。及夜，由衙門宣佈理由，衆始心安，如常營業，然闔澳居民，已吃驚不少矣。

事後香山勘界維持會，香山各鄉民，及香港商人，均電致兩廣總督及政府，請爲派兵保護，兼爲收回澳門地步。

（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二。

十一月

二日(十二月三日)

清慶親王奕劻遇刺未中。

本日上午十一點鐘時，慶親王自清宮出，由地安門迤西回府第，循城根行，甫過十刹海地方，忽聞道旁有施放手槍聲，左右急驚視，見有一彈飛至，猝避不及，該彈直向慶王馬車射來，穿過玻璃窗，在慶王頭上飛過，復自車頂板中穿出。向來慶王出門，護從人等多至數十人，是時一聞槍聲，人心已亂，前後左右之擁護者，猝不及備，馬亦驚躍，羣人均聚集車旁保護，無暇他顧，而兇手遂於此時逃脫。至二點鐘時，始由邸第傳諭步軍統領，嚴密飭緝，一面又由民政部通飭內外城各警廳，蹤跡兇手，惟窮索一日之久，尚無下落。(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頁一六九。

三日(十二月四日)

清廷改籌辦海軍處為海軍部，設海軍大臣副大臣各一員；

並裁撤陸軍部尚書侍郎丞參改設陸軍大臣副大臣各一員。(註一)

本日，清廷改籌辦海軍處為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譚學衡為副大臣，諭云：

「立國之要，海陸兩軍並重，前因釐訂官制，欽奉先朝諭旨，海軍部未設以前，暫歸陸軍部辦理。嗣有旨派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事務大臣，復派載洵等前赴各國考察一切，籌辦漸有端緒。茲據載洵等會同憲政編查館王大臣奏，擬訂海軍部暫行官制大綱，列表呈覽一摺，詳加披閱，尚屬周妥，自應設立專部，以重責成。所有籌辦海軍處，著改為海軍部，設立海軍大臣一員，副大臣一員。該大臣等務當悉心規畫，實力經營，以副朝廷整軍經武之至。」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三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三日

六五八

意。至應設之海軍司令部事宜，著暫歸海軍部兼辦，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海軍大臣著載洵補授，副大臣著譚學衡補授，欽此。」（註二）

載洵（一八八五—一九四九），姓愛親覺羅，滿洲正黃旗人。爲奕譞第六子，載灃之六弟。生於清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農曆四月初七日。十三年（一八八七），封不入八分輔國公。十五年，晉輔國公。翌年，晉鎮國公。二十八年六月，由慈禧命繼嘉慶第四子和碩端懷親王綿忻之子瑞敏郡王奕誌爲嗣，降襲貝勒。至三十四年，載灃任監國攝政王時，授予郡王銜。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五月，載洵奉命爲海軍部籌辦海軍大臣。不久，赴歐洲各國考察海軍。十二月，由歐洲乘火車歸國，經西伯利亞鐵道至哈爾濱時，有民黨人熊成基伺之於車站，欲乘機暗殺之。後爲人向吉林巡撫陳昭常告密被捕，倖未發生事故。宣統二年六月，充參預政務大臣。（註三）

本日，清廷並裁撤陸軍部尚書侍郎等缺，設陸軍大臣、副大臣各一員，以蔭昌爲陸軍大臣，壽勳爲副大臣。裁缺之侍郎丞參，均以侍郎及三四品京堂并外省司道候補，仍賞食原俸。其諭云：

「憲政編查館、軍諮處、陸軍部會奏，釐訂陸軍部暫行官制大綱，列表呈進一摺，陸軍部總持軍政，責任宜專，所擬各節，尙屬周妥。所有尚書侍郎、左右丞參各缺，著即裁撤，改設陸軍大臣一員，副大臣一員。當此整軍經武之際，該大臣等務當認真整頓，切實進行，毋負委任，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陸軍大臣著蔭昌補授，副大臣著壽勳補授，欽此。」

「裁缺陸軍部右侍郎姚錫光，著以侍郎候補。左丞朱彭壽、右丞許秉琦，著以三品京堂及交涉使、提學使、提法使候補。左參議慶蕃，右參議錫嘏，著以四品京堂及道員候補。丞參上行走左景祐，著仍當委散秩大臣差使，候補參議達春著以道員用，欽此。」（註四）

蔭昌，字午樓，滿洲正白旗人，國子監官學生，同文館肄業，出使德國翻譯隨員，留學陸軍，創辦北洋武備學堂，積資保至道員，旋收任爲副都統。庚子拳匪之亂，襄辦議和，出使德國大臣，署理江北提督，補授陸軍部侍郎、陸軍部尚書。（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頁一六九。

註二：「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第一千一百十六號，頁二。

註三：陳錫璋著：「細說北洋」，頁三一六。

註四：同註一。

註五：敷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二二二。

五日（十二月六日） 孫先生文自庇能啓程赴歐洲。

孫先生文本日啓程赴歐洲。

孫先生文於上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三日）在庇能召開會議，計劃在廣州起義。先生本擬遍遊南洋英荷各屬。

「乃荷屬則拒絕前往：安南、暹羅亦早逐先生出境。英屬因先生在庇能演說籌款，有礙英人在南洋之殖民政策。其演詞爲一反對者丘哲卿譯出，刊於亦果西報；復有林某報告當地政府，謂先生演說革命，運動籌款，恐與地方治安有礙；居留政府遂令先生出境。即所謂『檳城出境』也。至是馬來半島亦不能容，則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先生立足之地，遂不得不遠赴歐美。」（註一）

清廷命憲政編查館將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縮短年限，切實進行。

清廷以開設議院既經提前，所有籌備立憲事宜，亦應縮短年限，令憲政編查館妥速修正，奏明請旨辦理。諭文如左：

「前因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業經降旨，將應行提前趕辦事項，責成該主管衙門，迅將提前辦法，通盤籌畫，分別奏明辦理，查預備立憲，逐年籌備清單所開事宜，憲政編查館有專辦同辦及遵章考核之責，現在開設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五日

六六〇

院既已提前，所有籌備清單各項事宜，自應將原定年限分別縮短，切實進行。著憲政編查館妥速修正，奏明請旨辦理，欽此。」（註二）

清廷以海軍提督薩鎮冰統制巡洋及長江艦隊。

本日，清廷令薩鎮冰統制巡洋及長江艦隊，論文如左：

「海軍部奏請簡大員統制艦隊一摺，著派海軍提督薩鎮冰統制巡洋長江艦隊，欽此。」（註三）

薩鎮冰，字鼎銘，福建閩侯縣人。福州馬尾船政學堂卒業，後留學英國格林海軍大學。光緒二十八年，任閩粵鎮總兵，翌年，轉北洋水師提督，三十一年為廣東水師提督。宣統元年，為籌畫海軍大臣兼南北海軍統制官，後隨載洵考察南方沿岸各省及歐美各國海軍。嗣為海軍提督。（註四）

清江蘇巡撫程德全再請速簡總理，組織內閣。

江蘇巡撫程德全於十月十六日曾電請速簡總理，組織內閣。本日再度電請如左：

「德全於前月十六日電奏請預設內閣，速簡總理，修改籌備清單，未奉 明諭，時切悚惶，世變日亟，政象愈頹，國是所關，豈容姑待，提前趕辦事項，誠如 明諭宜通盤籌畫，通力合作者也。就全局言之，何部分應提前，何部分應趕辦，就一部分言之，何項應提前，何項應趕辦，此中通籌規訂之責，專在內閣。今者內閣未設，總理無人，遽言提前趕辦，則此以為應提前者，彼或推而後之，今日以為應趕辦者，明日或從而緩之，從前不過因籌備而紛擾囂雜，他日且將因提前趕辦而多一紛擾囂雜，流弊所暨，尚忍言哉。德全受恩至重，焉忍知而不言，用是一再瀝陳，冒瀆 宸聰，並非敢膠執己見，更不敢邀博時名，蓋為國家前途計，為憲政前途計，則速簡總理，預設內閣，未可一日緩也，德全伏念 皇上聖明，非不欲速簡總理也，而審慎於難得其人，諸王大臣非不欲速設內閣也，而嫌疑於難勝其選，因是總理未獲即派，內閣未獲即設，一切提前趕辦事項，遂坐是不獲酌定而實行。德全竊謂主憂

臣辱，往訓可稽，方今內憂外患，相逼而來，非皇上殷憂之時耶，諸王大臣如但知顧惜其名譽祿位則已，倘心於王室，則犧牲其名譽祿位，亦何足惜。德全非不知內閣創設，任總理者，誠難免於攻擊推翻，然繼起者前事爲師，經驗因以增進，其政象必有進步，是受攻擊推翻者，不過總理一人，而享其利者，則國家萬世也。內閣國會衝突，乃立憲國必經之階級，既無可解免，亦不必驚疑，與之磨礪既久，政府程度漸高，議員程度亦漸高，然後上下一心，交相贊助，而憲政根基，於以穩固。德全伏願皇上即速簡派總理，不宜過於審慎，受任總理者，即速組織內閣，亦不宜過於嫌疑，庶幾提前趕辦事項，得以及時通籌規訂，見諸實行，世之論者，每謂內閣責任重大，總理程度難得其人，然今日議員之有程度者，又幾人哉。蓋以程度論，上下同一不足，必須互相淬厲，程度乃有足之一日，嘗考東西各國歷史，內閣解散一次，總理攻退一次，其政象必進步一次，若慮及解散而內閣不速成，慮及攻退而總理不受任，則國是之遠者大者，姑不具論，即目前提前趕辦之規畫，亦無從解決也已。愚昧之見，伏候聖裁，德全微。」（註五）

程德全爲此曾致電湖廣總督瑞澂，說明主張速簡總理，預設內閣之意，其電文曰：

「佳電悉，電館商改籌備清單，甚表同情，先後緩急之說，弟胸中實無成竹，就事勢言，則無一不宜急行，就財力言，則無一不宜緩待，內閣不預設，所謂提前趕辦者，祇可敷衍門面，斷難通籌實行。質而言之，費筆墨之事業，可以提前，費錢之事業，不能提前，形式上之修改，可以趕辦，實際上之修改，不能趕辦。堅帥電舉必應籌備數端，除審判廳外，皆費筆墨之事業也，皆形式上之修改也，如此做法，雖無益處，然不至似從前之擾亂，弟亦贊成。堅帥又言，教育自治巡警斷難刻期告成，弟對於審判廳，亦同此懼，年內各處大半開廳，姑勿論經費之困難也，試問人才安在，法律安在，將來醜狀畢露，可以逆睹，何也。則以審判廳係費錢之事業，又實際上之修改故也，舉一反三，能無太息。德全更有言者，事物之理論，本各有其是非，政治之眼光，要必求諸遠大，我輩所謂後先緩急者，何嘗敢自命爲是，縱云是矣，館臣據此而編爲定程，皇上據此而任之內外臣工，果有效乎，無效乎。目前內外人材。不過如此。籌備清單，改亦無效，不改亦無效。籌備事項，緩亦無效，急亦無效，是可斷言者也。政黨不立，徒法不行，故今日除催設內閣外，竟無第二語可說，催設內閣，非謂天下從此治也。但設一總理以供人民推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六日

六六二

翻之資料而已。此仆彼與，再接再厲，閱歷漸進，繼起有人，然後政黨之機，乘此締構，內外上下，同心戮力，此時方有求治之望，弟嘗謂將欲求治，必先止亂，如修改清單，一洗從前煩雜勢亂之習是也。且非有亂不能有治，如預設內閣以備與人民衝激是也。公等黨謀偉論，聯銜電館，弟必附名，但弟意仍以催設內閣爲上策。弟本月初五日又經電奏，并聞，德全文。」（註六）

註一：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國父年譜」，頁三二三—三二四。

註二：「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六日，第一千一百十八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七六六。

註五：「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補遺。

註六：同註五。

六日（十二月七日）

清東三省總督錫良奏：奉天紳民因時局迫不及待，請明年

即開國會。

東三省總督錫良，以奉天全省各界紳民因時局迫不及待，呈請代奏明年即開國會，以救危亡，其奏摺如左：

「奏爲奉天全省各界紳民，因時局迫不及待，呈請代奏明年即開國會以救危亡，恭摺仰祈聖鑒事：

竊本月初三初五等日，有各界紳民一萬餘人，手執請開國會旗幟，伏泣於公署之前，求爲代奏。先經各司道婉加勸慰，仍不肯散。當由臣傳見各代表，將憲政應如何預備，國會應如何組織，反覆曉諭，以朝廷所定宣統五年時，間已極縮短，不必再生異議。當據代表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等面遞公呈，大意則以東省大勢，較三次上書時日俄協約，日韓合邦情形，更有迫不容待者。日則安奉寬軌日夜併工，關於明年即擬告成，沿路線內移民日多，且以協剿

匪挾我外部。俄則以侵蝕甌脫、擴張交通爲政策，移民之謀更亟於日，不惟航權界約狡執無方，且陰以誘我邊民藉窺蒙古，是危機之伏已岌岌不可終日。誠俟至宣統五年而此土尙爲我有與否已不可知。現今朝野上下，無不公認國會爲救亡之良藥。果無此良藥則已，既有此良藥，則早服一日即早救一日之亡。乃猶紆徐以待，坐使良藥不能即時收效，以致三省坐亡，牽及全國，此所由焦心沸血而不能已於再請縮短者也。況籌備之事，如官制、內閣、議院、選舉法、憲法，緩圖之即三年未必完全，急圖之雖數月亦可藏事，仍懇奏請明年八九月召集議院，以繫人心而維大局。其情詞迫切，出於至誠。萬餘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頸流血、聲嘶不能自己者。

臣維東三省自甲午、甲辰以後，受強鄰之激刺，生國家之思想，人民知身家性命非合羣不能自保；復目覩朝鮮亡國慘狀，甚恐三省版圖首淪異域，即萬劫不能自拔，其切膚之痛，較之各行省有特別之危險，不能不有特別之請求。臣莅東以來，默察今日大勢，欲求所以捍三省之危亡者，一無可恃，所恃者民心不死，皆知崇戴朝廷耳。夫以萬餘里朝縱夕橫僅餘此殘殺缺不完之土地，與三百年深仁厚澤得來固結不解之民心，忍令轉瞬之間拱手授之他人，爲朝鮮之續乎！總之，時危勢迫，爲民人之大患，亦朝廷所深恫，何必靳此區區二年之時間，不與萬姓更始耶？臣待罪邊陲，奉職無狀，上無以匡國是，下無以慰輿情。伏乞聖明俯允所請，再降諭旨，定於明年召集國會，大局幸甚！如以臣言爲欺飾，請先褫臣職，另簡賢能大員以紓邊禍，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上聖鑒。謹代表。

按：十一月十三日奉到硃批：「縮收開設議院年限，前經廷議詳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應再奏。東三省地方重要，該督有治事安民之責，值此時艱，尤應力任其難，毋許藉詞諉卸，致負委任。欽此。」（註）

註：錫良著：「錫清弼制軍奏稿」，頁一二六二。

七日（十二月八日） 廣東連州民亂再起。

廣東連州鄉民於本年八月十二日，曾因聞有編釘門牌之舉，疑爲學堂籌辦人捐，聚衆擁入城內，焚毀學堂，經兩月餘始平息。本日，民亂再起，其經過情形約略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九日

六六四

連州鄉民滋事後，省台派知府吳宗禹帶兵到連州，初尙安靜無事，十一月初六七日，鄉民忽大會於對河小水堡地方，宰豬聚飲，約千數百人，在小水堡舉出頭人李觀梅，要吳知府過河相見。吳令雷弁過河相會，雷見其聲勢甚盛，不敢帶李回營，吳知府遂於初八日，親統兵渡河，鄉民聞聲，關閉門戶，聯走入山。有等鄉愚，相率鼓噪，打洋油罐，作鳴鑼狀，隨捉獲鄉民十三人，初九日早飯後，衆又哄鬧，云將拆洋樓，因之派兵保護，城外鋪戶，亦一律關門，下午四句鐘，忽然閉城，旋又復開。

附錄：連州紳民呈省臺電

州屬土匪作亂，蒙派吳守督隊查辦，詎吳守仍主寬辦，愈縱愈兇。初八初九日，掠搶四鄉牲畜穀石商船銀物，樹旗踞山。初十日，官軍查河，匪先放擡槍，及無煙槍，相持三四小時，始擊退，仍不窮剿，又不解散，希草草了事。現匪黨麥榮光，約流沙各堡齊集攻城，信件由吳守搜獲，土匪歐金生西匪清匪李亞石黎洞石等股匪五六百，均由匪首李觀梅招齊，聲勢甚熾。（註）

註：「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補遺，頁一〇八。

九日（十二月十日） 孫先生文行抵錫蘭之可倫坡。

孫先生文於本月五日，自庇能啓程赴歐，本日抵錫蘭之可倫坡。

「十日晚行抵高浪堡埠，寄泊數時，即又動程西向。此後與南洋相隔，以日而遠」。（註一）先生此行之目的，爲趕速赴美，向華僑籌足款數，並有特別外交問題，須往倫敦一行。此爲先生第五次環游全球。——按高浪堡即錫蘭之科倫波（Colombo）。

清廷派馮煦為江皖籌賑大臣。

本日，清廷欽派馮煦為江皖籌賑大臣，諭曰：

「大學士陸潤庠等奏，江皖大災，請派前安徽巡撫馮煦爲籌賑大臣。如所請行，並下所司知之。」（註二）

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疊上疏代奏請圖自強，敦大本，行實政。德宗嘉納，典湖南鄉試稱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鳳陽知府。鳳屬連年水澇，煦單騎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災之重輕，定給振之多寡，人霑實惠，並屢平反疑獄。總督劉坤一，以心存利濟政切先勞，疏保兩擢鳳額六泗道。二十七年，遷山西按察使，調四川。廣安州有聚衆謀毀學堂者，獲四人，擬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請按而後誅，以去就爭，至免冠抵几，不得請不止。旋署布政使，復調安徽，兼署提學使。三十三年，擢巡撫時，國是日非，海內外黨人昌言革命，巡撫恩銘被刺，衆情惶惑，煦繼任，處以鎮靜，治其獄，不株連一人，主散脅從，示寬大，人心始安。復疏言，今者黨禍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責，合力圖強，乃粉飾因循，苟安旦夕，貽誤將來，大局岌危，日甚一日。挽救之方，唯以覈名實，明賞罰爲第一義，而其要則在民爲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誤國殃民之臣，刑之毋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則天下莫能亂，政府能使天下舉安，則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計，實係於此。疏入，大臣權倖多忌嫉之，明年遂罷。宣統二年，江皖大水復起，爲查賑大臣，出入災區，規定辦法，施及豫東，未一年，凡振三十九州縣，放款至三百餘萬。後復立義振會，連年水旱，兼有兵災，遠而推至京直魯豫湘浙，無歲不災，無災不振，蓋自澁官訖致仕，遠於耄老，與荒政相終始，衆稱善人。（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三二四。

註二：「宣統政紀」，卷四四，頁十二。

註三：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二六。

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 漳廈鐵路（嵩嶼至江東橋）通車。

漳廈鐵路自嵩嶼至江東橋二十八公里一段，自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勘定後，旋即施工，因各股款多未能如期繳交，工程拖延三年，至本年底始竣工，而於本日通車。（註一）

按：光緒年間各省倡議自辦鐵路之際，福建京官亦請准集股辦閩省鐵路，推陳寶琛爲總理。於是組織公司，招

股興辦，並仿行鹽糧兩捐辦法補助保息。光緒三十二年借用正太路洋員自福州勘路至漳州，並擬由廈門對岸嵩嶼入手，使上通省垣，下達漳潮。其時閩省各地對路線意見極爲紛歧，其後決定先修短路三條：（一）由嵩嶼至漳州；（二）由東石經安海至泉州；（三）由福州至馬尾。至修築先後，爭論復久。後經陳寶琛親往查勘，調查客貨情形，始決定先築漳廈一線。

漳廈路線既定，嵩嶼至江東橋二十八公里一段旋即開工，但各股款多未能如期繳交，工程因之拖延三年，至今始竣工通車。（註二）

註一：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口誌」，第二冊，頁一三七五。

註二：凌鴻勛著：「中國鐵路志」，頁三九八。

十三日（十二月十四日） 清廷下詔分別獎懲各省籌備憲政主管人員。

本日，清廷根據憲政編查館派員考察各省籌備憲政情形報告，分別獎懲各省籌備憲政主管人員如左：

「憲政編查館奏，派員考察各省籌備憲政情形，據實臚陳一摺。前因憲政關係重要，曾由憲政編查館王大臣選派館員，分赴各省考察一切，茲據奏稱，派赴東三省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員，先後察竣回京，將考察實在情形，逐一呈報。各省遵章籌辦憲政，均已略具規模，惟程度未能齊一，瑕瑜互見。其主管各員，實心任事者固不乏人，而奉行具文者，亦在所不免，自應分別優劣，加以勸懲。奉天民政使張元奇、提法使吳鈞、遼陽州知州史紀常、鐵嶺縣知縣徐瑞麟、直隸提學使傅增湘、河南提學使孔祥霖、廣東布政使陳夔麟、山東巡警道潘延祖、山西太原府知府周渤、吉林試署西南路道前署吉林府知府李澍恩、農安縣知縣壽鵬飛、黑龍江署龍江府知府黃維翰、江蘇候補道夏敬觀、江西候補知府黃立權、浙江候補知縣梁建章、谷鍾秀，俱能實事求是，尙有成績可觀，均著傳旨嘉獎。福建與泉永道郭道直，辦事竭蹶，精神不及於巡警，禁煙各要政，率多有名無實，著即行開缺。河南巡警道蔣懌熙，辦理警務，未能擴張整頓，著開缺。另補直隸天津縣知縣胡

商彝，諸事廢弛，斂錢肥己，每年所收陋規，爲數頗鉅，調查戶口，復欲向民間苛斂，以致民怨沸騰，著即行革職。現值提前籌備憲政，內外臣工愈當淬厲精神、力圖前進，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妥速籌辦，毋再任令敷衍因循，致誤期限。並著憲政編查館王大臣，隨時加意考核，分別殿最，臚列奏陳，總期通力合作，剋日觀成，用副朝廷孜孜求治之至意。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千一百二十六號，頁二二三。

十七日（十二月十八日） 清慶王奕劻請辭軍機大臣，不准。

資政院自本年九月開幕後，以人心所趨，對朝政多所指摘，本日，更以軍機大臣責任不明，難資輔弼，具摺上奏，請將軍機大臣必應擔負責任之處，宣示天下，奕劻亦奏請開去軍機要差。奉硃諭如左：

「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等奏，才力竭蹶，無補時艱，懇恩開去軍機大臣要差一摺，披覽均悉。該大臣等盡心輔弼，朝廷自能洞鑒，既屬受恩深重，不應瀆請，所請開去軍機大臣之處，著不准行。欽此。」（註一）

清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詔命毋庸議。

本年九月，資政院開幕後，以湖南公債案、雲南鹽斤加價案及廣西高等巡警學堂是否限制外省籍學生議案，地方諮議局與各該省督撫意見相左，朝廷處置不當，對朝政多所指摘，而與軍機大臣之衝突因之而起，本日，遂以軍機大臣責任不明，難資輔弼，具摺上奏，請將軍機大臣必應擔負責任之處，宣示天下。其摺略言：

「立憲國家，有協贊立法之議會，同時必有擔負行政責任之政府，一司議決，一司執行，互相提携，互相維繫，各盡厥職，政是以修。比者 朝廷預備立憲，以臣院爲上下議院之基礎，荷蒙 聖恩，責以代表輿論，議決法律預算之事。臣等膺茲重寄，夙夜焦思，誠欲竭盡知能，仰稱 明詔，願以臣院職權，惟在議決。至於執行之責，仍

待政府，必彼此同心協力，相見以誠，乃能上副 朝廷改良政體實事求是之至意。現在官制未改，內閣未定，而軍機大臣既有贊治幾務之明文，又有副署 詔旨之定制，日爲政府，理固宜然。臣院開院伊始，竊意軍機大臣必當開誠布公，於大政方針，有所宣示，乃遲之又久，寂無所聞，臣等恐懼憂疑，不知所措。是用遵照院章，提出說帖，質問軍機大臣，對於內外行政，是否完全負責，旋據咨稱，此種問題，須俟內閣成立以後，方可解決，現在無從答復等語，隱然以不負責任之意，曉示臣院。似此模稜推諉，尸位曠官，上負 天恩，下辜民望，實出臣等擬議言思之外，用敢不避嫌怨，謹將軍機大臣奉職無狀之咎，爲 聖明痛切陳之：君主國家，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爲立國之大本，是以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近世東西各國，且以大臣代負責任之愾，明定之於憲法，使國民可有糾繩政府之途，而不可有責難朝廷之意。凡以鞏固國家之基礎，保持元首之尊嚴，用意至深，立法至善。今朝廷既明定國是，採用立憲政體，爲大臣者，應如何仰體 聖謨，引國事爲己任，乃於臣院創立之始，即不以負責任之言，明白相告，受祿則惟恐其或後，受責則惟恐其獨先，不特立憲國大臣不應出此，揆諸古人致身之義，亦有未安，其咎一也。立憲國國務大臣之作用，在能定行政之方針，謀各部之統一，故必通籌全國之政務，審其緩急輕重之宜，循序進行，有條不紊。今 朝廷設立內閣會議政務處，而以軍機大臣爲其領袖，是其地位，實隱與各國內閣總理大臣相當，自應於各部行政，從容審議，就時勢之所宜，以定方針之何在。乃會議政務，僅等具文，披閱章奏，幾成故事，平時以泄沓爲風氣，臨事以脫卸爲法門，言教育則與學部不相謀，言實業則與農工商部不相謀，言交通則與郵傳部不相謀，言財政則與度支部不相謀，乃至言外交，言民政，言藩務，言海陸軍政，言司法行政，無不如是。每有設施，動多隔膜，以致前後矛盾，內外參差，紛紜散漫，不可究詰，徒有參預國務之名，毫無輔弼行政之實，其咎二也。夫以今日危急存亡之際，內憂外患，相迫而來，民窮財盡，不可終日。軍機大臣受國家莫大之恩，居人臣最高之位，謂宜懷懼惕勵，殫竭忠誠，共濟艱難，稍圖報稱，乃以不負責任則如彼，不知行政又如此，旅進旅退，虛與委蛇。上無効忠 皇室之思，下鮮顧畏民萌之意。持祿保位，背公營私，視國計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動於其心。坐令我 監國攝政王憂勞慨歎於上，四萬萬人民憔悴困苦於下，雖復迭奉 諭旨，責以警覺沈迷，勉以掃除積習，而諸臣蹈常襲故，置若罔聞，前後相師，如出一轍。我 皇上以天高

地厚之恩，優加倚任，而諸臣以陽奉陰違之習，坐致危亡，臣等實不勝憤懣憂念之至，輒以多數議決，披瀝上聞，謹由議長臣溥倫副議長臣沈家本遵照臣院議事細則第一百零六條，據情具奏，伏願 聖明獨斷，重申初三日 上諭，迅即組織內閣，並於內閣未經成立以前，明降 諭旨，將軍機大臣必應擔負責任之處，宣示天下，俾無諉卸，以清政本而聳羣僚，實於憲政前途，不無裨益。」（註二）

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之奏摺既上，同日奉硃諭云：

「資政院奏大臣責任不明，難資輔弼一摺，朕已覽悉。朕維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為朝廷大權，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是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暨設立責任內閣事宜，朝廷自有權衡，非該院總裁等所得擅預，所請著毋庸議，欽此。」（註三）

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頗引時人注意，據立憲派梁啟超所辦之「國風報」報導稱：

「資政院彈劾軍機一事，聞者莫不驚為自開院以來，最有價值之壯舉，乃不轉瞬間，遂如烟消雲散，今綜其事之始末，略敘之如下。初資政院因雲南鹽斤加價，並廣西學堂招生兩議案，曾經該院決議具奏，當時樞垣中擬旨大臣，蔑視院章，諭旨內竟有交鹽政處與民政部察核字樣，隱然視資政院為鹽政處與民政部之下級官廳，全院議員憤之，謂其蹂躪院章，違法侵權，決議上摺彈劾，業經舉定起草員六人矣。樞垣中人聞此耗，連日密議，預籌對付之法，有主用壓制手段者，有主用和平了結者，時洵貝勒澤公等，均不以壓制為然，洵謂資政院裁可事件，皇上不以為然，否之可也，本不應再交行政官核議。澤亦謂此事不合院章，不能盡咎議員之相鬧。時適值鹽政處與民政部，亦於是日覆奏，所言與資政院同，於是思得一和解之法，另降 諭旨，將資政前奏雲南鹽斤加價，及廣西學堂招生事，均依院議，隱然微示收回成命之意。並以見 朝廷前此交該兩衙門具奏者，不過諮詢之意，並非有意蹂躪院章，意至巧也。又乘該院參摺未上時，急遣蘇拉加快，將 交旨馳送資政院，冀其可以將參案取消。維時適值資政院會議彈劾樞臣事，議長倫貝子奉到 交旨後，即將 上諭，向衆宣讀，院中議員聞之，大起紛議，約分為三派，一主張彈劾之目的既達，可以將參案取消者，（政府派）一主張取消奏文，（蓋以起草員等所草之奏，係據二案，今二案既解決，原奏自不合用，然軍機之不負責任，仍可彈劾。）而不取消議題者，一主張改正議題，作為促

成責任內閣者，（二派皆民黨）於是多數所在。民黨議員，遂占優勢。惟議題既為彈劾軍機，主意既在促成內閣，而彈文內容，復議論不一，有主張從法律上立論者，有主張從政治上立論，痛陳軍機之罪惡者。蓋從法律上立論，係根據院章，資政院祇有彈劾軍機大臣侵權違法之權，不如從政治上立論之較為痛快，因資政院既有上奏權，即有彈劾權，在乎解釋院章者之善為引伸而已，蓋政治腐敗，雖有良法美意，皆無所用之，為今日計，固不能偏重於法律一方面也。」（註四）

資政院彈劾軍機，發展到最後，終歸平靜，其原因據張朋園之「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分析為：

「立憲派人與政府的對立，情勢發展至此，可謂相當嚴重。西方觀察家謂此種情況若持續下去，不是引發全面的動亂，便是宮廷的自相傾軋。另一種看法，認為若攝政王敢於解散資政院，則南方可能就此掀起革命。但是第二次彈章留中不發，議場中雖然仍有人繼續指責政府，甚至及於攝政王，危機顯然已經過去。自第二十五次院會以後，議場中漸趨平靜。最後的數次院會，欽選民選議員多平靜氣地討論預算及教育等問題，直到十二月十日（一九一一、一、十）閉會，第一屆資政院院會總算『圓滿』結束。」

何以在一種極度緊張的氣氛下，資政院的民選議員會突然轉趨平靜？回想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導因乃起於三級會議，如果資政院民選議員真有決心，第十八次院會後的情形，是極其可能引發革命的。但是自二十五次院會後轉趨平靜的原因何在呢？當時有三種解釋：一謂第二次彈章留中不發，攝政王論以準備組織責任內閣，緩和了民選議員的激烈情緒；第二種說法，謂清廷採用賄賂方式，使議員受賄不得不緘其口；第三種說法，認為議員恢復和平態度，蓋恐與朝廷決裂，清政權更為專制，立憲永無希望。這三種解釋，一三兩者不無相當真實性。立憲派人雖然多方對政府失望，但態度原本溫和，不願見國家有激烈的變動，能有一線希望，何嘗不引領期待。至於賄賂之說，雖然劉春霖曾指有人昏夜奔走權貴之門，然並未發現議員受賄的跡象。數十年後的今天，亦無任何資料顯示民選議員們自我腐化。著者個人的看法，民選議員不能重演法國網球場之宣佈『起義』，第一是他們缺乏歷史常識，不能看清滿清政府的『天命之數』已盡，空有一番扶傾救危之熱情。第二是他們的士大夫習性的使然，缺乏斷然採取積極進取的勇氣。第三，議員們高喊不納稅以抵制政府，實際上並未真正朝着此一方向前進。是時清廷仰賴外債度日，也

並未用加稅方式來應付其財政困難，如果清廷強迫加稅，到是一個最好的藉口。最重要的，民選議員的人數太少。當年的網球場會議有六百人之多，而資政院全部議員不足二百人，民選議員又僅得其半，以如此微弱的力量，要掀起革命，談何容易。

三月餘的院會，立憲派人白費了許多唇舌。議員們本身，直是一事無成。但是資政院民選議員與政府的衝突，仍有其歷史意義。軍機大臣權力至高，無人敢於冒犯，而資政院一再要求其到會聽候質詢，終而至彈劾，這對清政府的尊嚴與威信，是一個空前未有的衝擊。前此為國會問題，諮議局人士揭穿了清廷的腐敗無能，今為責任內閣，立憲派人再度掃蕩了政府的虛偽。立憲派人本身，無論清廷用甚麼方法來緩和他們的情緒，昔日擁護的心理已經大打折扣。他們由狂肆批評而轉為沉寂，可能與他們的態度改變大有關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絀其口，其國危矣。』立憲派人是否有所轉變，下一章當有進一步的討論。

在此，略引李提摩太對資政院的評語，作為本章的結束。李提氏在華五十餘年，獻身宗教並熱心於中國的維新運動。當其見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的如虹氣勢，曾函基督教世界報說：『吾輩居中國五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驚訝。吾輩今日所見者，與前日所期望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土爾其、葡萄牙之兩大革命尚不能比。蓋今日之有資政院，一若滿人權利遞交人民，彷彿二十國同時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李提摩太的話，固然過份誇譽了資政院的成就，但資政院為中國議會政治的幼芽，議員本來缺乏經驗，而表現如此有聲有色，確屬難能可貴。美國駐華公使謂『第一屆院會是成功的』。就中國議會發展開創史而言，立憲派人當之無愧。」（註五）

附錄：明水撰：「軍機責任問題」（註六）

軍機責任問題，屢次見於資政院之質問書及上奏文，此實現在政治上當然發生之問題也。蓋一國之政治萬不可無負責任之人，而責任所歸非在政府，則在君上，以君上而負責任，則陷皇室於危殆之地，而反於立憲之精神，然則舍政府將誰屬。今之中國，除軍機外無政府，然則一國之政治責任，舍軍機大臣將誰屬，此又不惟近世之法理為然也。孔子曰「虎兇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又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返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乎。」

「其於大臣當負責任之義，已言之無餘蘊，故漢制有災變則策免三公，甚者則賜上尊牛酒，使自引決，此皆上本孔孟之懿訓，下示百王之大法，意至周也。今軍機乃公然以不負責任覆資政院，而其所署名之十一月十七日 上諭，則更迷離徇徇其詞，似軍機之應負責任與否，尙爲法理上未決之問題。夫軍機大臣所謂法理者，據何典要，吾且勿與論，而試問軍機大臣既不負責任，則此責任非謬諸我 皇上而更誰謬，質而言之，則其意蓋謂比年來一切政治，皆出自 皇上親裁，而軍機大臣絲毫不能參末議云爾。夫比年來政治之叢脞敗壞，非獨吾儕小民痛心疾首而已，彼封疆大吏，爲國重臣，固已日日昌言之，不能爲諱，即軍機大臣撫心自問，其亦不敢謂朝無闕事也明矣。吾聞古之爲臣子者，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未聞已有過而可歸諸君者也。今也，成王委裘，周公負扆，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軍機首座，以倫問之尊，禮絕百僚席冀顯之威，專斷萬事，民具爾瞻實安可誣，既已敗壞國事至不可收拾，及舉國環起詰責，則曰是非我所得爲，我有所受之也。躬爲跼蹐，而厚誣 堯舜，自爲計固良得，奈 皇室何。夫自古未有握政治之實權而不負其責者，有之自秦之趙高始，而歷代宦寺皆師之，彼宦寺者，竊人主威福之柄以箝制天下，利罔於己，而禍則嫁於人主，人主或爲所愚，或爲所劫，不惜以寶位爲孤注，而代彼受過。始焉舉國之怨毒則在彼宦寺而已，於人主無憾焉，及乎人主甘爲宦寺受過，而天下事乃不可問矣，漢唐以還，所爲亡國破家相隨屬者，豈不以此耶。夫宦寺者，其流品本己不齒於人類，在理固末由責以自好，晝伏夜動，匿影射人，固其所也，獨奈何以國之大臣，而自儕於彼輩，吾深爲軍機大臣恥之。

軍機大臣其毋曰可以假 詔旨爲護符也，立憲國之成例，凡詔旨非經國務大臣副署，不能生效力，大臣副署，實爲詔旨成立必要之條件，功罪皆生於副署，故曰君主不能爲惡，其有爲惡，皆大臣長之逢之而已。何也，詔旨不能以君主單獨意思而成立，必參加以大臣之意思而始成立，非大臣長君逢君，則君主之惡何由而成，故所謂君主不能爲惡者，非不爲也，實不能也。夫以我 皇上之神聖，天授至善，誠非臣下惡業所得汚誣，若並世諸立憲國，其君主豈必人皆湯武，然亦不聞其爲惡者，則以苟非大臣參加惡意，而彼之惡意，終不得表見云爾。故無論何國之詔旨，皆不能認爲君主單獨之意思，而常認爲大臣參加之意思，此立憲政體之天經地義也。坐是之故，大臣有過，而假詔旨以自辯護，在立憲國以大不敬論。昔德之比斯麥嘗行之矣，議院聲罪致討，舉國驟然，幸普奧戰起，僅安

其位。日本伊藤博文嘗與議院衝突，旋請日皇降旨，命議院與政府調停，其詔旨並非袒政府也，但命調停耳，而議員羣起責伊藤以冒瀆神聖，嫁責君主之罪，伊藤卒以辭職。試問今之軍機大臣，其公忠體國之誠，其長駕遠馭之略，視比斯麥伊藤博文何如，我國家現在地位之安危，視當時之普魯士日本如何，欲師其技而蹈其覆轍，斯亦不可以已耶。

夫吾固非敢強軍機大臣使屈降於資政院也，軍機大臣而確信前此所行爲不負國家，且自信將來能以一身負荷國家之重，則固不必以不理於資政院之口而遽自餒也。夫欽定資政院章程，非有解散之條乎，資政院認軍機爲違法爲失政，則可以行其彈劾之權，軍機若認資政院爲違法爲瀆職，則可以行其解散之權。今據軍機署名之十一月十七日上諭，徵引先朝憲法大綱，而謂此事非資政院等所得擅預，則軍機大臣認資政院此次之上奏爲違法明矣，既已違法，則曷爲而不解散。夫議會之有解散，所以擁護君上大權，而使國家之各機關各得完其固有之權責也。兩造相持，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不可無所決決之法，認他人爲是，則我必非，其結果當爲政府辭職，認我爲非，則他人必非是，其結果當爲解散議會，未有可以模稜騎牆於其間者也。夫我國政治敗壞於模稜騎牆者，不知幾何世矣，今號稱立憲，而仍以此墮百事於冥冥，吾真不識稅駕何所也。

今第二次彈劾案，行將上矣，吾不審軍機大臣所以應之者何，如吾以爲軍機大臣而果爲稍有血氣之人類，則或辭職而迅速別組織責任內閣，或請旨解散議院以求真正之民意，二者必當居一於是。雖然，賢者固不可測，吾又安敢以今世政治家普通之性質律我軍機大臣哉。

清廷賞副都統段祺瑞侍郎銜，署江北提督。

本月十日，載濤劾奏署江北提督雷震春違例餽遺，奉旨交部議處，旋部議革職。本日諭令：

「江北提督著段祺瑞署理，並賞加侍郎銜。」（註七）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縣人。北洋武備學堂學生，德國砲廠研究造砲用砲及其他兵術。歷任北洋新軍砲兵營管帶、陸軍學堂監督、武衛右軍統領、北洋陸軍參謀長、練兵處軍令司正使、常備軍第三鎮鎮長、第四鎮統制官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十八日

六七四

、北軍總司令官、第三鎮統制官、北洋武備學堂監督、福建汀州鎮總兵、行營軍官學堂總辦、陸軍各學堂督辦、鎮黃旗漢軍副都統、陸軍遊學卒業學生主試大臣、會考陸軍卒業學生主試大臣、留學士官卒業主試官、江北提督。(註八)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千一百三十號。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千一百三十號。

註四：「國風報」，第一年第三十號，中國大事記。

註五：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九九—一〇一。

註六：「國風報」，第一年第三十四號，時評。

註七：「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第一千一百三十號，頁三。

註八：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九七。

十八日(十二月十九日)

清資政院決定再彈劾軍機大臣奕劻。

資政院於十七日彈劾軍機大臣奕劻，奉旨無庸議後，本日，適值資政院開會之期，會中決定再彈劾奕劻。開會時議員劉春霖等意態極為憤激，茲將會議經過略述如左：

「下午三時，議長入座，李素即請宣讀 硃諭，謂：「今日諸事均可不議請即解散。」又謂：「軍機既不辭職，本院得此結果，仍不解散，實為資政院羞。」易宗夔謂：「從前 諭旨，皆由軍機擬進署名，昨日 硃諭，則由攝政王自發，不為我等稍留餘地，但由此發見兩種危險，一、本院具奏與軍機辭職上奏為一日，非彼等先有預備，決不至此。攝政王既慰留軍機，即不能不嚴拒本院，是資政院之存在，已與不存在等。一、立憲國之精神，在注重人民，本院既為人民代表，今具奏案得此結果，只有解散一法。如不解散，從前議決與此後議決者，均無效力，立憲國議會本與政府對待，今則議會與 君主對待，與專制何異。既如此，只有積極的用專制手段，可以不必立憲，

可以無須國會，人民憤政府之無可如何，必惹起暴動。解決此問題辦法，非再彈劾軍機不可，但只對於個人彈劾，不必對於機關彈劾，今日我內政外交，如此失敗，而東三省爲本朝發祥之地，亦幾不復我有，日後上奏，應如此措詞，儼仍無效，諸君須抱定解散宗旨。」吳賜齡謂：「昨日兩論，愈見軍機大臣輔弼無狀，所謂君主大權，乃指統治大權而言，決無以君主大權，禁止人民說話之理，軍機以假立憲欺侮君主，故昨日殊論，乃有如此解釋，此應歸咎從前彈劾案，不能實心實力執行，今應將其誤國之事，再行彈劾。若攝政王以爲是，則軍機辭職，若以爲非，則本院解散。且此彈劾案，宜根據二十一條違背法律一語，且須爲廣義的，總之不至本院解散，即須本院辭職。」邵義謂：「今日發見有真立憲假立憲兩種現象，本院開幕以來，已由假立憲而進入真立憲，昨日殊論，又變爲假立憲，原來資政院是與軍機相對待，今政府逃避一邊，以君主出而當此地位，政府雖逃至君主之後，今仍當拉其出來，使當其衝，天下絕無兩是兩非，非彼勝則此敗。今日政府辭職，與本院解散，絕無極大關係，政府已成麻木不仁之政府，本院得此結果，亦爲麻木不仁之資政院，須此養疴何用。今日內閣未立，無對待機關，非有此種舉動，將來決無效力，本員所主張者，即保持立憲之真精神而已。」羅傑謂：「政府責任有二，一曰政治上責任，一曰法律上責任，前者不必明定，內政外交如有失敗，俱可彈劾，後者則根據法律彈劾之。今日我國內政外交，是否種種失敗，諸君當能道之，後又證明國務大臣之責任。」汪龍光謂：「彈劾本意，只須其負責任，今乃以辭職要君，結果適相反，再行具奏，並非與政府爲難，實爲促成責任內閣而已。」軍機大臣毫無正當思想，只知保持祿位，故鬧到君主與資政院成一對待之事，其危險何可言。今宜仍令其與人民相對待而已。于邦華謂：「彈劾案即議員與軍機相對待事實，若以爲是，則軍機辭職，否則本院解散。軍機辭職，既未允許，本院又不能解散，今有兩種辦法，一積極的，一消極的，前者再行彈劾，後者則全體辭職。前次彈劾爲法律的，是彈劾機關，此後之彈劾爲政治的，是彈劾個人，非使軍機辭職，即解散本院，不必再事討論，請即指定起草員。」陳樹楷謂：「本議員甚贊成汪議員之說，今之病即在權限不清，立憲與專制之權限，迥然不同，今我在預備立憲時代，君主是否爲立於政府與國會之上，此界限尚未清楚，則此後衝突愈甚。總之，今日不完全之政府，對於不完全之資政院，究宜擔負責任。」鄭際平謂：「我輩既爲國民代表，即不能聽軍機之不負責任，今既得如此結果，尙何責有資政院

，宜請 旨解散。」易宗夔謂：「烏能請 旨解散，只宜再行彈劾，不必再討論，請付表決。」劉春霖謂：「昨日殊論，頗與立憲主義相反，前次之要求，只請其於副署一層，能負責任，并非搗亂可知。若謂用人爲 君主大權，本無可說，至軍機負責任與否，本院不能過問，則斷無是理，若均推在 君主一人身上，我等可以不必說話。」此時，陳懋鼎請對失 殊論注意，劉春霖謂：「直言敢諫之士，向爲國家所重器，本議員對於此事，主張不能持積極主義，宜持消極主義，即全體辭職是也。占來辦事以退爲進者，亦往往有之，今諸君宜有全體辭職決心，若無之，彼等又將用延宕手段，遷延時日。本來議會只與政府對待，今 殊論乃有不能干預之語，是軍機平日，未以 君主不能與人民相對待之理，入告 攝政王，此即輔弼無狀之明證也。雖然，此事又不能不爲議員咎，何也，本院議員，未必盡能爲國民代表，在議場時，滿口國民說話，而昏夜奔走於權貴之門，奴顏婢膝，種種怪狀，實啓政府輕視之漸。本員所言，雖於本院名譽有關，而實則外間無一不知之者，然則此事非軍機之過，實議員咎由自取。今本院全體，宜尊重身分，須有全體辭職決心，儻諸君欲堅持積極主義，再行彈劾，本員亦不敢固執。但具奏時宜敘明，此實爲鞏固 君主地位，非以政府對待本院不可，若再不得結果，亦須歸到解散。」劉春霖演說時，滿場歡動，一句一拍掌，一字一拍掌，而議場沉悶景象，爲之豁然開朗，此實兩週以來最痛快之演說也。劉志詹謂：「全體辭職後，將如何辦法。」劉春霖謂：「辭職後仍須召集，如此則本院尚有價值，否則資政院雖仍存在，有何價值可言。」籍忠寅謂：「今日所主張彈劾問題，理由頗極複雜，本員以此後上奏，宜單純措詞，須與上次具奏案，一氣銜接，上次彈劾案，并非必欲其辭職，只注意明定軍機責任而已。昨日 殊論，謂軍機負責任與否，非本院所能過問，此種結果，是與本院上奏之意，全然相反。我等現在主張彈劾軍機，尙在其次，必須辨明軍機之負責任與否，本院必有過問之權，此種問題，似較彈劾軍機問題，尤爲重大。」吳賜齡謂：「必須彈劾軍機，不能以尋常上奏敷衍法理了之，如 攝政王以我等爲是，必准軍機辭職，以後之軍機，即不得不負責任，如以本院爲非，即解散之，亦無足惜，一、可以不負議員價值，二、後來議員，仍可望其堅持我等宗旨，使軍機必立於負責任之地，雖已解散，仍有利益。凡事須出破壞而求成立，我等如有辭職決心，必須積極進行。」籍忠寅謂：「上次具奏案，即是對於個人而言，觀責任不明難資輔弼二語即明，今此次上奏，仍宜與前次相符。本員并非恐彈劾軍機者，但用彈劾二字，

反覺前後矛盾，今宜引用議事細則一百零六條，據實上奏，使之必負責任而後已。」吳賜齡謂：「仍宜引用二十一條彈劾之，始能有效。」易宗夔謂：「殊諭引用憲法大綱，此次不必引用一百零六條，亦不必引用二十一條，但據憲法大綱中之議院法，據實彈劾。」籍忠寅謂：「以效果言，不如用上奏二字。」吳賜齡謂：「既言彈劾，必有結果，若調停則仍無結果。」高凌霄謂：「彈劾之後，必須全體辭職，請議長先表決全院有辭職之決心否。」衆嗤之。○○，而高仍嘵嘵不已。吳賜齡大呼曰：「爾若不願解散，尚可運動再充議員。」於時全院頗爲憤激，高凌霄見勢不佳，始默然就座，議長乃宣付表決應用何種方法。衆贊成起立法，於是贊成者一百零二人，遂指定起草員六人，汪龍光、羅傑、邵羲、章宗元、陳樹楷、陸宗輿。（表決時，陸未起立）余鏡清請從速起草具奏。（註一）

綜合各議員的演說，有主張即辭職解散者，有主張再度彈劾者。經表決，一百零二人贊成繼續彈劾。第二次彈劾摺呈進，留中不發。

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清直隸總督陳夔龍奏，順直諮議局議長等請於明年即開國會；廷諭不准。

直隸總督陳夔龍因迫於學界及紳民之要求，電請軍機處代奏，略言：

「本日據順直諮議局議長閻鳳閣等，商務總會總理王賢賓等，在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溫世霖等，三千八百五十九人呈稱，爲國勢危急，迫於眉睫，非明年即開國會，不足以救危亡，謹聯名合詞，呈請代奏事。竊以九年立憲，定自先朝，五年縮短，見諸明諭，凡在臣民，宜如何感激涕零，共體朝廷俯念時艱之至意，惟以民等之愚，覽今時勢，有不敢諱言，不能不涕泣敬陳於我皇上之前者。自日人併韓以後。全國上下，於南滿竭力經營，鴨綠江橋及安奉路線，併工而作，明春即可成功，且以吞韓之餘燄，直擣遼東，不過數十時耳，政府既無國會爲之後援，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六七七

不識將何以待之。仰維 朝廷顧念根本重地，什百倍於臣民，徒以二三樞臣，不肯爲 皇上負責任，蒙蔽 聖聰，故未當機立斷，俯准即開耳，然長此遲延，二三年而後，國勢已非，人心已去，外患已亟，始行開設，以圖補救，恐亦無及。是以屢瀆 宸威，甘蒙不測之誅，以爲與其國亡後死於外人，誠不若涕泣陳請於我 皇上之前，終可上回 天聽，俯如所求，我 皇上既縮九年爲五年，以救國亡，又何若縮短五年，即行召集，以大固 皇基乎。今全國上下，自 朝廷以至庶人，皆認國會爲救亡無上良策，如或少一遲顧，人心一去，將至不可收拾，此民等所以椎心泣血，不敢不竭力爲我 皇上一言者也。所有籲請明年即開國會，以救國亡緣由，謹聯名合詞，呈請督部堂鑒核，據情代奏，無任悚惶待命之至，情詞迫切，且有斷指割臂情事，未敢壅於上聞，謹據情代陳，請代奏。」奏入，奉 上諭「陳夔龍電奏順直諮議局議長等呈請於明年即開國會等語，開設議院，縮短於宣統五年，限期不可謂不近，所有提前應行預備事宜，至爲繁曠，已慮趕辦不及，各督撫陳奏，亦多見及於此，豈能再議更張。著該督凜遵上諭旨，剴切宣示，不准再行聯名要求演奏，欽此。」（註一）

按：清廷於十月三日下午詔准將立憲籌備期限縮短，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在國會未開前先將官制釐定，並預行組織內閣。同日諭令民政部及各省督撫驅逐解散請開國會代表，並爲粉飾起見，由警察廳強迫各舖戶懸旗張燈，並令各公立學校初七、初八日兩日停課，各報館印發紅報（各報館多不從）以資慶祝。惟各督撫各省諮議局及各政團，咸知清廷之無立憲誠意，而三年期限太緩，對先設內閣後開國會之措施尤所不滿也。

國會請願代表團則通告：取消代表團、國會盼能於宣統四年召集，政黨綱要正在起草。資政院亦以清廷十月三日之上諭不切實際，而內外情勢之險惡恐不能待至三年以後，於十月九日復行上奏，陳述其理。十月八日，國會請願代表團接豫、鄂、閩、贛四省諮議局來電，請繼續努力，請求速開國會。南京各界通電全國，認爲「國會不即開，請願目的仍不達。」廣西諮議局則電商直隸諮議局，聯合電請資政院，力言國會未開前，反對續借一切外債。直隸、陝西諮議局亦電請國會請願代表團繼續力爭，切勿解散出京。十月十三日直隸國會請願同志會致電國會請願代表團，質問樞府緩開國會理由。山西、陝西兩省國會請願同志會亦致電國會請願代表團，力爭國會期限務求再縮（註二）。全國人心之背向如此，直督陳夔龍因此請軍機處代奏，請於明年召開國會，而清廷仍執迷如故，本日諭令

「不准再行聯名要求讀奏。」（註二）

清農工商部奏京外喧傳剪髮易服，諭令明白宣示，應恪遵定制，不得輕聽浮言。

本日，清廷諭旨如左：

「農工商部奏，京師商務總會稟稱，京師各行商會暨各省商衆，以喧傳剪髮易服，力陳商業危迫，懇予維護等語。國家制服，等秩分明，習用已久，從未輕易更張，除軍服警服因時制宜，係前經各該衙門奏定遵行外，所有政界學界以及各色人等，均應恪遵定制，不得輕聽浮言，致滋誤會。特此明白宣示，俾京外周知，以靖人心而安生業，欽此。」（註三）

按：農工商部曾奏京師商會以喧傳剪髮易服，力陳商業危迫，懇予維護之摺，內容如左：

「奏為據情代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部據京師商務總會稟稱，近來剪髮易服之事，喧傳京外，前京師當行綢緞靴鞋布行，各商會均經陳請生意行將消滅，各行生命財產岌岌難保，即未附商會之領帽翎枝估衣等行，亦紛紛來稟懇乞稟部。設法維持即武昌綢緞行，江蘇、浙江等省絲業各商均有公函，懇聯合各行省衆商，力陳商業危迫，請合力維護此京外各商，無不惶恐之情形也。查中國出產以絲業布疋為大宗，若禮服一經更變，則常服亦將隨之，絲布新貨無路可銷，舊貨舊衣俱將廢棄，即謂軍界警界剪髮易服，其他項人等剪易與否聽之，而禮服既改，常服必將隨之，各學堂剪髮易服，不數年學堂普立，人民均須入學堂，各等官階俱將以學生為之，定例早已頒行，是舊服雖一時不易，不數年定即消滅，且新式衣服必用呢絨，中國雖已仿做而工廠極少，斷不足用，必須購自外人，是驅中國之金錢輸之外人也。且各行營業，揆其情理，勢如輔車相依，一行失敗，則轉相牽掣，各行皆將受害無窮，即以京師一隅而論其已附入商會者，共三十三行，計有三千四百五百家。總計各行營業之人約有四五萬之衆，其未附商會者。約計尚有數萬家，其人數當不可億兆計。若統各行省之廣，則各項行商其家數人數何能悉數使因剪髮易服一舉，致全國商務失敗，大局何堪設想，茲統京師，已入商會，未入商會，各行商紛紛來會爭議，羣懼商務失敗，因報載，資政院議決剪髮易服，衆情更屬浮動，致有謂議員未深察中國情形，肆口妄議，未詳民情，如果實行商亡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八〇

國末有不亡者，並謂：國家現既許民議事商等即下議院之基礎，懇即稟部入奏以救商危，以固國本，羣情懼而且憤，相應懇乞迅賜施行，以保京師，並各行省商業，以維天下大局，則商民幸甚，天下大局幸甚等情前來，臣等因商情惶迫，不敢壅於上聞，理合據情代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

註二：李守孔：「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頁三四六。

註三：「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三號，頁二。

註四：「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五號，頁七十八。

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副都統吳祿貞為陸軍第六鎮統制官。

本日，清廷諭曰：

「副都統吳祿貞著充陸軍第六鎮統制官，欽此。」（註一）

清廷命直隸總督陳夔龍開導彈壓國會請願同志會。

直隸總督陳夔龍前代奏順直諮議局議長等請於明年即開國會，二十日奉旨不准後，連夜出示，宣布諭旨，並謂倘再聚眾請求，則將認為藉國會為名，意存擾亂，惟有凜遵十月初三日上諭，查拿嚴辦。各學堂學生復於二十一晨各舉代表，齊集自治研究總所，會議進行方法，陳夔龍因立派天津鎮調練軍二百名，巡警道撥警兵百名，又派督轅衛隊管帶帶衛隊百名，會同前往，解散。各司道等退出，即齊集警道署內，會議辦法，警道乃飛派委員楊卓家、吳超等五人馳往解散，風潮始平。（註二）本日，詔命陳督開導彈壓，如有糾眾違抗者，即查拏嚴辦。諭文如左：

「電寄陳夔龍，據電奏，二十日諭旨，遵即恭錄出示曉諭，飭巡警道偵察，不准聚眾集議，請願同志會，亦飭

解散等語，辦理尙屬認真。著陳夔龍嚴飭各員，開導彈壓，如有不服勸諭，糾衆違抗者，仍即懷遵十月初三日諭旨，查拏嚴辦，以保治安。」（註三）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五號；吳氏簡歷見二月四日記要。

註二：「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八〇。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五，頁十四—十五。

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清廷令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將東三省要求速開國會代表迅速送回原籍，并令京外各官彈壓拿辦。

本日，清廷諭文如左：

「前據錫良代奏，奉天紳民呈請明年即開國會，當經批示，縮改開設議院年限，前經廷議詳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應再奏。嗣據陳夔龍電奏，順直諮議局議長等又以速開國會爲請，復經電飭，剴切宣示，不准再行聯名要求續奏，並嚴飭開導彈壓，如不服勸諭，糾衆違抗，即行查拿嚴辦，茲又據軍機大臣據情而奏，亦屬不合，開設議院縮改於宣統五年，乃係廷臣協議，請旨定奪，並申明一經宣示，萬不能再議更張。誠以事繁期迫，一切均須提前籌備，已不免種種爲難，各省督撫陳奏，亦多見及於此。乃無識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挾制官長。今又有以東三省代表名詞來京遞呈，一再瀆擾，實屬不成事體。著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立即派員將此項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業，不准在京逗留。朝廷於無知愚民，因迫於時艱，妄行陳說，已屢從寬宥，然豈有國民而不循理法者，深恐奸人暗中鼓動，藉詞煽惑，希圖擾害治安，若不及早防維，認真彈壓懲辦，久必至於釀亂。此後倘有續行來京，藉端滋擾者，定惟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是問。各省如再有聚衆滋鬧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該督撫等均有地方之責，著即懷遵十月初三日諭旨查拿嚴辦，毋稍縱容，以安民生而防隱患，欽此。」（註一）

先是東三省總督錫良，因奉省紳民聚集萬餘人，要求奏請明年即開國會，爲之代奏，清廷不允。其

後直隸總督陳夔龍復迫於學界及紳民之要求，電請軍機處代奏，而清廷仍執迷如故，盡量壓制人民之立憲活動。本月二十一日，直隸各學堂學生推舉代表齊集自治研究總所，會議進行請願方法。直隸總督陳夔龍立時派兵馳往解散。

最後東三省代表十餘人，復至京遞呈，要求速開國會，遂奉嚴旨訓飭，令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立即派員，將此項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并謂此後倘有續行來京，藉端滋擾者，定惟民政部步軍統領衙門是問。各省如再有聚眾滋鬧情事，即非安分良民，該督撫等均有地方之責，著即懷遵十月初三日諭旨，查拿嚴辦，毋稍縱容之諭。

東三省請願各代表臨行，向軍機大臣徐世昌及肅親王善耆辭行，咸拒不得見，於是悻悻而返。清廷仍恐其回省後有所舉動，電令東三省總督錫良嚴加防範。復恐各省代表互相通函，有所協商，由民政部與郵傳部會同審查往來信件，並嚴令各地報館今後不得刊登評論有關政治報導。而國會請願同志會中之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於十月三日詔縮改國會召開期限後，仍留北京，堅主翌年即開國會，非議朝政，攻擊親貴內閣。至本日，諭命各督撫開導彈壓，如有違抗，查拏嚴辦後，譚延闓、蒲殿俊等知無可為，回籍後與革命黨通聲氣。（註二）

清外務致電雲貴總督李經羲妥速籌畫滇緬界務。

本年秋間，緬兵赴騰越駐守，雲貴總督李經羲曾電請外務部與駐京英使交涉。本日，外務部電覆如左：

「滇緬北段界務，兩次照會英使，阻止緬兵越界，並派員會勘，均置不覆。嗣准塞電又復催促，始據照稱，政府命令以我若不肯按薩使光緒三十二年照會聲明之界線，則無論何項會勘問題，均不核奪，至於所擬交界以西所收之禮物崗銀等項，本國永願會商補償。又謂原無派兵逾越前指之分水嶺交界之意，詞狡而決，口舌與爭，斷無效果

，若始終堅持，恐邊釁一開，更難收拾。總之，約內但指緯度，而不及經線，則北緯二十六度以外之地，彼於立約時，已預爲地步，自爲彼之所必爭。前以現管小江邊爲界一言，彼固未曾承認，若照來電就會印圖所劃。至騰永界截止，究竟能否阻其達藏，如不能阻，又當如何，此事相持多年，自應求解決辦法。況兵機已動，未便再延，惟疆界情形，本部究難懸斷。應如何劃勘，方不至有礙大局。前飭界員尋恩買卡源，常亦得有消息，仍賴籌籌碩畫，審查地勢，體驗民情，酌定方針，藉資因應，尙希妥速籌定電覆爲盼，外務部。」（註三）

附錄：節錄「片馬交涉顛末及其救濟方策」（註四）

緒論第一

雲南之片馬交涉，發生已二十餘年，成爲今日中英間之一絕大懸案。其重要，視中俄間之外蒙問題，中英間之西藏問題，皆有過之無不及也。蓋彼外蒙與西藏，均爲藩屬地域，得失存亡之影響，猶未立即直接於內地。此則位於本部行省，苟其交涉失敗，英必攫我雲南以去，更進而控制我長江上游諸省也。余夙主張國家主義，故於此類國防問題，極爲注意調查與研究。不辭勞瘁，謹述片馬交涉經過，及其救濟方策於篇以備邦人參取。雲南疆域，西與緬甸毗連，自緬甸淪失於英，遂屢有勘界之事。前清光緒十三年，北京總理衙門與英使歐格納議約五條，劃分滇緬界線。未幾，駐英公使曾紀澤，亦與英外部議訂界約三條。惟皆議而未定。薛福成於光緒二十年，有議定滇緬界務之奏，稱已訂立條約。（是年八月，駐京英使，並要求租瓦蘭嶺、蠻秀嶺間地方，作爲商埠。而太平江與南奔江會流處諸地遂失。）二十三年，總理衙門又與駐京英使，重訂條約附款專條，此即所謂滇緬續約也。定約而後，英人屢催劃界，是年遂派劉萬勝總辦西路勘界事宜，嗣劉因與英領事會勘。英領事強以疊甸誤瓦蘭、因爭執而停辦。所派分路會勘之委員，則知縣陳立達自太平江北之南奔江起，至瓦崙山止一段，計長九百餘里。游擊楊發榮自瓦崙山起，至尖高山止一段，計長一百九十餘里。又迤南道尹陳燦由潞江至湄江一段，係由附近猛河之南馬河流入南卡河之處起，至湄江止，計長一千數百餘里。二十四年，劉萬勝又與英員司格德，自騰越南布江起，勘至順寧屬之耿馬、孟定、上隆渡止，計長二千餘里。均經會同勘定，釘界立案。惟餘迤南之鎮邊、孟連、公明山等處，亦由劉萬勝、陳燦會勘。因公明山地與英人力爭，雖曾繪圖各畫一界線，尙未作爲定案。至所謂北段界務，則以光緒二十年所

定條約第四款內載有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再定界線等語，是以久懸未定，此滇緬界務之大概情形也。統計歷次劃界，失去孟良、隴川、猛卯、孟密、南坎、孟谷、孟連、木邦、精綸、里麻、猛弄、猛老、孟拱、孟養、電幕諸土司地，及漢龍、虎踞、天馬、滇灘等關，共計領土六十餘萬方里。余今所欲詳言者，即其北段界務。謹分爲（甲）英人侵略之事實及歷年交涉情形。（乙）我國交涉應持之理由及證據。（丙）關於片馬交涉案條約成案彙錄。（丁）最近交涉電緘及補救案。依此四大節目，詳細記敘如左：以供邦人君子之參證。果如英人所言：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爲界，北至西藏，復證以今日緬甸政府設官、修路、征稅駐兵各地之事實。則我雲龍、麗江、維西各縣西邊，所管狼狽、猓夷、怒夷諸地，均歸緬有。較清宣統二年，英佔片馬，所失小江以內之地，更加倍蓰。蓋英人之野心，實欲由滇侵川通藏，故使英領屬地，先包括西藏三面者也。

英人侵略之事實及歷年交涉情形第二

（一）前清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第四款云：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此爲滇緬尖高山以北界務發生之始。

查此款僅言緯度，不言經度，已暗示東侵地步；但言北一段，不言北至何處止，已暗示通藏地步。

（二）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英使照會總署文末段云：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江（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西境，不得有干預地方官治理之舉。是年十月十二日，英使復致函總署，再申明前照會所言，並問會否轉行滇省。總署覆稱，已於六月間，據情咨行滇督。此爲英使照會，對於滇緬尖高山以北界務含混東侵之始。

查○年騰越、鎮台劉萬勝，正與英員按照條約，勘劃尖高山以南界線。英使照會前段所言，係南界爭執之事，○段則無端混入北界。外部與滇省，彼時均不知恩買卡河所在，並未辯明有無華官帶兵入恩買卡河北境情事，亦未詢明分水嶺，係屬何山，究在何處，含糊擱置，英人遂以默許爲藉口。

（三）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英兵過界，燒燬騰越廳屬茨竹、派賴各寨，槍斃土守備、土練、土民，一百一十餘名。總署照詰英使謂：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轄之地，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爲界，英兵不應過界燒

殺，請飭仍守現管小江邊爲界。英使照覆，引二十四年兩次文函，以分水嶺爲界；並謂當時若辯駁不允，自無難另定界線。因彼時既無異議，是以印度政府，視此分水嶺爲中國已經允定之界。英兵舉動在分水嶺以西，並未過界。交涉數年，此案竟無結果；此爲英人以兵力東侵之始。

查英人此舉，無端挑釁，殆欲證實前文以分水嶺爲界之議，爲實行侵佔地步。而總署照會英使，守定現管小江邊爲界一語，亦未悉小江及滇省邊地形勢。後此迤西道尹鴻韶與英領事烈頓會勘，順小江邊直勘至小江源。並照會烈頓，謂小江以外各案，久在化外，實爲總署以小江邊爲界一語所誤。

(四) 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九日，英使照會外部，請彼此派員由華境前往分水嶺會查情形，以便和平商結。是年冬，遂派石道與烈頓會同勘界。不意石道因遵守總署現管小江邊一語，順小江邊直勘至小江源，抵板廠山爲界。並照會烈頓，聲明小江以外各案，久在化外。又爲烈頓所欺，於會印圖中高黎貢山脈旁，註明即潞江與金沙江之分水嶺字樣。凡永昌大理迤北諸土司地，因此損失殆半。而烈頓意猶未足，竟欲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山，循山嶺北往西藏。凡水歸龍路二江者，概歸滇，凡水歸金沙江者，概歸緬。石道以照此劃分，則片馬、崗房、魚洞、茨竹、派賴各案，均歸緬有。因列舉某某土弁應管至某某案；並調驗明光、楊左兩撫夷，於清道光年間承襲之兵部割付，以爲證據。抱定世守管理之地爲宗旨，力與辯爭。烈頓僅允願由緬政府出印洋四千元，交與華官，轉發各土弁，作爲補償；並謂緬政府願出印洋一千五百元，永租該地。經外部詳查地勢，開具節略，咨行到滇，謂此段界務，原係騰越廳與野人山交界，恩買卡河即爲交界之處。又詳敘野人山北爲狹夷地，再北爲怒夷地，再北爲吐番、蒙番地，始接西藏；均爲大理、麗江南府西邊之地，納貢中朝；載明圖志。此次勘劃，應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東之分水嶺爲止，以野人山橫亘其間，使其不北通西藏，用意甚善。復由滇督飭洋務局酌擬一公平之線，以示格外退讓。並繪具五色線圖，附以節略，請由部磋商，以期就範。乃英使竟堅執分水嶺原案，謂已經烈頓查明，應以高黎貢大山嶺爲界。雖迭請派員重勘，亦不允許。

(五) 宣統二年，保山縣屬登埂土司、赴片馬各案收杉板稅，與頭人伍嘉源、徐麟祥等相衝突，燒燬民房。伍徐等遞稟投緬，謂片馬各案，在高黎貢分水嶺西，應歸緬甸管轄。騰越裏領事，遂親至片馬查案。經滇督飭保山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六八六

縣，將伍、徐等緝獲監禁，並電請外部，照會英使，謂滇屬土司與土民衝突之事，應由中國地方官辦理，英人不得過問。而英使照覆，仍堅執高黎貢分水嶺爲界。是年多，英兵遂佔領片馬各案。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第。

註二：李守孔：「各省諮議局聯合會與辛亥革命」，頁三四六、三四七。

註三：「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八，頁二六。

註四：謝曉鍾著：「國防與外交」，頁二六七—二七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

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令憲政編查館將內閣官制纂擬具奏。

本日，清廷諭令如左：

「前經降旨飭令憲政編查館修正籌備清單，著即迅速擬訂，並將內閣官制一律詳慎纂擬具奏，候朕披覽詳酌，欽此。」（註一）

附錄：滄江撰：「外官制私議」（註二）

朝旨以明年設責任內閣，將以舉行行政改革之實，則釐訂官制，實爲目前最大急務，滇督李君，通電各省，有所建議，規畫宏遠，洵大臣謀國遠猷也，吾於茲事，亦夙有所懷，今述一得，備採擇焉。

一 省區問題

我朝沿元明之制，將全國區分爲二十一行省，誼既非古，而又與現今各國制度無一合，於是先覺之士，有縮小行政區域改省爲道之議，此問題今雖未有人提起，然爲我國譚官制者，最有價值有趣味之問題，無可疑也，今請從種種方面論其得失。

（甲）省區應改置之故

第一 現制不能保政治之統一 現制各省督撫與中央各部尙待，立於同等之地位，非有長屬之關係，彼此同對於君上而負責任，督撫曾無服從部臣之義務，倘他日責任內閣成立後，而仍沿此制，則內閣政綱，將徒託空言。

第二 緣此而中央施政之範圍太狹 今日之制，中央各部，除收發文告外，幾於無事可辦，就令將來，釐訂京外權限以後，或能將軍事外交等權，全集中於中央，此諸部差能保其獨立，其他諸部，終無以舉統攬全國政務之實。例如現在民政部除管理五城巡警外，殆無所事，學部除管理五城學務外，殆無所事，農工商部除發給商會執照外，殆無所事，他日責任內閣成立以後，此現象恐終不能免。

第三 緣此而財政計畫極難善良 凡一年度之政策，皆具體的表示於豫算案，蓋以凡百政務，非有政費則不能施行也。以故各立憲國度支部大臣一席，實占內閣最重要之位置，而其編製豫算也，先由各部列出所要求之政費，與度支部悉心商榷，經閣議然後決定，各部皆有交讓之精神，故財政之系統，常能與政治之方針相應。若沿今制，則預算案既須縱切於各部，復須橫切於各省其混雜已不可思議，且各省督撫，終無從與內閣諸大臣會議於一堂，各欲擴張其本省政費而不肯相下，則財政之計畫，殆無由成立。

第四 緣此而弛內閣之責任 中央施政之範圍，既已甚狹財政計畫，又不能悉如度支大臣之意，則中央內閣，幾於無責任可負，國會欲問其責，什九可譏諸督撫，所謂責任內閣將成空名。

第五 督撫無任責之道 督撫之地位，既非各部大臣屬官，無絕對服從之義務，而職權所及，如彼其廣，一舉一措，關係全省千數百萬人之休戚，延及一國之利害，而無適當之監督機關，將以國會監督之耶，則勢有所不周，將以諮議局監督之耶，督撫職權，常汎及於國家政務，諮議局職權，則僅限於地方政務，然則糾問督撫責任之機關，遂終不可得，其事至為危險。

第六 欲免此諸弊則今制之督撫遂成贅疣欲免此諸弊，則惟有將一切政權，悉集中於內閣，督撫惟以地方行政長官之資格奉令承教，而不得自為政治上之計畫，果爾，則現在督撫制度之特色，全然喪失，無取厯然擁此虛器。

第七 既為行政區域則不宜太大 今制督撫所以獨尊者，以其為國家政務官之資格，非以其為地方行政官之資格也，既為國家政務官，則必所轄治之境域較廣，規畫始能見其大，若僅為地方行政官，則必所轄治之境域較狹，督飭始能期其周。

第八 破除省界之一手段 我國有所謂省界者，無端浸灌於多數人腦識中，遇事輒發，實足以爲國家主義發達之障礙，而欲破除之，固非易易，苟將省區改置，則此種結習，不期而自消。

以上皆主張縮小省區者所持之論據也，徵諸普通之學理，揆諸當然之事勢，皆無以爲難，雖然，在中國今日，固有萬不能行者。

(乙) 省區不能驟改置之故

第一 今制雖內閣不得人而人民受病之程度稍得輕減 今雖奉 明詔，設立內閣，而將來膺此重寄者，爲何等人已略可想見，更名不更實，易法不易人，則其有以愈於今日者幾何。今者多數督撫，其謀國之忠，論事之識，皆遠過於中央大老，此天下所同見也。恃有二三賢督撫，爲一地方之保障，中央之淫威，或不能直接加於各地，而督撫望地既隆，中央不能無所嚴憚，時亦足以矯正稅政於一二，若改省區，督撫之權，隨之而殺，是並此一線光明而奪之也。

第二 雖內閣得人而揆諸現在情形終不能缺督撫之一級 我國幅員之廣，爲當世諸立憲國所莫能並，即有能並者，亦大率由聯邦組織而成，我則不爾，故我國行政階級之畫分，不能取模範於他國。夫以各省閭隔之遠，利害之殊，重以交通機關百不一備，雖以管樂當內閣之任，使之謀全國之樂利，勢固不周，故壹如今制，以政治計畫一大部分委諸督撫，實爲得宜。

第三 今制有歷史上之根據不能驟革 今制之衷於學理適於時勢與否且勿論，而自元迄今，行之已垂千年，重以近數十年來中央失綱，其有治績勳伐可見者，大抵在督撫，其歷史上之根柢，所積至深，驟欲改之，則民聽易惑，而社會秩序之基礎，或且緣而搖動。

此反對縮小省區者所持之論據也。

(丙) 折衷論

以上兩說，立於正反對之兩極端，而各皆有極強之論據，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實我國施行憲政前後之大問題，非旦夕所能解決者也。竊嘗論之，現今之行省制度與國家主義不相融洽之點甚多，與立憲政體不能湊泊之

點甚多，其不能永持於不敝，自無待言。然欲驟然變之，則弊亦必且餘於利，我國當今最困難之政治問題，莫過是矣。吾以爲自今不可不預立改置省區之計畫，而行之當以漸，行之以漸奈何。

其一 將政務性質之萬不能分賦於各地方者，提而集諸中央，使中央施政範圍漸恢，經若干年後，督撫乃純變爲地方行政長官之性質。

其二 將國中一部分地方改爲中央直轄地，俟辦有成效，乃以次推及他地方，定若干年爲推行完成之期。

右第一義，吾將於次節別論之，今但論其第二義。

夫反對改置省區者，其持說有三，然最有力者實惟第二說，若第一說與第三說，則固不甚足爲難也，夫謂內閣苟不得人，則有良督撫猶可以救一方似也。然使內閣長此不得人，則雖有良督撫而所補於國者幾何，且又何道以多得良督撫者，是故內閣苟不得人，則一切政治問題，殆無復更容置議之餘地。今曉曉然有所論列者，則以內閣得人爲假定前提而已，若謂有歷史上之根據，斯不容漫爲廢置，則今之變專制爲立憲，實已先反於歷史之習慣，抑何以稱焉。且以我之改置省區，與日本之廢藩置縣相校，其變革孰刷孰緩其影響孰大孰小，事誠足以安國家利社稷，雖艱鉅固義不可避也。然則今日改置省區之議不能驟行者，非有他焉，徒以幅員太廣，交通未開，中央政府直接統治全國施政慮不能周云耳。此前提若不謬，則自有一斷案焉相隨而生，曰凡中央政府施政能周之地，則行省制度必當廢止是也。故據吾黨所主張，則當改革外官制伊始，一切督撫暫勿廢，而先廢直隸總督。夫既名曰直隸，則直隸於中央之義而已，既直隸而復介之以總督，其愆名實莫甚焉。夫以輦轂之下，幾輔之近，且交通規模，亦已粗具，苟中央政府，於此猶不能纖悉周備以施政，則更何以御全國，故吾謂外官制宜分爲行省地方與直隸地方之二項，其直隸地方官制略如下：

一 凡直隸地方不設督撫。

二 在民政部設一直隸地方政務局，專監督直隸地方之行政。

三 直隸地方以今制之縣爲最高行政區域，大縣謂之府，中縣謂之州，小縣謂之縣，其行政長官曰府尹州尹縣尹，職權略如日本之府縣知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 改革伊始，先以直隸省爲直隸地方，俟辦理有效，乃推及沿江沿海各省，更推及腹地各省。

此法若行，其利有四：

(一) 我國以行政官階級重疊之故，手續煩雜官吏皆做精神於簿書期會，無日力以事事，似此則治理可趨簡易，而政務庶少叢脞。

(二) 地方團體階級既多，則人民負擔地方稅之度數亦增，非涸國家之稅源，即損人民之富力，民省一重負擔，自增一分樂利。

(三) 現在中央各部，除文告督撫外，大抵無事可辦，有直隸地方，則使中央官吏得觀實務，磨練其治事之才。

(四) 先以一省爲試驗之場，則可以察此種集權制度，我國是否可以實行，其窒礙之處，亦可隨時改良，雖屢有更置，不至牽動全局，而斟酌盡善之後，布諸全國，舉措裕如。

吾對於省區問題之意見如右，撮其綱要，則以全部改置爲最終之目的，以一部改置爲施行之手段也。

二 督撫權責問題

吾於省區問題，既僅主張一部改置，則其餘未經改置之省，督撫依然存在，此督撫權限責任問題所由生也，欲解決此問題，首當明今世立憲國所謂最高官廳與普通官吏之區別，又當明其所謂國務大臣與行政長官之區別。

(一) 最高官廳與普通官吏之區別 凡官吏以服從爲義務者也，下級官吏，服從其上級者焉。上級者又服從其更上級者焉，其有瀆職，則施以懲戒，行懲戒權者長官也，若奉行長官之命而干紀債事，則責任在長官，而屬官無與也，此專制國與立憲國之所同也。而其所以異者，則在最高官廳之長官，最高官廳之長官，無復上級官吏以臨乎其上，有之則君主耳，故更無官吏能監督之者，更無官吏能懲戒之者，其在專制國，則以監督懲戒之權，責諸君主，其在立憲國，則君主無責任者也，義不可以躬親，此故監督之權，託諸國會，懲戒之權，經國務裁判乃得行之。夫各國惟以內閣各部爲一國之最高官廳，我國之督撫，則自昔固爲最高官廳之長官也，改革官制以後，仍當認其有此資格否耶，此一問題也。

(二) 國務大臣與行政長官之區別 今世各國內閣之國務大臣，大率皆以各部之行政長官組織而成，於是有誤認二

者爲同物者，此大誤也。國務大臣之職在政治，行政長官之職在行政，政治與行政，決非同物，其職又非必須集於一人之身，各國之以二職集一人之身者，取便易耳，政治與行政之別，觀其責任所屬而可知也。行政於法律範圍內行之，故行政責職，則生出違法責任問題，政治可以產出法律，或神明於法律以外，故政策失當，則生出失政責任問題。各國內閣大臣，皆以一身而兼此兩種資格，故亦以一身而負此兩種責任，雖然，猶當細論焉，其違法責任，則緣其爲行政長官之資格而生者也，故一人單獨負之，失政責任，則緣其爲國務大臣之資格而生者也，故全閣員連帶負之。夫各國之國務大臣，惟集於中央之內閣，我國督撫，則其職不僅在行政範圍，而常涉及政治範圍，以一身而兼兩資格，與他國之閣員絕相類者也。改革官制以後，仍當認其有此職權否耶，此又一問題也。

據此兩義，而有種種相錯綜相衝突之問題生焉。

第一 據滇督李君通電，謂督撫權責，在秉承內閣計畫，主決本省行政事務，對於內閣完全負責，此實正當辦法爲行政統一見，計無以易此也。然似此則與日本府縣知事之權責，幾於無甚差別矣。夫我國所以不敢逕效日本之府縣制，而特留督撫之一階級者，凡以慮中央遠馭之難周耳。督撫權責而與日本府縣同一，於現在國情，果適當乎，此最不可不深者也，請參合下方所陳各義詳核之。

第二 如李君言，督撫對於內閣完全負責，是必內閣對於督撫有完全之監督懲戒權然後可，何則，凡欲完一責任，必須有使之不得不完之權力以盾乎其後，不爾，則徒託空言也。質而言之，則欲使督撫對於內閣完全負責，必須將內閣與督撫變爲長屬關係，而現在我國之情實，果能辦到乎，吾不敢言。

第三 夫督撫既對於內閣而完全負責，則督撫責任，自爲內閣大臣責任所蔽，舍內閣以外，固無他機關得糾問督撫責任，而督撫無論有違法行爲失政行爲，苟內閣而怠於監督懲戒，則內閣大臣不能辭其咎，新造之內閣，其力足以舉此乎，新造之國會，其力足以使內閣必負此責乎，吾不敢言。

第四 其極難解決者，則督撫上奏權問題是也。據今世立憲國通制，國中各機關之有上奏權者惟二：其一則內閣，其他即國會，雖以日本之臺灣總督朝鮮總督，獄不能逕行上奏，而必須經總理大臣之手，蓋非是無以保政綱

之統一也。若謂督撫不宜有上奏權，則此議在今日，固無人敢倡，即倡亦未必能實行，即行亦未必利餘於弊。然使督撫而惟秉承內閣計畫，對於內閣而完全負責，則亦何待於上奏，督撫而上奏，則安保其無與內閣意見不同，而陳於君上之前以乞裁斷者，更安保其無彈劾內閣者，若是則內閣不能行完全之監督懲戒權於督撫，而督撫非對於內閣負責任，乃對於君主負責任耳。是故督撫而苟非最高官廳，則不應有上奏權，既有上奏權，則必為最高官廳，而最高官廳之性質，則更無他官廳能監督之者也。今必如何而使內閣得舉監督督撫之實，是即督撫對於內閣完全負責一語能生效力與否所由斷也。

第五

督撫主決本省行政事務一語，督撫職權，果能以此為限乎，政治與行政非同物，既如前述，然今者特設督撫之一階級，其職務不僅在行政也，而往往須涉及政治。蓋以我國交通之不便，重以督撫轄治境域之寥廓，勢不得不假之以便宜行事之權實而言之，則凡憲法所規定君上大權範圍內之事項，本應由內閣大臣輔弼君上以行之者，有時不得不委其一部分於督撫，（如發緊急命令、行豫算外支出、布戒嚴令等，其他尚多。）此等事件而一一受成於內閣，則督撫活動之範圍，無乃太狹乎，不受成於內閣，則當以何機關糾其責任乎，此一問題也。

第六

要之據現制之精神，則督撫實為最高官廳，不對於他官廳而負責任，惟對於君上而負責任，督撫以行政官兼政治官非惟負法律上之責任，且亦負政治上之責任，即改革官制以後，而此種精神料難驟變，其在專制時代，則糾其責任者，宜在君上，今既為立憲政體，則萬不容以此瀆君上之神聖，然則當以此權託諸何機關耶？託諸內閣耶，當內閣與督撫意見衝突時將奈何，甚則督撫彈劾內閣時將奈何，得毋將不由內閣大臣副署而徑下中旨以裁斷之乎，是破壞立憲之精神也。不爾，則使內閣大臣反其本意而副署，亦破壞立憲精神也。又不爾，而常以一督撫之意見，釀內閣之交迭，又非憲政之佳現象也。又不爾，則督撫之意見，常屈於內閣，則督撫遂失其為最高官廳之性質，失其為政治官之性質，此誠為理論上所當然，但不識現今之情勢，能行焉否耳。行之而能利餘於弊焉否耳。

第七

或曰，督撫為一省長官，則以諮議局為監督督撫責任之機關最宜。雖然，諮議局為地方團體之機關，祇能議

決本團體之事務耳。督撫一面以地方長官之資格，執行本團體之事務，一面復以國家大臣之資格，執行國家之事務，當其執行國家事務之時，恐非諮議局所能監督耳。然則移此權於國會何如，曰：理論上似可也，然亦有窒礙者，以一中央國會而欲周知各省之利害，爲事頗難，此其一，國會開會期甚短，常以各省事務勞擾之，恐反曠要政，此其二，地方問題常提出於國會，恐國會中生出地方黨派，此其三。

第八

或曰，逕加重督撫之權，使如美國之各州，稍次亦如奧大利之各州，而一面亦加重諮議局之權，使爲完全之監督機關，何如，曰，此徒導一國政治上之分裂，且使中央政府無事可辦，而責任內閣與國會將盡成虛器，其反於政治進化之大勢，戾於我國歷史之情實，蓋無待言。

第九

日本有賀長雄氏嘗發一奇論，謂我國宜將督撫加入內閣，並爲國務大臣，與閣員負連帶責任，爲政策統一起見，似屬一種妙法。雖然，以實際論之，督撫雖加入內閣，豈能常參列閣議，則意見之疏通一致，終不可期，而以爾許之閣員負連帶責任，徒使政治上動搖頻數，傷國家之元氣耳。故此論徒足資談柄，不能見實行也。

第十

尚有極當研究者，則編製預算之問題也，凡一國之政策，其具體的表示，皆在預算，而立憲精神之能貫徹，則亦恃預算，通例各立憲國之預算，其歲出部門皆以各部所管分類，而地方行政費，則以隸民政部項下，而各地方長官無提出概算書於度支部之權，我國果能采此制否耶。國家一切政務，自昔非由中央各部直行，而皆經督撫之手，一省所需政費，勢不能不由督撫列出概算書以要求於度支部，而督撫不列於閣議，度支部若悉徇督撫之意，則財政計畫，失其自主。若任意削減，而督撫計畫不能實行，安能負反於其本意之責任，此其窒礙難通者一矣。且以預算之形式論之，若各省各自爲特別會計耶，則特別會計件數之多，談預算者方引爲大戒，今方謀財政統一，豈宜出此，若通製入一表中，則既以各部分類，復以各省分類，其混雜殆難名狀。若以某省行政費若干，渾括言之，則預算之性質，各項目嚴禁挪用，似此簡略，則監督權益無所施，此其窒礙難通者二矣。凡此問題之糾紛，皆根於督撫權責而來，而苟不得正當之解決，則立憲主義，實無從貫徹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六九四

吾於以上諸義，思之思之，既積歲月，而無一不相矛盾相衝突，通於此輒牽於彼。蓋一切政治問題，其因我未有若斯之甚者，度全國憂國之君子，亦同茲懷抱矣。此問題欲求正當之解決，惟有廢督撫而集權於中央之一法，然既爲今日所萬不能行，則無論何法，皆不能圓滿無憾，亦惟利害輕重之間以爲去取焉耳。滇督李君之議，其大體固爲吾所樂贊，然若何而能使李君所議，得見實行，則其條理有不可不講者，吾故歷舉思索所及之諸問題，以供立法者之參考，他日苟有所見，當更貢也。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七號，頁一。

註二：「國風報」，第一年第三十一號，時評，頁一——一七。

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奏請開去要差，溫諭慰留。

本月十七日，資政院奏劾軍機大臣奕劻，奕劻亦奏請開去軍機大臣要差，詔旨不准。然奕劻仍不安於位，本日復奏請開去軍機大臣及總理外務部事務要差，溫諭慰留，諭曰：

「慶親王奕劻，奏懇恩開去軍機大臣及總理外務部事務要差一摺，現在時會艱危，全賴親賢輔弼，慶親王奕劻老成謀國，爲先朝倚任歷數十年，勳勤懋著，中外周知。庚子之役，維持大局，轉危爲安，厥功尤偉。戊申十月，連遭德宗景皇帝、孝欽顯皇后大事，四海震動，決疑定計，卒致寰宇乂安。是該親王，兩朝開濟，備歷艱辛，盡畫宏謀，洵屬有功。宗社現雖年逾七旬，仍復精神矍鑠，學畫要政，夙夜兢兢，職任一無曠誤。當此提前辦理憲政，籌設內閣，庶務繁曠，力求進行之時，該親王分屬懿親，允宜任勞任怨，始終將事，豈忍遽行引退，稍卸仔肩。所謂開去要差之處，著毋庸議。該親王務當仰體顧命，勉濟時艱，毋再固辭，用慰朕殷殷眷念之至意，欽此。」（註一）

奕劻奏請開去要差之摺如左：

「奏爲懇 恩開去軍機大臣及總理外務部事務要差，據實瀝陳下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七日，與軍機大臣毓朗等具奏，懇 恩開去要差一摺，奉 硃諭該大臣等既屬受恩深重，不應瀆請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感悚益深，自應凜遵 聖訓，勉竭庸愚，何敢屢瀆 宸聰，希圖安逸。惟臣年力就衰，萬難勝任情

形，有不得不再瀝陳於 皇上之前者。竊維時艱孔亟，國務日繁，內政外交均關重要，臣才本平庸，毫無補救。

年來節適偶違，則竟日困憊，思慮少過，則徹夜不眠，近復畏風惡寒頭暈痰喘，種種衰象，日甚一日，往往極力支持，勉強趨值，而精神不能貫注，遇事心思擾亂，似此衰邁之年，何能當此內政外交領袖之重任。故如會議政務處、外務部一切行政交涉事宜，均未未能時常前往，躬與討論，雖賴同官之協恭，實多職務之曠廢。凡此竭蹶之情形，必難逃 聖明之洞鑒，徒以臣歷仕，逮於四朝，從政達於數載，不忍遽加督責，固屬 逾分之優容，儼復再事

遲徊，恐益將來之貽誤。此乃 國家大局所關，非僅爲臣一人之計，況臣忝附宗支，夙承 恩遇，值此時會艱危之日，敢存潔身引退之心事，苟有裨於 朝廷，臣決不辭獻替，是以再四思維，惟有據實瀝陳，仰懇 天恩，准於開去要差，俾得從容調攝，保其餘年。儻有諮詢，仍當竭盡愚忠，力圖報答，毋任惶恐，待 命之至。所有懇

恩開去要差，據實瀝下情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千一百三十八號，頁二。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千一百四十號，頁五。

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賞給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內閣侍讀學士銜。

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進呈所纂「皇朝續文獻通考」，本日，清廷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諭文如左：

「前據沈家本奏進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恭纂書籍，經南書房閱看，將謄舛之處，逐卷加籤，當即諭令劉錦藻更正妥協，再行呈進。嗣經更正恭進，復交南書房重加校閱。茲據奏稱劉錦藻所纂皇朝續文獻通考一書，搜採甚富，持論明通，現均改正無譌等語。劉錦藻著加恩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以示嘉獎，欽此。」（註）

註：「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千一百三十九號，頁二。

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孫先生文抵巴黎。

孫先生文於本月初五日自庇能啓程赴歐洲，本日抵達巴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六

二十七日晚間，張繼接信，知孫先生已到巴黎。「次日下午四時繼往盧屋飯店謁先生，未遇。迨晚始晤，同車到處尋王寵惠，不得。先生乃與繼散步義大利街。散至和平街偶遇寵惠及伍朝樞等，同至咖啡館閒談，乃約同到先生旅舍。先生云：到歐美各國，須住大飯店，以便與當地政界人接洽。大飯店之最高層，房金便宜，接客則在客廳也。」（註）

註：「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三二四。

二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

孫先生文在巴黎尋覓印度某革命黨員不得。

本日，孫先生文在巴黎甘木街挨戶尋印度某革命黨員（Shyamji Krishnavarna, editor of Indian Sociology），不得。（註一）

清資政院請明諭剪髮易服；廷示毋庸議。

本日，清廷諭曰：

「資政院奏擬請明諭剪髮易服一摺，前經農工商部具奏，已降旨明白宣示京外矣。著仍遵前旨辦理，此奏應即毋庸議，欽此。」（註二）

按：農工商部曾奏言，據京師商務總會稟稱，京師各行商會，暨各省商衆，以喧傳剪髮易服，力陳商業危迫，懇予維護。本月二十日諭令言國家制服，等秩分明，習用已久，並未輕易更張，政界學界，以及各色人等，均應恪遵定制，不得輕信浮言。皆專就服色而言，不及剪辮事，遂有謂剪辮爲朝廷所默許者，然辮髮亦清朝定制之一端，既無改革明文，則朝廷固未嘗許民人剪髮也。其後復奉諭資政院奏擬請明諭剪髮易服一摺，著毋庸議，則朝廷之深意，亦可想見矣。惟剪髮易服一案，自經資政院議員提議後，同時京中及上海廣東等處，均有人發起剪髮不易服會，而上海又由前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爲之倡，故除官場外，剪辮者頗不乏人。（註三）

清廷准資政院延長會期十日。

本日，清廷諭曰：

「資政院奏議事未竣，懇請延會十日一摺，著延長會期十日，欽此。」（註四）

資政院奏請延長會期之摺如左：

「奏爲資政院議事未竣，懇請延長會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院自本年九月開會以來，疊將應議事件，

編次日表，循序進行，凡於政府提出，以迄人民陳請之議案，宏綱細目，固宜慎於審查，酌理準情，悉有資於討論。除議決各案，業經分別遵章具奏外，其尤重要者，爲內閣會議政務處，暨憲政編查館，奏請交議試辦。宣統三年預算及大清新刑律各一案，一則報告伊始，一則宣讀未終，其修改商律，交議一案，亦關緊要。查臣院常年會期，自九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初一日止，現已將屆閉會，而未經議竣之事，雖極力殫辦，斷難倉猝告成。據各該股議員陳述情形，擬查照院章第三十一條所載，必須接續會議，得延長會期之文。仰懇 天恩，俯准臣院於十二月初一日後，延會十日，至十二月十一日止。俾得將前項預算法典之案，悉行議決，以裨憲政而慰輿情。此外如尚有重要事件，應照議事細則第一百四十八條，經軍機大臣各部行政大臣咨請或得其同意者，再由該管股員接續審查，於次會期報告其他一切議案及建議陳請等件，不在此例，當按照另項專條辦理。所有議事未竣，懇請延長會期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五）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頁三二五。

註二：「政治官報」，事由單，宣統二年十一月，第一千一百四十二號。

註三：「東方雜誌」，七卷十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一七八。

註四：「政治官報」，交旨，宣統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千一百四十二號，頁三。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第一千一百四十六號，頁五、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六九七

本月（十二月） 革命黨人胡漢民赴南洋各埠籌款。

革命黨人曾於本年十月十二日，由孫先生文在庇能召開會議，會中決定籌款十萬元，孫先生擬親赴南洋各埠演說籌款，乃各埠均有禁令，不准入境，即庇能亦不允居留。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孫先生決定赴歐美，召胡漢民來庇能囑以各事。二十八日，派胡氏往日厘。十一月初五日（十二月六日），孫先生由檳啓程赴歐，胡氏送之登船後，即於翌日赴各埠籌款；其日程如次：

初六日赴太平，留一夜。

初七日赴巴羅，留二日。

初九日抵金寶，留至十三日，得同志謝良牧由新加坡來信，謂有要事相商，乃於十四日赴新。行前並函約鄧澤如來新會商。蓋以奔走十餘日，得款不過萬元，焦急萬分，故約澤如商討辦法。

十七日，鄧澤如抵新加坡，李福林及中興日報社各同志均來會晤，胡漢民報告籌款困難情形稱：「有素所屬望，詎往訪之，則畏避而不願見者，有贊成而力不足副者，故應者殊寡。」

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晚晴園舉行會議，商討籌款問題。會中致詞謂：

此次孫先生決定大舉計劃，實漢族存亡所關，現內地同志，均竭力籌備，待機而動，尤望海外同志，竭力資助，以底於成。

與會同志鄧澤如、周之貞等均相繼發言，籲請同志踴躍輸將，以圖大舉。僑胞沈聯芳首先贊助，獨捐一千元；即席捐得三千餘元。翌日，胡復與澤如分訪星洲未曾與會同志，惟成績不佳。（註一）

附錄：鄭憲著、呂芳上譯：「中國同盟會革命經費之研究」（註二）

譯者按：本文作者鄭憲博士（Shelley Hsien Cheng, 1924-1966），原係福建革命先進鄭烈之賢嗣，一九六二年以「同盟會之組織、領導與財力」為題，獲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六年不幸以癌症病逝。本文

原題爲：「同盟會及其經濟支援者」(“The Tung-meng-hui and Its Financial Supporters”)，原以英文發表於馬來亞大學華文學會主編之「斑苔學報」第二期(Mayallah Pantai Vol. II, 1964-1965)，亦爲鄭氏博士論文中之一章。文中有關同盟會經費的研究，在國內外都屬開山之作。本文雖發表已逾十年，有關同盟會時期革命經費的若干新資料也已陸續公布或發現，例如荷馬李、布斯檔案(Documents of Homer Lea-Charles B. Boothe)、戴德律(James Deitrick)的籌款交涉資料等，鄭氏此作均未及收入，但本文對辛亥革命前歷次起義經費的詳細分析，在中國革命史的研究上，仍極具貢獻，故特爲彙譯。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時並無財力的基礎，基金的不足當然大大的限制了它的革命活動。革命運動進行時期，在具重要影響力與關鍵性的地點，不能維持革命宣傳刊物的繼續出版，大部分的原因，也是由於不能籌足必要的經費。革命陣營之不能團結，甚至於九次反滿軍事起義中的八次失敗，在諸多因素中，也可以歸咎到脆弱的財力基礎上。

同盟會本部的經費，差不多都是靠住在東京會員的支持，這些會員同時也分別資助設在東京的各省支部。設在三個地區——新加坡(一九〇八年建立分部，後遷檳榔嶼)、香港(一九〇九年)和上海(一九一一年)的分部，及國內外各地分會的經費，也都是靠該地方會員支持的。

由於會員少，加上有限的金融能力，因此通常本部或支部都難以大力推展他們應有的活動。偶而遇到需要大量用款的時候，例如計劃一次軍事起義或資助非同盟會員的革命行動，本部只有依靠特別的捐贈與發行革命債券來支應。在南洋地區的華僑，不管是否爲同盟會員，他們都經常負起資助同盟會革命運動的重擔。

在革命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二年)，大部分革命黨的活動經費，都是以港幣、墨西哥銀(當時通行於中國，在香港也被視爲法定錢幣)、海峽殖民地銀元及日元來籌付，所有這些貨幣的流通單位，都差不多有相同的交換率——美元的半值。這可能是爲什麼在同盟會文件與財政紀錄中，通常都毫無分別的把金錢總額直寫爲「元」的原因。一般財務紀錄除了列有港幣數目外，都不列籌款地區的貨幣單位，因爲這些款項都是在募得後，隨即匯送到香港一個專司經費運用與購買器械的部門。

研究同盟會時期財務活動的有大困難是保留有關這類文件紀錄的機構太少了。重窺本部的全部財務狀況固屬不易，想通盤了解各地支分部的情形更是困難。但無論如何，革命黨的八次起義與第九、十次起事計劃的費用，終究是大大超過其他各項活動的全部經費的。調查所有有關的資料，可以得到同盟會支助這些起義的大略數字，由此也正可以得知款項籌集的大略情形。探求革命黨財務活動的情形，應著重在如何獲得革命起義經費，以及它們的總數究竟有多少。遺憾的是這一專題一直被忽略，至今仍無一相當深入的研究。

一、本部（一九〇五—一九一一）

同盟會本部及其主要機構「民報」，及各省支部都設在日本東京，凡居住在東京的同盟會員，他們都既屬於本部，也屬於各省支部。也就是說他們同時對兩方面都得繳納入會費、年費及捐款，並常常捐助「民報」。各省支部的繳費規定各有不同，本部並不想支配他們所有的活動，因此各支部的工作只要合乎本部利益的，他們都可以自由採用他們想採取的規定。

在一九〇五年，本部的會員入會費是日幣三元，其後修改的章程減為一元，此外得繳年費一元及「基本捐」若干元。基本捐的數目隨人而異，年入二百元的年捐百分之五，年入一千二百元以上的，年捐百分之十。另有特別捐，其數目由同盟會總理決定。顯然由於東京會員的負擔過重，（他們幾乎都是學生，月餉約在十至三十元之間），因此一九〇六年修改的章程，只規定入會費一元，且其中同時包含了他們應捐給本部的數目。

東京會員最高額曾達數百人，一九〇六年多後，很多同志潛返國內從事革命活動。在革命活動最激烈的幾年中，留在東京的會員大約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如果沒有其他財力上的支援，則東京本部及各省支部的經費，當然都是十分拮据的。根據同盟會文件的記載，（大約一九〇六年多擬訂的），革命黨爲了準備武裝起義，曾從事了十一項破壞任務：聯絡同志、考察民情、偵察清兵、遊說官吏、離間朝野、發露暴政、結合外情等，所有這些任務都是分別由本部或國內外支部所派定的，這些活動自然都需要巨額的經費。

在一九〇六年多，革命黨大量派員進入國內活動前，中山先生已預計本部每月需要日幣「數百」元。這是相當保守的估計，他的意思可能也僅指本部的公務預算而言。在整個革命運動時期裏，會員常常爲了公務而自掏腰包，

同盟會領導人之一的張繼（一八八二—一九四七）曾回憶說：他們不只是以從事革命活動時向公家要錢爲恥，且還常以私人的錢捐助中山先生在海外旅行。他的話句句都是真實的，在同盟會成立後不久，中山先生從日本到西貢的旅費，便是由謝氏兄弟所捐助的。一九〇七年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與白逾桓受本部命赴遼東連繫馬俠，他們也都沒有動用本部的經費，宋教仁向朋友借款，白逾桓則挪用了湖北官署委他分配給留東鄂籍生官費二千元。此外依照同盟會章程，國內外支部都有交繳本部部分經費的義務。無疑的，他們或因困窘，或因直接資助軍事起義，而不可能實現。

一九〇七年三月，中山先生與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等革命領導人離開日本到河內，隨後又轉赴新加坡，籌備一系列在滇、粵、桂邊區的軍事起義。中山先生差不多動用了所有的經費以應付軍事的開支，本部只留存了有限的數目。經費的短少，加上職員的缺乏，本部幾乎難以維持，所幸北京同盟會員程家樺，適於此時受清廷肅親王善耆之託，帶了萬元到達東京，才暫時解除了這一困境。程家樺原是受肅親王與鐵良之託，擬通款於革命黨，希望同盟會因此能停止其革命活動。時同盟會本部的負責人劉揆一與留東的重要同志，包括「民報」的編輯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會商後，決定接受了這筆贈款。但顯然的，他們不但沒有停止反滿活動，並且還把這筆錢動用到革命運動上。這筆經費到底有限，因此本部的經費不久又告用罄，當時在東京的「民報」社，已成革命黨組織象徵性的中心，同志經常在這裏見面。一九〇八年秋，由於清廷訪美專使唐紹儀的要求下，「民報」竟也被日警封禁。直到參加雲南第六次起義失敗由新加坡回到東京的黃興和林文（一八八七—一九一一），認爲同盟會亟需另外成立一新的中心機構時——於是「勤學舍」才告建立。

「勤學舍」的建立，其經費原是由在東京的各省支部所認捐的。但是大約半年以後（一九〇九年春），因成績不顯著，各支部認捐的月費也竟而不繳，黃興只得用高利貸借款的方式——月息達百分之十，維持了「勤學舍」約一年之久。一九〇九年冬，終因債臺高築而解散。黃興爲了避債隱居於日友宮崎寅藏（一八七〇—一九二二）家，達兩個月之久，直到湖南譚人鳳（一八五九—一九二〇）代借官費生三摺抵借千金之後，黃興才稍可償還債務，其後譚人鳳仍繼續償付利息，每月總在百元左右。

一九一〇年初，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後，即電邀黃興回港，參加在廣州的第七次起義——新軍之役。胡漢民並要求黃興帶回軍費及軍事人才，黃興只得向朋友挪借了千元。又從日本股票經紀人鈴木久五郎預取了二千元債款中的五百元。同時在返港前夕，還特地寫信給日友萱野長知（一八七二—一九四七），請他籌千元滙回香港。

一九〇九年冬「勤學舍」解散之後，東京確實再無革命黨的中心組織。次年六月十日，中山先生在美國及夏威夷成功的建立幾個支部後，轉赴東京。由於譚人鳳及幾個日本友人的勸說下，中山先生同意再恢復本部的設立。他計畫正式派遣人員由東京回各省，以結合國內各地的革命活動，他估計爲了這一目的，每月的開支常在「幾千元」，因此他寫信要求有下人黨員的檀香山支部，請他們每人每月捐助一元滙交東京。同時希望舊金山、紐約和芝加哥的支部，也能採取同一作法。但是，直到次年（一九一一）春天，廣州起事後，檀香山和美國才有滙款到達香港。由於一九一〇年夏天，中山先生在日本停留兩週後，又遭日本政府驅逐離境，此舉也迫使同盟會在東京的本部再不能恢復。

中山先生離日後，譚人鳳、趙聲（一八八一—一九一一）和林文等邀約了十一省支部的領導人，商定了建立一聯合機構以代替本部的計畫，準備集中全部的革命活動於長江流域，這一機構就是「中部總會」。由於資金的缺乏，這一組織並沒有立即實現。但一年以後（一九一一）「中部總會」正式建立於上海，這一組織的武昌支部即負責了是年十月有名的武昌起義，導致了清廷的覆亡。

武昌起義後，名義上的本部由東京遷回上海，隨後於民國元年元月移到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南京。時南京雖爲革命活動的重鎮，但同盟會本部並無具體的組織，最多不過是象徵性的存在而已，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時所任命或推選的職員，大都不在南京，有的分散在全國各地，有的甚至已爲革命犧牲了。當時同盟會的重要事務，大都是在中山先生的臨時大總統府裏決定的。直到是年三月，同盟會改組爲公開的政黨，本部才重新確立其地位。民元新的章程規定黨員入會費一元（等於美金〇・四〇元），年金二元。同時章程第九、二十六條規定，每位黨員都應資助本部，並且如果本部需要其他基金時，也應負擔特別的捐助。

當居正（一八七六一一九五一）被舉為本部的財務部部長時，他並沒有從原有的本部獲得任何的經費，只好請總理中山先生召開幹事會設法，會議中山先生認捐三十萬元，黃興認捐十萬元，同時決定電請同盟會協理的湖北都督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及同盟會其他各省都督也依例認捐。但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鈞（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答應了本部的要求，決定捐出八千元。

同年四月，本部決定籌募一筆基金，以備創設黨務機構及其他爲了「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活動經費，因此在本部致全體同志的通告中，要求每人至少捐獻五元。這項基金的籌募進行得並不成功，至六月底，本部只籌得了三萬元，其中的三分之一還是由武昌起義後響應革命的原清軍駐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所捐出的。爲了同樣目的，黃興還在一次代表中山先生出席的本部與上海支部聯合會上提出呼籲，要求大約四五百位與會的人士踴躍輸捐，以便創辦報紙，設立法政學校，並作爲研究指導各地區政治經濟的經費。只是不知道這些聽衆對他的要求做了怎樣的反應。

二、民報（一九〇五—一九一〇）

在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成立會上，同盟會已決定要擁有一個爲機關喉舌的雜誌。「民報」就在當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創刊，直到一九〇八年十月十日出版了二十四期，始遭日本警察封禁。其後汪兆銘（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曾負責繼續出版了兩期——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及二月一日分別出版，名義上在巴黎印行，實際上仍是在東京出版。

民報之得以順利出版，來自湖北的劉公（一八八〇—一九二〇）確曾慷慨捐助，不足的部分，分別由會員每人認捐五元。初期，民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機構，因爲它擁有廣大的發行網，並且得到了各地同盟會員或非同盟會員的捐助。民報每本售價〇·二元，根據記載，第一期曾出版五千冊，其中三分之二寄回國內銷售，其他則在日本銷行。由於讀者對民報的需要，因此前數期都再版了好幾次，到第四期（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由於國內的大量需求下，發行額達到了一萬冊之多。

民報出版以後，捐款便源源而來，雖然每筆的數字不筆太大。大約民報初出版的一年中，從東南亞或歐洲等不

同地方來的十五筆捐款（包括個人或機構），共爲一、二一〇元。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東京舉行的民報週年紀念會，出席的讀者達到六千人之多，其中約有四千人因會場不能容納而站在室外。由於一位演講人的建議下，至少有一百八十一人當場捐獻了七百八十元。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的兩年中，來自加拿大、南洋、舊金山和其他華僑區的二百三十筆個人或機構的捐款，共有六百七十元又一·五英鎊。這些捐款人包含了一位住在西貢附近的顏太根，他答應每年認捐五十元；一位來自非洲的華僑捐出了一·五英鎊。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間，反滿秘密結社哥老會在湘、贛相繼起事，同盟會爲了利用這一情勢，曾派人回國響應。這些起事不幸失敗之後，哥老會與同盟會的關係被清廷發覺，清吏如張之洞、端方和岑春煊等，都認爲此役係哥老會與同盟會共謀，因此下令緝拿同盟會的首要份子，結果民報遂被查禁。根據當時民報編輯章炳麟的敘述，民報的發行量，因爲清廷這一行動而減少了一半。自此以後，民報也再不能像以往一樣的能籌措運用自足的經費了。

在一九〇七年春天，當中山先生被迫離開日本時，曾留給民報社維持費二千元，章炳麟因嫌少而引起怨懣。次年章炳麟又遣派陶成章（一八七七—一九一二）到新加坡，要求中山先生滙三千元至東京，中山先生滙出了部分的款項。由於中山先生不能資助民報更多的經費，結果深深影響了同盟會重要份子間的團結。

三、前六次武裝起事（一九〇七—一九〇八）

（1）革命債券的銷售

興中會時期（一八九四—一九〇五）中山先生並沒有得到檀香山或美洲地區洪門會員的資助。一九〇五年他在東南亞較富有的華僑中，得到較爲樂觀的成功，他相信發行革命債券可以籌得一筆款項，不久他就試辦了，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

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組成後，中山先生在橫濱印製了兩千張債券，每張債券的票面額都是一千元，債券是以「中華民務興利公司」的名義發行的，債券持有人可由「廣東募債總局」獲得擔保，在公司開始「經營」以後，分五期在每年年底以五分之一的本金加利息攤還，債券是由中山先生具名爲主壽人。不論票面價值如何，每張實售二百五十元。當中山先生還在東京時，會員中有父兄在南洋做生意的，都答應購買，並表示願慫恿親朋大量購買。十

月初，中山先生離日赴西貢，專門爲了與富商接洽有關債券在東南亞銷售的事。但是此行除了賣出少數的債券外，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可能是由於對富有華人籌款的失望，中山先生想出了向外國人籌款的辦法，他要求他住在西貢的法國朋友李安利 (Z. Leoni) 印製了四盒新的革命債券，債券的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英文是：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e Hundred Dollars

after one year of its establishment in China on
demand at the Treasury of the Said

Government in Canton or its agents abroad

1st January, 1906

The President

(Signed) Sun Wen

隨後，中山先生離開西貢到新加坡，在當地組織了一個革命黨支部後，於一九〇六年二月乘船赴法。在法國稍事停留後，又於三月四日離馬賽 (Marseilles) 回遠東。是春他在法國的活動，至今仍不十分清楚，顯然他此行是在向法國金融界推銷革命債券或交涉一筆大的借款，正如他在同盟會時期後幾年所想做的一樣。

由於新的債券無法賣出，中山先生只好將它們運交香港支部的負責人馮自由（一八八二—一九五八）保管。一九〇七年初，當革命黨中止了廣東省的一次起義計畫後，有「好幾十張」的債券就用在支付同盟會旗幟下動員的志士的費用。同年五月，黃岡之役失敗後，有一百幾十張的債券，也被用在同一目的上。十二月，當中山先生策劃廣西鎮南關起事時，指示馮自由將其餘的證券携交河內總部。但是證券卻被海防海關所沒收。後來法國總督釋還了這批證券，中山先生即將它運往新加坡總部。一九〇八年秋天，新加坡警察發現了這批證券，爲了避免警察無謂的困

擾，中山先生只好將所藏全都付之一炬。

(2)同盟會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的籌款活動

從一九〇七年五月到一九〇八年五月的一年間，同盟會在南方三省（廣東、廣西和雲南）一連發動了六次起事。依照中山先生的計算，大約共籌用了港幣二十萬元。其中一半是籌自東南亞：從印度支那和暹羅共五至六萬元，加上一筆大約一萬元來自河內的借款；從荷屬東印度約三萬元，從馬來亞約一萬元。另外一半的錢來自：一位「同志」獨捐五萬元；日本的一萬四千元；中山先生自己拿出一萬四千元，加上大約一千元是中山先生積蓄及孫家燮賣珠寶所得的錢。中山先生這一數字，相信是比革命黨實際籌用的總數為低。有些捐款是逕交前線的指揮者而為中山先生所不及注意的，例如為了支援一九〇七年五、六月間的潮州黃岡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新加坡支部就曾肩負重擔，在兩位富商陳楚楠（一八八四—）與張永福（一八七二—）的倡導下，新加坡支部就輸捐了港幣二、三萬元。此外，林受之個人也借出了幾次款子，最多的一次是一萬四千元，照張永福的說法，除了陳、林和他自己是屬於中上人家以外，其他的人都屬於中下之家。

更且，中山先生的統計數字還沒有包括潮州起義地區革命黨員所籌募的款項，蕭竹漪抵押了他的田產籌得了幾千金，藉供運動經費；一個糖場商人蔡乾初更是不斷輸捐十次以上，直到破產為止。在這次起事前夕，謝卓羣和曾杏存每個人都還籌過千元以上。

在一九〇七年九月防城之役（廣東欽州）後，中山先生已用盡了所有的革命經費，此後他便全部依靠西貢與河內華僑的支援。西貢法華銀行的曾錫周（？—一九四四）曾籌借為數港幣五、六萬元的款項。曾錫周銀行任職的同事馬培生，以及住在堤岸（Cholon）的百貨商李卓峰（一八六三—一九二六）每個人都都籌過港幣好幾萬元。堤岸的另一位藥商黃素南（一八六三—一九二五），傾其畢生的積蓄共三千港幣。支助革命黨最慷慨的該是張靜江（人傑，一八七七—一九五〇）了，他原是清廷駐巴黎公使館的商務專員，也是一個古董店、茶行的所有人，他常支助革命黨，在這一時期，他先後匯付中山先生河內總部的款項，計達港幣六萬元之多。

(3)中山先生給予資助者的「特殊待遇」

一九〇七年九月同盟會在廣東第三次起義失敗後，部分黨人退入廣西，中山先生爲了維持當地的活動，便派汪精衛前往中南半島、暹羅、馬來亞等地華人區籌款。在一封給馬來亞同志的信中，中山先生告訴他們汪的任務和他革命運動的有關計劃。他說：在革命黨獲取廣西重鎮南寧後，將立即建立軍政府。他同時向同志確保，凡捐資助款者，計期必將厚利償還「從豐報酬」，並且大量捐款者，也將給予國中開濬各種利源，「優給權利」。但除了說服少數華僑商人以外，革命黨仍未能籌得大宗的經費。

一九〇八年春天，欽、廉之役發動以前，中山先生爲了運動陸榮廷部下之兵四千人，急需籌款十二萬元（港幣），曾私下與吉隆坡（Kuala Lumpur）的富商陸弼臣、陸佑商洽，但他們都表示，必得同盟會的革命軍先得根據地，才願資助。陸氏的談話，使中山先生對籌款充滿了希望。在給馬來支部負責人鄧澤如的兩封信中，中山先生要求鄧即去訪晤陸氏，探知欲求何等利權。中山先生甚至於表示，如陸氏有贊成之意時，他願意從河內總部來會。鄧、陸的商談顯然是沒什麼結果的，因爲在一九一二年以前，陸氏並無支助革命黨的任何報告。

不久，中山先生籌款，準備在兩粵雲南地區同時發動起義——此即「河口之役」（一九〇八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爲了使東南亞華僑踴躍輸捐，在一封信中表示：凡出資助餉者，軍政府成立之後，一年期內，四倍償還。並且給以國內各等路礦商業優先利權，及列爲爲國立功者，與戰士勳勞一體表彰。但中山先生的話，似乎也沒有發生作用。當一九〇八年五月，第六次起義發動時，代理河內機關部的負責人胡漢民，曾急電在新加坡的中山先生，即速匯款港幣十萬元。對中山先生來說，這是革命以來，財力上最感困窘的時期，因此他再函請鄧澤如和黃心持支助。信中，他要鄧澤如再三向陸弼臣游說，甚至要同志陸秋傑（可能是陸弼臣的親戚）合力設法說服。假如他們兩人（陸弼臣、陸秋傑）中的一人，允付十萬之款，中山先生說：當酬以雲南全省之礦權專利十年。這，顯然沒有結果，第六次起義終因後援不繼失敗了。爲了安排參與起事的軍隊及償還河內銀行的五千港幣，需款港幣二萬元，就是這樣小數目的款項，中山先生對馬來亞地區也都不敢抱樂觀，因爲第六次起事既使軍事勝利的時候，都還籌不到款子，因此他轉而寄望於西貢、緬甸的同志。

第六次起義的失敗，中山先生獲得了一個教訓：此前歷次起事，都因爲缺乏健全的財力基礎才功敗垂成，起事

之後，應急之款更是難求。因此另創善法，應先集備大款，然後舉事，才能乘勝趨利，否則如舉事後再籌款接濟，既使籌得，也都遲延失機，不能有何助益。

四、中山先生之致力於獲取外國借款

中山先生籌募革命經費的另一方式是：以發行公債尋求外國金融家、商人與實業家的資助。在同盟會時期，他一再的向英、法、美國借款都沒成功，這一方面還缺少足夠的資料作深入的研究，故也無從詳細知道他究竟花費了多少心血。但有些資料足以顯示，中山先生確曾期望從外國人手中獲得比華僑更多的援助。

早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當革命黨人進佔鎮南關後的二、三天，中山先生即與安南的一位法國銀行家有所接觸。由於革命軍得於佔領這安南北部護衛廣西的重要戰略要隘，因而有法國銀行家前來接洽，願向本國代募革命軍債二千萬元（港幣或法郎），惟第一批款須于佔領龍州之日始能給付，雙方繼續協商條件，直到十二月九日晚，鎮南關失守，借款交涉才告停頓。

次春，大約在河口之役前後，又有法國商人邀約在新加坡的中山先生到巴黎，以便與一批銀行家籌劃為數約一億法郎的借款。（時一法郎等於〇・二〇美元）。中山先生雖急欲赴法，但為了籌措河內革命軍武器儲藏費一千五百元港幣，使他在仰光、曼谷及芙蓉等地盤旋了數月，籌得了幾千元後才成行。（一九〇九年五月，中山先生由新加坡赴歐）。這幾千元也是中山先生用發行革命軍債券的方式籌得的，有意思的是——新的債券，允於民國建立後，予投資者總數的五倍償還，較之過去發行的債券，償付額都高。這說明一件事實，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間，急需用錢。

中山先生對法國之行的籌款原抱著很大的希望，在行前一個月給同志的信中還透露：只要這筆借款能成立，那麼所有革命的重要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但當六月他抵達巴黎後，很快的便失望了，因為他發現邀他去的法國人只是一位「掮客」，他根本不能影響巴黎的投資家。這位法國人只想依賴自一九〇六年以來掌權擔任總理的克里蒙梭（George Clemenceau, 1841-1929）的首肯，以促成一筆貸款。中山先生只好找他的老朋友，前任法國駐安南總督韜美（Paul Doumer, 1897-1902）做他在巴黎與金融家間的聯繫人。由於大部分的金融家都離巴黎避暑去了

，韜美一時也無能爲力。中山先生爲了不浪費時間，乃於七月到布魯塞爾，八月初轉赴英倫。

正當韜美開始與可能的投資人有進一步的接觸時，克里蒙梭的內閣卻不幸垮臺，換上了聞名的社會主義者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1862-1932)爲內閣大臣，他反對資本家支助中國革命運動，韜美雖試著經由外部大臣影響外交政策的改變，但到了十月，韜美告訴在倫敦的中山先生：他的努力已告失敗。

中山先生在倫敦等待法國借款交涉的發展時，並不清閒，他同時也有一位英國經紀人進行籌款事宜。這英國佬給中山先生的印象是，這筆借款比法國要有把握。英國的債款，正如中山先生告訴他的南洋同志所說的，除了要應有的利息及南洋華僑商人朋友的保證外，不要求任何特別的優惠權。這位英商捐客邀請中山先生到紐約會商細節。

十月下旬，中山先生收到巴黎與布魯塞爾同志匯來的旅費後，就束裝離英，並於十一月初抵達紐約，但並沒有遇見計畫拜訪的英國人，因爲一位已作古，一位已回英。其後他在美國還試著想法籌款，因爲根據一九一〇年春給馬來同志的信，他說有得到一筆美國、一筆英國債款的可能。但是，最後這兩者仍然落空。

待辛亥革命爆發以後，孫先生重新致力於外國的借款。十月十一日晚，中山先生從加拿大到達科羅拉多的丹佛城，第二天，他在報上得知革命軍在武昌起事，他相信他所能致力於外交與財政上的，遠比軍事上者爲多，因此他決定暫不立即返國，而先向歐洲各國尋求政治與財政上的支持。

中山先生首先到英國，十月下旬抵達倫敦，同行的有荷馬李(Homer Lea, 1876-1912)——一位史坦福畢業的軍事作家，一九〇九年以一本「無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使他結識了中山先生，兩人並在一九一〇年二月見過面。孫先生即委任荷馬李代約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主幹會談，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四國銀團原與清廷訂有幣制借款一萬萬元(英鎊，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鐵路借款一百萬英鎊(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但英銀行家表示，對中國借款之進止，如無外務大臣葛雷(Edward Grey, 1862-1933)的認可，當無法收回成命，中山先生復委託維加砲廠(Vicar Arsenal)總理向葛雷交涉，要求英政府三事：停止清廷一切借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各處英屬馬來、香港殖民政府之放逐令，三事均獲得英政府的同意。中山先生乃再與銀行團主幹洽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銀行團表示：只要孫先生回國成立正式政府之後即重開借款交涉。爲了維持聯繫，銀行

團王幹並指定了一名官員，隨同孫先生返回中國。

十一月下旬中山先生自倫敦赴巴黎，他發現當地的朝野人士，都同情中國的革命，在巴黎他訪晤了外務大臣畢恭(Stephen Pichon)，國會議員克里蒙梭，作家米爾(Pierre Mille)等，唯不知曾否談及借款之事。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中山先生離法返國，十二月十五日抵達新加坡，晤見了鄧澤如，他告訴鄧：新政府謀借外債，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裕如，同時此次將直返上海，向國人解釋借洋債之有萬利，而無一害。五天後，船返抵香港，胡漢民上船同行，中山先生告訴胡漢民舉借外債的意見，中山先生說很多列強，包括美、蘇、日本，都因外債而獲益，中國的將來只要調配適當，新政府借外債，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輕，但出四厘半的利息，則外債可成，共和政府財政，無憂不繼了。中山先生所說的利息，可能是在倫敦時銀行團所允諾的數字。次月，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即開始與外國資本家進行借款交涉，甚至退位後，袁世凱繼任後一年，孫先生也還不斷的進行借款交涉。

五、中山先生致力於馬來亞錫出口的專賣

一九一〇年初，當中山先生謀求一筆英國借款的同時，爲了革命經費，他也有了另一個新的構想，他和一個在紐約的美國經紀人商議，經營馬來亞錫產銷售美國的可能性。這個美國經紀人向孫先生保證，倘能將馬來半島出產錫的大半運到美國的話，他能擔任銷路，甚至介紹大資本家，預約合同，承銷全年或數年之出產。當時馬來半島錫的轉運，都是倫敦商人所獨攬，同時也操縱國際市場的錫價。中山先生自認可以說服馬來半島的華僑錫礦主。包攬華人所產之錫，直接銷美，不只礦主可以獲高利，中山先生也以爲由此當可賺得一筆很大的經手費，因此他寫信給鄧澤如，請他負責聯繫馬來華人，成立一個聯合出口公司，經營錫專賣美國之事。顯然由於馬來半島華人礦主對中山先生的計劃反應冷淡，中山先生爲同盟會籌措經費的這一計畫，也終成泡影了。

六、第七次起義(廣州、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一九〇九年秋，同盟會決定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便策動廣東、福建、廣西、雲南的武裝起事。胡漢民時受命爲支部長，一無經費，雖得香港同志捐助，仍一籌莫展，苦撐數月，幸得一位新入會的同志林直勉傾家相助，把

法定程序下繼承來的叔父遺產，爲數約港幣二萬元，悉數捐獻給南方支部，作爲革命經費，解決了支部活動經費的燃眉之急。

由於這一宗款項，使胡漢民能放手發動新軍起義，一九〇九年十一月，胡漢民致電美國紐約的中山先生，表示只要由美國滙到港幣二萬元的話，一再展延的起義計畫即可發動。中山先生很有自信的回覆胡漢民，允於兩個月內滙集此款。但實際上，在一九一〇年二月上旬，由新成立的紐約（洪門會員爲主）、波士頓及芝加哥（基督徒爲多）三個支部，前後滙港的總額，計爲港幣六千元，比原定的數字要少。

爲了進行二月二十四日的起義計劃，香港支部的負責人胡漢民急需鉅款以應付大舉，緊急關頭幸得當地同志李海雲（一八七六一一九二五），設法提盡了他父親所開設的滙兌公司現款二萬元（港幣），挪爲革命黨機關部的經費，才能使新軍起事計劃，依次進行。較預定的二月二十四日的前十二天，新軍同志即因不能忍耐而發動起事，起事後的第二天就失敗下來。當中山先生在美，得知新軍起義事敗的消息，爲了照顧起義黨人的生活，特別慫恿舊金山的同志，滙款至港接濟。當時只有在是月下旬加入新成立的舊金山支部的黨員李是男（？——一九三七），響應中山先生的號召，從他父親的鞋店裏借出了港幣千元滙送香港。

七、第八次起義（廣州、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八次起義是同盟會傾全力以進佔廣州爲目標的一次起事。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革命黨擬一舉襲取廣東督署及其他衙署，但終因衆寡懸殊，使佔領廣州的計劃遭到挫敗，這是革命黨九次起義中唯一有經費收支情形正式報告的一次，文件所列的數字，較當時實際收支自然不能避免有所差誤。但，由各種不同的證據顯示，第八次起義的計劃加上執行，估計大約花費至少港幣二十一萬元。另外還未計入的是善後的費用也約有港幣兩萬元，起義前的港幣二十一萬元是來而下列地方：加拿大（超過七萬港幣）、馬來亞（港幣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一、六七元）、荷屬東印度（大約港幣五萬四千五百五十元）、暹羅與安南（港幣二萬至三萬元）、美國及夏威夷（港幣一萬五千元）、臺灣（日幣三千元）。善後的兩萬元來自三藩市及夏威夷的希臘島。

一九一〇年十月，也就是第七次起義失敗後的八個月，中山先生計劃在華南發動另一次起義。他在庇能（即檳

榔嶼）對華僑作了幾次公開的演講，呼籲他們踴躍輸捐，十一月初即遭當地殖民政府的干涉，禁止他再舉行革命演說。十一月十三日，中山先生在庇能旅地召集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的有黃興、胡漢民、趙聲及馬來支部庇能、怡保、芙蓉的重要負責人。中山先生在會中要求同志儘速在廣州發動起事，建議用「教育捐」或「慈善捐款」的名義在東南亞籌募經費，以避免居留地政府的干涉。這個會議決定新的起事以佔領廣州為目標，並鼓動各地同時響應。為達成這一目標，在東南亞至少需籌募港幣十萬元。

事實上，在香港趙聲急需要一筆經費，作為起事的準備費，因為第七次起事後，大約還有百名參與的革命同志隱藏在香港，隨時待命。為此，中山先生在庇能會議後一、二天，就在該地邀集了許多可能的支助者舉行秘密會議。在這次聚會上，中山先生作了一次引人注意的演說，他先對他們在財務上的支助表示感激，接著他保證在下一次的起義，將是他推翻滿清的最後嘗試，他說假如他再失敗，他就將薦賢自代領導革命。由於被他的話所感動，與會者自動的捐出了約八千元港幣，趙聲就攜帶這筆鉅款回港。中山先生與其他幹部仍留在東南亞，希望能在馬來及荷屬東印度各籌五萬港幣，從暹羅及安南籌三萬元港幣。

中山先生在庇能的演說，自然不為立憲保黨人所歡迎，因此保皇派人不只告知了殖民政府，而且還在當地的一家英文報上刊登了中山先生秘密演說的全文。十一月下旬，當中山先生到新加坡、馬來亞等地作募款旅行時，英國殖民政府即下令驅逐他。中山先生因此不只能到安南，也不能去暹羅，因為當地政府在兩年前就已有放逐令了。不得已的情況下，中山先生只好往北美籌款，他計劃在革命發動前能趕回國內。十二月六日，在他指定胡漢民為東南亞地區負責人，任命鄧澤如為新加坡、馬來聯邦籌款負責人後，即離開檳榔嶼。

(1) 東南亞（南洋）

① 暹羅與安南

中山先生離開後，胡漢民即首途赴西貢，他發現那裏的商人不能有大的幫助。有些人，如曾錫周、李卓峰、馬培生，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的起義活動中，已資助過許多款項，現在不願再捐助了。這因為他們也正面臨了安南政府禁止他們從事米穀輸出生意的困境。經過胡漢民多次的要求，最後終於籌得了七千餘銖。

在堤岸 (Cholon) 胡的運氣好些，全部籌得了港幣一萬元，其中八千港幣馬上滙交香港機關部，另在海防及河內也籌得了港幣五千餘元。胡漢民安南之行完成後，回到了曼谷，他發現支部長蕭佛成十分熱誠，蕭慨允將支部基金三千七百地卡 (licats) 及特別捐三千地卡悉數滙港。(1 licat 約等於美金〇·三三元)。

②馬來亞

鄧澤如在馬來亞，曾運動了好幾個中國社團組織，他幾乎遍訪了可能資助的商人——不管是黨員或非黨員。但在十二月底，他只募得了一萬一、二千元之譜，他另外在庇能募得了一萬一千五百元。同行的黃興對籌募五萬元的事，表示相當的悲觀，深恐這次起事會因款絀而作罷，因此他再度表示，想採取「個人主義」的辦法革命。——他的意思是想步汪精衛刺殺攝政王的後塵。但經鄧澤如勸慰，黃興再鼓起勇氣，進行了多次的籌款活動。

一九一一年一月初的一週間，黃興在各地的動人演說，雖然沒有說服富商捐助，但卻感動了許多地方同志。在美蓉，有一個人捐出了現款一千元港幣，另加價值五千港幣的貨物。在吉隆坡有一人捐出港幣二百元。在怡保，有四個各認捐千元，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捐出了港幣五百元，另兩人還允諾變賣鐵路股票、打滿鑛股助餉。

在馬來的籌款任務告成後，黃興於是在一月十二日匆忙回港，成立「統籌部」，以負責籌劃起事事宜。黃興在離南洋返港前還曾分函同志，積極籌款，並在一月二十日陰曆年底前滙歸港部。

在馬來十五個華僑社區中，所籌得的款項總數是港幣四七、六六一·六七元，比原定五萬元的數目稍少。有五個地區各籌得大約萬元上下：芙蓉（港幣一八、〇〇〇元）、庇能（一一、五〇〇元）、怡保（七、三〇一·三四元），新加坡（三、五三〇元）、太平（一、〇〇〇元）。依照在暹羅、安南及馬來籌款的胡漢民指出，捐助革命經費主要的是「中等階級」（包括小商人、店員、夥計）與工人。大部分的店東並不熱心，雖然他的僱員——店裏管帳的和做伙計的——常捐出一兩個月的薪水，同時還去運動別人出錢。至於工人對革命更來得熱心，他們常捐助二三十元，高興的時候捐一個月二個月薪水的也不少，他們不管自己衣袋裏有沒有錢總是捐了以後再設法。

胡漢民和鄧澤如都證實，在辛亥武昌起事以前，沒有一個資本家樂於捐助革命的。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下旬的某一天，胡漢民和鄧澤如在新加坡拜訪一位橡膠樹富商盧禮明，他們花了三個小時，盧只捐了二十塊錢，爲了怕別人

也跟著學樣，胡、鄧二人出廬門後，乾脆就把認捐簿撕毀了。還有在爪哇的一個糖業鉅子黃仲涵（一八六六—一九二四），是南洋的大財主之一，他曉得革命黨，也不反對革命黨，不過他怕拿出錢，胡、鄧瞭解黃的脾氣，因此始終沒有跟他攀談，因為摸進他的門戶，恐怕也是枉然的。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鄧澤如在馬六甲拜訪譚祐初及其他富商，他們都表示對革命深為同情，但卻拒絕在金錢上作任何捐助。一九一一年一月初，鄧與黃興在吉隆坡籌款，富人連一分錢也沒捐過。陸佑是南洋英屬的一個大資本家，他是從豬仔出身的人，後來變成豬仔頭，以包賭包捐致富，他雖然是鄧澤如的好朋友，但鄧要他捐款的時候，他總是答應說：等到革命有成功的把握的時候再來幫助。

大資本家對革命的態度，還有兩個例子足作說明：南洋的姚東生原是革命黨，後來他因開錫礦發了財，但也因此改變他的革命態度，當胡漢民請他協助時，他說因為他的「新地位」而不便再與聞革命工作。另一位是金寶的巨商余某，黃興和鄧澤如與沖沖的帶著中山先生的介紹信，要求捐助款項，不料不只受到拒絕，且遭來一頓惡罵。

③荷屬東印度

荷屬東印度的籌款活動與其他地方稍有不同的是，這裏是由許多當地的負責人分別進行的。依照香港統籌部負責籌款人黃興的報告，來自荷屬東印度的款項共有港幣三二、五五〇元，其中芙蓉二五、〇〇〇元，巴達維亞四、一〇〇元，其他地方三、四五〇元。黃興所說的數字實際上，並不包括文島（Bangka）所籌的錢。幾年來有一羣革命同志，（主要的是湖南人）在這個島上教書，因為黃興的請求，他的湖南同鄉都分別籌捐，依據兩個不同見證人的報告，從一九一一年二月到三月間，他們共捐出了港幣二二、〇〇〇元，這些錢都是直接派人送交香港統籌部的。這些錢主要來自錫礦、胡椒工廠、可可種植場的華僑工人，他們常傾其所有來捐助革命，有些小商人也捐款，但大富翁表現的還是十分冷淡。

(2) 臺灣

革命黨在東京的福建支部長林文，得悉了即將起義的消息後，他向臺灣的一位富人募款，他就是臺北的林熊徵——清帝太傅陳寶琛的姪子。陳寶琛是清廷大臣，但他的兒子陳懋須和姻親王孝總卻都參加了革命黨。

辛亥年初，林文請陳懋須寫信要求林熊徵捐款，同時還派王孝總及同志分別有所活動，林起初對革命工作並不感興趣，但他的管家蔡法平，卻是革命黨多年來的友人，在蔡的遊說下，林熊徵最後捐出了日幣三千元。林文並沒有把這些錢寄到香港統籌部，他用半數購買槍械儲藏在福州日本商號，另半數用作四、五十位福建同志赴港的旅費。這筆款子顯然是捐贈性質，與前此償還的款項有所不同。

(3) 加拿大

超過港幣七萬元，約占起義全數費用三分之一的款項是來自加拿大的洪門會員。革命黨確不曾預料到有這麼一筆大款是來自康有為保皇黨的起源地的。一八九九年夏，康有為在域多利建立他的組織後在加拿大的洪門會員幾乎全都變成保皇黨人。這情形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夏，馮自由辭去了香港同盟會支部長轉赴加拿大擔任大漢日報——原是溫哥華（Vancouver, B.C.）洪門會機關報——總編輯後，洪門會員才開始逐漸支持革命。

原來馮自由早在一九〇四年就已在日本加入洪門會，因此他很受加拿大洪門領導階層人物的歡迎，他利用大漢日報，宏揚革命理論，他的言論也贏得了溫哥華區域年輕洪門會員們的信服，一九一〇年多，當中山先生仍在底能時，馮即邀他到加拿大籌款。一九一一年二月，中山生到達溫哥華，以他在洪門組織中的高職位，他吸收了將近三百人加入洪門會。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有的一次運用他在洪門會中的地位，引進了一批新的會員。他一連四天，在溫哥華鬧區華人大戲院演說革命之道，每天聽眾都逾千人。在馮自由的建議下，致公堂設立了「洪門籌餉局」，任何人只要他捐助革命，即可獲得籌餉局的臨時收據，便可以據之兌換中山先生在舊金山所印就的中華民國金幣券。這一債券共分爲美金十元，百元及千元三種。

爲了使這種債券更能吸引洪門會員，中山先生草成了「革命軍籌餉約章」四款：債券在民國成立之日，作民國寶通用，交納課稅，兌換實銀。（第一款）；凡經認軍餉五元以上者，發回中華民國金幣票雙倍之數收據，（第一款）；認任軍餉至百圓以上者，民國成立之日，照爲國立功之例與軍士一體論功行賞，（第二款）；認任軍餉美金千圓，於民國成立之日，可向民國政府請領一切實業優先利權（第三款）。結果溫哥華的洪門會員共認捐了港幣萬元的債券。

由於中山先生在溫哥華籌餉得到圓滿的結果後，即與馮自由返回加拿大洪門會的總部所在地域多利，在域多利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致公堂同志資助軍餉結果，抵押了致公堂樓宇，獲得港幣三萬元電匯香港。此外有幾個商人也自動的認購了四千元債券。不久，在多倫多(Toronto)及門特爾(Montreal)的洪門支部，也分別抵押他們的會所，各為港幣一萬元與四千元，另有幾個支部也籌得一萬六千元。統計在加拿大的洪門志士所募得的，超過港幣七萬元，這些錢都經匯回香港統籌部。爲了支付會所抵押的利息，因此加拿大洪門同志此後對革命運動再難有更多的財力援助。

(4)美國與夏威夷

一九一〇年當中山先生仍在庇能時，曾寫信給舊金山的洪門負責人，要求籌款十萬港幣協助起義。儘管他有動人的詞句——「中國的命運繫於此舉」——在美國的洪門同志也只能勉力以赴。兩個月後，中山先生到達紐約，一九一一年一月下旬，他到達印刷金幣券的舊金山，但正在印行中的債券，卻爲市政當局所沒收，直到四月初，當局才准許中山先生繼續印刷及銷售，據報告，他到芝加哥時，美金十元的債券共有一萬張(售美金五萬元)，同一數目的十元債券，及百元、千元的全部債券都送到紐約，(全部以票面價值之半出售)，第八次起義就將在四月下旬發動，因此中山先生要求在紐約及芝加哥的同志即時籌款滙港，不過儘管中山先生及同志們十分努力，籌得的款數也不過如此：舊金山一萬元、紐約二千元、夏威夷三千元(港幣)。

八、第八、九次起義期間在美國的籌款活動(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日)

第八次起義失敗後，中山先生即得到電報，要求盡速滙款接濟善後，中山先生隨即赴舊金山，在美洲洪門會領袖黃三德(一八六四—?)的協助下，舊金山致公堂認購了港幣一萬五千元中華民國債券，這款並且立即滙回香港。在希臘的友人也認任債券，滙港五千港幣。

爲了在美國籌募較多的革命經費，中山先生計劃在美設立「中華實業公司」，總部設在舊金山，支部則遍設於全美，他準備在僑界銷售百元一股的股票一萬股，以便籌得美金一百萬元，爲了報償華僑的支持認購者，中山先生允許在革命成功後，他們可以在國內獨占礦權十年。顯然因爲反應有欠熱烈，因此最後這一計劃，也歸於泡影。

到此，同盟會在美洪門會同志中的募款活動，反應可謂冷淡。中山先生雖然有洪門會中的大哥身份，但在美國的絕大部分同盟會員（很多是基督徒），由於加入洪門的繁瑣儀式而卻步，依規約，在美國的洪門會員視外人為「風仔」，顯然的也由於洪門的組織意識阻礙了與同盟會可能的合作，中山先生有鑒於此，乃決定融合這兩個分離的組織。

一九一一年六月，中山先生與美國致公堂領袖商議合作方法，謀全同盟會員一體加入致公堂，為此之故，洪門會刪除繁文縟禮，以優待同盟會員入會。結果兩個團體合作發出的布告中說：為消除門戶之別，共圖光復之大業。在中山先生的要求下，致公堂在一個月內建立了募集革命經費的「洪門籌餉局」，為了便於對外連繫，也為了避免美國政府當局的干涉，定名為「國民救濟局」，局中的職員分別由同盟會及致公堂兩團體推任。

中山先生親自草擬了籌餉局的規章十二條。他自己是籌募的主要負責人，同時規章規定予認捐者相當的酬報。規章第九、十條規定：收款的一成作為籌餉局的經費，其餘款項存入銀行，只有中山先生可以調用。第三條規定，任何華人於革命軍起事前資助大量軍餉的，將列為「優先國民」，革命成功之日，得免軍政府條件之約束而入國籍。第五及十二條規定，凡捐軍餉美金五元以上的，將雙倍給發中華民國金幣票收執。這一規章似乎與兩個月前加拿大籌餉局的草案沒有不同。總之，中山先生的目的是想在美國建立籌餉局，以便銷售革命軍債券，但在第八次起義前，成績並不理想。

不過，款項是緩緩而來的，籌餉局成立後一個多月的八月間，中山先生滙港一萬港幣，九月間他離開舊金山，前往北部、西部各州籌款。大約十天後，他到達典華（Denver）、科羅拉多（Colorado），在那兒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隨即轉往芝加哥，此地他稍事停留，參與同盟會的慶祝會，隨後即離美赴歐。

九、第九次的起義計畫（武昌、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辛亥武昌起義能很快的傳佈到全國各地，最後並導致清廷的翻覆，實際上是幾月前第八次廣州之役所孕育的結果。一九一一年二月初，當黃興在廣州籌劃起義時，曾給譚人鳳兩千元（可能是墨幣），要他到華中湘鄂一帶與革命志士共同策動革命，準備同時響應廣州的起事。譚人鳳到達漢口後，曾交給當地的負責人居正、孫武八百元，以便吸收在武昌的新軍。到了六月間，居正、孫武就把這筆錢用完，為了維持武昌地區的活動，勢必得再行籌款。前

後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他們計劃盜取寺廟中的金菩薩。有一天晚上，湖南志士焦達峯（一八八二—一九二一），帶領了七位哥老會會員，破廟取金菩薩，但在他們能拿走之前，天已破曉，爲了怕被土田的農人撞見，只好又將之投入附近的池子裏。

湖南的另一位志士鄒永成，他也想出了另一籌款辦法，他和朋友一起計畫擲取他叔父價值數千元的珠寶，於是他從一位新軍志士那兒得到了一些麻醉液，注入了他叔父早餐用的酒和麵包中，餐後，他們準備來「檢取」珠寶時，卻意外的發現這位老人正愉快的和他們打招呼。

一直到一九一一年的九月，武昌的革命志士才解決了他們經費上的困難，曾在一九〇五年支援「民報」出版的劉公，從他襄陽的家適時來到武昌，在革命同志半慫恿半威脅的情況下，他拿出了家人給他捐官用的五千兩銀子，（一兩約等於美金〇·七五元），革命同志實際上是取用了他五千兩銀子中的五千元（墨幣，等於美金二、五〇〇元。）同一個月的下旬，當起義計劃將近，武昌同志一再電告香港的黃興，要求支援，根據黃興的一篇演說，他在一週內曾滙出了港幣十多萬元，如果這一說法可靠，則這筆錢很可能是來自南洋的。

十、武昌起義之後

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後，在美國及南洋的華僑也開始熱心的協助革命：

(1) 美國

在美國籌餉局所籌得的軍餉總數並不很清楚，不過在十一月初，當中山先生在倫敦旅次時，籌餉局確曾滙交中山先生美金三千元。當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中山先生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曾帶了三十萬港幣以支付革命軍需，這筆錢的一部分，是由美國籌餉局滙送到香港機關部的。

此外，籌餉局還購買了六架克地士廠（Curtis）的飛機，並曾以年薪美金一萬元僱用了一位美國機師威爾霍斯（Wilcox）。十一月初，飛機和美籍機師都到達南京，但飛機一直無法起飛，因爲革命軍中缺少飛行員。這些飛機在當時，確曾激起一陣騷動，北京的報紙轉載滬電，報導了一則不算正確的消息，說革命軍有一支強大的空軍，據說袁世凱就會用這種傳說去威脅隆裕太后接受革命軍的和談條件。

(2) 來自南洋的款項

武昌起義後，南洋的華僑也大量匯款支助革命，就是原來對革命運動表現冷淡的富商與實業家，現在也改變了態度，出了大力。南洋的款項有的匯到香港，（當時香港的財務負責人是李海雲），有的匯到上海，以便轉交武昌的臨時革命軍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中山先生回國以後，有的錢就匯到南京的臨時政府，此外還有很多錢是直接匯回南洋華僑的故鄉——福建或廣東。

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從爪哇的華僑社團匯到上海轉往武昌的達墨幣八三、〇〇〇元，這些款項是籌自下列各地：三寶壟（Semarang）四萬三千元、巴達城（Batavia）一萬三千元、泗水（Soerabaja）兩萬元。

很多華僑資本家這時也捐助軍餉：新加坡的橡膠商陳嘉慶，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匯了五萬元墨幣給上海的中山先生。爪哇的糖業鉅子 Oei Tiong Ham 曾以「黃帝子孫」之名捐助了五萬基爾德（荷幣，當時 1 Guilder 約等於美金〇·四〇元）。在吉隆坡的富翁陸祐，早先曾拒絕支助革命的，這時也在民國元年一月初，捐助十萬元新加坡幣。

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福建廣東光復以後，在新加坡的閩粵籍僑胞分別建立了兩個善後局，結果也匯回二十萬元新加坡幣。在緬甸的華僑，在同盟會支部的領導下，也匯回了相當數目的款項，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大約有二十萬緬幣（約港幣六、八〇〇元）送回國內，然後又陸續匯回了「愛國捐」十萬緬幣，（合約美金三四、〇〇〇元）、「公民捐」三十多萬元（合約美金一〇二、〇〇〇元）。

結論

總而言之，同盟會革命活動的主要經費是靠華僑支持的，特別是南洋的華僑，革命黨在國內雖也得到一些財務支援，但只是零碎的，且也僅有在辛亥武昌起義後才得到的有限數字。革命黨支部的財務活動通常是缺少資料，特別是在國內更是如此。既使在海外，也是一樣的情形；至於黨員個人捐資協助革命活動，抑或協助一般的生活費用，在有限的資料下，當然就更難確知。因此本文所統計的款項，除了直接用作起義的費用外，自然也不包括這一款項。

革命黨幾乎把華僑的捐款，全部用在組織及執行國內各地的起義活動上，八次起義的實行，第九次起義的計劃，一共至少花掉港幣五十七萬九千八百元（約為美金二八九、九〇〇元）。其中包含中山先生所估計的前六次的費用大約為港幣二十萬元，此外第七次起義費用為港幣四萬八千元，加上起義後的費用港幣一千元；第八次起義用了約二十一萬元港幣，加上起義後的費用二萬港幣；第九次起義計劃，用了約十萬零八百元港幣。

據了解，武昌起義發生後，在國內及海外地區會有大量的款項資助革命黨。但從大革命爆發到民國元年四月一日袁世凱正式接任臨時大總統職務止，經費總數實際上也沒有足資參考的資料，有的只是零星海外匯款的數字。

在民國建立後一年半，廣東省當局，曾爲了要清償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二年七月間，也就是從第八次起義到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止，歷來華僑滙付香港支部財務部（負責人是李海雲）資助革命的款項，曾做了清查的工作。根據黨部的報告，這一時期從南洋及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及夏威夷）共滙款港幣一、四四四、五八三、七八元，據估計從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到第九次（武昌）起義前夕，滙到香港的大約有港幣三十四萬元。其餘的，依照李海雲的統計數，大約是港幣一、一〇四、五八三、七八元，都是在武昌起義後所滙到的。這些錢還包含了中山先生任民國元年元旦到南京組織臨時政府時支付革命軍需的三十萬港幣。這些錢也可能就是中山先生答覆記者訪問中所提及：在臨時政府成立的三個月中，華僑滙回了六十萬港幣中的一部分。

不過，李海雲的統計數，顯然並不包含華僑滙往上海、廣州及國內其他地方支援革命軍的款項，當然也不包括華僑滙回家鄉的「善後捐」。是而，估計在武昌起義以後，華僑滙回中國的款項總數，當會超過港幣二、三八〇、五八三元，另綱幣約六十萬元。（約合港幣一〇四、〇〇〇元。）

整個的說，革命黨在籌款的活動，可說並不十分成功。——既不能籌得足夠的款項，也沒能及時籌得足夠的經費應付起義的急需。所以不能獲得僑界全力的支持，主要的障礙是由於和康梁保皇黨在海外的對立。加拿大的華僑在一九一一年年初以前，一直支持康梁，在美國的華僑，直到同一年秋天以後，才給予革命黨相當的支援。至於南洋的華僑，情況稍爲好些：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確實很有幾個人捐助了可觀的數目。從一九〇九年，起，更有許多熱心的小商人、店員、工人都熱烈的支助革命黨，但大資本家在辛亥武昌起義以前，則並沒有捐助過革命運

動。

保皇立黨派人士之所以能得到華僑富人的支持，主要的是因為，第一、許多華僑想在致富之後回國，對這些人來說，他們認為康梁派的失勢，只是暫時性的，假如一旦清廷改變政策，保皇黨人必都可以重新返回政府，掌握政權。華僑富商對同盟會的態度則完全不同，他們視同盟會革命黨員如「惡徒」，認為革命絕無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寧可與暫時失勢流亡海外的立憲保皇黨人聯合，而不與沒有官位、被清廷斥為「盜匪」的革命黨人相交。第二、保皇黨人早在革命黨人活動以前，已與華僑富商有所聯繫。康有為在一八九九年就已在加拿大建立保皇黨，後來保皇黨許多支部更分別在美、加各重要華僑社團建立起來。這可能也因為康黨要人如梁啟超、歐陽甲等都曾加盟洪門會，而美、加各地成年華僑人口的絕大多數幾乎都屬於洪門會員有關。至於革命黨，直到一九〇四年，中山先生才加入洪門組織，因此使他多花了將近七年的時間，才說服了致公堂允許革命黨員加入洪門會，融合了美洲的革命黨支部與洪門會，才建立了兩者的合作關係。至於南洋，康黨早在一九〇〇年時即已得到華僑富人的支持，而革命黨則遲至六年之後，才開始得到他們的幫助。

革命黨常利用演說及著述來灌輸華僑的革命思想，革命黨就靠著宣傳刊物才贏得了原屬保皇黨華僑的支持，例如在東京「民報」、香港「中國日報」、新加坡「中興日報」、舊金山「大同日報」、溫哥華「大漢日報」、仰光「光華日報」、曼谷「華暹日報」、及夏威夷「自由新報」等。顯然的，光靠理論的辯駁還不足以獲得華僑的支持，特別是有錢人的支持。中山先生與同志因此又採取了另外的三個辦法：允諾一種可以獲得較高利潤的投資報酬，（償還總數通常為投資額的二倍至五倍不等），在商業或實業上允予優先利權；以及「優先國民」的待遇。

註一：蔣永敬著：「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一二〇。

註二：「近代中國」，第十一期，頁一二四—一三九。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

七三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二月

一日（一月一日） 孫先生文偕褚民誼訪印度某革命黨員。

孫先生文本日訪印度某革命黨員，原囑張繼約王寵惠同行，以張尋王氏，數次始獲，先生遂與褚民誼去印度人處。據張氏遊巴黎日記：

「晨起，到王寵惠君宅，因先生囑余約其同到先生處。其宅上出告，王君昨夜未歸。留字囑其歸後即往盧吾耳客棧，余乃赴先生處少坐，即同先生出至陳君商店。陳君方起床，告我可至馬達林場（Place de la Madalin）三號去問，余乃同先生返客棧待王，王不至。飯後，正在宅中坐時，唐進君叩門而入。余于三時又到王君寓，主人仍告未歸。到陳君所囑之處尋之，果遇。但已近四時（先生擬約王君於四時同赴印度革命黨員某氏家），正在吃飯，且衣尚未穿齊，不能來。余獨到盧吾耳客棧，而先生已與民誼去印度人處矣。」（註）

註：張繼著：「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六七。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年十月出版。

二日（一月二日） 清廷嚴禁學生干政。

清廷以奉天、直隸、四川等省學生曾罷學停課，要求速開國會，本日下詔嚴禁學生干預國政，諭曰：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縮改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已明白宣示，作為確定年限，不能再議更張。乃不安本分之徒，藉速開國會為名，仍復到處鼓惑，各學堂學生，多係年幼無知，血氣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輕發傳單，紛紛停課，聚眾要求。聞奉天直隸四川等省，均有此項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無端荒棄正業，奔走呼號，日久恐釀生他變，貽害民生。學堂學生，歷練未深，本不准干預國家政治，曾奉先朝嚴諭，刊入文憑，懸為厲禁。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一、二日

乃歷時未久，復染囂張之習，是皆由辦學人員，管教不嚴所致。前已面諭學部尙書唐景崇，通飭各省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再行剴切曉諭，隨時彈壓，嚴飭提學使，及監督提調堂長監學等，按照定章，隨時開導查禁，防範未然。儻再有前項情事，立即從嚴懲辦，並將辦學人員，一併重處，以儆其餘。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定惟該督撫等是問。將此各諭令知之。」（註一）

清郵傳部奏准各省官辦電報歸部辦理。

中國電報，向係官商分辦，商電已由郵傳部收回，官電仍由各省自辦，後郵傳部具奏分年籌備要政一摺，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奏定各省官電一律歸部辦理，今郵傳部奏請於宣統三年正月初一日一律由部接收，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遵旨，將各省官辦電報，歸部辦理，以昭畫一，謹酌擬辦法，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准憲政編查館咨稱，會奏覆核各衙門簽注行政綱目一摺，宣統二年十月初四日，奉旨著依議，欽此。恭錄咨行到部，查行政綱目，郵傳部職掌內開，各省現辦之官電局，應一律歸部辦理，等因。伏維電報之設，義重交通，必須有居中馭外之樞機，乃能收指臂相聯之實效。考諸東西各國，辦理電報，靡不集權中央，用能界限分明，事權歸一。中國電報，向係官商分辦，商電業經臣部收回，官電仍由各省自辦，彼此畛域，未能畫一。是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要政摺內，曾將官電歸併，妥籌布置，陳明在案。現在釐定職掌，各專責成，既經憲政編查館奏定，一律歸部辦理，自應遵照實行。惟是官電散布各省，線路之長，幾與原有商線道里相埒，經費向多不敷，酌劑尤非易事。何況劃分日久，合併較難，當此接管之初，若不竭力經營。妥籌善法，恐不免支絀紛更之弊。臣等公同商酌，謹擬辦法，爲我皇上陳之。一官電線路，現計四萬餘里，歷年既久，朽壞居多，雖經各該省隨時整頓，而應行大修之處，仍復不少。本年臣部派員調查，兩廣線路，業將亟須修理情形，咨行該省核辦，至今尚未興工。其餘滇桂之線，與苦法相接，東三省之線與日俄相接，管理偶疏，即生交涉。而川藏回疆陝甘等處，又係關涉邊防，應俟接收後，由臣部遴派委員，實力查

勘，酌量財政之盈虛，分別工程之緩急，分年修理，逐漸布置，以期日臻上理。一、臣部自收贖商電以來，每年推廣線路，絡繹不絕，需用經費，動逾累萬，良以要政攸關，不得不勉爲籌畫。一經接收官電，展線工程，事更繁於往昔，若專就電款挹注辦理，必形竭蹶。查近年添設歸太阿綏貴洪各線，或係臣部與該省分成攤認，或由度支部撥款協濟，嗣後遇有展線工程，擬仍由臣部酌核情形，照案辦理，庶較易集事，不致貽誤要工。一、臣部所轄電局，凡傳報等次，及收費辦法，向有一定章程，而一等官電半價，惟紫花印各衙門，有寄發之權。其餘官報，概列四等，收取全費。原以示限制，而分緩急，立意至爲深遠，惟官電省分，收費既有參差，等次亦不免紊亂，稽核甚難，關係於款項者固鉅，影響於報務者尤大。擬自接收後，凡官電省分，督撫以下，發遞因公官報，核定等次，分別納費，並請准其作正開銷，庶與臣部定章相符，以杜紛歧，而昭一律。一、官電省分，邊陲居多數，既鮮商報，收款必絀，是以局用修養諸費，悉由各省另籌官款，以資彌補。嗣後不敷之款，既經歸部直轄，臣等總當勉爲籌畫，極力維持，以免貽誤。至從前官商劃分之時，各省互有欠借，北洋東三省等處，有借用電政之款，商電有欠解天津工程局之款。現在悉歸部辦，部省款項，同關國帑，應俟接收以後，概將舊案撤銷，以清糾葛。一、官電敷設區域，如直隸、江南、廣東、山東等省會，均經臣部設有電局，而各該省又復另設總局，當時雖因官商分辦，不得不各清界限，而同在一地，分立兩局情形，等於駢枝，經費亦不免虛耗。擬自接收後，酌核歸併，如有各分局、子局，收費無多，線路非關緊要，可以遞改，報房之處，亦當酌量改設，實力撙節。一、官電常年收支經費，如新疆陝甘廣東山東等省，均有冊報到部，其餘各省，互有遲早，廣西則歷年均未造報，所有未報各案，截至宣統二年年底，應由各該省趕緊清理造銷。自接管以後，由臣部，將一切表冊格式，頒發各局，明定期限，飭令分別填報，俾得按年奏銷，以清款目。此外整頓各節，如鄭重接轉綜覈收支，造就學生，選派工頭，與夫一切管理稽查方法，皆爲電政切要之圖，應俟接收後，由臣等察核情形，切實辦理。如蒙俞允，恭候命下，由臣部分行各省督撫遵照，即自宣統三年正月一起，一律辦理。所有遵旨將各省官電歸部辦理，酌擬辦法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註11）

註1：『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一一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三、六日

七二六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一千一百五十二號，頁六一八。

三日（一月三日） 孫先生文自巴黎赴比利時。

孫先生文本日自巴黎北站乘車赴比京，送行者有張繼、王寵惠、褚民誼。（註）

註：張繼著：「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六八。

六日（一月六日） 清廷以盛宣懷為郵傳部尚書，李經方、吳郁生為左右侍郎。

本日，清廷以盛宣懷長郵傳部，唐紹怡（儀）解職，論文如左：

「唐紹怡奏，病勢日深，假期又滿，懇開去署缺一摺。署郵傳部尚書唐紹怡，著准其開去署缺，欽此。」

「郵傳部尚書著盛宣懷補授，吳郁生著補授郵傳部右侍郎，欽此」

「吏部右侍郎著沈雲沛署理，李經方著署理郵傳部左侍郎，未到任以前，著吳郁生兼署，欽此。」（註一）

盛宣懷，字杏蓀，江蘇武進人，以諸生納質為主事，改官直隸州知州，累至道員。嘗贊置輪船招商局，開採湖北煤鐵礦，李鴻章頗信任之。英商擅築鐵軌，首滬涇寶山訖吳淞，上海道數阻弗聽。宣懷與英官梅輝立折辯，償銀二十八萬有奇，始歸於我。光緒五年，署天津道時，鴻章督畿輔，方嚮新政，以鐵路電報事，專屬宣懷，宣懷以英丹所設水陸線，漸侵內地，迺集資設津滬陸線，建電報學堂，並援萬國公例與爭，始克嚴定條款，會訂水線相接合同，於是與輪船招商同為商辦兩大局。八年，英法德美議立萬國電報公司，增造自滬至香港水線，壟利權，宣懷復勸集華商，自設緣海各口陸線，以絕覬覦。十年，署天津海關道會，會法越構釁，海防急，迺移金州礦質，治蘇浙閩粵電線，便軍事，而部議指為含混，科以降級調用。左宗棠為言於上，事下，南洋大臣曾國荃等上其績狀，始改留任。十二年，授山東登萊青道。法領事林椿詣煙臺，與訂越南北圻線約，朝旨既報可矣，而張之洞執言不可行。宣懷曰，今瓊春海蘭泡欲接俄線，俄方有挾求，法既許接線，彼必易就範，且英丹皆與約，奚拒法總署。然之，果

不數年，而俄約成，十八年除眞滬上織布局廠災，宣懷籌設華盛總廠，復任彌漢沿鐵廠虧耗，於是之洞賞其才，與王文韶交薦之，遂擢四品京堂，督辦鐵路總公司。入覲，奏言築路與練兵理財育才互爲用，並請開銀行，設達成館。稱旨，補太常寺少卿，與比訂貸款草約。二十四年，詔趣造粵漢路，宣懷建議貸美款歸自辦，具改歸商辦，本末以上，而言者盛毀其所爲遲滯，被訶責。宣懷具報曲折，上乃慰而勉之，宣懷自請解職，仍留京會議洋貨稅則。已而，徐桐劾兩局有中飽，適剛毅按事南下，銜命察覆。宣懷具以實對，奏上，被溫旨。二十六年拳禍作，各國兵艦紛集江海各口，宣懷倡互保，議電粵江鄂閩諸疆吏，獲同意，遂與各領事訂定辦法九條，世所稱東南保護約款是也。又電奏請下密詔平亂，發國電國書，懲禍首，卹五忠，所言動關大計，事寧，加太子少保，除宗人府府丞。明年，充辦理商稅事務大臣，以和約既成，償費過鉅，廼奏豫籌四策，而注重加稅，復以償款稱息，負累劇，請婉商各國分難免息。嗣與各國商加程免釐，議垂成，英忽中悔，厥後宣懷數續議，仍無效。是歲，奏設勘礦總公司。越二年，而有爭粵漢廢約事，滬寧蘇杭甬踵之，衆大譁。詔禁宣懷干預，命唐紹儀代督兩局，宣懷遂奏罷鐵路總公司。後四年，浙路事益棘，上終以宣懷諳路政，復召見，問籌策。宣懷言既借款，不應令商造，既商造，不應再借款，民情可用，不順用之，恐激變。上是之，拜郵傳部右侍郎。命甫下，而浙路總理湯壽潛，因言宣懷短，請離路事，壽潛獲嚴譴，宣懷亦不復久居中，仍命詣滬辦商約。宣統改元，奏言推廣中央銀行，先齊幣制，附陳辦法成式。逾歲，命充紅十字會會長。先是，日俄戰爭，宣懷與呂海寰等謀加入瑞士總會，中國有紅十字會，自此始。既拜命，入都時，朝廷方整麗幣制，遂敕還郵部本官，參與度支部幣制事，晉尙書。（註二）

李經方，字伯行，安徽合肥縣人，李鴻章之庶子。曾中舉人，歷任駐日公使，光緒三十三年，出任駐英公使，本日被任爲郵傳部左侍郎。（註三）

吳郁生，江蘇元和人，光緒三年進士。光緒三十四年署理民政部右侍郎，同年八月，署理郵傳部左侍郎，宣統二年二月，軍機大臣行走，四月，轉民政部左侍郎，本日補授郵傳部右侍郎。（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第一千一百四十九號，頁一一。
註二：金梁輯：「光宣列傳」，列傳二百五十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七日

七二八

註三：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一五八。

註四：全註三，頁一二三。

七日（一月七日） 革命黨人溫朝鍾起義，佔領四川黔江，尋失敗遇害。

革命黨人溫朝鍾等，本日率同志七、八千人（號稱國民軍）起義，三路進攻，陷四川黔江縣。清廷急電調川、鄂、湘、黔兵圍擊，溫氏失敗遇害，年三十二歲，時距起義僅十日。據清廷本月十三、廿二、廿三日諭令，見其始末如左：

據兩次電奏稱，賊首溫朝鍾，潛通革黨，嘯聚千人，分三路撲犯黔江縣。當即抽調防營，並分電鄂湘黔各督撫，就近馳援。嗣因兵遠莫及，黔江縣知縣王熾昌，急招三百餘人，分紮六隘，賊匪三路來犯，衆寡不敵，於初七晨失險潰陷。復又風調各營，馳往剿辦，並續電湘鄂，飛速會剿等語。賊首溫朝鍾潛謀不軌，率衆突犯黔江縣，以該城無兵，遂致失陷。著趙爾巽，迅速調撥就近營隊，並著電催鄂湘黔各督撫，添派鄰近隊伍，即速認真合力兜剿，務將該縣剋日克復，所有匪衆，迅即撲滅，無任蔓延爲患。」（註一）

「電寄瑞澂、據電奏，在威讓縣境。生擒匪首溫朝鍾正法，擊斃悍匪數十名，另擒悍黨多名，奪獲槍械百餘件等語。辦理尚屬妥速，著會同趙爾巽，揀捕餘匪，解散脅從，並將善後事宜，妥爲經理。」（註二）

「電寄趙爾巽，據電奏，逆首溫朝鍾在破水坪生擒正法，並擒匪黨多名，奪獲槍械旗幟多件等語。辦理尚屬妥速，著王人文、會同瑞良，彈壓搜捕，以清餘孽。並將前後辦理情形，詳細具奏。其出力各員，准其擇尤請獎，毋許冒濫。」（註三）

溫朝鍾，湖北咸豐人。少孤，性敏，讀書過目不忘，下筆輒千言。因族籍入四川黔江縣學，賀者方盈門，朝鍾謂所親曰：此虜廷牢籠術，適爲漢族二百餘年之恥，何榮譽足言？朝鍾方懷大志，深自韜晦，因自號爲恍惚道人。家去黔城甚近，知其才者屢強以公務，不就，隨其師赴錦城，更名溫而理，應考通省師範學校，有友慶曰：從此可

鑽研科學矣！對曰：予非不知科學之重，恐學得屠龍，無下手處。棄而不就，遍遊川、黔、兩湖，採山川之要隘，訪草澤之英雄，於時黔邑陳芝軒歸自東瀛，夙識其衷，介入同盟會，乃與咸、黔兩邑諸同志翻印滅滿八策，激動人心。旋倡風俗改良會，到處演講，人多悟焉！邑紳黃明星雄於貲，願竭家相助，黔士王克昭、談茂村各傾囊恣其所爲，勢力漸厚，乃陪購軍火土砲，又結鐵血同盟會，隱以兵法勸其同黨。既而革命風潮騰於各行省，施鶴道出示通緝。朝鐘時赴西北鄉廣事聯絡，邑令徐培亦學自東瀛者，與朝鐘徹夜談，謂時尚未可，勿徒取禍。朝鐘迫於時勢，改名孔保華，潛往江津、永川訪同盟友，謀起兵。是年庚戌，日滿協約，報紙喧騰，黔令王熾昌又藉名苛征，朝鐘欲因以起義，多十一月下旬，同志聚議於彭水縣之夙池山，其仇溫百川飛告黔、咸兩邑，咸令不爲動，而黔令集附近權紳議防剿，遣兵分守四隘，聲勢洶湧，朝鐘左右僅二百人，多方激勵，誓同一死，乃部署軍事，與衆約，不得秋毫犯，清軍據要害，朝鐘從山頂旁擊，飛取其統帶首級，清軍如鳥獸散，朝鐘整隊入城，申明約束，闔閭無警。十二月初七日也，朝鐘親至四鄉集同志，應者約七八千，人數既多，器械尤缺，令軍士剪去髮辮，戴白袖章，衣服一律，號稱國民軍，部署有序，衆擁朝鐘爲軍警總司令，倉卒成軍。十二日酉陽防軍及酉黔鄉團猝至，朝鐘率勁旅奮擊，期於一死，相持久之，官軍砲利能及遠，溫軍徒以義烈相感激，鏖戰至二三更，前仆後繼，莫有退志，朝鐘見事不濟，徒傷衆無益，思退扼險固守，行至破水坪，而電調川、黔、湘、鄂官兵大至，四面合圍，或勸其避匿，圖再舉，朝鐘曰：首其事者當其難，何避焉？焚其會名冊，集身向官軍前大叱曰：我溫某也，一切皆我所爲，不與他人事。酉陽巡牧楊兆龍，欲加拷訊，朝鐘罵曰：爾等皆漢人，不知雪祖宗之恥，反爲仇盡力，真狗彘之不若，問我何爲？欲殺則殺耳！官兵分裂之，蜀軍得其頭，鄂湘分其手足，時距起義纔十日也。朝鐘遇害時，年三十二歲，無子。歿八月，而有武昌之起義，清社爲屋，山河重光，朝鐘當亦瞑目於地下矣！（「咸寧縣志」）（註四）

上海商店要求減低房租停市。

上海房租甚重，各商店因要求減輕房租，而於本日停市。其經過大略如左：

上海各商店要求房主減租，屢稟官署，官署以無權干涉，僅勸諭房主酌減，日久無效。有商人在租界刊刻傳單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九日

七三〇

，勸衆停付房租，租界捕房，以有害治安，控之公堂，傳訊後交保，該商人不願覓保，羈留捕房，聞者多憤憤，局勢不安。各商民恐有騷擾之事，遂閉門停市，後捕房將商人開釋，又派探捕持械彈壓。地方官復出勸諭，逐漸開市。次日城內及南市省尚有停市者，地方官一再勸諭，遂一律開市。此次上海縣田寶榮在南市勸諭商民時，拘獲人民重責，酷虐殊甚，後關道以其過於嚴厲，諭飭改爲押辦，物議漸息。（註五）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二四—五。

註二：同註一，卷四七，頁二一。

註三：同註一，卷四七，頁二五。

註四：「革命人物誌」，第十集，頁五一—一二。

註五：「東方雜誌」，八卷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一。

九日（一月九日） 清廷詔命將溫世霖遣戍新疆。

本日，清廷以天津人溫世霖（子英）等三千八百五十九人，發電各省，創議聯合全國學界罷學，要求速開國會，詔命遣戍新疆。

自東三省請願國會代表於本年十一月，詔命民政部送回原籍後，天津學界仍紛紛開會，直督陳夔龍派員馳往解散。溫世霖以「全國學界同志會」會長名義遍電各省，同時罷學，要求速開國會，直督乃飭巡警道拿辦，並電請懲儆。本日奉旨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諭云：

「陳夔龍電奏：查拿著名無賴出身微賤之溫世霖，即溫子英，原名溫昱，曾充長隨多年，聲名惡劣，久爲衣冠不齒。此次在津，竟敢假請願國會爲名，結衆斂錢，已屬有害地方，又復擅捏通國學界同志會名義，妄稱會長，遍電各省，廣肆要結，同時罷課，意圖煽惑，居心實不可問，請嚴行懲儆等語。溫世霖著即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遏亂萌而弭隱患，該部知道，欽此。」（註一）

附錄：直隸四次請願之大冤獄（註二）

甲 四次請願之始末

（一）同志會之初起 四次請願風潮起發於東省，當東省赴京代表過津時，報告東省一切危急慘狀，各省留津學生到者二千餘人，言者痛心，聞者泣下。學生等熱忱憤發，遂發起通國國界同志會，以爲東省代表後援，後以學生等年輕望淺，閱歷無多，深恐偏於激烈，於事終無所補，遂公推天津紳士溫世霖爲會長。因溫聲望素著，名譽夙隆，曾充第三次請願代表，閱歷甚深，且素於公益之事，每不惜捐棄生命財產以爲之，故公推溫爲會長。時學生皆鼓掌歡呼，以表歡迎，溫君力辭不獲，後數日有法政學校學江君元占、孫君可，及北洋師範學校學生方君等，先後割股刺臂斷指，以堅衆志，而學生等遂大發狂熱，謂以人之血肉尙不顧惜，我等何於數日之光陰，尙不肯犧牲，遂公議停課，齊赴會院請代表。溫對於代奏之舉，極不贊成，謂陳督尙在病假，此舉恐無效，不如另籌進行方法，且學生請求國會，雖發於忠愛之忱，然亦有違學生不准干預政事之諭旨，如再停課，要求代奏，不徒有害學業，且恐授官府以口實。反覆陳說，此等舉動之不可，無如學生等熱度太高，皆不贊成。至次日，天未明，學生遂齊集廣東會館，至者約三千餘人，往督署時，列隊進行，整齊嚴肅。不意，行至公園，突來馬車一輛，係禁烟局總辦袁靜菴之車也，馬夫揚鞭而馳，馬走如飛，直衝學生隊伍，學生躲避不及，有被馬車碰傷者，同人乃大動公憤，打碎馬車。袁見勢不佳，抱頭鼠竄而去，既至督署，學生皆席地而坐，僅會長溫君及商會總理王竹林、諮議局議員等，將稟遞上，陳督見勢盛，毫無主張，允爲代奏，學生始歸校靜候。其時，交涉司王克敏、天津鎮張懷芝等，在陳督面前慫恿，曰學生爲學匪，謂若聽學生如此胡鬧，將來督撫威信掃地，於是有主張緹縛會長溫君者，有主張鎗殺學生者。陳督素極昏庸，聞言大怒，遂飭巡警道舒鴻貽拿辦，舒恐釀出非常事變，未敢操切，陳督嚴加申飭，謂舒有同韓賁等語，後接上諭，仍以不可再行縮短數字了之。

（二）上諭後之情形 陳督見上諭不准，遂張貼告示，禁再行邀求，如再邀求，即行拿辦，其尤可笑者，則謂開國會，譬如請客，必先杯盤酒食備齊，客至即可饗客，否者，恐客來主人無以應客，其思想之鄙陋及其立言之庸俗有如此者，學生熱度未少減，仍齊集直隸自治研究所，籌議進行方法。陳督又飭巡警道嚴拿，舒仍主張和平解

散，陳督乃命天津鎮張懷芝，帶馬隊數百名赴所，屬其嚴行捕殺，又命巡警道派警兵數十，均帶鎗械，各衙署亦紛紛邀求保護，滿街馬隊巡邏如臨大敵，學生愈行激昂，巡警道派員到所，痛哭流涕，婉曲開導爲學生演說情節，學生始散。後張懷芝乘馬車至，聞已解散，而其捕殺學生之心卒未達，故甚爲敗興，頓足而返。未幾二十三日之上論又下，諭民政部及步軍統領衙門，迅速將東省代表送回原籍，並謂各省如再有聚衆滋鬧等事，即飭地方官查拿嚴辦等語。學生見此 上諭，遂遵旨解散同志會，照常上課者有之，紛紛回籍者有之，數日間，學生已散大半。溫君自同志會解散後，染日疾家居。陳督見政府此等舉動，始窺測朝廷意在借立憲之虛名，行專制之實力，並知朝廷對待國會代表之心理，主在嚴辦知非嚴辦首要，不足以得政府之歡心，非嚴防學生，不足以顯其鬼誠之手段。乃一面令巡警道派遣警兵，往各校晝夜巡邏，嚴防學生出入，此校學生往彼校者，警兵輒隨其後，聽其所談者何言，如防匪寇然；一方面密札探訪局○辦巡警道及提學使三人，各處調查溫之過處，皆未得遂志。探訪局總辦楊以德曾與溫有私仇，欲以此陷溫，佈散黨羽費千餘元，以訪溫之劣迹，不能得，乃謂溫曾當長隨組織同志會，電各省同時罷課，意在擾害治安，遂其煽動之私，陳督大加賞識，遂飭巡道拿溫到案，此十二月初七日晚一鐘事也。

乙 溫被拘後紳民之舉動

溫被拘後，直隸紳民大爲憤懣，遂會議往督院質問。陳督答已電奏，須候旨意施行。下午電旨下，將溫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當即起解，此初九日下午事也。陳督不於同志會初成之時拿溫，不干學生到督院請求代奏時拿溫，又不於接二十三日 上諭後拿溫，而必遲至數日以後者何故？且中國政府半皆老朽無用，辦事向稱因循，乃此事自溫被拘後至起解，不過兩日耳，未經一堂審判，未有一句供辭，遽定以發往新疆之罪，陳督以此奏之，朝廷遽以此准之，其事又何故，蓋有二因在焉。

(一) 恐學生干涉也 陳督此舉意在諂媚政府，壓制學生，同志會之發起，由於學界，溫君之爲會長，由於學界公推。今忽突然拘溫，強定以罪，學生等焉能坐視，故於各校放假時行之，學生勢力煥散不易聯絡，而學生之反抗即可暗消。

(二) 恐紳士之詰問也 陳督接電旨後，即將溫解往北京，蓋陳知此舉，紳民皆異常忿憤不平，電旨未下前，

紳民曾有質問之舉，若再延遲紳民必另有舉動，故迅速將溫起解，以塞紳民之口，此陳之私意也。故吾於陳督行爲，無以方之，方之畏貓之鼠，狡猾之狐。

丙 陳督電奏之荒謬

原電中謂溫世霖爲著名無賴，夫所謂無賴者，不知指何事而言，且既謂溫爲著名無賴，必溫曾受多次之控告，多次法庭之逮捕，有多次之卷可查，何陳督一不查之也，溫既未有以上諸等情事，是無賴二字，爲陳督周內之辭。

原電謂，溫出身微賤，曾充長隨多年。夫所謂出身微賤者，蓋即指曾充長隨多年一語，稽溫之家世，大父溫長溥，咸豐甲辰進士，歷任山東青州府游擊，叔祖溫長湧，咸豐辛丑狀元，家況雖微，遺胄尚在，充長隨之事，係爲捏造無疑。縱有此事，則朝廷曾有何等專條，限制何等微賤之人，不准請開國會。且充長隨，與身家不清白者不同，憲法所謂何等人有選舉權，何等有被選舉權，專條固無限制微賤平民無公民資格也。陳督行年五十餘，何昏聩至此，曾與中國欲定之憲法，無一面之緣耶。

原電謂溫聲名惡劣，久爲衣冠不齒，溫在津多年，凡與公益之事件，無不竭力倡辦，任勞任怨，辛苦莫辭。學司許爲學董，鄉里舉爲議員，且曾被舉，屢次爲進京代表，又被舉爲自治會議長。此次被拘後，紳民曾向陳督質問理由，及解送新疆後，紳民又上陳書於諮議局，爲溫辯護，果溫素日聲名惡劣，何以能爲紳商學各界所推望如此，且久爲衣冠不齒之語，尤爲荒謬之極。推陳督之意，蓋以爲非貴族世爵，不可居於紳士之列，陳督蓋欲實行階級制度於今日。噫！陳督之舉動固爲可惡，而其愚實可憫也。

原電中謂溫此次在津竟敢假請願國會爲名，聚衆繳錢，已屬有害地方一事，查溫因請願國會，被舉爲代表者，凡數次，果其假名聚衆歛錢肥己，則全省紳民必早經反對，何能至再至三。且歛錢爲一事，請開國會又一事也，溫果因歛錢獲罪，則被害者爲何人，有於審判廳控訴者否，其歛錢用何種方法，所歛之數爲多少，應得何項之懲罰，曾經法庭審判否，且請求國會捐款，皆經學生全體認可，全無強迫情節，一切出入款項，前後經理收支者，又皆登報聲明，自己承認，且有儲蓄銀行存摺可憑。吾不知陳督謂溫歛錢肥己，果何所指，溫果因請願國會而獲罪，則陳不應代奏，縱或因學生囂張太甚，一時難以壓抑，故不得不敷衍允准，○奏以爲權宜之計。然溫數爲著名無賴督，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九日

七三四

擾害地方，陳督何不早去之固爲○○患計耶。且當同志會發起時，陳督何不禁止溫爲會長耶，陳督之意見實屬令人難解。

原電中謂溫擅捏造國學界同志會名義，妄稱會長查通國學界同志會名義之由來，因在津學生共有十九省人，故有在津通國學界同志會之名。陳督昏瞶不見在津二字，而以擅捏通國學界同志會名義罪之，至妄。稱會長一語，前段巴辯之綦詳，然由此一語，陳督頑固乏腦筋，於此概見，陳督慣用妄稱官長等語，懲辦土匪，故於此亦濫用其深文周內之老調，且同志會會員數千人，豈皆大愚不靈，聽溫之妄稱爲會長耶。陳以爲官長可以妄稱，故會長亦可妄稱耳。噫！陳之頭腦，可謂與頑石等矣。

原電中請溫遍電各省，廣施要結，同時罷課，意圖煽惑，居心實不可，問請嚴行懲儆一節，夫遍電各省，前三次請願固已行之，何前未加罪於前三次之代表，而此乃獨加罪於溫耶。若謂罪在要結同時罷課，則電文俱在，其中固無此等字樣，若意圖煽惑，居心實不可問等語，猶爲可笑，陳督蓋滿腦皆酸臭八股文字耳，食先聖先賢誅心之說，故此遂濫用「意圖」「居心」等字樣耳。且溫被拘後，亦未聞受何等之審判，遽行定罪，陳督又援據何等法律乎。噫！預備立憲時代面有此怪相。

丁 陳督辦溫之原因

一因受學生一嚇也 當學生三千餘人往督院請代奏之先，陳督聞之，幾乎嚇死，天未明時，已預藏衛隊數百於署內，恐學生有暴動也。學生請代奏之稟遞上，即批准代爲電奏。第三次請開國會時，天津紳民曾請代奏，而陳答以代奏後以咨部了之。今學生請求即允電奏，非怕學生而何，由怕生恨，此愚人之常情，故陳督移恨於溫而重辦之。

二因溫辦事不懼權貴也 溫常對人言，吾家無多產，內子在女校教授，已可自立，一母一子皆可養贍，吾有何怕，雖死無恐，故對於官吏之違法行爲，無不攻之。前直督楊士驤，死後革去太子少保銜，溫之力也。陳督嘗與幕僚云，溫世霖不去，吾無安枕之一日，此亦辦溫之一原因也。

三取媚於北京政府也 溫曾爲第三次紳民請願之代表，見諸大老曾面斥其短，嘗云，王爺不可只會吃飯睡覺賺錢，亦當爲吾民人一設想，且聞澤公有反對速開之議，溫曾懷叻往說之，澤懼始不敢反對，其餘慶那輩皆畏之如虎

，陳知之，故嚴辦以取媚政府。

四陳信暴戾牙爪之言也。天津探訪局總辦楊以德，於天津南開購地若干頃，溫被舉爲代表，反對南開設棧福利。設棧於南開，以十餘元所購之地，可售千元一畝也。楊曾略溫以厚利，溫不之動，卒不設棧于南開，楊衍之次骨。今陳督令伊訪溫之劣跡，故楊假以種種之罪名以傾陷之。

噫，時爲多月，遍地雪冰，溫君此次之行，其受差役種種之虐待，不卜可知，其能生還玉關否，尙在不定之夙，故謂溫此行爲一大旅行，也可謂溫爲入鬼關也。亦無不可溫君之心，必以爲爲國事作如是死，如是生涯，亦屬萬幸。但使溫君受如是之懲罰者，學生也。何學生此次對於陳督之待，溫竟索若寒蟬耶，向之割臂斷指者有人，今竟無一人爲溫唱冤耶，懼死耶，懼監禁耶，懼與溫君同往新疆耶，學生輩如此，吾學界之羞也。陳督一腐敗之大員也，吾無深責，可令人痛心者學生，也關於前而縮於後，何前倡激烈，舉動者有人，而今竟無爲真理作辯護人耶，豈知官府橫施野蠻之壓力不能抗，而爲實力之預備乎。中國當此預備立憲時代，內而政府，外而官吏，俱施展其野蠻壓制之手段，吾竊爲憲政前途悲也。噫！青年之學生青年之學生，醒！醒！！醒!!!請勿再作無血立憲之夢矣。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第一千一百五十二號。

註二：上海「時報」，庚戌，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一日（一月十一日） 清資政院閉會。

資政院於本年九月一日開幕，後延長會期十日，至是期滿，清廷特諭於本日閉會，諭云：

「前因資政院會期三月屆滿，議事未竣，諭令延長十日，現在又經屆滿，著即於本日閉會。此次資政院開院，本係初次試辦，粗具規模，徐圖進步。爾議員等自當激勵忠誠，擴充聞見，洞觀時局，默驗輿情，必學與識早裕於平時，斯事與理可期其一貫，爾議員等其加勉焉，欽此。」（註一）

清廷從資政院奏，決定修築蒙古鐵路，並籌辦張恰、張錦二路，測量庫伊路線，原奏內容大略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二日

七三六

「資政院奏，議決修築蒙古鐵路，計路線三條，一曰張恰鐵路，爲東方貫通內外蒙古，由南至北第一要道，當經郵傳部聲明籌辦，白應從速興工。一曰張錦鐵路，爲內蒙古交通要道，亦經郵傳部規畫，自張家口至熱河，惟查路線專達熱河，似覺未當，當不如避越熱河，由多倫廳、赤峯州、朝陽府，以達錦州爲善。一曰庫伊鐵路，此路由東至西，以貫外蒙古，爲國防計，亦不可少。惟路線太遠，未經實測，則經費多少，工程難易，毫無把握，且將來或由庫倫經烏里雅蘇台，以通伊犁，或取道寧夏，以通伊犁，非實地測量，不能確定，似應稍從緩辦。應請飭郵傳部先將張恰、張錦二路，從速籌辦。一面測量庫伊路線，應由何處以達伊犁，規畫詳明，俟明年開院，再交會議，下部知之。」（註二）

清廷以孚琦署廣州將軍。

本日，清廷命廣州將軍增祺入京陛見，以廣州副都統孚琦，兼署廣州將軍。（註三）

孚琦，字樸孫，西林覺羅氏，隸滿州正藍旗。以工部筆帖式，充軍機章京，累官郎中，三遷至內閣學士。光緒二十八年，授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出廣州副都統，頗以興學爲己任，嘗設八旗工藝學校，整屬中小各學堂。明年權將軍事，故簡孚琦，慮即偷惰，日必讀書臨池，暇輒躬執勞役。宣統二年，再攝將軍篆。（註四）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千一百五十四號。

註二：「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二一。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二二。

註四：金梁輯：「光緒列傳」，列傳二百五十六。

十二月（一月十二日）

清廷召趙爾巽入京陛見，以布政使王人文護理四川總督。

（註一）

王人文，字采臣，雲南大理人。光緒癸未科進士，歷任貴州湄潭、貴筑、清鎮、開泰等知縣。升任廣西南寧、平樂、奉天、錦州等府知府，廣西桂平、梧道、廣東按察使、陝西佈政使、四川佈政使、護理四川總督。（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二三。

註二：數文社編：「最近官紳履歷彙編」，頁一四。

十三日（一月十三日） 清廷重申煙禁。

本日，清廷重申煙禁，倘地方官仍舊粉飾，即從嚴參處，諭云：

「禁煙功令森嚴，前經各衙門奏定禁煙章程，編訂條例，並由各省督撫奏請變通年限。復恐日久玩生，又經飭令度支部派員赴各省考查，凡有奏報不實者，均已量加懲戒，並將保案一律撤銷。朝廷於此事，不啻三令五申，冀以早絕根株，永除癩患，乃實力奉行，固不乏人，虛應故事者，仍恐在所不免，長此因循欺飾，焉有廓清之一日。茲特再申誥誡，其已經禁種之處，斷不准毒卉復萌，其已經戒斷之人，斷不准舊汗復染。凡未經禁絕者，著各督撫懷遵迭次諭旨，嚴飭所屬，迅速查禁，毋得任意宕延。倘各地方官仍前粉飾，即著從嚴參處，並著民政部度支部認真考核，總期實事求是，急起直追，用副朝廷為民除害之至意，欽此。」（註一）

清廷命錫良、陳夔龍、張人駿、瑞澂參訂外省官制。

本日，廷諭如左：

「現在釐訂外省官制，必須詳慎，著派錫良、陳夔龍、張人駿、瑞澂，會同憲政編查館王大臣，悉心參酌，遇有緊要節目，隨時電商，欽此。」（註二）

清廷命嚴防東省鼠疫。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三日

清廷以東三省鼠疫流行，命於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並撥款於奉天添設醫院檢疫所。諭云：

「現在東三省鼠疫流行，著豫於山海關一帶，設局嚴防，認真經理，毋任傳染內地，以衛民生。

電寄錫良，據電奏：添設醫院檢疫所，經費浩繁，請飭度支部在大連稅關撥銀十五萬兩，解應急需等語。著照所請，並著迅速認真籌辦，俾得早日消除，毋任傳染。」（註三）

近日東三省，有一大恐慌焉，鼠疫是也。此疫之起，實先發現於哈爾濱，其後漸次蔓延於長春賓州奉天間，哈爾濱傳家甸等處，染是疫而死者，每日約有百餘人，吉長等處，近亦死亡枕藉。奉天去哈爾濱本較遠，然亦傳染甚速，緣是之，故日俄兩國均謂中國不講求衛生，且又未諳防疫之法，實行種種干涉，當道苦之，業已紛紛派員檢查施治矣。又聞近日京津間，亦有染是疫而死者，北京外交團，勸外部請將京奉鐵路暫行停開，俾得遮斷交通，以爲防患未然之計，惟外部以此事頗難辦列。然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因派員與駐京各使館醫士，會同妥商辦法矣。（註四）

當哈爾濱鼠疫傳至長春，漸及奉天。外務部特派北洋衛生局總辦屈道永秋設局辦理，於山海關等處，檢驗關外來客，有無疫症。一面知會京奉鐵路局，凡由奉入關之車，一概勿售二三等客票，京奉鐵路局即據稟郵傳部，當經盛尙書電復，謂不售二三等客票，於交通有礙，不能照准，只可由醫局多派醫生，赴關外各站檢驗，如謂因此多費醫金，京奉可以酌償。當即將此意商諸屈道，屈謂須請示外務部。（註五）

東督亦電奏鼠疫極盛，勢將蔓延，非添設醫院，布置周密，難免俄日藉端干涉，惟經費浩繁，懇恩撥款濟急。

至十六日，清廷命奉天至山海關祇開頭等客車，其諭如左：

「諭軍機大臣等，電寄陳夔龍，據電奏，鼠疫蔓延，爲患甚厲，現議由奉天至山海關祇開頭等客車，其餘暫停開行，並分段節節察驗，所需經費，擬由津海關稅項下，撥銀十萬兩應用等語，著照所請。」（註六）

二十一日，清廷命「外務部、民政部、郵傳部隨時會商，認真籌辦，切實稽查，毋令傳染關內，天津一帶，如有傳染情形，即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註七）

二十七日，清廷准東督錫良所奏，暫將大連關下撥銀十五萬兩防疫。（註八）

註一：「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千一百五十六號。

註二：同註一。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六，頁二四。

註四：「國風報」，第一年，第三十四號，中國紀事。

註五：上海「時報」，庚戌，十二月二十三日。

註六：「宣統政紀」，卷四七，頁一。

註七：同註六，頁十六。

註八：同註六，頁三一。

十四日（一月十四日）

清外務部致電雲貴總督李經羲，滇緬界務，希就地勢邊情

酌定宗旨。

清外務部本日就中英滇緬界務之事，電雲貴總督李經羲如左：

「初五日電悉，滇緬北段界務，英使堅持薩使所聲明之分水嶺爲界，故有並未派兵逾界之言。本部照覆該使，以薩使所指之界，包括中國土司治理之地，緬兵若到恩賈卡河之分水嶺，即係越界，若果因此衝突，中政府萬難任咎，總之界務未劃清以前，仍應各守現管之小江流爲界，勿得逾越。若必欲將界線根據，先行解決，然後派員會勘，當委駐英劉使，就近與英政府協商，較有把握，俟得覆再達。查此段界務，各持一是，若非兩方讓步，終難合攏，如萬不得已而退讓，究當以何處爲指歸，勢處兩難，不得不預爲籌備。執事洞悉形勢，諒已成竹在胸，仍希就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七三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

七四〇

勢邊情，酌定宗旨，電達本部，以憑因應。外務部。」（註）

註：「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八，頁三一。

十六日（一月十六日） 清廷派李經羲參訂外省官制。（註一）

本月十三日，清廷派錫良、陳夔龍、張人駿、瑞澂參訂外省官制，本日，加派雲貴總督李經羲參與其事。

李經羲，字仲宜，號晦菴，安徽合肥人，李鴻章之侄。光緒十三年，任四川省永寧道尹，十九年政湖南鹽糧道，二十三年，為湖南按察使，翌年，遷福建布政使，又翌年雲南布政使。二十七年，歷任廣西雲南兩省巡撫，嗣以病辭。二十九年復出，署理貴州巡撫，翌年，調廣西巡撫，再翌年又因病辭官。本年，繼錫良之後，出任雲貴總督。

（註二）

註一：「政治官報」，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千一百六十號，頁二。

註二：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民錄」，頁一五九。

十七日（一月十七日） 駐京英使照會清外務部，聲明尼泊爾為自治之國，布丹與

英有特殊條約。

本年九月，英署使麻勒會照會清外務部，禁止中國對布丹直接行文，外務部照覆英署使，聲明布丹、尼泊爾為中國藩屬。本日，英使朱爾典又照會清外務部云：

「為照會事，前准西十月二十八號，即九月二十六日來照聲明中國與廓爾喀及布坦現在關係等因，當經本大臣轉達本國政府去後，茲奉本國外部大臣訓令，謂英國並無擾亂廓爾喀與中國親交之意，但廓爾喀係完全自主之國，而非臣屬中國之邦。且按英廓所訂條約以及兩國互認之意，廓爾喀實與英國有親密之關係。英政府須秉此義辦理，並須勸令廓政府亦秉此義辦理。至英國之於布坦，務請貴部查照前麻署使西十月十四號照會所關辦法辦理，凡與該

國來往文牘，非交由英政府轉遞，不得作准。布坦依自由意見新訂條約，業已知照中國政府在案，是以經布坦與英政府正式訂定之交際，中國政府不得諉為不知。關乎辦理外交事宜，該約規定布丹與哲孟雄現狀相同，蓋哲孟雄地位業經貴部認可在前矣。以上英政府各意見，並無新異之處，且對於各該國及中國之狀態，亦毫無更變也。惟近因中國對於西藏所施政策，致將該國穩固政府一時傾覆，並派前往印度及其與國之邊疆，故不得不切實聲明耳。英國政府固已承認中國在西藏之利權，果能實踐前言，不阻西藏政府遵行條約上之義務，則凡中國所為，英國不願阻撓，但中國若欲施行勢力於與中國直接關係相隔離而與印度政府密切之廓爾喀、布坦等國，則不可忍受。為此明白剴切照會貴親王，即希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註一）

按：布丹為西藏的一部落，向受我國的冊封，光緒三十二年，布丹少數親英人士，私立終薩摩洛為王，我國未予承認，而英人則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七日與之私訂條約，其中規定「英允不干涉布之內政，布允於外交上聽英之指揮，英歲增終薩年金五萬盧比，遇有與鄰國發生爭執時，由英秉公裁判之。」該約未經中國的承認，原難作效，而英人此次竟執未經承認的私約作為根據，以肆其要求，幸清廷以川軍在藏駐有重兵，故對此問題能堅持不讓。（註二）

清廷頒行憲政編查館所上「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

憲政編查館奏進「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本日奉旨「依議行」，其內容如左：（註三）

「憲政編查館奏，遵擬修正逐年籌備事宜繕單呈覽，現在欽奉諭旨，確定召集議院期限，凡係未開議院以前，關係緊要，必應辦齊，而原單列在第六年以後者，茲均擬酌改年限，一律提前，以期無誤。至組織內閣，實為施行憲政之樞機，自應欽遵增入，其續辦地方自治各條，循序漸進，計非旦夕所能觀成，茲酌改為按年續辦，以求實際而免阻礙。此外巡警教育等項，皆屬普通行政事務，故此大單內未經列入，仍應責成主管各衙門，按照原定清單，分別最要次要，妥籌辦理。溯自豫備立憲，業經數載，中外奉行成績如何，亦未一律，今又舉第六年以後應辦要政，責觀成於第五年以前，自不得不遵籌修正，以期綱領之振舉，免名實之乖違。竊謂單內修正事項，此為豫備開設議院大端，必須勉赴期限，不容稍懈，而尤要者則在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共襄盛舉，庶幾憲政成立，剋期可俟。」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奉旨依議行。

附錄：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註四）

宣統二年

- 一 釐定內閣官制（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釐定弼德院官制（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新刑律（憲政編查館修訂法律大臣同辦）。
- 一 續辦地方自治（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 續辦各級審判廳（法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 續籌八旗生計（變通旗制處辦）。

宣統三年

- 一 頒布內閣官制設立內閣（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弼德院官制設立弼德院（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施行內外官制（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施行各項官規（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會計法（憲政編查館度支部同辦）。
- 一 釐定國家稅地方稅各項章程（憲政編查館度支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 釐定 皇室經費（內務府憲政編查館度支部同辦）。
- 一 頒布行政審判院法，設立行政審判院（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審計院法（憲政編查館會議政務處同辦）。
- 一 頒布民律、商刑律事、民事訴訟律（憲政編查館修訂法律大臣同辦）。
- 一 頒布戶籍法（憲政編查館民政部同辦）。



- 一彙報各省戶口總數（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續辦地方自治（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續辦各級審判廳（法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續籌八旗生計（變通旗制處辦）。

宣統四年

- 一宣布憲法（纂擬憲法大臣辦）。
- 一宣布 皇室大典（宗人府憲政編查館同辦）。
- 一頒布議院法（憲政編查館辦）。
- 一頒布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法（憲政編查館辦）。
- 一舉行上下議院議員選舉（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確定預算決算（度支部辦）。
- 一設立審計院（會議政務處憲政編查館同辦）。
- 一實行新刑律、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訴訟律。
- 一續辦地方自治（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直省府廳州縣城治各級審判廳一律成立（法部各省督撫同辦）。
- 一續籌八旗生計（變通旗制處辦）。

宣統五年

- 一頒布 召集議員之 詔。
- 一實行開設議院。

清民政部奏報第二次調查人戶總數。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四

民政部奏報第二次調查人戶總數，本日奉旨知道。此項奏報，僅有總數，其清冊未齊，至提前調查口數報部各省，一併繕單具奏。其奏摺如左：

「奏爲遵章調查各省人戶，報明第二次總數，謹繕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原定籌備事宜清單內開彙

報各省人戶總數爲臣部第三年與各省督撫同辦之件。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臣部復經具奏遵旨，妥擬籌備未盡事宜清單，內開宣統二年督催各省將上年未經清查各地方之人戶總數，照章調查，一律報齊等語，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通行在案。所有本年應行調查第二次人戶總數，迭據京外各處陸續填送到部，經臣等督飭司員詳加覆核，其有造報不符或辦理未協者，即分別駁回或指令更正。現據依限報部者，則有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及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江寧、江蘇、安徽、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京城八旗、內務府、京營四郊、左右翼，東陵 西陵馬蘭泰寧兩鎮，熱河、察哈爾、密雲、山海關、福州、青州、綏遠、城西、安涼州、伊犁、成都、廣州、科布多、西寧、庫倫、烏里雅蘇臺、塔爾巴哈臺、川滇邊務等處。其江寧、京口、杭州、寧夏、荊州各駐防，尚未報到，業經部咨催趕辦。至山東、安徽、浙江、新疆、湖北、廣東、雲南等省及右翼所管雄縣駐防，經臣部駁回覆查更正，統俟造送到部，即彙造各省第二次查報戶數清冊，通咨京外各衙門備案，以符定章。其提前查口填表送部者，除吉林、黑龍江、直隸、江西、貴州等省及正藍旗漢軍內務府右翼五處，均駁回覆查更正外，其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山西、浙江、四川等處及鑲黃旗漢軍、鑲白旗漢軍、密雲、山海關、廣州、科布多各旗駐防，均經臣部覆核無異。其上年未經造報人戶總數各處，除杭州京口兩次均未查報外，如黑龍江、江寧、山西、甘肅、江西、四川等省，川滇邊務所屬及內務府左右翼，東陵 西陵馬蘭泰寧兩鎮，伊犁、綏遠城、江寧、福州、廣州、涼州、西寧、塔爾巴哈臺等處駐防，均經補報到部或加入第一次彙造戶數清冊，或併歸第二次查戶辦理。務期循名覈實，不厭求詳，一洗敷衍之風，庶少疎漏之弊。現屆年底統計之期，謹將京外咨到人戶總數，另繕清單，先行奏報，所有遵章調查第二次人戶總數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註五）

其清單列下：

人戶總數清單

地方

正戶

附戶

京師內外城

六八五六一

七〇〇〇九

順天院所屬

六〇〇七九七

九一八九九

奉天二十八屬

五四九九一〇

二四九九二六

吉林全省

四二二七八一

三一六六八〇

黑龍江全省

一四五九二九

九五〇八二

直隸全省

三六〇六九三六

五五七一五三

江寧各首縣

八〇七九〇九

一七〇〇九七

江蘇全省

一六九七四九九

四七二六二九

安徽全省

二四八六八九六

六五四二八八

山東全省

五一四三六九九

二三四一七三

山西全省

一五二〇〇三一

四七〇〇〇四

河南全省

三九六九三〇八

六九二二五八

陝西全省

一三一九二一〇

二八二二三四

甘肅全省

七一一〇〇〇

一九五六三九

新疆全省

三八五八四五

六七六三二

福建全省

一六九九〇六七

六七七七八八

浙江全省

二五二四六三五

一三六三六七七

江西全省

二二八七四二一

一〇九八九〇七

江西商埠

二〇五〇九

一六三一六

江西本籍船戶

九〇二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五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六

江西客籍船戶

七六九七

湖北全省

三七八三一七九

湖南全省

二五七四一二八

四川五十五屬

二三二一七二五

廣東全省

四三五八四七三

廣西全省

一〇九七五三九

雲南全省

一三二八二九二

貴州全省

一六三四七八二

京城八旗

一一八七八三

內務府三旗

四五七一

京營四郊

五六五三六

左翼四處

四八六

右翼五處

五三八

東陵各旗營

二九八一

西陵各旗營

九〇八

馬蘭鎮所屬

五八六

泰寧鎮所屬

二二〇九

熱河各蒙旗

五四九九四

察哈爾所屬

一一九三八

密雲駐防

一九一七

山海關駐防

一九四九

七四九三三二

一七一四〇三六

九三七九九二

六八三三〇七

七七〇〇五

二一九七二二

一三六七五一

無

無

一七六五六

三六八

二四〇

一二二五

一三八

三四〇

七六六

二七六四

無

無

無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青州駐防	二四〇五	無	無	一〇四八九九
綏遠城駐防	二七六五	無	無	一九一六〇八
西安駐防	二五二五	一三七三	無	八四四二六七
涼州駐防	七九四	無	無	四六八一〇七
伊犁駐防	一三二一四	無	無	三九四四八六七
福州駐防	一七三八	五四六	無	
成都駐防	二五一六	一三四一	無	
廣州駐防	六八八五	三七五三	無	
烏里雅蘇臺所屬	一三五一六	無	無	
塔爾巴哈臺所屬	三八八七	無	無	
科布多所屬	一七一〇八	無	無	
西寧所屬	一二二一	八一	無	
庫倫所屬	四〇一〇五	無	無	
川滇邊務所屬	四六三六二	二五二二	無	
人口總數清單				
地方	男	女	學童	壯丁
京師內外城	五〇八〇一九	二五六六三八	四七六五三	一〇四八九九
順天府所屬	一九九一〇九六	一七四三六二〇	三二七八九五	一九一六〇八
吉林全省	二六八五〇六六	二〇九六七〇〇	五六七五二一	八四四二六七
黑龍江各府所屬	八一〇〇四二	六三七四九六	一〇四七一六	四六八一〇七
直隸全省	一一五三一〇六七	九六二四六四七	一八一四九四〇	三九四四八六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七四七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

七四八

山西八十九屬

四五二八四四五

三四〇〇七一九

四九三七〇七

一五八七一九一

浙江各府所屬

七〇〇四〇八二

五九〇九二二七

一〇三〇三三六

三〇五七九一二

江西全省

八〇三三七五二

六一四六三九一

江西商埠

一三八〇五二

七三三二六

江西本籍船戶

四四三四〇（男女合計）

江西客籍船戶

三六九一八（男女合計）

四川一百二十五屬

七一二一三五九

五二九九一七四

一三三三八三三〇

二五九五四七九

四川船戶

一一七三一

二八〇六

貴州全省

四六三六九六五

三八六六九九八

八六二九五五

一九八七八三六

鑲黃旗漢軍

七三一九

七五一三

一八七二

二九四三

鑲白旗漢軍

六〇〇六

五七七八

一四六一

二二二一

正藍旗漢軍

五五三二

五一二一

一四六一

一〇二五

密雲駐防

四一七〇

三六五〇

六七五

山海關駐防

三六九一

三三三三

二八二七

九五九五

廣川駐防

二四〇三三

二四〇六一

二八二七

科布多所屬

三八三五五 喇嘛 一九五二

二九〇〇七

五六九

一七四五四（註六）

清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增祺奏准將香洲自開商埠，定為無稅口岸。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增祺奏請香洲自開商埠，定為無稅口岸，本日旨令從之。諭云：

「廣州將軍兼署兩廣總督增祺奏，香洲自開商埠，請定為無稅口岸，旋經部議，飭稅司查覆以種種疑難，祇可作為自開口岸，復經前任督臣檄行司道各官。傳集該商推究利弊，咸謂西人商戰之局，恆以廣開無稅口岸為無上妙

策，遠而南洋各埠，近而香港一隅，數十年來，最爲發達。況香洲東與香港對峙，北據澳門上游，同是貿易商場，人則一切自由，我則動多縛束，淵魚叢爵之歐，即爲優勝劣敗之點。若如該稅司所慮，有約各國，或相詰難，各省商民，援以爲請，似亦無須過慮。至謂粵省稅關，久受港澳及廣州灣之影響，益以香埠，防不勝防，不知港澳廣灣，顯分國界，稽察爲難，香洲乃自開之埠，操縱本可自由，如照拱北關辦法，建設分廠於往來必經之前山吉大對海北山等處，嚴杜走漏，自不致有礙稅釐，且於內地關廠，照章完納，與港澳事體相同，則鑲課不虞虧損，且有增加，洵屬有益於商，無損於國。該埠自上年開辦，日新月盛，該商等之堅苦卓絕，固應有贊成而無阻抑，否則口岸雖開，在民間不過多一尋常之市集，在國家亦僅贏得少數之輸將，於大局有何裨補，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香洲新埠，定爲無稅口岸。飭部先行立案，再由該稅司另定免稅專章，及詳籌防弊辦法，務臻妥協，以興商業而順輿情，下所司議。尋稅務處奏，香洲自開商埠，體察實在情形，酌予特別辦法，請准暫作無稅口岸，其免稅之範圍，及如何嚴防走私之處，應循行稅務司妥定章程，擇要設立口岸，俾便於稽徵。嗣後如有商民自開商埠者，概不得援以爲例，從之。」（註七）

註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廓爾喀布坦案。

註二：呂秋文著：「中英西藏交涉始末」，頁一九三—四。

註三：「宣統政紀」，卷四七，頁二—四。

註四：「東方雜誌」，八卷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二—三。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第一千一百九十三號。

註六：同註四。

註七：同註三，頁四—六。

十八日（一月十八日） 革命黨人黃興返抵香港，與趙聲等組織統籌部，策劃廣州起義。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九日

七五〇

革命黨人黃興於本年十月赴南洋各地籌款，本月十二日，由新加坡乘日輪返港，本日午後抵港。

黃興抵港後，首與趙聲等人握晤，並將此次南洋籌款苦狀，及南洋同志毀家紓難之精神見告。過五日，接中山先生在美籌款順利之電報：「文到美望佳」。（註一）嗣後，南洋各同志陸續匯款至，數近萬餘元。惟機關成立用款甚急，而胡漢民在越籌款尚未得確實消息。因於二十日（一月二十一日）致函李源水、鄭○生、黃怡益、李孝章、郭應章等，除告以港中收款及準備情形外，並請繼續籌款，以成斯舉。函中曰：「天下事所謂不愛錢、不要命，無不成者也。」（註二）

月底，黃氏與趙聲等人成立統籌部於香港，策劃廣州起義。

註一：「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六九。

註二：「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頁四一。

十九日（一月十九日） 孫先生文抵紐約。

孫先生文於本日自歐洲抵紐約，以沿途海上風波甚惡，暈船殊苦，為向所未遇者。此次再入美國，欲籌大款，然後使黨人新軍，合力同舉。（註一）

清考察憲政大臣李家駒進奏「日本租稅制度考」與「會計制度考」。

本日，廷諭如左：

「李家駒奏考察憲政隨員援案懇恩給獎一摺，又片奏請給日員寶星等語。均著該部議奏。又片奏繳銷關防等語，知道了，欽此。」（註二）

李家駒所奏考察日本財政編譯成書之摺內容如左：

「奏為考察日本財政、編譯成書，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出使日本，考察憲政，所有官制官規、地方自治制、行政裁判制度、司法制度、皇室制度、詔敕制度，均經編輯成書，先後奏報在案。其財政一類，

於上年八月，將考察底稿攜帶回京，並由日本大藏省陸續寄稿前來，經臣督率隨員等，悉心編譯，計纂成日本租稅制度考十冊，日本會計制度四冊，恭繕成帙，進呈 御覽。竊維國家財政，不外制入制出兩大端，制入之名類不一，而以稅法爲最要，制出之法規不一，而以會計法爲最要。臣即於此二者，詳加考察，日本維新以來，租稅制度迭加改良，會計法規屢經釐訂，揆其進行之次第，實可爲改革之師資，謹就我國財政之現情，證以徵臣考察之一得，爲我 皇上總析陳之。比年以來，財政之困難亦已極矣。財政困難之原因不一端，而最著者，則國家經費之增加是也。國家經費增加之原因，亦不一端，而最顯著則國際之交通與憲政之籌備是也。閉關之世，政主治內而不務外，其爲國也閒暇，故政費無多。自海禁大開，日與列強相接觸，於是對外之費，相乘而起，如外交費、如國防費、如國債費，皆自國際交通啓之也。專制政體，但主消極不尚積極，其爲法也簡易，故政費亦無多。自籌備立憲事宜按期進行，於是所需之費，遞年有加，如司法獨立費，如地方自治費，如教育普及費，如經濟行政費，如整理財政費，以及一切改革經費，皆自憲政籌備肇之也。歲出驟增，而歲入不濟，部臣仰屋於內，疆臣羅掘於外，內外皇帑不可終日，持積極之論者，則謂軍國大計不容緩圖，持消極之論者，則謂民力已殫，激將生變。平心論之，國家經費之增加，屬於世界，自然之趨勢，蓋社會之文明日進，則國家之職務愈繁，職務愈繁，斯經費愈增，自然之理也。日本明治初年，歲計總額不過三千萬圓，近年預算總額已逾五萬萬圓以上，前後四十年間，所增幾三十倍。此外，各國經費增加，速率亦復相等，或且過之，大勢所趨，亦略可睹矣。夫經費果能節約，則國家與一私人同以節約爲善，然節之至極，將舉國家必要之事業，弛而不張，此所謂消極政策，萬不行於生存競爭之世者也。今論者謂財政奇絀，當權事之輕重緩急，量入爲出，是未知計臣責任與閣臣責任之區別也。蓋國家事務，孰輕孰重孰緩孰急，關乎政治之全局，即大政方針之所在，是爲內閣之職權，非計臣所能代謀。如閣臣以爲某事在所必舉，則此費在所必需，而費所從出如何籌畫，斯爲計臣之責，不可混也。論者又謂民窮財盡，當爲休養生息之謀，不當爲竭澤而漁之計，是未知經濟行政與財務行政之區別也。今日民誠窮財誠盡矣，然其所以窮所以盡之故，由於財政之未善者，半由於經濟行政之未善者，亦半如稅制組織之不良，稅目選擇之失當，國民負擔之不公，徵收方法之不便，此屬於財務行政之範圍，度支大臣所當有事也。至於振興實業，以開拓國民之富源，獎勵貿易以抵制外貨之輸入，則

屬於經濟行政之範圍，農工商郵傳大臣所當有事也。臣所言者，屬於財務行政之範圍，其大綱曰制入，曰制出制入之要義，一曰租稅之收入。租稅之原則有四，其一爲財政之原則，即租稅當圖充足及有伸縮力者是也，蓋租稅爲國家收入之大宗，不惟經常費所取資，即臨時費戰時費之增加，亦將於是乎賴，故當謀充足。又國家財政，歲有變更，故租稅當具有伸縮增減之能力，否則年年改廢，年年增損，國家既不勝其煩，人民亦不堪其擾。我國租稅，以田賦爲大宗，其於租稅中，本乏伸縮之力，加以稅制沿習日久，窳敗日甚，所入日減，別無所資以爲調劑，此與財政原則不符者一也。其二爲經濟之原則，即稅源之保護及稅日之去取是也。蓋租稅取自民之所得，則雖多取而不爲虐，若侵蝕其資本，則雖少取而已苛。我國稅目選擇未精，往往侵及國民之資本財產，稅源既竭，後繼何從，此與經濟原則不符者二也。其三爲公正之原則，即租稅之普及與賦課之均平是也。我國自昔重農，故農民之負擔特重，而爲官爲士爲工爲商則不及焉。夫租稅既當謀普及矣，又必酌其貧富之差，定其輕重之等，故一當免課所得較少之稅，二當採用累進稅主義，三當重課財產之所得，四當力避課稅之重複，如是然後均且平，我國稅制均未注意及之，此與公正原則不符者三也。其四爲行政之原則，即課稅之正確便宜及徵收費用之節省是也。我國關於納稅者，課稅物件與賦課徵收之監督，以及濫收之處罰，滯納之處分，訴願訴訟之規程，皆無精密法令以規定之，故胥吏得上下其手，使人民生額外之負擔，是謂不正確。且納稅者或以穀或以錢，納錢者又因幣制不一，展轉折合，其不便者一。納稅之地，未經法定，往往斗粟尺布，使人民提携負荷逾百十里，其不便者二。納期雖有定制，而胥吏輒意爲先後，以便私圖，其不便者三。徵收之程叙既煩，收支之機關無別，催科之吏因緣爲奸，其不便者四。又吾國向行包徵包解之法，督撫責之州縣，州縣復委之吏胥，所耗之數，不止倍於正供之數，在國家耗其二而僅得其一，在人民貢其一而實耗其三，爲徵收耗費與行政原則不符者四也。今將欲增加收入必先改良稅制，而改革之根本，則首在釐定租稅之統系，考租稅統系，各國不同，有所謂單稅制度者，有所謂複稅制度者，據今世財政家之評論，率以複稅制度爲優。蓋此項租稅，賦課所不及者，則以他項租稅賦課之，又行某稅，而此類人民負擔過重者，則更行某稅，以課他類之人民，彼此相調，輕重相劑，在國家可得大宗之入款，在人民又可保負擔之均平，此複稅制度之所爲優也。特所謂複稅者，決非濫加稅目，爲無藝之誅求也，必循租稅之原則整理而盡一之，以成有統系之稅制而後可。歐洲

十八世紀之末，稅制紛淆，其用意專以收入增多爲主，至於稅源之保護，分配之均平，皆所不計，所謂無統系之複稅制也。厥後卒至紊亂，乃變計更張，至於今日統系秩然矣。我國稅制，首重田賦，而地丁租課漕糧漕折糧折耗羨等項，名目不一，此外有釐金、有鹽課、有海關稅、有常關稅、有土藥稅有茶稅等項，又有雜捐、而牙稅、當稅、契稅、油稅、酒捐、漁捐、豬捐、船捐、車捐、鋪捐、妓捐、賭捐等項，不勝枚舉，殆無統系之可言。蓋自近年，國債迭增，新政繁舉，每遇一事，輒籌一款，又無通行全國之法令以統一之，於是直省各自籌款，各自開捐，與日本藩治時代，及歐洲中葉稅制紊亂情形無異，故即以租稅一端而論，已足兆分裂之危機。爲今之計，非通盤籌畫，迅速清理，不足以救財政之窮。清理之策有五：其一舊稅之當改良者，如田賦如鹽課、如關稅是也。此項稅目，我國沿用已久，各國通行亦廣，惟舊制疏舛，流弊滋多，以致收額日減，允宜及時改良。如田賦則當用純益課稅之法，不當用計畝課稅之法，無論宅地田地，一律賦課，不可偏廢，此外丈量地畝、編製臺帳，皆改良田賦所有事也。如鹽課，則當行國家專賣之制，不當沿鹽商包賣之法，所有引地之改廢，鹽場之限制，皆改良鹽課所有事也。如關稅，則以收回稅關管理權及改正稅率爲主，惟事關條約，亟應爲改正之準備，其未經改正以前，則當先行返稅法、消費稅法及政府收買法，以圖目前之抵制彌縫，此改良舊稅之策也。其二舊稅之應歸併者，如地丁租課漕糧漕折糧折耗羨等項，自日本制度言之，皆屬於地租所宜裁併畫一，不宜多立名目，徒滋紛擾，其餘各稅，亦宜審其性質，以類相從，釐而一之，此歸併舊稅之策也。其三舊稅之應廢止者，如釐金、如統捐、如常關、如茶稅，以及煩複之雜稅皆是。釐金一項，外人稱爲內國通過稅，阻工商之發達，助客貨之暢銷，其應廢止，自不煩言。統捐常關亦復相類，茶稅一項，前有茶引之制度，後有茶釐、茶捐之別名，此亦有礙茶業之發達，且收額無多，廢之爲便。此外，各項雜稅，亦宜分別存廢，如牙稅、如當舖、如漁捐、將來可歸併營業稅。如契稅，則或併入田賦，或改爲財產承繼稅。如船捐、如車捐、如妓捐，仍可列入雜稅一類，以充地方自治經費。此外則宜一律刪除，以省煩苛，而賭稅一項，尤宜痛絕，此廢止舊稅之策也。其四舊稅之當擴充者，如酒稅、如煙稅、如印花稅之類是也。此項租稅，各省或經試辦，或未實行，允宜及時擴充，以增收收入，各省酒捐辦法不一，亟宜釐訂稅章，通行全國。現行土藥稅，以禁煙之故，斷難久存，近已稅額銳減，宜以煙草稅代之，煙草固以專賣爲便，惟恐尚難遽行，可仿日本，故

事先行煙葉專賣之制。印花稅章程尙多可議，宜重加釐訂。此外登錄稅、登記稅，如一時未能實行，可先擴充印花稅之範圍，以資彌補，此擴充舊稅之策也。其五新稅之應加者，夫舊稅之應歸併及廢止者，如是其多，而改良及擴充者，亦復不少，酌益劑虛，收入之數約可相抵，然以供將來之財用，則尙虞不足，不得不另增新稅。考各國稅日甚繁，約而言之，如營業稅，如財產稅，如家屋稅，皆收益稅之可行者也。如特利所得稅、如通常所得稅、如兵役稅，皆所得稅之可行者也。如飲料稅、如物品稅、如使用稅，皆消費稅之可行者也。如承繼稅、如取引稅、如運輸稅，皆行爲稅之可行者也。惟是同一稅也，他國可行，而我國則不可行，故選擇貴得其宜。又同一可行之稅也，而若者可以速行，若者不能速行，故先後貴得其當。又或同時可以並行之稅，而或則應定爲國家稅，或則應定爲地方稅，故分配貴得其平，要之以統系爲準則，以國情爲依據，是在制國用者之權衡矣。二曰租稅以外之收入，此項收入可分三種：其一、官有財產，各國範圍有廣有狹，大抵不外官有土地、官有森林、官有鑛山等項。我國官有土地，以莊田爲大宗，皇室有莊田，宗室有莊田，八旗駐防有莊田，將來確定皇室經費及變通旗制之時，應並規定官有土地之界限。又將來整理田賦之後，所有隱田及無主之地，亦可收爲官有。至官有森林，則各省山林川澤，向屬官家，而西北各省森林之應歸官有者尤夥，苟經理得宜，必成收入之大宗。至鑛山應歸官有與否，各國辦法不同，我國鑛產雄富，外人方協而謀我，與其政府無力自辦；致啓覬覦，不如獎勵民辦，以保利權，其有非民力所能舉者，則仍由國家辦理，亦政策不得不然者也。其二、官辦實業，有工業如紡織廠、印刷局之類，有商業如銀行、郵便、滙兌之類，此外如郵政電報鐵路航業及各種專賣，皆官辦實業之大宗。我國現辦之郵電路輪，均稱獲利，造幣廠創辦伊始，銀行亦逐漸推行，此外應行擴充之事尙多，皆宜銳意經營，以規大利者也。其三、政務公費，有司法公費，如訴訟費是，而登記公證等費屬焉。有行政公費，如考試費、圖書館博物館觀覽費，營業許可費之類皆是。此外，罰金科費沒收金物等項，性質稍異，然亦收入之一宗也。三曰公債，公債性質與私人舉債無異，有利息有償期，故不能以爲國家收入之一種，且公債之作用，尤在通融緩急，調劑盈虛，故財政家不以爲收入，而以爲調和收支之利器。雖然從公債之性質而言，誠不與於租稅之列，而就預算之便宜而論，則可歸於歲入之科考。公債有隨意公債與強迫公債二種。強迫公債雖名爲公債，實與租稅無異，我國前此之昭信股票，實近於強迫公債。此項公債亦

非萬不可行，然必事起倉皇，無從支應，乃可偶一用之，苟履行不已，則上失國家之信用，下紊經濟之秩序，不可不慎。若隨意公債，則有利而無害，我國今日尤有不能不行之勢，蓋因經費竭蹶之故。始言整理財政，欲行整理，則必先籌整理之費，試舉例以明之，如整理田賦一事，考日本改正地租，令官費民費共用三千餘萬圓，我國土地十數倍於日本，姑以十倍計，亦需三萬萬元，以上除民費一萬萬餘元外，政府所應籌措者約二萬萬元，即分作五年計，每年亦需四千萬元。又如整頓幣制一事，據度支部原案，限以五年，舉各省自鑄銀元銅元，悉數收回，現在各省自鑄及流行之實數若干，雖不可稽，大致每省平均一千萬元，則全國約有二萬萬元，今欲悉數收回，每一元約耗十分之二，以二萬萬元計，所耗約四千萬元，此不過舉例而言，其餘改良整理一切稅制，無不須先墊鉅款者，則舍募集公債，以資周轉，更有何道哉。比年以來，日言理財，而不為根本之改革，徒事目前之補苴，凡所措施，卒歸無效，由於不籌墊款，動生顧慮之故耳。蓋凡物不能無代價，欲收重利於後，必先投資本於前，日本之於臺灣，初以五千萬元收買大租地券，以圖租稅之統一，近則地租一項，已有數百萬之歲入，以供臺灣行政費，約略相當矣，此尤近事之可徵者也。惟是欲行公債，所當預籌者凡四事：一、資源之籌畫，即如何而能使公債暢銷是也，果使國家財政基礎鞏固，信用深厚，則公債銷路自廣，可無待言。茲當基礎未固，信用未厚之時，不得不先為人民廣籌公債之用途，用途廣則銷路自廣，至用何術，以廣其用途，則屬於公債政策，茲不贅及。二、條件之籌畫，公債有利公債、無利公債及有期公債、無期公債之別，又有有擔保公債、無擔保公債及內國公債、外國公債之別。現在募債，自應用有利及有期條件，以堅信用，又募債所以整理行政，與興辦實業不同，不必附以擔保，既無擔保，則不問內國外國，均可一律招募，以利用外資之輸入。三、使用之籌畫，募債既以整理行政為主旨，則使用之限制及整理之方法成績所宜預定，如為整理某項租稅而募集之公債，不得移作他項之用，此限制之法也。其整理之案，應預定逐年之辦法，及其應完之成績，逐一詳列，嚴定考成，以收實效。四、償還之籌畫，現歐洲盛行永遠公債，由於民力富足，國家信用鞏固之故，非我國所能取法，自宜先行有償公債，而償還之法，所當預籌，考各國有行減債基金制度者，宜師其意，設公債償還局，專司其事。又公債既為整理行政而設，其有將來可收厚利者，如整理田賦之類，應仿特別會計之例，預定將來收入增加之時，每年提出若干，以供償還，此項公債之用，是皆籌畫公債之要義也。

。如上所陳，以言制出，則酌劑財用，必以政治方鍼爲衡，以言制入，則增進財源，首以統系稅制爲要。財政大綱，略具於是矣。雖然一出一入之間，必有法制焉，以規範之而後能得其當，此爲形式之財政，亦謂之財務行政。考歐洲財政制度之發達，以英吉利爲最早，大陸諸國，則肇於中世紀以還。所謂財政統一時代是也，當時統一者凡三事：一曰預算之統一，即合地方分立之預算，而定總預算之制度也。二曰金庫之統一，即合地方分立之金庫，而定中央國庫之制度也。三曰財務機關之統一，即收散亂無紀之財政機關，而定獨立之統一機關也。無論何國，凡財政制度之完備，必在立憲政體確定之後，蓋立憲則有議院、審計院等，以司監督財政之職，財務行政乃有起色也。臣竊以爲我國財務行政，亟當改良者有二，一、歲計法規之釐訂也，歲計法規者，定整理歲計之程式及辦法者也，其最重要者爲預算制度，各國每揭其綱要於憲法之中，其次則預算之編製施行及決算等，別以法令規定，而總稱爲會計法規。此外又有國庫補助法、稅法、國債法、徵收法、官有財產管理法之類，皆屬財政法規，而與會計法規並行者，法規不備，財不可得而理也。我國財政案牘之最大原因，由於預算之不立，預算要義最貴統一，故以總預算爲主要，總預算編制之任，屬於各主管衙門，而統於度支部。總預算決定之任，屬於度支部，而統於內閣，各部不能自專，各省不自爲政。我國不然，部與部不相謀，省與省不相涉，各部與各省不相聯屬，既無統一之機關，又無編制之法程，於是中央十二部，則有十二部之預算，地方二十二行省，則有二十二行省之預算，是不啻析一國爲數十國也。且自中央與地方之關係言之，則我國但有地方財政，而無所謂中央財政，以中央政府無不仰給各省也，又自各部相互之關係言之，則我國但有特別之預算，而無所謂總預算，以度支部向不干預各部也。夫特別預算，本屬不得已之舉，日本特別會計，凡四十五宗，彼方引爲詬病，可爲鑒戒也。我國預算制度，中央總預算之外，應否另立各省預算，此與官制有關，將來應詳爲規定。今惟有舉全國財政，悉統於度支部，而以度支部大臣綜收支出納之衡，至其事業性質特殊者，始行特別會計之制，嚴戒濫用，並將一切會計法規迅速釐訂，以立施行之準，並將財政法規一律頒行，庶治人與治法相資爲用矣。二歲計機關之整理也，歲計機關有三：其一財務行政機關，有中央地方之別，中央機關東西各國皆以屬於度支部，惟官有財產、官辦實業則爲經濟行政，而隸於農工商等部。此外，純以收入爲宗旨及性質特殊者，如各種專賣局之類，則特設機關司之，而統由度支部大臣監督之故，各國度支部通有之職權，可

以預算事務、會計監督事務、制定收入法規事務三大端括之。至於下級機關，則各國成例有二：一、特設財務官，一委任地方官，此由於歷史地理及事務性質之不同，未可執一而論，若採因地制宜之制，則以委任地方官爲便，若採全國統一之制，則以特設財務官爲宜，大抵直接稅及森林事務，則宜行委任之制。間接稅及官辦實業，則宜行特設之制，其大較也。我國現制，除關稅外，各種租稅，純以地方官爲徵收機關，將來稅制改良，則財務官亦應分別特設，此財務行政機關之當整理者一也。其二、財政監督機關監督之別有三：一、立法監督，即議院預算之協贊也，學者稱爲事前監督。二、司法監督，即審計院決算之檢查也，學者稱爲事後監督。三、行政監督，即行政內部歲計之實行也，學者稱爲中權監督。現在資政院、諮議局先後成立，而以議決預算爲其職權之一端，是已立事前監督之基礎。既有事前監督，則事後監督之審計院設立，不容過遲，且其地位職權，必須獨立，與行政機關相鼎峙，乃能收效。至於中權監督，則凡屬財務行政，皆由度支大臣指揮，此財政監督機關之當整理者二也。其三、收支出納機關，可分爲收入機關及支出機關兩項，收入機關又分爲三：一、命令機關，收稅官吏是也。二、領收機關，金庫是也。三、保管機關，亦以金庫當之。更有暫時領收官吏及暫時保管官吏，以補金庫之所不及，其立法之精神，要在使領收保管與命令之權，各自獨立，不相侵越。支出機關亦分爲三：一、命令機關度，支大臣及其所委任官吏是也。二、支付機關。三、保管機關，均以金庫當之。更有預支現金官吏，以補金庫之所不及，各國通例，大致若此。我國收支機關，渾而不析，州縣徵收，以達於司，司受其成，由督撫以達於部，但使定額無缺，即可完其考成。至於各地方截銷報解之數，與實際收之數，是否相符，國家曾不過問。近年各省增設局所，銷耗愈滋，於是中央歲計總額日有所減，而各省人民負擔日有所加，正坐收支機關不分之弊也。蓋以命令機關而兼領收機關，於是有藉端需索假公濟私之弊；以領收機關而兼保管機關，於是有侵吞公款暗中取利之弊；以命令機關而兼支付機關，於是有浮支公款先後挪移之弊；以支付機關而兼保管機關，於是有長支短欠虧空逋逃之弊。各國懲貪之法寬於我國，而官方整飭勝於我國，豈外國官吏皆賢，而我國官吏皆不肖哉，則以外國法令精密，其官吏不惟不敢貪，且不能貪，我國法令疏濶，刑罰雖重，不惟不能止貪，而反以教貪。明制，官吏坐贓，一兩以上者流，而官典犯贓者，歲輒數十百起，則止貪之道，固在此，不在彼矣。收支機關既圖分立，則金庫制度首須改良，現制度支部有金銀庫之外，京師則宗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十九日

七八

人府、外務部等衙門，直省則藩臬各司、糧關諸道，各自有庫，其他各部院現款出入之專司，各府廳州縣徵收之糧，皆無庫之名，有庫之實。當歐洲中葉，財政分立時，所謂官府金庫制度者，正與相類，今欲統一庫政，宜定國庫制度，設國庫長官，隆其職權，凡京外官府舊有之庫，悉改隸國庫長官，庶主計者，不司現金，則侵挪自絕，典查者設有專職，則稽察匪難。至於我國國庫制度，將採中央國庫獨立之制，抑採各省分設國庫之制，亦與官制有重大之關係，所宜詳為規定者，此收支出納機關之當整理者三也。夫財政一端，為國家存亡之所寄，人民榮瘁之所關，重矣要矣，各國財政家之所經營，東西學者之所討論，廣矣博矣。臣學識謏陋，語焉不詳，見聞所及，猶知概要，第如臣所陳者，改絃更張，已屬非常而驚世俗，然而事變紛乘，緩無可緩，倘復畏難顧慮，舊貫相仍，則目前雖欲酌增歲入，勢已不行，萬一事起倉皇，急需鉅款，不知何以爲計，言念及此，可爲寒心。日本最爾國耳，顧當甲午庚子二役，前後增稅者近一萬萬元，日俄戰役，增加非常特別稅二次，計二萬萬元以上，自非稅制改良機關靈敏，安能一呼而集，安堵無驚也哉。要而論之，我國今日因時變而圖競存，不得不執進行主義，而擴張事業，擴張事業不得不增加國用，增加國用不得不整理財政改良制度，是必有內閣統一政治於上，以握其綱，計臣經營策勵於下，以舉其職，然後治法與治人相輔而行，此則官制所關尤爲重要者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候 聖明，採納施行，大局幸甚。所有考察日本財政編譯成書，敬陳管見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又奏「皇室財政宜謀獨立等片」

「再立憲要義，在明官府之分，而欲維持皇室之尊嚴，尤以財政獨立爲首務。考東西各國皇室財政，可別爲三：一曰皇室經費：君上制定常額，每年由國庫提支，雖列之豫算，而議院不得削除者也。二曰皇室收入：於國家收入外，別爲一宗，不經國庫，而直接貢獻皇室者也。三曰皇室財產：有動產不動產二種，別設專司，以經理者也。凡此三者，各國爲數不同，就其大略言之，皇室經費一項，以俄國爲最多，約當中國銀一千五百萬兩，其次爲奧大利，約當中國銀九百萬兩，普魯斯約當中國銀七百餘萬兩，意大利約當中國銀六百餘萬兩，西班牙約當中國銀四百餘萬兩，英吉利最少，約當中國銀四十餘萬兩，日本每年三百萬圓，亦在較少之列。至於皇室收入，在歐洲各國，有皇室租稅、皇室專賣等項名目，而以英吉利爲最多，故皇室經費少至四十餘萬兩而不患貧。皇室財產，則英德兩國

均稱鉅額，日本皇室收入，惟歷專賣一項，而財產則頗富，惟實數未經公布，不得其詳。我國立憲之後，國家收入，每年豫算應由議院協贊，又按憲法大綱，

皇室經費應由

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是

將來 皇室經費制定之後，每年列入預算，議院自不得減削。雖然若專恃此有定之常額，以維持於永久，則非計之得者也。夫欲鞏固皇室之基礎，必謀皇室財政之獨立，欲謀皇室財政之獨立，必賴有皇室收入及皇室財產，至於皇室經費，則但能供君主施行政事之用而已足。蓋皇室之所患者，在財政不能獨立，一切費用仰給於國家，而皇室財政遂為國家財政之所左右，若有皇室收入及皇室財產，則基礎已固，所需經費自不在多。世界各國立憲君主之地位，以英為最尊，而皇室經費實以英為最少，日本皇室經費亦僅三百萬圓，所以不求議院增加者，非懼議院之不承也，懼皇室經費過多，人民尊崇皇室之心，將因之而減也，故即有應用不敷之時，亦但藉皇室財產，以為彌縫，以示君主力足自養，初未嘗重累人民。又日本天皇，凡遇救恤勞賜，均由皇室財產開支，未嘗動用皇室經費，蓋動用皇室經費，則人民將謂君主之所錫賚，實出自人民之所供奉，不足以示惠也。我國將來立憲，

皇室事務與國家事務不能不分，則

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不能無別。考周官有惟王不會之文，所謂不會者，言有定額不必會也，則與今日各國皇室經費之例相符矣。又周官有內府外府之分，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則掌之玉府，則與今日各國皇室財產之例相符矣。又古者王畿千里，諸侯建國，大夫食邑，自天子以至大夫，皆各取其封內之稅，以供宗廟社稷之享，則與今日各國皇室收入之例相符矣。降及後世，聚斂之臣，每導其君經營私蓄，故少府水衡桑羊以計臣見譏，瓊林大盈，陸贄以節用為諫，蓋取之無節，則不免厲民，若制之有方，亦何可詬病。我 朝宮廷供御，以內務府大臣掌之，與戶部盡分權限，實為前代未有之制度而深合憲政之精神，惟內務府經費亦有取給於戶部者。近聞度支部清理出入款項，應歸 皇室經費者，為數七百萬兩以上，將來釐定官制，凡故事之當改隸者，與新職之當增加者尚多，事務加多，經費亦必加鉅，則入款亟宜分別清理。清理之策有三：一設立 皇室財政調查局也，我國皇室財政，向歸內務府管理，然歷年既久，積弊相沿，較之國家財政，紊亂尤甚。今當清理之初，若仍交內務府專辦，恐不免回循敷衍之弊，擬請 特簡親貴重臣，以總其成，而以內務府大臣為之副，分設三科：一、 皇室經費科，專司清理 皇室經費之事，會同內務府度支部辦理。二、 皇室收入科，專司清理 皇室收入之事，

會同內務府及各省將軍督撫辦理。三、皇室財產科，專司清理 皇室財產之事，會同內務府辦理。期以數年清理就緒，再將調查局裁撤，併入官職。一設立 皇室審計院也，東西各國，關於國家財政，有度支部以總出納，有審計院以司監督，而監督機關獨立，以隸於君主，蓋必如是而後蒙蔽之弊，無由生，而綜核之實可以舉。今朝廷預備立憲，既擬設立審計院矣，竊謂 皇室財政，如欲為長久之計，亦宜仿照審計院之例，設立 皇室審計院，為監督機關，與內務府行政機關相對，待擬請 簡王公大臣一員，領院事，下設審計官若干人，掌稽核內務府出入款項之報銷，而准駁之，其權限大別有四：一稽核 皇室全體會計報銷事項，二稽核 皇室特別會計報銷事項，三頒行報銷款式事項，四咨查或派員檢查內務府收支憑證及簿記事項。每屆年終，決算一次，彙奏成績，請 旨核奪，至 皇室審計院之體制，須與內務府大臣同等，不相統攝，蓋如是，方足以昭獨立之義，而舉監督之實。考日本皇室會計審查局，屬於宮內大臣管理，然審查事務仍屬獨立，其所謂屬於宮內大臣管理云者，所以表明不屬於政府，別為統系而已，固非受宮內大臣命令指揮之謂也，近來且有改為直隸天皇之議，所宜仿行。三、設立 皇室財政會議也， 皇室榮瘁，凡調度經營之方，稽查謀議之事，非有親貴大臣精詳審議，不足以昭慎重，擬請仿照日本皇室經費會議制度，設立皇室財政會議，置顧問官若干員，派親貴大臣充之。此外，內務府大臣 皇室審計院、領院大臣暨 皇室財政調查局大臣，均准列席與議，其應行會議事項有六。一 皇室經費之預算及決算事項。二 皇室收入之清查整理事項。三 皇室收入之編定改廢事項。四 皇室財產之稽察存廢事項。五 皇室資金之運用經營事項。六 皇室之收入及財產與國家或人民關涉事項。其大略也，以上三者，為今日清理 皇室財政必要之布置，而後二者，又為他日維持 皇室財政不可缺之機關，與內務府互相為用，蓋必如此，而後 皇室之尊嚴，賴以維持，所關非細故也。顧或謂我朝 列 聖仁儉相承，力戒多取，今若遽事清理，其 皇室收入， 皇室財產二者，尤易滋世俗之疑謗，方謂 皇室經營私蓄，與民爭利，有傷國體。不知東西各國，莫不行皇室私有財產之制，蓋以私法上之關係言之，皇室固與人民相等，且立憲國家亦有官有財產矣，則皇室何為而不能私有財產。至皇室特別收入，則各國之例尤多，大抵基於歷史，我國 盛京等處土地山林，多屬 陵寢 宮廷貢獻之資，尤宜歸入

皇家，方足以昭敬慎，且 皇室有財產，有特別收入，則供具已充，所需於 皇室經費者，自不過鉅，閭閻之負擔既減， 深宮之宵旰亦舒，羣黎愛戴，國體日崇，斯誠長治久安之謨，安上全下之道也。或又謂 皇室財政，向爲內務府所專司，而與 內廷宦寺相爲表裏，積弊相沿，莫可究詰，故 天家供御不過十之二三，而侵蝕者或十之六七，今若澈底清查，諸多不利，阻格橫生，亦所難免。然使循是不改，則皇室徒擁玉食之虛名，內官坐享耗蝕之實利，爲 朝廷計，不宜出此。且及今不加清理，則 皇室財政，永無獨立之望，他日議院既開，一切財政均歸監督，屆時始圖清理，掣肘孔多。若夫排羣疑決至計，祛歷年之積弊，示天下以大公，此則在我皇上之英斷矣。臣爲鞏固財政基礎，維持 皇室尊嚴起見，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三二六。

註二：「政治官報」論旨，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一千一百六十二號，頁三。

註三：「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千一百六十七號，頁八—二十二。

二十日（一月二十日）

清陸軍部准將驛傳事宜移交郵傳部接辦。

清陸軍部奏將所管驛臺各站一切事項，並捷報馬報館處所，一併移交郵傳部接收經理，本日奉旨依議。其奏摺內容如左：

「奏爲請將臣部現管驛站事宜，移交郵傳部接辦，以專責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臣部前奏，核議郵傳部奏裁驛站，擴充郵政摺內聲明，郵傳部專司交通行政事宜，驛站遞送等事，自應歸併經理，俟籌商妥協，應裁應併，再行奏明辦理，等因，仰蒙 俞允，欽遵在案。伏查臣部爲軍政總彙之區，責任繁要，迭經奏請，將隸屬他部職掌事宜，隨時酌量劃分，以符專司陸軍行政之旨。現在郵傳部籌議，展修鐵軌，並奏明分年籌辦郵政，本年即擬接管收回。臣部前掌驛站，其事本屬交通各省，文報往還，一俟郵政交接，即無慮事權隔閡，自當查明改隸，俾專事寄而便籌維。臣等公同商酌，擬即將所管驛臺各站一切事項，並捷報馬報館處所，一併移交郵傳部接收經理，惟是該部甫經接辦，頭緒紛繁，似應得熟習此項例案人員，方資接洽查。臣部原管驛站事宜，如郎中崇齡、希文，員外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日

七六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七六二

者昌，候補員外郎鍾，齡主事金生、永寶，候補主事愛仁、承英、花沙布、吳昌華、王廷楨，筆帖式希拉布、麟山等十三員，均屬在事多年，深資得力，趨公勤奮，計畫周詳。今驛站文報事項，既經奏明劃分，擬請將該員等各以原官資俸，一併隨同全案改歸郵傳部供職，與該部司員一律補用，庶於用人行政，兩有裨益。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部咨行郵傳部定期奏明接收，遵照辦理，並知照吏部查照施行。所有驛臺各站事宜，請移交郵傳部接辦，並將任事各員，改歸錄用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註）

註：「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一千一百六十九號，頁十一、十二。

二十一日（一月二十一日）

孫先生文函張繼，囑其吸收歐洲學界入盟。

孫先生文本日致函張繼，告以在美行程及籌款情況，並囑其負責儘量收羅歐洲學界入盟，以增長革命黨之勢力。其函云：

「溥泉我兄鑒：弟已於正月十九號行抵紐約，廿三號動程往金山，此間機局頗佳，籌款想可達目的也，有咸當再報聞也。歐洲學界，兄宜出頭收羅之入盟，不必計其精粗美惡，久之必能同化為精美也，此為革命黨增長勢力之第一法門，若不倡行之，則人人放棄責任，中國前途更無可為矣，望兄當仁不讓，奮勇進前，則歐洲學界一臂之力，將必大有造於革命事業也，幸為勉之。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祈代問好。弟孫文謹啓、正月廿一號。」（註）

註：黨史會編：「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一四六。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中央文物供應社。

二十二日（一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滇督李經羲妥慎防維片馬事件，並命外務部磋商辦理。

商辦理。

清廷以英兵圖占雲南片馬，命滇督李經羲妥慎防維，並命外務部磋商辦理，諭云：

「論軍機大臣等，電寄李經羲。電奏悉。滇緬北段界務，久未劃清，竊據探聞英兵將抵片馬，意圖佔據。審時度勢，究未便輕啓兵端，應由該督飭地方文武，妥慎防維，毋任鹵莽偵事。一面鎮撫漢夷，免生驚擾，並著外務部磋商辦理，以維邊局。」（註一）

中英滇緬界務交涉，日久未見解決。本年秋間，英議派兵駐片馬，冀以兵力定界。雲貴總督李經羲曾屢電外務部，請向駐京英使詰阻，部中照會英使，該使覆詞不認，事遂擱置。李總督復電催外務部。一面阻止用兵，一面迅請覆勘，英使皆置之不理。至十二月中旬，英軍竟由密之那府分兩路前進，有兵二千人，馬二千五百匹，工程輜重各隊皆具，聲言高黎貢山以西爲彼國領土，並令派賴茨竹片馬各舉寨迎降，於片馬偏築地營地道，爲久遠計，又在浪速一帶，恣意侵掠。迤西道耿葆燐聞耗，急電總督李經羲告警，經羲當與駐滇英領事交涉，請速撤退兵隊。英領事覆謂英兵現駐地方，皆屬英國版圖，並未過界，何能退去云云。經羲遂電奏請派兵巡邊，又請飭部嚴重交涉，要求退兵而後妥議。清廷慮生衝突，本日電令慎重勿啓釁端，並命外務部磋商辦理。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本日電清廷，英兵抵片馬，並脅各夷降附。原電如左：

「滇緬續約載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即野人山界，照約應往北劃去，不得折而東以求分水嶺所在，牽合於英使歷次照會所指之高黎貢山，惟彼族目光所注，不僅限以滇邊，尤在直通西藏。前兩國派員會勘，起點不慎，鑄錯已成，部省合力堅持，六七年來抗辯百端，迄難就範。以前英兵祇在密芝那境一帶遊弋，從未踰我小江，小江乃總理衙門與英使所定暫守邊界，江內皆土司世守治理地也。本年夏間，登埂土司所屬片馬夷寨，奸民捏稟投緬，經羲拿辦首惡，其事始寢，後即有印度政府將派兵駐守片馬之語。經羲迭電外務部，請力圖界務根本解決，並先止英兵過界挑釁，雖經轉照英使，而觀該使答詞，顯露禍心，毫無讓步，彼已主自由侵佔之政策，兵機已動，即於我全局攸關，何可不決心籌付，早定方針。前咨部五色線圖於滇境，已得大綱，名爲五線，實只兩線，一恩買卡河，一高黎貢山，利害昭然，部臣當久經熟計，且爲國界非省界，在疆臣何敢擅專，而區區愚念，以爲寧與有限之明

虧，不甘爲極端之默許不意其竟出強硬手段，徑行領佔據。永昌知府江蘊琛署迤西道狄葆燧等，先後電稱，探聞英兵，從密芝那府分兩路出發，約兵二千名，馬二千五百餘匹，有工程輜重各隊，其前鋒直抵片馬，事已的確。在該處偏挖地營，爲久屯計，並脅派賴各夷寨降附，宣言高黎貢以西，爲該國固有領土。統兵官聞係遊擊佛夢能總辦其事，則知府郝慈等語，經義前聞英兵巡界，即擬以巡察爲名，派兵往赴小江，特慮其執前此華兵不得逾嶺原案，引爲口實，先發挑釁，曾電請部示。又以西鄙空虛營隊，夙少分紮要地，值中甸大姚亂後，影響所及，在在需兵鎮懾，勉強抽調，只能分戍近邊，復派駐大理之陸軍第七十六標兩營，尅期開拔界，惟計程約二十日，師行雖速，我兵在途，而彼兵先已過境。議者謂彼意在佔界，未必遂往內侵，然揆之現勢，有萬不能不爭者，三嶺西各夷供賦應役，初非不毛甌脫，並英國允給租價，允償岡銀，明明認爲土司轄境，遽爲外兵所據，國體何存，一也。茨竹派賴片馬等寨，分隸左楊段，各撫夷均執有道光年間兵部簡付，證據確鑿，若我力不能保護，沿邊土司愈受影響，邊計所失已大，二也。從高黎貢山脊北往西藏，此線爲英政府所定，彼兵既擅進片馬，即循山而北，以至麗江之蘭州、維西之白漢洛巴垓之擦瓦龍，扼險設戍以後，則爭無可爭，讓無可讓，坐收千餘里之地，三也。經義責在守土，雖自願兵援薄弱，餉械匱虛，而事關邊域存亡，牽連川藏，詎忍以一隅而誤大局，更何敢惜一死而辱疆寄。目前民情驚懼，不僅外侮，尤慮內訌，已飭標營暫駐騰永，彈壓地方，先求靖內，至派兵上界一節，此則關於戰局，斷無兵已上界，而能不啓戰釁之理，尤斷無將啓戰釁，不先預籌全局後繼而即冒然前進，徒取潰辱之理。應請朝廷決定宗旨，密示機宜，內外合籌，力圖援濟，命下乾行，經義絕無退，伏維經義受命危疆，才庸識闇，既不能先事防杜，上釋主憂，以致敵兵犯界，又不能立時抵禦，力卻強鄰，罪無可辭。懇請皇上明降諭旨，先予處分，勅部嚴議，以存國體而謝滇人，庶經義得以峻軒張維，力求自贖。並懇勅下外務部與英使嚴重交涉，務先退兵，而後妥議部意，擬交駐英使臣與英政府直接磋商，若留兵示威，據地爲質，恐協商未就，戰禍已開，岌岌邊情，不勝悚迫，乞代奏。李經羲謹叩，十二月十九日。奉旨，李經羲電奏，悉滇湖北段界務，久未劃清。茲據探聞英兵將抵片馬，意圖佔據，審時度勢，究未便輕啓兵端，應由該督密飭地方文武，妥慎防維，勿任鹵莽偵事，一面鎮撫漢夷，免生驚擾，並著外務部磋商辦理，以維邊局，欽此，樞養。」（註二）

漢口人力車夫罷工。

漢口英租界一人力車夫於昨日爲巡捕房偵探所斃，車夫一律罷工，英兵開槍，擊斃十人。其經過大略如左：

二十一日，漢口英租界有人力車夫，載西人至江邊，西人下車後，車夫忽倒於車上。探捕送入捕房，驗係患病，送入病院，未及醫治而斃。西醫驗其病源，以爲氣厥，送法界外後城馬路，囑警察招人認領，而各車夫以爲係被西捕踢傷致死，將屍送還租界捕房，圍觀者甚衆。衆勢洶洶，擊傷捕役。捕房請夏口廳派兵彈壓，並帶同刑忤到場相驗，驗得確係病故，即飭裝驗釘封，押送出界，衆以爲袒護外人，益復憤憤。本日，有人鳴鑼召集車夫及小工人等，一律罷業，攔入租界，擁至捕房，捕房陳二巨砲於樓前，嚴密收衛，時有一華人而西裝者經過，被衆擲石追擊。避入某商店內，衆復追入，商人阻之，衆立毀其店，他店亦被搶，於是各商店皆閉門，衆復欲劫某軍械行，以有備乃止。英總領事乃調停泊漢江某英艦之水兵登岸，協同團兵防守，英司令官率兵巡緝至某處，被衆所阻，乃放空鎗以嚇之，前行未數步，復被阻，乃開鎗斃七人，傷十四人，（次日傷者又斃三人）。漢口文武官吏，均步行至租界彈壓，被衆舉石擲擊，皆受傷，乃電告鄂督請兵。鄂督急派新軍二標前往，復派布政司交涉司巡警道勸業道前往，會同官紳及商會勸解，衆始散歸。翌日，各商店尚未開市，復由官紳剴切勸導，並召各車行東，諭令招集車夫，遂照常行車開市。二十四日，官紳及各團體會集，復驗病斃某車夫之屍身，先忤作。次中國醫生，次軍醫，次西醫，均謂無傷，乃飭屍親領回安埋。（後由夏口廳給卹金二百千文。）其被英兵擊斃之十人，由官廳向英領事交涉，尚未了結。（註三）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七，頁一八。

註二：「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八，頁四八—五〇。

註三：「東方雜誌」，八卷二期，中國大事記，頁五。

二十三日（一月二十三日） 孫先生文自紐約赴舊金山。（註）

註：「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三二六。

二十五日（一月二十五日） 清廷頒布新刑律暨暫行章程。

清新刑律總則，經資政院議決，會同軍機大臣具奏，分則及暫行章程，因資政院閉會，尙未議決，憲政編查館以籌備清單內，定本年發布新刑律，實不容緩，請 旨辦理。奉 旨將總則分則暨暫行章程，先行頒布，俟明年資政院開會，仍可提議修正，並 飭修律大臣，按照新刑律編輯判決例及施行細則，以爲將來實行之預備。（宣統四年實行）。其諭云：

「資政院議決新刑律總則，會同軍機大臣具奏，繕單呈覽，請旨裁奪一摺。新刑律總則第十一條之十五歲，著改爲十二歲。第五十條或滿八十歲人之上，著加入或未滿十六歲人字樣，餘依議。又據憲政編查館奏，新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資政院未及議決，應否遵限頒布，繕單呈覽，請旨辦理一摺。新刑律頒布年限，定自先朝籌備憲政清單，現在開設議院之期，已經縮短，新刑律尤爲憲政重要之端，是以續行修正清單，亦定爲本年頒布，事關籌備年限，實屬不可緩行。著將新刑律總則分則暨暫行章程先爲頒布，以備實行，俟明年資政院開會，仍可提議修正具奏請旨，用符協贊之義。並著修訂法律大臣，按照新刑律迅即編輯判決例及施行細則，以爲將來實行之預備，餘照所議辦理，欽此。」（註一）

資政院會奏議決新刑律總則之摺如左：

「奏爲議決新刑律總則，繕單會陳，請 旨裁奪，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資政院院章第十五條內載，前條所列第一至第四各款議案，應由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先期擬定具奏，請 旨於開會時交議。又第十六條內載十四條所列事件，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分別會同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具奏，請 旨裁奪各等語。修正刑

律草案，前經憲政編查館覈訂完竣，於本年十月初四日具奏，請交資政院歸入議案，於議決後，奏請 欽定遵照籌備清單年限 頒布施行。旋由軍機處遵 旨，交出憲政編查館原奏一件，及清單三件，資政院照章，將前項

新刑律一案，列入議事日表。開議之日，經議員質疑及政府特派員說明主旨後，當付法典股員會審查，嗣經股員會就修訂法律大臣刑律原案，暨憲政編查館修改案語，參互鉤稽，詳慎考覈。凡律義精微所繫，必推勘盡致會觀而求其通，或條文字句未妥，則斟酌從宜潤色，以漸其當。一再討論，提出修正案，復行開會再讀，由到會議員先將刑律總則，逐條議決。其刑律分則，雖經開議，旋回延會期滿，未克議畢。竊維刑律總則綱領，已呈其大體，部居有別於全書，現值 朝廷博採良規，亟圖法治，自應援先河導海之例，勒為成編，抑將收伐柯取則之功，垂茲令典。從前修訂法律大臣，於初次草案編纂未竣，曾將總則先行奏陳，此次臣院情形相同，擬即查照成案辦理，並省略三讀，經議員等當場表決，多數從同。謹將議決新刑律總則，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請 旨裁奪。惟修訂法律大臣會同法部具奏，刑律草案第十一條，凡未滿十五歲者之行爲，不爲罪，但因其情節，得命以感化教育，經憲政編查館覆駁，以爲未妥，改十五歲爲十二歲。又特設一條，爲原五十條云，凡未滿十六歲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二等，皆曾加具按語，述其理由，此次臣院議決，仍採修訂法律大臣等會奏，原文改第十一條之十二歲爲十五歲，並將原第五十條條文刪除。臣奕劻等以爲與其責任年齡過遲，而無有減辦法，不如責任年齡稍早，而有宥減辦法之較有折衷，故於第十一條之十五歲，主張仍改爲十二歲，而於現第五十條所定，瘡啞人或滿八十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條文中，將或未滿十六歲人字樣加入，併原案二條爲一條，云瘡啞人或未滿十六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以免變動條目之繁。查資政院章第十七條，資政院議決事件，若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臣不以爲然，得聲敘原委事由，咨送資政院覆議。又第十八條資政院於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咨送覆議事件，若仍執前議，應由資政院總裁、副總裁及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分別具奏，各陳所見，恭候 聖裁。惟現在臣院已經閉會，此次臣奕劻等之所主張，既不能再交覆議，即不能分別具奏，而按照瞻黃清單年限，刑律應於年內頒布，又不能暫行閣壓，以待來年開院覆議，經臣奕劻等與臣溥倫等往返商榷，惟有將彼此異同之處，會奏聲明。臣院所議決第十一條之十五歲，可否改爲十二歲，第五十條或滿八十歲人之上，可否加入或未滿十六歲人字樣，伏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八

乞皇上聖裁，以資遵守。其餘總則各條，皆經臣奕劻等查照無異，惟刑律分則，資政院未及議決，而又不能違誤，謄黃清單頒布之期，擬由臣奕劻等將憲政編查館覈訂，原案略加修正，另行具奏，請旨辦理。所有議決新刑律總則，遵章會奏緣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註二）

附錄：

一、憲政編查館會奏新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未及議決應否遵限頒布請旨辦理摺（註三）

奏為新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未經資政院議決，應否遵限頒布，繕具清單，請旨辦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月初四日，臣館奏請將核訂新刑律，交資政院歸入議案，並聲明於議決後，奏請 欽定遵照籌備清單年限，頒布施行等因，本日奉 諭旨，著依議，欽此。欽遵將該律並清單各件，咨送去後，並督飭臣館特派員，於資政院初讀後，開股員會時，協同討論，經月蕝事。惟至本月十一日，資政院閉會後，僅將議決總則會奏，其分則乃未及議決。查資政院議事細則，第一百四十七條，屆閉會時，所有議案尚未議決者，均即止議，於次會期再行提出。竊維資政院為立法機關，既經提為議案，自應俟下次開院，再行照章辦理，惟揆諸今日時局，實有數難，有不能不詳細陳明，恭請我 皇上裁奪者，謹為一一陳之。恭查籌備清單，本年為頒布新刑律之期，按此項清單，乃 德宗景皇帝欽定之案，謄黃刊布，分限程功，最足握憲政進行之樞軸，以故年來，內外臣工欽遵定限，臚陳成績，未敢緩斯須。現在議院改於宣統五年開設，所有各項事宜，更皆欽遵 諭旨，提前辦理，以副我 皇上殷殷求治之至意。刑律與憲政關係尤切，如將尅期頒行之事項，反行展緩，恐將來各主管衙門援為先例，適長因循玩愒之階，於國會前途影響頗鉅，此遵照籌備清單，不能不陳明者一也。新刑律修訂大旨，固根據現行刑律，而採用各國立法例者，亦復不少，其中因革，若非先期研索，難免臨事張皇，此次 欽定修正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宣統四年為實行新刑律之期，如待至來年秋冬議決，始行頒布，為時過促，準備毫無。方今法官雖經考試，並非純粹拔自學堂，一旦強以素未諳習之法律，責令奉行似難收觀成之效，此為司法官吏預備不能不陳明者一也。刑律為實體法之一種，凡實體法必須賴手續法為之運用，手續法者，即刑事訴訟律是也。刑律若不確定，則核訂刑訴，即無率由之準繩。此外如刑律施行細則，乃溝通新舊之辦法，判決例為適用刑律斟一之基礎，亦須俟刑律確定之後，方

能從事編纂，庶次第告竣，不誤實行之期，此爲續訂，關於刑律之各項法令，不能不陳明者又一也。臣等再四慎審，既不敢擅請頒布，以侵資政院協贊立法之權，復不敢緘默因循，以干違背謬誤要政之咎，公同商酌，惟有將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未經資政院議決者，應否遵照清單年限頒布，恭請 皇上聖裁。謹將分則並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欽定頒行，應請 飭下修訂法律大臣，迅速編輯判決例及施行細則，奏交臣館核訂，請 旨遵行，並由臣等會同修訂法律大臣，恭刊黃冊進 呈，以符定制，再分則條目名詞字句，及一切體例，須與議決總則相符，皆經臣等更正修飾，以免兩歧，合併聲明。所有請 旨應否頒布刑律分則並暫行章程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一、法部奏酌擬民刑事訟費暫行章程摺併單（註四）

奏爲酌擬民刑事訟費暫行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九月，臣部奏交資政院決議，承發吏職務章程第一條及第二十二條，均有徵收訟費之規定。考之東西各國，訴訟事項有以保護私人利益爲主者，民事訴訟是也，有以維持國家公安爲主者，刑事訴訟是也。二者性質，不必盡同，而有訟費之規定則一。其中民事訟費名目較繁，以其專係人民私益，故雖多取而不爲慮，至刑事訴訟，僅中證人鑑定人及通事等費，責令犯人繳納，其貧不能繳者，時或爲之酌免，亦以事關公益，不能與民事同論。我國舊制，於一切訴訟費用，尙無明文規定，而吏役暗中索取費用，往往肆意誅求，以致人民每遇訟事，動至蕩家破產，是以臣部於光緒三十三年奏定，京師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於訟費一項，規定酌收之法，蓋以暗事誅求，不若明定限制，行之數年，尙無流弊。惟彼時係屬試辦簡章，一切尙未詳備，且限於京師一處，又未通行全國。現當各省城商埠審判廳成立之期，苟非將此項專章，詳爲修正，不特開辦之際，無所遵循，兼恐巧取濫收，重爲民病。謹就原章酌加增改，擬定民事訟費暫行章程三十一條，刑事訟費暫行章程十條，分別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請 旨飭交憲政編查館，迅速核議，具奏施行。所有酌擬民刑事訟費暫行章程，請 旨交議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三、民事訟費暫行章程（註五）

第一條 民事訟費之名目數目，悉照本章程所定。第二條 算定民事訟費，悉以銀元爲準。第三條 民事訟費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七〇

名目如左：一 印紙費。二 書配費。三 翻譯費。四 發送費。五 執行費。六 通知催傳費。七 當事人、中證人、鑑定人及通事等所需各費。八 官吏履勘費。第四條 凡關涉財產之民事訴訟，從起訴時，訴訟物之價額，應遵照左列數目，分別貼用印紙：五元以下，銀二角。十元以下，銀三角。二十元以下，銀六角。五十元以下，銀一元五角。七十五元以下，銀二元二角。百元以下，銀三元。二百五十元以下，銀六元五角。五百元以下，銀十元。七百五十元以下，銀十三元。千元以下，銀十五元。二千五百元以下，銀二十元。五千元以下，銀二十五元。五千元以上，每千元加銀二元。其價額以銀兩計者，準上率依比例法核算。第五條 凡不涉財產之民事訴訟，照百元以下之數目，貼用三元印紙。因不涉財產之訴訟，生出財產訴訟，而其訴訟物價額，在百元以上者，應照訴訟物價額，貼用印紙。第六條 民事訴訟，雖涉財產而其物價難算定者，由審判廳照第四條各項，臨時酌定數目。第七條 被告反訴原告，其訴訟物與原告訴訟物相同者，被告得免貼印紙。第八條 控訴上訴狀，照第四條所定之半數貼用印紙，但在上告上訴狀，仍當照數全貼。第九條 左列各項，應貼用價值五角之印紙：一 抗告上訴狀。二 民事委任狀。三 領狀。四 呈明臨時事故狀。五 呈請調查證據狀。六 呈請暫行查封暫行處分狀。七 呈請發送判決狀。八 呈請執行判決狀。左列各項應貼用價值二角之印紙。一 辯訴狀。二 限狀。三 交狀。四 凡不載本章程之民事訴訟呈狀。第十條 當事人呈請再審或回復原狀者，當照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八條之例，分別貼用印紙。第十一條 除照章應受協助外，凡不貼印紙之呈狀，一概不收，但審判廳得令補貼其原貼不足數者，並令照數貼足，然後受理。第十二條 書記費名目數目如左：一 鈔錄費：每百字連紙銅元五枚，不滿百字者，亦作百字計算。二 謄寫費：每百字連紙銀一角，不滿百字者，亦作百字計算。三 繪圖費：每頁連紙一角須測量者，其測量費，由審判廳酌定。第十三條 翻譯費，每百字連紙銀五角，不滿百字者，亦作百字計算。第十四條 承發吏發送傳票判詞及訴訟文書副本，每件收發送費銀二角。第十五條 承發吏執行查封，應收執行查封費，數目如左：訴訟物價額、執行查封費、三十元以下，銀三角。五十元以下，銀五角。百元以下，銀七角五分。二百五十元以下，銀一元。五百元以下，銀一元一角五分。千元以下，銀一元五角。千元以上，銀二元。承發吏執行查封逾三時者，每一時加費十分之二，但雖不及一時，亦作一時計算。臨場查封，並無可封物產，或變賣後，僅敷執行費時，應按訴

訟物價額，徵收半費。第十六條 承發吏執行押交押還，每件收執行費五角。其執行逾二時者，每一時加費二角，但雖不及一時，亦作一時計算。臨場無可押之物產者，收費二角五分。第十七條 承發吏執行拍賣，應收執行拍賣費，所得銀數多於債權之額時，以債權額為準。拍賣所得銀數：執行拍賣費：三十元以下，銀六角。五十元以下，銀一元。百元以下，銀一元五角。二百五十元以下，銀二元。五百元以下，銀二元五角。千元以下，銀五元。千元以上，每千元加銀一元。臨場停止拍賣者，費五角，未臨場前停止者三角。第十八條 承發吏通知催傳時，每件應收費銀二角。第十九條 承發吏往五里以外，實行前數條職務者，每五里路費銀一角，路遠不能一日往返者，每日食宿費銀五角，水車輪船已通之處，其路費由審判廳核實計算，車船皆可通時，應以最近之路為準。第二十條 當事人到庭費，每次銀元五角，給食宿費者，到庭費減給半數。第二十一條 中證人到庭費，每次銀元五角，給食宿費，不給到庭費。第二十二條 鑑定人及通事，到庭費每次自銀五角以上至五元以下，其需多時或特別技能者，得加給相當之報酬，均由審判廳酌定。鑑定所需費用，悉照實數核算。第二十三條 當事人由四十里外到庭者，食宿費每日銀二角五分，中證人鑑定人及通事銀五角。前項人等路費，每五里銀一角五分，火車輪船已通之處，其路費照實數核算，車船皆可通時，應以最近之路為準。當事人在外省或外國時，路費由審判廳酌定。第二十四條 推事及書記官實地履勘之路費，及食宿費，悉照中證人之例。第二十五條 訴訟時必要費用，在本章程第三條各項外者，悉照實數核算。第二十六條 非訟事件費，准照前各條所定數目計算。其因執行判決及非訟事件選定經理人時，經理費由審判廳酌定。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有違背本章程所定數目任意需索者，准被害人控訴，計贓科罪。第二十八條 凡各項印紙，由京外各檢察廳發行，有偽造及私售者，除沒收其現有之印紙外，科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罰金，其知情買取者，科以十元以上百元以下之罰金，仍沒收其現有之印紙。第二十九條 犯前條所定者，不用刑律上減輕加重及數罪俱發之例。第三十條 訟費之豫繳及保證協助等事項，照民事訴訟律所定辦理，該訴訟律未頒行時，應以暫行章程為準。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於奉 旨頒布之日施行，審判廳未成立地方，暫照舊章辦理，不適用本章程。

民事訟費律說明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 民事訴訟大都保護人民私益，其訴訟所生費用，各國率由當事人負擔之，推原其故，蓋在防人民健訟之風，省國庫收支之周折。二 本律係合各國民事訴訟印紙法，執達吏手數料規則及民事訴訟費用法而成。查日本印紙費，歸國家，手數料歸執達吏，民事訴訟費用歸訴訟關係人，三者雖殊，然訴訟法中統名之曰訴訟費用，故本律綜合爲一，不特便於援引，且承發吏既取津貼主義，其手數料自應歸審判廳收入。三 徵收訟費，各國主義約分三種：一實費主義，例如本律第十九條、第二十五條及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是也。一法定主義，例如本律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是也。一酌定主義，例如本律第六條及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是也。四 民事訟費，最重名目，數目非由法定，或不免巧取濫收，故本律除第一條正名外，第三條臚列各項名目，第四條至第二十四條詳定數目，概取法定主義，以杜弊端。五 計算數目之法，於訟費最關緊要，新幣制不日實行，故第二條定以銀元計算。六 本律第二十五條內稱，本律第三條各項外，必要費用者，依外國訴訟法，計有郵電費、公告費、運送費、寄存費、監守費，執行時，借助司法警察或兵力費，及審判廳命令聘用律師費等類。七 附則中，規定各項罰則，其主義與刑法不同，故不能不規定於此，然祇就其拘束官民兩面者言之，其僅拘束官吏者，以與人民無關，尙當另定。八 附則中，豫繳訟費，例如調查證據費，非由當事人豫繳，不爲調查是。

四、刑事訟費暫行章程（註六）

第一條 刑事訟費，應照本章程所定。第二條 算定刑事訟費，悉以銀元爲準。第三條 中證人、鑑定人、通事之到庭費、路費、食宿費及解剖費試驗費等，準用民事訟費暫行章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所定。第四條 官吏因職務關係，到庭作中證人者，僅得請給到庭費路費。第五條 前二條所列訟費，在豫審時，由本人於豫審未畢前，具數申請審判廳，判令犯人照給，若在公判則儘判決前申請，其由檢察官傳到者，應儘起訴或其他處分前，申請判給。不申請者，不給，並不得逾期申請。第六條 被告已宣告無罪或免訴時，除第四條業經另定辦法外，其第三條所列訟費，應由國庫發給。第七條 犯人未給訟費而身故者，應向其承繼人徵收。數人共犯一

案時，各犯皆有照給全數訟費之責。第八條 犯人於本章程所定訟費，確係無力繳納時，審判廳得酌收數成或豁免全數。附則 第九條 承發吏徵收訟費違本章程時，准用民事訟費暫行章程第二十七條之列。第十條 本章程於奉旨頒布之日施行。審判廳未成立地方，暫照舊章辦理，不適用本章程。

五、刑事訟費律說明（註七）

一 刑事訴訟，國家自爲原告，重在維持公共安寧，與注重私益之民事訴訟異，故其所須費用，除本律第三條所定準照民事訟費律，向犯人徵收外，其他統由國庫支給。所謂刑事無費，各國通例然也。至第三條費用，所以必由犯人繳納者，在防犯人濫請傳證等弊。二 第四條官吏請給之費，仍歸國庫收入，蓋因此項官吏，已由國家另給旅費，今雖以中證人資格，得令犯人照給費用，自以償還國家爲允，至其應歸國庫與否，乃國家對官吏之關係，與人民無涉。當以命令定之，即第六條所稱除第四條云是也。三 第五條立法之意，重各清各款，蓋豫審推事，不必即爲公判推事，至由檢察官經手者，尤與審判官無關，故不准逾期申請，致多周折。四 刑事原告，係代表國家之檢察官，故遇有第六條所列情事時，訟費應由國庫發給。

清廷派載振為致賀英皇加冕專使。

清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本日奉派為致賀英皇加冕專使，其諭云：

「明年五月為英君加冕之期，著派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充頭等專使大臣，前往致賀，以重邦交，欽此。」（註八）

載振，姓愛親覺羅氏，滿州正黃旗人，為慶親王奕劻之長子。光緒二十年，封二等鎮國將軍。二十七年，加貝子銜。七月，設商部，以貝子載振為商部尚書。三十二年，改任農工商部尚書。三十三年，奉使赴歐，回國過津時，有候補道段芝貴贈送歌妓楊翠喜與載振，遂擢遷段芝貴為黑龍江巡撫，嗣經徐世昌門生張元奇和御史趙啓霖參劾後，載振畏懼，乃自行奉請開去尚書本缺。本日，清廷派載振赴英倫為慶賀英皇加冕專使。（註九）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七四

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電清廷，英佔片馬，擬督軍備戰。

滇督李經羲以英佔片馬，本日電告清廷，擬督軍備戰，誓以身殉，其電文如左：

「界務肇釁急迫情形，十八日已電請代奏。日來迭接邊報，英兵設卡築壘，徑興工役，節節布置，不獲立意久佔，駁駁有沿界進戍麗維之舉。邊民夷衆，風鶴驚惶，益以憤激，尤慮外侮內訌，相因而起。經羲嚴飭沿邊文武，設以鎮撫，靜聽主張，如有奸人生事，即行嚴懲。目前儘力鎮壓，尚可無事，滇人固乏能力，而仇外最烈，若緬兵日久不退，籌備一無方略，土司解體，紳民怨恫，欲弭內變亦頗費手。目前英使照覆外部，並無派兵過界之舉，意狡而詐，若不承認，屢以派兵詢詰英領，英領推宕不覆，固屬不肯先洩，亦若有應難出口者，可知強硬施爲，未始不自知其悖。滇約小江爲暫守之界，緬未明拒，滇約緬兵不得過嶺，滇不派兵，先駐片馬，原爲守盟杜釁，乃彼於中國土司治理地方，滇尙守約，不遽駐兵，緬獨公然佔之，又不先知照，即謂片馬在彼指定界內，究係執而未定之界，又有中國治理證據，充此而行，何處不可強佔。彼恒以公理制人，文明自詡，而先肆強權，如此質諸列國，當有公評。此時先請退兵，而後妥議，中國所持理正，當先力爭，惟印緬政府既以兵佔，冀遂要求，空請退兵，未必聽允。中國既不能遂彼極端目的，徒請退兵，別無一策，勢必待有解決，乃准退兵，允之則墮術中，國體何存，效尤可慮，不允，坐聽彼必日展兵力，沿嶺步步設戍，爲自行收界之計，滇人能日久忍受不起變端，中國能到底退讓，承此恥辱乎。似宜分三層辦法，以重交涉，先請退兵，仍如部議，由劉使向英政府解決，各派大臣重勘，雖終須酌量喫虧，事寬則圓，可免決裂。萬一此議不行，應另有二策，一預行布告各國，聲明其曲在彼，用兵在先，若兩國巡兵於未定之界，因衝突而互有傷損，中政府不任肇釁之咎，即隱爲將來交會公斷地步。二朝廷決定宗旨，預籌邊備，就滇緬一面戰局而論，我專取守勢，但能准調兵將爲援，寬籌餉械以濟，雖無優勝把握，或可勉強相持，趕緊經營三四月，先堵麗維，然後派兵上界，彼不相迫，則兩抵阻其進步，彼只能佔片馬前後一隅，要挾之計不行，則自定國界目的即不能達，可以徐俟調停，另圖收束。萬一相迫，則戰由彼成，業經公布在先，收局當不至離譜，無論戰否，先作戰備，國家多費歲一二百萬餉需，影響中挽回不小，較之束手默許，愈退愈覺不堪。近則法人長智

，遠則失邊心，利害兩權，一籌略勝。經義明知國步艱難，苟經挫失，瀕力尤薄，一無可恃，倉猝而謀邊備，窘困多而把握少，而經義仍負此言者，實處於萬不得已，勢不可以坐誤。竊料苦緬姑挾一策，而膠兩端，果我以進抵之功，陰行勉讓，似不至大為決裂，全無收拾。袁世凱有術能兵，若能出而范滇抗難，魄力必勝經義十倍，此經義為大局謀者，倘朝廷以經義實在守土，才雖庸劣，分應捐糜，則經義避賢乞譴於平時，決不忍畏難惜死於此日。籌略既定，後路有託，即當出駐永騰，親督三軍，誓以身殉，決無退縮。經義躬當其厄，憂憤懷忱，不敢不瀆，事關重大，惟賴宸謀毅斷，訓示遵行，乞代奏請旨。李經義謹叩。」（註十）

清廷接李電奏後，廿七日，軍機處電復李督，滇緬界事已詰英使，希遵旨規畫，計出萬全，其內容如左：

「申二十七日電奏已進呈，二十五日電悉。滇界事，執事慮近圖遠，意在籌防備戰，而不遽用兵，固係就瀕言瀕，但所謂知我有備，界事稍鬆，如係勢均力敵，尚可據此立論，現在我國情形，彼所洞悉，若聲言設備，轉恐彼藉為迎戰之據，不獨患中一隅，並將牽動全局，以執事公忠體國，明察時勢，諒必熟計及此。又聞尊處電達他省，有請旨備戰，設法援救之語，現在人心浮動，萬一消息流傳，內訌外侮因之而起，後患何可勝言。時局至此，全賴內外協籌，勉支艱鉅，仍希遵照上次諭旨，妥慎規建，計出萬全。至電奏內所稱，英使照覆外部，並無派兵越界之舉，查該使原照，乃謂不越彼所執分水嶺脊之界，英領與英使同一推宕，用意固屬狡詐，但非自認理屈。現外部已照詰該使，並電劉使先商退兵，尚未得覆。其界線情形，仍望詳酌電部，以備因應，樞。」（註十一）

清廷電鄂督瑞澂加意防範彈壓漢口人力車夫罷工事件。

漢口一人力車夫因於本月二十一日在英租界為巡捕房偵探所斃，翌日，車夫一律罷工，並擊傷捕役，致釀成事件，英兵開槍擊斃十人。本日，清廷電鄂督瑞澂加意防範彈壓，電文如左：

「電寄瑞澂，據電奏，漢口英租界人力車夫，因病在車上拘至捕房醫治身死。各車夫誤為斃斃，聚眾暴動，甚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七六

至不服開導，擊傷官長，幸而解散尙速，現仍派兵防護等語。此次車夫雖係誤會生釁，難保無匪徒從中煽惑，乘機滋擾，著仍督飭加意防範彈壓，毋令再生事端。其究竟因何滋事，及斃傷各情形，一併查明電奏。」（註十二）

註一：「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千一百七十一號。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十八日，第一千一百八十二號。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註八：「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千一百六十八號。

註九：陳錫璋著：「細說北洋」，頁二六〇。

註十：「清宣統朝外交史料」，卷一九，頁一一二。

註十一：同註十，頁三十四。

註十二：「宣統政紀」，卷四七，頁二八。

二十六日（一月二十六日） 清學部奏報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並准奏改訂籌備教

育事宜，改訂中學文實兩科課程及勸學所章程。

清學部奏報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學堂數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處，學生數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五人，其奏摺如左：

「奏爲臣部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辦理完竣，謹繕黃冊，進呈 御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部奏定分

年籌備事宜清單，內開宣統元年爲始，每年編定全國教育統計圖表一冊，通行各省，以資比較等因，嗣因各省造報稽延，至本年三月，始將宣統元年第一次統計圖表，辦理完竣，恭摺具陳，並將辦成圖表分繕四冊，進呈 御覽

，奉 旨憲政編查館知道，圖表並發，欽此，欽遵在案。茲屆應辦第二次統計之期，臣等督飭司員，將京師督學

局、各省提學司及臣部直轄學堂，先後送到光緒三十四年表冊，彙同斟核反覆鉤稽，仍按原式製爲比較圖十一，學部表四，京師學堂表十八，直省總表二十三，直省分表，三百四十三，都凡圖表三百九十有九。查開此次圖表與上次圖表兩相對照，不無進步之可言，謹撮舉大概，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一各省學生人數，上次統計一百百零一

萬三千五百七十一人，此次統計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五人，計專門學生加多三千九百五十一人，實業學生加多四千九百二十三人，普通學生加多二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四人。以上三項共計加多二十七萬四千一百一十八人，惟師範學生一項減少三千有奇，考其原因，實以興學之始，各省因師資缺乏，暫設師範簡易科及講習所傳習所，寬收學生迅速造就，以應一時之需，至光緒三十三四年間，此項學生畢業日多，漸數分布，遂將簡易等科，次第裁撤，而注全力，以辦完全師範，故學生名額雖略減，而學科程度則加深。至京師學生人數，上次統計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七人，此次統計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四人，約計加多四分之一，此學生人數增加之大概情形也。一各省學堂處數，上次統計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七處，此次統計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處，共計學堂加多六千六百四十七處，雖參據別表不無異同，而學堂增多，要可概見。至京師學堂處數，上次統計二百零六處，此次統計二百五十二處，約計加多五分之一，且上次所報學堂，官立爲多，此次所報學堂，公立私立較官立爲尤多，可見民智漸開，教育易於推廣，此學堂處數增加之大概情形也。將來地方自治機關，日臻完善，學務經費日充，就學兒童益衆，當不難漸收教育普及之效。臣等惟有竭慮殫精，力圖進步，斷不敢以勾萌伊始，遽詔爲成效可觀，除將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印發京師督學局各省提學使暨臣部直轄學堂，並分行京外各衙門外，理合繕具黃冊，進呈 御覽。所有臣部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辦理完竣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本日奉 旨：「著憲政編查館知道，圖表並發，欽此。」（註一）

學部所奏同日奉准之改訂籌備教育事宜如左：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七八

「奉爲臣部應行籌備事宜，酌擬改訂辦法，請

旨遵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宣統元年八月，准憲政編查

館咨開，本館會同資政院奏准各衙門所奏籌備事宜，應於每年冬間，將擬定次年實行辦法，先期切實奏明，請

旨遵行等因。上年十二月，業經遵章辦理在案，本年應辦各項事宜，均照上年預定辦法辦理，竣考核屆期，即當詳

細奏報，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前經明降諭旨，縮改爲宣統五年開設議院，所有關於憲法之各項法令及一切機關

，應責成該主管衙門，切實籌備，學部應籌教育普及等項，著即迅將提前辦法，通盤籌畫，分別將最要次要，詳細

奏明，請旨辦理，等因，欽此。臣部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業將普及教育辦法，分別最要次要，繕單奏蒙

允准

，欽遵在案。竊維憲政之行，以教育爲始基，然非機關完備，籌畫周詳則無以收普及之效。臣部奏陳普及教育辦法，係專爲注重小學，力圖普及起見，均屬切要難緩之圖，除改訂兩等小學課程，訂定地方學務施行細則，改訂勸學

所章程三項，業經奏請

欽定遵行外，其餘最要次要各項，應即於明年次第趕辦，以期進行。至原奏應行籌備事

宜，按之現在情勢，既有不同，自不宜因循故轍，致涉紛歧。臣等公同商酌，將最要次要事項，分年列單，並將原單妥爲改訂，有爲原單所無，應行增人者，有爲原單所有，應行刪除者，有就原定條文略爲更易者，有就原定年限，酌爲提前者，總期與普及教育之本旨，切合無間，並將各條分配宣統三年宣統四年，冀於議院未開以前，計日程功。擬自明年爲始，即按照此次改訂事宜，逐條籌辦，此外教育行政事務，臣等仍當統籌兼顧，切實舉行，以期仰副朝廷注重教育之至意，謹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命下遵行。所有酌擬改訂籌備事宜緣由，謹恭摺

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

謹將臣部改訂籌備事宜，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宣統三年，改正部頒小學堂教科書，擬訂國庫補助小學經

費章程，擬訂國庫補助實業學堂經費章程，擬訂試辦義務教育章程，擴充初級師範，規定小學各項經費程式，擬訂單級教授二部教授辦法，擴充初等教育補助機關（改良私塾、宣講所、半日學堂、簡易識字學塾。），擬訂小學教員優待任免俸給各項章程，裁節已設學堂冗員浮費辦法，養成小學臨時教員並擬訂章程，養成小學單級教員並擬訂章程，頒布中學教科書，頒布初級師範教科書（分二次頒布），頒布初級師範教授要目，頒布女子師範教科書（分二次頒布），頒布女子小學教科書，頒布單級小學教科書，設立國語調查會，頒布國語課本，實行檢定初級師範中

學教員及優待教員章程，通行各省推廣實業教員講習所，續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編纂教育法令，擬訂監督私立學堂章程，派員分查蒙藏回各地方籌辦學務。宣統四年 修改部頒各種教科書，頒布檢查學生體格章程，續頒初級師範教科書，續頒女子師範教科書，續編教育法令，續派視學官分查各省學務，通行各省師範學堂試辦教授國語，頒布教育基金令，擬訂認定公立私立學堂章程，高等小學以上學堂試辦教授國語，推廣義務教育，派員續查蒙回各地方籌備學務，調查全國識字人民數目，奏請 欽頒教育勅令。」（註二）

學部本日亦奏准改訂中學文實兩科課程如左：

「奏為酌改文實兩科中學堂課程，以資講授，而利推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部於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具奏，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實科，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通行在案。伏惟立法，期於改善，初非一成不易之規，施教貴乎因材施教，始收盡利推行之效。前次奏請改章之意，原以舊章，中學科目繁多，學生並驚兼營，易蹈愛博不專之弊，於是析為文實二類，俾得就性之所近，分途肄習，以期用志不紛。所有科目課程，前奏已稱完備，惟事關學制，考校不厭其詳，兩年以來，迭據各省報告，證之地方情形，並參以臣部圖書編譯各員之討論，覺其中應行酌改之處，尚有數端。查定章，中學教員養成於優級師範，而學生則取材於高等小學，學科編置，本屬息息相關，前奏分科程度驟高，上之則艱於得師，下之則難資升學，無造車之合，有絕塵之嫌，此程度之宜釐訂者一。分科設備，較舊加繁，理化實驗消費尤夥，必欲照章準備，非惟財力不足，且虞校室不敷，況定章各府，必設一中學，而貧瘠之區，尤難籌畫，求全責備恐轉碍教育之進行，此設備之宜變通者一。分科制度仿自德國，雖為漸進，專門學問之基，仍以養成國民常識為主，前奏文實兩科，因趨向之各殊，致涂迕之懸絕，一經分類，後日之轉學為難，驟語專精，普通之知識轉略，此文實兩科之宜酌改者，又其一。以上各節，臣等公同商酌，意見相同，所有原奏中學課程，除主課通習各科目無庸增損外，其餘教授之次第，鐘點之多寡，程度之淺深，均經臣等督率司局各員，悉心籌畫，分配適宜。茲謹分別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行知京外，一律欽遵，倘以後體察情形，尚有應修改之處，仍當隨時奏明辦理。所有酌改文實兩科中學堂課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 上聖鑒。謹 奏。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八〇

謹將改訂中學堂文實兩科課程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中學堂文科之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

第一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節本	五	修身	道德要義	一
國文	讀文 作文 習字	六	算術	國民教育要義	一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八	博物	植物	四
歷史	中國史	三	生理衛生	普通體操	三
地理	中國地理	三	兵式體操		三
以上主課			以上通習		
合計					

第二年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學科	程度	每星期鐘點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國文	同前學年	六	算術	代數	四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博物	動物	二
歷史	同前學年	三	圖畫	自在畫	一
地理	同前學年	三	體操	同前學年	三
以上主課			以上通習		
合計					

三十六 三十六

第三年

學 科 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國 文 同前學年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歷 史 同前學年

地 理 外國地理

以上主課

合 計

第四年

學 科 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讀經講經 書經

國 文 同前學年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作文

歷 史 東洋史 西洋史

地 理 同前學年

以上主課

合 計

第五年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學 科 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修 算 博 學 身 同前學年

幾何 代數

博物 地質 礦物

圖 畫 自在筆 用器畫

體 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學 科 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修 算 博 學 身 同前學年

幾何 代數

博物 地質 礦物

圖 畫 自在筆 用器畫

體 操 同前學年

以上通習

三十六 三十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八二

學科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讀經講經 易經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七 七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歷史 西洋史 三 三

地理 地文 二 二

以上主課

合計

中學堂實科之學科程度及每星期授課時刻表

第一年

學科程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習字 八 八

修身 道德要義 國民教育要義 讀經講經 春秋左傳節本

國文 讀文 作文 習字

歷史 中國史

地理 中國地理

圖畫 自在畫

體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以上通習

博物 植物

合計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三十六 三十六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一 一

五 五

四 四

二 二

三 三

一 一

三 三

三十六 三十六

第二年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 八

算學 代數 幾何

○六 三三

博物 生理 衛生 動物 以上主課

○三 二一

合計

第三年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八 八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四三 二四二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歷史 同前學年

二 二

地理 同前學年

三 三

圖畫 同前學年

一 一

體育 同前學年

三 三

以上通習

三十六 三十六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修身 同前學年

一 一

讀經講經 同前學年

五 五

國文 同前學年

四 四

歷史 同前學年

二 二

地理 同前學年

二 二

圖畫 同前學年

一 一

七八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八四

博物動物

三二

體操 同前學年

三三

以上主課

合計

第四年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外國語 讀法 會話 文法 作文

八八

修身 同前學年
國文 同前學年

一四
一四

算學

代數 幾何 三角

二三二
二三二

圖畫 應用器畫
手工 應用木工
歷史 東洋史 西洋史

二二二
二二二

理化 物理 化學

二三
二三

地理 同前學年
體操 同前學年

三三
三三

以上主課
合計

第五年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學科程

度

每星期鐘點
上學期 下學期

外國語 同前學年

八八

修身 同前學年
國文 同前學年

一四
一四

算學 三角

二二

圖畫 同前學年

二二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七八六

俟奉 旨允准之後，由臣部咨行民政部，另案奏明更正，以免歧異，合並聲明。所有改訂勸學所章程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改訂勸學所章程

第一章 設置及委任 第一條 府廳州縣城治，設勸學所，佐府廳州縣長官，辦理學務。府廳州縣自治職或所屬城鎮鄉自治職未成立以前，所有地方學務，均由勸學所按照法令代其執行。第二條 勸學所設勸學員長一人，兼承該管長官，辦理勸學所一切事務。勸學員長得兼充縣視學。第三條 勸學所設勸學員，秉承該管長官及勸學員長，分任勸學所及所屬學區事務。勸學員額由該管長官申請，提學使核定，勸學所遇有必要情形，得置臨時學務員，但其任期，至多以三個月為限。第四條 勸學所得量事之繁簡，設書記一人至三人。第五條 勸學員長及勸學員之資格，依學務法令之規定，（如奏定學務綱要所載，辦學員紳及檢定中學小學教員章程所載，受檢定者資格之類。）第六條 勸學員長及勸學員，由該管長官就本籍合格士紳保選若干員，開具履歷清單，申請提學使派充，並報部立案。前項人員，有不合資格，先經委任者，得由提學使隨時查明撤銷。現任地方議事會議員者，不得兼任勸學員長或勸學員。第七條 勸學員長及勸學員，均以三年為任滿。

第二章 職權 第八條 勸學所應辦事務如左：一、官立學堂及其他教育事業之設置及稽核。二、關於官辦學

務經費之核算。三、本地方學齡兒童之稽核。四、對於對學齡兒童之父兄，為應受義務教育之勸導。五、官立學堂學額學級，授課時間之分配。六、官立學堂教員職員之進退。七、關於官立學堂之建築及設備。八、關於學堂衛生事件。九、關於學堂管理教授指導改良事件。十、關於學堂考試事件。十一、學務圖表及統計之編製。十二、私立學堂與改良私塾之認定。十三、教育研究所之設立及維持。十四、關於地方學務章程第五條事件。十五、關於地方學務章程第七條事件。十六、關於地方學務章程第八條第二項事件。十七、關於地方學務施行細則第五條第八條事件。十八、關於地方學務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事件。十九、地方自治職未成立以前，照地方學務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執行事件。二十、阻撓學務及妨害學堂之防維。第九條 勸學所應辦事務，須經該管長官核定，所有文件以長官名義行之。第十條 學部視學官或省視學蒞境視察時，勸學所應將所有學務情形詳析報告。

第三章 經費 第十一條 勸學所經費，由該管長官籌定申請，藩學兩司公核報部立案。第十二條 勸學所各員月薪數目，由該管長官核定，申報藩學兩司備案。勸學所各員不給月薪者，爲名譽學務員。臨時學務員不給月薪，由該管長官以相當之公費。第十三條 府廳州縣辦理學務，一切經費得由該管長官委任勸學所經理。第十四條 自治職未成立之地方學務，由勸學所代其執行者，關於經費之收支及公款公產之籌集處理，應按照地方自治章程地方學務章程及施行細則辦理。第十五條 前條事件每年由勸學所擬具預算，呈請該管長官核准施行，並造具決算，呈候該管長官檢核。預算決算核定之後，由該管長官榜示勸學所及各學區。

第四章 待遇及功過第十六條 勸學員長及勸學員原無官職者，得分別給予七八品職銜。第十七條 勸學員長及勸學員，任期滿三年以上，仍連任者，得加給月薪。第十八條 勸學所人員，不得於學務以外干涉他事，如有逾越職權，借端生事者，照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第三十二條分別辦理。第十九條 勸學所人員功過事實，每年終由該管長官開具詳冊，申報提學使核辦。附則 第二十條 府廳州縣官制，未經改訂施行以前，所有官辦學務，悉照本章程辦理。第二十一條 勸學所辦事細則，由該管長官擬訂，申請提學使核定報部備案。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學部隨時改訂。」（註四）

清山西巡撫丁寶銓奏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合同期滿，收回自辦。

山西大學堂西學齋原由英人主辦，本年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三日）收回自辦，山西巡撫丁寶銓奏報經過情形如左：

「奏爲晉省大學堂西學專齋合同期滿，接收自辦，以重學務，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晉省大學堂西學專齋，經前撫臣岑春煊，督同官紳，與該齋總理英人李提摩太，訂立合同，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奏明開辦，並將合同繕呈 欽定，奉 硃批著照所請，管學大臣知道，欽此，欽遵在案。查原合同第二條內開，自光緒二十七年付款之日起，扣足十年，即爲期滿，如未屆十年，款項用盡，亦即作爲期滿，交由晉省官紳自行經理，以符原議，等因。臣溯查該齋，自開辦以來，教授合宜，成就甚衆，預科學生先後畢業，經部核獎者一百八十餘名，留學英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八八

者二十餘名，成效昭著，中外皆知，該總理及總分教習等，實屬著有勞勩。臣於本年三月間，遵章奏請分別給獎，以勵勤能。該總理主持一切，益知感奮，迭次函商，合同將滿，擬即交回晉省自辦。嗣於十一月十一日，接准學部電咨李提摩太，即日赴晉，所有接收學堂事宜，由晉省按照合同辦理，等因。臣當即督同提學使駱成驥及諮議局紳等，與該總理籌商接收辦法，旋經議定，以十一月十三日為收回接辦之期，並訂立合同九條，以資遵守。臣維該總經李提摩太，在晉日久，宅心公溥，辦事和平，前次同辦西學專齋，捐已得之款，為興學之資，裨益晉士，良非淺鮮。此次合同期滿，商定交晉自辦，毫無異詞，其興學愛晉之心，尤堪徵信。此後，自應由臣督飭官紳，認真辦理，以敦睦誼而造通才。除合同咨部覆核外，所有晉省大學堂西學專齋接收自辦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 奏。本日奉硃批：「學部知道，欽此。」（註五）

皇上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第一千一百八十八號。

註二：「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初八日，第一千一百七十二號。

註三：「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初十日，第一千一百七十四號。

註四：同註二。

註五：「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初十日，第一千一百七十四號，頁十一。

二十八日（一月二十八日） 清廷頒布宣統三年預算案。

宣統三年歲出歲入預算案，由資政院議決後，會同政務處具奏，本日頒布，諭旨如左：

「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預算案，由度支部擬定，奏交會議政務處會同集議，旋經該處王大臣奏交，資政院照章辦理。茲據該院奏稱，此項總預算案，業經斟酌損益，公同議決，遵章會同會議政務處具奏，並繕具清單，請旨裁奪等語。現在國用浩繁，財力支絀，該院核定宣統三年預算總案，朕詳加披覽，尙屬核實。如確係浮濫之款，即應極力削減，若實有窒礙難行之處，准由京外各衙門將實用不敷各款，繕呈詳細表冊，敘明確當理由，逕行具奏，候旨辦理。至裁汰綠防各營，於各省現在地方情形，有無妨碍，著陸軍部會同各省督撫，悉心體察，熟權利害，

從長計議，詳晰具奏。又會奏議決京外各官公費標準一片，著俟編訂官俸章程時候旨施行，欽此。」（註一）

資政院會奏議決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預算案之奏摺內容如左：

「奏為議決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預算案，遵章會奏，請 旨裁奪，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資政院院章第十四條，內載資政院應行議決事件，一國家歲出入預算事件，又第十五條內載前條所列第一至第四各款議案，應由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先期擬定具奏，請 旨於開會時交議，又第十六條內載資政院於第十四條所列事件議決後，由總裁副總裁，分別會同軍機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具奏，請 旨裁奪各等語。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預算案，係由度支部擬定，於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具奏，請 飭內閣會議政務處會同集議。復於九月二十日，由內閣會議政務處具奏，請 旨交資政院照章辦理，並將原奏覆奏各一件，原送總表四十冊、分表八十一冊、法部修正表一冊、陸軍部咨文清單一件，咨送到資政院，當經照章先交預算股股員會審查。審查期內，次第收到各衙門追加預算二十三冊，一併送付該股。旋據該股員會審查完竣，具書報告，稱本股於九月三十日開始審查，悉意鉤稽。昕夕從事。查此次預算，本係遵照籌備清單試辦各省預算，故內閣會議政務處奏交原案，一省為一統系，而本院分股細則，又係以事分科，是豫算之組織與分科之方法，不免衝突。欲由分離之豫算，求為統系之豫算，求為統系之豫算，洵屬非常困難，加以辦理豫算，本係中國創舉，前此既無豫算案決算案援照比較，欲逐款逐項絲絲入扣，又屬非帶困難。經股員會疊次討論，僉以為審查豫算，固貴有精嚴之考核，尤貴有確當之方針，誠以豫算一事，全國政治財政，概係包括在內，以政治論，則中國現在情勢，自應注重教育實業交通等項，以培養國家之元氣，以財政論，則豫算案內不敷之數五千餘萬，追加豫算又二千餘萬，自應節廢費去冗員，以鞏固國帑之現狀。本此方針，其審查結果，於國家新政，仍敦促進行，而於浮濫經費，則大有削減，或以之彌補虧空，或撥充軍事要需。現計原豫算案、追加豫算案，歲出總共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五十七兩，經本股審查，總共核減七千七百九十萬零七千二百九十二兩，所餘宣統三年，歲出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兩，合之歲入三萬零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兩，出入兩抵，尚盈三百四十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作為宣統三年豫算案豫備費，應由本院會同會議政務處具奏，請 旨飭下京外各衙門遵照。宣統三年歲入歲出豫算案，切實收支，有可撙節之款項，仍須隨時核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〇

減，如實有不敷應用，必須稍予變通之處，應由京外各該衙門，繕具詳細表冊，說明確當理由，徑行具奏，請旨辦理。決算年度，由各主管衙門另繕此項表冊，咨送本院追認，本股員會疊次開會，多數意見相同等情，嗣經資政院會討論，逐項表決，多數議員贊成無異。會議之時，並由各該主管衙門到場發議，悉心斟酌，彼此均歸一致，總計預算，全國歲入，共庫平銀三萬零一百九十一萬零二百九十六兩八錢七分七釐，全國歲出共庫平銀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兩二錢三分八釐，以入較出，尚盈三百四十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六錢三分九釐，除將各項詳細表冊，彙送內閣會議政務處查照外，謹繕具總預算案及說明書清單，遵照院章，會同具奏。請旨 裁奪。一俟 命下，即由內閣會議政務處，知照京外各衙門，欽遵辦理。所有議決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預算案，遵章會奏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此摺係資政院主稿，會同內閣會議政務處辦理，合併聲明，謹奏。」

謹將議決試辦宣統三年全國歲入歲出總預算案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總計歲入共庫平銀三萬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八錢七分七釐 總計歲出共庫平銀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兩二錢三分八釐，總贏三百四十六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六錢三分九釐。作為宣統三年豫備費。茲將資政院決定豫算案清單列後。

歲入部

兩

田賦

四九六六、九八五八・二七三

鹽茶課稅

四七六二、一九二〇・二九五

關稅

四二一三、九二八七・九三一

正雜各稅

二六一六、三八四二・一七七

釐捐

四四一七、六五四一・四六六

官業收入

四七二二、八〇三六・四一〇

捐輸各款

五六五、二三三三・一一七

雜收入

三五六九、八四七七・二四八

公債

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歲出部

兩

(甲) 國家行政經費共

二、六〇七四、五〇〇三・〇六八

(一) 外務部所管

外務部經費

二七八、三二八七·七二〇

(二) 民政部所管

民政部經費

一八四、六六八六·四〇五

禁煙公所

五、九一七九·七八三

典禮經費

四二、四四七六·五七八

(三) 度支部所管及其他支撥之款

度支部經費

三二八、〇三五六·二四七

各省經費

一三五六、九二六四·六〇三

各省關經費

一五〇、〇九〇八·九〇一

軍機處等署

一一〇、四六一三·八九四

資政院經費

七八、六六六六·六六六

各省官業支出

五四七、〇五六〇·五二〇

(四) 學部所管

學部經費

一七三、二六六九·九二九

(五) 陸軍部所管

陸軍部經費

八九、〇四三一·〇〇七

禁衛軍

二一六、六〇六〇·四七〇

總營

三八六、二二〇二·九一六

綠防營裁遣費

六五八、六三八七·四〇二

各省交涉經費

三四、三七二六·七三二

步軍統領衙門

三五、九九四九·一一五

各省民政費

一一六、一七四八·四六五

稅務處鹽政處等

八五、〇六二九·一六一

各洋關經費

五七五、七四〇〇·五四四

宗人府內務府等

六一四、四八七七·一七〇

各省行政總費

一六三七、〇四六〇·九〇四

賠款洋款公債

五六四一、三五七六·四九八

各省教育經費

一〇一、四八〇七·四一六

軍諮處

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旗營

八七九、二六一八·六七〇

防營

九三一、〇五七一·八八八

武衛左軍

五〇、二九五二·八六三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一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二

新軍

二八六九、二六八〇・三二一

籌備軍裝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軍事教育

三二一、二〇八六・五〇二

擴充軍事教育

二二一、五九〇〇・〇〇〇

製造局所

四七八、六八一四・四四六

擴充兵工廠

四九〇、四六〇〇・〇〇〇

牧廠

六五、四〇七八・〇九三

礮臺

二五、〇七〇八・五二一

(六) 海軍部所管

海軍部經費

五六八、〇二一二・七四〇

各省海軍經費

四三一、七七三四・〇五四

(七) 法部所管

法部經費

七六、四六七三・四八一

大理院經費

一二、五五四四・一四九

各省司法經費

五五七、三六一〇・七六七

(八) 農工商部所管

農工商部經費

八四、〇四五八・五三二

各省實業費

五四、九一八五・八八二

各省工程費

四〇六、四一八八・八四四

(九) 郵傳部所管

郵傳部經費

三六九〇、七七九四・二六一

各省交通費

六六、一四〇二・七四六

(十) 理藩部所管

理藩部經費

三八、四三九二・九七七

西藏

一三〇、四一六六・九六〇

(乙) 地方行政經費共

三七七〇、三三六二・一七〇(註二)

謹將修正試辦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豫管案說明書，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一原豫算案盈虧之點，查度支部原奏稱，宣統三年不敷之數，五千四百餘萬，此蓋因財政未能統一，剔除盈餘省分，單以虧空省分計算，故得此數，此一盈虧之點也。就原案內盈虧省分，彼此相抵，不剔除協撥款項，則所虧乃四千餘萬，此又一盈虧之點也。若就原案內盈虧省分合併抵算，並剔除重收重支之協撥款項，列為出入總表，則所虧僅三千餘萬，此又一盈虧

之點也。現在審查結果，合全國計算，出入兩抵，雖盈餘三百餘萬，苟非通盤籌畫，則盈者自盈，虧者自虧，仍不免蹈原案覆轍，是在政府速謀統一政權財權，庶足以達收支適合之目的。一、宣統三年豫算案內，入款雖有三萬萬以上，而因縮短禁煙期限，舉數百萬之內地土藥稅，數百萬之入口洋藥稅，各省數百萬之煙膏捐、牌照捐，漸次短絀，況修正案內所裁款項，多係自宣統三年正月計算，即如驛站一項，裁撤之時，尚需何等費用，難以豫定，由此類推，其他可知，亟應設法籌抵，以謀鞏固預算。一、軍事費原案九千餘萬有奇，追加豫算二千萬有奇，經本院審查，追加二千餘萬，全數否認，原案九千餘萬內核減二千餘萬。嗣據陸軍部提出籌備經費豫算說明書及清單，內開歲出項下第一類，開辦學堂經費，計銀二百二十一萬五千兩，第二類擴充兵工廠經費，計銀四百九十萬零四千六百兩，第三類籌備軍裝經費計銀四百萬兩，合計一千一百一十二萬有奇。擬將綠營全裁，防營裁減五成，計可節省銀一千三百餘萬兩，以半數充恩餉善後之用外，實得撥抵籌備銀六百餘萬兩，尚不敷銀四百餘萬兩等。因此項不敷之款，迭經豫算股開會，陸軍部特派員出席，彼此協議，將裁減新軍及軍事教育等費一千餘萬兩內，提四百餘萬兩撥充軍事籌備經費。總而計之，軍事費原案及追加修正案，共一萬一千八百餘萬，共核減四千八百餘萬，除承認陸軍部籌備經費及裁撤防綠營用項一千七百餘萬外，實減銀三千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另有詳細表冊。至馬蘭、泰甯兩鎮綠營，保衛、陵寢，與尋常綠營不同，其應如何變通之處，由陸軍部酌量情形，妥慎辦理。一、郵傳部所管輪路郵電，概係營業性質，自應適用，特別會計，此次核減之數，除該署行政經費，應照預算案開支外，其餘營業局所之收支，應由該部速訂，所管各政特別會計法，據以編製。特別會計簿冊，如於本預算修正數日，實有支用不敷之數，即可適用此項法律，仍於決算年度，將詳細簿冊咨送本院追認。

資政院會奏議決京外各官公費標準片併單

再查資政院分股辦事細則第二十六條，內載專任及特任股員，得於該股員中選定額外股員等語。資政院預算股員會，因審查宣統三年歲入歲出總豫算案，按照分股辦事細則設立，審查京外公費標準額外，股員由股員長指定十二人，於十月初八日開會討論，粗定大概，嗣於十月十五日，在豫算股員會公同議決，旋據該股員會具書報告，稱京官現定公費，各署多寡不一，而近來各省暫定之外官公費，參差尤甚。查此項公費，係廉俸之外，各官本身所得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四

，衙署辦公經費，並不在內。現在官俸章程尚未頒定，而本院覆核豫算，似此漫無標準，實屬無從辦理，故不得不擬一標準，俾本股各科審查，有所依據，不致參商。凡公費多於所擬之標準者，概依標準裁減，其少於所擬之標準者，暫不增加，所有公同擬定各官公費標準，另單開出，仍候公決等語。復經資政院將報告書，開會討論，僉以爲京外各官公費，與豫算案極有關係，自應確定畫一辦法，當場議決，多數贊成，各該衙門均無異見。謹另繕清單附片奏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謹將議決京外各官公費標準，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計開 京官每員每年公費軍機大臣二萬四千兩，尚書一萬兩，侍郎八千兩，左右丞四千兩，左右參議三千六百兩，候補丞參及丞參上行走、丞參廳行走，不支薪水，有主管事項者，各以其事項開支，至各衙門附設局所，均比照各司辦理。各司烏布等級如左：一等二千四百兩，二等一千九百二十兩，三等九百六十兩，四等六百兩，五等四百八十兩，六等三百六十兩，七等一百八十兩，參事僉事，比照司長，多者照減，不足者不加。外省各官每員每年公費總督：繁、二萬四千兩；兩江、直隸、奉天、簡、二萬兩。巡撫：繁、一萬八千兩；簡、一萬四千兩。布政使：繁、一萬兩；簡、八千兩。民政使、交涉使、度支使、提法使、提學使、鹽運使、各六千兩。各道：繁、五千兩；簡、四千兩。各府：繁、四千兩；簡、三千六百兩。州縣照原不加修正。督撫司道各科員公費：科長月支八十兩，副科長月支六十兩，一等科員月支五十兩，二等科員月支四十兩，三等科員月支三十兩。」（註三）

清法部尚書廷杰卒，以紹昌補授。

法部尚書廷杰卒，廷諭以紹昌補授，沈家本、王埈爲左右侍郎。諭云：

「法部尚書廷杰，老成練達，端謹廉明，由部曹簡放外任，洊陟監司，升任爲熱河都統，擢授尚書，宣力有年，克稱厥職。前因患病，疊次賞假，方期調理就痊，長資倚界，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賞給陀羅經被，派員子溥倫帶領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醊，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孫一品蔭生延齡，著俟及歲時，以郎中用，用示篤念盡臣至意，欽此。」

「法部尚書著昭昌補授，沈家本著轉補法部侍郎，法部右侍郎著王琇補授，欽此。」

「沈家本現在有差，法部左侍郎著曾鑑署理，欽此。」（註四）

廷杰，滿洲正白旗人。由光緒二年，進士，用刑部主事，海陸員外郎，京察一等，記名道府。十二年，授郎中，補承德府知府，以捕獲馬賊敕功，加鹽運使銜。十四年，奉旨修辦熱河宮牆倉廩，並武河大石壩要工出力，以道員在任候補。十六年，擢湖南岳常澧道。十八年，調辰永沅靖道。二十三年，陞授奉天府府尹。二十四年，補直隸布政使。二十九年，調奉天府府尹。三十年，兼署盛京戶部侍郎。三十一年，署盛京將軍。先是，牛莊等處葦塘地畝，已招商佃開墾，嗣因拳匪亂，商佃流離，曾由盛京將軍增祺奏請緩辦，而塘地升科課賦，以為供應，三陵要差，抵歷年由京請領之款，京外便之。至是廷杰復奏請續辦，並條陳利弊，得旨令督飭委員認真勘辦。廷杰遣員清丈，全塘民情帖然，遵章交價，無一違者。時經拳匪亂後，公私困竭，新政待興，而物價騰貴，官俸省者，尤苦資用不給。廷杰上疏曰，竊維忠信重祿，為政之經，非有以養其廉，即無以懲其貪，而吏治終無起色。自來各省州縣，均恃徵收餘潤，以資辦公，即佐貳教職，亦藉此津貼。奉省各廳州縣徵收，本屬無多，且有並無經徵之處，而廉俸又照章折減支給，故困苦情形，甚於他省。甲午以後，斗秤各捐，均歸地方官經理，尚可稍資挹注，自原任將軍依克唐阿整頓稅務，派員會徵，各州縣不惟無可沾潤，甚至有虧空賠墊者，雖東邊昌圖新民洮南海龍各屬設官案內廉俸等項，先後奏請支給實銀，究竟為數甚微。現在開辦學堂警察，及整頓農工商諸要政，鼓舞振興，端資提倡，地方之責任愈重，辦公之經費愈多，責以無米為炊，勢必一籌莫展，其佐貳教職，有參預襄贊之勞，亦不能不寬籌所入。擬請在斗秤捐款項下，按季支領，作正開銷，分別各缺等次，酌定銀數多寡，仍隨時督察整頓，以期款不虛糜，而政治日臻上理。疏入，詔如所請。尋以警政武備，亟須開辦，又上疏曰，警務為內政權輿，內政不修，遑云外交，雖籌款萬分為難，然不敢因噎廢食，擬照北洋所辦警察，藉資鋪捐辦法，益以斗秤燈膏等捐，為整頓警察，兼設警務學堂之用。復仿照陸軍小學堂章程，設武備小學堂，選派學生四十人，入日本振武學校，捐廉俸八千金以為之助，並請應用經費，由後任將軍隨時設法措籌，以期久遠。上皆如所請行。未幾，上以奉天墾務緊要，詔開奉天府府尹原缺，以侍郎候補前往奉天，辦理開墾荒事務。甫之任，復奉補授熱河都統之命，熱河地處邊瘠，需次人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九六

少，舉辦新政，雖調內地人才，往往裹足不往。廷杰請於朝，遇有府州縣新舊缺出，暫准於奏留人員內，不拘成格，量才補署，上允之。熱河舊有牧廠，與密雲牧廠相接，光緒三十年，副都統于瑚奏請放丈，未甚推廣。廷杰上疏曰，熱河賦額無多，多年餉需，全資戶部直隸推濟，近以舉辦要政，需款浩繁。擬將熱河牧廠東西三四十里，南北十數里，分爲三則，一併招墾，上則准領一頃，中下則准領二頃，約可得地一千四五百頃，收押荒銀六萬餘兩，俟三年成熟，升科之日，報部給照執業，而熱河官馬，仍留地五百餘頃，以資牧放。得旨允之。熱河地廣兵少，自承德園場赤峰豐寧灤平二千餘里間，列防四十餘處，僅有熱河自練之巡防五營，杰摺節稅捐各款，添馬步隊各一營，以資防禦。復奏請丈放巴林蒙荒二千頃，上墾務章程八條，一荒價，二平色，三繩丈，四科則，五地照，六帳棚，七轉運，八除弊，均蒙嘉納。尋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陳內蒙墾務辦法，上詔廷杰與世昌妥籌興辦。廷杰上疏曰，近來時勢艱虞，談防務者，必以經營蒙地，開闢蒙荒主義。熱河所屬昭烏達卓索圖兩盟十七旗，幅員遼闊，袤延二千里，其散處於黃河以北者，則有昭烏達盟之巴林左右兩翼，阿魯科爾沁東西扎魯特三旗，氣候土宜，均占優勝之地位，若不及時圖維，著手愈難，惟是籌辦墾務，法不一端，而形勢之異同，蒙情之向背，有不可不詳察者。東西各國殖民墾荒，如英之於坎拿大，日本之於北海道，類皆無主廢地，一經招墾，歲收所入，盡歸國家，足以給殖民開墾一切之敷設，是以開闢之初，凡牛犁籽種，房舍器物，悉由公家置備，故各國興業補助費，有多至數千萬者，事前雖屬多費，事後不難取償。中國沿邊各荒，多屬盟地與無主產業，可以隨意占有者不同，今既責令報墾，押荒錢糧，不可不分半酌給，公家徒擲大宗之款以組織一切，事後仍無取償之期。臣愚以爲就已成之款，辦未成之事則易，就未成之款，辦未成之事則難，若如原奏所云，爲通盤合籌之法，則必特派大員，豫籌鉅款，重之以區畫之任，濟之以財賦之權。竊恐經費浩繁，既非剋期所能集事，地段遼闊，亦非計日可以開通，不若各就地方情形，以目前之款，辦目前之事，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收效較爲切實，是以臣自勸辦蒙荒以來，即以招領爲宗旨。其未墾也，則妥爲勸諭，凡里數畝數，皆令地方自行報效，並不強爲索取。其既墾也，則嚴定章程，凡繩丈長短，土地肥磽，皆依一定準則。又爲奏請多留餘地，俾資收養，少收押荒，以廣招徠。計自開辦兩年以來，可放之地，與各旗面積比較，不過十分之三四，然已大費周折，良以蒙人狃於遊牧，雖知墾荒之利，終懷失地之疑，惟有因勢利導，

逐漸擴充，不敢過事操切。開辦經費，先由庫款撥墊，將來即於荒價項下，作正開銷，其建築廬舍，購買籽種，仍照墾荒成例，由領戶自行籌畫。所有測繪地形，區別道路，以及擇勘城鎮各基，均責成各局員預爲布置，俟辦理有緒，擬先設立縣治，派員試辦，以順蒙情。大抵招民開墾之法，與移民開墾之法不同，移民則創始難而所費多，招墾則創始易而爲費省，移墾非通盤合籌，預計成數，不能見諸實行，招墾則度地因時，逐漸經營，自可漸臻成效。非不知墾荒宗旨不在籌款，然非款則無以集事，一經開放，凡設官置署，練兵籌餉，以及添巡警，設學校，立公司，皆應有之施設。當此度支奇絀，既不敢請領部款，重累司農，而熱河貧瘠情形，與奉天不同，就地自籌，尤非易易，故目前辦法，惟有因地制宜，暫主招墾，以爲徐圖擴充之計。疏入，允之，未幾，綏遠城將軍貽穀奏請廣籌旗民生計，及教育實業辦法，參用滿人。上詔各省督撫將軍等，按照所陳各節，妥籌辦理。廷杰奏請設立工藝所，俾學實業，並請籌撥津貼圍場八旗生息一款，上皆允之。熱河圖法腐敗，商民俱困，廷杰撥發官本試辦官銀號，購運銅洋各圓，以補救圖法，復設立商會，以聯絡聲氣，行之期年，商務遂臻發達，時墾務開闢，治理日繁，原設州縣，不遑兼領。廷杰又奏請於阿魯科爾沁東西扎魯特三旗之地，添置開魯縣，於巴林左翼之地添置林西縣，而以原設之赤峯縣，升爲直隸州，並於小庫倫所屬之庫街，益之以奈曼一旗，稱爲綏東縣，仍隸朝陽府，其東土默特喀爾喀二旗，仍隸阜新縣，以便鎮懾，疏入，部議照准。先是，光緒季年，詔各省禁吸鴉片，並禁種罌粟，通以十年爲限，以次遞減，而邊遠省分，吸種向多於內地，至是復嚴諭各省大吏，縮短年限，禁吸禁種，仍籌款抵補洋土藥稅釐，並考其成績，優予獎擢。宣統元年，廷杰應詔繕陳禁煙辦法，其略曰，禁種一事，宵旰焦勞，凡在臣工，忍不實力奉行，廓清沈痾。查禁煙一端，前奉政務處奏頒章程十條，及陸軍民政等部各專章，臣即遣派委員，分赴兩府七州縣，會同各地方官，先勸令開燈之煙館，售賣煙具之商店，立時改業，未幾即一律禁絕。於是清查吸戶，發給甲乙牌照，一面限制土藥店爲官膏局，凡不驗牌照而賣煙，或所賣之數，多於牌照所開之數者罰之，合官紳之力，籌備醫藥，設立戒煙所，陸續據報戒斷者，全屬合計約十之四五，膏店據報歇業者，亦十之五六，統稅局收數遞減大半，均可爲吸戶漸少之證據。上年，復遵照禁煙大臣咨行，奏設禁煙公地，所有旗民文武各官，綜計三百餘員均分班調查，其各署局所幕友司巡，在官人役，責成該管印委考查，從此堅持不懈，三二年內，可冀盡絕根株。然竊有鯁鯁

過慮者，吸煙富戶，力能多蓄鴉毒，以爲久食之計，婦女又深居詭秘，稽察難周，若不設法先禁，將來禁吸限滿，必至害公益而誤全局，臣已嚴飭地方，明查暗訪，勸懲兼施，紳富責成各戶族長，婦女則責成各戶家長，務令繳煙具，領方藥，刻期戒斷而後已，此禁吸之辦法也。至禁種一端，自奉政務處章程後，即飭屬以光緒三十年種煙地畝爲斷，任減無增，現已呈報禁絕者凡四府縣，其餘各屬，原定分年遞減，緣口外種煙之戶，民蒙各半，貧苦居多，行法之初，未便猝施強迫，今已嚴飭蒙旗所有煙苗，統令今春禁絕，此禁種之辦法也。至抵補土稅一端，熱河財政支絀，土稅所入，本爲軍餉要需，若不勉力豫籌，轉於禁煙全局，受其牽制，查朝陽赤峯等府州縣，所轄蒙民佃，向由蒙旗收租地方衙門，並無案據，往往增佃奪佃，轉租退佃，因之涉訟不清。擬令租佃蒙地者，發給租佃字樣格式簿，收其紙費，半爲地方新政之用，半以抵補土稅，而濟餉需，似一舉而三善皆備。疏上，允行。熱地民蒙雜處，自蒙旗放墾以後，新招商佃與民蒙時有爭執，言事者傳聞失實，以寄居巴林蒙恃強苛虐入告，上令直隸總督端方，會同廷杰確切查禁，妥籌辦理。廷杰疏言曰，熱河昭烏盟十一旗，內巴林左右翼兩旗，克什克騰一旗，均隸烏林西界甘珠廟地方，與克什克騰旗毗連，克旗蒙民遂有越至該處遊牧者，日聚日衆。嘉道間，屢因爭界互控，經理藩院咨行熱河都統，督飭各旗清查旗界，奏奉諭旨，該地仍歸巴林寄居之，克旗蒙民四百戶，按戶按年交租。至光緒三十三年，巴林王扎嘎爾巴林貝子色丹那木吉勒旺寶，奏請報效蒙荒數處，連甘珠廟地方，一併報效在內，當派員勘丈之時，充旗寄居蒙戶，聚衆阻丈，毆傷員役，經臣奏明委員，會同昭烏達盟長阿魯科爾沁貝勒巴薩爾吉里迪所派蒙員，切實查辦。該三旗自行議定，克旗蒙民，原歸本旗安插，巴林願按四百戶，每戶資助運費銀二十五兩，共銀一萬兩，由應得五成荒價項下撥給，取結完案，奏蒙俞允。而言者乃謂巴林王依博盟長強行驅逐，實爲傳聞之誤。至於克旗之地，雖處邊塞，較之巴林尤爲沃衍，黃岡梁烏博洛等處，與巴林地面僅隔土梁一道，天時地理，大致相同，亦不至如言者所云，奇寒不毛，難於遷徙。言者又云，克旗蒙民生長巴林，房屋什物俱在，豈易輕離故土，即云放墾，亦可稍留遊牧之所，何必悉數驅逐，且蒙民亦可按戶給田，令與漢民雜處，久將習與性成，耕穫之道，不教自熟，若巴林之苛虐如此，是未來之生計未籌，已有之生計已失。臣查克旗蒙民四百餘戶，自乾嘉以後，惟居巴林，閱年雖久，然俗安遊牧，至今未改，朝西暮東，逐水草而居，並無一定處所，故安土重遷，在內地居民則

有之，揆諸口外遊牧之風，尚未盡合。現在巴林旗地已領，報效開墾，招徠領戶，民蒙雜處，言語不通，風俗殊異，既已多所不便，而墾牧並行，一處亦斷難利益均沾，故凡報墾地內，習於遊牧之巴林蒙民，現尚有自行他徙，劃分片段，爲各保生計之謀。克旗寄蒙情形相同，況其本旗荒地甚多，最適宜於遊牧之用，尚不致因巴林報效七千餘頃地，失其生計，今復給資遣回，其體恤寄蒙，亦極周至。若如言者，按戶給田之議，當時未嘗不計及於此，方寄蒙之阻丈也。該三旗自行議定，克民遷回本旗，則給遷費銀一萬兩，不遷則撥給地二百五十頃，任其遊牧，乃該克旗章京等，均願受銀而不願留地，始全數遷徙回旗，實無恃強驅逐苛虐之事也。夫巴林報效蒙荒丈放開墾，並資遣安插本旗，原爲墾牧兩種，彼此各安生計起見，且係兩造樂從，事極平允，現在克旗寄蒙四百八十二戶，已領銀遷回四百三十戶，尚有未遷之五十二戶，均稱願遷，惟顧懇速發續給之遷費而已。臣擬墊撥遷費，發交林西縣，與昭烏達盟長派員前往散放，不准克旗蒙員經手，俾得實惠均沾，而兩旗各安生業，亦不至以多年積弊，再起爭端矣。疏入，詔如所請行。廷杰在熱河四年，舉辦新政甚力，上知其能，遷法部尚書，是年十一月，到任視事，因積勞多病，數請開缺，溫詔慰留。十二月，因病續假，復請派員署缺，得旨再賞假一月，毋庸派署，未幾疾卒。（註五）

註一：「政治官報」，摺奏類，宣統三年正月初九日，第一千一百七十三號。

註二：「東方雜誌」，八卷一期，中國大事記。

註三：同註一。

註四：「政治官報」，諭旨，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千一百七十一號，頁三。

二十九日（一月二十九日） 清廷頒布報律。

報律由民政部修整後，經憲政編查館覆覈，交資政院決議，旋經資政院修正議決，咨請軍機大臣及民政部會奏，軍機大臣以該律第十一十二兩條，有與現行法律抵觸並施行窒礙之處，仍提出修正案，交資政院覆議。當由資政院將該律修正之處，逐條議決，惟第十二條仍與軍機大臣意見不合。照院章分別

具奏，奉 諭將第十二條之其他政治上秘密事件，改爲其他政務字樣，餘依議。（註一）律文列下：

第一條 凡開設報館發行報紙者，應由發行人開具左列各款，於發行二十日前，呈由該管官署申報民政部或本省督撫，咨部存案，一名稱，二體例，三發行時期，四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歷及住址，五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地址。

第二條 凡本國人民，年滿二十歲以上，無左列情形者，得充報紙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一、精神病者，二、褫奪府權或現在停止公權者。

第三條 編輯人印刷人，不得以一人兼充。

第四條 發行人應於呈報時，分別附繳保押費如左：一每月發行四回以上者，銀三百圓。一每月發行三回以下者，銀一百五十圓。在京師省會及商埠以外地方發行者，前項工保押費，得酌量情形，減少三分之一及至三分之二。其宣講及白話報，專以開通民智爲目的，經官鑒定者，得全免保押費。若專載學術藝事章程圖表及物價報告者，毋庸附繳保押費。

第五條 第一條所列各款呈報後，如有更易，應於二十日內重行呈告。發行人有更易時，在未經呈報更易以前，以假定發行人之名義行之。

第六條 每號報紙，應載明發行人、編輯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及住址。

第七條 每號報紙，應於發行日，遞送該管官署及本省督撫或民政部各一分存查。

第八條 報紙登載錯誤，若本人或關繫人請求更正，或將更正辯駁書請求登載者，應即於次回或第三回發行之報紙更正，或將更正書辯駁書照登。更正或登載更正書、辯駁書，字形大小及次序先後，須與記載錯誤原文相同。更正書辯駁書字數，逾原文二倍者，得計所逾字數，照該報紙登載告白定例收費，若更正辯駁詞意有背法律或不署姓名及住址者，毋庸登載。

第九條 登載錯誤事項，由他報鈔襲而來者，雖無本人或關係人之請求，若見該報更正或登載更正書辯駁書，應即於次回或第三回發行之報紙，分別照辦，但不得收費。

第十條 左列各報紙不得登載：一冒濫乘輿之語，二淆亂政體之語，三妨害治安之語，四敗壞風俗之語。

第十一條 損害他人名譽之語，報紙不得登載，但專為公益，不涉陰私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外交陸海軍事件及其他政務，經該管官署禁止登載者，報紙不得登載。

第十三條 訴訟或會議事件，按照法令禁止旁聽者，報紙不得登載。

第十四條 在外國發行之報紙，有登載第十條所列各款者，不得在中國發賣或散布。

第十五條 論說譯著，係該報紙有註明不許轉登字樣者，他報不得抄襲。

第十六條 不照第一條第五條第一項呈報發行報紙者，處該發行人以五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罰金。呈報不實者，處該發行人以一百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十七條 不具第二條所定資格充發行人編輯人或印刷人者，處該發行人以五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罰金，其編輯人印刷人，詐稱者罰同。

第十八條 違第四條第一項者，以未經呈報論。

第十九條 第四條第四項所指各報，其登載有出於範圍以外者，處編輯人以五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罰金。

第二十條 違第六條第七條者，處該發行人以三十元以下、三元以上之罰金。

第二十一條 違第一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九條者，處該編輯人以三十元以下、三元以上之罰金。遇有前項情形，若所登載係屬私事者，須被害人告訴乃論其罪。

第二十二條 違第十條登載第一第二款者，處該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以二年以下二月以上之監禁，併科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罰金，其印刷人實不知情者，免其處罰。

第二十三條 違第十條登載第三第四款者，處該發行人編輯人以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二十四條 違第十一條者，處該編輯人以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罰金。遇有前項情形，須被害人告訴乃論其罪。本條第一項之罪，若編輯人係受人囑託者，該囑託人罰與編輯人以其有賄賂情事者，得按賄賂之數，各處十倍以下之罰金，若十倍之數不滿二百元，仍處二百元以下之罰金，並將賄賂沒收。

第二十五條 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者，處該編輯人以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二十六條 違第十四條者，處該發賣以、散布人，以二百元以上，二十元以上之罰金，並將報紙沒收。

第二十七條 違第十五條者，處該編輯人以三十元以下，三元以上之罰金。遇有前項情形，須被害人告訴乃論其罪。

第二十八條 犯第十六條第一項之罪者，至呈報之日止，該管官署得以命令禁止發行。

第二十九條 犯第十八條之罪者，至繳足保押費之日止，該管官署得以命令禁止發行。

第三十條 犯第二十二條之罪者，審判衙門得以判決永遠禁止發行。

第三十一條 犯第二十三條之罪者，審判衙門得按其情節以判決停止發行。前項停止發行日報，以七日為率，其他各報，每月發行四回以上者，以四期為率，三回以下者，以三期為率。

第三十二條 呈報後，延不發行，或發行後，至應行發行之期中止，逾二月者，若不聲明原由，作為自行停辦。

第三十三條 犯本律各條之罪，所有訟費罰金及應行沒收之款，自判決確定之日起，逾十日不繳者，將保押費抵充，不足者仍行追繳，保押費已被抵充者，該發行人應於接到通知後，十日以內，將保押費如數補足，違者至補足之日止，該管官署得以命令禁止發行。

第三十四條 永遠禁止發行或自行停辦者，得將保押費領還註銷存案。

第三十五條 凡於報紙內撰登論說記事填註名號者，其責任與編輯人同。

第三十六條 假定發行人之責任與發行人同。

第三十七條 刑律自首減輕，再犯加重，數罪俱發，從重之規定，於犯本律各條之罪者，不適用之。

第三十八條 關於本律之公訴期限，以六個月為斷。

附錄

第一條 本律自頒行文到日起，一律施行。

第二條 關於本律之訴訟，由審判衙門按照法院編制法及其他法令審理。

第三條 本律施行以後，所有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頒行之報律，即行作廢。

第四條 在本律施行以前發行之報紙，所繳保押費數目與本律規定不符者，應於本律施行後三個月以內，按照

本律更正。（註二）

註一：「宣統政紀」，卷四七，頁三。

註二：「東方雜誌」，八卷一期，中國大事記，頁七—九。

本月下旬 革命黨成立統籌部於香港。

革命黨黃興等人，本月初在南洋各地籌款，十八日抵香港，後接南洋各同志陸續滙至之款，並接中山先生電報：「文到美望佳」，知其在美籌款亦順利。款項有着，國內及日本同志亦陸續趕至，遂組織統籌部於香港跑馬地鵝井三十五號，以爲策劃進行之總機關。黃興被推爲部長，趙聲副之；至起義時，則由趙聲任總指揮，黃興副之。下設八課，其職掌及負責人姓名於下：

- （一）調度課——負責運動新舊軍界，姚雨平主之；
- （二）儲備課——負責購械運輸事務，胡毅生主之；
- （三）交通課——負責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省之聯絡，趙聲兼主之；
- （四）秘書課——掌管文書，胡漢民主之；
- （五）編輯課——負責起草規章制度，陳炯明主之；
- （六）出納課——司理全部財政收支，李海雲主之；
- （七）調查課——專司調查敵情，羅熾揚主之；
- （八）總務課——司其他雜務，洪承點主之。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 十一月

其他同志，則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効力。另設實行部於擺花街，專負責製造炸彈及進行暗殺，由方聲洞、李應生主持。至軍事進行，乃依照庇能會議時與中山先生共定之計劃。據黃興自述：

「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爲主要。從前運動在新軍；此次調度處（按處應作課）之設，則兼及巡防營及警察。但警察無戰鬥力，巡防營自正月舉辦清鄉，駐省不常，故仍以新軍爲主。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響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發難於城內，破壞滿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機關，占領其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入，然後可爲完全占領省會之計。」（註）

黃興所稱死士，卽日後招募之「選鋒」，爲起事時之基本武力。初擬召募五百人，後以不敷需用，增至八百人。廣州之外，同時着手於惠州方面之佈署，先生因姚雨平之推薦，令羅熾揚主其事。

註：李雲漢撰：「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一六九、一七〇。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二年（一九一〇）一至十二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四〇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四九〇元 美金一三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一一六〇八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一二九三六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電話：五八一二九四〇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電話：三八二二二一四

承印者：上海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一（三線）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